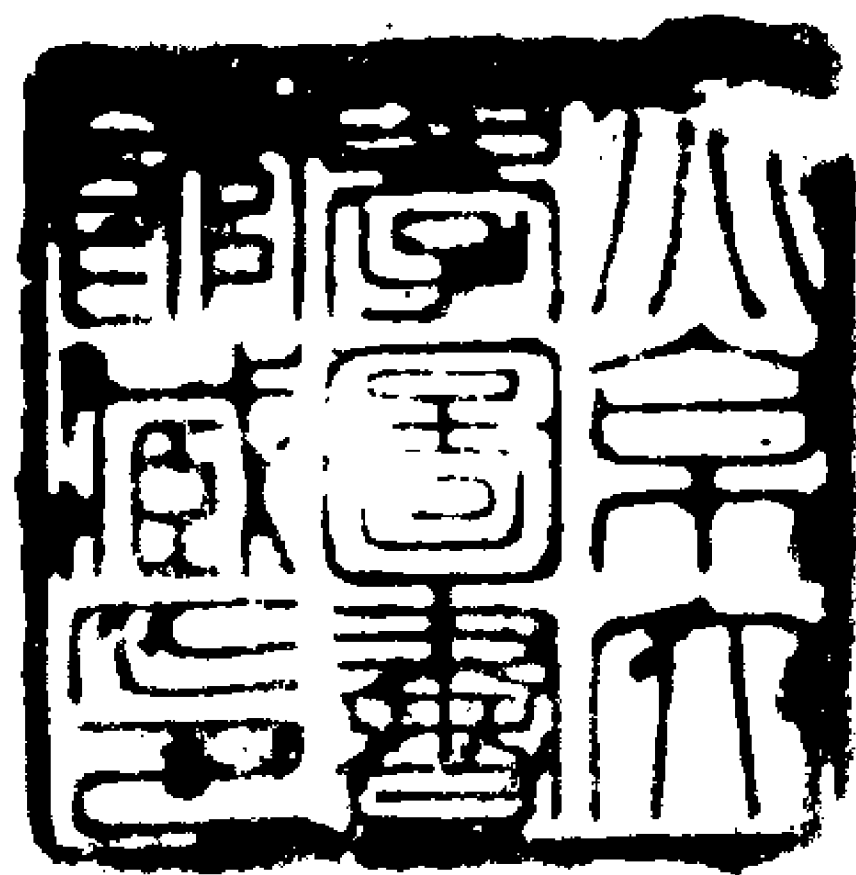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9/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拱和詩集一卷

〔元〕曹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一

荻溪集二卷

〔元〕王恂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 三〇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四卷(存二十六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內府鈔本

..... 六九

元宮詞一卷

不著撰人
民國上海醫學書局影印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 二六八

朱楓林集十卷

〔明〕朱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欽邑朱氏刻本

..... 二七七

槎翁文集十八卷

〔明〕劉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徐冠刻本

..... 三八三

滄浪櫂歌一卷

〔明〕陶宗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桐川顧修刻讀畫齋叢書本

..... 六〇七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

〔明〕危素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三年芳樹園刻本

六一七

元釋集一卷

〔明〕釋克新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八四六

拱和詩集一卷

〔元〕曹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拱和詩集

一卷》提要

拱和詩集序

孔下目有德者必有言解之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蓋
水懷珠而川媚石韞玉而山輝余惟聞其說今於拱和
居士驗之居士隱拱和之間東剛而守毅葆淳而涵蔭
夷險理亂制歷風塵而風韻行誼迥出流表以彼宏德
文才得際風雲之會縱不在麟閣之中而蘭臺天祿似
不可少居士者乃山水接連風月吟嘯鄉人推薦同辭
不起余雖久欽其望恨未托其才範而所稱賞於滕王
壺成石溪者余心雅識之一日余詣石溪於義塾意在
訪居士也居士延余上賓接膝款語道氣殊異余與
然自失一生郁鬱若為消除盡矣因出其平日所著集
相示并徵余序余讀之不覺撫掌曰誠哉孔子有德有
言之說也以闡理趣則藉以揆世事則明體制嚴而人
陷私事情近而寄意遠有補世道有裨世教其詩章更
不特形容者氣味沈鬱謝康樂之風致然脫畧塵俗岑
嘉州之體裁然翺翺霄舉李供奉之豪邁歟論者咸謂
居士抱德而處處栖山而傲發之詠歌類其為人彼有
柏黃對白徒倚綺飛柔筋脆骨墮落浮靡惟不能充乎

戊記紙行製

其德故不能充乎其言若居士德至而言從之正所謂
積中發外澤頌山輝之謂也昔人有言文章者不朽之
盛事若居士之集其不朽者耶余久慕筆硯勉承其命
為序以教景仰之思云

書

洪武十三年十月北山伯鏞金聲拜序

叙

一日偕數文士輩覽勝於北山適曹公時燕遊之所

有瑞松怪石奇花異草勢如唐之賢皇公平泉莊

成記紙行製

之風致盤桓竟日不能舍去公時以祖伯豫甫所著

和詩集請序於余余覽諸作係我

朝文明肇運之初才士之手筆也三復在目而不釋

卷夫世之重瑞輿之者以為奇玩余獨不然也古云

所以為載道之器者文也為世家之寶者亦同文也

文之所存名實係焉才載而不使人覽斯集者孰不

景仰乃祖之名其詩文所遺豈亦不為世家之寶耶

又有乃孫能修舉廢墮使斷簡復成完帙而不失於

殘缺如瑞輿金壁之重器而什襲之可謂賢子孫矣

然余復有說焉懷寶迷邦仁者不為若夫廣其所以
與四方共寶之則又惟賢子孫之意云

書

正德十三年龍集戊寅之望

賜進士出身工部主事丹山馮涖書於金臺官舍

和居士詩集序

和集十三世祖伯康公作也月代連年湮沒全卷多散

逸矣今以輯諸時樓諸遺書於弘範處得檇齊公所存

一帙然中多朽蠹鏤糊乃命弘範天覺口崇集編次付

成記紙行製

之剞劂嗚呼當鼎一鑿不知全休一紐之窺若觀金鈔

心甚悲焉獨存什一於千百足矣不朽云

明萬曆二十七年歲在己亥

高孫弘化國

和八詠詩卷序

和和稿自此而兩左右分祀守山也故家曹氏居焉

屋谷藪澤帛紆迴振雲飛鳥泊之態聞見迭出風景

不殊勝聚悠閒爾景景獨懷人墨客於此詠歌故

蘇軾詩集卷之八

凡曰伯康者乃效焉亦以拱扣之勝分為八詠其一

曰水溪釣月首八月未投矣其不可釣耶其二曰西

山梯松古人常撫松而盤桓况親歸松隴其不可以

將梯耶其三曰竹亭午夢非就於逸塊亦與之俱也

其四曰花園春圃古有傍花者即而玩猶得其趣也

其五曰南橋晚眺效古人與客步天津之邊其可不

快景於晚乎其六曰北隴新耕乃同家傳世法則

伊人兮不耕何食素之七日義雲林樵唱蓋有取於

代木之餘響者之八曰義塾書聲蓋以讀書為起家

之本塾則義塾教其子孫善教人之子矣是為謂之

八詠伯康自賦之善詩者咸和之操若干篇祈余序

諸首因將以示吟臺遺後人也余惟憶其形於事者

宜自以佚其勞朕視聽之煩嘗者則必有以習乎靜

則俗尚於不然而萬事之浚夷往往以此余疾之此

八詠之作余固有所取也故大智是以窮萬事則適

意于物仁足以盡其性則與時不違其他日之來遊

朱歌者豈直為曹氏之八詠也哉吁嗟陰陽感慨僅

八詠也哉吁嗟陰陽感慨僅

仰悅然身世之用忘必多其人也是乎序

皆

洪武十一年龍興戊午秋七月一王盡山人滕一浩

至剛氏序

成記紙行製

成記紙行製

伯康公拱和曹居士傳

居士姓曹名志字伯康號拱和居士楊州司錄公光遠之後也大父諱謚而諱煒者其生父諱煒者其繼父也其祖先自郡城遷拱坦居士又遷東溪居士狀貌魁梧立心長厚更有才量而博通經籍善詩文里丈人忠愍公孫鄭公見而大器之遂以女妻初年頗有風雲之想及遭亂離不圖仕進詩酒徜徉居士飄然五柳之風致焉迫我聖主興隆詔舉遺逸而處士老矣鄉國共推不赴未幾建亭築圃以為詩社集一

共知者二傳

堂

時騷人墨士相與吟風嘲月山水圖書晏然也居士天性孝友處二雙親無間言而達初字以奉先開義學以敦教而為人解紛有古節俠所為者里有關關不問官司而問居士官司聞其名延以鄉飲授以報長居士時自有其饒代輸負之者公私利賴焉及沒雖深山窮谷聞者莫不曰喪吾親長如喪吾考妣也而流涕悲悼云余與居士故交知居士最悉適其嗣以傳請表其概以授之

春友生浦陽義門鄭詩傳

叔美曹處士傳

曹處士諱煒字叔美與予同里乃父執也少事詩書有大智略值元祚衰不樂仕進嘗與烟霞隱居坦水之陽競競以道教物身以詩酒自適每以胤嗣未續怏怏不達素懷從弟煒喻其意從容慰之曰吾幼子志願其氣貌必不玷吾宗者為吾兄嗣可乎處士悅而從之處士為之鞠育不啻己出卒之志能敦孝道修行檢躬克昌丕緒亦處士教育之所致也處士嘗慨諸縣散處系亂失次敬禮先大父謹約諱審言者

曹處士傳

一

以當東華之任捐資再葺釐然有辨燦然有章當易國更姓之後而曹氏有譜可徵者處士修葺之力居多焉汪仲山誌處士塋曰曹為望姓而煒尤亢宗者良非能美矣處士多懿行以其嗣志請傳以告來者野史氏顯曰古稱盛德者昌後以叔美之為人而斯其嗣天道福善安在耶雖然顏大跡壽古人所慨天道不可問非今始矣况有繼子如己好子事繼父如乙父則安有人己之分而斷續之可嘆也嗚呼處士亦毋憾九泉哉——里人伯懷葉顯傳

中成進士

二世祖洗馬公諱加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傳

二世祖諱傳字元輝其先東平人從父司錄公避亂遷居長塘裏及司錄公蒞任仕楊州隨父仕居公奉志以立學書史無所不窺世故無所不通但心不樂于小就每厭吳越非託身廣業之所錢王屢欲官之力辭不從宋太平興國三年五月司錄公從錢王歸朝廷道卒公扶輿返葬時權知兩浙軍事范旻上言于朝召公授代州觀察佐力乞終制不赴五年十二月復用舊存召公授漳州刺史六年三月赴官十二月

洗馬公傳

郭贊考諱稱其能七年九月差遣院品量才器以公文學淵醇志行端謹宜備員清官轉陞楚王府太子洗馬公領職崇掌經籍出入侍從時有所敷陳王甚器重之雍熙二年七月詔加奉直大夫協正庶尹九月差遣王贊官事發公坐落職攜家長塘裡築室隱居不復意仕進矣四年卒未及中壽夫人秦氏先公卒繼蔣氏亦卒合葬姜山之源四子歡慶達道歡道早亡慶興達遷居郡城舍住宅為寺建祠東廡給田浮屠以奉司錄公洗馬公神主嗟乎以我祖之才而挫

跌不盡其用良足慨嘆今略述出處以傳于後尔子孫當知世守毋使尔後世若吾今日之慨嘆則吾之上願也傳畢故叮嚀以告

嘗

大宋嘉泰甲子春三月六世孫眼頓首百拜

洗馬公傳

二

司錄公曹光遠傳

公諱光遠字德威姓曹氏東平人漢相國平陽侯參之後唐咸亨間同平章事確其先世云公自少具異志負雄略晉天福中游俠諸鎮馮導桑維翰輩咸大器之欲其仕公知晉祚不久而返至丁未果亡公語人曰石晉氏舍桑維翰之謀謀信景延廣之狂策漢民殄野賊騎蒙塵獲祚三載亦其幸耳公自晉亡見其英雄顛倒猶孫仕進至漢乾祐己酉從叔父威旌其官事家唐都通富漢將相有隙而威在隙內固歸

司錄公傳

一

又值遼王入寇勢難北旋遂南游至浙見婺州山水之勝乃家金華鄉長塘裡避世十餘載迨我宋聖祖隆興意圖北歸值行吳越以策獻錢王俶王大聖之授以楊州司錄入以參謀相府出以職宰民瘼公拳切忠愛所在政聲赫著建隆元年聖主御天吳越遣使朝貢公亮副使風節和勁言詞正婉還國錢王勞之公曰以大王之靈邀福大國臣何功焉王益信任及開寶末王朝京師復偕公行有言者曰若公才臣事與朝何患不立取將相而甘為小邦陪臣乎公曰

亦各事其主耳言者不能離太平興國三年以地歸我宋朝朝廷擇有才德者輔相之若孫承祐沈承禮而公與焉公抱超世之略使天假以年必有大樹之不虞天勿祥公遐齡於是年五月初七日卒於道其子係護柩歸葬仍窆于金華鄉之長塘裡也我宋贈承事郎婺州司法參軍是為傳

■

氏傳

大宋雍熙二年乙酉吉月一益府刻善姚一坦居易

司錄公傳

二

大宋贈司錄公曹光遠

勅

朕初登位奉行政事以勞天下爾曹漢周今爾事朕能勵厥德自昭於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授承事郎授州司法參軍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勅令

大宋建隆三年十一月八日下

之寶

曹參軍贊

仰止我前立心忠恕學博才優政勤績著勳勳王猷表章於底百世之下咸彰厥美

東萊呂祖謙題

大宋贈武惠王曹彬

初封濟陽王

奉

天譴命論道徑邦與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金才阜物康民原任宣徽院事兼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協余與運為國元戎執干戈而衛社稷居存蹇蹇之忠安邊境而立功名躬履堂堂之陣昨緣多故尤見殫誠并錄茂勲用加上賞拱視三孤之貴地兼兩鎮之崇再錫爰田仍加珍賜增中權節制之重示

詔

上將威儀之多於戲惟功名足以垂勳旂常斯爵祿乃為有邦勸助祇膺時命無忝厥庸可加賜檢校太傅領忠武軍節度使餘加改行

詔命

大宋開寶九年二月十七日下

之寶

曹彬武惠王像贊

文武兼資過人之器擁祐

聖明捧日而起恩賜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

掌判難難當日煒煒米商卓哉勲業呵與難休

米 芾元章撰

誥命之寶

誥

二

原梓扶和集稿孫

一夢

弘範

國藩

弘化

一諒

天覽

一鼎

扶和詩集

姓字

一

重梓拱和集裔孫

有章 立極 允年 定 時陽

宁 士奇 夢發 夢登 恩志

允奎 廷璵 廷璫 珏 本誠

維邦 元珠 元獻 濟邦 元珪

元璣 崇元 有亮 元琳 日政

日廣 元旭 定遠 元理 太祚

廷傑 庚生 元珩 元卿 元廷

隆甲 隆升 售 瀾 振

拱和詩集

世字

太清 元寬 趙 元颺 元喜

隆受 日昌 廣 隆文 憲

日珪 隆雲 元宇 隆震 煥

浚 鳳翔 允久 應灝 繩武

兆錫 成史 尔義 尔聘 若舍

虬耀 兆銓 兆奕 兆贊 兆錢

啟富 世貞 瑞京 崇曾 世昌

瑞 盛邁 崇太 兆雍 兆泰

世臣 倬 世謀 家瑚 家璉

雄 孟敬 天成 九全 春

虎 兆行 若驂 啟貴

世顯 若聖 國柱 鵬遠

茂瑞 啟華 盛生 日煜

太成 元俊 孟忠

康熙四十年桂月 裔孫賓尹頓首百拜棠其

拱和詩集

世字

二

拱和詩集目錄

五言律

携葉子泉何克承黃叔善燕放生塘保福院分

韻得催字

幽居

自通次相友仁

荅邢師魯寄東韻

秋月留景亭晏集得虛字

遊赤松山

和何克承山中居韻

月夜鄭居屢携酌過訪

同鄭五棧遊淨刹院

次滕至剛韻奉邢師魯

拱和詩目

遊葉子泉花園次相友仁

晚眺懷滕至剛

遊五坑塘即景

季秋遊西岩寺

遊多寶寺次張元齊韻

和邢師魯寄何克承韻

登玉壺山

訪葉子泉不遇

紫竹亭詠竹

雨

新晴

過司錄公長塘故里

贈張彥初

王師下墅

同張元齊遊桃花源

新居自適

遊北山

遊優悠洞

七言律

題張彥達蓮池草堂

遊赤松歸途次何克承

韻

村居

清明祭掃有感

暮春有感

春日積雨次相友仁韻

山居次鄭慎儀韻

閑宗譜

祭長塘裡祖墓

東邢師魯

西湖

溪村晚眺次相友仁

拱和詩目

遊金山寺

遊淨居寺

送春

重遊悠優洞東教之

重遊寶福寺次吳瑞玉

俱眠院次一默堂上人

賦音視

葉季初蒼松園次相友仁

重遊三洞

張彥達樓

重遊寶福寺次宋知州吳瑞玉

向月

拱和八詠

東溪釣月

西山掃松

竹亭午夢	花園春酣
南橋晚眺	北城躬耕
雲林樵唱	義塾書聲
五言絕唱	
獨酌	落花
和張元齊韻	夏日閒吟
拱和堂閒適	秋日遠懷次何克承韻
遠望	復洗馬池喜咏
重陽	秋晚
拱和詩目	三
睡起	夏日睡覺
夜坐	次滕至剛韻
贈黃叔善坦溪漁隱	西崖石佛
秋雨	秋涼
百花園荷池玩賞	贈騷人
納涼	聞笛
避暑	
金華十詠	
雙溪明月	八詠清風

芙蓉曉色	積道晴嵐
紫崖夕照	白沙春水
赤松羊石	智者神鍾
麗澤書院	金錢餅
晚步二首	釣台
七言絕句	
春日遠懷	重燕葉子泉花園
次張彥達花鳥韻	春日即事
操琴	醉翁
拱和詩目	四
柳	漁翁
題畫	梅
悲秋	夷齊
雪二首	喜孫景衍入洋二首
夢遊赤壁	夜聞子規
千葉桃花 百花園咏 花分題	玉紅牡丹
新秋勉孫景衍	楊妃菊 百花園咏 花分題
槐梅	贈坦溪漁隱次何克承
溪居次邢師魯韻	冬至

舟次黃河

携琴訪友

春日謾興

期遊五龍山因雨不果

冬日何克承見訪

淵明

西崖石佛

送葉子泉應薦上京

附刻和題拱和八詠

姓氏目錄

義門鄭清

八言絕句

東陽樓

恂八言律

眉山蘇伯衡

八言律

靜齋汪仲壽八言律

金華邢沂

三首

附傳

拱和詩目

五

追刻叔美公傳

追刻洗馬公傳

追刻同錄公傳

同錄公勅文一道并贊

追刻武惠王

彬誥文一道并贊

拱和詩集

古藝拱和居士伯康甫著

五言律

携葉子泉何克承黃叔善燕放生塘保福院分

韻得催字

子泉譚嗣後登洪武丁丑進士

拉友周壽勝開鵲綠水隈柳陰吹短笛松影落深杯

風軟波光淨霞明樹色南鳥啼山欲暝山寺撞鐘催

幽居

拱和詩集

五言

自得窮理幽居養性靈呼童理藥果留客話熊羆

碧鮮沿花砌蒼雲繞竹亭開樽獨自酌一醉見天真

自適次相友仁韻

友仁譚叔後登洪武甲戌進士

境僻仁塵遠幽閑寄此生日高林影重風細澗聲清

白鶴花陰舞黃鸝竹外鳴村頭終日坐吾自適吾情

答邢師晉寄東韻

師晉譚沂城雙岩

雅接雙岩氏因誼教子方少薇光華戶太乙燦溪堂

話曲情真率詩聯興未央分襟雲樹杳飛夢遶胡床

秋日留景亭要集得虛字

幽亭東興實勝概北山墟竹色侵衣淨溪聲入耳
紅留楓葉暮黃見菊初滿目饒風景煩襟頓消除

宴黃叔善南野堂次葉子泉

南郊宿雨收野色翠微流竹徑修還曲松軒清更幽
棋聲驚客夢鳥語助人遊樽酒閒相叙徘徊竟夕留

遊赤松山

尋真到赤松丹井水溶溶銀汞藏金虎刀圭護玉龍
棋台蒼蘚蝕羊石白雲封欲覓長生訣黃生尚未逢

和何克承山中居韻

林和詩集

五言

二

癖性耽孤寂潛居謝糾紛林樾叩嶺日風送渡岑雲
樹色靡南得流聲竹隔南山人不到媚已鹿同群

月夜鄭君厘攜酌過訪

村居元自僻月夜更清妍有客携壺至無心欵枕眠
琴彈四五曲詩扣二三聯絕勝習池飲接羅倒載偏

同鄭孟機遊淨刹院

南岩倚岩幽深雲泱泱獨月明林影口池綠水光浮
白露侵衣袂黃花泛酒甌晚鍾催客散明日許重遊

次勝至剛韻奉邢師魯

至剛謹浩

空嶽羊精英靈產氣宇清積善孫子讀吐句鬼神驚
酒墨春風動高談夜月明陶情松菊徑何用伴浮名

重遊周氏城東別墅

再過城東墅風光擬昔年泉聲猶帶月竹影故籠烟
綠暗枕陰密紅翻苔蘚鮮溪面歸來棹扣船唱採蓮

游子泉花園次相友仁

冉冉春光暮園林景色濃鶯啼芳徑裡鳬戲碧波中
嫩柳侵槐綠天桃壓李紅游人興不盡秉燭照花叢

晚眺懷勝至剛

林和詩集

五言

三

野色宜秋晚長空漸沒塵東溟邀月上南陌滅人行
日落山移影風清鶴唳聲天涯知己隔獨立不勝情

游牛坑塘即景

携客御風來連漪淡蕩開鳬浮波上下鷗沒浪徘徊
雲氣籠山脊月光照水隈無心搜野趣好句竟難裁

季秋游西岩寺

秋日西岩眺村庄標鈔向岩深藏梵像軒迥曩香烟
徑曲藏黃菊池空放白蓮時無長工在誰共共春禪

游多寶寺次張元齋韻

打羅過四峯外苑王宮瀑响千岩雨松鳴萬壑風
小橋跨碧洞修竹倚丹楓貪話逢僧舊歸來月掛桐

和邢師魯寄何克承韻

盤溪何夫子靜處林泉居南徑藏新竹下惟讀古書
提筐采潤藻引水灌園蔬不到紅塵境山中樂有餘

登玉靈山

登眺玉靈巔遐邇物外天芝芽和露擷羊石觀雲眠
酒吸金盃瀑茶烹丹井泉蓬萊何必向此地覓神仙

訪子泉不遇

洪和詩集

五言

四

夢花室

雨過烟村晚風涼透客襟平沙群雁落疎樹獨蟬鳴
引鶴溪頭渡携琴竹外迎雲深知已隔惆悵不勝情

紫竹亭咏竹

修竹倚東川亭虛納紫烟月篩影湘簾風戛和冰絃
傲雪客常率凌霜色更鮮時來吟嘯者不減晉時賢

雨

霰々起濃雲飛絲破午蕉荷池初漸々竹徑已紛紛
氣潤琴書濕涼清枕簟亂竟虛游子興同坐到更分

新晴

地僻景偏幽新晴上小樓山空雲盡捲洶洶水平流
散客饒清興閒人愜遠游閑樽談野趣更喜月懸鉤

過司錄公長塘故里

司錄金華祖源流東魯傳徙居方井上避地長塘
佳墨存宗牒遺芳待後賢仍孫往此過仰止思悠然

贈張彦初

曠達張居士襟懷迥出羣棋青雙展健釣綠一竿輕
鼓棹鸞鷖戲敲棋破鶴盟自緣耽野趣非是愛逃名

王師下營

洪和詩集

五言

五

夢花室

過亂達真主提兵淨發城山川騰銳氣草木鬱雄聲
日閱九旂耀月搖雙劍明大羊潛遁跡今日定昇平

同張元齊游桃花源

杖策同知友搜奇涉勝幽橋連危岸架溪繞亂峯流
樵徑青蘿含仙田紫氣浮桃花無數發中有避秦傳

新暑自適

協和新卜築頗稱野人居庭窄宜栽竹軒低可讀書
傍山時拖秀臥水日涵虛村境殊荒寂吾心常晏如

游北山

潁水北山岡因尋以石羊鳥啼山答以花落洞流香
丹灶紫烟竊雲鶴翔工黃鸝怪我謾詠拙詩償

游優悠洞

磴磴太陽連優悠一洞天青蛇岩掛樹玉液洞飛泉
丹室雲封密芝田草布帛何時塵鞅脫棲息日盤旋

七言律

題張彥達蓮池草堂

塵囂不與樂徜徉清隱蓮池結草堂門掩水聲雨白

拱和詩集

卷之七

六

夢花室

畫胸澄旦氣靜滄浪雨搖亭竹琴書潤風落瓶花筆

硯香傳識北窗高臥廣陶然應自詠羲皇

遊赤松歸途次何克承韻

乘興穿雲謁二仙瑤花琪樹翠微間石羊臥月黃昏

淨野鹿嘶芝清畫削玉樹香生丹井底蒼松倒掛碧

溪灣弄真瓦勝歸途晚戴月吟詩獨自還

村居

徑僻渾無俗轍來柴扉長抱遠山迴雲移頭上詩應

就風過窗間春自開數片花簾外捲我番疎雨燕

飛回村居寂々無他事酌酒歌詩踏破苔

清明祭墓有感

素烟天氣屬清明祭掃先塋雨乍晴撲面紙灰蝴蝶
亂沾衣柳絮雪花輕蒼松翠柏悲愁惡紫燕黃鸝奏
巧笙回首夕陽歸路晚野塘蛙雨倍傷情

暮春感懷

綠樹陰濃水漲溪_步春_步色最清淺殘紅數點桃花
落嫩綠千層_步暮_步齊日暖野塘魚戲浪芹香曲徑燕
啼泥凭欄脉脉傷情思惹聽空山杜宇啼

拱和詩集

卷之七

七

夢花室

春日積雨次相友仁韻

平林烟縷碧重重_步悄_步輕寒宿露濃曉雨霏_步微柳
眼東風剪_步減花客宴_步野外蒼山拱寂_步庭前翠
屏封_步光景漫_步空嘆息溪頭惟見水流_步

山居次鄭慎儀韻

樹綠陰深路幾迴幽軒寂々傍山開雨霽鳥啼簾未
捲水流花落燕初回風扶松枝歸屋晚月移嵐影入
窗堆春軸盈床渾不理謾敲詩自踏青苔

閨室譜

木本水源古自然陳思華曹信傳々東平德澤淵流
遠南渡家聲奕葉傳昭穆一門嚴序秩本支百世足
才賢箕裘克紹先人業千載光榮耀諸篇

祭長塘祖墓

長塘先隴草芊芊南宋佳城四百年無沒祭壇荒徑
裡秋斜華表夕陽前山空夜月歸邊鶴樹老春風泣
杜鵑深婉未能絕祖武椒漿一奠泪潸然

東郭師魯

投轄懇懇思不棄山城漏轉尚留賓桃花扇底歌聲
婉竹葉杯中樂意深文叙不須浮白與歡娛豈是醉
紅情懸知課子心猶切會見飛騰起一汪

西湖

異客攜壺泛画舸西湖佳麗翠依然柳洲鎖秀晴光
飽蓮沼生香晚色鮮三竺樓台爭勝概六橋桃李競
芳妍凭觀放鶴孤山處惆悵亭空夕照閒

溪村晚眺次相友仁

雨過溪村景致賒溪陰深處有人家簷依蒼蕊紅雲
滿岸繞楊花白日斜夕渡風清聞牧笛晚涼雨潤看

漁沙撲岸踏過溪邊路引鶴吟詩興趣加

將金山寺

萬里長江日夜流中蟠島嶼壯南州亭台倒浸東鱗
屋烟月斜觀蜃氣接遠近鐘聲空處吼輝煌燈影浪
中浮乘風鼓棹歸來晚倚遍危欄憑勝遊

遊淨居寺

雙崖聳壑夾溪重柱杖徐行到梵宮衲掛松梢僧拂
月窗搖竹影鶴翻風閑觀經時々有靜悟禪機色々
空獨坐黃昏淨不寐護教詩句併燈紅

送春

重遊優悠洞次所教之

太陽嶺崢嶸華重石壑優悠曲徑通蒼洞潺湲流夜
月口龍丹々舞春風雲封洞口幽還遠雨洗崖前翠
復溪搜勝重來天欲暝落霞孤鷺渡長空

重游寶福寺次吳瑞玉

古寺幽，僻且深。芒鞋尋勝踏芳塵。山花笑日曾狂。
眼潤竹吟風足。咏香烟。鐘聲飄塢樹雲拖。嵐影深。
僧都。截回浪跡。靈源境。應恐山靈怪我頻。

俱胝院次一默堂上人 賦音視

俱胝豈是術。翠輦烟雲縹緲客。未稀禪。閑靜寂。無塵。
慮。幻境虛玄。幽。鶴。機。日。落。林。端。鐘。韻。發。月。來。松。上。鶴。
飛。歸。嶺。依。擬。學。無。生。訣。回。首。應。憐。姑。屋。蓮。

葉季初卷松閣次相友仁

偃蹇長松色。鬱蒼陰接萬間動。新涼清。翻。萬壑青虬。

拱和詩集 十 夢花室

舞雲遶雙崖。白鶴翔風細。遲聲歸行榻。月明漏影落。
雲窗。順。觀。萬。綠。深。虛。如。是。南。陽。舊。草。中。

重遊三洞

群山環遶洞。天向此日重遊。甚快哉。一鶴朝真樓望。
落。雙。龍。躍。秀。送。青。來。冰。壺。窟。裡。晴。流。瀑。丹。鼎。崖。隈。晚。
落。灰。屋。訪。列。仙。何。處。去。不。知。塵。世。隔。蓬。萊。

張彥達樓

蓮池樓內碧雲間。華堂生風六月寒。海上有書頻附。
鶴軒前。無。樹。不。棲。雪。月。涵。玉。宇。停。盃。向。泉。落。蒼。崖。隔。

座看風景四時殊。通性烟霞笑傲勝神仙。

重遊寶祐寺次宋知州吳瑞玉

踏破烟霞路幾程。重祇園隱不生塵。沿崖芳草連遶。
夾。澗。桃。花。色。色。春。一。片。閒。雲。侵。佛。座。數。聲。清。磬。散。禪。鄰。
年來提盡山中勝。納子無嫌笑語頻。

同月

月到中天皓魄多。護將圓缺問姮娥。初明因甚銀鉤掛。
臨。望。綠。何。寶。鏡。磨。玉。杆。搖。丹。桂。不。覺。雲。秦。曲。曲。終。麼。悌。
悄然默無言。答北酒臨風發浩歌。

拱和八詠

成記紙行製

東溪釣月

東溪一帶瀉寒流。寶鑑涵空上下浮。玩到無聲清入夢。
愛。他。有。影。夜。垂。鉤。長。竿。欲。抵。塘。餘。涼。氣。遠。連。碧。落。秋。
從倚支機潭不倦。無邊詩景似相留。

西山掃松

一登西嶺拜先塋。爾目難禁百感生。歲序推遷風木老。
松。樾。零。落。野。雲。橫。解。衣。拂。却。苔。痕。在。添。土。其。如。淚。欲。傾。
回首夕陽山外路。悲聽烏鳥吐哀聲。

竹亭午夢

編籬架屋兩三間門掩蕭蕭竹數竿一枕熏甜雲影亂
半窗蒼雪雨聲寒分流水醒記板枝補樹自愧
庸材荒樂久竟無好句刻琅玕

花圓春酣

好裁異卉樂徜徉彷彿裴公綠野堂隙地不妨裝景致
百年贏得引壺觴偏侵幾席凝眸乾醉領春風上鬢香
富貴韶華殊不識願承先世踵餘芳

南橋晚眺

成記紙行製

協和橋畔晚烟微舉目西山送夕暉荷葉池開涵溟色
撞花籬落帶寒輝南橋旅伴來投主北塢人家半掩扉
對景令人興感慨朗吟三復欲忘歸

北隴躬耕

北區沃壤可輸囷不減當年樂有莘數頃時雲林外晚
一簑烟雨隴頭春白鷗飛處歌聲細黃犢眠時草色新
自是散材無所用時時得乞問身

雲林題唱

自嘆浮生慣執柯都將心事付樵歌樽前風月雙蓮葉

谷口萍踪一擲梭連樹平林隨處見衰蒼狗惹來多只
同甘此林泉樂無夢到端聽玉珂

我塾書聲

為學應須如燕修歲開書塾壇東頭不誇絲誦聽來爽
但望衣冠績未休時逢西風長晝夜不隨萬籟五更收
諸郎若肯遵家訓行見成名拜冕旒

獨酌

簾捲風聲靜亭虛月色深閒博獨自酌一醉樂天真

落花

成記紙行製

雨霽初晴飛花斜帶香數聲帶鳥散半枕午風涼

和張兀齋

但水流明月滿聲不奈寒客來無別事接袂夜清談

夏日閒吟

口樹集幽禽清風來故人心閒無個事教枕數窻搖檻

拱和堂閒適

溪上草堂幽窻遠萬頃秋一塵都不到教枕對閑鷗

秋日遣懷次何克承韻

有山秋色裡酌酒菊花前人境渾多事吾廬別一天

遠望

樓閣林杪出雲山屋裡有一翻疎雨過花落鳥聲寒

後洗馬池喜咏

南和漢東二世祖洗馬公薨地也其池仍稱洗馬云用世亂子孫失其地後得此池喜賦之

人去池猶在存人不亡喜今還故業緩步自徜徉

重陽

村居九日秋風景優游新醪茱萸酒黃花插向頭

秋晚

徑通拱坦隈人在秋容裡白鳥飛來一齊集淺口

成記紙行製

睡起

微涼半捲簾無事枕書眠鳥語鶯聲夢既有新月懸

夏日睡覺

炎天不可事歡枕息真機烟際夢方覺金鷄烏墜翠薇

夜坐

雨過浮雲散風清透客衣月明人不寐獨坐了玄機

次滕王閣韻

撫世憂徒切匡時志已乖却正蓬自酌凡事命安排

贈黃叔善坦溪漁隱

家住坦溪曲水清魚可掬月村釣不歸移棹汀邊宿

西崖石佛

怪石遺梵像青松倚漢參鐘聲驚倦鳥雲影鎖層巒

秋雨

秋聲風雨殷點點空山滴無語夜沈沈支頤玩周易

秋涼

初雨却煩暑新涼入暮添霜蛩語清砌風馬戰虛簷

百花園荷池玩賞

偏向池頭眺荷香襲簪綺煩襟一咲爽更喜晚風吹

成記紙行製

贈騷人

嗜詩疲筆硯好酒懶盃觴散客將何事翩翩氣宇揚

納涼

簾捲親山色窗閒透竹香心閒塵事少晏坐納清涼

聞笛

曲徑斜陽入遠山紫翠浮隅聞一聲笛吹散滿天愁

避暑

熱極坐寬避暑薰風竹下來口襟頓覺解吾意甚徘徊

金華十詠

雙溪明月

雙流月色多秋冷
漫垣城漁父後歸棹
清光滿笠蓑

八詠清風

樓閣臨溪上
風清桂子香
移如詩八詠
名擅沈東陽

芙蓉曉色

金華第一峯
削出玉芙蓉
宿霧風初捲
羞我曉翠濃

積道晴嵐

積道擁南洲
蒼蒼翠欲流
晴光連樹靄
風氣接天浮

紫崖夕照

成記紙行製

赤標棲紫崖
竚能夕陽開
倒射金光影
千山紅紫間

白沙春水

白沙春雨過
溪泛清波
三月桃花浪
魚龍變化多

赤松平石

赤松多幻事
叱石起羣羊
疊疊堪圖畫
連看德二黃

神者神鍾

靈源智者寺
平錫不知年
八百鍾聲動
鯨音飛上天

麗澤書院

呂氏讀書堂
猶存麗澤名
一時成勝會
千古仰芳聲

金錢佛塔

誰人捐金錢
造塔禮如來
玉柱亭亭立
玲瓏望九垓

晚步

讀倦臨流水
微風拂面清
一聲歌正緩
羽扇拂輕塵

又

倦來倦書快
携友繞溪行
歸冰幽窻卧
陶然古葛民

釣壺

□□徐步雨
新晴風細
鶯啼竹弄聲
景物眼前皆可

成記紙行製

意安排詩句
緩敲成

重燕葉子來花園

花園芳菲艷
麗春華亭今
復列清樽
東南賓主情相洽

沈醉東風倒著巾

張彥遠花鳥韻

夢覺花間鳥
數聲綠肥紅瘦
宿新晴耳聞
可學多詩意

一夜推敲直到明

春日即事

春日融和春日連流鶯脫脫開花枝開來弄到優悠處
風暖芹塘燕啄泥

採茶

分外無心心更清高山流水總陶情絲桐彈向知音聽
一曲薰風樂太真

醉翁

行藏與世相疎遠沈醉東風樂自如若使楚原知此趣
免教漁父問三閭

柳

嫩柳絲垂傍小橋新枝無力任風搖看來本是無情物
也與離人起寂寥

漁翁

綠簑青笠渡中流那著人間半點愁志在得魚沽酒醉
數聲欸乃宿沙洲

題畫

溪山翠色總蔥籠四顧波光入眼濃遊子興開將欲返
小舟橫渡夕陽中

梅

隆冬萬卉失英華惟爾先春獨放花風遞香魂頻入夢
月明移影上窗紗

又

陽春百卉未萌芽先放江南第一花幾度朗吟明月上
橫侵斜影到窗紗

悲秋

休言宋玉苦悲秋我亦終判作楚囚否枉奈來常理事
春風有日自回頭

夷齊

天倫父命兩難存遜國逃亡孝義心采薇首陽完大節
清名留播到于今

雪

六曲花飛似復東村梅竹樹玉玲瓏老農占候欣三白
賴預慶明年五穀豐

又

柳絮梨花亂撲飛瓊林雅興玉交枝寒窗獨對青燈下
恰似孫郎夜賦時

喜孫景衍入洋

幸汝青年入泮宮老顏歡喜笑春風夜深燈火螢窗下
解讀絕經衛武公

又

晨昏思汝百憂增年進雖寧喜不勝萬里雲程如有志
工夫勤付讀書燈

夢遊赤壁

片帆隨夢到黃州月小山高水自流赤壁英雄今在否
令人感慨憶前遊

夜閉子規

成記紙行製

梅花枝枝勝初醒忍龍帶鴟第一聲喚起故園魂夢斷
傷春人物也同情

千葉桃花 百花圖咏
花分題

千葉桃花點絳英凭欄無語甚多情一枝自是足消春
恨何美玄都與武陵

玉紅牡丹

嬌精雲曉視輕紅設設天香繞綺檻一種千姿傾楚璧
脫顏無語笑東風

新秋勉孫景行

大火西流華暑收梧桐飄葉報新秋乘時早奮掃風棚
莫待星霜點黑頭

楊妃菊 百花圖咏
花分題

籬下秋香爛熳紅誰將傾國嫁西風淡妝翠袖今如在
雨露年年發舊叢

懸梅

鐵幹橫斜映草窻暗香浮動月黃昏花開曾寄江南信
解落能添宮內粧

贈坦溪漁隱次何克承韻

成記紙行製

身著羊裘把釣竿清流高臥浩漫漫客星未犯明庭座
正照雙溪拱坦灘

溪居次邢師周韻

溪上幽居甚寂寥箇中風景足迢迢柳陰生石觀流水
挂袂尋芳過小橋

冬至

繡針添線日初長陰極猶能復一陽及管灰飛回淑氣
梅花玉吐散清香

舟次黃河

破逆沂流北上遊每驚浪浪起潮頭世人莫道黃河險
若比人心是順流

携琴訪友

溪上青山鎖白雲
漁歌牧唱隔林聽
把琴欲覓知音者
回首松梢掛夕暉

春日設興

林下幽居鎖碧苔
桃花盡燕飛回
箇中清趣誰人會
細雨霏霏絕淨埃

期遊五龍山因雨未果

成記紙行製

磴磴龍山景色新
春風曾約我登臨
山靈似厭紅塵跡
咫尺幽奇竟莫尋

冬日何克承見訪

知己來尋水竹村
鷗聲頻染故柴門
農家無物歡佳客
一曲瑤琴酒一樽

淵明

彭澤歸來稚子邀
清風高節古今標
松菊三徑堪娛樂
五斗羞教去折腰

西崖石佛

卧月崖裏不記秋
忽成大佛坐崖幽
頻觀禪禱紛紛者
誰悟先前是石頭

送葉子泉應薦上京

潛隱溪頭理釣槎
紫泥微起赴京華
良才應作皇家用
不負胸中書五車

成記紙行製

附名賢和題八咏

東溪釣月

鄭清

碧落無雲報玉盤
玻璃一派淨波瀾
惟君坐受雙清趣
閒理絲絃到夜闌

西山掃松

春老年年有夢魂
寄衣長尺傍孤墳
掃松最是清明近
到此令人忍見聞

竹亭午夢

修竹枝陰翠滿楹
黑甜一枕午偏清
也應聽取釣大槩

勝得黃梁一餉榮

成記續行樂

花園春酣

濃豔熏人笑語香
春風滿坐酒盈觴
醉從花底眠芳草
喚醒方知鳥似黃

南橋晚眺

景色澄鮮雨乍晴
蒼山樓處暮雲平
望中自有詩中趣
幾點鴉歸幾雁鳴

北隴躬耕

田家生計一犁春
事業何心慕有羊
種得秫米惟釀

酒藏供裡祀與留賓

雲林想唱

曲徑穿雲阻且修
雨三隨伴共尋幽
龍來長在林深處
惟許山翁互唱酬

義塾書聲

盡道君心德義優
建師應許眾從遊
幾番試唱吟處滿
屋虹光貫斗牛

予同題義塾書聲之竹亭燕朋之詩以此卷末題為八題之伯仲承其體
過韻不若此詩賦此以答其情并書其字以誌其始後之作皆甘前句
仍筆拙而曰道

及明洪武丙辰夏端陽後一日 義門鄭 清題

東溪釣月

樓尚好

平生心事總休休
數人絲竿一釣鉤
卻愛冰輪明徹夜
更欣碧練湛涵秋
忘機鷗鳥頻相狎
不繫漁舟任去留
釣得金鱗惟對酒
醒時且酌醉時謳

西山掃松

年年佳節拜先塋
一上丘陵百感并
紅藥杜鵑花落重
白飛蝴蝶紙灰輕
散教散三加奠
今古興思幾倍情
最是夕陽西墜後
不堪鶴怨與猿驚

竹亭午夢

數椽環列幾修竿
玉作葉兮翠作團
得意吟詩易就
力壯枕處夢偏安
怕繁世事絨雙翅
欲得元神鍊寸丹
我亦願尋歸隱計
而蕉一枕醉同新

花圃春酣

何事營營不自休
百年光景幾風流
花開莫把春虛度
夜靜還期月可留
客醉不知天欲暝
尊空更與佛重修
得行樂處須行樂
莫使頭白了頭

南橋晚眺

成記雜詩集

懶散無拘烏角巾
短筇徐策對斜曛
秋光湛漫一泓碧
野色平從兩岸分
山雨小晴天作畫
村南村北綠如雲
晚來更有堪觀處
淺渚蘆花落雁群

北隴躬耕

自來耕種足貽謀
志慮渾忘分外求
白水一犁華野晚
黃雲數畝鹿門秋
雨晴時苦歡無間
豐稔年來喜倍收
何幸林田堪早獲
釀成都為客來籌

雲林樵唱

路遠羊腸入亂山
登臨如在畫圖間
數聲啼鳥過行雲
去

幾掙忙從落日遲
足履曉巖無慮險
身以立治足怡閒
鳥鳴如啁松和聽
取令人為解顏

義塾書聲

主人結塾義相資
尚義原來是德基
欲使比閭俱向學
不論館穀與延師
咄咄聲流無刻夕
揖遜人皆慕熟禮
儀要識廟廊朱紫
客起家多少自菲茨

洪武丙辰仲冬朔吉徵仕郎光祿寺署丞東陽樓

仰仕恭題

成記雜詩集

東溪釣月

蘇伯衡

起遲分派遠湛湛
涵秋清一竿修且直
一絲纖而輕清
宵耽靜生托此漁
為名有釣不設餌
但結鴈兔盟

西山掃松

群山鍾秀氣
鬱鬱成古丘
春花杜鵑泣
雨霽榆烟浮
秋錢盈菜城
盤饌羅珍羞
惟有掃松子
恒抱古今愁

竹亭午夢

肯綮數十箇
幽亭三五椽
夢裏翠幌階
下涵清泉
幾杯元虎酒
一枕羲皇天
何煩慕繁枕
長使惺惺然

花園春酣

淑氣春群芳清光漫紫園
晚鳥絃歌嫣然花錦繡有
客過我遊樂此佳時候
醉後倩人扶笑舞春晨袖

南橋晚眺

倚樓南潤隈四顧多清勝
山遠夕陽底低林深鳥歸晚
秋水與長天俯仰同一鏡
憶昔謝元暉對此得佳咏

北隴躬耕

北去二三里生涯總把沃
布穀教餘春雨一犁足
綠見麥雲黃又喜稼雲綠
年年秋倍收鷄黍慶豐熟

東溪釣月

歲記編行製

通

雲林樵唱

一山又一山路入雲深處
時有米樵人兩三村逐隊前
者歌竹喧後者聲相繼
遠應空中鳴松風響寒翠

義塾書聲

主人樂為善古教教古風
近師設義塾遠近忻相從
但欲重禮教鄰里皆雍容
試聽吟誦讀落聲摩空

省

洪武丁巳歲春仲朔後二日肩山後人蘇伯衡題

東溪釣月

汪仲壽

一泓澄碧淨涵秋天與波光
上下浮志不在魚忘設餌
心因愛月懶維舟浩歌還自
掀髯笑樂靜何須東燭遊
對此悠然真自得肯容萬乘
屈羊裘

西山掃松

陟彼崔嵬望隴西白雲深處
綠葉：追思合盡蘋葉裡
陰懷偏形雨露時攀第恐防
苔蘚積展箕旋把土泥埽
一觴酬罷重回首恐有剝榛
沒斷碑

歲記編行製

竹亭午夢

數竿玉立並倚椅手影上邊漫把一椀杯
偏自適聊歌
半枕雅相宜南薰簟席清無暑
春草池塘夢有詩睡起
莞然成獨笑傳山香冷已多時

花園春酣

春色年年錦繡中此時誰不愛
芳叢邀朋拉友歡成會
酌酒吟詩興不窮自喜清閑無俗慮
每樽沈醉倒東風
日哺還待花間月何用當筵舞袖紅

南橋晚眺

橋橫江影跨南溪登覽常欣對夕暉斜枕船頭漁父醉
倒騎牛背牧童歸雙堤柳色連芳草幾處人家在翠微
手扳枯藤返少緩又看明月在柴扉

北陂躬耕

纔向村村布穀烏及時宜種及時耕致君克勤他年事
代食舊畝此日情短褐解時風乍暖香簾曉處雨初晴
知君懷有道安志未許龐公獨擅名

雲林樵唱

路入青山不計程採薪人慣得經營用三更送歌和月

風記雜行集

胡四五成群喜共行應公有聲驚鶴睡月風引韻和松
鳴幾回獨倚樓頭聽心學謳歌樂性情

義塾書聲

頗悔窮通有不同人生不學奈愚蒙要全族義兼鄉義
欣轉淳風振古風教育咸珍財六客討論盡喜口成功
塔聲微徹偏堪聽勝餘歌衣月中

靜齋江仲壽題以

坦東溪歌為曹伯康公作

邢沂

坦東溪雙源水潺潺流出石岩裏青山盤盤水田曲中

有喬木參天綠坦東溪頭新酒熟野店開門映修竹坦

東老人居水西暮年結屋臨清溪高堂新揭拱和傍一

門和氣相歡語坦東乃是葉詩倫武夷別散之後人溪

頭種杏今幾春相看四世何彬彬我從去春一相見謀

忝姻家情倦倦坦溪諸老相逢迎把酒論文盡英彥我

今重來復幾時何君遠遊猶未歸翠微隱者后蓮池每

月一笑期無違拱和堂前何所有黃菊開花照秋光昨

宵對菊近清觴今日相留重携酒諸郎拱立春風多有

酒不飲顏自恥願言千載如今日看我歌此東溪歌

風記雜行集

初秋邂逅張原安於坦東溪上伯康公留酌別

而賦詩

詩名已動江關久幾度相期不我逢一笑坦東成邂逅
少留溪上話從容斜暉轉樹秋陰薄微雨過雲山氣淡
明發又聞傳色去杖藜何日得遊從

簡曹伯康公

吾愛伯康氏惓惓有義方藝圃收美林環園築新堂好
客情無已持杯樂未央君家孫興子勿擇西東床

邢沂贈

竹卷記

此卷得之詞兄葉伯愷所費雖不貲而素愿幸已酬矣
身一展覽欣然有存沒與俱之想無惑乎蘭亭之為詞
已予若孫須念祈新勉為負荷宜深藏若虛毋致示匪
人目招尤悔

步

大元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

吳和居士題

咸記錄行樂

竹卷跋

中宣兵燹後家藏古畫卷軸殆盡此卷有寶古先名筆
余始祖伯康公所珍重而寶藏之也自至正距今三
百三十年間興廢盛衰不可枚舉若卷竹之特倚者
著者宛然如生余弟賓尹持聞見之不勝愛慕因棄數
椽之屋贖是卷於族伯湛然翁之孫胡大家此竹始為
吾有昔鄭北山賣回買書人貳識其拙余小子素屢水
畫寧寧不笑我愚乎雖然誠恐矣弟前後相持而一祖
傳五得以傳孫者終非偶然也今觀筆墨之工化題贊

之神乎誠北坑不忍釋至熟讀吾一祖存歿與俱祈新

負荷之語使乎見慨乎聞知其清節素字筆墨之佳云

爾我後之人覽斯卷也誦斯言也尤特三復淇澳力追

唐之修庶無負吾一祖之善訓也夫

書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四月二十一日—十二世—

孫定遠 百拜題於卷之末

咸記錄行樂

拱和詩集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曹志撰志字伯康自號拱和居士金華人至正末遭亂隱居洪武中以遺逸薦不起終於家是集乃其家刻前有二序不署年月亦不署撰人末附拱和詩序及志小傳又附其家傳三篇惟曹倅傳稱六世孫服撰曹光遠傳稱姚坦撰曹煜傳稱野史氏顯不著其姓餘并不知誰作其文格則如出一手又附曹光遠誥一篇後有呂祖謙贊曹彬誥一篇後有米芾贊終以竹卷記一篇又爲志作編次絕無體例其詩惟近體無古體大抵流連光景篇篇一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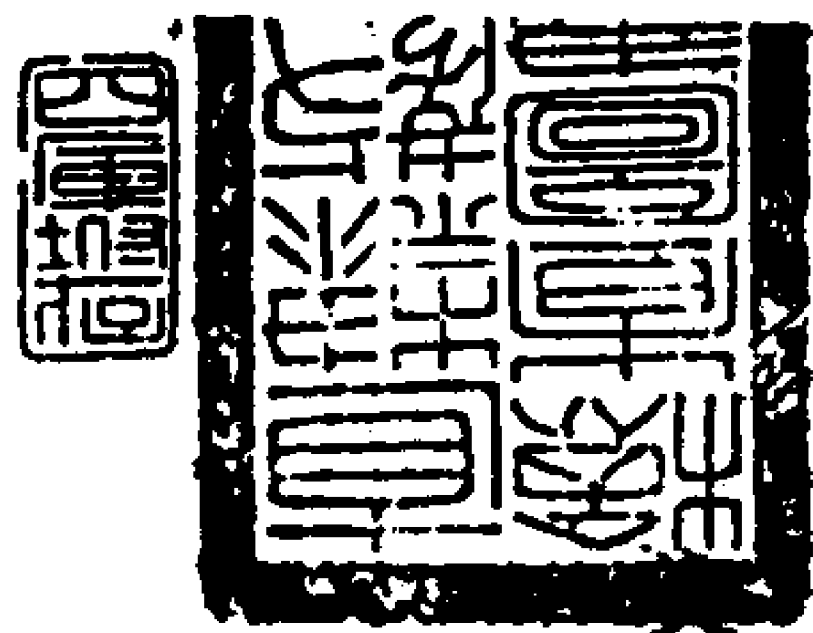
荻溪集二卷

〔元〕王佑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荻溪集二

卷》提要



溪集卷上目次

詩一百十五首

登子游墓晚望

秋晚遇同孫月曜通徐敬園居回留宿

月夜訪楊仲遠于廣慧僧舍

池上篇四首

和白樂天何處春深好二十首

霜降前一日同馬子山李赤城黃正夫

登金山觀海偏歷七峰過大慈寺各賦

紀事

觀海行

甲申中秋劉子中招汎隱湖方介平從

吳門適至即登舟觴咏

山中寄劉子中

望鍾山

北上別顧与沼

渡淮次韵訓張孝憲南屏

宿州道中二首



過美里 文王演易處

斷脰河

覲圉人浴馬

曉雨

春晚于侍御招集團亭即席賦贈

報國寺双松歌

七夕前一日与徐叅軍漢翔清苑王貳

尹署齋

七夕雨 時寓都門

夜坐

過鄰翁看花

庚寅除夕辛卯元旦二首

春暮王公美載酒招楊月輔程民同方

白明同集虎丘得春字

夏日楊月輔方曰明楊仲遠小飲山齋

得朝字

賦得遠林暑氣薄限十一陌

題畫

九月趙使君紫霞招汎吳山

辱趙使君紫霞枉駕村居賦謝

九月廿又六日通社初舉薛偉南載酒

登虎丘分得十蒸

雪中吟

癸巳春暮薛偉南將移居集牡丹花下

言別得春字

贈偉南移居

首夏陸載義薛偉南攜一美人招汎虎

丘即席分賦

春暮見除目喜張南屏脩兵杭嚴計仲

夏必達吳門喜慰相與先寄此詩紀意

二首

有懷趙記室

喜雨

暑夜

興菱藕作

語溪道中寄懷楊仲遠

送用文歸閩

夜坐苦熱懷薛偉南兼寄曰明日生子

山仲遠諸子

癸巳七夕

題官廨新栽斑竹

贈憲使張南屏二十四韻

午日少虛呂少宗伯西湖招觀競渡

雨中過七里灘

雨夜聞蛩

臬署墻垣版築者云是岳武穆故基也

秋雨崩壞以時葺不無慨今悲昔之感

賦一詩志慨

八月十八日觀潮水塘江上

贈海虞庠明府

游破龍岡有作

湖上奉別呂宗伯少虛系太史湘雲沈

司理仲榮吳孝廉觀光

八日荻溪寓舍賦得遙憐故人思故鄉

即拈遙憐二字為韻寄曰明日生仲遠

寒食旅望懷故鄉知已兼寄子山

寒食後自破山還公有詩見寄次韻

酬之

江村

投贈尤方伯

謝孫亦翁寄惠湖筆

陳孝廉言時枉駕村居十六韻

端陽前一日集勤宣豐玉堂

集孫曰初書齋喜遇勤宣調陽兩故人

喜遇三峯明遠二章

金少司農崑山程侯先後枉駕村居余

滯橋李闕展迂聊寄此作

上巳日雨

春雨

寄懷楊仲遠

課小豎種菜

宿破山同馬子山

登黃玉澗聽濤樓有贈

至日

馬子山移

冬日李侍御過訪村居

歲暮雜詩十首

荻溪集卷下目次

詩一百十四首

丙申元旦

入日喜大音玉澗而昆仲過訪寓齋

花誕日縱步海虞城南因訪陸貽翼勤

宣兩昆仲不值

醫士黃正夫七十二首

枕琴為受漸賦贈

題畫

陸貽翼五十

哭文仲補

七夕同行甫良生集錢孝廉書齋

故友方介平就寔安者踰三春秋矣今

年其令子同客海虞感念存沒詩以哭

之

馮範若五十

高太翁八十二首

往昔

上卷目次終

看林源之堂中手植菊花却贈有序
寓隣執菊甚富只尺未一寓目遣徵余
作漫此志慨

郭索

毛潛夫六十

丙申除夕予度歲壻家薄莫月輔携長
君仲遠過談小飲後復同過廣慧而別
過陸內史士衡先生祠漫題于壁
次韵酬金毅士寄懷

贈王尔昭五十

丁酉上巳日同友人謁玄武庫因過秋
水閣小飲二首

送錢嘉言赴淞幕

哭楊月輔八首

丁酉秋偶經故里過袁升岐舊廬有感
陸貽翼集諸同社張燈賞菊次馬子山
韵

少年行

出塞曲

冬日寒甚墻東海棠獨發一葩孤妍
可愛喜而贈此

丁酉歲交二首

夜雪口占

余度歲初日林承王青浮陳子仁相率
過訪遇公回留宿夜話旦起子仁有六
言絕紀勝率尔奉荅四首
次韵留別遇公

寄懷日生

寄懷馬子山

待王尔昭不至

題看泉圖

悼鶴有序

題畫贈海虞杜明府

題畫梅

秋晚毛潛夫枉駕見訪別後次花甲餘
首韵賦寄

題吳觀察夢園

張岡涇訪馬子山李霜赤而社長其停

賈周兩翁留飲浹日

飲中次韵贈

泛花源菴

秋晚喜楊仲遠過訪山居即同過破山

夜話早起徧尋城西山色而別却寄此

作二首

倚杖

歲莫還菴溪承遇公製新詩布袍垂送

雪阻不果握別情見于詩

謝錢孝廉惠米

次彞口

立春日雨中楊仲遠率其長君移酒饌

過池上見酌酒半喜薛偉南扶青昆仲

至

韓使君七十

題畫鳴琴圖贈吳縣周侯

曹榮如六十

飲中贈王爾昭

聞孫明遠未歸

屏跡

石上入昌訪二首

理僧事

春晴承破山過公惠詩見招入山次韵

酬之

靜公五十

飲綠水山莊深柳下

寄懷方曰明二首

題雜花軒二首

送春

題畫梅

試茗

題畫三首

贈邢盈之

贈王石城

石城惠有新句因次和

送毛文炳南試

題西無齋為毛伯華

庚辛歲交二首

第三歲日飲宋若瑛書齋第三日也見元

微之集

穀日同西門人過破山隨喜佛事因留

宿

春雪懷會稽卞莊仙

輓謝邁甫

尋梅二首

上元夜踏燈海虞城東

偕隱菴贈汪靜齋

胡練兵五十

題楊月輔畫贈錢孝嘉雲石結隱圖歌

次陸欽士擬西山看梅不果之作

贈余哲生

輓劉郎內子

過鄰翁看梅有感次韵

辛丑花朝

周天俊六十

寄贈叩寂

下卷目次終

荻溪集卷上

詩一百十五首

登子游墓晚望

逐々郊原古存々雉堞低人烟喧萬井風靜物
初曦山鳥啼春早源花挹凍遲無成空白首慙
拜古賢碑

秋晚同孫月崖過徐元敬園居因留宿

入門秋一徑俠語屬涼宵此夕堪微飲相過為
久要月窺隄柳近風激梵鐘遙正欲論詩坐林

光動麗譙

月夜訪楊光遠于廣慧僧舍

涼月白滿地藻苒流清除聞君寓古寺携杖穿
林疎入門聲琅々夜靜宜讀書怡然出把臂歡
來復何如昔別君未婚突烏角中殊謫々敬父
執語笑文情俱呼童滄春泉雜還羅盤孟新栗
黃子金梧子圓如珠微言激今古列坐聯僧儒
雄窓月停午露菊含華滋歲晚草木變火見清
風吹君子秉明德努力方在茲流雲眷故山飛

鳥思南枝願言淹日月庶以慰調飢時光速故
鳥有流雲飛

池上篇四首

頻年亭館上長作採香人花有會心處眉因何
事擊林風煩暑薄池影觀粧新只此堪忘世何
時為卜隣

有客翻然至輕裝半似僧分題思夢草倚醉欲
扶藤曲迤逶迤入間亭次第登頻來多韵事猶
憶映池燈

蘋末風初起空堂雨欲來疏涼疑境別清曠覺
心開良集豈徒爾高談亦快哉前村人語斷忽
有棹歌回

莫惜通宵坐窳邊且繫舟吳歎真入聽鄧雲豈
能酬花暗揚雄宅月明庾亮樓還思秋思好京
服即來遊

和白樂天何處春深好二十首

何處春深好春深貧士家裁詩二徑草洗研一
池花莫問歌魚鑿徒勞問字車困窮原吾事榆

英任橫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山客家地偏多過鹿屋古半
藏花自繪無聲句相尋緩步車一尊成獨醉窗
外綠陰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恩澤家映簾籠異鳥夾砌蔭
名花錦繡裏袍袖笙歌引懷車詔宣遊內苑小
隊一行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隱士家聽鶯携斗酒琢句落
藤花嬾索長安米閒來下譯車幽偏真自得竹

裡一扉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豪富家高低映門柳深淺壓
欄花香霽通簾押欵聲擁細車不知行樂倦又
蹴氣毬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田父家絮飛千樹柳麥秀兩
歧花粉蝶翻晴圃烏犍卧水車隣翁數相過只
隔燈籠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仙客家藥全收洞草酒半醺
山花青鳥能通使靈蚪解駕車日長無事一基

傍石欄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浦口家居偏隣水竹畔不離
河花落日聞漁唱輕風下釣車尤思苒苒漸
喜展絲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好賣酒家樽光搖檻日帘影出
墻花既倒山公帽仍邀阮籍車百錢沽一醉樓
外日初斜

何處春好深春深耕讀家南山方種豆北闕未
看花肆力唯三頃承家更五車郊原芳草細半

角一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游俠家藏名燕市酒縱博抹
陵花諾重朝看劍謀深夜出車終期報公子精
氣貫虹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少女家嬾綠闌草粧簡出為
傷花慙極頻臨鏡嬌來不上車盈：修竹裏翠
袖倚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陌上家新蠶眠拓葉小鳳飲
桐花塵擁王孫騎香隨小玉車清明已相近烟

柳萬綠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樵采家穿林還聽鳥歸檐亦
有花鹿豕山中侶薪蒸嶺上車還家溪色莫貪

藉鄭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野外家白園楊柳絮黃界菜
畦花零雨鳴屋晴郊灌犢車芳非真粉本桑

拓一川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老衲家階前蕉展葉簷外雨
添花午偈僧鳴磬晨齋客過車松陰紅葉繞朵

呆傍欄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妓女家錦鴛席際草媚蝶枕
中花自語當筵曲頻邀入夢車輕身比飛燕的

的受風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江上家漁村分柳帶鷗路認
桃花晚食魚元飽烟波揖代車夢回臨水立青

抹數峰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嶺上家鳥聲多選樹山意欲
留花不斷漁樵路長迴仕宦車往來幽磡裡紅

點落英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
塞外家馬嬌青塚草劍拂玉
關花都護無征戰朝廷有使車共誇草駝嫩醉

卧柳陰斜

霜降前一日同馬子山李赤城黃正夫
登釜山觀海徧歷七峯過大慈寺各賦

紀事

側身寄天壤獲落達時宜幸有海上山可以隨
所之同心三四人一一皆好奇放歌涉嶙峋吟

然御清颶溟濤忽在眼三山鍊靈姿排空鼓洪
浪雲物忽變移渺渺丹碧間真可呼安期斯時

一拊掌頓覺開心脾遲一度危磴夕景赫參差
古寺不記年重葺蔚奇枝乃知人世間消息固

有時願依社公子垂釣清江湄

觀海行

澹日荒了照晴谷踏遍秋峰繭雙足探奇復覽
海門深長嘯披烟挂筇竹茫一橫汎景嶼孤蕩
蕩長空波浪蹴美門仙踪不可尋魯連高軌誰

能續嗟余老去益艱辛遲沈枯槎猶混俗君不見
轍中之鱗乞斗波鯤鵬萬無拘束

甲申中秋劉子中招遊隱湖方介平從

吳門適至即登舟觴咏

乘流直可入烟霄碎擊空明泝畫橈好我無如
湖上月傷心最是客中宵光搖貝闕魚堪數冷
浸瑤天酒易消更喜故人能踐約滿衣秋影上
輕船

山中寄劉子中

別來驚喪亂秋盡轉傷情不見傳書羽唯聞落
葉聲人咸悲赤帝天冥禍蒼生欲鼓山陰棹關
河未息兵

望鍾山

五雲日夕猶頻起六代興亡可盡疑休道長江
限南北古來賢相繫安危公卿誰滴新亭淚草
木徒存翠輦思玉殿盤空春寂寂雨香惟自長
棠梨

北上別顧與治

相見頭俱白知深敢恨遲那堪傾蓋之日又是
別君時客路穿冰霰鄉心積夢思明朝三徑菊獨
立傲霜枝

渡淮次韻訓張李憲南屏

又渡淮流去征衣帶酒痕笑看孤影瘦共指一
心存水氣殘柳烟光淡遠村紛紛
是王孫

宿州道中二首

已許酬知己寧辭行路難還家憑斷夢到日信

征鞍側裏重湖白天邊雁影殘北來風力緊愁
殺客衣單

颯々驚秋野荒原落葉聲數家茅蓋屋一曲水
迴城數粟民風儉魚蝦晚市晴岬沙餘雨軟偏
趨馬蹄輕

過美里 九王漢易處

古碑蝕字草芊眠演出先天與住緣不是蛾眉
能自贖春魂應亦化啼鵲

斷脛河

斷脛河流自古今行人欲渡尚寒心
不若滄桑變祗為當年怨毒深

觀園人浴馬

解鬱碧溪頭長嘶散渚鷗
一夫先次水百馬盡臨漫恐河源竭還看雲錦浮
何年尚文治歸牧華山取流

曉雨

睡起簾光暗滿一聞曉陰細微吹
旅舍寂歷到鄉心身世雲無定頭鬢雪不禁祇添興
隸喜沙軟馬駿了

春晚于侍御招集團亭即席賦贈

十年官柱史三徑尚蓬蒿
身以憂時瘠名因諫草高
哭親朝減膳內公時丁課子夜添膏具有匡時畧休嗟已二毛

其二

小園饒野况紅藥正翻階
把酒坐來久清風相與皆
松心寒傍月鷄骨瘦支柴
細展陳情表依依識至懷
祖母年踰九旬

報國寺雙松歌

老人平生愛松松每陟雲山恣食索朝來騎馬入琳宮忽覩雙松呼吟魄虬耶龍耶莫可擬咄咄無言想其始哦一既具千仞姿何為怒走橫行失樹理枝一紫一勢屢變左旋右擎如酣戰卷地蹯跚不欲全千秋蒲室王殿喧闐車馬敢輕擬睨偃蹇難兄復難弟月白斜通梵唄音風輕旋舞胡僧袂托根詎意近慈仁閱盡滄桑燕與秦君不見徂徠之祖大台孫不知幾許摧為薪

七夕前一日與徐參軍漢翔集清苑王

貳尹署齋

庭樹雨初沐官衙爽氣飭祗憐池草碧不歇井梧凋瓜果沿風俗樽匏集寂寥鄉心魚客便思并入酒杯消

七夕雨時寓都門

洒淚竟成雨難傾隔歲心但將淒涼色添得別離深鵲冷辭雲幄螢寒避渚林天涯有思婦腸

斷獨穿針

夜坐

風靜葉蕭蕭，空庭夜色饒。
露涼蘇病骨，客久畏良宵。
酒力因愁減，鄉心入夢遙。
天涯兵甲滿，魂斷不堪招。

過鄰翁看花

鄰翁有圃我舍旁，玉蘭紅杏春爭芳。
夜開花落歲已久，嗟余今始登公堂。
一株停，照晴雪，一簇艷，開紅粧。
若翁中堂揖余入，先看玉樹臨

風立。朶，冰姿潔，月妍凝。
有幽禽，不輕集，樹頭紅杏隔牆東。
小屋斜連一徑通，蒸霞醉日香林裡。
千葩萬萼，胭脂紅，春來花重苔陰濕。
抱甕無煩翁曉汲，數莖鶴髮向花出。
自說春秋齊八十，身經喪亂兒子死。
刺有田廬，自營葺，白頭老婦健操作。
夏韭春菰足糲粒，嘗悲麋鹿走姑蘇。
老淚暗落呼銀壺，翁其有酒且斟酌。
莫問延秋門上鳥。

庚寅除夕辛卯元旦二首

寒風吹不斷，此夕坐愁予。
江畔形骸老，天涯故舊疎。
辛盤兒薦餒，柏酒婦推餘。
酒為內姪擁絮家將送
柴門裡低頭惜歲除。
初旭散陰霾，曙光動小齋。
百年幾元日，一酌且寬懷。
星衡正閏華，草堂堪穩卧。
莫問舊青鞋。

春暮王公美載酒招楊月輔程民同方

日明同集虎丘得春字

細掃飛花作錦茵，一尊猶喜及殘春。
林間歌歇換啼鳥，水面香來鬪麗人。
芳草又看三月暮，青山空老百年身。
登臨有酒須沉醉，四海于今尚戰塵。

夏日楊月輔方日明楊仲遠小飲山齋得朝字

炎歊因雨減，良叙及今朝。
引勝無如酒，相遇不待招。
厨空聊斫鱸，林靜只鳴蜩。
莫顧尚書約，隣聲有洞簫。

賦得遠林暑氣薄限十一陌

火雲蹙高城、居熱于炙吾哀苦炎蒸竄身向
泉石山深草亦香境僻妙行跡清蹤林中来輕
涼灑締綵科頭坐松根煩暑頃然釋有隰有行
人揮汗越阡陌憐彼襤褸勞愈凜烟景夕偷然
心地淨如獲清涼宅盡日坐長吟桐陰轉蒼壁

題畫

霜林紅葉醉秋嵐水面無山不蔚藍曾記携筇
看此景野橋茅屋似江南

九日趙使君紫霞招汎吳山

湖上寒風卷浪沙頻登臨猶怯病中身且憑綠
酒酬佳節况有青山似故人紅深霜林茶磨樹
白翻烟渚越溪蘋酣歌幾度能重九細折茱萸
插鬢新

辱趙使君紫霞枉駕村居賦謝

霜寒三徑冷斜暉仲蔚林荒客過稀怪道鄰雞
喧巷陌不知車馬款柴扉留連青翰樽仍綠君
載酒傾倒玄亭蟹正肥小隊往來人不避光輝
早已徧漁磯

九月廿又六日通社初舉薛偉南載酒
登虎丘分得^十蒸

空林積雨散碧障開層、雲岩喜不遠鼓枻期
同登行、山麓上秋氣何森澄黃菊被晴野霜
楓醉高陵愛此風景霽坦步隨良朋優游憩層
石候忽烟光凝一尊理歸棹長風夕以乘我儕
老雲整短髮枯予僧茲立足幽賞可以豁愁膺
有酒期再來長歌聽采菱

雪中吟

同雲凝天、色黃雪花如掌吹我堂老夫擁褐
出門看大片小片過牆、東主人昔豪富憶昔
烹羔擁爐坐玉樽綺席照寒光雪色佳人排個
個一朝蓋棺地下走金谷平泉兒不守縱然高
價質他人猶計園亭半我有可憐凍餒日復日
仰屋無聊抱雙膝思良撤售飽妻孥償去錢不
存一北隣債主猛于虎消息纔聞恣竄魯母錢
十金子二十排闥喧呼估環堵我山我池復我
阿故券依然不輕吐老夫感此長太息眼底井

沉如冤擲我年 十苦無家坐見園主已三易
沉吟未已雪更深埋檐壓樹愁棲禽惟有庭梅
耐孤寒一枝橫出東牆陰

癸巳春莫薛偉南將移居集牡丹花下
言別得春字

愁多每恨落花頻看到名花又一春豈爲乍開
日共惜祇緣欲別轉相親重、紫艷凝斜日襲
襲穠香泥醉人舞袖不須遮老眼明年只尺隔
芳塵

贈薛偉南移居

已值多陰雨遷喬安可遲堂高將毋得世亂避
人空植竹須三徑移蘭恰十窠欲輕南面樂先
百讀書帷

首夏陸載義薛偉南携二美人招汎市
立即席分賦三首

最是麥秋涼輕舟集野塘雨晴絃管脆風細綺
羅香樹色渾遮幔鶯聲只近檐盈、雙媚眼留
意定誰行

共蠟登山屐徐停載酒船尋幽方坦步有美正
隨肩花落徑時雨泉香四月天倦餘臨水坐雙
照玉娟、

積壑新烟暝迴枕盡燭高興酣爭侵坐目亂欲
相挑詢客青鱗筆佳人紫鳳槽還輸鄭交甫解
珮漢江皋

春莫見除目喜張南屏脩兵旂嚴計仲
夏必達吳門喜慰相魚先寄此詩紀意
二首

每傳旌節渡江津得親除書信始真初喜謝安
新奉照詔却看禹穴徧陽春病中諷、開啼眼
江上朝、望盡輪擬到吳門夏方半先拚一醉飲
任自

十年南國暗征塵從此湖山倚重臣花暗六堤
暗使節雲開三竺候停輪衰遲自信追隨拙離
索猶聞記憶真親切近年徐孺榻可能重下待
陳人

有懷趙記室

故人隔三江日夕困曹務家山縱在眼軍事未
遑顧昔勒燕然文今草相如諭馳驅踰十載盡
室託流寓吳淞鼓雪浪百里但烟霧簪筆對寒
儔從容見風度前月尺書來相思滿毫素首言
北堂發次及將軍樹且道麒麟兒聰慧擎刀
悟念之欲奮飛烟波渺難渡平生嵇阮流齒髮
忽已莫天涯重相見况復悲末路憶逢燕趙間
肝胆各披露相期侶雲壑垂釣狎鷗鷺所願無
一成歲月自奔注

喜雨

夜月才離畢檐聲晚恰聞生涼初洒樹作陣已
翻雲徧覺人情喜齊添稼力勤庭前苔蘚色個
個潤錢文

暑雨夜

江城六月暑氣盛揮簑廣庭當夜闌屋角風未
苦熱濕天心月過寒高寒歌沉嬾擊馮生缺頭
散閒拋子夏冠生事十年採落盡一枝翻為涕
洟瀾

夢菱藕作

六月西湖上菱香藕亦時堆盤當暑出入口覺
涼滋嫩碧浮蒼玉輕冰劈素綠能消三伏熱
荷主人私

語溪道中寄懷楊仲遠二首

也知高卧好垂老奈飢驅六月西冷路三餐客
子厨青萍懷慷慨白社阻歡娛歎息無家與目
君夢不孤

孤艇蕩烟薰連峰轟火雲熱日中伏毒情為別

離紛斂梗偏愁我高文早屬君道家惟孔李鄉
信願嘗聞

送王用大歸閩

湖上送君別黯然追昔游十年餘短缺四海一
羊裘帆暗閣江雨孤越樹城深閨清夢新歸
路莫淹留

夜坐苦熱懷薛偉南燕寄曰明日生子
山明仲遠諸子

涼風何遲秋入不掃熱亢陽亂昏旦丙夜氣

猶烈白鳥唳我膚
蟻咬我血苦遭此物
騷魂夢少寧貼被襟
出中庭星河亘牆缺
憶昨日始圓弦
舊興故人別揮盃
送我行語了腸寸結
心知眼前少不俗
卸貞潔冷冷七弦上
誰調古白雲薛子
吾良友風義獨高揭
白壁與素絲生不受
磨澀南村二三里
侶一霜下傑肥遁絕
逢迎高吟託巖穴
各謝庾絕妍齊工杜陵
拙於世豈求知孤雲
自怡悅一別動經旬
腸中轉輪轍寒裳或
時遇為致相思切

癸巳七夕

沆雲不動夜何如
遲目斷香篝奈此時
天上且艱相會日
人間休怨日歸期
愁牽別院空停杼
病卧他鄉只掉惟
抱拙已教雙鬢白
無心乞巧到蛛絲

題解新栽斑竹

蒼梧雲散洞庭秋
只有湘君獨自愁
今日移栽官舍裡
白人猶帶舊風流

贈憲使張南屏二十四韻

東南推屏翰獨外臺倚雄國
事方求舊天心特借公節旄
旋臨重鎮圭璧奏膚功
遽息斯民困從知吾道隆
雀符爭買犢重雉共迎
馳聲教西江炳棠陰
嚶水通文章與帝載
鎖鑰壯神工代稅題
葵扇搜材備藥籠
勳齊三竺頂吟徧
大橋東調筆輕徐
欽仙宗並葛洪金
賣千澗碧朱草一
川紅禹穴開烟樹
錢塘結蜃宮兵戎
初試日舟楫又乘
風秦樓望船集嚴
陵稻黍豐賢勞堪
撻任清操許誰同
抗疏期攀檻專征
欲錫方壺池

銷戟伐黼屨動昭融
偉績雲霄上貧交雨
露中久陪銀不立
律每入玉簾櫳舊
好無由覓新歡
未有窮阮途慙
鹵莽陳榻愧優崇
鏡裡形骸瘠燈前
髮蓬鬆商歌徒
濫竊郢勤豈專
攻得遂幽棲志
山中有桂叢

午日少虛呂少宗伯西湖招觀競渡

十里平湖久照深
錦標奪處柳陰陰
銜杯忍憶沉湘日
投來空憐競渡心
醉裡絲絲猶漠漠
悲來雪白捲吳吟
癡情最是樓頭女
一片紅粧照

碧潯

雨中過七里灘

萬壑千山雲氣迴，灘聲早為入秋哀。
傷心一棹風偏緊，回首雙臺雨不開。
七里獨留天地色，羣賢爭負棟梁材。
於今慟哭無辜羽，只有閒鷗去後來。

雨夜聞蛩

切：傍籬落似愁寒雨深，豈知微細物鮮作短。
長吟銀燭殘無燄，羅衣冷不禁夜闌聲轉急。
倏

斷旅人心

泉署牆垣版築者云是岳武穆故基也。
秋雨崩壞以時葺治，不無撫今悲昔之感。
賦一詩志慨。

古垣秋：抱官衙武穆當年此建牙，百戰餘戈
環堵在三經。桑海市朝餘雨——崩墻角通蒼鼠
水沒籬根覆木瓜。唾手燕雲不須恨，萬方今且
屬誰家。

八月十八日觀潮錢塘江上

八月錢塘潮怒發，歡聲荊門倒溟渤。初來西陵
只一綫，須臾雪浪排空哭。崩雷疑吹大地轉，銳
氣欲蹴高天沒。我生三入越王城，忽忽不值潮
頭生。大觀特觀此其始，對之栗栗心魂驚。空江
白日走萬馬，天吳叱咤群龍驚。爭越玩狎，示便
捷倒泝銀濤，弄輕楫依約疑從霄漢遊。霧豹雲
螭眩眉睫，一鼓長驅定有神。素車隱隱，羣秋是
吳。今治矣，越不祀潮頭，怒氣無時平。見

贈海虞虞明府

去郡才百里，常聞宓子琴。已添循吏傳，真見古
人心。鶴俸全分水，牛刀輒中音。海虞萬家邑，處
處帶棠陰。

游破礪有作

空山龍已去，說之但鳴泉。聲自千年落，名繇一
邑傳。血寒餘赭石，雲散出青天。礪草離離處，難
忘是醉眠。

湖上奉別呂宗伯少虛錢太史湘雲沈
司理仲榮吳孝廉觀光

招尋每共六橋秋倦客還家獨放舟海內安危
公等在天涯羈旅此生休霜寒驛路餘裏鬢頭
白風塵祇敢求今夜短蓬何處泊不堪回首憶
同遊

人日荻溪寓舍賦得遙憐故人思故鄉
即拈遙憐字為韻寄曰明月輔日生仲
遠

年々客裡逢人日不似今年倍寂寥回首親朋
那處陽故園風物自相饒題詩每憶過第宇扶
醉還思度板橋一別江村驚歲改梅花開處路
迢迢

傳杯此日記頻年回首家山自可憐雪浪幾隨
長蕩月春衫同小虎丘船鶯花處携尊酒烟
柳幾日到墓田垂老不堪長恨別忍揮清淚問
高天

寒食旅望懷故鄉知己兼寄子山
窺人燕子逐黃鸝極目徒增旅客悲是處松楸
舍宿雨誰家桃李出疎籬親朋老去滄波隔身

世年來白髮宜時俗不須重禁火山厨久已斷
晨炊

寒食後自破山還遇公有詩見寄次韻
酬之

入山成信宿香界近諸天燈白傳新火茶烟試
早泉獨抱蓀杖出屢啜蔗漿賦詩到知相憶開
緘為惘然

江村

三月江村路風花歷亂飛柴門歸剝啄農圃足
芳菲箇中閒鷗近家二健犢肥夜來春水發已
沒釣魚磯

投贈尤方伯二首

海隅烟霧裏聞說有真人嘯落蘇門月吟尋栗
里春人心重耆舊公意惜桑榆日唱商芝曲悠
悠在藻濱

道荷人倫重官推岳伯尊夢還悲鳳閣世盡仰
龍門鳴切孫陽顧哀憐玉葉存如公能下士真
可薄乾坤

謝孫赤翁寄惠湖筆

村荒賈客無，苦雲愁絕。臨池面夕陽，芸閣忽分
班。管到歸舟，仍容託故人。將興來起草，添精銳
飲罷，揮毫助劇狂。欲報愧無青玉案，珍藏先為
積硫黃。

陳孝廉言時杜駕村居十六韻

放浪青山客，蹉跎白髮翁。自甘眠牖北，誰肯過
墻東。徑冷鶯辭樹，雲閒鶴在籠。名賢希仲舉，耽
酒愧安豐。旅食烟波隔，親仁夢寐通。文章曹植

上，氣節建安中。不謂舟航及，先叨禮數降。入門
星燦爛，把臂玉玲瓏。對酒形骸泯，談詩體格工。
論交何款款，惜別苦匆匆。世亂力耕難，江清枕
漱同。生涯憑造物，行止混樵童。寥落磻溪釣，淒
涼嶧水桐。鳳麟方就隱，豺虎正爭雄。戰馬紛々
白牙旗，片紅耦耕如可遂。永矢托微躬。

端陽前一日集勤宣豐玉堂次韵

到城日醉君家酒，弟勸兄酬次第新。錦席並詩
蘭作饌，高門先結艾為人。頻年戎馬音塵隔，此

日琴樽笑語真。頭白天涯多浪跡，相看終讓故
交親。

集孫日初書齋喜遇勅先調陽兩故人

江城夏晚收新雨，書閣簾疎引細風。入望竟須
高卧得，放懷頻遣玉尊空。魚烹石首來滄海，果
進葡萄出漢宮。吏喜故人相邂逅，歸帆忘却五
湖東。

喜晤三岑明遠二章

道人來臨安，暫駐三岑廬。風度何洲然，萬象底

其宇對客少寒暄。言下有賓主，見之但肅敬。即
之且慈煦。子道力深豈不沾，法乳聖人苟無
情，聖人一如狂。

與佛生同時，髮白未一叩。茲晨得頂禮，想一有
時候。月面映疎簾，重堂若靈鷲。弟子五六人，一
一鐙頂透。魂余寡利根，無地仰發覆。然指金瓶
前，兩花漬衫袖。

金少司農崑山程侯先後在駕村居余
端橋李闕展近聊寄此作

暫客嘉興縣歸來已上元豈知長者轍五賁野
人村身遠虛操篋家貧少應門論詩肯重過亦
自有清尊

上巳日雨

陣陣枝間雨偏連三月三不成脩禊飲惟掩落
花龕衰疾堪誰訴狂吟祇自耽吐綠憐小子亦
解學春蚕

春雨

春雨連朝夕紛打戶來濕紅飛不足冷翠落
仍偶悶恐瓶罍竭幽宜卷帙閒度花香氣好不
是到陽臺

寄懷楊仲遠

不見楊生久相思夜不眠自違芳草垞又過落
花天忙只償詩債貧誰與酒錢愁來應念我書
發淚雙懸

課小豎種菜

曉園初過雨無遲耒耜操已甘田野賤莫惜荷
鋤勞四食錄腐廟藜羹藉雨曹盤食滿籬落吟

思亦堪豪

宿破山同馬子山

執熱曾無寐談深夜漸分艱虞渾老我澹蕩欲
輸君失水憐啼狖穿帷苦聚蚊鐘鳴下山去滿
路月紛

登黃玉澗聽濤樓有贈

湖上幽人擁雪裘卷簾讀書湖上樓萬里碧空
那挂眼五車細帙真埋頭林疎影亂魚艇夕野
曠聲高鯨海秋帝鄉呼吸如接可好駕長風破

浪遊

至日

荒村至日渾忘至老我吟長不用長萬事已隨
葭管散一身猶逐繡紋忙衡陽鴈背仍添景度
嶺梅花早放香腸斷江邊憔悴客滿頭白雪卧
毡床

馬子山移居

幽人卜築何鄰近戶牖新開對舊棲漫整琴書
歸舍北更驅雞犬過橋西晴鷗亂眼元依渚春

燕故巢只隔溪竹窗花樓還似昔問奇車馬不
教迷

冬日李侍御過訪村居

不飲一溪水來尋半似僧紙窗從不放塵几愛
徐兒坐賞瓶梅瘦歸忘清月升非公真好士殘
雪興難乘

歲莫雜詩十首

敗屋斜臨水愁吟獨閉門村寒雲不散床凍火
無溫眼怪蒼鷹惡心嫌老驥存揚雄元有賦日

莫共誰論

大韓勞夢斷楊子結幽思有雨都非舊因風抵
自悲年慙鄰舍問臘畏祖先知敢作窮途哭低
頭只賦詩

聞說湖邊樹陰風拔地掬似逢天帝怒祇取路
人憐燕腹蟠妖虺殘枝散露蟬縱橫忍往日聲
勢欲迷天

習、風翻帙淒淒、雨打門焚多師掾札貯少步
兵樽客久書誰問年衰眼復昏夢迴愁欲死剪

紙自招魂

長懷破山寺壯麗抱層峰松影暗深殿泉聲寒
遠鐘石床曾曉宿齋閑憶朝羹滌門前水徑
久少過從

日月不我駐萍踪歲只殘柳條徒有眼冰霰苦
無端懶訝前溪凍龜言此地寒見度信幸鄰王

子宅風雨共盤桓

一邨惟一姓風俗自人寰夏服朝裸冬扉晝亦
閑祇知耕白水不解看青山除却昏姻外民生

事、刪

頭白河汾老彈琴復在茲三終吾已解一簣爾
須為實有甘魚悔曾子曰食魚有餘子曰沽之門
荀曾無墨墨飲疑有顏回為夫子傷人不如無之出
子貢自并見之語以他山聊自許或亦念勒斯
為竊食也出家語詔製加新量東南苦驛騷那知國日九密餉
邊條產破民繇病錢多吏益驕夜却聞寡婦慟
哭念神堯

一冬猶少雪微霰始今朝帶雨難成點曰風亦

自飄馬融何未返王粲更誰招虎犢雖皆子相
懸河漢遙

詩一百十四首

丙申元旦

天涯令節催雙鬢坐節對寒梅獨悄然十日東
風餘舊臘初立春在一身羈旅入新年屠蘇已後
今朝酒故物徒存隔歲瓊飄蕩半生頭白盡不
堪書劍又琴川

人日喜大音玉潤昆仲過訪寓齋

邛僻逢迎少柴扉盡不開正愁無伴飲何意得
君來旅况樽前見年光勝裡催不情飛莫霞打
戶促車迴

花誕日縱步海虞城南因訪陸貽翼勤

宣昆仲不值

競傳此日花生日尋徧花谿花未生風力尚欺
梅萼瘦情光初上柳條輕地饒魚米羣趨市山
擁樓臺半入城倚過曲欄人不見漫題蘭葉為
通名

醫士黃正夫七十二首

古屋疑將赤听通波連東極春濛、
我芝時踏嶺雲白搗藥長看海日紅
竹裡清齋掩衲子花間小隊過元戎
山翁不斷井西路為有葛洪烟

樹中

寒潮曾汎入秋蓬十日琴尊卧起同
荒菊正開高士宅袍初挹道民風
顛毛此際猶稱父年齒于今已作翁
君鮮壽人還自壽前身原是古倉公
袍

枕琴為受漸賦

范子茅堂古吟餘獨枕琴百年恒在御
一甕少知音簞吟清商歌絃疎白髮侵
夢回還抱舞真暢啟期心

題畫

茅亭寂、有知溪臨古木層崖取次深
君欲買山同結隱須留此畫按圖尋

陸貽翼五十

小築江城似遠邨著書長日對清樽
身經天寶名心海詩絕義熙聲教存
五月池塘深脚浪百

年琴酒老柴門聞君更解駢驚術
自斷茯苓松樹根

哭文仲補

生時孤矢見初懸黃絹方名蚤歲傳
豈謂阿婆猶未老李賀死時叩頭云
阿却如羊東遂無年時年始二十有
二孤邨剩有高堂淚二項非無買藥錢
斜雨暗風秋又莫不堪腸斷問遺年

七夕同行甫良生集錢孝廉書齋

奕、雙星照綺羅秋蓂侵晚共經過
簾前秋好憐新月病裏杯深怯卷波
桐影欲斜依井少鵲聲不斷傍河多
曝衣晒腹渾閒事一飽清言勝艷歌

故友方介平就寃安者踰三春秋矣今
年與其令子同客海虞感念存沒詩以
哭之

吾友痛淪沒忽、踰三春海岱失清士
流風喪其淳緬懷結懽初同席昆河濱
最我西來意詞切貌苦辛高文婉屈宋
託契同雷陳時乖風雲

阻詣絕弓旌頻後車三十載品誼殊出人游歷
半宇宙歸來守荆榛佞佛斲腥醴著書忘昏晨
一朝隨物遷火滅徒傳薪零落茂陵稿斷送林
宗中昔為席上寶今作松下塵昔為鸞鳳儔今
與狐兔隣已矣平生交萬恨靡由申墓木漸以
拱宿草復以新何緣見知己重逐影與身幸逢
血汗駒泉老能相親出入縱葛帳下筆捷有神
安知泉臺客不賁官家綸撫墳官無期一慟昏
秋旻

馮範君五十

君子具百行孝友固其先吾友似張仲色養由
性天采蘭循南陔晨夕烹甘藟高堂粲老齒介
弟隨薦扇親燕且八十玉貌如童年羨君壽倫
篤祝君金石堅白華承朱萼顏色長媚一德大
純嘏萃聞之自前賢

高太翁八十

篋扉長日掩溪雲變盡滄桑了不聞聞到白頭
惟好禮生來丹鳳搃能文推窗尚作黃庭字供

佛常烹碧澗芹却笑鷹揚渭川叟自多漁釣向
斜曛

龍竹疎花塞戶庭林間長柱一節青徧嘗名藥
添鯢齒時過仙人贈鶴翎賭墅不難乘月往當
杯猶為聽歌停八旬未盡鬢眉白始識東方是
歲星

往昔

二載客京邑一年居保陽苦多行役累辛際此
身強報國鐘催月盧溝馬破霜酒闌定往昔悔
作半生忙

看林源之堂中手植菊花却贈有序

源之高士靜者也愛菰菊秋老霜寒
萬花爭艷心實嚮往之忽一日訪余
携諸公圖詠見示且徵余作明日因
杖藜尋焉高堂靚深名花百盞睥睨
炤人眉目虞城殆未有也因賦四韵
以贈

隱者疎籬下黃花滿徑霜香微吹短杖龍家擁

虛堂似益琴尊古還辭蜂蝶忙賦詩傾一邑佳
氣動柴桑

寓隣菰菊甚富只尺未一寓目適徵余

作漫此志慨

柴門秋正好露滿菊花新一送曹非遠孤筇到
水頻澹香芳夢寐艷色自精神別有團霜質閑
君不示人

郭索

翰老雖自力與世奈無腸不解辭湯火還應戀

稻梁嚴風吹箭急毒霧接天黃憤旋漁人予江
潭未肯忘

毛潛夫六十

瀛海際東南日月出其中鸞皇排雲下獨立昆
河東矯然圖南翮九萬宜乘風寂寞想石室積
書塞房櫳搜剔及津逮脩飾靡不工笑彼魚豕
訛發此群疑蒙精心補天地詎數專城功孔鮒
但藏壁王充漫折衷或成一家言或委百堵宮
何如我毛子與世公才志縱未展圭璧多會

同車盈林宗刺目送嵇生鴻著書垂若玉宇
流青虹徐孺榻爭下孔融樽不空吐詞惟經濟
詩罷思莫窮崔嵬飛九天淑氣何濛濛乃知文
章境盤礴君子胸高門懸孤矢甲子欣初逢春
風動新柳湖上金重君其開笑口花間好携
筇難逢五岳遊顏色如芙蓉梁梁匪不貴誰堪
比高蹤庭有問禮雄野有薦藁農

丙申除夕余度歲壻家薄暮月輔携長
君仲遠過談小飲後復同過廣慧而別

貧老何人記飄零况歲闌荷君携令子顧我共
馬歡擔影守年色盤蔬送旅餐尋僧還野步薄
醉不知寒

過陸內史士衡先生祠漫題于壁

寒塘古廟水潺潺兄弟才名不可攀贏得立人
懷舊德莫君猶是屋三間

次韵酬金毅士寄怀

臘盡山城風雪亂別君思苦每停卮正愁江路
寒歸棹忽覩郵筒遠致詩生計悵人還自悵深

情知我勝全知長吟挂面茅齋壁夜、晶光吐
異姿

贈王爾昭五十

讀易時探悔吝文柴門寂、對斜暉長貧已病
烟霞癖高隱何妨鹿豕群借得異書抄夜火傳
來家學續河汾、泌水堪怡悅此意誰人可
及君

丁酉上巳日同友人謁玄武廟因過秋

水閣小飲

玉殿靈風動紫宸春光併在尚湖濱
來神戈絳節朝、擁上真烟靄半空人影亂舟
輿一路鳥聲頻浮觴更得花深處沈飲渾忘病
裡身
平泉花水午橋莊太史心情豈遽忘但倩松陰
封斷幕竟憑巢燕宿虛堂素來峯頂松沈綠香
逐釵頭蝶趁狂頭白來蘭君莫笑春風偏惜文
人行

送錢嘉言赴浙幕

射潮封後世多賢觸目琳琅送別筵
諸交借大徑還仗大宗傳琴携青翰開帆急酒
酣錢塘拜廟見羈旅有人哀病久相思休忘報
魚箋

哭楊月輔

正有登高約何堪赴信傳魂驚忘我病才老惜
君年倉卒疑難信低頭顫欲煎仰天傾一慟樹
樹咽秋蟬

憶自溪頭別無非日載除何時來服烏一久逝

河魚慘淡山川色淒涼風雨餘寸腸尤斷處頻
囑寄來書

三絕今誰擅如君事、嫺百篇追沈謝尺幅走
荆關浣盡時流腐真開作者顏遽成千古跡忍
見舊溪山

太史初傳句秦淮舊草堂祇崇高士傳竟掩少
微光巷吟霜還白庭秋菊自黃承天今夜月獨
照寓公房

世已秋雲薄交安託肺肝自經搖落後未得室

家兒衆且滋多毀君方務急難存忘追往昔血
淚不勝彈

斯人已云歿羈旅孟凄苦斷鴻來北愁看日
下西江清明似練髮短白子孫零落交知盡歸
心難欲述

余齒雖差長君才實百之飛揚真莫敵敬慎亦
堪師梁亦纏新眼江山失故知悲來世道來不
持哭吾私

殘書餘蒂草幽恨託江籬一赴愬文公終無載

酒期支床憂令子洒月慟覽發滯水山陽路心
傷步已遲

丁酉秋偶經故里過表升峻舊廬有感

秋雨秋風落日昏經通忍見舊柴門青臺但說

朱絃在手澤誰憐錦帙存十里松雲埋恨骨

于郭年輩徒奏云秋不沽一命一庭螢火照歸魂不

堪腸斷隣人笛雙袖龍鍾滿淚痕

陸貽翼集諸同社張燈賞菊吹馬子山

韻

促坐無須冒雨尋草堂寒月蔭疎牀半軒燭影
人高下四壁花陰自淺深星氣欲闌良夜色槽
聲真慰旅人心醉看滿屋秋如許陶令家風只
苦吟

少年行

朝博五侯家夜宿杜陵花繫馬垂楊下聽歌到
日斜

千金輕一擲一話散忘身買得青驄馬橫行不
避人

出塞曲

大雪滿刀環卸放夜度關前軍方一戰已奪賀

蘭山

冬日寒甚牆邊海棠獨發一葩孤妍可

愛喜而贈此

水落江城萬木空海棠巧欲惜春工獨標瑤瑤
三分赤似滴胭脂一點紅孤芳也能驕凍日全

閒終是待和風荒庭幸貯華清色好耐繁霜午

夜中

申酉歲交二首 贈高破山

星霜旅館年初盡
鐘鼓空山夜正喧
有佛住邊聊歇脚
無家歸處欲消魂
蠲除硯際青山廢
時斷繪簡點詩粗
白髮存齒豁頭童成底事
祇贏乞食傍空門

擁爐昨歲依甥館
佞佛茲晨又梵宮
身老萬山綠地主春遲
一日任天公
晴光早動初林日
淑氣徐回古殿風
飯罷隣僧鼓遊興
尋梅先過石橋東

雪夜口占

空林吹雪夜紛紛
白盡層巒凍盡雲
破屋不須輕打入
老人頭上已三分

余度歲初日林承玉青浮陳子仁相率
過訪遇公目留宿夜話旦起子仁有示
言四絕紀勝率爾奉答

習靜山中暫住尋
梅磴上初還忽聽迎門鶴語
多君來叩柴關
伯玉文章萬軸方平符錄千函
青浮善內太史養之術

正驚星聚寒威早散烟嵐

坐久鐘聞殿角談深月落松間試問燈懸佛火

何如燭剪已山

日出高林烟起冰開古磴泉流欲別虎溪橋畔

難禁草細風柔

次韵留別遇公

白社相依老倍親
往還不隔一微塵
已知濁世都無地
誰道空山尚有人
羯鼓聲中驚短髮
茗爐香處忘長貧
明朝又別燈王座慙媿年、作

雁賓

寄懷日生

苦憶韓康伯高吟
永一涯時危忘宦達
居僻傍溪斜塞雁春來少
江雲日暮餘懸知西舍晚獨對來囊花

寄懷馬子山

病榻分携後三春一夢中
醉心那可已吟思不無同
風雨愁孤旅鶯花老故宮
休管身外事提作白頭翁

待王爾昭不至

百里吳門路，歸帆何太遲。
目穿江上水，坐白鏡中絲。
兩綻新梅子，風高舊柳枝。
乍涼猶未熟，正是舉杯時。

題看泉圖

半天鳴瀑挂晴暉，六月偏能作雪飛。
消得炎蒸應此處，日斜攜手澹忘歸。

悼鶴有序

破山故無鶴，有好事者籠一雙以贈。

主人主人蓄之松陰，午靜盤雲宵深。
警露增一山之勝，一日禹步野田遭禎。
童折其左足，徑旬而斃。其侶循牆引吭，
長鳴達旦，至忘飲咏。遇公悼之，不己，
遂繼以詩。余讀而和之，非敢效陶隱君，
痊鶴之銘，聊以慰文公之扼腕云。

破山池畔雙鶴絕脰，何期一竟摧。照水莫尋
寒影瘦，暮群忍聽曉聲哀。松間小甕殘青未，雲
外脩翎瘞碧苔。愁見支公深夜立，露寒孤警不

飛來

題畫贈海虞杜明府

徧野棠陰畫自深，美人為政日冰心。
訟堂無事秋如水，獨對青山理定琴。

題畫梅

一枝容易惱春魂，長伴黃昏月到門。
今日寫將殘墨裡，不須踏雪過前邨。

秋晚毛潛夫枉駕見訪別後次花甲餘

有韵賦寄

關風伏雨苦朝朝，病起方書手自標。
已謝宴游樓研北，敢煩跋履到山椒。
談驚日轉莓苔迳，別惜帆開楊柳橋。
載酒春來肯乘興，溪西花事亦相饒。

題吳觀察夢園

小簾林泉當卧游子，喚醒萬山秋披襟。
日涉偏成趣，退食間來數散憂。
暖醉蜻蛚芳草細，香迷蝴蝶夕陽浮。
使君已識華胥境，只在青樽與畫樓。

張岡涇訪馬子山李霜赤兩社長其居

停賈周兩翁留飲浹日

一櫂入滄溟蕭鼓接听青正吟秋水白已到草

玄亭是客都名士無家不德星傳杯成信宿老

我拋忘形

飲中次韻贈

卓犖張平子高文邁賈生酒酣多慷慨地僻少

逢迎難逐風前櫂徐班墜外荆黑貂休詠歎

已富縱橫

泛花源菴

野塘茅屋下聞說有深公蕩槳當斜日看花坐

晚風阿師何太朴吾佛古稱雄茶罷還題額大

生一字中

秋晚喜楊仲遠過訪山居即同過破山

夜話早起偏城尋西山色而別却寄此

作二首

此日風何利孤帆到不遲還聞羈旅色轉益故

鄉思問事資談笑論文益涕洟燈前千古恨惟

覺兩心知

屏跡隣山鬼何煩在道過居貧慙簡畧村僻好

婆娑襟被秋山寺扶筇晚澗阿陳寒雨棹一

別又山河

倚杖

冬晴寒氣薄倚杖立江郊葉落祠出落沙乾釣

艇膠風霜餘老鬢車笠阻貧交仰羨投林翮歸

飛各有巢

歲暮還荻溪承遇公製新詩布袍垂送

雪阻不果握別情見子詩

別君未得寄君詩兩雪長途進棹遲江上已無

王聚宅山中室負贊公知沉吟贈句心堪折倒

看綈袍涕晴垂最是六花如有意打牆穿幕攬

離思

謝錢孝廉惠米

山岵歲晚淒淒雨一任門東索飯啼絕俗寒雲

高卧得同飢仁祖古人齊冰敲火井驩炊玉杖

倚茅堂懶入泥此日加餐魚飽德不堪孤棹又

東西

次蠡口

孤帆次蠡口漸近城東郭姑蘇城嚴風聲疾鼓
索疾我飢寒生粟但縮蓬底脚船頭鷁鴦呼都
尾顛鯉躍茅屋比寒塘亦自成聚落茲途往來
久岳老更寂寞破書四五束行李何太薄暗傷
白首魂不夢亦驚靈所携止一孫睨盡無禱著
相視風帆下老淚安可關此投汝姑兩口聊寄
托須循子姪敬努力務勤學汝姑雖慈愛梨栗

安可索休似在母旁使我心緒惡

立春日雨中楊仲遠率其長君教酒饌

過池上見酌酒半喜薛偉南扶青昆仲

至

朝來土牛初打過雨作春寒閒門坐叩門有客
率元方布帽入座身昂藏為言老夫不出戶特
移壺觴叙平素嘉肴美醕撲隣香此日德星聚
我堂愁緒忘來開笑口解衣為君盡一子寧識
賓復誰主子侍嚴君孫侍祖池梅含香柏酒細

喜得君來飲君惠觴傳春酒憶當年屈指拋蓬
忽三歲爾翁謝世我恨存才氣看君正英銳男
兒豈終困頽死請看冬還復青帝停杯不語心
茫然屐外門外何喧闐薛家兄弟捉莫逆一笑
相逢便晚憤

韓使君七十

風前短髮未全疎不似玉郎蚤白鬢老去尚誇
裁賦手間來祇覓畫眉圖使君晚
娶正丈仙人洞壑隨
楊杖學士文章屬鳳雛煮石餐霞原易事好傾

春酒記桑弘

題画鳴琴圖贈吳縣周侯

為治故有術具本在清靜鳴琴不下堂單父治
已竟一彈八風調再鼓四時正民物以之阜百
里樹嘉政吳邑有召父清風後先映垂簾撫朱
絃桑麻日以盛冷！太古音寂、理情性願長
操此曲蘇我民生因

曹榮如六十

江南十月雲氣暖蘿畔黃花猶自滿酒深茅堂

風不侵手擘冰桃大如碗有客懸弧忘四方才
名軼駕駱與楊別來屈指忽五載握手未覺鬢
眉蒼只今風雅誰管領橫行中原猶公等詞壇
一任妒蛾眉筆底從君倒溟津大業千秋所自
有更掃音以逼子久追陪憶昔臬垣秋高文妙
繪時出手生兇捥似文舉倚道蘊筆妙誰與侔
裘馬出入長安道公卿噴：飲風流歸來六十
興益豪尋真欲上三山高麻姑易爪可搔背好
酌美酒烹肥羔

飲中贈王尔昭

頻未日舊好書室枕城隅以我落游倦知君清
夢孤林陰移斗席花氣逼春壺醉識高吟客浮
名自不沽

聞孫明遠未歸

有客梁溪去春殘望未還恨多方技美翻少室
家閒茶灶埋深草荆扉吟舊山似聞機上婦頻
為卜刀環

屏跡

乍果城東足悠、改物華屋新巢燕子池已衰
芹芽往事渾無奈浮生亦有涯只應披短袖高卧
萬山霞

石上人過訪二首

世人皆我棄公獨念君平一錫來山郭相看若
弟兄詩留江北草飲飽海隅鐺得共蓮花漏何
辭白髮生

香臺恒在眼老畏入山難旅况嗟王粲禪心見
道安忽來獅子座漫整鹿皮冠同是萍踪客清

談亦自歡

理繪事

吮毫非我事寄興老徧宜偶有會心處似于千
古期盧鴻高莫敵摩詰妙堪師今日南窓下愚
公谷已移

春晴承破山遇公惠詩見招入山次韵

酬之

止酒陶潛笑復開春晴古寺動幽懷期君屢負
青山約好我能吟雪句未夢繞梁潭懸舊榻病

思香茗勝新醅
禪房花木多
明媚只恐來時未
易回

靜公五十

携杖山崖與水濱
清修誰似遠公真
觀心蚤識除三禪
問臘初聞到五旬
侍並義龍為弟子
參偕林鶴作天親
知師刻外春多少
但記年一花雨新

飲綠水山莊深柳下

湖山春正好
一月幾回過
酒濕晴莎
徧衣沾落絮
多曲聲喧
畫閣香陣擁
青娥賴得深
一柳遮余兩鬢皤

寄懷白明二首

池亭初送我
節序正收燈
又及殘花落
頻看白髮增
世情悲日暮
友誼愛君恒
聞道深相憶
孤踪已似僧

故國繁榮外
幽人春水邊
定多詩句好
不少酒杯傳
鮑子應知我
靈均欲問天
別來無兩月
白盡老夫顛

題雜花軒二首

即此是吾廬
花如媚起居
繁香紛入戶
密葉暗搖書
夢斷酒醒後
詩成月上初
晚來閒倚杖
一徑影扶疎
嘉禾繁陰合
幽花傍石開
翠深喧鳥雀
紅重濕莓苔
靜有奇書讀
閒無俗駕來
主人偏好石菊又新栽

送春

九旬聊一駐
少別便年竟
自辭朝雨難
留是莫天漫空拋
柳絮卷地委
花鈿愁殺狂吟客
頻添白髮偏

題畫梅

即當舞袖太
離披
曾住孤山伴
鶴嬉
處士不歸黃鶴去
祇留疎影在天涯
試茗

今日晴軒好
茶初試
晚風細烹
追陸羽飽啜學盧仝
獨醒輕烟碧簾垂
落照紅
比年久病渴滴
瀉懸衰翁

題画三首

水繞山迴石徑深幽懷都付膝前琴春歸多謝
岳陽却今得溪亭半榻陰
青山隱隱遮書屋綠樹陰陰覆釣船好似江南
春欲暮嫩寒微雨落花天
山邨水郭近秋天水落晴江好放船欲釣鱸魚
本無意為貪斜日一溪烟

贈邢盈之

屈宋去我久風流日顯穎文園得邢侯山川洩

靈祕伊昔髫年時已具棟梁器所以俊人流無
不欣把臂玄文等童烏夙惠比虞寄是時貴徑
學儒林早拔萃每奪戴憑席屢倒中郎發更于
餘力外放筆出游戲既去立本畫復工右軍字
負此天縱姿何能不深至媿余隔郡國未獲附
驥驥晚遇山人家一見心醉輒為談秘遊陵游
詩酒騁長轡相逢我揚并樹詞壇幟揖讓公
卿間臭味平不二語罷心神開欲別情轉摯條
忽踰三春雲樹攬離思東風吹碧幃甲子俄更

始嚮日青雲心垂老少稱遂惟餘千秋業悅可
衆多意平時策馬交何人尚同老我髮已成條
君才有餘地庶保石金軀載碩河清瑞只此悠
悠身中有真人位

贈王石城

江左聲華舊不微烏衣玉塵映光輝自憐王粲
長萍梗幸識方平在釣磯筆洒墨花頻滿快手
裁松樹已成圍坐未肯令香三日曾是段橋梅
下歸

石城惠有新句目次和

卧龍躍馬事多遠知我何妨此世稀寒后不尋
巫峽夢丈人已息漢陰機風高海岱間佳士雲
暗江天隱少微忽捧隋珠光滿室縱橫却羨謝
玄暉

送毛文炳南試

說詩從古遜毛萇傳易如君復擅場具有豹文
那可隱已豐鵬翮自高翔風輕江上帆陰直月
白洲前荻影長破浪及秋須早發一枝仙桂遍

人香

題西軒齋

毛子傳經處
柴扉照遠青
翠飛明
綠團英
挹草
玄亭社
每聞佳日
門恒聚
德星
警書
忌往
昔長
對一池萍

庚辛歲次二首

最難禁此况
復此在他鄉
宿鳥已飛盡
歸帆何
未遑屠蘇傳
旅席
水火撲書堂
無限羈棲思
偏隨玉漏長

老年長道路
不是忘鄉關
已信無家在
寧辭作
客艱
歡娛看
令節
涕淚
蒼衰
顏萬里
王孫
草依稀滿舊山

第三歲日飲宋君瑛書齋

第三歲日見之

徵之

自識
文李俄驚歲
又春
餉堪
生死託
寧獨酒
杯親
今節已
三日
衰年過
七旬
興來成
潦倒
忘却客途貧堪

穀日同西門人過破山隨喜佛事月留

宿

井宿招提境
空山月始
弦春寒偏
入夜梵放
却聞泉竹
榻僧離
借籃輿
弟子肩還
須登絕頂
明發叩諸天

春雪懷會稽卞鄴仙

萬里天涯雪
紛紛始見
春灑窓寒
不減精整
凍初勻密
勒江梅綻
平埋迳草
新山陰迷
處所倚棹
正懷人

輓謝逸人

樓上西風入
莫悲梅花
猶後舊書
惟一絕
莫了迂儒
債半偈
翻同老衲
遺偈而
臨休作
表墓萬人
傳太史
墓表為
高太扶
來獨自
哭文姬
一公止
朝來不禁
頻揮淚
曾記携
筇遇我時

尋梅一首

邨路間支踏
雪第梅花
猶自隔前
峯行來谷
口香先覺
尋遇各攜
東樹忽逢
疎影冷隨
斜照澹春
魂驕倩白
雲封選枝
欲入深處
苔滑寒溪
石往重

過盡危崖復斷橋滿衣香雪見歸樵情深似與
花相約興劇寧辭路已遙霽色千山迷拄杖冰
痕一壑冷吟瓢莫教更弄桓伊笛詞客心魂黯

易消

上元夜踏燈海虞城東

伶、孫管夜深中九陌星橋一派通月媚踏歌
無限白燈驕人面十分紅氤氲珠隊來游如僊
寒節枝曳老翁却憶帝京當盛日魚龍影接大
明宮

偕隱篇贈汪靜齋

希夷獨隱華山谷敬仲今棲水瀆雙宅近穹隆
饒赤石洞連林見青幢画眉舊有南宮管繡佛
新開雲母窗更道太常齋戒潔五燈合姓並為
龐林

胡練兵五十

却護門前春正深拔戈行老舊山林時清懶夢
作封侯夢俗薄偏高結客心槍卧綠沉苔欲隸
酒闌金屈柳初陰百年行樂才當半射虎還須

到碧岑

題楊月輔畫贈錢孝嘉雲巖結隱圖歌

我生、長雲和里當年才彥紛紛起文承風流
記一時更有楊生與邵子二君工詩復工畫神
氣真餐九天瀛攀提子久揖鄭虔大幅小幅格
力全秋光如洗筆花活筆未吮時意已先予困
雕蟲失事此每見滯毫心欲死中年亦復效眉
頻終得皮毛欠心髓朝來披此結隱圖恍聞無
補跼仙都青山重、水浩了古農不寐如可呼
閒亭小、結幽谷老樹疎松映深竹松間一道
破寒雲無數人家住林麓山分石劈注崩泉攢
雲石壁高參天泉流香、去不息前溪恐有漁
人船此中已忘秦與晉復開招隱當蘿逕間、
十畝可耕芸日落松窗響清磬往來惟有太古
侶共話桑麻與禾黍還隨長統烹羔豚不學東
方論虎羆画鴉通處柳陰、別有茅堂靜可吟
天風蕭颯雲氣黑雲不滅沒山能深岑迴路轉
見洞壑雞犬迎人出籬落想君詠茅擬在是經

營倍覺精神躍耽幽唐子西開徑謝康樂憐君
有意竟未成徒倏心期對寥廓手茲遺墨動余
悲欲起斯人那可作含悽題歸耿菴罷如聞夙
句傳烟嵐深恨摠惜多生植崑崙證他生對佛
龕

次韵陸秋士擬西山看梅不果之作

東嶠官梅動游興欲行不行殊寡緣想見心魂
逐香去但吟詩句閉門眠相思翻書來日溢案
笺難禁老去年夢斷湖山千萬樹捧君白雪轉

生憐

贈余哲生二首

白首相逢恨見遲每於離索動遐思不月人熟
無如子縱謂君類更可師歲老寒松凌霽整天
空涼月却冰池休辭徧下梁間榻徐孺高風也
已知

幽懷自昔逢迎但寫雲山度斗生索飲那知啼
稚子携柑惟解聽流鶯時危酒細流愁倒徑僻
梅先帶雪痕此夜江天曉極一偏偏傍老人

明歌

輓劉郎內子

繡線金梭事一良鷄鳴常為警翱翔百年早締
從秦贅一疾何期失孟先未拜慈嫜遺恨滿難
拋孀母孝思長燈前獨滴劉郎淚不聽簫聲亦
斷腸

遇鄰園看梅有感次韵

老病妨春展鄰園僅一來憤歎鈎魂木杖沮犯
荒苔古榭聊相倚疎梅祇自開亂離多廢圯不

獨此蒿萊

辛丑花朝

傷懷天畔眼又忽見花朝嫩蕊看徐吐清尊惜
斷招薊門消息異故里尺書遙蜂蟻晴相逐添
余客恨饒

周天俊六十

天涯五載歎分携忘却君年六十齊交到白頭
遙共惜騎來青竹老都迷方書自向幽讀藻
句長從醉裏題擣得玄霜休重秘也教分贈到

原缺

荻溪集二卷

編修正如
漢家藏本

舊本題元王偕撰前有洪武癸亥馮原智序稱偕
字叔與瑯琊人官崑山學教授善繪事元亡不仕
寓居荻溪之西以荻溪翁自號今檢集中所與唱
酬者皆

國朝順治間常熟諸文士又嘗入京師有慈仁寺雙
松歌慈仁寺建於明代亦與偕時世不相合惟詩
中有歲暮還荻溪諸題當必

國初人寓居荻溪者集名偶同坊賈遂妄取原智序
冠之指爲偕作以售欺耳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四十
四卷(存二十六卷)

〔明〕宣宗朱瞻基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內府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宣宗詩
文一卷》提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卷第一

帝訓

帝訓序

君德

奉天

法祖

正家

睦親

仁民

經國

勤政

恭儉

儆戒

用賢

知人

去邪

卷第二

帝訓

防微

御製集目錄

求言

祭祀

重農

興學

賞罰

黜陟

恤刑

文治

武備

馭夷

樂餌

帝訓後題

卷第三

序

太宗皇帝實錄序

太宗皇帝實訓序

仁宗皇帝實錄序

仁宗皇帝實訓序

御製詩集序

外戚事鑒序

歷代臣鑒序

喜雲詩序

上元節賜羣臣觀燈詩序

序西漢循吏

記

東征記

玉泉記

石假山記

移菊記

大功德寺記

卷第四

論

伊呂論

四皓論

曹參論

說

龍說

蟻說

時雨說

觀魚說

松栢後凋說

仁者壽說

卷第五

賦

應

制

廣寒殿賦有序

居庸關賦有序

應

教

賞春賦有序

上元觀燈獻

壽賦

卷第六

賦

大祀

南郊賦有序

廣寒殿賦

西山賦

大江賦有序

鍾山龍盤賦有序

居庸秋曉賦

瑞雪賦

春陽賦

太液春遊賦

內苑聞鶯賦有序

恒嶽晴雲賦

卷第七

賦

太液觀魚賦有序

小山叢竹賦

觀蓮賦

羽扇賦

玉簪花賦有序

馴鹿賦有序

蒼鷹賦

鳴蟬賦有序

芍藥賦

登小山賦

木芙蓉賦

秋山賦

平原獵騎賦

卷第八

頌

洪武

聖德頌有序

永樂

聖德頌有序

洪熙

聖德頌有序

聖母皇太后大德頌有序

壽

聖母皇太后頌有序

聖母皇太后萬壽頌有序

聖母皇太后萬壽頌有序

進樂府新聲頌

聖德詩有序

卷第九

歲

官歲總序

都督府歲

吏部歲

戶部歲

禮部歲

兵部歲

刑部歲

工部歲

都察院歲

太常寺歲

大理寺歲

通政司歲

詹事府歲

翰林院歲

左右春坊歲

司經局歲

六科歲

光祿寺歲

鴻臚寺歲

太僕寺歲

國子監歲

欽天監箴

京府箴

行人司箴

錦衣衛箴

中都留守司箴

各都指揮司箴

內外諸衛箴

各布政司箴

按察司箴

各府箴

各州箴

各縣箴

王府官箴

鹽運司箴

儒學箴

卷第十

銘

文淵閣銘有序

居庸關銘有序

康千石銘有序

鷄鳴山銘有序

刻漏銘有序

硯銘

硯銘

贊

瑞麥贊有序

古琴贊有序

壽星圖贊有序

壽星圖贊

贊壽星像賜長春真人劉淵然

贊壽星像賜弘慈普應禪師淨觀

飛越峯圖贊有序

五明馬贊

紫駟馬贊

卷第十一

辭

秋風辭

觀泉辭

白鳥辭有序

白鹿辭有序

操

文王操 有序

神鳳操 有序

猗蘭操 有序

思親操 有序

卷第十二

雜著

恭讀

高廟文集 五首 有序

讀甘露論

山梨集目錄

讀喜雨賦

讀夢遊西嶽文

讀閔江樓記

讀觀春光記

酒論

鄭子產鑄刑書辯

論邪等

讀趙充國傳

讀嚴延年傳

論漢光武用孔奮

論漢明帝戒俗吏矯飾之弊

述觀射

記農語

卷第十三

四言詩

思賢詩 有序

招隱詩 有序

井詩 有序

海邦入貢詩 有序

平胡詩 有序

山梨集目錄

四靈詩 有序

五言古詩

恭述

祖德詩 有序

奉

皇祖召命赴北京出京師作

至江浦

望鄉邨山

過鳳陽

滕縣曉發

出平原有懷馬上作

孟春時享致齋之夕有感而作

初春微雨喜晴

春陽篇

夜間雨

花明御溝水

旭日篇

時雨篇

首夏猶清和

荷風送香氣

夏日還懷

山東集目錄

上

清風篇

夏日雨後泛舟太液池

竹露滴清響

春暮有作示百僚

立秋日作

松月生夜涼

夙興偶成

明月篇

晚登翔鳳樓

浮雲篇

賜廷臣琥珀帶

秋露篇

風泉滿清聽

貞松篇

念山中樵人

秋宵月朗風清有懷

朝退御書殿讀典謨有作示廷臣

凍解魚方戲

樹葱

石竹

山東集目錄

上

聞蟬

脩竹篇

題釣渭圖

題江村風雨圖

卷第十四

五言古詩

遣官釋奠

命廷臣薦士

放進士榜

仲冬稍寒有懷示羣臣

古琴篇

對雪書所懷

瑞星篇

有序

古硯篇

齋前菊徑有草雜生旦命芟之用育嘉植因成短

句以述所懷

臘雪

雪後晴明西北羣山蒼翠在目漫賦二詩

扶桑旭日

春雨吟

春草吟

採桑曲

太液池觀魚

花前對月小飲

刈麥行

憫旱

遣祭大小青龍

禱雨

夜觀泰階有作

命廷臣督漕運

賑陝西饑

賜武臣致仕

再詔求賢

命有司捕蝗

樓中翫月

雨後觀歸雲有作

夜聞池上鶴唳

荷池早涼

卷第十五

五言古詩

郊祀慶成宴

遣祭

祖陵

遣祭

孝陵

遣祀海濱

遣祀歷代帝王陵寢

遣祀南京帝王廟

慶豐年

賜廷臣歸省

赦吏民小過

飲武夷所貢茶

寶瑟篇

田家行

望崇文閣

觀漢史循吏傳

觀張湯傳

邊將奏捷

十壺廟

御製春日雜

遣使諭北虜

遣使諭西南夷

立春

春社

春雷

東郊省耕

清明

謁

陵

春日書懷

春夜讀書

都城春雨

暮春書所見

暮春漫興

薰風

端午

水閣薰絲

三伏

古檜

銅雀硯

御製春日雜

庭前桐樹秋後皆零感而成章

水閣觀魚

芳草

榆柳成陰

脩竹

觀棋

綠陰清晝

葵花

槐亭避暑

題嚴光釣臺圖

題小李將軍金碧山水

題雲臺二十八將圖

題雲山泉石圖

題四皓圖

題劉商觀奕圖 有序

題裴將軍射虎圖

觀劉平妻判虎圖 有序

題閻立本畫職貢圖

卜式牧羊詠

題草蟲小畫

卷第十六

五言古詩

閔農

龍湫夏雨

龍

喜雨

西郊觀稼

既月臺

秋社

省歛

秋日郊行

夜軒觀史

秋夜讀書

報祀禮成

焚香讀易

長陵暮雨

宿霜有感

階墀霜月

立冬

書牕雪月

冬日書懷

居庸飛雪

頌曆

稽古有懷

頌赦

歲暮勞農

歲暮

廟祀

泰山

嵩山

衡山

華山

恒山

迷懷

春久不雨忽得甘露喜而作

東郊春晚

命將築邊城

命官往河南撫民

芷花

秋聲

太液秋荷

賞菊

松栢後凋

倚石蒼松

二陵松栢

春風語流鶯

卷第十七

五言古詩

簡庶吉士進學翰林

選任知府有序

昨命諸卿舉郡守借九人既授職且賜勅獎勵喜

而成詩

早望海霞

山亭夏日

賜百官食鮓魚

曉牕斜月

雨後坐池上

湯山溫泉

風生松下涼

雨後望西山見其頂

明月出海底

秋雨

秋空曉月

命將理邊務

減百姓重稅

秋林圖

書懷十首

懷古三首

懷李白

望太行雲氣有作

冬日遊西湖

閑西域貢馬

再選任知府

雪晴

閑河凍有作

世稱臘前三雪則殄蝗螟宜稼穡前此已一雪矣

茲復再見喜而成詩

東苑讌集

薔薇

錄

蜀葵吟

石榴

山下流泉

早涼池上見魚戲

水僊

高槐

蒼松

秋草

雀

賜道士住太嶽太和山

題張良還山圖

題漢高祖斬蛇圖

題歲寒圖

題梅花寒雀圖

題畫

鶴

鷹

卷第十八

五言古詩

詠史

王陵

陸賈

石奮

鄧禹

馮異

馬援

竇憲

董宣

班超

張飛

張昭

王導

謝安

李林甫

李光弼

李泌

高崇文

楊綰

馮道

張永德有序

山梨集目錄

高

李沆

王旦

岳飛

卷第十九

七言古詩

應

制

鍾山歌

慶有年歌

奉

命觀田家

占城貢白象歌

侍登萬歲山

西域貢馬歌

侍閱武

端午日東苑擊毬射柳歌

榜葛剌國貢麒麟歌

元夕侍觀燈午門

玄免詩有序

卷第二十

山梨集目錄

高

七言古詩

奉

聖母皇太后遊西苑獻壽詩有序

宮中生子壽

聖母皇太后詩有序

賀

聖母皇太后萬壽令節詩有序

萬壽大德歌有序

生辰獻

壽歌有序

代皇太子獻

壽歌

上元觀燈獻

壽歌有序

元夕泛舟歌

端陽獻

壽詩有序

端午歌

進

皇太后瑞光圖詩有序

中興集目錄

平胡班師獻

壽詩有序

卷第二十一

七言古詩

栢子龍潭歌有序

歌風臺

淮南春色歌

呂梁洪歌

戲馬臺歌

過鄒縣望峯山

過東平

望泰山歌

堯祠

黃石公祠

過獻縣

過白溝

樓桑有序

臨軒策士歌

望海歌

鳳凰臺歌

中興集目錄

南夷入貢行

勅邊將防秋

射虎行

北虜貢馬

彤弓曲

早朝

思言歌

尚膳進黃鼠有感歌有序

閱輿地圖

過白河

漁陽行

夾竹桃花

西山曉翠歌

玉泉歌

松風吟

題太嶽太和山圖

題壽星圖

題范寬蜀山圖

題孔雀牡丹圖

題幽風圖

郭熙秋山圖歌

韓幹畫馬歌

卷第二十二

七言古詩

東征凱還歌

中秋詩

重陽詩

感今懷昔詩

端午詩

嘉禾詩

重陽詩

七夕詩

十月二十日雪詩

新春詩二首

元宵詩

祭社稷承甘雨歌

花朝詩

早朝詩

玄光詩有序

喜雨歌有序

玄白二光圖詩有序

七夕詩

白鳥詩有序

贈襄王之國長沙詩有序

清明詩

賜錢會昌伯孫忠還鄉詩有序

重陽歌有序

重陽歌

春雪歌有序

清明謁陵歌

踏青歌

卷第二十三

七言古詩

臨視文淵閣

皇陵春雨歌有序

夜度喜峯口

夜度寬河

次會州

城南小海歌

龍虎臺歌

錦樹行

命將巡邊

北虜來歸

邊將來朝賜宴

居庸疊翠

玉泉垂虹

太液晴波

瓊島春雲

蘭門煙樹

西山霽雪

嘗聞浙江潮華盛而吳人有弄潮之戲因成短歌

天下湖澤洞庭最大昔人賦詠多矣因覽地圖率

然有作

襄陽隆中昔諸葛孔明隱處按圖有懷形諸歌詠

西郊行

桑乾河流歌有序

燕引雛

楊花曲

春雲欲雨吟

綠水映桃花

碧藻詞

瑞香花引有序

馴鴈行

雨後觀五色薔薇障子歌

五月菊

螢火篇有序

蜘蛛吟

啄木詞有序

雪意歌

放魚詞有序

盧溝曉月

金臺夕照

題所翁龍

題高彥敬青山白雲圖

題雲松圖

題子昂松石圖

題長江萬里圖

匡廬九疊歌

松鶴障子歌

題天風海涛圖

題趙子昂五馬圖歌

卷第二十四

七言古詩

齋殿觀雨喜而成篇

送少保黃淮還永嘉

夜雨驟至桃李零落作惜花吟

織婦辭

新月歌

觀唐太宗望海詩蓋征高麗時所作因賦長句用

述所懷

松下泝泉歌

雞冠

題松梢飛瀑圖

題唐太宗召見馬周圖

題煙波泛舟圖

題溪山茅屋圖

題老翁騎牛圖

題雪灘寒鴈圖

題渴馬飲泉圖

題風雨歸舟圖

題秋江隱居圖

題廬山圖

題洞庭春漲圖

題伯牙鼓琴圖

題桃花鵲滿圖

題琴竹扇面

雪中白鵬歌

卷第二十五

七言古詩

元夕歌

親庭獻壽

小山春曉

花亭春宴

小山春興

春苑看花歌

彩雲承日

春郊踏青

宮庭春夜

花亭春曉歌

太液新亭

金水河

太液書所見

西湖夏景

太液澄波

西湖

盧溝觀漲

七夕行

銀河篇

七夕巧山

登期鳳樓

松間白鶴

月下聞簫

瓊島秋晴

上林秋色

居庸望遠

小山秋霽

月夜泛舟

雪晴觀獵

放鷹

閱馬

閱武

柳塘春漲

桃花曲

朝陽丹鳳

海棠

賞牡丹

沅陽曲水

曉窻鸚鵡

射柳

階棠

紉扇詞

太液觀蓮

卷第二十六

七言古詩

豐年歌

古鏡詞

古鼎歌

琵琶引

寶劍篇

黃河

山梨集目錄

七

瀛海寒潮

黃河砥柱

瀑布泉

假山吟

怪石吟

荔枝曲

蒲萄酒歌

陽春曲

春曉曲

石上流泉歌

田家老翁行

登樓歌

洞簫曲

梧桐秋雨吟

曉寒曲

聽笛歌

雲橫秀嶺歌

山寺鳴鐘

白海青歌

滄浪漁父歌

山梨集目錄

七

西馬歌

草書行

麒麟

駱虞

青獅

白象

天馬歌

玄光歌

白光歌

珠簾

桂林秋曉

雨晴苑中間百鳥和鳴歌

落花歎

雙燕吟

孔雀歌

玉兔戲清波行

白鷺歎

桃花馬歌

卷第二十七

七言古詩

山梨集目錄

賜元夕觀燈詩有序

瑞星歌有序

喜雪歌有序

龍尾硯歌

紫貂裘歌

捕魚圖歌

米元暉山水圖

卞莊子刺虎圖

蘇武牧羊圖

瞿塘三峽圖

文

巴蜀雪消圖

松風江月圖

澄江淨練圖

湘潭雲淨圖

月林清影圖

海嶽空濛圖

絕頂清秋圖

一水護田圖

江鄉吹笛圖

朝川煙雨圖

山梨集目錄

一年好景圖

文公留衣圖

玄圃風光圖

兩山排闥圖

崆峒秀色圖

秋水長天圖

魚躍萍開圖

紫衣小隊圖

風雲際會圖

玉樹臨風圖

文

安期泛海圖

村田樂圖有序

梅鶴障子歌

黃筌蜀山圖歌

古藤歌

驄馬歌

昭陵六馬圖歌有序

方壺山水圖歌

文石屏歌

牧牛圖

三香圖

題岳陽樓圖

平沙落鴈圖歌

柳陰漁樂圖

漁樵問答圖二首

漁父放舟圖三首

醉漁圖三首

清溪罷釣圖

春江罷釣圖

柳陰罷釣圖二首

漁樵對話圖

層巒疊嶂圖

松鶴朝陽圖二首

雪中醉漁圖

秋塘雙燕圖

溪山白鷺圖

梅竹山青圖

滄洲萬竹圖

月生滄海圖

白鷺橫江圖

卷第二十八

七言古詩

瑞麥嘉禾歌有序

日蝕遇陰雨歌有序

招隱歌有序

白鳥歌

偶成

慎言歌

忍歌有序

乾坤混一歌

賜贈太醫院使徐叔拱還鄉詩

正旦行

立春行

初春行

元宵詩 二首

元夕泛舟歌

禁苑新春辭

花朝詩

春水遊魚

上林春雨

春雪歌 二首

春日偶成

瑞光歌

灤水飛鴻

藥局圍棋

上林飛蝶

新燕

御苑柳花

擬高軒過

玄虎詩

初夏

喜雨

喜雨歌 二首

端午

射柳

白鵲鵲

賜普應禪師

太液觀蓮

瓊林清晝歌

泛舟歌 有序

瑞麥歌 有序

七夕歌

綠竹引

嘉禾詩 有序

書懷歌

南窗翫月歌

秋風歌

平胡詩

瑞雪

瑞星歌

賜太監鄭和

賜太監王景弘

賜長泰真人劉淵然

賜弘慈普應禪師淨觀

梅憲雪月歌

御製集目錄

四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卷第二十九

五言律詩

早秋侍登小山遠望應

次雞鳴山應

登凌霄峯北望大漠應

次錦雲磧應

御製集目錄

侍駕班師應

于闐獻玉應

早渡大江

過淮

次睢陽驛

次濟寧

過東阿



次宣府望燕然山

蒙山海

旋師至屯雲谷

廣武鎮

立春日作

初日

春雪

春日雜詠四首

朝退喜雨二首

秋興二首

御製春日詩

新月

暮雨

池上對月

聞笳

晚臨池上

望直沽

冬日書懷

冬狩

雙劍圖

正旦作

春晝

春宵微雨

初日

送春

薰風

望村居

清曉聞鐘

月暎秋波

秋深城樓野望

天際遠峯

御製春日詩

秋曉

受北虜朝貢

林間雪霽

冬深日暖如春

冬狩六首有序

校獵歸次清河寫景述懷二首

歲暮時享

花上露

新荷

聽鳴鳩喜晴

絡緯

老馬

曉聞鳴禽甚適

新荷

柳條

飛花泛水

詠蘭

白燕

苑中碧草如茵雙蝶戲舞可愛

詠小池金鯉

八山集卷之四

四

棲鳥

詠蓮

詠石菖蒲

詠菊

菊露

黃萱草花

山茶

石笋

題雙星圖

題張騫泛槎圖

卷第三十

五言律詩

景星

登萬歲山漫興 三首

飛雨

出郊

春夕鼓琴

澹雲

雷

司苑藝菜經雨長茂生意滿目喜而成章

八山集卷之四

五

晚晴雨作忽復開霽物既滋茂暑亦漸減漫成短

句

還山雲

初秋涼露

遠峯

秋曉

晚興

雨暘順時禾黍蕃茂豐年可望喜而有賦

冬暖

黃金臺遺址

石鼓

水閣

鳴琴峽

重過憫忠閣故址

花朝

太液龍舟

雙闕

西山古刹

秋水

秋鴈

秋林折桂

雪夜彈琴

筆架

花影

題梅

聞蟬

栢

雪竹

桂花清露

聞鶯二首

御製集目錄

六

新燕

柳花

新笋

池萍

綠竹

蒼苔

晚霞

瓜

蔬田秋曉

城烏晚集

書燈

焚香

燈籠

燈花

雪聲

宮庭雪夜

題陶母待賓圖

卷第三十一

七言律詩

雲南守將進黃鸝鵲應

御製集目錄

七

制

度清流關

會通河

次平原

至景州

度盧溝橋

隨征沙漠度居庸關

隨

駕北征次龍虎臺

次擒胡山

御製集目錄

殺胡鎮六師大捷

平胡班師獻

壽詩有序

早朝

庚戌旦日

苑中春早 二首

寒食偶成

春日池上詠垂柳新荷

城樓春望

放進士榜

觀新種小松成陰

種柳初成

端午賜百官扇

夏夜納涼池上

早秋夜坐

秋山暮色

老將來朝賜詩嘉勉

秋雨喜晴

憶邊戍

退朝登小山望東北諸峯

御製集目錄

東樓對月

秋暮憶田家

命將築永寧隆慶諸城竣事有作

雪夜

對雪

掃雪

雪霽

石上松

池上

秋興 二首

巡邊

夜聞秋聲感而作

閱武有作

觀竹下泉

雪後望西山

咏麕

聞鵲

觀石菖蒲

秋江釣月圖

題秋江待渡圖

御製集四解

觀五臺山圖

題馬

觀太嶽太和山圖

題蘆鴈

題揚補之梅花障

卷第三十二

七言律詩

辛亥正旦

將祀

南郊既誓戒羣臣夜坐齋殿詩以述懷

春早朝回御書殿閱琴書有作

春城寓目

恭讀

高廟御製嘉禾詩

春雨初晴聞鳴鳩有作

苑中柳色盛青聽新鶯喜而賦此

池萍初發游魚戲泳可觀欣然有作

春半久晴忽微雨連朝賦此志喜

憶侍從北征二首

春城霽景

御製集四解

清河

臨湖上小閣

仲春微雨花木芳菲可愛賜輔臣宴示以詩

晨望海霞

木邦貢使至

新竹

惠河春浪

付老將邊寄

雨後

東苑觀馬

種竹甚茂

遣使諭西洋古理蘇門答刺諸國

海子橋

夏日雜興 五首

食藕

雨後葵花盛開殊可人意

水亭夏日偶賦

水亭偶成

四郊秋熟有喜而賦

秋雨初霽西山如畫登樓寓目率爾成詩

釋松

聞鵲聲繞庭

觀松下石泉潺湲可愛綠陰偶坐清意灑然

月夜聞苑中鶴鳴

荷露

早秋苑內觀蒲萄

賜武當道士還山

題柳塘鷺鷥扇面

題山水畫屏

卷第三十三

七言律詩

罷川蜀湖湘採木之役

清明謁

二陵作

望房山蒼翠可愛

久雨河水泛溢漕舟畢至

命移玉簪花於文淵閣之西

久雨初晴頗有秋意閒步西苑率然成詠

太嶽太和山進柳梅

食桃

吏部奏擬諸郡邑官既量才授職退而有作

薄暮風雨驟作旋復間霽夜月皎然

南夷入貢 二首

夏夜雨霽見螢火作

秋晴連日忽復陰雨恐妨摘事因成短句 二首

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得樂毅破齊有功後

以讒去因覽地志感而賦此

中秋夜有月

暮秋述懷

兵部奏遣近臣巡邊關餉守備因而有作 二首

武臣於今皆得世榮還授既畢賦詩述懷

遺虜使北歸

秋夕望月援筆遣興

奉先殿嘗稻退而詠懷

詠藕

霜後薄霧忽晴

孟冬晴望郊外

冬夜雪霽明月在庭對景偶賦

殘雪欲霽望萬歲山林木如畫

卷第三十四

七言律詩

正旦

大祀

南郊

京華早春

東苑春晴

燕子來

人日喜晴

春望

春日臨池

苑中春雨

上林即景

觀落花偶成

東風綠樹

柳塘春水

聽雨

龍池柳色

花塢夕陽

春水綠波

苑中夕霽

新鶯百轉

細雨

經西苑偶題

歸鴈

春日登萬歲山

雨晴望上林

雨中春樹

送春

香山雲樹

初日照翔鳳樓

新移小竹

瑞麥

夏夜作

六月雨

望西山

臨池翫月

荷池對雨

秋夕聞鶴鳴

雨洗秋山

侍月

秋山

池上月

遠岫歸雲

雨後觀泉

月夕

五華翠色

流水

西山白雲

園林秋霽

竹窻聞風

御製集川集

十六

十六

九日登萬成山

秋日駐清河

雨後觀西山

冬日可愛

卷第三十五

七言律詩

兩朝實錄有感

史館進

兩朝實錄有感

賜史官宴

立春

大祀

南郊

慶成宴

新正

新春即事

御溝冰泮

平隄新柳

黃鸝出谷

元宵

御製集川集

十七

十七

上林春色

芹塘新燕

小山春曉

御溝春水 二首

再臨文淵閣

與諸弟別後有懷

巡邊初發京師

朝鮮遣使入貢

賜老將

南京城外有聚寶山予感其名用成短句

御製集目錄

上

京師曉望述懷

讀史偶成

御溝冰泮

誕日

遊春

上巳

朝罷偶成

慶雲

金水橋

春夜讀書

早朝詩 有

花影

上林春霽

都城春雨

柳隄繫馬

遊春 二首

翻階芍藥

垂絲海棠

賞牡丹

桐樹初花

御製集目錄

上

燕

鶯

夜軒觀史

蘭亭懷古

榆錢

池萍

榆柳成陰

禹門桃浪

上林春暮

暮春書所見

暮春漫興

白鸛鶴

盧溝觀漲

太液湧浪

高樓曉望

宮柳鳴蟬

西湖夏景

竹亭夏夜

太液泛舟

月下聽簫

賦山居

新柳

綵鴛戲水

晚涼泛舟

江亭曉望

秋日郊行

西郊秋興

鳳樓偶成

卷第三十六

七言律詩

嘉禾

居庸清曉

閱馬

偶成

畫山水

鳳樓晴望

西湖浪湧

閣中看畫

催菊

秋日偶成

秋水

秋色

秋霜

秋風

暮秋

草亭

晚望偶成

月夜觀星

望邊

長至偶成

瑞光 三首

春日詠楊花

詠新荷

石梁

惜春

送春

紫駟

紫芝

歲寒松柏

平隄新柳

畫梁巢燕

御製集句詩

五

杏花

李花

桐花

梨花

上林飛蝶

御溝魚躍

垂絲海棠

櫻桃

瀛洲草色

太液春遊

花亭春宴

聞鶯

花前鼓琴

金門春夜 二首

早朝

朝回偶成 二首

春日即事

太液新亭

春日書懷

春郊踏青

御製集句詩

五

小山春興

柳塘春漲

御苑賞春

畫梁巢燕

庭砌幽蘭

石竹花

榆錢

海印寺

題春山小景

卷第三十七

七言律詩

南郊省牲

高樓眺望

雨後登樓

太液晚霞

立夏

萱草

菖蒲

榴花

御製集日錄

五



白蓮

御溝新雨

泛舟

立秋

山亭

曉望潞河

梧葉新秋

芝田皓鶴

中元

鳴蟬

御製集日錄

五



綠陰庭院

梅實

竹亭夏夜

竹泉

荷池雨霽

高槐

荷亭納涼

松軒

竹軒

松亭午坐

西郊秋色

霜中壽菊

玉露

重陽

林亭

秋燕

桂香

白鴈

桂花

中秋

霜林曉霽

紅葉

卷第三十八

七言律詩

玉堂翫月

書窓秋菊

曉月

城樓晚眺

戍樓

嘉禾

御製集目錄

七

秋陰

松軒對月

高樓漫興

小山霜曉

早朝

上林冬暖

都城雪意

雪壓青松

早朝遇雪

上林雪霽

西山晴雪

歲晚松篁

蘆汀落鴈

霜葉流丹

秋澗鳴泉

西山夕照

碧梧棲鳳

秋水芙蓉

松聲

雪獅

御製集目錄

七

臘日宴百官二首

除夕

石榴

蒲萄

暮冬即事

笙

雪梨

孔雀

白雉

白鶴鵠

鷺

鷺

螢

卷第三十九

五言排律

元日朝賀應

制

春日侍遊太液池應

制

新正

御製集目錄

文

文

御溝春水

布穀

雨後登樓

麥秋

水心亭

竹間亭館

萬歲山晚眺

海島

老人星

聞砧

甘露有序

冬至

雪晴野望

七言排律

早朝詩應

制

翔鳳樓春望

水亭偶成

金臺秋興

秋日書懷

御製集目錄

文

文

宴椒園

登翔鳳樓

白雉

卷第四十

五言絕句

南郊省牲二首

曉日

漫興二首

暮春偶成二首

夜坐

七夕二首

秋日西湖觀玉泉三首

春興五首

雨晴對月二首

秋水

移菊

栽竹

池上雜詠八首

暮鴉

鶴

松下路二首

詠荷葉二首

白芍藥

蘭亭圖

題竹石圖

題竹

畫馬

菊

梅

六言詩

過史館有作

上林春色二首

朝回偶作

觀書

梅

夏夜池上作

題扇五首

題四時小景四首

道中雜興五首

卷第四十一

七言絕句

汶上

閔子鄉有懷二首

經憫忠閣故址

陰山大閱

玉帶川

玉璽岡

五雲關

至清河望北京二首

齊夕偶成

柳梢春意 二首

春情

新春即事 二首

初夏即事 二首

遠樹斜陽

夏日書懷

竹軒彈琴

觀畫

書窓

屏風

晚涼

竹影 二首

涼亭月夜

睡起 二首

舟中偶成

桂林秋曉

夜坐偶成 二首

碧梧秋月

初冬即事 二首

霜曉聞鐘

鴈塔

書籤 二首

筆 二首

墨 二首

紙 二首

硯 二首

銅水滴 二首

水磨

禹門挑浪 二首

漏聲

雙頭牡丹

花影 二首

落花

藕

山頂白雲

荷盤露珠

蓮塘夜月

白鷺窺魚

書窓竹影

羣鷺戲水

新水浴浮城 二首

題竹

橄欖

芥

柳陰繫馬

慈烏 二首

解

金橘

紫駝 二首

鴈字 二首

白菊

書憲菊

上林歸鳥

山茶 二首

梅花 二首

紅梅 二首

題梅

卷第四十二

七言絕句

都城紀勝詩總序

古

平坡山

棋盤島

黑龍潭

翠峯

玉蓮池

栢山

卧龍岡

天津嶺

桃花峪

十八盤

望仙嶠

百泉溪

東西龍門

龜石嶼

雙泉

談玉塢

摘星嶺

天門關

觀義之法帖

月夕

圭

秋夜

三月十七日喜雨

新作禮部賜落成之宴

早秋思邊士 二首

萬竹秋聲

太液池上望萬歲山 二首

清河道中小獵

柳亭午坐

三月望日策進士

金水河偶興 二首

山集目錄

登城樓書所見 二首

萬歲山四時詠 四首

太液池四景 四首

觀田家土床

雪後步池上

池魚戲藻

谷鳥遷喬

園蜂釀蜜

徑蝶尋芳

林鳩喚雨

六

汀鷺窺魚

梁燕銜泥

沙鷗泛渚

荷錢貼水

柳絲綰露

荇帶牽風

草茵鋪徑

小山老樹

鷗雛

題崔白蘆鴈

山集目錄

題春牧圖

畫鷹

題梅花寒雀圖

韓幹馬圖

題寒鴉圖

題胡騎圖

小孤山圖

蘆鴈圖

枯荷鷺鷥圖

百馬圖

七

題袁安卧雪圖

題丙吉問喘圖

題畫牛

卷第四十三

七言絕句

郊壇省牲二首

南郊齋宮偶成五首

齋夕偶成二首

元宵十首

春日偶成

初度日感懷二首

生日賜塞義等四人宴內庭詩有序

答諸學士進謝表有序

巡邊駐營宣府三首

池上小立二首

海子上即事

觀泉

小山漫興二首

東郊省耕二首

催耕

暮春書所見

夜軒觀史

賜廷臣柳梅詩有序

賜內閣學士新藕詩有序

喜兩賜廷臣詩有序

端陽賜宴詩有序

扇八首

端陽賜扇詩有序

賜廷臣食鰯魚詩有序

賜羣臣石榴詩有序

重陽賜輔臣宴有序

新月二首

宮柳鳴鶯二首

平隄新柳

花亭春宴

賞牡丹

流觴曲水

江燕引雛二首

蹴鞠

綠陰清晝

卷第四十四

梅
題古松圖
題趙子昂蘭石
題商德符小景
題青山白雲圖
題柯敬仲疎篁古木圖
題歲寒圖
題赤壁圖
雪景
題雜畫 以下凡首
草蟲
山水
鶴
蘭
猿
蝶
檜
蒲菊
魚

半

樂府詞

應

教賦北京八景詞 有奇

點絳脣

混江龍

油胡蘆

居庸燕翠

天下樂

玉泉垂虹

那咤令

太液晴波

鵲踏枝

瓊島春雲

寄生草

薊門煙樹

後庭花

西山霽雪

青歌兒

蘆溝曉月

金臺夕照

尾

惹壽萬年曲

醉太平三首

醉太平

七首

雪詞 四首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目錄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一

帝訓

帝訓序

朕惟天心仁愛下民。爰命君以主之。君德必如天之包
含覆育。使天下之人咸遂生息。無不足之歎。而後有以
稱天之所命。然其道至大。其事至繁。非可一言盡也。蓋
君量必如天之廣。心必如天之仁。施必如天之溥。行必
如天之健。必明如日月。必信如四時。而所以為治者。規
模之弘遠。條理之精密。必皆極其至。而後有以盡君之
德。稽古堯舜禹湯文武。其為君皆能體天心行天道。斯

其治為甚盛。漢唐宋雖間有賢君。不逮於古矣。我國家
自

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奄有萬邦。

太宗皇帝再安

宗社。

仁宗皇帝繼志守成。

三聖相承。心天之心。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綏撫天下。

爰暨朕躬。獲續鴻緒。臨御以來。夙夜兢兢。惟

三聖之心。之道。不敢怠寧。荷

天地

宗廟之佑。四境無虞。百姓安業。幾於小康。永惟

祖宗開創之孔艱。守成之不易。而欲後之嗣君皆將敬承

於無窮也。間於幾務之餘。遂帝王要道。而類析之。將永

詔于子孫。夫人君之行。惟德為本。有德斯天命。存焉。人

心歸焉。苟無其德。天命去之。人心畔之。從古國家興衰

理亂。皆由於此。故首之以君德。夫君位者

天之所命

祖宗之所傳也。惟

天惟

祖宗是宗。是敬。體其心而不遺。循其道而不倍。君德之大

也。故行之自奉。天法祖始。德之及人也。自內以及外。自

通以及遠。孔子論治平。必先齊家。文王之德化。本於閭

門。故次之以正家。家人有整齊嚴肅之道。必有恩愛博

厚之意。故睦親次正家焉。一家之親。吾同氣也。天下之

人。吾同類也。人君代天子民。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故仁民次睦親焉。國家政事有體本末有序。與夫綱紀

維持之方。皆當謀慮審度。使咸有條理。故繼之以經國。

以一人而御天下。一心而應萬機。如一民失所。吾之仁

未能偏也。一令未當。吾之政未盡善也。當自強不息。使

靡有闕違。故繼之以勤政。修於已者。宜崇德而去欲。恭

敬節儉則善德日進戒慎儆惕則私欲日消故繼之以恭儉戒儆焉有君必有臣君總攬其綱臣分治其職如歲必有春夏秋冬而後成化功君必用賢智才能而後成治效故用賢繼之人之賢不肖未易知也固有貌愚而心通象恭而內詐者必驗其所存之正觀其所由之善斯用之而績成故知人繼之誠知其人之非正也必去之良農必去稂莠恐傷嘉穀明君必去讒佞恐傷正人讒佞去而後君子安善治興故去邪繼之事必有幾幾者動之微也燭於微而防之為力易及其著而去之為功難是以大易慎履霜之戒春秋嚴無將之法故防

微繼之政之所大患言路不通也蓋上之過欲聞焉民之隱欲聞焉是以隆古設諫諍之官聖人有芻蕘之問故求言繼之事神莫嚴於祭也所以致精誠微福惠而敬為本能敬者致福不能者速禍神人感應之際明矣故祭祀繼之治民莫急於養與教也耕歛以時可以厚民生而資國用化導有方可以善風俗而成賢才故重農興學繼之公賞罰明黜陟所以懲勸也賞一人而天下務於善罰一人而天下警於罪陞一賢能人皆思奮功黜一不肖人皆思革過施約而效博故賞罰黜陟又繼之刑者聖人不得已以輔治非恃以為治也一或失

中傷人之生干天地之和關係至重故恤刑又繼之文者綱常禮樂之事所以化成天下武者禁暴戢亂之器所以安內攘外不可一日無者故文治武備又繼之有中國必有夷狄如陰陽晝夜不能無者善為天下亦在制馭之有道耳故馭夷又繼之人君保生自有要道而前代之君有恣其情欲服餌丹藥以致喪敗者不可不戒故以是終焉凡二十五篇名曰帝訓言實事實皆為理之大要蓋自古君國子民未有不循此而治不違此而亂者誠能於此深體力行可永保天祿吾子孫懋之哉由此而進唐虞夏授受之中成周先王積累之仁允

念茲在茲

宗社可以永安生民可以咸遂天下可以長治吾子孫尚敬之哉尚敬之哉

君德

人之至貴者德有德衆歸之不德衆違之故君天下者必以德為本君之德明於已達於天下而後可以懼天下之望古帝王有德者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故天下皆歸之不德者莫甚於桀紂幽厲故天下皆畔之所謂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君德之大者曰孝曰敬曰仁孝以事親敬以事天仁以臨民而仁民又所以事親與

天也。一於表裏始終而行之。辟諸日月之明。天下萬物皆仰其臨照。故德者人君之首務。而德尤本於學。易論君德必由學聚問辯。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君德明斯萬事理矣。

奉天

君者天之所立也。萬物皆天所生。天立君俾代之養民。故君之位曰天位。君之民曰天民。君之事曰天事。皆代天為之也。故人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不可違天。不違天即所以奉天也。而奉天之大者在於民。書曰天佑下民。又云惟帝不界。惟下民求而蓋民者天之所愛。而以

命我。吾能愛其所愛是能敬其命。則天將錫福於我矣。如虐其所愛是違其命而可望福乎。書云天難謀命靡常。又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亦猶君之民而命有司撫字之。如有司不能撫字而又虐之。君必黜罰之矣。故有司能愛民所以事君。君能愛民所以事天。其理一也。

法祖

自昔創業垂統之君其更事也多。其致慮也深。其始得之也甚難。其欲後世保之也甚遠。故建一法制一令相與謀之非一人。審之非一日。必適中而不偏。歷久而無弊。然後著于典章傳之于孫。為永安長治之道。書曰監

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言子孫當永世為法也。朕承

三聖之緒夙夜兢兢政無小大一遵

祖宗之典而行之以

祖宗之心不敢違越。吾子孫尤當敬慎於此。蓋人君初非有意更改祖法。多由所用輕佻小人導之。蓋小人希寵求進日以譎詐之說沒其君。謂行之則功高於前人。其君喜而從之。而卒至於壞亂。如漢武帝采神宗聽用小人之言。不循祖宗之舊。紛紛多事卒皆至於毒生民亂天下。此萬世之鑒戒也。若因時之宜不可不損益者

亦不可不體

祖宗之心。宋賢相李沆嘗言吾為相無他善惟有不改祖法一事耳。故為君用人常得老成忠厚如沆之流豈有壞亂之憂。

正家

家者天下之本。一家之閒尊卑之序正。內外之辨嚴。愛威之道明。然後家可得而正。家正然後天下可得而正。蓋近者遠之表。上者下之準也。正家之道莫大於父子。莫切於夫婦。其幾尤不可不謹也。蓋父子相愛本皆天性所有。但父之愛子當於幼稚之時早教之。與之處者

雖乳媪及備使令者必皆擇老成正人則自然習成性情之美稍長就學簡有德行學問正直謹厚之士為之師日從容講說正道開發聰明使邪妄之言無自而入則德器成矣然父子須恒相親使情意孚洽子或有過不可輒聽左右便佞之言有所詰問須自審察果其有過則召至委曲溫言曉諭使改亦不可遣人往諭蓋小人離間父子自古有之雖漢武帝隋高祖皆不免墮小人奸計以害大事可不戒哉至於宮闈后妃尤須嚴密古禮嫡庶之分截然不逾而為宮室辨內外深宮固門闕守守之男不令女不出女不言外事至我朝

祖訓內外尤嚴蓋

聖明遠慮厥有深意前世若漢高祖唐高宗不能正內呂氏武氏幾危宗社可不戒哉父子夫婦各得其正則家道正家道正於上則風化美於下此太平之本也

睦親

帝王之政在厚天下之生而行之必自近始近者九族之親也其中有吾祖考之親焉有吾母之親焉有吾后妃及子孫之親焉帝堯明己德之外便親此九族凡祖考之親則推吾重祖考之心以厚之母之親則推吾重母之心以厚之后妃及子孫之親亦以后妃子孫之愛

而及之待之以恩使不失其富貴訓之以義使不愆於禮法保全永各斯盡敦睦之道

仁民

天命人君為生民之主人君奉天命以主生民其職惟在養民而已禹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故聖君皆以愛民為務誠以民心之從違即天命之去留也古語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又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其幾如此故人君理天下者不過欲民不失所也禹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夫食則思民稼穡之艱衣則思民蠶桑之勞飽則思民之飢暖則思民之寒賦歛以時役調有節寬厚以容之簡靜以休之俾農工商賈各力於生業水旱疾疫皆為之賑卹無失所之憂有生遂之樂則民心永安而天命永固矣

經國

帝王統御天下於政治經營謀畫當謹始慮終為宏遠之規毋狃於淺近溺於流俗苟徇目前而已夫四海之廣兆民之衆非簡無以御煩非靜無以制動非寬不足以有容非剛不足以聽斷必仁覆乎四海智周乎萬物親賢貴德簡用才能養老慈幼卹念無告重農務本興學立教求言納諫信賞必罰輕徭薄賦考核名實哀矜

庶獄修飭武備崇節義勵廉耻辨忠佞審好惡抑強扶弱禁暴誅亂皆君國之重務宜夙夜在念持之以誠處之以義務合大公至正之道使國家庶事綱舉目張靡有闕失斯君安於上民安於下由是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物遂國家長治而永安矣

勤政

帝王代天理物必躬勤政事在己弗勤則百工曠而庶事隳矣故虞舜兢兢業業萬幾大禹克勤于邦成湯昧爽丕顯文王不遑暇食此皆古聖人之勤也後之為君其可以弗勤乎勤則心專志慤無狀無斁以慮事則不至於

山梨集卷一

九

率畧以處事則不至於壅滯而庶政理矣一或弗勤將氣昏志惰玩時愒日苟且因循政弊而罔知民困而罔聞而庶事隳矣國家興亡之幾可不戒哉夫天常行故健日月常行故明水火傳畜必腐人久不動作必病民墮於生業則有凍餒之憂况天下之主宰億兆所仰望豈可不自勵乎是以古之帝王深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而周公無逸之訓萬世帝王所當欽服

恭儉

恭儉者帝王之美德恭則敬謹而不怠儉則省約而無擾古聖明王率由此道所以家國清寧令聞長世故

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逮其季世之君有不能然志驕氣溢傲忽不恭窮奢極欲泛濫無節而流毒四海底于喪敗既往可鑒矣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非約之於身心施之於家國則志不期驕而自驕用不期侈而自侈是以明主不忘恭己非惡逸也防驕怠也不去儉德非憎美也慮侈汰也驕怠侈汰敗德之斧斤恭儉節儉崇德之梯階其可不慎所由哉

儆戒

人君宰制萬物統攝億兆本諸其身者當常存修省戒

山梨集卷一

十

謹之心蓋患生於未形禍萌於所忽若忽細行而不究速禍萌而慎亂作而防蓋無及矣故曰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事之失或致千載之患是以古之帝王兢兢業業居安慮危處存慮亡凜乎若蹈虎尾惴乎若涉春冰弗敢有一息之或怠一毫之或忘故能制治於未亂銷禍於未萌後世為君能取法前王國罔不興不然肆情縱欲無所顧忌以小惡為無傷以細事為可忽不謹履霜堅冰之戒而宴安鴆毒日銷月鑠駸駸焉若持斧自戕豈不危哉慎之戒之

用賢

賢才者相與共理天下之利器天下非賢才罔與共理
稽之於古堯舜禹有稷契皋陶后夔伯益商有伊傅文
武有周召太公之徒蓋雖聖人未嘗自賢必求賢者爲
己助益誠以天下之務重且大也如涉巨川非一楫可
濟爲大厦必衆材乃成大抵賢者其心公其智端雖器
量不齊譬猶木之小大長短各有所宜在用之何如耳
用之稱其才皆可建功自古君天下者用賢則興不用
賢則亡用賢則治不用賢則亂善用賢者待之以誠任
之以專不以小人間之如使與小人並立必爲小人所
排蓋小人浸潤之言人主易惑也易內君子外小人所

所樂與卷一

上

以致泰人君不可不審若賢者或有細過亦當畧之古
人不以寸朽棄合抱易所謂扶陽抑陰此用賢之道也
然得賢亦難蓋賢者以道德自重若懷寶韜韞耻於求
售爲君必旁求博訪招之以禮承之以謙勿以卑辱而
有嫌勿以崇高而自重則才俊之士皆有願仕之心矣
此又得賢之道也

知人

以鑑辨物可以知妍媸以推定物可以知輕重以德監
人可以知賢否自古聖帝明王恒以知人爲難然必已
之德明而後人之賢否可知光明正太仁厚剛毅此君

子也依阿諛諛狡獪刻薄此小人也小人以諛悅爲心
其言甘而易從君子以忠愛爲心其言直而難受人君
察其存心觀其言行果君子也則親之信之如芝蘭之
不可棄果小人也則疎之斥之如蛇蝎之不可近惟如
是則君子進而得以行其志小人退而不得肆其惡天
下國家其有不治乎者哉然非吾心至公無私真知人
之邪正而進退之未必有所裨蓋國家生民者矣所謂
公生明偏生闇則人君明德又知人之衡鑑也

去邪

自古小人爲天下國家之患故明主皆深惡而痛絕之

小山集卷一

上

蓋小人之性險邪險則能變亂黑白蠱惑人心也夫國
家用忠言謹論以裨治小人務爲諂諛之說以勝之國
家用賢人君子以興邦小人肆其媚疾之心以去之國
家省刑務德以全民命輕徭薄斂以厚民生小人則以
酷虐爲能事以培克爲無傷壅蔽視聽濁亂政經皆其
所爲人君不察而用之以至失人心召禍亂爲患深矣
故書曰去邪勿疑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昔四凶去
而虞廷清少正卯誅而魯國治然小人未易去也彼諂
詐巧佞善伺人主之意奉人主之欲非明足以燭之勇
足以去之未有不墮其術中者故理以養心義以制欲

則君子小人克知灼見是非取舍合乎至公而後檢邪無所容矣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一

御製集卷一

上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二

帝訓

防微

燎原之火起於星星滔天之流始於涓涓天下國家之患未有不始於微也故舜察通言防壅蔽也禹惡旨酒防沉湎也斯須苟安毋曰何害怠惰荒寧之所自也毫髮不戒毋曰無傷驕奢縱恣之所由也古之聖人戒慎恐懼先事豫防圖大於細圖難於易由是天下又安禍亂不作非存心之明慮事之豫其孰能與於斯人君靜以養智正以格物隨事精察絕其惑感庶能防患於微矣若乃謀慮淺近不能炳於幾先厲階既成悔將何及故有天下國家者凡事當謹之於未然防之於初萌易曰由辨之不早辯書曰不見是圖皆此意也為人君者尚監之哉

求言

古者明王治世廣開言路明目達聰以通上下之情防壅塞之弊不以崇高而自賢不以微賤為可忽所謂嘉言罔攸伏詢于芻蕘者是也人君所以夙夜孳孳惟求直言何也天下之事至繁豈能盡處合中有不合中而吾聞之必改以就中天下之人至衆豈能盡使得所有

不得所而吾聞之必使之得所直言有益於人君如此然聽言之際不可不慎蓋忠直之言逆耳難受而用之則有利於國家讒佞之語順意易入而從之則有損於君德所謂苦藥足以愈疾甘言足以喪身昔商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厲王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理亂所由分也故臣下有言當虛已聽之而察其心之忠邪蓋人之常情皆欲得君之愛豈欲犯君之怒哉但忠臣之心常在於利國而不在於利己邪人之心常在於利己而不顧於誤國察其言所向即見其心之忠邪若人主自恃才智拒絕諫諍又臨之以

威懲之以刑忠謹之言既塞國家之勢日危自古李唐皆蹈此禍可不戒哉

祭祀

帝王主祀天地宗社以及百神而祭祀之禮所以報本而徼福於天下也祭不專貴於物必貴於誠誠者事神之本是以先事致齋凝神定志邪慮不萌於心情容不見於體無所不致其誠及將事之際則對越有嚴升降俯仰洞洞屬屬而若將見之致誠如此庶幾神享其祀感召靈貺陰陽和寒暑時百穀豐登天下和平苟或不誠氣志昏惰不檢於禮法不謹於思慮雖侈其牲牷豐

其菜盛猶不祭也如此而欲動天地感鬼神致福應者未之有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然君子之事神也豈必臨祭一時之誠哉要其平素存心行已齊莊中正常如對越未嘗有怠固已合於神明矣故人君之敬尤當常存於心

重農

農者國家之本生民所資以生者也民不可一日無食是以帝王躬耕為天下勸洪範八政以食為首豳風之詩備陳稼穡之艱皆重農之意也後世為君法古人重農之意者當勸道有方遊惰有禁而不違其時時者春耕夏耘秋穫之時也古者使民常以冬隙使及時而耕及時而耘及時而穫無事以妨之則農不失業而衣食足給矣又禁末作遏奢靡使皆務本歸農然後地利日廣而在上尤當輕徭薄賦省費節用庶幾公私足給而人康俗阜教化興行可臻于治昔孟子論王政必以不違農時首言之蓋聖賢之言萬世帝王所當取法

興學

學校者教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禮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在昔五帝建成均之學下至三代其學益備皆本於明人倫而有詩書禮樂之教其教導有法涵養

有素士之出於是者皆有用之器足以輔世長民故治化隆盛人才衆多風俗淳美由興學之功也漢唐宋學校不逮於古故人才治化亦所不逮大抵興學必自上之人振起作新之學校興而後風俗可厚風俗厚而後人才不乏雖人之生固有美質非資學問亦無以擴大其才智也故興學必謹擇師儒以嚴表率養之厚而責之專庶幾有成不然模範不端學者無所取正亦徒名焉而已教化何由而興人才何由而成故興學必務責實勿徒虛名焉耳然原其本則又存乎人君之躬行人君躬行於上公卿大夫躬行於下學校未有不興者矣

隆古興學之効蓋皆本於此後世人主所宜務也

賞罰

夫治田者必資耒耜治木者必資斧斤理天下者必用賞罰賞罰人主所以勸懲之具也然賞不以厚薄惟其公罰不以輕重惟其當故賞一人而天下莫不悅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者惟其公且當也古之帝王不以私愛而加賞不以私惡而加罰私愛而賞爲濫恩私惡而罰爲濫刑恩濫民不賞而無所勸刑濫民必究而無所措由是不知興於善而有離畔之心矣故人君賞罰必存大公至正之道不可不察也

黜陟

爲治本於任官任官貴乎責實考課黜陟之法所由責實也蓋天下幾務人君一身勢不能獨理必資於羣才然其賢否或殊勤怠亦異非考察以驗其功過黜陟以示夫勸懲未可以幾於治也故爲人上者虛己以用人執簡以御煩體要以制衆行之以至公至明之心守之以大中至正之道而後約以歲月稽其事功果賢焉陟之果否焉黜之果勤焉進之果怠焉退之平若持衡明若懸鏡如是則衆之賢且勤者皆悅而益奮不賢而怠者皆懼而改行而治效可望矣昔唐虞三考黜陟成周

三歲大計羣吏而賞罰之皆此道也後世苟簡爲治不務責實用人之際考課無法黜陟不明如有愛憎之私於是有賢而勤者見屈不肖而惰者獲伸如此尚何望治效之幾於古哉故用人致治必以唐虞成周爲法而以後世苟簡爲戒若考課黜陟之法既明尤當擇乎中正之人任之不然徒法而已此國家致治之要務不可不謹

恤刑

聖人視民猶子而以刑法加之者不得已也足衣食以養民明禮義以教民此聖人之心也如是而不從然後

刑以威之刑實輔教焉耳教養不至徒恃刑以為治是謂厲民非聖人之政也故聖人之政刑一人足以戒萬人昭天討也過誤不幸從而赦之原人情也親故賢能若功若勤若貴若賔從而議之全恩禮也不殺不辜寧失不經厚之至也折獄惟良慎任人也五者備至而刑有不省民有不化者必無之理也四凶之罪止於流放竄殛三代之治專用德教深仁厚德上承天休昭譽萬世若漢文帝除肉刑及誹謗法唐太宗禁鞭背死刑至五覆奏二君忠厚之澤庶幾三代子孫享國長久此其效也秦隋以刑立威曾不再傳而遂失之斯可監矣

文治

天下之治必斯世斯民咸歸於善而後為至盛體諸天道觀乎人文以維持天下曲成萬類者文治也文治禮樂之謂聖人以身之所履正天下以心之所樂和天下網常倫理極其和順典章文物煥乎大同而天下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長長幼幼生有養死有葬強有制弱有立鰥寡孤獨咸得其所極其至夫地位鬼神奠安草木鳥獸皆適其性而家國天下無異政無殊俗此禮樂之化也然非人君至誠之德足以經綸大經參贊化育其孰能之是故正天下有本身之謂也和天

下有則心之謂也人君正心脩身以立政教以化成天下是之謂至治

武備

善為國家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蓋禍亂之幾起於不測不戒不虞何以保邦是故聖人致嚴於武備為之城郭為之關防嚴甲兵以守其國規畫精密訓練有方強禦以遏北民以寧天下久安長治之道也不然狃於宴安忘忽大計禍亂猝興何以禦之武備之要有三一曰儲將二曰養士三曰廣儲蓄簡拔勇智優加祿秩所以儲將也休息保愛以時訓練所以養士也重農節用所以廣儲蓄也三者具備足以安內而攘外矣故克詰戎兵張皇六師成康之世永底寧謐晉武平吳罷州郡兵唐玄宗以承平弛軍政馴致禍亂不能復制有國家者可不深為戒哉

馭夷

四夷非可以中國聚論天地為之區別夷狄固自為類矣夷狄非有詩書之教禮義之習好則人怒則獸其氣習素然故聖人亦不以中國治之若中國又安聲教暢達彼知慕義而來王斯為善矣然非我族類故其心叛服不常防閑之道不可不謹故國家置邊圉簡將帥勵

兵甲嚴守備使不能為中國患而已。蓋聖人以天下為家。中國猶堂宇。四夷則藩垣之外也。堂宇人所居。有禮樂有上下。藩垣之外草木昆蟲從而生長之。亦天道也。夷狄為患。必乘中國之弊。使朝廷之上。君臣同德。法度昭明。中國安。兵食足。邊圉固。彼雖桀驁。尚患之能為。是故能安中國者。未有不能馭夷者也。馭夷之道。守備為上。春秋之法。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蓋來則懷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窮追之。誠慮耗弊中國者大也。詩曰。薄伐玁狁。猶至于太原。可為帝王馭夷之法。

藥餌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得氣長者壽。短者夭。能清心寡欲者。可以保天年。可以終天年。若肆情縱欲。斯敗其天和而傷其天年。此必然之理也。夫藥以愈疾。非旦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誠非五臟所能勝。或者求以濟欲。不知遂至喪身。不可不戒。蓋前代帝王皆因富貴崇極。志得意滿。無所顧忌。故妖人方士得進其邪說。而乃不察是非。以身試之。漢武至老始悔。若唐之憲宗。武宗。宣宗。號稱英明之主。而皆以服丹藥不克保終。豈可不戒。大抵人主之務善也。以敬天仁民為致福之本。以清淨寡欲為延壽之本。自古聖帝明王。

率由斯道。吾子孫必慎之哉。

帝訓後題

是書既成

上又題其後曰。朕機務之暇。覽觀載籍。究知前代盛衰之由。上惟

祖宗創守之難。下惟子孫永遠之圖。夙夜精思。以為此書。蓋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任之至太莫大於為天下。朕將以大任付至親。其可以不重乎。朕嗣承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大位。以奉

宗社御天下。而德薄識鮮。孜孜焉惟

三聖之大經大訓。敬守而先。蹈是書之言。蓋亦本於

三聖之心也。雖二十五類其詞簡其義明。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道。大要具矣。誠能守而行之。由此而進於聖

賢之微奧。將功用之成。罔其遠矣。其前之哉。然自古便

嬖賢近虐人主。親達掖掖典冊。而墮過之。以騁其盛感

之術。具有明鑒。斯之弗察。或復蹈之。則雖有是編。靡之

克由。矧古聖賢之經訓。予欽哉。欽哉。永服無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安

之所

萬里之外

德威廣被古所未有何其盛也朕嗣位之初啓祕府之藏徵百司之紀特命儒臣纂修實錄而臨之以重臣閱歷五年始克成編蓋慎重之至也凡百三十卷惟我

皇祖聖德神功如天地之崇高廣大包含覆載變化神妙誠非言語所可形容繪畫所能彷彿者然緣迹以求其心即心以考其道庶幾可得於萬一焉大抵天地之化四時行焉養生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以育之義以養之聖人之化亦猶是已夫有天下國家之任者誠考於是編法仁以施愛法義以興治將

宗社子孫生民之福綿永於千萬年嗚呼懋敬之哉謹序

太宗皇帝實錄序

朕聞之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

於無窮傳誥告其君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望

守其祖宗之法也

皇祖太宗文皇帝聖德神功配天地之廣大日月之昭明四時之變通帝王之盛近古無倫朕自幼齡恭侍朝夕

慈愛之焉

訓諭之詳蓋自曩倫日用以至

宗社之重天下之務靡不本末該舉精粗畢備朕奉奉服膺不敢怠焉若外朝羣臣奏對之際

聖謨大訓見諸政令及詰諭者尚多也今實錄成特命

儒臣彙粹實訓凡十五卷六十類合五百八十六條何

其盛哉夫一卉一木可以觀造化之妙況若是其廣且

悉哉凡世之實用之皆有時而竭不可以長恃所可恃

者惟道德之用今是書皆要道至德之所寓也譬諸江

海愈挹而愈不窮其潤澤利益於人千萬古猶一日也

朕既以存諸心力諸行蓋又望後之子孫皆尊之如典

謨遵而行之以至誠庶幾永保

祖宗之洪業茂衍國家生民久大之福吾子孫其欽承之

哉

仁宗

實錄序

洪惟我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重華之德撫盈成之運恢弘至道丕

顯人文光昭前烈垂裕來世夫豈偶然哉越自

太祖高皇帝時歷試之而君人之度序矣

皇祖太宗文皇帝舉大義安

宗社數年提兵轉戰無內顧之憂者居守之重有屬也於

時撫百姓獎勵士卒咸得其心經畫國用曲當其宜國

家大勲之集蓋亦根本之固也既正位

東宮益廣

聖學默相

皇化而天下已想望風采

太宗皇帝時巡北京及親征叛虜皆受

命監國裁決庶政務從仁厚而澤之所及已廣暨登

大寶勵精政化惟恐一夫一婦弗獲其所憂勤之心不

遑寢食曾未浹歲而義聲仁澤已乎洽于四海朕承洪

緒仰惟

盛德顯謨宜有紀載爰命儒臣纂修實錄書成總十卷

皇考所以惠臣民建太平隆國家之運者蓋與天地同其

悠 勅製盛哉詩曰於戲皇王維序思不忘書曰監于

前王無疆朕承無疆敢不勉力行以求其至謹述其

仁宗皇帝實訓序

朕繼膺生治天下仁恤蒼生為祈天永命之本是之謂

威德制禮樂法度為維持之具以傳子孫是之謂成憲

繼統序者欽承之以永無疆於成德無疆於成憲用保

天下國家於悠久是之謂繼述越稽古昔夏商周之世

禹湯文武肇於前皆有賢子孫紹於後歷世綿永其效

可見

天佑國家我

天佑國家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峻德成功貽範於後者至矣盛矣

皇考仁宗昭皇帝以仁厚溫恭之德當國家亨嘉之運緝

熙

聖學帝王之心法經綸恭賢之道咸貫而一之用光

前烈達後昆所以嘉惠臣民者咸出

至誠惻怛之心恭年之間

深仁厚澤浹於下足以隆國家之治於永遠朕承大位

續修實錄之圖典復輯嘉謨為實訓六卷析四十一

條蓋敬天勤民之心制治保邦之道備

祖宗創業之難雖守之不易夙夜兢兢慮弗克負荷

訓是承是式且欲後之子孫咸承式焉庶其永保

祖宗之付託於悠久也謹為之序云

御製詩集序

舜命夔典樂以教曰詩言志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曰思無邪蓋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心之所感不能

以皆正而言必歸於正此詩之所以為教也三百篇經

聖人之手其言皆以為萬世法降而屈宋之流猶有發

聖人之手其言皆以為萬世法降而屈宋之流猶有發

聖人之手其言皆以為萬世法降而屈宋之流猶有發

聖人之手其言皆以為萬世法降而屈宋之流猶有發

乎情正乎禮義之意自是而後唐杜甫氏不失其正
卓然名家而行遠也朕喜吟詠耳目所遇興趣所適往
往有作雖才思弗逮而志乎正者未嘗不自勉蓋人之
志必在乎正而志必因言而可見間命左右梓錄積歲
所作將以自驗其志總若干卷嗟乎明良喜起之歌南
薰之詩三百篇權輿也體之於心施之於事為人上者
之所當務豈獨形之於言哉并書諸卷首自勵云

外戚事鑒序

朕惟帝之仁始於親親稽古唐高祖協和萬邦必先九
族由是外戚近舉遠致理之大經也夫居天下之

御製集卷十一

七

天下凡覆載之內皆欲使安其生足其養樂
利於悠久則未嘗不親近屬者哉人之行必在於善雖人
性有善而無不可與為善者蓋善具於心非有待乎外
惟所習與習不同而後有流於不善者焉古聖人為世
道生民之計設為之教使必由於善為善斯合乎天道
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考諸既往可鑒
已朕祗嗣

祖宗大位為生民主夙夜倦切圖與天下共樂太平之福
而必自親者始嘗以謂引之於福者曷如間之於道為
有本也喻之以言者曷如質之於事為有徵也間采漢

以下歷代戚里之臣其善惡之迹併其終所得吉凶舉
其大畧而類別之得七十九人名外戚事鑒皇親各賜
一本昔孔子刪商周以下之詩三百篇垂教後世其詩
善惡悉具說者蓋謂其善可以感發善心惡可以懲創
逸志皆有資益乎已也凡今戚里之家誠能究閱是編
擇善而從心體力行由是遠而博求古聖人之教近而

奉安

海宇之清敬慎弗渝將德譽益興龍祿無數國家有博睦
之美君臣相與共享富貴於無窮焉

歷代事鑒序

御製集卷十一

七

歷代天運之君而天下至太民生至衆必有道德
明碩之士相輔翼贊彌綸以成康濟之功故堯舜禹湯
文盡之世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為之佐百司執事之
賢為之用斯唐虞三代之盛治有非後世所能效也東
周以降治不逮古豈皆出於其君亦其臣有純焉有駁
焉蓋隆古之時為臣者率皆秉仁循義心夫天理之公
視民如子憂國如家後之為臣非必無其人然亦鮮矣
此治之所繇不古若也歟歷代史官著臣傳以示法戒
其賢者功德闕而譽聞著雖去之千載輝光烜赫後來
願治之主往往有生不同時之歎不賢而挾姦縱私侮

仁敗德百世之下聞其姓名猶起人忿憾不平之氣若是者可與共為天下國家者乎朕嗣承

祖宗洪業夙夜惓惓究惟治理所賴文武之臣同寅協恭以圖無忝蓋古者君臣有交相助益之義三代而上見諸經昭昭矣春秋以來二千餘年凡臣之行事其善惡大槩間類錄之總三十七卷名歷代臣鑒用賜羣臣俾時覽省夫道明德立者其為善之志固已素定士或不

雪詩序

宣德五年冬久未有雪蓋冬雪消停於道蝗滋茂宿麥迨冬不雪民心則憂民之心朕之心也乃十有二月己卯之夕大雪深尺偏于遠邇民心以喜民之喜朕之喜也文武羣臣請上表賀朕既却之然中心同民之喜也製七言古詩一章以寓志且賜羣臣觀之又明日羣臣各進和章朕親閱其詞不為溢美而有相警之義者

命錄之得若干首嗚呼二氣和則雨澤降氣嚴沍則雨凝為雪雪降於冬則植物潛榮於春雪而應候民之利也其為喜也固宜然古之明君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德其臣亦未嘗因一事之順適而忘致警於其君唐虞三代之世皆然也三代而下為君始有矜大之心為臣始有諛悅之說其不為此者蓋寡矣此治之所以弗古若也吾以涼薄之德嗣

繼之戒其不賢惟日不足今是詩之副予所望者裁

上元節觀燈詩序

上元節自漢武帝歲以正月十五日昏祠太乙神而夜然燈達旦後世緣此張燈宴樂謂之上元節至唐尤盛京師有金吾夜禁惟上元初弛禁縱士女車馬往來宴遊以為常歷宋至今皆因之宣德己酉上元之夕命張燈于萬歲山文武羣臣咸預宴樂既而賦詩進者百餘篇無非以歌詠太平者也蓋因之有感焉幸今四鄙無事兵革不用年穀登幾於小康之世而吾君臣得相與同於斯樂者其亦知所自乎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

太宗文皇帝嗣統中興

仁宗昭皇帝繼志述事時一德格

天用昭受

天眷以及我後人而克享有今日之樂不然今何德以致

之哉抑聞之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為

古之明主賢臣相與宴樂蓋未嘗忘儆戒之義則今之

同樂斯樂其可不思敬厥德修厥職以仰答

天與

祖宗之德而庶幾之望哉故命詩人其詩而親為之

序而後

序而後

班固作西漢書載循吏文翁王成黃霸龔遂朱邑召信

臣六人然觀其事興學校勤勞求勸課農桑修舉水利

恭儉愛人而已非有奇才異能以傾駭人之視聽然而

傳之者何哉以其奉職循理而民自化異乎尚威嚴以

為治者自古有天下者皆以民為本舜禹之相戒亦曰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

生惟和而已夫既有所養又有所教而後民生遂民性

完然治天下之民必用天下之賢士此後世郡守縣令

之職所以重也夫一郡一邑其地環千里其民以千萬

計而以付之守令豈徒以為守令榮哉欲其教養之而

已教養之道農桑學校而已農桑之業修則民足於衣

食而遂其生學校之政舉則民習於禮義而全其性如

是足以為善治矣然而世之才能之吏或不知務此往

往任智術厲威嚴苛刻峭急於是民受其弊此趙廣漢

輩之所以不得為循吏也今天下之郡邑多矣予惟師

魯為之道以教養斯民故於守令之選加嚴焉詩曰豈

弟君子民之望也

哉故序

王公

王公

我國家自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削平僭亂弘靖海宇肇興洪業立綱陳紀垂法萬世

封建親王以為藩屏用鞏固於無窮

皇祖太宗文皇帝乘中興之運扶傾持危再安

宗社所以保邦制理一循成憲悉心焦思功同開創

皇考仁宗昭皇帝繼

祖宗之大位體

祖宗之至仁惠恤黎元孽孽成夜時時九族怨怨淵衷朕
以天序承

三聖之統一惟

三聖之大德是遵是承罔敢怠忽至于宗親深惟一本之
重崇執謙敬務隆恩意

廟神明臨鑒在上不可誣也至於漢王高喚念其

考同氣嚴親勤奉事之禮尤加等倫而彼下愚不移也

禍心迄今二紀蓋自

一諸之志仰賴

內懷怨望始者封國雲南拒命

遠為匪尋日久日著

禍怒被其冠帶囚繫之西華門條示厥罪將行削奪

時我

王考在春宮旦暮懇懇為祈

恩曲貸乃止削其兩護衛遷寢樂安州其悻心頑確靡懷

改圖譬之蛇虺潛蓄愈久為毒愈厲雖以

皇考大舜之愛暨朕恭事之篤終不能回其萬一此者無

故招集四方無賴擅放有司因繫強盜悉授兵器教習

劫掠戡結都司衛所官授以太師等職俾率軍從叛驅

迫各州縣官吏梁良民以充軍士掠奪官民之馬散刀

與各衛官為號潛結京師官員軍民為內應致告發其

事者五百餘人朕以至親初猶未信及英國公張輔執

其所遣親信之人來獻并發其陰謀雖信之而猶未決

乃遣內官侯泰實書問之書曰昨得護衛餘丁枚青言

中遣來問周三之事姪誠不信然應有小人離間不

致不以奉告今

主親惟二叔父姪所倚賴者亦惟二叔父荷叔父厚

言非叔父存念至親何以及此

一毫拂違叔父之意而小人

言不欺露中舉以明讒者之

迫慮軍民傳播謠言或別有小人乘間竊發今亦不

不略為之備惟叔父鑒之昔

子示賓天之初小人亦嘗造為誣罔離間之言賴

皇考與叔父同氣至親兩心相照彼此無疑而小人姪計

竟不能行今此輩又欲離間我叔姪惟叔父鑒亮高喚

得書竟不見答乃八月丁卯高喚遣其護衛百戶陳剛

賁本來京謂

皇考不當與文臣詰命封贈為非洪武舊制謂朕不當修

宗社下毒生靈朕以

祖崇付託之重國家生民之計親率六師往討之先令兵
榜示中外是月己巳遣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太
山劉順等率兵爲前鋒辛未朕祇告

故公所定行之斷自朕志凡左右股肱心膂

謀者以來凡其所脅從者脫身歸正日繼踵而至既得其情實丁丑遣崇信伯費繼率兵往益前鋒已卯次滄州前鋒遣奏已臨樂安城下高煦擇以辛巳出軍膜自滄州晝夜兼程二百餘里辛巳昧爽抵樂安駐師城北門某官某壁其南門某官某壁東門某官某壁西門軍聲大振高煦率其叛黨僞太師王城等舉城舉砲以振大軍四門神機銃並發如雷震之震將士咸欲一鼓拔之其烏合之衆環聚城堞皆收懷膽惴然猶屈

於威迫不敢引避朕念矢石之下或累及無辜乃遣勅諭高輿等山東三司及衛所府州縣官布政鄧真等及爾護衛軍校餘丁牧青等民人王瑞等五百餘人奏爾反逆朕初未信及爾差百戶陳剛賁本誣罔先帝謫及朕躬原爾之情罪惡滔天朕以

付託之重天下生民大計親率問罪之師已至城下
不來朝又不遣護衛頭目及王府官出見意果何如
爾能戰即出戰不能即詣軍門而陳爾情庶幾得以

於此終知不受命城破之日雖欲而陳不可

勅諭爾其審處之既復勅諭

所我性命難保悔將無及爾果不來無用虛文朕言
毋爾其早圖之又以勅射城中有能擒逆黨來獻者
之爵賞膏從者悉無罪於是城中之人多欲執高煦
獻者高煦自知不容於衆倉惶狼狽始遣人賁本詣
軍門請以明日歸罪壬午其叛黨王斌盛堅等固沮之
曰寧一戰以死不可爲人擒也高煦益知勢不可容乃
潛身出城遂爲軍士所執以來公侯伯暨文武羣臣列
奏其罪曰人臣之罪莫大於叛逆管叔流言猶不逃誅

戮必顯明正典刑用警將來朕言彼雖不義子終不忍
絕親親之恩况

祖訓於待親藩厥有成憲君臣復言春秋之法大義滅親
朕固却之但命以所劾章示高煦遂留高煦軍中而令
書召其諸子皆來與同歸京師又遣其所親信內侍
王府慰安家屬下令城中罪止其同逆者王斌王或
錢興等若干人凡脅從者悉縱遣寧家其餘秋毫
犯遂頒詔中外命陽武侯薛祿兵部尚書張本入城
安用為定州乙酉班師九月丙申至

下都府署理寺請以叛逆之人不分首
志正國典執奏不已遂命以王斌等鞠訊情實寘之
而新作館室於西華門以處高煦夫婦男女飲食
朕悉仍舊無改嗚呼自古有國家者皆厚親親蓋以
宗一源之故期之於相助今乃所為如此雖朕之涼
德然彼何忍遽至於此也朕以
宗社生靈之重不得不興師討逆尚賴
祖宗垂祐不血刃而罪人即得靜言思之良用悅傷故特
志其本末以見用兵者非朕之得已實皆高煦所自取

云

玉泉記

北京城之西北一舍許有山曰玉泉磅礴特起勢高而
氣厚而諸山秀拔若芙蓉萬壑峙乎其後玉泉山之東
則泉之所出也泉竇環山趾不可數計或下或涌或
皆甘冽合流西行數百武復東湧為巨浸廣數百畝
由觀深其汗漫可以泛舟楫其澄澈可以鑒毫毛蒲
芡之芬芳鳧鴈鰕蟹之游泳靡不具焉舊名西湖
元宣耕稼引泉灌溉無旱暵患湖溢而
子鰲入皇城為太液池池視西湖蓋倍深
山之南小池東其物產之富四時景象
應盡都城之池也池溢又出惠河入潞河
合流至直沽入海其旁皆膏腴田資於泉也
夫泉水之清也玉泉其至清者也水之資於民以湘以
飲以鑑以濯非一其用皆重其清也而潤澤生民水之
功用為尤大河潤九里海潤百里有其功矣而不能恒
清有至清之德生物之功莫主泉若也且在今畿甸之
內而載籍未之前聞故為之記

石假山記

苑中舊有石十餘始得之剛中石為水衝射激澗而岩

竇穴轉生焉不雕不琢自然而成以其廢置不用也乃
命移於便殿之外積壘而為山高不踰尋而其勢雄峙
峭拔如東岱之日觀西華之仙掌又如匡廬之五老巖
巖乎屹屹乎不特壞異奇詭之狀可玩也天地之初元
氣運行融而為水凝而為山石又凝氣之尤堅者故山
水或有時而變石可以長久不壞豈非得陰之凝確陽
之堅剛者乎宜其久而能存也凡天下之物皆有可觀
苟有可觀斯有可樂仁者之所樂也山附於地而鎮
不動仁者安於義理而履重不遷其體相似也故樂
尤石者蓋又以其山骨體之歸然者以石為之

而土附於石之於山豈以為觀美哉蓋有所寓
也予聞廬山之雲錦石而起始於膚寸不崇朝而雨
大地生物之仁於是而溥博矣傳有之曰今夫山
心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
又以明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此參天地育萬物者所宜務也予將因是而致察
山作石假山記

移菊記

東園多菊嘉種初命移植於書殿之南戒之曰瓊土勿
傷其根摧其枝採其葉斯其生意遂矣凡移百餘本而

根之傷者二枝葉之摧採者三俱培之溉之及期花盛
開黃者紅者紫與玄者爛然如繡而視根枝之傷採者
獨花萎而色瘁與眾之爛然者異矣夫菊及風霜之際
而始開蓋衆卉之貞也而一有所傷雖雨露均培溉至
不得與眾同遂然則凡物不可以傷之也而況於民
首文王視民如傷蓋惟恐或傷之也恐或傷之則必
保之吾因移菊有得於保民之道故特記其事
夫時之牧民者云

仁壽記

其道也天地其功用濟利顯幽無
而不入於千萬億劫之先不見其始
劫之後不見其終故自其法入中國以來
上自國君下至臣民皆信用之我

天下詔建官府以長其徒又為條制以清理教
亦以其法有濟利之功而欲廣及物之澤也故自京
以及四方皆有崇祀三寶之所朕祗承大統惟

宗之訓是敬是承而於釋氏亦靡怠忽凡故招提蘭若
之敝者亦嘗命修葺無非以凝祥珍珍而為國家生民
遷福者也皇后孫氏篤志於善心之所存惟孝為切旦
夕

宗社生民之念未嘗暫忘嘗謂於朕欲報已之服用初建

梵宇一區奉

佛菩薩上以資

下廟聖靈在天之福以益

三太后齊天之壽又以隆祐祚於朕躬保康和於家

下以被及子孫臣以咸承慶澤朕嘉其善志既俞允

之命有司相土所宜於北京西北隅距城一舍許玉泉

山之麓得勝地焉高爽靜幽夷坦軒豁玉泉之源發於

可鑑自源稍西復東匯為巨浸舊名西湖湖

城之內宮城之西萬歲山之南又匯為太

南合惠河而達海由西湖而望其南

左大房在右西山五華金城及居庸諸峯

橫碧簪翠駢疊連亘乎西北湖之南東北三面原田廣

衍無際皆膏腴壤資湖之潤農歲豐給蓋湖之境擅畿

最勝處古今有名焉遂命創佛寺於湖之北中建二

後為法堂萬法三乘各居其所像貌儼肅咸稱瞻仰

繚以周廡而繪釋典所紀善因於廡壁以啟敬信外作

鐘鼓樓又外建三門蓋闔壯麗密稱釋氏所謂大道場

者也寺成命禮部簡僧之誠實有戒行者主寺之熏修

而別建僧居於寺之右經始於宣德四年某月某日竣

事於六年某月某日賜名曰大功德寺一切之費悉出
於中官蓋其一念之誠以謂由予已不煩乎人庶幾神
明鑒格福祥來臻而

社國家子孫臣民均蒙利益庶幾以遂已之志夫中官
子之誠宜書寺之始創亦宜書因書以為大功德寺

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

論

伊呂論

伊呂皆古之君子而聖人之輔也世或言呂智於尹蓋尹不能知桀之不可為猶三就之呂知紂故決去之海之濱嗟乎是豈知尹之心哉夫尹之三就桀蓋猶冀其能改行庶幾國存夏之宗社及三就之而不改則不忍生民之無辜然後就湯以救民蓋至是而生民為重矣仁哉尹也豈其智不及於呂之心非出於尹當時紂之不可與圖存必矣故決去之伊

易地則然然曰使桀果能改尹何處之曰豈有二也太甲黜桀伊尹奉之何獨於桀哉

四皓論

世率謂四皓有安漢之功夫高帝之明豈嘗輕自危漢者哉嘗其有戰誅秦滅項躬任艱難以建社稷又親見始皇速禍遽滅至於亡而豈遽忘之哉雖其心一時蔽於慾使其蔽稍明其中所主固不可奪也然則四皓之事有之乎曰子房為此以祛其君之蔽也子房曷不自為而必有待於四人者哉蓋恒情厭舊喜新有不得已而為之者也曰四皓數言而高祖之意定非四皓

之功而何曰使高祖蔽於慾而深雖百千言未如之何況數言哉數言而定者由其心未嘗深蔽也曰何以知其必然曰周昌嘗諫則欣然而笑叔孫通又諫則曰吾直戲耳吾聽公言此豈嘗有固必之心哉且其病甚與呂后言曹參至陵以平周勃可相又言安劉氏必勃夫既明於立相而以安劉為言乃昧於立君而不以安劉為慮此高帝之所必不為也吾故曰四皓事特子房所為以祛其君之蔽然高帝之明必不終蔽以危漢也四皓固當贊成者其出處蓋有道矣

曾參

漢賢相以曾參為之首蓋漢初民厭秦之暴而一施以寬二人同以遠安海內然當高帝時何為相多效績參惟以爾功聞惠帝時參代何為相一遵何規無所變更天下後世以此賢參而亦有謂參日飲酒不事事來者欲有言輒飲之酒不得說參誠可謂矣然當國家初興其君臣涉歷艱難深所創建法制必反覆籌計至矣後之人遵而行之足保永久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嗣世之主負英邁之氣者率有過其前人之志而欲改作輕俊喜事之臣阿隨從吏冀就其功名於是變更紛紜而天下有受其弊

者矣。參謂是秦政紛更以亂天下，又親見高帝立國之不易，則以鎮靜輔嗣，君固老成之事也。觀其居齊用蓋，公清靜民自定之言，及屬後相無擾獄市，至為相務掩人細過，擇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刻深者輒斥去，此其意固有存。宣統晚於酒而塊然不事事者，哉吾故曰：參國之老成人也。後世有老成如李沆、相宋真宗、務守祖法不變一切浮薄新進喜事之人，不用君子論宋名相得大體者，推沆第一，則亦參之心也。有不為參者，如王安石、呂惠卿輩，相神宗以弊天下之人，其效可見矣。嗟

安石輩

江誼述三代非參所能與知也。然國家

參其未可深請哉

參其未可深請哉

天地間物有形氣者，其動息人皆得而測之，惟龍不可得而測也。其潛於深淵也，人不知淵之有龍；况知龍之能乎？及其雲霧飛霄，漢霈雨澤，潤下土然後知龍之能神也。既返潛淵，泯然不見形迹，寂然如無者，神哉。龍貴世有大聖之德，或不遇時自晦而弗彰，孰知其為聖哉？一旦得時而興，廣道德之施，隆治化之效，天下蒙其福澤，然後知其道之大也。不然，欲馬退藏於密人

終不得而測之，故世以龍德擬聖人，蓋其所不可測者一也。

蟻說

宣德己酉之春二月，天氣晴暄，陽光下舒，偶行後苑，見有蟻穴樹根，蟻出游行，自成行列，迴旋往來，或相值則聚，若偶語者。頃之有大蟻出于其後，羣蟻趨附之。若恐弗及者，世謂蟻有尊卑之義，於是信之。嗟乎！天之為物，各賦之性，不若人之備而各予之一端，不微而損蟻至微者也。其若有義如此，世食君祿而或有不盡臣節者，固蟻之

稟五德

食君祿而或有不盡臣節者，固蟻之

平乎也

見雨封穴，小說又載其穴獄報德事

其可以微而忽之哉

雨澤也。陰陽和而雨降，萬物資之以生焉，所謂時雨者，甘雨也。又曰：霖雨曰苦雨，曰惟雨皆足以傷物。異若是，則天之五行在人為五事，洪範五事，貌曰恭，又曰恭作肅，修五事而能肅恭嚴整，則天以時雨應之。故休徵曰：肅時雨若，反是則悖天道而雨為霖。為暴故咎徵曰：狂恒雨若是，休咎皆係於人也。予志存時雨之澤物，故著是說以自警。

觀魚說

仲春時和。閒立池上。池水泓渟。惠風東來。蘋藻散亂。微波粼粼。有魚數百。大者尺餘。中者數寸。小者如指。或聚或散。洋洋乎。圉圉乎。皆若有所樂者。吾觀之。亦甚樂焉。已而數日。池水以蓄而不流。且廣不數畝。若夫縱之。既產於此。長於此。睹乎此。未睹乎彼。夫安知彼之樂之。其乎此哉。不可數也。或曰。人之樂乎魚之樂。又何如。曰。天地萬物。同體。奚有彼此之間。君子之於天下也。物失所。馬萬物得所。吾心憐焉。故草木暢茂。

鳥亦物而已矣。鳥足以語君子之道作。

松栢後凋說

天地之。秋慘於冬。暴風之震撼霜雪之沾覆。植。自拱拱。抱凡百枝葉者。莫不靡然凋瘁矣。獨松栢挺。表鬱得乎蒼。已不為之。變者何哉。其所受者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乾陽也。健也。坤陰也。順也。物固不能違乎。是。得陽氣之多者。其質剛。故堅貞而難壞。得陰氣之

原缺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五

賦

應

廣寒殿賦有序

北京宮城之乾隅。有山巍然。曰萬歲山。之頂有殿高。明閣壯曰廣寒。蓋肇作於金。增盛於元。我

皇祖陛下。洪武初。守藩於茲。乃汰其侈麗。而存其近質者。以為游豫之所。

陛下既正大。統建北京。而都之。

萬幾之暇。間一臨幸。瞻基得侍從。

翠華之下奉。

命作廣寒殿賦。其辭曰。

噫嘻美哉。萬歲之山。峻極于天。上崇構之傑特。夫幾世而幾年。奕奕開闢。殖殖言言。輝金耀玉。飛翠流丹。攬星辰於檐阿。納日月於樞軒。雲雷出乎堦阼之下。河漢旋乎欄楯之端。益清虛之極致。故配名於廣寒。畫棟雕甍。左竊石翳。玉虹金露之相輝。方丈瀛洲之對舉。壁塗沉檀之芳。皆疊瑤瓊之素。飛梁橫宇。如蟬蛩之倚晴。馳道侵雲若蜿蜒之騰升。栖鳳羽兮萬年枝。聚霞彩兮三秀。

英下淵浮兮太液。涵玉泉兮演漾。渺虛明兮一鏡。滌昭
晰兮萬象。前宮城兮千雉。儼崇觀兮九重。表端門兮天
闕。拱宸極兮居中。俯而覽焉。九門洞闢。九衢洞達。連甍
接第。星羅棋列。南陌東阡。往來游衍。聯騎飈馳。疊轂霆
轉。並軫轡而無已。諒懽娛之不淺。又若平原曠野。峻嶺
鉅川。周回已終。廣袤連延。當春春日。載陽庶物。初鮮丹
豔。于林青藹于田。迨夫夏氣既和。品彙咸遂。萬壑搖黃
四郊湧翠。若其玉露既凝。寶樹既登。麗鞞鋪繡。紫桂揚
馨。及其乾坤凝肅。羣動斂息。嚴冬三白。大地一色。樵適
於山。漁嬉於淵。勤畝者農。騁原者牧。四時朝暮。景趣萬

人御製卷五

二

人御製卷五

千凭高而顧。舉集目前。引而望焉。左瀕滄溟。浩浩洋洋。
包涵儀象。吐納景光。右巘嵩華。綿延崑崙。來赴奔龍。
翔鳳。塞前睇淮江。表海而南。後眺朔漠。陰山之陰。四裔
八表。殊類異族。贊玉帛而咸臻。渺道路其相屬。邈遐
駘紛其在目。嗟乎。茲山莫京畿之中。茲宇表
皇居之崇。望尊勢隆。勝槩無窮。蓋聞智者啓之。仁者有之。
經營締構。疇其始之。天之所興。固付畀之。明明

皇祖聖神文武。

帝相下方。嘉錫茲土。

神龍淵潛。輝光日宣。遂躍而飛。宗高九天。

郊周乎六合。

仁配乎穹昊。一二日兮萬幾。此

恭默兮思道。於是

德溥兆庶。

化殷八埏。登斯世兮太和。游斯宇兮燕閒。股肱在庭。臬
蓋夔夷。樹祈羽之旌。建交龍之旂。具九奏之物。備八佾
之儀。迺

御五弦之琴。鼓南薰之詩。蓋將與斯民而同樂。合履載
之無私。猗歟盛哉。敬陳歌曰。

天清兮地寧。日與月兮長明。

人御製卷五

三

人御製卷五

皇之宮兮居中。星環拱兮天之經。又歌曰。

皇居正兮天中。

皇仁敷兮大無外。戴廣居兮率土。仰

皇明兮萬歲。

居庸關賦有序

永樂壬寅恭侍

皇祖陛下秋獵北郊。

駐蹕龍虎臺。引睇居庸。翠壁倚天。重岡複嶺。連亘彌望。

真天險也。

龍顏悅懌。賜瞻基楮筆。

命撰居庸關賦。不敢以淺陋辭。謹拜手稽首。撰述以進。
其辭曰

壯哉居庸之為關也。巍巍乎。矗不知其幾千萬仞。屹然
屹立于天中。肇崑崙以發迹。循積石而遂東。畧冀北
之遼悠。兮。繞上谷而龍從。託析木以奠位。兮。陰尾箕而
曜峯。抱太行之縹緲。兮。與恒岳而爭雄。昔我

太祖受命自

天。

聖武以奮伐。開萬里之幅員。麾偏師而北指。盡醜虜之腥
羶。遂憑關以作固。屹雄鎮於北邊。暨

御製景泰五

四

聖皇之繼統。與天地而合德。文教洋溢於八紘。武義輝赫
乎四極。凡猷琛而致。勢極西東。與南北。惟此關之臨制。
蓋奔走而不息。觀夫關之形勢也。摩天極。跨地維。岡嶺
重疊。岩巒參差。既攢簇以角秀。亦森列而競奇。乃大塊
之凝結。實自然之嶮巖。廓通谷以往來。劃兩扉而闔闢。
順陰陽之晦明。嚴內外之限隔。旁疏彈琴之峽。側疊倦
枕之石。誠萬古之要樞。壯天關而地闕。於是冠兩崖之
巔。連千雉之城。繚峻墉以布護。匝峭壁而迴縈。樓櫓高
切於穹昊。睥睨橫亘於青冥。蓋飛梯所不能度。而鷲鳥
所不能陵。乃使熊虎之將。貔貅之士。嚴其部伍。以為扞

衛。高牙攢以總總。兮。周廬列以鱗次。旌旗繽紛以拂天
兮。鼓鉦司而殷地。鎧鮮明兮。刀犀利。勢虓勇兮。氣獮虜。
振

天聲於絕漠。振

神威於遐裔。雖鎮之以武事。終守之以仁義。若乃京都鉅
麗。處乎其陽。環紫垣之崇崇。流金河之湯湯。樓閣突兀
而造天。兮。正殿特起乎中央。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兮。
湛恩溥博而汪洋。開鴻業於萬世。兮。恢

聖謨之孔彰。拂夕月於若木。騰朝日於扶桑。火淫赫曠之
野。冰天凝泣之鄉。凡星羅之下國。系重譯而來享。皆樂

御製景泰五

五

我治化襲我冠裳。稽顙奉職。歲以為常。仰

聖德與神功。兮。唯兩儀之相當。是宜勒關門之石。兮。垂
日月之耿光。掩夏商而過之。兮。軼有虞而包陶唐。彼秦漢
之瑣瑣。兮。當何足以比方。敢揚

盛美謹獻辭曰

雄關我。我倚空碧。盤軋厚地。自天闢。壯勢磅礴。元氣積
陰。闔陽開。謹朝夕。固畿服。兮。控沙磧。

神武揚。兮。威赫奕。夷狄懷。兮。修貢職。煙塵靜。兮。海宇謐。石

巖巖。兮。削蒼壁。紀

聖德。兮。頌丕績。億萬年。兮。示無極。

應

教

賞春賦有序

宣德庚戌春三月丙午屬清明之節瞻基恭侍

皇太后謁祭

長陵

獻陵先二日時雨連降將事之旦天日開霽

祀禮既成

神人協慶

鑾輿告還

御製詩卷五

六

御製詩卷五

聖心怡悅覽山川之明秀景物之融麗樂民庶之得所爰

命瞻基為賞春之賦瞻基伏惟

聖母之志所樂不敢以菲薄辭謹撰賦一篇拜手稽首上

進其辭曰

六合晶明萬物皆新洋洋欣欣融融津津充焉太和益

焉同春固洪纖其興趣一大鈞之至仁請樂而陳焉方

玄冥既邁青陽承序北斗回杓東風解氤厚土發其膏

潤羣卉暢而和煦草芊芊以一碧柳宛宛而搖金豔梅

杏之若繡紛桃李之滿林疏畦鬱其宅達麥壘秀而駸

駸此植物之春有以適乎人之心一氣所動羣飛皆傑

玄燕初來白鴈仍北響

音韻於雅奏快扶搖於

平陸孰之禦遏此動物

乎東西浩蕩乎南北霽

黛水紆迴而湛碧颿風

香車駿馬紛驚於韶華

之夫倚篠之徒志存乎

期矧時澤之屢敷樂趨

事之春又各有所娛也况

萬邦朝貢畢至駉屢登於

夫陽春亦庶幾其平世願

聖母大訓之所賜也敬奉

慈壽

慈顏嘉樂錫之玉爵拜稽

聖母所存廣大之仁並以

惟思以睦此家之春也仁

民率於德此國之春也澤

咸獲厥所天下之春也此

聖母之至樂也惟

聖母之慈仁同天覆而地載

謨訓之詩諄最服膺而或忘惟體

仁以建春奉

聖母於萬歲

上元觀燈獻

壽賦

陽回大地喜際新年和氣充溢霽色光鮮時方首於四季節已冠於三元慶雲懸五綵之瑞麗日輝萬國之天撫良宵之熙皞觀素月之嬋娟遂承歡之至願啓祝壽之芳筵乃相東苑乃疏玉泉細草敷迎春之秀垂楊鎖媚景之煙感

御製奉春

八

上元觀燈獻

天意之垂佑副予心之秉虔布祥風於暖律益淑氣於晴川由是六釐效靈於海上三山表瑞於關前方丈蓬瀛崖我而列峙懸崖遂谷遷迤而相聯上接豐隆吳跡之宅下俯馮夷不測之淵蒼松翠栢爭迎春而萌發琪花瑤草紛葩露以鮮妍玉拳挺玻璃之首錦石堆碼碯之拳羅琥珀於峭壁列雲母於魏顛衡蒿庶可以擬其倫泰華乃得而比肩頃刻炫十輪之寶鑑須臾吐萬斛之金蓮或質而雅或麗而繁或文而潔或方而圓或密而不錯雜或疏而相勾連綵綵如太倉之粟粒皎皎同銀漢之星輝既焜煌於上下亦照耀於後先俯仰環視而

不異進退旁矚以皆然超紅橋於廣陵邁燈樓於開元其中積珠貝之磊落其上駐羽駕之飄翩霞裾風袂方濟濟而米集霜表雪壑復楚楚以盤旋或跨鶴之羣侶或渡海之列僊或捧蟠桃之實或獻長生之篇上祝

慈齡於萬萬豈但益算於千千於是雲間候九重之鳳輦波心泛百丈之龍船桂棹雙雙綺羅之富貴蘭膏點點過斗斗之昭宣鷗鳥遂觀光之美魚龍諧賞勝之緣見水天於一色媚景物於兩間照四岸樓臺之突兀映九衢車馬之喧闐寶香紛馥乎九陛瑞靄霏騰乎八埏極明時之美麗絢高藝之精專元宵之盛無與比數豈

御製奉春

九

上元觀燈獻

徒致悅於眇眇予以奉歡於

聖母俄而列闕揚彩天門異二肅塵輦路擁衛振鏗鏘之佩環侍從肅雍容之儀矩僊樂合奏玉音齊舉鸞笙鳳管之和和瑤琴錦瑟之交鼓方始協於宮商即允諧於徵羽既已揚於音聲復盛陳於歌舞陽春白雪才振葉而遏雲巴渝渾脫忽旋風而擺霧百戲紛呈於不夜之天榮華總備於長春之府下整輿情之敬恭上帝慈顧之悅豫於是載熊掌於冰盤出駝峯於翠釜雲廚備珍饈之華玉壺貯金盞之露藉首彩雲之鄉傾心宸闕之戶誠惟誠忭而獻頌曰仰惟

聖母大德難名。遇列聖以隆內教。佐

先帝以弘仁聲。塗山啓夏。本同乎一。文母興周。實與之并。

肆眚躬之涼薄。荷

厚愛之生成。承萬年之大統。君四海之蒼生。揆片善之

不敏。揣一藝之無能。夙懷惟厲。

慈訓是膺。

萬思萬慮。至澤如天地之大。

一言一語。至教如日月之明。盡天下之奉養。足以效消

埃之報。竭海內之養。不足以展方寸之誠。謹陳良夕之

宴恭怡。

御製集卷五

十

聖母之情願

於憐於慈。切益愉悅於光榮。

萬年福壽同乾坤之久遠。

九重吉慶符泰華之康寧。永隆子孫之大惠。而永樂華夷

之太平也。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五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六

賦

大祀

南郊賦有序

朕以眇躬。續承大統。夙夜孜孜。奉

天勤民。庶幾無忝。

祖宗付托之重。乃宣德己酉春正月戊午。將有事于

南郊。前期出次齋室。中飭百官。將事之夕。雲輿不興。

天宇明霽。而和氣清暢。朕心悅焉。祀禮既畢。遂賦其事。賦

曰

御製集卷六

維青陽之屆候。闔鳳曆之方新。布至和於羣品。回泮氣

於洪鈞。肇禮祀于

天地。亦迺禮於羣神。乃者吉月既闕。剛辰斯卜。爰飭禮官

爰謹齋沐。五衛戒嚴。百辟祇肅。啟瑤壇以汎潔。于齋室

而穆穆。於是振和鸞。駕蒼龍。始旦啟行。次于郊宮。爰暨

將事。蓋秉恪恭。牲粢既秩。菜盛以豐。赫赫崇崇。嚶嚶鼓

鐘。樂音克諧。佾舞有容。端冕服以秉圭。儼對越而升中。

惟精誠之洞屬。用昭格于

昊穹。于時夜色澄虛。四無纖翳。

天宇廓清。星月昭晰。瑞靄涵其網緼。靈輿颯其來至。仰

上帝之有臨。暨百神之咸萃。紛靈祇以居歆。諒予衷之弗
或。幸禮之告成。庶比隆於肆類。顧祀事之所重。實祈
報之有常。既合祭之著儀。率

祖考之舊章。冀多福之來崇。幸年歲之豐穰。期兆民之咸
和。濟四海於樂康。庶

天心之允協。于治道而有光

廣寒殿賦

巍乎高哉。萬歲之山。倚空碧而噴吐。上有廣寒之殿。夏
出乎霄漢。既岩曉而壞。亦弘敞而輝煥。攬星辰於咫尺。
凌風雲於汗漫。披蟾宮之清虛。果孰睹其有無。豈若

是磅礴而特起。偉壯觀於京都。其為制也。列丹楹。架虹
梁。羅星拱。翼飛軒。開彤戶。疏綺牕。環以曲檻。周以洞房。
若金露玉虹。瀛洲方丈。森乎樹之。竊窺通閤。道其相望。
重檐轆轤。層楹高張。謝雲璫與龍脯。汰繪采與金黃。雖
華美而不踰。亦質素而有章。時憑軒以遊目。足怡情而
豁志。適則流雲漾太液之晴。麗景嬌上林之岸。百卉競
乎韶光。四時諠其春意。千門萬戶。芳宮闕之盛。高城深
池。芳金湯之固。冠蓋閭井。居百萬其鱗次。宦匪玉帛。合
四方而雲聚。遠則河流縈帶。澄明如練。泰岱恒高。環畿
作奠。西峙玉華。千巖萬峯。雨洗浮嵐。勢若游龍。遞迤而

北接于居庸。霞疊屏障。金紫芙蓉。東蟠大海。渺瀰汪洋。
旋轉日月。渾涵太空。曠宇內之茫茫。紛景象其無窮。嘗
即顯以玩微。繁有契於予中。嗟乎。茲山之崇信其偉矣。
茲宇之闊信其美矣。足以順適情性。宣暢胸次。然古昔
明世哲王。誼辟靜必思道。動必務德。上祇乎
天命。下經乎邦國。政崇宮邃。館非徒娛己也。臨高眺遠。必
有資乎理也。昔文王靈臺之作。蓋致謹天人之際。後世
若樓有勤政務本。臺有觀耕講武。亦不忘於政理。而豈
章華臺臺奇同日而語哉。予臨九吾兆民是保。恒逸樂
以為戒。惟仁賢之為寶。庶靡愆於皇猷。而光承於

祖考

西山賦

夫何西山磅礴而高大。方與五嶽而爭雄。其下盤踞乎
厚地。其上摩切乎層霄。挂星辰於萬仞之絕壁。芳淺雲
霧於九疊之危峯。其東則走勢蜿蜒。若赴滄海。瞰碣石
以傲兀。抱榆關而流彩。其南則原野逶迤。岡巒映帶。控
沃壤於千里。引河流之九派。其西則太行蔽業。鴈門嵯
峨。跨澤潞以紆迴。顧蔚朔而坡陀。其北則居庸倚天。雄
關險阻。雖萬夫而莫開。制窮荒之殘虜。此其表奇特於
四方。壯金湯於千古者也。若乃春和景明。草木敷榮。千

巖聳翠萬嶺橫青。黛色濃其欲滴。嵐光涵其相縈。迨夫
東皇迴駕。炎威屆候。而暗林鬱。雲歸岩岫。鼓汗汗之松
風。瀉潺湲之石溜。至若金飆微動。灝氣乍澄。涼生霧壑。
秀聳雲屏。絢霜葉之璀璨。挺煙岫之崢嶸。乃若冰涵陰
厓。雪冒遙岑。林居盡掩。樵徑莫尋。恍崑岡之積玉。比于
關之獻琛。此其四時之景物不同。而皆足以舒望眼而
豁中襟也。嗟夫。天造地設。爰自開闢。歷古今而壯觀。莫
幽然而則劣。非造化之有待。用華固於京國者歟。吾將
探奇勝攬秀色。希樂山之仁。安靜者之適。又何必問道
於崆峒。而後遂登於壽域哉。

大江賦

有序

江出岷山。會眾水合流。至京師而益大。其利澤之及
天下。為至大。暇日因閱圖籍。而懷大禹之功。遂援筆
賦之。賦曰

運大塊。元氣之自然。乃遂融液而為川。俾江水之長邁。
芳絲岷山以發源。踰洛沫。二水名。與巴梁。乃吸眾流而
併吞。配四瀆而長雄。乃望滄海而東奔。其始也歷三峽。
出夷陵。經洞庭。趨武昌。混混浩浩。滴汗汪沆。會漢水於
大別。疏九派於潯陽。然後引彭蠡之瀦。出小孤之隘。畧
雷池以廣澗。道三山而澎湃。繞金陵而作固。開天塹之

廣大。亘千古而長存。壯京師之險介。若乃皎月宵白。熙
陽朝升。煙開雲歛。微波不生。滢千里之一碧。若鏡空而
砥平。發榜人之詠歌。蓋和樂以成聲。及夫盲飆勃興。怪
雨暴作。簸怒濤以嵒立。湧雪霜之屋岬。響震坤維之軸。
聲翻渤澥之壑。馮夷江神為之悚息。奇相江神為之駭
愕。渺波流之浸灌。近與海而相通。肆靈潮之往來。亦鼓
意而增雄。凡珎異之收產。皆靈秀之所鍾。潛塔水碧。耀
其底。金精丹礫。萃其中。別有羽毛之倫。鱗介之族。玉石
之類。草木之屬。紛含津而受氣。或宅深而浮渙。雖千萬
之殊形。悉民生之取足。若其利之大者。則東連吳越。南

出廣閩北引

充豫西極梁岷

以至析支

水名。中。之漢。炎

海之濱。遐邇遠域。是山是遵。運輪艘。舟名。載飛雲。舟名。
舳艫相銜。至于江津。或奉職以勤事。或納貢而效珎。至
若其氣上甘霖。合雲蒸。甘霖時降。霈澤滿盈。蓋九土以
之潤。而百穀以之成。變炎暑為清涼。回早暎為豐登。信
水德之靈長。乃於此而有徵。於乎噫嘻。帝堯之時。澤水
有徵。命禹治之。八年於外。手足胼胝。然後九川滌源。九
澤既陂。馴至於今。乾坤清夷。予承大統。臨萬國。撫大江。
之雄奇。實無盡乎利澤。思前聖之大功。配天地而莫極。
用抒意於斯文。庶幾九德之歌。而傳之無斁也。

鍾山龍盤賦 有序

金陵東南形勢之地。大江環抱。而三山石城天印。懷府青龍諸峯。蜿蜒起伏。而鍾山磅礴高聳乎其中。其陽則沃壤千里。昔諸葛武侯所謂鍾山龍盤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天府之國。我

太祖高皇帝受

天明命。爰除羣雄。創造鴻業。定鼎金陵。朝會諸侯。混一六合。垂統萬世。龍盤之形勢。王氣之所鍾。蓋天造地設。有待於我朝者也。夫豈偶然哉。朕嘗覽觀勝槩。近閱圖志。有感乎中。遂為賦云。

御製集卷六

六

紫鍾昇之為山也。磅礴乎大江之南。聳拔乎霄漢之上。蓋昔人所謂龍盤之形勢。乃天造地設。以為皇都之屏障。觀其龐厚博大。巖崿穹窿。繚以聚寶三山之秀。帶以石城幙府之雄。天印石碗峙其南。雄亭武岡環其東。勢紆徐而若遠。脉聯絡而相通。惟茲山之巋然。獨屹立于當中。若乃春和氣融。百卉妍麗。薰風南來。萬木葱翠。浮嵐乍收。長空雨霽。瀉澗泉兮淙淙。陰蒼松兮翳翳。振千岩兮清風。流萬壑兮雲氣。遠而望之。若神物起。勢簸蕩滄溟。從以天吳海若。鼓以駭浪奔霆。獨蟠拏而奮雄。傍碧落而飛騰。壯矣哉華岳之崢嶸。龍門之險隘。匡廬之

九疊。峨眉之寸碧。皆若培塿之瑣細。當何足以抗敵。蓋扶輿之所凝結。王氣之所鬱積。既已聞於昔時。誠有待於明德。惟

皇太祖肇造鴻圖。握乾符而御極。衍萬世之宏謨。嘉茲昇之崔嵬。即其陽而作都。控天塹之險阻。廓湖山之奧區。開九重之宮闕。會四海之車書。信乎鍾靈孕秀。五彩昭敷。為天下之都會。與前言而相符。噫嘻。山嶽之大學。重不遷。鎮奠一方。自古而然。矧茲傑特。巍乎中天。固不特興雲雨而澤百物。蓋將為國家作鎮於萬年。

居庸秋曉賦

御製集卷六

七

噫嘻哉居庸之壯也。雄關截業。層嶂崔嵬。跨渾河以東。馳巨太行而西迴。維時秋高氣清。煙淨雲歛。旭日初升。殘月既掩。秀色連延。一碧如染。萬翠葉兮歲華。屹青屏兮稠疊。仰千仞兮玉削。渺一帶兮壁立。於是關吏申會。關門啓扃。炯甲冑兮晶熒。森戈戟兮崢嶸。影搖搖兮旌旗日麗。聲殷殷兮鼓吹風清。其陽則金城萬雉。雙闕在望。龍文五彩。郁郁于上。其陰則沙漠萬里。塵氛清散。遠近趨和。但見鴻鴈。蓋是關也。天地所真。限隔夷夏。雖索虜其迷徒。豈防戍之宜罷。必有遠慮。斯無近憂。防患未然。經國嘉謀。吾又聞之。上聖為理。不獨倚武。虞格有苗。

乃在羽舞。修聖神之德。化蓋禮義之千禮。吾雖未易以
跋及諒素心之所慕。

瑞雪賦

緊造化之孔神。運一氣而環周。耿降監之在民。芳沛
膏澤之旁流。屬顓頊之司權。芳已閉塞而歲收。宜素華
之呈瑞。芳兆來歲之有秋。登高樓以寓目。芳騁遊觀於
四極。雲陰翳其下垂。芳渺千里於一色。冰闌干其凝沍。
芳風凜凜而不息。散飄飄其先零。芳雪雰雰而遂積。灑
九成之層臺。芳宵萬雉之重城。度閭闔之宵窳。芳集玉
帛於廣庭。映金鋪之妍麗。芳煥珠閣之精明。綴綺疏而

御製集卷六

八

委積。芳拂瓊柱而迴縈。既聯翩以雜糅。芳亦繽紛而繁
驚。隨物象以賦形。芳儼重疊與連環。珠上林之千樹。芳
聚玳瑁之森布。迷瑤臺之綺繡。芳亂西華之振鷺。山嶺
峯以凝曜。芳峙玉壘於天中。千巖萬壑。不可以辨。芳勢
聳拔而增雄。覆大田以皓旰。芳昧阡陌之南來。相天地
之高廣。芳混太素而無間。彌藹藹以浮浮。芳若鴻濛之
未判。炯太陽之照燭。芳遂驅朗而增煥。湛靈臺之澄瑩。
芳寄清賞於平旦。來百辟之稽首。芳曰稔歲之先機。茲
漫汗以盈尺。芳春霖霖而愈滋。湛土膏之釋釋。芳物欣
欣而自私。諒大有之必書。芳續豐年之周詩。嗟羽毛之

呈祥。芳誠莫比乎茲白。予何修而致此。芳荷二儀之大
德。豈昭事之敢忘。芳惟小心之翼翼。庶本固而邦寧。芳
昭榮光於簡冊。

春陽賦

伊大鈞之播氣。首四時而為春。瞻北斗之旋杓。乃來指
而在寅。屬太皞以統節。亦勾芒之御辰。當歲事之權輿。
撫萬國之貢珎。爾其玄律既窮。青陽畢達。日輝輝。芳天
衣風瀏。瀏芳木末。吟和氣。芳流景光。廓氛翳。開鴻芒。陰谷
為之昭融。沍澤為之汪洸。信無幽而不燭。亦無隱而不
彰。於是勾萌漸舒。閉蟄咸奮。茁蘭茝之綠縹。紛桃李之

御製集卷六

九

紅潤。魚洋洋其濯鱗。鳥嚶嚶其流韻。雖萬殊之品彙。皆
一氣之潛運。至若農祥正土膏動。煥麗景。解除凍。既大
發於民和。且將滋於民用。啓閭井之謳歌。興田疇之播
種。原夫春之為令也。於德則木。於卦則震。在天為元。在
人為仁。肆溫燠而妍和。熙玄化於無垠。耿予懷之所同。
思與物而咸新。乃建青旂。乘鸞輅。祈穀

上帝。施令下土。冀惠澤之廣被。若青陽之彌布。俾民樂其
業。安於所務。庶幾紹

列聖之大德。承

上天之隆顧。乃作歌曰。杲杲芳春陽。騰華彩。芳照萬方。呵

萬物以齊奮咸欣欣兮樂康。又為之歌曰。春陽兮熙熙。悅吾民兮遂其私。溥酣鬯於太和。願萬年兮若斯。

太液春遊賦

美哉太液之為池也。浩乎其無涯。混乎其無窮。源發於山。瀉虹流之蕩漾。派通于海。接鯨波之冲融。湛一色於冰壺之內。涵萬象於玉鏡之中。迨夫春氣融和。微飈不興。煙光既歛。天影乍澄。清漪涵兮相盪。綠波澹兮弗驚。魚洋洋兮在藻。鷗泛泛兮春聲。于時萬幾少閒。四海云謐。物無疵癘。民以安逸。爰命駕於一遊。臨茲池而駐驂。於是川祇靜氛。山靈飲霏。雲霞炫彩。天日涵輝。謁陽和

御製集卷六

十

之怡蕩暢中情而惟怡。顧致理之在予。跂往聖而遐思。繫昔有周靈沼既成。民用歡樂播之頌聲。維茲池之開博。匪人力之經營。蓋天造而地設。壯麗觀於京城。挾兩山之奇秀。滋萬物之敷榮。雖遊玩之可樂。亦循省而戒盈。嗟穆王之耄荒。騁八駿而馳驚。觴瑤池而弗返。幾顛覆於厥緒。敢殷鑒之或忘。肆恒率於皇度。庶保人於下民。上永延於鴻祚。

內苑聞鶯賦

有序

時雨初霽。天氣清明。偶過苑中。聞鶯聲清婉。欣然有適。遂援筆而賦之。

歲在庚戌。時維仲春。洪鈞播物。塊北無垠。妙二氣以含和。藹萬象其維新。於是樂芳時。娛淑景。萬幾初閒。百慮皆屏。撫苑樹之澄陰。玩林花之弄影。爰有鶯鶯。煜煜如金。現睨其呀。綿變其音。既宛轉如鼓簧。亦清冷如奏琴。暢兮乍如歌。幽兮復如吟。或遠或近。或高或深。蓋已奮乎中谷。並高栖於上林。離乎其倫。挺乎其類。稟中央之正色。孕上德之純粹。靡靡伐木之章。嚶嚶求友之義。紛百鳥之喧呶。何足彷彿乎是也。嗟夫。鳳鳴上瑞。遇聖乃至。白鶴雖清警。露則鳴。霜天鴻鴈。聞者悽惋。雲林杜宇。聲含悲苦。鶯啞啞以迎風。鳩咕咕而啼雨。夫豈若春和

御製集卷六

二

景麗聽鳴鶯之適趣也哉

恒嶽晴雲賦

都城之西。遙望五百餘里。有恒嶽之綿聯。危乎奇峯之峭拔。屹屹高山於青天。上有巉巖巨石。熊蹲而虎踞。方相倚薄乎層巔。嘔雲氣以觸石。與飄風而周旋。矧朝陽之東升。射五色其相宣。錦絢爛而郁麗。芳又若綵鳳蔽日而朝。軒軒轅。背太行而瞻。謁兮摘居庸而明鮮。豈變化之倏忽。將神靈之固然。瞻雲彩之悠悠。芳與茲山之巍巍。以常久而著名。芳諒永莫乎京師。亦為雨於天下。芳溥德澤而咸施。予詠配天之峻極。芳薺崧

高於周詩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六

御製集卷六

十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七

賦

太液觀魚賦

有序

太液池深廣若巨浸羣魚所聚閒暇偶憇池上觀其
浮沉游泳有自適之趣因為賦云

未玉泉之清也發乎西山之隱渺素練其澆漾引情虹
之委蛇既奔流以東注乃匯而為太液之池鑑物象於
澄碧涵微颺於淪漪當夫東風扇和臨池少憇怡情適
趣縱目凝睇俯羣魚之游泳浩浩乎其春意或纖如鍼
或修如指或鰭或鱗或魴或鯉倏來草芳若雲遽流逝

御製集卷七

兮如矢及夫揚鬐鼓鬣乍浮乍沉圉圉中流洋洋其潯
瑩寶鑑以橫玉炯冰壺而雖金時吹花以煦淺亦依苒
而潛深靡數若之可虞豈鈎餌之見侵優哉游哉如衆
翻之摩雲如羣聳之集林皆適夫天性之自然諒有恆
予之中襟嗟夫夏后之世魚鱉咸若周文為沼其民歡
樂既聖哲兮已遠揆予德兮涼薄欣物情之得所驗天
理其昭灼味孔伋之道言咏禽飛與魚躍

小山叢竹賦

瓊島之陽太液之西有竹叢生鬱鬱萋萋雲翻翠篠風
搖綠枝鏘如振珎琳清如鼓銅絲坐而聆之有翛然塵

外之思焉。靡替以媚。靡色以飾。洞乎中虛。擬乎外直。傲
晏歲之冰霜。同堅操於松柏。撫而玩之。有允矣君子之
德焉。嗟夫。渭川千畝。湘皋萬竿。亦何地而不產。獨劉方
芳鮮觀。然則錯落之瓊玖。特達之琅玕。視斯竹之爲貴。
豈可同日而言哉。昔者蔡邕柯亭。伶倫解谷。苟相知兮。
不逢。雖美才兮。誰錄。吾徘徊而不舍。固鍾情於茲竹。衛
之武公。年踰九十。禮以飭躬。每懷靡及。詩人形倚倚之
詠。國風載淇澳之什。嘉斯竹而賦之。予敢忍夫重習。

觀蓮賦

仲夏之半。微雨初霽。煩暑既清。南薰時至。適幾務之餘。

御製集卷七

二

閒澹逍遙而游憩。及芳池以徜徉。愛芙蕖之妍麗。於是
駐輕軒。俯清泠。遊魚潛泳。水波不興。盡田田之密葉。舒
灼灼之繁英。白如雪。皎紅如瓊。綴未華之媚。嫵問素
質之娉婷。或並蒂而相倚。或疊萼而相承。或凌波而正
直。或迎風而款傾。美綽約兮多態。嬌欲語兮含情。朝浪
漲兮泛露。紛鵲鵲兮播馨。於是天宇明淨。湛湛澄鏡。亭
亭淨植。霞彩相映。暫徘徊以竚立。聊怡情而適性。誦在
沼之周詩。爰寄懷乎斯詠。

羽扇賦

夫何羽扇之爲物也。製作孔奇。柄琅玕之聳持。指雪翎

之陸離。首若銳而下方。體蓋圓而中規。視之瑩然塵垢
弗縈。若美玉之耀采。如寶鑑之澄輝。揮之颯然清飈徐
來。浩爽氣之盈襟。炯明月之在懷。蠅蚋屏跡。蚊虻散飛。
六月高堂。一掃炎威。彼石家之雲母。謝氏之蒲葵。鵲翅
妍麗。雉尾參差。安得潔白雅素如茲。嗟夫。古人制器靡
尚華飾。因物爲用。任意有違。帝舜五明。以招徠才俊。武
侯白羽。以指麾行陣。予之有取於斯。豈獨嘉其清韻。方
當闢四門。決壅塞。洞靈臺之澄澈。視萬里於咫尺。播一
握之仁風。清暑氣於八極。

玉簪花賦

有片

御製集卷七

三

庭堦多玉簪。暑雨乍霽。金飈生涼。其花盛開。不競於
春陽之時。而秀於早秋之候。潔白妍麗。異於羣卉。玩
而嘉之。乃爲之賦。

春陽萃和。萬葉萌蘖。衆卉爭妍。千葩競發。豈若玉簪之
翹翹。獨後羣芳。而秀拔于時。少皞司令。金氣應節。羣葉
紛敷。素蘂未拆。忽微雨之沾洒。滌初秋之餘熱。乃粲然
而盛開。偉光瑩之紛揭。方其海旭乍升。曙光昭晰。湛若
鉛華。明如珮玦。冰姿素淡。霜容皎潔。翩粉蝶兮欲迷。何
縹塵兮可涅。及夫羲和停輪。皓月行空。繁影在地。綺旌
玲瓏。如霓旌兮下降。類雲采兮疊重。承夜光兮色猶晦。

涵湛露兮香愈濃。遠振芳兮紛華。抱奇尚兮負白。謝東風兮不競。懷秋素兮自得。嗚呼。清高之士。恬退之節。林逋西湖之濱。元亮東籬之側。蓋可以聯芳而並潔也。

馴鹿賦

有序

虞人有獲鹿納之苑囿者。畜久甚馴。狎能解人意。愛而賦之。且有警焉。

夫鹿之爲獸。生于巖壑。飲澗食草。栖迹叢薄。易驚而駭。捷馳以躍。林野之蹤。蓋非所畜。既離虞罟。遂登苑囿。祥麟同處。馴虞爲侶。積歲踰時。恭養益久。迫之弗驚。驅之弗走。既馴亦靈。宛解人意。呼之則鳴。招之斯至。知覺之

御製集卷七

四

性。奚限異類。然禽有能語。獸有善辨。通情適意。合節中度。嗚呼。物不自物。有循乎人。人有匪今。而物之循教。有善道。食有美祿。而或不淑。不愧馴鹿。

蒼鷹賦

鷲哉鷹之爲鳥。首實搖光之挺生。含火德之明烈。芳稟金行之純精。蘊雄心之猛悍。芳厲逸氣之稜稜。顧羽族之繁夥。芳信罕得而並稱。觀夫鉅爪懸鈎。利箭屈鐵。六翮劍利。雙眸電掣。髀寬兮脰短。頭圓兮臆闊。聚奇文兮若錦。點繁花兮似纈。方其決浮雲而迅征。橫大海而徑度。結虞者之網羅。飽隸人之伺哺。跼以錦韉之華。縻以

絨索之固。雖飲戢以安停。終延頸而遠慕。若乃玄冬至。

寒風興。草木凋。霜露零。當蒐田以訓武。順天地之義刑。

觀神動而氣作。俾呈才而效能。於是搜身奮翅。颺激電。

往。掠莽蒼以橫捎。干青冥而直上。折鴻鴈之翼。碎鴛鴦。

之額。雖大鵬之高飛。亦流腦而絕吭。然後俯畧原野。深。

窮林樾。搏龍攫蛇。掃狸批豹。雄虺喪其九首。狡兔失其。

三穴。皆裂膚以解節。紛飛毛而洒血。嗟神俊之若此。乃。

風骨之自然。齒急義之健鶻。陋鷂鷹之饑貪。曰夷鳩以。

名官秉刑法而用度。周比德於尚谷。垂功業於簡編。俾。

然明與子產論爲政之大畧。見邪惡而必誅。譬鷹鷂於。

御製集卷七

五

鳥雀。契予心之所存。惟司刑之是託。懷欽恤與明慎。恢治功之昭灼。若夫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如秦之慕客。魏之呂布。元坦之聚畜。僧達之馳驚。又淪溺於禽荒。而廢闕於政務。皆非予之所取也。

鳴蟬賦

有序

時維仲夏。微雨初歇。輕颺颺然。聽蟬鳴高樹。音韻清切。喜而賦之。

繁乾坤之至仁。均覆載於萬類。凡洪纖與高下。靡不承乎生遂。撫絃賓之屆候。屬時雨之澄霽。顧蟬蛻之爲物。蓋昆虫之微細。感節序之變遷。亦揚聲而吐氣。非絲非

竹。非匏非木。嗚嗚冷冷。乍停復續。劃如長嘯。浩如
永歎。或淒清兮若吟。或激切兮如怨。陰灌木之陰森。旦
晨暮而靡倦。蓋聞蟬非一種。蜩其大者。鳴非一時。蜩鳴
以夏。蟬母鳴春。寒蟬鳴冬。蛩螀鳴秋。時各不同。嗟夫。小
大兮雖殊。由蛻兮一類。吸風兮飲露。高潔兮一致。所以
加飾侍臣之冠。而表清尚之為貴也。

芍藥賦

惟衆卉之生植。競妍華於青陽。何芍藥之奇異。乃獨冠
於羣芳。爾其新華未舒。嬌艷半吐。鬢髮瓊冠。威蕤金縷。
穠粧乍試。醉態欲語。倚香風兮婷婷。浥湛露兮潏潏。紅

山集卷七

六

芳奪彩於晨霞。玉顏含悵於暮雨。妙化工之自然。爰形
色其賦。與伊昔此花。莫盛維揚。豈土地之所宜。並品類
之匪常。陋夭桃於蹊徑。鄙艷杏於山莊。芙蓉愧而蔽輝。
薔薇望而韜光。茁茁羞妍於鏡水。牡丹歛媚於洛陽。獨
芍藥之殊絕。不與彼而同芳。朕嘗思憶前聞。歷觀往譜。
何異種之繁滋。列佳品而莫數。豈恣態之堪翫。抑性味
之足取。縱能供金鼎之調和。又曷若鹽梅之為愈。

登小山賦

壯哉乎北京山河。雄圖園林廣袤。茲山聳峙。在于西園。
薄霄漢以高騫。超埃壘而獻秀。瓊島峙其左。太液匯其

陟。嚴樹慈龍。水花明燭。盼幾務之餘閒。聊登臨而楚想。
于時春事將闌。微雨初霽。天風颼颼。淨掃氛翳。俯而視
之。則城闕九重。萬戶千門。飛甍耀乎彤霞。崇觀凌於青
雲。引而望之。則郊圻盤博。沃壤夷曠。木苗蔚其如旆。草
木秀而奮暢。湛潏潏兮縈紆。涵盧溝兮滉漾。馳遐睎於
其外。矗羣山之糾紛。大房倚空而特聳。居庸壁立而嶙
峋。下連蟠於西北。上並抗於浮雲。嵩恒維嶽。聯絡乎其
右。泰岱魯望。截業乎其前。東則大海茫茫。天際諒天造
而地設。肆靈鍾而氣聚。盤迴層疊。拱護堅固。偉壯觀其
若斯。因眺覽而興慕。昔我

山集卷七

七

皇祖龍潛。此都暨尊。臨於大寶。遂恢廓於鴻圖。至明如日。
至德如天。仁恩義澤。敷被八埏。奄六龍兮上征。愴四海
兮遐思。矧繼述之在予。能斯須而或遺。俯仰今古。徘徊
瞻顧。有動于中。躊躇未去。已而夕景蒼茫。歸鳥在樹。命
駕言旋。初月當戶。中耿耿其未已。遂揮毫而為賦。

木芙蓉賦

緊乾坤之生物。皆發育於春陽。肆卉木之繁夥。競揚芬
而吐芳。維芙蓉之妍麗。遠高秋而始榮。特有異於厥類。
故名之為拒霜。臨太液之清冷。傍瓊島之崔嵬。既崇幹
以蕃枝。遂駢萼而叢開。若乃玉露零宵。金風振曉。翠葉

盈盈。穠華皎皎。紛米色之陸離。極姿容之窈窕。於是文
錦耀彩。彤霞流輝。濯沆瀣以自潔。渺纖塵之莫縈。先寒
氣之嚴肅。乃吐秀而奮奇。彼牡丹海棠。素玉蕊。普薇爭妍
逞媚。方春之時。曾不幾何。飄零慘悽。倖茲植之懷貞。實
後時之不競。表芳華於遲暮。惟清為其相並。嗚呼。貞女
秉禮不歎乎時邁。志士守道不務乎速達。其耿介之所
存。亦芙蓉而同節。故予於斯植也。匪尚其色。而尚其有
凌霜之德。

秋山賦

太虛兮既澄。浮雲兮不興。睇萬里兮無際。湛吾心兮虛

御製集卷七

八

且明。但見夫迷山四出。截業崢嶸。高為崖嶂。卑為丘陵。
或屹立如砥柱。或平直如引繩。或盤踞如蒼虬。或駢列
如青屏。或森聳如劍戟。或行遙如旂旌。或起伏若萬馬
之馳驟。或軒翥若羣鳳之飛騰。顧奇態異狀。彈宅楮
而難名。蓋秋之為候也。白露既零。金氣載肅。洗浮嵐於
淨盡。振脫葉之荻荻。陳黛色之分明。開奇秀於縹緲。于
憑高而一覽。可暢懷而舒嘯。蓋吾聞之君子之於道也。
觀不徒觀。必度於理。樂不徒樂。必勵諸己。夫山之為物
也。厚重不遷。秋之為狀也。清明肅厲。蓋山之德屬仁。秋
之德為義。吾方體仁以厚民。率義以明治。庶幾以無泰

於厥位。豈徒娛目而適意也哉。

平原獵騎賦

惟我朝之御宇。奄萬國其來同。肆誕敷於文德。亦豈忘
乎武功。屬玄明之屆條。凜閉塞而成冬。命將帥以習射
將校獵而講戎。於是歷吉日。修武畧。布魚麗。張虎落。聯
置罟於平原。列儲胥於崖嶂。掩百里兮大合圍。下堪輿
兮上寥廓。乃有賁育之輩。韓白之徒。千駟迅發。萬騎奮
驅。飛霞之驟。決波之驗。義渠茲白。瀚海驄駒。過唐公之
驕驍。勝劉備之的顯。決如驚鴻。激如流電。矯若游龍。駭
若飛練。彎明月之弓。搖白羽之箭。乃超坡陀。涉林莽。批

御製集卷七

九

玄熊。搏彫虎。攬雄虺之頭。拖奔兕之肢。挾三茅兩。旁疊
四五。候周馳而交驚。忽橫擊而旁征。梟羊聞呼而號。魄
狹。猢猻叱而喪精。環山藪之藏蓄。紛珠材而異形。惟鋒
刃之所及。皆隕越而凌兢。然士氣猶振。馬怒未息。邁鷹
隼而駭騰。越韓盧之捷逸。捎晨風落飛。鷗鴻。鵠降雲駕。
驚墮雪。渺寒蕪之莽蒼。偏飛毛而灑血。予曰。噫。嘻。惜其
過烈。智不掩羣。仁不盡物。闕武而已。何在窮殺。於是下
命令。戢武威。割鮮酌醕。旋旆都畿。念奔走之勞疲。頒所
獲於六師。懷解網於商德。詠繁弓於周詩。庶狩教與蒐
岐。豈上林子虛之比擬而已哉。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七

御製集卷七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八

頌

洪武

聖德頌有序

昔元政不綱。生民塗炭。海內沸騰。

上天厭亂。命我

太祖高皇帝。爲生民主。肇跡淮泗。天戈一揮。豪傑響應。既渡大江。都金陵。用兵四方。所嚮克捷。十餘年間。削平僭偽。天下大定。建號改元。溥海內外。無有遠邇。悉賓悉臣。於是制禮作樂。興學育賢。教化旁洽。民物康阜。

御製集卷八

一

熙然大和。在位三十餘年。功德之盛。巍巍煌煌。早冠前古。升遐之日。萬方哀悼。肆朕續承鴻業。恭思開創之難。永懷繼述。夏書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謹撰洪武

聖德頌一篇。用以詠歌於不忘焉。其辭曰

天厭胡元。啓我皇明

太祖聖神。受

命而興。龍飛之初。有衆一旅。豪傑未從。雲龍風虎。既渡大江。定鼎金陵。羣雄紛爭。載經載營。僞漢恣睢。爲我勍敵。大戰鄱陽。湖水爲赤。既殲其渠。勢若燎毛。江漢息波。安

流滔滔。遂攻偽吳。士誠就縛。兩浙寧居。氛祲不作。閩粵順附。東南廓清。長驅中原。西北悉平。乃順民心。乃登九五。天地再新。

聖作物觀。日所出入。圓于幅員。無有遠邇。蟠地際天。玉帛車書。咸統于一。四裔率服。九有寧謐。雨暘順序。年穀屢登。邊徼烽燧。庫藏甲兵。文教誕敷。治道聿隆。禮樂明備。絃歌颯颯。靡賢靡庸。靡才靡育。載詠菁莪。載歌棫櫟。兆姓之繁。皞皞熙熙。謳歌鼓腹。帝力何知。三十餘年。垂拱而治。龍興上賓。如喪考妣。

德合光輝。功高禹湯。

聖謨孔昭。垂憲百王。

皇祖中興。

皇考善繼。施及小子。式績大位。永惟開創。功德配天。敬作頌詩。播之萬年。

永樂

聖德頌 有序

於戲。惟我

皇祖太宗文皇帝。天錫聖德。受命建國于燕。乃心忠孝。輔翊帝室。建文嗣統。信用儉朴。廢棄成憲。戡虐宗室。乃

遵

祖訓。舉義旅。將除克虐。以清朝綱。羣姦既殄。天命所歸。人心咸戴。遂正大統。繼承

太祖高皇帝鴻業。綱紀法度。燦然復明。登崇髦俊。列于庶位。敷布恩德。惠養黎民。暨夷戎狄。四方萬國之衆。咸慕義歸誠。執贄來朝。有道路相望。稽首闕庭。殆無虛日。蓋前古所未有也。致治之效。臻于極盛。嘉祥異瑞。莫不畢至。而尤祇勤夙夜。制治保邦。惟懷永圖。益廣文教。綏萬方。懷小民。有梗弗順。必芟刈而後已。文德武功之盛。魏巍乎赫赫乎。允齊禹湯文武。無以加焉。

仁考敬承善繼。用延謖予小子。獲承丕緒。永惟中興鴻績。靡時或忘。益嘗讀周詩。有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曰。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此成王追念祖考之德。而不敢有忘者也。竊取斯義。敬作永樂

聖德頌。亦以著予之不忘焉。頌曰

天有顯命。篤生聖人。

皇祖太宗文武聖神。爰初金甌。分封大國。允矣忠孝。萬邦之式。中遭屯難。憐人騁姦。朝棄彝典。民罹憂患。肆其毒痛。摧及支庶。家以靡寧。邦本弗固。人怨天怒。以速厥戾。皇祖之義。寧其坐視。肆奉

祖訓肅將

天威義旗所麾如雲未歸人心既屬羣慝咸去維
天無私眷我

皇祖乾坤再闢天統復正生民嬉嬉家室相慶敷厥政理
率循舊章章帝

德恩登庸俊良制禮作樂昭宣人文治效之隆嘉祥畢
臻四裔萬邦歆慕仁義朝覲謳歌無遠弗至疇其負固
蕩滌以清芒芒坤輿一統靖寧明明

皇祖克齊文武德配

上天功隆萬古奕奕丕緒繼承在予夙夜祗翼仰惟

聖謨聖謨洋洋日月共明垂裕萬年永揚頌聲

洪熙

聖德頌有序

皇天純佑我國家啓萬年太平之運亦惟

太祖

太宗盛德大業肇之於前

皇考仁宗實克承之至仁如

天地至明如日月故能洞燭隱微覆育萬國其昭事

上下神祇

社稷

宗廟必誠必敬嘉納善言遵用舊典愛民如子惟恐或傷

薄賦輕徭明刑慎罰敷求賢才與之共理增給俸祿

重以恩命凡民所欲不求而獲民之所惡不驅而去

至於武夫戎卒尤所矜念厚其廩賜均其勞佚慎擇

將帥俾加撫恤兵革不試邊塵不驚是以

上天悅鑒人心協和海宇寧謐風淳俗厚熙熙皞皞然

與克齊之治比隆儼美夏商以來繼體守文之君不

能及也

德業顯著弘大光明萬世子孫永以為訓謹撰頌詩一

首用之

清廟播之久遠云頌曰

巍巍

上天佑我皇明萬生

仁考剛健粹精乃聖乃神乃文乃武受此萬邦以綏以撫

昭事

天地翼翼小心神祇洋洋永裕永歆

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德馨上聞四方蒙福有永嘉言

皇允受之顯顯舊章

皇心弗違凡厥有主均愛一視豈曰下民不啻如子衛戈

執受是謂我兵。鞠育撫摩。胥盡厥誠。同其好惡。厚其衣食。既寬其征。亦節其力。為擇司牧。察其煩呻。俾安以恬。天地之仁。賢才衆多。咸出為用。既加帝祿。復錫異寵。時其庸功。而報之豐。錦詰金範。錫以榮封。疊疊百僚。熙

帝之載。鴻恩洋溢。洽于四海。至和薰蒸。自

天降康。四夷來庭。百穀穰穰。思昔

太祖。暨于

太宗。功德隆高。光輝是同。維我

皇考。善述善繼。超于夏商。莫可為比。子孫綿綿。萬世之思。

清廟登歌。作此頌辭。

御製集卷八

六

聖母皇太后大德頌有序

恭惟

聖母皇太后。天稟至聖。寬仁恭肅。端莊誠。同太任之性。

含弘光大。有坤元之德。秉禮率義。皆出自然。昔在

光朝。密贊

皇化。隆政理之本源。導恩澤於中外。

功德之宣。至矣盛矣。瞻基仰戴。

劬勞大德。如天如地。莫罄名言。伏自嗣位以來。朝夕祇

勤。保民圖理。幸稼穡屢登。疵癘不作。家國清寧。四夷

歸順。生民無事。庶幾小康之世。顧瞻基知薄才鮮。何

以臻茲實皆

聖母教誨所致也。蓋自古母后盛德顯功之著。文母以來。

如明德宣仁。光華簡冊。皆未有過於我

聖母皇太后者也。

聖母孝德之誠。惓惓旦夕。心

祖

考之心。乃宣德庚戌二月。以清明伊邇。將展謁

長陵

獻陵。於是瞻基恭侍以行。時東作將興。天澤猶闕。行期之

先二日。春氣融和。密雲布雪。彌厚而廣。土膏成潤。踰

御製集卷八

七

夕。遂霽。啓行之旦。天清景明。風雲靜歛。周道坦坦。纖

埃不驚。從容安行。若有神相。既謁

陵旋駕。

陵旁民家老婦。婦亦瞻望

聖母。驚御。紛出迎拜。

聖母顧瞻基。諭以爲政。克知斯民之艱。即君道將矣。

既受教。遂侍

聖母過民居。召其老婦。問所生業。顧侍者出。綈帛衣鈔悉

賜之。惟聲震動。是日甘雨。驟來不亟不徐。竟一晝夜

連適霑足。待耕之農。喜慰無已。臣民萬口一詞。皆以

為

聖母皇太后至孝深仁格于

天地格于

祖考。用屢致和氣之應。瞻基不勝欣悅之至。謹撰

聖母大德頌一篇上進。誠知天地造化之德。非言語所可

形容。特以著瞻基及臣民欣悅之誠於萬一焉耳。頌

曰

天佑皇明。生我

聖母。大德配

天。光輔

仁考。

聖母大德。惟誠興孝。誠事

天地。孝奉

宗廟。

聖母大德。惟禮興仁。禮表家邦。仁惠下民。自古在昔。帝母

有聞。太任太姒。明德宣仁。惟我

聖母。聖德無具。恩浹九族。福霑率土。肆予小子。續嗣天位。

殷勤教誨

聖慈廣大。

上天

祖宗。羣黎百姓。

聖母訓之。勗哉惟敬。予惟率承。敢忘昕夕。

嘉謀遠猷。欽服無斁。年歲屢登。沴氣潛弭。四夷畢順。塵

清邇鄙。嗟予涼薄。何克臻茲。

聖母有訓。我惟行之。庚戌之春。二月吉辰。祇謁

先陵。

鳳駕啓行。

聖孝格

天。感召和氣。時雪既敷。甘雨復至。

聖仁存心。矜惻在下。恩澤霽霽。詠歌鼓舞。

天心悅鑒。民心悅戴。

聖母大德。光超十載。

聖母洪福。延慶家邦。

聖母萬壽。

天地悠長

壽

聖母皇太后頌 有丹

恭惟

聖母皇太后大德深恩上配

天地。至仁厚澤。啓佑家邦。瞻基仰承

慈訓統理萬方。海宇清寧。臣民欣戴。茲以諸第皆有室家。

天倫攸慶。謹奉

聖駕怡情西苑。瞻基敬賦詩章以歌詠。

聖德上祝萬萬年之壽。而

聖情悅懌。謙抑弗居。瞻基重惟

聖母天地之德。廣大難名。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恭惟

慈聖。德稟坤元。含弘光大。厚載承天。內佐

先皇。覃敷至仁。品彙資生。率土咸春。逮及予躬。鴻緒續紹

恩斯勤斯。斯夕教詔。九族惟睦。惟

御製集卷八

十

聖斯樂。萬邦惟清。惟

聖斯寧。惟敬弗違。惓惓服膺。惟誠弗懈。以善于行。

祖宗之貽。

聖母之錫。家用協和。國用寧謐。三光既全。四時亦序。海嶽

莫位。百穀蕃蕪。億兆之辰。有資有儀。四海之廣。以恬以

嬉。庶其時康。敢恭

祖考。豈予是能。

聖母之教。文母興周。塗山啓夏。恭惟

聖母。德同廣大。如天之長。如地之久。恭惟

聖母。洪福萬壽。

聖母皇太后萬壽頌有序

宣德五年四月初七日恭遇

聖母皇太后萬壽之辰。子孫宗族羣臣萬姓暨于天下。咸

深惟悅同。效頌祝仰惟

聖母。含弘光大。令坤元端一誠。莊齊乎文母。

宗廟享于孝誠。海宇承于德化。顧予小子。躬荷

生成。

劬勞之恩。教愛之篤。如天如地。莫罄名言。今茲續承大

統。凡所以事

天撫民。綏靖中國。懷撫四夷。上下安妥。政治粗舉。耆皆

御製集卷八

十一

聖母慈訓之所成也。雖竭天下以奉養。莫能效報於萬一。

謹按洪範五福壽為之首。禮云大德必得其壽。恭惟

聖母至仁大德。天下莫如焉。古今莫過焉。斯

上天昭鑒。

祖宗敷佑。絲悠久之壽。享隆盛之福。康寧和樂。萬萬年嘉

慶。必然之理也。瞻基敬進萬壽之觴。陳萬壽之頌。伏

惟

聖覽。頌曰

乾坤一統六合清。日月光彩萬象明。中天南極炳壽星。

輝映寶婺當天庭。慶雲郁郁五色呈。大川喬嶽蕃祥禎。

海宇兆姓騰歡聲。慶頌

聖母祝壽齡。

聖母至聖天所生。齋莊肅雍秉中正。剛方柔靜光含弘。塗山太任德之行。

聖母大德咸兼并。恭事

宗廟享孝誠。輔贊

昭考隆升平。暨予小子承

生成。天地洪造恩難名。祇嗣

祖宗撫黎烝。

聖母慈訓示大經。敬

山製集卷八

十二

天法

祖仁下民。其勸勵無怠寧。越予小子欽服膺。夙夜靡懈。存兢兢。幸茲時和歲屢登。民物康阜。邪沴澄。邇烽不作。塵不驚。豈予小子菲德能。誠自

聖母所教命。

聖母德澤被八紘。四月維夏。啓七冀。子孫鳳跼。時無驚。寶筵拜進。紅玉觥。蟠桃仙棗。雕盤盛。彤絃翠管。間瓊笙。瑤池金母來雲輶。長生之歌。歌再賡。

聖母萬壽天地同久恒。

聖母萬壽天地同久恒。

聖母皇太后萬壽頌 有序

長子皇帝瞻基。茲者恭遇

聖母千秋聖旦。

天人協慶。日月增輝。

聖壽益隆。洪福彌永。瞻基仰荷

生成教誨

天地大恩。無任欣躍感戴之至。謹撰

聖母萬壽頌一篇上祝

萬萬歲壽。頌曰

天佑皇明。寔生

山製集卷八

十二

聖哲。弘啓慶源。丕承前烈。懿我

聖母。至德天成。含弘貞靜。孝敬慈明。夙贊

先皇。恪勤化理。誠格

宗禋。仁敷海宇。霈澤惟衍。爰育眇躬。

劬勞之德。天地攸同。幸予成立。嗣登天位。啓迪教誨。罔

不備。至曰。茲鴻業。肇造惟艱。子孫保之。萬世永安。曰。惟

天地。惟敬斯親。昭受厥命。夙夜惟寅。曰。惟兆民。惟仁斯懷。

如保赤子。古訓良哉。惟賢斯舉。惟佞斯遠。用舍惟明。尚

克果斷。惟茲

慈訓。開我後人。朝斯夕斯。勉勉循循。一政之施。一令之出。

稽之訓言。用圖寧一。庶務粗舉。治具聿張。海宇晏然。民
用小康。撫我中國。四夷服順。朝覲會同。無有遠近。人心

允協。

天眷斯從。雨暘維時。年穀屢豐。惟茲休嘉。顧予何德。寔惟
聖母教誨之力。首夏良月。

天啓壽祺。南極增耀。寶婺生輝。內自皇宮。外及朝廷。九州

四海。惟聲沸騰。惟予小子。恒懷

聖德。屆茲昌辰。感仰無極。覆育萬物。莫高於天。

聖母之德。天實同焉。持載萬物。莫厚於地。

母德之厚。地固無異。顧予小子。何以報之。海嶽消埃。寸草

御製集卷八

十四

春暉酌此春酒。載拜稽首。上祝

聖壽。

天長地久。載拜稽首。歌我頌章。上祝

聖壽。地久

天長

進樂府新聲頌

聖德詩有序

長子皇帝陛下伏惟

天眷國家肇隆

皇祚必生

聖哲獨成政化。所以開太平於萬年。裕子孫於長世。若塗

山之啓夏。文母之興周。懿德休光。照耀簡冊。恭惟

母后皇太后陛下

慈孝恭勤實本之天性。

含弘貞靜。允協乎坤元。夙贊

先皇克諧內治。仁化周流乎海宇。厚澤普洽乎羣生。爰及

眇躬嗣承大統。民心祗若。天道協和。百穀屢臻於有

年。兆民相安於無事。是皆

聖訓之所致。豈予菲德之收能。尚圖四海之惟心。以隆天

下之至養。勤奉昕夕。用答涓埃。竊惟古昔閭里歌謠

御製集卷八

十五

臣子祝頌亦嘗協之律呂。被之聲樂。用之鄉人。用之

邦國。傳頌至今。以為盛美。瞻基仰惟

聖德不勝感戴。謹以所撰樂府新聲一卷。上獻。予以昭

聖化之原。予以備宴享之樂。予以慶

萬年之壽。惟

聖德極其廣大。而贊詠莫能形容。後製頌一篇。以弁卷首。

伏乞

聖覽。無任欣幸之至。其辭曰

赫赫明明。

天隆景命。表正萬邦。以

聖繼聖。聖聖相承。政教敦宣。寔由懿德。克配乾元。仰惟
聖母。夙贊

先皇。以聖輔聖。家國用昌。仁澤惟深。慶源惟永。爰及眇躬。
嗣承大統。鴻謨偉烈。敢不欽承。亦惟大德。王我於成。莫
高匪天。莫厚匪地。

聖母之德。與天地配。維日之升。維月之恒。

聖母之德。日月之明。日月之明。天地之大。用相家邦。一統
無外。惟予菲德。仰承餘慶。人心協和。

天心昭應。雨暘時若。百穀用成。兆民康豫。遠人來廷。豈予
菲德。所能致茲。亦惟

聖母教之誨之。

神天之典。明德惟馨。

聖母有訓。惟敬惟誠。百辟效職。用迪彝教。

聖母有訓。惟賢是寶。邦國之本。所重惟民。亦惟

聖訓。懷之以仁。

聖訓維醇。恪恭弗諠。庶幾夙夜。聿遵成憲。成憲彰彰。

聖訓洋洋。生民之惠。邦家之光。夏六百祀。周八百年。塗山

文母。實啓其源。

聖母之德。卓冠古昔。子孫保之。世萬世億。世萬世億。皇道
乎平。

聖母之德。美聲名言。擊壤之歌。載之康衢。人心攸樂。千載
弗渝。華封之祝。人之至情。宸戴不已。發之音聲。爰歌擊
壤。爰效華封。

聖壽萬年。福祿攸崇。福祿攸崇。家國永昌。

聖母萬壽。地久天長。載獻頌辭。載拜稽首。

聖母萬年。天長地久。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八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九

歲

官箴總序

唐虞三代之治其輔弼及百執事之臣皆才德兼有
用相成之當時其臣才德之備莫盛於禹稷契皋陶
稟蓋夔龍而舜猶以其職事訓勵之蓋隆古盛時君
臣上下之相與雖其有聖賢之德終不忘於推善道
以相益豈非國家事重而出於忠厚之至者乎况非
隆古之世非皆有賢人之德於以致警固道之當然
朕以菲德獲嗣

內製集卷九

祖宗大位恒慮不克負荷思與中外羣臣同寅協恭以圖
康濟然遠臣既不得數見而人論之近臣雖朝夕接
見亦不得數以言諭因倣古人官箴之義凡中外諸
司各著一篇使揭諸廳事之前朝夕坐對而覽省焉
庶其有警而不忽也總三十五篇雖然隆古盛時君
臣有交儆之義凡今在位君子有據其嘉謀嘉猷以
相予者尤予心之所樂聞也

都督府箴

天命

太祖興自武功海宇既寧武備定崇

皇祖

皇考敬繩

祖武兵戎之政總以督府朕嗣大統祇率舊章居安慮危
夙夜不忘惟昔帝王咸奮武衛靖亂保民安內攘外凡
今兵衛布在四方總制于中有紀有綱惟是樞機爾司
其柄宜敬念之以修其政將有才智士有勇銳部伍有
訓儲峙有備除治戎器豫戒不虞政修兵堅孰敢侮予
爾敬念之毋忽毋怠必壯其猶以輔予治

吏部箴

周官六卿其長大宰統治百僚以熙功載漢設選部官

置尚書有佐有屬代襲弗渝致治之本寔資用賢甄拔
簡任爾持衡銓爾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
遺必默檢邪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苟或貿貿
弗博詢求謀面而用弗究其內玉石不分臧否莫明治
之弗興亦由汝成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
弗施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于治夙夜無斁

戶部箴

君國之道子民為先黎庶既安邦本植焉相古地官寔
爾之職均節惠和民乃衣食賦稅有經徭役有常民之
所供舊典式張惟爾卿佐暨乃攸屬庶幾夙夜恪謹乃

服。民克阜殷。樹藝以蕃。上下畢充。何有卒殫。惟公惟勤。惟時惟允。惟仁之溥。而義之盡。秦之商鞅。唐之宇文。苛征暴括。邦以不振。爾惟監茲。毋縱倍克。毋詭于隨。毋敗于墨。予惟爾任。爾其懋哉。尚友古人。執德不回。

禮部歲

聖人立極。法天出治。為治之本。莫大於禮。稽古伯夷。為虞秩宗。所典三禮。宗伯攸同。既治神人。亦和上下。政本之地。寔宣教化。惟我

祖宗。承古之道。品節制度。式昭禮教。幽明崇卑。秩乎有序。大法大經。靡不備舉。咨爾禮臣。夙夜惟寅。秉其直清。以

交明神。安上治民。爰及四裔。祇循舊章。亦義之比。惟卿暨佐。汝予協恭。暨厥四屬。予卿率從。治國去禮。猶耕無耜。咸篤敬之。以懋政事。

兵部歲

部以兵名。寔古司馬。詰是戎兵。以固華夏。凡厥武臣。時過叙勲。乘馬在坰。考牧用蕃。車駕與服。城戍郵驛。守經制宜。皆爾之職。董之以卿。承以衆僚。簡畀維賢。庶其昭昭。爾宜懋茲敬共朝夕。顧諟勿忘。以熙庶績。書有明訓。儆戒無虞。茲用教寧。其可弗圖。怠則隳政。貪則亂法。毋為泄泄。毋為沓沓。職所宜為。式克慎修。福祿攸集。永孚

于休。思古良臣。鞠躬盡瘁。用是作歲。以勵有位。

刑部歲

聖人制刑。輔治弼教。掌邦之禁。惟仁之蹈。咨爾刑部。卿佐暨屬。惟公乃明。惟明能燭。匪庶弗公。勉篤於行。惟敬惟慎。毋忘哀矜。死獄求生。何昔之德。移情就律。何今之刻。深文巧詆。寔民之賊。如鑑如衡。刑乃弗惑。毒威以逞。下情鬱堙。私意以行。枉直失真。司命之寄。豪絲罔僻。罪疑惟輕。庶鮮冤抑。天不可違。民不可調。斷不可續。應則如響。往體予仁。欽哉。勿渝庶幾。祥刑有永。令譽。

工部歲

虞舜之世。垂若百工。暨于成周。乃設司空。漢制水衡。將作少府。備物致用。必謹其度。我朝建官。列次六卿。率屬有四。各底於成。凡諸繕作。儀品有秩。辨其精良。去華就實。凡厥有位。宜慎其官。順理而治。勿苛以殘。山澤之利。羽毛齒革。金銀丹漆。暨木與石。為所當為。毋耗於材。逸所當逸。毋殫其力。毋縱已私。縱則召菑。毋溺於賄。溺則取敗。必祗必勤。必施以公。百役具宜。惟爾之功。其懋敬哉。視古仁智。率履弗愆。用保祿位。

都察院歲

歷代建官。皆有御史。任之耳目。委以綱紀。糾違繩愆。教

濁揚清用獻嘉言維直與明

祖宗之制有長有貳其下之屬凡十有四教達民隱察舉官邪必究大體毋刻毋煩必由中道毋過不及毋以賄遷毋為勢懾敦仁之存篤義之行冰霜之清松柏之貞凡爾憲臣敬慎以勗庶幾朝政資爾以肅姦邪熾然徒取充位職是用弛國則何賴必端諸心必修諸己庶懋爾績庶輔予理

太常寺箴

為國之要事神理民太常典祀式定百神昔予

祖考致嚴祀享厥有純誠敬恭協相朕承丕緒思用允迪

爾祗爾肅以輔以翼儀度必飭案盛必潔無黷無慢凜乎對越事神之本惟心之虔豈直臨事平居有嚴神之鑒矣未敢未止神之歆矣民之福矣無曰冥冥洋洋有臨汝惟懋哉其慎其欽

大理寺箴

有虞用士擗教明刑秦漢相繼廷尉是稱命曰大理錄景之世暨于今茲一以輔治列之九卿有翼有承鑑空衡平視獄之成簡于五辭以正刑罰維遇斯宥維義之合刑不可贖死不可生惟爾是憑其可不矜易著明慎書戒欽恤祇率弗違乃德之吉惟官惟反惟貨惟來終

迷不復乃禍之階粵昔蘇公式敬由獄以長王國永命攸屬嗚呼若人悠悠我思爾儀爾規服此戒辭

通政司箴

通政所司是古納言出納政令用名厥官有虞之聖后龍是職周仲山甫亦謹朝夕君為元首臣則股肱萬念如子維下庶氓崇卑一氣流貫無間有違弗流體乃為患爾職于斯必敬必忠命必下究情必上通讒說殄行師用震驚爾詳爾明予治乃成維樞維機維喉維舌爾飭無怠庶儆在列

詹事府箴

堂堂鴻業萬世攸傳儲副之建大本在焉咨爾詹事爾其毗輔有貳有承庶職咸具虞舜之聖資于臣鄰矧時育德而弗資人言行政事有體有要必謹大猷必以辰告辟如陟崇山下而升不怠以休乃躋高明爾其敬共以引以翼毋為檢校毋肆譏思示爾箴規萬念勿忘克用有成邦家之光

翰林院箴

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出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慎乃

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克齊之道。鄙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於外心。存大公因。役于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匡前休。欽哉。無敢。

左右春坊歲

國之大本。厥惟儲嗣。天序所屬。人心攸繫。用輔厥德。必于正人。左右春坊。惟其輔臣。儲君之德。曰仁與義。食息言動。惟道之。比克齊周孔。是究是明。百度以貞。其德乃成。玉資琢磨。乃爲宗廟。豈其賢才不由輔導。爾端爾行。爾正爾心。非聖不道。其慎其欽。大猷是匡。是直。是國。

有元良惟爾之績

司經局歲

聖人之道。具載經籍。用理萬邦。用凝庶績。國有儲副。天下之本。維德之修。維道之盡。凡厥典冊。爾寔司之。爾殫爾心。爾正爾思。克齊之聖。惟曰仁義。廓而充之。萬善斯備。雜家者流。反道自賢。孟軻敬王。不陳於前。爾其監茲。祇乃攸服。日就月將。是啓是沃。道積厥躬。而致于中。克績其隆。時乃之功。曲學阿世。古人所戒。篤慎勿忘。庶幾無悔。

六科歲

國家建官。內外有制。給事之臣。密邇廷陛。爰準六典。分科置員。各司其務。有簡有繁。命令之出于汝。紀之。章奏之入于汝。度之。考其得失。舉其愆戾。釐革欺蔽。以贊予治。敬共朝夕。無縱以逸。無易以忽。必恭以密。達夫大體。由于至公。維汝之賢。光奮于庸。怙威以驕。不率正道。汝之不賢。辜亦自造。自昔通臣。左右承弼。正人是資。邪佞必斥。其篤念哉。毋苟充位。往端乃志。以懋乃事。

光祿寺歲

周官膳庖。實肇光祿。漢列九卿。唐總四屬。國朝建置。率循弗易。享祀賓燕。咸其所職。先王之禮。豐儉有宜。惟敬惟誠。儀式行之。崇盛必備。犧牲必潔。執事有恪。儼乎對越。羣賢在朝。四裔會同。庫之饌之。必精必豐。朝夕饔餼。必謹恒度。毋儉公費。而縱私餽。毋驕奢侈。毋肆暴殄。毋作愆過。以蹈常典。正己率下。咸敬慎之用。永終譽光。我訓辭。

鴻臚寺歲

祁祁萬邦。咸統于一。朝覲會同。其儀有秩。咨爾鴻臚。卿貳暨屬。時維爾官。必莊以肅。必考于度。必協于中。無簡無繁。周旋雍容。惟勤以周。惟一靡愆。敬慎爾儀。庶光爾職。

太僕寺箴

軍國所用馬為之最。軍國之政。馬政亦大。肆予慎之。有
駟如雲。既充內閑。亦渙其羣。時厥庶民。析之畜牧。司其
政令。命爾太僕。政令攸宜。閱省以時。不愆不忘。乃蕃乃
滋。蚩蚩之昨。國家之本。昨既昇豐。馬息斯奮。爾為子民
母。使毋刻爾勤于職。必敬乃德。魯倍無邪。衛文塞淵。爾
師古人。厥功茂焉。

國子監箴

翼翼京都。巖巖學宮。育善之地。是維辟雍。四方髦士。來
游來學。業之所專。詩書禮樂。學必有師。為士承式。祭酒

御製集卷九

九

司業。暨乃眾職。師道克傳。士乃有成。俊乂奮興。為國之
楨。咨爾為師。敬爾儀則。以教以率。罔懈朝夕。咨爾為學。
明善誠身。充智與能。匪敬弗臻。俗化所自。賢才所出。其
於國家。甚重而切。爾師生咸為于誠。無忽于行。式觀
厥成。

欽天監箴

五帝之世。曆象肇興。建官作式。後世襲承。惟我
祖宗。德合光輝。天道民事。尤為欽慎。爾職于斯。夙夜惟寅。
用率厥屬。咸致其勤。必精推策。必審觀候。庶副欽若。爰
及敬授。行奉天道。勅協時宜。在于靡愆。實汝之資。情懷

而失。舊答而隱。予則汝言。最貴。惟許

京府箴

奕奕京師。四方所瞻。京尹之職。民庶是誠。周之內史。漢
之三輔。不輕畀人。擇賢以付。國家因之。有尹有丞。亦有
庶僚。用贊厥成。茫茫區域。輦轂其本。王者施仁。為近舉
遠。爾體予懷。務勤與周。情必上通。澤必下流。冰清玉剛。
準平繩直。毋憚豪右。毋縱姦惡。趙張邊延。顯顯前規。毋
愧古人。祇我訓辭。

行人司箴

法古建官。以熙于治。國之行人。定承周制。慎簡髦士。俾

御製集卷九

九

居俾職。朝有命令。爾爾用將。有容有章。必敬必飭。毋為
奇表。毋縱貪墨。載馳載驅。周爰咨諏。靡及之懷。益益弗
渝。克為念茲。不忝于士。不忝于國。有聞于世。

錦衣衛箴

自古建國。皆重環衛。爾維厥官。朝夕廷陞。予所服御。咸
爾攸秩。出入先後。以警以蹕。左右駸奔。亦戒不虞。亦有
匪人。爾詰爾扶。爾其懋德。勿縱于私。宜廉宜慎。宜勤宜
祇。惟義之遵。惟善之迪。敬恭弗渝。用保終吉。

中都留守司箴

洪惟

太祖龍飛之初。朕時在邦。平定中。都。官府既備。兵衛斯設。留守之司。戎紀有載。我我。

皇陵奕奕。寢園是保。是完既固。既安。惟勳與賢。爰副簡界。洋洋。

聖謨式。薦於此。凡爾庶僚。受職定同。率厥攸屬。永其虔恭。嚴乃部曲。飭乃士伍。有愛有威。以訓以撫。惟。

皇聖神於昭于天。永遊來觀。尚敬慎旃。

各都指揮司歲

維聖制兵。職以衛民。股肱既強。國勢用振。惟都指揮。以總諸衛。戎政是專。乃古連帥。內藩朝廷。外固封疆。上下。

御製集卷九

上

上

相維。有紀有綱。率厥攸屬。小大維服。以親戎行。俾安俾育。維也。維守。政之所宜。居安慮危。訓勵以時。勇智信嚴。仁則為大。毋縱貪戾。毋肆暴害。維昔艱勤。爾克臻茲。尚慎旃哉。保終勿墮。

內外諸衛歲

兵衛之設。以居師旅。內以宿衛。外以禦侮。必有武功。以統以帥。齊其部伍。明其紀律。簡閱練習。甲兵堅利。養威藏銳。用則有備。為將之道。勇智兼全。為士有教。桓桓奮先。將之於士。必隆恩撫。矜其寒餒。同其甘苦。毋虐與苛。侵奪厥利。仁如父兄。愛其子弟。以之赴敵。必得死力。豈。

直輔功亦濟危厄。凡古良將。罔不率茲。爾為念之。無忽。無違。飭爾七務。兵食所賴。修爾兵政。以靖境內。祇我訓辭。懋爾功庸。庶幾祿位。光被永終。

各布政司歲

國有方岳。統治列郡。克舉其綱。紀斯不紊。舜命牧伯。農時為先。柔遠能迺。惇德允元。咨爾藩臣。往欽汝職。惟誠無欺。克熙汝績。承流宣化。夙夜念哉。謹其操持。端其表儀。郡守邑令。有賢有否。明其廉察。公其去取。維予夙夜求民之莫。為藩為翰。維仁之度。生息有養。禮讓有興。爾政之成。式觀厥能。

御製集卷九

上

上

按察司歲

國家養民。藩牧是寄。必有憲臣。乃爾乃又。提刑按察。厥署以名。有使以長。有貳有丞。比而藩垣下而郡邑。廣聽達明。無或弗及。鋤姦戢暴。去頑革惡。用植善業。用暢聲。堙以義行仁。以刑弼教。豈曰。今茲重古之道。法以坊人。必自爾躬。表之克端。彰靡弗從。毋怠于職。毋敗于度。母權之懾。毋勢之怙。吐剛茹柔。或弘或滅。公維身之幸。維家之凶。明明上天。臨下有赫。往敬爾德。以懋爾績。

各府歲

列郡有守民之司。牧有佐有恭。協恭教育。邦國之本。寔。

惟斯民教之育之一主於仁千里之地膺受朝命安危
休戚一係厥政耕桑之業母奪其時督之勸之民罔寒
饑學校之政必修必飭無慢無怠善教斯植正其範防
去其姦姦所惡勿施所欲與聚循典祇祀以為民福禮
賢尚德以勵民俗奉法循理為下表儀廉公與明政乃
弗疵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慎哉敬哉用永終譽

各州歲

環境十里置府以治州亞於府建官次之有臨乎上有
仰乎下凡爾所賦承流宣化蚩蚩者氓休戚在爾心誠
求之如保赤子無妨其耄乃衣乃食無殫其力乃休乃
逸興舉學教敬恭神祇獄訟必平賦稅必時毋縱民厲
毋侈貨黷維仁維清如冰如玉如繩之直如鑑之明豈
第君子懋永令名

各縣歲

人君代天子養兆民任牧民者邑令尤親承簿佐令蕃
有贊畫民之休戚咸其所職保民之方心誠求之如父
與母字厥孩提察其凍餒俾衣俾食恤其疾痛俾康俾
適既厚其生必導其行有禮有義善俗用興致恭神祀
致勵學校毋肆侵漁毋縱苛暴爾端爾心務恪與誠政
用有成民用底寧

王府官歲

宗室之親各有封國用作藩屏必建輔弼藩王之德惟
忠惟孝惟善之存惟仁之蹟輔之弼之如古名賢非聖
之書弗陳於前進王於道維汝之績苟納於邪汝則干
辟維漢賢藩東平河間人心之善古今同然汝贊王德
克躋乎是將汝顯聞永揚於世

鹽運司歲

鹹鹺之利興自古昔下以惠民上亦資國歷代暨今置
史以監克用成功必才與廉欲發有制私竊有禁爾寔
司之無忝厥任爾為子公質遷乃通爾忠無倦賦乃競
衍爾之攸職是名利權利不自濡汝允其賢維身與名
曜私則敗其永保之無忝訓戒

儒學歲

君國子民教之育之有育無教或淪於夷置史俾育建
學俾教為教之方本乎師道清修實踐正學博聞成已
成物師道用尊為學之方體仁由義誦法周孔亦致文
藝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材以資于邦本末循序
用臻寶效爾爾師生毋忝學教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几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

銘

文淵閣銘 有序

古昔帝王之有天下既建朝堂以聽政則必有怡神養性之所萃天下之書延天下之士相與誦論道德而資啓沃焉我

太祖皇帝始創宮殿於南京即於奉天門之東建文淵閣盡貯古今載籍置大學士負而凡翰林之臣皆集焉萬幾之暇輒臨閣中命諸儒進經史躬自披閱終日忘倦以

天縱之聖加日新之學道德之懿仁義之實充然洽於天下矣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開閣於東廡之南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嚴邃密仍榜曰文淵其設官一如舊制分南京所藏之書實其中自六經之外諸史百家靡不畢備其所以明道典治以繼

先志而裕後嗣者規模弘遠矣予承

皇考仁宗昭皇帝丕緒嗣守列聖鴻業夙夜兢惕罔敢怠遑思惟經以載道史以紀事百氏之文亦所以目其斯道者也於是聽政餘閒數

臨于此進諸儒臣講論析未宣昭大猷緝熙問學庶幾日就月將造乎其極上可以承

祖考付託之重下可以福黎庶而慰其仰戴之心而斯閣之傑然者亦光遠有耀矣乃為之銘銘曰

於昭天文燦爛奎國家書府此其儀文淵之閣屹巍巍古今載籍靡有遺三五帝軒與義文章道德後世師祖宗聖學於緝熙輔相

天地福黎黎神而明之成在茲肆予承統御華夷善繼善述敢或隳聖經什傳乃所資萬幾之暇樂忘疲上紹列聖之弘規下使兆姓皆恬嬉刻銘茲閣萬世貽斯文丕

闡天相之

居庸關銘 有序

北京山川形勝為天下最都城之北百里有關曰居庸危峰疊嶂磅礴峭厲上摩霄漢下蟠厚坤因山之險中作關城疊石為門以時啓閉一夫守之萬夫莫前蓋天造地設以壯固京師者也間因巡邊度此而為之銘曰

惟天設險北有居庸壁立萬仞上凌萬壑右接太行前臨恒岱後枕陰山左環瀛海崇堞層樓飛雲在下神駿弗疾翔鴻備度屹屹天墉金鐵之堅屏衛都城宜千萬

年。王者無外。固以仁義聖不遺武。聊示有備。

康千石銘 有序

傳記載曰。紇拔野古之地。有康千河。斷松投之。則化為石。名康千石。萬歲山之陽。此石有三。高二尺餘。圍可三尺許。松之節理隱然猶存。而堅勁華潤。異於他石。蓋昔遠人所貢者也。說者謂土之精為石。石者地之骨。生於地中。乃二氣之所凝積。其狀奇怪不同。朕以其類松者。庸或有之。謂松化石。則固疑之。然嘗聞星之墜。貞婦之所化。則石之異。亦有不生於土者。況松性堅貞。能陵轢冰雪。沉沒久而為石。且出於遠方。

御製集卷十

十

絕傲之外。理或然也。不然。其文理節脈。倚其似哉。為貢。松惟石皆入貢獻。茲石為遠人所奇。而貢之中。國亦宜矣。朕雖愛玩之。然匪徒為耳目之好也。以其為遠人之貢。而所以格遠人者。自古聖帝明王。必慎乎德。故序而銘之。

康千河流深百尺。下有神物之窟宅。扶松于河浪衝激。泥沙不汨。土不蝕。積久而化為茲石。煙滋霧滃。與日炎。歲寒之姿。猶可識。有時天陰雲氣黑。光彩晃耀。疑琥珀。伊昔變化安可測。遠人寶之若拱璧。萬里輦載獻中國。摩挲拂拭。華且澤。豈徒資以為玩適。所重綏懷。遠夷格。

古人懷遠在慎德。刻詞其側永示式。

鷄鳴山銘 有序

天啓我國家。混一華夏。四方萬國。名山大川。禹貢所未載者。皆表之以鎮區域。輿圖之廣。超軼前古。距居庸西北百餘里。有山特起。曰鷄鳴山。巉巒秀偉。雲煙紛敷。草木蔥鬱。縹以桑乾之河。路遵河而西。列衛城守。帶甲百萬。直抵蔚朔陰山之境。

皇祖太宗文皇帝北伐殘虜。屢駐蹕茲山。朕嘗帥六師巡邊陲。其崔嵬周覽。壯觀惕然。有懷未嘗忘也。近閱圖志。云其山以唐太宗征伐過此。聞鷄鳴。因以名山。其地蓋古二谷郡。嘗為虜據。今屬職方。近接畿甸。

御製集卷十

中

祖宗開拓之廣。蓋如此。是用為銘。鐫刻崖石。以昭先烈。永封域。垂之無極。銘曰。

於赫

天命。啓我皇明。統一區夏。萬方砥平。山川既奠。百神受職。偉乎茲山。高峻莫極。吐吞雲霞。照耀日月。環以洪河。奔注滂滿。居庸在東。陰山在北。千城鼎峙。萬雉列戟。皇祖神武。北伐索虜。龍旂煌煌。肯此蒞止。魏哉巉巖。勢雄厚坤。紫氣龍光。迄今猶存。刻磨崖石。刻銘昭德。垂于萬年。永鎮疆域。

刻漏銘

先典有測候之官以驗日景至周置學臺氏以掌刻漏定晝夜時器歷代因之置漏刻博士專典其事而其法加詳蓋箭之製與水之受注皆有準則焉夫天道運行而成歲歲日月時罔有差忒則治功成故制器以窺測之者謹天時勸民事也予宵衣旰食旰食闕治仰企堯舜三代之君以亮天工敢不欽謹于茲乃著漏刻銘以示博士俾加謹云銘曰

金壺澄溜虬箭司刻權量既指時器靡忒四序以正百工乃成古聖垂法是則永承和子宵旰以整庶務慎爾

司漏必準常度

硯銘

端居務清游心文明文之於用資爾凝思用薦郊廟致誠與孝用儆臣工期于協恭用詰蒸民教吾至仁文用立教武用馴暴萬幾之餘汝恒侍予永錫爾壽與國同久

硯銘

持身也體其堅貞愛人也法其潤澤惟靜與潔用之無欺贊

瑞麥贊

宣德庚戌秋七月四川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二穗三穗及四穗五穗者草臣上表賀夫嘉禾瑞麥自古有之然非至治不能致也願朕菲德何以致此實由

上天眷佑

宗廟默相之所致矣朕其可忘所自乎敬為瑞麥贊以昭天與

祖考之大德其詞曰

天佑國家實運昌

太祖受命持乾綱掃除羣孽八荒尊臨大寶治化彰德

澤澤暢民樂康寧宇熙皞如虞唐

太宗嗣統御萬方中興盛德倬出湯幅員之廣浩茫茫

歌朝覲來梯航神功駿烈昭煌煌

仁考繼述秉至誠聖心所存廣且明流恩布澤何洋洋民

安田里樂耕桑涵濡生育如春陽

三聖在天心不忘施及眇躬獲祇承恭佩謨訓循典常雖

靡德政及下氓宵衣旰食罔怠遑

上天鑒格

廟降靈錫之福祉為豐穰芄芄瑞麥呈明堂競耀秀舒其芒厥穗四五聯芬芳葉葉餘餘攢金黃太平之兆民

之慶願朕菲德可敢當惟

天

祖考茂降祥深衷感激不可量繼今時和恒靡傷歲發蕃
熟千斯倉億萬萬歲永蒸嘗綏我思成歌謠將

古琴贊

琴之材椅桐也斲椅桐為琴必歷歲久者為良秘府
所蓄琴最多而其一最古漆剝裂如蛇蚶紋輕脆若
不勝指叩之猶隱隱然善琴者視之曰此清角號鐘
之匹綠綺焦尾霹靂未之及焉鼓之其音淵淵洋洋
洋洋泠泠乎窈眇而清越信乎其古琴也夫琴肇於

小御製集卷十

七

義農以之修身理性故釋之者曰琴禁也禁止於邪
以正其心蓋衆樂之統而君子所御者也朕恒欲效
解慍之奏復太古之音致淳龐之治因閱茲琴有愜
予意乃為之贊曰

嶧陽之枯舍和葆貞天風一振飛泉泠泠神華氣冽山
高海深復我太古徽哉斯音

壽星圖贊

比欽天監言老人星見又言占書云老人壽星也見
而明潤色黃則天下平老者安賢人用願朕何克以
膺之然

天之所賜不敢忽也世有繪壽星圖者歌為之贊云

南極煌煌太和之瑞秋中始見兩位顯氣既澄天
經孔昭金彩玉輝並耀于霄太史觀象考古未嘗

上天教仁茂錫嘉福其福維何肇時和乎苟老以寧賢俊
以升予慚菲薄恭拜

天貺惟神在

天其顯有像配彼日月瞻望常明壽我鴻圖千萬億齡

壽星圖贊

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邦家兮永齡我懷思
兮治平賴忠貞兮獨成宜壽域兮同升

小御製集卷十

八

贊壽星像

元始一氣分至陽開明三景昭天章珠晶玉潤金耀芒
上參日月含化光皇道廣大民樂康為福為壽時嘉祥
崆峒老仙鬚鬢蒼手握靈樞從翕振為國保和致豐穰
坐對南極斟瓊漿長如廣成樂壽昌

贊壽星像

大明日月宣光輝南極瑞彩當紫微含金耀壁懸珠璣
至和景象昭化機民物康阜時熙熙四海壽域當同躋
青原開士禪學師究竟法寶嚴毘尼秉虔為國祝壽禧
現壽考相厥在斯授爾超入三菩提

飛越峯圖贊 有序

昔我

太祖高皇帝膺受

天命統臨萬邦。華夏蠻貊無思不服。乃洪武四年六月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高九尺長十有一尺。龍顧鳳膺虎脊麟腹。天骨閑張。神彩煥發。真希世之奇產也。然雄心勁氣凌厲超越。鞍勒難加焉。遂

詔有司用牡牢祠馬祖。命典牧副使高敬負以沙四百斤。調習于苑中。久之馬性柔順。是年八月

御製集卷十

九

上桑之夕月於清涼山。神行電邁德力兼著。

皇心悅怡。賜名飛越峯。又命御用監直長馬晉臣繪形藏諸內府。惟昔西南夷羅鬼之地。最出良馬。蓋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間。神物所蟄也。夷人每以春時縱良乳其中。間雲霧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蓋龍也。由是生良馬。然千百不一二見焉。此馬乃其地所產者而獻於

太祖皇帝。蓋天生神物。固必歸於

聖神之君。而為之御也。昔帝軒陟位。飛黃服皂。唐充膺錄。赤文候日我。

太祖皇帝所以致此者。蓋同德而相感也。朕日披圖。追記盛異。遂為之贊。贊曰

維

皇受命撫萬邦。蠻夷下國皆服降。育來神駿一丈強。天骨卓立森閑張。權奇倜儻軒且昂。超然虎踞龍騰驤兩耳。上銳雙瞳方。汗溝微沫彤霞漿。非玄非驪亦非黃。雪花皎潔凝素光。當時奉御登清涼。力既豪健德最良。神行電邁何踴躍。猛志直欲凌八荒。夕拂若木朝扶桑。由來龍種不可常。太平盛世方降祥。天駟輝煌耀精芒。東巽之色乾之剛。

御製集卷十

十

聖祖在位貢朝堂。金鞍玉勒絢錦章。伊昔軒轅及陶唐。飛黃赤文堪頌頌。畫圖傳世當弗忘。

聖德廣遠馬斯城

五明馬贊

玄菟者

皇祖太宗文皇帝所乘駿馬也。額及四蹄皆白。嘗從六御平胡。底于漠北。其功盛矣。特命工繪圖而為之賦。

曰

霧鬣颯颯渥注種。鳳臆龍顧勢驚球。逸氣朝隨日駉飛。精光夜射房星動。八尺昂藏驕不嘶。玄雲覆身玉飾題。

何年駟踏天山雪。猶帶冰花露四蹄。

皇祖桓桓耀神武。六轡曾隨破胡虜。踴躍遙驅瀚海鯨。奔騰屢蹴陰山虎。四夷賓服萬國寧。肯使地上騏驎行。至今天閑飽芻粟。重是

先皇舊所乘。朝回愛爾真神駿。馮向珍園寄清玩。世間凡馬徒紛紛。全勝開元四十萬。

紫駟馬贊

紫駟者

皇祖太宗文皇帝所乘駿馬也。後二蹄如玉。嘗從

六御南征北伐。其功盛矣。特命工繪圖而為之賦曰

房星燁煜夜降精。大宛之國神馬生。昔我

皇祖御宸極。此馬速貢來天廷。蘭筋權奇疎兔臆。鏡夾雙

瞳汗流赤。兩蹄霜瑩白玉光。滿身雲凝紫金色。馳驅電

邁出九重。北伐南征成大功。歸來迥立天閑中。奮迅長

鳴意氣雄。明明

皇祖神武德。此馬之功亦無敵。榮河呈瑞在昔時。此圖相傳永無訛。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一

辭

秋風辭

秋風兮蕭蕭。振落木兮飄飄。激清商兮寥廓。澄灝氣兮層霄。感萬物之搖落兮。美松柏之後凋。秋風兮嫋嫋。遠浮雲兮縹緲。泛與蘋兮青蘋。翼歸飛兮陽鳥。撫四運兮無停。耿予懷兮渺渺。

觀泉辭

緊源泉兮出無窮。瀉寒流之蕩潏兮。歷石澗而琤琮。泚然超乎滄海兮。會萬水而朝宗。泉之德兮清且潔。出澤

沸兮瑩澄澈。予大易兮訓明切。以果行育德兮。期庶幾

乎前哲。

白鳥辭有序

嶺南進白鳥。羣臣以為孝德之應。稱賀。噫。予何足以當之。乃作白鳥辭。其辭曰

鳥之德兮孝且慈。出南徼兮色孔奇。匪黑匪赤。純素姿。雪為裳兮玉為衣。鳥之性兮馴且仁。栗金德兮誠可珍。白鳩之白兮。彼不足與隣。擬諸君子兮。曾閔其倫。鳥之臻兮為嘉禎。眾快觀兮騰頌聲。夫鶴鶴宜於周園兮。亦踳踳於虞廷。嗟德涼薄兮。予曷克以膺。

白鹿辭有序

比有進白鹿者。羣臣考往牒。謂王者明惠及下之應。又曰。鹿者景福。白者正秋之色。其有年之徵。蓋後說契予之望。遂作白鹿辭。其辭曰。

白鹿兮純白。雪為膚兮霜為臆。皜皜兮玉同色。孕星精兮稟金德。白鹿兮在山。雲之際兮淵之壖。如瑤芝兮飲瓊泉。憺道遙兮千五百年。白鹿兮來祥。兆景福兮下民。秋之應兮歲則登。民罔艱食兮予心以寧。

操

文王操有序

文王聖德之盛。自身而及於天下。蓋予心之所慕。故作此操。

猗文王兮德孔明。祗肅噩噩兮不顯其光。惠鮮庶民兮視如傷。垂統緒兮允隆厥慶。我懷思之兮其曷能忘。

神鳳操有序

周成王時鳳凰來儀。作此操。予感而述焉。

鳳凰之飛兮。翱翔其羽。翱翔千仞兮。覽德而下。茲予為理兮。有志于古。吁嗟鳳凰兮。予思賢輔。

猗蘭操有序

昔孔子自衛反魯。隱居谷中。見蘭之茂。與眾草為伍。

自傷不逢時。而託為此操。予慮在野之賢有未出者。故擬作焉。

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眾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其予輔。

思親操有序

予承

皇祖

皇考丕緒。以臨天下。仰惟

大德。欲報罔極。故作此操。

惟

皇祖考兮聖且仁。承

上天之命兮。御兆民。恩澤溥兮。政化純。嗚呼先後兮。乘龍上賓。予荷生成兮。其德如天。嗟欲仰報兮。杳杳其何因。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一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二

雜著

恭讀

高廟文集五首有序

洪惟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孜孜勤民。旰食宵衣弗遑寧處。萬幾之暇有所紀述。一皆敬天道務農功厚本抑末之意。予嘗伏讀

御製文集因言究心深存警惕。各有志之庶幾不忘云耳

讀甘露論

禮運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又曰。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蓋聖人中和之極功而自然之效也。洪武乙卯冬十一月有事于園立。是旦甘露降郊壇之松上。當時侍臣皆歌詠功德。

高皇帝深自謙抑。製甘露論以自警。其中有聞祥而憂親。禎而患之語。蓋聖人居安慮危之心。兢兢焉。惕惕焉。靡有毫忽之或間也。嗟乎。

高皇帝敬天愛民。純誠一念。卓冠萬古。禎應之來實惟所召。而猶謙虛戒謹若此。書云。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吾其

可以不自勵

讀喜雨賦

洪武戊午春久不雨。三月中旬始雨而微。迨夏四月。

高皇帝以為憂。致禱

太廟。是月十有九日。甘雨大降。四郊沾足。遂著喜雨之賦。有究心于已。傍徨宵晝之言。蓋

高皇帝聖心敬天勤民。無時或間。夫天人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匹夫精誠猶致感通。矧帝王代天理物。為社稷生民之主者乎。惟

高皇帝御天下。重農務本。夙夜憂勤。一念之誠。有動於中。

天地

祖考鑒臨在上。感應之妙。理所宜然。而形於賦詠。亦情之所不容已矣。昔成湯遇旱。友躬自責。言未已。大雨如注。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詎不信哉。因誦斯賦。志以自警。

讀夢遊西嶽文

高皇帝嘗夢遊華山。遇神人告曰。慎哉。

上帝咫尺。遂稽顙瞻拜。自覺神氣爽而體輕健。既復聞風生雷吼。自以謂感天之造化。必民獲豐年。覺而異之。遂筆之。周禮春官六夢。其三曰思夢。說者謂覺時所思念。

之而夢也。昔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其聰明智力而夢遊華胥。成湯思賢夢人負鼎。高宗思道夢賚良弼。孔子志行周公之道而夢見之。皆因其所思也。

高皇帝聖志於敬事

上帝惠養下民。未嘗一息之或間。其覺之所思寐之所夢。固常理也。然

聖筆必紀之者。豈果以為異哉。蓋亦自喜有契其志焉耳。後之觀斯文者。其必知聖人之志。

讀閱江樓記

高皇帝臨御。命於南京城西北獅子山。建閱江樓。自為之記。凡二篇。前篇述興王之績。及作都之意。與夫斯樓之形勝備矣。是時天下大定已七年。民安物阜。邊境無事。四方萬國一統皆春。而

聖制所述。猶惓惓於肇創之勤。貽後之謀。何其悉哉。此聖人居安慮危之心也。後篇述經始之際。朝無諫者。而天垂象。致警。即日躡仗。此

聖人敬

天恤民之心也。嗚呼。敬

天恤民。居安慮危。唐虞三代之君。所以仁覆四海。令聞長

世者也。我

高皇帝聖心。即唐虞三代帝王之心也。為子孫者。可不思所以敬承之哉。因志以自勵。

讀觀春光記

高皇帝嘗於春旦。幸大本堂。因物類之得時。閱儒生之講學。念農人之力穡。筆述為紀。謂二者皆當務勤。大哉斯言。蓋仁政之要也。夫當氣和景明。萬物發生之時。人之常情。知及時玩賞嬉游而已。何暇計其所業。惟仁明之主。能順其情。而不忘於教焉。蓋四民士與農居首。仁政教與養為重。而民之業非勤不成。以勤為學。則賢才興。

以勤治耕。則衣食足。

高皇帝聖諭。豈非仁政之要乎。

酒諭

天生穀麥黍稷。所以養人。人以麴蘖。投之為酒。周官有酒正。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以供國用。書邦典。二曰。曰明禮。詩既載清酌。養我思成。以享祀神。明也。厥父母慶洗腆。致用酒。以事親也。豈樂飲酒。以燕臣下也。酒醴維醕。酌以大斗。醕酒有行。蓬豆有踐。燕父兄及朋友。故舊也。皆用之。大者酒曷可廢乎。而後世耽嗜於酒。大者亡國喪身。小者敗德廢事。酒其可有乎。自

大禹疏儀狄戒甘酒成湯至帝乙罔敢崇飲文王武王
戒臣下曰無彝酒曰德將無醉曰剛制于酒孔子言不
為酒困又禮有一獻百拜然則酒曷為不可有哉夫非
酒無以成禮非酒無以合懽惟謹聖人之戒而禮之率
焉庶乎其可也作酒論

鄭子產鑄刑書辯

鄭人鑄刑書晉叔向詒書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民知有辟則並有爭心亂獄滋豐鄭其敗乎子謂
叔向之言亦過矣夫民生有欲有欲不能無爭爭則獄
訟興而刑法必用刑法者所以制民之爭非刑法能啓

爭也上古淳朴未散民之爭也寡安用議事以制至堯
象以典刑成周正月布刑于國都懸法于象魏蓋使民
知法而不犯虞周之世且然況春秋之世乎且議事以
制成王之言也使人皆大公至正則臨事而議其當可
也不然輕重出入之間有不勝其弊矣刑為一定之法
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豈不可乎叔向之論無乃
非時措之宜歟又聞孔子謂子產古之遺愛亦豈任法
以病民者哉

論鄒寄

漢文未喜諸呂欲作亂產祿將南北軍太尉周勃不得

主兵鄒商老病其子寄與祿善勃與陳平劫商令寄始
祿解印就國以兵授勃由是誅諸呂安劉氏世謂寄賣
春其說非也君臣朋友在大倫皆以義合然有輕重焉
義所以制其輕重之宜也委質事君則君為重友為輕
當祿產將危國家寄誅之義也顧力不能則誘而致其
誅亦義也美賁之云哉父子至親也而石碯以大義殺
其子君子以為忠况朋友乎雖然寄不能無罪方其交
呂祿時不能以義匡之致陷於大惡及人劫其谷始從
而謀之雖卒成功然於忠臣孝子之道虧矣吾故曰寄
有罪然不當以賣友責寄也

讀趙充國傳

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忠者盡己之心也臣能以忠事君
則凡所以謀國者必無毫髮之不盡漢趙充國其庶幾
於此乎當先零反時充國年七十餘宣帝問誰可將者
即以身任其事此豈既老而貪功者哉蓋慮他將不知
虜情必有輕發延禍為國家之憂者及請罷兵屯田務
以計勝當時詰難數四充國亦反復盡言卒如其計而
虜敗降其慮之精行之決者皆忠之所為也何哉初諸
將欲止降者充國責之曰諸君但欲使文自營非為公
家忠計其子印請奉詔出兵則曰是何言之不忠又曰

明主可與忠言。蓋老成之人。明本末之先後。識內外之重輕。而必欲以全取勝。忠於國者也。後進輕儇之才。知不及此。而趨急功務近利之心。惟恐失之。國家利害有不暇顧。卒之所得無幾。所失不貲。皆不忠之禍也。後世所失坐此者多。故因讀充國傳。特志之以見老成忠言不可忽也。

讀嚴延年傳

刑罰以輔治而非以為治也。故任牧民者必以教化為本。而刑罰後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此其輕重本末可知矣。

御製集卷十一

七

夫有天下者。以千里之郡付之守。蓋使率其屬教化其民。屬有不率。而加虐焉。守察而治之。然後民得其所。化其善而治道成矣。豈使專任刑罰以為厲哉。嚴延年治河南。所謂以狼將羊也。冬月論囚。至於血流數畧人號屠伯。天生斯人。豈若狐兔。狐兔猶不忍多殺。以為傷天地之仁。而況於人乎。且人孰不好善惡惡。好生惡死。治之不當。則不免流於惡。苟以德治之。惡者將化而為善。何在多殺也。延年未嘗教化。而專以刑殺立威。非為民父母之道矣。當是時。黃霸守潁川。力教化而後誅罰吏民安之。治為天下第一。於是有金爵之賞。延年相此。

為郡而殘民若此。後不得其終。蓋亦天道嗚呼。延年不足道也。始為平陵令。已坐殺不辜去官。而又起為郡使。得以多殺人任之者誰歟。故任人牧民。不可不擇。

論漢光武用孔奮

漢建武十二年。竇融入朝。官屬皆從。光武推姑戚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初。天下未定。竇融保河西。仕者多略名節。務貨殖。姑戚最富饒。奮獨以清潔自守。為眾所笑。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故賞焉。夫君子之。不為汙濁者。惡其敗德。而況任百里之長哉。百里之內。之民多矣。汙濁乃所以病民也。蓋賦稅力役。皆民所自出。

御製集卷十一

八

而聞爭訟。辨亦民之所有。而畏民者。一淪於汙濁。亂其輕重之分。失其勞佚之宜。顛倒是非。易置枉直。靡所不至。故利歸於己。而民受其病矣。惟清潔自守之君子。能循夫理之正。不以私欲病民。身雖貧而民富矣。孔奮之務清潔。蓋以福民。而眾反以不能自潤笑之。何其小人多而君子寡也。孔奮其所謂德潤身者與。夫激揚清濁者。為治之本。使清濁混而無別。何以勸懲天下。光武即位。未幾舉卓茂。至是又舉孔奮。得為治之本矣。東漢多循良吏。非此之由乎。蓋天下未嘗無賢表而揚之。則賢者奮而治道成矣。此有國者所當務也。因書以自省。

論漢明帝戒俗吏矯飾之弊

君子之於治民也。以誠為本。而任官以求治者。亦以誠勸焉。傳有之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蓋不誠。則功不立矣。漢明帝厭苦俗吏矯飾之弊。下詔戒之。以此也。夫民不難治。上以至誠感之。下亦以至誠應之。令無不行。事無不治。所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俗吏不知務此。伎害以為心。刻薄以行事。任智術以馭人。無復忠厚之意。顧乃飾其貌。詭其言。貪而示人以廉。虐而示人以恕。諂而示人以正。一切肆其誕謾。以欺下罔上。國家生民。皆受其弊。何益哉。戒之。而冀其改固厚之道也。嗚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豈有俗吏矯飾之弊。漢去古未遠。弊已若是。矧又千載之後哉。因覽此。以之一慨。

述觀射

周禮有射人掌射之法。而治其儀。凡大比。多士命行射禮。若州黨之學。春秋之祭。亦以禮會民射。蓋古人燕享祭祀。賓賢講武。莫不行射。而執弓矢進退升降。皆有禮度。射義曰。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而觀其德。又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上下有等。則發而不吝。故曰。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夫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矣。射之

用其大矣哉。古禮未可盡復。而射亦不可以廢。開築園東苑。閒暇命士習射其中。朕恒親臨視其中否。而賞罰焉。士多奮踴整肅。鮮越次失律者。夫射六藝之一。士之所當習者。觀其志。辨其才。藝之高下。緩急庶乎有用耳。因觀射。有感於古人之法。聊以述焉。

記農語

庚戌春暮謁

二陵歸。道昌平之東郊。見道傍耕者。僥而耕。不仰以視。不輟以休。召而問焉。曰。若何是之勤哉。踧曰。勤我職也。曰。亦有時而逸乎。曰。農之於田。春則耕。夏則耘。秋而熟。則

穫。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農罔成功。而寒饑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冬然後執力役於縣官。亦我之職。不敢怠也。曰。民有四馬。若是終歲之勞。曷不易爾業為士為工為賈。庶幾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業農。以及於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業。無業士與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業賈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負販。不出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則闔室失意戚戚。而計其終歲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事農。苟無水旱之虞。而能勤焉。歲入厚者。可以給二歲溫飽。薄者一歲可不憂。

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樂。我是不願易業也。朕聞其言喜賜之食。既又問曰。若平居所親。惟知貴之勤乎。抑尚他有知乎。曰。我鄙人不能遠知。嘗躬力役於縣。竊觀縣之官長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盡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陞遷去久矣。蓋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畫出生廳事。日與民休戚。不一問。竟坐是謫去。後嘗一耒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覩。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息思念。此小人其言實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養遺之而遂記其語。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六

五言古詩

閔農

農者國所重。八政之本源。辛苦事耕作。憂勞亘晨昏。豐年僅能給。歉歲安可論。既無糠覈肥。安得繒絮溫。恭惟祖宗法。周悉令具存。遐邇同一視。覆育如乾坤。嘗聞古循吏。卓有父母恩。惟當慎所擇。庶用安黎元。

龍湫夏雨

蒼龍在深淵。變化妙叵測。炎歊六月中。呖歊皆龜拆。歟然駕風雲。滂沱兩甘澤。四野皆沾足。溝塍悉盈溢。枯瘁頓起立。青青復生色。秋成已不遠。豐穰端可得。三農喜不極。莫報龍之德。

龍

神物何矯矯。變化不可窮。有時乘雲興。飛騰霄漢中。茫洋薄日月。振撼駕雷風。西臨崑崙嶺。歟過滄海東。顧盼隘寰宇。天門升九重。頃刻霽甘霖。大地蘇疲癯。遂令蒼生衆。舞蹈歌年豐。收斂歸一勺。寂焉不言功。

喜雨

四郊久不雨。一雨時甚宜。霈然澤枯槁。歡聲洽羣黎。我麥既蓁蓁。我稼亦萋萋。川原淨如洗。草木皆光輝。太空

飲炎赫。涼風清我肌。移床坐南軒。取琴試一揮。但願歲
豐稔。雨暘無愆期。民物樂生遂。四海同雍熙。

西郊觀稼

秋氣始云肅。民事恒所憂。興言出西郊。行行歷田疇。未
役既成列。未穫亦已抽。舉目遠望之。蕭然若雲浮。從容
止前驅。息駕臨崇丘。野老欣我來。拜稽擁道周。為言風
雨時。且免蝗與蟲。皆由朝廷賜。飽食庶可求。感此諸老
言。茲乃

天垂休。予惟法

祖宗。希闡萬世猷。養民有至道。六府誠當修。

玩月臺

巍巍百尺臺。秋月流素光。良宵幽思澄。登高一相佯。冰
輪懸中天。玉鑑洞八荒。浮雲不能掩。明見毫與芒。仰望
月中桂。枝葉安可量。白兔持靈藥。自古誰見嘗。世傳七
寶成。玉斧何渺茫。吾聞太陰精。借耀於太陽。望朔各有
期。虧盈固其常。潮汐必相應。千古永不爽。聖哲論大化。
往牒明且詳。俯仰再三歎。影斜夜未央。

秋社

撫時及秋社。報祀禮當虔。前期汎壇壝。將事秩豆遵。黍
稷既必芬。犧牲亦肥鮮。薦裸秉予誠。斯須敢或愆。神既

既昭明。叩神復有言。惟民國之本。惟食民之天。願神永
庇覆。降福千萬年。

省飲

晨駕行西郊。羣物各已秋。黍稷滿平陸。杭稻亦盈疇。田
家始收穫。來往彌道周。念彼終歲勤。未獲一日休。既重
租稅務。亦懷飢凍憂。安得如坻京。庶幾寡外求。君民本
同體。一視乃無尤。殷勤命有司。省飲遵昔猷。諮詢助不
給。民瘼庶其瘳。

秋日郊行

乘輦適西郊。西郊正秋暮。風高候征鴻。天闊飲晴霧。稍
稍歷原野。逶迤戒馳驅。四望見平疇。坦曠無險阻。藹藹
多桑麻。芄芄盡禾黍。農人欣收穫。老稚盈道路。嗟哉四
民中。惟農最勞苦。力耕冀豐年。災旱或失所。念此心惻
然。吾當德施普。命駕旋城闕。餘暉映高樹。宵衣坐不寐。
恭默思賢輔。

夜軒觀史

治世昭大道。末途躋險巇。肆觀古載籍。寧不為嗟咨。仁
哉唐虞君。道尊德巍巍。奈何夏殷末。嗣世惟荒嬉。秦隋
忽前監。驚志愈沈淪。靡然肆淫暴。大業遂以隳。明明
上天命。赫赫罔有私。仁者自無惑。昏者乃冥迷。誰能日省

悟。戒教惟時幾。煌煌典與謨。萬世以為師。

秋夜讀書

長空澹涼景。肅肅秋夜清。散帙坐披閱。予以適我情。聞之古聖哲。至性皆天生。由學智益廣。務勤德有成。夏后惜寸晷。殷湯著盤銘。孜孜求至理。赫赫臻治平。矧予菲薄資。鴻緒方繼承。任重而道遠。夙夜敢怠寧。所以萬幾暇。稽古心怦怦。探微趣自得。驗往識愈明。積久不能已。浩然清思盈。起視夜何其。河漢已西傾。凝神坐待旦。不覺忘寢興。

報祀禮成

彝典重禋祀。精誠孚百靈。春祈敷嘉貺。萬物資發生。時秋既大獲。民庶樂且寧。良辰伸報祀。盛禮斯告成。報往復祈來。惟神監明明。為民祛災害。百穀恒豐盈。永永崇梁盛。神功千萬齡。

焚香讀易

庭清萬慮寂。爐香正氤氲。啓帙玩義圖。維初奇偶分。由儀以著象。繫繫開人文。文王及周孔。發揮闡微言。懷哉四聖人。允矣道德尊。世遠不可作。玩辭究其原。潛思陰陽理。乾坤易之門。含弘體坤德。剛健法乾元。以此力諸行。君道庶可敦。

長陵暮雨

憑高望

長陵陵園百里遙。閼宮上突兀。玉闕前岩崑。屬時秋將暮。飛雨揚驚飈。楸梧葉半瘁。松栢榮未凋。彷彿雲霧中。翠華動搖搖。肅穆仰聖靈。六龍遊崇霄。霜露日慘悽。我懷爵以慘。寤寐思耿耿。展轉及通宵。

履霜有感

朝旦出宮門。繁霜滿前墀。履之為惕然。大易不予欺。始也寒露零。今焉遂如斯。積漸而益深。凝沍為冰澌。陰氣之所成。馴致有自來。體物以行事。警戒貴知幾。儉人心叵測。攻鑽售厥私。一朝遂所欲。顛倒罔不施。燭火燎川原。蟻穴潰河堤。安民保鴻業。吾當慎其微。

階墀霜月

秋空明月懸。白露結為霜。湛然階墀上。皎潔凝素光。閑軒步前除。沉沉夜未央。俯仰天地間。清氣襲我裳。河漢向西流。鴻鴈亦南翔。時序數遷易。春華安可常。梧桐坐凋落。蔓草凄以黃。徘徊望闕山。馳思一何長。

立冬

玄冥忽屆候。陰風振嚴威。萬物向凋瘵。蕭條失容輝。羣

鴻從北來。翩翩逝南飛。淒淒霜滿庭。凜凜寒生衣。引領望青陽。勒轡回春暉。

書窻雪月

明月流青天。雪華滿前除。晶光洞相射。炯若玉臺居。開窻坐夜深。泛覽案上書。近言稽周孔。遠思及唐虞。佳景既澄湛。中懷亦清虛。至理悉昭融。斯樂誠有餘。商湯貴日新。銘戒在盤盂。於今能勉之。是亦聖人徒。

冬日書懷

隆冬萬幾暇。步革陟層城。曠然四郊外。一覽山水清。禾黍盡收穫。林木亦堅貞。天道信有常。歲功此其成。大鈞

山家集卷十六

七

運化機。周流未嘗停。羣陰漸銷剝。將復一陽生。古者大聖哲。乘天而時行。安靜以養微。予惟體聖經。

居庸飛雪

高哉居庸關。開闢自太古。連山限南北。嵯峨壯天府。嚴冬氣凝肅。皓飈雪花舞。千巖萬壑間。結練映瓊瑤。關門十萬師。時清息鼙鼓。緬懷窮荒裔。漫漫翳榛莽。蒼茫飛鳥絕。穹廬無復覩。當此苦寒時。天將毒遺虜。予惟慎封守。下令勤綏撫。地險人心和。萬世誰敢侮。

頒曆

唐堯命羲和。虞舜察璿璣。敬天與勤民。其道實在斯。我

朝謹曆象。千歲遙相師。曆成遂頒布。悵悵授人時。將今海內外。動作成適宜。恭惟

祖宗來。一統御華夷。庶邦奉正朔。

聖德如天施。顧予嗣歷服。成憲安敢違。所願熙鴻業。永世

無窮期。

稽古有懷

秘殿敞清晝。遺編肆冥搜。緬邈千載上。所志將焉求。故勲與重華德與

天地侔。在己篤恭讓。於人廣咨疇。側陋既舉揚。臣隣亦交修。爰臻無為治。端拱垂宸旒。予茲臨四海。燕翼承詒謀。

山家集卷十六

七

祇肅勤旦暮。善道靡不誦。庶幾允踐之。仰不忝鴻猷。

頒赦

古人重刑典。欽哉著虞書。神禹泣下車。哀矜惻羣愚。茲予荷

先烈。繼統握乾符。恭己臨萬國。何心事嚴誅。時律應黃鍾。

一陽來復初。感茲布新令。憲網悉解除。覃沛霽雷雨。咸

滌厥舊汙。寧云失不經。且免淪非辜。緬懷昔臯陶。夢寐

欲與俱。贊襄勤夙夜。丕聞

列聖謨

歲暮勞農

魯史紀大有。虞書重西成。年豐民無飢。斯乃為瑞徵。予承

上天眷。孜孜念爾甿。老稚力田畝。辛勤事耘耔。塗足及沾體。昕夕靡遑寧。嗟哉爾孔勞。念之忘寢興。今年幸有秋。所藝皆豐登。荏苒歲云暮。爾民無所營。場圃既云滌。囷廩亦有贏。爾其奉燕常。祇肅盡孝誠。爾其相讌樂。父子及弟兄。爾其相戒飭。為行貴有恒。予方勅羣吏。守法無苛刑。賜帛爾耆老。賑惠爾孤嫠。安居樂爾業。相與游治平。

歲暮

廟祀

四序倏已周。冰霜歲華暮。水木重本源。時思切中懷。肅肅企

靈宮冥冥望

神御。祠官嚴駸奔。宗伯翼儀度。豆籩既陳列。登歌聞鍾鼓。怵惕俯仰間。恍若美牆覩。拜稽終三獻。送神闔形戶。來歸坐中庭。淒風激高樹。乾坤渺茫茫。曷慰心所慕。

泰山

峩峩東岱山。拔地九千丈。五嶽此其宗。配天極雄壯。盤空歷環道。迥出青冥上。俯視九州內。羅列森萬象。伊昔

登封者。意氣一何放。蒼哉秦君臣。百代取譏謗。巍巍有虞聖。校德無與讓。時巡自有道。垂衣儼南嚮。予思踵遺蹟。庶幾皇風暢。神仙諒渺茫。此道非所訪。

嵩山

嵩山摩層霄。形勢奠中土。三十六奇峯。蒼蒼隱雲霧。巉絕不可攀。紫迴接天路。石室瞰其巔。神宮在其下。青青靈芝草。鬱鬱松栢樹。舉世傳此中。昔有仙人處。餐霞飲瓊漿。身輕已飛翥。焉知神之靈。自昔產賢輔。煌煌周雅詩。至今頌申甫。

衡山

維衡乃南嶽。磅礴數百里。紫蓋與芙蓉。巖崖亘天起。縹緲望廬霍。岩光相並峙。寶洞標太虛。上以奉赤帝。其陽發炎光。其陰走雲氣。金簡玉字書。大禹得珍闕。神靈何輝赫。扶祀著典禮。巍巍出天造。形勢壯南紀。為國奠坤維。天地相終始。

華山

太華出西秦。壯哉何其雄。崢嶸不可極。上拄青天中。陽崖耀晴日。陰壑生長風。白雲覆其巔。皎若玉芙蓉。黃河崑崙來。萬折勢奮東。巨壑擘兩山。然後流始通。至今遺高掌。駢聯朝陽紅。嘗聞二仙人。白晝騎茅龍。靈嶽富神

秀實由造化鍾。及此出雲雨。不顯澤物功。報祀率典常。
予茲據精衷。仁民神所職。降福其無窮。

恒山

恒山古北嶽。作鎮折木墟。標奇亘朔方。玄神之所廬。倚
空屹崔嵬。比肩醫無閭。陰陽所終始。恒久雄八區。昔聞
藏寶符。邈矣誠何如。於今循往軌。望秩禮弗渝。居歆神
孔昭。誕惠民安居。

述懷

紫微正天中。列宿拱宸極。日月行晝夜。元化運無息。浩
浩兩儀內。總總羣物殖。爰昔有神聖。繼天衣民則。體仁
以施化。一視均方國。為理先庶富。敷訓開道德。賢碩秉
丞輔。才智修百職。所以三五來。至治光烜赫。詩亡春秋
作。王者跡乃熄。沿漢以迄今。歷載千七百。正途或暫闕。
奄忽復榛塞。

皇天啓大聖

太祖膺寶曆。盪滌氛翳清。政化被九域。

太宗光中興。益茂文武勛。

仁考隆敬承。綏靖躬無斁。

三聖博富教。四海霑惠澤。予茲嗣大統。顙顙存兢惕。上念

皇開創。下念民飢溺。任重力過綿。祇勤在朝夕。中惟骨肉

情。首造管蔡逆。仰荷

祖考祐。經旬罪人得。孽虜來間隙。寧免事攘擊。燕黎之所
仰。不墮衣與食。然後有恒心。而不蹈邪僻。其道誠自我。
曷以稱任責。商宗思恭默。周文勸無怠。稽古唐虞聖。亦
有臣隣力。矧予敢怠寧。而不資何直。敬恭保鴻業。虛已
庶受益。言志遂成篇。將用恒儆飭。

春久不雨忽得甘露喜而作

春來久不雨。時節忽已更。曉風扇原野。日見煙塵生。宿
麥皆尚短。沃壤猶未耕。徘徊念農事。我心靡遑寧。

天鑒耿在上。俯矜下土。吐油雲一朝。起甘澤千里。零陳根

既含液。新苗亦滋榮。登高望四郊。生意浩以盈。驅牛耒
耒耜。欣欣千耦并。民生仰衣食。歲功庶其成。黃鳥亦自
適。晚相和鳴。悠然對時物。因詩寫中情。

東郊春曉

青春三月時。芳卉稍已歇。徘徊望東郊。茂樹紛膠葛。山
色既清潤。川光乍明滅。落英紅似繡。飛絮白於雪。况值
時雨過。原野土膏發。田家盡舉趾。惜此長養節。流光雖
足感。民事良可悅。作詩規幽雅。用以示朝列。

命將募邊城

邊陲雖久靖。封守當恒固。岩岩居庸北。川谷悠且阻。龍

門連赤城獨石若小此城外險與地足以禦外侮吉日
遣將臣揚旌伐鼙鼓兵士五萬人桓桓總虎既挾弓
與矢亦具鉅與杆壘築行自茲豈不誠勞苦矧時屬初
夏天氣漸煩暑念彼于役者殷勤在綏撫無亟亦無怠
業業崇百堵宿兵峙戈甲爲廣儲貯安民古有道亦
在制夷虜爾本熊羆材夙昔名英武勉哉著厥績王事
念靡盬出車命南仲城齊維山甫繼美能若斯庶幾紹
前古

命官往河南撫民

河南百州縣七郡所分治前歲農事闕始旱澇復繼水

食既無資民生曷由遂顧于位民上日夕懷憂愧爾有
敦厚資其往勤撫字徙者必綏輯飢者必賑濟諮詢必
周歷毋憚躬勞勩虛文徒瑣碎所至見實惠勉旃整乃
誠庶用副予意

芷花

沅湘富幽芷托根泉石清叢生薜蘿情密葉何青青移
置庭砌間芳菲吐華英光風日披拂曉露揚芬馨已謝
蕭艾隣常接蘭蕙榮閒暇時坐對悠然適中情靈均逝
已遠遺詞含楚聲興至一詠詠念彼心忤忤睹物懷古
人逝將保忠貞

秋聲

大火已西逝暮收轉金行清商振然至萬籟皆有聲乍
疑急雨來復若波濤驚觸物物爲動金鐵鳴鏦鏦呼號
固無跡蕭瑟如含情二氣無停機四序亦有恒舒慘異
所感欣戚由是生嘗聞聖王世屆秋明政刑申命修法
制吾將循禮經

太液秋荷

秋至涼氣肅池波湛且平睇彼池中荷霜露日以零芳
姿既凋謝高蓋紛欹傾下有金鯉游上有鵲鵲鳴萬物
感時至飛潛各適情浩浩大鈞化悠悠機無停秋往春

復還寒燠迭相仍行屆青陽候羣卉皆敷榮滿地翠田
田並蒂花盈盈

賞菊

秋至百卉悴嘉菊獨敷榮移根植內圃枝葉紛盈盈黃
金綴細萼白雪舒繁英瑩如藍田璧炯若丹山瓊衆彩
皆天然芳姿幽且貞置之樽俎間陶然足怡情嘗聞昔
人言可以制頽齡嗟予忝民上宜獨爲己營所願及臣
庶餐之同壽寧

松柏後凋

嚴冬積霜雪原野號寒風萬木總零落蕭條爲之空上

林有松栢枝葉何蔥蔥高標一千尺推秀青雲中天地雖疑近蒼然不改容持此後凋操凡物安能同君子比貞節惓惓務初終操履苟不渝清芬斯無窮

倚石蒼松

峭石何崔嵬屹立溪山邊其傍有蒼松偃蹇踰百年下根蟠厚地上枝拂青天穴罅積苔蘚豁出雲煙長疑風雨夕絕壁走蜿蜒卓哉冰雪姿與石同貞堅歲寒相依託悠久期兩全人性有如此正固終不遷展矣君子操永為世所賢

二陵松栢

二陵倚霄漢峯巒接蜿蜒森森松與栢鬱鬱含雲煙下根蟠厚地上枝拂蒼天長風動蕭爽冰雪凝貞堅發榮諒無極垂蔭將萬年

春風語流鶯

春陽育萬物羣動各遂私東風吹黃鳥飛上庭樹枝橫然好毛羽日照霽景遲聞聞相和鳴及此芳菲時嗚呼既嘈嘈語燕亦差池音聲何能爾意與靜者宜丘陽得所止已見綿蠻詩人而昧至善愧彼孔聖辭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六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七

五言古詩

簡庶吉士進學翰林

國家用賢良豈但務精擇賢良之所出亦自培養得虞廷教元士周家重俊宅

皇祖簡賢科教育厚恩澤二十有八人用之著成績朕心切旁求夙夜恒側席是科凡百人中豈乏卓識爰拔俊茂資將以繼往昔優游詞垣內研究古載籍摘辭務淳龐勵行必端直所期在登庸澤物兼輔德曷哉副予望奮志毋自畫

選任知府

有序

宣德五年五月吏部言蘇松諸郡闕知府遂命六部都察院慎舉郎官御史之堪其任者授之退坐便殿詩以述懷

商周建諸侯漢重二千石今之郡太守視古乃其職下有縣令丞仰瞻承法式環境千里間所寄民休戚矧茲數大郡政事尤繁劇曠位亦已久何以興庶績郎官御史中各有勤修飭遂令股肱臣虛已慎簡陝固當尚仁厚還欲秉清直前史循良吏將俾紹往跡維予繼大統保民心所亟臨軒發成命坐待至日夕

昨命諸卿舉郡守行九人既授職且賜勅獎勵喜而成詩

太守郡之長厥任諒匪輕為之宜異術所貴在仁明愛民必教育發已必寬弘照物如鑑空施令若衡平操持苟能此庶績罔不興予懷畎畝民風夜靡遑寧簡任寄綏撫助哉撫厥誠漢史傳循吏郡有龔黃稱往執行有繼無窮濟今名

早望海霞

風駕上朝堂漏微猶未旦遙觀東海隅霞彩燭天半孤光始騰灼五色倏絢爛鮮如花蓂莢繁若錦繡段宮闕

皆照耀金碧互明煥人言可以餐予意可以玩即此足娛目何必登日觀斯須望飛旭赫赫昇霄漢

山亭夏日

山亭聳華構如在青天中鬱鬱嘉樹林六月來涼風肩輿一登覽流觀入無窮威夷恒岳南浩蕩滄海東下有千畝池池水清涵空魚鳥各翔泳菱荷間青紅炎氣忽若遺自足陶素冲怡然坐終日何必希方蓬

賜百官食鰯魚

鰯魚出江淮水族味珍奇每歲氣清和游泳維其時揚聲沂齊濤掉尾橫清漪滋養充貢進入饌誠所宜羣臣

實同體玉食焉敢私欣戚既不異甘苦亦共之一味奚足多骨鯁以為期

曉窗斜月

城樓鼓初動宮壺滴猶滴斜月墜天西流光照窗隙窻前碧梧樹倒影餘十尺牽動漸紛擾誰能復偃息東望滄海隅初日炯生白相推而代明至理終不易

雨後坐池上

浮雲度層空驟雨颯然過新涼入襟袂偶此池上坐迴闌淨白石濯濯不受泥菱葉綠將滿蓮葉紅初破微風從南來弱舟忽掀簸好鳥若有情問關鳴相和化工茂

育物泰稷皆已播膏澤欣及時豐年庶可賀

湯山溫泉

湯山蔚靈秀溫泉出其側陽氣之所鍾奮煥無時息清涵玉鏡影淺漾桃花色膚疾既能愈物垢皆可滌嘗聞華清池天寶幾陷溺至今遺迹存行者為傷惻茲泉雖不遠棄置何足惜蚩蚩無牧徒朝暮任取適

風生松下涼

蒼松百餘尺鬱鬱千青冥微風自南來蕭爽涼氣生晝長坐其下襟抱悠然清彷彿商飈至尋收轉金行天矯蛟虬枝舞影亦縱橫涼音滿人耳有若波濤驚非惟滌

塵慮且覺興遠情援琴拂玉轡此空中聲

雨後望西山見其頂

時雨朝來遇登高眺西山天光劃開霽餘雲猶未還
累見山巔羅列千髻髮歲疑九霄上亦若齒齒蓄雲出
已澤物既罷寂如閒吾心正樂此相對一怡顏

明月出海底

明月出海底海色初腫朧長風自東來吹上青天中
流光滿六合萬國瞻仰同皎潔玉塵淨泛灩金波融至明
見毫髮罅隙靡不通其中有桂花天香散空濛白兔搗
靈藥服者如玉童此事蓋茫昧欲詰安能窮清光自足

賞不知良夜終

秋雨

入秋雨不止黯黯積陰晦連宵既沾濡侵曉復滂沛長
河一水隔小海衆流匯冥含垂柳重急灑新荷碎登高
騁遐目西山遠冥昧淒風響林木頗覺煩暑退撫時已
增念感物更興慨農家望秋成木實皆旃旆皇天劃晴
朗庶幾免憂懣

秋空曉月

玉露稍已積金甌生早涼月華滿前墀潔白如凝霜仰
視天宇高星漢相輝光垂旒坐至旦振珮聞朝行

命將理邊務

國家制夷狄所重國邊疆雖當治平時武備恒不忘
柔豈不厚在我須有防由來西北部族類同犬羊穹廬
聚腥羶偵伺乃其常爾積風已著爾勇誠其當其往善
經畫所貴籌策良撫士甘苦同治軍紀律彰貪得古所
戒預備聖所戒毋為旦夕圖屯戍兩不妨不見趙充國
青史耿有光

減百姓重稅

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而此朕田者本皆貧下民耕
作既勞勩輸納亦苦辛遂令不食微芻以贍其身殷念

惻予懷前與安得循下詔減什三行之四方均先王視

萬姓有若父子親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

秋林圖

長林秋氣高涼風墜黃葉蒼松獨偃蹇勁氣殊未惜幽
人住其下地僻興頗愜開門無來軌堆案皆佳牒前山
昨夜雨溪險不可涉好作濟川功蘭舟桂為楫

書懷十首

元綱既失馭羣雄角號虎睥睨九鼎側昏愚孰堪主
皇天求有德眷命我

太祖龍飛淮水濱赫赫奮神武僭偽俱削平正位蒞九五

大哉開創功謨照萬古

太祖來六龍陟遐賓九天姦權弄國柄

宗社幾傾顛

皇祖用震怒除兇康遠邇典禮復舊章分職任仁賢文武

不偏施

德威行八埏乾綱既復正日月重昭宣

邦家昔邁述姦究肆殘暴明明我

皇祖肅肅致天討仗劍驅風霆污穢皆汴掃弘開中興運

傳緒我

仁考盛德昭太平民風日照解皇皇

功德隆鴻業思永保

在昔我

皇祖北征掃殘胡

天威震絕漠犬羊皆就俘親侍

萬乘行目覩

神聖謨敬恭受

成命佩服當何如清邊奮威武練將簡車徒居安在今日

豈敢忘遠圖

美玉製瑚璉喬松為棟梁賢才負經濟焉得不明揚

臯佐虞舜呂尚興姬昌卓哉數君子百世垂聲光屢下

旁求詔遣使馳四方虛席政有待夢寐美能忘

大哉天地仁四時均生意元亨始而榮利貞終以遂為

君體天道惠愛宜廣施箠獨當懷綏征欽戒無藝罰須

宥非辜賞必延于世庶幾全至仁可跂先舜治

泠泠方池水瀟瀟揚清漪淵淪鑑遠天洞徹涵朝暉而

我觀靈臺虛明亦如斯苟為物欲蔽有若塵垢縹如何

去其惑遂使百志熙寡欲可存養克己乃箴規

夏禹懋勤儉孜孜寸陰惜周文懷小民日昃靡遑食惟

聖不自居夙夜愈兢惕治功聿昭宣文教敷萬國肆予

紹往聖古道思允迪方茲務祇勤豈但守謙抑

侃侃汲都尉堂堂魏鄭公漢唐兩直臣諫諍有古風於

時多裨益舉世嘉其忠亦惟二君賢聽言能俯從安得

有斯人為我奮功庸披肝獻謫論以德輔朕躬

蒼蒼雖高遠視聽明且聰錫福必有德降罰惟暴兇試

觀秦隋事昭監何其公敬哉念有土祇若咨天工孜孜

謹戒敕翼翼思欽崇慎茲永無斁眷命當益隆

懷古三首

重華紹堯治恭己乃無為賢俊皆登庸在野罔或遺欽

哉亮天工庶績靡有愆景星何煌煌卿雲紛陸離坐揮

五絃琴高詠南風詩萬方樂熙皞澤洽羣黎至今千

載下仰慕明盛時

后稷教播種公劉躬稼穡王業由此興幽岐肇其跡姬文即田功暨武重民食後來無逸書豐登存戒飭成康致刑措宣奮中興績源深流乃長國祚綿八百

仲尼出東魯聖德何煌煌六經賴刪述斯文未喪有德乃無位轍迹環四方道不濟當時萬世開綱常無窮天地間日月同耿光

懷李白

吾愛李太白卓有萬世才文思如湧濤浩蕩滄溟開任城昔為客蟬結傾金壘酒酣登高樓意氣凌九垓賢人

御製集卷十七

國之光周詩詠莖葉奈何獨沉湎長往不復回先事拔予儀其志何偉哉從隣出曖昧徒貽後人猜

望太行雲氣有作

岩峩太行山連延亘西陸其高幾萬丈峯巒互逶迤上有千疊雲緬若車蓋飛凌風自飄揚暎日還蔽虧舒卷固無定悠悠竟何歸諒不成甘霖馬用摩天涯

冬日遊西湖

西湖渺浩蕩湛湛玉泉流朝日麗廣甸輕颺颺蘭舟霜氣振高木脫葉鳴蕭颼鳬鷺時泛泛潛魚亦油油適當機務餘偶此一日遊載詠聖召詩我懷良悠悠

閱西域貢馬

神駿所稟異上屬房之精此馬出西域奇骨真天成霜蹄蒲雲馳振鬣長風生驍騰旦暮間千里無留行懷遠歷歲年東來效其誠昂昂獨意氣肯與凡馬并會成汗血功高掃氛塵清

再選任知府

我朝統天下大府百數十壤地各千里下領州與邑付授得賢守民庶將安輯維茲有未備簡畀在所急羣卿朝受命亭午章奏入二十又五人各已見樹立重書重勸勵行哉慎操執新政貴豈第舊弊戒沿襲漢家重循

御製集卷十七

吏功業光輝輝古今人豈殊勉旃思跂及

雪晴

一冬久未雪既雪喜遽霽暄景散嚴凝潤澤滋厚地蒼松濯秀色挺拔干雲際皓鶴亦有適軒昂振清唳登高望西山千里亘迢遞陰崖尚含沍陽岡已明麗田家念耕作頗覺增意氣何當再盈尺允獲豐年利

聞河凍有作

天地氣久肅嚴寒日凝沍河水為堅冰舟楫不可渡往來任車馬紛紛靡停駐雖無風波虞履薄亦可慮為語南北人勉旃慎行路

世稱臘前三雪則殄蝗螟宜稼穡前此已一雪矣
茲復再見喜而成詩

同雲蔽層霄北風夜烈烈夙興啓前殿彌漫見飛雪紛
紛委庭陞藹藹徧城闕光凝珠玑璨色瑩玉皎潔臘前
重三白宜稼珍蝗螟茲晨幸再覩萬姓總欣悅生物本
天心養民予所切終冀成豐兆詎當厭寒冽

東苑讌集

嘉會不易致為樂須及時況此清勝景雅懷復相宜玉
泉繞禁籞澄流蕩晴曦鳳樓在咫尺顧盼生光輝維時
早秋至天氣始清爽宮梧落疎雨庭樹起涼颼朝回足

山集卷十一

十一

清暇撫景情更怡弘開綺羅席滿泛黃金卮鳴蜩雜歌
管芙蓉簇舞衣不聞畫漏傳但見觥籌飛盡飲不成醉

油然動懷思光陰如遇客在苒那可追人生宇宙間規
規亦何為方今喜無事和氣浹九圀百穀慶豐登民庶
臻蕃滋而予總萬化所樂良在茲仰惟古聖人宵旰恒
孜孜周文不暇食竟舜謹萬幾于焉振衣起凝神坐彤
闈從容理瑤琴載奏幽風詩願言圖吾民允矣躋雍熙

薔薇

長莖蔓碧刺翠葉紛離離因依傍雕欄蒙密含華滋花
開及春暮艷色一何奇深紅間淺白繁若蜀錦機相傳

此嘉卉豈特多芳艷花香涵夕露不為朝陽晞為言勿
攀折撫玩足自怡露以清心神香以襲裳衣

薔

惟薔生種蕃厥性巧匪常長育居暖室三眠飽柔桑一
朝忽蟬蛻作繭自盈筐縹絲為世用五色繁輝煌或以
備華裘或以奉蒸嘗三盆謹常制自古在椒房爾茲本
微類所能資廟堂鳳麟固為瑞功用安得方

蜀葵吟

南薰薦微涼細雨不作霖蜀葵花正紫色染細黃深翠
莖擎金蓋細萼抽檀唇澹然此幽姿豈受緇塵侵布陰

山集卷十一

十一

乃衛足向日恒傾心玩之良可愛揮筆成長吟勸彼忠
智士無忘整丹忱

石榴

石榴產絕域來自漢張騫移根遠海外開花小亭邊
如紅錦翻郁若朱火然夕露濯濃潤朝霞發明鮮化工
固有神賦質無乃偏雖微頗玉房且將娛目前隆冬十
二月雪積層冰堅還令慎愛護庶幾保其全

山下派泉

寒泉出山中瀟瀟資東派潺潺瀉幽壑汨汨鳴淺瀨穿
雲派尚小經雨勢轉大切有奔壺電稍覺蓄雲怪平鋪

若浮練曲引疑學帶終無窮海深豈止匯江介古稱水
柔弱狎玩斯取敗爲治誠亦然於茲示明戒

早涼池上見魚戲

清池帶城闌微雨涼氣入晨閒一派晴愛此衆魚集游
深既喁喁冰淺紛濺濺徐來非無趣忽去如有急翻荷
水蕩漾戲荇波潄潄浮沉俱自得小大各相輯物情皆
樂生仁育斯可及徘徊念至理不覺成小立

水仙

羣卉各有榮及時自鮮妍茲花何綽約皎皎名水仙漢
皋與洛浦信美兩嬋娟素姿耀白雪豈不誠可憐但恐

山梨集卷七

七

涼氣至零落秋風前不似東籬下黃菊懷貞堅

高槐

高槐百尺餘枝幹鬱蒼蒼綠葉一何密繁陰生夏涼翻
如鸞鵲停矯若蛟龍翔時秋白露降衆卉咸謝芳茲植
挺華表繁榮舒穡黃當空耀淒日凌風騫素商舉世重
桃李傾情賞春陽焉識君子操後時擅輝光

蒼松

蒼松在高原挺然冰雪姿上摩青雲端大喬千尺奇灌
木豈不繁委瑣一何卑玄冬始凝沍零落已就萎獨此
抱貞節特立含華滋青牛伏其根白鶴巢其枝由來棟

梁具舍此其孰宜物性專剛勁寒暑焉得移

秋草

涼風日夕起白露凝爲霜天高原野曠百草日漸黃凋
瘁固可歎生植自有常華衰實乃結萬物斯歛藏二氣
遞來往三辰流景光待看春陽至遺芳乃復萌芊芊發
雨露蔚蔚仍芬芳

雀

羽族非一類爾雀固其微徊翔傍蓬蒿棲止託茆茨飲
啄既自適乳哺亦有時所欲不難足啾啾日何爲大田
富禾黍可以療爾飢當知鴻鵠志好隨鸞鳳飛勿逐鷦

山梨集卷七

七

鷦鷯瑣瑣空自卑

賜道士住太嶽太和山

荆襄開沃野茲山獨巋然千峯何磅礴蒼翠摩中天玄
武此降神靈響自昔傳

皇祖臨御時封山表大川必祀遵典禮建祠山之巔巍巍
太和宮近與南巖連紫霄相輝映五龍若蜿蜒龜蛇或
隱見鸞鶴紛翩跹壯哉此勝地靜者固所便爾往居山
中祠事宜恭虔爲國祝蕃祉靈貺益昭宣巢雲聽松風
枕石漱寒泉心惟息塵慮道可通虛玄何須訪蓬萊採
藥求神仙

題張良還山圖

志士固有為，達人乃知休。偉哉張子房，超卓孰與俦。乘時降風雲，經畫多良籌。滅楚興帝業，誅秦報韓讐。功成拂衣去，願與赤松遊。名爵豈不貴，神仙安可求。矢心戒盈滿，托跡歸山丘。兩崖何蒼蒼，溪水清且流。東菑載行車，逍遙復何憂。止足遠殆辱，超然智者謀。

題漢高祖斬蛇圖

沛公本天人，龍準生非常。其初草澤間，隱迹韜輝光。已看芒碭雲，五彩龍文彰。何哉白帝子，偃蹇當道傍。長劍試一揮，秦社靡不亡。天命之所在，爾盍徒自傷。

題歲寒圖

蒼松含秀色，勁挺奇姿。物性有相類，堅貞咸自持。風霜操愈勵，冰雪節不摧。越歷將百年，相並空山陲。蜿蜒走虬龍，屈鐵迴高枝。陰森起煙霧，青青常弗移。其下桃李花，幾度榮復衰。吁嗟老成材，匠石未見知。明堂需梁棟，舍此將焉之。

題梅花寒雀圖

孤芳自挺持，不逐羣卉妍。花開南北枝，獨得春風先。皎皎冰雪質，清香殊足憐。啾啾羽族微，依棲得幽偏。展圖玩物理，動植皆自然。

題畫

蒼山巖逶迤，白雲亦瀾漫。遠樹翳谷口，飛泉出林端。下有幽居人，柴扉未嘗關。輪蹄絕來往，塵事了不干。浩歌采芝曲，悠然適所歡。沮溺安足儔，幡然當來還。

鵲

鵲鳥鵲之類，形質亦昂昂。擇棲千仞表，天清奮高翔。好水屢來下，特立清渚傍。陰雨憂然鳴，氣類固有常。啗蛇信去害，銜鱣當致祥。爾姿既不凡，爾行亦頗臧。雖非鵲鵲，已邁鵲與鵲。

鷹

鷲鳥異所秉，勁骨挺峭特。鋒鏑利爪，霜氣含羽翮。金眸一側睨，羣鳥為辟易。秋高天宇清，氛翳欲無迹。奮飛雲霄上，縱橫搏擊寧。肯安卑棲空，負材與力。紛紛鷄鶩羣，飽食竟何益。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八

詠史

王陵

羸祚既以終，干戈擾中土。王陵沛之豪，少與高祖故。聚黨居南陽，初亦未相附。從容乃來歸，遂結金石固。項籍徒見招，終不事兩主。當時識長者，况復有賢母。功成封安國，伉直行有素。後來北鷄晨，而欲王諸呂。斯人獨持正，義氣激寰宇。同朝孰同心，卒以危言迂。太傅歸杜門，忿切不得語。安劉亦微幸，平勃未足數。吾惟重斯人，松

栢凌寒暑

陸賈

陸生本楚人，初為沛公客。奉命使諸侯，口辯亦莫敵。尉佗據南海，箕踞傲中國。生從長安來，慷慨論順逆。英風振炎荒，勁氣奪金石。佗悅拜稽首，稱藩效臣職。歸朝說詩書，高帝固不懌。區區著新語，成敗亦何益。晚雖以病歸，中心存社稷。當時平勃功，亦必賈預力。賢哉此陸生，名聲光簡冊。

石奮

人臣之事君恭敬乃其本，西漢隆盛時能者推石奮。不

言而躬行，子孫咸克慎。孝謹聞朝廷，豈直在鄉郡。吁嗟後來者，此道少能盡。驕蹇及僭踰，禮法浸乖紊。坐茲爵祿貶，亦致家族憤。賢哉萬石君，百世垂今問。

鄧禹

赤符啓昌運，白水飛神龍。杖策北渡河，獻謀何其工。當時第一義，悅民攬英雄。觀其立談頃，披豁如發蒙。受命遂征討，長驅定河東。次第入長安，為畫誠從容。中雖小蹉跌，未足掩大功。居家兼至孝，輔國擅精忠。雲臺首圖像，千載稱至公。

馮異

為臣貴忠謹，為君在推誠。漢光起義初，馮異納五城。受命署主簿，獻謀歷忠貞。從征擊強虜，僭偽次第平。威聲震三輔，兆姓咸輯寧。小人被正士，飛語來侵陵。浮雲不蔽日，誠荷當寧明。而况公孫節，謙慎自平生。君臣兩全美，大業宜嗣興。

馬援

文淵居隴右，識明歸漢光。遊談皆正言，昧者靡不亡。厥初西征時，謀畫深且長。聚米示形勢，偉哉奇功成。專征殄羗虜，討叛安炎荒。老驥有餘力，壯士志四方。南征力請行，雖老猶慨慷。梁松彼儉人，片言陷忠良。一身隕異

域意茲還見傷恩義不克終有累世祖明

實憲

實憲彼何人親戚起黃緣及其貴寵盛氣勢欲敵天心
園尚枉奪逼畏其敢言腐鼠雖薄責狼心終靡悛乃求
擊匈奴提兵出窮邊轉戰斬騎虜長驅直無前遂今朔
漠地萬里無烽煙旋師告成功刻石銘燕然兇焰久益
重赫赫操威權崇極勢須覆天道有必然一門竟殂醢
舉世誰矜憐嗟嗟憐親親盈滿當慎旃

董宣

昂昂董少平侃侃負直氣所至折豪橫殞死色猶厲
遷洛陽令擊搏無顧避貴主家豪奢僮奴无橫恣白晝
戕市人公吏不能制當街叱下車殺之皆快意謝主不
奉勅奉職自臣事賜錢三十萬悉以頒羣吏屬城見廉
潔恤終有旌異明主容直臣何患時不治

班超

班生起儒門孝謹閑家居少貧養其母辛苦勤傭書一
朝投筆歎遂懷萬里圖既罷蘭臺吏從征出邊隅一舉
降鄯善再舉擊諸胡龜茲及于闐踪勒與莎車兵行奮
勇智摧破如折枯仗信斬不義宣恩撫逃遁西域五十
國威德罔不敷茫茫蔥嶺西坦坦無復虞塞外三十年

白首歸東都壯哉定遠侯允矣真丈夫向來傳張烈視
此當何如

張飛

益德漢名將其勇敢萬人昭烈雖君臣恩若弟兄親爰
初阨當陽以身蔽其君魏人不敢前立馬斷要津攻城
與克敵累累策奇勳觀其釋嚴顏豈非國士仁敬賢既
有禮馭下乃寡恩吁嗟時虎臣用此戕其身偏執皆取
敗來者鑒弗諉

張昭

為國何所寶所寶惟賢臣盡忠力諫諍以道匡其君子
布昔佐吳政事勞經綸直言批逆鱗不聽遂杜門起之
共載車致禮仍殷勤仲謀過能改終不棄正人懷哉嗣
世主當重席上珍

王導

五馬同渡江一馬真龍駒翕然風雲聚矯矯騰天衢羽
翼得賢佐偉哉王司徒方其就國初推轂多文儒單心
在王室所畫皆遠圖再興江左業足以方夷吾中遭家
叛逆秉心冰雪知力排奪嫡議國本用無虞忠良全始
終足為後世模

謝安

安石沉朗姿風尚在高間微召皆不就。放意山水間。征西辟司馬。中歲乃幡然蒼生如卿何寧愧高崧言。及其升廟堂才高慮亦殫。內有叛逆臣外有強虜患。矯情鎮浮俗。運謀濟時艱。卓哉勲業隆。王室以真安。森森庭階前。玉樹映芝蘭。光華史冊書。來世垂不刊。

李林甫

唐祚及天寶禍難何紛然。吾觀所由來。乃自林甫專。忠良既斥黜。讒邪相糾纏。深中積姦諛。要寵固其權。朝廷骨肉親。一語成棄捐。遣方任蕃將。馴致興戈鋌。茲事亦有漸。蔽言實為先。小大各箝口。養亂遂覆顛。斯人負國

家。罪惡誠滔天。所以古聖君。輔相需英賢。

李光弼

宣尼美致身。姬旦著匪躬。當知為臣者。委命成厥忠。桓桓李光弼。綽有良將風。既領節制專。復膺爵位隆。當其戰河陽。竭力攘寇兇。誓將死白刃。不辱為三公。此志果不渝。庶幾丈夫雄。勲高人所忌。臣節當益恭。云何中道乖。擁兵以自崇。為山少一簣。卒以慙憤終。賢哉郭汾陽。精誠與天通。百世作臣軌。垂光照無窮。

李泌

唐室遷屯難。國步誠崎嶇。豈無忠良輩。秉義為匡扶。堂

堂李鄴侯靈武正厥謀。成王總六師。指顧復兩都。從容父子間。再申社稷圖。正言揭日月。不與留侯俱。姦祀搆構危禍。貞臣死無辜。彼昏乃援命。自比識緯徒。造命由君相。此語誠非迂。豈昧黃老言。寧以智反愚。

高崇文

吾愛高崇文。傑出裨校中。提兵謹訓練。常若當寇戎。西川討叛亂。迅飈卷枯蓬。取之如反掌。皆由賞罰公。殊色不以獻。恥與柔媚同。孜孜在撫民。卓有前賢風。當時杜黃裳。秉法輔憲宗。知人善任使。宜哉有成功。

楊綰

理國資輔相。所貴在得賢。正身以率下。能使風俗遷。唐自天寶來。奢侈日相挺。陵夷至大曆。法制幾蕩然。楊綰本儒素。清儉莫與肩。一朝秉國鈞。化行若轉圜。於時郭令公。減樂為之先。豪吏多僭踰。貶抑蓋其愆。源潔派乃清。表正影不偏。惜哉遽淪謝。不得成陶甄。人心本多欲。從下如奔川。居官皆若人。古風庶其全。

馮道

古稱大臣者。以道事其君。廉恥苟不立。何異犬豕羣。伊昔五代時。僭奪何紛紜。馮道顯於唐。從容秉國鈞。更歷晉漢周。爵位莫與倫。不聞匡弼言。依阿保厥身。朝旦作

仇敵晚暮稱君臣遂使三綱斁正道日湮淪其行既如此而可名爲人當時推德量謬與殊夫真悠悠百世下當辨玉與珉

張永德有序

周世宗與北漢戰高平周將樊愛能等先遁世宗幾不免欲誅愛能等猶豫未決張永德曰陛下將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百萬安得用之世宗稱善斬愛能等七十餘人自是騎將情辛始知警畏所向有功予嘉永德之言與世宗之斷故賦此詩王者馭將士養之當盡仁賞罰在明信行之戒遂巡殄

桐務姑息號令弛弗申雖有百萬衆國勢何由振世宗戰高平騎將遽先奔安危與強弱其機於此分遂收七十輩斬以徇六軍威權既振舉所向成大勲爲君雖善斷言者固良臣偉哉張永德吾思見其人

李沆

宋真多良輔李沆忠且賢用人遠浮薄治道此最先敬君務養德制事於未然節用而愛人處心良惓惓私謁格不行言利皆棄捐外憂足自警此語真可傳煌煌祖宗法恪守一無愆功業盛當時派光照簡編後來王安石變更任輕儉衰微自此始後世宜鑑焉

王旦

王旦美德量輔相宋真宗恭勤守舊章政令一以公孜孜訪賢才籍記需登庸奔競且沮抑矧肯私姦兇朝廷有大事制斷何從容至誠篤憂國視與家事同被服尚質素不易儒者風左右十八年慎始而敬終天書不復諍無乃失之道春秋責賢備公非亦無窮

岳飛

南宋推四將岳飛爲第一仁信智勇嚴五者一不失精忠誓報國書背皦白日南征既平盡北伐尤奮疾所向無不捷醜虜皆膽慄中原指日定萬姓庶寧謐主昏客姦相賣國恣譏嫉驚風吹陸行冤哉天下恤天道竟茫昧姦賊脫斧鎖百世嚴誅賞幸存史臣筆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十八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二十二

七言律詩

辛亥正旦

正殿初開澈曉鐘，繡簾高捲見臣宗。

三朝禮樂遵月聖，萬國衣冠慶會同。拚飾

煙浮動細縈風。

皇家創業誠非易，夙夜深懷付託隆。

將祀

南郊既誓戒羣臣，夜坐齋殿詩以述懷。

郊壇肅穆羣臣濟，設清嚴不受塵。

高廟有心垂寶訓，太常謹禮進銅人。爐煙輕颺春風細，池

水深涵夜月新。

上帝高居有明鑒，抵憑誠敬格蒼旻。

春早朝回御書殿，閱琴書有作。

旭景瞳瞳曙色微，和風淡蕩拂旌旗。外庭朝罷千官後，

東閣簾開靜坐時。聞古已宜披竹簡，娛情還復理朱

泠然一鼓陽春調，擬續南薰解愠詞。

春城寓目

層城樓堞凌雲起，暇日登臨引興長。西望衆山蟠晉冀，

東來諸水帶衡漳。光風已見朱麻長，細雨初晴草木香。

重念興國今一統，可能恩澤似春陽。

恭讀

高廟御製嘉禾詩

嘉穀秋成獻

御筵昔時祥應至今傳

皇仁廣大乾坤合

睿藻光華日月懸。周穆授興黃竹詠，漢高宣賦大風篇。

如

聖製超前古，萬世長留琬琰編。

春雨初晴聞鳴鳩有作

晴日熙熙宿雨收，宮城東畔聽啼鳩。連聲不斷如相喚，

竟日頻呼類有求。行客定應憂潦水，耕農政爾事田疇。

物情總趁陽春意，恬恬和鳴故未休。

苑中柳色盛青聽，新鷺喜而賦此。

御堤楊柳綠煙深，拂曙新鷺動好音。苑內風清疑奏玉，

枝間日出照栖金。南來求友聞周雅，何處懷鄉不越

朝。罷時來閒靜聽，不須理瑟更調琴。

池萍初發游魚戲，沐可觀欣然有作。

萍萍漾漾水平池，正是潛鱗出泳時。玉鑑影涵驚潑刺，

草仙光動見參差。爭吹清沫成微浪，紛逐飛花點碧漪。

於物昔聞靈沼詠歌吟亦欲繼周詩

春半久晴忽微雨連朝賦此志喜

當春宜雨久不雨忽喜瀟瀟入夜深連日霏微滋萬物
及時優渥是甘霖游魚躍浪嬉東浦舞蝶穿花向上林
最是農夫方秉耒不勝膏澤感天心

憶侍從北征二首

昔年漢北從

皇慶親見揮戈時合圍煙霧漢家皆殺氣風雷震動總
天威金符叛虜營中獻土紫名王馬上歸恩詔連頒撫降
附盡消寒泣布春暉

六軍歡動馬如飛擊鼓鳴鑼奏凱歸想見昭君青塚在

更憐漢祖白登關中天雷電開

神峽北地山河震武威徧刺石崖紀

皇祐萬年日月共光輝

春城霽景

城上雲霞開曙色遲遲曉日照旗旗流鶯競逐桃花過
舞燕偏迎柳絮飛坐看晴光融苑囿已知春意足郊圻
東阡南陌多車馬蕭鼓嬉遊正及時

清河

都城西北好山多周道遠遶帶此河煙柳千行環翠渚

虹橋百尺跨滄波中流日日鳴鳧鴈隔岸人人採芡荷
幾度巡邊歸駐蹕馬前宮闕見差我

臨湖上小閣

春湖浩浩水生漪小閣清幽傍水涯
綠荷波暖戲魚兒怡神閒愛澄明鏡撫物方當駐蹕時
別有清音可入聽流鶯不斷隔花枝

仲春微雨花未芳菲可愛賜輔臣宴示以詩

鶯啼燕語連城闕想見陽和徧九垓細草喜從煙外看
繁葩競向雨餘開發土之萌發仲暢變理尤資輔弼諧
共對春光酌春酒題詩更惜續春榮

晨望海霞

未明花影尚濛濛一片晴霞出海東初望九光承旭日
旋看五采映長空疎星殘月微茫外碧水丹山照耀中
滿目繽紛如散綺玄輝詩句故能工

木邦貢使至

南詔西來萬里程頻年奉貢效勤誠驂驢作隊銜金勒
馴象成羣絡翠纓曾達使轅宣詔令竟修臣職事朝廷
華夷何幸皆寧謐一統為家樂治平

新竹

隔年開地種篋簞春芽初抽積角長錦澤乍翻微露玉

綠筠漸老半含霜
看密葉籠煙霧終見高枝引鳳凰
管取歲寒堅晚操
四時相對色蒼蒼

惠河春浪

惠河之水日悠悠
源自西湖一派流
隱映雲霞如濯錦
下通郊郭可乘舟
沙邊杜若參差長
波底鱗魚自在游
若欲青春觀後稷
風光全勝曲江頭

付老將還寄

未數條侯細柳營

先朝征伐最知名
縱橫麾下三千卒
磊落胸中十萬兵
疆域只今連孽虜
老成終合任長城
安邊自是明時事
李牧功名在繼承

牧功名在繼承

雨後

急雨初收日向浦
高城樓堞散啼鳥
天遠斷雲時開闕
風來餘霏乍有無
菱沼波添纔欲滿
藥欄花重不須扶
惟應未索增膏潤
免負田家用力劬

東苑觀馬

貢來多是出崑崙
鳳臆龍鬣開虎文
周代瑤池空騁駿
唐家沙苑授成羣
四蹄超越光如電
八尺昂藏氣噴雲
漠北至今殘虜在
須教汗血建奇勳

種竹甚茂

誰言北土不宜竹
此地多栽今百竿
龍孫競向三春長
翠羽偏宜九夏看
月下紛紛雲影亂
風前颯颯玉聲寒
會高千尺並結實
白日青霄來鳳鸞

遣使諭西洋古里蘇門答刺諸國

似聞溟海息鯨波
近歲諸番入覲多
雜還象骨呈土貢
微茫島嶼類星羅
朝廷懷遠須均及
使者敷恩合徧過
莫憚驅馳向遼遠
張騫猶說到天河

海子橋

海子澄流如素練
長橋跨水似晴虹
行人久無褰涉苦
疊石誰知結構工
華表風高聞鶴鶴
玉波秋靜見蛟龍

倚闌更向南頭望瓊島煙霞翠色濃

夏日雜興

澹澹輕風拂柳絲
無纖微雨更相宜
一年最是清和景
萬物方當長育時
黍稷未庥期秀發
蓬萊狼秀惡蕃滋
盛時治理皆如此
坐對韶華有所思

召堯書殿對層城
朝退從容驗物情
南土正當梅雨潤
北州方愛麥風清
黃鸝求友頻相喚
紫燕將雛近不驚
坐對簡編閒自適
時來百舌已無聲

城闕遙遙淨俗氛
沉沉宮漏晝稀聞
山籠霞采丹青障
花落苔階錦繡文
蘭館抽絲呈白雪
藉田收麥委黃雲

農夫蠶女多辛苦想得功成喜慰均

殿閣深深五月涼封章閱罷畫偏長階前累累舊薇影
池上芬芬幽蕝香農畝田疇方困悴行人道路亦助勸
宮城清邃無炎暑坐念餘陰及四方

綠綺泠泠已罷彈西山雲淨見嶙峋金爐沉水當延暖
玉盤清冰照座寒乳燕近窺青瑣闥遊絲低罥赤闌干
幽風無逸存圖畫取次閒庭一再看

食藕

莫訝根株出淤泥中通外直故清奇好花曾向金塘發
異種原從玉井移洗出初疑冰作柱剖嘗遠見雪為絲

堆盤脆美人人愛風味偏於九夏宜

雨後葵花盛開殊可人意

暑雨初晴曉氣涼園葵豔豔吐鶯黃世誇衛足傳前史
我識傾心嚮太陽翠色還欣舒茂葉清風時得送微香
古來愛玩多題詠曾記唐人擬道粧

水亭夏日偶賦

隱隱輕雷送雨過悠悠池水綠生波碧簾稍覺通花氣
畫舫遙聞起棹歌語燕啼鶯當戶近遊絲飛絮傍簷多
城頭一點西山色更愛雲端擁翠螺

水亭偶成

臨流亭館淨無塵落澗流泉處處聞半濕半乾花上露
飛來飛去領頭雲翠迷洞口松千箇白占林梢鶴一群
此地清幽人不到惟留風月許平分

四郊秋熟有喜而賦

嘉穀登場屬屢豐此心樂與萬民同時平已見倉箱溢
秋報應須享祀隆遙想和風生畝畝亦知喜色到疲癯
一年勤力將休暇擬布仁恩為勞農

秋雨初霽西山如畫登樓寓目率爾成詩

西山北去連東海千嶂排空似削成累日雲迷看莫辨
新秋雨洗望偏明青霞散霧通三島翠壁丹崖接五城

向晚登樓聊縱目詩懷相對有餘清

樺松

託根何必盡徂徠新地新移內苑栽在世已知辭剪伐
千雲須借厚封培甲枝簇簇含蒼霧密葉纖纖覆碧苔
添著蒼蒼連秀色歲寒坐對亦悠哉

聞鶻聲繞庭

清晝從容坐內庭喳喳晴鶻傍人鳴羣當殿閣如相和
獨下階除亦不驚宜此凡禽空備物知於喜事故能靈
頗聞番貢今踰海或者趨朝已及京

觀松下石泉潺湲可愛綠陰偶坐清意洒然

長松低覆石泉流清響泠泠落澗幽根繞寒巖蹲虎豹
枝橫晴碧卧蛟虬四時雲霧常如暝六月林樾只似秋
即此蕭閒足真趣高山深谷底須求

月夜聞苑中鶴鳴

苑樹風生月正明夜中閒聽鶴長鳴
嶺山望去仙遊遠赤壁丹迴客夢驚
汗漫似懷三島迥徘徊應愛九皋清
胎禽自與凡禽異想見松巢玉露零

荷露

池面高荷翠蓋擎亭亭捧露比金莖
蚌胎孕出生初滿驪頰探來睡未醒
月下光明真灼灼樂風前蕩漾或欹傾

娛人別有清香異對此翛然遠俗情

早秋苑內觀蒲萄

小苑移根近綠池蜿蜒翠蔓託高枝
驪珠錯落含風潤馬乳晶瑩帶露滋
曾向雕盤堆紫玉還從銀甕瀉金卮
涼州一斗千年事旨味移人世共嗤

賜武當道士還山

黃冠白髮紫綃衣久服松華住翠微
北極虛危玄象正中天樓閣瑞煙霏
佩來寶劍龍騰匣煉就金丹虎衛扉
萬里超朝又還去山中應長玉芝肥

題柳塘驚鷺扇面

皎潔團圓宜六月齊統湘竹製來輕
柳絲細拂冰壺淨鷺羽閒梳玉鑑明
揮洒亦知清興遠動搖偏愛嫩涼生
眼前一段西湖趣不用蒲葵也自清

題山水畫屏

齋殿前頭敞畫屏無邊風景似林垌
江光赴海微茫白山色連雲迤邐青
芳草一杆松下石清風孤榻竹間亭
閒來雖得供吟玩未抵盤行有著銘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三

七言律詩

罷川蜀湖湘採木之役

都邑經營事未完，深思民力取材艱。
由來川蜀巖崖險，況復江淮道路難。
州縣使夫皆勅罷，朝廷遣使悉徵還。
明明夏禹卑宮室，不見宣尼有永歎。

清明謁

二陵作

節屆清明又暮春

二陵恭謁重傷神，盤盤陵寢山川固。
鬱鬱松楸雨露新，萬

古

神靈安吉兆兩朝，恩德洽斯民。
清冷一道流虹出，慶衍洪源億萬春。

望房山蒼翠可愛

西山盡處見房山，疊嶂層峰百里間。
秀色近連雙鳳閣，祥光常映五雲關。
豈無隱者深栖息，應有飛仙數往還。
松柏藤蘿塵境外，擬因閒暇一躋攀。

久雨河水泛溢漕舟畢至

經費全資歲漕功，春餘淮濟水初通。
畫船運載千艘集，白紵來輸百郡同。
常為恤民嗟力弊，只因為國願年豐。

近來倉庾多充積，不覺勞動自老農。

命移玉簪花於文淵閣之西

名花一種擅秋光，新遣移根近玉堂。
未許初霜欺素艷，多因明月隱幽芳。
夜當天祿藜相映，春駐蓬山雪有香。
自是儒臣含藻思，廣平詞賦合敷揚。

久雨初晴頗有秋意閒步西苑率然成詠

積雨初收宿露消，嫩涼冉冉逐輕飈。
從知金氣三秋應，試看銀床一葉飄。
迥迤雲霄開曉色，淒淒池苑帶鳴蜩。
襟懷澄澈無閒暇，行看西山過畫橋。

太嶽太和山進樹梅

福地由來造化鍾，神梅附樹見神功。
開花便覺先春意，結實從知兆歲豐。
雨露滋培存異植，風雷呵護表靈蹤。
每因嘉貺思

皇祖家國清寧澤不窮

食桃

鮮桃五月皆成實，枝上累累瑪瑙珠。
始摘雲霞光燦爛，飽經風露味甘腴。
華林園種何曾異，王母盤盛未必殊。
食罷還思種遺核，明年春意看紛敷。

吏部奏擬諸郡邑官既量才授職退而有作

國家大本在黔黎，郡邑親臨寄撫綏。
旌別循良傳漢史，

詠歌豈弟見周詩殷勤簡界今時事清白成名異日知
但使課功能不負賜金增秩更何疑

薄暮風雨驟作旋復開霽夜月皎然

飛雲暮送千山雨捲地驚號萬里風頻覺餘霞間此影
即有清氣轉鴻濛晚禾正在涵濡內老樹何堪震蕩中
未過二更天宇淨一輪明月照疎桐

南夷入貢

蠻夷從昔居荒外篋篋于今滿闕前已是累朝修職貢
寧論萬里隔山川德誠惻惻封章見致語休離譯史傳
推結丹裳非一類時平王會亦應編

山集卷五十五

五

先朝聖德乾坤大絕域遐陬雨露通自昔蠻酋皆異姓即
今人事漸同風樽罍陳陸丈祠藉象馬充庭錦屬蒙為
禮在誠非在物懷柔應合鈔恩濃

夏夜雨霽見螢火作

積雨初收暑氣清庭階點點度飛螢微光稍似隋珠亦
冷焰難看汲簡青敢向清朝隨皎日聊於閒夜映疎星
陳根腐葉能生汝誰識乾坤變化情

秋晴連日忽復陰雨恐妨穡事因成短句二首

秋來日日見晴光忽復陰霖偏下方正喜禾麻皆可刈
還虞塗潦或相妨苔花冉冉侵階戶枯葉蕭蕭墜井床

已得炎威頻潛却不須執扇更揮揚
無嗟屏翳猶行雨祗訝飛廉未起風萬宇涼聲含浙浙
四郊陰靄更濛濛田間黍穗深虞黑池面荷花已墜紅
欲得長虹將晚照明晨仰見日生東

昔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賢得樂毅破齊有功後
以讒去因覽地志感而賦此

黃金不惜置高臺嘗見燕家結駟來郭隗雖非高世士
樂生自是出羣才平齊功大終難遂客趙身存竟未回
可恨讒言壞盛業至今行者重徘徊

中秋夜看月

山集卷五十五

四

宴坐高亭露氣清萬方此夕共秋晴光含天地冰壺淨
影澈山河玉鑑明豈有笙歌娛夜景稍聞砧杵動寒聲
月華隨處皆堪賞却歎虛遊過廣陵

暮秋述懷

碧空雲淨鴈南飛露下平蕪盡未時楊柳受風陰已薄
梧桐經雨葉全稀

朝廷撫節思耆宿邊戍迎寒欲授衣四序循環不停軌古
人猶惜寸陰微

兵部奏遣近臣巡邊關飭守備因而有作二首

青山迢遞擁關城舊戍新屯總駐兵雖在時平宜鎮靜

極知師律貴嚴明烽煙北瞰沙中磧笳鼓東連海上營
擁傳巡行莫辭遠咨詢還欲見奉情
獵獵秋風卷大荒關榆塞柳已經霜從來有道安中國
不以無虞弛外防慎守抵須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
顧予念庶長存此況在
先朝有舊章

武臣於今皆得世襲選授既畢賦詩述懷

聖祖戎衣定天下桓桓諸將爲遣逢官封總何當時寵世
祿還酬昔日功法制分明誠已厚子孫繼續莫忘忠朝
廷淑慝懸清鑑賞罰推行秉至公

遣虜使北歸虜嘗寇邊至是悔過

漠北來朝已半年茲晨臨遣更垂憐鴻恩綏撫從
先帝大德生成體

上天冠盜頗慙前習俗衣冠宜滌舊腥羶邊頭渺渺膏腴
地歸把犁鋤足自全

其二時虜自相攻我部落奔散

胡運衰微勢不支豺狼吞噬跡交馳塵沙風捲迷何向
部落星離失所依尚想戒塗心耿耿也知戀闕思依依
遠行度磧多防慎況是秋深雨雪霏

秋夕望月懷華道興

禁裏高樓百尺臺樓前風靜晚雲開初聞新鴈城南度
遙見涼蟾海上來大地山河涵皎潔層層星斗共昭回
湛然襟宇同天宇坐對虛明亦快哉
奉先殿嘗稻退而詠懷

太常薦稻遵朝典

清廟焚香肅禮儀總何

聖靈垂福澤遂成豐歲足黔黎

龍顏儼若美堦昇

天德深存寤寐思享祀吉功應合樂頌歌今得配周詩

詠藕

幽菡開花十里香碧波深處藕初長何曾衆竅汚泥滓

自是清姿比雪霜隨手擘來連玉縷可人嚼處勝瓊漿

乾坤正此炎歊盛少助襟懷一味涼

霜後薄露忽晴

薊城十月清霜落一夜朔風號不停向曉忽看陰氣歛
中天仰見日華明池塘水淨冰將結苑園林暄鳥自鳴
却憶陽和到寒谷由來可愛是冬晴

孟冬晴望郊外

孟冬風氣漸淒淒何處行人四牡駢猶有黃花含露發
已無紅葉帶霜飛連鴈鳴鴈辭遠塞綠柳輕霞映翠微

正是農家收穫罷烹豚釀酒敬荆扉

冬夜雪霽明月在庭對景偶賦

朔風忽起同雲散飛雪初停皓月升滿地瑤華凝皎潔
中天蟾彩更分明重樓屢聽寒更轉萬籟無聞夜氣清
自覺襟懷塵慮息炯如湛湛玉壺冰

殘雪欲霽望萬歲山林木如畫

霽景遲遲臘九宵雪凝鵲未全消琪花璀璨凌寒積
瓊島在窺入望遙刻曲迴舟知興盡灞橋策蹇覺情饒
天然景物真堪愛毫髮相看不易描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四

七言律詩

正旦

霞端嘉節今朝屆篚篚來朝萬國同樓觀瑞華餘臘雪
海天旭日動春融新年共樂逢亨運多壽惟慙祝眇躬
太史觀雲知有喜考占豫報協年豐

大祀

南郊

南郊對越秉中忱穆穆祇承

上帝臨星月交輝天濤濤風雲不動夜沉沉升歌九奏陳

三獻顯相諸侯共一心焚燎禮成還四望彤霞光映紫
壇深

京華早春

臘雪初消淑氣融春光先到上林中已看細柳舒新綠
即見夭桃發小紅好鳥數聲橋畔日遊絲千尺細紫風
韶華滿眼宜清賞此樂還將四海同

東苑春晴

海色瞳矓啓曙霞苑中高柳散晨鴉溶溶池水初消雪
的的牆桃已著花陽氣及時當發育春光隨處有芳華
乾坤覆載無遐邇想見東風徧海涯

燕子來

春燕初歸擇畫梁飛來飛去自雙雙
銜泥傍草綠池畔拂水穿林度
苑牆時逐落花相下上更隨飛絮共悠揚
營巢養子成生計莫向東風只謾忙

人日喜晴

由來人日最宜晴共喜今朝霽色明
翠鳥霞光連內苑玉池冰彩映層城
三陽新歲初開泰萬物當春總向榮
天地清寧黎庶定頌同海宇樂昇平

春望

春雲淡淡雨微微忽復雲開雨霽時
閒向靜中觀化育

更從高處望郊圻青山碧水娟娟色
穠李鮮桃豔豔姿更喜農民知務本
大家齊力在東菑

春日臨池

方池流水碧粼粼池上東風淑景新
翠柳煙深啼好鳥綠萍波暖戲游鱗
沙明鳥淨融和日雲影天光浩蕩春
不用臨清思夜袂靈臺一點自無塵

苑中春雨

霏霏拂拂更瀟瀟好雨春來暮復朝
濃綠涵濡芳草長亂紅霑濕落花飄
碧池新水流應滿紫陌輕塵暗自消
閒對上林清意足黃鸝不斷語聲嬌

上林即景

上林晴望意偏怡暖日融融淑景遲
蝶翅雙翻花影動鶯聲百轉柳陰移
盈盈傍沼看飛絮冉冉隨風見墜絲
感荷陽和均化育從知海宇共春熙

觀落花偶成

驚風三月妬春嬌零落紛紛謝故條
點向綠苔隨地密飄如紅雨度溪遙
屢同輕絮飛侵檻無趣遊蜂舞傍橋
不是陽和欲成實肯教穠麗獨先凋

東風綠樹

苑園韶光三月時東風千樹盛含滋
繁柯蕩日明青靄

密葉浮空漲綠漪飛絮舞時春色晚
流鶯啼處午陰移
蔥蔥得得濃於染信是陽和造化奇

柳塘春水

塘上春楊濃似霧塘中春水滑平橋
清涵麗日溶溶暖翠扶東風柳絮飛
游泳錦鱗吹落絮何翔繡羽避垂條
波光林影皆真趣擬趁陽和放畫桡

聽雨

暮春好雨靜宜聽况復瀟瀟徹夜鳴
已透畫簾添爽氣還隨銅漏滴殘更
沾濡豈但三農喜發育應知萬物榮
最是及時民慰望四邦新麥想青青

龍池柳色

溶溶新水溢龍池池上垂楊色更奇殘雪早春分縷縷
暖風連日舞絲絲空濛曉黛涵明鏡倚旌旄波漾翠旗
最是來時滿清聽流鶯常在最高枝

花塢夕陽

花塢駐蹕映夕陽東風已覺晝偏長芳菲稍轉遲遲影
徘徊還飄拂拂香品幽暗驚情不盡游絲落絮態仍狂
陽春化育真堪樂宜為秦偷愛景光

春水綠波

春融太液三千頃水面風來杜若香細感龍鱗平沙渺

倒含山影淨蒼煙中暖漲蒲萄醖日下晴翻翡翠光
流出宮城還汗漫遠輸東海浸扶桑

苑中夕霽

積雨初收見夕陽苑中萬物倍輝光花承返照娟娟淨
葉帶餘滋冉冉香翠嶽歸雲飛縹緲綠池流水漲汪洋
先王茂育循時令坐對陽春思不忘

新鶯百轉

風光澹蕩日華明坐聽春城百轉鶯紅杏香遙嬌似語
綠楊深處更多情清和初訝韶華瑣宛轉還疑伊洛笙
何似共持鳴布鼓飛來飛去只催耕

細雨

春來時雨細濛濛造化應成發育功空外霏微初似霧
簾前飄拂忽因風繁花低押顰脂濕芳草深含翡翠濃
正是三農勤事日大田預喜逐年豐

經西苑偶題

退朝和勝餘閑際西苑從容偶一過窈窕繁花渾似語
間關好鳥亦如歌廣寒殿近晴霄太液池平澹綠波
更凭闌干望西北好山橫翠巒嵯峨

歸鴈

秋高避冷向南飛此日來春久北歸健翮不辭關塞遠

微軀已就稻粱肥湖波浩蕩今逾暖朔雪蕭條尚未晞
憐爾往來須慎重虞人矰繳亦多機

春日登萬歲山

廣寒宮殿聳天中春日登臨遠興濃西北好山青湧浪
東南流水玉虹融融原野芳菲合浩浩乾坤眺望通
八極澄明絕雲翳閒看鴻鵠繞高空

雨晴望上林

雨晴風暖艷陽天窈窕園林帶綠川楊柳拂煙添曉色
桃花含日弄春妍白雲翠嶺開圖畫語燕流鶯簇管絃
無限韶華明望眼融和時物對年年

雨中春樹

點淡層雲挾雨飛雨中嘉樹濕淋漓翠含箭鬱煙光合
深入溟濛霧氣滋花畔可能栖粉蝶枝間時自語黃鸝
畫圖米董稱高品那得天然似此奇

送春

送春時節雨霏霏剪剪輕寒尚衣芳草芊芊綿隨地碧
殘花散亂繞林飛頻驚節序遷移數漸覺園林眺賞稀
幸是田疇沐膏澤四郊農事正維時

香山雲樹

都城四面多幽勝惟有香山勢最奇峯頂白雲春縹緲

岩前翠樹晚依微豈無隱者鏡黃獨或有高人如紫芝
引望崔嵬動遐想欲招遺逸起巖扉

初日照翔鳳樓

日華初映鳳樓東繞檻雲霞五色紅瑞景分明接霄漢
晴光浮動滿簾櫳西連碧嶂清無際左挹滄溟浩不窮
閒倚朝陽吟翹翹待看阿閣下嚶嚶

新移小竹

數竿新竹臨池上移得瀟湘碧玉姿曉月斜明垂露葉
春風漸長拂雲枝稍聞涼雨龍吟夜會見高秋鳳下時
衛武當年賦淇澳至今吟詠係遐思

瑞麥

嘉麥偏承膏液滋丹輝喜見進來時已同興國生三穗
還似貞元出九岐金縷耀芒紛蕊蕊玉珠垂實並累累
皇天錫貺民生遂不數銅池五色芝

夏夜作

塵喧初息暑初輕清坐前楹欲二更高閣微風傳刻漏
中天明月照孤枝鴈鴈宜川金葉露當席何須玉井冰
但得滂沱注甘雨四方總為濯炎蒸

六月雨

坐愛蕭蕭暑氣微雨來正當夏時初看灑灑無鳴砌

已過翻盆復散絲堂下珠簾應合捲座中羽扇不須持
三農共切雲霓望霽足田疇喜可知

望西山

萬仞西山紫翠重九霄削出玉芙蓉清如匡阜拔石秀
勢比終南太華雄佳氣肅肅騰霄作鳳密雲春起亦隨龍
都畿石拱真形勝浴海迴環近在東

臨池記月

平池渺渺金波澄涼夜沉沉玉鏡懸靈光浴毫瀚曲渚
明珠浮彩照澄洲風含楊柳秋先到露浥芙蓉夕更妍
清景娛人成久坐乾坤俯仰思悠然

荷池對雨

驟雨荷池七月寒。池亭閒倚碧闌干。明珠渺漾玻璃盃。
碎玉琤瑤翡翠盤。粉下輕鷗遠泛泛。已添新水漸潏潏。
獨憐數點涼波裏。憔悴丹渠不耐看。

秋夕聞鶴鳴

夜深涼露月華明。何處仙禽警露鳴。海上或尋三島去。
人間曾識九皋聲。高秋渺渺雲霄闊。遠氣飄飄羽翮輕。
何待瑤琴再三弄。臨風一聽不勝清。

雨洗秋山

雨餘一帶西山色。洗淨浮嵐散翠開。欲接金臺通沆瀣。

光聯玉笋露崔嵬。分明歸鶴孤飛雪。想像齊東萬壑雷。
聞看秋清九千仞。絕勝東海望蓬萊。

待月

良宵風露寂無聲。久坐東窗月乍升。遙遞冰輪轉遙漢。
須臾玉鏡挂高城。下通八表光無際。上映中天澈太清。
應合靈臺同皎潔。一塵莫遣累虛明。

秋山

萬里纖埃淨碧空。秋山清露玉芙蓉。紫岩渺渺雲光白。
綠澗離離樹色紅。樵徑或侵飛瀑雨。僧鐘時透度溪風。
林巒莫道惟春好。對此澄明趣自濃。

池上月

池面風微灑氣清。月輪初上綠波平。銀蟾影落冰壺淨。
玉兔光涵寶鑑明。已近廣寒通桂殿。虛疑弱水隔蓬瀛。
清冷深處蛟龍窟。一夜珠輝徹紫冥。

遠岫歸雲

重疊遙山帶夕暉。歸雲縹緲傍巖扉。定因作雨從龍出。
亦復隨風伴鶴飛。度澗寒光猶渺渺。穿林素影自依依。
曾看日下呈祥瑞。五色氤氳近紫微。

雨後觀泉

山中雨過歛雲煙。山下泠泠瀉瀑泉。落澗乍疑鑿玉珮。

鳴渠還似奏朱絃。泓渟可鑑三秋月。清淺能含萬里天。
東去滔滔勢無盡。激瀉澎湃浪隨淵。

月夕

寂閣涼生夜氣澄。坐聽清漏忽三更。桂花簾外香風度。
梧葉階前玉露零。大地山河懸月影。千家砧杵動秋聲。
襟懷瀟灑酒渾無。應惟有違州尚繫情。

五華翠色

五華特立鬱葱葱。下有飛泉瀉玉虹。翠峯疊疊當銀漢。
青屏時映綵雲中。東涵太液波光近。北接居庸地勢雄。
每向朝來觀爽氣。廬山未足詫芙蓉。

流水

千流萬派總朝宗。浩浩湯湯勢不窮。時作波濤矜壯悍。
直趨溟海擴涵容。沂回尚想詩人詠。疏鑿寧忘聖功。
濟涉最思舟楫利。東西南北往來通。

西山白雲

半空蒼翠倚西山。雲氣英英萬壑間。挾雨不從龍變化。
隨風時共鶴飛還。應知樵客行迷遠。定有林僧坐對閒。
更想高人在深處。擬令使者訪松關。

園林秋霽

園林秋望淨浮煙。積雨初收霽景鮮。霜氣清冷紅樹杪。
霞光迥映碧池邊。聯翩初見雲端鴈。斷續稀聞柳下蟬。
處處羔豚祀田祖。喜聞社鼓報豐年。

竹意聞風

小窗脩竹翠蕭森。竹裏清風日滿林。雲際鳳鸞如學舞。
空中竿籥自成音。坐來每覺添清思。朝罷常因適素心。
豈獨相娛在朝夕。冰霜尤愛歲寒心。

九日登萬歲山

良辰已及十官宴。清興還遊萬歲峯。黃菊叢叢含露白。
青林葉葉得霜紅。憑高自愛天容淨。望遠時欣歲事豐。
城郭周廻簫鼓沸。歡娛更喜庶民同。

秋日駐清河

秋風木葉滿林紅。駐馬高原一望中。渺渺河流通碣石。
嵒嵒山峽見居庸。黃雲匝地催收粟。白日長空看射鴻。
喜聽老農傳好語。全家溫飽倚年豐。

雨後觀西山

雨過西山一片晴。芙蓉千疊畫難成。散開雲氣青於染。
映帶霞光翠愈明。中嶽松高直並秀。南州盧阜亦同清。
根盤厚土深無極。長作京都萬歲屏。

冬日可愛

玄冬時節當嚴凝。每愛微和曉日融。共仰暉靈能布暖。
初升暘谷似逢春。昔賢已有飲醇句。窮巷寧無膝背人。
聞說趙衰曾比德。因之感慨憶良臣。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五

七言律詩

兩朝實錄成有感

恭惟

和考承

天命朝親誦歌會萬方赫赫功勳過殷夏明明道德繼虞

唐丕昭聖武乾坤正茂開神文日月光今日已皆書琬

琰思瞻

龍馭却心傷

史館進

兩朝實錄有感三首

重喜

先朝國史成不勝感慕在中情謬誤廣遠乾坤大功德光

華日月明赫赫萬年垂訓則悠悠四海荷昇平古來王

業博崇遠宵旰惟應勵景行

魏魏

祖考握乾符禮樂昭宣古所無八表涵濡同雨露重華紹

績擬唐虞貽遺極倚

恩深厚繼述深慚賢魯愚金猶臨大欣感集益增景仰在

清都

焚香兩轉三回讀武烈文謨重啟予公論豈徒昭史筆
神功直足配虞書賢文並尚真無美忠厚相傳信有餘不
獨聲名施蠻貊千秋萬歲仰隆崇

賜史官宴

兩朝實錄史臣書玉匣金繩秘府儲

聖德神功皆可法皇墳帝典未應殊朝廷慶賜恩惟厚翰

墨編摩力已功清旦芳筵勞春醴載歌湛露共懼娛

立春

曙色初分玉漏中迎春喜出鳳城東條風應候三陽泰
律增飛灰一氣通瑞雪霽中微歲兆歡騰朝野笑聲同

辛盤綵燕酬嘉節千載明良宜易逢

東風習習肇青陽鳳閣龍樓日漸長太液波光微轉綠

御堤柳色欲舒黃泥牛送冷羣陰盡綵燕宜春百事昌

願體乾元施雨露臣民總總樂時康

序肇青陽斗建寅熙熙萬物總精神泥牛擊處寒威盡

玉琯飛時淑氣新雨後草芽將出土風前柳眼欲窺人

江山秀麗三陽泰化日光天萬國春

大祀

南郊

紫壇香處瑞雲煙赫赫神光玉几前精白一心嚴對越

駿奔百職效誠虔韶鈞協奏風生殿主壁主輝月在天
仰荷

蒼穹昭景貺永隆

宗社萬斯年

慶成宴

金鑾殿上曉風清秩秩筵開慶禮成一念格

天膺景福萃臣亨昨洽歡情蕭韶樂奏來祥鳳仙醴香飄

出玉璽信是太平多惠澤時和歲稔樂蒼生

大祀南郊禮告成臣工拜舞慶昇平殿廷組豆如星布

文武衣冠照日明光祿珍羞無福昨教坊鼓吹奏新聲

御製卷五

從來治道資賢輔天保君臣萬古情

南郊祀事喜晴明文武衣冠曉慶成仙樂鏗鏘鳴玉陛

華筵陳設滿彤庭祥風瑞日融和景虎拜嵩呼祝頌聲

萬國同歡春浩浩天開黃道泰階平

新正

承

天繼統御華夷喜值新年事物宜春滿乾坤隆泰運世興

禮樂濟明時九重宮闕祥雲綉萬里江山麗日遲資爾

羣臣匡化理普令四海樂雍熙

瑞日遲遲炫紫宸乾坤妙化轉鴻鈞香飄殿東風軟

暖入金臺瑞氣新四海衣冠朝正朔九天雨露布仁恩
履端有慶人同樂永保皇圖萬萬春

恭承大統際文明淑氣俄看滿鳳城玉帛會同朝萬國

雨暘時若遂羣生雪融御苑梅渾白春入宮垣柳乍青

明日連聰宣德政十年景運慶昇平

斗柄回寅歲序遷時光物色總鮮妍三陽開泰江山麗

萬國朝元德化宣寶殿葱葱騰瑞氣金門鵲鳴裏祥煙

太平有象人同樂華固皇圖億萬年

新春即事

錦鵲玉勒踏春行天氣融和品物亨嫩柳池塘新漲滿

御製卷五

落梅庭院暖風輕尋芳粉蝶初翻翅出谷黃鶯尚澁聲

九十韶光纔一二無邊光景快吟情

天開泰運肇三陽一氣回春遍萬方草色漸從煙際綠

柳絲初試雨中黃雪消遲易羣峯秀冰泮龍池一鑑光

最是昇平多樂事瓊筵滿泛紫霞觴

春回宇宙歲華新天地絪縕萬化醇瑞日祥風開壽域

芋灰律管應洪鈞三農耒耜興東作四海衣冠拱北辰

上苑由來多勝景柳枝花萼早含春

喜遇三陽開泰時乾坤萬彙總熙熙黃鶯出谷聲猶澁

粉蝶尋芳舞更遲寶殿金門騰淑氣龍樓鳳閣麗晴曦

暢懷最喜韶光早綠筆銀箋好賦詩

御溝冰泮

御溝正月暖溶溶初解清冰一道通
澌澌來春紛躍鯉迢迢映日似流虹
西連瓊島微茫際上接銀河縹緲中
好向下方瀉潤澤即今四野漸興農

平堤新柳

東風十日春猶淺細柳垂絲拂地輕
幾樹嫩黃分馬色萬條新綠引鶯聲
隨風弱弱仍無力臨水依依似有情
歲歲陽和偏應早東園桃李讓先榮

黃鸝出谷

東風扇暖日初晴金縷衣裳巧製成
出谷尚嫌春色早遷喬猶怯曉霜清
催花雨過渾無力解凍風來漸有聲
明日擬看宮樹上清歌百轉雜鶯笙

元宵

天上重開不夜城人間佳節近新正
鼙鼓萬疊排雲起火樹千枝賽月明
紫殿彤樓浮瑞氣鳳笙龍管協歡聲
太平無事民同樂何必追遊到廣陵
皓月當天夜正長祥煙瑞靄汎晴光
九華燈裏開瓊宴萬歲宮中獻壽觴
玉燭四時歌叶順瑤圖千載慶隆昌
欲因風景同民樂誰把繁華比上陽

鼙鼓萬疊排雲起太液澄波一鑑開
寶月光隨仙樂起金蓮花簇畫船來
祥雲縹緲連三島春氣融和遍九垓
最喜良宵同宴樂衣冠濟濟總賢才

上林春色

春來天氣正融融景物無邊禁苑中
艷杏夭桃開麗日遊蜂戲蝶逐香風
雨餘太液波光遠雲擁蓬萊樹色濃
正喜皇都春富貴鶯聲又起畫樓東

芹塘新燕

雙燕營巢二月時芹塘草色汎晴暉
堤邊幾度銜泥去雨後頻來掠水飛
柳徑花蹊時起伴雕梁畫棟舊相依

上林十載春長在莫向秋風萬里歸

小山春晚

蓬萊仙境舊稱奇況是芳春欲曙時
五色雲中開錦障萬年枝上轉晴曦
鸞翔鳳翥天光迥燕語鶯啼畫景遲
西去金門纔咫尺更從何處訪瑤池

御溝春水二首

河冰初泮碧流長太液春波共渺茫
萬頃晴光浮麗日一泓秀色映垂楊
清涵鳳閣鄰鄰動暖汎芹泥點點香
流出宮城應浩蕩好為霽澤被羣方
春風蕩蕩日融融天上銀潢一派通
積雪消殘瓊島外

落花浮出鳳城東。霄星斗澄清鑑太液闌干卧綠虹。
旋繞宮牆千萬載。誰云江漢獨朝宗。

再臨文淵閣

紫微東頭秘閣開。道家仙府是蓬萊。人間圖籍儲今古。
天上辰星煥壁奎。有暇從容時一過。多聞直諒聚羣材。
討論自喜霑新益。應似流泉混混來。

與諸弟別後有懷

昨土分節各一天。秋風旌旆去聯翩。依依執手臨歧路。
渺渺離懷對逝川。同氣豈無朝夕戀。萬藩原自

祖宗傳天倫。至愛何能已。矯首飛鴻思惘然。

巡邊初發京師

六軍分隊載旌旄。騎前驅總屬紫郊。句雲霞開霽景。
道途笳鼓震秋高。暫行田狩難忘武。親飭邊防敢憚勞。
况值三農畢耕稼。黃花泛露滿林皋。

朝鮮遣使入貢

海東蕃國古高麗。文物衣冠邁四夷。遠道會同頻遣使。
充庭筐篚亦多儀。還聞箕子遺風在。已覺夫餘舊俗移。
厚往薄來吾所務。當令平壤共春熙。

賜老將

仗劍頻從萬里征。

先朝宿將最知名。熟讀雲鳥縱橫陣。曾預山河帶礪盟。一
片丹心常耿耿。滿簪華髮已星星。伏波雖老材無敵。更
樹功勳照汗青。

南京城外有聚寶山予感其名用成短句

平岡遙遙接層城。聚寶猶傳舊日名。草木春濃增壯麗。
雲霄夜永徹光精。東連鍾阜蒼龍繞。下瞰秦淮翠黛明。
仁義自然無不利。寶賢思見治功成。

京師曉望述懷

憑高曠望入無窮。萬里山河指顧中。蜀道三危徒自險。
秦關四塞未為雄。

祖宗基業今弘遠。海宇舟車此會同。大統繼承何敢忽。思

將明德代天工。

讀史偶成

帝王事業有遺編。暇日披尋為慨然。興創皆為千載計。
衰亡徒遣後時憐。紛紛奸士終誰得。往往求言更自賢。
至治雍熙仰三五。明良道德總昭宣。

御溝冰泮

春風先到御溝邊。吹綻層冰湧碧蓮。流入瑤池天影闊。
分來太液鏡光圓。浮漸蕩漾金鱗躍。新漲冲融翠荇牽。
最是城東多好景。柳絲萬縷拂晴煙。

誕日

祖考承天衍慶源乾坤未足比深恩

三朝典禮鴻猷在八表梯航大統尊永感何勝履霜露
慈闈幸得奉宸帑躬難報生成賜但祝康寧億萬春

遊春

紛紛時物競妍華每對陽和興自賒香鷺忽浮東苑樹
暖風先發上林花笙歌九陌喧晴畫錦繡千門映彩霞
若問春遊何事樂三農處處有生涯

上巳

清明上巳接芳辰樂事民間日日新臨水正當脩禊宴

御製集卷之三

出郊多是踏青人桑穰麥秀初霑雨婦饁男耕各趁春
仰荷

皇天沛時澤獨憐何以慰辛勤

朝罷偶成

日長東殿午風微每旦臨朝及晏歸金鴨香煙浮翠靄
石闌花影轉晴輝思將勤勵承

三聖敢戀清閒怠萬幾長念鴻猷開大統配天功德並巍
巍

慶雲

日下慶雲開壽景仰看郁郁更菲菲九霄煥爛成龍彩

五色翩跹擬鳳飛低映繁花當苑囿昭回雙闕傍都畿
重華已去三千載吟詠遺詩志不違

金水橋

太液泉經內苑中縈迴一道碧溶溶虛聞天漢宮驅鶴
遂低河漢穩駕虹拱衛貔貅嚴旦夕趨朝鴈鷺列西東
梯航玉帛來庭陛拜舞常看四海同

春夜讀書

玉漏沉沉夜氣清春風閣上讀書聲蘭膏香燭芸窗淨
汗簡光涵寶月明千古聖賢如在目百王典禮總關情
宮車又欲臨朝去坐聽疎鐘轉五更

御製集卷之三

早朝詩有序

朕早朝還宮因思古昔帝王宮中有雞鳴之戒在廷
有勅天之歌深契於懷因賦早朝詩一章以記之

九重闔闔鼓鐘鳴齊衣臨朝月尚明一念經綸泰化理
萬方章奏究民情羽林遙列金戈隊鴻運時聞玉珮聲
清曉祥雲高捧日回鑾仙樂奏昇平

花影

春風亭上百花開喜看清陰綠苔香藹數枝濃映日
晴雲滿地淨無埃茶縻檻外留歌席芍藥堦前覆酒盃
最是幽雅處夜深和月上瑤臺

上林春霽

春日融融故曉晴上林春色勝蓬瀛百花叢裏煙霞紫
萬歲峯頭紫翠明芳杜泥香飛語燕垂楊風細轉流鶯
良辰勝景宜歡賞一曲笙歌樂太平

都城春雨

皇都二月雨霏霏雲氣蒼蒼接禁闌萬井人煙涵潯澤
九衢花柳浥芳菲蓬萊山色青如畫太液波光綠漾水
曉步彤樓賞新霽遙看耕耒滿郊圻

柳堤紫馬

垂楊嫋嫋禁城東暫繫驂轡過千風萬縷翠絲金勒外
五花雲彩綠陰中驕嘶似覺韶光好獨立偏驚意氣雄
試問丹青誰畫得古來韓幹奪天工

遊春

錦鞦寶馬紫絲韉禁苑春遊興趣長
樓臺深處百花香雲間輦路通仙島水泛金溝繞建章
况是落成宮殿日鳳城東畔燦祥光
暖風晴日早鶯啼上苑春光正媚時花外金樽鳴鳳吹
柳邊玉勒拂青絲芳蹊宛轉蓬萊島曲岸縈迴太液池
來興不知歸去晚月華已上萬年枝

翻階芍藥

紫殿堦前覆玉盤芳姿何異廣陵春重重翠葉搖瓊砌
簇簇紅苞襯畫欄風度漸驚香氣遠日高方覺露華乾
無邊國色真堪賞題品誰云次牡丹

垂絲海棠

袅袅柔條拂檻垂天葩如錦更新奇晴迎麗日偏多媚
暮倚東風不自持天上玉人春睡足花中仙子曉粧遲
畫欄干畔春长在誰信無香蝶不知

賞牡丹

日上花梢露未乾分明有箇仙人有靈根栽近蓬萊島
錦屏開成瑤瑤盤國色天香真可愛詩懷酒量自應寬
明朝盛有重來興寄語東風勒曉寒

桐樹初花

異種移來上苑栽春光透處萬花開
陰葉鮮鮮照綠苔漸覺影隨晴晝永時聞香逐暖風來
會看葦葦朝陽裏鳳馬依棲日幾回

燕

千紅萬紫媚春光冒雨銜煙底事忙
呢喃梁上說顛狂烏衣巷口風偏暖白玉堦前日正長
幾度銜泥營舊壘雙雙齊帶落花香

鶯

湖上新亭半啓扉，一羣相逐不相違。丹砂躍浪翻紅掌，
白雪眠沙曝羽衣。延頸每依書宇沼，揚翎長傍釣魚磯。
右軍昔在山陰日，寫就黃庭換却歸。

夜軒觀史

玉堂深靜徹西頭，細快頻資乙夜求。銀燭光搖春似海，
金爐香噴月如鉤。文章典雅推秦漢，禮樂全明繼夏周。
千古典三真可鑒，是非予亦在春秋。

蘭亭懷古

右軍瀟灑在山陰，萬想當年感慨深。峻嶺崇山春浩浩，
茂林脩竹畫沉沉。流觴曲水專名勝，傳世遺文亘古今。

晉代衣冠成寂寞，今人誰復繼徽音。

揄錢

雨洗莓苔翠色鮮，風飄榆莢布青錢。盈盈僅少三銖重，
點點還同九府圓。不假洪爐施鍛鍊，但資元化為陶甄。
可能勝積東皇宅，買得餘春去復還。

池萍

楊花飛雪點滄波，逐日浮萍覺漸多。風約半奩橫鴨褥，
雨翻千點碎魚蓑。無根已被蓮舟蕩，有實還須蘭棹過。
幾度月明經太液，不教水底見嫦娥。

揄柳成陰

紅稀綠暗暮春天，揄柳婆娑綺檻前。陰日幾株張翠蓋，
迎風萬葉撒青錢。清陰匝地連瓊島，秀色屯雲覆玉田。
待得炎光鬱蒸處，定應從此駐吟鞭。

禹門桃浪

昨夜東風謝碧桃，落英齊逐禹門濤。一川漱灑紅霞爛，
竟夕奔騰絳雪高。擲玉當時看鯉躍，排雲指日見鵬翔。
餘波尚想春如海，好去為霖布四郊。

上林春暮

九十韶光欲暮時，作詩又擬送春歸。掖垣兩過桃花落，
禁苑風生柳絮飛。設舉殘觴備禊事，新裁雲錦試羅衣。

鳴鳩語燕相追逐，願布仁恩贊化機。

暮春書所見

光陰如轂轉鴻鈞，纔見新春又暮春。葉底殘紅猶點綴，
枝頭嫩綠已鋪勻。長繩若繫青霄日，微雨全消紫陌塵。
為愛東郊農事急，鑿車不憚省耕頻。

暮春漫興

三月蓬萊景更奇，東風花底散霜蹄。五雲縹緲紅光燦，
萬樹龍蔥翠羽齊。杏錦揄錢供雅翫，鶯簧蝶拍入新題。
詩成尚覺惟無極，載酒還過別殿西。

白鵲鵲

最憐玉質自天成，立在瑤階似有情。
炯炯金波星眼活，鮮鮮銀毳雪衣輕。
揚翎不異羣儕舞，學語能成百樣聲。
飛入梨花潭不見，惟應蹴踏落飛瓊。

盧溝觀漲

仙源混混出桑乾，百尺長虹卧翠澗。
雪浪漲空朝雨急，金波浴日曉光寒。
路迷芳甸三千里，人仰層城十二欄。
欲命長鯨吸滄海，頻教纖肉萬民憐。

太液湧浪

太液池頭眺望頻，仙源滾滾欲無垠。
石翻波浪浮霜雪，地撼風雷泣鬼神。
初訝群剛衝過雨，又疑萬馬蹴奔塵。

陽舒陰歛天光霽，止水溶溶一鑑新。

高樓晚望

珠簾高捲獨徘徊，一覽空青遍九垓。
燁燁祥光迷宇宙，鬱鬱佳氣藹樓臺。
雲收絕壁屏初出，雨過長林畫更開。
自古靈符名勝地，天然閬苑與蓬萊。

宮柳鳴蟬

楊柳青青鎖翠煙，數聲長在玉階前。
扶疎影裏吟風露，華麗筵中送管絃。
萬戶千門晴日永，九衢三島午陰連。
只緣雅志存高潔，鳴蟬還為衆所憐。

西湖夏景

滄波萬頃湛平湖，湖上青山似畫圖。
風度藕花香旖旎，煙籠岸柳影模糊。
錦鱗戲躍洲邊藻，野鷗翻窺水上蒲。
靜倚南薰凝望處，天然清致滿皇都。

竹亭夏夜

娟娟俯竹鳳城東，竹下潭潭避暑宮。
明月影篩金錯落，好風聲撼玉玲瓏。
詩成錦繡情懷別，酒泛玻璃氣味同。
為愛此君多雅趣，勝遊歸去思無窮。

太液泛舟

萬頃天光浸碧流，偶乘佳興泛龍舟。
蓬萊方丈開清境，錦纜牙樯足勝遊。
疎雨過時初退暑，微風生處早成秋。

可人鷗鷺渾相狎，來往飛鳴各自由。

月下聽簫

玉宇無塵夜氣清，嗚嗚何處弄簫聲。
依微幽壑潛蛟舞，彷彿丹山綵鳳鳴。
月下風前添逸興，曲中音外有餘情。
漢元節度雖云美，得似虞韶奏九成。

賦山居

雅性由來厭市塵，翠微深處卜芳鄰。
山頭虎下常驚犬，水面魚遊不怕人。
籬菊有花方識節，村居無事不知春。
林翁野客頻來往，談笑嬉遊總性真。

新柳二首

東風初拂上林時，便覺春容遍柳枝。
金水河邊千樹發，赤欄橋畔萬絲垂。
依依迎日舒青眼，嫋嫋和煙展翠眉。
莫待長條花似雪，急須先報早鶯知。
萬紫千紅總未萌，春光漏泄滿重城。
金絲乍長鶯黃嫩，玉葉初開鴨綠輕。
茂依依陶令里，悠悠彷彿亞夫營。
託根喜近蓬萊地，念遠誰能折贈行。

綠簾戲水

晚雨初晴水滿堤，喜看五絲絢毛衣。
綠荷影裏雙雙浴，紅藕花前兩兩飛。
霞綵疑浮金殿瓦，錦衣如上玉人機。
回塘柳色留殘照，同向孤蒲深處歸。

五色文禽亞綠鸞，時從曲渚渡清灣。
雙浮翠翼青萍上，對浴紅衣錦浪間。
定偶不隨汀鴨狎，機心寧共渚鷗閒。
米蓮舟上歌聲發，幾度驚飛去復還。

晚涼泛舟

向晚龍舟泛御河，碧天如鏡浸澄波。
蘭橈撥浪輕翻雪，鳳蓋驚魚亂擲梭。
斜日隔林凝暑在，微風拂水送涼多。
清虛渾似瀛洲境，蕭鼓聲餘發棹歌。

江亭晚望

晴雲縹緲捧朝曦，坐愛亭前物物奇。
山色暖勻青翡翠，江光冷浸碧琉璃。
沙鷗水鳥風煙盪，岸芷汀蘭雨露滋。

自是太平多景象，偶因臨眺一題詩。

秋日郊行

顚氣澄澄玉露溥，偶因行樂遂清歡。
郊坰迢遞吟懷壯，禾黍豐登飲興寬。
紅葉舞丹霜後落，青山如畫馬前看。
西風胡虜煙塵淨，況是黔黎四海安。

西郊秋興

數葉階前曉露晞，錦鶉玉勒出郊時。
筆端風月詩千首，物外乾坤酒一卮。
民庶至情供我察，溪山清趣少人知。
重陽佳節應相近，漫插黃花一兩枝。

鳳樓偶成

碧檻丹梯紫綵虹，清高遙接廣寒宮。
九霄日月光華表，萬里江山指顧中。
風送天香來几席，雨隨雲氣入簾櫳。
登臨偏覺情懷好，賦就新詩興轉濃。
金碧玲瓏倚日開，人間何處是蓬萊。
半空雲氣簾前過，四面涼風天上來。
紫殿瓊樓相映帶，祥鸞彩鳳共徘徊。
坐看好雨霑民物，一曲瑤琴酒一杯。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五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六

七言律詩

嘉禾

和氣冲融海宇清。嘉禾新出魯郊坰。垂垂珠顆含雲動。
粲粲金莖耀日明。致理自慙躬菲薄。為祥喜兆歲豐登。
祖功

宗德深培植。惟秉恭勤事繼承。

居庸清曉

羣山萬疊曉光寒。記得曾從馬上看。咫尺懸崖如虎踞。
分明翠嶽似龍蟠。天垂絕頂華夷隔。月照重關鼓角殘。

胡虜風塵今已淨。秋風何用此登壇。

閑馬二首

渥洼龍種滿天閑。征虜曾從塞北還。炳炳虎文挑汗赤。
昂昂鳳臆錦雲斑。總肥苜蓿秋風裏。共振威儀綵仗間。
池上晚涼新浴罷。超然意態出塵寰。
龍文鳳臆玉花驄。萬里曾收汗血功。竹耳卓錫批曉霧。
霜蹄踏鏤動秋風。人間渥水偏鍾秀。天上房星特孕雄。
四海昇平無戰伐。惟應立仗五雲中。

偶成二首

千里邦畿實壯哉。五雲深處是蓬萊。天留一沼紅塵隔。

門對千峯紫翠堆。殿上壽萱延歲月。禁中瑞靄擁樓臺。
萬幾清暇經行處。百韻新詩取次裁。
閒臨禁苑對秋光。紫蜨黃花晚興長。紅實雙螯誇絕品。
金錢萬疊散幽香。芄芃禾黍年華好。藹藹謳歌喜氣揚。
寶馬嘶風歸去晚。一輪明月九天涼。

畫山水

誰道天機所到難。宵中丘壑出毫端。山連雲氣千林潤。
水接煙光六月寒。柳外人家維晚棹。沙邊鷗鳥泛晴灘。
輞川老叟今何在。千古清風畫裏看。

鳳樓晴望

瑞日初晴畫景融。鳳樓臨眺興偏濃。九重宮闕連雲壯。
萬里山河入望雄。仰羨雨旂資化育。喜逢禾黍遂年豐。
薰絃一曲昇平樂。民物熙熙四海同。

西湖浪湧

浩蕩湖開禁苑西。清流映帶鳳凰池。春風波浪掀騰處。
曉日魚龍變化時。鰲背屢翻晴雪起。鷗邊頻撼露荷欹。
即看澄澈平如掌。搖漾輕舟晚更移。

閑中看畫

綵棟雕楹麗碧虛。閒看圖畫興何如。樓臺突兀丹青裏。
山水微茫太古初。不出戶庭知萬里。如開府庫閱群書。

珍珠簾底斜陽晚。看到幽風思有餘。

催菊

重陽佳節明朝是何事。黃花獨放遲。醞釀寒香知己盛。
粧排秋色想應奇。携樽載筆須遊苑。玉擯金莫後時。
固爾由來持晚節。尚無空遣朔風吹。

秋日偶成

海宇無塵萬國清。鳳樓臨眺最怡情。秋風未忝村村熟。
化日山河處處明。雨露九霄敷德澤。謳歌四海動歡聲。
獨慚菲德承天序。倏戒無虞敢負盟。

秋水

寒光萬頃浸玻璃。深入千尋望不迷。寶鑑迥浮天上下。
玉臺遙映日高低。不容髮影逃龍沼。解作琴聲出虎溪。
清徹極知無與比。可人最是一禽啼。

秋色

乾坤萬里日光華。瑞鶴祥雲晚更嘉。滿目紅生霜後樹。
繞籬黃泛霧中花。寒山百轉隨流水。落鷺孤飛隱斷霞。
爲愛滿前清淑氣。蓬萊引望到天涯。

秋霜

半夜豐鍾忽自鳴。始知青女布瓊英。九重庑戶秋容肅。
萬里乾坤旦氣清。白玉階前逾皎潔。黃金臺上更鮮明。

撫時重有

宗親感朝暮。悠悠惻愴情。

秋風

碧霄無影帶寒聲。掃盡浮雲萬里清。飄下天香連禁苑。
吹開籬菊滿宮城。天邊遙助鵬程穩。沙塞斜迎雁字橫。
幾度月明蓬島外。蕭蕭瑟瑟爲秋鳴。

蒹秋

雲物蕭蕭動早寒。乾坤秋景已將闌。羣峯照日煙光紫。
萬葉吟風曉色丹。山菜垂黃和露摘。籬花吐艷帶霜看。
太平況是多禾黍。贏得閑閑擊壤歡。

草亭

接葉疎茅製作精。蕭攏不設倍虛明。半間日上晴光綉。
四面風來爽氣清。興卉頻從階下長。幽禽多在檻邊行。
分明質朴同淳古。應有堯蓂傍砌生。

晚望偶成

凭高一望盡天涯。滿目山川晚更佳。逼漢樓臺連翼軫。
迎霜草木燦雲霞。邦畿秋色三千里。城郭砧聲百萬家。
最是碧空明淨處。西風輕度應行斜。

月夜觀星

玉漏沉沉桂影遲。鳳樓徙倚看星移。文章炳炳聯奎壁。

風雨冥冥兆畢箕五夜揚輝南極處九重昭慶北堂時
邦畿更有賢人聚占象惟應太史知

望邊

華夷迢遞限雄關上接青冥不可攀白草黃雲千里塞
夕陽紅樹萬重山塵埃靜處烽煙息鼓角聲中士馬閒
却憶當年曾破虜三千鐵騎凱歌還

長至偶成

九重寶曆乍頒正亞歲纔臨海宇清萬物復從今日始
一陽正向此時生共瞻旭景長初至獨喜豐年瑞疊呈
玉帛趨朝來萬國同傾玄酒樂昇平

瑞兆三首

中山羣褐豈同科紫壁蒼球夏莫過純質深含玄圃露
勁毫濃染墨池波玉衡光彩呈祥久月窟精華歷歲多
自古罕逢今屢見高歌一曲叶雲和
天地融和屢毓靈共看陳瑞自遶庭太玄好似雲含彩
深碧須知月降精已應西陸無夜警還將南畝兆秋成
正當率舞同麟鳳肯爲蒙恬向管城
柔毫茸茸發墨濃分明不與衆競同生成異質來天府
搗就玄霜下月宮白玉階前偏有色紫芝叢畔更無踪
却懷呈瑞

先朝日

皇祖神功萬世隆

春日詠楊花

舊種垂楊千百樹作花如雪弄晴暉池頭紛逐流鶯散
簾外輕隨乳燕飛欲止還飄渾不定乍來復去竟何依
須看波上浮萍草始識陽和妙化機

詠新荷

水滿方池碧映天池中荷葉漸田田香清稍度闌干遠
色淨應迷翡翠鮮風蓋翩翩時自舞露珠蕩漾不成圓
靈均製服詞空在千古懷賢意惘然

石梁

河流縈遶近宮牆駕石新成百尺梁澗漾玉虹朝見影
依微銀漢夜垂光往來不用驚春漲徙倚還堪待晚涼
觸物興懷圖博濟古人先事作徒扛

惜春

鷓鴣聲中春欲歸惜春誰不思依依落花冉冉紅將盡
芳草綿綿綠正肥寶馬香車厭行樂田夫蠶婦各桑時
柔桑秀麥連郊野我獨憑高慰所思

送春

強欲留春春不住問春此去復何之流鶯語燕聲如送

舞蝶遊蜂意已遲時雨先頒常歲令東風又是隔年期
浪花浮蕊休頻惜結實成陰正此時

紫駟

廐中八尺紫駟駿元是西戎入貢來天骨豈殊凝露白
樂歌宜繼濯龍媒雄姿卓犖輕千里猛氣驍騰
隘九域佳歲親乘巡塞北滿雲真是不凡材

紫芝

靈芝從昔爲嘉應曹侍

先朝屢見之亭亭翠蓋生華彩晬晬金英疊紫莖自是乾
坤萃和氣非因雨露毓芳姿當時

廟薦詩歌在仰德于今重所思

歲寒松栢

松栢由來鐵石堅山林雨露不知年輪囷十畝根盤地
天矯千尋翠拂天勁節直於秋後見清姿偏映雪中妍
明堂大廈需材具未信公輸肯棄捐

平堤新柳

東風何處最先知但見垂楊金滿枝太液池邊晴弄影
西湖堤上淡垂絲方當錦鯉跳波日正是黃鸝出谷時
多感化工佳意思催將景物助新詩

畫梁巢燕

營巢偏愛畫梁栖羽族多智莫齊掠雨斜過芳草徑
衝風頻墜落花泥呢喃對語情如切下上爭飛翅屢低
從汝簷間足生育莫臨高處泥琬題

杏花

二月東風上苑花杏花無數最芳華千枝萬朵皆迎日
細蕊濃葩總映霞勝地錦坊徒自適臨軒羯鼓未須誇
當春若論安民事猶愛匡山董奉家

李花

內園千樹碧參差嫩蕊繁枝李最奇開向春風清莫比
看於夜月更相宜梨花柳絮難同調杏艷桃嬌總俗姿

宴坐玉堂塵慮靜金餅吟對兩三枝

桐花

嘉樹移根自嶧陽亭亭修幹拂雲長踈花正及三春日
芳蕊如含九月霜雨過輕陰浮碧砌雲垂翠色蔭銀床
待看結實清秋後定有高枝宿鳳凰

梨花

上林千樹共朝暉雪色梨花正滿枝皎皎盡憐嬌欲語
娟娟還與澹相宜論芳圓杏終非匹比潔庭梅已不疑
獨向陽春抱清素爲渠吟賞故歸遲

上林飛蝶

上林春暖雨初晴，蝴蝶翩翩錦翅輕。自是大鈞同化育，故教微物總生成。雙飛柳外隨輕絮，對舞枝頭趁落英。盡日游蜂同繞樹，看渠來往獨無營。

御溝魚躍

御溝春水碧粼粼，閒暇臨清看躍鱗。因逐落花拋尺遠，為爭飛絮擲梭頻。如棠豈是忘前鑒，在鎬還應慕古人。三月風雷須變化，東南咫尺是天津。

垂絲海棠

紛紛長蒂綴柔枝，簇簇繁英向地垂。芳臉如酣承日麗，嬌姿無力任風吹。蒸霞似欲侵桃艷，帶雨還應學柳絲。

造化生成元有異，彩毫題品正相宜。

櫻桃

三月櫻桃紅滿樹，故知新熟味尤嘉。葉間日炫垂垂露，枝上春融點點霞。每看冰盤盛火齊，全勝玉碗注丹沙。年年薦罷應頒賜，杏酪和香未足誇。

瀛洲草色

玉潤紫迴紫禁東，晴莎煙草渺茫中。翠連瓊島風初暖，綠映瑤池日正融。金勒有時停驂裏，鑾輿到處倍玲瓏。漫云勝景多春意，總是乾坤發育功。

太液春遊

天池春水碧於苔，乘興遊觀霽景開。萬柳垂絲迷閬苑，百花綉綵暎蓬萊。錦鱗吹浪船頭出，白鳥翔風仗外來。可歎汾河蕭鼓日，秋風歌詠愧雄才。

花亭春宴

亭前紅紫應時開，亭上張筵稱雅懷。風遞清香來綺席，日移疎影上瑤階。蝶隨綵袖高低舞，鶯雜鸞笙宛轉諧。酒興未闌歸去早，杏梢餘照下西崖。

聞鶯

曙色初分玉漏微，金衣曉轉高枝飛。數聲鶯覺華胥夢，二月飛來禁苑時。楊柳梢頭春意早，杏花裏日光遲。

莫隨鴻鵠翔寥廓，好協蕭韶覩鳳儀。

花前鼓琴

紫禁煙花覆御階，冰絃相對興悠哉。清音時逐香風起，疎影偏依玉柱來。春鳥交飛疑鳳舞，池魚幾度躍萍開。雲和一曲今千載，笑倚東風汎酒杯。

金門春夜二首

金鑰重重鎖禁闌，斗杓初轉夜遲遲。月籠柳影環青瑣，露浥花香汎玉墀。寶鴨香消清漏永，綺窗風細繡簾垂。宵分耿耿清無寐，却憶殷湯待旦時。

銀河耿耿夜沉沉，香露空濛翠靄深。紫殿微風傳禁漏，

瑤階淡月轉花陰青編相對金蓮炬錦瑟重彈白雪吟
欲養清明迎旦氣豈云一列勝千金

早朝

曉月流輝照衮衣九重曙色尚熹微禁鐘纔起羣仙集
韶樂初鳴彩鳳儀柳外祥飈來羽蓋花梢香霧護龍旂
鷄鳴美詠傳千古誰羨陽春和者稀

朝回偶成 二首

瑞日初昇曉漏微金門朝退已多時芙蓉殿上香風細
華萼樓前畫景遲千載明良欣際遇萬方民物樂雍熙
瑤琴九奏南薰曲欲協蕭韶觀鳳儀

綠陰亭館淨無塵心境昭融萬化醇周孔詩書明楷範
唐虞禮樂表經綸寶圖光啓千年運玉燭均調四海春
幾度凭高縱清翫乾坤風景與時新

春日即事

玉欄十二獨凭時眼底韶華事事宜禁苑垂楊浮翠靄
御溝流水漾晴漪鞦韆架上香風細羅綺筵中麗日遲
海宇清寧春浩蕩喜同民庶樂雍熙

太液新亭

新構華亭太液邊蓬萊山畔小壺天一川楊柳千絲裊
四月荷花萬錦鮮鳳閣晴雲連閣道虹橋曉景繫樓船

幾回簫鼓開清宴誰謂瀛洲別有仙

春日書懷

花柳芬芳畫景妍朝回清興浩無邊忻逢海宇昇平日
况值韶華富貴天乳燕鳴鳩宮樹裏青山綠水畫樓前
重看靈雨滋民物準擬高秋慶有年

春郊踏青

芳辰雨過淨無塵爲愛郊原景物新美詠清樽從適興
雕輪翠輦恣行春柳間駿馬嘶芳草花底流鶯欺醉人
回首蓬臺斜日晚淡煙輕草碧嶙峋

小山春興

香雲瑞靄麗陽天曉日登臨思浩然古木分陰浮紫蓋
層巒飛翠入瓊筵管絃聲徹丹霄上魚鳥光浮白日邊
誰謂蘭亭多勝事何如禁苑更清妍

柳塘春漲

楊柳池塘春水生鶉鴝聲裏雨初晴綠波潏潏千絲裊
碧草微茫兩岸平翻藻時看魚出沒尋泥但見燕飛鳴
晴煙散盡風初定雲影天光一鑑澄

御苑賞春

香雨初晴麗日遲上林風景正熙熙花攢錦障迎車蓋
鶯叶鶯聲勸酒卮蓬島山光晴疊翠龍池水色淨涵漪

乾坤浩浩皆生意協相天工貴得宜

畫梁巢燕

高堂華屋敞晴暉獨羨雙禽得所依
來往頻看尋舊壘呢喃似說勝
鳥衣舊薇亭外迎風舞翡翠簾前帶雨歸
誰說茅齋村舍裏沙鷗野鳥獨忘機

庭砌幽蘭

春庭駢列是芳蘭滿灑全勝楚畹看
香拂簾櫳風細細叢依階砌露溥溥
援琴有調希同趣紉珮何人意所歡
愛蘭獨懷貞素節清吟常倚碧闌干

石竹花

從來石上結芳叢移植新開內苑中
點綴絳葩繁映日剪裁青節靜搖風
嬌如桃杏清難並幽似芝蘭艷不同
最是美人衣上繡穠華無復詫芙蓉

掄錢

東風榆莢墜青錢雨鑄煙鎔出自然
地上紛紛疑貫朽池邊箇箇似輪圓
千林但覺同模範九府何曾助貨泉
虛有聲稱無實利欲將化育問蒼天

海印寺

祇園寶地傍城隈此日重新碧殿開
白馬馱經千載事青猊載法幾時來
門臨小海波光淨樓瞰西山爽氣回

咫尺人間有兜率雨花長自繞亭臺

題春山小景

長林翠霧濕氤氲樹裏誰家隔世塵
草閣柴門閒白晝落花啼鳥自青春
山中遠寺疑無路峯頂飛泉不礙雲
知有幽人住空谷未應肥遯遂終身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七

七言律詩

南郊省牲

恭膺寶命事

皇天禮典皆循往聖傳奉祀自應嚴俎豆致誠端合潔
犧牲城南香霽重霄近日下祥雲五色鮮清旦從臣皆悅
懌預懷昭格遂祈年

高樓晚望

一上高樓旦氣清乾坤萬象總澄明雲生滄海知鵬運
日出高岡想鳳鳴九市鶯花連紫陌四方冠珮集金城

深居日夜思良弼會有英賢贊治平

雨後登樓

好風吹雨淨埃塵樓上凝眸霽景新五彩旌旗雙闕曉
九衢簫鼓萬家春東來佳氣遙連海西去青山直過秦
聞道吳杭三百萬樓船前日到天津

太液晚霞

萬頃汪洋太液池彩霞臨照晚偏宜清含文錦波深處
巧曳紅綃雨後時還傍橋西明草色別從堤外艷花枝
冰輪已轉樓東角漸看驪珠漾碧漪

立夏

綠陰滿地連芳草海宇清和夏景來內苑已抽升薦麥
上林先熟和羹梅游絲落絮春無盡語燕啼鶯日幾迴
何處登臨堪眺望彩雲西畔是瓊臺

萱草

萱草新栽繞北堂幽姿元自異羣芳最憐孤筵亭亭直
更愛清花粲粲黃過雨屢看添密翠迴風時復送微香
端居常有憂民意服食從今可得忘

菖蒲

綠波蕩漾欲平池池上菖蒲正發時碧葉迎風如舞劍
素根出水似凝脂神仙誰得安期術服食虛令漢武知

自古延年求至道端居清淨更何疑

榴花

園林長夏暑風輕幾樹榴花照眼明霞暎紛紛疑火齊
煙籠的的訝金精珊瑚出水真難比翡翠爲叢青愈清
萬里隨搔到中土漢庭使者尚留名

綠陰庭院

繞庭萬樹鬱森森庭外東西盡午陰暑氣頓消紅日遠
涼風不隔翠雲深幽情滿灑開開帙清興從容更鼓琴
政此炎蒸適遐適願均蕭爽慰民心

梅實

春陽最是梅先得。四月清和實已肥。殿閣薰風初夏日。
林園細雨欲晴時。紫雲色比黃金彈。顆顆光浮碧玉枝。
功用未應惟止渴。調羹終屬廟堂資。

竹亭夏夜

閒亭四面種簷簷。夜靜秋高月正涼。翠羽參差雲墜影。
綠筠荏苒露浮香。無塵勝掃仙壇石。有斐還吟淇澳章。
坐久清風來几席。如聞空外奏琳琅。

竹泉

竹下流泉瀉一泓。每從竹畔聽泉聲。綠雲源上朱絲奏。
蒼雪林中玉珮鳴。衛國曾聞詠淇澳。會稽何用詫蘭亭。

坐來襟宇涵瀟爽。不向瓊臺也自清。

荷池雨霽

風微太液早涼初。菡萏花深宿雨餘。日照紅衣開麗景。
露歛青蓋瀉明珠。清歌柳外鶯幽鳥。畫槳萍開起躍魚。
情境相宜成久駐。不知香氣襲人裾。

高槐

庭外高槐千尺強。凌空承日鬱蒼蒼。一簾翠色含雲重。
十畝清陰帶雨涼。根壯未應蟻蟻蠹。花繁還看蝶蜂忙。
從來此應三公位。撫樹能忘傅傅良。

荷亭納涼

五月荷亭駐畫旂。荷花荷葉共芳菲。八窓拂拂香風度。
萬木蕭蕭暑氣微。在藻金魚衝楫過。忘機白鳥近人飛。
紛紛時物皆天趣。偶遂清遊識化機。

松軒

紫垣東畔敞清軒。軒外長松已拂天。翡翠含光春翳鬱。
蛟龍寓影夜蜿蜒。未教匠石輪梁棟。多傲冰霜閱歲年。
時有清風薦餘爽。卷簾相對奏薰絃。

竹軒

南軒舊種碧琅玕。滿牕偏宜暇日看。尚憶雲端朱絲鳳。
每憐月下舞青鸞。貞姿屢傲三冬雪。爽氣能留九夏寒。

漢祖高情真散逸。當年親製捧爲冠。

松亭午坐

亭中宴坐散冲襟。亭外長松翠滿林。風韻常時傳雅奏。
日輪當午駐清陰。好山上接瀛洲近。流水前通太液深。
眼底盡堪梁棟具。冰霜已見歲寒心。

白蓮

亭亭淨植出漣漪。皎潔天然絕世姿。初擬飛瓊下銀漢。
更疑弄玉在瑤池。鏡中傳粉還臨照。月下聞香始得知。
千載匡廬傳故事。何人不赴遠公期。

御溝新雨

御溝昨夜雨初收。一道溶溶碧玉流。清影鑑空知鳥度。紅光漾日見魚遊。芙蓉露濕偏宜曉。楊柳風輕漸似秋。鴈鵝鳬鷺皆得意。沁酒來往正悠悠。

泛舟

太液池頭幽思多。畫船初試泛晴波。中流滉漾涵雲影。近嶼參差起棹歌。得意金鱗游翠荇。避人白鳥入新荷。舟中共濟皆賢輔。魚水相期不啻過。

立秋

金井梧桐一葉飛。炎蒸將退欲涼時。正當登穀陳新薦。早以迎秋初有司。白露漸浮芳砌草。玄蟬初滿綠楊枝。

閒因撫景思民政。吟詠幽風七月詩。

山亭

岩光瓊島傍龍池。別有高亭在翠微。雨過不知芳草合。天清時見白雲飛。最宜倚檻看秋色。還稱彈琴對夕暉。簷外松篁更滿瀟。臨風如聽玉參差。

晚望潞河

溶溶漾漾溢清波。白鳥飛邊是潞河。倚岸青旗皆酒肆。臨流綠樹隱漁歌。頻年江海帆檣會。此日東南貢賦多。却憶往時親討逆。六師導從此經過。

梧葉新秋

井上碧梧飄一葉。忽驚時序是初秋。撼高枝涼氣應。離離蕃實露光浮。蟬聲已著上林樹。波影先澄太液流。三農欣喜西成日。整駕將為省歛遊。

芝田皓鶴

曾向緱山載玉笙。癯然仙骨不勝清。九霄露濕霜毛淨。萬里風培雪翅輕。玄圃夜深微見影。瓊林秋迥但聞聲。石田三秀雖堪悅。終有蓬萊閬苑情。

中元

流光冉冉又中元。處處盂蘭供佛盂。風送秋聲來苑樹。露含涼意滿郊原。收成已覺民生遂。簡練深為典禮存。

祖考升遐常感慕。故因時節薦陵園。

鳴蟬

古槐踈柳滿重城。上有玄蟬不斷鳴。蕭瑟已知涼氣應。淒清常近夕陽明。客中乍聽情偏切。閨裏初聞夢亦驚。自有清高為世重。貴臣待爾飾冠纓。

中秋

太液池邊灝氣澄。今宵月色最分明。清虛臺殿登瓊島。彷彿笙歌在玉京。秋氣已知過一半。夜涼不覺坐三更。人間何必非天上。却笑乘空看廣陵。

桂花

千林搖落仲秋時
葉桂花開美獨奇
風動瓊柯涼冉冉
露浮金粟影離離
恍疑月裏新移種
頗憶淮南舊著詞
早晚賓興競舉折
未知誰得最高枝

白鴈

秋霜純潔羽毛明
却為隨陽致闕庭
玉淑沙晴看莫辨
金塘莎淺看偏清
高飛自是鍾天性
飽食何能稱野情
只好因風縱寥廓
可教微物失生成

桂香

萬歲山頭丹桂樹
花開偏繞碧闌干
天香漸逐金風遠
秋氣偏當玉露薄
縹緲迥如雲際出
婆娑還似月中看

良辰美景宜清賞
閒共羣臣宴廣寒

秋燕

傳聞海國有烏衣
每到秋高燕盡歸
遙望鯨波何渺渺
欲辭畫棟更依依
營巢力困知難棄
戀主情深想不違
春社韶華容易到
重來莫待柳花飛

林亭

為愛扶疎萬樹青
樹間瀟灑結幽亭
雲陰密覆驚鶯瓦
黛色清含翡翠屏
錦繡成文霜後見
笙竽流韻夜中聽
纖塵不到簾櫳淨
常近爐薰說六經

重陽

人間佳節又重陽
秋氣將寒已肅霜
為壽共斟黃菊酒
登高還佩紫萸囊
朝廷歲禮論田獵
宗廟時思有報嘗
農事已閒脩武事
古人遺意未能忘

玉露

灝氣澄秋玉露零
乾坤六合總涵清
寒凝碧草蛩聲切
暗滴蒼松鶴夢驚
舊說軒轅盛寶甕
史聞漢武作金茎
惟應湛湛詩人詠
想像君王宴錦京

霜中壽菊

秋氣蕭條百草乾
喜看佳菊每凭闌
涼風低拂黃金鉤
清露香含赤玉盤
自是日精元帶暖
故凌霜氣不知寒

由來此物能延壽
持奉

慈顏萬歲惟

西郊秋色

迢遞西郊望渺然
無窮秋色暎長天
晚田禾黍村村熟
野水芙蓉處處鮮
一帶青山如玉立
萬家紅樹與雲連
遙聞社鼓風中急
應是農夫報有年

霜林曉霽

霜壓園林如雪後
千門霽景淨朝暉
深紅橘葉看猶濕
舊綠長條覺漸稀
嘹唳征鴻雲外疾
縱橫獵騎草間飛
靜觀羣植年年事
榮悴由來任化機

紅葉

朔鴈南飛秋滿天
千林紅葉色相鮮
蕭條已是清霜後
爛熳偏宜落照前
時逐狂風飄近苑
更隨流水下長川
青青得似喬松樹
晚歲凌寒節愈堅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八

七言律詩

玉堂翫月

宮闕深嚴夜氣浮
月輪飛上海東頭
金波涼沁鴛鴦瓦
玉鏡斜明翡翠樓
梧葉影疎猶帶露
桂華香滿不知秋
光輝此夕多清趣
何必春宵秉燭遊

書愈秋菊

紫閣西頭秘殿東
書愈嘉菊發叢叢
清香浮動涼風裏
細蕊芳華湛露中
葉密稍疑晴雪白
花深欲奪晚霞紅
貞姿自與羣芳別
生植皆由造化功

曉月

閨闔風微曙景遲
月華西轉碧梧枝
衣冠百辟將朝際
鍾鼓千門欲啟時
色暎金盤明沆瀣
光連丹闕上罽毼
銀臺想集封章進
何處豐年慰所思

城樓晚眺

城上高樓切太清
晚來臨眺屬晴明
西山蒼翠連東海
南紀舟車會北京
紅錦園林宜夕照
黃雲隴畝見秋成
長空漠漠清無際
目送飛鴻萬里征

戍樓

飛樓百尺屹邊庭
山作高臺石作城
虎旅精明聽號令

龍韜閒暇屬經營惟應立志存驅虜豈免含情似見京
諸將須知趙充國至今青史載榮名

嘉禾

大田秋熟獻嘉禾欣荷乾坤發至和合額定承甘露潤
連莖應受惠風多若論瑞麥真堪匹將比靈芝不啻過
但願年年遂豐稔四方黎庶有謳歌

秋陰

秋陰一望茫無際捲地浮埃翳晚晴聞塞風雲速黯淡
郊原草木變淒清斷蓬渺渺飛無定鳴鴈翩翩去不停
惟是大田多稼穡憑高時得慰深情

松軒對月

蒼松繞軒高百尺仰視皓月當青霄蟾影傍松明皎皎
虬枝映月舞脩脩鵲翻玉露空中滴桂引天香雲外飄
燕坐清吟過夜半冰輪漸覺去人遙

高樓漫興

層樓高出與雲齊一凭雕闌萬象低窻戶玲瓏通日月
簷楹縹緲駕虹蜺水連瀛海蒼茫外山過崑崙迤邐西
遍覽乾坤務懷遠舟車通處未曾迷

小山霜曉

鷄鳴鐘鼓徹餘聲玉宇飛霜灝氣清曉色依依分遠樹

池光漾漾映重城傍巖紫霧隨風卷滿地黃花浥露榮
最好憑高覽秋景千林紅葉共霞明

早朝

絳紗籠燭晃清輝步輦凌寒度赤墀曙色已涵青瑣闥
月華猶在碧梧枝班行肅肅聯鵷鷺侍衛煌煌列虎貔
稠疊東南奏豐稔不勝欣懌感穹祇

上林冬暖

上林嘉樹接城闔冬至融和只似春萬葉綴枝多尚在
百蟲開戶未全埋風霜不盡收藏意天地長存發育仁
四序生成各有職願因調燮轉洪鈞

都城雪意

都城冬至雪將飛天意嚴凝已可知漠漠同雲低迥野
蕭蕭急吹振寒枝即看萬宇瓊花滿預想千林玉樹滋
為喜豐年今有兆揮毫先續郢中辭

雪壓青松

蒼松千尺聳清標雪落紛紛積未消密葉雖垂帶冰玉
高枝終自拂雲霄茯苓琥珀應能長鶴骨虬鱗豈遽凋
更待融和風日好翠濤還得聽蕭蕭

早朝遇雪

宵衣五鼓會千官瑞雪飛花不厭看萬樹藏春色早

九門洞達曉光寒豐稷歲事先占瑞潔白人心共有懷
已向京華增勝槩西山千疊玉巔屹

上林雪霽

雪後晴光煥九霄上林千樹盡瓊瑤交柯積素溶溶濕
接葉疑華法法消溝水帶冰流尚澁山禽得暖語初調
最惟原野添膏液宿麥行當長綠苗

西山晴雪

初晴閒上蓬萊閣最好西山雪後看銀壁迥陵千仞表
玉蓮秀出五雲端歸巢鷁鶴應迷樹傍磻瓊芝故耐寒
不獨憑高適清眺豐年重為萬民歡

歲晚松篁

萬木蕭條歲欲闌蒼松翠竹拂雲端高柯矯矯長如舊
直節亭亭不畏寒風過好音歸皓鶴月移涼影下青鸞
人生雅操能相似應有清名後世看

蘆汀落鴈

秋江蕭瑟響黃蘆鴈飛飛鳥喚孤水白沙明宜自得
風清月冷更相呼洞庭咫尺連雲夢彭蠡東南帶具區
游泳不妨從此去煙波隨處有孤蒲

霜葉流丹

上林秋葉觸霜凋飛繞金河落盡橋碎錦浮光來渺渺

殘霞澄彩去迢迢驚鴻鴈能扣亂蒼隼青翰皆丹名
與共漂生意循環渾不息東風容易發青條

秋澗鳴泉

秋淨從容內苑行稍遵西澗聽泉鳴猶疑鳳閣調琴韻
還似鸛行振珮聲泱泱漸經宮樹遠涓涓徐向御溝平
晴虹一道城東去流下天津徹底清

西山夕照

一望西山萬疊幽晚來殘照未全收光生丹木丹青出
氣擁巖巒紫翠浮遠寺鐘聲鳴近夕長天鴈影度清秋
餘霞更泛前溪曲共愛朝宗錦水流

碧梧棲鳳

內苑梧桐碧玉枝九苞威鳳會來儀軒轅制律從前古
帝舜鳴韶記昔時朝日佇聞音嘖嘖秋風已見實離離
賢才匡輔思如渴吟罷卷阿賦此詩

秋水芙蓉

百頃龍池淨見沙芙蓉無數着秋花清香荏苒隨風遠
綉彩妖嬈帶露斜傍岸暖數西蜀錦涵波深浸赤城霞
天霜淒淒終難拒得似青松閱歲華

松聲

萬歲山前松葉青松風時復到重城蕭騷似聽龍門浪

清切如聞絳嶺笙總為吹噓隨處滿須知音韻自天成
人間絲竹徒盈耳我獨虛懷愛此聲

雪獅

來從西域康居國曾向天山雪裏行猛氣未如寒氣重
金毫已換玉毫清共疑白氎蒙全體誰點丹砂著兩睛
若到峨眉瞻佛日始因空幻悟無生

臘日宴百官二首

民庶從來逢蜡樂歲時已近送寒期橫斜雪色舒梅夢
荏苒風光到柳枝在野正當多暇日同朝幸及小康時
君臣契合皆十載既醉無忘誦抑詩

曙色瞳矓曉正寒節逢臘日宴金鑾時和喜及羣臣樂
歲晚還同萬眾歡東觀彩雲飄欲近西山晴雪醉宜看
明良自古難相遇輔理深期海宇安

除夕

擊鼓驅傩歲又除十門光彩絢桃符華夷玉帛陳雙闕
歌舞笙簫溢九衢處處夜燈喧爆竹家家臘酒進屠蘇
履端明發同歡慶願播仁恩到海隅

石榴

昔年漢使泝銀潢移得靈根自遠方繁繁綺囊含玉粒
累累錦腹貯天漿初看未可清心渴細嚼還應沁齒涼

新味由來重時物外庭分賜百官嘗

蒲萄

繁枝密葉翠重重嘉實勻圓萬顆同落落驪珠含露濕
垂垂馬乳帶霜濃摘來光動金盤內釀熟香浮玉甕中
儀狄見疏懷禹德張騫何用更論功

暮冬即事

薦廟嘗魚歲欲周來時布令繼前猷豫調陽氣藏冰鑑
擬送寒威出土牛鴻鴈將迴天北極斗杓徐轉啟東頭
勞農須遣先為具早待耕耘庶有秋

笙

伶倫象物製來精別鶴離鴻未足名鳳翅參差雲外下
龍吟淒切月中清徒聞仙子吹絳嶺曾協韶音上舜庭
更憶君臣同宴飲古詩願得續由庚

雪梨

雨足園林秋總實

廟庭薦龍喜傳看雲腴比似清冰結玉質還疑瑞雪溥止
渴未饒梅鼎味解醒全勝蔗漿寒樊川大谷由來美何
必金莖奉露盤

孔雀

五色雛雛異眾禽遠方持貢比琛琳踈翎映日嬌含翠

脩尾排星淺綴金綵繡榮登國扇好畫圖光映內屏深
須知臣有謬說者指爾為鸞惑主心

白雉

入獻曾聞自越裳成周德化被遐方只今遠國仍充貢
却愧前賢未足方時與白鳥同飲啄人將丹鳳比禎祥
願勤宵旰膺

天眷長共羣黎樂治康

白鵲鵲

生來學語最分明况是奇姿照雪清色是雕籠星眼活
影臨丹砌玉衣輕雲間皓鶴應相並隴石珍禽浪得名

往事關心有韓賦敢因微物失賢能

鷺

素頂飄絲動作羣風標絕俗自振振行依碧草煙團玉
飛入青山雪點雲巢樹每看黃鳥並眠沙還與白鷗隣
無端獨有貪饒志毛羽雖純未足珍

鷺鷥

沙頭雙宿復雙飛羽族多情似爾稀春水紅衣長對浴
寒塘白首不相離崇高曾見棲金瓦文米仍看上錦機
比似關雎德相近故因賞歎為題詩

螢

氣蒸腐草為螢火咫尺光明體甚微宛轉屢經花樹過
低徊時傍翠簾飛涼穿竹下踈踈影暗拂牆頭點點輝
志士當年持苦節滿囊曾映讀書幃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三十九

五言排律

元日朝賀應

制

鳳曆三陽始階箕一葉新庶邦聯玉帛百辟會冠紳紫
殿香煙滿丹墀羽衛陳綱文周典禮大樂舜韶鈞北極
榮光動東風淑氣均謳歌通海宇和樂合天倫浩蕩乾
坤德汪洋雨露仁三呼祝
聖壽願過萬年春

春日侍遊太液池應

制

麗日揚朝彩方池湛碧波鴈鵠鳴翠柳鳬鴈聚晴莎浩
浩春光滿融融瑞景多

聖情欣物遂

天意協時和紫萼明雕簾丹泉影玉珂周文樂靈沼願繼

昔人歌

新正

鳳曆頒新紀王正肇此辰鼓鍾雙闕曙玉帛萬方春一
統車書混三陽淑氣臻壽觴從獻相史冊恒書雲深荷
皇天眷當全造化仁頌端同百辟祈教及斯民渠柳枝初

發階葉已新方茲勤德政翊贊望臣隣

御溝春水

春雨添新綠潏潏泛御溝暖回涵日動凍解帶冰流澗
漾銀河接遠迤雪練浮虹光回鳳閣鑑影澈龍樓白鳥
盤旋下金鱗潏潏游靈源通太液咫尺是瀛洲

布穀

格物篇及南華注皆云鳴即布穀

鳥有鳴鳩類還兼布穀名巢居恒占鵲形化亦資鷹文
項含斑錦花膺耀紫綬傍林時喚雨徧野為催耕春晚
聲逾切風和翅自輕聞知農事重亦使旅懷驚刻杖賜
耆老名官表異徵光華存典冊非但卜陰晴

雨後登樓

雨餘涼氣早縱覽上層樓簾捲千峯淨窗含萬木秋輕
陰隨霧散霽色滿空浮白鴈天邊迥玄蟬苑外稠江山
望浩蕩宇宙思夷猶未盡登臨興城闕夕景遒

麥秋

初夏薰風至高原近麥秋稍看黃似染猶帶翠如浮渺
渺輕花落紛紛密穗抽力耕皆有望艱食亦舒憂計日
應須獲為場必豫謀樹方鳴晚曉禽亦罷鉤輶所念三
農重常期六府脩方當植嘉穀先此詠耒耜

水心亭

孤嶼清漪上波光四面浮登臨聊結宇來往必乘舟洞
達開朱戶周回俯白漚天光涵滉漾雲影澹夷猶繞砌
丹簷發環軒赤鯉游旌麾分兩岸笑語聚中流左右瞻
山色東西起棹謳清歡適間暇吳景戒淹留

竹間亭館

亭館通幽處條條竹萬竿簷楹交翡翠窗戶映琅玕秀
色侵階暝清涼拂座寒簾龍騰雨後望鶴下雲端風露
電旌濕冰霜玉節完為憐孤直操長護待栖鸞

萬歲山晚眺

瓊島依西苑登臨四望通斷霞青嶂衆列樹畫屏中瀉

澗泉聲細凝鬱黛色濃上林歸宿鳥太液漾流虹農畝
秋風合人家夕霧漾憑高思不盡歸騎鳳樓東

海島

海潤波濤靜天清島嶼幽在菟接層漢浩蕩挾洪流翠
靄連龍背紅光見蜃樓雲霞通閭苑麟鳳比瀛洲採藥
誰能到乘槎或可遊凝眸望不極萬里正清秋

老人星

南極老人星分躔位丙丁秋高始光潤春半更晶熒燁
燁如珠映輝輝伴月明應期隆壽社觀象紀嘉禎
天意承乎佑予心敢怠寧所希王道正長照泰階平

聞砧

閨中萬里情秋夜搗衣聲離別年年遠愁思夜夜生風
前頻斷續月下最淒清縫製關心苦題封引淚零憂人
恒軫念觸事豈遑寧賜典應先給邊頭已合冰

甘露有序

永樂中甘露再降于

孝陵之松栢文武羣臣以為

皇祖太宗文皇帝聖孝所致皆獻歌頌暇日披覽因以成
詩

珠阜零膏露璇霄委至祥清松皆泥泥灑栢更灑灑的

山聖集卷之十

樂垂冰液玲瓏法玉漿恭惟

皇德盛允兆

帝圖昌豐溢流天乳清甘勝蜜房金莖非可擬寶甕正宜
方歌頌今猶在流傳久不忘惟應務善繼永世挹餘芳

冬至

斗柄初回子洪鈞肇一陽寒多陰已極臘近日初長旗
影連霞彩鍾聲促曙光衣冠朝百辟筐篚集多方道泰
承今日時和感

上蒼梅花將破玉柳色欲舒黃所願民生遂還祈國祚昌
慶雲書太史歲歲獲豐穰

雪晴野望

積雪連畿甸，憑高望眼明。
映天殊皓旰，迎日愈晶巖。
堅瓊瑤滿郊原，縞素平雲晴。
看有態川沍，聽無聲表瑞。
承

天意凝華眩目晴，綴簷珠的皪委砌玉。
琤瑤宿麥春逾秀，長松晚更清。
豐登誠所望，吟詠見深情。

七言排律

早朝詩應

制

雙闕晨鐘聞九門，華夷共拜

聖明君。晴霞遠暎東方曙，和氣深含大地春。
玉笋班齊冠

珮肅金吾仗，列羽旄分中天龍彩，葳蕤見上苑花香縹

緲聞貢篚將誠來海外。

詔書遣使向河源，八音諧奏儀丹鳳。
五緯宣文致白麟，治

冠百王昭日月，恩霑萬物合乾坤。
恭依

黼座承

謨訓長奉惟愉侍

至尊

翔鳳樓春望

翔鳳樓前春氣清，偶因閒暇一來登。
遙山近水玻璃碧

細柳繁花錦繡明，霞弄清輝連萬里。
日融佳氣藹重城，龍池波暖金鱗躍。
瓊島風高皓鶴鳴，一統華夷遵正朔。
九州貢賦入彤庭，幸逢天地清寧日。
惟在羣賢贊治平。

水亭偶成

池亭虛敞納波光，亭上無風也自涼。
楊柳條垂深見影，芙蓉花發近聞香。
彤簾高捲塵氛淨，寶鼎晴熏午漏長。
宛轉畫閣橫蟬噪，參差碧瓦映鶯鶯。
雲邊秀嶺千層出，空裏遊絲百尺強。
玉軫冰絃彈古調，錦鱗初撒清商。
廣寒宮殿連蕭爽，蓬島神仙隔渺茫。
俯念人間正炎暑，何能分蔭及諸方。

金臺秋興

一望高臺思渺然，黃金曾此重招賢。
奇才已際風雲會，盛事猶看簡冊傳。
遠樹蒼蒼含暝色，平蕪漠漠帶寒煙。
四郊禾黍登場日，千里河山過雨天。
自古聖朝揚側陋，為君至道責丘園。
同時俊傑皆登用，庶衍

皇圖億萬年

秋日書懷

西風爽氣滿郊墟，殿閣涼生暑頓無。
木葉飛丹霜落後，山光聳翠雨晴初。
祥雲煒煜騰雙闕，王氣光華接兩都。
仰荷

先朝垂慶澤祇承大統奉鴻圖年求豐稔資邦計國賴忠
良贊廟謨幸此秋成昭感格所希臣力爲匡扶

宴椒園

萬樹香風接禁闌芳筵曉啓賞春暉樓前蹀躞金羈滿
席上連翩玉輦飛太液波光澄灩灩蓬萊雲氣鬱巍巍
鶯聲巧轉調歌韻燕羽頻來拂舞衣翠栢凌霄擎寶蓋
絳櫻和露折珠璣飛丸錦翼隨風落舉網紅鱗出水肥
彩鳳翔鸞紛上下輕煙瑞靄共霏微乾坤浩蕩多生意
明哲經綸贊化機數尺遊綵留客醉兩行垂柳送人歸
萬方皞皞民同樂海晏河清自古稀

登翔鳳樓

畫棟雕楹十二層水晶簾捲午風輕九天日月開黃道
一統乾坤仰大明太液澄波春浩蕩蓬萊積翠曉崢嶸
遙看東岱羣峯遠俯視中原一掌平曲蘗山迴圍紫禁
雲龍地擁接瑤京輕煙瑞靄高低見彩鳳祥鸞上下鳴
甲第歌鐘頻宴集比閭絃管雜歡聲天機流動羣生遂
和氣昭融萬化成滿目風光隨處好無端詩思一時生
揮毫寫就憑高意不覺飛花上翠屏

白雉

五彩成章世有之一姿純素古來稀金精特毓山林秀

玉色深含雨露滋高趣不隨鷲在老清標獨與雪霜宜
初呈丹陛增風采欲出雕籠惜羽衣柳外頻飛分翠藕
花邊久立轉晴暉閒眠玄圃光逾曠暖浴瑤池影更微
月窟銀蟾長共照宜春瑞靄舊相依裁冠每喜陪仙仗
修尾還怜簇羽旂蓬島聯翩千歲鶴上林輝映萬年枝
越裳職貢來重譯周室仁風被遠夷天地嘉祥昭至理
國家盛治介繁禧小心翼翼無違暇成憲彰彰寔在茲
河洛圖書明造化唐虞禮樂際雍熙何時製就蕭韶曲
佇者相隨彩鳳飛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

五言絕句

南郊省牲二首

肅駕出城南風靜霜華薄朝日上扶桑晴光滿寥廓
欽天奉精享備物候初春律應二陽月時將萬物新

曉日

曉日浴波紅霞迎出海東西山千萬疊一一聚芙蓉

漫興二首

日暖花爭艷春深柳正濃好山青冉冉流水碧溶溶
好鳥啼深樹輕鷗弄綠波楊花風外滿草色雨餘多

暮春偶成二首

垂柳渾如舞啼鶯宛似歌曉風初過雨庭砌落紅多
苑樹重重碧池風澹澹清雕梁歸社燕早晚看集成

夜坐

夜坐喧已寂林鴉驚復栖東樓上參井西樓纖月低

七夕

天孫罷機織靈鳳翼高蓋河漢鵲橋成年年一來會
人人設瓜果坐待蛛絲結與巧莫傷多傷多巧成拙

秋日西湖觀玉泉

森森拖暗練涓涓瀉玉虹相看清興足萬壑洒天風

秋日涵空碧春風澹玉波東流入滄海倒影照銀河
千里同河潤從來利澤多飲餘清透骨可用解煩疴

春興二首

清鶯啼屋角乳燕語雕梁心靜焚香坐沉沉春晝長
柳色煙中綠苔紋雨後青池塘新水溢款款戲蜻蛚
日暖禽初乳天晴樹正花遊絲輕裊裊風颺任橫斜
朝光通戶牖春色映簾櫳閒理絲桐韻冷冷松上風
草色芊綿碧楊花浩蕩輕端居觀物理造化自生成

雨晴對月

好雨炎邪息輕風涼思生明月出海上湛然心景清

微雲澹碧漢月色炯池臺浩浩空明鏡清風滿素懷

秋水

秋水泠泠碧芙蓉淡淡紅菰蒲三百頃漸瀝響西風

移菊

素菊有貞性初從西苑移開花向書殿不比在東籬

栽竹

脩竹千萬竿初移自淇澳清風五月寒絕勝簫管谷

池上雜詠八首

城闕朝暉滿林塘夏景明松聲無鳥韻何必管絃清
穿花通紫燕傍岸戲青鳬幽山雲飛盡高樓日上初

樹氣疑雨氣花影訝雲陰拂拂霏山翠交交度水禽
偶過西池上悠然坐對山意將流水淨心與白雲閒
雲潛池波碧霞明島樹紅小舟維曲岸閒却釣絲風
鱖鯉方游泳鳬鷖自往來飛潛各有適相對亦悠哉
游絲時上下舞絮更悠揚天淨無雲翳清涵一鏡光
小艇荷邊出長橋樹外通清鷗閒汎汎鳴鳥亦噉噉

暮鴉

日暮飛鴉集盤雲勢倏低上林千萬樹並與一枝栖

鷓鴣

苑內芝田鷓鴣常懷萬里情夜深風露肅聲徹海天清

松下路

青松臨大道日影方當午步輦暫未過蕭蕭不知暑
涼風一披拂松下流塵淨琴瑟間笙簧泠泠滿清聽

詠荷葉

亭亭立高蓋凌波翠相並下有雙鴛鴦搖蕩波中影
秋宵涼露下的皦荷盤內向晚忽驚風明珠圓復碎

白芍藥

玉砌花同潔瑤臺色共清東風洒香雪採擷可和羹

蘭亭圖

人物風流遠文章感慨餘千春不泯滅猶見醉時書

題竹石圖

春雲起蒼石晴雪墮青林惟有清脩士能存太古心

題竹

龍吟秋月下鳳舞碧雲端相對無塵慮青青玉萬竿

畫馬

孕奇自月窟充貢入天閑曾出陰山北功成百戰還

菊

花吐萬金錢重重范露鮮石園秋色裏誰與比清妍

梅

疎葉綻寒枝溪橋雪後時香風明月下水玉共清奇

六言詩

過史館有作

蕩蕩光光四未覩魏齊德重華

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爲家

上林春色

春鵲上林岩樹天清西苑曉峯點點落花微雨飄飄飛
絮東風

山際雲開曉色林間鳥弄春音物意皆含春意天心允
合吾心

朝四偶作

紫閣雲霞曉，露碧窺花木。春深固曉光，天妙理琴操。太古遺音。

觀書

閒暇焚香清坐，從容對卷。沉思人心道心之別，此理當辨幾微。

梅

臨水一枝清瀟灑，橫壑萬玉玲瓏。每向上林雪裏，孤芳先露春容。

夏夜池上作

輕華夕臨池上，坐來暑氣全消。魚乍見月驚散，花影迎

風動搖

題扇五首

月窟分來桂影，玉壺瀉出水華。三伏都無暑氣，九重獨有仙家。

光采高超白綺，清新變出金成。一掃煩歎如淨，滿懷涼思飄然。

日下祥雲一片，空中新月半輪。清風千載長存，猶白百億化身。

夜共瑤臺賞月，曉隨翠蓋趨朝。但覺襟懷爽潔，誰云天氣炎歊。

紫鳳樓前日永，海榴亭上風涼。拂我絲桐一奏，令人心境皆忘。

題四時小景

野寺香林深蔭，山家小徑斜通。溪頭楊柳初綠，洞口桃花自紅。

雨過諸山流黛，煙開一水浮藍。耕夫原上驅犢，行客橋邊駐驂。

蒼山澹澹秋色，紅葉離離夕暉。寺遠如聞鐘動，林疎遙見僧歸。

萬壑寒雲巖巖，千崖凍雪模糊。青旂誰家沽酒，白舫何人捕魚。

道中雜興

數里青山負郭，一溪流水環城。風外垂楊學舞，雨中黃鳥猶鳴。

溪上柴門半掩，樓頭酒幔斜懸。日花枝萬萬和煙草，色芊芊。

隔岸青山數點，繞村古木千株。野老獨歸茅舍，山童共挽柴車。

冉冉江雲半飲，娟娟海月初升。樓外數聲長笛，林間幾點疎燈。

古人一去不返往事千年繫思掛劍尚留遺塚歌風猶
載殘碑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

御製集卷第四十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一

七言絕句

汶上

沙草茫茫汶水流昔年危蹕此經過重來立馬懷千古
落木蕭蕭黯黯收

閔子鄉有懷

符離山色晚蒼蒼山勢遙連閔子鄉孝行千年誰不仰
還應下馬祀徐王

仁厚由來著此鄉天教沙麓表奇祥萬年梁子山前水
派衍天潢慶澤長

經憫忠閣故址

貞觀東征動六師憫忠當日有追思如今
聖德靈遐邇不斷東夷貢匪馳

陰山大闕

百萬雄師陣勢開捷如飛電震如雷即看渺渺窮荒外
汛掃胡塵捲地回

玉帶川

一道青川如玉帶浮光湛湛照人明
皇威遠滌胡塵淨應解雕鞍洗甲兵

玉雪岡

萬乘平胡此駐營沙光石色照新晴遠山亦幸承
天寵千古流傳玉雪名

五雲關

此地重經駐六軍山川長是出氛氲當時
龍馭初過日五色光華見瑞雲

至清河望北京

聖主平胡萬里旋笙歌迎候擁香煙居庸直過清河去
一路驚呼拜御前

九重宮闕見皇京一帶西山萬仞青

龍馭歸來

天亦喜紛紛前面五雲迎

齊夕偶成

高燒銀燭對金爐坐覺襟懷百慮無更向中庭看明月
共他澄澈似冰壺

柳梢春意

歲事將闌雪尚深淡黃柳色已含金也知天地回春意
先遣東風到上林
金河凍合未曾消忽報春光到柳條試向林間訪深淺
數聲啼鳥弄清嬌

春晴

東風吹暖弄新晴紫陌紅埃過雨清絃語不如鶯語好
千門萬戶聽春聲

新春即事

玉琯灰飛淑氣催青旂鸞輅祀朝回殿前未賜千官宴
先進

慈闈萬壽杯

東風滌蕩轉青蘋一氣周迴海宇春使向三陽布新令
土牛先出勸耕人

初夏即事

薔薇花開楊柳垂綠陰深處鳴黃鸝薰風滿院清和節

漸是

神宮薦麥時

民家生業此時忙男執耕犁女在桑預初有司休力役
不教微召恐相妨

遠樹斜陽

萬里長天帶落暉蒼茫樹色望中微平郊漠漠行人少
目送歸禽相逐飛

夏日書懷

拂拭吳絲與嵯桐小涼亭上奏薰風滿懷拍拍陽和意
散在乾坤六合中

竹軒彈琴

南軒坐對竹蕭森，拂軒閑調綠綺琴。一曲猗蘭彈未徹，清風相答翠鸞吟。

觀畫

丹青絕藝近來稀，看畫還令逸興飛。自是良工用心苦，須從妙處識天機。

書窗

鶯歌燕語弄晴暉，捲盡微吟趣不稀。自倚書窗看春色，落花游絮共依依。

屏風

質樸端方數尺身，桓桓特立比藩臣。自從建置中庭外，不受驚飈半點塵。

晚涼

閒暇琴書足自娛，每從周孔泝唐虞。晚來彈到南薰曲，不但怡情詠舞雩。

竹影

玉漏沉沉夜二更，琳琅空外送寒聲。誰將千尺青鸞尾，閒向階墀掃月明。
天上初飛白玉盤，天風浮動翠琅玕。何人吹起簫韶管，更欲乘雲看廣寒。

涼亭月夜

銀床夜滴梧桐露，坐看冰輪霄漢高。八極無塵涼似水，分明玉宇見秋毫。

睡起

三遭無警萬民安，朝退恭承聖母歡。日晏小齋聊隱几，起拈書卷靜中看。

日長庭院睡初醒，裊裊爐熏一縷輕。坐對小山渾咫尺，落花啼鳥總幽情。

舟中偶成

天光湛湛水溶溶，畫舫輕移太液風。楊柳春深千萬綠，

鶯聲長在綠煙中。

桂林秋曉

桂樹團團翠蓋陰，託根內苑已成林。曉來但覺香浮動，金粟枝頭玉露深。

夜坐偶成

明河如練月如瓊，露濕梧桐欲二更。秋氣清心眠未得，坐聽玉管度鸞聲。
桂樹清香夜更清，心閒移榻坐前楹。碧天萬里無纖翳，時聽南飛鴻鴈聲。
碧梧秋月

梧樹團圓月半規。素華清影共徘徊。夜深露冷天風動。
疑是嫦娥跨鳳來。

初冬即事 二首

霜露淒清衆草乾。輕裘初御北風寒。梧桐落盡芙蓉悴。
惟有黃花獨耐看。
百穀收藏正此時。農家閒道積如坻。先秋清廟豐年頌。
還賦車攻吉日詩。

霜曉聞鐘

樓上鐘鳴五鼓時。九衢車馬競驅馳。霜華滿地誰聞卧。
逐利趨名更不疑。

鴈塔

截葉孤標倚太清。至今翔鴈避崢嶸。世人多少凌高頂。
誰見西方舍衛城。

書籤 二首

藏書以來傳典冊。石渠天祿峙如山。名標部列分明見。
探索資渠更不難。
四庫之藏各有名。象牙紅字紀分明。何人獨不須資汝。
合讓當年虞永興。

筆 二首

管城會聚中山俊。元自蒙恬思有神。解記三才無萬物。

未知操執屬何人

莫訝圓齊數寸身。曾於文字策奇勲。惟應得我仁民意。
時布陽春及下人。

墨

當年萬杵熟玄霜。歷世流傳襲豹囊。今日新春試新筆。
滿堂飄拂是龍香。
龍蛇滿紙光如漆。如玉如金榮碧輝。千載陳玄知創物。
只今人重李廷珪。

紙 二首

蔡倫千載製來精。海內掄材諫剡藤。因有文章傳毛穎。

會稽遂重褚先生

先朝制詔頒中外。只寫黃麻與白麻。瑩潔由來如美玉。
驚牋五色不須誇。

硯 二首

歙州何異端州好。不道良工製作殊。並置玉堂蕭爽地。
陳玄毛穎日相須。
含金抱玉最貞堅。佳處研磨自引泉。穎者有奇能五色。
看渠安靜亦千年。

銅水滴 二首

巧匠黃金鑄作新。端溪紫璞遂相親。腹中不有清如玉。

那得華筵出彩雲
鳳翥龍騰氣勢雄
文章五色映長虹
陳玄毛穎難能事
潤澤須資涓滴功

水磨

逐水為機置兩輪
周旋不住雪繽紛
功多力省民安佚
永念初時制作者人

禹門挑浪

飛濤萬仞如雷吼
春雨桃花暖正暉
三十六鱗當變化
看渠一躍過龍門
風謝桃花盡倒吹
禹門衮衮逐波馳
乾坤大化能成物

各有飛騰點額時

漏聲

雙闕嵯峨倚碧霄
金壺傳漏夜迢迢
層城五鼓雞三唱
猶有餘聲促早朝

雙頭牡丹

名花一種逞嬌姿
造化生成自兩奇
並蒂相依如欲語
暖風微動雨晴時

花影

日弄花陰正好看
碧雲緩緩度闌干
無端晚向西風急
低舞輕搖未得安

為愛花香與花影
移床吟對自黃昏
欲知夜氣今深淺
還向闌干記月痕

落花

落花半落莓苔上
紅白紛紛似繡茵
莫道東風妬桃李
猶能點綴綠階春

藕

外直中通玉數莖
鑑湖風味有餘清
池亭六月消炎暑
不用金盤別進冰

山頂白雲

萬仞巖堯倚碧空
芙蓉高處白雲封
應須出岫從龍去

還與人間作歲豐

荷盤露珠

池荷翠葉紛重疊
箇箇盤承玉露濃
風動明珠光蕩漾
却疑深處有驪龍

蓮塘夜月

菡萏花深露氣香
冰輪初上暎芳塘
水晶壺內藏粧粉
疑是驪龍夜吐光

白鷺窺魚

溪上輕風拂頂絲
溪頭拳足立多時
一身皎潔心貪餌
驚散游鱗空碧漪

書窗竹影

讀書窗外竹千竿。明月輝輝午夜寒。拂地清風涼影動。
只疑青鳳下雲端。

羣鷺戲水

紅掌飄搖白玉翎。春風逐隊泛波輕。莫教蕩漾中流去。
恐入青荷觸露傾。

新水浴浮鷺

春水初生太液池。雪毛紅掌泛晴漪。桃花亂落東風暖。
正是羣游並浴時。

杜若洲前白暎雲。碧波浮動自爲羣。臨池點筆多清興。

不羨當年王右軍。

題竹

何人筆有蘭亭骨。寫此瀟湘一兩枝。夜半天風下銀漢。
須聽吹出玉參差。

橄欖

出自炎方臨瘴海。從知萬里貢來難。世人只解評生熟。
豈識餘甘齒頰間。

茶

南土先春入貢時。建溪陽羨最稱奇。晚來石鼎松風畔。
清意悠然只自知。

柳陰繫馬

楊柳綠陰閒繫馬。騰嘶卓犖總龍媒。如今散誕春風裏。
曾蹴沙場萬里來。

慈烏

朝暮飛翔繞上林。羽毛元不異凡禽。雕籠綺檻紛呈瑞。
未必皆存逐哺心。

乾坤大化生人物。仁義良心賦予同。自古明王敦孝理。
此禽合置玉墀中。

解

青筐紺甲大如盤。沙浦羣行亦快哉。霜後金穰肥似髓。

斫螯端可薦金杯。

金橘

累累佳實聚金丸。味勝瓊漿色勝檀。清旦寢園祇薦罷。
外廷選進賜千官。

紫駝

奇形竄逸生西域。踏雪鳴風萬里來。一片鈴聲度沙漠。
路人知是遠人歸。

渺渺關山重複重。千鈞任載去從容。世人為有肥甘戀。
只說雕盤割紫駝。

鴈字

鳥跡篆書今寂寞。為行爲字出青冥。寫來一段西風景。
江北江南總動情。
祥雲五彩麗秋天。如鳳如鸞架碧箋。笑爾含情比殷浩。
書空終日不成篇。

白菊

一種秋花異眾芳。重陽時節雪生香。姿容不稱凡情愛。
只好移栽近玉堂。

書窓菊

秋晚齋前菊競開。玉英金蕊共纒纒。清香不斷侵書帙。
何必東籬泛酒杯。

上林歸鳥

歸鳥聯翩夕照低。上林千樹與雲齊。秋禾田野多增繳。
任擇高枝自在栖。

山茶

庭下山茶昔日栽。綠雲綠繞護亭臺。秋風已過渾如舊。
猶自凌寒犯雪開。
檀心絳質玉瓏璫。歲晏繁開荷化工。豈似東園桃與李。
須臾映日又隨風。

梅花

羯鼓催春春放早。碧桃紅杏一時香。秋風未至皆零落。

得似梅花見歲寒

大庾嶺頭千萬樹。年年第一得春風。繁華他日成嘉寶。
金鼎調和並有功。

紅梅

春氣初回歲又闌。暗香浮動滿溪山。神仙只戀羅浮住。
鍊得丹砂換玉顏。
冰姿未必能持久。却怪朝來看似醺。疑倒西湖作春醖。
林家亭上共金尊。

題梅

百花第一占春魁。玉蕊瓊葩映雪開。畫史何人得天巧。

梨雲瀉出墨池來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一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二

七言絕句

都城紀勝詩總序

都城外山川之勝西山為最層峰疊嶂清泉曲
澗深窈幽邃咸稱清賞間閱地志擇其勝者各
賦絕句紀之凡十有八首

平坡山

西望羣山秀色多山前小阜記平坡千年古寺煙霞裏
猶有幡幢映翠蘿

棋盤島

金章宗嘗用棋於此

御製集卷四十二

金主當年政務閒曾携棋局坐山間白雲杳杳霓旌遠
芳草萋萋夕照殘

黑龍潭

澄潭百頃傍青山靈物何年此處蟠幾度行天作霖雨
山中雲氣黑漫漫

翠峯

山深疊疊復重重聳出巖我四五峯若此匡廬真夥第
白雲高捧翠芙蓉

玉蓮池

萬朵芙蓉照水開皎如玉雪淨纖埃若非玉井移根至

定自廬山社裏來

栢山

千株古栢倚巖巖上有千年白鶴巢世外風霜幾搖落
巖前翠色故清高

卧龍岡

四望羣山勢獨雄蜿蜒廻伏似蟠龍鍾靈聚秀從千古
紫氣榮光接九重

天津嶺

何年此嶺記天津地勢崇高俯白雲會待凌風上萬處
手攀銀漢摘星辰

桃花峪

春風不斷聽鶯啼滿洞桃花路欲迷縱有漁人未放棹
不教錯認武陵溪

十八盤

羣峰疊疊嶺嶺巔石徑縈迴十八盤往往山巔有雲氣
為風為雨弄朝寒

望仙嶠

古壇雲霧長陰陰碧桃花開春色深昔人望仙仙已遠
何處更聞鶯鶴音

百泉溪

山下涓涓百道泉。冷沁秋色暎青天。合流東注長溪去。
多有農人引溉田。

東西龍門

兩崖相向倚天開。中有溪流一道來。閉說神龍曾鑿此。
春深猶自起風雷。

龜石嶼

巖巖石嶼似靈龜。綠染苔痕雨過時。何異洛書呈瑞日。
崢嶸玄甲露晴漪。

雙泉

香山石竇雙流泉。脉脉迢迢年復年。分流宛轉出山去。

兩道銀河落遠川。

談玉塢

清絕山中談玉塢。仙人曾此煉金丹。千年猶有遺芳在。
瑤草琪花滿石壇。

摘星嶺

俯視諸山皆蟻垤。摘星亦欲上崔嵬。天經布列非常摘。
摘取為霖傳說來。

天門關

崖窈森森虎豹蹲。東西拱列衛天門。上通北極微垣近。
知有從來帝道尊。

觀義之法帖

虎卧龍跳筆勢雄。後來臨寫竟誰工。秋蛇春蚓紛紛出。
俯仰人間思不窮。

月夕

清夜乘涼步華移。芙蓉池上月明時。一雙水鳥忽驚起。
飛入池南楊柳枝。

秋夜

露華如玉綴蘭叢。蟋蟀秋聲處處同。永夜重城更漏靜。
萬家砧杵月明中。

三月十七日喜雨

布穀聲中農事急。田家方此惜春乾。朝來一雨成霑足。
便覺紛紛語笑歡。

新作禮部賜落成之宴

新建春宮喜落成。永懷三禮奉神明。尚書實領夔夷職。
夙夜無忘秉直清。

早秋思邊士二首

大火西流暑氣殘。秋風邊戍已先寒。閨人入夜砧聲急。
尚想成衣欲寄難。

絕塞高秋馬正肥。征人賸備少閒時。從知仰見南飛鴈。
總欲題書索寄衣。

萬竹秋聲

西園萬竹森如玉夜半秋聲振寒綠
鏗鏘憂宮商滿太空
髣髴蛟龍起深谷

太液池上望萬歲山

瓊島千尋俯綠漪島中樓閣碧參差
廣寒太液由來好
弱水玄洲未必奇
萬歲山頭百尺臺四時蒲酒淨纖埃
臺前綠樹皆松檜
只許閒雲皓鶴來

清河道中小獵

暖日晴風沙草肥桃花未謝杏花稀
道傍狐兔避行騎

引起蒼鷹掠地飛

柳亭午坐

輕風澹澹柳陰陰永日都無暑氣侵
宴坐何須奏絲竹
流鶯不斷有清音

三月望日策進士

天上星華聚壁奎階墀濟濟集羣才
文章誰應龍頭選
預擬南山詠有臺

金水河偶興

漠漠輕風蕩碧瀾晚涼閒倚石闌干
芙蓉蘋藻參差見
鵝鵝鳬鳬縹緲看

風前桂樹晚香飄紅艇輕移過畫橋
忽有語聲驚宿鷺
一行如雪上雲霄

登城樓書所見

迢遞川原雲霧歛參差樓觀夕陽明
萬家林樹綠城緣
一帶雲山繞郭青

西望平岡三十里晚來道路起飛埃
旌旗小隊穿林過
知是山中射獵回

萬歲山四時詠

和風淡蕩暖煙輕長日流鶯送好聲
芝草琅玕春自長
蒼松翠柏晚同青

涼滿高臺翠滿林南薰不遣一塵侵
鶴巢琪樹風煙古

龍卧碧池波浪深

千巖翠樹不知秋丹桂香中玉露浮
大地山河階祀下
尋常一到廣寒遊

山高先見扶桑日迎得陽光散曙寒
每向臘前看瑞景
瑤花飛繞碧闌干

太液池四景

水影虛涵一鏡中晴光搖蕩暖雲紅
小桃花重初經雨
弱柳絲柔屢舞風

暑雨初過爽氣清玉波滂漾畫橋平
穿花小燕雙雙好

泛水閒鷗箇箇輕

新秋涼露浥荷叢不斷清香透曉風滿目懷華春意任

晚霞濯錦照芙蓉

池頭六出花飛過池水無波凍欲平一望玻璃三百頃

好山西北玉為屏

觀田家土床

上床坐卧亦安身草屋荆扉不道貧勤苦一生躬稼穡

華綢綺褥屬何人

雪後步池上

飛雪初停霽景新玻璃萬頃淨無塵臘前三白占豐歲

山集卷之五

七

已有歡聲動四民

池魚戲藻

雨過方塘漾碧漪潛魚游泳及春時躍萍戲藻閒還散

因憶成周在鎬時

谷鳥還禽

東風幽谷乍回春好鳥先知氣候新飛向垂楊最高處

數聲驚起倦遊人

圓蜂釀蜜

盡日紛紛逐暖風飛來飛去繞芳叢百花采遍方成蜜

一味甘香念爾功

徑蝶尋芳

宿雨纔收曉色晴翩翩園徑往來輕當春羣物皆飛躍

戀彩尋香獨有情

林鳩喚雨

城東飛過又城西苑內林中不住啼似識農家方舉趾

欲催時雨潤耕犁

汀鷺窺魚

淺渚風飄雪頂毛窺魚盡日不辭勞蕭閒得似松梢鷺

夜靜月明清韻高

梁燕銜泥

山集卷之五

八

下上迎風弄好音營巢偏向畫梁深往來一任低飛過

莫墜芹泥點素琴

沙鷗泛渚

東風池上泛輕鷗雪羽霜毛映碧流已是機心兩忘却

往來常近木蘭舟

荷錢貼水

新荷出水乍田田比似青蚨箇箇圓裝飾馮夷春富貴

金鱗翠羽共鮮妍

柳絲綰霧

婷婷嫋嫋萬千絲綰霧縈煙曉望迷惟有流鶯最相惜

春來長向此中啼

符帶牽風

參差水荇亂浮波
翠帶牽風長漸多
幾度臨流看躍鯉
却疑蛟室弄金梭

草烟鋪徑

細草如烟望轉濃
連堤接徑綠茸茸
東風曉過看尤好
點綴飛花數片紅

小山老檜

千歲霜根陰玉泉
凌空老氣結蒼煙
夜深聞作蛟龍吼
風雨蕭蕭秋滿天

鶴雛

弱羽毵毵長未齊
庭階蕭散有仙姿
丹砂頂就終高舉
閒苑蓬萊處處宜

題崔白蘆鴈

渺渺蘆花淺水流
隨陽已足稻粱謀
絕憐妙筆天機到
寫出瀟湘九月秋

題春牧圖

雨霽沙隄綠草豐
長溪新水碧溶溶
牧人亦有相思意
枕藉春風淡蕩中

畫鷹

金眸玉爪擅雄才
滄海東頭遠貢來
八月秋高奮霄漢
肯因狐兔掠蒿萊

題梅花寒雀圖

雪蕤冰梢一兩枝
幽禽聚語亦怡怡
乾坤初放春消息
已被人間畫史知

韓幹馬圖

神駿昂昂不可羈
追風躡電見雄姿
時平海宇無征伐
沙苑秋高首肯肥

題寒鵲圖

霜氣兢兢晚作寒
斜陽最好在林端
畫師不有翱翔意
那得盤雲卷裏看

題胡騎圖

絕漠茫茫百草衰
秋風數騎立沙隈
可憐部落今星散
近日多隨詔使歸

小孤山圖

吳楚崢嶸第一關
半江飛翠落雲間
乾坤萬古雄孤柱
特立東南見此山

蘆鴈圖

宿食蘆花淺渚傍
近來多說過衡陽
只今江海稀鶺鴒
况是秋風足稻粱

枯荷驚鷺圖

落盡芙蓉秋葉衰
飄蕭玉雪靜相依
天寒水淺魚鰕盡
不覓貪饒得食肥

百馬圖

鳳臆龍驚四百蹄
馳騰總是渥洼姿
圍人年少如林立
手挽紅韁不敢騎

題表安卧雪圖

洛陽飛雪浩漫漫
閉戶高眠不道寒
心事無求亦無累
清風千載一表安

題丙吉問喘圖

為相憂民世已稀
陰陽燮理幾人知
只今側席求良輔
會有仁賢慰所思

題畫牛

及時春雨足春田
剋力耕犁不待鞭
若論養民功第一
騎虞麟趾亦推賢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三

七言絕句

郊壇省牲二首

擬潔蘋蘩表至誠
今晨首事必親行
奉常自此遵修職
日舉香泉為滌牲

南郊享祀貴何如
黍稷非馨德有餘
不獨齋明當對越
積誠好自滌牲初

南郊齋宮偶成

視聽無塵萬慮清
肅恭坐對月華明
欲因未日蘋蘩薦
表此惓惓一寸誠

祖宗積累付羣民

覆載生成荷大鈞
直以精純修祀禮
馨香庶可格蒼旻

齋宮咫尺接

天庭肅肅神光衛
百靈午夜碧霄清
似水恍聞鈞樂降
雲軒

萬里晴雲欲碧虛
精神頻仰太清居
染成備潔天壇肅
闕事鳴珂步玉除

大統相傳荷

祖宗巍巍功德與

天崇皇圖永遠山河固萬歲

南郊享祀同

齋夕偶成

玉漏沉沉夜氣清
寶香霏霧對齋明
國家報本存禮祀
思為蒼生表至誠
至道昭明如日月
萬年俎豆有輝光
悠悠景仰先師訓
端坐清宵思不忘

元宵

萬炬遙連泰乙祠
上陽花樹憶當時
何如一片天成景
萬歲山前太液池
玉泉春水浸瑤臺
蓮炬光搖畫舫開
總說六鰲來海上

誰知天上是蓬萊

九陌笙歌徹夜聲
禁城燈火萬枝明
祥飈微動浮雲歛
天意分明慶太平

萬景回春玉燭調
元正晴霽到元宵
燈城火市人歡集
共說豐年樂事饒

華燈遠勝上陽宮
午夜光搖百里紅
自是昇平多宴樂
年年喜與萬方同

今夕何殊泛海遊
蓮燈萬點照龍舟
馮夷宮裏蛟綃就
進到鰲峯頂上頭

萬仞鰲峯麗紫霄
九成音樂奏雲韶
宮中五夜瓊筵啟

自有神仙絳節朝

鳳城元夜景融融
萬點燈光照九重
特詔金吾開夜禁
要將樂事與民同

萬朵金蓮一色新
鰲峯聳翠接天津
喜看燈月交輝處
民物熙熙總是春

金輪重門夜不關
六鰲海上駕仙山
燈光月色堪遊賞
人在蓬壺閬苑間

春日偶成

和氣初回淑景新
雪消冰泮不生塵
東風一曲清平調
萬戶千門總是春

初度日感懷

祖宗積慶及予身
祇嗣鴻圖主下民
天地深恩難補報
每逢今日重酸辛

永念劬勞恩德重傷心

嚴侍已無期
年年此日春光好
惟拜慈顏獻壽卮

生日賜塞義等四人宴內庭詩

予忝承大統幸際小康茲逢初度之辰先期甘雨夜
降時物霑足迨旦天日開霽人情懼慶群臣朝賀之
後恭奉

母后皇太后上祝萬年之壽

聖情悅懌予不勝慶幸自惟非德淺膺

天眷上怡

宸慈惟爾塞義揚士奇楊榮胡濙四人贊翼之功居多予

嘉不忘復賜宴內庭以表忠勤并賦詩一章以寓意

云詩曰

九天日月絢祥光萬歲

慈闈樂壽康初度喜逢金盛日贊襄有道賴賢良

答諸學士進謝表

朕念卿等獨亮之勤所夕弗置間因暇日至文淵閣

御製集卷五

四

微有錫賚以見君臣相與之意而卿等乃以表未謝

覽之備悉忠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

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諮詢處

回看文星爛有光

巡遊駐營宣府

三首

旌麾十月出巡遊翠柳行行拂曙煙一路冰霜渾未見

關城和氣似春天

紫山千疊護層城城上旌旗映日明桴鼓不驚邊徼靜

耕疇處處樂秋成

接堡連城鐵石堅更兼峻嶺及長川巡臨喜看邊防好

賜賚先旌守帥賢

池上小立

二首

春柳毵毵拂地垂春波湛湛碧如苔金魚藻下聚還散
白鳥荷邊去復回

暖風融日不生波隔樹嗁嗁鳥似歌閒看棹郎將小艇
競衝翠荇入青荷

海子上即事

裊裊垂楊澹澹煙波光搖漾鏡中天小童蕩槳橋南過
驚散鳬鷺綠嶼邊

觀泉

御製集卷五

五

一泓來自西山下百里縈迴引玉虹更出天津向滄海
為潮為浪去無窮

小山漫興

二首

青松白石繞嶙峋芝草琅玕絕世塵閒暇有興成大賦
落花啼鳥不勝春

珠簾一片瀉飛泉古栢幽篁不計年清景留人歸屢晚
綠船長繫畫橋邊

東郊省耕

二首

布穀聲中雨一犁男耕婦饁滿東菑古來稼穡興王業
載詠豳風七月詩

七廟崇盛仰藉田萬家煙雨早春天莫辭東作多勤苦行
見西成大有年

催耕

雨過郊原景物榮聲聲林外只催耕飛禽也解憂農事
守令須慚勸課名

暮春書所見

柳色籠煙迷閣苑鶯聲啼盡滿京華惜春莫謂春將晚
景物逢春晚更佳

夜軒觀史

月明風細夜窗虛獨坐潛心對典謨景仰明良千載上

如聆吁咈與都俞

賜廷臣柳梅詩有序

武當山有柳梅實不常結惟豐歲則結之蓋

真武靈貺也近守臣以柳梅之實來進謂所結倍於前
誠豐年之徵也既獻

宗廟進之

母后而以其餘分賜卿等尚益相與勉於屢豐年之召

詩曰

累累仙實應年豐俯仰深慚贊化功尚賴賢良勤勵翼
爰將此味與卿同

賜內閣學士新稿詩有序

南京進至新稿朕以祇薦

祖廟恭獻

母后復惟卿等恪勤厥職以翼予躬宜共享之因賦詩一
章以道意云

瓊液融融味獨新冰絲娟娟滿餘芬豈徒玉節滋秋氣
運美膏中星斗文

喜雨賜廷臣詩

國家所重者豐年也茲值萬物發育之時甘雨霑足
秋成之望實兆於斯予心嘉悅特出內膳以宴卿等

并賜詩一章尚冀贊翼予躬以共亮天功云

沛然一雨兆年豐喜氣惟聲四海同咨爾羣賢勤贊翼
共成治理答天公

端陽賜宴詩有序

朕惟海宇清寧國家無事亦惟爾左右賢臣匡翼之
功茲遇端陽嘉節特賜角黍蒲醪用表同樂太平之
意復製詩一章以咏歌之

南薰殿上日華明文武衣冠總俊英角黍蒲醪開宴集
何如佳代賜泉羹

扇八首

千載祥鸞振羽毛雲光燁燁拂青霄九華枝上涼風起
欲共南薰入鳳韶

秋水芙蓉巧剪裁清風欲動綠雲開南薰殿上隨朝去
帶得天香滿袖回

蓬萊紫幹削冰霜雪爾銀箋出上方化日舒長更漏永
朝回偏得侍清光

炎景方隆日正長璫璫霞館汗濡裳操持誰奪天公妙
一握清風六月涼

古來白羽亦稱雄虎旅千羣指顧中爭似太平無事日
芙蓉亭下引清風

山陰集卷十一

八

紫禁鐘聲曙色開月華雲彩共徘徊蕭韶九奏昇平曲
疑是當年瑞鳳來

何須避暑翠微宮自有涼生掌握中豈但目前清似水
仁風更與萬方同

祝融司候日偏長應有炎威散八荒我實有心敷惠澤
仁風咨爾為宣揚

端陽賜扇詩有序

端陽節屆天氣漸炎朕方咨爾羣臣祇修庶政茂協
天時以成長養之功茲因賜扇特賦詩一章以勉之
金箋玉藻絢天光炎景方中化日長好播仁風爾六合

豈徒懷抱欲清涼

賜廷臣食鮓魚詩有序

茲者南京進至鮓魚謹以薦

宗廟獻之

母后尚食方進之際切惟股肱賢臣輔朕為理宜共享之

特命侑以醇酒齊賜卿等因思古者君臣燕樂有嘉
魚之詠復製詩一章以見意云

玉鱗千里貢天厨紫殿南薰四月初千載明良同燕樂
新詩喜得繼嘉魚

賜羣臣石榴詩有序

山陰集卷十一

九

尚食所進石榴味清而雅朕嘗一御輒有託物興懷
之意因成一詩并賜卿等以見不獨欲同此味而已

其尚有以體予懷哉

苑內摘來羣玳瑁心中吐出萬珠璣為憐頗有鹽梅味
滿望忠良慎莫違

重陽賜輔臣宴有序

今歲未泰豐登人民康阜茲又重陽節屆露景澄明
正樂太平時也朕念卿等燮理輔翼之功理應同之
特賜花糕菊酒并詩一章以寓朕意
海宇清寧百穀豐重陽嘉節萬方同摘萸把菊開芳宴

益勵羣臣弼亮功

新月二首

半輪斜傍斗牛西萬國山河影尚微
謙德從未能受益會看圓滿播光輝

年年十二見團圓月月初生只一彎
幾度經行算畢處也多風雨布人寰

宮柳鳴鶯

掖垣深處萬絲垂曙色初分巧啣時
聲協諧韶千載上形庭應有鳳來儀

翠色重重繞禁城春風枝上月三更
掖庭未奏鷄鳴曲

夢裏驚聞第一聲

平堤新柳

平堤雨過淨無塵淡鎖輕煙綠未勻
好看垂絲千萬縷東風占斷艷陽春

花亭春宴

綺筵桃李鬪妖嬈蝶拍鶯簷雜鳳韶
春色無邊清晝永况逢明日是花朝

賞牡丹

芳名獨占萬花魁况值東風爛熳開
最是畫欄歡賞處春光齊泛紫霞杯

流觴曲水

玉龍噴水自天池曲折成文泛酒卮
暇日臨流觴詠處清風如與昔賢期

江燕引雛二首

柳暗花明屬暮春引雛時復到溪濱
幾回得食歸來早並立雕梁教語頻

教引殷勤不憚叨朝臨小沼暮平湖
不如養就高飛翼能似祥鳥反哺無

蹴鞠

密密清陰接貝宮錦衣花帽蹴東風
最憐宛轉如星度

今古風流氣槩同

綠陰清晝

庭樹成陰麥雨晴清和天氣日晶明
午窗更覺南薰興一曲瑤琴萬古情

梅

萬花如雪臘前開玉骨冰肌絕點埃
可是一陽初動處首將春信到蓬萊

題古松圖

虬枝鐵幹倚崔嵬白晝煙雲黯不開
廊廟方資梁棟具可令巖谷有遺材

題趙子昂蘭石

楚晚春風紫紫庭。洞庭雲暖見歸鷗。堪同貞士論堅操。
未許幽人充佩褱。

題商德符小景

雲外峯巒聳碧天。長松落落翠含煙。何人散誕看飛瀑。
疑是當年李謫仙。

題青山白雲圖

雲白山青積雨餘。野橋茅屋樹扶疎。行人向晚歸何處。
落日滿林啼鷓鴣。

題柯敬仲踈篁古木圖

老樹無枝不著霜。清風嫋嫋動踈篁。蟠根未覩蒼龍化。
結實終期宿鳳凰。

題歲寒圖

百尺龍鱗苔蘚斑。梅花竹色共清寒。畫師知有冰霜操。
偶作人間三益看。

題赤壁圖

臨皋亭下清秋夕。白露橫江月滿空。一曲洞簫情未已。
還將感慨論英雄。

雪景

朔風三月吼川原。吹雨成花處處繁。大地盡為瓊玉境。

光華一色照乾坤

題雜畫九首

草蟲

微物及時皆自得。栖飽綠葉隱芳叢。乾坤一段生成意。
妙入霜毫點染中。

山水

青山重疊澗之濱。隱隱松蘿活活春。比似商顏更清絕。
此中疑有茹芝人。

鷓鴣

自啄玄芝飲翠泉。蕭閒何用輶華軒。露寒月白夜將半。

清唳一聲秋滿天。

蘭

紫莖翠葉繁春芳。露浥風含不斷香。最伴瑤琴有清趣。
宣尼古訓故難忘。

猿

巫峽迢迢鎖暮雲。攀蘿懸樹動成羣。今朝畫裏分明看。
頗勝孤舟月下聞。

蝶

粉白檀黃染翅輕。尋花戀草故多情。世人只說莊生夢。
肯信元嬰畫有名。

繪

老幹崔嵬歲月深
童童如蓋碧蕭森
豈圖焉得天風起
彷彿清潭龍夜吟

蒲筍

翠蔓蜿蜒上碧空
驪珠錯落卧蒼龍
設將點染誇奇絕
誰識張翥奏使功

魚

揚鬣鼓鬣戲清漪
春水溶溶三月時
祇恐風雷起平地
飛騰變化上天池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三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四

樂府詞

應

教賦北京八景詞

有序

宣德庚戌秋農務既閒祇奉

聖母皇太后鸞輿出遊近郊

聖母覽山河之佳麗念八景之有名命為歌詞謹遵

命撰進今侍者歌之以侑

壽觴云

點絳脣

寰宇雍熙萬方寧謐升平世
美景良時溥四海皆春意

混江龍

古今形勢看山河環拱壯京畿
萬邦一統八表同歸
碣石東連滄海關太行西與白雲齊
嶺碧嶂芙蓉露濕壯金城
睥睨雲低瑞靄九霄騰
王氣彩霞千疊
祭朝暉極四海盤天際地
偉重關獻秀據奇雨露八荒均霽澤
梯航萬國萃華夷仰

宗社綿延有慶祝

聖慈福壽天齊環遼境總是太平時
圓蒼生共樂雍熙世彩雲慶會瑞日光輝

油胡蘆 唐 盧仝

聳截寒雄關鎖翠微雲裏龍騰鳳翥勢遙遙芙蓉千
疊飛空翠畫屏一帶煙光媚遠望着半空中錦繡堆細
看處五雲遙翡翠圍跨龍沙萬里臨荒裔直須是千萬
世壯京畿

天下樂 上 宋 晁補之

碧嶂流泉一派垂遙遙霜練飛玉蕩漾曳晴虹溜翠屏
涵日暉聲漸瀝透石巖韻琤琮響澗溪似銀河九天下
墜

那吒令 太 宋 晁補之

蕩暖風翠堤漾晴光綠漪欣微波乍起湛冰壺影裏魚
游池水湄鳥鳴芳樹底菰蒲長劍影翻菡萏發天香細
喜惟遊正及芳時

鵲踏枝 雙 宋 晁補之

碧波深彩雲低瓊島上五色細縕粧點着十分妍媚看
無限繁華綺麗近蓬萊日爭輝

寄生草 劉 宋 晁補之

樂四野民生遂壯重城地坦夷四時中無盡惟遊意剗
門深茂樹攢空翠淡煙凝十里羅旌旆芳辰爭傍綠陰
嬉玉臺總向花前醉看來佳客如簇沸笙歌塵滿堤鶯

啼燕語春明媚青絲紫綰人飄逸吳紗蜀錦身華麗風
調雨順太和年民安國泰清平世

後庭花 西 宋 晁補之

正嚴冬飛雪墜西山上積素迷萬壑內瓊瑤飄酒千岩
裏六花亂堆喜東風潛回春意布陽和淑景移漸中峯
開翠微暖融融春日遲黛鬟分露遠眉望天邊玉筍齊
半空中圖畫披

青歌兒 唐 晁補之

驚曙色銀蟾初墜長橋外馬蹄聲碎轉眼金臺日又西
暝色淒迷遠樹鴉啼霜葉交飛遙睇天涯想前代此處

招賢築臺時今須繼

尾

昇平世普四海生民無事但祝

慈顏萬壽期寸心長難報春暉正逢着美景良時鳳筆寫

與出禁闥閒賞玩觀山河壯麗想八景最繁華勝地奉

聖母萬年歡壽筭與

天齊

慈壽萬年曲 醉太平 三 首

祖宗積至仁一統御臣民躬躬嗣位繼勞勤朝廷幾務殷
九州四海皆從令文臣武將皆承命自惟才識豈予承

荷

聖母仁慈教訓

邦家樂太平兵備飭邊庭時巡田獵越秋成期胡塵肅
靜犬羊千隊肆縱橫六軍熊虎威思奮不旬日掃蕩妖
氛荷

聖母仁慈教訓

慈闈千萬春萬福總未臻

深仁厚德配乾坤家國承

弘慶時和歲稔樂昇平紫霞觴進千年醞九天仙樂奏
韶鈞荷

聖母仁慈教訓

醉太平 七首

撫時光太平愛天宇澄明風調雨順穀豐登美融和瑞
景三綱明五常正扶植乾坤定萬方寧四海清撫馭華
夷靖羣才升庶政成契合君臣慶荷賢良股肱
坐皇宮九重思田里三農萬方民庶賴時雍念居高任
重好文才好武功箇箇看登用遠夷虜遠羗處處來
朝貢自南北自西東一一盡朝宗在明良協恭
古唐虞聖君與伊傅賢臣體天行道治黎民致華夷效
順法乾坤溥仁恩盡敬承洪運奉郊禋享宗親篤志承

先訓用儒文整戎軍勤力保斯人輔臣同敬謹

好韶華是春賞令節芳辰太和生意滿乾坤荷乾坤至
仁杏花榮李花榮廣大天機運山光清水光清上下飛
潛奮早田耕晚田耕勸力見農民太平嘉景新 右春

屆朱明夏景際海宇時平黃雲渺渺麥先登下民相喜
慶竹陰清柳陰清適體炎歊淨蘭香清荷香清得趣涼
颼應宮音清微音清解慍五絃鳴鼓南薰細聽 右夏

碧梧含露涼丹桂發天香高秋明月滿清光稱人間翫
賞稷豐穰積困倉已足三農望整戎行慎周防中飭諸
遣將撫時康賴賢良共酌九霞觴詠卷阿鳳凰 右秋

撫添光轉九又改服迎寒彤樓晨倚碧欄干俯千山萬
山雪飛團冰凍乾曠望河流斷被衣單執戈難遠念還
城畔公務閒私計完喜得北民安漸陽回六館 右冬

雪詞 四首

三冬節六出花瑞豐年古今無價徧光輝瓊樓玉榭樂
昇平普天之下

右北壽陽曲

徧四海安寧大一統澄清中和嘉氣兆豐登散瑞雪盈
盈瓊瑤處處相輝映笙歌在在相惟慶邦家永永樂昇
平荷

皇天寶命

右北醉太平

飛初雪正是小春時節瑞氣冲和騰玉闕普清光映徹
况是遼塵清絕嘉共臣民懽悅一統乾坤春意達大
明昭日月

右南謁金門

樓臺上下瓊花舞徧大地光凝素遠萊天近廣寒宮正
在五雲高處翠舞珠歌仙般御醺醺謁謁龍香度下方
俯視燕黎聚安作息怡朝暮重增忻喜樂無虞肯忘益
勤綏撫體天意同仁一視治普天率土

御製集卷四十四

右南柳塘行

大明宣宗皇帝御製集卷第四十四

明宣宗詩文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按明史藝文志載宣宗文集四十四卷今未見傳
本此冊僅廣寒殿記一卷玉簪花賦一首詩歌詞
曲三十九首非其全帙也朱彝尊明詩綜所錄宣
宗詩多此冊所未載意者彝尊尙及見其集歟

元宮詞一卷

不著撰人

民國上海醫學書局影印明天啓崇禎間海虞毛氏汲古閣刻詩詞雜俎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宮詞一卷》提要

元宮詞

元起自沙漠其宮庭事蹟迺夷狄者然要知一代之事以紀其實亦可以備史氏之採擇焉且元於今至為近代而宮庭深邃人罕得而知也永樂元年

欽賜余家有一老嫗年七十矣迺元宮之乳姆女常居元之宮中能通胡人書翰知元宮中事為最悉間嘗細訪之一一備陳其事故余詩中所

元宮詞

級古閣

詠皆元宮之實事亦有史中未曾載外間不得而知者余詩百篇則能見之矣遺之後人以廣多聞焉

永樂四季春四月朔日蘭雪軒製

元宮詞

明東吳毛 晉子晉訂

大安樓閣雲霄列坐三宮御早朝政是太平無
事日九重深處奏簫韶
春日融和上翠臺芳池九曲似流盃合香殿外花
如錦不是看花不敢來
樓殿巍巍西內中御筵簫鼓奏薰風諸王駟馬成
稱壽滿酌葡萄酒飲玉鍾

元宮詞

汲古閣

雨順風調四海寧丹墀大樂列優伶年年正旦將
朝會殿內先觀玉海青
東風吹綻牡丹芽漠漠輕陰護碧紗向曉內園春
色重滿欄清露濕桃花
上都四月衣金紗避暑隨鑿即是家納鉢北來天
氣冷只宜栽種牡丹花
合香殿倚翠峰頭太液波澄暑雨收兩岸垂楊千
百尺荷花深處戲龍舟

屍諫靈公演傳奇一朝傳到九重知奉宣齋與中
書省諸路都教唱此詞

曉粧錢開歲歲新例教出外候諸親婦來父母曾
相囑侍奉尤當効力頻

興和西路獻時新裡西平波顆顆勻捧入內庭分
品第一時宣賜與功臣

王孫王子值三春火赤相隨出內門射柳擊球東
苑裏流星駿馬蹴紅塵

元宮詞

二

汲古閣

闔闔門開擁鉞旄千官侍立曉星高尚衣欲進虬
龍張錯捧天鵝織錦袍

侍從常向北方遊龍虎臺前正麥秋信是上京無
暑氣行裝五月戴貂裘

清寧殿裏見元勛侍坐茶餘到日曛旋著內官開
寶藏剪絨段子御前分

瑞氣氤氳萬歲山碧池一帶水潺湲殿傍種得青
青豆要識民生稼穡結

一段無瑕白玉光來從西域獻君王製成新樣雙
龍鼎慶壽宮中奉太皇

燈月交光照綺羅元宵無處不笙歌太平官裏時
行樂簾路香風散玉珂

玉京涼早是初秋銀漢斜分大火流吹徹洞簫天
似水半鈞新月挂西樓

五色雲生七寶臺小山上數峰排奇花異草香
風度不是天仙不到來

元宮詞

三

淑市開

蜜漬金桃始獻新禁城三伏絕露塵炎蒸微至清
寧殿玉杵敲冰賜近臣

幾番怯薛上班慵生怕鸞輿又到宮一自思歸西
內日飛魚閒挂寶雕弓

初調音律是關卿伊尹扶湯雜劇呈傳入禁垣官
裏悅一時咸聽唱新聲

十六天魔按舞時寶妝纓絡關腰肢就中新有承
恩者不敢分明問是誰

背番蓮掌舞天魔二八嬌娃賽月娥本是河西采
佛曲把來宮苑席前歌

上都樓閣靄雲煙風俗從來朔漠天自是胡兒無
禁忌滿宮嬪御唱銀錢

侍從皮帽總姑麻晷晷高冠膝六珈進得女真千
戶妹十三嬌小喚茶茶

杏臉桃腮弱柳腰郎知福是禍根苗高麗妃子初
封冊六月陰寒大雪飄

元宮詞

四

淑古關

官裏前朝駕未回六宮迎輦殿門開簾前三寸弓
鞦路知是嫵嫵小姐來

深宮春暝日初長花氣渾如百和香睡足倚欄閒
坐久琵琶聲裏撥當當

二十餘年備掖庭紅顏消渴每傷情三絃彈處分
明語不是歡聲是怨聲

月明深院有霜華開遍堦前紫菊花涼入繡幃眠
不得起來窗下撥琵琶

苑內蕭牆景最幽一方池閣正新秋內臣淨埽場
中地官裏時來步打毬

珊瑚枕冷象牙床耿耿青燈伴月光不是宮闈有
仙境如何覺得夜偏長

金風苑樹日光晨內侍鷹坊出入頻過著中秋時
節近剪絨花毬鬪鶻鶻

金鴨燒殘午夜香內家初試越羅裳芳容不肯留
春駐幾陣東風落海棠

元宮詞

五

級古蘭

梨花素臉髻盤龍南國嬌娃乍入宮無奈胡姬皆
笑倒亂將脂粉與添紅

自供東苑欠司茶覽鏡俄驚歲月加縱使深宮春
似海也教雲鬢點霜華

惻惻輕寒透鳳幃夜深前殿按歌歸銀臺燭燼香
銷鼎因倚屏風脫舞衣

奇氏家居鴨綠東盛年纔得位中宮翰林昨日新
裁詔三代蒙恩爵祿崇

湖上駕鵝暎水明海青常是內官擎二宮皇后隨
鑾駕輦內開簾看放鷹

霞林多官上直時丹墀千隊列旌旗殿前每過觀
西馬詔許宮臣筆路騎

憔悴花容只自知番思嬌小入宮時經年不識東
風面感損春山為阿誰

小樓春淡杏花寒象鼎煙銷寶篆殘情思不似梳
洗懶半偏雲髻倚闌干

元宮詞

六

級古蘭

年年避暑出居庸北望灤京朔漠中經過縉雲山
水秀吳姬疑是越江東

鬼赤遙催駝鼓鳴短檐檀帽傍車行上京咫尺山
川好納鉢南來十八程

清曉龍闈侍寢回鬢鬆雲鬢對粧臺綺窗昨夜東
風暖一樹梨花帶雨開

金蓮露露有花開斜插雲鬟笑滿腮轅轅向南遵
舊典地椒香裏屬車回

閣下文詞盛太液池邊遊幸多南國女官能
至外間抄得竹枝歌

一別諸親三十載詔令相見出宮垣就中苦樂誰
知得內侍叢中不敢言

祈雨番僧鮓荅名降龍刺馬腰巴餅牛酥馬乳官
中賜小閣西頭聽味經

上都隨駕自西回女伴送騎暖馬來跡通路傳音
野韭白翎飛上李陵臺

元宮詞

七

汲古閣

隊裏惟誇三聖奴倩歌妙舞世間無御前供奉蒙
深寵賜得西洋璫納珠

按舞嬋娟十六人內園樂部每承恩纏頭例是宮
中賞妙樂文殊錦最新

月宮小殿賞中秋玉宇銀蟾素色浮官裏猶思舊
風俗鷓鴣長遠序梁州

比脾裁成土豹皮著來暖勝黑貂衣嚴冬校獵昌
平縣上馬方纔賜貴妃

月夜西宮聽按箏文殊指撥太分明清音瀏亮天
顏喜彈罷還教合鳳笙

包髻團衫別樣妝東朝詞罷出宮牆內中多有親
姨嫂潛與交州百和香

十五胡姬玉雪姿深冬校獵出郊時海青帽暖無
風冷鬢髮偏宜打練椎

夜深燒罷斗前香旋整雲鬟拂御床過著上班三
鼓盡內筵猶自未擡羊

元宮詞

八

汲古閣

綵繩高挂綠楊煙人在虛空半是仙忽見駕來頻
奉旨含羞不肯上鞦韆

承寵嬌行寶殿前新裁羅扇合歡圓進來不為涼
風好欲諷君心莫棄捐

大都三月柳初黃內苑群花漸有香小閣日長人
倦繡隔簾嚀伴去尋芳

腰肢瘦弱不勝裙病裏懨懨過一春因識王顏多
半殿前值得太醫頻

尖息薰壇遺衆魔聽傳秘密許宮娥自從受得毘
盧呪日日持珠念卽摩

龜聚喧聞苦不禁不魯罕后喻言深東安州裏地
塘靜鼓吹無聞直到今

暑風催雨滴簷櫺深院吳姬睡不成夢入西湖盪
蓮漿起來彈淚到天明

白酒新菊進玉壺水亭深處暑全無若王笑向奇
妃問何似西涼打刺蘇

元宮詞

九

級古關

海晏河清龍虎符開觀翰墨足歡娛內中獨召王
淵西擲得黃筌孔雀圖

御溝秋水碧如天偶憶當時事惘然紅葉縱教能
寄恨不知流得到誰邊

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歸紅妝小伎頻
催酌醉倒胡兒阿刺吉

燕子泥香紅杏雨舊花風落白鷗波一年春事閒
中過鏡裏容顏奈老何

春遊到處景堪誇歌載名花插壁花笑語嬾行隨
鳳輅內官催上駱駝車

諸芳貢物殿前排召得鷹坊近露臺清曉九關嚴
虎豹遶陽先進白鵬來

騎來駿馬響金鈴蘇合薰衣透體馨若若珠冠高
尺五暖風輕裊鵲鷄翎

秋深飛放出郊行選得馴駒內裏乘塋雉滿鞍如
綴錦馬前珍重是黃鷹

元宮詞

十

級古關

江南名妓號穿針貢入天家抵萬金莫向人前唱
南曲內中都是北方音

地寒不種芙蓉樹土庫宜栽栝子松清曉內宮呼
絲熅各官分賜牡丹叢

西山晴雪玉圍屏隨駕登樓眼界明供奉女兒偏
覺冷貂裘特賜荷恩崇

月錢常是散千緡大例關支不是恩南國女官啼
姓字只愁國語不能翻

悔子東頭暗綠槐
碧波新漲瀨無涯
瑞蓮花落巡遊少
白首宮人掃殿階

河西女子年十八
寬著長衫左掩衣
前向龍頭高一尺
入宮先被眾人譏

百年四海罷干戈
處處黎民鼓腹歌
偶值太平時節久
政聲常少樂聲多

鹿頂殿中逢七夕
遙瞻牛女列珍華
明朝看巧開金盒
喜得龜絲笑未休

元宮詞

十一

汲古閣

春情只在兩眉尖
嬾向妝臺對粉奩
怕見雙雙鶯燕語
楊花滿院不鈎簾

白露橫空殿宇涼
房頭擲洗舊衣裳
玉欄金井西風起
幾葉梧桐弄晚黃

健兒千隊足如飛
隨從南郊露未晞
鼓吹聲中春日曉
御前咸著只孫衣

天馬西來自佛郎
圖成又勅寫文章
翰林國語重翻譯
襖魯諸營賜百張

低綰雲鬟淺淡妝
從來閨內看諸王
祇緣謹厚君心喜
令侍明宗小影堂

二絃聲裏實清商
只許知音仔細詳
阿忽令教諸伎唱
北來腔調真相忘

纖纖初月鵝黃嫩
淺淺方池鴨綠澄
內苑秋深天氣冷
越羅衫子換吳綾

凶吉占年北俗淳
旋燒羊胛問祇神
自從受得金剛拜
摩頂然香告世尊

元宮詞

十二

汲古閣

內中演樂教師教
凝碧池頭日色高
女伴不來情思嬾
海棠花下坐吹簫

大宴三宮舊典謨
珍羞絡繹進行廚
殿前百戲皆呈應
先向春風舞鴈鴒

興聖宮中侍太皇
十三初到捧爐香
如今白髮成衰老
四十年如夢一場

萬箇顏色熟櫻桃
樹底青青草不薶
生怕百禽先啄破
護花鈴索勝琅玕

昨朝進得高麗女太半咸稱奇氏親蒙苦女官難
孤散總教送作二宮嬪

寶殿遙聞珮玉珮侍朝常是奉宸歡要知各位恩
深淺只看珍珠罽毼冠

元統年來詔勅殷中書省裏事紛紛昨朝傳出宮
中旨江浙支贖數萬斤

霖雨天時尚薄寒梨花開謝杏花殘內閣張益三
宮宴細樂喧闐賞牡丹

元宮詞

十三

汲古閣

新頒式樣出宮門不許倡家服用新伎女紫衣盤
小髻樂工咸著戴青巾

夢覺銀臺畫燭殘窗前風雪滿雕欄為嫌衾薄和
衣睡火冷金爐夜半寒

聖心常恤轍馬真特勅中書賜絹銀分得不均嗟
怨衆受恩多是奉朝人

曉燈垂燄落銀缸猶自春眠近小窗喚醒玉人驚
語滑寶釵敲枕理新腔

元宮詞百首勝國事蹟燦然在目昔遜固最號

博洽後葛洪等三輔黃圖等書紀秦故事多選

固所不載觀者每有今古廢興之感然則是編

者不獨可為多聞之助云爾龍莊甄敬識

幸未花初色林林格高以見元宮百首

通是教 新蘭香主人心又不著姓氏詩未

第元八親炙宮危北風同于乳姬或元宮語

且少漢景光一換唐宋了日上而刻年苦

元宮詞

十四

汲古閣

余三家二家之尾之湖南毛宮後

元宮詞

元宮詞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稱永樂元年欽賜余家
一老嫗年七十矣乃元宮之乳姆女知宮中事爲
最悉間嘗細訪之一一備陳其事故余詩中所錄
皆元宮之實事云云末題永樂四年夏四月朔日
蘭雪軒製後有毛晉跋亦不知爲何許人案朱彝
尊靜志居詩話曰元宮詞百首宛平劉效祖序稱
周恭王所撰考定王以洪武十四年之國洪熙元
年薨序題永樂四年則爲定王無疑矣定王名橚
太祖第五子也明史周王橚傳用橐尊之說蓋以
所考爲允矣詩凡一百首其中如東風吹綻牡丹
芽一首燈月交光照綺羅一首玉京涼早是初秋
一首深宮春暖日初長一首二十餘年備掖庭一
首月明深院有霜華一首珊瑚枕冷象牙床一首
金鴨燒殘午夜香一首惻惻輕寒透鳳幃一首懽
悴花容只自知一首小樓春淺杏花寒一首御溝
春水碧如天一首燕子泥香紅杏雨一首春情只
在兩眉尖一首白露橫空殿宇涼一首纖纖初月

驚黃嫩一首夢覺銀臺畫燭殘一首曉燈垂焰落
銀缸一首尋常宮怨之詞殆居五分之一非惟語
意重複且歷代可以通用不必定屬於元頗爲冗
泛其他切元事者皆無註釋後人亦不盡解不及
楊允孚癸京雜詠多矣

朱楓林集十卷

〔明〕朱升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欽邑朱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楓林集十卷》提要

明儒學士朱楓林先生集序

國初開天羽運之臣雲龍風虎聲

應氣來所譴者豈虛語哉時在

吾休則有朱楓林先生名升字允

升以程朱聞奧兼康節淵微隱於

朱楓林集序

歙南石門之山而予族祖平仲公

亦以師事之討論三載先生著述

甚富業立萬世功際

高皇底定徽郡大兵下連嶺出石門

親臨其室召問治道尋徵入帷幄

密贊征討繼入翰林掌制誥裁定

典章藏在秘閣者衆莫得而窺惟
旁註易詩書禮樂周官四書孝經
小學孫子諸籍傳於世茲所集詩
文若干卷皆著述之緒餘存十一
於千百云耳蓋先生之子禮部侍
郎大同公以遭誣得罪又五世獨

朱楓林集序

二

傳如綫翰墨散落傳抄於親故者
僅如晨星抑其父子精神咸鍾於
國故式微於家盈虛之數歟然否無
不泰賢哲之後必有聞人亦理數
也不敏仰止先達訪古不得至今
歲暮春過榆村廼偕程氏姻友由

深麓逶迤三十里抵石門會其裔
孫時新甫時登甫慶臣甫因獲展
拜先生遺像閱所藏譜畫圖籍挹
芳擷華師資自幸而 龍飛首顧
扁 御書梅花初月大字千載如
新尤山川之幸也惜名書刊板或

朱楓林集序

三

朽或失掌故者將有所不聞曩
年學院饒公重先生垂訓禮召其
後人欲爲表章刷頒多士不得覩
全書乃止將來豈無公好者乎况
時登甫慶臣甫則歷世奉祀生員
聖恩未替亦未酬時新甫則以歲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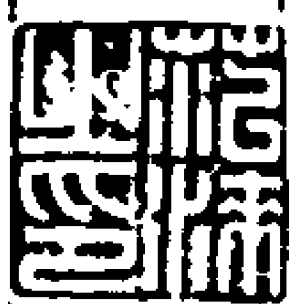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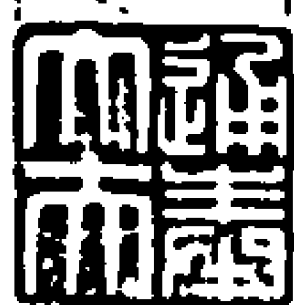
遊泮俊才雅致駸駸未可限量卽
其寄來先生詩文暨禮侍公覆
稿從子櫟云皆此友旁摭手錄予
益嘉之是集也雲仍光前裕後之
孝先生弭亂經國之忠凡真儒之
體用其悉有所托乎而繩祖武闡

朱楓林集序

四

幽輝亦已爲之兆矣遂贅數語於
簡端

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新秋通奉大夫
鄉後學林下七十有九范涑頓首
拜撰



黃伯符刻
黃仲開書

朱楓林集目錄

卷之一

誥

翰林院侍講學士朱升誥

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朱升誥

詔

免朝謁手詔

御翰

賜召書一道

朱楓林集

八目錄

御灑

樓額四字

代玉言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封宣國

公誥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誥

中書平章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誥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御史大夫兼 太子諭德鄧愈誥

太史令劉基誥

翰林院學士陶安誥

翰林院直學士范常誥

中書斷事秦中誥

天策衛指揮副使陳德誥

廣武衛指揮使至臻誥

廣武衛指揮副使趙彬誥

朱楓林集

八 目錄

二

下邳守禦千戶楊春誥

下邳守禦千戶張實誥

下邳守禦千戶張某誥

浙江省郎中余某誥

兵馬指揮使丁某誥

大醫院同知葛景誥

封贈御史大夫鄧愈三代誥

表 箋

賀

太祖登極表

賀

中宮箋

賀

東宮箋

卷之二

賦

賀平浙江賦

賀制大成樂賦

朱楓林集

八 目錄

三

前東園賦

後東園賦

南山道院賦

東巖賦

卷之三

序

大學中庸旁註序

論語孟子旁註序

書傳補正序

易經旁註前圖序	孫子旁註序	類選五言小詩序	刑統賦解序	地理陰陽五行書序	墨庄率意錄序	集趙東山文藁序	石門陳氏族譜序	東村老人詩序	朱楓林集 目錄	環秀樓序	大有樓序	跋	跋大學旁註後	跋中庸旁註後	跋性理字訓後	跋靜山過糴歌	跋唐子華畫贈邵攷詩卷後	卷之四
									四									

序	小四書序	蕭氏讀易考原序	重脩本宗族譜序	苦竹朱氏族譜序	送分憲張公序	題廬山夏君再判新安詩序	送夏通判還金陵序	餞叅府端君行卷序	朱楓林集 目錄	送汪成德赴蕭縣作宰序	葉宗茂哀詩序	贈地理詹仲芳序	題宗家子會從軍末新詩卷序	金生家慶圖詩序	梅谷隱居序	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	詹田孫氏家錄序	送鮑尚裘序
									五									

卷之五

詩七言古

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

楊大鑑爲幕府繪搏法百圖

題歸隱圖

酬黃仲器惠箋紙

同黃君啟飲高堰徐氏偶題

和唐子華喜雨謠

再和

朱楓林集 八目錄

五言古詩

賦怪蝶

題靜庵

和休尹唐明府哭弟韻

山泉樓寄陳實卿

聞仲節至以去年倡酬韻作詩迎之

題林泉風月亭

七言律詩

題方山樓

題吳仲爾雲眠小隱

遊齊雲巖值雪

次韻汪伯恭總管

次韻牡丹

盆荷五首

春寒喜晴

春雨

謝人惠詩

贈程子靜生日

朱楓林集 八目錄

寓錢塘題楊元誠奉使回吳中揭曼石所贈

序

送李太守回京

送金汝霖之浙

送金彥中赴浙行省告承襲

送回嶺汪士林之杭

送朱巧

酬汪子益寄詩

謝孫瀛州

次韻謝陳正父

題栢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

次羅應玉凌雲臺韻

送方伯潤松蘿山讀書

題鳳山余鏞讀書處

五言律詩

得詹田佳城

謝陳弘道飲余春酒

寒食

朱楓林集

目錄

八

送陳自新上永新

其二

其三

賀陳亨衢長子遷新居

絕句七言

四美堂

東園

環秀樓

青子亭

芳馨亭

長春亭

花仙逕

武陵源

濟舟亭

歲寒亭

得心亭

贈星士汪曉憲五首

登顏公山

朱楓林集

目錄

九

留金陵送卑功大州判歸

其二

其三

其四

代人作春閨怨十首

卷之六

策

六經源流

四書同異

記	方山樓記 <small>爲率</small>	西樓記	勤有堂記	未思亭記	四友軒記	清陂橋記	說	梅桃程氏三叟九子十一孫字說	朱楓林集 <small>／目錄</small>	程伯順字說	卷之七	頌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勲德頌	清苦先生頌	贊	宅心堂贊	畫眉禽圖贊	扇畫毛女傍一鹿青草因題贊之
									十									

熊贊	銘	善復堂銘	理齋銘	書簡	通回岑注治中書	答程容父請簡	答程伯順簡	與汧口程仲本簡	朱楓林集 <small>／目錄</small>	問劉商卿大業圖書	賀金空仲子娶簡	賀黃張甫子娶簡	代程子宜答賀子婚簡	講義	東倚平義塾講書	卷之八	墓銘	程國英墓表
									十一									

孫宏父墓銘 附白雲樓詩翰林端木孝思跋

祭文

祭師江敏求文

祭師金齋論文

祭友趙東山文

祭友張伯英文

祭友呂慶文文

哀辭

袁氏呂夫人哀辭

朱楓林集 八目錄

十二

汪師善哀辭

補遺

雪齋記

卷之九

朱楓林傳

朱楓林贊

翼運績畧

卷之十

附錄

李韓國召書

劉商卿贈歸新安序

劉商卿示教讀易訣

劉商卿示教大業圖旨

趙東山與論春秋書

陶主敬贈歸新安詩

詹同贈歸詩

范準贈歸詩

吳鼎贈歸詩

朱楓林集 八目錄

十三

練高贈歸詩二首

汪強贈歸詩

劉彥昂贈歸詩

王駙馬祭文

黃門生祭文

唐翰林祭文

門人江敬宏輓詩四首

汪蓉峰輓詩

詹吏部謁祠詩

晉陵蔣石原堯山堂外紀

程好禮集楓林文集序

范睢陽訪楓林故居途中作

范睢陽謁楓林遺像觀諸譜畫墨蹟二首

范睢陽憶族祖范平仲師事楓林隱石門三

載仍用前韻

朱楓林集

目錄

十四

朱楓林集卷之一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睢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閣

時登叅閱

誥

翰林院侍講學士朱升誥 陶主敬行詞

奉

天承運

吳王聖旨

朕惟沐浴集羣聖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一

相望斯文盛昌況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
謂博古通今之士者年碩望之英是宏備

顧問於 內庭恭

密命於翰苑茲惟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銜禮法之
場超卓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
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
顏用功勤矣

朕自開基以來歲每 徵聘耆老束帛爲矜式於國
中青青子衿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 郊廟所

資脩已及人 國家所尚擢登 玉署侍講
形關鳳池兼掌乎

絲綸麟史仍參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翌之功雲
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
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吳元年四月 御寶 日

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朱升誥

奉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二

天承運

皇帝聖旨咨爾前侍講學士朱升才佐

帝業學本 國師文註子經武貫韜畧眷我同宗之

老實爲耆哲之英掌

絲綸

王言益大秉筆削麟史至公翰林文宗重冠文臣之
選任黃閣民極尤簡耆舊之綸宣領此兼官

錫以新命可翰林院學士兼東閣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國史宜令朱升准此

洪武元年二月

御寶

日

詔

免朝謁手詔

朕聞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爾朱升新安師
儒懷抱著述及有元失馭羣雄擾攘歲次丙申

朕造基金陵他非智者朝東趨而暮西往孰知適從
未幾兵會新安爾察曆數觀天文擇主就

聘首陳三策

朕實嘉行新安欣降不俟兵刃四方之士杖策來從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三

皆卿齒德俱尊倡之也每奉

徵聘卽棄家從

朕親率六軍東征婺州諸暨處州巫子門洋子江諸

砦俘獲龍江西伐銅陵江州洪都武昌安慶北援

壽春金斗南服徭蠻著言趨吉避凶往無不克衛

余難於禁江口爾寧不顧已軀足兵餉於鄱陽湖衆

躍聲震天地及收撫僞漢黎庶擒逆張取中原謀

猷多中豈非知無不言言無不驗者乎豈非受委

心腹輔運名世者乎爵爾官居宥密制畫叢錯年

邁心神俱勞特免爾朝於戲太公韜畧興周室方
叔功名照汗青懋爾前勲同盟勲冊稱

朕至意毋怠末臧

吳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賜臣升

御翰

賜朱升召書

御諱頤首奉書允升宗長閣下去冬宗長著伐婺州
得貞屯悔豫卦云此

主公得天下之象也昔晉公子重耳得此卦而復國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四

今伐婺州便得果然豈非天誘丹衷使

恐得天下益堅諸將一心以輔佐歟何得婺州之前

知也及議進兵處州著得復卦二爻有變占云直

候十一月陽生陰消其城可得蒙教據守閱九箇

月矣

愚欲親往觀兵值江北報急今特差人賫書詣請刻

來議決大事萬勿遲誤幸甚前八月五日已遣人

奉達左右煩訪山中有精天文著數者邀請同來

可再致意肯同宗長來佐助者必以佳賓右之惟

亮簪不具

御灑

樓額四字

梅花初月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五

代

玉言

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誥

君臣際遇方當開創之初輔弼尊崇在得勲庸之舊以掌邦治以亮天工矧朕股肱之資重此鈞衡之任弘揚大誥昭布明廷中書左丞相李善長柱石良材國家宿望曩於舉義之初卽推佐命之誠軍幕奇謀鼓舞風雲於淮甸省垣綜理收藏圖籍於京師出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六

入戴星精誠貫日禮樂刑政悉總其綱維錢穀甲兵必經於籌畫意氣孚於將帥惠愛被於黔黎當余親征之秋居中控鎮及余治國之際遇事敷陳華髮丹心其勤勞如一日清風黃閣能儀表於百寮金鼎調元幹熙和於世運青宮養德取法則於師模領此兼官加其封國於戲漢廷命相蕭何在嘗參之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公恢遠治以副至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封宣國公

中書右丞相徐達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誥

命將出師立興王之大業建邦啓土資佐運之功臣仗斧鉞而成顯功秉鈞衡而居右揆才爲異等賞亦非常乎告明廷誕宜綸綍中書右丞相徐達剛資英傑遠量深雄巖巖山岳之崇矯矯虎貔之猛從余起兵於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茲定鼎於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氣冠萬人而無敵拔幟摧城威行四境以推恩撫民安堵牙旗指顧淮海風清雷鼓鏗錡湖湘率服西連巴蜀東際溟洋有征則總水陸之軍戎所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七

向則收郡邑之圖籍削平二強國古之名將何以加辛勤十餘年吾之封疆由此定奏蘇湖之捷俘臣主而歸允謂元勲宏膺上爵尊榮相府仍加開國之褒輔導儲官尤重兼官之選於戲太公韜畧當強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表用頒寵渥尚克欽承可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封信國公

中書平章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封鄂國公誥
德創皇圖期遂安民之志武定天下實資開國之臣

古昔盛時事皆如此英雄奮發本匪偶然適當逐鹿之秋乃得如虎之將作 朕心膂爲國爪牙爰建奇大之勲宜考崇加之典任人維舊與治同新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常遇春知周而量弘才沉而氣銳毓茲瑞器韞輝光於里中建我義旗從飛渡於江左櫛風沐雨擐甲揮戈身經百戰之勞勇却萬夫之敵侍帷幄而決勝千里仗麾鉞而宣力四方施號令惟加謹嚴與士卒則同甘苦威名服衆武畧超羣方 朕夷夏之經營托爾中外之贊翼魚得水以相濟雲從龍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八

而上升戡定江西戰必勝而攻必取廓清淮右老者安而少者懷及大戰於鄱湖暨鏖兵於赤壁取強陳如電掃馳羽檄而星奔況舊館之蜂屯旣除而姑蘇之兎窟皆破矢石如雨登堅城而不驚玉帛如山禁秋毫而不犯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曹彬計其勲庸尤當恩錫燮調金鼎保輔 青宮位乎中書之辨章陞以上公之兼職於戲惟爾若股肱之戴元首若舟楫之濟巨川日月旂常紀崇勲於光大山河帶礪誓積世於久長可授銀青榮祿大夫

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 太子少保封鄂國公

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朱文忠誥

惟天惟 祖宗相佑我國家 朕起自田野克成大業肆于小子文忠在茲浙土浙之爲省左江右湖地大物繁其民工巧其習侈靡 朕以儉朴爲天下先庶幾維風易俗俾守此土蒞此民者明知 朕意以爾文忠仁而有勇國之懿親廼者守金華戍嚴陵塞烏龍之隘掃苗獠之羣長驅隣國之境浙江之平與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九

有勞焉 朕嘉其能於是寄以方面委以腹心位至辨章權兼將相任亦重矣於戲爾克儉誰敢復奢爾克勤誰敢復怠爾克正誰敢復頗慎厥身裕厥職余則女嘉

御史大夫兼 太子諭德鄧愈誥

開國之初必藉威武英明之士廓展疆土佐興大業使居台輔則可以作 朕股肱任憲臺則可以作 朕耳目是用選茲勲德登於清要鄧愈起身虹邑協力轅門陣法合乎韜鈴射藝精於教率佐余興運嘉

爾策勲由淮泗以從征歷滁和而扈蹕江流飛渡姑
熟慰雲霓之思水柵掃平建業恢龍虎之勝駐戎麾
於京口開帥閫於桐川克敵宣城長鎗聞風而憚風
撫安歙郡蠡苗犯順而就擒蹂浙西以固封疆拓鄱
陽而資保障頃頒殊渥任至辨章素懷彰善殲惡之
才宏膺繩愆糾繆之職兼佐 儲副聯肅朝班於戲
延攬英雄光武納鄧侯之策激揚清濁太宗善王珪
之能勉企前脩期臻至治

太史令劉基誥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

帝王膺曆數於天順時令以頒政教建官擇人宏莫
先焉昔在唐帝乃命義和三代太史之職察天文紀
時政占候紀載同出一官推天合人古之道也當斯
之任者實在通儒劉基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少壯之
年策名科甲擢攘之際控馭一方逮從 朕游首陳
遠畧爲邦之本末用武之後先爾能言之 朕能審
而用之式克至於今日諸所建明一存成效太史之
事蓋所優爲是用因其舊官錫以新命爾用協五紀
允釐百工勗耆德納嘉猷以副欽天圖治之心則余

以懌

翰林院學士陶安誥

蓋聞國家之立也必有一心之臣尊戴而光輔之張
其紀綱植其儀表正其名號善其辭令展基圖之大
弘功業而昌之者其彌逢先後之力焉 朕之初渡
江也江南之士杖策謁軍門者陶安實於今十有三
年矣宣號令則軍民信提案牘則要領成牧民而民
安治吏而吏服陳列之詞無愧出納之命惟允雖艱
難繁劇一不動其心惟尊戴光輔之爲務可不謂一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一

心乎邇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臣重道
報功頒茲新命尚論思以紬諸已獻納以成其君章
明世教潤色皇猷 朕惟女嘉式登耒耜

翰林直學士范常誥

運祚之興惟天所命君臣際合豈伊人爲往者克滁
之師 朕未嘗敢僥倖於勝也汝常能體此意爲之
陳辭俟命於天此心德之同遇合之始越旣濟江宣
勞且久任都司而事集職收守而民安班朝儀而禮
肅貞直之心可謂終始無間矣翰苑初入錫之恩命

以答其勤尚其守爾初心勵於晚節無負倚任亦永有嘉

中書斷事秦中誥

朕聞雍熙之間刑憲用中明決之才舉措得義秦中環瑤美質簪笏名家勤讀律而讀書兼善謀而善斷始參侍衛稱君子成德之名繼典京城著重門擊柝之績矧中書政令之所出實率土訟獄之所歸庸陞秩於理官尚奉行於國籍爾其無偏無黨權夫輕重之宜以簡以寬體余欽恤之念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二

天策衛指揮副使陳德誥

敷文德者必先師旅之用奮武衛者能致幾何之安自古已然于今所法陳德剛健足倚奮發敢爲粵從總角之年已抱攀鱗之志自和陽之關地卽效駿奔速建業之定基屢推膽勇從征京口竭力毘陵長萬夫於廣德安百姓於邊方今則擢自豹韜陞居天策爾其乃心王室允副神京聳如磐石之安茂爾旂常之績

廣武衛指揮使至臻誥

庶邦之懷德畏威率由羣力列爵而論功行賞簡在朕心爰錫寵榮用彰材傑至臻甲兵奇士騎射雄才雖托迹於上江未酌素志乃傾心而內助異聞雄圖歷試天策鳳翔命典神京虎旅人服其勇國賴其威東征西伐之必從左櫜右韃之克壯昔副神京之衛今擢廣武之階念其成功錫茲寵渥旌旄導從爾其總出入之威疆圉經營爾無忘恢拓之志

廣武衛指揮副使趙彬誥

天佑國家旣宏開於疆圉兵嚴府衛宜綸選於才能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三

圖用舊人明揚新命趙彬英資出衆猛氣凌雲佐王室之建基知將門之有子執銳必先於部伍懷才無忝於父兄和陽出師天塹乘風而飛渡江南飲馬與圖指日以來歸聲跡太平之首功襲爵秦淮之師闢千夫讓勇百戰策勳擢陞廣武之階俾副指揮之任三軍耀武務嚴翼衛於京畿萬里揚威期著勲名於竹帛

下邳守禦千戶楊春誥

下邳之爲地也前臨大河後據平陸實南北之襟喉

守禦之至要領此之職必勇而有功者乃足以與其
選焉楊春早自束髮志在從戎下京口而克宣城取
毘陵而扼——水平定池陽無役不與爰念奇績俾冠
選鋒至若敵壘臨於——陽暴兵至於龍江爾皆奮馳
突之威振凱旋之捷及大舉以平湖廣且能策應大
將奪其餘航俘其卒伍由是鄂渚以清其功皆可獎
矣爰加寵命陞長千兵以鎮要衝爾其訓練所部嚴
明紀律更策奇勲以承寵渥

下邳守禦千戶張寶誥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四

夫將校之任邊陲者貴乎蓄銳養威而料敵制勝然
必習知地利素服人心斯足以當吾之委寄也張寶
奮身徐土戍兵下邳固有年矣歸我義旗渡江而南
佐我相臣克平贛郡授以百夫之長參爲驃騎之兵
由是贊捷於海陽宣力於秦郵遂陞千戶之階聿從
下邳之戍頃者追寇月河以遏剽掠納降獻附俘馘
之功尤可嘉賞非習地利以服人心能若是乎綸命
之錫實爲爾榮其益慎固封疆振勵戎麾共建中原
之勲以承異等之擢

下邳守禦千戶張某誥

朕以威武戡定海內義聲所及智者獻其謀勇者效
其力於爾有功之士必加重任焉張某年歲方剛志
氣驍壯漢川之英也自隸我師每從大將能馳勁騎
勇赴敵鋒攻戰之間所向皆克當授武職以旌其銳
及平淮海陞長千兵於淮安之衝移戍下邳夫下邳
在大海之濱控河北邊任爲最重爾其慎厥職以守
則嚴律而待以攻則整隊而征益其奮勵之勤以承
優渥之寵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五

浙江省郎中余某誥

經綸一省綱紀諸司此在郎官之職也自浙江歸附
卽命重臣以膺方面之寄而都司之選苟非德望俱
優者不得與焉余某雅有大猷兼通書律蒞官執法
綽有能聲作椽省垣多所裨益旣而式政——陽出守
秋浦政成民悅——朕甚嘉之爰設郎署用佐浙省且
浙土沃衍而民物繁夥繭絲魚鹽之科爲東南最爾
其從公守正無替欽承上有以副國家之倚賴下有
以慰黎民之具瞻則余女懌

兵馬指揮使丁某誥

京城爲人物之淵王室審通夷狄所輻輳之地法制謹嚴必資明敏之才乃勝干城之任丁某奮身淮右効力江南入居侍衛之班出參騎從之列抑強不畏見義必爲克推盡已之忠能察秋毫之末擢陞兵馬任典闡關於戲萬國會同我既有同文同軌之治四門旣闢爾其謹異言異服之司

大醫院同知葛景誥

王政以推恩爲始民情以欲安爲難宐廣仁心同躋壽域葛景學通氣運術究岐黃粵從開國之初卽在從戎之列濟人利物每資肘腋之方扶傾救危屢奏軍前之效調虛實起居之節識君臣佐使之宐功著當時名揚衆論始爲羣醫之長繼遷少監之階今擢署于同知俾周旋于內府爾尚克備籠中之物具收天下之材惟暨乃寮共贊惠民之治達爲良相勿忘昔日之言

封贈御史大夫鄧愈三代誥

蓋聞先世有善福垂子孫惟其積之久是以發之弘

也御史大夫鄧愈曾祖鄧某紅色成家存心仁厚安分田里允爲善人至於三世之後篤生賢俊奮跡于師旅策勲于國家茲當基業之成爰舉追封之典去世雖遠承此寵光

家道之興良由內助況其賢美有素宐乎能大其後此理之自然也御史大夫鄧愈曾祖母孟氏夙稟淑資昔稱善配傳及曾孫遂爲碩輔以武功而佐王業以直道而正憲綱惟其所由宐加榮渥

夫傳家之道在乎貽厥孫謀故能衍其慶於悠久也人而能此雖在身後亦有可褒御史大夫鄧愈祖父鄧某以循理爲務不求知於時乃有賢俊因時而出作朕耳目股肱之寄方茲景運維新沛恩宐布爵以上公用賁九京

朕惟婦道具全於中閭孫謀能淑於後人貽此令名以昭於世御史大夫鄧愈祖母戚氏蚤賦厚德作配慶門惟茲泗水之清源遂成濠上之華族其孫奮勇爲國建功仕已歷於省臺恩宐推於祖妣時頒新綍以耀幽泉

朕舉兵濠上拓地淮泗英武之才乘時雲集時則有
若鄧順與者式典戎兵氣雄心銳以身殉國功在王
家 朕追念舊人每圖榮報幸其有子能繼父志敷
庸既顯閥閱益光贈以台輔之尊爵以上公之貴爾
雖早世而名譽素加垂之永久而有餘矣

爲人子者皆存篤愛之心有國家者尤重推恩之典
何況義方之教致有大功於當世者哉御史大夫鄧
愈母張氏稟質端淳居家靡穆其良人宣勞於開國
之始其英嗣佐命於文武之司婦範既多母儀尤著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八

渙頒鸞誥新除封國之榮增重魚軒益介庸祺之福
朕聞婦從夫爵禮經所著輔佐君子詩意亦昭惟吾
助臣有茲良配稽之令典空錫榮封御史大夫鄧愈
妻某氏性稟循良躬行勤儉事姑備甘苦之道相夫
得警戒之宜凡 朕廓清疆宇成此丕基爾之良人
每有勲績恩加中饋義所當然

表箋

賀

太祖登極表

伏以

道協乾坤履至尊于正統福均宗社會大禮以同
辰三綱舉于一人之身百祀包乎兩間之域天地
交泰神人以和 臣升誠懽誠忭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堯德欽明湯功聖武就郊壇而卽位顯然
受命之真拜宗社以追尊允矣仁親之教既立社

朱楓林集

卷之一

十九

曰大社乃臨朝而受朝王假爲家端 母儀于正
闕帝出乎震定 主器于東宮備內治之儀文展
外攘之事業輝生簡冊歡動阨隅 臣升幸際風雲
之會得依 日月之光禮者殊事樂者異文盛典
慶成于一日德爲聖人尊爲 天子皇圖永固于
萬年 臣升無任忻躍之至謹奉表稱 賀以 聞

賀

中官箋

伏以

邑姜名列于治臣輔成周武馬后號尊于明德卓
冠炎劉茲正位于坤儀實開光于泰運臣升誠懼
誠忭稽首頓首敬惟

中官殿下賢明懿質慈淑徽音卷耳憂勤 乾君登
于大寶螽斯繩蟄 震子主乎東宮三禮慶成萬
邦來賀惟願柔順承天仰風雲于大造安貞應地
鎮海宇于皇基臣升不勝忻忭之至謹奉箋稱
賀以聞

賀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二十

東宮箋

伏以

先天以乾爲尊君父居乎上位後天以震爲首長
男出乎東方發造化之機緘闡皇家之典禮臣升
誠懼誠忭稽首頓首敬惟

皇太子殿下英資明達至性溫純愛敬尊親數問安
于內御講行聖道一受教于儒宗冊寶輝煌臣民
慶願臣升官曹密邇期望深長麗正重明法天行
于地外撫軍監國識帝子于江東無任懼忻慶幸

之至謹奉箋稱 賀以聞

朱楓林集卷之一終

朱楓林集

卷之一

二十一

朱楓林集卷之二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閱輯

晞陽居士范涑校

時登榮閱

賦

賀平潮江賦

并序

鍾五行之秀者爲人吾同胞也奚有華夷之分內
中國而外四夷也惟中國盡其性而脩其行也夷
狄戕其性而虧其行也與禽獸奚擇焉此所以嚴
華夷之辨天必眷中國而予之遠夷狄而外之也

朱楓林集

卷之二

一

元主中國天厭之久矣有大聖人焉則天必命之
以爲億兆之君而我

吳王應運興焉渡江而南定鼎金陵整義兵攬英傑
分取江淮城邑所向無不克捷至正戊戌年三月
進兵江潮本年秋冬潮東城邑漸次而降至丙午
年冬十一月盡有潮西之地今年丁未秋再取潮
東諸路於是潮江版籍盡輸入於建康矣驅胡虜
而復聖域變左衽而爲衣冠再造之功於是爲大
自開闢以來帝王之興未有盛焉者也臣朱升欣

竹賦曰

繫東南之故墟維潮江之巨澤領百川而朝宗恍
汪洋之莫極爲武林之淵藪實湖山之勝跡吐霧
雨兮吸煙雲浮乾坤兮浴日月蓋其形勢渙漫風
景蒼茫上映天目下鎮錢塘漫漫烟水之國簇簇
間閭之鄉雲帆風纜之所集蛟龍魚鼈之所藏西
湖映帶十里荷香泛蘭舟兮翫賞鳴簫鼓兮徜徉
千艘萬舶商賈連檣貨財之富甲於四方爾乃海
門向曙紅日初輝潮神鼓勇鯨波揚威或浩蕩以

朱楓林集

卷之二

二

澎湃或澄渟而茫漰或晴輝霽月之流麗或豚風
蜃雨之冥迷或厲雷劈山而震怒或千軍銜枚而
疾馳或雪山之勢屹或霜練而光披千態萬狀而
莫測其機當其烟橫碧渚日暮蒼洲仙儔巨壺於
斯遨遊鼓瑟鏗鏘寫幽怨於神女鈞天縹緲奏仙
樂於丹丘風月雙清白鴈與飛鴻共唼水天一色
落霞並孤鶩同遊彼有烟雨下春濤之後風帆送
醴酒之舟爾營營兮何知亦身世之悠悠嗟夫桑
田海水更變無休胥也何憾激怒氣於潮頭鏐也

何勇射強弩於層樓英雄何在陳迹不作而此江之水越千古猶滾滾以長流身歷茲土心馳往古奠我民居實維神禹當懷山襄陵之際任手胼足胝之苦及其地平而天成於是考圖而貢可數商賈往來貨財所聚爲東南之都會賸有資於天府嘗披方輿之書而考江湖之所由或以爲元氣之升降或以爲水月之盈虛或以爲海鯨之出入是皆未有至論而徒說之疎迂况登高能賦可爲丈夫宜乎神遊八極之表而陋彼蠡測之區區也

朱楓林集

卷之二

三

方今

聖皇御極明目達聰海無驚濤天無烈風恢八紘於朔土環四海於辟雍臣朱升幸際風雲佳會竊附方於夔龍 欽進瀾江之圖籍吐浩氣於胷中誓効智力以謀 國竭耿耿之丹衷

賀制大成樂賦

并序

歲丙午夏四月我今

殿下肇基帝業首興文治於武功之時立學校求遺書追德報功必先制吾夫子之廟樂而名曰大成

則 皇圖鞏固安如泰山臣朱升謹賦以對揚休命於萬年無疆云爾賦曰

繫聞樂而知德兮可以等乎前王領大成之鴻奏兮仰聖德之無疆道秘洩於馬圖兮人文闡乎羲皇法載始而備具兮煥伊祈之文章周文武之繼聖兮監制作於夏商遇貞元之會合兮極治教之休明我宣尼之挺生兮當周德之方涼法文武之無常師兮復遠宗乎虞唐酌四代之禮樂兮實萬世之通行仕止久速之時中兮豈清任和之偏長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四

孟氏長於譬喻兮曰集大成以讚揚今爲廟樂之嘉名兮果聲振之洋洋若乃初日發光和風迴舉戟門旣啟禮官以聚列宮懸之簾植崇牙之羽瞻冕旒之在上肅冠裳之配主於是法人聲揚樂語亶輕清之不滓粵悠揚之如縷想夫主之以黃鍾越之以南呂瑟琴作於堂笙鏞間於下振舞儀於肅翼出洪聲於鍾簾鼗鼓播擊而相諧塤箎倡和而得所彼之獨奏一音自爲始終此之大成衆樂摠其端緒無亦金之宣而玉之收奚啻合以祝而

止以故所以聞其樂而知其德蓋有賢於堯舜而不愧於韶舞者也

聖君撫運其命維新拯救黎庶文武聖神東征而西夷怨南伐而北狄嘖醜虜遠遁簪纓來賓干戈未戢聖教攸欽舉大成以崇嘉號致祠祭而出絲綸舉茲盛典感格人神自茲而往復神州於腥穢洗盡胡塵闢乾坤於再造大寶卽真極天所覆環四海而貢賦稅聖子神孫億萬年而民猶親於是名稱足以表實於萬古豈但樂舞所以配德

朱楓林集

八卷之二

五

於斯人夫是以天地位萬物育聖神治教凡有心知嗜欲者莫不尊親今聖前聖此心同而此理均也故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臣朱升幸際五百昌期而脩大成之綸音聞大成之廟樂安得洗耳於九德之歌拭目於九韶之舞而接九成於紫宸

前東園賦

并序

東園賦者泮樂遊子朱升爲悠山陳君作也詩六義之賦直陳其事而已屈子以下乃兼比興之體

而爲賦或寓言放辭以伸已意而怨忿諷諭卒歸於正楊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是已今所賦托事於紫陽之仙借詞於東園之神以道所欲言者竊自附於詩人之賦云其辭曰

紫陽散仙風襟月懷雲容雪質管領物華神遊八極飛鸞翔其先後應龍翼其背側藐仙姝之憧憧擁羽仗之秩秩儵冷然而萬里昧過都與越國忽臨睨夫舊鄉駐旌旗而一息時則山靈朝谷神見尊者先卑者殿巖花色動水鳥神變莫不微榮丐幸兢新角艷

朱楓林集

八卷之二

六

希登名於仙錄以夸飾而矜炫爾乃有幅巾藜杖紫衣方履貌臞神王外敬中恕引其從十有二人再拜稽首而言曰余悠山主人東園之神也余主斯園三十其春守護呵禁夙夜維寅主人於我意重情親余督衆美效奇獻珍罔弗率職以欣以勤日吉辰良僥際天眞敢列見而有請維仙其鑒臨焉首有磊落清標曠懷雅士博帶長袂美髯高髻越班而前曰余在天則爲花月風雪布萬象而供四時在人則爲棗棗棋畫消日永而涵天機在物則爲辰景之良美心賞

而事樂在身則爲全福厚祿多積而期願所謂四美而以名堂者卽余也繼有脩眉聳肩圩頂老子身閑一壑視遠千里叙進而言曰余在東則爲寶堆金湧峙立丘園之左在西則爲雲深紫邏爲丘園之右墮北則後山之岌業伴高風於詩老南則瀛山之儼特移佳名於仙島所謂環秀以名樓者卽我也次有一人意氣高深虛明四達萬化森森自謂中立之德復獨占於花林竊附醉翁之樂山水而得心次有一人性情閑遠專省於內其心收歛自謂反觀之德超羣

朱楓林集

卷之二

七

景而獨擅追想東平之風亦家居而樂善紅裳蒸霞嫣然淑女欽袂來前含羞不語與方瞳之一盼欲獻笑而猶豫恍諸仙之歡逢武陵源之相遇脂臉醉日彼美唐妃翟芾以朝春嬌垂垂維沼中之澹靖號花仙其良宜何由逕之先及乃睡足而未遲芳馨美人肌膚綽約鼻有醲郁華匪寂寞謂沉檀之榦枯笑蘭蕙之質弱飄輕裾之一見頓衆芳之牢落長春仙子服丹塗脂得春無盡亘古爲期鄮桂菊之清苦陋桃李之離披整繁粧以行事若媚輒而莫支又次則有

垂青之童老蒼之叟佳實衆悅大材希有兆和羹之遠業屈棟厦而盤秀是爲青子歲寒之二神邀雲翥而頓首未有奏賦逸才作相隱者直方德厚中虛瀟灑參圓穹之清香駕方湖之綠瀉去地卽天知疇高而疇下脫陸斯水又胡的而胡假是爲凌雲濟川之二神同輪恭於風馬於是列見云畢諸神咸迸紫衣復前再拜以請惟真仙之罕值願物華之是整鄉來見之羣靈皆於余乎兢領今也牒訴裝主之懷市朝淹主之影以故濁褫清情踰性或接詩神久遠酒聖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八

芳華誰適而爲容神功設屢於粧景且也衆材空老也美人遲暮也主莫之省也奈何哉孤此明月舉高霞映耶大抵人生一世百年爲久或立功與立言比立德以不朽次則得意盡歡當歌對酒網羅動植之奇受用山川之秀奏妙舞於瓊筵發孤唱於綉口秉紅燭以夜遊坐翠剎於春晝飲物之美爲我之有以閑而趣以怡而壽其亦可也矧大化造物者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止足是遵是名順道人取靈於萬物宜體認以參考苟不能以有之紛品彙其同稿余欲乞靈

仗仙之造與物爲天母陳斯寶失今不請衆美孰保
謂余不信請視茂草紫陽散仙於是顧令左右具錄
斯語輯之爲賦以告其主延祐七年蒼龍庚申五月
三日書於石門南窓寓館

後東園賦 并序

余旣爲東園賦寓言放詞自病其繁不能使人一
見心快遂更爲後賦

石門陳君悠然見山卽居之畔辟茲東園割鄉井之
廣袤藂卉木之繁植於焉寄興於時言言攬遙空之

朱楓林集

卷之二

九

雲霧俯流水之潺湲涉斯園而富失其肆貧解其學
少者愛日老者忘年超乎世網之外融乎化機之先
恍不知托身乎宇內實寓目於斯園冷冷兮胸臆虛
明羅萬象而灑然者也若乃美觀沓見異狀層出遽
而數旃莫終其物地生其圩天施其巧人因其質制
之無了軒窓翠侍樓環秀也琴書清娛堂四美也香
葉鬱鬱栢歲寒也佳實垂垂梅青子也花伴月圓長
春亭也色蒸霞爛武陵源也香雪落盃芳且馨也燭
紅夾徑花中仙也有亭濟舟以利涉也有臺凌雲以

俯臨也閑居生計所樂者善也虛樞搜納樂得之心
也一曲一景獻怪挺奇紆縈迤邐莫知所之目應接
而不暇心遊漾以忘歸斯園也仙之所幻歟人之所
爲歟余以謂方輿之景何所蔑有得而樂之非善曷
守必有通神之財則可以領佳而會秀必有賞心之
具則可以朝歌而暮酒又必有千堆錦之逸才而後
可以發斯景之清幽又必有萬金產之令裔而後可
以綿斯景之永久或有鳴騶之入東帛之賁果不以
外之僞易內之真否耶主人才高行直心妍貌古人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

悅其賢姦畏其武奮自信而出類余愛之而莫助爰
周覽其東園集厥美以爲賦

南山道院賦

客有爲言戴氏南山道院之狀者曰此孝子廷芳所
爲其先考慮士南山君之墓廬也孝子未生而處士
卒孝子旣長資明而志遠善友而劬書以爲繼述顯
揚悉弗越子職外惟思吾親而弗獲也乃道院於墓
左而遊居焉吁可哀也矣嘗試適其墓登高而望其
山水矣海陽之水發於張公山與欽嶺而東流者曰

南港其源於縣祈山會縣西北諸水而南者曰北港
二港之間支龍蜿蜒岡阜彌縣二港之合截然爲山
一山二名曰由曰響如墻之巖岌乎莫上此山脉之
老且盡而倔強焉者也方其未老且盡也礧礧落落
委委蛇蛇天駟之馳坂春流之揚波及夫兀然而息
歸爾而駐呼吸而萬象集盼睽而四圍固是爲處士
南山之墓其爲墓也草蔚木喬穴柔土剛朝負大明
之輝赫夕面長庚之煌煌陳於前則煙阜衡列稻疇
彌漫田水之流爲溝山水之流爲澗自前而左趨南

矢楓林集

卷之二

十二

而東以入於南港水之所歷有枕水尾田之墩曰鼓
角墩水之將會渚而爲湖游洋留顧莫知所出與響
山相映其橋曰湖山橋凡此皆南山墓所之景象也
所謂道院在墓左側面向既同景象亦一山松午風
池荷晚色塵途竹樹一墻是隔於是而登眺於是而
游息凝神定慮蓋將有得若是者予以爲奚如余曰
噫嘻是殆大孝矣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夫爲嬰
兒未有不慕親者哀與年衰心逐形忘學不至於人
倫之至不能爲終身慕父歿而子甫生子長而父是

慕今於孝子見之是殆大孝矣若然則流峙之環拱
景象之秀異天所以妥處士之靈而昌孝子之裔吾
將述子之辭爲南山道院之賦以美之客曰未也南
山者處士之字也而有似於號稱焉墓之源曰遐富
適在海陽邑之南道院之山在墓南院之左則軒窗
敞闢巨山遠嶂咸在焉其顏曰悠然堂適又在道院
南此道院之所以名也嘗試登道院之堂而南望矣
平岡之外山之巨擘聯趾異頂其名爲隔皇崔崔其
在目羗蒼蒼而當臬聳終古之儀刑粵挺立其不拔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三

崧者岑者蜀者嶧者歸者喬者礧者嶧者如不律如
禿錐曰雞籠鐵葉降鐵者如海濤如夏雲曰巖山余
山者有陵有岡有扈有章密者如堂盛者如防凡此
諸山皆自衢睦南來紛紛蠹蠹由是而爲歛岑又盤
曲幾百里而爲遐富之源自道院視之皆鼻祖之屬
也孝子之登斯堂而望也將以其形歟想夫遙天之
表眉宇之懿也披垂者其髦突立者其髻也敦者坐
峙者立而墮者憩也將以其意歟春谷芳香見其和
也秋崖陰肅見其義也凝然者事親之孝敬而峭然

者表俗之標致也將以其名歟則字卽山山卽字非若羨見於食墻見於坐書以其澤而栝以其器也是雖無形而儼然其見無聲而愜然其聞必將惻然而感淒然而頽也如是而堂曰悠然者蓋以爲處士謂也孝子不特於山也於田廬於器寶而知先人創守匪易也於臣妾於服翫而得其所以用與置也不特於物法言而德行辱親之是懼也厚生而利用傷親之是慮也斯其守遺體奉先緒無時無處而不南山則夫道院者乃其寓也若是者子以爲奚如余俯其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三

拜作而仰曰至矣盡矣箴以加矣乃集其旨以爲之辭曰南山兮萋萋道之院兮山其顏山爲義兮匪幻渺求諸方兮以其肖墓之南兮東家丘院之南兮西向哭嗚呼子心無顏兮而有厥心北山兮松栢森森辭畢乃相與操觚染翰綴成文理以爲之賦以貽孝子

東巖賦

并序

東巖賦賦東巖也作者爲誰里人朱升也朱升年幼學晚性拙以謹惟拙故於文不能作惟謹故亦

不輕作則其作東巖賦何重其主人程公度也程公度何以得重以魯溪先生爲之父也賦一篇千七百四十九言其辭曰

泮樂遊子與墨庄主人爲心友每相與談天下之佳勝以華相娛以險相慄以正相附以奇相出而總歸之於道術時乃東日發光朝風吹霽廣宇納納可以縱題於是草徑以步高臺以憩羗劇論夫蹤觀定遊覽之品第游子曰太行折輪黃河盤帶景賢行乎商山挹高風於巖瀨武昌之黃鶴雲中采石之青娥天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四

外桃花流水漁舟重問亂石驚濤江月期醉是凡與若熟覽而貫道者若真以爲風景之最矣乎主人曰然汝又將何以廣我游子曰徽郡於江東萬山間也休陽之爲邑又中於郡而侈於山者也邑南三十里有山焉曰東巖是特異乎靡靡紛紛者也而弗聞乎主人曰嘻敢問其凡游子曰東巖之爲山也崑崙祖之岷峩鼓之白際父之吐之右背黃山之秀麗前左五岑之峻絕阻大溪而支阜委蛇傲響山而巖崖裂缺是固天造地設者乎主人曰詩云旣景乃岡

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有山如是必有經營之者游子
曰天之所矜地之所錮今焉之新昔焉之故維前此
十載斯山不過叢荆榛眺狐兔明樵葛之所歷暗魍
魎之是護瞻覽之目何屬登臨之武曷布孰營關之
曰程公度曾經費之勿辭而痺飭之不惡定基就夷
以避崑嶠之險鑿池瀦清以洩暴流之怒於是充足
者歷其勝而有目者知其婢也主人曰詩云升彼虛
矣以望楚矣其里之大槩何若不繁廢不足以與此
游子曰錦綺之叢金碧之集豪者相伍富者相什羗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五

里居之鼎盛而人才之林立是皆東巖之骨岡隴之
脉氣之翕焉者爲之主人曰詩云雖無好友式燕且
喜而子稱里居之鼎盛人才之林立也其所以燕喜
必可述矣游子曰樓亭池徑燕喜之體醴饌譟舞燕
喜之用禽魚花竹燕喜之助詩詞談詡燕喜之從子
不知東巖之燕喜乎彼其來者鞍雕而環金也擔綵
而車鈿也持者玉塵搖者寶扇也曳鉅公之裾葱從
妓女之裙茜也彼其來者非富盛之僚族則嬌客之
姻倩也彼或愧之而不目睨或觀之而心羨者不待

與之貧若賤者也子不聞東巖之樂歌乎迎賓詩曰
主人之孩嘉賓之來我國孔佳熙熙春臺匪醉匪飽
角生焉首其樂賓詩曰馬嘶於門酒續於樽歌濃談
懽視日未昏飲未百卮賓其勿辭白桃紅李賓眼眩
止送賓詩曰東巖月高主人弗勞賓拜請却主人曰
諾今茲返駕明晨有約其樂賓也如是不其謂燕喜
者乎主人曰異哉子何言之誤也子之所談者花竹
也樓亭也食飲禽魚之類也請以是喻夫樓者不可
以爲亭亭者不可以爲樓竹無花之艷麗花無竹之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六

清幽酒不可以克飽食不可以獻酬夫蝶與蜂同以
花採著稱也蜂能釀蜜而蝶不能何也夫桃焉天天
蘭焉郁郁名卉之苑野芳之陸或當午以俱集或方
春而相逐一迺華醞而甘成一惟香棲而粉宿何則
拘於質也子言失矣夫食梁衣綉者可以處樂而不
可以居貧棲遲衡門者視樓榭爲何物拘於質而蔽
於一也如此且夫東巖之勝若此而子斷然以爲豪
富之所獨樂非下焉者所得與吾恐地主之見未必
然也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局局焉何哉游子曰吾言半耳不寧惟是東巖主人之爲人也徑直樂易於物無所拒必將充主賓者以峻宇而飽肉食於蔬茹者矣必將寒士之與交而賤子之與處矣又必將推與人同樂之念不閑關不鑰洞上以接夫宦達而下弗禁於牧圉矣其爲度也不已巨乎主人曰不然孟氏論七十里之國荅齊宣耳豈真使薪獵者徃乎其間哉詩云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而泛泛焉以爲同非吾所知也且地主之所以有東巖之勝也孰拮据是孰保有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七

是其樂斯也孰爲之主而隆厚是又孰能使之久而不朽是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小雅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魯頌曰君子有穀詒孫子於胥樂兮言善道也請循其本考之焉游子曰魯溪先生公度之父也先生學貫今古譽稱州里道德爲富孝友爲仕每令於庭曰而脩而嘉而聚而懽而勿蕩於非以保而頂趾申之曰而學以究理而見之操履勿虛而鏡勿鈎而矢而弗尊賢於禮曷以而弗收族於倫曷紀族疎勿疎念而同始賢小勿小德進不可止榮而勿慕

稿而勿鄙念命之不定得而勿恃大塊流聳而爲山水化工發榮而爲華蓋是兩間自然之侈天寶不可棄母荒以毀人樂不可極毋縱以弛酒以合歡勿酗於言歌舞以養耳目勿流於靡一夫之耕不足以食百指家無冗食得已則已粒食養民而勿徒恃安常守已勿姦胥與市吾所以命爾不過如此而能遵是則籩豆簠簋永承吾宗祀苟不吾遵而非吾子是以公度功而不矜樂而不蕩園斯東巖不隘不敝命賓朋而致禮按時序而弗弛攬重宵之寥廓瞻遠地之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八

蒼莽其心則高明曠達而其興則橫飛而直上夫其人若是得所養若是居之廣若是咸由父尊之教也則束帛之責鳴騶之入尚何有不可往者哉主人始而感旣而喜甚且驚曰有是哉程君余平日與爾口稱心羨目視耳聞者遺音之鳥浮空之雲耳程君而果能若是則凡歷斯巖而造見其景者於人而不徒地於德而不徒物雖子長之講業鄉射於齊魯鄒嶧抵得其彷彿者耳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斯之謂矣吾固將從之焉乃相與躡屣携杖具刺擁篲扣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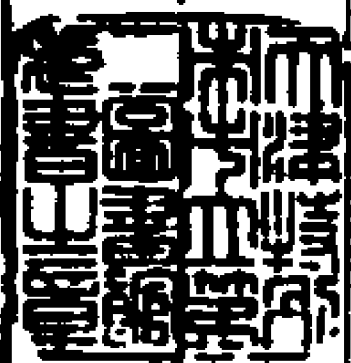
肩以求見候地主之肯否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九

朱楓林集卷之二終



08631

朱楓林集卷之三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

睢陽居士范來校

時登叅閱

序

大學中庸旁註序

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註觀者多喜之以其註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卽了無繁復之勞也旣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註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註脫藁稍有傳抄之者然日知所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註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弊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而註之以爲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也雖然愚之所註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

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新安朱升書

論語孟子旁註序

余既爲尚書及大學中庸撰旁註欲徧及六經四書而未暇也去年來池過黟邑友倪仲弘之子諾爲註語孟曰彙成卽來商之而未至也池人張璿字仲美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二

見余書羣然有合卽以大學中庸義例施之語孟每彙數篇輒一見示相與商訂不數月而書成焉噫自丙戌歲至今六七年間以此事屬之士友多矣斯文緣契乃在於此也是書之體融會先儒經解以順附於經文可離可合有綱有紀使讀者止就經文考訓詁以求旨趣而已其先儒之說順附經文而或有不類不受者則必再三玩索體認以求真是之歸此學者窮經最得力處必身親爲之然後歷其難而知其味也今年稚子同學禮儀周官二書不勝講授之煩

亦既爲之旁註矣有如仲美者早相與用功餘經乎若仲美則余知其方勞不當亟以委之矣至正新卯夏新安朱升書

書傳補正序

朱子傳註諸經畧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緒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既爲讀經者作旁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三

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爲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既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童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易經旁註前圖序

愚自中年以經書授徒教子每於本文之旁着字以明其意義其有不相連屬者則益之於兩字之間苟

有不明不盡者又益之於本行之外學者讀本文而覽旁註不見其意義之不足也惟易旁註則有前圖者易之爲易其本也圖象而已文王周公孔子之書實爲圖象作注脚故明此經者不得不求其本也河出圖洛出書天不愛道洩諸象數一可已二何居作河圖洛書合一圖第一聖人之則之也八卦成列而又因而重之其傳於今也各有橫圖圓圖而六十四卦圓圖中又有方圖則亦悉矣帝出乎震成乎艮其方位之象又何爲哉作先天後天合一圖第二先天後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四

比義從長宜勿拘一說作著卦變占圖說第六夫子言著卦之德曰圓曰方固非直曰七奇八偶而已作筮七卦八圖第七邵子天根月窟之吟非爲今易安注脚也豫章蕭氏讀易卦序之學區別於三畫六畫之原而象意昭融玩味乎正變始終之故而道教明著前纂爲圖今錄其全文於後而係以邵子之詩履運處身同一揆也作三十六宮圖第八八圖爲之前而後周易旁註可得而讀矣

孫子旁註序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五

人嘗樂世治曰兵凶器也不可以易言也余亦憫世亂曰兵凶器也不可以易言也然國家之大事在戎言之得無易乎升生不辰日擊羣雄迭相勝負有成丘止流之慘深爲此懼伏承我聖皇應運召侍軍門十有四年剪除羣雄戰勝攻取機變妙於武子陣法合乎武侯是以不揆愚陋地輯見聞間以已意旁註十三篇著演八陣圖於卷末使詞義暢明陣勢明白而無徒讀其書之患也升極知僭踰難追易言之罪然於行三軍者庶免膠柱鼓瑟

之一助云

類選五言小詩序

玄默攝提格夏暑異甚僕居山閣目益昏不得徧讀
素習乃取五言四句古詩迄於晚唐得三伯餘首類
次之以授羣童爲類凡三十有八一日直致詩以此
爲忌而亦以此爲難序情寫景而無事乎排比紐捻
盤摺組綸之工所謂淨洗脚面而闢好者也二曰情
義倫紀者民之彝也三曰工緻詩老所獨繼響寡聞
焉四曰清新則亦不易得者也自是而下曰高遠曰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六

富麗曰豔冶曰淒涼曰衰暮由所接不同曰曠達曰
豪放曰俊逸曰清潤曰沉着則又繫乎其人矣邊塞
也宮闈也客旅也發乎其情有非常者是以離別悲
愁思鄉感舊之作出焉至於懷想寄贈則盡乎人慨
歎消遣則盡乎已諷諫而不訐頌美而不諛嘲戲而
不謔皆所謂民之性而先王之澤者此外有懷古詠
史之吟景物風土之述時事之紀與夫樂府之舊章
風人之古體或有設爲問答者或以一句兩句之佳
而傳者以至女流靈異之作亦附見焉先儒謂人聲

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又有曰文之精者爲

詩夫自三百篇之後變而爲詞賦又變而爲歌行長
律流行極矣則五言絕句者詩之尤精者乎才多者
歛束於此固汗血千里之折旋蟻封也始學者之從
事於此非江源之濫觴乎鄉先生曹公教人下筆之
初以字少語直爲事其言曰直說則意易見字少則
病不多僕編小詩以直致之體先之實本乎此夫泉
之始達直流而已其出漸遠泉流合焉磯而激風而
波盛大流行而千態萬狀非泉之固欲如是也始學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七

者識之楓林病叟朱升題於齊明閣

刑統賦解序

魏文侯師李悝者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
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衛鞅受之以相秦收法爲律
漢相蕭何增戶興廩三篇爲九章之律叔孫通益所
不及爲十八篇武帝作見縱監臨部主之法魏命陳
羣等增損漢制爲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爲
二十篇南北兩朝沿革不一唐因隋制令房玄齡等
斟酌損益爲十二篇高宗永徽中長孫無忌等復增

疏義名例第一魏因漢舊改具律爲刑名第一晉賈充等於刑名中分爲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之北齊并刑名法例爲名例後周復爲刑名隋因北齊復爲名例唐因之衛禁第二秦漢及魏未有此名賈充等酌漢魏之律隨事增損創制此篇名官禁律宋至北齊以關係律附之更名禁衛隋開皇改爲衛禁唐因之職制第三起自晉名違制律隋開皇改爲職制唐因之戶婚第四漢承魏秦之後創加戶律北齊以婚事附之名婚戶律隋以戶在婚前改爲戶婚唐因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八

之廐庫第五漢制九章創加廐事晉以牧事合之名廐牧律隋開皇以庫事附之更名廐庫唐因之擅興第六漢制興律魏以擅事附之名爲擅興賊盜第七李悝法經有賊法盜法自秦漢至後魏皆名盜律賊律北齊合爲賊盜律隋唐因之關訟第八自秦至晉未有此名後魏分前魏繫訊律爲關律至北齊以訟事附之名關訟律後世因之詐僞第九魏分賊盜爲之歷代因之雜律第十李悝法經有雜法後世祖襲爲雜律捕亡十一李悝法經有捕法後魏更名捕亡

迄唐因之斷獄十二起自曹魏分李悝法經囚法而出此篇後世因之以上唐律十二篇周世宗時詔詳定之號大周刑統二十二卷宋太祖朝竇儀等脩定刑統爲三十卷至時律學博士傅林取其綱要撰刑統賦後世註解此賦雖多或贅或畧未免疎謬今訂定之至元後三年歲在丁丑二月上泮新安朱升題

地里陰陽五行書序

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變合而爲五行氣之流行質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九

之位列物莫不然也地囿天中爲物最鉅格物者於此而不察可乎余幼而困窮於平糶事益多致力俯察之學尤爲留心患夫世之論二五者不得其綱要且莫別其用也秦定初元述星卦提綱以振舉數派之今二十有五年矣歲在癸酉而得龍穴陰陽之訣越七年又得山水宗廟與四經五行之訣然後形體與造化合妙水涉與穴法同功始敢稍出其說與朋友商訂傳習焉而古法玄要未得其緒者蓋多也至正戊子試春官歸陳英翁以未卒業告經曰葬山之

法以勢爲難而形次之方又次之英翁長余一歲誠純篤信無以爲比其於形勢之難旣得之矣余故述是編以質之題曰地理陰陽五行書以足夫景純所謂方之法焉新安朱升序

墨庄率意錄序

墨庄主人朱升平日事師交友讀書聽語下至里巷山野樵漁婦女一言一事於人有補者莫不謹服而博取之旣又虞積之多時之久聰明退而忘之也遂筆錄之其爲錄也不起藁不擇詞不先經後史不外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

子內儒得於尊者不敢攘其說聞於賤者不敢匿其名不務簡古他日可以刪不厭煩碎他日可以考故名其錄曰率意是錄也下及庖饌工巧之瑣末高人所不屑觀上及道德性命之緒餘俗士所不得與下於我者旣不敢預此上於我者又不屑此則是錄也直以率吾意而已雖然知我意者以爲備遺忘不知者曰腐儒之陋也人之所通擯也至治二年龍集壬戌三月望日序

集趙東山文藁序

東山趙子常學春秋於資中黃先生旣通悟乃會粹考覈成書三種曰師說曰屬辭曰集傳行於世子常旣沒其徒王德茂聚其平日詩文俾老友朱升選其涉於教道可以開發疑難長見識者得若干首刊而傳之先儒謂邵子之學其根株在經世書花葉在擊壤詩今讀擊壤集曲盡情理以通乎上下的乎世不可誣也子常髫髻以來幾許學問涉歷而下筆之可見可傳者如此讀是集者尚知之哉

石門陳氏族譜序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一

歙南石門陳氏世相傳示派山休寧西鄉藤溪藤溪始祖鬲山府君禧歷五傳而爲旭旭遷歙南是爲石門始祖約其世時當汴宋初年至今至正庚寅蓋四百餘年而十有五世孫矣自始祖七傳爲讌直言是生六子曰易力寶武復臻視其宗爲最茂寶之後又益茂其玄孫子華字仲英表其先世爲圖十有一以示諸子俾序其端焉首圖自始祖至直言六子凡八世其於分支也著其始而略其世聞見所不悉也自其高祖以下則名字第號仕隱年壽配姓率葬往往

得而書蓋幸乎其逮事與夫傳聞所未泯者也凡其宗之人各詳其所尊所親述其見聞以表其世咸若仲英之爲者以繫於其支之始使夫始之出於一人之身者雖百其世萬其子孫如相與昭穆序於一堂之上庶幾觀者有所感焉以發其敬宗收族之心則世道之幸而仲英之志也

東村老人詩序

端木氏之居深水唐山東之崔盧李鄭也而有東西村之異者猶道南北之阮也端木公字以善傑特而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三

溫謐者也而自號東村老人按戴氏記人生七十曰老大夫則致仕人子恒言不稱老公家尊君國川先生年且未七十而公自號如此者何夫名稱生於不足者也弱齡出仕數歷垂三十稔所不足者非庭闈之晨昏乎故未老而老漸以爲養也昔老萊子年七十斑斕親側作嬰兒啼戲然則今日東村之老人庸非後日之嬰兒乎人之行莫大於孝孝子知有親不知有己是以始也自忘其強仕而終也自忘其耆老也聞端公之風者往往悅喜慕尚作爲歌詩歎悵朱

升爲之序

環秀樓序

秀悉救切說文禾實也從禾乃聲證以夫子之言秀在苗後在實之前則非禾實先儒以爲吐華詩毛氏傳茶茅秀也或謂茅秀於茅華非也茅之未華方自苞而出者柔輒潤澤其名爲萋萋茶聲相近若其既華則蓬蓬然詩人不當取以爲比矣以此而意之則禾之秀亦其將華者也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後人以秀爲草木茂美之通稱故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三

歐陽稱嘉禾曰秀東坡稱花竹曰秀俯察之書以秀言山始於赤松述論以秀言水始於管公明指蒙是後山經地志因之登高之賦臨流之詩言秀者不可勝舉王制命卿論士之秀者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漢始舉秀才東漢避世祖諱曰茂才魏晉以來復曰秀才至唐中葉秀才科目甚高而難得無敢應者漢書有曰天下俊秀王叔茂晉羅含爲江左之秀謝道韞爲閨房之秀宋袁淑謝庄江東無我卿當獨秀以秀言人始於夫子人

者五行之秀氣極於周子人也者得其秀而最靈新安嚴鎮方公構樓生墳之側顏曰環秀想是樓也近則環之以竹樹之秀遠則環之以山水之秀而人之秀者游居其中也游居其中者主也環其外者賓也有是主斯有是賓也方公字聖清清秀之義也其女夫孫仁遠秀人也哀諸秀句積成卷軸請朱升秀才爲之序

大有樓序

率溪在歙南四十里循率溪入十有五里曰詹田孫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四

氏居焉孫君有名天祐字願父者爲時稱道生至元甲戌至泰定丙寅甫五十有三年耳卽於居北二十里葉有之源豫營蘭室而樓其旁友生朱升爲揭其顏曰大有蓋取易大有上九爻辭與君名叶且近於地名之葉有也君幼穎悟早卓立從父智齋教入詩書禮義生三十年遂蒞家政事繼母方氏若兄延師教子待鄉井御羣下靡弗盡道歲之歉慨然減價出粟以賑饑民凡舉火以待者蓋環百里逮其稔而能酬者率收以公量是皆蹈智齋公故轍擴而弗替者

若其建橋辟道土木宮室之類凡可以利益於人者於膏腴金穀一弗之靳是又其天性仁厚如此君配方氏子男三人女一人孫今三人繩蟄方將昌熾未艾是造物所以答君於今者葉有壽藏負良面庚陽和陰粹山環水秀他日雙劍韜焉以裕其後是又答君於來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樓名云乎哉君將於中朝士夫求爲樓之記文者書扁者篆記額者書丹者詩之賦者故予爲序其事如右葉有於率溪間峯鄉先達弘齋曹先生居之虛翁方使君造而詩詠之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五

具見桐江續集蓋源深而清不可舟楫而居民聚焉是以宛然有桃源盤谷之勝而又買田其間蚤爲聯脩館穀計燕遊詩酒不遜昔人其可尚又如此智齋諱逢龍配程氏實雅德君子云泰定四年二月吉日里生朱升序

跋

跋大學旁註後

大學以脩己治人爲綱要以致知力行爲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定靜安論語所謂

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卽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存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卽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爲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爲傳學之本也而旁註不能詳具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六

故表而著之云

跋中庸旁註後

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止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之說也今茲旁註旣各取其長矣至於智仁勇之用至誠不二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一得之愚聞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子願有以教之

跋性理字訓後

晦庵門人程正思字訓二十條勿齋增廣之爲六門一百八十三條今增善字補以蒙齋之訓凡一百八十四條德業盡性心正四條訓有未妥僭易數字餘皆原文程敬叔讀書日程八歲未入小學教之讀此甚善但此書四字成言其語旣簡約而題目多涉性命其理又幽深若非根據出處本義而旁取世俗事物以開喻之未見其有益也試以開卷太極之訓言之孔子贊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今訓太極之字當原乎此其曰至理渾然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七

冲漠無朕者理行乎事物之中如身體之脉理如枝幹之文理微上徹下無不至到所謂至理也脉理文理皆不一也而皆必有統會之處今以八卦觀之乾兌二卦同生於太陽之象也離震二卦同生於少陰之象也巽坎二卦同生於少陽之象也艮坤二卦同生於太陰之象也又以四象觀之太陽少陰同生於陽儀也少陽太陰同生於陰儀也八卦四象各有統會旣如此矣則兩儀豈無統會哉故孔子指其統會者名之曰太極極者屋之脊棟中正高上衆材之所

撰合者也太者大大之謂也太極者大大高上統會之稱而已易書之儀之象之卦兩而生四四而生八以至於無窮由本而末由源而流皆所謂至理也太極者至理之渾然者也渾然云者如水之渾濁然人之視之不見其中之所有蓋理之統會其胚胎融聚者固如此也泉之未發曰冲沙地曠遠曰漠朕者目未開而有其罅隙也曰冲曰漠曰無朕皆以形容其渾然者也其曰造化樞紐品彙根抵者氣一噓而萬物盈所謂造也氣一吸而萬物虛所謂化也氣之造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八

物化物猶戶之一闔一闢也究而言之則闔闢在乎樞樞必綰乎繫樞之紐易之儀象卦者造化也太極者其樞紐也物之異類曰品物之同類曰彙萬物並生於兩間而有同類異類者如花葉之在枝幹或同或異也究而言之則枝幹本於根根必附乎命根之抵易之儀象卦者品彙也所謂太極者其根抵也玩諸易以釋太極之本義本義既得則後世儒者所稱述可一見而決若異端之所言者固不足論也凡讀聖賢之書皆當如此考究令字字有着落非特此書

也故舉一條以見例云

跋靜山過糴歌

右靜山孫處士過糴歌一首感傷而安分自道以警世其有益之文也人之所藉以立於世者四曰智曰力曰權曰利而稟賦之不能均也偏得其一二而善用之則澤及於人而爲天之所福其不善用者專之以爲己私以賊夫人而卒不免於自禍是故立天地之心明聖賢之學輔世長民興利除害以紀綱斯人者莫如智哉定禍亂者莫如力生殺予奪以勸善懲

朱楓林集

卷之三

十九

惡者莫如權衣食溫飽以遂人之生者莫如利若是者惟善用者能之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天以是偏賦於汝亦豈無意哉奈之何其不善用也吾山鄉少田千畝之家可一二數三畝之入食一人藉令千畝者盡以其入施人不過供活三百人利之所及亦狹矣故善用者化利以爲權平其糶價以率人則所濟者衆彼不善用而私之甚至於過糴以邀重價使不仁者轉而相和汝之所利幾何哉而人之受害多矣是猶有智而用之爲姦有力而用之爲盜有權勢而

用之爲暴爲汚者也豈不惜哉佛書言積財不散者
自己無分五家子有分五家子者水也火也盜賊也
縣官也惡子也多田之家能平糶價以率人而不爲
已私如處士祖父之所爲是奪五家子之物以濟人
也豈非昔所謂贏得爲君子者乎若遇糶邀利至於
發處士之感嘆歌詠者何厚於五家子也豈非所謂
枉了做小人者乎余竊憫夫操利權者之可以爲而
或不善用也故廣處士之歌意爲跋語以勸焉歲甲
午五月二日朱升書於楓林館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二十

跋唐子華畫贈邵思善詩卷後

至正五年吳興唐公子華宰吾邑余客其門相與處
甚善也公時時出古今名畫及其所自畫者示予且
讚賞其趣予惜於此道故不知嗜好若無聞無見者
公不悅其心曰豈其明於他而獨暗於此耶是殆薄
吾畫也予察之稍以留意一日與公同訪提茗廉父
壁間有公所筆畫四幅予觀而喜之公曰此吾二十
年前筆也是殆不佳予心計若從公求指其不佳者
在某處某筆空若得其槩然不欲亟以賣之及再往

則捲而藏之矣余素與縣東門邵桂堂翁友善其孫
孜思善時從予讀書見公畫輒悅慕之不瞬目不釋
手若予之有味於天地之化聖賢之學也公大喜進
而教之宦滿挾之歸邵生盡棄餘事用能得公之意
趣四方聞人稱能鑒識者贈之詩文許與交至信乎
生之妙於畫矣畫之爲道空求其似也今日似則不
超空以巧爲精也今以拙爲古殆必自有其說予藏
思善舊所爲畫數幅假我數年得畢婚嫁盡除書生
氣習然後袖而出之好山水佳風日中請思善指其
朱楓林集

卷之三

二十一

昔非今是在某處某筆使昔之不得於唐公者得之
思善亦大好事故事第書之卷帙之末以識焉歲辛卯
秋九月既望朱升拜手跋

朱楓林集卷之四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時新閱輯

時陽居士范來校

裔孫

時登參閱

序

小四書序

上章因敦愚赴紫陽書會與朋友商確爲齋生定讀書次序首皎峯蒙求凡將者急就之傳也名物者小學之先也次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陳先生歷代蒙求使知古今朝代之畧次黃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一

成性史學提要使知傳統事迹之詳此四書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會宇宙在胸中矣然後循序乎六經之學歸趣乎孔孟之教究極乎濂洛之說休日則事筆札而考蒼雅餘力則記名數而誦詩文庶幾入門適道有序有條本末兼備終始相成者矣夫讀書不可無註解然註解與本文相離學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則非徒無益而適滋其惑故愚於諸經書往往與之旁註使學者但讀本文而覽其旁註一過則了然無繁復之勞也今此小四書者語約而事意

多故旁註不足則又表註於闌上使教者有所據依而學者易於記憶此區區之至意也既脫稿刻之齋舍題曰小四書以別晦庵四書云

蕭氏讀易攷原序

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往往欲求之孔子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用意尤篤至於臨川吳先生卦統之述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間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當於人心者愚索之半生晚乃得豫章蕭氏讀易考原之書以爲二篇之卦必先分而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二

後序閱輿精粹貫通神聖蓋古今之絕學也謹節縮爲上下經二圖於右而錄其全文於下以廣其傳於不朽云

重脩本宗族譜序

族之有譜尚矣朱氏爲新安望族居泗溪里者業儒以世舊譜起高辛之後陸終第五子曰子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曹俠於邾國至儀父始見春秋後八世爲楚所併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代有聞人前漢大司馬長史翊大司空新息侯浮邱郡太守未

吏部尚書尚大司徒質司隸校尉禹靈帝時坐黨錮
子孫避難丹陽因家焉歷十六七世曰騰曰緯曰建
皆爲郡守隋唐之間永城仁軌以孝友聞敬則爲名
宰相子孫久則蕃衍遷居鄰郡姑蘇朱子奢者爲唐
太宗朝學士居飲馬橋至謬號師古生璿環避黃巢
亂居新安歛之黃墩環爲茶院制置使鎮守婺源廼
徽國文公之祖也璿受唐命爲馬步軍總管拒黃巢
有功授宣歙觀察使兼衛虜將軍 使封英亭侯生
春滿園林秀又自休寧隔山遷居洄溪林公實吾洄

朱楓林集

八卷之四

三

溪之始祖也迄今若干世若干人昔老泉譜蘇氏族
詳焉其所自出譜之作也分殊之義也今余族譜列
族之人生歲數年出娶子女身世窮達凡見而知者
聞者傳聞者靡弗載譜爲朱氏作也做乎理一之仁
也然凡譜必有源流淑慝精粗固或遺茲族譜所謂
傳聞外無憑以述至有名若字不能知者遠故也遠
者其初未嘗遠近久而遠則又悲夫譜之不蚤也雖
然今之近後之遠也譜之不可以緩也謹作朱氏族
譜

苦竹朱氏族譜序

余在翰林子範秩滿朝 京劇談數日遂出其所編
苦竹朱氏族譜以示余且曰自始祖黃墩府君第三
子三公遷霓湖凡八世自十二世祖學小公遷孚潭
凡四世自九世祖三公名茂遷苦竹至吾孫今十一
世矣舊譜詳悉遭兵火不存有霓湖譜可考然霓湖
譜特詳於霓湖而不詳於苦竹之族系此吾苦竹之
譜所以不得不作也余應之曰族之盛者久則必分
分則益衆衆則不勝書矣因而考之苦竹世多文學

朱楓林集

八卷之四

四

才智之士在宋季間則有嚴將公者以膂力駢脅率
衆保其鄉里至今人猶稱之當有元盛時則萬二公
名鉅者以才學授湖州路教又能延攬名師碩儒教
養其子侄每歲賓興則試於場屋者甚衆而設教於
庠序者尤總總也及至正壬辰之變則有子範以才
學德行能率其弟侄鄉人保全其宗族問里是以爲
衆所推舉用於 朝授六安州判此亦姑舉其畧耳
按黃墩府君於唐廣明年間避黃巢寇自吳門遷歛
至於今亦數百年間國祚凡幾興變人事凡幾廢易

而苦竹朱氏之族至今猶盛衣冠文物視昔無忝嗟乎世之故家大族如苦竹朱氏者幾何哉時平則文學之士彬彬輩出而馳騁乎科目之場世變則才智之士矯矯崛起而趨赴乎功名之會余既喜苦竹朱氏之盛又喜子範之能脩此譜使後世子孫得以遵守而考證焉故爲文以序之丁未九月望日宗人朱升書

送分憲張公序

天台張君行按來徽責言於故人升以廣其政升以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五

民生休戚在長吏長吏之賢在通其民情蓋自古經畧之初軍國百需之出於民勢不得已編民供億公上是固其職長吏於此時也其撫字之仁與催科之嚴二者不得並行焉亦勢也然於其間得無亦有下所不堪上所不及知長吏必當以聞者乎姑以此時此土至淺近之一事言之茗貢課株十賦其一而一株之額粗精二兩此乃沃土所有而我徽瘠土也每百株賦其十株責其納茗二十兩殫其地之出而供其本色已不堪矣今又不收本色以錢米代之茗之

粗者此時此土值米不及三升而令納一斗精者值米不及五六升而令納二斗窮山荒曠採摘之家雖竭其廬之入亦不能應此乃事之章章不可行者上之人惟不知耳豈有知其不可而不改其令者乎君之行按也長吏有能爲深長之計通達民情撥蠹弊開隆平委曲條陳以聞則賢於人者也君則課之最以進之其有明知蠹弊坐視旁觀如若課淺近之事而尚不爲君一言則長吏之不賢者也君則課之殿以退之則長吏有所勸懲民情得以上達而耳目之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六

職舉矣君之聰明特達豈真有資於人言者僕別君數年瞶盲跛蹙非復舊日然於君而耿耿者固在是以因下問而不容已於言丁未四月朱升序

題廬山夏君再判新安詩序

廬山夏君之倅新安也秀而文得士心寬而理得民心嚴而有容進賢而教不能得府吏胥徒心謀而能斷事集而不自詡又得察案之心也久任法行中考以復任是諸心相得者翕然以爲愜蓋新安爲郡跨番浙兩江之源山峭厲而水香潔其君子亦竦以義

其小人往往安分無他心一州五縣休欵爲尤良是以兵興數年田里相保甘受剝炳無動於亂者其土俗如此矧得賢人君子爲之官長不翕然而歸心乎賢人君子臨之觀其土俗如此孰不樂其善矜其不逮與之休息以久於其治如古封建之爲者孰肯升髦而傳舍之哉休之朱升欵之鮑穎宦學於此未得歸視其家省其父母是以鄉井之心尤切而喜公之復任其善政日有加焉又有以大愜乎人心也里生程和以餞行詩請序故遂書之洪武元年戊申端午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七

日朱升西掖寫

送夏通判還金陵序

廬山之夏君通守吾徽也披誠信以懷多士施受利以溥細民和粹乎乎察案端方格乎吏胥故三年而借留留而德心有加於初益見政理之旁洽又三年尹臨濠臨濠今日之豐沛也陵寢慈鬱將相大臣往往在是形勢之重屯衛之嚴委任之隆遴選之不易而公才器之所稱名譽之所致蓋有非人情之所可量也徽之人知拔留之不可再得發爲文辭以致盛

戀升歸田山中抱疾三時而肺病乘之不能出戶非友人楊季誠言不知公之旣行也乃寫鄙懷而追餞之

餞祭府端公行卷序

代休尹朱珍作

天長朱珍忝宰徽休寧一歲有半矣祭府端公實臨之實教誨之實優容之珍每號於人曰端公之於我天也天之於物也生化之於筦橐之中造就之於鞠治之下震以發其孕需以滋其生吹以擴其長雖無心而成化乃若孜孜汲汲而不能舍去者然然代序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八

者進成功者退蘭臺有悲秋之賦昌黎有感春之詩蒼蒼者曾未嘗一傾耳於戲此天之所以爲天也徽大郡而休寧小邑也其民俗馴而與且近山可以避兵故歲壬辰以來西兵踐蹂六勝六復民闕歿者鮮而非庶也時多政則賦自倍至十上所需民無敢不供而非富也珍以非才爲此邑奉上之令而亦不敢罷上之民而非能也事有難易理有可否才有長短而免於罪也唯天實臨之實教誨而優容之珍之仰戴而號於人人者如此而天不知也乃於代序成功

之日以其平日號於人人者請能文者述之以餞公
因以自見云

送汪成德赴蕭縣作宰序

吾新安神明之胄二程也汪也程自東晉時新安守
元潭留家焉數世至忠壯公靈洗顯於陳梁之際汪
則忠烈王世華起於李唐之初二公皆有捍禦鄉井
之功沒而爲神登諸祀典將百千世不泯也而汪則
據有六州以歸唐功德尤盛二族蕃衍以官以遊散
布天下而其居於古黟縣者尤盛汪之丞相伯彥閣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九

亭義端二公又其尤也入至元來至今且百年黟汪
未有繼美者故吾於成德屬意焉成德有志之士也
其祖^某以舉進士爲業至元科舉廢尊君^某惟以繼
述教子爲務比年兵亂成德扞鄉井如忠壯忠烈之
爲者歲丁酉以鄉兵內附又如忠烈之歸唐黟汪其
復昌於成德也歟成德今之蕭縣以其治家者治官
以其馭軍者馭民以庭訓之詩禮立教道善風俗而
後以學問之文章作成乎多士等而上之極儒者之
功用致斯世於隆平於是乎黟汪千年之家聲復昌

於成德氏此升所以屬意於神明之胄者豈以作宰
望成德而已哉於是行書之以識別

葉宗茂哀詩序

新安葉宗茂有清才年四十四卒於金陵邸見聞者
哀其遭時之不偶也爲之賦詩而其里之老友朱升
爲之序序曰宗茂葉濂翁之子也生二歲移家於蓼
自幼以敏給聞稍長治進士業從余復卿先生學戴
氏記歲丁亥歸就鄉藉試有司明年余歸自燕山取
道至蓼訪之後五年淮兵起宗茂避地歸鄉兵旋至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

踪郡邑宗茂從鄉兵奮禦稱能後四年江南開省或
薦之起家至婺源州時州境未定非美官也旣而鎮
戍官適所從前統鄉兵者於是上下相安得行撫字
之政再考乃代代者不善於民宗茂美聲益遠播矣
使說蜀說所長也旣而不遣使督造戰船事集使守
饒饒境接婺源民懼其至戍將與之不協不久罷去
謫濡須二年讀書治藝亦不戚戚或又摘前所督造
船不善重得譴去年使築城所賦尋初十倍其家產
不給也子仁效緹縈上書得免今年夏以病終嗚呼

宗茂而止於斯耶宗茂風神秀徹言笑媚好讀書史不數過成誦爲人比方解說無不喻者隆師親友好賓客急人貧難有國士風作詩有思致有所論述滔滔不厭倦一時欲有爲於世者往往以器畧待之然而天性率直不能曲爲謙退推讓以苟悅人視已之善如人之善視人不善如已不善非古心古道之士不能不相齟齬宗茂之得毀言以此楊子雲曰世亂則聖賢馳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之民困於供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五

禍亟集事者則事愈歸矣甲兵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之身所能備一有不善卒不得免焉使宗茂之涉世也得三四十而不亂率其經業名進士也展其政事良有司也又加以年壽歛華而實爲賢公卿鄉先生以善後來使衰老者得所倚賴豈不甚善而乃止於此豈第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始宗茂從余遊與婺源俞仲謙偕二人通家昆弟出處必相從仲謙能以義相正若不相能也宗茂旣卒平生所與善相附者衆而能存念其孤永其身後名者仲謙一人余

故雖以宗茂能得友古心古道未始絕無人自慰而重念人間世之可悲也嗚呼宗茂則已吾與仲謙之悲何時而已耶丁未壯月丙午里友朱升序

贈地師詹仲芳序

葬書之道二形勢也方位也形勢如相人之許負方位如推命之李虛中二者各精其一已足爲術合而一之人焉廋哉自楊救貧以前皆合而爲一釐爲閩韓不能合者蓋四百餘年中間宏博碩大如王朴之孫伋趙卿著指蒙書撥砂詩心經等文出入經史幾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二

於得乎形勢之網格方位之領袖達者尚有憾焉况其餘乎里人詹仲芳世傳閩術也而學於贛自以爲盡贛術矣而猶講學於閩足力到目力熟人皆信之方將進焉而不已里之治此而能行者未有或之先也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其吾仲芳乎余故喜斯道之將昌而閩贛四百餘年之判而不合者其將合於吾歟矣故書而贈之

題宗家子會從軍末新詩卷序

宗家子子會從軍江右朋從姻戚賜之詩俾升先序

其卷首升謂序易耳詩之難六月采芑張吉甫方叔之威江漢常武紀召虎皇父之績上有叙情憫勞之作下有思奮用命之謠此國家之所以興而民生所以有賴於武事者也卽今江右之軍者懋齋俞君其人也擅才名於自昔以泛應乎斯世子會夙獲從遊以承其旨使詩之者亦能知子會之心如子會之於俞君乎從軍古云樂借問大將誰有古詩老家法存序之贅矣

金生家慶圖詩序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三

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以爲六合之內皆其所有事也是故體天地之謨傳聖賢之心光輔邦家以仁乎民物下而效一官精一藝馳一傳操一戈凡才力之所可及者孳孳勉勉無忝於其生然氣運之流結靡常故斯人之所遭有幸不幸其幸而得於所遭者每與其始得於生者若巧相值然是可以見男子之生之不偶然也吾邑昔稱多士延祐泰定之際宦達賢有名者景山金公稱隱汪公爲其尤之二公者儒則通吏則循所蒞懷之衣冠家咸法之景山

文章傳世機警可以爲教其孫伯琴純明脩謹守其詩禮領袖弟昆爲吾邑之第一家金生煥孟章伯琴之子從其外舅鄭彥昭官於南服自豫章入閩關嘗航滄海使幽薊庶幾乎四方之事者而其庭闈之慕無時刻不倦倦也今獲歸侍以遂其願且將再入閩絜家屬以成歸養之樂焉能文之士往往慶喜詠述之而來請序余念兵興以來宦遊岑海者吾鄉蓋若干人也今之歸者幾人哉身歸矣而眷屬全於外父母兄弟安於家編衣列鼎其樂不減承平之舊如吾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四

金生者亦有其比哉余故以爲所遭之不偶然也生爲倩於彥昭氏彥昭之父仲賢君稱隱公之女夫斯家學所自來也彥昭之於金生卽稱隱之於仲賢也景山稱隱昔吾所師彥昭伯琴吾所友善故於生之家慶不敢第以勞苦於前而佚樂於後者頌之乃爲道其家世之懿而以極男子之所事者望之洪武第三禩正月辛卯朔立春里人朱升序

梅谷隱居序

舊友張君魯瞻儒雅好古帖所蓄東坡山谷南軒真

跡虛谷弘齋皆嘗爲之題跋時爲難得之寶壬辰兵火魯瞻與帖皆亡每馳於懷而魯瞻之猶子伯謙有承宗詩書之美倜儻好義之風爲之敬慕魯瞻爲不亡矣一日携趙子常爲其所作顏公梅谷隱居記示余余謂顏公休邑之大山梅谷爲顏麓之勝地隱居於是名不虛得昔李愿藉韓公之文以居盤谷而無其實何可同年而語矧梅爲皎潔之孤芳有隱逸之真操尤可尚也今伯謙多善能總衆妙岐黃方書唐許藻鑑景純地理之學無不奇驗業既精遊必廣當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五

大有用於世恐不得專此梅谷之隱也雖然我知之矣人以學求名君以謙自牧則其遊也如班生之投筆如司馬公之志名山大川如莊生之逍遙遊自適其適吾豈求知於人而人亦莫知吾遊之樂也壯哉遊乎余老且拙惟目送車塵而未獲同遊之樂榮歸有時當共盤桓於梅谷翫疎影暗香之奇趣蓋自此始時洪武戊申十月望日隆隱老人朱升序

送程仲本之龍川侍親序

程仲本年十八從鄉先生東阜翁學經術舉子業去

侍尊父官龍川諗其親友朱升曰植也學於此而習於彼也從師之日少而侍親之日多懼夫業無所從請而疑之無質也故於諸經多其受而姑日涉獵焉問學也則先其節目於爲文求得其旨意程度而已綴之成篇則在定省之暇噫仲本之於學其因時制宜者哉然愚觀仲本之爲人也其質弱其氣不充不副其志千言成誦率讀二百餘過飲酒不能一蕉葉清癯之體不勝衣而攻苦食淡至甚立程自撻暮輒歎嘆惟日不足坐以待旦愚生春秋三十有四幾倍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六

年於仲本昔亦執經東阜先生館下離師而荒舊業坐耗真所謂悠悠者仲本盡少損其汲汲之過以相益哉今夫舉子之得官也秋試於鄉春受命於朝其早者亦至貳令彼由外之學職吏員與向之歲貢茂異積月日以及於邑丞非二三十年不可也二三十年之地位以得是職不亦勞乎此之工夫尚必循序而漸進夫田夫工女之志於溫飽也得之非一旦夕不種不穫不緝不織古人之於經書也口誦而心惟之故誦不以口而自然入於心以見諸行事以極夫

儒者之功用或弦或舞或息或游故從事也不苦而
腴味達乎四肢六經以下皆文法也其理明故条達
而求其義精故圓致而嚴氣之所發其辭雄意之所
止其篇終作文之本在讀書讀書之法在循序古者
四十年富力強道明德立而仕今舉經明行脩亦限
二十有五仲本循序而待年其進可量哉昔者尊父
大尹之筮仕於京師也日念揚名顯親不敢忘也君
臣大義無所可逃故惟所得而恂恂焉惟所事而勉
勉焉非無致力以助長之地不肯爲也今則宰南徽
朱楓林集 八卷之四 十七

詹田孫氏家錄序

古者王朝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下而至於都若
家有土地人民甲兵錢穀之數宮室宗廟官司祭祀
往來之事則亦必有紀錄焉又下至於事物之書若
山經地志職官氏族之類皆史流也然而古之爲史

者必考求理亂興廢之故而著之善觀史者亦必因
其文而得其心焉夫是以感發懲艾而有益於國家
身心之理非直以爲聞見也是故剛者必折抑者必
發驟興而遽滅幾絕而復續此皆造化之機天之道
也上士默觀而會之焉中人以下不稽而鑑諸人事
之切近者未有能動其心者也孫君仁遠譔其家錄
尊祖而敬宗敬宗而收族墟墓之紀言行之傳感慕
之情忠厚之道無不具見而其微意所以示乎後人
者尤在於此余謂仁遠爲是錄也孝誠盡焉祖德彰
朱楓林集 八卷之四 十八

送鮑尚聚序

邊允中 戴尚文 鄭伯原
尹典文 鮑尚聚 方宏遠

十二年五月徵守王公詔所貢士於朱允升曰邊尹
軀幹言論可觀聽也戴鮑學問文辭可取也鄭方才
幹可稱也吾坐一堂之上而得人才如此其不易哉
允升俯不敢言再問拱而立曰是誠不易也自昔升

平之久有教養之素且患其難得焉且今蔽賢之責有可辭而濫舉之罰不可解公盍慎諸公曰吾所貢定矣子無庸言但爲我第甲乙曰不盡識其人也曰第其所識者曰鮑尚娶爲甲公驚曰噫餘皆其下乎不有戴尚文乎曰此二人也嘗與游處者也知之悉也且公之舉也專爲治經博士乎抑亦使其出入長治用於時乎由前戴賢由後則鮑鮑不甲於餘人甲於戴某所識者也且戴與鮑異鮑事祖父以處鄉大得人心年來科差數十倍於平時儉勤供給家事不

朱楓林集

卷之四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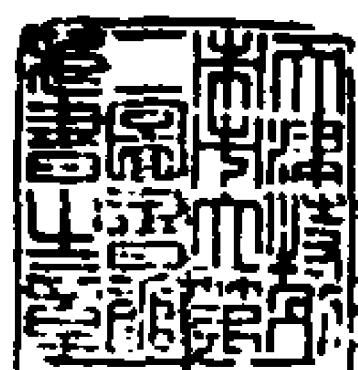
則猶戴之無所用也公大喜謝曰子之言誠不私於所親也茲以尚娶之行而書答問於郡守者以爲贈言

朱楓林集

卷之四

二十

朱楓林集卷之四終



朱楓林集卷之五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新登叅閱

詩七言古

賦梅花初月酬汪古義諸公

并序

至正丁酉歲余由金陵還山諸公爲賦梅花初

月樓詩餞行作此長歌以答之

冬至之後江上春來車去馬秦淮濱幾幾鍾山樓觀
古翼翼南國衣冠新此時遊子逸興發客衾忽夢歛

朱楓林集

卷之五

一

溪雲金陵子弟來相送文儒有賦梅花初月尤殷勤
我昔盛年學書史擔簦載費非隱倫中遭喪亂百念
息揣分甘作山中人山中得此榭重屋惜其背寅乃
面申清宵覓交古君子爲云安名一何神寒梅始花
日山辰當樓新月懸鈎銀天根陽生花實茂月窟魄
死光輝沉蓓蕾數點春我已見其映雪千樹之玉津
漂渺一眉金我已看作行天五夜之水輪功名事業
塞宇宙歛之方寸謂之仁隆中窺此諸聞達莘野抱
此稱天民卽今誰因乃成此故人陶侃與賀循未能

陳力當引去山中梅月姑相親天根月窟古所云動
靜之機幹洪鈞世人漫作復姤二卦看緣何得見梅
花初月之景象與夫隱者之天真再拜文儒領佳貺
長歌作謝聊自申

楊大鑑爲幕府繪搏法百圖題

相臺畫史楊大鑑眼光如鑑髯如鈇搏法千年已失
傳貌出百圖非汎汎劍一人敵學之難豈知徒搏無
傷殘強梁俠兒里中橫顛倒掀翻掌股間幕府畫長
風拂拂窻前卷舒此何物擔夫當道草書精軍人起
朱楓林集 卷之五 二

題歸隱圖

冲陶先生名如山何得畫在雲山間布袍髯絲晚風
滿應緣歸自江之灣畫師當時偶相值歲暮相思走
珍寄橫茅老礪樹參差毫端似得山人意山人家乃
無一金是中所有千古心豪傑聞風失匕箸學子問
道羅冠襟芙蓉山腰石頭路釣名射利人如鶩匆匆
不省認江灣寧識冲陶最深處

酬黃仲器惠箋紙

萍水相逢成忘年白玉阿莘燈窗前余無無住道人
句正自憐何以當此十樣箋十樣箋展開光如鏡便
如黃裳劍潭牛斗映又如叔度汪汪波萬頃勞君贈
感君贈宵人才短筆硯疎此箋十年用有餘文物相
施還將文物報試學乃祖黔安書

四月一日同黃君啟飲高堰徐氏偶題

層雲黯黯愁春風昨夜子規春樹東客懷爲此不肯
醉長途俗子來憧憧鳴笛考鼓搖旌旗射福媒利神

朱楓林集

卷之五

三

鬼叢乃知今日四月朔光陰客子嗟飄蓬前溪婦女
立欲渡長裙短衫照溪紅溪北亦有青衣士倚闌注
目停酒鍾勸君不用苦傷春春夏生意何淡淡北風
十月吹老樹翻想此景不可逢二賢終日酒樽同騰
路不學商山翁蒼天無遣蒼生窮嗚呼蒼天無遣蒼
生窮

和唐令尹喜雨謠

乖龍行雨來陰雲暗長空父老急避雨枕簟叢祠中
共說今年好令君愁民心與天心通推收不行二十

載編戶流離註虛稅救焚拯溺不移時感召豐穰如
有期戶塗秋必旱家家發憂嘆人言令君先民憂禱
神得雨民憂散絕憐得雨如得金黃金不入饑時眼
君不見去年河陝間到處各有守令官盡心弭災豈
無術坐使生齒遭艱難忠臣忍讀罪已詔富兒勇取
入粟官嗚呼從渠入粟爲官至卿相徙薪合在隼頭
上

再和喜雨

長風吹雲雲似墨例海傾河來頃刻父老欣欣拜令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四

君令君說是天公力佐曹未離神廟裏祈禱靈通乃
如此但訝爐烟起作雲那知心液蒸成雨高田梯級
流天漿窮原廣壑如陂塘明日入山取竹木早得好
日添困倉百姓莫忘得雨喜日祝令君壽千歲今君
常持禱雨心百里生靈望更深君不見薛屋年來轉
焦苦勝似枯田待甘雨

五言古

賦怪蝶

并序

國初辛丑歲有蝴蝶大如紈扇飛止人家忽變

怪鳥散集鄉村居民就設香燭爲供休尹錢德
輔親往視擊殺之且罪其爲首者以諭衆怪遂
息感而賦此

蝴蝶本化生變化劇倉猝其父名烏足其子乾餘骨
古有南華仙偏愛談此物終然歸一夢物我兩飄忽
近日維維氓流言自南國妖徒就傳播姦類爭出沒
海陽賢令君此時誅怪惑快揮判花筆勇作擊蛇笏
寓公權德輿人傑不世出法路啟端倪詩史書始率
坐令窮山民脫然超鬼窟錦鯨始捲還詞源方汨汨

朱楓林集

卷之五

五

題靜庵

三聖妙傳心心體存於靜執中又三言近來惑未省
詩書每諄切鄒魯猶行末德性敬所尊放心閑弗騁
歸根乃春苗用晦豈灰冷彼所謂善刀我所謂尚鑿
寥寥越千祀春陵一提醒紫陽書滿家鼻端最機微
南州今孺子名庵在近境明當從之遊飛度韓田嶺

和休邑唐明府哭弟韻

執手憶長路托體悲高原何論手足恩常情可忍言
公家此令第高懷寄林園文章麗以則善慶子又孫

元方人所欽清流想同源帷幃所誨貫華藻相翩翩
人生會有歸紫籙吐復吞脩短一間耳古來誰獨存
不忌謂之壽可與通人論開導其嗣息天理培靈根
啼鳥夜欲旦飛蠶日將昏勗哉崇美德憂喜在一門

山泉樓寄陳實卿

麗澤期良會蒙泉慨獨登居常神已合到此恨逾增
休沐知多暇追隨愧不能五城便笑傲六月絕炎蒸
樂共難兄被心傳季父燈重來應旦暮留語謝溪藤
聞仲節至以去年倡酬韻作詩迎之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六

中泠飛真灑空令訪隱居來期數日近別憾一年餘
聯句星源夜持觴嚴鎮墟清歡成昨夢塵土上衣裾
我抱窮民嘆公知宰物私著書瞻乃祖宜室慶佳兒
應有新來句能消客裏悲炎途宜早發目斷碧雲馳

題林泉風月亭并序

桂巖程先生家林泉風月亭其先大夫帥幹公所
建也壬戌之秋始與其伯子順識携至其家
坐於斯亭粵明日又與其仲子堅識及發源程
仲光四人同坐以亭名分韻賦詩余得泉字飽

成一章唯覽教之

竹樹擁天寶石水通人烟好風秋淅淅皎月晝娟娟
幽人美雲居四妙具亭偏築亭攬斯有古意溢盈楮
方亭水爲基三葉相承傳巖香發秋桂老椿記當年
渴來何所擬我眉老人泉鳳巢毛不殊我識存與全

七言律

題方山樓

易稱坤靜德能方樓對方山拱畫堂突兀偃居雄里
開淋漓率扁照楣梁青山滾滾開書帙餘慶綿綿列
朱楓林集 卷之五 七
笏床老子箇中無一事翠屏松竹共蒼蒼

題吳仲爾雲眠小隱

吳君家在黃山西樓閣突兀雙溪洞青燈炯炯讀書
眼白酒滾滾遊山詩其誰畫之澄心紙隔面袈衣古
冠履白雲滿地未遽眠閑睢遙天俯江水

遊齊雲巖值雪有作

怪石飛雲路更斜長風遠水思無涯金仙直豎兜羅
指玉女細接蔭葡萄花興到直須斟北斗壺傾安得喚
西家嚴神剛許雲霞步好稱先生異木華

次韻汪伯恭總管一覽

岱宗峯頂碧天垂超世飛仙此地宜脚底有山出雲
氣空中聽我詠篇詩當時歷視景如畫今日重來味
似卮一覽名樓應契此倚闌游目許何時

次韻牡丹

碧玉叢中錦綉堆濃酣春日自低回絕怜國色華中
主幾費詩人洛下盃清勝麝囊香乍拆艷勻宮綵巧
初裁何時去作長安客翫賞相隨一笑回

盆荷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八

閑向牕前鑒小池規模雖窄頗稀奇澄瀾清淺無三
尺嫩葢初開一兩枝日照黃心香馥郁風翻翠蓋碧
參差渾如寶鑑涵明月對此寧無酒共詩

其二

堪羨幽人古瓦池能令眼界足清奇魚兒閑泳衝萍
藻蓮蕊初開不蔓枝白石雨餘渾鑿鑿碧泉風動更
差差二難華萼相輝處時復臨風共賦詩

其三

貯水栽蓮瓦盎池西湖風景豈專奇高呈艷艷紅粧

面特立亭亭碧玉枝靜影月涵光皎潔淺波魚戲漾
參差主人心與濂溪會一日何妨賦一詩

其四

荷種陶盆當曲池遠觀藝翫揔稱奇花開水面無多
蘼香噴風前敵萬枝醉臉臨軒紅掩映舞裳搖影翠
參差斯花不是真君子爭得騷人苦賦詩

其五

白石青泥小瓦池新荷出水影偏奇華峰移下無雙
種空國分來第一枝盃面月光浮蕩漾鏡中雲影動

朱楓林集

八卷之五

九

參差騷翁行照鬚眉處安得辭勞不賦詩

春寒喜晴

雨歇微寒釀曉晴富翁聊爾錦袍增遲遲春日堪遊
子拂拂東風已泮冰幾片牆陰梅雪褪萬絲堤上柳
煙凝詩人陡倚闌干立更上危樓第一層

春雨

厭聽階除滴滴聲霏霏微雨逐風輕園林艱賞花空
好泥濘難行草自榮連日浮雲長澀澀今朝紅日得
開明余心擬約前川樂傍柳尋花快此情

又用前韻謝人惠詩

士林柱石振文聲志樂林泉勢利輕指日安車脩李
氏他時執爵等桓榮觀君風采心猶喜惠我珠璣眼
倍明今歲得爲桃李客始終是賴見交情

贈程子靜生日

程生眉眼如新月生日忻懽真酒樽王父仁恩在民
庶乃翁世祿遺兒孫和風款款回山市春樹亭亭對
學門勉爾燈前勤受讀發揚家學詔來昆

寓錢塘題楊元誠奉使回吳中揭曼石所贈序

朱楓林集

八卷之五

十

彩綯吳箋繭理斜龍鬚漚楮壓冰花風帆載重歸蒼
漢春殿繙經擁絳霞揮灑定崇前世典寵光先到大
臣家遙知朝著虛賢席莫爲湖山枉使槎

送李太守赴召回京

昌黎詩文送陸守千載之後驗於君下車期月民正
喜赴召頃刻留無應五月梅潯山霧暗六馬啟道晨
光新作霖大慰天下望回頭還念新安民

送金汝霖之浙

景輝老子挺前脣喜有名孫入品流恰自西江得休

暇過從東土作清遊聖書六字標吳墓世寶千齡閣
虎丘更上會稽探禹穴歸來肯復寫龍頭

送金彥中赴浙行省告承襲

錦帆蘭槳去如飛看盡江花到省薇抽矢廣庭楊葉
小談兵上幕杞材希卽令歲月來無際況是風雲氣
有機平世尚須尊武弁芳年未許試班衣

送回嶺汪士林之杭

武林物色入詩香把袂安能_四方酒盡一尊山意
晚舟行六月水風涼壯懷去去遊而樂道路悠悠阻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一

且長若見虛翁煩寄語文章日月與齊光

送朱巧

西上欣逢雨送舟不殊一鶚舉清秋舊聞王燦依劉
表今見何常薦馬周揔帥好賢敦古禮書生立志紹
前脩吾宗後學當期子爾祖聲名萬古留

酬汪子益寄詩

吾曹秋擬冷官僚得子新詩破吝驕茆屋每緣人借
重桃源不與世相遙平生短翮追雲鶴何日桑重類
細腰憂道忘餐祇自苦一尊評此欲君邀

謝孫瀛州

并序

昨便道求見值從者他出恐歸知係念未免假
姓名以相安豈謂二日之遲遂償一生之願長
者不鄙下顧寓齋感喜不可言也前過不可以
不首先施不可以不報詩述其意幸甚一粲
昨日長橋訪隱廬今朝寓館辱高車宣尼作麼報陽
虎張祿元來是范睢避暑寺中相約舊挹和石水納
交初不堪携刺來看處馬首匆匆問所如

次韻謝陳正父

并序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二

去年冬歸家陳正父有送行詩擬春來酬和而
忘其元韻正父忽又以他詩見示徑用其韻作
詩奉謝

年來多難劇傷心難向著龜問陸沉背我年華唯自
惜動人春色不渠禁愚如伯魯非忘舊歸愧淵明未
覺今珍重主人臨別意謾依新韻獻微吟

題栢山齊祈寺和唐子華韻

丁酉赴召時作

西風笳鼓東南來國本應須老手裁淨洗甲兵過練
水早隨冠冕上雲臺傳宣馬繫門前柳作頌人磨石

上苦機會到時須勇進天邊莫待羽書催

次羅應玉凌雲臺韻

臺扁凌雲俯碧園衆芳圍繞綠陰繁崇高不數重山
良堅實疑加載物坤卧看青雲行碧落吟傾綠醕之
清尊佳名妙句兩臻極總有飄飄逸氣存

送方伯潤松蘿山讀書

一上松蘿數千仞學如九轉鍊還丹且將貝木警宵
寐莫厭斷齋供畫餐松葉亂雲孤嶂暝杏花疎雨晚
窻寒樂羊莫起思鄉念應候佳人機杼難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三

題鳳山余鏞讀書處

鳳凰山上鳳凰鳴鳳去山留百代名世治有人來結
屋月明何處聽吹笙碧梧翠竹炎光薄黃卷青燈夜
氣清會見來儀爲世瑞九重天上待蜚聲

五言律

得詹田佳城

風水集詹田藏川夾石川留心垂半世藏體付千年
海內風塵息城南燈火偏親朋何用哭含笑入黃泉
謝陳弘道飲余春酒

昨來叨宴遇剪燭夜沉沉和氣醉連昔謝名遲到今

無人共酬景有憾易傷心祇合移高館清談聽鶴林

寒食作

并序

寒食清明日與諸友期會臨溪以雨不能集遂
同君啟子益及淦孫冒雨空歸途中分韻得時
字

浮生懸美晤蒼昊屋幽期滂沛五更雨留連三月時
林園成綠暗花樹失紅滋倘有遊觀興黃花未是遲

送陳自新上末新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四

有客志高遠不柰拙謀生捋鬚出肺腑四座相爲驚
何門可拽裾何處有魚羹豪傑乍相見爲爾嗟不平

其二

南窻脫烏幘汗顆不勝灑此際向長途知非得已者
木川鬱佳樹已是息波馬川雲肯上天須臾雨天下

其三

元帥古卻殺好客今鄭庄庇人千萬處况乃敦同鄉
作客亦有時爲樂不可常油幕飽膏馥勉爾歸屠羊

賀陳亨衡長子遷新居

并序

令長翁榮構華處卜吉新居衆人相賀莫不以
高明爽塏爲說至其善頌猶不能出張老意度
外小子則否謹按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非
鯉庭聞禮之熟安能居今而復古禮如此不然
是亦天資之美暗合法度亦足可喜此吾儒所
當提掇者他如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爭迎取養
優游安佚亦賀言之所不可少者意長語約四
十字以見情幸甚一覽

聖王尊命士父子不同宮末俗喧陳迹名家尚古風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五

過庭詩禮舊分蒙酒肴豐超出斯干上高堂坐媪翁

絕句

四美堂

以後十二首爲陳弘道題

有客留題四美堂東塗西林安平章元來只是四時
好雪月風花相發揚

東園

園居四美堂之前

卉木亭臺景實稠不留隙地豁吟眸舉頭見有空閑
處又構飛雲十二樓

環秀樓

樓外周環列秀峰先生愛此意無窮不放水紋浮枕
簾但教欄檻倚晴空

青子亭

杭人食梅不待酸只須豆樣薦金盤若教青子亭中
坐看有何人不整冠

芳馨亭

滿架芳塵似雪開眼鼻受用貪忘回暮歸却被嬌娥
問何處惹得香風來

長春亭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六

月掛棠花不但梢欺人憔悴強婆娑主公也有長春
藥千壺傾倒醉顏酡

花仙逕

二月時光春事濃海棠花發透脂紅若還真有仙風
味那得中間一逕通

武陵源

武陵源裏桃花春世俗傳聞昧僞真早知只在東園
裏大有高人來問津

濟舟亭

爲怕燕姬翠黛愁畫船艤閣兩津頭因茲便得濟川
妙只用輿梁安用舟

歲寒亭

後凋向說栢兼松今此名亭又不同直爲正心難屈
致但蟠香葉綠荔茲

得心亭

樂得之心自有郵智仁肯向陳編求威望何如山厚
重機心未遜水周流

贈星士汪曉窻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七

五星三命元非古後世推詳便爾靈若捨根源求尅
應曉窻談說自堪聽

其二

十人談命九無術有術逢迎不直言今日見君成促
坐清風薺露灑前軒

其三

紛紛世俗愛言好好命如今見者稀言好暫懽終受
訾曉窻不是欠圓機

其四

不捨迤邐不諱貧高談慷慨見天真彥章自是江南
寶且向江湖覓好人

其五

我亦勞君算五行三分富厚七分清春深雨足長青
草數畝山田自可耕

登顏公山

咫尺九天低日月分明千里俯山川顏公登眺只如
此空悔塵中六十年

留金陵送畢功大州判歸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八

楊枝裊娜酒旗搖人去人來朱雀橋老我送君人送
我遲遲幾許意難消

其二

酷芽茶背挹流泉人世紛紛我是仙客裏自悲還自
釋歛山享用已多年

其三

碧流清淺且無波酒鼎船頭秋月多舍弟同遊應念
我我詩有味好吟哦

其四

勞佚人生各有宜扶桑汲汲有嵒畢公今日還山
喜似我當初得舉時

代人作春閨怨十首

一別劉郎萬里遙少年背我暗覓消屋簷初日喧黃
口擁被孤眠又一宵

寂寂深閨春晝長憾郎不爲惜流光盡文剝盡琵琶
面好似奴兒去後粧

昔日紅桃花發時每掇花片比瓊肌如今却被桃花
笑曉攬青銅草樣萎

朱楓林集

卷之五

十九

生來最不耐離愁續日嬌啼倚畫樓鄰舍女兒競相
笑奴家半月不梳頭

二春芳事在青郊紅杏將花豆蔻苗嬉伴昨宵相約
定誰知癡雨打花朝

東風疑不到窻紗驚見盆桃盡著花郎意豈勝春意
蕩遠遊亦合暫還家

了了如歡香香悲凝情盡日聽烏衣郎歸莫作呢喃
語薄倖疑君說是非

庭前紅杏笑嫣然前日初開蝶恣穿輕翅不來留粉

在空教妾意憾當年

春來花月勝秋光也爲離人照斷腸何日兒夫重携
手清宵不復倚頽牆

狂夫一去不思歸桃葉能隨柳絮飛惆悵北溪溪上
路只同夢裏唱金衣

朱楓林集

卷之五

二十

朱楓林集卷之五終

朱楓林集卷之六

明儒學士朱升著

時新閱輯

新安

晞陽居士范涑校

裔孫

時登叅閱

策

六經

浙江省試

問聖人之道載於六經六經之旨明於傳註然其傳襲之有異同學問之有淺深亦豈無可講者夫易畫至六而卦有六十四此伏羲先天之圖何孔子未嘗明言而邵子獨得其傳乎連山首艮歸藏

朱楓林集

卷之六

一

首坤何二易俱亡而周易獨存乎京房淪於術數王弼間以老莊固無足論者程子專於理邵子專於數朱子兼理數而專於占可得聞乎果合於古乎書始百篇既遭秦火伏生之傳纔二十餘篇馬鄭所註果皆晁錯得之口授者乎壁中之出增多二十五篇何今文古文分合難易之不同乎孔氏以序冠篇端蔡氏何以復刪置於後乎詩有齊轅固燕韓嬰魯申公而毛萇之出稍後何萇之學獨行乎朱子傳註諸經自謂於詩無憾然其序文之

去音韻之叶經緯之分亦有所本乎春秋鄒夾既

亡有左氏公唐穀陸淳以來說者無慮數十家孰

爲合於經乎近世程劉呂張之說各有攸當何胡

氏獨用於今乎禮有周官儀禮禮記河間之獻新

都之用果全書乎淹中之出曲臺之記何止存十

七篇乎大小戴記始三百餘篇其後刪合爲八十

五篇又損益四十三篇何今所存小戴乃增多六

篇乎儀禮其經也亦有異同乎今何舍經而用傳

乎此其大畧也諸君子方以經術用世其考覈精

朱楓林集

卷之六

二

矣願條陳以對

詩書禮樂先王所以造士之四教也周易春秋孔氏贊之脩之以爲世教者也夫六藉之功乎立天地之心植生民之命措斯民於至治傳是道於無窮先聖後聖因時而起制作傳述其事不同而此心此理則未嘗異也學者存此心以燭此理則諸經文而釋諸傳註此所以有得也此心不存則理路昏塞意見背馳固懵然於聖人之經矣傳註傳襲之有異同則滋惑之大焉夫大抵聖人之道散於萬殊者非狹小

之心胸所能包羅也歛於一原者非粗淺之意見所能造詣也問學至於浹洽思慮通乎神明然後有見於化原有得於古初而聖人之經可得而言也是故詩者人情之宣也書者政事之紀也禮者列義理之序而樂者陶天地之和也易者上古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春秋者吾夫子所以正王道而明大法者也皆非可以易言也夫河圖洛書順逆生剋天之所以視經緯也先天後天對待交易聖人之所以明體用也此萬化之原萬事之本六藉之門戶也易畫至六

朱楓林集

卷之六

三

兼三才而兩之也卦有六十四八卦相盪因而重之也先天四圖蓋出於伏羲夫子繫易傳易有太極章既言卦之所以畫說卦天地定位章又言卦之所以位其但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明言其爲伏羲者亦猶但言易之興於中古作於憂患而不明言其爲文王也是圖也必待希夷屢傳至邵子而後大明於天下後世則斯文之氣運有關於天而有埃於人者如此也連山首艮終始之際也歸藏首坤靜動之守也二易與周易同掌於官其經卦皆八其別

皆六十四而周易獨存者以夫子贊之而學者傳之也夫理者所以御數數者所以寓理京房吹律其爲數也徒煩於推衍王弼亾象其爲理也遂荒於高虛程子發明易之理而加一倍法之言則知數者莫程子若也邵子發明易之數而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邵子固以理而妙是數矣夫天一至於地十與夫盈天地間之物象皆天所以示人之數也而其所以爲數者有理存焉善有吉否有凶與夫致悔致吝之故皆在人自然之理也有疑於其理而稽諸鬼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四

神則必以蓍策之數焉占也者理與數之合也知來之神其數不可窮藏往之智其理不可易易爲卜筮而作朱子所以融會程邵之說而發明易之本旨也九圖之冠於本義者傳於古也六圖之特筆於啟蒙者與夫子所謂八卦相盪因而重之文雖不相合然而朱子所以推邵子一生二之義與程子加一倍法之說同也百篇之書既遭秦火伏生之傳後二十八篇馬鄭所註又有僞秦誓一篇自唐以來孔氏所傳二十八篇盛行於世而馬鄭註本不行矣今文古文

篇有分合詞有難易觀其文理之相接則可見其始合而今分矣觀其體制之迥殊則疑其彼何獨難而此何獨易矣若是者自朱子吳才老固已疑之而世之大儒亦已有明辨而整正之者矣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註引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亦朱子所授之旨也漢儒傳詩者四家毛萇後出乃獨行者理勝於三家也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而齊魯韓以關雎爲刺詩焉此其傳之所以不行乎朱子之於詩

朱楓林集

八卷之六

五

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春秋五傳邠夾既陸氏以來其爲說總總也大抵春秋一書雖曰聖人詩亂討賊之筆而出於仁恕忠厚之心故其立法也嚴而待人也寬有能因其筆而得其心覈字實而不流爲虛虛推書法而不陷於慘刻是爲合於經者程劉呂張之說各有攸當而胡氏之傳獨用於今者金陵王氏當國廢斥聖經胡氏憤切於此遵程子之意爲經作傳以羽

翼而復之事據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是胡氏能集三傳之所長而深有功於聖經也禮有周官儀禮禮記三書周公六典本以命官而非以記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各官空土以居民考工非司空之事則六典固非全書也經禮三百亾於煨燼而高堂生所傳僅十七篇焉大小戴記出於漢儒編緝而今所存小戴記乃四十九篇焉淹中古經之出曲臺禮射之記凡此皆見於班書藝文之志自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序目戴記篇目損益多寡具見史志

朱楓林集

八卷之六

六

正等書遽數之不能終也夫禮有數有義名物制度者數也其所以然者義也數非目擊而身履之者未易知也而義則學者可推而知矣儀禮經也所記者名物制度禮記則傳其義焉遠古無傳則求其數也難不若姑因其義之可知者而使學者盡心焉而求古聖制作之意以通乎其餘則設科所以舍經而用傳之意也執事先生所以下詢承學者既條陳以復命矣敢因策問言外而竊有獻焉夫聖人之道載於經聖人之心無窮經之理亦無窮也顏曾思孟之傳

述周程張朱之發明凡先儒心術之所形精力之所極學者既不敢不盡心矣河圖洛書之異而同先天後天之分而合四圖皆從中起之故方圓逆順往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跡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九疇出於洛書之法象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知仁勇之統會孟氏存心養性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周頌音韻之說春秋書法之可推禮經大祀之未審若此之類學者得毋猶有所當盡心者乎聖人垂教於萬世先儒有望於

朱楓林集

卷之六

七

後人其心蓋何如也存是心以明是理用聖賢之功夫求聖賢之精蘊博而約之可也不然則專門之習學究之譏其於經術用世何如也執事先生洞燭於此矣故愚敢因策問言外之旨而竊有獻焉

四書

浙江省試

問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是仁與道一矣孟子又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中庸曰脩道以仁則仁與道又爲二矣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仁與心一矣而孔子曰其心

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則仁與心又若二矣然仁也道也心也果一歟二歟明著之以觀精蘊之學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以爲心者也以人身言則人之所以爲人者此仁也以人心言則人之所以爲心者此仁也見之行事則合天理而無私心者仁也論之人心則無私欲而有此心德者仁也以其體用兼言則心之德者仁之體而愛之理者仁之用也以仁與道對言則道者義理公共之名而仁者吾身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八

親切之理也以仁與心對言則心者兼形氣知覺而言而仁者專指吾心真純之理也知此則可以釋明問之疑矣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蓋曰仁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人之理合人之身言之是乃所謂道也詳味孟子語意則仁與道未嘗一之也至於答淳於髡之言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而謂其道不同其趣則一於仁則以三子之行雖異而皆合乎天理而無私心也夫子答哀公問政曰脩道以仁者謂脩五者之達道必用

吾心之仁蓋達道人所通行而仁者我所獨得天地生物之心而爲心者此心不存則雖行是道而道猶在外也此心而存則所行之道在我矣此二章以仁與道對言二者固不可以一之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先儒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孟子之意蓋謂仁者人之所以爲心者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已故反而命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也翫夫先儒反而命之之訓則孟子語意亦未嘗直以仁與心而一之也至於

朱楓林集

卷之六

九

夫子稱顏淵不遠仁則謂其心無私欲而有其德也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則謂以仁之理存於其心其發則爲愛人也此二章以仁與心對言二者亦不可以一之也總而言之仁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人而不仁則非人之道仁者人之所以爲仁之心也人而不仁則非人之心孟子言仁旣曰天之尊爵人之安宅又曰天下之廣居而猶未也必附之人之身焉曰仁也者人也必直指人之心焉曰仁人心所精矣

記

方山樓記

方山樓者程靜翁新居之重屋也程自東晉時元澤守新安遂家焉至靈洗顯於梁陳之際實能捍禦寇難以德於鄉邦而廟食之神明之胄蕃昌在他姓上靜翁居靈洗故宅里至正兵興以來避地水之南越數歲始構新樓而居焉靜翁氣義之士也揚貌而碩膚善談論而重然諾使人望而重之親而倚之邑大夫郡公往往知其名靜翁往役而已未嘗往見也方其樓之初成也余登而落之靜翁自慮其不見舍於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

斯時而莫得家之安請樓名以自表余觀新安江水自率山東流委蛇以入浙樓之所帶也吳大帝廟於層巘曰孫王山樓之所枕也是皆佳山水也樓向西南其山未有名而面嶄然立頂截然平無異乎塞門之屏樹也瞻之若對筵挹之而入座其諸君子之平正卓立自守而不可拔者歟宜名之曰方山而以名君之樓者莫宜於此也樓凡若干楹廣尺五十深四之一前軒牕幾左右室房幾繞之以厦院表之以高門城之以藩垣郭之以隸舍以待賓客以息子孫於

無窮極非直爲遊觀而已也既嘉名以頹之又善頌而落之而又本其世道其爲人述其所志作文以紀之使夫聞見者不徒歆艷於神仙之居而知其爲隱君子於斯也歲癸卯里人朱升書

西樓記

西樓者孫君仁遠之所作也君既成新宅於祖居之西靜山朝秀於前詹溪秋澄於後門庭開明廊廡深廓燕寢重屋周阿翼舍殆二百許楹阼祀堂序稽經合禮起居游息尊安優逸人之過其里閭者往往欣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一

慕顧瞻以爲盡居室之美君曰吾所以自處可矣尊賓則未也禮主人席平堂之東南賓席西北西北嚴凝之方所以尊之也階主人就東階西向客就西階東向史記韓淮陰得李左車東向坐師之也樓護在王邑坐坐者數百人而獨處護於西東向護已父之客也故降等之客則就主人之階主人辭之曰乃已不敢當東向之禮也是以田蚡自以漢相尊東向坐而坐其兄蓋侯西向可睹矣君乃起樓於新宅之右爲屋又若干楹大明升其前軒北斗挂乎橫楠中設

賓榻高廣尋丈旁列几席坐者百人其圖書藉橫陳而高披者莫得其名數重屋之下宴寢安便賓友之來也笑歌眺望登降憑倚無有不滿意士君子雖未之目見者亦想像欣慕以爲得待人之道焉余嘗慨世之人以其意爲屋室基爽塏之堂斲高明之宇鑿池豬清開戶當山以娛心目而適其起處者亦無所不至逮夫階除卑接遇之禮亭館失酬酢之歡主人者深居安處清溫廣密而賓姻戚友或舍於隸人乃習焉而若罔聞知者斯不謂之不知類者乎不然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二

孫君恬靜者也豈好爲是締造之勞哉君曰子殆得余意請爲西樓作記余謂在禮舍館舍之者爲主是樓也賓友自爲記以道君之德美固不待請也樓成於至正九年秋記在其冬云里友朱升拜手

勤有堂記

先師陳先生生淳祐壬子年二十四歲始自縣南五城復居陳村越二十一年積累書會之奉始成新居於東阜之下而扁其堂曰勤有取諸韓公示兒詩語以詔來昆也先生未弱冠已蜚聲鄉校里老儒朱楚

材奇而器之妻以族女實協心婉德以成其家政紙
田筆耒歲之入也蠶織亦參之一焉是以先生既成
其屋廬矣畢婚嫁長孫曾而科第著述爲邑里儒者
第一元統甲戌先生年八十三妃年七十九先後六
日而卒未二十年淮兵起屋以毀廢歲丁未先生曾
孫槃授徒於鄉以前翰林楊仲弘之子宗道所書勤
有堂榜揭於寓屋復先生之業此其權輿也歟槃謂
朱升曰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屋廬韓公詩也詩書勤
乃有亦韓公詩也觀吾家堂名惑而弗辨幸爲記以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三

昭之升事先生二十餘年誼莫厚焉楚材公吾曾祖
諸從也屬莫親焉宜記莫我若也槃以其妃始居是
室則舉先生夫婦成家之故實勤有之言以爲告者
亦莫此若也韓公二詩蓋當時士習昔人評之茲無
庸論然以勤而有以怠而廢不特詩書屋廬二事爲
然第於二事中吾儕不可不知先後耳子其試思之
抑又有進於是者聖人繫易於豫之上六曰冥豫成
有渝無咎於升之上六曰冥升利於不息之貞先生
心學有出於韓公詩語之外此升所得於先生者不

可以不告也少陵贈王弼詩曰我之曾老姑爾之高
祖母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子其勉諸正月元日
記

求思亭記

休寧陪郭程君和卿與其從父饒州路銅冶場提領
貴老立亭祖墓之旁題曰求思以饗其先又置膳塋
之田定合族之約俾後人世守之求記於余余從和
卿得其譜云凡新安之程皆出於晉太守元譚太守
當永嘉末有德政賜第郡之黃墩家焉至梁將軍忠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四

壯公靈洗起鄉兵拒侯景廟食於鄉子孫始盛曰唐
御史中丞都使公濬復以鄉兵拒黃巢其中子南節
領軍保休寧遂居邑之陪郭南節之後曰宋開州團
練使全與金人戰死池州子先誓守墓不仕晚問道
於考亭號東隱先生三子曰求正宋帶御器械分居
杭睦曰求奇從遊考亭號格齋曰求彰鄉貢進士兩
派並顯於休寧所謂陪郭程氏者也初伊川子端彥
從南渡居池州團練爲池州統制遂相通譜端彥六
世孫祉休寧尉居邑之小東門而格齋玄孫六三無

嗣社從子榮秀實繼之官至江淞儒學提舉貴老之
父也鄉貢五世孫隆當

國初下江南徽有兵變欲屠其民隆冒白刃說止之
授本縣尉生永盈庫副使忠甫和卿之父也自南節
至和卿凡十六世墳墓衆多不可無脩謁之規子孫
蕃碩不可無統萃之處故和卿與貴老協議以爲此
亭而後歲時之間奠獻可施昭穆可序誠可謂永言
孝思者矣然詩言孝思必繼之曰維則使前人可則
而後人不求以則之豈得謂之孝哉程氏之先若太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五

尉之於
國朝皆克世其靖亂活民之功功之可則者也東隱
格齋之於考亭提舉之於伊川皆私淑其窮理盡性
之學學之可則者也程氏後人登斯亭也進而饗焉
瞻祖烈以遐思退而飲焉懼已德之弗類必也處爲
良士出爲良臣則庶幾乎永思之名之爲稱情也哉
貴老名文貴和卿名峴山皆讀書尚義而貴老之兄
福孫和卿之從弟子社子華樂助財力尤多且勞事

宜附書至正八年歲戊子春正月晦日邑人朱升記

四友軒記

臨川吳君至新安爲余言其家之勝有伯兄之四友
軒焉蓋吳氏世以衣冠族居縣東都山水之美若盤
谷之爲者兵興以來避地於外旣歸而棟宇獨無恙
故伯兄卽其嘉植之蒼翠芳香者以一身居三者之
間而以名其軒以爲生斯世也而得友於是足矣吾
繫於宦遊日思焉而不能忘也子能爲我遙爲之記
乎余曰物之生也莫不各有其德惟無欲者能不失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六

之徂來之松淇澳之竹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其蒼翠
芳香之感乎人者終古一日也風焉而聆其聲月焉
而俯其影暑焉而休其陰至於歲之既寒而昔人聯
之以爲友凡其受命於地貫四時而不改先儒所謂
枝上之乾坤者非生生之易歟伯兄吹簫仲氏吹篴
尚德其德軒而揭之基焉竹葉爲韻松茂爲簫索笑
惟吾德馨方是時也興情而賦就雅詠而歌發太和
至順彼我一天人歟物歟師歟友歟三歟四歟五歟
不得而知之也此天真之渾融世運之古初宜乎君

之不能忘也君曰子言信美矣雖然頌而無規余乃言曰物之無欲而不失其德者未易淺視之也記曰竹箭之有筠也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稽諸說苑梅以花貴自戰國始而後之風人托物莫先焉正於內婉松之心毅於外視竹之筠英華之發馨香之聞潔白之姿不忤於梅之皜皜也而後可與三物友有進於是因其不失者廓而致焉以極乎所以爲人者如是而與三者友則冢宰儕於五卿而六官乾坤列於六子而八卦亦未爲失其在我者焉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七

不然則此三物者將語人曰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君矍然聽而謝曰富哉子之言乎請書以寄伯兄使刻諸軒之壁

清陂橋記

并詩

歙休寧南五嶺溯江番江往來要道也嶺北十五里曰五城議爲扛梁者幾世矣去年夏五城耆儒黃伯固爲余言是事且曰吾鄉隣程子珍殆成之余喜曰成之爲文以記之今年來則成凡架板之座幾聯四木以爲板比兩板爲一段者幾工人用力幾合之

爲費以米計者幾又請於官復其旁幾戶任維繫架撤之事且求田收歲入以俟脩葺焉其用心之善而爲謀之求如此既亟酬其記且益之以詩詩曰

剡水入海番爲南江兩地相達踰嶠乃通歙統休婺五嶺之險莫如清陂豈無小舟夙夜誰艤莫往莫來有如千里豈無實路鑿石巖山行旅求捷鄉間往還維茲新橋厥功莫比近濟一方遠通萬里木座立鰲板道橫虹靡晨靡夜以西以東昔人有心迄今乃作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八

荷歛程君出其私橐程君從戎以桿里居一橋是力可覩其餘五城名鄉世多君子德教涵濡用能取此事不在六力不在多孰有善心我爲作歌

說

梅桃程氏三叟九子十一孫字說

余年二十時始遊邑之南鄉卽與梅桃三叟三子親兄弟也而各三子伯叟之長子長余四歲季子與仲叟之季子少余十有七歲十有九歲時伯叟持家政待賓客甚有禮余往來必過焉三叟與其九子者

無老稚視余如一家人也既而二季子讀書余石門山中三叟請爲九子定其字既述其說以詒之矣今年秋伯叟語余九子者既各有子不蚤表以字慮其名無以別於人人也乃與其塾師古林先生黃君啟商而字之而述其說曰伯叟三子景顏之子祐祐之文原於右右助也手之用左拙而右捷故助之意義取於右友亦助也从兩又爲近古右宜字子友景卓之子承承與奉同義承兩手拱節會意奉以兩手丰聲字體不類義無異也承宜字子奉景虞之子安聖

朱楓林集

卷之六

十九

字務觀尚矣景行先哲蓋字子游季叟三子明善之子葆葆所以蔭覆者也蓋字子蔭明達之子輻輳友乎輪轂之間考工記貴固且強是也當字子強明復之子尚濩尚上也加也濩湯樂名義取諸布濩以濩民也尚字子加濩字子和可也噫余自幼遊至今三十有三年不鑑諸水鏡不觀吾鬚眉與三叟九子十一孫者浮沉逍遙唯見其餘而枝枝而復枝竹苞蘭茁造化發育蕩然一生氣而已數十年如度數日豈知行年五十有二哉仲叟夙信星命十數年前自推

朱楓林集

卷之六

二十

升書

程伯順字說

休寧南傳營程君存字伯順或問其說於余余曰順天者存孟氏言也人之爲人役久矣天下有道視賢德否則視勢力處有道之世固當擇賢德而仰之不幸而居勢力之世亦顧吾小弱而安之所謂順天而能存者也或者請益余曰有道之世理恒勝無道之世勢恒勝理勝者常勢勝者非常君子處乎非常當無失乎其常或者又請益余曰處非常而順之易反

朱楓林集

八卷之六

上

非常而正之難無道之世人不知德我以吾仁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彼以其爵雖欲弗順惡得而弗順至於撥亂世反之正則不徒順焉夫子之力不加於世卿而請討陳恒孟子之位不貴於國君弟而不答滕更伯夷聖也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子思賢也曰以德則子事我惟君子爲能順天惟聖賢爲能回天順天者所以存其身回天者所以存斯道非吾言也孟氏言也伯順學聖賢者也庶幾由君子而進諸或者稱善請筆是說從伯順質之歲癸亥友生朱升拜書

朱楓林集卷之七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閱輯

晞陽居士范涑校

時登叅閱

頌

行樞密院判官鄧公勲德頌

并序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擾至於丁酉六月之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九十有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

朱楓林集

八卷之七

一

江南行省平章朱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卽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材墮帖服而民不知有軍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乃知免矣將官張思總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三

徽之爲郡介乎萬山昔有華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搗於徽肆其燔劫突來薦至奔北

相仍六勝六負哀哉民生猗歟

辨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陵南復楚疆有獻於

公請事徽方

公曰噫嘻無窮於遠叢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右囊中

公曰噫嘻茲爲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友德蘭苗其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宜衆未降長鎗餘黨旣屯於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爲我南行汝親

朱楓林集

卷之七

二

吾養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

辨章令

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敕渠帥卽日啟行衙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獍之銳列騎聯旗兩州相綴惟徽厭亂城廓久空諸軍畢入誅其莠蓬旣柵旣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乃納降附業酒溫存受其雞豚爲之饗餐使觀其軍使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吾爲儕曩者轢我今吾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開幕衣冠中原

典則曩之來者驅民爲兵何爲強弱徒殲厥生之來者每事報復指擄次求燬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日無長澆風酷爲指擄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於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謝公指顧秦敗淮淝鎮靜之道致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寧一繫公懿質

辨章登之進之於學玉而成之雲臺元功少年杖策

朱楓林集

卷之七

三

人謂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秉心勿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清苦先生頌

厥初生人降衷維均好是懿德克全其真反身而誠乃安所遇不知不愠日素其位源泉鏡止湛然在躬一疵不存伯夷之風令德之脩將無與同猗歟其清廓宇寥空惟栢惟葉匪利諸只簞瓢不堪顏子之守令德之脩庶乎尚友孰云其苦大羨玄酒灑然一室

凝然四德有美斯人於焉棲息月白風微泓澄几席
揭茲頌言聿昭令德

贊

宅心堂贊

孫君之堂居宅之心君堂之名欲宅其心君宅爾宅
宅宅之心東館西序門塾寢與賓親臣妾藏脩寢處
掃除啟閉官司執守主人中處誰紊而倫身如大宅
心其主人心或不存則身無主東重西輕前離後陷
目視非視耳聽非聽氣徒無帥體無稟令人欲橫肆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四

天理湮沉是以聖神於此勤勤爰恭爰慎爰敬爰欽
是以聖賢於此諄諄曰操則存曰求其放見賓承祭
履薄臨深其渺方寸有幽其所其尊天君有恭其臨
宅宅之心在君之身宅身之心在君之心以心宅心
心有所主正倫篤恩務本節用德潤其身富潤其屋
以光先祖以開來今我作斯贊揭於宅心輔君宅心
亦以自箴歲已丑朱升爲孫仁遠撰并書

畫眉禽圖贊

京兆眉嫵畫之以人此禽之眉畫乎天真嗚呼汝眉

畫乎天孰知夫身畫於人猗

扇畫毛女傍一鹿青草因題贊之

有女娟娟有鹿徂徕此何如時武陵之桃商山之芝
同乎委蛇嗚呼噫嘻不幾乎馬於望夷而從葬於驪
余有扇偶墨汚因畫爲熊贊之

硯田之濡扇統之浣轉而爲熊匪坐匪卧彼妙鳥駭
小人之過尤而效之希蹤周佐

銘

善復堂銘

并序

朱楓林集

卷之七

五

復還也往而返謂之復書巡守卒乃復詩復我邦族
是也失而得亦謂之復盤庚紹復先王大業魯僖復
周公之宇是也不能不往也而求其返不能不失也
而求其得復也者學者之大機歟汪君師魯讀書之
堂扁不曰復而曰善復何居復虛辭也則有善有不
善焉易震下坤上之卦其名爲復陽上往而喜其返
也卦六爻辭所謂復悉主初爻潛陽爲言皆復於善
者也訟九四復卽命小畜初九復自道九二牽復睽
初九喪馬勿逐自復解其來復吉皆復於善之論也

泰九三之無往不復上六之城復于隍泰極而返復於不善矣春秋褒貶尤謹嚴於一字一衛侯鄭也前之歸書復歸後書歸不言復何也諸侯嗣故出而歸也繼之則稱復絕之則不稱復復猶善辭也衛元咺歸也書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入也書復入非此族也雖楚比之歸書歸而已矣何也大夫不世故奔而歸也與之則稱歸絕之則稱復復惡辭也同是復也自陰而陽爲喜自泰而否爲戒在諸侯爲與在大夫爲譏此善彼否天地斯隔不寧惟是公孫敖如京師不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六

至而復聖人以其復爲邪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聖人以其復爲私魯昭三如晉至河乃復聖人以其復爲耻往也失也不可以苟非返也得也不可以久贊是以君子不徒於其復而必欲善其復善也者又復之要道歟汪氏世業儒至尤精篤僅領一薦策名稱實藏書傳家以清爲貴孫師魯資明識敏宏能承以發然自年三十以來希乎無益於得者炙相門之熱當憲府之寮以儒以吏靡所不跡前旣失而往矣乃今歷世故也久攬榮願也飽於是身復所居之堂

口復所讀之書心復所學之理返於外而得故其復也不謂善復矣乎身允蹈之堂徒名諸汪氏實升母族且屢登斯堂而師魯以作文屬甥升也謹述四十八字以爲銘而序其旨如右銘曰

有涵其灣有嵌其山公善茲復昭哉堂顏新功弗緝孟母斷織故習弗除馮婦下車我銘斯堂將曷來諗克已復禮善復之準至治二年壬戌朱升書

理齋銘

并序

理者文理之謂也兩間之物象凡其自然生成者莫不覺有文理存焉交互者謂之文條達者謂之理理之緻者莫如玉故理之爲字从玉而里聲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星之經緯日月道之出入

朱楓林集

卷之七

七

凡在天者莫非交互之文川牝山牡三条兩戒凡在地者莫非條達之理理之緻者莫如玉製字者旣从玉以爲理之字矣玉之外物理之緻者又莫如木果之栗者故稱玉者曰溫潤而栗然書言寬而栗記曰溫而理寬也溫也疑若爲渾然者故繼之曰栗曰理以足其義知此則知理字之本義矣然則古先民之

謂理皆卽物而指其條達者以示人如所謂文理密察足以有別所謂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者非超乎物而言理也自吾夫子之贊易也有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之言性理者宗焉夷考夫子之言而求其旨蓋以爲理出於性性原於命聖人作易其著數卦爻之用由渾然者而疏通之則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由粲然者而本原之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謂理者未嘗以爲在性之前也程子之言性曰性卽理也朱子以性之仁爲愛之理義爲宜之理禮智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八

爲恭別之理夫愛也宜也恭也別也四者因用而後見而其本則出於性譬諸草木其枝柯不一也循而視其理則皆出於其根是故善言性者因其愛宜恭別之用不同而窮其理之本諸中者則泝流而源見其派然而不混也於是因其用之愛而窮其理之本乎性者則謂之仁因其用之宜而窮其理之本乎性立名者也以朱子愛宜恭別之理之訓而讀程子性卽理也之言則庶乎其可通矣理云理云渾淪渙漫

之云乎哉吾宗有仲元者淮海之英也名珍而字理且以理名其齋是得字義之本非常情常辭者謹述字義爲之齋銘以爲理也者不在於字亦不在於齋而在於心也銘曰

元化默運流行不已物象肖之渾然之中有文有理理者條達亘乎終始有疎有密有曲有直而無交發物理惟玉其緻無比理之爲字所以從玉諧聲以里窮理盡性說卦有旨以理言性有條不紊惟程朱子萬物之理皆備於已彌綸叅贊民生日用咸有統紀

朱楓林集

卷之七

九

原始要終明彼曉此應事接物行其所知舉而措耳猗歟吾宗天資玉美旣珍其名理以爲字齋顏亦爾人見吾宗溫然佳士服其夷曠挹其和粹仰其儀軌未必知其學優而仕事至物來徹上徹下條理如是我作銘詩其直如矢稽首扁名洗心聖言秋月寒水丁未四月甲子欽宗生升藁呈

書簡

通回嶺汪廷玉治中書

九月九日辛卯

升維時菊榮九日霜應上辛恭惟廷玉治中相公尊

丈閣下把翫晚香夷猷煥處明示協相尊候動止多
祥升齊肅奉書邇風歛衽升載閱時令之紀季秋之
月夏小正曰榮華而已呂覽則菊有黃華視仲春之
桃李春之桐第曰始華而已唯菊曰有且表其色曰
黃華非以中央寄王之時黃中通理其所固有者乎
然自京房楊子雲以來皆以菊有黃華爲是月第三
候則在寒露十日之後甫入寄王之日數也若氣朔
分齊則是候也實在中旬而重陽之日菊宜未有華
今茲之重陽則巧協矣菊至是日而旣華霜至是日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十

而方降又古曆家說候雨以甲雷以乙露以庚霜以
辛是日辛卯則又巧協焉大人君子以黃華晚節之
操當霜降水涸之秋氣運之芳馨廉隅之峭厲所以
昭當時而表流俗者固有非常人所得同也升是以
不敢致乎常辭升敬以平陽望汪茫之宗新安世神
明之胄其丹轂金章登于臺省固非人所能貴而其
黃髮兒齒表乎州里者實天之所壽者焉尊眷長以
清邵之才鴻臚之質自泮宮之發軔迄別駕之懸車
其聲名職位之隆政事文章之懿人得而頌之升三

數年前薄游江上每以勝日從大夫士訪晉唐諸賢
所遊歷者舊者知升爲歛人也則時時爲道池陽府
推昔政之善媿其高則九華之嶄巖况其量則秋浦
之深廣謂明允所被民之不冤公退之暇與馬守昂
夫諸賢登臨嘯咏人士瞻對倚賴慕化趨風蓋此郡
法理之官二十年來未有能企及之者猗歟盛哉渭
濱立後載之師汾陽歷中書之考玉樹之庭階銀床
之簡笏天所以瑞斯世者不在茲乎升是以聞之審
望之深又以衆觀之疎向仰之勤而頌言之彌有味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十一

也升生辰弗淑嗣息實艱商瞿之年甫得育子曰同
今十有八年矣爲之謀婚則有夙所願者四曰仕族
曰舊婚曰其母嫡曰其生後而未獲也今年春眷家
見心洪兄爲言令侄子復學士次院愛之年德欲俾
之晉請焉齊大號涼如之何其敢僭踰也旣而他友
有謀媾某氏者神夢之曰朱氏之緣契不在此而在
汪某之家升聞之以扣于忠烈行祠則得百二十籤
之吉首以告洪兄洪兄曰可矣余所懼者僭踰彼神
實開之矣升是以因之而屢以請焉日吉辰良端拜

陳辭于執事伏惟崇篤夙誼以肺腑而納洪兄之請以道味而不故舊之遺光賁俞音寵於冰室庶几升得所夙願也使是子薰陶乎高門雍睦之美以克有成是爲天幸而非所敢望也敢悉布其衷曲惟矜體而嘉惠之升惟訊眷序之興居請委令之條目竿牘常禮也升也則額手乎神仙之聚歸心乎君子之側不敢層番縉語以煩視聽爲是至敬無文等干台照

答程容父請簡

伏以隨風生珠玉屢陪誨語之榮落紙染雲烟忽拜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十三

緘書之寵不昭獎與敢不樞趨王海金山已愧家聲之不振春風和氣願領談笑之無邊

答程伯順簡

蒙示近來爲學不計功之意甚善甚善朱子嘗曰此事原無窮盡但當鞠躬盡力看到甚地位爾在吾人尤不可不勉太極圖說謂周子推明天道以明人事之語甚新餘亦有當商量處俟面請也陸氏許氏二圖未審曾見否漫錄內去如有所見無妨鐫喻三月七日友生朱升拜

與以口程仲本簡

開年得子高國賓處音問知體中清勝可以到此相聚數時此大願也黃先生雖健但年已高吾儕問學固當循序然亦不可緩也鄙意欲得尊兄來此整理春秋之學庶得秋間同往彼處小子與趙兄問易而尊兄出名問春秋誠爲便安一人而請二經又犯輕獵之罪故也不審肯合此意否餘儲面列不具

問劉商卿先生大業圖旨書

升受教大業圖歷三時矣無日不思而不能得全體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十三

之妙其所竊窺其一二之易見者天地之位圖乾卦在午帝出乎震圖乾卦在戌此大業圖乾卦在寅與楊子太玄之申子辰邵先生經世之寅午戌三方鼎峙之規模協合一也又見其一陽之卦一陽在初位者在天根之位一陽在上位者在月窟之位妙不可言又謙豫控扼東南西北之地左隔八卦而爲師比右隔八卦而爲復剝分均位置各有妙理二也乾坤二卦控扼東北西南之地而文王卦辭具元亨利貞七卦皆在東南之方如星家羅計攔截之狀非無意

思者三也咸恒既未四卦居內宛然如醫家升降浮沉之理造化人事網格整嚴決不可易四也中孚小過在乾坤坎離之間尤可翫味五也自五者之外畧不能有見今所急欲求而不可得者六十卦所以羅列環布挨排次序寂不可聞冥不可見旅畜兌之序聯求之不可得若不得聞一卦序次之故則無緣知大業之妙或者疑其爲因見上下兩篇卦序而捻出此圖在愚雖決不敢謂然而亦無以破其說也惟高明不靳而賜教焉

朱楓林集

八卷之七

十四

賀金安仲子娶簡

伏以主器新婚名門慶事辰彼碩女巧符令德來教之詩宜其家人不負之子于歸之咏懽生綺席瑞藹華堂某忝在同親深爲助喜不揆寸芹之傾式偕尺楮之將會珠履之三千嘉禮莫陪於花燭列玉京之十二仙風遙想於蘭房頌詠之私敷宣罔既

賀黃張甫子娶簡

伏以喜鍾長嗣禮畢大婚會神仙於五城山谷氣同於雲谷對嘉平之八日燭花光映於椒花瑞集庭闈

懽洋閭里某托婚匪薄往賀爲宜不慚蘋藻之將少寓蘭房之慶賦婚姻及時之詩行看灼灼之花符子孫宜爾之祥遄頌振振之羽無窮贊咏曷旣編摩

代程子宜答賀子婚簡

伏以桃夭梅實方諧長雅之新婚葉纓花駢忽昇外孫之好語不昭眷誼復覩嘉儀維其旨維其嘉足見垂情之篤不我過不我與抑何見外之深下拜登嘉銘心感德頌玉京之十二氣象曷比於璫溪無珠履之三千光賁尚靳於友士

朱楓林集

八卷之七

十五

講義

東倚平義塾講書

子曰知者樂水一章此章吾夫子形容至道之君子與天地同其體用而其性情功效分而言之則有此二岐其實則全於一人之身非一偏而有彼無此之謂也仁義禮知均爲性之四德然而義禮以事理言仁與知則在人之心德是以聖賢之言有稱仁者知者而無曰義者禮者夫子此章所謂仁者知者又與他章不同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

以人之資稟言謂資之偏而不能見道之全也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則主於仁言之謂仁者安仁與仁一而知者則但利之與仁猶二故安仁者直可謂之仁而利仁者則但可謂之知也又孟子言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得之於心者有淺深故其交於人者有廣狹其氣象規模之異而感應功效隨之蓋以仁者爲優而以知者爲劣矣若此之類皆隨言答問之異旨而已唯此章則其像似理脉若判爲二而其實則合於一也以其判者言之則

朱楓林集

卷之二

十六

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重厚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知者樂水動而不括夫是以樂仁者樂山靜而有常夫是以壽此其性情功效其像似理脉固不可得而同也然而天地之理則一而已烏有離而不合者哉其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尊卑位列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其定體之秩然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動盪和煦混然而無間者則又功用之自然也是故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其定體妙用元不相離觀其定體則

高下散殊者禮制之等威萬古一日仁者樂山靜而壽者也觀其妙用則流通無間者樂氣之暢達萬物一體知者樂水動而樂者也由是觀之則曰仁曰知可求諸二人之身乎哉愚嘗謂先王四術詩書禮樂其大端則禮樂而已詩者樂之始者也書者禮之大者也是故先天八卦之圖陽畫上而陰畫下天地位而禮定後天八卦之圖陽畫下而陰畫上上下交而樂行人之爲道也君父尊於上臣子卑於下禮也山之不遷者也君以禮下其臣臣以忠達乎君父以慈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十七

親其子子以孝達乎父樂也水之無滯者也易道尚矣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不交則爲否矣坎離交而爲既濟不交則爲未濟矣是故禮法之定者猶未見而樂情之妙者尤難知泰山之大丘垤之小有目者可得而察而水流不息陰陽浮氤氲乎兩間所謂天降時雨而山川出雲者相爲終始無有休息非察之精而體之至者有未易知也此其周流無滯動而不括之實人之所以爲萬物皆具於我生意流通無有間隔以通乎

造化之位育者也然則仁者知者果求諸二人之身乎哉愚故於義塾之初開爲學者講此以推聖神之教之本以發聖賢之言之意學者知此而潛心焉則華門圭竇蓬戶甕牖之基始於此而要諸遠大固能久而安之屋上青山屋下流水亦不專以常情之所樂者爲樂矣

朱楓林集

卷之七

十八

朱楓林集卷之七終



朱楓林集卷之八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開

時陽居士范涑校

時登叅閱

墓銘

程國英墓表

士之立於世也莫大於報本善其親以及其族里達則施於一世斯可謂報本已夫天地生我者也秀氣毓於山川慶源衍於宗祜而托體於父母斯四者有身之本也父母劬勞不待言已我之生而立也族之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一

人里之人由親而疎邇而遠其愜我謂何妣祖之願於我者猶我之願於孫曾也存恤所以爲不忘也顯揚所以爲不辱也曾是弗顧念雖爵位壓朝著助名滿天下可以不配於族里見翁媼於地下哉果無愧於天地生我者哉吾是以於里人程國英而有感焉國英幼不好弄長而知向學既冠慕古人爲壯遊遊商迤至滕薛薛城有任仲承某者致政里居國英事之數年道德之懿文章之粹日有所得至正四年年踰三十南歸往役於縣縣宰唐子華名士也苦縣事

煩弊不理嘆曰安得一明快吏集吾事乎一日視國
英於庭異之與之語有契執其手以上曰吾事濟矣
且使佐治詰捕事國英感激進不隱賢凡其學之所
及而力可爲者勉勉焉官若民咸賴之無胥吏恒態
爲官民所病者人不得以幾微疵議之也十二年斬
黃兵蹂郡邑自是四五年間勝復者六七殺傷炳燼
東奔西避所謂出百死一生者而能間關委曲於勝
復之間家之人無失所者里之人卒以保完無罹橫
禍者風波旣定縣之境內視平時不耗數如此鄉里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二

者百不一二焉故宅臨驛道旣燬矣乃作新居於水
東重屋面山方正如屏樹名之曰方山樓其右有圃
中有亭曰時止日灌蔬種竹所憩也亂後有此可謂
樂矣第祐早亡孤遺三人長者不滿十歲旣成立之
皆有家矣兵亂之時縣之官有身罹禍而孤遺無依
者二人亦旣成立之矣新居且完祀有祠堂客有館
矣里人之相處有禮俗供公上者有程下至爲舟以
濟涉皆有常惠矣於是郡邑舉之賢良以病不能行
數月竟得終於牖下明年其子宗奉治命以葬以客

陳盤狀請序以表其墓焉序曰微之休寧縣黎陽鄉
懷仁里國英所居也仁其名靜翁其號也東晉新安
太守元譚公陳開府儀同三司忠壯公靈洗其上世
也者子宗之子也和嘉善者第祐之子也張悅吳寧
者女子之夫也趙庶者孫女之夫也延祐甲寅九月
二日其生之時吳元年六月一日歿之時也其配徐
氏先七年卒葬於時止亭右側國英所自塋而今合
葬者也嗚呼國英有田一頃家餘貲不一金僅効小
用於邑之事而能知以報本爲大而行之立其身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三

善其親及其族里所就如此使其稍進於是効一官
以展其才用得田祿以周不足必大有可觀者而止
於是常情歎之矣昔鄒先生鄂守羅公作忠壯公廟
記首序夫功名之士不可以歸見鄉黨家人讀之感
泣羞愧者十人而七八嗚呼吾國英持其所就可以
見忠壯公於廟庭矣而又何歎焉故樂爲序之而復
頌之以銘詩銘曰

若稽田是穠藂貴者身身有本身之本道之存葛與
臨比其根程君無官寡貲力鄉閭喪之踰親戚江上

新坎碣數尺泊舟觀者勸爾德

孫宏父墓銘 附白雲樓詩并端木學士跋

不有世德其墓不積不有家政其名不令非天之佑
孰娛而壽非世之平孰尊而榮猗歟孫公五福之轉
終始聖明全天所覆白雲之墩以戚以華德澤之長
占於而家

白雲樓詩 并序

白雲樓孫宏父塋城樓名也昔華封人祝堯使壽其
言曰聖人鵷居而鵲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與物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四

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
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所謂乘白雲而至帝
鄉者其諸魂氣之無所不之者耶孫父壽踰七袞預
自塋而樓其旁以白雲名之固達生之士也而其意
亦深遠矣陟陞皇之赫戲忽臨睨夫舊鄉下視宮室
之美殆所謂陟降庭止者耶其嗣安卿索詩於予亦
以求致其思親之道耶是不可以無作也詩曰
英英白雲浮游於天形滿其壽其神超然孰曳其衣
執桴其綿緜茲晴昊云何娟娟

白雲在天載浮載游形滿其壽其神弗留豐隆先驅
應龍翼輶一息萬里飛陰九州

雲散于天零露泥泥魂兮歸來視其家第安我室家
宏我兄弟心與親俱陟降庭止

塋城之側重屋渠渠有戶斯洞有憲斯虛高出寥廓
惟雲之居蔭爾子孫無忘其初

翰林院學士端木孝思跋

昔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
只數年間却了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五

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作多在晚年先師
學士朱公秉生知之資氣塞宇宙識窮天淵以聖賢
之心爲心以仁義之學爲學嘗曰字爲之註句爲之
釋我不如先儒拓開千古之心胸提省一時之俊傑
先儒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矣安得繼國文公高
風絕識而與之共論哉所著六經之旁註至晚年方
成惟其學成而道益高年老而志益廣今觀爲休陽
孫氏所撰白雲樓詩序藹然君子之言浩乎其沛然
矣經曰有德者必有言信夫

祭文

祭先師江敏求先生文

維至元後六年歲在庚辰六月癸未朔越十有四日
丙申孝子江觀政葬其考君敏求先生於故窆先生
得年四十九至是歿九年矣門人朱升黃啟姚光戴
所吳新戴禮程信程良戴剡程初黃樞程景程朗謹
私謚曰明安先生而以清酌庶饌之奠百拜昭告于
其壙嗚呼先生科第祿仕之家也而以清苦終其身
於書無不讀於理無不究於事無不知周於人無不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六
曲成折挫豪強摧枯拉朽而不見其剛扶植孤寡支
傾補缺而不知其勞日以急賢渴義爲心服膺德言
誘掖後學學者之于先生其知者如槁苗之於時雨
不知者如品彙之於化工也以是承其宗世間其後
人以惠於吾黨茲不謂明且安矣乎宜達而不達宜
壽而不壽使福善之天有司之者則不念其壽子孫
之慶將不在彼而在此也山川環列紉引雲從先生
有知尚其來饗

祭先師金齋論先生文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自世道不古民無常心而事師

之道視於二者爲尤薄可嘆也已不肖生十有二年

而從先生遊越二年而先生安於高居不肖遂不克

就學又三年乃走而依仁里以從於東阜先生館高

門提振之德先生扶導之恩皆所不敢忘自去年春

以來私家疾難相仍旦夕奔救情懷踪跡非復舊日

比故於師門乃至絕足謂故疎濶升則非人先生知

之將衰矜之矣去年冬先生仙去不肖迄不獲知開

年十日始及知五日謹謁素帷適丁公家慶育入宮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七

不敢哭不肖之罪實多而非其心也春雨新晴節維

寒食世俗展墓之時也敢述衷素將以微禮以拜於

尊塋尚饗

祭友趙東山文

維洪武二年十一月己酉朱升哭于子常學士之柩

薄奠而昭告之曰嗚呼子常而止斯耶以造詣之學

而不見是於人以設施之才而不克用於世壯歲以

病爲常奄忽出於意外此老友之來哭而以爲憾者

也學力不虛其聰明著述不虛其學力其道可以繼

先傳後其業可以見古人於地下在吾子常亦何憾
焉獨念夫招提之別期於會聚暮年曲盡情誼傾寫
疑難使彼此生平道業之相與者冰泮春融無復遺
憾而不得遂則命也已寓哀一奠尚鑒其誠嗚呼痛
哉伏惟尚饗

祭友張伯英文

昔人有言萬物有影唯心則無心影何觀觀其後嗣
或哲或愚我儀圖之積善有慶惟君先大夫恂恂德
人挺生令子如汗血駒公自弱冠聲聞四馳輝赫里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八

間我忝同邑每接情好在戚匪疏公年六十我出三
載邊意宦途方期越月解組來歸執手驩虞胡爲江
潯丹旆翩翩駕此靈車追思諧笑如在於前其夢也
歟嗟我私謀實資疆近永托茂芋天乎不仁遽奪其
依毒甚于荼幸公有子瑤環瑜珥克世厥家更吊畫
宮歸柩載臨哭泣携扶高秋沈寥山哀浦思行道嗟
吁生死契濶誰能無悲況其在余載載于盤盛酒于
尊公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友呂慶文文

人之所欲家富壽綿凡此二者宰之在天子自歛來
始受一廬家道日昌誰不謂賢比年以來求以自全
杜門養病而不享年一得一否胡爲其然我之與子
如臂如肩我昔有子奉承周旋或異或同我不疑嫌
相期終老中道棄捐生居我後死居我先我而不怨
誰爲子憐子捐館舍我在異地撫棺後時不能待吏
及居淺土我縻郡城莫獲執紼抱恨填膺冀以隻雞
又阻齋素矢心蓄辭奚以斯故古人有言庶几不忘
知生而吊知死者傷嗚呼生猶可勉死不可作子雖

朱楓林集

卷之八

九

不言嘗受子托秋序旣徂朔風其涼念子如在敢薦
一觴尚饗

哀辭

袁氏呂夫人哀辭

秣陵呂君景文通判徽州未復迎母就養也其弟景
武往來貿易以爲養升常從君兄弟游未嘗見其開
眉也每引領東北望曰安得吾母子一堂乎旣而景
武沒於嶽君幽憂於官母成疾於家山水隔越夢魂
妻斷無有生人之樂已無何得請於上迎母就養居

歲餘弟喪既除母疾良已風波稍定而君猶是有隱疾者焉問之則曰吾有妻子之私戚前是未敢言於人也吾妻袁氏有三子吾初戍姑熟繫家以居焉城陷吾歸侍親妻子不知也風波方洶或劫吾妻曰從兼全汝子否則俱斃吾手矣對以不可情理俱暢幸而免居一月又有反側危疑之事千百輩駢首就地或又有脅之不可被殺二長子赴水死婢抱幼子與衆藏焉亂定後親黨中幸而生者道其事莫不爲之痛惋也嗚呼吾遭世變不能保妻子使屈而死其貞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十

烈之義無負於我幸賜一辭使死而不朽乎升爲之辭哀之曰繫斯人之不幸而遭遇乎亂離生不得以相保死不得以相知斷復逐波於壑澤飛英隨風於塗泥嗟離合之倏忽異禽獸者幾希或有脫一生於萬死釵擘而鏡圓者其煖湯剪紙相聚乎柁觴燈燭之下其於離合之間話叙委悉寧不有嘯嘯而怛怛者乎君家之事則不然君臣之義母子之情在妻不學而喻一與之齊有死無二在夫不言而信於人道其庶幾矣吾聞袁夫人既死之五日一夕再夢呂君

而自計曰我無分於人間世矣得非貞烈之氣貫死生而相通越山水而相依者乎則夫四十年之春秋十九年之夫婦在人世則有限而倫序之天節義之地與乾坤無窮矣與其偷生而身復合孰若隔死而心相知問呂家之情義聽吾人之哀辭

汪師善哀辭

至元後戊寅五月辛亥汪君師善卒六月庚午里友人朱升與程可大詹伯璋行憇於臨溪里汪王行祠之門伯璋言君故升始聞殞絕以禮哭於祠之庭聞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十一

見者問故咸驚嗟不能已哭雖盡而哀未既也則爲之辭曰君英偉天得於書史無不讀率得大意義折節謙恭習成若性語默啟處動合度宜講說古今治體聖賢學術不研不究不肯中止知行並進庶幾吾道之學者也君世家貴富周宴賑艱固無庸論至若是心汲汲惟恐不及日惟仁惠之爲務則所性也叔景則公剛毅英明君事之盡道真若孟氏所謂得而順之者宗黨遠近凡有人心者罔不推服稱頌極言孔老同異升曰聖人不先置心於靜不自處身於安

有心也故其慮周無心也故其施平君曰不然我心靜可以馭彼之動我身安可以拯彼之危聖人不絕物亦不徇物也是故有不爲無不成孔老之道其用則異其趣則同君之學術如是是故有而不居退以爲進充其志行則隱者也嗚呼世道之降人心之偷久矣衆傲肆而君能學衆刻狠而君能賢衆趨兢而君能隱保其家世矜式後進而年不末僅三十而卒將吉善者恒不膺其報乎抑吾黨無祿而失所宗乎將天命不可虞而壽殀不繫於善惡乎抑定命懸於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十二

初生有不可幹者乎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升聞昔賢有天定之說君雖不壽而有嗣子二有叔父主家政天其壽君之叔父以樹二子吾固有望於將定之天使善者有所勸也嗚呼哀哉升與君交十年矣好古右學惟君我同促膝之聚午夜之言所不忍念也升之所存君之所悉君所望於升者雖相忘於無言升固知之也君實以沒之志升固能體之也有感通之道無死生之隔故願展布焉而非所敢必也非所忍言也哭君之後四日拜君几筵於堂而讀此辭

補遺

雪齋記

東坡居士在黃岡作堂而雪中成四壁繪雪因以名之僕生大德己亥今年六十有七矣春雪大作補在牖之闕未有如此時者行春遇之清快殊甚息跡於子初氏其書齋初成塗墍皆堊軒牕虛映冰玉一天請舉以東坡故事直以雪名斯齋古人以色配方周禮以降至于揚子太玄一說也邵氏聞見後錄又一說也皆以黑配水居北方惟緯書太乙九宮則三白

朱楓林集

卷之八

十三

昔在北水未嘗黑渾則黃深澄則綠而白其本色也三練以爲木七赤以爲金與夫九紫之爲火水之爲白土之爲黃未始戾於五材之色也乃爲之說曰泉出於山雨降於天不見其爲白霰凝而爲雪流激而爲浪而後白之色始彰可以觀化物矣不凝不激木色不見可以喻進脩復初之功矣子初氏子孫讀書於是齋者尚信之哉謹書之以爲齋記

朱楓林集卷之八終

朱楓林集卷之九

明儒學士朱升著

新安

時新聞輯

時登叅閱

學士朱升傳

戴徽郡志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
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開資
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汭往從游焉明年春歸
講學郡城紫陽祠始作書旁註是年秋登鄉貢進
士第二名丁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

朱楓林集

八卷之九

一

正庚寅始之官學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
食之弟子員日僅一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
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
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
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秋滿南歸而蕪黃之兵至
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居僻在窮山雖避
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輒越五年丁酉

天兵下徽

上素聞升名潛就

訪之升因進三策曰高築墻廣

積糧緩稱王

上大悅 命預 帷幄密議所居梅花初月樓

上親灑宸翰 賜焉冬辭歸嗣後連歲被 徵卽就

道不辭比至見

上密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丁未授

翰林侍講學士知 制誥同脩 國史次年

皇上肇登 大寶改元洪武尋陞本院學士兼東閣

學士知 制誥兼脩 國史五月

車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復以年高得請

朱楓林集

八卷之九

二

致政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終年七十二自
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工上窮
道體幽贊化原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
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按沿流
邇源謂濂洛旣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
學者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已明者旣不求其
真知未明者遂謂本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
人者哉加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
心誘其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

所以救之於是考六經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旁參之以傳註之文究極乎濂洛考亭之說熟翫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註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註既不能體味乎傳註而反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經旁註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三

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則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註之作也知其粗者以爲小學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生平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道學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本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

象之神奇卦變之定法貞悔元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註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前圖以表之而千載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考亭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中成書傳輯補其缺而正其訛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翌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庸智仁勇之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四

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性之異用風八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詠翫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待物以仁恩以濟鄉隣異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容是以遐邇宗師大小咸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至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離卷考索徧錄動成卷帙所著有易詩書周官儀禮禮

記四書孝經孫子諸旁註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類選小詩醫家卜著焚書之類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朝也有所擬議隨即廢毀無復存者惟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卷藏於家

楓林傳贊

廖道南撰

朱升字允升徽州休寧人後徙歙之石門幼師鄉貢進士陳櫟櫟深器之元至正癸未聞資中黃楚望講道湓浦偕趙訪往學焉既得乃歸讀書紫陽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五

祠中乙酉舉鄉薦授池州路學正壬辰淮甸斬兵起升所居窮僻雖避兵遁竄而著述不輟脫去俗學直造本真究極玄微覃精大道丁酉

天兵至徽召問大計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遂預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

誥同脩國史

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爲耆哲之英無何乃陟爲本院學士兼東閣大學士特免其謁以

優禮之洪武元年二月乙卯

上御東閣顧謂朱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氣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斯矣三月命升脩女誡升受命纂輯二年三月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家所居梅花初月樓乃

宸翰所賜者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所著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六

有五經旁註四書旁註及書傳補正諸書傳解行於世廖道南曰余幼從石門大夫學卽誦楓林小四書迥然異之及覽諸經旁註慨然興嘆以爲道可卽矣石門大夫復示以玄旨約之精義乃今知楓林先生之學要亦切當不可誣也遂爲之贊曰矯矯耆儒紫陽之裔文不喪天道不墜地乃究淵源好學篤志躬遇

真人風雲景會乃考禮樂乃新規制樂道石門始終一致也歟

楓林像贊

康永韶撰

此楓林先生之像也質乎其朴形乎其愚道明孔孟學繼程朱故其經綸之才贊翊之功咸得以施爲噫斯人也無負於天地之所生無負於聖賢之所期無負於斯世無負於斯時也歟

休寧理學名賢朱升傳

范睢陽撰

學士朱升 明儒字允升涇溪人幼師陳定宇聞黃楚望講道湓浦遂往從學及爲池州路學正以身示法江南北學者雲集其學以列聖傳心爲主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七

踐履致用爲功務究極天人之蘊兼理數而一之謂近世科舉業斷裂經文失先儒傳註本意於是取易詩書周官儀禮禮記四書孝經小學各爲旁註及書傳補正輯註傳於世學者稱楓林先生後隱於歙之石門丁酉

天兵下徽卽被

召見嗣連歲被

徵每蒙

上密有訪問大抵禮樂征伐之議贊畫居多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同脩 國史尋陞本院學士兼東閣 學士以年高得請致政歸終於家詳見郡志

名賢傳及學系錄新安文獻志其子禮部侍郎名同汪仁峰文集內并稱之攷郡志未詳事實或掄於其父耶亦應祀書院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八

翼運績畧

至正丁酉年夏六月 天兵至徽 上聞朱升名微服從連岑出石門親臨其室訪問大計升進三策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 上喜其朴大悅命預帷幄密議時守徽州路元帥福童八元帥等練兵完城堅守拒命朱升獨立城下諭曰仰觀乾象俯察曆數 朱姓當王天下王氣應在金陵 江南行省平章吳國公智量英武一代真主也將軍可早爲善後之計全萬民之命福童等素服升有先

朱楓林集

卷之九

九

見遂開城出降寧河王鄧愈率濟國公丁德興等按兵入城秋毫無犯封府庫撫遺黎以俟 上命有僞元帥門思午不花等作亂升言於寧河王曰亂賊雖遁他降將仍有二心惟推誠懷人俾無疑懼可服其心得其用也

冬十月授朱升中書咨議告歸省辭不受 上謂曰宗長南還可傳我意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鎮守徽州規取東南適有元軍院判奧魯灰苗兵左丞楊完者兩道並進逼攻徽城寧河王問計升曰今

兩軍勢合鋒銳難當且元軍聲言復城兵出有名不如僞許還之緩其攻戰使苗兵觀疑且苗兵尤雄乘彼疑畏先襲破之籍此兵威擊奧魯灰彼見勢孤力窮不敢交戰振武全城在此一舉

上命守徽州將兵征取浮梁饒州樂平等處麻倉徑景德鎮二處徭蠻率衆來拒朱升遣子朱同率諭休寧大坑口民兵千戶方德厚往招服之

戊戌年十一月婺州久拒不下朱升勸 上親行因問兵要對曰殺降不祥惟不嗜殺人者天下無敵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

五七年爲政於天下乃成數也 上率摠制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衆十萬又戒飭樞密院判官胡大海等城破無許妄殺十二月下之問曰處州密邇可伐歟升對曰處州有劉基葉琛章溢皆王佐才難致麾下必取處州然後可得

己亥年正月議伐諸暨升曰筮數皆可伐但在水土相犯之日有傷陰陽和氣干戈不旋踵而興惟豫嚴守備脩德以回天意可保無虞也僞吳將華元帥於霧塞雲暗中遁去賊黨呂珍復引兵來堰水

灌城我師豫防擊敗之 上聞捷報曰朱允升知
幾其神乎

十月 上問處州事勢升對曰處州僻在山隅救兵
遙遠隣近州縣皆已款附石抹宜孫守此孤城銳
喪謀阻反用羸弱膺城勁兵遠守四隅不出月餘
可克之

庚子年閏五月丙辰陳友諒陷太平府弒僞主僭號
約張士誠侵建康傾國入寇直犯龍灣衆皆洶洶
朱升著得先迷後得之兆因奏曰觀賊舟師蔽江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一

而下皆志得意滿有犯兵驕者敗之兵法豈終有
爲乎今宜獎勵六軍諭以忠義盡人和之道乘彼
遠涉使我地方依地利之勢堅壁固守伺時而擊
順天時之善然後親督戰士故曰天道後舉者勝
友諒果大敗生擒僞梟將張志雄梁鉉喻國興劉
世衍等獲衆二萬輜重稱是

辛丑年秋七月 上以僞漢輕啓兵釁大率騎步舳
艦討之克銅陵至安慶守備完整朱升曰我軍不
可淹留安慶只宜徑抵江州少緩則江州知備矣

先取僞都則安慶失勢伐之無難也又進曰今大
軍西征東賊有覬覦之心宜命常遇春回守龍江
以固建康

癸卯年三月張士誠出兵圍安豐劉福通請援朱升
進曰福通納款求救若遷延坐視不惟阻豪傑脩
好之心且示弱於敵也倘敵僥倖殺獲福通據城
猶虎添翼悔無及矣勸 上親征僞吳將呂珍廬
州守將左君弼等皆敗走

七月丙戌 上親往援洪都友諒東出鄱陽湖丁亥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二

遇於康郎山戊子巳丑庚寅大戰三勝之後稍不
利爲友諒所逼升謂都指揮使韓成曰事急矣成
答曰如教升又進曰賊盡國兵而來衆多糧少不
能持久我師結營於南湖嘴絕賊出入之路待其
糧盡力疲進退兩難前後受敵克之必矣 上曰
我糧亦少升對曰去此百里許有建星子昌天保
劉椿四家蓄積稻糧宜急去借勿爲賊先取也果
得糧萬餘六軍皆呼萬歲歡聲震動天地 上曰
建康久不嗣音亂我心曲升對曰右丞徐達威武

服衆遣回鎮守可得一意從事兩軍相持旬有五
日升著得晉卦五爻有變占云明日我主逢凶化
吉帝業自此成也是時友諒據鞋山日久糧盡計
窮欲由禁江口遁回我師擊之自辰至未上坐
胡床指揮升遽捧進船倉而賊發流矢已中胡床
板矣友諒大喜張望反被我師一箭射死

九月上復親征武昌朱升進曰陳理恃張定邊等
奸謀拒命難以戰伐招降不如爲久困之計分兵
四門立柵圍之江中連舟爲砦以遏水陸餉道城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三

中乏糧心離亂作可片紙下矣

甲辰年二月上復親征武昌命朱升曰陳理一孺
子耳今日拒命其爲臣下所誤吾不忍生靈無辜
而罹鋒鏑若俟城破必有非命而死者矣今天與
不取則此百姓抑有何辜而遭塗炭乎可悉我意
草詔諭之理奉詔出降

乙巳年十二月張士誠出兵犯江陰京口朱升奏遣
中書平章湯和鎮守常州

丙午年春正月僞吳仍以舟師來往江中擾我城砦

命朱升參贊軍機大敗賊於孟子河追至巫子門
獲賊衆一千輜重稱是

夏四月濠州李濟降上往濠梁省陵墓命朱升撰
定尊崇之禮重加脩飾

丁未年改正朔年號爲吳元年秋七月乙亥先是

上命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

門召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卿何以宮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四

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

音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嘆曰古者作

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

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固不難耶升等對曰樂音

不在外求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

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

上求允藏處所營建宮殿朱升奏曰主一家一國皆
以一家一國爲方隅君臨天下者以天下爲方隅

今天下一家其以天下形勢論之必得四國攸同居重馭輕之地可也 上問曰取何朝對升曰誰敢對自有天對 上又於扞定殿中密座金錢以土覆之試問羣臣升以手杖筌起金錢曰萬年大寶在此 上大悅曰是何先得我心也宮殿告成升書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聯對進獻

學士朱升奏曰臣聞上古以右爲尊亦有以左爲尊者元朝入主中國自耻夷狄之陋每欲用夏變夷輒曰師古禮文尚右則是徒泥諸古而已豈知周

朱楓林集

八卷之九

十五

鑒二代時中乎今按長男東方木位居左則知左爲尊庶適禮之中而不悖也

戶部奏各處土產應貢注徽州蓮心茶馬蹄鼈清水

鰻鱓 上特灑翰蠲免曰使朱升鄉里世世沾

皇恩也

詔翰林儒臣議定三年喪服應奉奏曰母懷耽十月乳哺三年該斬衰三年父暫有腹育之恩寢則處乾推濕該齊衰三年朱升奏曰父天也母地也地無天不生萬物人無父不生其身止知有母不知

有父非盛世禮也 上命定父母皆斬衰三年

九月大集文武議北伐中原東取閩越南平兩廣

上多善升議復曰吾竟夕不眠者以中原勢大卿等勿易視也至夜靜獨召朱升示欲親征升對曰偽漢偽吳雖擒賊黨未盡尚當親御九重提練六師鎮撫四夷豈可慮一隅而忘三隅乎臣觀元君淫虐臣下跳梁土地日蹙履霜可知遣將聲罪則塗炭之民擔酒牽羊迎我載路矣 上問信國公徐達鄂國公常遇春總北伐何如升賀曰中原可

朱楓林集

八卷之九

一六

指日定也

十二月癸丑羣臣奉表勸進 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命朱升兼議禮官辛酉制定卽位禮儀成進 上覽畢付中書省甲子 上御新宮以臣下推戴之言告於上帝以明年正月四日卽 皇帝位

洪武元年 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朱升亦與焉

洪武初 上稽古禮文法周爲治宏綱大要舉之於上以正百官者蓋取諸周禮繁文縟節頒之於下以正萬民者蓋取諸儀禮命儒臣陶安定郊社羣祀禮詹同定四廟祫祭禮李善長定官民喪禮朱升定祭祀齋戒禮崔亮定五祀禮劉基定百官朝會禮魏觀定祀祭禮陶凱定軍禮

上御東閣顧謂朱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升對曰人之精鬼上通於天此 陛下受命之兆昔軒轅夢遊華胥天下大治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七

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

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曰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時廟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四時合祭

三月辛未朔上命朱升脩女誠諭之曰治天下者脩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

母儀天下然不可使豫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肆犯分上下失序朕觀歷代官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夫內嬖惑人甚於鴆毒惟明賢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也卿等爲我纂述女誠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示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五月 車駕幸汴朱升告歸省丘墓 上曰開基垂統創立政事必使子孫可爲世守卿與我共事久歷鍊老成今天下一家正當創爲之初早時來京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八

弼立政教制作朕則汝嘉

十二月 上命學士朱升草詔求遺書先是丙午年春三月訪求遺書吳元年九月命升等訂證補緝整成卷帙至是又有是命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命升定齋戒之期升奉 勅撰齋戒文曰凡祭祀先齋戒而後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吊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謹慎不思他事惟思所

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更
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中祭齋戒五日既進
覽上曰大祀七日中祭五日日久恐有懈怠自
後以三日爲則命大常著爲令是月升請老歸山
上欲錫以爵土固辭不受曰臣後人福薄不敢
叨天恩也上曰卿子幾何卽不受吾爵獨不
使輔朕乎升涕泣下哽咽對曰臣一子名同事君
之忠有餘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
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上曰惡是何言歟朕與

朱楓林集

卷之九

十九

卿分則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慮及此乎升
曰非臣過慮數固然耳但願陛下哀念老臣臣
子不免賜以完軀幸矣言畢涕數行下上亦爲
惻然因與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馳驛送歸升陛辭
請曰伏願陛下明照萬里治國有三重焉東
宮擇賢師保將相久試賢能百姓如保赤子故曰
爲天下得人有人有土萬年無疆

朱楓林集卷之九終

朱楓林集卷之十

新安

明儒學士朱升著

裔孫

時新閱輯

睢陽居士范冰校

時登叅閱

附錄

韓國李公書

善長頓首奉書允升朱先生閣下奉違誨言倏然許
久引領南望悠悠我思計惟文候清康眠食安好足
爲吾道之慶然先生文學德譽

聖君所知實儒流之老成國家之重望茲當作興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一

斯文敷求治道之際豈宜高蹈丘園獨善而已哉是
用專使禮請卽興惠然戒途以慰衆心切深顙頉之
至不具

劉商卿贈歸新安序

名夏字迪簡號商卿

余少之時卽有志乎通五經迄聞方外之士有曰東
門吳者八九十歲飲酒數斗酒酣誦五經註疏如流
通州大邑學士大夫爲之歛手遜避彼何人哉余何
人哉余乃不斯人是似也耶愈覺憤恚幾抱損疾當
有隱者教我曰吾語汝讀經之法先經而後傳可也

始聞不之信意謂非傳無以得乎經而困鬱無聊姑
且試爲之果然若有所悟入隱者又曰爾既然吾言
矣自此執經以證傳可也爲之又十餘年隱者笑曰
遂去傳讀經可矣除典章名物其餘一切空言舍之
如脫桎梏夫天地至文也若不能用言語宣洩以告
人僅能顯其呈露之象而已聖人作五經脩辭創體
摹寫天地至文代之有言宣洩以教百王百王承之
播敷爲大訓以教天下萬民遂成美俗世綦隆平其
道發揮三才其文結構如作室廬而千有餘年以來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二

註者屑屑散爲流澌失其江河之勢碎爲啾唧失其
雷霆之音余由援經證傳之故悟古註經之士其失
有如此者矣靜坐一榻惟此心亨絕不敢持之以告
人恐取怨怒於近世科舉之士不料朱允升先生博
學力行來自徽國文公之里聞而知之屢約談道天
芥寺中先生忘年屬以師道每謂人曰吾得異人焉
國人皆笑先生而先生毅然不顧也今先生得告還
家余有所疑義從誰而質之也哉知公於百一後來
之士誰爲之繼之也哉又記文公荅陳傳良詩釋之

書有曰字爲之訓句爲之釋我不如卿拓開千古之
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卿不如我及今幾二百餘年
矣又安得起徽國文公之高風絕識而與之共議此
事也哉騷騷歌既先生行矣徽國悠悠山峙川流我
之懷矣曷其有已

劉商卿示教讀易訣

庖犧氏作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
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
矣至周時文王周公孔子俱各繫以辭始謂之周易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三

也是故設六十四卦爻以示象命六十四卦名以示
義往古來今數十萬年治亂興亡理勢情狀之所必
至者舉不出六十四卦六十四義之中矣在昔夏商
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
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
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實
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
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皆破竹之勢無復
留刃矣無柰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曾以伏

義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喪失其領綱失其綱是數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昨日出市到明淵齋中淵誦先生之言見告以爲得僕所示圖不曉其義與無圖同正爲先生未領圖旨僕之憂也往聖絕學只在此圖惟先生留意焉

按此圖義皇制象命名之書用以紀陰陽代謝達之天下古今以命盛衰消長之運故名之曰奕代易也

劉商卿示教大業圖旨

朱楓林集 一八卷之十

四

僕所傳易大業圖卽上古聖人庖犧氏之易以綱理天道人道地道始終一周之運也是故乾胎於西北故升卦在焉遊歷至震故晉卦在焉登升於離故漸卦在焉以定乎氣化天地之道毀壞藏密於西北之墟而震迅奮發亦在西北故亥子之交者氣機出入之所由也以定乎天下國家迭爲盛衰消長之勢者殷受天命澤竭且弊而太王王於岐山之陽乃履順德積小以高大以定乎物理十月麥且生而四月靡草死皆謂陰陽無遽絕互藏爲根穴故西北用升也

震東方東方日出故曰日出地上晉其衡明夷明夷日入西方也震公侯之象故六爻取公侯序進象之故震位用晉也自復一陽遊歷三十卦升極爲漸居南離離天下國家所有事也古之君子窮理盡性至於命國治而天下平至漸爲極功故六爻取象鴻三十卦自下而升高猶如鴻漸于干而切於雲路之冥冥至是不可以復加故漸之後剝三十卦至歸妹乃漸老不用事矣三卦在圖之旨大凡如此宜乎默識始僕好之寢寐乎是飲食乎是大抵聖人之辭微若

朱楓林集

一八卷之十

五

機括少許難求之拱把隱若空青渺爾難測之江河翰林先生朱允升聞之亟從僕求此圖圖明然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有據見定不惑融兩岐而底於一謂之明經可也而此三卦今高仲暉取以名齋旣以告仲暉又因仲暉以答朱翰林也

趙東山與論春秋書

春秋疑義難決有自來矣所謂事大體重人微言輕一過目未極底蘊便欲決其是非此黃先生所以寧終身不以示人也若小子則不然鄭漁仲有云事無

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余故於明是經之士相與指撻無論合否擇其大有關係者得百十條設爲問答以附書後則一得之愚可以自見而經旨明矣豈不快哉是以於劉公高論拳拳欲得聞之承批示二說其一謂春秋隨事筆削決無凡例前輩言此亦多至丹陽洪氏之說出則此件公案不容再舉矣其言曰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家卽周天之數以爲度此論甚當至黃先生則謂魯史有例聖賢無例非無例也以義爲例隱而

不彰則又精矣今仿所纂述却祇是屬辭比事爲法其間異同詳畧觸類貫通自成義例與先儒所纂而釋者殊不同然後知以例說經固不足以知聖人爲一切之說以自欺而漫無統紀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屬辭名書而序文具見微意明不可與釋例纂例等書同論也其二謂宋華元出奔歸國間無異事再書名氏爲特筆此等處最好商略但恐有理難申耳春秋之有變文非得已也然猶是史文中改易一二字至於特筆則非史氏恒辭所及矣然非

有大正於君臣父子之間亦不苟爲異同也凡先儒曰變文曰特筆云者皆無根據直是以意取之與愚見不可同日語至若所謂間無異事有異事云者不過史家得便宜二傳本爲盟會發例若推之以釋他事則如寔來暨齊平執曹伯昇宋人一事而再見者苟間無異事者皆得蒙上文矣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公使孫壽來納幣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各是一事者雖間無異事亦不得蒙上文也凡大夫出奔者未必悉得返國其出與歸事本末亦多不同故出奔與

反國各是一事史法不得相蒙是以聖人脩經出奔與歸國亦各有筆削或書其出不書其歸或書其歸不書其出雖是一人之事而書法亦不相因此宋華元自晉歸于宋雖間無異事不得蒙上文亦不過史氏恒辭而已竊料言此者必援鄭良霄事爲証若愚見則大夫書入法與書歸不同况良霄之罪鄭人旣討而殺之春秋書鄭人殺良霄以討辭爲重苟間無異事則自許入鄭得並上文出奔爲一事不必更端可也華元雖挾晉爲重然其出與歸皆爲國事非懷

惡以入之比乃以間無異事故書之與良霄同文魯
史雖固陋宜不至此亦無待於聖筆而後重書其名
氏矣然良霄事與獲麟後記陳宗監事史法正相表
裏夏書陳宗監出奔楚冬書陳宗監自楚復入於陳
陳人殺之者歷三時間數事於史法自合更端書之
既再書陳宗監故下文但書陳人殺之併復入爲一
事而不復再舉其名氏詳於上則略於下如復詳於
下則與特筆何辦乎借令良霄與宗監易地則書法
皆同矣此既非筆削之旨則華元再舉名氏何特筆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八

之云苟爲不然則凡先儒曰特筆筆筆云者宜無不
可通矣愚見如此未審先生檢閱後以爲何如其他
云云不惜一一批示使得致思區區之望也近年以
來昏憤殊甚已寫出者輒不復記倘時得人剖擊亦
一助也長曆大衍曆考經異同疎密之由已悉改入
日月差繆類王周正月說却入左傳補註中草藁謹
封上求教江氏長曆序得令人抄示幸甚德懋久不
相見其文亦恐不存矣適舍弟歸故里承動靜得拜
此良便臨書草草不宣

諸名公贈歸新安詩

年年應 召赴秦淮此會留連百日階 王室大典
新制作客牕細話舊情懷未霜荷葉迎湖露初月梅
花映雪齋更爲相逢多勝事 御溝垂柳拂春街

陶安

楚望先生在湓浦纂註六經書滿樓匡廬看雲我舒
嘯程門立雪君從遊龍虎榜中昔黃甲鳳凰池上今
白頭誰知此日此相會晨星落落令人愁

詹同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九

翰林風月知無數扶起乾坤隨指顧 天顏含笑許
歸來回首家山秋欲暮梅花初月猶如故笑倚欄干
情自娛先生憂國苦傾心四海蒼生沾雨露

范準

紫陽道統接河南又得楓林繼述完一脈真傳今卽
古千年秘學易而難掀天事業乾坤內開國功勳宇
宙間明哲保身歸隱後翰林聲價勝封王

吳鼎

傳書伏勝正高年落落晨星望曉天玉杖刻雄言不

噓羽冠制鵠迹猶傳鼎爐九轉參同契鉛槧千言考
異編名鎖難拘塵轍混朱顏長作地行仙

其二

道園昔遇趙邠卿師友淵源邇考亭歲久百川歸學
海天空千里識文星懷人霜鬢秋先白送客雲山曉
獨青珍重回車煩寄語長沙賈誼足飄零

丙戌冬高處邵庵先生門下時休寧趙君子常以
其縣公唐子華之命來徵學記始獲叙交子常勵
志古學尚友前脩深爲先生所稱許凡平昔躬行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

心得之淵微耳聞目接之融貫無不備承訓告相
處雖厚而相期獨遠且知其學出自允升先生每
對高輩言未嘗不歎其淵源之有自也既而各謀
食四方而歸鴻天藻亦仙遊於閩風玄圃之表兵
塵陳霧焦土切灰尚念奚堪回首乙巳秋冬金陵
邸始會朱先生貌壯年高言諄行篤卽之溫如引
接後進之誠惟恐弗及復聞子常別後二十年學
成而譽脩身隱而道顯而高流離湖湘形瘁業廢
每一興懷輒愧汗終日也先生得 請歸山徵詩

以識本末故觀縷信筆書之不足爲他人道幸進
而正之

練高

萬國星羅拱 帝京紫霄宮殿近西清瑤階芳草留
春色玉署飛花炫晝晴自是相如多寵渥那知嚴助
厭承明上章得 請歸來日想得東風祖帳榮

汪強

黃峰三十六秀色千雲霞哲人結茅屋飽讀書五車
乘時展經濟白日升天槎挂冠仍著述人羨筆生花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一

劉彥昂

王駙馬祭文

維洪武四年歲在辛亥閏十月甲寅朔越十有八日
辛未鎮國上將軍駙馬都尉王克恭謹以牲酒之奠
致祭于故翰林大學士允升先生朱公之靈曰嗚呼
先生之生也有益於斯世先生之歿也遺憾於斯文
立身大節耿耿不泯居鄉行義藹藹清芬惟昔奉
詔掌誥詞垣禮樂刑政日夕討論從容諫諍辭直言
諄古禮是稽知無不陳規矩久蹈

聖眷惟親屢稱衰病辭祿安貧

皇仁惟允俾遂歸田載尋古訓居茅青山疾痛呻吟
丹鉛弗宣旁通衆流繙奧纂玄章句旁羅細書大編
五車萬卷巨壑投洎我來新安持節守邊剪寇於東
平戎番源旌旗朝麾夕駐石門開軒梅西對飲月前
由是密邇托交歲寒詩書仁義爰啟其端別來六載
引領山川嗚呼哀哉茲聞訃報五內如燃昔承公教
銘刻肺腑敬思德容瞻忽後先公之云歿宜執豆籩
戎役羈靡吊祭無緣嗚呼哀哉我知先生歿有遺憾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三

黃門生祭文

維洪武四年月日門生黃樞偕弟權等謹以香茶酒
菓之奠百拜昭告于先師吳二翰林大學士楓林先
生朱公之靈曰嗚呼先生之聰明卓絕天下之人皆
知之大而天人之道遠而造化之旨精窮閭奧妙析

毫厘不雷同而是是不崖異而非非取六經與百氏
之書籍悉標題而旁註使後生小子一讀卽了然而
無疑是以螢窗雪案俛焉惟日以孜孜先生於聖賢
之學真有功於百世不但表章於一時昔之未達則
擬隆中之隱及其貢於有司而達也遽遭奇運之流
離然惟新之朝雖三聘而進寵以玉堂之華要而退
脩之志終固辭而歸理乎青囊之秘奇不立產業如
疏太傅之說不入城府效龐德公之爲先生之業不
但爲一時之矜式眞可作百世之宗師俾當世之士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三

勢酸薰天聞此令終於牖下亦欽羨而歛歔特可共
恨者晨星霜木遺老殆盡幘幘領袖晚進疇依不肖
弟兄以先君托斯文之契五十餘載故傾鈍之質俱
蒙陶冶而扶持邇者驅於貧而痼於疾于先生門下
迹雖慢而心不違客歲之臘忽訃音之驚聽義當奔
哭適丁家禍於遽藜今茲之來也唯梅花初月浦思
山悲先生之音容邈乎其不可見矣如之何其不苦
淚之交頤尊魂不昧鑒此芹私嗚呼尚饗

唐翰林祭文

維正德十三年歲次戊寅秋九月戊戌朔越二日己亥翰林脩撰唐阜謹爲文而致奠于故翰林學士楓林老先生朱公之前曰惟公之學以定宇資中爲之師以東山道川爲之友而紫陽衣鉢世緒猶存則其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致用爲先豈無自耶當其未遇也在羣經有翼儒先之力及其既遇也以三言遂結

聖主之知辛勤註釋澤遺後學贊畫維幄功被生民蓋炳炳乎不可掩者然退身之計明而且哲故請老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四

之志堅不可留而未能大顯于世盡究所用爲可慨也臯自髫年知所敬止恨生也晚弗獲振趨以窺紫陽之浹今幸承乏詞垣顧位卑望淺而於鄉邦名賢無能爲役青山白雲劍佩斯藏瓣香卮酒少罄微忱伏惟尚饗

門人江敬宏輓詩

已矣吾夫子蒼天不可呼
道之將喪也文不在茲乎
舉世失舟楫斯民誰範模
一觴若止水逝者如斯夫

其二

桂殿榮恩早花碑奏對長斯文今已矣墜緒正茫茫
河岳歸靈氣台繩閔夜光空憐埋玉樹長憶白雲鄉

其三

明時眞學士更代得宗臣
垂老金章委平生藥石新
乾坤慳盛德江海泣遺民
名績新安志篇端冠古人

其四

在昔聆清論於今托外姻
自憐惟地冷相見每情親
尊酒浯溪夜輪蹄京邑春
傳家猶有子入室許何人

汪蓉峰輓詩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五

石門高隱舊楓林風雨淒涼感慨深
經籍幾年曾著述溪山無處不登臨
玉堂金馬華胥夢初月梅花天地心有子承家良足慰却令後死重哀吟

詹吏部謁祠詩

名微

楓林有隱吏

聖帝屈已尋文章冠漢魏勲業亘古今
芳齋千樹竹雲月獨書琴更有松聲切
歸來清我心

晉陵蔣石原堯山堂外紀

朱升字允升號楓林先生徵之休寧人徙居歙之石

門

天兵下徽請留

宸翰以光後圖書樓

上親書梅花初月賜之先生早從資中黃楚望澤遊
偕同郡趙訪受經餘暇遂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
案上真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中則奉之否則爲他
人餉也先生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真之曰少俟
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僕方後山牽驢應之先生
卽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六

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賓主
爲之絕倒子名同初生時先生課之曰此子後必遭
婦人之禍後同仕至禮部侍郎善詩翰大被寵遇禁
中畫壁多其題味或令題詩賜宮人忽御溝中有
流屍

上疑之令同自經壬課精妙一至於此

程好禮集楓林文集序

皇明有開國翼運之臣曰學士朱楓林者當

高廟龍飛聘侍軍門出入帷幄察天垂象占筮起數

職論思出納命令議禮樂征伐之事其信任眷顧之
隆自韓國誠意而下一時文臣莫及也逮天下既定
乃隱居山林日以著述爲事終身不復出焉其見機
之明尤非諸人所可及者景泰丙子公之曾孫朱顯
氏訪余水月軒中以其家所藏文稿屬余訂證余自
擢御史陞秩都臺往來邊陲勤勞王事不與筆硯
親者三十餘年收勦山寇及伐犬戎嘗竊公之謀畧
兵機而取勝焉近蒙

朱楓林集

卷之十

一七

焉然於公之勲德景慕私淑爲日已久烏敢辭爰爲
詮次成編首

聖旨及公卿詩文次彙公撰廟謨及經書序跋共
成十卷焉夷考公實考亭夫子之族胤當元綱解紐
四海鼎沸與趙東山共遊陳定宇之門雖避兵奔竄
而誦誦不輟故其學也以窮經博古爲高而不事于
詞章之末其仕也以救時行道爲尚而不貪乎青紫
之榮是以進退自得

高廟信任而不疑召問而不名其眷顧之隆與公之

事業文章亦克稱焉此吾後人仰之以爲一代文宗也惜乎其未朝也有所擬議不存稿本而平日所著詩文又遭燬燼散逸俾後之學者不得覩其全書爲憾顧富衰朽才疎而於鄉邦名賢無能爲役勉綴數語於集首庶幾以當景仰云景泰丙子冬日同郡程富序

范睢陽訪楓林故居途中作

老來訪古步邇迤霽日忻逢且暮春遠水遶山行作伴深林入路轉宜人雲春響帶灘流急風磴聲隨鳥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八

語頻低曲柴門環雉叟村烟數點自相親

特謁大學士元勳遺像見古譜墨畫五經傍註

小四書諸集

范睢陽

春霽和風訪石門逶迤出澗到深村重巒遠護遺居敞舊榜高題

御蹟存星列譜書森玉立煙籠圖畫儼雲屯元勳殊

號良非偶展拜儀容道更尊

其二

范睢陽

展拜儀容道更尊派分泗繞乾坤中天風動唐虞

際南國雲從傳召論注就五經長不夜蔭垂四海豈無根廟謨著述歸先達好向遺編細細翻

憶范工部平仲公師事朱楓林先生隱居石門

三載仍用前韻

范睢陽

眞儒師友問淵源世值風塵此避垣勝境三冬滋雨露香名千古寄蘭蓀傳經那意雲龍會扣角惟聞鳥雀喧共說東南有鄒魯由來河洛自崑崙

朱楓林集卷之十終

朱楓林集

卷之十

十九

楓林集十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朱升撰升有周易旁註已著錄是編前八卷皆詩文而以官誥及太祖手勅編入第一卷首與升文相連殊爲非體第九卷載徽州府志本傳一首廖道南所撰詩贊一首並翼運節畧十餘則第十卷爲附錄皆當時投贈詩文也升於明興之初叅贊帷幄兼知制誥一切典制多出其手與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陳敬則明廷雜記嘗稱其李善長徐達常遇春劉基四誥惜明文衡未及收入明史本傳載太祖大封功臣制詞多升撰時稱典核蓋據是文然統觀全集文章乃非所長詩學擊壤集而不成頗近鄙俚故朱彝尊明詩綜絕不登其一字況升身本元臣曾膺爵祿而賀平浙東賦序肆言醜詆毫無故君舊國之思是尤不可爲訓也

槎翁文集十八卷

〔明〕劉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元年徐冠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槎翁集八卷》提要

新刻槎翁文集目錄序

槎翁文集十八卷目錄一



泰和前

輩劉先生子高之作也先生天分絕出
七歲能詩而程勵不倦日記千數言以
為常六經子史百家之說靡不究覽加
以師友之資江山之助其文辭日新月
富嘗以詩領元至正鄉舉會兵亂不果
上隱居逃難崎嶇山谷間者久之

序

皇明受命被 詔起拜職方郎中進士
平按察副使嚴去政禮部侍郎權吏部
尚書尋予致仕歸歸之明年復徵為國
子司業以卒其行義在鄉邦其議論在
朝著其治績在史冊無容贅已平生詩
文萬篇詩刻于蕭氏者既非其全而文
集所錄亦僅存此凡為銘贊傳說序記
諸體若干首藏于家百五十年于茲矣

莫好而傳之者玉光劍氣固不容掩迹者家兄吏侍在告家居得而校之未畢也迫於

召命瀕行奉以告吾吉郡太守徐侯士元侯受之閱已謂是郡之文獻也惡可不傳乃畢校之且捐俸刻之梓工既走介予示俾序焉予既卒業則嘆曰郁哉文乎夫大厦之輪奐非一木之枝梧也

序

二

珍鼎之雋永非一味之調齊也春陽之煦姬非一朝夕之溫鬱也其養厚故其氣充蔚而隆凝其學博故其詞雄渾而腴暢其志潔故其體與雅而切深繁繁乎珠聯而玉綴也鏘鏘乎韶奏而鳳鳴也飄飄乎雲乘風而江河注海也豈非一代之作者哉顧久弗傳伊誰諉咎徐侯為郡三年廉平簡靜民用不擾而表

章先賢風勵後進之心寔惓惓焉是集之傳吾知吾黨之士不徒爭先覩之為快矣予生也晚不及以時讀先生之書至是而後得盡觀焉掩卷遐思良用自慰而何足以窺其大全况敢以不腆之詞弁其首哉惟侯此舉不可不書爰述此于目錄之次用紀歲月云耳若夫首簡之序侯名能文辭其何辭辭之校正

序

三

在正德庚辰秋閏梓完則嘉靖紀元夏五也邑後學羅欽忠謹序

樓翁文集目錄

卷之一

道心堂銘

鍾銘

碑銘

紙帳銘

紙扇銘

界方銘

養志堂銘

吾存堂銘

星虹硯銘

梧陽齋銘

稽古箴

仰齋詩

美危孝子詩

題王克溫江亭宴別圖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枯木復榮頌

驅燕解

諸鉅樟文

題辭為陳宗舜作

神農嘗藥書

十三人贊

高允齡像贊

自贊三

子彥弟像贊

龍玄問像贊

蕭斯和像贊

潘清川像贊

王矩奉母圖贊

魁星贊

卷之二

石潭漁者傳

胡巫傳

華山樵者傳

楚江先生傳

達理馬識禮傳

胡夫人傳

李時傳

孫先生傳

葛孝子傳

花子傳

逢掖生傳

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劉芳遠傳

夏日孜傳

五荆傳

卷之三

錄南園淮隱說

乳犬說

鍾舉正字說

蕭子桑字說

蕭鵬舉字說

塵外說

錢佛說

王氏子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無邊說

龍非池字說

仁山字說

毀揚太伯公祠說

羅用達字說

錄蕭姊說

王伯昂字說

羅克浚字說

張彥實字說

平遠園說

卷之四

與周伯寧書

與王紹南

與譚若驥

上熊提控

與聞長老

與陳心吾

與王子與

與蕭鵬舉二

與本泉兄

與王高

答劉天一

與高末齡二

與祝仁壽

答郭慶守

與歐陽仲元

與張炳文

與李提舉

慰鍾應龍

卷之五

三友亭記

魁字大旗記

三樂堂記

秋碧軒記

遊武山記

遊潮山記

高溪書隱記

紫霞滄洲樓記

其樂堂記

蕭氏芝草記

興國縣修儒學記

長春道院記

旌陽道院記

鍾廷珍翠庭記

卷之六

興國縣修城記

三檀寺興復記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窪泉記

虎陞木偶人記	樂氏重建追遠堂記	遊梅田洞記	蓬軒記	北巖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茅亭記	世綵堂記	泰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重興院佛殿記	讀書所記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愛日堂記	挹翠堂記	卷之七	東竹軒記	柳居園記	寸草堂記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菊所記	瞿預齋記	子隱堂記	重修松青觀記	武山義塾記	臨清堂記	杏林後隱記	遠山樓記	三	卷之八	送劉學正序	蔣德深滄江稿序	送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王斯和遺稿序	舒伯源村閭集後序	送周士廉序	送王伯初序	贈蕭一誠赴召序	王以直文序	送陸師之青原序	贈段復初序	梅道初稿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鄒氏春雨高謙集詩序	送歐陽孔述還御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劉尚賓東溪詞稿後序	楊氏族譜後序	送薛伯謙序	贈鄭生序	送康復謙序	送熊廷璋序	送張經歷序	芳上人詩序	卷之九	陶德嘉詩序	贈地師丘弘道序二	玉源劉氏宗譜序	送盡史李約愷序	蘭子所詩序	東行倡和集序	贈醫士馬如春序	鍾廷方錄癸卯壽詩序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四	贈鍾大觀序	送堃師胡從正序	贈熊探史序	朝溪曹氏瑞名序	先登記自序	陳魯遺稿序	鍾祥詩集序	王先生乾詩序	送友人進浙序	贈日者曾達榮序	美夾谷侯勸農燕勞詩序	送吉水知縣費侯赴觀序	羅氏族譜序	林永余氏族譜序	卷之十	送羅朝舉序	贈孫如心序	南岡陳氏宗譜序	簡氏族譜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吳明理遠遊序	送別聞人為囑圖詩序
劉以震詩序	送許伯達序
贈徐永年序	鄭氏獨村堂詩序
贈驛丞謝子良詩序	集雲詩集序
柳溪陳氏慶源圖序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自序詩集	張氏族譜序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楊氏一貞婦序
蕭氏族譜序	西齋雜錄序
送黃贊禮還京序	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卷之十一	
三衢徐叔名詩集序	送王撫南歸序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送蘇平仲先生還金華序
送王縣丞赴黃岩序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送陳德中歸省序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贈醫士郭和卿序	閒中風月序
虎溪蕭氏三房族譜序	月渚圖序
蕭九川詩集序	三窮詩序
贈任保宜序	沙溪劉氏靜安亭詩序
橫岡秦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卷之十二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跋曠伯達所藏康瑞玉和詩後	
書文丞相蔡安撫遺像後	跋周宜冲所藏黃庭帖後
跋張真入達侯遺像圖贊	書劉叔清四清圖贊
跋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跋鍾廷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跋張某所藏劉夢良掀蓬梅圖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慰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跋周氏先坐誌文錄後	跋達侯手帖後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跋宋殿中丞歐陽發承議郎官誥後	
跋張務民所藏褚書後	跋文信國公三詩墨蹟後
題趙文敏公書杜詩後	
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永州府君遺像引	書元大父所作後溪序後
跋顏中行避地藁	跋蕭氏鄉校記後
跋劉大博所為湯信叔墓志及核山堂記後	
跋宋素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修職郎誥	
題龍氏書香世科錄後	
題王伯儀赴金陵道中詩集	
題十八士安飲園序贊	

卷之十三

跋吳傳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書宋高宗三詔後 羅子理族譜引
跋西臺慟哭記後
書揭學士撰彭夫人墓表後
書呂氏均產記後
題所書宋吳太常安國誌銘等文後
書巢居野人序後 跋唐太宗手勅後
跋吳傳朋送張顥書帖後
跋王章書宋真宗汴水發願文
跋北山上人所藏晉獻之保母帖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後
跋揭翰林李吳二進士所賦和贈從九以德甫詩後
跋書黃州學記後 題唐學士勘書圖
書皇甫君碑後
跋顏真卿所書雷雨有作五言律詩卷後
題和靖咏梅圖 跋葉照磨所藏東坡帖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跋東坡與彭城士友帖後 跋黃華山人墨蹟
書范文正公與時相論守環慶事宜帖後
題王左丞墨蹟
書呂念慈本拙二篆字并漢陰抱璞圖後

卷之十四

題黃氏宗譜後
書元吳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本後
書孫氏復姓文後 跋徐叔銘家傳後
書王氏慈烏記後 書樓散生傳後
題鍾氏所藏飛白書存存齋三大字後
書張馮子翼字說後 跋王明初全軒記文後
題文丞相劉大博與胡古澗二帖後
題宣和山水畫後
題胡忠簡公所畫清江引并詩後
跋宋國學生王叔可母胡氏孺人勅誥
題蕭子所藏顏蘭墨龍二圖後
書郭氏隱居記後
題蕭九川所藏先世諸賢往來啓牘後
題晉七賢圖 跋洞然諸公詩卷後
跋長興令蕭德瑜所遺其甥郭履恒漁樵圖後
跋戴克恭所藏先世德熟及幼二堂記後
書荷山劉氏敬先圖序後 跋孫獻簡公族譜後
跋周所安所藏周元公年譜後
題蕭鵬舉戊巳稟後 書羅川月傳後
書冠朝郭氏家錄後 跋西溪八景圖詩序後
跋菊逸堂記後

卷之十五

招魂辭

胡山人哀辭

故提舉李公哀辭

哀張以修辭

郭南叔哀辭

祭叔母文

祭蕭敬修文

祭廖子所文

祭泰和州監達正道文

祭劉元帥文

祭蕭提舉文

告先府君墓文

告太夫人墓文

祭先考文

祭先兄中齋先生文

卷之十六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六目錄

九

胡毋樂孺人行述

清溪居士行述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故資谷居士曠君行狀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劉國器先生墓表

卷之十七

楊君公平墓銘

謝夫人墓銘

鍾母李孺人墓誌銘

亡妻陳君墓誌銘

張夫人墓誌銘

二子壙誌

先府君遷厝壙誌

先夫人遷厝壙誌

拙存蕭先生墓碣銘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

誌銘

吾廬嚴先生墓碣銘

曾母周夫人墓誌銘

元故養蒙劉公墓誌銘

故羅君和卿墓誌銘

卷之十八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海侯

追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右副將軍濟寧侯

追封滕國公謚襄毅顧公神道碑銘

王秀才墓誌銘

東屯朱處士墓誌銘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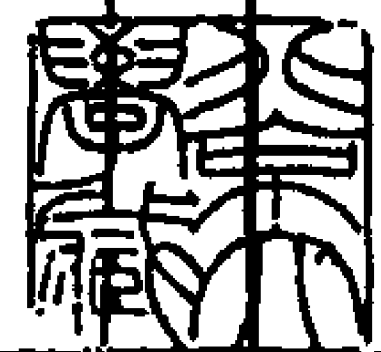
十

桂翁文集目錄畢

槎翁文集卷之一

銘

道心堂銘



雋陽丘弘道以道心名其堂將致寮於是而有所存警也南平劉楚聞而尚之爲作銘曰

維皇降衷心實具諸虛靈體一知覺則殊其殊伊何曰理曰氣正由理出偏以氣累混而無別性乃汨昏所知覺者私欲是存粵古聖人揭諸大典曰惟道心微妙難見彼人心者易陷而危曷以持之精一是師慨世之人耳目口體欲動情勝越常敗禮失而勿持火烈水流溺焉熾焉禽獸是侔所以君子必畏而慎如號三軍奉帥

乙

之令卒不亂驟馬不縱馳凡百進退視此指撝嗟凡有生聲色飲食形氣所資孰外而植惟情之發視理所同噤尔弗受鑽穴勿從是謂道心雖微而著性命之原形氣之主丘君作堂在雋之濱觀水有術觀山體仁務茲仁智企彼先覺歸而求之典謨庸學維孔作則維伋述義擇而執之惟一無二大哉心乎惟道是尊君子伊止學問伊源勿謂受授舜禹尔汝塗人一致敢告斯語

鍾銘

惟丙午某月賴寧都州尹廬陵王某作銅鍾于洞玄道院其制樸其聲宏將以祀虛玄而示無極也前進士南平劉楚爲之銘銘曰

紫王侯慕道詮液則堅範虛圓蟠螭懸金奏宣發鏗閑格神天鎮洞玄千萬年

硯銘

西昌晉照僧某因亂兵發經藏基獲古硯

有異像焉劉某爲之銘曰

歛陽斷腴青且滋規焉周冷水所滄以墨研之堅而濡有像白皙眉目都攝衣趺坐乃浮屠得之藏基自其徒雲蒸雨行文字敷歷萬劫涅不渝

紙帳銘

余留王氏館中設紙帳焉余甚愛之以其起居寢息恒於焉依有相長之義乃作銘云

卷之二

二

奕奕乎其能覆也濯濯乎其不可污也邪氣不得以奸其間則守之固也承續不得以施其華則質之素也賤而可尊幸不爲女紅之蠹也卷而可舒亦幽貞之度也

紙扇銘

爾形若圓爾行則方清風載揚君子是將明粹之文正直之德蓋庶幾未嘗易操於淒淒而矜容於赫赫者也

界方銘

爾爲正罔或不正爾惟直罔或不直式勿偏陂哉惟正

養志堂銘

孰不事親惟養不易心通氣孚乃可無二其養維何匪

酒食是承將順悅懌服勤烝烝吾父之父爲吾之祖吾
一事之順而無逆我時在傍翁曰予孫尔事尔父庶幾
紹存翁既耄終父乃捐世永懷先人欲養曷致朝升于
堂暮降于庭顧瞻涕洟但其號咷嗟爾孝子類也宜錫
存固所忻亡勿過感惟親之志不在一身亦以賢碩觀
其後人豈無書琴亦有燕梓所敬所愛曷敢不以立身
事君彰顯揚榮庶無虧辱以忝所生是曰養志養之大
者俗降禮渝達焉斯寡郵有王氏世有孝孫我銘其堂
永旌德門

吾存堂銘

往年永和蕭賓尚父志儒而業醫嘗自題其畫像贊

三

有曰寧爲忠厚不爲浮薄吾心所存自有真藥固摘
吾存二字以名其堂且曰吾將以示後之人焉他日
其子書字同文者果能世其業以大厥家則其存之
遠可徵矣余辱與同文遊因其來請文也適爲之銘

銘曰

相古有術爲函與矢孰無良心存乃殊以君子慎之自
任爲難曰存者吾伊人匪療於惟蕭氏術本醫濟由宋
而元十有三世惟尚賓父侃直有文伊像有贊由衷所
云寧爲忠厚不爲浮薄以茲自存云胡不樂推其存者
本諸生生匪由外錄與天同行彼或去之我則存只存
之者何以此天理如偃斯伸如瘠斯吟春融物滋藹然

吾心鳳山峩峩螺水浩浩既樂既壽內充旁造我銘斯
堂辭不盡意式陳前聞以勗來裔

星虹硯銘

溫潤而栗方直以平令質斯蘊至文是經其琛豆者
如虹晶煖者如星爰濡翰以致用宜守靜而引齡是爲
余季彥文之硯而崧爲之銘

梧陽齋銘

廬陵胡石魯同升謂同郡劉楚曰先世有梧陽齋者
吾曾祖父游息之所也今毀矣某將葺而復之以無
廢我先人之志予知我者也蓋惠以銘乎辭不可乃
爲之銘曰

卷之四

維古君子學必有所藏修以居高明是與觀諸生物必
得其方如彼梧桐于山之陽維茲名齋本始周雅我琴
伐書爰樂其下木之斯植匪梧爲崇地之所憑匪陽曷
從至和所被生意畢達天行春融風動雲發候條候枚
乃玉乃金蒸蒸其華漙漙其陰所以君子令德是做匪
卑汚殊超匪棘棘異養宜尔不匱先志通追爰新構之
乃更揭之有蔚其林有朗者石必敬必恭庶幾念昔後
此作者炳其圭璋雖喑有聞維時之光

歲

稽古歲

昔聞馬父論商頌那之詩有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

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則先民者豈非尤後
世稽古之士之所當師法者乎廬陵晏質彦文以稽
古名辭其志可謂大矣其友西昌劉崧喜而爲之歲

曰

學有先後匪由生知所以爲學必古是稽所稽伊何道
德文物禮樂制度繁在典策誰其肇之不曰先民堯舜
周孔卓哉聖神顧瞻古先曰世寔遠予末小子敢異其
軌先覺先知百世先師載考載惟邁往力追精神對越
表裏洞達不違始終寧昧毫末如水有源如木有根淳
庾盛大正氣所存友有晏質式慕古先仰而稽之惟精
惟堅爰構齋居揭以稽古動靜食息惟古是矩有嚴其

五

容有蔚其文逝將絕軼前聞毋徒嚶嚶母若唯唯
伊古不遠求之在邇古豈無初後亦今歲幾定志不
愧斯歲

仰齋詩

宣溪曠懷得故宋丞相文山信國公燕獄中所集杜
句五言絕句一百首於其母文夫人發受讀而感焉
夫人丞相曾孫行也上距作詩時八十有八年而翰
墨猶新編帙且在懷懼其蔽之弗謹乃構齋居爲崇
笈以庋之而揭之曰仰齋示高山仰止之意也雩陽
提舉李公既爲之記矣里生劉某復申之以詩詩曰
於烈信公昔徇國時遺其後人于獄有詩其詩伊何篇

什則百據而衍之杜氏是索當其命辭如出己情心口
相應條理自成始陽開邊終憤入獄激辭陳義風振霜
肅懷也克敏蚤企外家獎書來歸毋教所加有秩其編
宜敬勿襲爰構齋居以庋之以求言箴之曷以名齋不
曰仰止先民所懷警彼高山屹焉在上引領跂足巖巖
是仰麟拘于桎鳳惟于罽筆鋒墨陣百世不渝公血在
燕公詩在吉精通海嶽誠貫月日啓而誦之忠義所存
豈無他人矧尔外孫宣溪云云華山頌頌篇翰斯儲神
明是宅玉潤珠米永慎厥藏毋使雷電六丁取將凜其
直筆允矣詩史載陳忠孝以勸臣子

美危孝子詩

六

廬陵危可久性至孝歲乙巳郡城大饑可久出營粟
于城西三十里之橫溪既暮弗得念父失所待欲他
適又恐貽其憂乃匍匐而返及涉小溪忽巨魚躍入
襟抱間持之以歸急沽酒爲壽招鄰翁共食之親則
大悅以爲天之賜也若有感之者好事者因繪爲圖
以傳而敏修彭先生爲之序其事甚悉其友人劉荆
生復追味之以詩詩曰

吾聞至人之信可以及豚魚後來王祥與姜詩得魚奉
親事匪虛念此危生孝且寡遭此歲大饑手持黃金糴
無所朝辭老親出門去暮及橫溪淚如雨親之饑兮孰
予哺囊子囊兮返予濟乎中渡忽撥刺以上躍波騰杏

而中開口吟唱而欲靜嗟尔孝子其何來吾寧抱持以歸止上堂見親親色喜囊中有魚乃無米魚可食酒可酌喚取鄰翁相與娛今日可飽不願餘嗟哉危生天所矜感通所遇非其能我願四海長豐登羹炙魚炊飯其旨并順孫孝子日蒸烝

題王克溫江亭宴別圖

至正癸巳東南亂作惟吉顓僅自保前黃州錄事宣差王珊克溫與其弟克初寓全侯許嘗泛舟出顓與故人會宴萬安之江亭時西夏謝珣在座因寫爲圖以贈之後克溫既沒而克初猶能寶藏斯圖至今間出以示余余因憶往年觀克溫舞劍於焦瑜座中

其風流悲壯猶可想見撫視遺墨感念存亡輒題短篇以識殊慟

難水日浩浩江亭已荒荒誰知圖中景猶見黃州狂事往空復春鴈飛不成行安得挾浮雲從之舞干將

興國陳令尹德政頌

癸卯夏四月南平劉楚遭兵亂奔逐蕩折聞鄰邑興國有賢令尹也自其鄉匍匐百四十餘里往觀政焉入其境田野治而民自謂未嘗見吏也入其閭商賈嬉而民又謂未嘗見盜也老者吁吁幼者于于居者以愉行者以舒既而遊於學閤絃誦之聲適於市閭

興人之歌乃踴躍感歎自傷僻遠不得爲其民以少溉一日之惠則又欣欣竊爲興國民獨得賢令尹喜且賀之於是稍擬興人之歌畧比其音節而爲之頌焉頌曰

菜田之畝畝兮我則治之孰貸我牛與種兮陳侯是實居室之翹翹兮我則修之孰畀我楬與甍兮陳侯是周野有猛獸噬人血顓孰與逐之有仇其徒群狐睚眦或窺我室孰與拒之有截其屹我有瘡痍侯摩撫之我有苦飢侯來哺之訓我子弟養我父母以燕則佚以善則不侮尔工尔賈尔田尔舍聞聲超風咸至庭下庭絕吏符魯不逮呼役有定程賦無宿逋侯馬來止在泮之止

鼓絃咏詩樂尔君子侯車出遊在彼中洲擊節揚旗安歌以休牢有羊豕池有鯉鯉伊民之生維陳侯之惠矣顧有十邑維陳侯是民曰噫嘻昔未會有朝有衣繡廟有鼎彝毋詔公歸伊民之師歛江沅沅方嶺奕奕我輯興歌永播無斁

枯桂復榮頌

吉水周氏前庭有桂樹二本鉅各數尺圍高異重蔭廣蔭數畝相傳殆二百餘年蓋其上世手植故物也往年兵亂遭焚燬其枝葉柯輪舉爲煨燼獨其下數尺遺枿孱然如狀厥立鐵嵌巖隙疎又空洞殘薄僅存皮介或醜其狀狀夷之又不忍而止洪武三年春

其東偏一本忽前蘇軾舒苞挺叢出鮮妍葱秀迸出
枯朽識者曰是將為興文之兆歟是秋周氏之賢俊
曰仲方者果以明經貢春官明年策上第

天子親擢為侍儀使子時備員兵部郎有同朝之好而
獲聞是桂之復榮也竊欣慕焉及親前進士張潔所
為記又知君子之學充行醇其出而羽儀

天朝以克當斯兆也有徵矣為之頌曰

繁木之生一氣所鍾由本而枝有悴有隆譬之令族世
葉收屬中焉或微其盛必復有煒周宗大才宜田雲仍
若林其麗百千瞻庭之陽有蔚者桂屬陵風霜傲閱年
歲孰焚其盛而燬其株條肆不遺元焉委枯含華蓄英

九

久鬱未奮宜尔孫子式際昌運運符其昌士援其良苑
載

枯朽如春之蒸如雲之凝

薰嗟至和復此
興滋之醇

慈培以仁厚芬敷材達君子是懋匪惟家祥實邦之光
維顯維楨視此頌章

驅燕解

有燕巢于齋居之內楹既葺而完矣而齋居之几席盤
杆書籍賓朋之衣冠帶鼎牲牲被其沾汚初以為適然
久之乃散漫狼籍不可禁避或愠而欲驅之或憐而欲
存之二人者蓋互執之而莫之能決也愠者曰今茲齋
房兩丈四阿吟佩聯接琴書森羅我服偏竊我冠我我

彼燕往來時乃何故從而穢焉於子如何矜者曰天
生物各有定所惟燕之依必堂必廡豈比鷦鷯林樾草
乳此而不存於胡能處愠者又曰君子慎居正潔自持
青蠅營營維王之疵若將浼焉去之異疑未聞汚人而
可近之矜者又曰人物雖殊生聚則同觀其經營手口
物窮味薄污穢毛綴蓬藪伏未育毀撤以從君子秉
心則恐靡阿愠者又曰伊物之智宜擇靜便修廊高墻
尔不彼遷顧乃緝緝穢我几筵物雖宜愛亦不苟然豈
有去害而曰違天矜者又曰人生處濁何穢何清保性
何浼唾面何驚此而處之乃一乃平愠者又曰人為物
靈與物異趨益者宜狎損者宜除故蘭生當戶不得不
鋤豈有君子而同群合汚二人者蓋郭郭然數反覆矣
而猶不可以窮也劉子乃進而解之曰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卑泥所蔽毋徇所強故仁不必煦嫗義不嫌損
傷舍垢匿瑕敗類亂常保已防微終焉永臧於是決巢
破壘滌几振裳闔門謝燕守吾貞常彼矜者以悟愠者
以宣游泳齋居清風穆然

詰鉅樟文

予齋居東南叢石間有豫樟數本三四尺圍高可數
丈皆秀幹壯碩遠歷年所先時兵興公府裝造戰艦
糧艘以漕海泛江亂河渡淮者以百千計於是濱水
近郊之材斬伐日罄乃發匠石轉入深僻搜窮扶隱

始有操斧斤執導引過而視之者衆惜其奇古而不忍伐又不能止也徐而顧視其下則有穿穴洞決露蝕內紅塵節離奇膏液滲漉曰是不可用矣乃存其特以表叢薄劉子見而歎其以才累而以疾免幸也乃爲文以誌之

吁嗟鉅樟鬱鬱乎數十百年之養而不萌也童童乎數十百里之望而不藝也蟠青蒼以傲兀萬牛伏而摧車何幾亂之亦遭礪萬斧以采如忽龍痿而虎悴色黯慘其無華雨淋淋以盡滋風颯颯而吹沙乃爲之告曰將拏雲呼風以特立於山林乎將爲艦爲艘以浮游於江海也將搖撼震動爲士馬之所踐履芻糧之所捆載乎

寧舍精息陰以下食於泉源而上庇於雲漢也將漂浮泛濫於流波乎寧抱疾經痼以休於寂寞也將衝激摧裂於沙石乎寧懷垢匿瑕以休於巖壑也天之生物百用斯備用失其宜材或爲累貪榮利往所喪多矣所以君子退思守已且吾聞昔有佯狂爲奴吞炭爲啞托盲以辭聘者矣則爾鉅樟雖乏離其形空洞其中又何辭焉不然漆割以堅蘭焚以香較其所存孰短孰長抱瘡保終其又何傷

題解爲陳宗舜作

吾郡前進士村民陳先生以卓犖不羈之才蘊俊偉非常之學自其少日已擅雋聲有一擲百萬之豪有一筆

千鈞之勇奈何特遭屯否連兩舉以無成疾抱臍躄三徵而不起因循歲月漂轉蓬萍誰不念之噫其老矣故既疏飲水常後後乎風雨道途之間然憂玉璽金亦卓卓乎言語文字之妙言就尔宿寓鏡方將二十餘年豈不懷歸望禾川動二二百里况故址把茅之未辦亦親喪淺土之未營雖夫未嘗屈已以求人在君子能不動心於知己遇曼卿於江上豈無贈麥舟者乎念壯甫於瀛西當有送並堂資者是故年弟特著題辭所美特賢共成樂助

贊

神農嘗藥畫像贊

史稱神農嘗百草始有醫藥尚矣或謂其嘗藥一日而七十死豈其然哉漢孔氏謂其書名三墳而不傳獨圖經爲醫家所宗不廢豈亦猶後世務耕而托爲神農之言者歟不然必有所傳矣夫子序書斷自唐虞而易繫謂神農氏耒耜之利取諸益日中爲市取諸噬嗑豈聖人於生民既有以厚之尤必有以衛之者歟史又謂神農人身牛首衣鳥獸之皮豈去古未遠冠服之制固有未備歟豈惟是哉九醫家陰陽氣運之說主治湯液之論若素問等書亦必有待乎後之聖人而始備夫開天立極爲萬世利者豈一事之盛而一聖之功哉故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而首聖

之功不可及矣渝川孫昂爲王仲璘寫神農像仲璘
工於鑿者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贊曰

伊古聖神爲民立命始嘗百草以濟天病草木金石各
各有定寒溫平毒物無適性主治惟君臣佐從命啓鑿
之源執命之柄茫茫三墳大道莫竟圖經所傳斯述之
聖其功萬世仁溥德盛望之如神孰敢不敬

十三人贊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又曰君子疾沒世
而名不稱焉余故自平正壬辰遭亂至甲辰十有三
載如筠陽劉樞劉機龍泉章善新建鄭大同靖安舒
慶遠胡斗元高昌玉珊西域德禮悅實高安李朋吉

十三

水蕭爨翁清江楊士弘廬陵曠達豫章萬石西昌康
震吉水劉文昌廬陵趙膺皆忠義文行之士或儻爵
食祿或草野布衣或功業未就同罹禍毒其悲憤赴
死與憂患無聊以沒者尤相望嗚呼千載之下庶幾
或有因余言而得其爲人者其逢時不淑不亦交可
感哉著贊姑以予之所知者爲目叙贊則以其人沒
之先後爲次而非有所擇也

惟益津劉本契丹氏遼徽元興籍以兵系由春及樞四
世五侯相繼佩符開府吉州自吉改筠推任兄子已子
後之樞實元嗣有乞其勇軀幹軒軒當其赴急馬不及
騎弓不待韃二十年間征閩戍廣東南烈烈風振霆響

乃壬辰春與疾赴召省臣告嚴寇越江表五十四日分
拒圍中寇既逼沮率師南攻通道豐城接戰披靡乃中
流矢而病其髀爨創出戰以憂憤終爨命弟機嗣領軍
戎又後五年機守筠堡夜殲于盜嗚呼天道

章五賢氏龍泉南城人以文學教授鄉里策名縉紳在
癸巳春寇攻却縣聚徒說城守宜堅拒勿去守陽諾之
終乃宵遁君大罵之誓不見賊竟赴水以殉父子夫婦
一家相繼今存者惟其子

豫章鄭氏系出高密有同夫者濯濯令質讀書西山時
米城中拜范司幕惟卓行古文是宗後游臨川見虞翰
林危大襟奇之與揚推古今家有藏書軒曰書帶取不

四

其山名草名以著世爨雄文雅翰出自羣公爨勅諸石
以傳無窮或薦茂材歷教兩州既視選于京歸遘時憂
乃傾財結義禦輯鄉里省臣嘉之署富州知事會幾何
時家燔子燬爨以憂死

惟伯源甫靖安世家父以郡官致政名揚清華在至正
更科以易首薦分教虔學士習丕變遭壬辰亂起義于
鄉兵潰援絕家燬貲亡竄騰空岩間飢餓以僵時有胡
貢士亦以義應事敗無成同死鄉井

惟高昌玉珊從學下南年十九登名黃州是監書窮分
隸藝學劍舞任俠負豪奇氣如虎爨去亂固始歷吉而
虔守相禮之倒屣傾筐時無人遂湛身掩智或命之

弓騎陽躡以廢乃司柝南門擊柝醉歌舞而斃矣意其奈何

有德禮悅實本西域氏三以易薦屈而弗第狂避人冠服垢弊獨劬書苦吟如癖于味潛視世故有感其容當承平時已慮邊凶在辛卯夏遇之筠中辭我欲往海南閩東後果亂作不知所終

李本筠人起身讀書蚤試吏廬陵惟養是圖採攬作者交通名流一室蕭然日吟詩不休乃丙申秋由贛省辟屬官令史五日出戰敗赴鍾步水以死嗚呼萬里

吉水螺陂蕭羹氏嘗以詩貢乙科職教邑士時有全公拾我贛州爰辟文學以參軍謀饗筵優歌或肆以謔

十五

正色厲辭乃拂袖而作公時有聞改容謝之于族于語有規無隨汚兵南侵全奔而斃君留鄉郡義不苟逝相學有并奮身投之立于井中水不滅願其友拯之既出于甃或謂投者宜先以首君聞其言往繼以投衆驚赴之卒不可收鄉老作諫臨莫惻惻友有練高瘞之井側清江楊子家本大梁世襲武爵萬夫之防士弘暨暨攻辭章朝不沐夜不休鬚如飛蓬倒衣裳苦心吟詩形已忘或殫歌姬耽酒觴連月不醒醉呼佯狂往時騎馬入憲府行檢不飭衆所傷遁漁窩伏楮屋前年死塋清江曲

曠達落托蚤孤卿因而授徒爰有家豫章始吏省闈繼

薦文學奇氣翻翻鐵兩羽角草機周旋兵間若小積水滴而情思孔閑據司徒府入自州幕據謀決機有躍無忤或急義好事或厚誼貪婪終不絕賓客而沉醉是湛時移事會與姻壘鬱獨沉浮詩酒顛倒歎笑乃癸卯夏孰反義旗而亟其從謀不戚以潰端嬰其凶暴尸寺門猶抱公牘噫義之歸庶幾不辱

有奇甥士豫章萬石受春秋于熊氏屢進屢黜乃攻於詩雄篇大章激烈切說淋漓醉鄉或投憤呼盧或千金買笑人不知其奇而譏以狂世變兵作往依全公全敗事更而九江是從九江既隳豫章改紀君方彈冠以城闕死嗚呼已矣

十六

匡山下收溪里有康宗武氏家故豐饒裕於禮嘗攝贊四方從遊名士臨川吳公一見驚喜曰廬陵劉高仲有此高第年四十一即薦茂異擢為校官歸來著書目青乃干癸卯兵禍連或與致深僻與或棄之三日不得食乃捫石攀木與其幼弟蒙遇而俱匿兵退病作衣食單室連呼執筆左右莫從朗誦其所為文以終劉文昌篤行誼連貢春官俱下第前廣東後江西兩入憲府為書吏執正守經岳岳不可易下筆為文有奇氣年六十餘遭亂不出仕卧病山中一夕死同郡同寮有趙康托疾佯狂謝時貴死時野殞無完被

高允齡像贊

萬安孫紳爲金華高侯允齡寫真蓋兼得其形神之妙而其中有大過人者又非丹青之所能模仿也其友生南平劉楚謹述而爲之贊曰

粹然而春溫屹然而山立睨千古以無前屈一障於下邑有萬人獨往之勇有萬言一掃之才儼金明而玉潤浩雲卷以天開置之承明著作可以暢其文登之蘭臺綴省可以大其用其將爲明堂之棟梁而盛世之麟鳳也耶

自贊

行不能以先人故其進也恒遲學不足以驚世故其處也若遺以父子兄弟爲師友以詩書文字爲背基迨將老而弗勗更多難而不移然而竊祿於五十之時已慨乎追養之不可及承祀於四百之遠猶瞠乎來者之不可期恒自省以惴惴惟俛焉而孳孳尚庶幾其寡過以無負於天彙

又

爾才第崢嶸爾學弗閑迂守古樸謬占時美螻宜安於自居偶適於不鳴遠毒厲而心迪歷嶮巖以氣平曾不詭於俯仰亦何循於將迎然以五十際盛明不可謂不適以布衣躋法從不可謂不榮漸吹竽之濫祿耻聲聞之過情誓盡誠於所事冀無忝乎尔生忽老至而不知人之者之可驚念卓杞其靡載懼缶微而就區庶慎省

躬而慎往返初服於林耕

又祭服圖

其立也磬然而如齊其齊也儼然而若思心洞洞乎其若臨足踳踳而不馳蓋嘗受誓戒於春官秉寅清乎伯夷奉圭瓚於大廟將幣帛於神祇或進饌於社稷山川之壇或執爵乎雷雨星辰之祠隨天步以陟降侍冕裳之透選懷先民執事之有恪愧髦士左右之攸宜煥清朝之禮樂繁盛服之光儀爰繪圖以著敬庶永佩而勿遺

子彥弟像贊

有睚其容有睒其目志抗雲浮氣含秋肅玩理精深挾辭茂或一薦未酌驚言誰錄浩獨往以無前堅自信之誠篤以道義爲肝膈以詩書爲梁肉故能安所遇而自無所尤處之約而亦無不足者也

龍玄問像贊

儒林之英山澤之屨持常踐實崇範秉樸然其嶠仁義以爲腹藏典籍以爲富其襟度有偉固將以婉吳潭之澄深而志氣不群尤有以並尖星之雄秀者邪

蕭斯和像贊

冠服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言厲而氣溫志卓而行通蔚中林之橋梓儼雲表之孤峯巖然蘭陵之碩士熙然桃源之仙翁其神采之托繪事者既永存而不

俞矣其世澤之傳諸後者尤將遠而益隆耶

胡濟川像贊

其偉然擬柳城之雄秀其朗然鍾潤月之清奇其態度見於俯仰其笑談得之頤眉謝圭組而弗居敦詩禮以自怡遺書錄紹興之奏稿故櫝藏龍圖之誥辭尚論其世退休以時撫溪山之勝槩覽梅菊之幽姿追前聞以獨徃指晏歲以爲期宜流芳於百世以貽慶於孫枝

王桀奉母圖贊

友人王桀讀書躬耕於硤溪之陽退養其母於茅茨之下非有三牲列鼎之饋華堂重錦之奉也而旦夕惋愉起居左右調節寒煖有以盡其歡心斯可謂能

九

子矣廬陵李約禮嘗過門候之喜其母夫人之康樂

也因繪爲圖而里人劉楚謹係之以贊曰

駢人之生嚴父慈母其慈伊何鞠育之故有我者母罹裏屬毛氣通體分劬哉孔勞方其在襁乳哺顧懷跬步號呼戚欣攸屬爰及冠帶室家是宜亦既抱子而孝乃衰我觀斯圖居有槐杞幡幡華髮翼翼令子客時升堂吏不踵門饋饌以時笑言載溫嗟時之人去親懷祿或危其身而遺以辱閭閻小民其飽菽水豈曰豐榮庶幾樂此嗟我無母憂悴實多罄餅耻壘哀如之何奉觴且以酌酒尔有慈母胡不遐壽

、題星贊

聖天爲星鍾秀爲人何傲文而製像後因像以欽神唐宋之異等思元凱之同倫首假文辭發身尚仰瞻而脩省庶追邁乎先民

槎翁文集卷之一終

子

傳

石潭漁者傳

石潭漁者不知何許人嘗放浪山水間因自號石潭漁者人或笑之漁者曉之曰子以爲漁者必設釣垂綸操竿筌以浮游江海而後謂之漁乎夫美名與良利天下所共趨也而吾皆不得有焉惟漁者人之所不屑爲而石潭亦吾之所素有焉其所不屑則天下之於我乎忌焉者寡矣吾所素有則天下之於我乎爭焉寡矣彼江河湖海之誠大鱣鯪鯢鯨之誠富然非十五犗之餌百囊之網則魚不可求非千丈之綸百尺之竿千斛

卷之二

之舟則江湖河海不可漁若是不亦貪且勞乎吾聞之地無大小惟適志者可樂事無隆污惟遠利者可安今吾之爲斯漁也焉往而不得亦何求而不遂俯而觀仰而嬉殆不知天地之爲大而江海之爲深也於魚之得失奚較哉乃忻然爲之歌曰石潭幽幽可以寫憂其施匪釣兮奚魚之求石潭熙熙樂且無疾其設匪罟兮奚魚之有又歌曰海不可以網竭兮河不可以綸求樂哉居兮石潭之丘歌已或行而游或偃而休或去或留人叵測也有過而問者輒引避不見時聞其歌歎云贊曰自東海漁者起於涓濱而世不復有真漁者矣其後或與三閭大夫遊於江潭或挈舟聽琴於杏壇

之下而其姓名行事類不傳於世豈皆佯狂避世之士歟然皆不可以貴富利達動者也若石潭漁者亦斯人之儔歟何槩見於亂世也或曰石潭西北有群石漁者恒居之蓋東海生之裔也晦於迹而能潔其志卓乎其善於自托也哉

胡巫傳

庚子夏閏五月不雨州民以旱告守土者即齋沐出宿城西延真觀禮法師之能祠雨者飭壇壝合群祀具儀物無敢不弔既三日不雨有一男子揚言于市曰我見有雨乃不我求而求彼彼焉能有也市人走致其說守土者驚喜命羅致之要諸途以見問曰若能禱雨乎曰

卷之二

能也曰將有戒備否乎曰毋尔也且請盡撤向之祠禱者則敬勞之曰凡吾所請者民也果致雨當厚報效因命徒卒數人從之俾給勞焉其人乃去爲壇設位於通市要守土者拜而祈焉以環玦擲庭中踴躍出望若見若聞即自書揭于門曰某與神約某日雲雷來會某日當大雨三日乃止是日自州長以下至吏民農賈無不稽仰瞻敬謂雨之至者可改而待也比明日明日乃益熾其人叱咤鞠踞唇焦力疲又明日至于三日五日七日雲卒不興陽日以亢州使人詰之則曰方之龍布有五子咸檄而至矣獨一龍爲九天使者所繫故雨不得行言已又時時引觀者睚行指示之衆人固不見也他

口請詣他祠更焚檄焉既又不雨則又出其所繪神祇
禱之以哀告雨又不果公府使人候之益急乃捫然以
剪徇于路且行且拜裸袒頓跣扣首出血流汗被踵喘
不得息則又曰神告我矣是龍匿于江之某潭其速具
舟吾載而下索焉衆弗之信益固視之自是率夜號於
市曰天乎何雨之不降也今衆強我不我舍號已則又
語市人曰曷不具薪焚我以速雨乎言已輒長號不止
市人童子聚觀而憐之問之則爲世奉婺源神胡巫之
孫子也劉子聞而歎曰嗟呼言之不可易也如此哉矧
欲罔天功以爲己靈者乎今以已物托於人雖執拳以
求之猶或得或否而况懸於天者人固不得而測也古

卷之二

三

聖人所以春而祈旱而雩者亦惟行吾理之所可知而
盡吾之所可爲者尔若後世叩頭反風積薪致雨雖本
於所感然不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也今胡巫籍其淫狡
以環筭鼓禍福於人其倖而獲中者不少矣而不知
雨之不可以倖致也於所不可倖者猶悻悻然欲專觀
之以掩人之知而貪天之功其不亦愚甚矣乎卒至不
酌其言顛沛狼藉欲求脫去而不可得是可哀也嗚呼
豈獨巫哉世之挾私智小術譌爲大言以欺人者卒至
禍其君喪其國不知自怨自悔猶哆然遂之不置彼不
足責也而上之人終亦不悟方且厚歸其德自服其過
若猶冀其有所爲者苟或一僥倖焉則遂謂其果育回

天不世之功而不知其罔誣之禍大矣之人也又豈非
斯巫之罪人哉自某日閏二十九日天卒不雨巫遂通
歲則大旱

華山樵者傳

華山樵者不知何許人衣冠不異於衆襟度閒曠神情
朗然或見之於楚相孫叔敖之故城城西有曰華山連
峰蔽虧高入雲漢層巖飛淙下瞰虛靚樵者日往來其
間不操斧斤不事斬伐嘻嘻然或踞石而甯或臨流而
游或倚樹而休行道中見梗楠杞梓文杏豫章千尺連
抱輪囷偃蹇橫澗出堅干霄拂雲者輒爲之顧視太息
彷徨低迴而不能去至樛櫨榛杳蔚樛樛恒過而不

卷之二

四

顧也性好奕率應手通情不汲汲於角勝人亦不能勝
之嘗月中上華山絕頂吹鐵笛山下有風颯然波浪起
立人疑其爲仙云或曰樵者師曠氏之後也嘗隱於抱
關遭亂旋棄去時時泛舟遊江湖間鼓柁作漁父歌入
莫測之然多見於華山中云

贊曰世之薄功名輕富貴不爲者恒自詭於漁樵尚
矣然漢時有懷印綬入會稽使屬吏驚謝者豈信其
嘗爲樵者哉是樵於名也名得而棄其所事非真樵
矣彼入王屋山見爛柯而返者惑也有披羊裘負薪
守而不變其操者若華山樵者進不競於名退不惑
於所見庶幾有慕平披裘負薪之爲者然尤依依然

不能忘情於遺才不遺之歎何哉不然其亦玩世肆志之徒歟

楚江先生傳

楚江先生名善字立賢姓章氏吉安龍泉南城人性耿介尚氣急義而不爲苟得讀書至古忠義士輒撫卷太息思見其人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東南寇盜竄起龍泉居萬山間又聯絡鄉潭賴庚之境不逞煽妖尤甚先生憂之是冬始奉其親入城邑爲自保計有完者帖穆者嘗從先生遊其先本國人授萬夫長來成是邑至是以進士及第授同知太和州事需次家居事急省府署攝縣事且以兵防委之先生聞之喜首往見爲陳說古忠

卷之二

五

義事以爲國家承平百年一旦有驚政臣子效報之日宜急收民籍兵葺城壘厲器械儲糧糗爲守禦計完者帖穆亦自以世受國恩又先人墳墓所在誓死守不去越明年春外援阻絕寇攻圍益盛城中糧盡且數月至食草根木皮猶拒守不下先生謂人曰吾今日乃得死睢陽城中幸矣或有傳言完者帖穆將遁先生奮然以百口保無它即復扣軍門揚言曰今日之事惟伏信可以固民心惟守死可以報國必不可爲不義以自搖君必勉之至相持泣涕以相感動完者帖穆亦以爲然許之一日山水暴至完者帖穆羣孥乘小舸竟宵遁比旦寇斬柵乘城民失主將所在又飢餓不能戰城遂陷

先生舉室嘗自警脫有急必死不苟活也至是先生之父士壁年八十餘矣先自投北江其妻李氏與其子婦亦相挽赴井以死先生聞之即與其子煥臨江水訣曰吾安能忍死復以面目見若類邪寧赴此往從爾祖矣汝年小宜急去爲宗祀計勿我顧言已輒自赴煥號呼不能止亦繼投之煥衣裾猶漂浮波間未遂沒會甘竹人以筏來救之免焉時癸巳八月八日也初先生從前進士吳浩授禮經與李運爲同門友後運擢高第而先生屢屈於有司因慨然曰吾才雖不及今人豈不如古人哉乃去塲屋爲古文詩歌以自見或傳至燕京揭文安公奇之謂其辭容尔雅一洗近代之陋世以爲知言嘗於所居營釣舫齋因自號楚江釣者學者稱之爲楚江先生云

卷之三

六

贊曰予嘗誦先生所賦張都巡婦殺盜詩壯其詞而想其爲人後遇遂江見先生於蓮花峰下秀目方頤風髯戟張而詞氣循循謙抑可謂篤行君子矣今一家同罹難而父子婦姑各得死所豈直有所不得已哉亦徇於義不苟辱焉耳彼受人緩急之寄又固將家子也當圍急可以戰死矣不死食盡可以守死矣不死乃決棄城郭委而遁去其後卒以貨死境急不保妻子爲天下笑其得失先後何如也先生沒其子煥猶去龍子子道途間常自憤不即死以此而其

言甚悲鳴呼煥能忍死以奉父教亦誠孝子哉

連理馬識禮傳表和州監

連理馬識禮字正道高邑人祖玉尺不花元初奉詔脩金水河獲龜蛇瑞應父長壽嘗爲江州廉訪監司因家常之宜與性廉介有操行蚤就學青監通經史涉獵百家至六書圖畫靡不窮究而尤工小篆初以蔭授寧國路府判再調某州不果赴改授監吉安之泰和至正九年九月到官靜處一室聲味泊然書十字極間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奉其厲志若此然寡言笑容貌清苦人無有異之者雖同列未之知也及遇事折難音吐鏗亮目光爛注風采凝峻屹如神人卒有群候于門者竟

卷之三

七

日無所受命至飢渴不敢去它日乃謂曰若等何爲吾無所用也閭里忿爭者或不得一詞而罷由是豪猾遠遁吏胥徒業民相戒無敢一迹至公府十一年淮頴兵動江西戒嚴省檄巡防江上十二年二月事亟告歸所治未幾九江陷南郡騷然閩三月陳某破吉安上官同列皆委印綬宵遁民亦相率負妻子遠去連理奮然以身勞集之民相與泣曰茲事變猝興公之歸我民其殆不免矣自今有不與公同事者請共殺之連理馬識知民心堅可與共守即日料軍實飭賞格書比民丁嚴立保伍糾率義勇分控要害料兵之夕首殺籍丁之亡命者一人明日誅府史之游謀者二人懷殺奸民之首

亂掠市者七人械死悍卒之貨奸者父子三人兵燹大振然內顧祔祿亦立又上下洶湧不得請於所部乃分勸富室出粟數千石精幣數萬緡援州民材且勇者十人爲百夫長以總鄉民之兵時郡城既潰敵首發兵五百送監郡納連兒丁總管梁克申以師而郡治遂復前城有負固爲亂者遣州判趙某率萬夫以搗之至石門趙墮於兵麾下猶力戰不退衆驚曰此達相公軍不可拒也明日執首惡來降而西境以寧他如命清江主簿楊介偕義士蕭晉成王山以扼東固命紹興照磨曾貴永新州判劉釋成觀背以遏上橫既而西援龍泉萬安東拒安福新喻無不聞風奔潰或請修城以拒守

卷之三

八

則曰吾非忘爾民顧土石之堅固不如民心民心一搖雖有城能獨守乎否則徒殫耗財力以自斃耳竟不聽撫循丁壯省勞傷憊如家人子策按行營堡不以寒暑風雨而輟退則終夕危坐不言迨旦調度設施迄無遺算時江淮道阻朝使不通惟參政全普安撤里與尚書哈海赤守贛上疏而中丞沙嘉班以重臣宣慰廣東尤慷慨有大節連理馬識禮知此三人者可以集事乃近連全海復爲書遣一介遠通于帥府其詞極悲憤懇切宣慰得書大喜勉公善守以俟命既而兩司釁作嶺海益隔絕公慨然曰天乎吾自今始缺望矣日快日快自失人莫知也十四年冬以勞悴遘疾引治決日寇之聚

龍泉者始悉張大出由石洲觀背奄至城西門外曾照
磨等拒戰不克死之謀報踵至至相顧失色連理馬識
禮從容應之不爲動夜五鼓戒蓐食黎明先遣郡鎮撫
趙家奴之來援者率申夫出門外拒之自辰至午戰十
數合力盡幾挫乃出其先鋒五百人蹂之寇望見大驚
曰黃衫軍至矣皆棄仗奔北復奮追之俘斬數十百以
歸自是無敢睨視太和者十五年正月代者至監郡丁
公即署攝判府事俾仍督州兵達理馬識禮曰吾受命
監泰和得代當去攝判府事不敢聞命也即日出舍郭
東門外方未代時庭壁下有列篋十數指謂人曰此吾
所儲俸米也墜徙居惟家僮負挈俸米與書帙而已其

卷三

九

去也民遮留不可則號而隨之諭遣弗能釋至閉戶却
避則相與羅拜門外而去是歲閏正月十九日竟以疾
終于寓舍冠衣危坐而逝民間之咸罷市投業奔走會
哭下至婦女童穉無不涕泣相吊歎歎息之聲不絕
于道者累日丁公聞之亦哭于庭曰天不欲使完守吉
安乎何奪吾賢屬也時有肖其像爲生祠者四方過客
想聞風采必艤舟謁拜之小民家祀小像有因繪以致
貨者先時奉其母太夫人居官未半歲遽命其妻奉太
夫人以歸而獨與家僮二人居他日有逋飲于市者輒
杖殺之嘗語人曰吾蒞官有三字曰勤曰謹曰畏勤以
視事謹以守身畏以奉法彼刀鋸勢力世以爲可畏者

吾不畏也人以爲名言其在公庭日據案書真楷小篆
千數字李令伯陳情表諸葛武侯出師表米元章待訪
錄中朝名士詩文咸手錄之工詩然不常出惟登金華
山賦五言近體一首又嘗結庵於金華之左因名曰華
庵云

胡夫人傳

鄒陽潘某妻胡氏生三子俱幼而夫有疾且革胡氏私
心計曰是三子者不可以無父無父將不能以成立使
父亡而母存無益也不若亡母而存父使扶樹三子者
則潘氏之有後也可幾矣乃夜焚香引刀斷其髮而禱
于天曰有如三子者而無父是天厚欲絕潘氏也三子

卷三

十

父不可死妾婦人不知所以教子誠無益於子亦誠無
愛於死今天不欲死其父則已如欲死其父則請以身
代之越三日某病少瘳又五日大愈既越月胡氏竟以
無疾卒劉子曰死生命也未聞有可代者而婦人迫切
之情則有所不暇計者矣今瀕死者以甦而生者卒以
誓言蹈死非天乎然死固亦未聞有可請而致焉者也
要之是固適然耳不然天豈不可以曲矜而兩全之哉
故曰死生命也而孝子之志則大有可悲者矣其長子
樞今爲安福主簿有廉能聲次子某某皆爲郡文學掾
皆謹厚爲名士余嘗聞之謝某云

李時傳

李時字居中其先趙之稿城人伯祖端卿當金元之際
六歲能通孝經人稱神童祖信卿生丈夫子六人其弟
三子字巨淵既壯其九歲弟仲原徙燕之大興遂為
大都人而仲原則時之考居也巨淵敏悟絕人攻畫仙
鬼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嘗畫魔母圖極得詭異之
狀或傳至上都仁宗見而悅之遣召於其家使者遇巨
淵于門輒負置馬上馳去既見俾待詔禁中由祇應司
大使進朝列大夫諸色人匠府總管聲譽藉甚時在統
角已知就師學然遇片紙或佳牆壁即點筆塗抹備諸
態狀年十六間伯父留上都馳往見之會巨淵方總諸
宮院繪事因携以入時見御榻旁采績工麗迫而觀之

卷之二

十一

疑思入神忽駕至倉卒不及避前導者將訶扶之仁宗
驚問內侍以李待詔家兒對乃舍之一日會食求時失
所在命蹤跡之則懷遠素方往別院取屏卷諸畫竊臨
摹之巨淵見而驚喜弗之沮也比長所學日就視凡近
俗工所為輒羞棄去弗之顧又見同輩待詔者當道
率以工技視之弗獲禮遇心益鄙之曰有是哉吾將求
名家者以自樹庶其勉乎迺考考古記譜自漢魏六朝以
來至隋唐而宋間若闕立本之人物周昉之士女郭忠
恕之外畫王維關同董元李城范寬郭熙之山水以至
米南宮趙大年劉松年馬遠父子及近時商德符趙子
昂諸賢之雅製精品莫不遐搜廣覽心慕手追雖寢食

也既又慨然曰古人所以垂名天下後世者豈直
技藝之美而已顧其問學才行有足稱者而吾何可以
自局而弗之務哉乃退掃一室置琴書其中日從集翰
諸老與四方名士考評古先談論理致暇即鳴琴焚香
以自娛久之思悟玄解下筆益親而風韻姿格迥然天
成矣聞饒陽劉仲謙蚤從前秘書少卿何澄畫澄年九
十餘嘗被召賜之卮酒既拜因伏不能起問曰若能復
畫乎對曰老臣耄矣有劉仲謙者臣弟子也其人可以
奉詔許之由是仲謙名重京師時往從之遊欣然自以
為得也又有劉道權者處陵人亦善山水然負酒恃才
詆斥慢罵無所許可當時若劉伯熙輩亦譏貶不少貨

卷之二

十二

獨於時特時獎借之且謂仲謙曰是子咄咄逼人蓋少
避之後巨淵見時所製亦惘然自以為不及也至治八
年順帝詔畫東內清寧宮殿壁時首應詔畫漢馮媛樊
姬及唐長孫皇后進諫圖獲勞賞甚厚十六年奉詔與
劉守中畫二后西宮又畫隆福前宮畫青山白雲於月
宮後殿又與何思敬劉公弼三人同奉詔畫山水樓觀
於九龍殿及東西二夾室稱旨前後獲文段白金楮幣
賞賜有差時天下已兵興京畿大飢民相食至斗珠束
帛不換溢米倉帑匱乏王官至給藥物香水以代俸而
時自至正丙申至戊申留中者凡十二年至不得休沐
或以時母老家貧言於帝帝憐之出懷中白金一錠命

左右密付之曰知卿貧故相資慎毋令他輩覺也性不飲酒嘗夜直寒甚勅內厨為米飯食之其蒙眷厚類此他日謂近侍曰李時小心謹慎何不授之職使食祿乎用事者因擢為利用監照磨無何陞本監經歷然卒未嘗強之入監時亦叩首固辭退謂人曰世事如此吾得以薄技食大官免辜聖幸矣况敢干天職乎竟不就先是京師繁盛帝欲畫為圖以誇後世若大金張擇端所為汴京清明上河圖者因詔時等具草以進凡宮殿公府街里民居橋道市肆人物車馬樹木千態萬狀縱橫曲折咸分積而寸累之每計日以程其工如是將三年自南而東而西終及其半忽舍置不問眾莫知其故及

卷之二

十三

帝出奔城陷兵入大將軍以舊城大廣乃撤其北之半而中築焉其界適當所畫之半而止識者因疑為識云贊曰李居中身長數尺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而於術知擇所尚好交游賢士大夫有母年踰八十矣每旦出暮歸必進拜膝下奉袂候寢食言咲嬉嬉若嬰兒然以故常以去其親為憂而於前所遭遇至絕口不復道而年亦將邁且耄矣獨嘗為予言吾受順帝恩厚死無以報猶記丞相博入之初入也自以為蜀人宜尊事梓潼帝而京師關馬因奏立大祠於城西祠成命時圖其九十七化事于壁或請更畫四方士獻俘於門者適從相下馬見之問

曰此繁而擁以前者阿誰也眾驚愕不知所對時從容前跪曰是不忠于帝而遺孽于民者丞相大咲而去既去覺其色若醜然者後旬日丞相竟敗嗟乎古所謂執藝事以諫者居中其近之矣不然失其所養與養非所用者豈特上之人之過哉

孫先生傳

先生名復字明德姓孫氏九江人為宋故光州團練某之曾孫元至正間隨其父掾廬陵就學郡齋在髫髻已挺挺自異不妄交歲日從經師學士遊比壯益聞道德性命之說通春秋大義屢試有司不偶然其志益浩然也會壬辰春斬兵倡亂首陷江州民洶洶無所適聞有

卷之三

十四

長官某以其屬兵栖安慶崇揚州者方結水寨張堅可托乃與兄潛載其母性依之無何遭母喪家屬繼罹焚溺者八九是冬隨水寨兵將復郡城至小孤而兵潰乃與其兄亡走池州歲乙未王師始自和州渡江攻建康援之先時陳氏自沔起兵與雙刀趙爽攻安慶而據其城守既而雙刀趙復東襲池州池州兵大敗先生因與潰卒散處池之青陽丁酉春守將收合餘兵議將復城既戰而萬戶某失利竟為趙所敗獲是日俘戮二百六十人於市監卒以先生長者護而免焉然終恐禍及乃伺間出城潛伏東西樞等村避之比冬聞王師自建康分遣總制何侯某將兵取池州所至施恩著信招徠

暴民稍稍來附會軍中有以舊招先生者而何侯妙齡秀發英敏樂愷尤極意搜延士類或以先生見侯與語哥之即留置幕下計議多所與聞先生亦無不自竭也戊戌隨調宣城三月從攻湖州不下復由宣歷池以守嚴是秋侯進為元帥已亥從守龍江以防東寇庚子春太平縣民李明六據弦歌石埭上下五都為亂先生計其為合勢必不支分兵禦之旋就剪獲繼而銅陵民程輝等據縣謀逆先生力贊奮兵擣其巢穴不數日生擒以歸而九華城山土豪數輩逞受寇命岷強抵拒亘數百里不能靖是冬從侯出兵因糧敵境卒俘其渠魁池境以寧時陳交諒假名號據上流勢岌岌相軋及秋上

卷之二

五

親率大軍往討之先生從軍西上時時被堅執銳難行伍中既而陳氏不敵狼顧鼠竄我軍大振有旨調侯復還龍江及師過安慶陳守將聞江州破已先遁掠陣官韓某以城降城中餘衆尚數千人而亘測侯麾約戰艦次鴈以以遙制之時總兵常公後發猶未至侯恐遲疑生變即分遣裨將一負卒二十人衛先生入城撫諭之比至韓不見信使勇士數十人列階下側目露刃相視先生不為動從容正色撫以恩信折以大義衆亦知勢迫事危且大小不敵為之逡巡退却乃還壬寅元帥以羅父賢復據貴池東流建德太平石埭祁門黟縣餘千樂平諸縣以叛屢招之不下初羅嘗受侯調在兵間數

與先生俱頗見信重侯乃令先生往諭之先生即日就道既見傾接如舊先生為之宣揚威令陳述禍福其人且悔且愧請以八月出謝乃還既而過期終不至有旨命侯為書遣人再諭之且調其兵守安慶侯曰是行非先生固不可然不可無以張之者乃遣宣使安中與俱時羅帥出駐城山留館中數日不得見銀疑之至夜半忽有兵百餘人呼譟而至先生與安中及從行者俱被縛縛將加刃焉先生大呼曰朝廷待汝寬厚汝自負恩失信至此而猶不知悔邪吾所以奉命再來救若等性命耳何得反加害誠然某亦不敢愛死但未知若等當更活幾時耳言已衆稍靡未明羅帥遣人先釋先生縛

卷之二

六

且卑辭謝過歸罪其下至日中大陳兵衛請相見設酒饌申以大義而安中等仍拘繫他所時所持書檄已為劫去不可復追先生毅然以口舌代之反覆數百言其入內懷猶豫自以為既失信矣此必有以重兵壓于後者終不聽先生遂力求歸許焉惟留安中不遣將陰害之先生曰自古使信往來未聞有無罪而拘繫之者矧吾二人奉使出疆同一命也豈有一去一留之理若安中不遣而余獨歸朝廷若問安中余將何辭以對願得歸亦死寧不得歸請與安中同死于此矣因揚言使安中聞之安中亦號哭以頭觸柱流血呼曰請得一見孫先生然後就死廢國家明知之先生詞氣慷慨聲淚俱

下羅帥為之感動即令與安中等俱還時十月十五日
也既而侯又陞為指麾使調守江西乙巳拜行省參知
政事先時湖南周某與虎背寨留保三相為犄角據永
新以叛者十數年是夏有旨討之侯亟調兵先據寨下
絕其援擒而戮之江西遂平暨歸先生自以孤寒一介
出萬死辱知已幸矣因力丐辭去侯不許欲薦之不可
因歎曰吾比聞人誦古忠義士謂直古有之耳比得孫
先生乃知固亦今時所有也他日命其于某拜而師事
之居齋閣足不出戶者十餘年人亦罕有識之者

贊曰語稱不辱命謂之士若孫先生者其近之矣迹
其一介布衣學未策名而遭時孔棘斯不謂之不幸

卷之二

七

矣乎及流離顛沛卒獲所依難哉然非有斗祿寸爵
之席與夫嚴刑峻法之迫而懇懇忠告赴義如鶩卒
至情感於人節孚於友而義伸於已其視死生去就
得失不啻適然曾不以動其心及事立功濟又能却
而不居歟而不耀抑古所謂天下士者非斯人歟何
其瓌偉不凡如此也余又聞其先在宋有為團練使
而死國者其子以孤遺蒙護遂三世冒他姓至是卒
復之觀其隱約兵間弛張闊關介然不失其正不亦
有祖風烈哉

葛孝子傳

孝子字仲謙名守德姓葛氏保之清苑縣人幼失父獨

奉母居母夙感痿疾每旦守德扶掖為施帶繫然後進
匕筋以食母亦自以為非守德則不能以頃刻居然性
嚴肅寡言笑或時不說守德為之躊躇不安必懇款左
右將順志意使一解顏然後退燕南部使者聞而嘉之
薦于朝守德以親辭諸公貴人憐之不遠授他職俾董
縣學就養後歷中山保定二府教授其行也恒以小車
載其母而已徒步賁甘旨與周身之物隨之或出遇時
果嘉蔬必懷歸奉母母未嘗守德不敢先一日偶被酒
外歸母切責之守德泣拜悔過誓不敢復飲後雖尊賜
亦未嘗敢過三爵母以壽終守德哀毀逾節九營奉喪
祭皆竭力身親之不以貧薄自損寢苦泣血終三年未

卷之二

八

嘗見齒既而兄文益求柩產守德以母初喪不忍泣諫
再三不聽乃悉出所有聽自擇取而已則居所餘者不
數歲文益破產遂貧守德邀還同往者數年及文益卒
遺女一人比長為之備資裝擇婿嫁之有女兄適陳氏
既老無所於歸守德又為營田宅以資之下迨宗族有
貧乏不能具禮者往往分貲力以助婚葬如是者率以
為常而心恒憮然無一毫自矜焉眾皆難之由是里中
父老戒飭子弟咸以仲謙為勸至有孝順子葛仲謙之
語至正末兵興歲且大飢河北騷動守德携家依唐縣
人明府山中以居一日出採樵至山半忽有大風從兩
南來衝擊奮迅若出隊道然家人驚駭悉奔走避之俄

而兵至適出風行之道後來者遇害而守德家人以朱
去免明日有神降曰我山神也若知之乎前日所遇大
風即我也以汝家素孝行故來相護後此有難亦不汝
及矣明年猶高構亂果大肆劫掠九山寨屯堡無遺者
而孝子家終無恙人以為孝感云

贊曰夫人子之事其親無不自致焉者常也其出與
飄風會而反遂不與禍者倖也而人皆以為此實天
使之而非倖者其素行信之矣詩不云乎匪風發兮
匪車揭兮孝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吾於葛孝子
亦云

花子傳

花子者寧都王太守家畜犬也王初為寧都時得乳犬
於同知某氏家黑白雜文脩尾范毛壯聲蓋狔類
也因以花子名之由是呼其名即來投之食則拜不妄
吠不樂馳逐亦不輕肆噬終日弛然卧庭下人望而憚
之側足不敢涉其門時花子母故畜同知許其相去又
近花子日往來視其母每得人食餘投骨不盡食必舐
歸以餒之至舍飯往至則吐出于地伺母食之然後返
一日金陵常帥率軍南諸軍急攻贛寧都首議迎款有
守將某領募卒數百人夜馳入守家劫資財殺僮奴十
數人花子見賊入奔起逃之母家伏故主卧榻下不出
不食後七日守以逸得免且返花子歸見其主固在焉

踴躍呼嘯至攬攬人衣扶俯仰伏拜如是者數日
後已他日守歸廬陵携花子以俱謂予言如此蓋親見
之

太史公曰嗚呼世謂有反哺者豈惟慈鳥哉而花子
尤知義今人斥詆醜行者類言犬彘由今觀之殆不
一及矣悲夫

逢掖生傳

逢掖生者北郭之奇士也當承平時嘗從鄉先生習舉
子業數就試不偶遂棄去遊談諸公間咸為之傾動遭
世亂稍解縱繩檢自放於酒生事一不以芥意日與其
徒劇飲東西家既醉招搖而歸即閉戶酣寢或造焉輒

瞑目大詬曰吾乃不知有吾身何有公等也竟不答感
行觸事鬱不得放時時操翰引觚詠述事物陳推古今
兼體風騷綽有思致然罕以示人故人亦莫得見也會
四方有兵革之事文雅道絕詆儒為迂佩刀繫纓纓短
衣者馳策而爭道世靡然嚮慕之生不之動方為褒衣
侈袂挾書自隨忻然行市中且行且歌衆目而笑之生
毅然弗變也因自號逢掖生云

贊曰昔鄒生以儒衣冠求說漢王乃自貶為高陽酒
徒而鄒陽以為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
裾夫士之所以為輕重緩急固若有見也生其類於
狂者歟始攻苦學明經何拘拘也及時結志故乃

可繫束如奔鯨庭驤然又何偉也然能知所擇不勝於沉俗因自諱其名稱士之欲自立於世者豈不良然哉

澹觀先生傳

先生諱天與字與可澹觀其自號也祖閩西楊氏中世南遷遂為西昌人族蕃且富而先生與其再從兄弟俱文而貧而先生貧尤甚性簡直不能姘姁取合頗然長身幅巾衣履非帛喪問疾不出門日取書懷袖間吟誦而樂之妻子相對歡然無飢寒之色所居見侵於比鄰至撤藩以相傾抵先生不為校風雨晏如也性嗜酒不能常得歲授徒里中諸生多為致之每旦坐堂上諸生

卷之二

廿一

執業以次進先生為講說旨義剖擊闢闢隨長幼精粗高下莫不各得其所通者或取酒酒家得錢即送之自是莫夜叩門無不得者每夷踞自斟意極酣暢雖蔬蔬枵核苦澁酸淡之物自視八珍之奉不啻也通易卜時為人決出處得失進退如響而不為機祥變怪之說其義止於玩文審象而已非有他道也為詩文率口占以授意到或自書之口無滯詞筆不停綴然不喜著稿故多不傳年六十三以疾終子一人死南海上夫世之賦貧而自養者固無足議矣而士之固窮樂志不貪不競若先生者宜不少也而往往不傳豈非世莫之知而然歟若先生者楚嘗受學而知之者也其敢以泯而不傳

乎作澹觀先生傳

貞女龍琇傳

永新龍氏女名琇當至正間其族父以舉義兵不克州陷家燬時琇甫六歲隨父母轉徙他郡既長猶不得歸歲甲辰始歸安福劉氏其明年五月淮寇李明復入安福劉舉室將竄水西時江水暴漲不果琇度無可往即泣涕別無姑自誓必死江上姑猶勉以偕往則曰今阻水不得渡而寇且至寧能以自遺之乎念吾父携負十二年周行數百里而途窮于以命也今日之事吾目必不可使見賊也言未已寇奄至見琇棄他貨物急赴之琇四顧無往遽奔入江中寇追之不及則引槩以鉤舉

卷之二

廿一

其髮琇猶反手解結乃就溺冠相視驚愕去時年十九矣琇沒之四年其父欽錄琇之狀以示且曰琇生而脩潔不假容飾而組纁天成又好觀漢故事母康嘗病不食琇輒泣亦不食而奉持不倦蓋質而性義也欽之叔父子元於子為同年以書來徵又其言尤信云

贊曰自寇盜興民貪生冒耻無所不至雖由勢迫然亦有不得已要其教之所從者亦蔑矣今龍氏女以能脫之質竭蹶崎路強暴祛其後淵谷臨其前乃能擇所從於不測之淵蹈而赴之若履平地而驚生所孔子論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而婦人女子能之及被鉤援又能從容解縱以自決豈非所謂顛沛

必於是者歟龍氏之家教遠矣哉

劉芳遠傳

芳遠姓劉氏以字行於世始家吉之泰和後徙萬安今
爲萬安人善相地蚤受學於其家君一雲翁而端厚簡
朴與物無忤平居草衣芒屨日往來東西州不勑謾然
山野姿世或莫之異君亦不以其術自詭也與人交極
誠懇於所謀卜也凡足有所獲心有所注目有所經則
雖賤人簞子一以實告之不隱苟非其至雖委千金一
不可得也余始見君於武山有豪士某欲葬其親於
近地而惡人之異議也乃惟夫言之符者輒禮之君第
曰否否諸阿諛者乎之既而笑之君即長揖去或追

卷之二

三

之謂曰於彼蓋少就乎君曰在法直不可何謂少就吾
不能爲是也竟辭去尤善獲射九廣穴之燥泓完腐與
夫鴟罌蟲蠹之穿結最蝕雖歷百數十年其淺深上下
如手揣燭照不爽尺寸他日有以耕牛爲君禮者君引
牛東歸道過人有以故攢剝蝕將改之而未發者君爲
卜之曰是中本完潔何以更爲同術者謂怒之請牽其
牛以格勝及啓果無所蝕同術者愧伏請以已牛歸君
君咲曰姑驗吾術耳何以牛爲竟舍之去嘗自歎曰吾
居三顧之陰數世矣然隘陋淺薄殆非爲貽後計者必
改築之擇勝於萬安之枕塘四達夷曠無鄰伍相競之
病其隆然而盛者可宅其絀然以沃者可稼其窪焉者

卷之二

古

可漁其翳然而豐且蔚者可樵而可牧也即携妻子
居之其鄰有孫如心謂予嘗過君君自以爲年且邁
誓謝絕四方日晏卧屢起即問家人今日酒熟未有家
來便當擊鮮爛醉他非所知也諸子唯唯君時引諸孫
於山木竹石間誦古人詩歌忻然聽之以爲樂讀書雖
不甚解然聞人有嘉言善行輒識之類能談古今事洒
洒可聽見人幼而孤老而困才而不遇者不計有無恒
惻然思有以振德之余嘗避地里良山中歸及中道而
病病且革獲喪二子時兵後田里騷然日旣晏予泣卧
蓬蒿中未食也君亟來就視爲之遑遑然若不可以旦
夕者乃走百餘里以告余友蕭神仲聞之幾失氣驚仆
又明日君復與其子持挈諸所資給者來問因勞曰君
後當有子善愛母自戚也其敦友急義類此嘗語余曰
吾有四子一女女嫁爲田家婦吾無憂矣吾長次季三
犬夫子皆質而多力宜爲農其能得吾緒餘者吾叔子
也今果然

贊曰古稱儒術而世言縱橫刑名與夫陰陽卜筮之
說亦曰權術曰技術夫術而進於技則去道駁矣宜
必衡其能必詭於微利必悟其言行使世之學士大
夫類輕下之有以哉今劉君之學要非齷齪苟合者
其去也不可招而使之仰也其非也不可貨而使之
是也庶幾哉於儒者之守而尤能慎重以自試者歟

太史公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劉君有焉

夏曰汝傳紹興路會稽縣尹吉水人

夏君諱某字仲善其先金陵人始祖澤宋建炎初因金陵亂從隆祐孟后南遷至盛陵之吉水遂占籍焉五世至桂父以學行著淳祐寶祐間由貢監兩貢陞上舍祖得一從上舍君入補國學生父華遠元皇慶中嘗爲撫州宜黃素州分宜兩縣儒學教諭泰定三年以明經預貢後以子貴封從事郎吉安路吉水州判官母張氏封宜人君方在娠祖母蕭夫人夢有桂花之祥既寤而君生稍長從吉水君授易探源覽結竄出羣輩至治三年就試鄉闈時年籍猶未逮及開榜同貢者皆先達宿望

而君以年少首易經人皆奇之明年下第以龍飛恩例授瑞州學正君不性抑志氣彌厲天曆元年再貢輒魁多士及登第賜同進士出身授從仕郎南康路建昌州判官秩滿丁外艱服闋改授徵事郎興國路錄事再調承事郎紹興路會稽縣尹未代以母病去官終於家初登第歸州人榮之太守爲表其里曰聯魁坊其在建昌民有鄭佛生者日驚策以供母而孝道醇備君特嘉獎上狀于朝遂旌其門先時江湖有劇寇既就捕未決乃越獄散亡他境無能捕之者君曰是蓄奸以遺患吾不爲也乃遣人蹤迹盡獲而殺之盜以屏息州有三陂界南昌新建間可旣曰若下頃廢且久氏以旱告君相度

形便浚汚發運遺復其利民則大悅興國地僻俗陋君撫以安靜首贊郡庠範金石創置大成樂義三皇廟祭田建懷陂樓修城東堤三百餘丈周樹以柳舟航落隱爲一郡勝槩會稽爲浙東壯縣尤號劇君始至卒有循故事越境出近者君揮遣之令非召不得見自是浮濫屏縮庭廡肅然其差役也驗粮賦爲高下仍歲籍之使無竄易爲奸帖縣門約曰某若干月某若干日某日受役某日代不如約者罰有差縣口食益課先時率侵於私鬻君設法每鄉置局命里長董之民給券一紙畫爲十二月分每月令民費券置鹽買訖則官以私識驗之歲周課完無有侵漏時阿理溫沙以刑部侍郎出監紹興而貢公師泰以翰林脩撰爲推官皆喜得君爲屬會餘姚民以賦役奸弊言於郡請更之者阿理公顧諸屬莫能任即命君往定之有大姓欲圖免之知君不可干則賄帥府以召脩海塘撓君海塘重役非累歲莫能集阿理公大驚曰是必有奸民所中故左計以撓吾令者即移文具白之帥府悟始反君除姚即定其後山陰富室徐某嘗以私怨殺人沉尸於海又仇異母弟誣以偽造楮幣而幽之使不得自白會有以奸狀言於推官者貢公曰吾欲取之久矣然非明敏廉介如夏會稽者不可即委君治其狀或以猾巨奸詎爲君危之君不爲動即日收捕窮詰竟按其罪於是遠近震伏是以

大治始脩孔子廟經脩夏禹廟脩南鎮廟又脩馬太守祠歲大比浙省檄君與貢公同考試所得皆名士時論傳之其以母病去官也邑人遮留之不可則言之郡郡遣吏諭留之又不可及行民罷市相吊泣其旁縣聞之有送數十里外哭而返者比歸母病少瘳而君得奇疾逾月遂卒年四十有四君子惜之君天性夙成有過人之資讀書下目數行而剖析融液貫穿洞達無有遺難初貢時年二十再貢二十有六力強氣銳勇於敢為不可以勢利奪故所樹立如此尤善為古文歌詩作楷書清勁有法方之專門章句之士迨不及也所中科文皆溫純贍蔚四方學者手抄口誦視為楷式翰林承旨歐陽公嘗得其文於南宮歎曰此一代文範也其及門高第若山東劉謙河南李玉松江黃璋臨江章大雅皆策科成名有足稱道子男二曰璜曰璫璫後君五年卒璫尤力學克世其家云

賁曰漢史稱良吏類以經術飭吏事故能敦古教化興利除害其後奏最膺秩者往往有之然未有一門異代數世明經如夏氏者夫學脩於家其積之可謂速矣政達於官而施之者無留難焉自非不奪於貨賄不歸於權勢不憚於凶禍惻然奉法守正如夏君者其能然乎使其志得大行循會稽而上將必有大進人者而年不登中壽位不至上大夫財沉浮下僚

以上豈非命哉

五刑傳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玠次者曰璉玠曰璉曰璉曰璉之父自新玠之父自明皆先卒璉之父自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通有無均瘠肥同休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僕奴出耕歸則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篴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言焉會有旨起均糧城甓自成以田稅及等汪總甲事造運舟命玠往視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獄玠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悅得玠書輒碎裂之不便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告姪某實誣冒自成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玠哭于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為慮也聞者傷之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議後終其身以貧死且往屯淮滁間玠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父其遂不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盡分力以共濟玠曰諾時玠最少乃命玠率子姪以就學而命玠督耕稼命玠造縣服役事而已與玠將更迭往省于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以自贖玠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玠賁往京師以

聽命父之不報，神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
粧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
卒，神不暇顧而去。先自咸在除陽，聞神來，亟命為書，緩
之，神不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神過除陽，與
其弟噠先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
堂之北，兄弟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
植者，及得之，則同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為紫荆，兄
弟數也。而其數若有合焉。久之，芽葉紛敷，其間一幹乃
獨異，而非是衆曰：宜去之。且祝曰：待吾兄弟也。宜更生
未幾，有苗而上，挺者視之，果荆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
酬之，設具燕焉。神為之賦五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
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故不敢泯其事，而為之傳。
且將使居除陽者聞而喜慰焉。贊曰：

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懼同株，
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
接葉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又自有其事，
歟？然未聞有五荆者。今蕭氏兄弟，雖患難，顛沛極
矣，而所以和其家，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
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以異類者，以見類之異者，猶
可以同其榮。況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數之真者，乃
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抑五陽
一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許之為一隅之為二參。

之為三五，之為五至五而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
有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以父母
其順贊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
翁而思所以順其父母乎？

謹將文集卷之二終

卷之二

三十

蘇翁文集卷之三

說

錄南園灌隱說

州城之西土平衍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州瀕大江東為中洲瀕魚塢北為龍灣之原瀕文溪其去溪與塢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節盈縮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于是者咸鮮澤甘腴不匱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啓居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却新耕於壟上若將去而遂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町疇間見蔬藝豐饒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子啓方頽然衣短褐冒風

卷之三

乙

日與畦夫野老抱挈瓶甕奔趨後先余因迎勞之曰甚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啓厲其色而謂余曰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里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為矣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露之降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已而有所事於灌焉而灌之道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彼小之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塢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汨源源

混可挹而挈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恒未嘗有一時之病且吾之治畦也不驚於廣地故水之注也恒易充不棄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恒易蕃又時決壅蔽以導其生意節淺深以敷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洳鷄犬牛羊之放牧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言充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今而後子雖欲隱人將不能為子隱矣於是子啓然抱甕而起起而歌曰汲江水之瀏瀏兮灌吾畦之

卷之三

二

幽幽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為憂苟時乎其帶與芳又孰知余忘之所求

乳犬說

予家畜乳犬將期年矣遭亂勢之入山中寓田家有黃犬老且憊乳犬常狎戲之弗悟也所居當山水叢薄間日有狐貉文狸睦野踰伏其下伺鷄鶩之間而攫之黃犬習知其來輒叫嗥信信率乳犬循其迹而要逐之他日乳犬先覺輒徑往至有所獲以絕亢碎首逆曳以歸自是恒頤頤然有威怒意至逐嚙過門者人或賀予得獵犬子甚異之乃夜半有聲倅然過山下者黃犬遽嗥之且嗥且退入竇中猶潛嗥不已蓋欲出而屢却者數

四子怪其憊而過怯也獨乳犬跳躑叫嘯若將尾之而窮其往者久之嗥聲不聞呼之卒不返明旦起視見道上虎迹過山腰百五十步外有餘齒焉狼曰嗜斃於布矣劉子聞而歎曰世固有不度德不量力而妄肆吞噬卒至喪其身而不悟者與此犬何異彼豈知其為虎哉而或者乃嗤詆老成遲鈍之多慮則過矣嗚呼彼固將謂天下皆狐貉輩若邪使當時一出即遇悍敵有所憚而不敢肆則望狐貉輩且踴躍審諦矣况逐虎乎然則致乳犬於死地者非虎也乃狐貉與文狸輩也善柔之不可習欺也如此哉

鍾舉正字說

卷之三

三

昔武山有隱君子曰鍾靜春甫以其子之始生當歲正月之三日也爰取春秋之說名以履端而字之曰舉正焉他日舉正年既四十矣乃請其所以字之之說於予予謂之曰此春秋正紀之義也故春秋首明必書所以謹天時焉其曰履端於始叙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其左氏之說歟予不敢知請置此而更其說夫正者無偏黨反側之謂也禮曰立必正方賈生曰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於家人曰正位也於三德曰正直也於為政曰正名也正之為義廣矣亦顧其所以舉者何如耳而舉之義有二焉釋者謂舉稱也動也如正于舉百鈞如漢書舉不如儀之舉是也又謂舉揚也如正于舉百鈞

舉於海舉於市如燕民詩民鮮克舉之之舉是也夫惟己之動能不違於正而知所以脩其身則人之舉斯亦不外於正而知所以治其民矣此尔字之說也此予推而廣之有不獨若爾先君假春秋之義之說而已也余與舉正同有志於學又同歲而生之月君實倍而先之其日又加十歲一焉蓋生乎吾前者固以兄視之則因其問字之及也余安得不推廣之以致其愛助之云云哉或曰端猶正也故字之所命本於端是不然正之義雖近於端而端字又有始初之義不止於正而已謂之止則固有以貫始終為一致而自無不正矣余故為之敬其名而重其字使有以自正而不惑焉庶亦有合於其先君之意哉

卷之三

四

蕭昂子燹字說

燹與昂同類也而異用焉用異也而亦相資焉古先聖王將有事于天地宗廟於是乎有燹昂之器以致用其尊且大可知矣昂有九皆以之事燹雖有六皆以之事裸獻然則燹雖以食而裸獻以燹燹列于上而昂陳于下者也而謂之相資焉何也蓋祭祀之禮以羹定為節而清酤行焉羹定於昂而嘗裸於燹其相資以成禮者豈不秩乎其有序哉然燹尊而居上備鳳雉之飾有文之道焉昂大而居下極凝定之體有質之道焉君子法昂之體以為質而所以充於內者無不盛也體燹之

歸以為文而所以施於外者無不章也斯其為盛德之歸矣盧溪蕭子字子彞嘗請其說於予予嘉其有志於學也因為推言古之所以為彞為器者俾子彞觀以自者焉子彞故名名家子也性年以州掾為百夫長擢甲夫從前監州達侯守城有勞勩達侯死子彞適居山中有年矣然余觀子彞之所以自持者甚大而重則或者欲舉而進之於朝廷宗廟之上不難也嗟乎蕭君抱其器而自晦乎吾懼子之器完且具而用之不可以遂逝矣易不云乎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君子之道也況有尔祖時庵之說在君其歸而求之則子為蕭氏之令器矣

蕭鵬舉字說

卷之三

五

友人蕭神字鵬舉請其字說於余余以為名命於親字立於友古之道也然字之於名必相因以發其義是故陸羽之字鴻漸張翰之字季鷹李翱之字習之義之所取尚矣今子之所以名神字鵬舉豈非有取於齊諧之說乎齊諧志怪也吾何以語子哉雖然嘗聞之矣鵬非鵬也鯤之所化也其飛而舉也非徒舉也風之積也方天池之濱游而為鯤其大也不知其幾千里矣及其化而為鵬而南徙背如泰山翼若垂雲其大又不知其幾千里也使非積九萬里扶搖風搏而上之幾何其不竭然委絕於泥沙間哉夫神者上飛之謂九羽之翼而飛者無不引而欲上子之親所以期望於子者固將塞

塞乎雲霄之表焉宜字之義之有取於鵬之舉也詩不云乎鸞鳳戾天又曰匪鸞匪鳳翰飛戾天又曰翬彼飛隼其飛戾天夫鸞也鵠也隼也皆飛而舉舉而上者也然皆未若鵬之能化而尤大者也取天地間能化而大者以副子之名則鵬之舉也於神其有幾乎神其靜養以充其氣積學以培其風則其飛而舉也可以絕雲霄負青天橫四海隘下土不難矣若夫搶控於榆枋之下蹶躅於蓬蒿之間不數仞而上則其視凡翼而舉者固猶遠矣況於鵬乎或者曰鵬及朋皆古之鳳字故朋鳥象形鳳之飛群鳥從之以萬數故鵬字又為朋黨之朋此字書之說也神其高舉覽德以瑞斯世引善類而同

卷之三

六

升焉又鳥知鵬之不為鳳哉是或一說也非齊諧也子必有所擇矣

塵外說

盈天地之間者皆塵也紛紛霏霏汨汨渾渾浮游糅雜無方體之不周無罅隙之可間而人亦卒不能外之者故外微塵不足以論天地而天地之間亦未能有外微塵而自見者斯固天地游塵之所乘亦何莫而非塵也塵之所充大矣廣矣夫人亦孰知夫塵之不可離哉今夫坐暗室之內見一隙之日而塵之體已昭昭乎不可掩矣至於具耳目坐乎高堂廣廈之上者或未之見也一扇之揮拂然眯目一帚之揚燂然撲面動之愈煩則

其變也愈甚而非其至也及起乎平原曠野之中浩然勃鬱與風勢相騰薄至揚埃掘堞衝穴振宇上翳日月旁伏光景為游龍為野馬而塵之變動為不可窮矣果孰從其外以觀之哉吾嘗疑玄虛之間太清之墟去人為甚遠必有至人飛僊挾日月吸沆瀣乘清氣以行八極之表而吾之未見焉他日有清華會鍊師者玄冠野服靜坐一室蓋能清心怡神愴然與澹泊相遭而悠然與高明共游處乎輶輶之中而常超乎瑤埃之外豈真所謂入火不熱而入水不濡者歟予竊聞而異焉方涓浚乎塵之內者故為之說以質於鍊師蓋亦有見夫天地之大於一隙之微者矣其然乎其不然乎

錢佛說

吾州普覺寺有十八尊者其塑像極麗偉顧盼俯仰奕奕有生氣其始塑年月久無有知者或云將二百餘年矣癸卯三月東南亂兵聚泰和有持刀行殿上戲擊折尊者一臂者臂墮地破碎獲古錢數文訝焉乃更擊之糜其軀得錢數百千十八尊無有完者有三世佛居中尤高大併擊之大獲銅錢而去獨他佛以無錢得完問之寺僧云當合泥捏時有好事求福利者爭施錢投泥中因以綴其身自頂及踵無有無者若曰多寶佛云爾嗟乎世以厚藏致禍者何以異此使佛生存猶將無所利於錢施況木土偶乎利之所在雖土木偶猶不免

於禍而況於人乎利之足以累其軀者如此可不畏哉

王氏子名字說

癸卯夏五月余自南平來省伯兄子中於興國主城西王氏昆弟三人伯曰皆春仲曰如春季曰庭春皆青年雅質尤好客尤好教子讀書余甚敬之庭春有子四人乃月之某日其次子克忠始生男子余舉酒賀庭春有抱孫之喜君曰是不可以無名也願因先生而命之庶來者信而有徵焉余以為親之於子未嘗不願其美且賢也故子之賢足以為一家之瑞出而仕又賢焉一國天下之瑞也古今天下之瑞莫有過於麟者麟非徒瑞也足不以履生蟲踐生草角不以抵皆其仁也仁為五常之先有純德焉宜名之曰瑞麟而字之曰仁甫君其善視而慎教之吾見其始於瑞家終於瑞國不難矣抑始生三日而名命之父責也長而冠而字之賓道也余也竊忝衆賓之末亦既僭名之矣又安敢以斯子未及冠為辭而不預擬之以字哉於是庭春拱而謝曰他日儒子有知敢不敬佩先生之教敢請說焉余不能辭作王氏子瑞麟名字說

楊氏二子字說

然山左衛指揮僉事楊君德先以其二子曰椿曰倚者來見且曰願有以字之也夫子生而父命之名長而冠之賓命之字字所以尊其名也而必有義焉則告之曰

昔莊周謂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椿其木之壽者歟請
字之曰允年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椅其材之良
者歟請字之曰允良椿也務於德以得其壽椅也力於
學以充其良斯無負而父所以命名之意矣德先敦禮
而尚文其家教固有素也余不敏請自附於賓祝之末
以所字之義書于簡而授之

無邊說

歙江之陰石潭之區有喬林佳木鬱積森勃下臨清泚
上瞻天日有梵宇曰慈祐者宅其中有上人曰無邊者
居之余數過焉見其儀狀魁磊而質實言語簡訥而真
淳溫乎如光采之在璞而未啓蓋乎如聲音之在木而

卷三

九

未振也嘗請余述其所以名之說余未有以復之他日
又請焉余不能辭則因謂之曰天下之物衆矣莫大於
天地莫小於毫毛而具有中邊之位焉故一匹之端曰
邊幅四國之極曰邊陲中之外固有邊矣而邊之外固
又自有餘地也夫焉邊而後有餘地焉其焉邊也亦小
矣惟昔正者之有天下曰無外而楚人之辭有曰無垠
蒙人之說又有所謂無涯者焉涯也垠也外也即邊之
謂也邊而至於無焉斯極天下之大莫能載而與之準
矣此吾儒之說也上人其亦樂而頷聞之乎曰未也然
則子之說有所謂無量無際者同乎否乎又有所謂虛
空上下四維不可思議有所謂充滿周遍大千三千恒

河沙界與夫日月繞繞彌山八萬四千由旬其說尤
宏博則吾不得而知之矣然世自邊之說立乃有較物
我辨彼此分內外者上人寧有是哉抑子之宗又有所
謂食蜜之喻將非特邊無也雖中亦無也上入之於名
義殆將無所於中邊乎抑亦如前之所陳而卒亦莫之
擬度乎上人啞然笑曰止矣乃相與挹涼風濯清泉
嘉樹兀兀以終日蓋超然不知毫髮之為小而天地之
為大也而亦無所不在也故於別也書吾說以贈之

龍非池字說

永山黃洪之聞有隱君子讀書養真厚自澹滄澹然不
求聞於世目號曰非池翁人或疑之翁曰吾受姓命氏

卷三

十

有異於人人顧嘗聞人曰龍非池中物也故托之以自
名而世之知我者蓋鮮矣他日以余之尚友也則謂而
請申其說余陋而寡聞誠不足以知之將何以為翁言
我如必欲言之則請置此而更其說嗟夫翁之命名也
其固矣夫夫舉天下後世之得姓也衆矣而莫不各有
其自或以地或以邑或以官或以物而其大者則固皆
義農黃帝神明之後也今子之祖於龍也其共工氏之
勾龍歟其變龍之龍歟抑御龍氏之後歟氏皆不可知
也然吾聞論世尚論其德德之脩否世之盛衰也卜盛
衰者以德不以姓故命名者亦係於德而不必係於姓
姓本乎初者也其焉邑焉官焉物有美有惡亦係乎其

如之所值而非可以有擇也則九世之命名立字者又豈必緣姓以立義哉翁以姓龍而字曰非池其為泥也不亦甚乎抑君子托於物以塊其德者有之矣豈必龍哉夫池者水之聚也水不聚不足以成池猶善不積不足以成德水之聚不已則池可使為江河為湖海否則終於池而已善之積也不已則眾人可使為賢為聖否則卒為眾人而已耳子以非池自厲必能不沾沾然自濡於膚寸拘拘焉自局於一方也審矣此固士君子之所當自致焉者也又奚必本於龍而後然哉余辱與君同出於御龍氏故不以淺陋自棄輒推本姓氏之說以正命名之義如此既以復於翁亦因以自規云

仁山字評

清江傅嶽守仁山僊僊佳士也一日來問其所為字之說久之未有以對也他日復與之相見于株林之下固請畢其說而余無以辭焉則因指所見之山而告之曰子知夫山乎其聳而為峰矗而為巒邃而為谷湧而為泉者山也而草木生之品類植焉其微而為蕨草為荆榛為蘭菹芝木固無不美且遂矣其大者為筠竹為松柏為杞梓梗楠豫章亦皆自其纖芒之莖徑寸之根充而拔之弥滿條達或為拱把為十圍為百尺之幹千丈之標與夫萬人之庇者也此非仁而能若是乎夫氣之鍾者莫如山而山之發生類於仁仁非徒生物而已也

出金石藥餌可以濟生養備材植為宮室舟楫車乘器皿可以周民用不仁而能之乎又非徒周民用而已也膚寸觸石凝而為雲可以雨天下四焦蘇枯潤萬物而無所擇故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非仁固不能尔也又豈徒與雨澤而已哉天生賢哲蓄秀于山大道之行可以無天下故甫申自嶽降而尼父毓于尼山說起傳巖而巢由隱于箕穎非山之靈秀以仁又焉能生賢哲以幸天下後世哉是山也以生生為心而生生之效至於茁草木利器用出雲雨毓賢哲而不但已其為仁也不亦大矣哉抑山之為體隆然而已隆然而位乎地者物也物之功用猶若是而況於人乎君其靜養以固其體時動以推其用即仁無往而不在矣豈待外求哉仁山遽起謝曰大哉言乎敬聞命矣敢不佩服無斁以無辱於所字

毀楊太伯公祠說

甲辰歲鄉民有傳作殖神曰楊太伯公者明年春其祀大行交境外數百十里無不祀者詢其自曰自顧穎曰自廣南其言反離幽詭莫可徵狀其始懼民之難已而弗從也則為易言以誘之曰毋煩以祠祀我九山趾水潛林麓田畛間皆我所樂止第削木三尺為主書名號其上而極植之祭用飯或為粗糲牲有則薦否則已楮錢則胥置之而不焚時兵歛相仍民皇皇焉懼無以為

生又山虎四出或傳神司虎者也自是畜猪犬羊牛者咸來禱是秋禾稼稍登冬枯旱麥無苗入春得雨苗始悉長華華填阡陌間民謠呼曰公嘗許麥大熟信然若等但為鐵擔荷麥耳於是父老謀曰是能福我者不可使暴露于風雨也乃為之架木覆瓦而祠祀之好事者加黝至丹碧至圖像衣冠車馬甚都過者瞻之赫如也民一瓦一石不即赴功者輒以虎來恐之且曰若不欲飽食麥乎由是祠廟林立相望既四月麥秀不實獲則大損民始疑駭乃五月又不雨填塍時作虎害不惠衆用咨嗟則又相與謀曰昔者吾未嘗奉斯祀也虎不入境螟不傷稼麥則時獲今螟虎無麥其新廟之所致

卷之三

歟今三日不雨禾則盡稿蓋改圖諸衆曰諾則相與復拜其里之故社而要之曰吾農不知妄祀以獲戾於尔神神其悔罪能不出三日雨則當撤新廟以謝既三日果大雨至五日遂足民相呼盡起撤新廟而焚之其嘗罹虎害者至取其塑像鞭撻棄之歲以大稔劉子聞而嘆曰甚哉民之可畏也持不根之見冀非常之利沾沾焉謂可朝種而夕獲也彼豈知天道哉古之教民稼穡莫大於神農莫聖於后稷而雨暘災祥之懸於天者猶不敢知而況於後世之淫瞽乎維時兵災蹂躪民無定志彼野巫鄙夫又巧為易辭簪鼓其間依乘訛言以假威竊食於亂世亦可慨矣不謂新祠之立既與旱併

及其毀撤又適與雨會遂使怒之歸寧不可追焚撤鞭撻之不置名位之不可虛負也如此其嗟夫彼假天以誣民者固可醜矣而世之僥倖解后以成功者亦豈足以終恃其傳曰民至愚而神其真可欺也夫其真可畏也夫

羅用達字說 篇七

錄蜀婦說

歲乙巳兵後大歉民有鬻其妻於廬陵之蕭洲得五斗粟者其夫持粟出門去數百步矣其妻號而返之謂曰本以凶歉不能兩全又無別貨可脫急故寧鬻身以相濟今所得粟止五斗計其間去食新之日尚遠也食五

卷之三

古

斗粟既能食新否乎否則若終死亡耳奈何遽捐結髮之誼而為此痛割哉聞永新比歲豐而饒粟此去不百里盡歸粟主人與若俱行丐以求活萬一得兩存以免於離析之患不亦可乎苟不幸而死則偕死况或者未必死乎乃泣謝主人相携而去劉子聞而歎曰義哉其妻之言也夫夫婦以義合者也今其瀕於死亡而相棄豈得已哉遂至見粟不見妻苟升斗以延旦夕蓋無復有一日深長之慮者矣使幸得食粟而不死或盡食而死皆未可知然一食其粟則終不得妻其妻者必可知矣茲其返粟而去也或死或不死豈未可知而詞嚴義正婦則存焉夫豈沁沁焉持旦夕命以自矜者哉夫

身非我矣自鬻以濟其夫焉可也身鬻矣而所事不能以終齊則不如全身俟命之為愈此所以反覆權之而卒歸於正歟嗚呼世無烈丈夫久矣况婦人女子乎彼食人之祿僭人之爵者固將謂一旦緩急可恃也君父不幸而遭難則雖若紀信之詐董永之責宜有所不辭今計不知出此反乘危利蓄肆然委質於他人乃謂昔者之祿不足以酬其勤而方恨去之不早者顧此婦寧不大有覲哉又或不能早斷以義徒隱忍泯失其身矣他日乃不勝自悔始謂不能忘情於故夫如餅師之憶者則亦何及哉嗚呼婦人從人者也一而已矣彼饑餓死亡何足計哉故吾於蕭洲之婦蓋深有感云

王伯昂字說

戊申冬余自廬陵王氏館中將歸南中生有名高字伯昂者請曰昔幸以父師之命既冠而字矣惟是不敏從先生有年而卒未能有以就於所造先生不終棄幸也願聞之說以自勵焉予不能辭則進而告之曰子嘗冠矣則加冠之祝辭已乎其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則欲德之成也宜必慎於所字今子之字曰伯昂則父師之意豈無所冀望於子哉伯者古五爵之一而年之長者亦通謂之伯故將曰某侯某伯也父之長曰伯父兄之長曰伯兄伯之若是乎貴且重也而配之以昂之去則固有所取矣夫昂之文從日取日之進而升者謂之昂

則君子之自脩也必其偉然有尊嚴之望超然有振拔之意而後可夫豈奄奄然淪溺屏伏於污下之謂哉子知伯之可尊則知幼志之當棄矣知昂之可尚則知進德之當勉矣其說孰有外於祝辭之云云哉抑聞之仰而高者昂之謂俯之而低者昂之反也蓋觀諸權衡乎此俯則彼昂此昂則彼俯矣勢不能以兩立心不能以二用也子其謹好尚以致卓其行謹修習以致崇於學則家之孝友斯無忝於父兄國之忠良可無忝於爵命斯其為無愧於所字矣必無愧於所字然後為君子之成德也子歸矣將日望子之所趨以驗子之所至其毋以予之言為弗信也哉

羅克浚字說

羅生名淵者嘗請字於余余既以克浚字之矣則復恐而請其說因告之曰夫淵者水之積也然必浚之愈深則其積也愈厚蓋有敬其浚之之功而不能造乎其極者有之矣然未有不由於浚而能自致乎極者也譬之渠焉必疏之滌之然後水得以行而不壅也譬之井焉必洵之汰之然後水得以泄而不竭也而況於淵乎子誠日浚之而求以益深焉則蛟龍可藏也魚鼈可畜而大舟可載也否則潢枯涸涸沙石湮滯其不為涸涸蛙坎者幾希又奚淵之有哉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啓之問以浚其源達之行以浚其流而又持之和敬

以消歇其渣滓礪之謙勤以磨礪其圭角擴之勇智以究極其底裏信能然矣德其有不成者乎吾見子之所造日決決乎其不可測矣嗟乎淵也其亦思所以致夫浚之功也哉

張彥實字說

里之仕族張氏有生名昂者嘗字一舉矣他日子同年伯雲劉先生見之以為昂而能舉之則固不若反諸已有其實之為愈也况彥又為士之美稱乎蓋更之曰彥實且俾昂來請其說余以為斯字之更也實自吾伯雲甫則欲聞其義安得舍先生而他求哉生固曰茲先生之命也余不敢辭則告之曰易有之木上有火為夫大

卷之三

十七

上而木下有烹飪之義而奇耦相乘有昂器之象焉下之初六趾之象也中之九二三四昂之中實腹之象也上之六五耳之象也又上之上九鉉之象也故初之出否吉將有以承其實也四之折足凶慎有以喪其實也黃耳之利固所以主夫是器之實而玉鉉之吉又將有以舉是器之實焉此昂有實之所以為吉而不可以虛焉者也是器也備四海九州水土百物之薦而不為豐極九牛之函而不為侈小而百姓日用之所資大而聖人之所以大享以養聖賢殷薦以事天地上帝夫孰非其實之所致哉雖然否惡不出則誠善不能以獨存持守不力則公鍊不能以終保知誠善為已德之實則知

公鍊為昂器之實矣生其學學焉益務充積而保有之知無之不可以為有也知虛之不可以為盈也則生為美士之稱也幾矣矧生明敏通裕方力於問學余安得不推極其重大而充積者以相先生之意而成生之美哉生歸其母以余之言而遂已乎見先生尚質而請益焉當又有以語子

平遠圖說

天下之理惟平者能遠而取類莫切與山與水焉蓋嘗觀於水其悍湍激浪與風薄石闕而上蹴雲日者非平也然其勢率不數十里止矣又嘗觀於山其奔崖竦嶂走巖案而輒霄漢者非平也然其勢亦恒不數百十里

卷之三

七

止耳惟中原曠陸一輒萬里長江鉅湖千頃一碧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極而望之不見涯渙一何遠哉亦曰平而已矣惟於人也亦然其心平則無傾危之患其氣平則無忿激之過其行平則無躓踣之憂此古聖賢君子之道所以可行之終身可放之四海可達諸天地而不恃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以此而已彼矯亢拂戾高自詭縱以為驚世駭俗之行若固有之矣然勉強於旦夕者或不能持循於終身杆格於目前者必不能致惑於千里之外亦奚益哉友人豫章祝君仁壽別字平遠為人恂恂易直與人交久而益敬其司驛西昌之浩漢逾三年矣上賢而下悅之者如一日宜其仕之方亨猶行

之驥駿乎其日速也好事者或為山水平遠圖以寄意
余因推其義而廣之使知是道不獨在山水間已也

懷翁文集卷之四

書

與周伯寧書

楚拜白伯寧知已兄足下僕自知足下名以來不啻
二十年及見足下與足下論詩文又不啻十餘年矣去
年留湖上辱過從數四繼以賦詩言別清標雅製傾動
名流情之所施殊覺過厚然竊觀足下所以施於我者
恒若有知我者焉茲夏事變東西隔越動定邈不相聞
父之聞足下家居無他大以為慰迺九月有自豫章歸
謂楚已得除臨江教導來告者楚不敢信誠不知其所
從來既而傳者益衆則憮然曰噫信然乎哉彼上之人
果何所見而取於予予亦何以辱比於諸賢也夫莫之致
而至則必有愛我者為之先矣究其端而未之得也則
允愛我而為之先者將非足下其人乎使誠非足下也
又豈非其間復有如足下之愛我者之為之乎夫貧之
不如富也辱之不如榮也賤之不如貴且顯也尚矣足
下豈惡我哉然驚蹇之防蹇必擬步而後行禽鳥之畏
人必審視而後下而況於士君子之出處乎故君子之
用是人與夫人之自用其身也必度德必量力必尚廉
耻必厚名檢然後庶幾不疚不貽而出處之義得矣若
楚者雖未敢自附於古人而於古之人所行之道竊亦
與有聞焉方五歲從祖父授書已知大義九歲能下筆

為請文十六歲能挾策為童子師即以忠信孝弟之道
淑諸人十九歲往豫章從大人先生遊廿一歲以來九
三以詩經就試場屋年三十有六始預鄉貢獲副名於
三十二人之列歸鄉焉誠不敢一日忘其先訓而獲
戾於古人者亦將冀一日之用以自見庶不至泯然而
遂止也奈何世變以來郡邑蕩析原野焦枯林無定栖
使老父傾頤於驚危偏親苟延於衰暮門庭單落晚得
嗣息資業涼薄衣食難維伏居先廬迄今三載志氣荒
惰自分無庸書翰不通於名卿足迹不至於城府庶幾
息影幽寂作苦食力以任愚情今奈何強之以任委之
以職而加以未嘗者也哉且楚之於仕有不可者三
有不能者四父喪在淺土未得歸殯此不可一也母老
以無養不得遠離以不可二也名職國之大器無其功
與實而冒為之此不可三也性疎簡嗜酒不善與人俯
仰此不能一也父處草野短衣芒屨舉止粗俗章甫縫
掖不安於身體此不能二也舊學荒蕪誦習亡失設有
問辨何由資復此不能三也錢糧出入昧於經紀此不
能四也夫三者有一不可猶將黜之而況於參者備乎
四者有一不能猶將棄之而況於四者具乎故忘親之
人不可與事君棄禮之人不可與為治今之用人者亦
何樂而取乎以也夫知其不可而不為與知其不能而
不為者理之至而情之真也夫豈外拒於辭而內制其

欲哉抑聞之售砥硯而得善價則美玉必不至其門獻
駑駘而獲厚賞則良驥必不入其廐若楚者玉之砥硯
而驥之駑駘也誠不敢冒進以獲罪於天下之玉與驥
彼天下之玉與驥皆非可以易而致之者也誠於其所
不易致者而致之則連城之寶將不以砥硯在列而自
闕千里之足亦必不以駑駘載道而自却矣苟謂今天
下未必真有良驥美玉姑使雜進而並舉焉是狹天下
之大而欺伯樂下和矣其可乎哉近會陳簿南上艤舟
於珠林雖下相與問勞憂虞浩歎終夕且言足下所以
念我者甚至嗟夫人之所以念我者豈偶然哉其有以
念我者必有以望我也而吾何可以自絕於知己乃隱
而不自白也因敢以言見楊士弘曠伯達常允恭諸君
幸併以示之是諸君者皆知我者也故無隱焉楚再拜
白

與王紹南

歲正月二十九日西昌劉楚謹再拜奉書于紹南先生
閣下僕聞之教人以忠者必能不後於其君也教人以
孝者必能不違於其親也又聞之愛人之親者人亦愛
其親則九欲愛其親者孰有加於愛人之親者乎於是
楚之親今年七十有八矣耳目昏聩齒牙搖落又時時
卧病牀蓐未旦而先飢未冬而先寒而其子獨慙慙治
先業以為養雖嘗舉於鄉而不偶於時歲月云邁親

甚矣遭世變故業之涼薄無資者莫甚於儒其心違違焉恒恐其親之不給於甘旨也乃去而學稼於珠林之下歲耕田四三畝又土地硠瘠雨露不時水旱相仍不免於飢餓其窮也亦甚矣然終倪焉不敢愛於鉅細錢時之勤衝沐風雨勞苦筋骨不少休止他日治菽粟焉者疏具滫瀡以進也吾親未嘗不樂而甘之蓋其心亦甚不忍其子之貧且勞矣而終不以世俗之所趨所慕者責其子間不得已出營朝夕謀藥餌則必計往返之期以俟其歸若一日至于三日三日不見而思焉五日不見而憂且疑矣以故寧偁促家居不敢暫去膝下雖城府數十里之近猶或累月終歲不一至而况欲遂棄之以從事於數千百里之外哉去年冬聞有宣徽院使嚴公者觀風江西由吾州南上九垂髻之童戴白之老負瘡痍抱呻吟者莫不延頸駢足俯伏瞻望於車音焉足間而楚以所居遐僻固未嘗一見既而有來告者曰嚴宣徽已薦舉若干人子亦列名其中矣余驚謝固陋誠不足以得薦於公而公亦未必肯輕於論薦若楚者田里之鄙人也何士之名哉母亦傳者之過歟久之告者踵至且曰行將趣子矣因自思曰吾上之學問荒劣不能作文章以輔嚴皇猷下之筋力脆弱不能執干戈以扞衛社稷其將何取其為賢乎且士之賢者必孝於其親未聞有親不給於養若楚者可以為賢也假賢士

之名而欲去其親以微一日之榮得為賢乎况其親之老且病乎方彷徨太息莫知所措而府帖荐下州司臨門逼迫就赴若甚於得罪而逮治之為者使垂白之親驚悸惶惶號呼頓踣為之寢不安席食不下嚥者累日矣因自歎且泣曰誠不意楚不肖而累其親以至於此也遂奔訴於州陳辭於檮乃再進再麾抑使弗達蓋惶惶乎無以為歸夫富貴利達人之所慕也貧賤憂戚人之所惡也孰能棄其所慕而樂其所惡哉以其情有甚不安者誠以親之年日足可惜而上之所守當論其重且大者孟子不云乎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上之人所以求於下者亦必取其重且大者耳

卷四

五

使大者無足觀則其餘不足觀矣曾有益於人之家國哉夫祈父之怨恒有感於尸囊而四牡之作尤不忘於將母閣下以府公之尊任豈弟之責為風化之紀九人子之道宜在所必勸孝弟之化宜在所必敦而微下之情宜在所必達母使千里同風之治而有侍養之子不得盡其情者特賜矜憫免使遠去則斯道幸甚治道幸甚

與譚若驥

若驥掾郎執事去秋從聶先生座中相見後即同龍子原造所寓值他出獨與令弟若龍坐池亭上對雨久之而去時執事以方理省積不暇於應接而僕亦匆匆治

歸不克繼見遂尔疎濶動成隔歲雖思慕懸切屢欲奉
狀而因循中止者亦以無益於左右不欲徒致也伏診
執事出入會府蔚為時望能使當道羅致幕下惟恐後
此豈族進退於庸衆者哉州中去年之禍慘矣吾黨之
士以迂懦無力又好事空言昧於先幾罹荼毒有不忍
言者子姪輩至今淪落異域可念余生依栖蓬礫間猶
凜焉有不安之色將何以教之哉楚自去年辭王氏館
歸先廬力耕以謀養值歲旱私田絕寸穗之入而離亂
之餘稱貸亦無所從資歲終又頻苦雨雪閉門枯坐烟
不出庭戶者累日獨時時忍凍題字從知已謀給朝夕
其窮亦甚矣獨幸吾親從而安之終不忍以世俗之所
趨慕者責其子推此志也則雖饑餓不悔况謂其慕榮
達於所性之外者哉今春聞省府徵求之文下為之驚
走駭顧莫知其由直以楚未嘗有求出之意薦者亦或
過聽於人人而不知楚之非才也方東髮讀書時固亦
有志於功名矣不幸幼志未抒二親繼以傾逝歲月逾
邁志氣消沮悵然無以為歸而繼母亦病且老矣獨勤
勤奉菽水於難難之際以庶幾追酌前日無及之憾者
奈何世變多故奔走轉徙不常有兄弟又或殘食數百
里外而楚得子最晚在襁褓無益於緩急以故志願在
侍不欲遠去誠以老親方來之年日足可惜而膝下倉
卒扶持之不可以須臾緩也且遭亂以來押習村野

學荒廢書冊常不足於目而賢者言復不聞於耳故其
言論卑鄙不足以次於士夫其筋力脆弱不足以編於
行伍此豈能有分寸之益於今之時也哉由是愈歎退
伏草茅之下而不敢少萌身外一日之計此在他人或
未能知也事其必有以信之矣近者州司奉府檄起餘
赴省當即以前老之故具呈于州乞綴備申達冀得矜
免而府司奉行惟謹不聽情懇一以推故虛調駁之展
轉催督勢必受擾進退俱難奈何奈何敬惟都事先生
今斯文之宗主而省府之喉衿也執事實相與贊可否
治文書於其間誠得不鄙其平素一舉以轉聞焉將必
能哀其鳴而援之者况先生仁人孝子之心又知楚嘗
切附於門生之末必能不愛於一言者故敢悉陳之仍
再拜扣者以請

上熊提控

僕聞天下之事有似緩而實急似輕而實重者墳墓爭
訟之說是也故士君子切所究心焉自世降兵興以來
三綱淪矣九法斁矣弱肉強食張願鼓吻而吞噬者相
望於道至殺人之父兄殘人之子弟顧亦何所不有然
莫慘於墳墓之侵奪何也彼死者既不能以自白於世
而世方以輕且不急視之故朽骨抱無涯之冤而世道
人心之變益可慨矣夫祖宗不能自保其墳墓而付之
後世子孫以子孫能守之也為子孫而不能守則非其

子孫矣尚何面目以食息於人世哉楚也有祖宗之故
墓在雲亭萬山之間自其十歲能行步以來先人每提
携之往拜掃其下指而示之某山名某某也某墳墓某
某也固嘗入乎耳熟乎目而銘乎心矣斯地也蓋先世
守之以遺先祖先祖又守之以遺先人先人又守之以
遺於不肖誠非自外至也非掩而得之也今一旦為有
力者侵而有之得不舉首痛心哀鳴疾呼以告于當世
之仁人君子敬惟閣下以相掇之尊領方面之寄九民
之有求而不得有憤而不伸者必閣下之是歸而閣下
仁足以植善明足以燭奸勇足以止暴又粲粲乎其有
文也斷斷乎其有守也是不能不忍於一草一木之疑

傷者而況於人之親乎況於人之祖宗墳墓乎故敢一
哀鳴焉楚也年四十有四矣其足迹未嘗入於公府其
名姓未嘗掛於訟牒而違違焉惟墳墓之是訴焉豈得
已哉誠不忍棄祖宗之祇以負先人之托不然痛憤之
極寧有長號而自絕者矣惟閣下不以為緩且輕一引
手張目疾發而明斷之名正分定法施生人恩及朽骨
世道幸甚啗環結草死生以之再拜奉書涕淚交隕惟
矜察幸甚

與聞長老

遠列三載豈勝瞻系每清夢栩栩未嘗不在跨生松竹
間也前舍弟懋和來南京從論法體清勝於大定光中

坐閱人海風濤而信何景從願無不得非慧福兼備何
以致此其自去冬往山東今年四月始還部六月末復
有北平之命驅馳靡遑憂患益甚思欲爐薰茗椀以相
從林下之一室豈可得哉聞無文今留三德頗能經理
止庵從獲多助亦法門幸事也一如子簡二上人近況
何似茶邊希道訊未恭侍千冀珍重

與陳心吾

僕記往年奉命嶺海便道過家辱先生顧念特深厚
所以誘掖獎諭之者蓋異乎衆人之所以望我者矣連
運以來忽忽三載循省高誼惕然若驚惟先生學碩能
鉅才名逾五十年其膏馥之所沾溉多矣是宜乘時際
運以發舒其所未試振耀其所未施固吾黨之所屬望
亦先生所嘗自負而不遂已焉者也往者嘗一被薦入
承明矣顧乃厚屨深潛逡巡退避諉以年邁拂衣徑歸
遂使後生末學無所資藉者得以攘袂奮臂於其間吾
一不知天之用材果何如也若某者切厚顏矣敢不自
訟比聞先生寓講江寺從者雲集鉅篇大軸流播郡邑
雄聲俊彩錫炳風雲時時幅巾野服翱翔山水間門生
兒子携扶後先使人望而敬之狎而愛之豈天之於老
成固將留之以重鄉邑而幸後學者不然豈偶然之故
哉抑聞之古之君子其出也將有以行其志其隱也將
有以立其言言非徒言也視九世之有美行者必揭

去冬十二月往山東今年四月還

京六月末有北平之命八月二十一日到官力微任重無非惴惴憂懼之目奈何奈何有可終教者無吝批示一二庶有警督贖而慰孤寂也某再拜

與王子與

自前年五月南昌妙濟之別迄今三年有里中來者說聞先生自辭榮以來即杜門高居堅拒來聘足見介特有立不混流俗故如此中嘗奉諫詩二首奉春未審達否今年六月令弟子於僉憲自任所赴京偶嬰微恙適相與左右但惜不能久洽旋復離遠豈勝悵快尔後平復必膺新除矣但未知何職何地耳此時當必有家

卷之四

上

問手足至情宜勿過慮也某自去冬差往山東今年四月還部驅馳甫息六月末旋復有北平之命觸熱走三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抗顏側足憂與愧并任重刀微罔知攸濟先生將何以振之本司所轄八府僉事經歷皆分巡尚餘一道缺官而區區以守司獨留情焉迂疎百責交萃日夜衮衮焉與胥吏較朱墨程條法惟故牘是理高臺嚴邃古柏森蔚有鳥鵲百千旦暮翔集喧聒不絕儼然深山大林風雪中時景也閑寂如此其况可知謾錄以奉一咲令弟使眷還留桂林否令郎伯貞必與之同去相扶助也以和叔介近况如何恐亦未可以久伏矣因遣人省家之便謹以奉訊阻遠相見未涯

九百為斯文壽重不具

同前

僕嘗怪東漢光武時政教脩明而杜季良以父喪致客遂貽謗禍及其末也大盜興黨錮作而黃瓊之喪天下會喪者至七千人雖徐孺子不胥聘辟而暴鸚鵡酒無幾不赴當時朝廷雖未嘗不以禮法嫉士而士亦卒未聞以畏禍而遂止者豈不以死喪人道之大故弔問會送之禮有不得而遂廢也歟今海內喪亂幾二十年人惟愁苦惴焉旦夕不自保至不樂其生而易其死由是鄉黨散而姻族離文物喪而恩義弛吉凶不講慶弔不通蓋未有甚於此時者矣然嘗思士之所以立於天地

卷之四

十二

間能異於物而為三綱五常之繫者非禮乎非義乎於是而猶不得行焉豈不可為之長太息哉僕之先祖府君實王氏之所自出而區區與執事者其行實相等其道實相孚其好愛又相篤固非若行道之人適然相遇而強為欣戚者也然或終歲不相聞或二三歲不一會會輒為時所牽格非畏避於患難則奔走於衣食徒猝猝舉手相問勞語出口未竟而足已東西驚矣每一念之蓋未嘗不為之惕然驚振然愧而汗下也有如執事往者望令先母於武山之東今年葬令先府君於新山之陽地之相去非甚遠也而區區限以羈旅沉滯僻遠卒不得奔走匍匐一引繆臨墳以少效親友扶助之誼

則其去路人也幾希矣乃猶覩焉以面目相視而為人
乎嗟乎昔固有忌之而卒莫能廢之者今莫之或止也
奚而弗之行於於是愧於古人多矣惟執事賢伯仲孝
感果濟克襄大事孝道於是有終雖人助之末容有未
至而天相之吉則無不順矣僕俯念世故慨其興嗟輒
省往事以識吾過秋暑尚熾聚首何時瞻望雲山無任
悽悚

與蕭鵬舉

僕自八月十五日差出鎮江十月十八日以計事暫還
京適江西糧長聽宣諭者至首與吾兄以德及劉至
善相見問令叔自成翁何在則云已出水西門外舟次

卷之四

三

矣遂不得見旋於子所處得所寄書物皆到甚感荷不
忘也但書面稱呼名數過多未免涉於猥俗度盛意必
以為不如此則不足以表愛敬之至然政不必如此但
云職方劉君足矣如必欲執禮如師弟子云者則以先
生易劉君止矣又書辭情實妙而浮文勝今

朝廷更化去華尚質士風丕變於凡名稱尤不可不慎
非獨名稱也由以此推之何莫不然足下通敏善學宜日
新所聞而故習未盡掃除若以此甚可惜也故特為足下
言之足下幸毋怪其多事也僕以次日復往畢所委公
至三十日再還

京則聞里中諸人其午方登舟亟遣人追之已不及矣

可勝快快別來思想日甚未嘗前所屬南籍稿及泰
先歸所附途中一二應酬等作曾為寫出否今以德中
行又有舊稿一帙皆近時改削畧定者附去望為淨過
足下試一觀省其先後得失是非何如也倘後數年有
益復有所更定則又當以勞足下足下其慎毋以煩自
憚也自任職以來因念吾儒平日讀書類以錢穀甲兵
等事為紙上浮談一旦投之必用之地置策不知縱橫
布武不知曲直幾何其不敗且憤我重恩厚祿何以報
稱僕每一思之食未嘗下嚙寢未嘗安枕淚未嘗不灑
宵鬲而下也足下其慎自愛毋為虛名所累來春必緣
倉役有臨濠之行此時相見又當據所欲言二令弟與
子相舉善近况好否併告道意

卷之四

十四

同前

今復令弟鵬南歸同胡玉章來別區區當面致一二自
非與足下同休戚則不敢出此苦語未審渠能領畧否
子所學錄歸侍得請以人生至樂而至難得者到家必
常相見若區區此中動定則彼能許言之矣僕前後所
錄詩及書帙等項殊累行李前悉已遣回托之吾弟子
彦叔貯諒悉此意也但怪前嶺南回時嘗附去詩稿一
束今集中却不曾抄得豈所寄未到耶此頃問之泰先
當或為他所留下耳某自六月未有北平之行奔走三
千餘里以八月廿一日到官未幾僉事經歷分巡皆出

而區區以守司獨為迂疎自責叢萃方日與胥吏較朱墨程條法外故橫問其為憂懼不啻履水而集木也今本司官舍乃前元御史臺高敞嚴邃有古栢數十長廊廣蔭畫無人聲惟鳥鵲百十旦暮翔集喧聒不絕每大風震呼一兩即雪蕭然深山大林中景也悶悶中雖欲求一二知己少抒懷懷不惟不暇亦不敢亦且不可得惟日與庭下立卒數輩擁卷兀坐而已少晚公退即閉門顧影一燈熒熒夜必更盡乃就枕至四鼓鷄鳴又亟披衣起視事若是者率以為常終不敢以外任而少肆也自惟年齒已及髧髮欲衰覺精力猶不惜乏此殆習性堅定而不侵於外物故耳所幸者省府中多有

卷之四

三

官書可以閑著苦無好茶又井水醺醺煎之則味奪而色變所食米即吾土所謂澁粟者抗稻亦間有然少鮮潔者黍秫釀酒香味大不如南一冬苦無青菜人家多醃蔬餅盎中以待之北來非惟物性不同人之飲食嗜好亦殊故調和烹飪之節往往舛謬而皂隸輩又本農家子推魯粗鈍殊不解人意嘗以自為之則俯仰擬拾之餘已不勝其勞矣而又似非所當為也故每食輒對案浩歎而已茲遣人歸省動定欲候家人輩過此未甯能動否想見費力也足下此來為佳否庚幹蠱之身公私攸屬知不能遠出安得翩然過此少聚數日以傾瀉一二少慰平生之知己哉學六舉善存與伯昂元海近

如何令叔此山庚兄令弟鵬南鵬起請賀友煩一一道意相見未涯切希慎重

與本泉兄

自曩歲過家一拜而別遽尔三載其為懷仰要非筆墨之所能盡也前在南京時有自里中來者言老兄捨近趨遠一旦携豫章翩然復上湘洛豈有所迫而然耶抑亦信美移人雖暮年猶不足以少釋耶昨來踴躍當復健步人生無百年况四圍生殖周匝二郎俱已成立亦奚不足者又何苦跋涉難險冒犯嵐瘴而忍為異鄉白首之旅人哉小弟無似向來本無出意此老兄所素知者不意為人推挽不克自晦遂竊祿于

卷之五

六

朝茲已三年矣今更復有北平之命量資揣分甘實踰涯一介寒微夢寐莫致上惟

聖恩之重次念祖澤之遺蓋五十餘年而適遭逢四百餘年而有今日晝夜循省寢食靡忘誠懼負荷弗勝徒有以為父兄鄉里之玷辱故自承

命以來情懷日益乖戾髮日益衰而憂患日益增老兄將何以教之自離南京且半年而家問邈不可得故亟遣人往候動定至於行止則又在家人輩籌之此亦不敢必也嫂嫂孺人樞中外大小當各安好令舅煥章父子近况何如希侍末期各希珍重

與王高

僕聞之去古遠世類不如古獨幸者猶必有師今市里三尺童稚至無賴也及挾書冊入李館未嘗不如古人北面極衣請業考成極卑陬恐懼之態以聽其師之所為非惟童稚也雖凡民一技一藝之微亦必惟其師之是聽而不收有少戾焉蓋得師則通否則蔽得師則明否則昧是道也無貴賤賢愚少長咸習師之所習言師之所言行師之所行違違焉惟恐跬步之不逮而或後也孜孜焉惟恐纖微之不竭而或隱也下至歌刪之操煅煉之攻與之鏗朽縫紉之執不啻窮晝夜竭筋力以徇之故為子弟者必求以齊其師而師亦恒樂以成其子弟他日業成而達矣必號於人人曰某吾之師也其師亦曰某吾之弟子也是二者恒相承而不相負夫前所謂挾書策入李館與凡一藝一技之習者類皆問閭驥稚之細民固非若今之衣冠世族顯然稱為佳子弟者也然彼或能為而此不逮彼方力趨而此或不屑蓋甚可歎也今人或偶指斥百工下役之徒以擬諸人人則怫然怒以為辱至從師學習乃反後之豈不可怪哉以僕在執事館中訪李辨疑竊有師之名焉辱尊君不以其不足師命足下尊而師之禮厚而意勤矣自忝承以來嘗慙然惧之遺無以應執事一日之求者柰之何待之甚至望之甚深而所以求之者卒未有聞焉何哉學之鍾故其師黨某擬然以立于執事之庭也有年矣

而弗擊弗考吾見其徒為鍾與鼓而已也苟發而自鳴將異而怪之且誰能聽哉夫言之而不吾聞也意其必有甚樂聞者聞之也導之而不吾從也意其必有甚樂從者樂之也如是而僕不知退且辭焉不幾於土木而尸素乎師之道宜不若是也彼且樂乎此而我遽抑而奪之強其所不樂者吾見其殆憂憂乎難合矣僕非不能龜勉食息坐玩歲月以徇執事之私竊恐三尺童稚有咲于列百工雜隸之徒有咲于傍吾黨之士有議于後其將無所逃其罪矣故以書告吾子其試思之

答劉天一

天一孝廉友兄足下前承寄書示以近著序文若干首發而視之則書辭有譏抑不自滿之意而序述有馳騫不可窮之態非善學而志於文殆不能若是也然竊怪足下不以示他人而惓惓屬之於僕僕亦何能為足下損益哉及會劉如王座中又辱示所為今先府君行述一通僕又知足下其於孝道能極意表顯若以當時即歆為足下少論白其所以而就途匆迫不得盡言故且勢以俱往俟他日更思之當有復也自後嘗一再讀輒為之泫然以悲喟然以歎而亦浩乎其有感也何也士不幸汨於科舉迫學成老矣而卒無所就又不幸有子連蚤喪又不幸死客外遭亂十有六年不得返殯以宜何如其情哉竊嘗慨世之名為人子者平時待其親既

無以異於常人矣及不幸而死方且汲汲焉計其所遺之奇贏以為已計而喪葬有不恤禮焉不恤也其所謂賢者則竭力於緇黃齋薦以誇靡其鄉人姻族其親之容貌志氣已日遠而忘之矣他日或有問焉則惛然直視不能奉一辭以對此世教衰而倫誼薄有不忍言者今足下不死其親獨能忍哀執筆娓娓敘述之又不平不抗情文實茂辭氣悲惋有足感動要其平昔見聞得於家訓能不失墜者如此夫既不遠數百里觸險冒炎毒負遺櫬以歸葬故里矣又思求托文字以圖不朽如此者則夫人有子如足下所謂一不為少矣尚何憾哉抑居憂而言不文禮也今則可以言而文矣矧誤

卷之四

元

述先美古人不廢而近世先正亦有自伏其先世者宜乎足下之善學而有述也但其中所書有所未備有所不必有所可疑者四三條請為足下陳之大凡書時書地書名氏書官皆宜謹而信今於曾祖曾祖所娶之姓氏則書而名諱俱不書府君卒之歲月書而生之歲月與享年若干不書府君卒之地則書而歸葬之時日與今葬之地不書此皆所未備也府君既明經應舉則傳註宜無不通矣而謂其熟童子問撫孤姪而教育之足矣又謂其初欲為僧道此不必書可也又云上世為漢校書郎向之後此未有的據恐難傳信且向仕漢三十年居列大夫官為宗正掌校書天祿閣矣固非為校書

郎也又云當五代時有為鈴轄者仕吉因家焉府君其八世孫也夫五代之時不論即汴宋凡九帝南宋又七帝合三百餘年迄今又百年矣而劉氏乃僅八傳而已此大可疑也凡若此者皆窒而不通宜詳審書之不然宜為疑辭庶得古人傳信傳疑之意而亦無損於孝道故敢據而商之嗟乎文之述也難矣惟言之於口而不貽則筆之於書也為有章揣之於已順而安則質於人也必達而可信不尔而欲以久傳無弊豈不難哉謹以所為伏歸之足下而更正之苟足下不以為牾則學之進也幾矣其前所示序文則尚當具論以少酌前書悵倦之意固非徒以成足下孝慕之誠亦將以助足下好

卷之四

辛

古之志

與高永齡

永齡司巡文兄足下前以慕望深切一來相見乃辱不鄙而進而與之言若素所交通者無論幸問其襟度磊落豈不出尋常萬萬哉數日酣暢道德之醞傳文字之便皆所未嘗有而樂於從聞者及登舟別去則又甚恨相見之不早而相去之若亟也日來為況佳否楚自別後以二十日離萬安二十二日抵家每把卷對酒徒悵悵重念耳妻姪本童騷無似而仁人之心發於聞見亟委重幣俾之從師推愛及焉僕也拜賜侈矣承既竹水茅堂或可畢力感戰何量茲發宋文鑑畧及南豐文

畧各一開奉寄看畢望即發回外錄先人墓銘行狀呈
似前所許表文知推愛之篤必不靳也思賢堂記秋成
後便當下手此盛事要須我輩為之切不可因循付他
人也有便頻賜教相望阻遠晤言何期切希慎重

同前

永齡司巡高君執事日者萬安孫生來傳至執事所惠
書一紙及詩一軸得之且驚且喜誠以前此竊所願慕
而不可得見者乃今得其教言併得其文字讀之其為
懌懌可勝道哉竊觀執事所以貽教者始以鄉先正之
所樹立者啓之於前申以鄉人之所嘗過稱者譽之於
中又以今日之可以出而仕者推挽之於後勤懇

卷之四

二十一

甚盛心僕果何以辱此於執事也惟先正諸公之文章
事業與夫操行節義遠矣僕雖不才竊嘗從父兄長者
與有聞焉然才質庸下未能以究所學又蚤喪二親遭
罹世變雖嘗一試有司而時過後發患難汨其心志迄
無所振低徊窮鄉祗益自悼而不知年數之寢邁矣茲
幸際盛明出塗炭又安敢過自矜重以取異於人乎
誠以凡今之出而仕者將必有以任天下之事而任天
下之事者宜必有以成天下之功副當時之望而後已
若僕之庸陋繆戾其於所仕既非所素樂者而於所用未
嘗少試也則又安敢肆然妄動以取不才之譏而冒無耻之
責哉因自念夫人有尺寸之操未有不願自效於所知者苟

所知不見答猶將呼號以聞之況今辱其求之之切而
訪之之勤者乎則所以低徊固避者必有所不可而難
於言者矣昔孔子使漆雕開仕以吾斯之未能信對夫
使之仕者在聖人而信與未信在開聖人亦安能盡知
之哉執事以為士之際遇於今者亦已至矣斯誠有如
所云者僕敢不再拜以受教至謂無有後時之歎則固
非僕之所敢聞也而又謂將必有所俟而後出若安車
蒲輪之為者則古人敬老尊賢之盛禮又非所以施於
僕矣抑君子出處自有時命而凡有所願望而安排者
皆非也若執事之積學廣問能乘時以取功名而文翰
武畧無施不達固僕之所願學而求益者而亦何敢以

卷之四

二十二

與祝仁壽

仁壽驛丞契兄閣下日前率易進見極辱傾接連日坐
春風中使人不覺酣飫而周旋款曲言議風度各極情
致信人品固自殊也臨別有贈尤重慙悚後聞使舟下
海全旋復西上何勿勿邪邪蓬軒記文已畧就藁嗣當
錄上但恐疎淺無能發揮耳謝于良近承發人相快過
從偶以事不及往此必老兄饒舌所致願無庸之入果
何以辱於朋友哉因筆謾及于啓自有書相奉故無草

此叙謝併致近況之候未間惟加愛以前光大不宣

答郭慶守

僕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者惟管子鮑叔而已矣夫管子之所為舉朝之人不之知之而惟鮑叔知之非惟舉朝之人不之知之雖舉齊國之人亦不之知之則當符之知管仲者何少而不知管仲者何多也夫共賈而分利自多非誠貪乎謀事而窮困非誠愚乎三戰而三走非誠怯乎此人之知管仲者也然而為貧也為時也為有老母也非鮑叔其孰能知之哉管仲既死嘗自言所以然鮑叔獨探其情而言之在當時之人其不以鮑叔為佞而阿附於仲者寡矣及其後策無益之利修農工之政而國無不富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謀無不得也進兵楚陘仗義執言而勇無不勝也然後鮑叔之言為正而有信而管仲亦為齊霸功臣使非鮑叔有以知之則管仲毀於貧賤於不利而後於佞也久矣豈復能少見一日之長於後來也哉故古人之知己必論其遠者大者類如此今則不然弄墨大端習說細媚睚眦朋朋互相推上以同其好者為知己其不同者非之其亦異乎古之知己矣况足下所以稱道而歎慨於僕者固又非古人之所先急者哉夫書以記姓名詩以咏情性文以道古今凡具乎口習而翰而稍知義理者孰不能為亦孰不能言也而子有其道焉其道固未嘗不同而亦

焉能以盡同哉譬之八之面焉其橫目豎鼻皆然其笑語食飲亦皆然也今不以其同然者乃遽欲以己之肥而瘠彼之瘠又欲以己之瘠而譏夫人之哲也不亦難哉此不足較也在我固不當以彼之毀譽為憂言矣况又欲因之以重足下之憤怒哉昔人有飲而醉于室者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以為己之醒也羣聚而罵之其受罵者弗覺也而傍聞者怒焉亦何以異於此哉其荷足下愛助之至僕非敢以此少足下也誠懼足下好善嫉惡之心過重或反為其所動而不能以堅所守也故敢以言焉抑君子知己之辱將有大於是者又不自若管仲之於財之於謀之於戰而已也自今以往其進退可否則誠有望於足下矣足下其將為鮑叔乎楚也敢不知所勉哉足下明敏周慎亟得明師又善與人交其學日進如草木專耕之滋長而人莫之覺也其德日修如江河波瀾之方漲而人莫之知也乃猶慊慊然以四十未聞道而見惡於人為可愧可感且又欲以僕為師法此不自滿足而過為謙抑以推夫人者也豈楚之所能當哉僕今年四十有九矣而行不見信於人學無成於已徒有以來謏謏之口若足下所云云者其感與愧又豈不浮於足下哉抑聞之文中子云止謏莫如自修又曰何以止謏曰勿辯此古人處己之成法也既以自勉仍不敢辯惟足下其少安而圖之若所喻高文則不

及見恐不省將來尚冀終示也楚再拜

與歐陽仲元

仲元茂宰年兄閣下別去五年相望益遠中間音問闕焉弗修寔以無庸之人不欲以無益之字瀆聽固非敢慢也每睹家書屢辱垂問感荷感荷中諗望重中州政成二邑藹然流譽於荆揚齊魯之區信有學有用與時偕行者也承聞專人遠候令即准過彼讀書此舉大當大當但當暑跋涉不無艱畏然雖年小稍亦諳慣可無慮也及見所與令即帖讀之有衮衮之文有皎皎之氣快哉其能言也敢不欽祗敬歎僕屏居如昨無足貽念自閑懶之餘才力單薄不能少有益於朋友之緩急

與張炳文

炳文徵君足下去年正月辱過從田間幸得接見而猝猝往來未展文字之樂良重快悵今年春蒙寄書問及所撰詩文一帙書詞委曲懇至叙情宣志悼往慨昔亦惟感念出處之難裁合併之不易而過望鄙陋之不暇耳甚盛心僕何以得此亦何敢當此也方思所以復命而未得乃夏五月又辱遠來僕適以他出不得迎候及相見邑中辱所以屬望者愈切而愈深足下好德尚友

之意學矣而不知僕之非才也是猶責春華於枯朽之植觀夜光於瓦礫之遺不亦難哉僕也自少好學古人為文章蓋竊有志不幸中罹多故其英銳邁往之氣固已消沮摧伏於艱難困辱之餘精神已汨乎其無營言語已汨乎其無味矣而况於所謂文字者哉切觀足下之文知足下新功所到又迥非曩時所見聞者其間如復姓辨則婉而斷中平山記則潔而峻其餘磊落成章不愧作者詩則長短句類不如律而律又不如絕然皆致思清遠而製調高古其進而底于成蓋未可涯也僕覽誦再四方為之讀慕稱道不暇而足下乃惓惓欲僕為之一言僕何敢尔哉譬猶情農暗稼穡於大田之腴拙工見短矐於廣厦之構愧汗奔走之不給尚何容喙前承索書干文勉強塞命誠志荒手鈍不自知其不可也念疊勸渠無以報盛意輒少白所懷倚高文以歸惟鑒之亮之幸幸

與李提舉

提舉相公希遠先生閣下前三年楚客廣陵之流江時閣下適留禾川城中嘗冒昧一貢書以自通於閣下不謂將書者至禾川而閣下暫歸湖南中間展轉遞附遂致沉逸使區區求通之心卒不得以少白則又未嘗不自悔恨以為當時不克躬修請謁而至此將欲更錄以呈又恐復貽前失以故止之卒隱忍抱蓄以至于今其

惓惓蓋非徒然也今年夏始聞閣下留上麓而僕以七月間先後改厝先人先妣於山中奔涉深峻抵冒炎暑遂遶寒瀘久而未遑既而聞從者過流江亟奔走求見而單衣就道沾觸風雨舊疾復作遂爾羈阻良可慨也抑前書云云者固將求以自通耳今則幸拜庭下瞻見顏色故願竊有請焉僕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而立言者非立德立功之君子則言有不徒立者矣夫言之立也難矣發之於當時施之於天下傳之於後世而無不信其為言也非謫乎仁義之發必確乎是非之公者也以故天下之士恒視其言以為法而凡世之孝子順孫思欲顯其親而勢卑力微無自發明者

卷之四

七

則亦必有以藉賴憑托於言語文字之間以致不朽夫賤之不可使貴也貧之不可使富也死之不可復生也固也而一言之立有可以貴可以富可以不死者焉此非發潛德之幽光而操天下後世人物之權衡者何能以與於此僕之先人山林一貧士耳而拙於奔競勇於自信雖湛浮鄉里若無以自異而操守恒凜然不可奪雖呻吟佔俸若無以自見而所蓄積蓋淵乎其莫窺又事先孝與人忠而敦俗急義老而不勌不幸蚤不遂於科名晚弗就於著述而年不待志時與亂逢有足悲者其子又謫劣庸下不能自奮拔趨時好取祿位以為前人光顯顧其平生豈無一言片善可以自見者於是而

之不知求所以撰述焉是過佚前光而重其泯泯也可勝痛哉敬惟先生學足以追占人文章足以名後世粹然抱至美而無所虧挫屹然貞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昆岡燬餘之璣玉而鄧林雪後之杞栢也又能不愛末論以獎進士類不惜餘風以嗾振枯槁則雖其平生不以毀譽為欣戚者亦將顯顯然有所屬望焉惟是先人沒且十有六年而今年始克更塋十六年之間豈無赫赫當路可徵一言者然求其八如前所云則未之見也故與之言或不能見信而其所言又若不足以信於人者故寧閑閑焉歷歲時企其光忍死跋涉以有請於左右也昔吾十世從祖德慶府君忠簡胡公為之誌十

卷之四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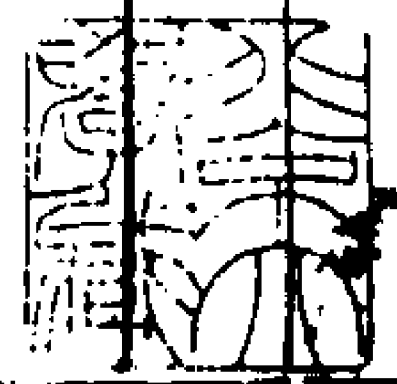
一世從祖常德府君文忠周公為之銘今其文錄于家乘者固炳炳然與金石爭輝而不泯也先生倘哀憐之賜之一言則先人草野之名將托先生之文以不朽而先生之文亦將與忠簡文忠公並傳於無窮矣情至事繁不勝惶恐謹錄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行狀一首乾詩十一首及前翰林待制楊景行所為先德錄序一首并錄前所附獻書一首通為一帙隨書呈上惟采擇幸甚

慰鍾應龍

潤別數年可勝懷企仰惟今先生君東巖先生蚤承家學晚罹世難名宗衣冠屹然巨擘所以事親取友蓋未

嘗不極其終始降篤之意詎圖雀角之訛竟致鸛識之
禍聞訃悠邈且信且疑但馬感傷繼以零涕念先人數
世交友之契而不能效凡民一日匍匐之情既重慘悲
良切愧悚諒惟孝心純至哀痛奈何罔極奈何尚惟抑
哀以敬喪事則顯揚方來寔願賴焉謹奉慰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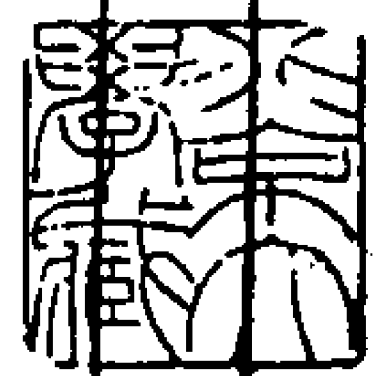
槎翁文集卷之四終



槎翁文集卷之五

記

三友亭記



立雪蕭煉師於道院之西偏種竹數竿植松梅各一本
因隙地為亭以居之銘曰三友將以友乎此三者也余
嘗過之見師幅巾覽衣宴處其間顧盼左右入主出賓
欣乎若自得所友者或者乃不察徒聞而咲之豈知道
哉夫苟能虛已以待之無善以從之則天下皆吾友也
非獨人也天下之物亦何莫而非吾友也古之人友一
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與天下則友亦何常之有哉
師學老氏者也栖迹深密以同物之化游心高明以觀
物之妙則其於三友也取之必端矣使誠於竹而得舍
塵守中之義於松而得葆貞抱樸之義於梅而得高素
毓和之義則九老氏之所以為說者類於此焉觀之庶
幾乎不言之教無為之益矣又豈徒羨於外而忘其中
者哉它日偕歐陽仲元羅君子理訪師於斯亭之上相
與微吟緩觴弦白雲而歌清風但覺清者可挹芳者可
襲而高者可仰也余為之歛容降心而竦然加敬蓋不
獨慶煉師之得友而又幸余之寡陋者因煉師而亦得
以友其友也傳不云乎不知其人視其友於煉師信之
矣是為記

冠字大旗記

旌旗非古也士試藝而獲雋為好事者設之以旌於其門者也各魁者何按說文魁即首也北斗前四星為魁故士以榮膺首選者因謂之魁獲雋非魁也而亦云者好事者侈而謂之也其織無定文大小長短無定制而其色必用正黃非自重也重其將登名於天子天子受而拜焉者也西昌由趙宋來科目得人為盛皇元科興而中廢繼而復興而世變作矣自延祐甲寅故翰林侍制楊公景行首登甲第丁巳陳陽鳳繼之至治癸亥蕭雲龍白雲瑞楊升雲又繼之天曆己巳曾貴繼之迄至順壬申曾貴再貢二十九年之間登名者五人焉至順乙亥科廢至正辛巳復興而小更其制歷三科為庚寅而楊植始中副榜癸巳蕭繼之丙申楚與歐陽銘始獲正薦蓋科復又十六年矣先時捷子報者率用黃紙為小旗倩人書魁字走致其門綴華紙裂旋壞於風雨聞昔陳陽鳳得解時獨樹陳氏世科旗於庭下蓋其家故物也當科復之六年里人龍煥仲章嘗慨然歎曰吾州素稱多士科復久矣乃未有然舉首何也有則我當裂魁旗以榮侈之衆曰士氣萎葢甚矣不可無以作興之者盡力成之藉即市帛命工練製聞廬陵倫魁堂木壁刻大魁字為故宋狀元文信公所書遣人模畫以歸乃取帛斷為三丈二尺者十二幅橫貫為身中鏤青帛為魁字上規紅帛為星文其首別用通帛二幅為旒

長二丈有咫牙釐然其首幅之上端列為紐繫二十有四乃外為長繩係竿首而引繩循屬于紐間以注于旗之末使得牽制之摠用帛若干匹以丈計之若干用工凡若干日旗成藏于龍氏越四年始得楊植衆欣然舉旗周行市中時監州達理馬識禮政尚嚴肅不以辭色假士民間鼓吹喧甚召入獎勞之見魁旗侈張而觀者衆因戒曰此學校盛事盡樹之靈星門外張三日而飲之母褻易也自是旗藏於學宮士辰冠亂有欲私沒之者既獲免乃復以歸龍氏癸巳得蕭繼之以客外不及設至是余二人者竊忝乃九月十三日復出諸龍氏而張設之時歐陽銘留龍興未歸衆舉旗及門賀其母而退然後過余珠林士友來會者五十三人鳴鼓執觴豆及舉旗曳旂而從者又五十有六人由州學出南門聯舟渡江長洲大風飄揚旂舸兩岫聚觀者以千萬計時江西參政全公摠兵自贛下駐快閣與使客校臨觀而嗟異之江南父老言自為兒時聞長者言狀元時有魁旗渡江來今乃復見也旗至留余門者七日鄰鄰喜助之至先立高柱於壠上乃以長索縱旗竿斜置柱尾東西俯仰隨風而旋人望而偉之時周本世由吉水來報捷自携魁字小旗併樹其傍周云此大旗千古水所未有也已乃復歸于龍它日有欲序書廷以不登貢姓名其上而未果也戊戌龍興晦又明年庚

子安成兵入邑魁旗乃亡于盜嗟夫千劫在郊見賢
宅里之表風聲樹焉而况科第之儀文所存太平之
盛觀所係其作與鼓舞之機深矣宜君子有所不廢也
柳士之所以自表異於天下固有大忠大節如往時書
魁字於廬陵齋壁者世或未之思也於旗之有無乎何
居而旗之始作則不可以不書書之異其事也亦以彰
龍氏之好德也旗亡而後書者惧其終逸也亦使後之
作者有所興感於斯文也

遊武山記

歲庚子三月既望余絕江而北將取道武山過南溪訪
蕭紳氏未行會寧都謝可用慶伯容自郡城來因與會

卷五

元友歐陽仲元會飲于快閣約明日共遊山中且遣人
先往南溪告以後日當會雲峰寺至旦余拉諸君就道
適余弟楚亦來會時天色忽晴陰作出西門兩數點
如洒過文溪雨竟作衆欲遂休或者曰雨且旋止盍遂
往乎乃擁蓋扶行出庄村雨脚益繁望武山不可見諸
君竭蹶泥潦中有大呼欲返者有強挾以遂前者有悔
咎其初不遂止者有歎者有愠者道左有泰清道院咸
入而避息焉日將暮雨不可止可用元友仲元與予弟
楚四人者奮然攝衣辭謝先返余不能挽也因謂伯容
曰諸君逝矣如雲峰約何吾與若今夕第留宿于此明
日登山決矣比旦雨果止余與伯容冥行霧中院有寺

士胡性元者先之晨氣凝蒸衣袂髣髴如沐登高丘遠
見武山南角披露雲氣勃然鮮駭而北且前且望色
喜而心動過金華紫霄宮有陳允寧者聞余來遊山也
欣然躡屨以從乃徑背隴取道田陌間望山之東南以
超延緣逶登陂陀稠疊林迴谷轉雲豁天朗而是山已
屹然吾前矣少進緣田脊蟻行地趨僂僂踴躍仰見其
上若有土垣者性元云此古所謂下寨者也其下為龍
王洞之左踰垣以躋忽蕪薄間聞咲語聲則神與端
教子者果由雲峰至矣神首問同遊者安在余告以其
以為悵然久之乃追道鷄冠石由西華門入佑仙觀浮
丘王郭三僊祀焉廣庭敞虛連岡石翼大江橫陳境勢
宏曠可望觀後有鉅松數百株北行數百步其地平行
為白雲卷壁舊有福寧劉府君題詩今卷遷于佑僊
之側廢址宛然其前為東園或言中有僊人迹石有基
盤石皆叢棘蒙密不可見道左高阜下即古臨溪寺故
址有方石脩直尋丈偃闔山半曰衣籠石左復有巨
石中剖三之一若截肪然離而不仆曰試劍石循嶺稍
北有石室為北岩穴窵空有泉溜澗注其中可容數
十人有古石像若大士者故人名觀音岩或傳古陶皮
二僊人脩煉之所也出岩左數步仰視片石銳若衝牙
側出崖表曰禮斗石路極陡又陰泉沮洳前人仰面不
得上後人側足不能退有道者蕭禹珪者年最少攀緣

先登引衆客次第以進若魚貫然既登稍踞石上俯
臨不測足蹈、戰掉不敢注視云山下人禱旱者夜篝
燈踞拜其上望斗間有光輒下山則雨隨至矣又循山
陰上陟絕頂曰武婆岡世傳為武姥飛昇之所山崦間
為仰天湖又折西行兩山間將逼梵雲庵見傍有鑿石
除地町、者云昔人避亂所居其邊崖皆築以亂石所
謂上寨者是也又稍出山坳有石甃深廣可三四尺泉
渚其中曰陶皮丹井雨旱不加縮飲之甘冽可以已疾
傍疏小溝循山勢以逶注于梵雲庵之厨庵面勢幽阻
負輿挹深群峯犬牙若環壁壘舊有板刻宋江淮運使
張汝賢及松菊老人劉敏求詩前有山茶古梅二株每
春冬時霞披雪翻縹緲山谷人疑其僊境云循庵右數
十步出風門口為西巖下為虎穴皆石壁巉空下臨陰
絕不可登降草間有石虎石龜負踞踞之狀可指而
見也日既暮將過雲峰不果乃復經仰天湖由東南下
崇阪返于佑僊已鳴鐘見燭矣道士胡雲山飲客松樓
下有獻山茵者大如斗白如雪輪囷肥脆食之甘甚
夜半就寢月色斜界窓綠松風號呼如虎示不能寢也
晨起出西華門而石將過雲峰出瞰龍洞、有片石方
廣八九尺路經其上若石梁然險滑幾不能度同遊者
先過南巖余獨與數客分路下釣臺石望珠泉並釣
臺以西上出山平復與諸客會于雲峰寺之後有石徑

卷之五

六

禁迴數百步可傍通而入楓柯桀櫟交雜羅蔭下有亂
石壘磴如魚鱗時見紅葉間錯如綉僧名覺生者跟蹤
出揖客拾級先登首至一小亭聞欄檻間泉聲、金玉
聲已爽然如滌稍入畫廳又北躋層閣觀流泉或陶甃
為螭吻置山半引泉出吻中承以刻竹建入池中潛行
出亭左注焉渚為兩窪高下殊區飲濯異需有小魚泚
泚時出石間其亭閣深靚極可遊息結絡參布因地勢
為向背右折南為正殿廊左有宋景定間重修寺碑撰
文者國子監簿陳年書丹者故衡州通判劉奎余六世
伯祖也通判未嘗為州而此云某州者恐誤耳載寺
建於唐延和間有曉了禪師能伏虎者嘗駐錫而去寺
基凡一再易而始定于此理或然也循廊出山門坐覽
平曠見贛水紆折若擲練而下金涵玉映光入庭宇其
外則萬安焦原與州西東浪川諸峯青出天際邈若一
髮而牛吼粵臺層岡鉅石踞伏如兕籛弄烟濤控帶洲
渚風帆雲鳥景態畢陳其高聳宏曠如佑僊而又過之
余為之久坐而不能去以為奇觀將盡於是矣覺生曰
辱諸君幸臨當為作茗供乃復導客出山門折而左上
山後獅子峰觀補陀岩、石特立數丈嵌頂而峭趾有
方石橫壓其上為石鼓或名為飛來石、前為觀音閣
故基其陰皆巨石聯絡相亞稍東數十步有崖壁峭立
前可懸三四人曰屏風石嘗夜半崩墜山下如轉雷聲

卷之五

七

聞數里今猶偃閭地。上呀若陶穴。又並崖而東。得石洞。為出水岩。左石泐而虛。有泉涓然淙于地中。不見其出。蓋泉源也。覽竟復出。補陀後西度嶺脊上。虎鼻峰。峰頂有黑石百千叢植其上。鋒芒嶄然若卓巨筆。蓋是山西南之最高而秀絕者。乃由峯北循故道。過西華下筆巖。望南溪以歸。至山半。過高明壩。躋石徑而入屋。數楹。極清整。藤蘿蔚深。不見人有。翳童子摘園茶獻焉。出坛下。又數百步。有舊伏于地中。云有石房名十八間。始循一門而入。甚狹。其迴曲次第。廣狹不等。土人常持火絙索而入。云每間各有窓穴。上透天光。見石床具在。然人不能常至也。又西北過天寶壇。飲潭道士酒。諸客醉歸。爭戴杜鵑花行歌。松林間暮抵山下之臨溪寺。而休焉。謂茲遊不可以無述。余以為神僊修煉飛解之說。江南山水之窟。往有之。其傳訛傳會。要皆不足辨。竊自歎生長是州。幾四十年。若是山近在眉睫。往來不啻東西。家有泉石。奇勝如此。而不知。豈不可愧。恨我且方與諸賢之為茲遊也。直旦夕跬步間耳。然或阻或率。或散而不能以直遂。况遠在於數千里之外。與夫懸待於數十百年之先後者。哉。惟古之君子居一鄉。則友一鄉之善士。孟子不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乎。武山者。吾州之東山也。然則欲登泰山者。宜必自此始矣。是遊也。始由山之東南而趨東北。復自北而趨于山之西。以返。

于東南復由東南以趨于山之西南。以歷于西北。復而返于山之北。以歸先後凡三日。同遊者九人。所見或不能盡同。要亦各有所得焉。善奕者鍾某。蕭敵供茶者禹珪。善歌僊游者伯容。飲而不醉者胡性元。陳允寧不飲而好吟者。紳與端也。其善游觀偶以疾而不飲者。則余也。

遊湖山記

乃四月朔。余第禁以余嘗遊武山而未獲偕也。與永豐劉天池。冒風雨登山。既抵西華之休僊觀。則馳書南溪邀余與前同遊者俱來會。暨抵山中。雨三日如霧。不能出。四日雨止。始與客下山。過蕭紳氏見郭君與恭君尚友好。奇士也。欣然謂余曰。諸君之遊武山也。既矣。有潮山者。唐武德中浮屠氏四祖某禪師嘗居之。夜間山下有聲如潮。故名其泉石。又奇。蓋往觀乎。衆欣然願往。君杖屨諸先命家童載酒具。約以隨。將不日潮山止也。晨出鼓樓岡下。經羅墓。即志所謂甘羅墓者。然無所於考。進登梅塘寨。出梅將軍廟下。經山塘口。望高霄寨。遙見數峰入雲。巋然有傑。竊伏然遠而莫之即也。薄廣涂出石獅岩下。抵石蓮臺。登焉。少憩。吾劉氏祖墓在焉。回眺隔江三派諸峰。皆雲霧縹緲。如雲下臨奔湍。莫可褻玩。晚退飲溪南郭家莊。暮抵白竹岩下。而休焉。明日將往湖山。適郭君與紳為催科者所厄。余第復以疾作。先返。余獨。

從舉正及謝山人僧詠師與天池凡五人者往焉出小橋過泰清塘觀石上人馬迹次石塘有蕭學文者聞予與客至要諸途而飲食之是夜留宿城南田家隣有王老翁者嘗往來潮山間請先導焉明日過岡頭行田陌間北望山頂有奇石數尺紫若人馬狀入灌坑有羅氏者同居九世矣余望其居而加肅焉由灌坑將入山聞山左有趙家墓余亟紆路先往度平岡半里許見有雙石柱方趺而觚表高可七八尺相傾倚蔓草間上刻勅賜旌忠廟神六字其下彷彿有字皆漫滅不可辨山之窪有土墓焉意先宋皇族所葬但所謂旌忠廟神者為不可考耳前入山徑有石嶺穹然左轉而壁立其

卷之五

十

右有方石若屏風然余由左峰之麓緣微徑側行數百步忽平陸中開溪水交注問之則云昔四祖聞山下有聲如潮而上謂之潮山此其山口也乃循溪流稍折而北其西岬諸峯皆石骨凝黑如積鐵斷而復連其圓而宛曲者為如意岩竦而虛嵌者為通天岩中裂為小洞可容一人坐其頂中湧而下墮有泉上出若撒萬珠濺岩腹而下鈴有聲又轉為圓峯高踰百尋石乳鱗綴若懸鍾焉傍出石筍高與峯峙若擎而欲離者下有石室設四祖像其中俗傳岩畔有手植松今不存矣其東岸諸峯多土而少石水潺湲其趾其圓者為猪頭躡而踞者又若虎與狻猊兩厓之間皆平田沃壤宜晚

相一近人往有僧籍耕之蓋僧散已久無與校者遷見北向林木合谷幽鬱不可近但覺溪深山益密橋絕路窮下見入迹叢篁蔓藤遮蔽崖澗微聞水聲激在其下余躡石攀緣上出叢薄忽得山門翼然循階以入見殿堂廢址皆瓦礫漫覆前有石甃浮屠相傳為唐則天時舍利塔方趾而七成有古藤骨絡其上又入為法堂土像三五皆傾仆骨立無復倫次有鍾縣木龕間視其識文乃宋淳化五年所鑄其寺則云潮山寶華舍利護國禪寺時潮山尚隸龍泉之和蜀鄉不知何時又并入西昌也寺後絕頂有觀音石其中峰高且圓者名大佛座其西有小峰秀出而上夷者名小佛座舊傳岩

卷之五

十一

下有石穴日出雲少許僅足充供無有餘者或訝其少如鑿之益遂不復出事有無不可知似亦足為食者之戒也寺右有小徑可通後山然去之益遠日晏不能復進笑谷迴林轉時聞啼鳥與伐木聲相應白雲中不知遠近惟見山花野芳高者結雲下者彌谷蔚々羊々雪縞翠紛峽束峯連袂旋壁拱外箇中深烟霞糾錯疑非人所居也余與諸客盤桓不忍去者蓋久之因念世亂十年餘而深山古剎亦廢壞如此况園於都邑城郭之近且盛者乎乃沿溪而出煮茶於如意岩下田父家植石嶺至山口得故路焉東過刀塘訪吳岩寺毀僧結茅築土散處其傍岩壁林立門左有古木根蟠石上如

終其陰有曉婆泉出焉抵暮仍宿圳南田家余與四人者蓋樂而忘疲於歸之二日乃述朋遊離合之故感今昔廢興之跡著山水奇奧之狀為潮山記書其一以遺同遊而未果者留并稿將以時遊覽而自釋焉

高溪書隱記

王君子啓之適西川既三月矣余以索居之故悵然念之又以為君之英偉光耀之才一旦遠去親故而栖于荒閑寂寞之濱其不能以久處也審矣或者曰西卿山水之勝君固將遂有而樂之以忘歸也他日以書來告曰卿之西有高溪者其源發于湖湘之南盤澗抵壑逶迤曲折凡數百里如演而為禾溪其清而冷也可砭肌

卷之五

十二

骨而鑑毛髮其深者為潭為洑其淺者為澗瀨其廣不數尋引土人率支社聯紳引畧伯以通樵牧水濺、鳴其下滴泓黝黑過有秋懷有解子如葉足容西三人然篙擻不常具也有小白魚潛行石空鬚尾揭、然與水衝薄恒不得息食石漿而腴取以為甕不事釣罟秋水縮時可鑑而拾也兩崖有山嶽崑沉浸蒼翠流動群木交翳鳥鳴其陰時雨過草豐林香山花斑駁如綺笋澱澱生石間紫葍天出如玉可採擷以供朝夕田沃衍彌望泉流交騰秋梗冬林非甚早可以饒穫自余之西也邈乎與世遠而惟是溪之安有好事者為我闢館其上為游息之所因命之曰高溪書隱子幸為記之其有以

識予情之所以夫嗟乎君之為斯名也美矣然非君子之所願也方海宇清寧賢明秉與其志氣所至殆猶驂騶康莊鵬鷖雲表翱翔騰蹕瞬息萬里豈常有山林一日之遐思也哉今其內、然茲溪之上與高深幽索者同其懷與鮮榮盛麗者同其情與端端肖翹同其趣此固士君子不過於世者之所為也而豈世之所同適者哉彼馳騁乎富貴利達之途奔走乎車馬塵土之場者固自以為適也一有不得則戚焉以悲嗒焉以喪粟、然無以為歸其能脫然有一日之樂如君之所云者乎抑聞之惟君子能不溺於徇世亦不果於忘世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返者君子譏之信斯言也異時其無負英偉振光耀而起于茲溪之上者尚有徵於斯文哉請以復於君因述而為之記

卷之五

十三

紫霞滄州樓記

昔許僊之祠曰鐵柱觀直豫章閭閻中神居尊嚴深宮高墉如在天上然周限通衢雖寸地無容於闢其西廡為道寮鱗次櫛比又市賈區列其前麗雜喧囂特甚於是願真堂有德昭左鍊師今提點玉隆者題其樓曰紫霞滄州而後是宮之玄境勝趣翛然迥出乎埃壘之表矣君嘗請于前宣文學士周伯溫氏書之而屬余為之記余來豫章數過左君而登斯樓焉樓之位置前與鐵柱亭對峙深廣不踰尋丈而疏明洞豁金光玉潔上軼

玄景下隔煩囂使人飄然有遺世之想則君之名斯樓
也有以夫夫霞者陽日精氣之所騰而滄洲則群仙之
所都也陽暉欲升海色嚮曙清華之氣蒸而成文其可
即而攬之乎彼臺觀風物珍奇盛麗而茫々海宇去人
萬里則亦善言仙者之所寓也古精鍊長往之士遠矣
千載之下雖志氣高朗如太白者猶不能忘情於仙游
之想矧寄迹老子法中而嘗游心於高明之境者乎蓋
嘗與君遠引而周覽其東則梅仙彩鷺之舊宅其南則
龍泉太阿之故墟也其北則龍沙之蜿蜒宮亭之浩渺
其西則洪崖天寶鸞岡鶴嶺之所會而亦旌陽之故宮
也其雲霞絢煥朝升而夕燦若旌旗之自天而下若神

卷之五

十五

劍之燭天而光發者今猶昔也而洲渚島嶼迴湫出沒
於帆檣花木之區蛟龍霧雨之鄉凡可玩可把可嬉可
遊者將一俯仰而得之軒窓几席之上矣寓言云乎哉
風清月白之夜子吹簫其上泠然金石之音老僊來歸
視其故宇目滄海之揚塵慨雲霞之變滅將必有韻飛
珮騎鱗鳳而往來於斯樓也君其俟之

其樂堂記

歲庚子冬栗原羅君允道作新堂於屋東徧明年辛丑
三月堂成取夫子美顏子之辭名之曰其樂介其友蕭
雅言以記來請且曰方堂成時子嘗過而覽之矣又知
我者宜為記勿辭夫堂可記也其廣狹高深之度經營

工力之計則匠徒能言之亦屬工者能知之書之宜無
難者若其樂所以名之義則雖近世大儒若程朱二夫
子猶引而不發或發而未極於言余何以記之哉雖然
聖人之道大笑而嘗所聞於父師者則固亦未易以言
語形容也夫顏子之樂顏子固未嘗自以為言也聖人
言之聖人誠見夫顏子於其言無不說而學其學至於
欲罷而不能是必充然有得乎其中而非外物之所能
奪者聖人安得不稱道而歎美之哉抑天之生斯人也
有秉彝焉有良貴焉有高明廣大者焉人亦孰無此樂
也然而昧者汨之欲者蔽之貪者喪之日嘆々感々以
求應於宮室車馬飲食之間彼固自以為可樂也而不

卷之五

十五

知其所憂者大矣允道質美而行脩閑居讀書蓋泊然
無慕乎其外者其必知博文約禮之所從事者矣登斯
堂也精深而思之靜定以存之清明以將之優游怡愉
以適吾心之泰俯仰詠歎而歌古人之詩夫然後知聖
賢之所樂者舉不離乎日用之常而世之所謂富貴者
曾何足計哉抑斯樂也自夫子言之十五百年之後而
程子始引之又百余年而朱子始發之言之若此乎其
難也羅君亦嘗玩味而有得於其所已言否乎若余者
竊聞而慕之方思求其所以樂者而未得也而况於言
乎然不可無以復於君也輒舉先正之緒言而釋陳之
因雅言以質於君或有以交正焉請書以為記

蕭氏芝草記

當至正丙申春臨江山谷之民得異草以上于縣縣異之以為芝也送于郡郡送于省若憲時袁州盜猖負固有大官奉

旨以賴兵討之而未發者省命圖其狀以送之且言其將為偃兵兆也當時游談之士以詩文相頌美者無慮百數矣明年楚以鄉貢江西將赴春官適省中貴人以前芝草圖相示余因得見之信乎其秀且異也孰知不三四年兵禍迭作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吾未嘗不慨然為斯草三歎也其在當時雖容有好奇之過而諸公憐惻思治之心亦可悲矣然又竊自思以為禍變之作未

卷之五

其

有甚於斯時則天地間和氣之剝蝕消歇者又寧不有熏蒸凝液之潛復者乎歲在庚子余讀書武山之陰聞有異草二本生於石塘蕭氏故居之址蕭氏故文獻家也則異草之生固宜余他日過而見之則連轆輪困大者如疊鱗團鳳小者如羽蓋如金支其莖幹皆赤黑堅瑩如質漆其狀質之美蓋又有過於余西江所見者而識者亦謂之芝焉夫草之有芝猶人之有賢秀也謂之賢秀固有以異於人矣謂之芝豈不有異於草乎蓋嘗論之凡陰陽之和委於物而自行固將無所擇於地而出也然亦有非偶然者矣今斯草幸而不出於名都通衢為車馬行迹之所蹂躪亦幸而不產於貴富門庭堂

廡之所為好事者之所剽掇繪飾以矜耀於斯世獨由然與蓬蒿瓦礫偕廢於林泉寂寞之濱而得以全其天和將非幸哉雖然國家將興必有祥瑞學文蕭氏之賢者也其父母及其祖母皆淳龐和靜鄉鄰善人其附庭子弟又皆娟秀美好方勤事於詩禮是天將興其家而未艾也夫為孝子而瑞於家為良臣而瑞於國蕭氏其必有當之者矣君其仁以滋之厚以培之必有鍾和藹秀以濟太平之運者豈徒為草木之美觀而已哉

興國縣儒學記

清江陳侯某為興國之三年既收賦均役繕城籍兵保完邑民拒逐鄰寇矣乃大脩孔子廟學將無圯于後有

卷之五

十七

加于昔闕阻夷隘增崇拓深以作稱聖人尊嚴之居以申崇諸夏文明之教以無負方伯擢任之意以無隳邦人羣性之常侯為政誠知所本於按廟學在縣北隅負山西城外門俯迫民舍紆道旁山前未有闢之者其正殿門廡中更脩葺僅完獨諸堂皆以他材改為之傾壓將弗支而義時所謂尊經閣在諸堂後高阜者已蕪沒不可考矣至肄習無以為居館人無以為廉狼藉苟簡教弛弗張侯惻然曰是不可以誣邦人也今則是職即考圖書基度材庀役首撤大成殿舊阿之椳闔高揭而重覆之北為尊經閣以度群書下為講堂九十有幾楹高廣若干尺南為靈星門又而創為泮宮亭之前鑿

地為池規其半倣古泮宮之制正途中闕直臨城陰庭
陛之高蓋可仰而歷也戟門左為廳事五楹以居春秋
朔望之有事者又為廡屋若干楹兩廡之北為齋居東
曰某西曰某間右偏為二程先生祠左為先賢祠又左
為學官廳為庖廡之舍東廡之前隅則靈官祠在焉其
他朽腐者易之漫漶者飾之傾偃者葺之而規制極弘
備矣至於禮名儒以為之師立學規以為之勸暇即躬
造講庭引群弟子考程詰義至懇不倦他日察其勤
者則加燕勞給筆札以優異之其惰而弗率者亦緩期
以冀其改不加怒焉由是遠鄉僻壤不遠數百里咸
遣子弟來學人始知有教道之美既又惧學賦之玩弊

卷之五

十八

也乃遣士屬視田之隸各鄉者圖其廣狹方圓之形編
以為籍使不得欺又勸增新入之田若干石又築學東
之隙地為齋屋九十有八間為就錢歲率五緡通計
之得九十緡收其入為養士之助其立心遠且厚類如
此夫豈世之傳舍視官府徒飾文具希時譽者哉夫嚴
聖人之廟祀者尊其道也尊其道所以崇其教也其道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而教者所以使之循其常也自其
變以來紀綱或淪於殘暴而仁義未泯於天性非賢守
令有以尊崇而作興之吾未見其為善化也方下車之
初四郊警告適聞日慄焉率其民以從事於樓櫓矢
石之間瀕萬死而守益固故寇再至而再卻之既而極

更張條理以還定其民而日不暇給矣此廟學之修所
以見於三年之後計侯之心曷嘗一日而忘斯舉乎今
顧瞻新庭翼翼巍巍聖神赫臨過者起敬而况儒其冠
裳出入是門由是路者亦曰幸於家忠於國敬於已信
於友而已斯聖人之道也令尹之所以教也斯邦人父
兄弟弟之責也毋徒誇詡宮庭之宏美飾廩之豐厚而
已哉是役也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董其役者
邑儒士某也

長春道院記

古遺世長往之士恒有休憇脩習之所彼豈擇而取之
哉感化而冥合聞風而景從蓋有非偶然之故者若今

卷之五

九

長春道院之建是矣方之外有蒲衣道者曰方丘生蚤
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既而師事李西來於武夷山學
全真之學有來者故金蓬頭之高弟子也久而去之居
龍虎聖井山之天瑞庵又去之浮游江湖見東魯能仁
叟崇明性命一致之要其說與金契復歷叢林究境宗
旨造四祖見平川濟公玄解木牛之機登雲居見小隱
太公竟悟斬苗之旨大復告之曰龍蛇混雜必須尋箇
休歇處後得安成之武功山而休焉武功者晉葛仙翁
鍊丹處也日月之所蔽虧風雷之所震撼懸崖絕磴人
迹罕至生築室其巔若將終身一日忽棄之去眾咸駭
之未幾兵起武功燬焉去而之豫章止快活林復曰茲

城繁庶已極詎宜久居又六之將歷崆峒踰柳嶺登羅浮以絕于南海焉其言曰吾教以清淨無為、宗旨以一瓢一笠為身具然昔有丘長春吾宗師者啓神武不殺之機有功於生靈多矣今其教將自北而南乎他日由顓之興國見令尹陳侯與語大奇之乃止之曰子雲水徒也凡一山一水無不可以遊息者何拘、乎羅浮之求哉一日由南郭登金鷄冠嶺而眺望焉土人云其下嘗為鍾氏圃曰芳所長春者廢夫生聞而歎曰茲長春遺識乎吾瓢笠之緣其有在矣待鍾氏有某者樂善人也聞之即慨然以其土施之俟之卜日理基為營室一時材植工徒之盛若川輪雲委無不翕若中為正殿祀天神者凡九楹高若干尺前抱廣廊旁翼兩廡殿後為堂曰會于一東為小廳曰有何不可又東為小室曰幻寓西曰葛藤窩皆休息談燕之所前東摠為高門榜曰長春道院兩山之厓繚以長垣引以廣塗帶以松竹蔚然深秀誠仙者之所居也其院南、西數十步有大池焉方廣數畝搗石起亭曰清碧可臨可眺而翼乎其前者則慈祐寺僧振遠之所作也振遠麗質而習靜類有道行者而邑之名士曰羅某元卓、以文辭著林生日與二人者游蓋甚相好也他日方丘生又將於殿之西作新祠設陳侯之像于中復為已與二君之像于東偏以著一時會遇之雅且昭不忘焉夫鍾氏之

池固嘗盛矣然卒淪棄為無用之地一旦起而棟宇之其名號之遺雖若適然而陳侯營創之功要不可泯矣昔顏魯公為撫州刺史凡管内名山仙宇如麻姑壇記為之大書深刻于石故五六百年間莫敢有廢之者豈惟莫之敢廢其高風偉績足以媲美于無窮者豈偶然哉吾見其道明德立山益高而水益深也抑生之者去而遠遊其所何於先達異人之餘論宜不得而遂隱矣來者因是有同焉則長春之教所以演於東南而倡於興國者其在茲乎經始於癸卯三月之九日休工於某月日董其役者曾可武張茂德而嗣其業者則郭宗玄元素也

旌陽道院記

三台山在興國縣西二里而近有三峰焉其中峰蜿蜒委蛇東北行而西復折而南峙故謂之三台或曰三臺山故為道觀有遺跡焉先時土人居其傍見夜嘗有火光乃去之既而邑人有鍾生者頗慧而好脩與洞清治平觀之道士曰楊質以誠曰王謙順曰劉會時憲者游既而得淨明忠孝之學將施其地結茅其土祀旌陽而誦習焉既闢地矣會兵亂而鍾生亦去世乃不果大義癸卯春邑令尹清江陳侯某觀射于西郊過而登覽焉愛其深窈高瞻離絕塵囂因贊之曰是可以祀旌陽矣乃卜日審向夷高塞地斷地數尺得古銅器於槁壤中

人咸以為異既而植表而靈鶴翔挾石而甘泉發玄風始倡嘉應咸集乃度材庀工首為正殿三間祀旌陽許僊其中而從以玉真劉真人暨諸宗師前為三門旁列兩廡東為講堂後為道寮又東北為亭曰放鶴又為雷壇於後山之頂復為亭曰有雲然後是山之勝無不畢獻而玄宇之成日備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侯綱維之力益勤焉余聞西山玉真劉先生初傳淨明忠孝之說於許仙其所謂降臨會遇者余不得而詳之惟忠孝者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行亘古今天下人之所以為人僊之所以為僊者修此而已矣此而弗修人且不可為而況於僊乎故淨而明之又學者之微旨也由是祀其所以立教之師由是居其所以講道之徒此道院之建豈徒張簪謁鳴鐘鼓已哉而陳侯所以表創於茲山者亦曰誠心之發而忠孝之感焉耳則後之居是山而奉斯祠者宜益有所興起於方來矣昔旌陽之僊去也謂千二百五十年後五陵間當有弟子八百人出以聞吾教以其時考之則幾矣安知其不有在於茲乎以誠玄悟穎異而疎放不羈與人交其語默去留恒不可測然聞有高尚之士雖百十里不憚風雨寒暑以求即之否則終歲與居而名姓不知也又平居好援古今陳說忠義人有過至面折不忌時喋若醉語及與之飲乃終日未嘗醉嘗攬一布袍飄然行歌市中童子或

指之曰顛道僊大咲而返其類有道者歟順聖時憲與其徒黎日昇又能力耕山下田以自給至輟耕即讀書不休其才質之美蓋故儒家子云

鍾廷珍翠庭記

余年十六七時客授興國鍾氏鍾氏群季中有廷珍者清脩端謹人也顏頰玉色鬚髮漆黑眉目如畫衣冠襜翼有容予望而愛敬之暇日過其庭見有若蘭芷若蓀蕙修葉葉茂植以巨盎羅庭戶間前復累土為臺高下有成又以小盆盛水錯列群石焉有銳者有攢者圓者偃而中靈者踞而雙峙者若蜂窠者龍鱗者若浮屠者若獅虎踞踞而睥睨者高下踰尺大不盈握咸有竅

穴貫穿植蒲草貞其四時蔚蓬然若虎鬚之濺鳳毛之濯而蛟骨之蟠蛻也或者嘉其慕尚有同於昔周元公憲草不除之黨摘取朱子贊語中書翠庭二字以揭之當時諸先生為言其義甚悉余方歛日相從讀書鳴琴其間以質之會有東遊之後不克遂然未嘗一日不往來于懷也去之二十有七年予始重來過鍾氏而觀所謂翠庭者則其生植之盛美固猶前日也而余憂患之餘已無復曩時獨察若年日邁志氣不衰而鬢髮亦皓乎其星矣豈不重可感哉他日君舉酒庭上屬予為文以記因謂之曰往者成戊戌歷前年辛丑冬逮壬寅春四境兵禍之荐起而環攻者亦甚危矣當其

時青山赭而為童巨石鞭而流血其為枯槁憔悴萬目而薰心者可勝言哉若斯庭之亡恙固宜為君喜且賀也又何記敢辭抑君之身吾見而信之矣君之子若孫其益務所以滋培之則鍾氏芳澤之流其有既乎

卷之五

三

槎翁文集卷之六

記

興國縣脩城樓記

歲癸卯正月甲辰興國縣既浚城之隍乃三月甲寅又大脩城樓戰屋示戒備也城為門者五門外復各為甕城以包絡之設重閤焉內為正門累石立捷上出重屋凡若干楹高深各若干尺城周圍三餘里三十步復為列屋以周覆之凡四百六十有三間一千八百五十二楹工役凡若干食粟費若干由是垣墉環顧廬舍翼張土石無圯裂漂蝕之虞居而守者無風雨矢石之慮凡遊其中者如行通市如息廣廈瞻其外則將以乎其嚴

卷之六

正矣乎其聯屬而不絕也縣雖小城不亦壯矣乎於是西隅蔡某以嘗從事於屬工之後也則來求文以紀陳侯之嘉績余時過而見之其何可辭夫城所以域民而保險也而其患嘗在於難守而速壞既浚其池而立之門矣又重護以甕城之固既建重屋於門之巔矣又周覆以列屋之深豈非防患於幾微貽慮於久遠必不使斯民有一日之弗安者矧儼然萬山間輦飛鰲峙又有以折其凌噬之心而起其敬畏之意者乎侯之用心亦勤矣是役也用民之力而不自以為勞因民之財而不自以為費何也役興於上而利達於下故也侯字文彬清江人明敏剛果而綜理周密蓋能憂民之憂者其

為政先備類如此云

三檀寺興復記

興國縣城西門外有佛寺曰三檀寺其地接開闢之交據山水之會當園池之勝盛長廊廣殿樹幡幢鳴鐘鼓演梵唄為國家祝釐祈福辰昏濟千然曳履披緇聚而食者常數十百人而金碧鉅麗煥然與山川風物相映發噫亦盛矣其始創於李唐本名西山寶勝永泰院宋治平中始更今名祖殿脩於南宋之紹興辛癸繼脩於有元之大德庚戌寺僧有用和者嘗抽衣皆購瓦甍重費之則後至元之已仆也至正戊戌始燬於兵用和不憚艱勞力營興復既垂完美辛丑冬燬

焉斷楚荒壁歷亂蓬榛聞其徒至無以自庇過者咨艱用和慨然曰我佛以一切有為幻寺之成壞脩否在佛宜無所與也然事佛者恒以莊嚴布施為大因緣而持心不轉退而精進之警策今我不以荐燬故而生怠慢心且如來遺教謂佛法付之後之貴而有力者其果然乎即以其語請於令尹陳侯曰是為國祈祝之所不可以不理矧其教固能誘民為善者乎即捐俸為邑民倡命邑人曹某董其後而經紀之以癸卯某月日興役某月日告成為正殿為門廡為僧舍為法堂為庖廡之所莫不以次脩舉材植壯偉規制宏麗而工役以齊鯨鰲以時用和於是役蓋勤焉余時適客是邑獲觀

茲事乘成謂是也也有溢於前無繼於後有足稱者而用和只教以記之為請余以為古今盛衰興廢亦因時之有然天下之爭勸於成而沮於敗者皆是也勸者致成而遂喪焉斯沮矣屢喪而不沮且能終致其成者蓋尤寡充是心美以之為國家天下可也豈直事佛為善達而已哉則寺之興復也宜書之者所以表用和之勤又以著陳侯之樂善好施亦以紀承平盛觀之復之漸固如此也寺東西偏故有隙地前有放生池及廢社壇遺址常復其侵而歸其利於寺者蓋皆用和之力云

泰和州鄉貢進士題名記

國家增損前代之制以科舉取士至嚴肅也天下歲貢於內省者九三百人各省有定額而州郡無定名示至公也江西歲貢止二十二人郡之隸于江西者才有一而吉安為上郡州之隸于郡者十有四泰和其一也泰和舊為縣衣冠弦歌之俗十室而九在宋初咸平迄宋季咸淳具有記進士題名者逮我元乃未有錄焉非缺歟粵自延祐甲寅科興至至正丙申通十有四科番五十年由楊景仁至楚得十人焉或第或否或甲或乙或或絕其姓氏年月歲可考也其始下第於春官者止一再試其或擢正長以歸者恩例也其後下第者通得五正長而鄉試便取額外優等為論錄者則又至正癸

未之新格也科九八舉而中廢又歷五年而更興之而益振而泰和具有人焉豈非盛哉楚以曉學實泰斯舉顧題名之有序豈陋劣之敢辭謹考撫次第而論于衆曰惟士之所以學于家舉于鄉而貢于天子之庭者若是其艱且重也將不曰經明行脩已乎往者蔚乎其有立矣來者庶源之而有繼乎故題名所以識其人也識其入所以重觀考也識而刻諸石示久遠也記進士而獨詳於吾州者為泰和作也

窪泉記

樟洲之東有流泉焉其源發乎桃花洞之奧出洞口與鄧家原水合而西行紆徐曲折循古株山之麓以達于

卷之六

四

樟洲上下六七里許率負山而挾田盤迴兩山間至樟洲始衍夷而平曠曠壘望水下激成厓深行地中故田若益高水若益下耕者俯臨之不能致昔有備旱潦者築巨堰竭其衝以消息之堰高與田等隱若東峽春雨時止水灑交田面截奔蓄深溢流下飛久之浮壤漂滌地骨出露陂陀盤辟輪囷突兀中路兩厓直堰之下其廣可數畝而土礫磔磔若棄地然每秋高氣澄漲落潦縮泉一線穿襲土絡間日刮月磨迺成盤窟深者若井淺者若臼圓者若盤杆虛者如昂鏡旋轉如碾渦欹瀉若瓊甌對然有聲悠然下赴乃交注土磧之兩腋磧墮而旁垂穹窿攬扶卷若象鼻獨盤屹而中峙其

左則抵突而漫頂珠跳雪濺煦沫騰沸其右則投間懸絕若銀綆攪刀飄風射虛以合注下磧下之大窪而聚焉廣可三尺餘從五尺深如從之數而加二腹洞吻吐若欹蹇然四圍周環高擬壁壘其土堅密近於石表黎黑而中黃黃蠟黎鐵塗以青蒼雜以駢赤者朱殼白者凝脂湍激波撞下空旁隙為燕窠為蜂戶為蟻垤為羊胃為穀紋為錦綺為金鎖甲為鍾乳滑潤磊砢嵌岩燦爛不可名狀其底瑩微絕泥滓白沙錦石填壅其中水旋于窪若走敵赴揀然乃折而蛇行渟洑為坎者再又西北行循州之陰以出黃塘之右蓋由是趨白家橋歷石岡之陽遂北入章江矣泉初未有奇之者歲丁未

卷之六

五

六月夏余弟埜始與其客丘弘道步于其東原寓舍之西巔尋幽而得之欣然以為奇謂當與吾二兄者游而紀之明日余兄子中與余俱來因往觀之方循厓步嬉已脩然有濠澤間意及注視水鏡溶溶若空乃解冠振衣浴于大窪時暑溽方蘊水落厓半時小魚跳擲空明仰捫絕壁不見日影咲語嚶咿如在盎中四人者蓋樂而忘歸焉余弟埜為余言始來游時蓋探足而復却者數四毛髮森豎有戒心焉弘道又言其下有小窪深可沒脰而弗之及意或有神物居之蓋不可知也余以為是泉之出也久矣有灌注流演之利無機械激決之勞徒為岩谷之所掩伏草莽之所蒙翳蛇蟲魚而牛馬

之所憑賴而飲踐宜過者掉臂不顧也然垣之防之過抑沮尼使不得遂其安流邁往之志乃委伏頓折匿迹於幽遐寂寞之濱至哀鳴怒號漂觸沙石而不已亦可悲矣抑古者窪尊而杯飲茲泉合尊魯之休有窪之義焉請名之曰窪泉且將作亭其上余兄弟日與賓客游咏於斯以滌其壅滯窮其清明而庶幾相忘於太古淳龐之理不亦可乎余友有郭約者方學稼于是洲之陰而未嘗有一日斯泉之迹豈固忽於近者因為記以告之使知斯泉之勝由余兄弟而得而余四人之遊亦斯泉之幸會也歟

虎啞木偶人記

歲乙巳饑而多虎夜則盜相迹於道莫敢捕逐之者是秋安成山祗有忿人盜已蔬者以里祠之神類能威殛人也則迎致而露禱焉與神約曰必得盜見屬乃歸否則終露暴耳其神固木偶也長短大小畧與人等又衣真絲衣冠大冠儀狀儼赫過者不敢正視既數日矣方夜半月朗、在地門外勃窣若聞行步聲其人以爲盜且復至也亟起從壁間覘之見一虎逐、然來至神所以為人爲之曳尾睚眦傍徨左右欲却欲前者數四偶人不動乃稍近對踞注視久之忽有風揚其襟若將起而動者虎直前奮攫之嚙其首始偶人刻桐爲之桐木柔脆歲久且枯遽飲虎牙至膝其兩頤不得吐噓虎爲

之搖首振吻跳擲以求解不可益駭怒卒踐壓、右揮拉始得脫乃去見者大驚且奔告其里人咸聚觀見偶人軀幹手足狼藉道上無有完者因私悼神之無辜怪虎之暴而又嘆其眩瞽不知以至於此也其家故畜豕他日虎復來伺知之夜躍入垣內有虛窗伏率側弗之覺也竟失足陷窗中咆哮騰躍窮蹙不得上幾急聚撻刃相擊死因叩首謝神曰吾神固聰也今虎死於是其譴怒之所致歟乃相率昇死虎祭而食之更刺木爲神軀益製美衣、之神于祠盜亦遂絕嗟乎虎之毒人甚矣乃有乘以肆、者彼寧復知有天道哉方虎之啞木偶人誤也然冒冠衣而據非其所者卒能致禍偶人其假冒而失所據者歟及虎之墮于窗也若有使然者然貪得己自足以喪其身不必神之所爲而偶人以毀喪之餘邂逅虎死遂食厚報亦過倖矣彼悻悻然不勝於得喪之末而亡履綰迷以逞媚於鬼神者豈非愚且惑哉幸之虎斃於窗盜息于野天道之應微矣而警戒之機不亦妙乎

樂氏重建追遠堂記

宋季西昌禾溪樂氏有追遠堂祀其先者嘗附于其里之關林寺先是代割田入寺以供春秋祭祀時則有常事而專所其作堂以專祀也則自其十四世祖瑞始也自有唐以來其祀事代以士子僧王、宋訖元興又將百

乃格焉。雖守無貳替之者，乃至正丁酉兵興，寺燬而祠遂廢。樂氏之十七世孫有曰集者，孝謹人也。他日入關林過祠下，目荆棘而履霜露，為之泫然而泣，且誓曰：祠有不復建者，我則不子。即以私錢若干起一室於法堂之北，凡五楹，高廣各若干尺，為神主由。父若祖而上咸列其中，俾無遺焉。復懼祠費之弗給也，仍割私租若干以益之。其意可謂遠矣。則又遣人請記於楚，作而歎曰：禮有之士一廟，又曰庶人祭於寢。今子之先有諱美才為宜春丞者，有儒術為嘉定進士，諱某為國子待補者，有諱鳴父、文父為國子校正與司書者，皆造俊在官者也。非士族乎？然立一廟與祭於寢，皆謂立於家而祭於內也。今堂於寺而祀於僧，無乃不可乎？又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故曰圭田五十畝，禮也。今由子之九世祖季常至十二世祖鳴父，皆割田以供寺者，既若干矣。由子之祖而下至子，又四世而捐租以助祠者，又相續而未有已得，無溺於施而踰於制，而非所以為禮乎？是不然。無所不用其情者，孝子之道也。未嘗自以為至者，先之心也。粵自封建廢而大夫士無所於立，廟宗法壞而文庶或紊於所祭，自是世之禮有不得復先王之舊而淪於夷狄者多矣。豈獨祠祭而已哉？竊嘗思之，夫人之奉其先也，亦孰不欲宗祀之延長者？然家之興廢，子之賢否，世業之成敗，其勢則有不可知者。楊後世二

氏教行其宮宇遍滿天下，至且數百十年而莫之壞。蓋其說禍福因果足以鉗劫人心，而維持世變，故過慮之士因托之以係無窮之思，而於理之有無所不暇計。於是世業喪而施田守後嗣絕，而僧徒繼主廟燬而祈祠存者，往往有之。而世道大可悲矣。矧樂氏詩書福澤之未艾，復有能承守世業如集者，則斯堂之復不其宜哉？今而後祭於家者，能不替其春秋腥品之薦，教於家者，能不廢乎詩書六藝之文，將周旋升降必見所祭則祭祀之保雖百世猶一日也。又豈待於外求哉？若夫歲之時月必卒，其徒繁其饌而誦持以致祝薦云者，則彼之教亦寺僧報德之當為也。故不書。

遊梅田洞記

卷之六

九

出永水東二十里而近，曰梅田。有石洞焉，余始由沅江溯水而上，將至夏陽，訪湯子敬而糾于其下。初未之奇也。明日望西南上有連峰截天若障，馬屏障者，義山也。山下平田中有石峰駢立，巖然若困廩狀者，異之。因問焉。子敬曰：此梅田洞也。中虛而多石，此去不數里。予曰：盍往遊乎？子敬欣然振衣道，客西上同行。有其容尹用霖劉某羅仲禮從，而撰杖履則其猶子哲也。始循行水澌出柳陰，遇射魚者，因緣田陌間，乃逕石橋，索折深窺。由山麓以度，見石峰隱隱朝霧中，高下出沒若近忽遠。時秋日澄霽，田野初獲，樵牧散漫，有芋區柘園蕎麥町。

門間布如雪叢篁中茅茨掩映時時出絡雜吟語聲
聞之則反古也又前逐墟落涉小澗數百步則石峯轟
然若躍而忽起已屹于前矣將及洞旁見新居翼臨池
上子敬請過而暫息焉有衣冠出揖客者問之則戴君
宗濂、子敬故人也及聞將遊洞若以罷即率客由
山右折東西以訪所謂前洞者其山絕頂壤由頂及趾
皆黑石叢聚植者若屏覆者若舟倚者若几棧利若攢
劍橫偃若墮柳又若牛臥虎蹲驚蹶而石叢戴起伏先後
雜遝百千有藤蔓縈灌羅生罅隙間紅石蒙幕莫可名
狀岩趾有小澗水流如線出門之右以達于溪門高可
丈餘廣八九尺中寬足受數百人而蒼苔幽蔓卒入蓋
眩不可辨久之仰見竅竇宛然天光下注岩中石色陰
白兩壁皆甕腹若陶而虛者若剝而空者中有立石竅
高大名觀音右前有石柱附壁蹲植于地連蟠太矯
耳角交峙筋絡怒張時有陰泉淅瀝而下或以為龍首
鄉人嘗禱而雨焉龍首之陰有石方廣一尺餘頗類茶
局有乳頭迸出石面若布子然可捫而飲也復有仰天
盆石泉下滴其聲琤琮有聲其上皆懸石綴列若肺肝
若蜂房蓮花嵌岩玲瓏系微而未鉅仰視之有憐心焉
或按小石擊之其鉤然者若鼓鏗然者若鍾而亦莫之
辨也其旁左懸洞後有隧穴極深窈不可竟宗濂曰此
前洞焉好事者常挽縷繩火魚貫地行循小澗之空以

達然不可行也乃相引出洞門循故道折而南以入門
高如前洞而廣倍之深復十餘丈因石勢高下宛曲限
為三區其頂復有巨竅深若圓井偃若華蓋上弁下吐
光景注射中刻為池有泉畜焉清冷砭骨夏不溢即
前洞之泉源也稍駁有陰穴迫窅若永巷立久覺寒氣
森慄不能以復進矣予觀洞門旁壁往往泐裂有斧鑿
痕怪之宗濂曰此石宜煉灰尤潔膩堅瑩利朽鏤鍊
功倍常望土人剖鑿火煨醢淬而碎之然後負置陶穴
火五晝夜而灰成今石日加煨而民用日滋不知其浚
鑿廢燼將何時已也又謂向百十年前避兵者盡其後
洞兵卒攻之不及乃自繫從天井中下而劫之一洞
焉比年永新亂鄉民復鑿洞以守男女牛羊以千百數
寇至以火烟攻之幾死又近時有過前洞聞詠聲在
洞中而不可見聚听者至百十人既而有一人忽自石
空中接墜問之則某之也悅惚言曰我適遇一女子引
至殿上謁紫衣者為左右擯叱而下殺昇之以歸病卧
數日卒宗濂為予言如此日將夕乃出洞復飲宗濂家
而別出過反古有黃老翁具酒餼要而飲食之比歸夏
陽復張燈飲湯哲家則月落宵半矣予稍醉就枕不能
寐因念凡山之附於地而中實者積氣之凝耳若岩穴
空洞果孰判而孰為之哉間嘗遊萬安黃塘記其形勢
表裏有相類者然皆限隔淪弃於荒遐寂寞之濱未嘗

為真隱者上之所願貴使使然童牧豎躡蹻呼
嘯於其間亦可悲矣夫山川能出雲雨見怪物者
有矣若恍惚遇周子所不論而世之慕奇勝以窮
遊覽者有之至於險峻自阱則亦智士所不為也他山
之石以頑厲見異者亦多而茲洞以煉堊致燬則焚寶
厚利亦有累之者六斯豈非君子之所惜哉他日子返
流江寓舍思斯境之奇絕而歎朋友遊從之不易也乃
述述斯遊始末而記之記成書一本遺子敬且以詒同
遊者復書其一以寄興而時覽焉時戊申九月六日

蓬軒記

己酉春三月之吉予與王子啓同載南上萬安因蟻舟

卷之六

十二

訪驛丞祀君仁壽於浩澤視其驛之墟有除地方鑿池
其前而插蒔花竹其上者顧庭下有攻木為棟為榱椳
獨棟楠陶瓦弗之具也問焉則告曰余屬有四方之役
不能以長有居室也將為小亭上施卷蓬以覆之具其
枘鑿而時離合之使可負而行可柵而止若挾舟而與
之俱焉者幸而有成且將請名與記於二君也子啓請
以蓬軒名之因為賦詩四章仁壽欣然舉酒起謝察其
色若欲遂得予文者以方就道未暇也後一日予歸自
萬安與子啓再過焉則蓬軒成矣仁壽邀各入座軒中
高廣僅尋丈而意境暢豁如出塵囂載虛空而不可端
倪也適風雨飄至蓬茅有聲環視群木之掀舞起伏其

傍者若乘流而奔馳也觀池水之浮蕩合沓乎其前者
若憑舷而泛薄也況其大江橫陳群州參錯平極天際
遠見山杪其一時風物之勝又皆足以映帶輝發於茲
軒而不匱者乎吾嘗駕一葉之舟偃卧其上自以為堂
高數仞不啻過矣及歸城市肆處一室則又以為如局
舟中方為之歎焉而不舒其厭常喜新真所居之能移
人也哉今仁壽倏櫟以安其身因簡而寓諸政仰無憂
尾植椽之勞而俯有花竹園池之樂則所以出波濤除
風雨遠險阻而即安肆者宜無往而不得其所矣人以
舟視蓬吾以軒視蓬非徒視諸軒而已矣又將以天地
視蓬軒焉天地之無往不在即蓬軒之無往而不得也
夫無往而不得者天地能適乎天則其止也孰能膠之
使不行其行也又孰能引之使不止哉子啓曰是足以
記矣請為記

北巖禱雨記

北巖在武山禮斗石下最陰寒中空洞如屋有泉注焉
其東西南三面皆峭壁惟北向可眺望相傳古陶皮二
仙人脩煉之所唐曉了禪師亦嘗憩焉或名曰觀音岩
有石像石爐歌頌其中不知創自何時近歲遭兵亂草
木蒙翳豺虎入宅人迹罕至洪武二年夏不雨踰月民
走壇廟至迎龍湫潭越數十百里外咸不應南溪士樸
有蕭君鵬舉獨感而憫焉乃詢父老往時禱雨故事或

以北岩告者君曰然即齋戒出宿三日以俟命以六月
戊辰具節幣潔醴望岩而行且行且拜進至岩下鄉
民聞而來會者復數十百人將事既畢始下岩隱望見
雲氣自西南稍來合而數點洒淅過將抵廟山復有
黑雲如車蓋起岩上會疾風引而西雨驟下如注禱者
咸俯伏山下眉髮沾浹衣巾淋漓泥潦中不敢去自午
達申不止明日山下田隴間水潦交流膝路漫不可辨
禾鮮翠挺起立丁丑復雨歲以大稔君則曰繁仙靈
之賜不可不報乃八月辛未相率剪綵為金幣為幡幢
復結草為車輿亭臺作鼓吹以報侑之又明日合錢為
牲酒賽田神因以勞嘗從事者無不歡欣醉飽感謝明

卷六

十四

賜君獨憮然若不能以自致者余時留館中見其執之
之勤而益信其祈之懇也又聞自蕭氏之禱既應凡
四境皆望走即無不獲雨者天位無崇卑事無大小惟
至誠可以貫金石通天地由是觀之則凡有民社之寄
而諉曰非其責可乎或去不知盡已顧乃屑焉以求
媚於虛無靈怪之末則亦過矣作地岩禱雨記

湖山清勝堂記

往余客萬安嘗與士之遊者過東湖張氏之林亭憇而
樂之溪流縈迴洲渚盤互春夏潦漲率濟走匿亭下
可以瞰回瀾而挹浩渺湖上有山類陂陀聯絡土石鬱
積不甚秀竦獨亭之東北有數峯巖然如畫高出天半

顧乃限脩衢負廣阜隱而莫之覩予甚惜之別去餘二
十年重來湖上則張氏亭居已再易主瓦礫隤然蓬蒿
中遺迹不可復識矣余友夏伯玉邀予過易氏訪上賢
伯仲而觀所謂湖山清勝堂者則風物之美故不離乎
東湖之區而平阜衍迤沃壤周布鳴禽上下花竹清麗
有足樂者又北上白雲數峯乃予往年所惜不可見者
皆圓植如圭玉聳如屏障端拱如美士軒然出眉
睫間可尊而不可狎也可愛而不可玩也豈非士君子
游息之所之一大快哉於是伯玉舉酒為壽請有以記
斯堂者嗟夫湖山猶前日也而隱顯向背若有俟乎其
時者則夫榮悴得失之故亦豈不因乎其人哉昔張氏
林亭盛矣其嘗往來游觀乎其中者今其尚有可得而
問者乎然皆不可知矣而予以無所用獨遺於世乃獲
再過而登斯堂焉豈非幸哉夫君子所以自致不朽者
凡山水之奇曾不足以久恃而特觀之盛極反為感歎
之資者多矣惟無所污濁之謂清無所屈辱之謂勝之
二者君子之全德也子賢於此叙孝友之樂而不困於
常情之私抒安靜之懷而不撓於外物之競則其為清
勝也大矣豈直求之湖山間而已哉伯玉欣然曰是矣
以記矣遂述而書于堂之壁

茅亭記

茅亭者族子劉仲敬之所作以居息焉者也深廣僅十

卷六

十五

尺而高之度復贏其三焉亭在大原三岡之陽直其故廬東偏故廬嘗燬於兵仲啓思有以復之而相忘於簡易也乃闢壤為基因石為趾伐山取材曲直隨勢不甚煩繩削上列條枚結為䟽椽覆以茨茅堅厚比密如墜然波陀若蓬之累若園之積而立阜之中峙也其東北西三向皆繚以環堵空其南以通明其旁復築土為垣以周之潭、幽、風雨攸除炎暑斯豁几榻周布簪屨不驚但見喬木參差前出垣端復有橫岡蜿蜒翼乎其右嵐光晴翠下窺戶牖坐而覽之不知萬間之有廣廈而飛甍之有重閣也仲啓芳年盛氣倘通敏方志學而博於藝文又能以其閑曠之日彈琴賦詩標林釣水

卷六

以為樂故其事親既極旨甘之奉矣而尊賢取友之意尤孳、不倦故凡徜徉燕集於斯者類皆擷蘭馨桂懷芳而志潔者也余嘗過而憇之以為斯亭無雕刻之華無聲采之飾無鏤朽之巧而取材於山干茅於野不庫不陋類有質朴淳茂之意宜資之易而宜待於他求居之安而可繼以常葺則凡超富貴利達之塗得以安乎平素而不移於巧異者其視太古林樾野處之風亦豈遠哉他日仲啓介手甥陳雲來求文以記嗟乎一茅亭之資地人孰無之亦孰不能為也然而有莫之為者矣顧乃勞筋骨疲心志於土木文繡之工而過為其所甚難與不可必得者傲然自以為雄一邑而誇一世然計其

身之所經營曾不易也忽焉與榛棘瓦礫同一凋落卒不能以復振者往往皆是也則劉氏茅亭之作又豈可易而少之哉矧仲啓予同姓也儉而無慕乎其外者也敦孝友而能樂乎其常者也余安得不述而記之俾以告其後之葺斯亭者

世綵堂記

世綵有堂萬安百嘉李朝玉氏之所作也後若干年其子永道始來求文以為記其言曰昔我先人之事吾祖母劉也當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年七十有三吾祖母凡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以世綵名之上以修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遇焉不幸吾祖母與吾父相繼逝而堂亦燬予惟哀斯堂之不得以永存而痛先人之志不得以白於後也嘗營故址而復揭之庶幾吾先人之志哉先生幸賜文以勗之吾子孫將永有嘉賴焉余惟自昔高年束帛之賜侈矣而皆出自上命非人子之所得私覲而幸致之者也然有可得而盡吾心者焉何也昔老萊子之孝養其親也年已七十矣身著五綵編爛之衣戲於親側欲親之喜其意豈不以吾之方孩也吾親嘗悅而愛之至為之衣綵以為戲今不惟吾親之既耄顧吾昔之幼而壯、而老亦繼及之矣吾親視吾之及於老也寧有不動其心而傷其懷哉於是為之戲綵為之誦劄而啼使吾親忘已之老

而為之悅焉推是心也則凡可以致其親之悅者宜無所不用其情矣詩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夫親之所以愛其子者其始固若是其至也則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不致謹於衣服之間以著吾悅親之誠哉禮有之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夫純者緣也父母存而冠衣之緣或素是以不祥之服事其親也以不祥之服事其親豈悅親之道哉絲絀之小者猶且不可而況於身之所衣者乎知緣之素不可以事其親則凡衣緣以悅其親者宜天下人子之心之所同歎者矣且李氏之先多壽考長者其名堂以世緣則朝王始朝王固將以示其後之世也今由未道而視其子若孫又三世矣則世

卷二

十

緣者豈非李氏子孫之所當盡其心者乎使後朝王而興者皆知悅親以盡其情焉則由是引年以上膺自天之寵者又豈有窮已哉或曰世緣名堂本宋中丞廖剛之所名也當時諫議陳公與天下賢士歌詠之朝廷嘉之何李氏之更蹈而旁襲也余曰不然凡孝子之歆世其緣以悅其親者皆然也亦皆人之親之所願樂而見之者也豈廖氏得而專美哉是為李氏世緣堂記

泰和縣天一院重修記

邑西南瀕韻江為龍洲洲陰為高漚潭江水匯焉宋宣和中有蛟龍覆舟為民害閩僧光定者過而呪禁之其後蛟徙潭壅積淤成洲爰有澤幽據勝為緇黃二氏祠

唐者若今天一院其一也有元皇慶初僧無盡者募邑人共創基其上夷土石薙荒穢縛茅植竹以為庵庵成而無盡死後若干年僧號南山者自萬安洪興院來主之爰斥規制鼎創梵宇搏肖法像具設筵供而院之名益著以大矣歲在甲辰天兵頓西昌院則盡燬獨觀音大士像銖衣寶冠儼然烟埃烈燄間若有護而全之者邑人驚歎咸起敬信其徒勝清戒律嚴密持誦精勤大思募緣為興復計其不足也則勤力耕種節縮衣食以補助之乃洪武三年春鳩工發材刻高塞窪審位易向首建正殿三間以居佛復起旁屋若干以為其徒休息之所而像設經具與凡教之所資莫不次第修舉以復

卷六

十九

舊觀蓋其經營八逾年而始就不其難哉憶嘗過龍洲行荒陂斷隴間鳴禽上下水木清茂問往時龍臺龍門雲江萬壽所在已莽然荆棘不知其東西矣獨天一故基隱約叢竹間遠廬如匏僅庇佛頂而勝清與徒不啻以死守之不去日持鉢化飯以自給視其色甚暢其心甚夷而其為辭也達而不滯視其圖縱橫可十數畝方種椒數百科薯數百頭松韭千數本蠟樹數十株町疇平豁溝塍修整課其傭驅兩犍駕犁其中猝然若時將暮而風雨將至者余竊歎之以為世之人為妻子衣食計者往往淪沒勞苦而不知止今浮圖氏果誰為哉會是年夏五月余以應詔來京師遂稿牒于朝然

郡邑山水幽勝之態若天一者固日徂來于懷而未已也又明年三月友有嚴復者以書來告曰近者天一幸遂脩復而勝清死矣方臨終時憺々囑其徒以記文為請且曰文不得則目將不瞑也嗟乎若余文亦何足為有無哉有如陵谷水土其形勢高下皆一定而不可易者然去之數百載之後為蛟魚之穴為鍾鼓之筵猶倏忽變易如此而況土木有形之具或幻而象焉或烈而燼焉或決而蕩焉尤不可以今昔計而耳目定也況於文辭哉文之傳不傳不足計若勝清之節約勤苦以扶樹其宗教而悠遠之托尤不忘於身後者則不可以無傳也夫用志專立事任勤信於人者必其行之篤傳諸遠者必其言之文是道也固不以小大精粗而有異予方欲與勝清論之而勝清不可作故因其來請乃述之以告夫嗣勝清者庶有以繼其志而益勵也夫異時來歸尚當過而觀之以徵予言焉其徒名某今嗣其守者龍門之此宗道其意而來請文者復也復嘗從予遊而知勝清者故其請尤力云

重興院佛殿記

洪武五年秋九月今奉訓大夫都督府斷事官歐陽朝佐以其鄉重興院僧友順來謁請記其院之新殿予以公務未遑諾也每旦同朝而趨既暮或聯鑪而返朝佐必勤勤以為言私心竊疑之今

朝廷大更化理方內營中都外斥北狄民奔命供億之不暇寧能有餘財果而理佛祠者乎友順曰不然皆吾主僧真誠之所自施也佛之居莫大於殿然非起其所已廢則不足以明成壞之因非捨已所甚愛則不足以展報酬之願斯其所以發之果而成之易也若是而為記之不亦可乎余不能辭按重興院在廬陵縣北三里有小山曰孚源巽然為停爛若霞雋英祇拱翊龍象顧臨粵在唐太和時開創於金地院之海禪師至宋咸淳間有毓庵秀公者始重修之元至正初竹礪業公復更造之而規制極宏麗矣既而燬於壬辰之兵夫壬辰又二十有一年矣天下日趨於治凡二氏祠宇嘗以兵廢者亦漸次脩理以復其故真誠環顧殿址荒落弗治則慨然以身任而力為之故振錫而木泮于江啓鉢而甃陶于野畚土伐石工作並興搏壤繪色相具是起法筵於瓦礫之地現青蓮於烈火之餘夫豈偶然之哉蓋真誠佛之徒也進無所求於人退無所怵於己顧能相時而順動因廢而為興可謂不昧其初者矣誠使天下人心尊慕報效乎君上者皆若真誠之所為則海宇雖廣何禮樂之不可興事功之不可立哉余既重歐陽之請又嘉真誠之能有為也乃推吾說以告之使歸而刻焉殿之列而為楹者四縱而為架者九高與深廣各若干尺肇工於是歲七月某日將以十二月某日

畢工真誠字性源郡之故家劉氏蚤依其師為弟子實勤敏端慤以奉教律其能使信簡彙合而興造有成者宜我友順字天然嘗捐貲建院之法堂為人質而喜文蓋本歐陽氏云

讀書所記

洪武四年夏 朝廷大徵天下士凡通治一材一藝者咸來會京師於是許君如珪以應 詔起浙之會稽既試藝而論官也天子御奉天門親擢為兵部員外郎與予適先後因得熟君之為人蓋勤敏而志於學者也暇日為予言其先世家上虞後徙郡城有別業在富盛山中山妍而水秀有林園陂池數十畝可樵可蔬可漁而

卷之六

二十三

稼者也方營亂時竊奮然有志於功名古者從賢父兄師友講習於是嘗題讀書所大三字於楹間以識之今不自意竊祿于朝弗克終所事然於心固未嘗忘也子幸為我記之嗟夫君之志於學也誠篤矣然豈徒以為必呻吟其佔畢卷舒其簡編而後為讀書耶抑亦富盛山中之別業而後謂之所耶人患志不立則漫漶放逸而無所於學志苟立矣則何所事而非讀書亦何所事而非其所耶古之人固有釋耕而談經行牧而讀史則耕與牧固讀書之所也買臣行野於薪市夏侯傳經於徒獄則獄與市亦讀書之所也使役乎外則讀書之所在原隰軍行於外則讀書之所在行伍至於入大廟

而問焉在朝廷而言焉則宗廟朝廷皆讀書之所也人惟不知其所以學也乃有隨其所而遷者也是故仕於國或背其家之所修進於郡或棄於縣之所守甚者在朝而恃於言在廟而恃於禮戒懼不存於軍旅咨諏不遍於道途入市而利心奪焉至獄而憚心憚焉其於耕也牧也方攷之焉計其稼獲之豐凶較其滋畜之蕃耗之不給其又何有於學哉今君出而不忘於處仕而不變其初觀其周旋言議之間隱然猶前日富盛山中時事也若是者又焉往而不得哉昔也由富盛山而為兵曹他日由兵曹等而上之吾見其游焉習焉將無往而不在也豈徒噉噉然語人曰我讀書之所在會稽山水間而已哉異時乞身南歸取故藏之書教鄉人子弟發而讀之以廣國家作人之化予老矣幸尚有聞焉

卷之六

二十三

永新重建靈應觀記

洪武二年六月 詔天下郡邑凡文武官吏各修居第以聚處於公署示民有尊嚴也然官有常數室廬宜無所不備制有常度公地或有所不克由是隘者以闢短者以益規者以方缺者以葺循規奉公無敢或後明年冬吉安府永新縣守禦官俞侯某新作千戶所於縣城之西偏其東適界於靈應觀之故址不足以成制乃并包而營之又明年辭守崇比軍士收寧政通時和思舉百廢首念靈應觀之未復也乃捐俸若干購民地之曠

聞者於公署之東南得若干楹邑民重屋之欲售者凡
若干楹即日徙構其上乃故觀之道士吳克仁等俾還
居之他日與其幕屬金汝霖孫馴等謀曰凡吾所以為
道徒之居則可笑然疏櫟簡陋甚非所以奉神天而昭
祈祝也盍相與增廣而圖大之可乎咸曰然力以其年
月日鳩工庀材前為正殿若干楹高深廣各若干尺外
為三門夾以兩廡與夫官廳道寮庖庫福區之屬莫不
畢具高敞宏麗有加于前神天赫奕如覩舊觀於是克
仁之師祖江元谷今居南昌妙濟觀者聞俞侯之能興
復以有成也乃具茲觀創立之始末與興復之歲月來
求予文得初石以為記按靈應創始於南宋乾道間有
法師包公守乙者初建佑聖閣以崇真武之祀後不知
燔廢於何時元至元二十一年邑人周子與等議起廢
乃禮請希夷道正譚公士寧主其事歷復安文公以清
尹公志遠龍公允三傳而至震岩陳公慨然有志於
更創首捐經費為之倡而募緣邑士江廷秀安老劉貴
和等共力成之命其徒蕭內觀劉洞陽蕭德符等相其
役由是締構繪飾輪囷煥然為一邑鉅觀矣自至
正甲申至壬辰九年之間工甫畢而東南大亂已而兵
挺于州觀則盡燬迨乙巳冬天兵赫臨滌蕩克穢版
圖既入政化聿新爰命新安俞侯領兵以藩扞是邦者
於今七年矣撫循士民招徠流竄綜理庶務罔或不周

而靈應興復之後所以見於公署落成之餘者蓋內無
廢事而外無遺敬者也此非法修令行惠溥誠著其能
然乎惟天無往而不在也故亦無所往而不可以致吾
之敬昔旌陽許君既拔宅上昇不可得而見之矣鄉人
往即其居近之地而立祠焉祠之所在神之所存也
則靈應又焉往而不得也哉惟名存則實存則凡
外物之虧盈消息往來倏忽者宜有不足計者矣矧桑
海嘗三變矣而道固未嘗變也天地固未嘗易也人心
固未嘗忘也又何患焉此俞侯心也而興復之功為不
可泯矣余既述以文乃復系之以詩曰
王京崇木山迤東赫敞下臨靈應所官厥初虛危
降精攝極有歸其閣佑聖是立由宋迄元踰二百年
舉廢翬華翕登真仙曾不霜兵燹告難顧視靈宇土
焦石爛龜返于淵驚翔于天有衍者墟鬱為荒烟瑤
圖天闢神聖受命四海一家文武奉政揆時拓地
作我兵衛爰包絡之廣斥有加我極我堵我戈我櫓
侯曰噫嘻神天曷處乃營閑曠乃購材植工師繪史
次第授職如霞斯蒸如雲斯興晃朗屹峨舊觀是仍
歲時揭虔水旱來禱升中祝釐邦國是保巽南其峯
乾北斯岡水秀以環山靈發祥玄宮有焯俞侯所作
匪作伊復士民是若懽懽森羅鍾鼓鏗鐸以錄之
百世不忘

愛日堂記

太原周永京氏孝友人也與余為陳氏友婿有先廬在太原山岡之東北比歲燬於兵暨亂定叔京始與弟季中奉母夫人以歸翳然環堵蓬蒿交戶叔京蓋皇皇焉以為憂余他日過而解之以為人子之事親有不係乎居室之完盛與否惟能使其親無往而不安之斯其為能子矣叔京雖強然予言察其意終若不以為然者自是余去家游京師與叔京不相見者數年去秋余由兵部職方調北平司臬叔京以書來告曰自子之北也田里豐恬時和物熙茲幸作新堂於故址以奉吾母惟是吾母之年今七十有七矣而吾深惧夫奉之之日之

朱氏

三六

不能以永有也爰取古人愛日之辭揭而名之子能為我記之否乎嗟乎若叔京者其於事親也可謂知所愛也夫子不云乎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夫知之則斯愛之矣人惟不能以知之也於是視其親之年忽焉如駒馳電激而莫之省至有蹈無及之悔而貽莫追之憾者可勝言哉蓋嘗即夫一歲一日之近而論之一日之景既夕矣則前之為朝也已不可得而復追一歲之候既冬矣則前之為春為夏者已不可得而復返而況於歷七十又七年之數者乎人生百歲為上壽世之人未必皆百歲也姑以百歲成數計之則七十又七之數已不啻四之三矣其所餘之一曾何足以當夫往者之蹇蹇

況其間或虧或逾之不齊者又有不可知者耶故傳曰孝子愛日夫愛者情而不自足之謂也今叔京下友其弟而上事其親備甘腴豐腴之奉極歡欣和悅之情雖登百歲介千福而猶不自以為足此其愛日之心豈有窮已哉余也抱終天之痛祿不逮養思復求一日之樂如叔京者其可得乎然千里之外與聞家慶尤不能不為姻婭間喜幸也異時南歸尚當奉觴升堂為叔京賀之

挹翠堂記

吾邑之南有地曰雲亭諱十八都之雄而冠六鄉之首衍迤平曠中引大溪其源有接乎章貢平川之境走百

朱氏

三六

十里許而入于大江民生其間有肥饒之利而無旱暵之艱故富人鉅族咸聚樂而不替焉而雲亭之最勝者則曰沙溪而沙溪之右族又以劉氏為首稱劉氏自宋元間已煒燁有聲至如圭益彰且大如圭未弱冠已克植立恭謹剛毅事父母孝事兄長第一門長幼咸得懽心與諸先輩歲念生齒之繁而不足以蔽風雨於是去屋之東百步得曾之故址而一新之中建廳事前夾廊相後建寢堂左右翼以橫樓風晨月夕翹首四望北南西東諸山環拱蒼翠之色蔥蒨構構咸在乎几席之間可挹而有也因名其堂曰挹翠予嘗假館其家諸子姪皆從予遊往來將廿年與如圭最厚故請記於予予

謂翠者出乎山山之有翠猶其草木萌蘖土石溫潤故其發見於外也如此然人皆馳騁於山翠之中而能得翠之美者蓋寡矣今如圭不徒得翠之美又從挹而有之則山川之秀若默契焉苟能廣處游之益培德業之基積於中者既厚發於外者愈弘粹面盎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則翠之美不在於山而在於已矣而人又得仰其德業之盛而挹之乃與山川相為悠久容有既乎如圭其懋勉焉

槎翁文集卷之六終

卷之六

六

槎翁文集卷之七

記

東竹軒記

竹之產於東南而貴重於天下者莫荆楊若也是以聖人錄之書曰篠簜曰箇籥箝而冀之植無紀焉其見於詩則有衛之淇澳曰猗猗也曰青青如箨也既興美之而猶嗟嘆之乃三致意於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之盛豈竹之可貴重者尤在於質美而君子固將比德於是歟是何竹之多衛產也若燕也者則固荆楊之北而亦衛之東境也而竹之產無聞焉何哉豈土地所生風氣所宜固各有所專而不能以相通者歟將燕地當極北窮邊地鹵斥而時凍涸天地生之之氣至是膠固閉距有不得而施生者乎何竹產之荒落而鮮聞也既又疑之以為荆楊之限隔固遠矣若燕之於衛則地之相去若此其未遠也世變風移烏知今之不異於古而余固有不得而知之者歟洪武六年秋予來北平古燕地也入其境則莽然平曠草色盡白時時驚風吹沙人馬對面不相見荒墟敗堞間蟠松偃栢徃有之然率離奇勃率有慘悴可憐之色求其一二清修茂悅彷彿吾南土之常卉已不可得而況於竹哉夫竹中通而節固理密而氣清非高明爽塏有未易致生植之遂者今乃欲求之於風沙冰海之區難矣一日過撫子仲郭之

真令見所謂東軒者有美竹焉問之則遠致而新植焉者也余為之駐觀久之愛其扶疎王立枝葉森布清風在戶爽氣逼人欣然如見故人於異鄉惻然如遇高士仙客於空同之墟廣漠之野也抑予前所謂世變風移鳥知今之不異於古者豈不誠然乎哉仲郭因請為之記余諾之而未果其明年春會予有京師之役比反也則臬事日嚴文檮填委補弊救過之不給尚能以文辭名哉今年夏仲郭來徵文且告曰吾東軒之筍已再竹矣昔者之諾得無忘之乎余亟謝不敏則為之記曰竹非燕產尚矣然士君子所過者化其於物也固不矯情而循其所無亦不易地而變其所志若仲郭之材美譬猶篠簜節簞之出於荆揚者既已拂拭韶簞而登薦于天子之庭矣則切磋琢磨求所以脩其身成其文而思以比美於淇澳之君子者又可一日忘之哉宜斯軒之所以名也抑聞之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而東云者固和氣之所鍾也則茲軒也將非朝陽之地哉詩不云乎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吾見昔之鳳凰將翾、來止於斯而和鳴也尚幸有聞焉

柳居圖記

圖柳居者何志初志也志之者誰三衢徐叔名也叔名余憲北平之明年示余以柳居圖而中之以言吾邑開從東三十里之雒山有先盛焉比歲終於其邑先人

漫而莖於青陽也嘗徙而廬於基左如是者既十餘年矣幸天下清寧民物咸得以休復余惟不敢以忘先業也始復營華川而返息焉自惟無所磨於世亦無求聞於人、以吾土水木清華之可樂也嘗取柳數十本周庭垣而植之曾不幾何而青翠上干陰翳常如行者過之深不見日余方息交絕遊閑戶取聖賢書日誦而玩之時、升高眺遠望青陽松楸於雲烟杳藹間慨然有陟岵之遐思焉或興至神怡則振衣展席臨清流蔭嘉樹叩琴而歌之悠然自以為可以苟遯於茲土而世亦若可以遂忘於已矣或者不察以余之居之也乃目余為柳下先生而薦之於春官者俄而鄉老大夫禮羅在門敦迫就道而華川之柳居遂非吾有矣一貢于鄉而辱與俊造遊再貢于王廐而進叨御史之命茲又獲與同事于此榮幸後矣念吾志初不及此顧天一日舉以昇之而不少靳者是寧可以諱有哉吾旦、雞鳴而起從一童單馬出坐府中方與僚佐平議輕重參決可否曾未竟而群胥抱文牘趨庭下更署紙尾者已鴈鷺進而僚綬屬矣少或眩焉則水火易位死生利害倒置故吾日惴、然以驚且畏若無所措其身者反思吾昔者柳下之優游可復得哉爰取華川之景合青陽為之圖時展而玩之以無忘其初焉此吾志也願有以記之可乎余惟匹夫而有天下志者士之謂也所居有大小

所遇有顯晦而志則各有存焉夫豈可以一端裁之哉
惟其始之不以所處為困者居之安也終之不隨所居
而變者志之定也志之定而居之安其名稱有不昭
於時矣乎彼輞川遊觀之詠平泉草石之記沾然滯
於物者吾無取焉今叔名清亮強敏志得道行而猶能
不忘其初若是不亦窮達一致而忠孝之兩盡哉吾見
青陽華川之間其小石草木凡經吾叔名之所遊覽而
指歷者將欣乎平泉有榮耀哉四方賓客與夫鄉人子
弟豈無過其門望其蔭而思挹其聲光者將必曰此御
史柳也又相與愛護培置於方來則名之傳也寧有既
哉余不敏請書是記于圖之左以識而俟之

寸草堂記

番陽汪李清平居讀書彈琴養親以為樂嘗作草堂於
浮梁山中或者為題寸草字於楹間為之名者蓋取孟
東野氏遊子吟詩中語也李清蚤以文學起家入太學
為弟子員未幾奉

旨分教北平之大興自以去其親之遠且久而念斯堂
之不可得見也則然告語於廬陵劉松請為文記之
將以日誦而自省焉抑余固抱永感者也將何以為言
哉夫父母之於子猶天地之於萬物也天地生萬物不
可以數計而形色之可觀者莫著於草之長短鉅細
尤不可以數計而其類之微且弱者蓋亦莫甚於草焉

大草之為類固微而弱者也而又謂之草則其為微
且弱者不亦甚乎此凱風棘心劬勞之思也此萊蕪匪
我匪將之痛也此孝子不自滿足而慷慨有感於其中
之詞也由是推之則所以盡其事親之道致其敬身之
誠者宜愈至而愈未至且將競焉閔焉友而自顧
蓋凜乎其有不勝之惧者故寸草之不足以報三春之
暉猶孝子之不足以報昊天罔極之德也千載之下四
海之內有人心者孰能不慨然於斯語哉嗟夫天地生
之機其著見於物者固日進而未已也其始也纖柔
稚弱不啻若毫髮絲粟然及其終也滋茂暢達有不可
以限量計者夫人之心皆然也豈惟草惟然哉蓋必有

按察司官朝會題名記

洪武六年秋余承乏副北平憲迨九年之閏九月幸及
考以十一月赴觀其明年正月至京則朝廷更制內
外官率九年為任又聞有
旨召各道按察司官以三月會京師余以留滯道次弗
知也乃月之十有一日余賫所書事蹟赴考功監投進
監在奉天門之西南上其導之進者殿選儀禮司正某
也越三日吏部尚書王敏於大本堂啟北平按察司副

使劉松以考滿至京未經注代俾往復任今宣諭在途
宜令聽候者 東宮可之越二月十八日僉事閻裕等
至自四川未幾廣東西道及凡任各道司官者皆次第
至二十七日北平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脩知事俞思
敬與山西副使楊基江西副使周凱山東副使張孟兼
等又皆至又明日監察御史權河南司官董哲與浙江
廉使余奎等又最後至皆集于京師之會同館計天下
凡十二道官通若干員時來會者止四十又九人官固
未備也其始至則皆齋沐具朝冠朝服以次日早引奏
如儀行朝覲禮至是始齊同焉前朝儀禮司正戒各道
官率所屬入聽宣諭乃二十九日早朝既退衆各常服

卷五

六

俟于闕門之西外時中書丞相胡惟庸大都督府官毛
某御史臺左大夫汪廣洋右大夫陳某皆先入文武百
官從之既而司正引衆班循闕右西側門以入奉天門
後由門之右掖進奉天殿下叙列于丹墀之西以俟俄
而中使趣召知上已升殿矣司正與序班導衆由殿右
歷西階折而東行遙望見金刺紋團鳳扇夾御座正南
面北位乃循殿庭西南遂班于正南北面浙江廉使一
人立最在前山東山西江西各副使與松共四人立次
後廣西僉事顏繼先陝西僉事韓儀可與凡僉事及經
歷等官四十四人作重行立又次後時奉天殿新成土
木疏樸未甃飾也 上冠通天冠御白袍負山字金鑲

素木屏風據金椅下施簾席焉 天顏清怡玉音暢亮
宣諭叮嚀繼以誠勅特命戶部尚書傑斯以官段四表
重賜余奎賞其前在山東時實封言事之剴切也宣諭
畢衆惶恐再拜叩首謝而退又明日三月朔司正具戒
入辭衆以詰旦復具朝冠服隨序班先候立于奉天殿
之前墀 上既升御座司正以聞乃就位贊拜禮畢趨
退出奉天門未竟有 旨復召入而前行者已出赴儀
禮司收服矣後行者聞 命將復入不可乃亟出易服
仍趨趨以入時工匠方集殿墀頗喧雜 上厭之乃徐
步出殿門降庭陛以臨于丹墀將坐見臣張且還至乃
直南趨出奉天門渡金水橋又趨午門以出至御街中

卷五

七

甬道而坐百官衛士環擁後先而儀仗嚴肅特甚衆僉
伏喘汗戰慄不知所為 上始若色怒久之乃言曰若
等知朕所以諭之意否乎今天下太平有司膺名秩食
俸祿甚厚而民隱未盡昭恤使朕之耳目弗究于下者
非若等責歟惟是新制九年考績若等其各還司以糾
以察慎乃憲度大者以聞可也毋玩民事毋干天紀使
後此能復見朕則若等奉職矣是日 聖訓諄後
前日尤篤切嚴厲使人服而思之溫然如被春風而煦
至和凜然如聞雷霆而隱餘震也拜辭禮畢 上將起
復立而申飭者再四暨返駕將入午門忽返顧曰若等
其皆來 上既入乃自東祀以登于觀上遂入坐南殿

群臣登自西苑遂列懸于殿之右掖陳几席焉云有
青賜膳既而光祿寺設饌酒三行進膳畢司正奏按察
司官謝賜膳勅免謝乃退詣中書省及府臺以次辭
謝而出又明日齋兵部符驗出金川門赴龍江驛次第
起船以歸寔是月之四日也舟行凡十有九日始達北
平暇日因追錄前所會憲官之爵里姓字為一帙且以
識好會也夫有食其祿乃不思究其職理其事而負
聖訓者猶負於天也可不畏哉是錄凡四十九人其由
御史而遷者若干人由部官而調者若干人由臺掾及
察院書吏而陞者若干人由府州縣與人材而舉者又
若干人噫才難尚矣而況於司憲者乎惟是十二道之

卷之七

分布天下其選為甚嚴而任為至重也然其間除擢後
先陞調遠近或同選而異趨或異出而同事固有聞名
企蹟於十數年之久而終莫遂一日之觀接者有之則
夫因覲典而為斯錄也又烏能以已哉況其間有可監
可視倣而可敬畏者又皆區區之益友者邪嗟夫惟天
不可欺惟法不可玩而吾之心則不可以不盡也幸相
與淬礪濯滌以報稱上意將必後此而觀考焉又豈
徒若今所錄而已哉

登濟寧太白酒樓記

太白酒樓在故濟州今濟寧府南城門上壯麗雄偉四
望夷曠有汶泗二水經其前開河安山山湖諸水匯其

西見釋龜象祖徠岱宗諸山復左顧聯綿于東北皆紆
青洧白以舒歛出沒於雲烟縹緲之際而齊魯方千百
里之勝可指顧而具矣樓之規制不知重脩何時其興
晉之高卑大小殆不可辨意其上下千數百年間其脩
葺而因仍者殆皆此類耳階西南上有古石柱高可丈
四五尺觚植而湧蓋其上周圍刻小篆記文者唐沈光
之所作也其左階東南隅有二石記石刻二通蓋昔
州人嘗祀太白與知章賀公于其上者也祠有二賢祠
舊傳開元中以知章為任城宰而不知其來而止也嘗飲
于此之樓之所以名也惟太白奇氣好僊遊其足跡
幾平天下九江漢荆湘具楚巴蜀與夫秦晉齊魯山水

卷之七

勝之區亦何所不登眺何日不徘徊而以酒樓名天
下有二焉其在洛陽天津橋南董糟丘所造者其事七
奇偉卓絕今其存亡興廢類不可知獨茲樓以沈光記
文遂留傳至今豈偶然哉洪武十年三月十六日于與
本司僉事徐叔銘經歷王敬修知事俞思敬自京師聽
宣諭還北平道過濟寧郡將鳳陽沈仁知余好古也偕
其客曹伯仁吉水夏侯驊載酒邀余與同行諸君遊樓
上撫誦唐來金元以來詩文碑碣九十數通於是太白
之去世幾七百年矣為之低徊慨歎久之既下樓為
舟二鼓矣乘月出草樓行五十餘里將入開河舟人大
醉妄行入野湖菱蒲中不知所向乃傍柳樹而息明旦

與叔銘相視大嘆遂書此以紀同遊歲月

菊所記

吾鄉多竹而鮮菊非菊之獨鮮也凡菊之生柔脆芳潔所以培植滋息者恒有待於人然非幽閒靜逸之士則亦不能有以盡其性而使之必遂非若竹之勁直堅密而根屬萌達可以歷數世而不悴雖或漫植而亦無不長盛者也自余少小時已喜種菊然不可卒得聞人有佳品輒不憚艱遠分根裹苗惟恐其不多且異也然而朝夕異姿咫尺異態培築之未固而難大或為之侵凌灌溉之未周而風日或為之烜燥其幾何而不支離委絕於草莽之墟也哉此無他亦由心有所繫而所以養

卷之二

十

之之功有不繼焉耳距余所居南二里許地瀕河流為營蒲田有康氏世居之其字體原者則其郡從中之特然者也性伉直能以急義先其鄉人方少壯時嘗操千金浮遊江湖間揮斥散施若不經意者晚乃退而休息焉往年余以倦遊歸適東南兵亂里巷蕭條故老無有存者獨時過體原氏相與憇林竹之秋陰歎前人之陳迹而君亦皓乎其將老矣間邀余坐南軒見榻間揭菊所二大字問之君欣然指軒前隙地謂予曰是將求佳菊植於斯燕賓親於斯以為他日娛老之圖者予幸為文以記之余笑曰君第植菊成而會賞焉則記成矣予文不難也自後間相聚輒勿別去而君之菊卒

亦未果如其所言者余竊怪之未幾余以

召命去家與體原不相見者又八年比來北平風沙蒼莽中於竹罕見獨時時於士大夫家見菊本甚夥因憶嘗諾於君每對之未嘗不惘然也今年春體原命其婿曹景忠來徵文於京師且曰翁之菊今燦然可畦者已若干本矣請必得先生之文以復命余不敢辭則記之曰昔先正有云菊花之隱逸者也使君如前數十年強壯可仕則必不暇以事此菊使如前十數年轉徙避地時則亦不能以有此菊使君之子若孫無以致其治生力作之勤而奉甘旨焉則亦不能有以樂此菊故此菊之與人必適然相遇於蕭散澹泊之鄉然後二者得以

卷之二

十一

相成而所若體原者豈非余前所謂幽閒靜逸之士者歟將見吾鄉菊產之盛迨有過於竹者其必自君始矣豈不快哉抑余之生後君若干年幾不自意竊祿于朝遂不能以成其初志獨憂患之餘容髮之變乃有甚於君而不自知者豈不益重余之所感哉茲聞菊所之盛也徒為之踴躍以喜而不可即姑為之記以復於君俟予他日南還幸載酒而一過焉

瞿預齋記

前成都府綿竹縣丞陳亨衡若澍南嘗題其燕息之齋曰瞿預既去蜀而調管庫於吳府也適余由北平臬司來覲與之相見於京城之寓舍因以告而請記焉其言

於市肆以為卜為屠販者皆隱也皆閤閤焉混混焉不
啻將以塗眩天下一時之耳目然而卒猶不得見焉者
亦以其徒知假名迹以隱於人而不知所以自隱焉耳
若啓予之隱也無所待於人而安乎已焉非善於隱者
其能然乎且通津要路衆人之所必趨而登祿茂績亦
志士之所欲得而顯致之者也生斯世也為世用也亦
何憚而樂乎隱哉惟時之會遇既難而士之致尚亦異
於是乃有逃禁即汙寧措身於無聞之區泯其用於不
試之地以苟全適安而已者其視古君子之志已以志
於天下者固所不逮而清風偉度亦庶幾有愧夫望塵
逐影之為者矣吾聞啓予以康強之年際隆盛之治耳
耳昔之奉而將深乎堯民淳和之天是寧復有一毫之
私心也哉故其居於是也八窓靚虛一塵不生市喧既
遙山色逾靜時其春草幽芳夏陰岑寂勝浮雲之歛舒
耳鳴禽之上下良朋萃止則命觴投壺以樂之清風徐
來則薦琴詠詩以娛之凡世之憂樂毀譽得喪曾不足
櫻其中而自無不得焉若是而專之而謂之予隱果孰
得而爭之哉噫是固天之所以遂成之者也宜予啓之
有取於是名矣抑余與予啓不幸蚤厠名於文字一旦
謀嬰所知據非其任卒貽譏藉以重愧悔乃今聞啓予
之風而慕予隱之勝始超然若發蒙矣寧不為之低徊
三歎而踴躍以喜哉其歸其以余言復而家居退而書

卷之七

十一

卷之七

十一

雖未有不至於傾覆者也豈非亢天下之至險哉蓋險之
可見者峻山捍水之可驚駭者人固知所以畏而備之其有
甚險而不可見者車馬聲伎禽獸貨賄之可娛可欲其
能知所畏而備之有幾何人哉吾聞若澍之丞綿竹也
單居一室嗜飲泊然有征伐則揭片紙於百里外如呼
吸然蠻夷之民扣首率服其去也至有垂泣者此豈偶
然致之哉今既去西蜀而從吳府出險阻而既安逸矣
適猶名齋以向之所畏戒者此其心盡將無徙不為瞿
預見也豈非安而不忘危夷而不遺於險也哉或曰瞿
有動而疾顧之貌預有思患預防之義是一說也然
皆君子之道諒亦吾若澍之所樂聞者故敢為併言之
焉余先世辱與君為姻家故與若澍有交道則記之作
既以為告亦因以自警焉

予隱堂記

東昌王起予嘗築堂於所居西偏以為燕息之所余友
王君子啓過而樂之曰子隱子啓出而仕矣而予
隱未有記之者他日以余退休山中也始命其子某來
請記余謂子啓命名之意雖不可知若予隱之說則余
能言之矣何也余二人者蓋嘗欲隱而莫之遂者也而
起予獨能以無所事而安於隱余烏得不喜而為之記
哉古今天下之隱者衆矣惟無所係累於名迹者能克
其隱之至彼其游於江湖以為漁服於田野以為農藏

於堂之壁間俟子啓歸而諗之庶斯言之有徵也

重修青松觀記

廬陵東南多名山距城六十里而近爲小水有道觀曰松青介于崖山洞岩二境之間世或罕知之者洪武十二年春予道崖山之陰將遊香城乃過而憇焉重門周延平曠省布泉流繁注草木叢茂而玄宇中宅憑高據勝若夷而深若拱而合若掩而密蓋行者雖過之而不可見也故其幽邃足以遠俗競沃足以給耕而風氣完固境象舒曠又足以道和宣滯事清貞而納虛玄也豈偶然哉觀之道士曾恭禮者余鄉人也揖予升自西階謁其謂新殿者則告之曰余之爲是也已十四易寒暑矣而歲月之記隱若有所待者公能愛松一言乎余諾而去之既夏五月恭禮遣其徒某請記則爲歎曰自喪亂來未幾三十年凡神仙窟宅之在江右其勢崇力鉅當四方形勝之會足以憑藉扶樹者今其廢興何如也有數畝之宮如松青者乃汲於修復而尤不忘於記述如此欲不書得乎則書之曰觀創始於南宋之嘉定四年道士劉智可者實修建之其名義無所考或傳其始在今山中不知何時遭兵亂乃徙今地其可知者當元貞大德間觀之祖師梁冲虛始化其里大姓鄧氏倡而修之持六十年而毀於至正丙申之變後有胡居敬者其修之承梁而卒今繼而成之者恭禮也中立正殿三

開通爲一室以居天神傍設條舍以栖其徒外爲正門翼以兩廡經始於丙午之十一月落成於吳元年丁未之十月材良制宏工力齊祗無廢於前有關於後故其層棟邃宇寥廓而承輝嘉林秀阜煥絢而改色高真昭赫麾仗森嚴遠近來觀歎未曾有嗟夫事無大小成功爲美頭無後先因時爲上使非恭禮之端靜有守而脩教精虔則安能與其衆服勞苦出患難以成其興復之功如此哉是可記也於是其徒某聞言讚歎踴躍歡喜請勒諸石以告來者

武山義塾記

塾者何所以教於家者也塾而謂之義者何將推其教於家者以教其鄉人之子弟也義塾而名以武山者何所以著其鄉之望也自學校廢而師道無所統於上乃有往教以瀆其分者矣贊信廢而弟子之職無所脩於下乃有棄禮而墮其業者矣夫一畝之宮十牀之脩若甚微且薄也而其廢舉存亡之機有關於人心世教甚大且重者如此可不謹哉國家稽古崇文內建監學以教京師外設學校於郡縣以教天下其鄉社之遠而不能自達於郡縣之學者又爲之度地量數俾各社合師生以廣其教焉法可謂至備矣然而遠近異勢公私異宜三尺童子卒然起草野間耳目眩愕曾東西之異辨而有司急於奉承不擇可否一槩驅而納之防範教

率之中又從而束縛之馳驟之民乃有抑子弟焚筆硯
易業為工以爲商賈達一然望李舍畏而去之者矣
朝廷知其心乃即九社師之遠而在鄉者悉罷之而聽
民之自便大謂之自便則其孝與否一聽其自爲而不
復以官府律之也德至渥也或者不察其意遂使深山
長谷雖人如輻輳而雞犬聲聞者亦罷止之迄十百里
目不覩青衿之餘耳不聞弦誦之聲豈理也哉前國子
李銀菴君子所才敏而志逸自少時已遊李四方嘗讀
書於武山人天朝以洪武四年用詩經登上第首擢
大學官俾分教公侯卿大夫士子弟之俊而秀者既三
年而其親曰老矣思慨然力丐歸侍諸公貴人憐之凡
三四上乃得請及歸也其鄉人子弟嘗習君之學之素
而尤慕君其日之教大學有成也乃相率具贊信修弟子
禮日于然以闔其門君拒之不可則相與謀結等以
從而風雨寒暑卒未有爲之備者明日里之士蕭易鵬
舉聞之欣然曰是義舉也我不可無以倡之者乃即居
之居近相地之可宅與田之可耕適得若干畝於汶溪
亟書諸券而歸之俾有以爲教養之地又明日廬陵王
伯衢兄弟聞而歸之又爲之助山水穀粟若干俾相其
役越明年之二告成其徒某等相與落成之居即以前
在監學時得今翰林承旨宋公所爲書扁刻而揭之而
具狀介其鍾舉善來請記余謂古之教者家有塾恒

在國學之下與黨序之外蓋地勢陋而民數少者
之所爲也說者謂塾在里門之側古之仕而老者歸而
教焉夫既以孝悌忠信與夫六藝之文淑其子弟矣
朝夕蒞察其出入而程其勤怠其爲教也蓋亦有所未
乎其間者今君之教於是也謂之老而歸則有所未
謂之教鄉人子弟則庶幾成周設教之意與夫
聖朝自便之旨蓋亦可以義而起之者也夫上有樂教
之誠而下有願從之志將見禮達於公私而無拘抑之
嫌教孚於遠近而無扞格之患藹然而義聲著沛然而
仁風行矣抑君之所以教與弟子之所以學者其說具
諸方冊可見已惟師道立而後教道行尚相與持守而
激勵之異時學明業成將皆毅然有立必不爲不義以
辱君之教其有裨於國家卓然爲時之端人正士者
未必不由此出也余老矣無能後尚幸聞里中興學之
盛而思見人才之有成焉故因其請記舉所聞以告之
凡余前之所云庶勿蹈其失而益勉於所務哉書塾在
武山之西十里即所謂汶溪者山明水秀負良而面坤
爲屋凡若干高深廣各若干中爲正堂朔望率弟子負
行鄉飲禮讀法講肄之所其旁以栖來學又前爲正門
門外爲橫道東西傍以攀桂凡槐栢桂竹榆柳之屬
皆羅植而周列之其始終相成之者則蕭學文也

臨清堂記

安成王子植構臨清堂於所居清磐之近而移書伯殊趙君來請記伯殊之言曰吾友王子植世為安成望族近時有字行中者其先君子也質實而好義以忠厚教於家而氣概重於鄉其居清磐也磐之中為大泉焉廣可數十畝浸淫瀟瀟蕩風蓄雲若旋若蒸乃溢而旁注有巨石四五錯出泉面如蛟伏鰲擲背負而首戴不可方測蓋嘗擇勝而築堂其上故承旨歐陽文公既特書臨清二大字揭而名之矣堂成未幾而兵燬作獨公之墨蹟所以寶而藏之者故無恙也今子植不忍其先君之舊闢故基之左以為堂而鑿池其南引清磐之水注之而復臨清焉先生幸述而記之俾以遺其後人

斯子植之志也某敢以為請始余聞清磐有王氏舊矣又殊伯佳士其言宜信故不暇以疎遠辭乃為之言曰天地間峙而為山流而為川者夫孰非扶輿清淑之氣之所為哉若清磐者其亦天地清氣之凝而融者乎故清言水磐言石水源於清而出於石其激而為層波紫而為微瀾舒而為清流以達于斯池者幾矣其有不回旋容與於斯堂之下以發人臨觀之興者乎天臨蒼蒼之野者其心曠以遐臨巔絕之山者其心悚而栗臨浩翰之海者其心惴而洞則君之登斯堂而為斯泉之臨也其心有不湛然而自存莹然而自昭冷然而自適者乎昔川上之在聖人所歎滄浪之濯孺子彼彼子植以

勝時暇日惟聚於一堂之上以思古人於山水之間尚慎其所謂自取而日強焉斯為無負昔人命名之意而於承先貽厥之道豈不亦猶其泉之冽而不汚出而不窮遠而益達哉若余者竊有慕乎其勝而未之覩也他日幸約趙君泛禾川過清磐一登斯堂以覽公之遺翰而挹王氏之高風則陶潛氏所謂臨清流而賦詩者僕雖老尚能從諸君後焉伯殊遽起而謝曰是足以記矣請書而歸之俾刻諸堂上

杏林後隱記

古奇逸之士晦其迹以隱於醫者有之矣然出處之道係焉固未有隱而不彰者也是故壺公隱於壺而長房關之韓康隱於市而女子識之是皆欲自隱以掩人之知而不知其終不可掩也若董仙之於廬山則有不然者何也仙之意固將以大愈夫斯人之疾而未嘗隱者也其所種杏又皆由夫人懷惠嚙感者之所種而非其自為也以種杏皆由於懷惠嚙感者之所致則其心迹固彰彰然有不容以自晦者可知矣夫豈若世之变幻出沒以自蔽於一隅之所為哉廬陵清水劉思恭鑒師之良者也自其先世以療眼之術鳴四方至思恭而業益精效益神超而叩之者日益衆他日以舉州山水之勝徙居之而種杏於其間且曰子將隱於是矣爰揭而名之曰杏林後隱因余友蕭鵬舉來請記余曰余固觀

予之杏材也又烏知予之所以為隱哉然吾聞之鑿之
道近於仁者以生物為心其視人之有疾不啻在己
故凡耳目之所及必亟起而救之惟恐後焉若是者宜
不必隱也隱者不能若是也使隱而晦之則吾生全之
心始過而不得施矣而況於自閑以自異者乎夫惟知
華仙之種杏有以廣其及人之功則知君所以托杏以
為隱者又豈容有一物之不得其所而一氣之不得其
平者哉故曰托於自隱者名也推其道以自致焉實也
名實之相孚隱顯之一致吾見予之杏繁然而華者累
然而就實蔚然而株者翳然而成林矣則凡四方之嬰
肯抱青者之聞君之名也有不質然惟扶植植望舉
州之杏而來請者乎君雖欲引以自晦不可得矣矧
今賢明相逢治具畢舉凡一行之白一藝之精未有不
目幽遠而登顯庸者則由是以所施於一鄉一方者推
而達之天下之幽隱俾有生無眩瞽昧蝕之患朗然
不啻若扶雲霧揭日月焉是不為天下凡有目者之大
幸哉於是鵬舉德恩恭之嘗愈其疾而尤喜余之言不
蔽於一隅而有合於君子出處之道也得因以自附昔
人種杏之意請述而歸之以為記

遠山樓記

吾南鄉有劉君芳遠者謹厚好靜人也異時往來萬安
過沅塘樂其風土淳厚山水清勝一旦携妻子去而居

之以耕稼乎其中將二十餘年矣今年始築樓於所居
之北曰遠山將以娛老貽燕於是余相知素心而亟
來請記焉其言曰余平生嗜好無他惟山居之是樂自
行四方以來若是山者蓋無往而不與之相值而周旋
也然往之倏而過之忽而去之不能以終日今予居於
斯以有此山也顧年老且倦遊視吾子之子若大夫子
者又八人矣每晨晨幼上堂候起居罷各力所務惟謹
吾退居一樓之上時起而四望焉則山之疊疊然者無
不若躍而來若趨而止若環而拱以會于斯樓之下者
終日而不厭也若是者庶幾余之志哉子幸為文以述
之且將以示後之人焉則記之曰夫山之附於地而為
高下遠近者勢也勢豈有定在哉惟審所處者始有以
當其勝亦必居之高而後有以盡乎遠故高不極則遠
不可盡矣遠不盡則勝不可當矣而況於山乎曰是山
之環枕塘以相先後左右者今猶昔也何昔之隱而今
之顯昔之遠而今之近也則所以聚精會神而於奇賦
秀於斯樓者豈不存乎其人哉故有其人則有是山有
是山而後蒸然蔚然所以啓植生聚以資益吾之用者
自源而不竭矣若其地之井列而畝分泉之澹達而
畝注有以致豐腴而供伏臘者固茲山之美利也小之
植蔬果蕃薪蒸育禽魚大之出雲雨而行四時運寒暑
者又孰非茲山之嘉產與惠澤也哉勝時上日嘉賓故

人及耕飲之餘閑叙登臨之樂事或焚香靜坐或舉酒
言咲披八窓之清風納四達之弘觀遙見微雲卷舒於
焦原慮龍之嶺時雨澄霽於茂園南州之外斯時也纖
塵不飛萬景咸萃雖几席俯仰之頃已超然有平挹壑
垠凌厲宇宙之意而不可窮矣則君之名斯樓也豈不
微之遠而益信哉雖然由十里百里千里而遠者勢也
由一世十世百世而遠者時也勢之遠而可迹者吾固
迹而論之矣則凡君之子孫居於於是所以繼先世廣
先業由迹而遠者寧不在茲乎

送劉學正序

今年春二月永豐劉君允恭以西昌學官秩滿受代將
歸州人士以君能於其職既惜其去復謀為之餞有客
嗟歎息言於庭曰州之學官凡代而去者相望也其文
行樸茂復有如吾劉君者乎凡我耄耆之賓養於斯我
弟子之游歌於斯復有如吾劉君之能禮而能教者乎
名卿顯官離人騷客之往復留寓於斯復有如劉君之
善於歌咏紀述以道其行者乎甲兵錢穀之屬於有司
者吾何取以咨度文墨論議之出於民士者吾何取以
折衷乎言之若有不懌然者余因解之曰劉君誠賢者
也亦誠有如前之所陳後之所慮者而未之盡也君科
第人也學春秋之學而有天下之志者也請以所聞為
諸君誦之則舉酒屬而告之曰昔在宋時吾州有鄉先
生諡清節姓蕭氏者以講學行義聞四方四方來學者
多至數十百人皆能濯磨樹立以發明先生之學時則
有若胡忠簡公以其學擢高科歸拜床下即戒之曰毋
禍吾春秋他日忠簡公正色立朝不阿權倖至斬檜之
疏一上而三綱倫理賴以不墜忠簡蔚為一代名臣者
春秋之教也今君兩以春秋貢於鄉雖不幸不獲大其
用於當世猶幸而懷材抱器獲歛其華以厚施其教於

先生之鄉幸非茲歟惟吾州近先生之居服先生之化雖荒山窮谷之巔涯百世之下猶有不泯焉者故其士慷慨而尚義其民質實而知禮承平文物之盛不論由兵興以來寧死傷困乏不悔而必不為不義以自污是雖先生之流風遺澤所以感化於人心民彝之素者有在而君職教之功亦豈可少哉視昔時四方文雅鉅麗者宮庭鞠為茂草衣冠化為囚奴其慘有不可勝言者矣顧瞻我宮翼、將、耄倪來觀禮器完飭君從容俎豆其間四時莫祀無缺儀廢禮謂非本春秋之教其能然乎君去此而受顯擢於上也有日矣由是益推明春秋之學於天下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以庶幾乎撥

卷六

二

亂反正之機而患難有所不計則天下之大方來之遠又豈無慕劉君之風而興起者乎異時州人思君教將必曰偉哉劉君是能無辱於先生之鄉而無愧於科第無負於春秋之學者請以是為君期之而為諸君言之若前之所陳者則固有常職矣而又何慮焉眾曰諾於是酒且半歡益洽乃分題賦詩各道其志而俾余序之至正十八年戊戌南平劉楚書

為德

深滄江稿序

滄江稿者豫章萬冰其所賦之詩集也冰字德深為吾故人德、父之弟德躬父負奇氣為歌詩名聞天下德、學由其家聲早文春秋經於西山、天、屢

不傳君培高蓄深克自振厲至按詞摘章光彩橫發傾其座人如春花間柳風日爭妍如寒泉觸石霜月孤照麗而不流於媚淡而不極於苦駸、乎昨者之矩度矣故見德、深如見其兄見其詩益信其為德躬之令弟也嗟夫此昔人所謂難為弟者將誠然歟然則繼今而有作者將又不止於滄江之錄而已等而躋之洛下之二陸江左之二謝不難矣德深其思所以企而齊之哉余辱於德、躬父善不能無望於君者故誦其詩而輒為言

送

劉侯赴廣東憲副序

至正十七年八月翰林廬陵劉侯楚奇以廷臣奏薦

卷八

三

由江瑞二郡守擢拜廣東憲副時江淮寇盜尚充斥將命者南遵海道六閱月而始達越明年三月候者至侯乃治行今大司徒平章公道童行樞密使榮國公火你亦俱以中朝重臣祇奉明詔控鎮江西九料兵輯民署官調職便宜之務罔不修舉議以侯方治大江有勞績若惜其垂成而遽去者既而又幸侯之賢明其往蒞於廣東宜也則以有所屬望於是大司徒公與榮國公合傷官大張樂設燕于江閣以餞之其光華禮秩可謂遠而有耀者矣時余竊聞而喜之因自料侯前為郡時嘗以廉平稱亦嘗以廉平望於人、者矧今上承聖天子之寵命下服賢公相之教戒則其得以有為於

是職也審矣又自嘗以受知於侯故因侯之行願效一言則再拜而進曰今天下之致盜而生亂者非貪且暴乎夫惟浚剗剗以致其肥排擊靡灼以肆其毒而民莫之亢也且猶曰不足焉故民不勝其怨且憤羣起而環視之而法始有不勝其治者矣及其所以治之者又往々昧戾膠蔽忽遠畧而急近利於是以致貪濟貪以暴益暴日曠歲愒民愈困而盜愈不可息是猶益薪以止沸添泥以求清也欲天下之治得乎惟侯固窮士之節而有天下之憂者也其庶之者恒不足裕於其身仁之施恒不忍於犬馬識遠而慮深才周而學博則所以弭盜而止亂者將不在今之茲行乎哉人心之窮極而思治者莫甚於此何而庶官之得行其道者亦莫尊於是職由是可以厲頑司而濯磨群弊可以植立風紀而收繫人心九平日之所欲為而不得者將力為之平日之所欲言而不得者將悉言之則法之所持位之所守事之所立有不正大如天地鏗鎬如雷霆明焯如日月者乎是宜為近之所舉遠臣之所屬而聖天子之所倚注於萬里之外者也若夫昧公天下之大計而爭一日之私能以自暴於禍殃若或者之為則天下國家何望焉厥今東南之職貢賦上計奏于京師者悉由海道不閱月而遂達於是遐遠之濱不啻若畿甸之近而周衛之徑也其自今使方伯有同和之夷天子無南顧

之憂政紀清明民物豐謐嶺海所際飛聲渢渢將必有聞於上而揚於外者則儒臣進用之妙將不自劉侯益振而大之矣乎

王斯和遺藁序

劉子讀賴王斯和詩慨然而歎曰異哉詩之能感人也其詞雅其為人正而有則者歟其音和其為人溫而不戾者歟其趣高其思遠其為今之逸士而有古之遺風者歟何其能言也言之宜其必傳也傳不傳於斯和何與而君之能言則有可感者矣古今人：能言、亦人殊其傳者亦何少也豈非言之有精有不精而發之有至有不至者乎言之精而發之至而猶或不傳焉吾

卷六

五

未之見矣不傳於今有不傳於後者乎於是斯和氏歿且二十餘年矣誦其言而思其人益信乎余前之所陳也吾獨惜斯和言不及中壽足迹不出千里交游不徧一方徒呻吟乎溪山寂寞之濱而所就已錄々然如此使加年博交遠涉深覽則其可觀者又豈止此哉斯和之令子炤嘗以春秋之學就試鄉闈蓋與余同志者也又嘗修王氏族譜一家文獻繁然可徵嗚呼王氏若斯和君庶為不死者論故家遺澤君子尚其有考焉

舒伯源抒悶集後序

右抒悶集雜體詩四十七首舒君伯源南陽亂之所作也今觀其首篇至述痛等作如氣稜從南起偏翳斗牛

應豐部見星沫睽孤張鬼車震駭肆焚灼妖訛窮鬼惡
安得古神劍一出為掃驅皆本其忠誠慨憤之辭述痛
終篇有曰殘喘如幸存承家自茲始示旭子詩有曰百
年文獻俱灰燼賴尔成人早有知示昶兒詩有曰教育
或有成庶幾紹前徃其屬望之遠又如此至婦女耳勤
儉兒童解憂慮等語極其奔走流離之感至悼亡憶諸
叔兄弟憶諸友憶昔等作尤悲切懇至語絕復連至獲
孤行望官軍黃雲殺賊歌尤哽噎欲笑至老牧歌殆將
忘世長往而不可得其辭雖平其志益可悲而君亦絕
筆於是矣君名慶遠世為靖安人至正元年以易領鄉
薦明年下第歸行省擢為贛州路儒學正再調瀕溪長
未赴壬辰春紅巾渡江州縣望風解散首陷建昌寧州
進攻靖安君曰是草野烏合耳即奉監縣潮海集衆拒
之為父老子弟陳順逆禍福諭以死守凡繕城儲糧撥
忠義募勇敢厚賞格嚴軍政皆所條畫時大府受功方
急援不至民惶惑不知所向久之得謀報言郡圍已解
而朝廷亦止刑首亂者餘悉從宥使者奉詔由海
道至會府而路梗不得旁達屬邑君即遣人趨間道迎
之且請兵來援省府但書大喜即為檄加獎厲且署攝
今職君辭焉使者至君為設位再拜然後讀詔民老弱
來聽有感泣者遠民皆知大府無恙咸感厲自效由是
寇至輒敗之九月寇悉眾忿至攻圍甚急民猶血戰不

去會糧盡力匱潮海被執不屈遇害冠訊知君倡首焚
其居大購索君獲之榜掠幾不勝然利其資藏故緩其
死君一夕賄守者得脫即易服竄於騰空匿重穴間自
保為後計不苟死也既閱月而寇益衆義士又多戰死
省府消息益不得聞君乃憤不食以卒此詩皆其先時
往來作於上洞者也嗟夫君脩學砥行者也生長承平
席蔭華顯而被服文雅策名上科一旦變起倉卒非有
旁近強勇米粟城郭可得憑藉其所倡道又非素有芻
牧也顧獨以父母墳墓所在義不苟辱乃奮然推義以
五鄉十六都之疲民而捍數十萬方盜之暴寇蓋亦難
矣及家亡身執猶能脫虎口以圖後功而事與志違卒
以憤終豈非天哉今潮海死封疆之節較然明甚而君
之倡義不辱以至于死不惟不及錄而其家人亦未嘗
以為言獨其鄉之共事者恒稱惜之嗟乎此固君之志
也而上之人所籍以為人心世道計者果安在哉君有
子二即旭與昶其仲弟慶餘字伯章有子二曰昭
曰昞昭昞旭嘗從子遊至是昞以昶來見而旭卒矣昞
為子具言其伯父勤事始終泫然以悲且出斯帙願有
以識之余讀而悲之他日質所聞於君之妻弟李君克
正知其言尤信於是感伯源甫昔者之知已而痛世道
人才之不偶也如此又將以慰後人之思也故為忍悲
而識其集之後云

送周士廉序

西昌距廬陵不百里凡山川之英氣人物之風節蓋有蔚然相望而炳焉以相輝者矣則夫懷材好遊之士之往來於斯也其能悠然興感於百世之上者豈不深乎其入其世之所存哉廬陵周君士廉故宋丞相益國忠文公六世孫也質美而薦智氣直而義昌父事其兄而孝友行於家非道不苟為而忠信聞於鄉閭和以盡常敏以通變而才能聞於諸侯然招之不可使附也進之不可使狎也此其所積而養於中者不亦深且厚哉今年夏貴然白駒不遠其馳訪友於南溪之上余得與之言慶者幾匝月薰其芬而挹其光信為相門之佳公子也一日將治歸其友郭君與恭與數石者携酒登武姥之岡望贛江之流以餞樂之其感慨之懷蓋浩然而莫禦也徘徊俯仰南望三顧思清節之高風而不可見也思欲訪先丞相讀書精舍於清溪之上以求陸先生之遺迹而時移事異徒見荒烟野草鳴禽斷壠莽然城東之墟而不識也意其盛時佳興凡山蘊水涯先公流風之遺而草木石泉有至今被其榮耀者則士廉之為斯道也豈不遠而有光乎抑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君子之事也烈登山臨水諸君能無慨然於送歸之感者乎乃各分題賦詩以贈於君而予竊忝通家子也故序其端而不辭

送王伯初序

天下之術衆矣非見理明而用志專者不可以寄生死夫天地之生斯人也甚不易矣古聖人所以為之醫藥以濟天病者其說固甚明且盡也奈何巧者汨之昧者蔽之貪鄙者惑之乃有首鼠兩端以倖覲其術之中者而不知其為斯人之禍慘矣况嬰孩乎古人以嬰孩之疾為無辜斯言也尤君子之所當慎也不然把梓之木不朽於連抱而膏殞於萌蘖者其責宜有所歸矣友人周士廉忠信質直人也間語予曰吾鄰有王伯初者暨三世矣其為人謹厚不伐言者不出諸口至臨病辨證治則皎然如燭照數計而不爽赴人之急早夜不倦而必不忘於苟得吾廬陵不啻數萬家其始生之孩待伯初以安於襁乳而遂其成立者皆是也若吾子之瀕於死而獲更生則尤難者矣始吾子生甫八歲一日疾作眾或難之君獨曰此疹也毒閉於陰而不得發耳必進剛劑乃可既而洞下眾環視貽愕若將咎君者君笑曰此直寒盛未復耳趣進藥如初且約曰若下不止當更灼艾以助之既而灼不三四燂而氣復體舒則皮膚間隱隱如粟聚錦注又頃之已軒然睡息矣君又曰今疹已盡出則藥當止惟和飲食以調之即復常矣已而疾果愈眾始大服吾他日為報之君固却而不受於吾心嘗慨然而未能釋也子幸為書其事以揚著之可

乎余以為君伐病如漢淮陰之握正雖詭以危辭而有
所不動及其急義則又如魯仲連之排難解紛雖奉以
千金而有所不顧異哉用術之慎而行義之卓也前所
謂見理明而用志專而可以寄生死者非斯人歟推其
心也雖使天下四海之大舉不惟乎天闕焉可也豈直
一鄉一國而已哉余樂道人之善者也輒因士庶之請
為廣其說以美之且以自附於古大史公傳越人之意
云

贈蕭一誠赴召序

夫息丘園而懷天下憂者此天下之士也天下至廣也
士亦豈無所事哉農服耒耜以出粟米工執技藝以供
器用商通貨利凡穀粟絲麻力役之奉無不備宮室舟
車冠冕金音樂器械之制無不修而遠近彼此有無
之通亦無不致斯固天下之人為之也豈惟人哉惟物
亦然出珠玉金錫以效其貴重出毛羽齒革以效其堅
利華美舉天下之物且不能遺之也而況於人乎況於
天下之士乎余友某才美而學充器周而識敏蓋息丘
園而懷天下憂者也豈非所謂天下之士者歟其論議
可以折衝俎豆之間其文章可以羽儀朝著之上其志
操可以激厲百世之下豈徒若川陸之出珠玉金錫鳥
獸之出羽毛齒革而已又豈徒若農工商賈各規焉
執其能以自獻而已哉茲其應辟而起也必有以效天

下之用而係斯人之望者矣夫委道之璧常發揮於堂
帷踞雲之驥必成功於險絕而覽德之鳳將亦必輕千
仞之遠而來下矣而況蔚然止於郊數之近者乎嗟乎
蕭君其去此而升乎高明者煒矣則凡卑焉無所
負恃而甘伏寂寞以自絕於斯時者得不慨然而長吁
撫焉而自失矣乎

王以直文序

余往時遊學四方歸必過王氏從以直君論文字客有
稱或人為文者以直俛首不應曰文難言也世豈有決
裂牽綴氣卑辭蔓而可以為文哉古人不若是也因與
論世之隆污人之得失皆極其所致所能與其所遇其
辭雖不皆本於古人之成言而亦無不脗合於人心者
自是余握筆臨文未嘗不為君憮然於坐談時也退而
見故翰林待制楊公之間為余言以直氣銳而才膽後
輩罕見其比公之子清江簿君某又為余言少與以直
同學以直讀書下目輒數十行落筆動數千百言其明
達敏銳出夷等上嘗戲語我曰觀市兒讀書終日吃
不能吐一辭由吾與公等視之彼將不直謂我輩為天
人乎吾見其文信其言矣要其才人固未易及也余後
沉沒羈旅文字日踈方懼有愧於君而君已慨然薄江
湖厭塵囂退為西林隱居以自適他日子過西林讀其
文而悲之會江淮亂作衣冠散處逃難山中而君亦抱

病不起矣思昔過從升堂觴酒扼腕振袂論文時何可得也一日得君遺文若干篇於其子澤余復而讀之益愴然以悲而深有感於昔者相從之言何也君之文固能自成其一家言者也其體渾浩磅礴而無決裂牽綴之弊其氣完以正而非卑也其辭明以昌而非蔓也此其自謂得之於天者豈偶然哉蓋君之所為文僅見於是而其時之所致人之所能與其所遇亦蓋可因是而推之夫也於前而顯於後者命也使老其才底其成以大其所施則其光輝條理豈不鉅然金石之間灼乎星辰之上又豈徒伏光隱遺聲響而止於山林哉今待制公不可見矣而清江君方毅然有志於斯文之興起亦既悼往者之不可作矣則余於君之文也又烏能已於其言之述哉

送隆師之青原序

慈恩隆師將往謁雲林定公于青原山以予於定公雅有篇翰之好故來相別且徵言焉余時方濯纓於文溪之上退休於珠林之下寥々清風獨唱寡和每悵然為塵外石泉之想則於隆師之往也烏得無言哉夫青原祖庭也定公尊宿也謁祖庭以依尊宿上人之為斯行也宜不可以已矣矧定公業白而行精氣溫而言暢發為文辭卓越清麗其弟子之從遊者眾矣寧有能窺其藩而躋其堂者乎隆師機神穎拔洞觀獨詣為詩律往

往有清致蓋亦聞風而興者茲又得山水奇絕之觀相與游濯而振發之吾知其往而有合者審矣昔霸從越客嚴維學詩抵吳興之柯山又與畫公遊而詩名聞於當世評者至謂其人入作者間域非獨雄於詩僧間而已今定公雖不欲以皎然自處而澄源之律度師得不勉而企之哉是行也詩道其有昌乎吾將以二子之會遇自慶也於是酌觀山之寒泉招子瑤之白雲咏快閣之清風以為之餞若夫宗門之玄旨祖庭之勝義余方之內者故無得而援焉

贈段復初序

吾弟之子釅者疏朗敏達頗知勤於學余甚愛之自其三歲時得瘍病瘍附耳陰治之不盡其方瘍已而漏作每食飲顧領動搖輒滲漉沾漬緣決衣領如是者既十年矣余惧其血肉潰敗將流漸以日瘳也甚憂之問舉以告人或憐而授以方劑者有之然卒未有能已之者今年始得段君復初為治之不數日遂愈余初甚恠之詢之則其灌注攻達疏壅而實空如理河決如導川匯始終翕張具有倫紀嗟乎若復初者將不得為醫師之良者乎其言曰血氣流通於一身所以消息吐納者其竅有九不可以一廢而亦不可以一益也矧別附於耳陰而發於頤頤之交者乎又九竅之消息吐納未嘗不有其節少或過焉或爽焉病矣矧茲毒液流注之洎

焉而日不合者乎夫水順其性則分派布脉萬有不同而司歸於海或衝決奔溢始為沚為汜為洑為決流而不可救矣今解之是疾也其猶水之決溢而為沚為汜為洑為決流者乎而必引之俾循於故道使各有所歸然後固防壅壅築以捍殺其決蓄奔潰之勢焉斯水之性無往而不順矣嗟夫復初之治法良矣世寧有聞其說而信其功者乎余喜解之幸復完其體膚而君之言為有合於道也故述其說授之解俾覽之將因吾文而有證焉

梅邊初葉序

豫章張君自其幼時從廬陵蕭敬脩先生遊先生教之學詩輒應口成詠無艱棘留難之意蓋其天性朗悟然也會時貴器之推擇為州郡吏遂不得卒業然其心嘗惓惓然不能以廢也前年秋奉省命以司幕來西昌因得其平昔所以學於先生者盡覽之蓋賢而有意於古者也觀其述之所至心之所懷一草一木某山某水與凡民物休戚榮瘁之狀無不盡書而倚賦之至其思親懷友之情尤極依戀不能自已而時異事殊公府徵給之煩道路行役之勤且拂亂而汨渾之矣夫感於物而有言者情也即其言而究其意之所在焉斯可以觀世變矣予始識君時頗然佳公子不知其能詩也一日絕江而東載酒過余珠林之下因誦余往時與諸同年

遊三德院題壁詩次然慕之乃却佐吏出寺門數十步據案坐古槐陰下振筆呻吟疾書而歷和之乃與詠歡而罷使當時樵隱子見之相與睚眦咨嗟至于今不置是雖其嗜好之篤而清風雅致亦豈尋常簿書筐篋之所有哉自漢唐諸君見几席間無他文書惟經史及古今名士詩書畫為此其志固非以是而遂書焉者也於是君之志益壯且再期而詩一作視昔時又增而益豐矣來者其可量乎雖然心源猶井也才猶劍器也井之渾者必浚而始清器之鈍者必砥而後利尚力其浚而母怠於砥礪焉則心源之發有不沛然以達而才器之利有不肆然而遂成者乎昔蕭先生之所以告子者必有其道矣其試以余言復思之其亦有合乎否也君別號梅臞余因題其詩曰梅邊初葉而併為之序

送張萬中赴咸寧序

歲八月余留郡城友人張萬中以赴咸寧司征來別且請曰庸幸嘗從先師鄧子益氏遊識先生於館下於今十有五年矣茲將有行也願先生無忘先師之好賜一言以勗之余曰嗟乎子從宦者也而倦於師友之厚道如此其猶懼有不達於政者乎子早從名師績學樹志已既邁不群及嬰變故又能卓然自拔不憚使勤將命之際所以交邦國治軍旅和人民者既無所辱命而亦

無不達矣茲其往司征也亦豈有殊道哉夫足國之道
在財而財之所阜在商旅自喪亂來凡貨財之源於四
方者亦既决裂潰爛而不可復振矣今其懷千金寶重
貨涉風濤踰邊徼冒虎狼犯不測之憂以僥倖什一之
利者亦凜然其不易矣君之往也若之何惠之使源
交通而不至於壅滯哉持之以公毋苛察以為明也行
之以寬毋求羨以為能也所以盡子之職者如是而已
吾見江漢之旅皆出於咸寧之途而子為征商有道矣
抑又有告焉者昔子之師嘗語余曰宋末卿先達有主一
張先生諱日躋者以詩為咸淳六年貢士實子之大父
也又曰我先侍郎嘗言其為人篤厚諒博而不獲展於

卷之八

六

用子孫必有大者其將在于千萬中志於學而善用者
也又能篤於師友之道余故復述前所聞於子並氏者
以告焉子必有以自奮而不負前之所期待矣語曰仕
而優則學無往而非學也司征云乎哉

鄒氏春雨亭讌集詩序

龍灣與中河之水合流而下也其陽為西郭之壩鄒君
子賢有亭翼然臨于二水之會凡來訪鄒君咸憇而樂
焉乃二月八日君邀余與蕭氏子素兄弟讌集亭上時
從余遊者王澤及君之二子瑄環咸侍焉既雨而余第
楚亦至相與合席而飲獻酬揖讓有主賓之儀有少長
之序焉層簷敞虛橫檻通水風南來雨濛濛不可止前

蒼為龍洲春作客與日曛交布遙見紺閣瑤宇茅舍竹
屋出沒遠近草樹掀簸與風勢回薄若東舟而低昂也
洲之外為大江、陰為南岸諸峯若三顧天柱常巋然
吾前者皆微茫不可辨但覺山光雲氣行太空中如遊
龍陣馬超然與意氣相雄長浩然與談笑相傾接而飛
花驚燕時近尊俎亦一時之奇觀也哉酒半雨稍休君
舉酒屬余曰夫清明之景得之者衆矣自余有此亭以
來時有今日風雨之集諸君其自謂情景之奇勝何如
也幸為我賦之余惟春雨有澤物之功而君恒有活人
之德可以媲美而斯亭之集亦不可以無述也俾分韻
賦之且以春雨名之而余為之序

卷之八

十七

送歐陽孔述還鄉序

安成義巢里有賢君子曰歐陽孔述當至正壬辰之變
獨携其季弟與妻子去其鄉而南也凡三徙而達西昌
復渡江而南以達雲寧之下徑蓋又三徙焉其徙也皆
非有所擇率衝風雨跋水草歷晨越宵子然皆其難
以馳凡輿馬僕從之所相囊橐糗糧舉無有也其為人
又恬質簡約樸外而茂中與人言恒若不出諸口然卒
能繫其身以行、而無所不達、亦無往不安之夫豈
持口舌憑勢力挾才智以自張者乎其中必有過人者
矣於是君之去其鄉者幾七年然後歸其歸而來別於
余也反若有不惛然者余因告之曰古之人以去其鄉

為不幸而予之所處則有難言者矣昔也幸去其鄉茲又幸而獲返焉其去就進退不亦類有道者乎吾聞義栗義里也歐陽世族也而君又里之族之賢者其可久於外而忘歸乎吾不知前之播遷流落道路能如君者幾何人今其得歸鄉里見親戚省墳墓如君者復幾何人君歸而問焉昔鄉人父母子弟之未嘗去者今其猶有存者乎里巷之桑梓墟墓之松楸今其猶有未嘗剪伐翳然而益茂者乎望其居而思族處之不遺觀其溪山而思釣遊之所在然後見老者之在堂上進少者於庭下握手歡聚舉酒更勞而告以昔之所以去與今之所以還者焉其必為之慨然而長歎恍焉而自失忻焉

卷之六

十八

而交慶者矣由今以往使鄉人相交勸而服行仁義為不辱而長子老孫耕田鑿井相與休養生息以不去其鄉為歐陽君之勸不其越歟余從弟勉於君有同寓之雅而伯兄子中又辱有彌路之好者也故能從知君之賢則於其歸也敢愛其言而不述之以告其鄉人乎一

秋日宴中和堂詩後序

左旂使君既宴客之三日以余嘗期而不至也復為禮命客仍宴中和堂前大司徒掾曠伯達而次凡十二人堂下有佐尊者有歌者有彈箏者有橫吹者有鳴洞簫座中者則宜春易君鈞鰲有將赴瑞昌簿與余同坐因邀賦短歌為別者則劉君士隱吉文人也酒一再行歌

奏迭陳談笑諧談衆客大樂酒半使君命王其執爵請于衆曰昔者之會當賦詩矣今日不可無以為樂請分韻各為今樂府一章可乎衆曰唯於是劉季道取紙書古言古詩一句字斷之按以為左雜置繁中座各探

以為韻示無擇也繁行或探或否探者爭啓左先視有喜者有訝其難者有先審其音調者其否者以不能通是音律若余不才者君亦不之強焉既而辭者半韻餘其一衆復以歸之子堅王不辭也使君樂府最先成其辭清麗和婉至章末獨屬意於余若勉余當醉飲者余欣然酌酒謝使君：醉焉衆賦畢作者各度其聲命歌者歌以觴客其音調有不諧習者使君自與子堅

卷之六

十九

倚和之余辱右諸客屢首得歌而杯行無算一不自知醉矣余惟陽春白雪不啻誦其成曲而和者已寡今黃鍾大呂各奏厥聲而志亦無不達將非古燕飲之樂哉惟使君以干戈之寄而不忘於文字以軍旅之殷而不廢於朋友况其樂足以導和歌足以述情威儀足以合禮而言議足以成德庶乎好賢樂善之風非忘其事而繼以淫者是以君子有取焉客十二人視前日蓋互見之子堅名鎖柱北庭人善文詞與余為同年而余則南平劉楚也

劉尚賓東溪詞葉後序

余友陳子泰蕭子儀數過余稱東溪劉尚賓之賢因出

其所賦詞藻一快自數十回亦亟請誦之則其詞聲清
適如空山道者其風流疎俗如金陵子弟其閑情幽怨
如放臣奔婦色慘意莊其述懷撫事如故京老人意今
道舊語咽欲泣亦何能言哉昔稼軒送春一詞沉痛忠
憤悲動千古至今讀之使人毛髮寒慄淚落胃臆真悲
歌慷慨之雄士哉尚賓芳年雅志豈傾竭庶幾聞風
而興者惜余不習音律不能為尚賓商歌之然憂患之
餘亦不忍聞矣余友有蕭卿者雅好古善洞簫他日尚
賓能過余武山北岩下風清月白之夜當與數子者命
洞簫為子和品令之章而尚賓自歌之其亦有足樂於
余志者乎二友歸其為尚賓言之

楊氏族譜後序

卷之六

二十

友人楊獻自少讀書刻意科名而屢不得志於有司嘗
慨然曰豈有廬陵楊氏之後而寂者乎余因詰之曰
若為忠襄公之諸孫乎曰非也將謂文節公之諸孫乎
曰非也然則奚自則法然曰吾中奉公後也忠襄為中
奉之從姪孫源遠流分亦既莫得詳矣獨吾中奉而下
之系可考徵者此獻之所以感憤而興起也他日獻自
桐江來手其族譜一帙示余敬請觀之則緒墨鮮澤文
派炳列蓋前代故物也首載唐宰相楊氏系表下及於
文節公所撰脩族譜後序譜自受姓命氏之始由漢而
唐而宋為弘農為錢塘為廬陵其系廬陵者有四而楊

詳於獻以上之祖上下千數百年間勛業科名之懿遷
徙離合之故下孫流衍之自亦何盛哉余因究所謂四
系者則皆仕南唐而始居廬陵諱輅之曾孫其曰延安
曰延規者則別而為楊家庄之祖曰延宗曰延邦者則
別而為湓塘之祖其略於延安延規延宗三系而獨詳
於延邦者意當時四系子孫族大人衆不勝並載故各
詳其所係而是譜為延邦之後則獻之祖父故特書而
係存之者也然後知忠襄祖延規文節祖延宗而中奉
則祖於延邦也有以矣中奉公諱存字某為延邦六世
孫登神宗元豐八年第終中奉大夫洪州通判五子皆
顯仕獨季子諱王訓者不仕則獻之九世祖也王訓歷
五世為遇極咸淳甲戌以鄉貢陞國子上舍迄元興又
將百年而楊氏之詩書文物能不興時以俱廢不亦難
哉中奉公秉剛守正不附京相其正氣偉節可呵叱雷
霆增光日月雖沉浮郡州以終要其所立亦豈在忠襄
文節下哉異時二公抗節相望而起謂非中奉公有以
倡之不可也今中奉之子孫不啻數十百人其才且賢
如獻者信不多見矣而人能感激奮勵於千載之下求
以不辱其先如獻者則天之所以報於中奉公而未著
振於上舍公而永大者將不在茲已乎吾將見子之亢
美于前人矣豈徒歎嗟於一第已哉請書譜末以
為序

送薛伯謙序

士君子用世之具不亦難致矣哉患其無具而不患無用之者君子也知其有具而不能用之者而不能盡其具者非君子之所患也用之矣用之而復盡其具矣而有是具者或不能以自盡焉則亦烏在其為君子哉況未嘗有其具而欲輕於自試者哉汝寧薛君伯謙嘗抱用世之具而能不患於無用之日者也其為人疎髯修幹慷慨激烈有古燕趙豪俠風二劍術善讀書尤邃於史學而旁通捷出於兵法雜家故嫉惡若仇赴義如驚其決機制勝有沈鷲果敢之勇有變化闢闔之奇蓋屹然而不可犯浩然淵然而不可知其所止極行於世

卷六

三

將三十年然未嘗售其用於人而人亦無有異於用之者而不知伯謙之其日完以大矣方歟民倡亂火烈水決江淮之間風草披靡小有才識者或不能不眩於所持以自附於恍惚茫昧之天不則魚肉溝壑耳君乃奮然負其親引妻子去汝穎出漢沔涉湘潭走江西之廣陵而止焉計其間觸虎履蛇虺犯風濤者歷三時絕四千餘里而卒能全其生完其家以保其親非有明之見奇變之才者其能之乎抑其所以審向背決去就之愛重其具而不輕於一試者亦豈無所待而然哉於是東固之寇特竊我東鄙今永新州判官制君某清之三簿楊君某以富那賢陸奉郡侯之命出鎮于匡山之

下而匡山之義士蕭某者實先後給助之艱危方殷同濟足力一旦聞薛君之義以擢命來辟君雖欲掩其具而晦之不可得矣夫東固地不大於一縣人不衆於十族也其山澤之險密皆禽獸之岑蔚也故愚民之扇亂畏罪者咸趨而負之揭竿而闢握粟而食驅老弱以當鋒鏑假妖妄以固判渙其為惡固甚烈而其計其狀亦窮矣昔昔吾民也民不皆忍於為盜也危妻子暴骨肉弃田疇燔室屋以為盜彼亦豈樂乎此哉歲月持久之勞費繁滋陰慘陽舒以時其行君之所以濟此者宜必有其具矣之數君者又皆灼義理達時變而能不愧於天下之士者也今不遠之招亦既知君之所有而將用之矣不徒用之又將盡君之所有而用之君猶有不樂於自致者乎伯謙行矣毋抱其具而不見於用也亦無用之而不盡其具也使抱其具而不見於用猶虛具矣致之具而不盡其具猶不用矣古之人有言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亦顧其所操者何如耳且今天下之民氓勢者蓋不直東固一隅而已也若楚晉素無其具而不敢輕於自試者安得不重夫天下之大而深致意於吾子之斯行哉於是伯謙抗劍而別予為之歌曰擊劍兮鳴轂馬駢兮空谷挾浮雲兮東馳送清秋之黃鵠黃鵠舉兮雲中橫四海兮激長風噫嗟若人方丈夫之推

卷六

三

贈鄭生序

余年十九客豫章羈縻薄勢援單寡居無以為資出則俵然不知所之又不能識當時之賢士大夫以故賢者之言無從而聞焉退而屏居讀書以求吾志致之勉歷寒暑忍飢渴懲躁忿如是者久之而猶未有所得也乃愈自振厲不敢廢倦日求夫當世之賢且才者以增益其所未至者焉嘗於群衆中聞有言新昌校官鄭君同夫之賢者曰君漢康成之後嘗從遊於清江范太史之門其行義文雅萃于一家湖山衣冠之族蓋未解或之先也余竊識之而不忘於心今年春予轉客寧都適同夫為州校官始獲親即友益扣發言議上下古

卷之六

五

今世變之殊與聖賢言行出處之詳以至覽山川草木之勝發吟咏情性之奇於是余之所得於同夫者厚而有徵矣無何同夫且代去其仲子曰之純者不遠數百里道豐城沂臨肝度廣昌來迎其父余於是又見之純者復能無愧於其父兄而余之所以獲交於鄭氏者亦何幸哉乃九月之十日同夫行之純請辭且徵言焉噫余嘗以兄事尔父尔父亦以弟視余而不知余之不才也吾何以為子告哉吾子承祖父之成訓不出戶而得賢師友內無飢寒困頓之累外有資訓切磋之益其猶有不肆力於學者乎宜其氣溫而恭志遠而篤浩乎若江海之方決而未可以量測者固非若余之憂患勞苦

無所依薄而後為之者也子今年二十有四視余昔者當子之年之所為固有愧於子矣而况今年二十有九長於子者五年而所為所志曾不能有一日之長之異也則於子之行也不曰有所愧矣其能慙然無所感於既往之茫茫者乎往者不可追矣而學未成志未就猶以饑寒奔走道路使蕭白之親顧望於內而迄無以慰其思者此其為情宜何如耶今子迎侍以婦父之子兄弟其樂頗有全於天者安得不因子之行而重有感乎若余言者誠知不足以為子告矣而猶懼子之安於順適者或不能以信夫困而學之者之不易也故敢告焉異時子之弟之紀自邵武歸幸亦以是語之無

卷之六

五

徒使余為文學君之辱友則庶乎其可也豈徒曰微利達之榮懷睽離之思而已哉

送康履謙序

吾鄉多故家有康氏居古株山者族尤盛而遠余聞長老言自其先世以儒雅忠厚表著一鄉人有忿爭望其廬或愧悟而返當是時康氏固未有顯仕也至履謙而家益大履謙嘗從先君子遊才敏而多智蚤能奉其毋撫弱弟以振樹家聲及兵革四興又能奉州長命出粟食其鄉人之壯者使執干戈以防範不軌而保完其鄉土激之以義結之以惠率身先之省府方議署以官會世變作矣君閉門却謝順道田里而聲名日起薦者

交至若有不能舍於君者亦豈容以自蔽者夫天下之才必為天下之用玉蘊於山而瑚璉之飾登薦於宗廟珠生於海而照乘之彩炫燭於都市夫豈自獻也哉玉蘊於山而草木為之潤求玉者必不自棄於險絕之谷矣珠生於海而波瀾為之光則採珠者必不自絕於干仞之淵矣而況時之所遭慶之所積有不期而自達者乎憶嘗侍先人聞先君之言曰我黃陂府君之外諸孫也府君遊江淮以勇義立功授秉義郎知黃陂縣晚年歸休嘗教子孫讀書以嗣世科萬無蹈我故步也今兩家子孫能有感於其言者乎余時從傍識之孰知去之二十年遂有今日哉抑先人去府君幾三世耳故康於吾劉氏有中表之好履謙於余兄弟尤厚而不疏茲其將應辟而起也得無言哉言不及乎他而必叙先世之美者所以見康氏之顯仕者自履謙始而履謙之所以顯仕者又自其先世忠厚始也

送焦廷璋序

兵亂七八年環東南郡邑凋喪十九往時號為世宦貴游者咸習恬長逸不能負斗粟操尺新以自給至凍餒其父母妻子乃貿然號於人喪其所守噫盛時豢養之禍亦可感哉夫爵祿既不能常有矣使得數畝之地日荷錢鏹驅牛犢耕耨其間豈不猶足自存者然士无定居業無恒產而其事又非其所素習也其亦何

必自免於今之世哉余友焦瑜廷璋世為晉之清城人延祐中其祖大中公由某官來知泰和因家焉迨君且四世矣九州民之老者見之則曰此吾故侯之孫吾嘗逮事其祖若父也其少者則曰此吾故侯之子孫也昔吾祖若父皆其民也則相與道其賢惻其貧而私惟其不仕者其在士君子則固已知而敬之矣方承平時君超然弃七品階陰不求叙杜門藝圃攻苦食淡與儒生居游九聲拔衆馬薰心灼目者一不以動其中遭世亂寧飢寒顛蹙不悔而必不為苟得以辱其世其自守固已介然矣他日以所居當戎馬之衝又能奉其祖母入萬安山中即開曠為安養計其幾於處變又豈不加於人數等哉抑吾聞盛衰迭運者天之時得失相乘者人之事而乎此東南諸邑若萬安淪陷之禍其慘烈亦甚矣然其民細而勤其士質而好文其土衍沃而多利有蔬果茶筍之美有禽魚杭稻之饒有園池花木之麗余嘗遊而樂之君之往也先之以芟刈啓闢之功蓋之以樹藝營締之利歲改月化又烏知自今不可以復乎昔之盛哉昔瑜之先君提舉伯奇方少時以大中公之命從先祖府君講學于石岡之下大中公既二守湖州猶屬卒業焉故余於君有再世兄弟之契又竊同有志思效于前人者今奈何舍我而他適也余以親戚墳墓坐困于此不能違之而偕作矣獨嘉君之安貧賤習勤苦

能不辱其先為孝子為順孫非若世之襲富貴習驕情
遂至於淪落而貽悲誚者故樂為之言以相之

送張經歷序

夫懷天下之利器者必工於剗裁抱天下之奇寶者必
重於登薦然惟賢者能不急於用能不極其能而士君
子於進退卷舒之間有可觀考者矣若真定張君鵬舉
則其人也自君少時侍其親宦遊江南已穎異卓絕始
試吏吉水繼調龍興廬陵兩郡當至正辛卯壬辰間兵
革四興君不憚勞勩以佐監守凡調度徵發營繕攻守
秩然若素所經畫者故廬陵監郡丁侯尤嘉之舉為江
西憲掾未試而丁侯有廣西憲使之命乃併移廣西會

卷之八

二九

亂作留廣東未行而江西守相道童公嘉君前掾廬陵
時有勞績復以陞廣東帥掾之檄來下時帥侯忽速刺
沙大喜久之南海三山官窶有警君奉命往諭其酋招
徠之得三千餘戶繼而湖南變作復推擇君往視旋復
桂連二州以歸時軍役大興儲峙告乏君以邊防兼領
鹽課規措有方不閱月得錢粟數萬廩庫充溢二司嘉
賴之上其功於朝廷即擢為帥府都事俾究其用秋
滿陞本府經歷未幾三山之禍作而君乃飄然以侍親
去矣嗟夫君忠孝也其出處進退豈不卓然出夷等上
哉夫其剗裁之不煩者器之利也登薦之不凡者寶之
奇也然皆際變故於適然之會而各有以建奇偉不常

之功又能不急於用不竭其能一飲而藏之於無所施
之地可不謂之賢且智乎憶在甲午冬楚嘗以公事一
見君於郡幕孰知去之嶺海九年來歸所建立又表
如此而問閔道路憂患存加髮髮之蒼者亦日可感
矣方將相與上下古今以究觀世道而君志已浩然山
中雖欲挽而留之有不可得者因為叙其所以而推美
之俾觀風者或有考焉亦世變人才之一驗也

芳上人詩序

余嘗與芳上人論詩於清平之跨牛菴其性靜而質其
氣和以平其為言也直而近於雅方之外能言者率多
然大抵纏綿於倡頌口耳之習而於詩之道遠矣他日

卷之八

二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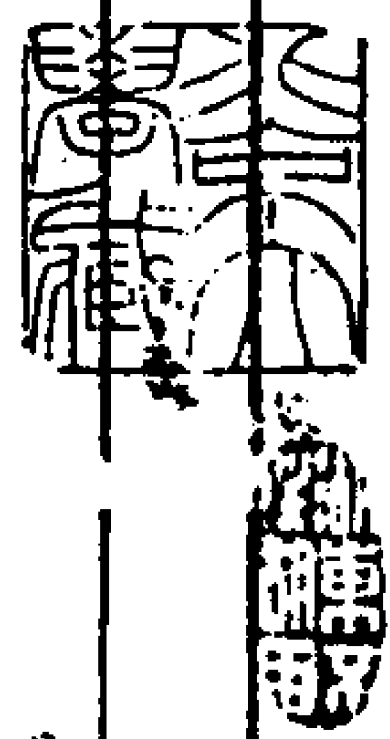
出其所作一帙以示余反覆玩誦之爽然皆奇語也上
人方盛年遊名山大川如東西家九江風淮月吳山楚
水之清麗雄鉅可悟可愕所以涵養其性靈恢宏其盛
觀者宜有異於人人矣抑聞之詩本情性而發於天才
成於學問其蟠空拔地出無入有不可窮測者此天才
也至於循律度範驅馳從容優柔以造於成家之域又
豈不有在於問學之助乎君學禪者也其試以學禪之
功而進於詩焉其必有所悟矣

槎翁文集卷之八終



序

陶德嘉詩序



余聞陶德嘉詩凡若干首喟然作而嘆曰詩本人情而成於聲情不能以自見必因聲以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聲達而情見矣夫喜怒哀樂情也而各有其節焉清濁高下聲也而各有其文焉情而無所節也聲而無所文也則不得以為言矣而況於詩乎德嘉以名父之子盛年茂學宦遊江海間所交皆名士大夫不幸遭值變故乃委而去之耕釣於雲山之陽閑閑焉若遂於忘世者獨嗜吟咏不廢故其辭清新而不累於陳和婉而不

卷之九

乙

傷於暴介潔而不達於物其情才音調之美有足尚者矣抑聞之萌蘗之得養杞梓之所以鉅也流衍之不已江海之所以深也瑜瑕不相掩則良玉之美具矣子之年昔少而今壯少之所為壯或悔之余豈徒以今之所至者望子哉子由是不倦以求進焉則情之發也必正而和聲之奏也必宏以遠矣余不及識德嘉見其詩如見其人且重余弟塾之請也故不敢以謏陋辭輒為評其所以復書其端而歸之

贈地師丘弘道序

余嘗怪大史公書天官傳曰者龜策往往極推災祥言之不置至地理止言河渠而不及卜筮之類何歟其叙

黃帝以下至舜禹皆各言藝處又言登箕山見許由塚又云淮陰侯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傍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夫淮陰非能相地也聖如舜禹賢如許由其所葬處常歷數千年不廢此豈偶然之故哉故藝者人之所重也經曰卜其宅兆又曰葬之以禮而其說乃不少槩見何歟當時敘述學伎立名者下至相馬牛蟲者皆累累載其人而相地者獨無聞豈在當時固卜者兼之而未有專門者歟不然其文膚淺不經學者難言之而遂不傳歟太史公後四百餘年而後其書始顯於晉之郭氏豈天不愛道而書之顯晦固自有時歟今郭氏書所謂內外八篇者謂之經可也而其間又自引經曰云云將書之上固又自有經歟何晉以來不一傳也郭氏後又數百年而唐之張說一行李肇始推衍其說逮其李世廣明亂作疇人子弟散在四方楊筠松以流徙困辱之下始新其說以立教而二曾劉胡之徒又從而鼓吹羽翼之於是賴之藝法始大著於天下至宋廖氏劉氏極矣然其為術好騁異立奇以附會災祥得失於分寸之間故其言支蔓穿鑿類舍經而徇俗視郭氏書遠矣况古法乎蓋嘗病是不幸不出於西漢而不見錄於太史氏亦不幸而出於秦漢以後而不得具正於周公孔孟也將大樸既散而言論愈繁世變日下而巧偽滋彰其流弊至不可勝言者豈淺

千古之一憾哉立君弘道賴地理學之善為者也居零山之陽治郭氏書將三十年與人言必本於忠孝其為人卜筮也必不枉道以徇利太史公所謂以伎能立名而有高世絕人之風者君之謂矣其來西昌也人之欲慈其親者多就君卜之而余之二親亦獲更厝者皆君力也其淺深去就蓋自有其法而所謂鬼福及人如靈鍾之應粟等之春者則非余之所敢知獨嘗與君上下古今言議有及於是者每為之瞿然而卒無以自解於所疑也故因君之歸叙余說以誌之

玉源劉氏宗譜序

人莫不有所自人本乎祖人之所自也而人又莫不各有其所自然道之於口不能以永傳而無訛故著之於譜所以紀其祖之所自而引之於後世者也其可忽哉自宗法廢譜法亦壞而莫修嘗求其故則其風氣習俗因循簡慢之弊有非一端矣夫世之貴富者則恒有所不屑為而貧且卑者又有所不能為少而壯者固有所不暇為及衰而老矣則又有所不及為承平文物盛際既有所不得為則喪亂蕩析之餘又安得而為之乎廬陵劉氏有持志字志遠者板塘族也自其少時嘗刻意春秋之學牌脫科目將以亢其宗不幸志不遂伸世變遷作而持志亦且老矣他日持其所修玉源宗譜圖引以示而徵予序之譜本承新劉氏著自汴宋時有為諫

諫官名注始則慶曆宰相某公沆之尤也注而下三世迄其名而世而宗俞五世而卓嘗為宣州太守號石門先生者則為始遷廬陵之祖也卓生士和迪功即泰和縣主簿士和生廷廣廷廣生三子汝昌其長也汝昌生四子克立其季也克立生朝宗朝宗有子三人孫九人曾孫十九人而持志其一也持志年且八十為世十有三視其子若孫之相繼凡十有五世矣系屬詳而疏戚明絕續著而尊卑定失其微者雖近不書信於傳者雖遠必錄臨乎合宗之意繁然序族之法三百餘年之源派本末具見於尺楮間可謂能謹其所自而不為風氣習俗之移奪者矣使持志挾榮盛富有之資當強壯承平之日而為之則亦有大不難者今乃以其所不能為之勢所不及為之年與其所不得為之時獨奮然考訂續次而力為之忘其時之亂與其身之貧且老也豈非孝友至性堯而不倦而俯仰憂懼有不能自己於情也歟則斯譜之作非徒以光大後偉者推于前人又將以昌茂秀彞者待其後之人也其存心之厚立志之遠亦新所居之舊號其遷廬陵之三跨塘也乃以舊名更之而又謂之玉源云

贈地師立弘道序

頭人自唐末以相地名天下其術同出而異流其人無

智愚高下莫所四達

當世雖為大言

而不顧然計其足迹恒不出東西家視其家往往有親

喪數世而不

之然又以為其地巖廣深

固風氣所必有異人勝士出於其間余或末之見則

固不而遂決也他日余弟堃為余言立君弘道

蓋卓然自異者矣為人恂恂寡言平居事親孝與人交

久而益信自其少時已篤意楊魯之學然不肯少徇襲

流俗感感鄉里以自狹嘗涉閩歷楚遊江東西問九古

賢名卿碩士先世之所墜域真仙神人靈秘詭恠之所

都宅與夫喬山廣林恠石巨澤深澗之所控注而蟠蓄

者無不窮探遠覽極陰陽幽奧精微之會以窺昔人裁

度營作之功其用心蓋博而遠矣然君益慎其所得未

嘗以售於人非其人雖與之終日而片言不得聞非其

地雖委以千金而有所不屑其來廬陵也余與之再見

於沅江之上愛其山水明秀而溪南王君以世家文物

之懿又知賓而禮之故君亦樂為之盡凡其卜而有營

者類皆比於古法當於人心要可以闕靈發奇歷後世

而無患者於是莫不慨然恨得君之晚而欲挽留之也

孰知其浩然而不可留者又有出於常情之外者其一

曰愀然謂余曰吾自祖父再世而上昔者既幸卜而更

堃矣其未及者蓋亦嘗擇之以少待茲日月有期將歸

而襄事焉子立贈以言乎余惟君之學既精且博矣又

能慎而施之以不枉於其道及歸而有也又能不忘於
於其先余也何幸得君之重以信余弟之言而祛余昔
者之所惑哉故樂為述之以告其鄉之人亦敦教勵俗
之一道也余弟堃備見而讀之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
有所勵也夫

送畫史李約禮序

世稱善畫者曰畫史畫工也史官也畫者安得與史官
並稱而謂之史哉及觀古之秉史筆者其傳是人也非
徒紀載其德性行事官職功業而已乃并其狀貌顏色
言之如曰美鬚髯長大也曰短小精悍也曰首曰黔也
曰黑而精狠也其傳寫精妙千載之下如在目睫故吾

卷之九

嘗謂史官為不丹青之畫而畫工乃不文字之史則其
謂之史也亦宜然史官為畫或徇愛挾忿為美惡高下
又其書常後時而出有不核不倫人莫得而議之而彼
或因之以欺世而後世卒亦罕有能辨其非者獨畫者
之於傳神其人恒相視於咫尺其部位形采肥瘠長短
廣狹之際分毫爽戾則三尺童子指而議之矣由是觀
之天下後世之公而直者宜莫若畫史之筆而余之所
見者亦寡矣廬陵李約禮為人傳神極精妙方立談過
目如不經意而落筆施采無不死然能使見者即知其
為某某而約禮固未嘗自言也其或小有盈縮於其間
則約禮又能因夫人之言帳為之更定而不厭及其成

也人莫有能得而識之者是約禮非徒能信其技而又能信夫人之言者也嗚呼世茂公論久矣安得如約禮者使之秉筆以公天下之疑信哉

蕭子所詩序

余友蕭雅言博學強識跌宕好遊而樂於取友遭世亂讀書甘竹山中凡時事之所存論議之所開遊覽之所歷一寓於詩歌懷公挾策行吟坐嘯終日屹屹不少休其用心亦勤矣余嘗得其所賦讀之蓋燦乎其有章鏗乎其有聲浩乎其有所本也豈非能賦之士哉自東南禍變世之作者往往有感於杜陵天寶以後之作而詩道一變矣竊嘗以為世變萬萬情性一致其於詩也未

卷之九

嘗無所法而拘之則卑矣未嘗無所自而襲之則陋矣母汎汎以為易母棘棘以為奇也充之以學養之以氣約之於其所守達之於其所施則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況於詩乎余方有志於斯道思求能賦之士以相長發焉若雅言者固余之所願也輒因其詩而為之一言

東行倡和集序

歲壬寅秋八月十六日安成饒府大發兵攻廬陵之新安一道由白沙渡江入麻洲一道由泰和入仙槎兵勢四合民大駭散是日余從龍塘歸珠林則家人奉老母已先往山中余獨與伯兄子中仲弟子彥相見具翕堂上俱貽愕不知所為又明日過石嶺下次第與家人相

聚遂冒雨入南宮又數日進抵長坑之石龍山聞新安且破退保富田而賴兵亦奄至水南與饒約大會富田城下特游兵四出田野騷然烟燄綿亘百十里矢石之聲晝夜相聞乃復深入南門山寓里良寺久之聞富田以城降諸軍各驅牛羊婦女大掠而返余挈家稍出三城嶺依從弟茂和以居未幾余以疾遽返先廬而家難作矣當時家人同行者廿有一人奔走轉徙於外者九七十有六日七十六日之間余兄弟相依為命蓋無頃刻違離者凡親物觸事傷時感舊一於詩乎發之或同或異或倡或和或賦或否其多寡先後雖不盡同而情之所至則有不能自殊者矣當賦詩時紙硯不能具往

卷之九

往相聚於溪澗傍側山岩林木間挹泉研石拾木葉櫟書之三人者或相與悲歌或相視諧笑兀然而坐飄然而行悠然而息如是者率以為常一不自知其詞之苦而情之悲也因竊自嘆以為東南之變其一時倉卒罹兵禍者何限而吾兄弟幸得遠去以不廢文字之樂其得於天者不已過乎越明年余卧疾林下方起念伯兄遠遊興國而仲弟復留賴吾母已不可見而兒姪輩又先後喪去為之泫然久之退思當時所歷如一夢寐而彼之乘時欺天嗜鳴叱咤以自擅於一方而卒貽毒於斯民者今又果安在哉嗟夫士大夫不幸而生於斯世其得全者天也其不得全者亦天也天吾之何哉因閱

故紙中通得詩若干首乃第錄之題曰東行倡和集而
藏于家以俟余兄弟之來歸也呼斗酒煮山茹合席於
堂上而共讀之不啻痛定思痛以毋忘於患難之時豈
不亦有交所慰感乎哉

贈暨士馬如春序

前二十餘年余游平川於暨士中識隱君子曰馬君春
谷風儀峻整衣冠甚偉言論落落可聽其伯子朝顯尤
清修和厚克世其家余嘗登其堂見其父子兄弟間恒
雍雍如也邑西境奉輿馬以迎候視療者日踵其門君
咸急赴之其貧且賤而有告者君亦畀之藥以歸而未
嘗校其直其仁厚往往類此余後雖去之蓋嘗稱其為

卷之九

九

人今年再過平川問春谷既已仙去而朝顯亦蚤世獨
其季子有朝貴者方董職為衆暨之師而學業操行乃
不異乎其父兄也可謂能子矣自兵亂士大夫守專門
之業者非棄而遽變輒落而不殖求其能如朝貴之世
其德者尤寡夫暨以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心曰
仁而已仁於四時為春春則物遂其生而無有天札疵
癘者矣君之先君曰春谷請別字曰如春不亦可乎既
以諡朝貴復為之序以贈之

鍾廷方錄癸卯壽詩序

愛其人而頌其壽者古之道也西之詩曰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周雅曰酌彼大斗以祈黃耇又曰樂只君子遐

不眉壽蓋其愛是人也必本之德以推其得壽之宜亦
必假於物以致其祝頌之意上下通用之故曰古之道
焉然其為詩也往往發於會遇燕飲之際未聞有因其
始生之日而為之賦者夫因其始生之日而為之賦者
果孰起乎吾不得而知之矣惟近世河南程先生有言
日當倍悲痛之語斯言也其亦有所深感也夫友人鍾
君廷方吾先君子及門高第也清介而有守家故多難
壽又多佳子弟故其庭恒有文士之迹而不雜焉乃六
月某日其始生旦也余時適留其家獲次賀賓之末見
其弟與其子若姪拜於堂下者累然相屬也見其
賓若友賀于堂上者于于然而相失也然人各有詩詩

卷之九

十

各致其所以頌望頌美之意夫賓之所以愛其主與人
之愛其友者固不異乎弟之所以愛其兄子之所以愛
其父也存之於心而為愛發之於言而為頌其情同其
辭能以自己乎於是廷方之年六十又加一矣其子弟
嘗錄慶賀詩文自至元丙子而下將三十年若詞若詩
通得若干首是來者之錄又將源源而不已也豈非盛
哉君子謂是詩不溢美不遠親不悞樂有古之道焉夫
事有非出於古而其道不違於禮者君子不棄也矧其
賢德有足以應之者乎故因其癸卯錄而為之叙

送王以誠之武昌求父喪序

人子有終身之憾而抱無涯之悲者莫不幸於方幼而

父違之既違之矣而又遂不返焉是其親卒不可得而見也則孝子之思宜何如哉有王生以誠者吾里人也其父泰亨甫有學行尚氣慨當至正丁亥間去家而南游於楚久而弗歸生既從黃冠師學老氏法矣恒惻焉以異其親一日之歸而見之又四三年東南兵禍大作道里阨塞泰亨甫音問益不相聞而生之年齒日壯矣每飲食寢處涕泗交下至稽顙祝天以祈其親之安今年春始有自江漢來者言泰亨甫已死且藁葬其所矣生雖不敢必其然否而悲憤鬱拂尤甚則慨然曰其不肖既不幸淪異教而不子矣幸而聞親之喪之有在吾寧忍使其終棄於數千里之外而弗返乎則具糧束裝泣別於其所嘗往來者余因告之曰子之父昔不幸而去子然所以云子者亦將以異一日之有成而利澤子也不幸無所成以死亦豈不以有吾子者在而得引以自慰哉子之為黃冠師未必尔父意也為黃冠師而能違焉以不忘其親則難矣夫能不忘其親者即能不辱於其親者也能不辱其親則雖尔父之存所以厚望於子者亦不外是矣尚奚以悲且憾焉哉子行矣過一漢之上首訪尔父之故寓以求尔父之故交拜而請焉其必有告子然後為服即尔父之殯踴躍而盡哀焉禮必如始喪雖速不可忽也雖久不可易也既又設祭於殯塋而告祭焉既祭矣則必哭而絕於墳者三而後

行廢乎魂之有知依而來止也不亦可乎曾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生其思所以為自盡者哉異時負骨而歸附先城而襄事焉當又有以語子

贈鍾大觀序

典史

興國有名家子曰鍾君大觀以其邑吏秩滿當遷他邑其友謝以善惜君之去也則來謁余文以致贈焉以善之言曰甚矣鍾君之難能也以百里萬家之邑當廢務捨懷之秋有甲兵焉有錢穀焉有興休詞訟焉宜非一手足之為烈而後一然自會府有汰冗之令而邑長無兼吏之司於是一絲之事盡屬於一令之尊而今之所以設施注措者又恒屬於一吏之手事叢責備而吏於公者始棘棘乎其難矣惟大觀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三事勤足以奉公明足以燭微九應對奉承之間將命教護之舉靡不交盡而兼至故上有以得長官之譽下有以得邑民之情而優游安裕以終其秩莫有間然者非其才且賢能致是哉嗟夫大觀則誠難能矣念昔大觀之垂髫時嘗執經從吾伯父養蒙先生游已新然穎異可敬孰知去之三十年乃能操觚引續以從事於邑大夫之後而有立卓卓如此非賢而能之乎夫事之繁劇者固難於獨任而功之責成者恒亦不必係於眾謀蓋任之也專則其為之也力為之也力則難有所不逮而責有所不得辭否則旅進旅退徒驚驚曰非我責也非

我職也我何以汲也為而天下之事始日廢矣君子視大觀之所為豈不重可為世道人才勸我大觀和厚周慎物之貴重而器之結利者也其遷而升也駿乎其

送墓師胡從正序

傳曰墓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後世乃有遷卜之說至啓發再四而卒猶有不得其所者何哉亦曰始之不慎而不得其所以藏之口道也孔子謂古不修墓非不修也惡其不慎於始至於崩而猶未免於修也修之且非

卷九

三

禮而况欲更啓其故藏者乎則孝子仁人之欲愛敬其親者宜必慎其所始矣友人興山令尹鄒君利川有母之喪殯于淺土者將再踰年日違口然惟吉兆之是擇一時號為墓師者各以所見日踵門以售其技然其言不經下者率阿循取合高者或誇誕立異以故時口抵牾舛錯君惑焉他日聞輿輿國有墓師之良者胡從正氏質直端詳治郭氏書積二十餘年探索研究如儒家治經宗主楊魯家說而深造廖氏之微其為人卜墓往往安便詳審無依違欺蔽之病眾亦咸推護之曰非從正莫可謀卜也君然之即飭書幣遣人馳二百里往聘之則退然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者及與之登臨

上下顧瞻一環蓋洞乎其識淵乎其論而確乎其有執也凡丘隴之形勢性情泉池之脈絡源委無不瞭然心目間美不容掩惡不容覆而刺裁迎折無不如法其言曰墓者乘生氣也淺深得其所乘則不必錮以金石堅以膠漆而風不能散水不能涸螻蟻不得入草木之根髮不得侵而遺骸寧安矣其不然者反是久之於九州之東得地之厚而固者曰鷄鳴山其西得地之坦而秀者曰田螺坑其始也榛棘之所蒙翳狐鼠之所憑依過者或未之奇也至是遠近來觀咸咨嗟嘆息以為胡君之術之奇果足以酌其言則又相與徬徨驚訝慨然歎鄒君純孝之積為有感也嗟夫人亦孰不欲其親之壽

卷九

高

且安哉其生也不幸而有疾雖拜而迎暨不過也若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斯言也誠以欲其親之安將無所不用其情焉而况於親之終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又曰卜其宅兆也傳曰凡用於棺者必誠必信孟子亦曰無使土親膚皆此意也此固人子之所當自盡也自後世惑於鬼福及人之語而鄙師俗巫乃有貨視人之親以為厚利之資至使人子朝墓夕改亦將有觀利於其親之意否則慙且怨焉其亦惑之甚者噫彼固無足道也乃有不擇不圖舉其親委之於螻蟻沮洳之區者亦獨何心哉胡君治墓畢告歸其鄉鄒君既禮贐之矣余因原古之墓者并述君之所以為人治墓為安且壽

與郭君之所以望其親而能慎於初者如此以贈之庶
人之欲愛敬其親者必君之是求亦化民成俗之一助
也若夫持淺陋之見徒以人之親試其巧而猶不能不
待夫來者之改而則戚矣郭君吾知免夫

贈熊澤史序

友人馬君佐以大省之命部送糧舟往來章貢之上數
過余道相掾熊君以德之賢其言曰君清修樂易人也
以長材雅識受知於今中書平章公蓋非直策名於簿
書案牘間而已也頃者平章公顧念廬陵泰和之境瀕
於暴敵特命君以掾史重出督征賦既而又即其所泣
墜提控之命以優異之九州東南之甲兵錢穀科征造

卷之九

十五

作一切調度悉委以屬君隱然方面之寄腹心之任而
喉舌之司也余每部舟載上下灘石間若絛屬絛懸無
不虛往實歸而無稽滯廢曠之患者君之賜也茲余將
歸計於會府矣子盍為我序所以畢事之故以歸成於
君庶幾君之美彰而不闇也嗟夫熊君之賢固已昭晰
於時矣馬君其亦有歸惟賢能之賢者乎成巨室者必
藉衆材上無所從則下無所附故構榱桷恒有功於
百圍千尺之梁棟何也一木之大不能以獨舉必相須
而後成焉而況於為政乎二君之美蓋交可紀也雖然
民貧飢急莫甚於今日九兵之所仰食者農也而農之
去而為兵者又相望而起矣其操耒耜而緣南畝者日

寡何以為供輸之繼哉善計者其亦思所以紓民之
力而與地之利者乎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
其時矣僕願因君佐以達於熊君君仁人也能無則然
於斯言而上聞乎

朗溪曾氏瑞石序

廬陵有曾氏世居邑西之朗溪朗溪之上有異石焉穹
窿修直跨兩屋之間若偃梁然可以通行者昔有人過
之指謂曾氏曰是為而家科名相也幸甚保之既而曾
氏有名應龍者果領宋寶佑戊午舉里豪忌之夜遣人
排石以斷之迄今百一十年矣應龍之五世孫有鉞者
為余言當其曾祖父時石之斷而空者猶八九尺行者

卷之九

十六

至架木以通迨其祖父時則斷石漸長已可三四尺許
今石長益近可一舉足過矣因名曰瑞石將謁今之能
秉辭者紀焉余甚異之他日余友劉君伯章過而見焉
為賦詩以志喜且曰序卷瑞者吾西昌劉同年也當自
為君請之後伯章歸安成與余不相見者數年而鉞獨
勤勤以序文來數且謂伯章之意宜不可以孤也余不
敢辭則為之言曰夫天地鬱積磅礴之氣以周流生息
於兩間者固未嘗已也而其成毀廢興類關於人家國
天下則有非偶然之故者矣而君子固不論也昔新莽
嘗詭通午谷矣而漢之祚固自興也正倫嘗忿鑿杜因
矣而千載之下論人物事業者卒歸之南杜而正倫無

聞焉則君子之自修又豈容惑志於所異而忘致力於所當為者哉抑聞之人服勝天仁定亦勝人夫斯石之毀也昔之有力者既倖以報而勝天矣茲其長而將合也豈非天之久而定者卒有以勝夫人歟吾聞魯氏多賢子孫皆文雅端碩為時名士使斯石雖斷而弗合猶將奮起以自效矧山川獻靈其滋長聯屬以復于舊也有日則由是興德藝資天府以繼名科之世而成茲石之祥者寧不在斯今乎孟軻氏所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誠其慎圖之

先塋記自序

嗚呼昔我先人臨終以故書一帙遺不肖孤等曰小子

卷之九

七

識之此先世墳墓錄也小子識之不肖孤敬起拜受教執書以泣諾不敢忘既襄事發而視之則先代有司質荆與私家契券具焉嗚呼其敢忘哉惟劉氏自五代唐天成間由金陵來迄今餘四百年由始祖五府君諱況而下迨楚歷十有七世其間生而聚居歿而族墓宜皆有其所也而世殊事異播遷中絕者往往有之矣欲盡錄之得乎惟我先大父實存府君及高曾以來世謹券牒之藏而時嚴春秋之祀得於家訓面命者固多而據諸故老耳聞者尤審而不放由是修圮毀剪荆棘戒斧斤詰侵暴所以保而守之者蓋無不盡其心焉嗚呼其亦難矣昔孔子幼孤塋其父而不知其處問於鄒曼方

父之母得於五父之衢然後能合塋於防及其塋也又曰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無識夫有所不知雖聖如孔子不嫌於下問而慮之遠者雖聖人不能以無所識也況夫後先之相代陵谷之相乘盛衰之相倚又烏能以畧之而莫之省哉是錄自一世而下其墳墓之散在郡邑都鄙與夫墓徙之久近城隍之廣狹咸按其所錄者係而列之摭若干號題曰珠林劉氏先塋記嗚呼十七世四百餘年之錄亦庶其畧備矣惟奉教以來荐罹喪亂凍馬失墜之是惧茲幸及於少寧以有存也我後之人尚嗣守之以無廢我先人臨終之訓哉謹述而為之序

陳曾遺藁序

卷之九

八

陳君曾者余妻之兄也既冠而孤同母第一人則出繼於族父曾獨奉其母楊氏以上事其祖母康與其叔祖賴州府君及叔祖母胡夫人三人者俱年登八袞每旦府君衣冠坐堂上諸孫進謁訓戒嗃嗃當時曾之從弟猶四三人而應門索侮營營計事無失節應對唯諾無違禮俾老者至忘其子之喪而內外一怡愉者曾也君自幼已警敏能言外祖待制楊公奇之比長益刻意舉子業治周易義常以外祖自期待諸舅笑之然喜其志不輒挫也當其父潮陽府君沒時有四女俱在室君貧裝嫁之皆不失所余孀婦君第三妹而余實貧君以文

學相重不嫌也至正十七年春祖母康沒秋九月賴州府君繼沒又明年庚子胡夫人沒前後終三喪於兵戈擾攘中罔有不自盡者甲辰夏兵亂又作君昇其母走雲亭山中母遭疾沒於馮嶺途窮事迫無以為殯已解衣妻脫簪珥以易棺而葉筵焉掩塋甫畢而兵至入為孝感也余時避地閬川與君不相聞及秋乃相見於龍陂相持大哭君且哭且訴余察君有憂色數寬譬之君默然不自釋也別去未一月聞君已轉徙黃嶺之北寓田舍中得席疾七日不食死矣痛哉君有志績學以立名而遭時遂絀迄不得一騁以沒然以一身歷四世奉重閭偏親生事死葬為陳氏順孫孝子有足稱者不得

卷之九

十九

顯且壽義可無憾矣君天才疏暢下筆落落成文無矜持澁縮之態惜未有存者他日於故書中得君前後所為詩若干首文若干篇因以歸其子繼先使無忘其先人之手澤而繼先復請余序而藏之嗚呼君之文其可傳者非止於此也觀者尚因所言而推所未見者斯固知之矣況有子能得而振之則君之志與名有不遂顯達於方來者乎余為君序此而余妻之喪亦已四年矣噫其忍言哉君字有慶壽止四十有七云

鍾祥詩集序

字舉善

昔人謂詩能窮人信然乎哉將詩必窮而後工也則窮之於人必有不苟焉者矣余自少遊四方所交皆能言

之士其貴富利達尚視雄據發辭吐氣能赫然如虹霓轟然如雷霆者吾固不得而友之也惟不得而友之故亦不能以窺其懷負之所有其得以友而窺之者類皆飢寒不振之人與夫困阨無聊之輩徒呻吟窮簷咨嗟遲暮淒然日與秋蛸寒蛩相爾汝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亂離來歸方汲汲焉求所謂窮而工者卒亦莫之遇也將天欲闕是道而不輕以畀人邪母亦徒能工於窮而不能以工於言邪久之於武山之北待一士曰蕭仲者蓋方有志於工其言而未見其窮也又因仲而得鍾端鍾祥焉之兄弟者蓋窮矣而又工於言者也嘗與之登西華憩雲峰漱丹井之清冷叩石門之岑峭或連月

卷之九

十一

遲留或竟日忘返其探幽極隱抒澹澹寂皆世之所厭棄而擯斥者而三子者獨甘之如至味如大樂方春戀而不之釋彼豈信其為紅哉他日過之則端也發世而不返也日驚於世變而未遽而祥獨得肆志一力於詩而工有之茲獨非其幸歟然祥遭亂喪其親又喪其妻子兄弟第執事焉乏奉身之具無強近之助嘗營小屋於南溪之濱楹柱兩立將三年卒未有以為覆者蓋今之所窮人者歟然視其志凝然而不挫視其色侈然而不憂方長吟短咏行歌坐嘯怡然自得宜其詩之達于工也幾矣今年秋錄其詩若干首以示余觀其所錄則性之追述盛年江海齊楚故都朋遊意氣感時吊古之

作又不直呻吟啞啞與秋凋寒蛩相尔汝則所謂窮而
工於詩者豈徒謂其能工於窮苦之辭已哉苟由是而
求以益工吾見其貴富未見其窮也雖然余惟窮以至
此而有識於子也子之兄已矣吾既不得而語之矣子
歸而以是語卿焉盍亦思以振而進於工乎

王先生挽詩序

三槐王先生沒于萬安之五年將以洪武元年六月二
十七日葬于其里千秋鄉北新山之原前期其孤子沂
佑相與括髮變服哀號袒跣觸炎暑犯星露走百二十
里之萬安之瀘源之龍下祇奉先生之殯以歸而襄事
焉行道見者咸咨嗟太息以為君子有此孝子為能以

盡心於終事如此及葬也言遠近疏戚又咸來會哭以
成奠遣之禮其姻族則相吊而泣曰是能教孝友而達
姻睦者也今已矣吾中外復有如斯人者乎其鄉鄰父
老則相顧而歎曰是能周恤上下不吝施不苟取以惠
難相扶持禮讓相教導者也今亡矣吾里寧復有斯人
乎其親之人士則相與言曰是能訓迪我子弟以忠信
于家鄉而擢藝施政于王朝者也今亡且葬矣世寧復
有如先生者乎其郡若縣之士友則亦相與言而歎曰
是能教其子以承其先者也奈之何子之學既成且顯
矣而先生卒長往而不之待也則相與叙述其言行各
為歌詩以寄其哀焉夫薤露蒿里古挽歌之名也其辭

雖皆所以哀夫人土之有死而悲夫死者之速而不可
復者然直夫人泛泛之戚與適然之感而已豈嘗有所
指稱而道之者哉公諸君傷孝子之失其親使不得以
終養又哀先生之孝友廉讓修於身教於家達於友信
於人而卒不克一施於時以沒又歎先生昔者不幸終
於喪亂茲乃得際之公平還故山獲吉卜遂光顯有以慰
其平生豈非幸哉公是者宜皆托之挽歌者繼其聲以
有作也是詩為先生之作也叙之者所以著先生之得於
人者有可哀之實亦以見諸子之作為不徒亦也詩凡
若干首次而錄之於左

送友人遊浙序

浙為東南鉅麗自錢氏挈以歸宋休養生息既三百
年而後為元氏所征元有之又將百年而後始有兵革
之禍至是四五百年都邑文物之盛一旦摧覆故澤之
久始歸于今之職其離合盛衰之故可勝言哉江西
據上流之偏視浙浙東西家然其民質茂而不淳有至
老死不相往來者而士為尤甚何也無商賈之高貨
蓄以通車楫也無仕宦之繡符驛傳以行郡邑也無工
伎之巧麗奇詭以通上下也無僧真之變幻定力以
遊食於林泉也於人有以文字簡冊游其名有以繪畫
圖寫游其外又有過使行客以游其言夫游於名者
未能以教其真也於外者未能以圖其中也而況於

以人言為法者十之四民之志附士為大而四民之素
惟士為窮彼其秋山大之志坐談於一室之內自以為
無不達而無不知也及揮臂出門輒不數十里悵然如
有所失而返何則其害於兵戈則累於妻子而困於無
上下之交宜其不能遂遊以止者皆是也而況今之罹
喪亂瀕死亡幸出而僅存者乎余之患此久矣會友人
某過余以將東遊而求別也因與之言浙之離合時之
治亂與夫士之困窮無實勢巧智而難於遊者如此其
慷慨有大志其操行制事斷不在古人下而獨超然
有志於四方則其為斯遊也必將來以信乎已之耳目
而後已其亦異乎世之游者矣浙江東西不啻數千百

卷九

三三

里其山海城邑物產風俗之可歌可紀可悲可弔者亦
有異於昔而復於今者乎其懷材抱器之士隱約於魚
鹽屠釣之間者固尚多矣其亦有可得而從之遊者乎
風氣既回響應斯在此千載一時也吾期於子之歸焉
觀之將見子之識日充文日肆而天下之觀在子也於
是賦詩以道其行而余為之序

贈日者曾濠萊序

吾聞往時有溫嚴二家得麻衣道者數學於江上異人
其法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時演千百十零之數以千百
十零配祖父母子之位定以八卦綜以五行者其常也
推之以卦氣所屬之爻加之以父母姓氏之數者其變

也執其常極其變凡世之生不齊者舉無遺策而數
之妙始不可勝用矣然其學宏博奇奧二氏誓不以傳
人亦罕有能窺之者嚴之學早已無嗣失傳而溫之
學多傳其子孫得溫之傳者獨蓬萊曾氏止耳蓬萊性
悟警敏事其師如事父故蚤學而易成其術嘗與二氏
並行而益顯今蓬萊年且八十而神完力壯類五六十
者余嘗見之於廬陵之龍門今凡三見矣觀其為人准
談機祥往不為依違觀望於凡貴賤貧富壽夭直將
然如目視而手指至推其如婢支屬之情貌夷然泊心
迹隱微咸覺極言之不諱聽者方信坐絕倒而聞者
已心折神伏耳熱汗下不暇再叩此其為中也亦何可

卷九

三三

武嘗竊觀世之談者或以千支或以星象或以曆數無
慮數十家然鑿枘牴牾鮮有合者其說至於同年月日
時則皆窒而不能以通窮而不能以變獨二氏之說不
專論本策又推其父母之數加之以為積夫本之同者
衆也至積則無有同者矣因其不同之數以推其不同
之數以推其不同之實此魏管輅所以不能加唐李虛
中所以不能知也此豈非其不傳之秘哉近時省中貴
人有聞君名以檄來徵者至則以十數同生雜就君決
之君推論皆奇中高下有差不差人愕然驚謝欲薦
之朝君咲曰後若干年某月日吾其死矣何以薦為貴
人知不可強厚資之以歸猶時扶杖出石門山入城

邑步履若馳人爭迎候之其去留恒莫測也君嘗謂余
言方少年浪遊江海間所至從者如市日得不貲常携
就博徒戲擲之或時為同舍生持去然我卒亦未嘗貧
也嗟夫若曾氏者可謂能達而信於命者矣夫豈知
然持小數私智以詎於世者哉然世之為術者類能觀
人而不知所以觀於已至有負乘而猶招日暮而倒行
者亦異乎其談笑苟達而信之若曾氏則死生得失
豈不觀於已而有餘哉他日別余將歸老山中余恨其
難於繼見而世或莫知其學之所自也故述而序之將
畀世之傳日者有來焉

美夾谷侯勸農燕勞詩序

卷九

十五

洪武二年歲己酉二月十五日庚辰泰和縣守夾谷侯
出幼農干城西郭門之外道令典也是日天晶氣和風
日澄朗旌旄前導與馬後繼凡州之幕官屬吏胥徒下
至壯隸野老無不奔走後先恪恭所事而校官儒士以
及材藝俊秀之徒亦莫不來會田間特觀禮焉鼓三奏
涂道既除冠服儼臨必恭載陳耒耜乃駕相協利器牛
馴土膏九推而還五種斯播其老幼婦文夾阡陌擁隄
畛而觀者益以千百計侯乃釋服就位召壯隸咸造于
前宣其勸詞勞以酒食莫不歡欣呼號踴躍羅拜惟此
疎賤德公不遺敢不夙夜盡心以力田事以供王稅自今
以始無有怠後無既退乃俾幕屬儒士更聚於月池之

上而飲勞焉衆舉酒為壽適有持麥穗來獻者侯欣然
簪而飲之曰此豈登之兆頌共諸君樂之也既乃偏醉
焉耐戲有容邊豆斯秩賓既樂止日將夕矣侯則曰樂
不可極事不可曠今茲幼農乃職之宜燕勞既終敢飭
逐駕凡尔在侑能無辭乎衆曰諾時清江繪史孫昂請
為圖以進而諸君子咸歌咏之州人劉楚以侯為農興
勸也能謹而有常及與士勞飲也又能樂而有節是皆
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吉水縣知縣費侯赴觀序

洪武二年己酉夏四月吉安府吉水縣費侯將赴觀于
南京祇令典也惟吉安為江西上郡其屬邑凡八而吉

卷九

十六

水地大賦繁實當下沅之衝凡使客貴人由江西南上
將蒞于府者必先至吉水又其治去大府不四十里凡
有徵發料調之舉率先他邑以責其成則為吉水者不
亦難哉費侯本儒雅而濟之以通敏之才體慈和而達
之於煩劇之政宜見其有餘而不見其不足也見其優
優以成而不見其戚戚以憊也則其往而入觀於王朝
有不備顧問而承寵光者乎侯若曰惟茲下邑在昔實
號繁行習恬恃寬乘亂鼓暴葉芽其間者有之矣賴天
威神靈擊斷舉剗剗嶽嶽摧拉角距罕就繩矩維時創
殘嗷呻以呼維此牧育實令攸屬撫摩滌蕩嗷生咸
延詔運璽以千以城然後王法憲度天郭日晶百里外

暨山廣水清此豈臣能惟天之明敢不再拜稽首以對
教于王庭由是考山川風俗之美道田里生殖之蕃陳
士庶文物之盛彬々然燦々焉其有不最於旁邑而重
於一郡者乎於是嘗侯行有日其品七蕭梓道人微言
於其末之楚以為贈贈同郡之譚次也茲分得服未報
於寬閑之野日從田夫野老詠歌隣邑賢侯之化亦多
幸矣其能與知國家考績黜陟之大章大法哉雖然嘗
聞之矣有天下凡外任為守令者率三歲代去得上計
於中書而已然率然不得見也而況於九重萬乘之尊
嚴也哉今國家監往弊立新制以教化本以一人心凡
郡守縣令率俾久於其任其守令以下皆得以時入覲

卷之九

二十七

因陳其所當言而上之人又將因言問覈賢否而為之
黜陟焉今吉水之人方樂侯之政而未厭則朝廷其
將以侯終惠於邑民也審矣梓幸為我謝賢侯曰勉哉
斯行吾將因侯之姓以賀朝廷之任賢令為有徵又
將侯侯之歸以賀吉水之得賢屬為有永也

羅氏族譜序

余幼聞長老言宋季時江之南有狀元張氏以勢力據
梧州縣一時氣焰赫赫孰不願爭出門下張之鄰有羅
氏字正叔者視張氏不啻東西家然足跡未嘗一聞其
庭方退然教子孫力耕勤學為自庇計在當時若其無
過人者其後張竟以事潰而羅氏以善克持至今益嘗

蓋其人思見其子孫乃至元已邇間余客豫章始識誠
甫與其弟德甫仁甫問之則正叔諸孫也時年俱已六
十餘而圓顙白髮渥丹顏如古仙人其子弟又皆頽然
長身如芝蘭棠桂森秀可愛時方挾重貨行四方為廉
賈類能言宋終遺事及鄉里人物盛衰賢否得失大槩
余喜數過聽之不厭也後二十餘年以亂歸鄉里及過
江南則諸老沒久矣獨德甫之子知鄉仁甫之子惠卿
在焉既而和鄉沒而惠卿與其姪曰志道曰修己者咸
攻苦治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而惠鄉猶勤焉治
舉子業方有志於科第一門出入彬彬禮讓盛矣哉他
日惠鄉錄其族譜半幅以示且曰先世舊譜遭亂散逸

卷之九

二十八

弗存相傳南渡後自金陵徙江州復自江徙吉自吉徙
西昌有諱德善者實始遷之祖也迄今旦七世矣某悞
無以傳諸後請為之言以徵焉夫世族之保也難矣惟
善之殖者利莫大也有富盛薰灼如張氏者今其狀元
之居之墓皆湮沒江上蒿棘中其子孫不知何在而羅
氏之後獨能守其先廬墳墓於陵遷谷變之餘方習詩
禮尚文雅日振而朱父則世之遺子孫若羅氏者豈不
可以為法哉則嗣羅氏者宜知所勉矣

株木余氏族譜序

在宋有余氏居株木與吾劉氏連姻而同里其家傳譜
牒斷自曲江襄公靖始襄公嘗知吉州其孫忠因家焉

此西昌余氏之所由始而株木蓋其別業也今所居近
有良田數百頃皆其家故物鄉人至今呼為余家段云
當宋季襄公之八世孫有大成者自號竹林翁與先祖
實存府君同出監簿王氏為外兄第志相好而學相頡
也翁以科目厚自期待讀書幾為之喪明翁既沒其從
子曰希武者余先入與之交鄉人稱曰友梅先生
早孤而貧躬稼植以養其母既長授徒里中每得一耳
輒不忍食必懷橐以奉鄉鄰稱為孝子方元盛時士
夫競為短衣茸帽尚跪拜禮先生不詭於俗每朔望謁
見獨緇巾深衣大帶端拱而深揖使學者見先王之舊
又嘗為四言韻語以訓蒙使知古今人物天地陰陽之

卷之九

三

類與夫君臣父子忠孝邪正治亂得失成敗之故而必
不為虛言浮詞以欺眩一世此其學行之植教導之施
有不徒然者矣先生沒遺世多故鄉閭士族之世其業
者益不可見獨余氏一門至于今不替而先生之孫昌
齡尤能讀書守禮以事其諸父友其昆弟而保譜牒之
遺豈非難哉夫盛德必百世祀源深者流之必長本之
盛末之必茂固也而君子亦思所以自盡者乎子之所
以祖襄公而不敢忘者誠知敬其所自矣不知襄公居
曲江未第時其上父誰祖也豈亦嘗有如襄公者乎其
前之未必有如襄公者而公能特然拔出嶺海間以自
致於天下矧為襄公之子若孫者乎況為其子若孫之

賢者乎若爾伯祖竹林翁之善學爾祖父梅先生之篤
行是皆能以無愧於襄公之後者也子盍亦求以無愧
於爾先祖父者乎余竊歎今譜載襄公而下居吉者皆
單傳至五世而始蕃不知今其子孫之居嶺海其譜牒
詳畧又何如也異時過曲江拜先祠合群族而考德問
業焉余尚獲見余氏之全譜也昌齡其勉之哉

槎翁文集卷之九終

卷之九

五

樓翁文集卷之十

序

送羅朝舉序

余以僂蹇不善俯仰無所庸於世蚤退耕於林林之下由是與貴顯者日遠大夫士亦不通聞獨時從東鄰羅君朝舉遊而樂之君盛時右族佳子弟也其邁尚氣驟與人交重然諾而不為苟欺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臨事見義勇於必為雖千萬人無所與讓家無羨儲而其門嘗有四方之客資無十金而其氣嘗有拔憤之豪於酒獨不嗜飲或強之輒逝去至其飲客則必無不盡醉也於文雖不甚通然常好蓄古書史或為人持去

表之十

亦不較也間為余言少時負恃豈陰不知讀書為何事今聞人談古今心甚慕之然無及矣其邁往之氣鬱積而無所舒每登高弔古輒放歌自遣蓋慨然有燕趙豪俠激烈之風而世之知之者或寡矣去年秋嘗客遊豫章與之處者皆倜儻不羈之士其聲稱藹然湖山間今年三月始歸未幾何而君又以浙江之役來別嗟乎君余之益友也若之何舍我而復東哉今法令彰明才俊並用若君之疎達而不拘於一器超軼而不滯於一方吾知其往而有合也審矣余奈何癖於書困於酒坐放於農圃而不得以遂相從於上下也則凡君之所優為者余固有所不及矣而君之所不足者豈非余之所

謂無庸者歟於其行遂書以別

贈孫如心序

萬安孫如心與其弟衡亨以傳神寫照起家當時大江以西公卿士族咸為傾動所至延接惟恐或後君亦不苟下筆必熟其人然後為之或酒酣氣張或境合神會則一遊目頃可得其平生否則雖終日與俱至欲求一筆彷彿亦卒不可得此其人其藝豈累常勢力之所能致哉如心修雅而美髯又磊落善談論其平居既甚愛其弟衡亨寡言而溫粹又能以事父之禮事其兄每濡輪施來自相可否至妙悟處輒相視而笑人巨測也余家祖父遺像皆出君筆無不極其情貌之至先君存時

表之十

甚愛重之故其兄弟恒往來余家去年亂定如心再過余則以其子來而衡亨死矣君不忍其弟之亡亦為之追憶容貌圖而置諸左右及圖成而不忍見或出見衡亨所為畫往往悲泣躑躅而去當其父棄世時衡亨年甫冠如心撫迪之無不至其後與兄弟共財不計出入者又二十餘年及避難山中遭饑病不相舍躬挾昇以行至讓食爭死以相全如心為余言如此其容甚盛而其情甚哀嗚呼此非其孝友之至者歟觀人者亦安得局於藝止也使嘗究學問以充其所至則其傳著千載豈直名藝已哉金華高司丞永齡嘗為君作宣志錄矣余嘗君之行有出於名藝之上而志有可悲者故復著

其孝友之實而為之言

南岡陳氏宗譜序

南岡陳氏有玄間先生者當至正十六年與余偕試江西往來同載者幾一月先生長身鶴立目光如漆軒輊中言笑自異充然有學行君子也視其志若素所鬱積未得肆而欲直驅遠攬以儼莫于前聞人者知余為林林族也為余言昔余陳氏有甥名猷與吾七世伯祖寧鄉府君千齡為同年後嘗為德慶通守者又有名申為南安參軍視吾七世祖為表兄弟嘗為吾陳序慶源圖者非君之上世乎楚謹應之曰然則慨然執余手曰吾老矣此行利不利未可知歸則我將修吾南岡後譜成又當以序屬之於是秋余竊忝而先生歸南岡方怡然築室為興詩齋以淑其鄉人子弟自是兵亂日起而先生卒以布衣不可作矣後十三年為今洪武元年余過武山見其子鉅於蕭氏館中恂恂能世其家者也他日示余宗譜一帙泫然以告曰此余先人所欲為而未就者先生昔嘗許以序幸終惠之先人在地下將亦慰悅者也某不敢辭按譜載自金陵府君輝而下至褒凡八世由八世析為小宗者六人若南岡之祖褒其一也褒而上余嘗於他譜中驟見之褒而下則鉅之譜為始詳蓋又別其所引之於其後者也鉅之心亦勤矣余聞鉅之曾大父南岡隱君者蚤世有子四

人俱幼其配周氏年三十六而寡誓不更適刻苦扶樹諸幼竭所有資以從學不足則鬻田以繼之故諸子感激向學不撓而益厲所居隙地隣於勢家、利其寡弱將掩有之利啗勢挫詭眩百端終不可奪於是南岡孫曾之世承者又數世矣豈偶然哉惟陳氏與吾劉氏俱隸金陵來歷四百餘年子孫相望為世十有六七而陳氏為最盛在南宋策科名者多至五十餘人有仕至專州監簿兵部者其富至田連阡陌第宅半邑里人易世殊其淪而微者亦既有之而南岡一派以寡母弱子屹然守先廬尺地於陵谷變遷之餘而詩書晉澤尤燁然有耀而益遠如此則余於斯譜也安得不歷究而備言之以申余前人之好以成子先君之志而且以待其後之人哉

蕭氏族譜引

蕭氏子有名德玉者余妻鄒氏兄之女婿子也示余以其祖觀我先生所為族譜序文一首併列其高曾祖父世系第為一帙泣且告曰某不幸早喪父不知上世所自幸先祖時存辱惠教之今死且不敢忘然由某而上所可推者五世止耳五世而下為吾諸父諸兄弟者尚若干人不幸遭喪亂轉徙死亡者多矣其存者惟某而已蓋漂、半一綫是俱也先生幸惠之教俾有所做發焉亦先祖父之願也某也敢再拜以請余閱其所叙則

知其先本柳溪蕭氏雖世次科名官目俱不傳而不可
知然謂衣冠族慶男子至二百餘口又謂擬科取青紫
累有見於故譜則當時之盛固可想見矣憶余齒髫
遊鄉校猶及從遊柳谿諸先輩長身踈髯幅巾廣袂年
類八九十聽其談論先世事蹟斑斑如畫又嘗見進士
題名記宋末有諱森者蓋柳溪派也惜德王生晚不及
見而聞之然文獻之存金石之傳豈無尚可考徵者乎
由是繼而承之引而伸之則爾祖為不死矣書不云乎
邁迹自身德王勉之慎毋以前之不可知者自沮後之
不可期者自怠也

送吳明理遠遊序

卷之十

五

泰和為廬陵下邑其地源大江達修衢然升屋朴陋田
野荒瘠人民貧儉其物產無所宜飲食無所資而貨財
無所居積故達官貴人往往嚙視擯擲不之顧幸而見
臨也則朝至夕發其商賈之舟驛使之騎駭焉日循
屋簷陸而東西上下者亦未嘗見其解鞍弭楫能以頰
史淹者也獨士生其間咸好文敦義與人交極誠款衣
素食淡不待外物以為恭而送迎勞來每有依不釋
之色而世之嗜利忘節者亦嘗有所取譏焉惟吳君明
理之來也愛而樂之未嘗有厭弃之意此豈世俗尋常
所能測哉明理俊邁疏達不拘於時勢好讀書為五七
言詩又好交海內名士凡有一善之長片言之美者必

踴躍以求通傾竭以定交雖千金萬鍾世以為難得者
君亦視之不卹至是留吾邑者將期月矣嘗與之掩卷
欵坐談於一室焚香茹檮終日而不厭及與之西眺
武姥南望三顧瞰高漚之龍湫攬珠浦之鴈塔則又為
之怡然以相歡悠然而忘返也余既喜君之樂澹泊耳
岑寂能不弃於吾土如此又私竊自念無他技能得委
弃於此以遂其相從之樂豈非幸哉一日解其裝見其
所得朋友詩文若干卷愛之不啻明珠拱壁猶以為未
足方汲汲焉求益於四方則其所得益未可涯涘也於
其行因舉酒告之曰君其去此由章貢而之閩海也日
遠而升矣凡風濤烟嶠之雄恠都邑人物之鉅嚴蛟鼉

卷之十

下

虎豹之所憑伏也百貨海錯之所殖積也珠貝綺綉之
所炫爛也其見聞必有溢於前而後於今者吾見君之
不能以復有吾邑一日之蹟也審矣異時東歸將論君
之所得尚有副余深望而慰其孤陋之無聞也哉於是
王君子與合能賦者八人以李白送當塗趙詩句分韻
韻各賦以為別而命劉某為之引

送別閩人禹疇圖詩序

前泰和州判閩人庾芳為陝州之明年二月既望其子
禹疇自泰和往省于陝也乃過諸所嘗往來者言別明
日士友若于人出餞于快閣之左祖帳既陳舟楫具載
乃有執爵起而言曰禹疇行矣今諸君之為斯餞也既

或謂夫則畫而繪於圖文而達於辭者能一之乎天樂
莫大於不遺其親情莫難於遠別其友誠事其親於進
宦之次而色笑起居無不得焉者固足樂矣然別其友
於行役之際所以黯然自傷而愴焉却顧者亦豈人之
情也哉昔召公之去召南人猶愛其甘棠况於其子乎
今泰和之人愛產芳而不能忘也因推之以愛其子庶
乎其能好德者矣而禹疇孝友之譽溢於四聞是非徒
能順其親而天能以信其友也將非今之孝廉乎哉禹
疇行矣其至陝也入郭而舍車望門而修容升堂而拜
愛自南而徂北幾及萬里行役之感能無勞乎從容侍
宴之餘其為我致辭曰泰和之民億矣然未嘗忘也天

卷之十

七

劉以震詩序

天聞師曠之琴瑟其知其非下俚之音觀昆山之璞玉
者知其非泥塗之質蓋其美也必有所自鍾其和也必
有所自發而况於詩乎余嘗求漢唐以來迄今作者之
詩因以觀其人凡其人之美惡邪正窮達修短若是乎
其不齊也而其詩亦往因之以見而莫之適焉憶嘗
過萬安得劉以震詩若干首於其子魯宗蓋諷而詠之
者累日而不厭渾乎其情態之真觀乎其志氣之

放瀏瀏乎其聲光之達余為之一倡三歎而思見其人
及觀其時岷兵戎淪浮下邑悼時運而幽怨之感生慨
事會而悲憤之氣作則又使余嗚咽拂鬱黯然而不自禁
而止也問之則以震嘗讀書志科第及遭亂負創從軍
於邊陲功名不遂顯立年四十有八以卒故今之所錄
亦其傳於家而僅存者惜乎吾未見其終之宏且極也
然則掇乎尹之片資固可以驗其為昆山之珎耳竊恥
之餘音斯可以信其為師曠之律矣後之覽者尚亦有
興感於斯文哉

送許伯達序

浩溪驛丞豫章祝仁壽來告曰余與許君伯達生而同

卷之十

八

鄉學而同業及出而仕也又同郡今其為司幕於龍泉
歸也余將持酒江上候而別之子知伯達者能無言乎
余辭不獲則復之曰今之仕惟州縣為難而仕於州縣
者惟幕職不易其能卓然出而有立者固鮮矣其能優
優然終更而去者蓋尤不數見也况龍泉乎龍泉當
郡之西南山長谷荒寔生龍蛇其民趨趨強易以梗
治朝廷自更化以來首選今高侯為之令而外省復檄
君為司幕以贊佐之豈徒贊期會省文牘傲然群吏之
上而已哉夫州縣之司幕猶人之有喉舌也位雖若甚
卑而庶務所關百責攸萃蓋又有難於令與佐者其不
朝檄至而夕譴去者幾希惟君才足以御煩而智足以

適變惠足以有濟而敏足以有為且嘗給輸饋於省署
觀禮節於公卿宜其可否於縣幕之間而下無不悅承
復於郡庭之上而上無不獲而且以有終譽如此也譬
之銛利之器可以斷犀象者必不難於割難超逸之足
可以追風電者必不難於歷塊吾知君之去此考其成
而進於州若府也日遠而升矣豈能以久淹於下邑哉
夫仕於外而能美還者鄉里榮也重其別而以言贈者
友朋情也余既重祝請又以伯達交余之有素也故序
而且致願望之私焉

贈徐永年序

蔡一障之地總數十輩之卒以護汴方數十百里之衆

卷之十

九

者司巡職也而其地恒隸于州若縣崇嚴監臨之下時
有督賦逮捕之勞顧其職誠良難者異時官缺則以州
若縣之吏攝之而其職其難又有甚焉恭和早禾市舊
置巡司汴邑西北七都之地其最深山窮谷遐邊絕
壤民鼠伏鳥窠其間微呼恒慢其期賦稅恒後其入往
往致累有司有司以其遠於州而途於司巡也故當秋
賦之期併以督徵之事委之而責其成功焉夫遠於州
則情有所不能通而勢有所不易及惟途於司巡也則
情之通者如聲之應呼而勢之易也如臂之使指若是
者宜無留難也然往不能盡其道以致齟齬債事者
有矣况於攝者乎番易徐君永年故江東名家嘗吏餘

千佐其長有能治聲其調西昌也通司巡者有西戎之
役州長以君嘗奉詔于西也即選君攝之時四境無虞
烟火聚落類如承平君一以安靖撫之民則大悅州以
君之政為能信其民也乃復以七都之賦俾君督之君
不以其暫攝自諉而能盡心於所當為民不以君之不
能久於職為可欺而必相勸先集以不負徐君之教此
其有為之才施於一障之攝而勞效明焯如此由是而
推之一縣一州一郡槩可卜矣余既嘉君能無擾而有
成以不負於所事而又因其民之請也故為之序以贈
之

鄒氏獨村堂詩序

卷之十

十

廬陵鄒季章居龍溪之上石鼓山之易其族東西比閭
列屋而相望也其隣烟火雞犬夾道而相接也其誦弦
言議澁里而相聞也蓋嘗聞而慕之意必有千人之俊
百夫之特出乎其間以振發其山川之秀美者恨余相
去遠而莫之見也他日周子所益為余言季章所居獨
村堂者清勝敦樸類有古風雅致而文人勝士賦而詠
之者亦既積而成什矣子其為我叙之嗟乎獨村豈季
章所宜名哉吾聞季章佳士也鄒氏大族也龍溪仁里
也其於獨村也何居將山水雖與人同而所居有超然
而獨殊者乎將特立卓行固毅濁而獨清者乎不然將
亭物表而遠托於寬閒之野與夫寂寞之濱以自異

者乎抑亦與物無競將離人而立於獨者乎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傳曰千金之子不產於三家之市誠以其類之相成者有素以君之賢宅里之勝雖欲深閑固拒特立以自信吾恐風之遠聞聲之宏播則恐然之音將不遠千里至矣寧終栖遑一丘壑而已哉所益欣然笑曰此固李章之志也不泥其名而究其實不拘其跡而得其心可謂善頌善規者矣請書以為鄭氏獨村堂詩序

贈驛丞謝子良詩序

江郡謝子良為西昌淘金驛丞之明年政舉具修舟航安流丞從謹趨使客忻便上官才之其始至也兵亂初輯公私弗紆驛舍荒落舟載弗備所司無以為居客至無以為寓乃既據闕榛莽築木石而驛之次舍以修料其材木程其工用而舟之運載以具又能安而不擾以齊其民之力和而不暴以得其徒馭之心既三年而政無不舉具無不修而君之聲名亦獵然起乎大江之東西矣友人吳存吾為余言君之能善於其職也如此他日合其鄉之人士為歌詩美之者凡若干篇而徵余序之余觀其詩既皆叙道其興嘗之功又申頌其清隱之美蓋君子樂道夫人之善者如此抑古之人有言曰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而儀封晨門皆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若謝君者其清士而隱於下位者乎況其政之可書

又如此則由是操利器以濟天下可也夫豈能以久淹下驛哉余不及識君因存吾之請而信其賢也乃述而為之序

巢雲詩集序

吉水蕭君伯與自其少時已幾負材望思有為於世晚遭变故乃歛其英華一肆於詩他日緝其所為五七言歌詩為一卷以示而題之曰巢雲蓋取李白望五老峰詩中語也其托興亦遠矣夫太白詩之聖者也當其以布衣一介得君於一堂之間承詔於三章之賦其光輝騰踔殆將依日月而乘風雲者矣及其過潯陽望五老也方欲托於是山以云々者此其邁往不羈之氣豈尋常之所能知哉今伯與之詩清嚴而有則諧婉而成章飄々乎若風行而霧舒也鏗鏗乎若玉鳴而金奏也鏘鏘乎若日光而水潔也蓋慕白之風而興起而又將因其所托以自寓焉者也然伯與以通敏華瞻之才嘗試於用而未達也兆於行而未振也故其收歛淨瀟日廣而月深則所以撫夫性情發於詞章者宜混々其未渙也由是進而依日月乘風雲其光輝騰踔又可量乎且志剛述而陳大雅者白之志也豈徒連類引義宋放高視徒飄然有超世之心而已哉昔大師氏論詩有六義終之曰雅也頌也所以道王政而頌功德伯與其毋以巢雲自晦也他日太師有作吾見子之詩可以奏

雲和而頌清廟矣

柳溪陳氏慶源圖序

余幼時從家牒中觀九世從祖南安府君所為陳氏慶源圖序文因歎曰何陳氏之多賢也先人因進某曰吾邑士族惟陳與吾劉氏皆因金陵故淵睦之好舊矣小子識之比長於妻祖賴府推公許始見其所藏家譜圖舊本今又於姻表煥章所獲觀其家藏本系而各南安府君之序咸具焉則二氏光耀之遠而有徵者豈不在斯文哉按陳氏自唐同光中有諱暉者由金陵遷地南遷子孫遂為西昌人其文物科第實最一也至宋大觀宣和間篆更名杞以周禮領鄉貢迄成淳克任以賦

學補上庠其間舉於鄉於監於漕者既三十有六人由千齡登南宋建炎第至道全登咸淳第八元而陽鳳登延祐第其餘耀科奏名者又十有九人若潭州司理君益其本也煥章為司理君之玄孫由煥章而上五世為益八世為璿兄弟之人而譜獨詳於璿者蓋至是始各稱其祖而析系於其下焉者也其茂德令善豈一懿而一日之積哉嘗考陳氏之譜聲脩於虔州法司千齡則即余所見之圖圖蓋收其族而不遺者也繼脩於兵部彬則倣歐陽氏譜圖斷其義例至玄孫別自為世則即今煥章之所錄者也其始錄仕進之目為陳氏進士科題名者則寧遠縣尉道之所為也其易而為積慶

圖者又衡州司戶漢孫之所定也其法凡四變而益密今煥章謹書而脩藏之則其意之廣遠固可知矣竊嘗合二譜而通考之璿之再從兄弟有曰應真其子誠孫晞俱婚于劉而吾先世雲復婚于陳而陳之甥則吾之德慶府君也方德慶登第適與舅氏千齡同年而千齡於吾南安府君則又為表兄弟故其序慶源圖也援以為說者之疊々不絕如此孰知八世之後若余之無似又幸辱婿府推公之孫女而煥章之弟日章復婿余女弟則二氏世好之繼豈偶然哉今日章不幸早世而煥章諸子皆清脩嗜學能不替於前人則方來之興又可卜矣嗟乎府推公不可作矣先人教戒之言隱乎猶在耳也於是而再覽吾南安府君之遺文安得不嘉陳氏之有人而益慨余宗之弗植哉

陪祀方丘應制詩序

洪武五年五月十一日戊午夏至

皇帝將有事於北郊前期五日壬子大常司以致齋告

八日乙卯

皇帝御奉天殿合百官致戒誓九日丙辰昧爽

皇帝脩法駕御衣冕自東華門出詣太廟謁

仁祖淳皇帝以配享告駕之將啓也適時雨如注稍

止駕乃入太廟門降輦而趨右丞相率羣臣百司以

序立於廟門之北還宮勅百官各返所司以俟命又明

日丁巳雨止 駕自西華門出太平門往省牲于壇左
之半既畢進詣齋宮以居暨午有 旨命貴人召兵
部尚書吳琳禮部主事朱濂率六部文學能賦之士與
俱來於是尚書禮部臣陶凱尚書工部臣黃肅翰林應
奉臣張壽侍儀使臣俞潛起居注臣劉季道蔣子杰給
事中臣宋善祠部主事臣張孟康禮部主事臣孫某國
子學正臣夏閱學錄臣蕭執職方郎中臣劉崧咸趨出
所居齋廬遵輦道之傍逕櫺星門外度東橋側循西階
以入于 上所御之殿時 上新服綢常紗巾神慮肅
閑 天顏穆清顧而言曰今茲祀事是將天雨澄霽克
厭朕心尔等以文職陪祀宜即時物所有著味因命賦
殿下柳檜并荷露詩一首臣琳等奉
命踰階退即殿隅屏息思濡翰摘詞以次呈獻
上親覽誦之品第有差焉既而復命中貴人傳 旨令
賦詩者咸往殿後觀柅子花伴人各賦詩人給紙一既
成序進如初 上喜動于色因命起居注臣季道等出
所製詩若干首令在侍者咸徧觀之既乃命之退惟
皇帝將祀有虔宅心玄默而神能天縱文思蔚興不藉
樂時物志通群下斯 一王之盛典實千古之罕遇也
臣崧忝司職方幸陪 法從近 天威於咫尺遂言志
於一堂其為榮幸實切倍萬謹錄應制三詩并序其端
庶幾表宣 皇風傳示無極

自序詩集
自余入小學從祖父授詩即應口成誦若無留難者之
天機振觸吐詞出語宛合音韻年十歲先君命賦鷄
鳴渡江等詩識者類以遠志許之年十六遊興國為同
子師然猶日誦書千數言至夜仍賦詩若文以自程勵
居三年未有異也會有傳臨川虞翰林清江范太史詩
者誦之五晝夜不廢因慨然曰邈矣余之於詩也其猶
有未至已乎乃歛蓄性真淵源故習盡出初葉而焚之
益求漢魏而下盛唐詩以來號為大家者得數百家偏
覽而熟復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後知體制之工與
天求聲之妙莫不隱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
句一字之間而已也故常為之說曰詩本諸人情詠於
物理九歡欣哀怨之節之發乎其中也形氣盛衰之變
之接乎其外也吾於是而得詩之本焉知表詠之不如
雅正也艱僻之不如和平也委靡礫裂之不如雄渾而
深厚也於是而得詩之體焉知成樂必本於衆鈞故未
嘗執一器以求八音之協知調膳必由於庶味故未嘗
泥一品以求八珍之全於是而又得大詩之變焉是道
也前乎千百歲之已往後乎千百歲之方來其能深造
而全之者固不多見其真知而信之者亦寡矣竊嘗之
集優游希蹤巖壑深輕宦達抗志烟霞或抱膝窮廬經
訓以之嘯嘯或放情廣座醪醑以之暢酣至於聘五陵

遊俠之豪道方閩華年之思以至離亭送遠繫馬停舟
絕塞從征鳴笳奏凱莫不口占成什手寫連編發之都
歛繼之感慨抒懷遠與續日窮年顧存者既無足稱而
逸者又多不載故由已邇以迄于已酉三十一年之間
其可錄者不啻十之四五而時世人物則驟有可感者
矣每歲彙為一葉而每葉必因所寓之地以為之名曰
鍾陵曰五雲曰鄧溪曰雙溪曰鳳山曰瑤峰曰墨池曰
東門曰株林曰龍灣曰北巖曰龍門曰戊巳通十有三
葉先時避難山中九囊囊資擊可以資患難倍飢寒者
不啻極百計而巧匿之然皆不能以保而有也惟茲葉
一十三帙貯以小篋野人不知其為文字也深瘞之半
間乃獲存焉非幸歟他日余友蕭卿取而校之既慮其
雜而無所屬復恨其漫而無所徵也乃析諸體而類次
之若五七言及短古律併絕句四三言等作通得若干
首釐為三帙將以藏于家俟余兄之長而歸之其意不
亦厚且遠哉若余也方幼而竊銳於學迨壯而未之
克既強而益以不兢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惟往時
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輒不覺悲憤之相
仍而涕泗之交下也凡其咕囁嚅嗫而不能以自已於
言者譬猶幽鳥之鳴春秋虫之既寒有莫知其所以然
之故者矣若曰是可以觀可以咏可以興則吾不知之
矣請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張氏族譜序

古受姓命氏莫不有所自而各尊其所祖若周之姬
之子夏之姒是已姒之不可以為子猶子之不可以為
姒也是以古人謹之後世示法既陳氏族源委要長者
或詭異以遁身孤微者或因親而托迹夫從外婦則贅
婿者混之也子從繼父則隨母者濫之也惜於禮義者
既不知所以自明徂於習俗者或不知所以自辨由是
天下之姓氏不絕於無後而絕於有後者恒多矣夫有
後宜未絕也絕於不祖其祖而他人是祖其為絕也孰
甚焉然無後之絕天也有後之絕人也天不吾絕而人
自絕之不亦大可悲哉吾邑爵譽張氏五代末有為殿
丞某者由金陵遷廬陵之長蘆傳若干世至某嘗為池
州太守其孫某始隨其舅氏來居泰和遂冒尹氏姓迄
今若干年卒未有能正之者某之七世孫質始奮然自
樹一按其譜而釐正之張氏之本支遂燦然顯白於後
世矣嗟乎若張氏者豈非余前所謂孤微者或因親而
托迹者歟何其纏綿隱約而益盛也夫能使孤微之系
潛培默持於歷世之久而不至天闕謂非尹氏力焉不
可也然使張氏不延以蕃則後世雖欲復氏之美其後
延且蕃矣使質不知學以亢其宗則必徂於俗安於常
而亦不能以自援矣今張氏幸而有後又幸而有賢且
文者質者焉豈非天哉吾知其世將遠而益大矣於是

麗邑有以質學行群天下之士應徵于南京其至也力以疾辭而獨倦倦於崇譜之正如故於其告歸也書此于譜之右以贈之

北平山東事蹟目錄序

皇上收燕都更為北平省之明年詔儒臣大修元史顧自世祖至元以迄文宗至順七十年之紀載亦云備矣獨元統以來三十餘年之行事迺未有成錄者加之兵興竄徙存焉者寡豈所以名一代之完史哉時監修國史太師宣國公其暨總裁官學士宋某等具以上開請命官採撫遺事以備紀錄

上惻然憫之爰簡在廷清慎謹敏之士分道四出俾博

卷之十

十九

采而遠致之重惟北平者故都之所在而山東又古鄒魯文學之區故尤加之意焉於是監學司膳呂君某實膺北行之選以洪武二年七月受命十二月迄事周行數千里收圖書文刻數萬卷載車數十輛充然得之而南方群公載筆史館日顯頤然翹首北望呂君歸思亟待盡發其所錄以大騁其特書之筆而君所得事實與文辭居多通類次而送官者凡八十有一帙而此編者又呂君私錄之將以藏于家因輯之為目錄者也抑呂君方北時朝著墟矣守藏空矣簡牘亡矣舊臣故老非死而徒蓋無有存者矣君為之彷徨憂顧竭心思目力遡風轡雪鈞深抉隱凡山亭農父之傳誦退卒閭閻之

見聞上自朝廷制誥詔旨勅頒謹議省臺章奏公府大移以至公卿大夫士之述作山林名儒道士之續紀陵碑塚碣之幽潛鄉評評官之碎瑣與夫士民節義之著天人災變之徵摠之乎彬之乎廣哉俗矣信一代之實錄也夫良工成室非由於一木之材饗夫調饌不專於一物之味凡海陸珍錯鹹辛甘苦之可薦者皆宗廟鼎俎之所資也山澤生植鉅纖曲直之可效者皆明堂棟宇之所藉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諸野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則呂君之是錄也有功於元史也大矣其可忽哉若曰君之所錄者目也非文也名也非事實也是不然昔詩與書嘗亡矣而後世得以知而復之者亦以

卷之十

二十

其名篇之幸存聖人固因之而不削也唐世聚書百萬卷而作錄者四庫書目而已迨宋李馬氏通考之作於諸書百氏之名目舉無遺焉其不載完文者非略也學者惟能因其目以推其事又將無有不得焉者此呂君命名之意也後之君子欲覽觀元氏末年興替盛衰之端以求其是非得失之歸而成一代之信史者將不在斯文已乎

楊氏二直婦序

楊氏婦蕭者泰和人也年二十適同里楊用霖南事姑康以孝聞康暮年得盲疾蕭扶持益謹一咳嚔之間即無不在左右泰和縣壬辰來無歲不被兵警井邑蕭條

民無定居庚子秋流言安成寇將大至民聞風駭愕日爭道馳竄至相蹂躪溺猶不止川霖戒其子同予將舁其母先避之母卧病不肯去曰吾年逾七十矣顧楊氏先廬在此尚復何往蕭與其婦劉因相謀曰憶始亂時姑病強舁載以行乃嘔吐眩仆幾死于外吾常以爲恨今若此可再強乎寧與若等奉老姑于此設不幸即偕死一室不尤愈於道路乎劉曰諾遂不果行一日寇奄至用霖倉卒負其母出匿蕭處出追之不知所向乃返顧劉曰今日不得從老姑奈何然事亟矣不可他往即牽引趨傍舍井次俱自投以死寔是歲九月廿一日也越四日寇退同予求其母不可得號哭于道或有告

卷之十

二十

之者因自絕視之信廼負危出井廕其傍為二墓焉時同赴死者復有二隣婦曰陳氏鄧氏云嗟夫死難事也况於婦人女子哉婦內而無外禮也從姑義也知動則或失其正故寧從內以安夫禮之常知生則必辱其驅故寧自投以不見不義為正而顛沛之行決於當時閨門之間唯諾就義蕭誠克真者劉亦善所從哉自兵變來平時號為大丈夫者猶不能不震眩失守以巧湏臾之活而里巷閨幃自奮於義烈有如此者然往往湮沒於疏遠而不克自見者多矣其如陳鄧二氏能因人自白者又幾何人哉悲夫蕭卒之又明年同予繼死於難而康卒以壽終用霖為余言如此其情槩可悲矣故述

而表之為楊氏二貞婦序

余往年為鄉先生用霖甫作楊氏二貞婦序先生讀余文而哀不自勝撫其幼子起予曰吾兒幸有立也其報而毋乎起予為之泫然泣數行下又數年先生沒起予益勤問學惘然思震樹其家聲余甚愛之洪武三年余始去家竊謀于

朝又明年起予以進士來會

京師乃三月擢授黃陵令於別也復徵予文予不能辭因更書前序以遺之俾無忘其先君嗟乎詩書之澤貞烈之義所以輝千古而福百世者寧有窮哉劉崧書

蕭氏族譜序

卷之十

自余為蕭氏甥歲時先母率負挈以歸寧於石岡之下石岡距吾株林不十里其地抱山而負江具林巒原隰之美其園圃有桃李柿榴栗之植有松韭瓜■葦芋之滋其陂池有鯢鯢鯉鯽之畜蓮萼菰茨之秀泉之經于田者可引而灌田之環于門者可俯而稼也舅氏俱有子一人孟曰性與余同辛酉生季曰桂少余一歲與之慶而狎故余常喜采外氏其留也或踰浹旬月至忘歸焉當是時天下方太平田里熙然人無譁駭轉徙之勞家無乖悍戾之習吾外祖梅溪先生與同居從兄弟三人余舅氏兄弟與其從弟及其從兄弟五人每旦

侍長者坐堂上褒衣角巾長身美鬚起居後先揖賓客
接子弟陳說詩禮不輟於口食已即壯者各出任事幼
者入學肄業老者時時曳杖行田陌間既晚從一二童
子尾牛羊行歌而歸余私心慕之自又以為吾所居不
迨也間竊聞長者言朱季蕭氏有諱保孫為掌計者漕
貢進士登仕即諱思廉之子也贊甲一邑環所居數十
里園田山林未有消以他姓者後從文丞相起兵事敗
家覆余他日偶過其門見古桂蔭森階甃宛然而煙墓
中峙者驚問曰若之何而墓于庭也旁有搓手者曰此
非所知也蓋是時掌計故宅為勢家奪矣矣後數年余
稍知讀書見外祖之從弟字濟可者其言談舉止類非

卷之十

二十三

里中所有者問以開諸八則曰是翁嘗奉命招降八番
歷年而後返余因是數性就觀之翁愛余見輒以果栗
相啖即舍果趨進曰聞翁嘗至八番八番何地其人形
狀若何翁笑曰童子何用知之然以余能問不得不為
之言而所言者余固不能盡解也朝格九平人訪降者
當得一官時為有力者掩之不報翁即日斥橐金買小
姬乘駿馬以歸歸即解衣荷耒以從農或時鼓刀屠肆
間絕口不言當日事人亦鮮有知者死時年踰七十矣
他日又見外祖之六世從弟字南可者魁壘迭宕腰犬
十圍嘗憤里舍兒崛起叛義恒額額面折不少貸里舍
兒百計中傷之雖困辱屹不挫其幼而孤也嘗挾冊出

燕休輒吟誦久之豁然自以為窺見聖賢微奧廼盡掃
諸說而自為之言閉戶課註十餘年人不得見嘗載其
書遊江淮間從名公碩士講之後留豫章授文安公之
明最久以故恒不得家居後余以所業拜翁於興國之
寓舍翁大喜曰汝固吾賢宅相也因出所註四書五經
令徧觀之且曰吾老且死旦夕悉以付汝矣即推案呼
酒引滿數十鍾啗肉至盡一器喑鳴傲睨氣桀超然自
是別去余不能以繼見而翁亦客死豐城計往來外氏
餘四十年間梅溪先生最先沒繼而濟可沒又繼而南
可沒吾母兄弟三人不幸吾母先伯舅氏以沒又後三
十餘年而叔舅氏繼沒於甲辰之兵亂至是不惟滄桑

卷之十

二十四

今昔之變可感而蕭氏一門之所遭罹又有所不忍言
者矣方桂之避亂也其母劉與之相失乃携其孫齊從
人入山中比歸則廬室盡燬桂之歸不知所之既而聞
桂亦死弃枯井中母哭之哀而病時無視之者抄兵至
不能走竟與禍虜其孫而去時性獨與妻子奉其父走
而東得俱完後以父病卒因寓止僊槎之九州及亂定
始與其子辰還訪伯母與弟桂之骨瘞之而後去然對
人泣涕以不能復故為耻比歲乃構材植修廢址返而
更築焉於是性之子又見子而性亦隆然皓首矣余自
洪武三年奉詔起家入朝為兵部郎中六年夏調
北平按察司副使與性不相見者五年今年以余弟子

彥之來省也致其家譜一帙且為書俾序焉余敬覽而
悲之因為書自余孩稚及壯歲以來所慕所見於外氏
者如此而慨余不肖無能資益於外氏且忽之以老若
性之孝友誠篤雖歷艱備苦無強近之助而卒能返于
故以華其將庠而保其先業夫非前人種德培厚之所
致而能然也宜譜之所以作也嗟夫君子之論世美也
尚矣有薦貢以登仕宦盛如掌計慷慨入絕域立雋功
如濟可剛介植義勤苦著文如南可在他人宗族中求
其一且不可得况兼而有之乎然則梅溪先生之慶源
碩果所以暢其生而達其混者又安得不於吾性
之子若孫行間卜之哉按譜自廿七府君九傳而至梅
溪又三傳而至世皆克世文學今其旁近族從日蕃以
茂則備載于譜余不能以悉論也自府君以下其名字
行第與夫娶某氏葬某所 備注而時世歲月之久近
不傳焉不亦大可慨哉譜引注其先寔自金陵太守諱
某始後南徙吉之峽江由是散而徙者凡三族其一諱
某末朝散大夫遷邑之未溪其一諱某末金紫光祿大
夫遷龍泉其一則性之始祖府君是也其事蹟雖無所
考證然意其傳必有自故不敢刪而附存之以復于性
以俟他日之考擇焉

西齋雜錄序

余弟子彥以洪武甲寅七月四日來省余於北平留西

齋者九十餘日余時以副貳備負堂臬事才力淺薄而
文牘填委日不暇給旦雞鳴而起日入而息其間得相
與談笑者自酉至丑數時而已每張燈促席相勞苦外
相與念前人之艱難悼稚年之荒戲以至歎先塋之久
遠慨宗緒之不競追慕悲泣或達旦不寐時有感觸亦
往往形諸歌咏或同韻而異辭或異韻而同賦手揮口
吟更相評潤至會意處輒相視而笑命童子進酒引滿
或五行或三行志氣酣暢談論益奇殆不知人間世復
有可樂如此否且北平故都也幽并古豪俠之所產也
其遺宮舊苑之繁麗通貴鉅族之雄富豈無可以娛適
心目開拓志意者乎子彥方屹屹裘足不出戶既不一

卷之十

子不

遊亦不之面會司之庫舍有寄藏書籍數千卷子彥時
從守吏假而讀之至手抄不輟遂成卷帙他日欣然執
以告曰是行所得多矣世寧有忌而奪之者乎一日為
余作西齋記亮臺數百言余愛其文峻潔奇勁而前後
所賦之詩又皆沉致卓越詞渾而氣雄因取其藁為次
第錄之而以余之鄙謬附見一二蓋不自知其年之既
邁志之日荒才之日耗而非其敵也校茲所錄何異魚
目之間明珠硃砾之混荆玉當必有識者從旁辨之余
蓋不敢誣也憶曩壬寅秋邑有富田之禍余與子彥從
中兄挈家避兵里良山中三人者日從巖谷間拾葉題
字相倡和余嘗錄為東行集今茲錄繼作而中翁乃引

恬家居獨相望於江河數千里之外不得以共此樂將
非憾也耶惟余兄弟平生無能及人者獨富貴患難之
適然吾前曾不一以動其心而學學焉惟文學之是樂
此其得於天者豈偶然哉子彥歸其以是錄獻於伯兄
當必相與箕踞林下擊鉢而歌之而余也又將兀然悵
然遐想於燕山風雪之夜矣南北相望何有窮已不知
白首惟聚讀此卷當在何時謹識而俟之

送黃贊禮還京序

洪武八年乙卯秋七月太常贊禮郎黃仁奉

旨監祀于北平遵近制也乃八月戊子朔省臣暨將臣
憲臣各率其屬有事于社稷越五日壬辰乃祀風雲雷

卷之十

二十七

雨與其境內山川以及城隍旗纛之神蓋徧舉焉誠感
于千里之外禮洽於五日之中牲帛粢盛登獻豐潔儼
恪在泣無敢不承君子謂是舉也邊守之臣可謂能勤
以從事太常之臣可謂能敬以將

命越明日贊禮將歸以余嘗與陪斯祀也來徵言焉則
為之言曰今行省之泰列於天下者凡十有一而北平
為極北最遠其地荒漠而多寒其上鹵斥踞墳其穀宜
粟與黍其民狠鷙矯情輕業而寡謀一遇水旱霜雹蝗
蝻之災輒狼駭四散視去其鄉里墳墓如棄樊屣其奸
惡或有不可勝言者

國家設行省與按察司以統蒞八府之衆立都指揮使

司以總屬十有六衛之兵故燕趙方數千里之境皆翕
然知奉法以向於治然有天時焉有地利焉所以變化
舒慘閭閻於冥冥之中宜必有赫然為之司宰而不可
度思者此春秋祁報之典所以必推之遠而行之至歟
夫北平古幽州地也州之鎮為暨巫閭又其大者北嶽
之恒山隸焉其次則槍竿龍門玉泉五華與夫居庸古
北紫荆之阨塞固皆北鄙之雄峙而靈秀者也水之鉅
者為遼海其次則有滌溱易唐與夫澤沱桑乾滋洛之
流而皆匯于東北之巨浸其為利也固廣然時而奔放
衝陷噓決所以為民害者亦不貲矣風之作也則厲發
栗烈至蕩沙排礫噓人僵馬而秋冬為尤甚其雨或經

卷之十

二十八

時不一降至木暝井枯或霽需時之晦暝震激雲雷憑
灑不可端倪若是者一失其行則昆蟲草木為之不遂
而六府三事有不得其治者矣六府三事不治則方社
不通神又焉得而享之哉欽惟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稽式古先裁制禮樂種秩群祀昭
格上下是以薄海內外神人率職雖遐遠萬里近若庭
陛呼吸指顧輒聞景從固有不言之信不令而行者矣
矧茲典重監儀禮成報祀兵民協和而邊圉以寧山川
出雲而年穀屢慶謂非順成之嘉應可乎將見東海之
波帖而不揚榆關之險夷而益固由是睥睨方岳升于
天又烏知不端兆於此則贊禮之南還也宜上有以

祇復 明命下有以述守臣之勤而贊頌聲於無窮者
矣故因其別為之引而復系之以詩

夏日醺集仁城蕭氏臨清亭詩序

洪武十一年戊午夏六月既望余與子彥弟及兒子原
從行訪友於雲亭山中明日偕易為兄弟由後谷渡溪
口入黃岡憇大坪望三顧山徘徊久之退而過仁城蕭
氏蕭氏有均寶甫暨厥弟均顯者聞余與客至也出揖
客體甚入其庭余故人子曾錫九疇在焉均寶導余登
臨清亭時門外赤日方熾風脩脩起庭砌間弗之覺也
顧視階下有水行兩崖間廣不數尺深不及尋而瀏瀏
汨汨出沒左右縈而為帶折而為袂舒而為練澄而為

卷之十

十九

鏡引而為虹霓見其來而莫知其所自也見其去而莫
測其所止也乃與眾客稍臨而觀之時弄而激之或掬
而嚙之芳潤寒冽益佳泉也問其源則始析於清潭之
洪陂中合蔽原松門之小水自東南來奔放曲折凡二
百餘步始匯于亭又西走二三里許乃出洪陂之下流
曰油潭者遂合而大注焉余嘆曰人之資於是水也遠矣
若其始之斷地以導之復結構以臨之者不亦勞乎均
寶慨然以告曰斯余先子之所為也自喪亂來斯亭斯泉
之不鞠為茂草鴟壤者幾希茲幸先生與諸君辱臨是
泉之將湮而載疏亭之將壞而復新也敢具簡牘以請
衆曰唯唯於是九疇欣然酌酒飲坐客自午達申成

縱觀而盡醉焉考之經傳謂江之別流為汜是水也其
猶決而復入者歟且水之流而漫者多矣固未有潛行
地中瑕薄焉字而為人資觀如此者也以余觀之蓋四
美具焉其性至順可導而不違也其體至平可制而不
暴也其容至朗可鑒而不渾其用至廣可漑可飪可濯
可灌而無不足也今幸與諸君考論四美觀以成德則
登高能賦可無述乎矧均寶甫金玉君子弗汚於世而
均顯以台州學政時亦養重於家迺得與諸君遊息於
斯無風雨寒暑之虞無跋涉公遯之勞而有軒窓几席
之適則斯亭之表也又安可少哉於是諸君樂斯泉之
美幸茲會之難又嘉蕭氏巧於宅勝雅於尚文而尤能

卷之十

三十

不忘其先德乃取唐人詩泉聲到池盡二句各賦而雜
錄之俾留亭中而余重為之序又明日里友槎叟劉崧書

槎翁文集卷之十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一

序

三衢徐杓名詩彙序

古有采詩之官凡風俗之蠹惡心志之邪正與夫政治之得失其汎然雜出於歌謠者皆采而錄之以獻于天子於是前所謂蠹惡邪正得失者咸於燕觀而考之而謂之風焉而風之云者固皆當時民俗之所為也豈能有如公卿大夫之才之學之所致者哉而聖人卒不輕絕之者亦惟以其美刺憂傷之間謳吟諷歌之下於凡人心天理之貞自有不可得而掩焉者耳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是道也古今盛衰治亂之機恒與之相乘

卷之十一

於無窮而不息者也或謂刪後之無詩豈誠然哉三衢徐君杓名端介謹厚人也洪武五年春以貢士起家拜監察御史為聖天子耳目以布衣疏遠之士一旦正笏簪筆日近清光得言事不諱其風采固已巍然廷陛之側矣未幾行郡南海按事浙江亦既罔不寅畏於心而周徧於事矣而凡咨訪引覽欣感憂思一於詩乎發之者尤婉婉乎其有章而可歌可歎也又明年調北平按察司僉事其所操所詣又能廣以遠至能發積年茲伏之冠繩當道貪黷之胥此其行事固已卓然異於人矣而興懷紀事之作又有過於南海與浙江者杓名不以余之無似也辱與之言焉藹乎倫誼之孚悠

然忠愛之隆昭乎風雨寒暑之變易也燎乎昆蟲草木之生息繁夥也歷乎城邑田里之艱易休戚也舉言之而不遺焉是皆古之人將旁行而采之於人者今乃不待於外咸取而自言之其視古者采詩之官殆將過之矣獨不知古所謂采詩者果何如其人亦有能如徐君之工於自言者乎其能工於自言者今雖不可見然以二雅之存者觀之詎庸知非當時采詩者之所賦乎采詩者之能賦與否未可知也其政事之施又孰能知其如徐君之盡於已而著於人否乎嗟乎徐君吾知子之詩不徒可以觀南海與東吳北燕之風而已將由是以觀於

卷之十一

朝廷卿大夫之雅亮亦良之或過焉惜余不足與言詩也姑識余說而歸之

送王撫南歸序

慈溪王生撫自浙東絕江渡淮溯黃河走數千里省其父經歷公於北平之憲幕既三越月矣辭其父將復歸浙東來告別其言曰撫之省吾父以至於斯也寔奉吾祖母之命以來茲幸獲拜膝下候起居承顏色矣竊俱留滯日久無以復命而慰其倚望之思然去住從違之間誠難平其為情者先生何以教之余察其色若有戚戚然者因告之曰嗟乎生寧以子之必不去其親夫然後謂之孝乎蓋有不必盡然者矣自惜人子之欲致榮

養者未嘗不欲仕而仕者恒不能不去家而違其親夫固非樂去而違之也勢不能兩全情不得兼遂而况道里之阻修風氣之異宜與夫習俗之熾惡不齊有不能使其親舉安之而無違者於是人子行役瞻望之際始慨然有不足於其心也多矣若生之端厚通敏好修而善學又能入而事其太孺人出而省其嚴君使高堂念子之懷游子將母之感交釋而兩盡豈非孝子慈孫之能事哉余聞慈溪山明而水秀陸環海錯指顧而具太孺人今年七十有八耳目聰明康強而難老非天之施報善人不及此生行矣春河流漸風帆南迅升堂拜慶奉觴稱壽當必首以經歷公之所以畫諾所以平反所

卷之十一

以勤事守職者歷告於太孺人焉當是時太孺人之見孫猶見其子而生之所以事太孺人者固即所以事其父矣矧生年甫冠其於事親之日方長而未艾者乎生行矣其慎毋以去其親之亟而戚之於斯行哉余也不幸蚤失重慶又抱求感五十幸及祿而親已不逮矣觀生之父子祖孫三世間竊悲而思哀之於別也不忍觴以酒而重為之言

鍾氏仁存方論集序

仁存方論集者廬陵鍾君本存之所撰集也論若干首方若干首通為若干卷本存究心是書餘三十年其參考折衷雖若出於一己之持見而貫穿出入無一不

於前賢之所已言者大槩以靈樞素問為本而以長沙張氏叔和王氏為宗介然不徇於衆不惑於俗不疚於利而所以為之言先後緩急者莫不具有其法焉本存何以能若是哉推其淵源遠有端緒蓋自其先世嘗婿於邵東丹砂之朱氏朱氏有字友亮者遇宋季國璽嘗入侍疾遇知熙陵及其暮年乃以所以傳之子若孫者傳於其婿而鍾氏之鑒遂焯然名江右迨本存既三世矣本存天資明敏論議暢發自其壯年周遊魯齊燕趙間凡博碩之士無不交而奇奧之書無不覽故能造詣精深體驗切實要非苟焉駕之名以自騁者也尤個儻重義其赴人之急如拯溺故焚惟恐不及而未嘗有

卷之十一

四

一毫計慮之私故其平時得於家傳師授之餘者尤汲汲然惟恐夫人之不知而世之不傳也由是修辭以達其意著法以嚴其用如品劑主佐錢兩生熟為湯液為國散者諸方之謂也風濕寒暑虛實強弱為內因為外感者諸論之謂也譬之刑書論則其議獄之文方則其斷罪之律也苟毫釐有差則死生為之易位顧可得而易言之哉是知律之斷固不可不嚴而文之議尤不可不盡此是書方論之述所以互發而兼舉也歟然是書必題之以仁存者豈非以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鑒之為道乃所以存夫生物之心也歟吾見是書之行也遠而有功於生人也大矣或曰本存乃翁字仁可著以仁

存亦所以不忘其先也是尤可嘉也余故喜而為之序

送蘇平仲先生還金華序

金華有博碩介潔之士曰平仲蘇先生年四十而始娶容貌不逾中人而學問可以兼天下其性恬逸深靜而不揚其心微妙精密而不肆其言語簡實而有倫坐一室或終月不出門戶與人少所傾接人亦罕得而識之其所與遊者皆四方名士否則先生雖未嘗拒之彼固憚然自不敢以清進也平居正襟凝思淵止山立雖寒暑風雨雷雹之紛然者交於前金壁寶貨錦綺器服之爛然者陳其側一身之勞悴飢困與夫世之可欲可樂之雖然者無不參錯起伏於其左右而先生曾不一動

卷之十一

五

於其中焉故能觀變於上下古今數千年之交達識於天地陰陽人物變化之會覃精於義理名物典故事為之要蓋莫不條達而貫捫精悟而神契也由是抽其緒於不可行之端聘其詞於不可言之妙燦然如星芒而日麗鏗然如金鳴而玉振沛然如河之下決而海之東注也觀其默結冥構不啻俄頃而脫之於口著之於筆者已纍纍然數千萬言而不可窮止矣此其過於人而得於天者豈偶然哉方洪武三年秋余備員為職方郎中始識先生於監學先生屹然以師道自任凡公侯卿大夫之子弟無不恭肅奉教而莫之敢後焉未幾竟以疾辭翰林之命而歸當是時非惟余為之慨然若有所

失凡士大夫之知先生者蓋莫不惜之欲留之而不可也後八年為洪武十年春正月今翰林承旨宋某以請老歸既入謝

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卿者乎其舉以自代公乃舉二人對其一人則平仲也其言曰有蘇衡者臣鄉人也嘗由學國正擢翰林編脩雖以耳目之疾辭歸然其人博學飭行為文詞蔚瞻而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亟徵之於是平仲以二月復自其山中承召赴京其始至也自宰執而次咸躬禮而候之先生懇款誠篤具以疾對如辭編脩官時語明日入見奉天門上屬視久之既退問群臣以其所志因以其所對者

卷之二

六

奏上然之勅賜官段表裏各一寶鈔一十貫乃遣以還先生拜舞受賜欣躍就道於是朝廷之士又無不為先生歆羨歎慕者余時適以入覲來自北平與先生會館中蓋別八年而始得一見不浹日而先生且歸其將何以慰睽離之思而抒屬望之情哉則為之言曰今天下一家群工百執事之臣無不布列在職故人者夫孰有能自外於朕臨之下也哉惟承旨不以先生之所不逮掩其所長而必薦之者事君忠也聖君不以其所長強其所不逮而終縱之者待士厚也臣忠於下君明於上天下之治有不翕然相成者乎先生

生從容無適無莫既不榮於再進亦不恨於終退其於去也猶始至焉余所謂博碩介潔之士者非斯人欤明日與先生別於龍河之上乃酌酒而重為之告曰先生望重於朝廷行乎於天下其文傳其言立有不待後世而知予雲者矧在昔咸均之教所以為國家樂育菁莪而培植莖葉者方彬彬乎進用之有日又安知河汾之教不丕顯而大行矣乎余也遭時而才不逮有志而學不克其負愧於先生也多矣異時幸遂放還當沂浙江一過金華山中以求所未嘗見聞者先生當必有以終教之也

送王縣丞赴黃岩序

七

洪武十年春朝廷以國學生試膺而又勞於外者俱授以各縣丞簿之職而南北異調焉既又念其將去親遠且治裝之不易也乃命中書凡有親在者皆量程給假俾就歸省然後之官又人賜夏衣一襲寶鈔三十貫恩賚於上情浹於下一時奉命承寵相顧動色拜舞於闕廷之下踴躍於道途之間蓋菁莪振振焉相屬而胥慶也噫盛矣哉於是北平王復明初以黃岩縣丞歸拜其親泮水之上辱過余為別而請言焉明初嘗公撥督事於憲司余始與之識又令考滿入覲又與之相見于京師茲再泣於斯也明初又適歸省而適焉余知明初者也使其行而無所觀於余余猶將強而

告之況於其有所望而辱請者乎惟國家每爵重難名秩有大小然不可倖致惟賢才是與煥然一洗前伐資格之陋然其於諸生也視他選尤加意焉其始必升之太學以培其本次必試之事功以驗其才及其任之也又必優之賜予以作其氣其法可謂至謹而意可謂至厚也夫丞所以貳一邑而切近乎民者也故凡政事之施徵令之法雖亞於今而為所誦自主簿而下若典史與吏則又所觀法而受成者也近代自世蔭外惟進士為尤重然非積之以數十年之功苦學問又必裒進退角勝負於數千百人之中然後幸而一獲焉非老則困矣及其懷牒就道視息憊然親庭重遠曠之憂連振有羈軛之色若是而欲其發舒志意以少展平素難美今予之往之其心寧有所不得而將待於外者乎夫持無不得之志則內外寧而心可以無累矣挾無所待於外之資則志氣廣而政可以有為矣矧予之先世為名卿大夫固嘗接武法從而馳聲風紀者乎則所以襲規承矩而小施於一邑者宜無往而不得夫豈若山林枯槁之士一旦卒然賓之於所未嘗識之地也哉予行矣聲光藹乎鄉閭榮寵溢於佩服行色輝於道路可謂有及親之榮而逢時之盛者矣茲往而泣政也將見年日益壯氣日益充而智日益明其尚思所以淬礪振提俾下無辱於其先而上有以報稱於國家也哉再時泮

江山海之區聞有異績焯然自奮以起者吾非子之望其誰望故於別也序以爲之

送程子正還三衢序

今年春二月余留京師會金憲徐君林名以台命自此平繼至與之相遇於會同館俄有葛巾布褐頽然而癯者趨而請見林名曰此余外弟程子正也其進退澹然可觀余固已心異之及戒舟泊歸同載於蓬窓之下與之相即益密則見其日用起居凡衣服飲食先後緩急之序與夫書數之將有無可否之對莫不靜治有序非惟叔名信愛之余亦未嘗不顧之而心悅也午或聚飲不酒人沾醉至汗漫相枕藉子正則未嘗不飲

卷之十一

九

飲亦不至醉其容止巖然固自若也余甚愧之間獨俛首內顧若爵而不樂者久之余以狎故謂之曰子得無有異思乎林名曰否彼憂在客外久不得見其母耳余由是始惻然又知子正有母之爲可念也間而之談古今辭旨可通解者子正輒鍊而聽之終日忘倦既又必爲之憮然以蹉惋曰奈何余少日之弗及也今雖喜之噫其將老矣余將何以見先人於寤寐間哉余至是復大驚子正之志要非庸以止者也他日進而誦其先世之自子正愴然若不能自言者林名因告余曰昔吾鄉有三程先生其伯氏曰表者以貢士下第由婺州歸澤書院山長後以同知温州遂安州致仕其仲氏曰

積者以博學茂文爲後進師表則子正之父也積之子曰遂尤力忠厚以世其家晚而無子故積命子正爲之後今子正之母則實先人之女弟而余之姑也故余於子正有內兄弟之好焉余聞而益敬之後余與叔名還司既三越月將日從子正求聞其三先生之文之行之美以自勗而子正且浩然有歸養志矣一日介叔名來徵言嗟乎世之飭其冠衣衿其世資岸然自詭以大者孰不以為貞適用之具也然於處煩而動勤遇事而眩愕履履顛倒之失措握算縱橫之不知若人者余固竊悲之矣而亦豈子正之所願爲也哉吾嘗評君其通變不拘近於智其沉毅有守似乎勇其感激憤切類有

卷之十一

十

志而惻然無忤又善與人交是皆難能也譬之巨室之店泉嘉品之醪醢而良藥之苓朮將無適而不宜者世亦安得而少之哉余幸與子正處久而知深於斯別也能無一言以相之乎子歸矣龍山山水勝處其華茂清淑之氣人罕得而專之者子熙熙然奉親讀書其間將必有得焉幸因叔名以告我

送陳德中歸省序

永康陳德中以國學生分教濟寧之任城縣既三年矣則告於府公與其縣之大夫將謁假而歸省焉會余以朝覲歸自京師道過任城而德中來別余雖以未感之下然聞人之欲省其親也未嘗不爲之歎美以速其

歸焉及抵北平德中乃介其友王樞來徵文余謂軍中以甚富之年當太平文明之運與

聖天子俊造之選乃獨得以文藝出教魯邦為弟子歸茲又獲南歸而拜其親焉難矣余觀德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與之處淡而不厭猶然自持而不為矯激之行是雖其資稟有過人者而家教之力焉可誣哉然定省之禮既久曠於晨昏之際而溫清之節復三遠於寒暑之交宜其心於此有變然而不安者矣今其促裝於東魯之邦汎舟於徐泗之水適楚州經維楊絕大江入京口以道夫東越之境而歸焉將見望其山林城邑而喜矣况於其鄉里乎見其父老子弟而悅矣而况於其親乎吾見親勞其子、拜其父欣、手色咲於一堂之上而仁風美俗藹然自形於斯江千里之外將不曰陳氏幸哉有子如此哉則由是承命膺秩以致其親之光且顯者宜必兆於此矣余之學無成而老將至祿幸及而親不逮則於德中之別乎不為之低徊歎息而不能以自已哉抑子之宗宋季有韓川先生者忠孝人也子歸侍之暇幸訪求之鄉人連老或有能傳誦其雄文卓行於山岩草野間有可以字風俗厲士氣者他日重來幸以告焉

送劉嗣慶還安福序

嗣慶在京師與余為同族其學也與余為同道而又

與余同姓然其去此而歸也復與余同郡焉則余於嗣慶之別能無言哉夫同姓則情戚也同道則志合也同族於外而淒然有相顧之色者感其去鄉之同也今嗣慶往而南歸而余復北遊焉余烏能以無言哉吾聞嗣慶為故汴陽史君諸孫富於年而幼於學其需用之日近矣若余之遭時竊祿曹無裨益於萬一徒悲年之邁而悼學之荒固不敢信其道之果同也矧其據席講誦卓然為侯門賓師有尊榮之禮而無趨承之羞視余之僕馬蕭然日承伺辰酉者又烏敢謂夫族之同哉直姓與郡為同尔然余宗自泰和君之宗自安成其果可謂姓之必同乎且君東書南歸拜慶堂下而余違、奔命北平去故鄉而日遠將非同郡而異趨者邪雖然君子務於學既厚其所以基貴於用必慎其所以進、退時也用舍命也而彼此遠近一致也吾何庸計同異於其間哉子歸矣探道義之淵深樂山林之清茂吾見學成而道充氣完而志裕固將與於余之所至則後之所遭者其光耀宏達又烏知不有大於余者乎嗣慶別也序以告之

贈暨士郭和卿序

天下有似是而非者非精於理而周於情狀者不能察而識也是故陽虎似聖人而項羽與舜皆重瞳子匪惟人也惟物亦然砮砮似玉魚目似明珠鈎吻類黃精而

蛇菌類香薰非惟物也人之情亦然怒盛者或咲喜極者或神色自若豈惟人之情凡疾亦有然者矣是故傷寒似瘡陰證類陽證類陰而血盡似妊娠肺癰類咯血吾嘗欲著其說以驅俗父而未果誠以辨之未精察之不至則墮於失人流於不智甚者禍其身而害於人豈不可畏也哉王宗顯余姻表弟也其祖存介先生博學篤行為元名士暮年失子嘗挾二孫坐臥而訓之年九十餘乃終宗顯其次孫也自余與宗顯別而宦遊于外將十年及歸宗顯來見其色若戚然有不得者余問之則曰余妻不幸有瘕疾今且咳血矣奈何余因勉其更求良醫蓋世未有瘕而不可療者一日復來若色豫而言暢者復問之則欣然告曰昔者之疾今愈矣方疾作時以為瘕瘵而進溫益之劑者皆是也故藥進而疾加未有不以為危者近吾鄉有和卿者聞而來視之見咳唾在地有瘀血與膿相糅因問病者曰方咳唾時口吻間有腥穢否乎曰然又問曰其血將上壅隘於喉嚨而自咳乎將咳而後出乎曰直先壅而後咳耳則咲曰余得之矣此肺癰而非瘵也因更進理肺藥不數劑良愈矣余聞宗顯言因歎曰世之冥行瞶聽而誤認形證妄投藥劑者衆矣豈惟肺癰若瘵疾然而已哉辨之不精而失人則陷於昏察之不至而不智則蔽於愚禍其身者猶及於身而已害於人者其禍豈有窮已哉若

和卿者庶幾其精於理周於情狀而有過人之功者矣抑余聞昔張子和視武陽仇氏子病以發寒熱非骨蒸而為肺癰藥之果效此蓋以脉與形色得之有不待見膿血而逆知其然者也

閒中風月序

風月在天地間何所不有而人或不能有之惟無所事而安於閒者乃能得之以為己有而閒固不易得也是故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雨沐而水食辰出而酉歸甚至鍾鳴漏盡而不知止此其人之身與心若曾若狂攘汨汨以馳騖於膠葛紛靡之場其於寒暑晝夜且不能自辨而况於尋常之風月哉古今詩人言光景之佳者類曰清風明月而論人品之高者亦曰光風霽月至形容其所樂之至則曰吟風弄月是風月在天地間固不待招之而後至求之而後得也然而世人具耳目者乃反若不見而不聞之何哉其心必有所繫累而不暇及者矣若吾邑潯溪郭君德祥益亦庶幾乎余前之所謂閒者他日示余詩一洗曰閒中風月余得而誦詠之則知天地間之風月人不能有之者君乃舉得而有之且有以充其志而發其蘊焉故能揮清明於筆端陶光霽於霄次而又旁搜遠紹近求廣攬所以吟且

弄者一於韻語乎後之非無所事：而安於閑者能若是乎德祥年幾七十無少壯馳逐之勞家有令子無公私酌酢之擾而又依山林之觀密樂治世之清寧宜其縱心任運超然天地間能有他人之所不能有乃復取以名其詩若私幸而獨專之者是必有見矣豈誇語哉若余竊有志於詩而少也奔走於衣食壯而濫祿於朝行侵尋於衰病所喪多矣茲幸歸老林下方將少希一日之餘閒則山中方來之風月尚當與君分半席而細論之未晚也

虎溪蕭氏第三房族譜序

古人莫世繫以明昭穆必謹譜牒而著源本疏者所以

合其異於同也然源之遠者至流分而益殊本之盛者至未繁而彌異故各親其親各尊其尊者有之矣豈知其初本一人之身也哉自世教不綱宗法不立人無所統屬甚至不能省其祖父之名諱者有之矣况世譜乎嘗求其故愚不肖者無所知而不能有為才且賢矣雖或知之而又不暇於有為幸而有志焉則前無所徵後無所述非蔽於忌刻則牽於憎愛親切者或以貧賤而見遺疏遠者或以富貴而強附於是世之譜繁始誕漫而失實者多矣可勝歎哉廬陵故家蕭氏為盛而莫盛於吉水之虎溪當洪武三年余與德瑜蕭君寔全被徵及仕也又聯事於西曹德瑜有學行有材譜余甚敬

之及詢其所自則固虎溪派也又三年德瑜出宰長興明年余亦改官北平德瑜以余嘗伏其大父秘書府君之行也書來告曰吾蕭氏由虎溪而散徙者本一族而往時修譜者乃各詳其所自而不之及嘗欲續而修之顧官守于外顧莫之遂念吾群從兄弟若與靖若九川若思高之所共祖者琛也琛而下始拆而為四曰鏡方曰馬塘荷塘曰平田曰虎溪今由余兄弟視子若姪之相繼者十有七世矣長幼不啻數千指然而居徙不啻慶吊之禮或有所不通名字不聞尊卑之序或至於無辨其幾何而不為路人之歸乎今與靖慨然有志於斯將合四派而為一譜以貽其後之人今幸成矣願有以序之且以傳不朽也會與靖亦憊：以序文來請則按而述之曰蕭氏本長沙出唐宰相復常觀察湖南之長子儉：而下七世以避馬敦亂歸江南故子孫往往散處廬陵間其徙居吉水之虎溪則自宋乾德中儉之後有諱居生者始也居生四子曰祚曰俊曰琛曰操而族益以蕃其始皆未有譜元大德間操之十四世孫甲叟昉起而自修之後泰定間俊之十世孫惟高亦自修其譜若琛之四世以下槩以各自有譜與不知世次而略之非徒畧之蓋有不勝其錄者矣宜與靖於此有不能以自已也初與靖之十二世祖式有田庄在虎溪之徑頂至九世祖元德始遷居之則今鏡方是也九川之祖

瑞興其叔父德高以大德間復自虎溪而遷于廬陵之馬塘荷塘是皆為琰仲子高之二子進與晏之後德瑜之四世祖賢思高之祖資皆為琰幼子勝之後而資則遷于廬陵之平田賢則仍家于虎溪者也後先四百餘年更歷數朝而琰之子孫代有顯人蓋蕃以衍豈非盛哉自世變以來故家文物凋落殆盡而與靖獨能寶藏其祖父前至元中所紀錄圖本歷數十世不墜旁徵巨攷以成其編彙之志豈造物者陰相默佑故運之以有待歟觀其本支旁殺聯屬有序仕宦墳墓紀注有要近而不遺於卑踈遠而不附於華顯有微述之實而無愛忌之私可謂善繼善述者矣宜斯譜之所以繼作也斯譜作而蕭氏之族庶幾完而無遺矣使後此復有如與靖者出則斯譜之錄豈特十七世將百世可徵也余惟蕭氏故名族其子孫方興而未艾既重德瑜之請又嘉與靖之能故其後以亢其宗也故不憚辭而為之序

月渚圖序

晉人以清談自尚以理致自高以風月山水自放雖其造詣時有淺深事為或有疎闊要其旨次必不可使有一毫塵俗之點滓如蟬蛻秋露龍遊香空此豈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也哉吾姻友袁文德清修冲逸而志慕古人嘗為余道其家月夜泛渚事心然慕之他日以山水圖一幅相示且歌曰於此有月可以吟覽於此有

渚可以游泛安得付君子解后此逢江空月寒吾將曷從余因憶往年舟迴采石候風雨晝晦波浪山立使人魂飛膽掉四顧茫茫不能自止乃今圖畫天然境與神遇有如此者亦奇矣哉愛喜而和之曰維天有月何時可掇維江有渚孰與容與慙非謝尚子乃彦伯百世一時聲感氣格於是又德舉酒於明月之下放歌於清渚之湄但覺天地澄虛而先沁毛髮若谷陰呼而穀振金石不知為僊耶夢耶晝耶今耶昔耶抑余前所謂如蟬蛻秋露龍遊春空者固不容以形迹拘而彼已限矣要其中亦豈容有一毫塵俗之點滓也哉是月渚意也吾故為之序以道之後之覽者寧不超然有會文德好古之心而思月渚會過之勝者乎

蕭九川詩彙序

初稟者九川蕭君所錄之詩彙也君世居吉水嵩華之陽在宋元間其祖父為名宦鉅族而九川為佳子弟故其才情俊逸風致沓沓好交遊四方大夫士凡登山臨水感時懷故觀物考藝一於詩乎發之而未嘗有憂憤無聊之色蓋其有得於居養之素而家教之厚從可知矣自余洪武庚戌去鄉里竊祿于

朝者幾十年今年夏始遂歸田之願而不自知其將老矣其遲鈍枯稿不為朋友棄者幾希獨九川以文字舊好時相從於寂寞之濱以談其先世交遊文物之美故

余獲有聞焉既又以余為知詩也持其平生所賦歌詩類為初榮而就余評余既辭之凡三四往返而不厭則評之曰君之詩其清麗如夫容出水光采奪目其簡淡如劍登在列而歛質自異其蕭散如空山道者其豪岸如說劍壯去其神完其氣逸其意達要不可以節目拘而淺近觀也此豈非其家教之厚而發於居養之素者邪若余也妄徒有志於是而不自知其志之蕪下之耗年之邁已不足以與於知者列矣君少余二歲而精力風采類耆人而過於余方辭謝州縣薦送而益肆力於詩其進寧有涯哉異時練達平實造詣深遠而復有介焉吾慎其將不給於評也是為序

三館詩序

鄙野賁侯振遠為吉水之三年其屬士錢映詩三館詩若干首來徵余序余因詰之曰三館者何曰揚君伯睿也揚蘭谷也侯也三人皆賢者也館之義何居曰彼皆薄富貴而安貧賤者也然則三人者皆未嘗仕乎曰伯睿蘭谷固未嘗仕若侯則既出而仕矣曰既仕矣奈之何一其窮而與之並也曰侯能不忘乎故不變乎塞若無異乎二人之窮者也故曰三館焉嗟夫館者天下之所甚惡而不欲以自名者今三人獨共樂之復取以自名焉豈不過人遠哉若然則余知之矣昔者嘗見侯文水之上雖其

卷之十一

十九

氣若甚張然其布衣糲食冰蘗自持蕭然一寒士也又嘗見蘭谷矣雖其肆志江湖翔上藝圃若無不足者然勁若霜柏堅逾鉄石毅然一奇士也獨伯睿在安六未嘗過江西不得與之相見然視其友固可以得其人亦二君之流歟而世或以窮而疑於侯者彼蓋徒視其外而不察其中者也眩於名而不究其實者也視其外不察其中眩於名不究其實非知侯者也知侯者必不疑於窮不疑於窮者必不惑於其交何也窮也者天下之所弃而士君子之所守也守其可易哉吾固觀所守以信於侯知侯之能不忘乎窮者即能不負於其友者也退而不負其友者即進而能不負於其君者也易稱君

卷之十一

二十

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果何往而非君子之道哉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斯言也乃所以合之為三館而無間也與諫乎詩者既系其後余知侯者能無述乎作三館詩序

贈任保宜序

史稱二世為將道家所忌而記禮者曰璧不三世不服其樂夫璧與將異道也故將不必世而璧之世必累至於三而後可信不然其禍將有慘於兵者矣可不慎哉昔太史公傳倉扁性極方治變性之說未聞有論次其世者何也余蓋嘗疑之吾里中有任氏以業璧名家自余為童子時聞其先有榮甫之子迪吉者老而

余長始獲交其子光德。今又老矣而見其子保宜。何是家世業之多賢也。然余聞光德既克承其先復善教其子每診疾必携以往其然也則曰然否則曰否或曰似是而實非也或曰將盛而未作也散退而猶戰也父子至相辨詰問難必斟酌損益以歸於當然後發而藥之故其藥無不聖而治無不效者又其赴人之急無風雨蚤莫皇然如疾之在已而未嘗有遲留顧望之色問之自其祖父咸然矣吾不知任氏前後所活幾千人其子孫之業雖百世可也而奚止於余所見聞四傳而已哉他日劉君節文嘗德君起其疾而無以報也乃徵余文以美之夫任氏父子之賢人能言之何待於余而節文必余文是徵者豈以余之言為足信乎抑嘗惟昔人論校之精者謂父不能傳之子子不能得之父此非公言也何也凡技者人之所能也彼自不能傳與得耳其可廢於天下哉其能傳之又非得之若保宜父子者可謂過人遠矣余故著而叙之以自附太史公傳倉扁之遺意

沙溪劉氏靜安堂詩序

吾邑東南多大山有雲直河出焉盤屈群嶺間行四十餘里至沙溪始演迤而平放溪之陽有劉氏世居之若明道者又劉氏之傑然者也余二十年前嘗避地其鄉時兵亂四起民無所托是明道與其從子方東奮田里

倡義勇率其眾難耕扼險思保障以有待然當是時豺狼狐鼠狙犬出沒如鬼域石為之拂風沐雨草居蓐食雖欲一息之暇遑寧可得哉版圖入

天朝民始得養生送死以相忘於無事而君之齒壯且日老矣乃洪武十三年夏余自南宮致仕來歸他日再過之適劉氏治亭新成或有以靜安名之者明道以余故徵文余惟人孰不欲靜而安者然人之有身不能以耐而不動不能以靜故不能以安焉豈惟身然哉惟心亦然何也事物之來無窮而嗜欲之機不節則固有汨而撓之引而抗之者矣而况禍患死喪有以怵乎其中而變乎其外者哉今物不疵癘人有定志里巷無犬吠

卷之十一

三

之警而上下蒙奠枕之安則君之為斯亭也庶幾乎清明幸會之逢者矣當其春台凝滋不見行迹夏木繁陰時聞禽聲君燕而息於斯也有琴瑟圖史以為耳之娛有几席盤盂以為口體之奉入有子弟之共事出有賓客之從遊而無不自得焉則吾之心豈不凝然而靜晏然而遂安也哉視向之桴鼓畫鳴人相視失色至鷄犬驚草木動而遑無以而歸者今果伊誰之賜哉蓋必天下一於靜安而後山顛水瀕之民無不得以蒙其澤而享其樂斯樂也固將田吾之一身一家推之以驗夫一鄉一邑之盛由一鄉一邑斯又可推之以驗天下之治之盛矣豈徒築蓋木石為釣遊詩酒之地而已

哉抑吾儕鮮年得以優游於此者固皆

上之賜也其可忘耶宜斯亭之所以名也於是諸賢咸喜而賦詠之而余為之叙

橫岡袁氏族譜序

袁氏族譜譜袁氏族也袁氏德齊之所輯也譜成德齊來徵文且致其從父之言曰其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者十有三人上泝吾祖若父之既往下視吾兄弟子姪之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數指然而遷徙不常絕續不一大悞老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無所據也念昔吾從叔祖吉明與吾從伯福可嘗編為衍慶圖不幸遭亂散逸不傳吾先兄景亮景達欲重修

卷之十一

十三

之俱不果而卒今幸及吾餘齒與吾從弟從善命諸孫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袁氏之譜不亦幸乎按袁氏本金陵人五季之亂避地始居西昌邑西之袁家巷族大以蕃至朱元祐間兄弟又拆為三一居萬安之株唐一居吾邑仁善鄉之鍾步一居雲亭鄉之橫岡其居橫岡而可考者則景甫之始祖孟成也孟成之子季茂又數傳至義卿紹興間以貲力信義為鄉都官與其子從義奉命行經界法公平不欺鄉民德之迨宋季勤王兵起所居盡燔故物無有存者元初至元戊寅間義卿之後有諱德善者則景用之高祖也戶占糧二十四石服五雲驛夫役凡八十餘年無有

遺缺則其富盛可知矣其後丁口千餘屋區倍之蜂房

水渴苞蘭茁烟火連甍絃歌接棟過者望而加敬遇

冠婚喪祭殯送有常度燕會有常期酒行有常數閨門

五世同一欣戚無間言焉每正旦尊長坐堂上子弟孫

婦以序列庭下歲以為常或小有忿爭尊者必聚群族

召之至為之面陳禮義諄諄勸撫俟其悔謝乃已退則

惴惴不敢出一語為不義事復惟然如初有古之遺風

焉當其時富者挾貲貨走南北為豪商鉅賈仕者效才

能食官祿為司征為夫長為從事官學者業詩書為名

士勤者服先疇為良農然皆知惇行務本有以樹立攸

攸然稱其為袁氏佳子弟也元季東南兵亂連歲乃有

卷之十一

十四

甲辰五月之變而袁氏流離焚劫疾疫之厄有不忍言者今遭遇聖明海宇寧一自洪武建號以來又十有四年矣袁氏之族生齒日繁而文學之徒彬彬輩出其後有不昌且大者乎故今譜斷自孟成以下凡若干世而生卒年月墳墓所在莫不詳要宜其之有請而德齊之有述也豈非賢子孫乎吾聞水之湮也其決而放也必大火之鬱也其熾而焰也必盛善之積也其發而振也必遠吾知袁氏之世其繼此而日大也矣余家距橫岡不三十里於德齊叔姪群從間往往往姻戚之好文字之樂而均則實吾甥焉故知袁氏為深然不可無以復其請也故為之序俾以示其後之人焉

東屯朱氏族譜序

東屯朱氏譜所以譜東屯朱氏族也東屯在武山之西尖星岡之北去邑三十里有良田沃壤千畝頃頗溪而負山其陂泉繁紆錯行阡陌間以達於溪者尤眾歲非盛旱恒可得豐獲方承平時率數十金置一畝鄉西北號樂土焉當宋季朱氏有別業在屯中潭州通判其之幾世孫曰林王者不知何時始奉其父少松自邑西橋上來居之橋上本朱氏故家橋跨秀溪水環其宅當時論居室園池之盛莫先焉嘗聞故老言朱氏由通判致富盛貴貨雄一邑田產連村落其兄弟子姪鼎：不論他日出其門有貴致萬石者至今邑之内外若市若若

園池人猶以其姓名之則朱氏之盛可知矣少松之六世孫曰孔高早失怙能特立自奮治產業以承其宗其子：瞻悼先世譜牒之遠而無所系也乃斷自少松為始其傳而可知者少松生淋玉：生三子汝祿汝福汝壽汝祿生進可：生安素：生孔高：兄弟四人子瞻其季也初孔高無子母命子瞻為之後今子瞻有子名煜凡八世矣來者其可量乎余嘗歎古今興廢惟世業難保昔柳子厚遭竄逐繞四五年其城西田及先人手植已復荒穢斬伐所居善和里之宅亦三易主矣而朱氏乃能保其東屯先業以長子老孫於二百餘年之久不惟不：喪又從而斥大之豈非難哉今

孔高父子方循：然內誠於奉親外勤於事上暇則課僮奴力耘耔以無廢其先疇復延師取友教子孫以無忘其先業其尊祖裕後之心又倦：如此則自今以往歷九世十世而光盛者可知矣火之燎新久將必熾又豈無繼通判之緒而遂顯者乎余又聞朱氏之族有居今甘竹者居江南點塘者居西鄉柱溪也者皆同所自出也此不：載者譜為東屯作也作東屯朱氏族譜序

丹山羅氏族譜序

吾邑仙槎鄉之丹山有羅氏世居之傳若干世有學者曰東海先生實踐力學教其子用賓為名士洪武十二年余自此平家恩放還見先生於丹山之陽幅巾藜杖翛然物表時與余談兩家婚媾事未嘗不扼腕而太息也會

朝廷徵儒士時縣丞程翔以用賓應 詔余力贊之既行明年庚申正月 詔以禮部侍郎起松于家北至京則用賓已除知金州矣是夏余以新格六十致仕得再歸田里首見先生智而拜之以為先世積善之報先生咲而不之答也他日先生出其所編族譜以示且曰將求子文以序之余不敢辭則書之曰按譜鼻祖諱光遠仕唐為冠軍大將軍憤石敬瑭之不義乃棄官依堂項南居筠州其後有諱恭者尚錢越王長公主徙洪之市以再遷廬陵之煥下族大以蕃科第甲江右有四世

三魁九科七弟之譜三遷廬陵之滯廬有祖塋在金坑
焉後又諱安強者好遊獵至西昌之仙槎喜其山水明
秀始遷而居之則丹山始祖也安強之後支系日蕃而
家業益盛迨宋末元興公私多故而羅氏微矣先生既
早喪其父至延祐戊午先生之祖可齋與其母余氏復
同日棄世先生在髮亂中坐視私業淪於豪族雖時有
不平之氣然卒亦莫之支也既長即知以學問自耦粗
衣糲飯晝誦夜思積五十餘年而有得焉嘗曰余於易
詩書雖未能盡其精微亦庶乎略窺其涯涘矣初譜牒
藏於從伯應驪所先生百計求懽始得請而觀之然猶
未能以完究也歲甲辰先生復挈家避地入山中先廬
與遺書數千卷一旦蕩為灰燼瓦礫而譜遂亡先生父
子出萬死一生凜乎千鈞之一髮大懼宗系失援將無
以示後人也故今譜斷自曾祖某始其上世次遠其下
支系之斷者闕之所以傳信也其言曰一泓之微混
不已至於演百支分萬派而朝於海者有源故也一核
之微生不已至於發千條開萬葉而干雲霄者有本
故也可謂名言矣崧以鄉里晚生不知上世事獨憶嘗
侍先祖實存府君聞言有妹諱某者適丹山羅氏早亡
矣由今觀之則先生之從妹母也余敢照言我不揣非
陋輒據斯譜推序先生所述之意以為引俟他日金州
宦成歸拜家慶當為斯譜大書之

槎翁文集卷之十一終

卷之十一

廿八

槎翁文集卷之十二

題跋

跋贈鍾學正詩卷後

往年鍾希浩奉儒學正教將赴韶陽余在豫章合能文之士十有九人賦餞南浦門外既別去君自韶陽秩滿且歸而余以羈游四方不能以時會視當時十九人間闊踈遠者而特甚焉余私心固惓惓不忘也後十五年余來平川時君以重聽請老于家鬚髮未盡白顏丹渥如昔相見道舊懽甚其子學祖出當時所贈詩一卷希浩請曰之十九人者今具若何余感念今昔為之惘然則歷告之曰一中字元道山東人嘗以茂異薦為求

卷之十二

新校官汝礪河南人為盱江山長壽為白鷺山長伯虞今名舜元由萬安教諭擢建昌教授益翁以提舉醫學死湖廣而本則其子也若易之端慤康之宏博蕭之介特皆吾郡士其餘若龔若王龔若鍾姚徐羅升沈存仁又有不能以盡知者矣天祐更名達字伯達由建昌學正歷富州知事今辟大司徒掾復初更名雲標以易預丙申貢與余為同年其賦韶石而稱子高者今名楚則余也余懼希浩君或未悉其名字之更易而無從於考德也因為書其後而歸之但辱於才道者亦有所觀焉

跋曠伯達所藏康瑞玉和詩後

往時豫章鄧履碧以能詩交一時賢士聲譽藉甚履碧死無後有女妻黃氏而黃氏之婿曠伯達乃知愛其詩而尤知敬其所友若龍泉瑞玉康公者則鄧之女也今觀公所和伯達詩其自序所以感念今昔推愛其故人子婿諸孫者甚厚豈直詞章之美而已後公和詩之九年為癸巳是春寇陷龍泉入邑首問公所在公老且病方僵臥床上不起寇逼之公罵曰吾年幾八十受朝命階七品官尚愛死乎即延頸就戮死之一子早卒有孫亂後不知尚在否公初由儒官為廣東憲史終贛州路總管府照磨官能文辭諳典故以鯁直常齟齬於世若是詩結句以菊自喻則公之志可知矣嗟夫伯達以親親而篤其先友君子又因詩以知其為人伯達其慎藏之以無忘康公期待之心則鄧君為不死矣嗚呼孰謂鄧氏之後果無人乎

卷之十二

書文丞相蔡安撫遺像後

嗚呼此宋丞相信國文公與湖南安撫愛山蔡先生之遺像也先生與信國生為同郡學為同業仕為同年當其相與上下議論神采暢發亦一世之家哉後信國崎嶇兵間就死燕市而先生亦掛冠來歸以天年終豈所謂各行其志者固然歟嗚呼是圖也可以表鄉國之尊可以見契誼之敦其所以萬世不泯者豈不繫乎其人之所存歟皇元至正六年丙申冬孟後學劉楚獲觀遺

儼於先生之會孫敏則家因再拜而為之言

跋周宜冲所藏黃庭帖後

此右軍所書黃庭經刻本後有宋聖祐中諸先正及寶晉齋論跋甚詳好事者併刻為一通以傳于世信善本也母論晉代即寶晉齋所跋時距今已二百五十餘年矣成有博雅君子周君可庭舊於中州故家購得此卷藏之且餘三十年至正壬辰兵亂其子宜冲不忍忘其先人所好寧棄重寶不顧獨緹襲珍護挾與俱逃可謂知所重矣按徐李海古跡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七然佳本傳世者率不多見余十年前於豫章鄭大同家見我朝泰定間清江范公所臨黃庭墨本

卷之十二

三

筆意位置率相類豈范亦嘗見此歟大同後以入石置之書帶軒大同歿於亂石本存忌不可知而周氏子獨能寶其舊物於離寧之日豈非難哉已亥春正月南平劉楚敬觀而竊有感焉因為著所見者于卷末而歸之

跋張真人達侯遺像圖贊

青華張真人以至誠事天感無不應故四方有求者咸奔走歸之至正癸巳夏五月吾州以旱告達侯憂之衆謂非真人莫能致禱者侯即具書幣往候其來至則如侯命為民致雨不爽侯敬信之今觀是圖侯與真人顧瞻後先若有所欲言者意其裨戒威服以相從於致禱之時乎而憂旱之色隱于眉睫觀者亦安能知之後

年而侯沒又後三年為戊戌五月蓋不雨又踰旬矣其侍生劉楚再拜而識其後

書劉叔清四清圖贊

世言梅蘭石竹為四清然四者恒落落不能以相合得此失彼識者歎之今觀進士戴君晉明所藏宋劉敏叔四清圖俯仰映帶於徑尺之楮而芳潔貞貞之德備焉於是淇園澹浦孤山大湖之隔越者如聲感氣格莫不畢合其盛德君子方以類聚之兆乎若彼無名小草蕪穢在側亦獨何哉嗟乎劉君其亦有所感矣後宋慶元己未之百六十年為大元至正戊戌南平劉楚謹識

跋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卷之十二

四

千文創始於梁之周興嗣至隋智永始為真草書而唐歐陽之楷張旭之草又繼出乎其後而字体之正變極矣夫昔人所以恒喜書斯文者豈非以其字無重出有以具衆體之妙而其源固本於鍾王之所遺者歟今觀湯子敏所藏趙文敏公行書千文一通蓋律之以歐陽之嚴而非拘執之以張顛之奇而非縱而又兼得夫智永之圓正而道美者也夫書之道遠矣真者猶人之坐立而行者猶人之行也觀其筆勢翩翩有回翔容與千里一息之意豈遠次學步者所能髣髴哉此其真蹟槩無可疑者子敏工書而有志於古宜寶愛之益至也詩不云千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尚博考而潛玩之則思過

半矣

跋鍾廷方所藏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後

昔朱元暉父子寫山水天趣高出前古作者弗追也今觀汪愚翁所作瀟湘八景圖雲月晴雨晝夜人物之情狀互見錯出於數尺之間而造次出奇又以意勝其亦追繼宋法而自成一家者歟卷後有汪君所自題詩是又一奇也外有鍾萬新王介夫七言長句二首介夫字淑玉吾鄉先達年九十餘乃終為宋天章閣學士諱贊之齋孫萬新本邑人自少以勇畧從軍有功擢打捕鷹房提舉嘗與介夫遊而尤深於詩嗚呼斯人不可見矣得見墨詞翰斯可笑廷方其慎藏之

跋張恭所藏劉夢良掀蓬梅圖

此梅卷作掀蓬體僅橫見其中間一節耳然推其可
以臨數畝而不盡窮其勢可以凌千尺而亦莫之止也
華威麗而不亂枝糾錯而不枯又老幹時時作橫紋特
異黑色明潤意格高古當時錦屏山人劉夢良筆舊曾
於城熊子莊家見梅障不異此不然恐他作者亦未
易及也此二十年前楊翰林吟窓先生為推官時於臨
川得之楚見於其家卷後有孫澹軒先生贊可考今張
君其又得之於劉方東所宜劉又嘗得此於楊氏歟君
清修雅潔尤篤好古今梅畫余見其所藏自述禪老人
四好圖有鷗鷺白鷺映帶竹石間者極清美外其餘畫

又數十幅作者姓名亦衆然皆不及此嗚呼此奇筆也
矧孫楊二先達之所嘗贊賞者哉君其寶藏之

跋王明極所藏文宣慰書古意二大字卷後

古意者鄉先輩王原父之別字也原父於宣慰文公為
貧賤交宣慰公嘗為書古意二大字以贈之筆畫遒勁
觀者悚敬原父沒後四十餘年其孫佐始得諸名士為
詩文相與贊揚之佐既卒其子新又克寶藏翰墨以無
忘其祖父之澤間出以示余以余於王氏為通家子請
比次其文錄于古意字之左嗚呼使世有賢子孫若王
氏又焉有文獻不足之憾哉抑余嘗閱君家溪溪集見
原父公作詩以謝宣慰公書字之意老成謙抑尤可駭
見後來宣慰公之孫寓誠叙溪溪集又能援以為說媿
媿焉不忘其世好是皆不可以不記輒併錄于卷末而
歸之俾兩家子孫尚有考焉叙文凡二首詩三首寓誠
名恭佐字以善新字明極溪溪者王氏先世所居坊名
即今具慶也

跋周氏先塋誌方錄後

右周氏墓誌文六通其一為宋故朝散大夫吉州史
君贈太師秦國公諱說之墓誌撰文者知南安軍管城
陳沆也有辰陽史君諱利見者其子若江東提舉諱必
正宜春史書諱必達及益國文忠公諱必大者則皆其
孫也吉州之澤遠矣哉吉州六子十六孫其顯而可見

者三子曰利達宣毅則大學士是為益國公之父利
誠右承奉郎通判靜江府皆照所述而辰陽獨有誌可
名者五孫曰必端必先亦皆有述而江東宜春各有
誌益國復有神道及忠文二碑豈徵於文而猶
不足者吾觀周氏之盛自吉州史君始而君之為政
然有西漢循吏風下此若辰陽之科名宦業江東宜春
之世澤治蹟皆卓卓可紀至益國公以盛德全福歷事
四朝其文章勛業盛矣備矣又豈勝錄哉其後之益
昌也余六世從祖常德府觀察推官諱令猷於益國公
為同年進士其卒也公為誌其墓至以昔者不能薦賢
負知己為恨他日察推君之子賢為導與子真士又

卷之十二

七

以通家子弟客公所嘗與警校歐陽文忠公文集公之
墓也為辭以哭之哀甚今樓學士所撰神道碑中載始
末行事類可互證捧讀之次能無感乎敬識此卷末而
歸于公之六世孫鍾鐔字思忠其第士庶皆敏而好學
能世其家凡先世遺翰故物寶藏於世變之餘者尚多
有之則是編之錄寧有既乎時辛丑四月朔世契生西
昌劉楚再拜謹書

跋達侯手帖後

右達侯正道手帖一小幅命余錄陳情表以示者也是
年至正甲午秋之九月侯感肺疾方劇而隣邑警報日
聞侯省料軍實按行營堡晝夜戒嚴不以病廢獨時時

思親為之泣下蓋深知城守不可違歸侍不可得而又
終不能不慨然於定省之踈曠也侯有母年幾九十先
是奉以來既久之謂侯曰吾性若不遂安此者盡返吾
宜興侯不能強留乃具舟命其妻若妹奉以歸至是不
見母者四年矣侯寡兄弟又年四十未有子而母之年
日邁則李令伯所謂終鮮兄弟與夫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而報劉日短之意寧有殊感哉然令伯之請得以遂
於其祖母達侯之意乃不得以遂於其親此其所遭所
處蓋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若楚者州之鄙人也學劣
而年又最少間嘗以筆墨從公遊辱舉而加之序賓之
末其平時翰牘之辱居多而遭亂散逸不復存他日於

卷之十二

八

故帙中得定帖雖片楮率然而筆法遒勁又謙抑不苟
如此余懼之而或忘也乃裝潢而謹識之詩不云乎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覽者尚存以想見其忠厚憂勤之所
至哉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
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為行販往淮
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
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提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
已先降賊官屬解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
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許之署參軍事俾復

應山旋以功攝令久之冠日滋而右丞所統兵邊疑不
進民困供饋君凡三上書請急進攻毋玩以養寇右丞
怒曰若書生寧能戰邪吾令若率先鋒得無怯乎君曰
誠得效分寸死不恨即受命領驍勇以前不數日連破
賊圍猶奮擊不休已而寇棄其後右丞兵隔絕君引兵
將向德安未至聞德安以陷衆乃潰君獨與麾下數百
人投孝感之新店會劉禹章吳思明等方舉義聞君以
省兵至大喜迎之君知衆心堅可與共事即率其衆及
商民之來附者凡數千人屯新店掘塹植柵令老弱運
粟聚堡中出與賊首黃思明大戰於蓮花寨破之拔其
小寨凡一十九所拆敵以千百計得其輜重以歸兵勢
益振明日寇悉衆來攻君退保新店寇圍之逾月糧且
盡援兵終不至君知不能守顧謂劉吳曰事急矣奈何
設有不利必不可為不義也越出戰果為賊所敗君與
劉禹章俱被執君罵不絕口賊欲殺之劉曰彼參軍爾
我乃大將盍殺我君奮呼曰我奉河南省右丞軍檄出
征逆賊不幸勢窮為所執當殺我毋害劉也亂兵遂斃
君於城門下劉被剝吳以千餘人遁五公山賊追及之
猶格戰數十合死傷過半終不屈自刎死時某月某日
也彬田野實實人與君同里其兵敗而死也親見之其
言宜可信君既死彬獨與其徒渡江得聞逆賊時為鄉
人遁其事云嗚呼建亦真義士也

先祖翁側見君以諸生來謁體餘邈偉冠帶翼然執禮
卑遜進問起居外徐出所業懷袖間鞞從旁請益時
翁年已七十餘為之色咲辨說盡盤傾竭至日晏猶不
退時余年尚幼亦不知其所謂何也比稍長知就學君
亦出遊臨川拜吳先生以歸而先祖不可作矣君過門
哭奠甚哀退與先君叙通家禮談功名事磊磊落落如
掌股間物益浩然四方志矣又遊淮漢間散名籍甚余
讀書山中追思為童子相見時事為之惘然後聞過武
昌見威順王獻黃鶴樓賦嘗恨不得讀其文繼聞其從
應山令魏進入京都伏闕言世事又恨不得見其言最
後聞以薦者為應山校官而調廣水都巡也吾固疑其
或有所不屑為孰知遭逢不淑竟終於是哉嗟乎天下
諱言兵久矣瑾以一介書生負奇氣常易視天下事至
言兵忤時相意幾致危蹙不勝憤憤亦手奮窮旅中解
后知己以烏合之衆轉戰百萬之寇卒以援絕力窮死
耐其言悲哉嚮使右丞錄其言惜其微忠置之幕下以
盡其一日之長不使冒敵境或後先出援相與為犄角
則成敗未可知不幸君以孤軍失援死而右丞亦以
怠傲覆敗豈非天哉若劉吳之於君非有平昔之素與
名位之定也徒以彼此急義一已解后於顛沛之頃卒
能爭死以正名殺身以就義若素所感切而安於撫循
者豈非義之所在固當然歟而或者不察至事償勢去

始此朕撫輯謂天下無義士至誠歸為不知其堂其然
其堂其然其君字方剛其第果以余為通家請書其事
義不得辭敬述而論之俾歸以附其家傳云

跋所錄求志堂詩文後

彭惟孝求志堂故基在縣西月池之南始創於惟孝之
三世祖述孝孝當宋孝宗時以布衣伏闕獻賦始得
諸名公為詩文發揮之當時已入石更亂散逸惟孝五
世孫劉炎當皇元大德間旁購而復刻之刻炎之從曾
孫有豫者文苑嗣守墨蹟與重刻之石並傳至今豫懼
真蹟歲久或至漫漶也乃更具楷墨焉余楷書副之起
自周文忠公揚文節公謝尚書終于陸觀文得詩文凡

卷之十二

十一

一十五首書畢豫請識其後余惟彭氏自有斯堂以來
宋元三百年間凡幾興廢而端後者固其後之賢也亦
豈不以斯文之尚存於宜豫之所以敬而不敢忽也雖
然豫之用心亦勤矣其亦知所以求前人之所當求者
乎則凡著於辭者不若著之於行之為實銘之於石者
不若銘之於心之為固此又彭氏子孫之所當知也

書蕭縣丞贈陳理問序文後

今年五月十三日之變大梁陳君仲仁以吳都事分省
從官駐西昌時兵至倉卒守城者開東北大府俱淪陷
不敵輒引一區去民遑遑無所歸以君嘗從事于是州愛
人而適變可恃以生則相與詣門號呼求脫水火一朝

之急若堅拒不聽民請益固出則羅拜馬首擁與俱行
君不能禁因感泣曰吾以老母故既忍死于此又忍爾
民乎乃揮涕上馬從父老數十百人出城北門外見主
帥即以勿殺為民請請得乃歸比入城果如約兵卒惴
慄不譁無敢挾一矢抽一戈以向我人翼日有奸民乘
勢導客兵行掠郭外先入仇家破門戶掘金盡至後復
負篋盡載以歸出遇仇家子于門刃之其弟往救併刃
之僵屍路隅血流草中民洶洶弗自安君蹤迹得之立
誅于市奸黨駭散民則大悅主帥聞而蹙之嗟夫平日
擁專城享厚祿傲然號於民曰我天子之命吏也一旦
有急乃相率委去至人相戕相攘劫不問併棄其民欲
天下之不亂得乎若君者初未嘗真受民社之責而能
與民同其憂患古所謂憂民之憂者非歟余嘗從州人
悉君之行事他日見蕭君受益所作贈君序文讀而感
焉因為述當時逸事以附于後

跋宋殿中丞歐陽發奉議郎官誥後

右宋殿中丞歐陽發改奉議郎官誥一通時元豐三年
十月以相祀明堂禮成故有是命先是詳定官制以階
易官寄祿新格若太常秘書皆得為奉議郎不獨殿中
丞爾也誥辭謂屬官命之肇制者其以是歟當時中外
臣下之誥命衆矣去之二百七十餘年而歐陽氏之裔
孫以忠者獨能寶藏是誥以傳豈非賢哉昔文忠公典

其如通理書曰歐陽氏自江南歸朝累世蒙朝廷官祿
今又被崇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至於臨難死
節亦是汝榮事也公之戒子弟處榮立節如此則殿中
君受誥之日豈不亦有所感於其先公之訓哉此又歐
陽氏子孫之所當知也余既獲觀是誥於以忠之三峰
堂謹識而歸之俾有所感發云

跋張務民所藏楷書後

余幼頗嗜書嘗以不及見唐人真蹟為恨一日與楊公
武論唐人法書公武問余嘗見楷書乎欣然出古錦軸
一卷曰此唐人法書而我朝趙文敏公定為楷令書無
疑者今子當拜而觀之余敬請展玩則所書自庶頗爾

卷之十二

十三

相如而下九數十傳節文終以優孟每朱絲間間分兩
行書之字差大如蛇而結構圓正姿態閑雅奕奕然無
窘束意余觀之不覺下拜自後因他客獲旁觀者再然
每草草還歛之輒大嘆曰又令若長一格矣因為余言此
卷本藏李學士負嶠家後仲易陳先生得之乃移書先
翰林因勉余兄弟收之曰無令至寶落他人手也後公武之
仲兄公準携至武林裝飭之賴謝氏有彥清者欲委重賞
分其半不可公武又謂此秘府所未有者益緹襲固藏
之率卧起與俱非其人不許見也庚子秋州陷於寇公
武遇剽劫幾盡然猶為楷意恋恋不去竟被害明日地
割其囊襟分之適道士蕭許在自紹以為道家經諱可

得之公平聞楷書幸派落蕭許慨然將持白金贖之道
士固言亡去不復出楊怒將白其事道士懼禍及時終
政廖公鎮吉安即以楷書獻之自是楊亦絕意矣今年
秋偶見此幅于據郎張務民家自田叔公儀休至優孟
凡三傳而未終乃原卷中最後一幅不知何以又流落
至此意其矯揉之際或又分補決裂之所遺者歟蓋不
可知矣嗚呼自楷令書時迄今七百餘年其隻字點墨
流傳天下譬猶遺珠半璧得之者皆可以為寶然自余
所見數十年其流傳隱顯若此好之者不啻以死生保
之猶不能免而卒為無心者有之亦可感矣然猶幸得
不泯於水火使後學者猶得以閱見古人筆法之妙將

卷之十二

十四

非幸歟其卷縫有紫芝印黃印負嶠所識其大雅章則
或楊氏之所識也務民其善藏之

跋文信國公三詩墨蹟後

信國公派離南州困頓燕獄甚矣而悲憤之作往往派
出肺腑若三詩者不知作於何時何所而興亡之感係
焉君臣之義存焉其題曰為或人賦者無亦有所措歟
臨之泫然不忍再讀

題趙文敏公書杜後

文敏公喜書古人詩文以遺人或併記所書年月與其
地其人以自識此帖書杜拾遺城西陂泛舟詩其亦有
感於盛時遊宴之樂者乎惜不識馬詩時當在何歲何

所而風致宛然識者嘆之

跋書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後

右邵菴虞先生贈畫師劉宗海叙一首距今且十有一年矣前年江西亂宗海由渝川避地西昌間關徒步尺寸之貲不能自給無幾微怨色獨時時追誦往時士大夫所贈詩文以自釋一日謂余曰漢受知虞先生甚深嘗辱序余畫今墨本雖不存而文辭之識於心者幸未忘也子盍為我書之又將以示無忘於後之人焉嗟夫宗海可謂賢矣自兵火蕩焚金石淪燬而文辭之托於人乃有不泯者如此夫事平更化有日文藝勃興宗海之畫將必因奎章之文以並傳於世則是序也豈徒為宗海終身之誦而已哉宗海用志專而天分高雖流離顛沛中筆墨更進不少廢序所謂尚志古人而渾然天成者信矣惜先生既沒而不及見之余嘉宗海惟能不辱於先生也故忘其繆拙為之繕書以歸之

永州府君遺像引

嗚呼此吾九世從祖永州府君遺像也府君諱在中字伯正元祐五年庚午紹聖三年丙子元符二年已卯政和四年甲午凡四舉進士登重和元年戊戌第初授無所考惟靖康元年其從兄南安叅軍申為廖夫人墓誌謂伯正守官江東却又未知果何職何所也建炎二年文林郎就差永州錄事叅軍意遂終於是矣又按

西昌志載劉申與族人南立在中名相埒時稱珠林三傑申初與永州同請紹聖舉大觀已丑改名至魁鄉薦晚就恩科調武岡簿終迪功郎南安軍司儀叅軍軍司兵曹南立登崇寧癸未第宣義郎興國西位今南安府君與亡國府君遺像不可見而永州遺像與建炎勅黃並傳至今蓋二百三十餘年矣雖纖素粉墨不無消落而眉目峻明風采猶生我後之人尚敬而未藏之哉甲辰春二月從諸孫前鄉貢進士楚再拜謹識

書先大父所作後溪序後

右後溪序一首先大父實存翁為里友王大可作也至正十六年丙申春其孫槩出以示余凡五百餘言序以至正壬戌作實聖生始生之明年距今三十五年而先大父之去世亦二十五年矣聖生伏而讀之悲感交集不知涕泗之沾頤也蓋按大可之父慶可別字珠溪故大可別字後溪先大父喜其後於珠溪也故為言後之義甚著首謂人孰不願其有後而不能光于前者曾不如無後之為愈又謂吾先君周旋珠溪視吾先君為年家長先君視吾後溪猶嫡孫行故吾與後溪為忘年交勉之憐之甚於父之望其子其餘反覆繼絕所以期待後溪者甚遠且大嗟夫此通家肺腑誠懇之言也孰知去之數十年後溪已矣而後溪之子若孫後能寶藏此序以貽厥後若聖生之愚不肖亦獲與有聞焉特非

幸我於是舊本且漫辭絮請更錄似本以求其傳聖生
惟兩家祖父世好之篤至于今四世矣詎不敢辭謹繕
錄一通識始末于後而歸之使後之人讀斯文者亦將
有所啟發於無窮也

跋顏中行避地藁

往年與吉水顏中行俱客筠陽嘗為余極道其鄉山水
之勝土俗之厚文物之懿甚恨不得卜隣其間以相從
也兵亂以來吉水殘毀尤甚獨文昌鄉以先達賢智之
力倡義固守之持久弗支亦既淪而為墟矣今觀中行
避地之作由瀘源至沙田凡若干首其轉徙奔竄之狀
哀痛慘酷之情睽離悲慨之感無不委曲備至亦何能
言哉昔劉大博評少陵北征詩云他人窮態有甚不能
自言又羞致勿道中行其真能言哉雖然此哀怨之作
也時之否者必復於泰匪風下衆之思切則江漢蒸民
之雅作矣中行尚慎俟之

跋蕭氏鄉校記後

往時曲山蕭仁叟欲以其所居為鄉校以教其鄉人之
子弟時則養吾劉先生為記所以推論三代鄉校之義
甚悉且曰仁叟六館英流其子宏遠又世學館授鄉隣
望焉又曰昔人有擔簦負篋千里宿春而未得所托今
碩師世美將數世賴之深以為茲里之幸且將師以
聽於其間其願望之意不亦遠且厚哉後五十餘年余

卷之十二

十七

文之足徵而有光也

卷之十二

十八

跋劉大博為湯信叔墓誌及核山堂記後

讀劉大博為湯信叔墓誌及核山堂記如讀太史遷
諸書傳如復見古人於秦漢之間何其偉也其謂信叔
儉質自然布衣蔬食不喜為華麗又謂即遇奔物無不
可理用又謂赤手再奮起貧薄自致小腆則有傳貨殖
意其謂信叔於異端禍福不為動而遇所可捨如委諸
路不必其有知已又謂親友急難詎不以諉諸人雖困
阨中盡地為計出入於水火刀刃不望報有傳游俠意
至謂諸弟姪環堂內以居撫而食之如一又為義學義
莊以贍族教鄉里子弟又事繼母盡孝白首不衰其孝

友篤行又往往有萬石達陵張叔之意何其偉哉至叙其遭里屠之禍走田間有指示此可隱引木以蔽之而去乃三世俱免於難又嘗訟繫有毒而飼之者較先後至偶置地與犬犬斃先至者乃誤也余為之撫卷浩嘆以為天之生斯人甚不偶然也況於篤行君子乎而或者挾威逞詐遷欲開而殘之其如天何哉大略至引易碩果不食以贄之曰食者剝者剝之又剝而後不食者見焉則以剛之不可食也一不食而生不可盡矣嗟天此核山之說也君之所以自托於天者亦何奇哉余獲交君之五世孫曰敏曰敏成秀而文蓋蔚然能世其家者於是大博之言遠而有徵矣書曰邁種德信叔有焉

卷之十一

十九

傳曰裁者培之其不在敏與敬乎吾觀湯氏之世食其厚而不已也

跋宋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賜修職郎誥

右宋咸淳二年賜袁州分宜主簿鍾紹安修職郎誥一通蓋度宗登極之明年霽恩命以崇官秩者也紹安特一縣屬耳而恩數之覃不遺微下如此至其命詞之意尤極寬濤忠厚得盛時王言之體宜足以感動人心挽回世道矣而當時秉鈞當軸者乃釋目前日慮之慮方循常秩為羽儀粉飾之具而已何執鍾氏之四世孫有逢方者出以示余敬覽之餘徒足以增異代孝子忠臣之慨於是相去蓋九十有八年矣

題龍氏書香世科錄後

書香世科者余同年永新龍同翁之所輯錄也起自南宋寶祐六年戊午迄于我元至正十六年丙申其間詔制職司試文榜名班班備載而龍氏祖孫具焉於是先後百年其嘉謨良法人才文章畢見於數紙間龍氏世科之盛為有徵矣嗚呼文章與世運相推移而賢才為之紀綱君子之澤遠矣尚世引之於後丙申之十一年春正月朔劉楚謹題

題王伯畿赴金陵道中詩集

王君伯畿歸自金陵余得觀其舟行所賦五七言近體絕句凡四十五首皆清麗暢達風雅雜陳蓋其才情英

卷之十二

二十

敏如秋鷹天馬神氣超卓有一舉萬里之勢要非尋常羈紲所能拘者而湖山淮水風花煙草又不無依依今昔之感快哉其能言也誠有合於詩人之旨歟世之窮鄉僻壤悲吟苦思方謫焉求工於一字一句之末者視此亦何遜哉余既喜而為之評復書此而歸之伯畿繼此而有作焉當又不止於今之所觀而已也

題十八學士飲圖序贊

昔唐太宗為秦王時開天策府以延天下豪俊於是房杜虞褚而下十八人者並為學士出入更直備顧問效獻納一時之特相文武才能器藝咸在彀中笑天下榮其選謂之登瀛洲言其地位如仙之不可及也夫謂之

登瀛洲已不能無淺陋歎美之私而後世之事者又
為宴集酣飲之圖其亦誣之甚矣使之十八人者果若
斯而已太宗亦奚取哉今觀是圖有偶坐拱揖酬酢者
始飲而恭慎也有前席聚首若言若笑者既飲而方樂
也有攘臂捉襟引袖以舉飲者自放而相狎以相溺也
有歌者有擊節者假於聲以宣其情也有燕者控彈者
獲吹者假於器以聲其和也有偃息者坐而息者均之
為困而又有自力與不自力之殊狀也有金坐而躡舞
者樂而忘其形也有掖之以起者若懼其顛而莫之支
者也有掖之以行而踵不曳地者左右齊而力也有負
而趨者以身任安危而不懼也有上馬持燭前導以趨
者若鍾鳴漏盡而知返者也禿巾短袂後先俯仰執器
物以供令者史侍之良也背而矚者青衣之黠而諛也
藉雨衣僵臥路隅醉而忘其主併忘其身者也此其為
畫似亦有勸戒之微者余故序而贊之以為觀者之助
而或者謂太宗時固嘗命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贊矣安
知其不然噫其然豈其然哉

卷之十二

二十一

槎翁文集卷之十二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跋吳傳朋與瑞昌令李西美四帖後

兒時聞鄉先生言南宋初有吳傳朋以法書名一時嘗
於臨安書九里松三大字他日高宗屢書欲易之卒自
以為不及而止余時雖未有知竊心識之比長遊豫章
見滕王閣三大字雄麗深穩可敬問諸郡士則傳朋筆
也始大奇之於是雖未見九里松猶見矣一日過東湖
雷公堂見堂左塵壁石碑數段拂而視之有吳說書小
行楷數行驚喜得之以為所未嘗見後舉以問人乃知
即傳朋友也因自悼寡陋至此恨當時不及稊擲以歸
去之二十年雷公堂與碑存毀未可知而滕王閣則既
淪夷為荒渚矣可勝歎哉嘗往來於懷思一見真蹟之
妙不可得丙午春余客廬陵王氏會湯君子敏論書法
因出其家藏書簡墨蹟數幅皆傳朋與瑞昌令李西美
者西美為伯時令孫嘗通判吉州因家焉其後以女妻
湯氏者此帖蓋李氏女携以歸湯氏者也帶背有李氏
私印甚小可驗是書初若不經意而風采醞藉自二王
帖中米無一毫害拂之態蓋其濯磨清潤適美卓
成一家毋論當時黃米諸家即唐人若此者蓋寡矣因
慨當時書九里松滕王閣皆京都諸鎮名姓鉅麗宜與
天地同久而今皆不存獨明情流寓草草數字乃能寶

傳至今則世之所謂富貴詎足附恃哉子敏所藏若此帖者頗富以余知好之也分一帖遺余而以四帖歸之王氏今為溪南堂珍玩云

書宋高宗三詔後

嗚呼此宋高宗南渡初諭宰臣黃潛善之三詔也其一白麻為建炎二年內降答不允辭退之詞其一勅黃為三年改罷之詞其一以五色綾書之則丞相之死已久實紹興二十七年追復寵命之詞也後二百餘年余獲敬睹於丞相五世孫得祿家其餘誥身及前賢遺文尤多得祿皆能誦習之娓娓幾千萬言不遺一字又能琢斲巧匿以保存於喪亂奔走之餘其用心可謂勤且勞矣嗚呼觀是詔者可以見君臣隱全忠厚之義不廢於存亡可以見子孫難難保持之道不遺於文字則忠孝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羅子理族譜引

余聞長老言州旌孝坊有羅孝子者故大族也世華代遷羅氏子孫散徙不常而旌孝不知何時亦更名平易矣羅氏有召性者嗜學篤行人也幼孤惻豎長後遭亂故其先世譜牒墜迹而故老亡盡無所考實常以質於叔父寬則追憶其樂錄宗譜為一幅以示之蓋其可知者也始祖諱希白五代末由金陵遷西昌至宋大觀間有以致政為戶部司以供祭祀者其與券可考也不

知又幾傳而至百成三子長伯英次伯壽某縣主簿又次伯霖主簿即孝子也孝子嘗到股和藥以愈親疾事聞縣令至為即所居起坊閭以表異之君子謂是將有餘慶以大其族者性其曾孫行也夫譜所以追本始謹世次也人亦孰不欲其宗譜之久而或有不可知而弗傳焉雖聖人如之何哉惟仁者必有後而天之報施恒在善人元孝子乎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寬則有馬嗟乎又安知方來之慶將有大耀於羅氏不在性已乎

跋西臺慟天記後

方文丞相海上被執時吾郡有至鼎翁者丞相同舍生也即為文生祭丞相復手書數十通遣人揭之通衢館舍以俟丞相過而見之以自決及聞死燕市也則又為酹文一通為位北望哭而祭之若幸丞相之得死者夫丞相之所以自處固有不待於人言而仁人用心若鼎翁者亦何厚哉後有張毅翁者丞相門下客也始與十義士者從丞相赴燕及丞相死翁以百金贖丞相首骨徒步七千里負而完葬焉一日過梅溪曹氏與劉惟吉頗省身及先祖相存府君四人者是夕會於見山堂在梅溪上距丞相一舍許曹為丞相外家而堂名見山者寓思丞相也定夕舉酒三酹翁自賦摸魚子一闕三人同聲和之有年年華表會有鶴來下之句每歌一再

輟聲淚俱下至嗚咽不自勝則相與掩袂罷去其詞至今可考惜新傳未及載而世亦鮮有知之者今觀張孟兼所注釋謝翱畢羽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然後知與鼎翁之生死祭文毅翁之摸魚子蓋彼此同一情而先後同一聲也因記所聞二事於先祖者附于卷末使知當時忠義之士最多其感激憤慨於荒閒寂寞之濱者不直畢羽一人而已也

書揭學士撰彭夫人墓表後

右周母彭夫人墓表一通元故揭文安公爲集賢直學士時所撰其書字則雖陽楊益爲臨川太守時筆也夫人沒既若干年爲至元庚辰其曾孫浩始克請於集賢爲文以表其墓未及入石而東南亂文逸于燬獨其孫于諒以誦習侍傳又三十二年爲洪武四年于諒進士第入朝爲虞部主事與余後先聯事有同朝之好因弓余更錄之其心蓋惓惓焉懼斯文泯沒無以昭其祖母艱貞之美其於家教可謂遠而不忘者矣夫人以未亡人確然秉志保方苗之嬰存垂絕之系卒至身享壽考綿延五傳世而卒大以顯天之所以篤惠於孤嫠者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書呂氏均產記後

余讀宋大史及諸君子所爲呂氏均產記慨然嘆曰彼高假子者或競而訟焉見利而不見義也疏也宜也

莫親於兄弟而共子孫或不免焉夫豈不亦以其利哉斯固君子之所甚慮也慮不周於一時則其禍將延於後有不可勝言者矣兄弟之子猶子也兄沒無後而以弟之子爲後禮也爲其後而居其利君子不以爲貪知義之所當有也今爲其後者一人而資產之利均及於諸弟君子不以爲過讓知情之所不容自巳也何也九人必有所懲而後有所勸而况友愛之實其初本於一人之身者乎味其本而欲專其利此禮義之所以喪而爭奪之所由興者也利之所在情有時而或渝惟利均則情通情通則其於友愛也斯無不至矣昔王右軍之於諸子若孫也一味之其必割而分之其仁愛周溥卒有以開臨淮數十世之盛子孫至于今不替況呂氏之所爲又有大於此者乎吾見呂氏之後遠而益昌矣宜爲諸君子之所稱道而不已仲善名復賴興國人今爲大常司丞云

題所書宋吳大常安國誌銘等文後

今水部主事燕吳相府錄事吳從善以其七世祖太常少卿袁州府君墓碑銘并括蒼人物志畧及宋史所書府君傳節文與當時名卿贈送詩什等作俾余以真書通錄爲一卷將以藏於家而示久遠焉余既爲之書矣復作而歎曰偉哉府君之所以自立也夫其碑銘在墓道志在郡邑信史在朝廷可以垂之古今天下而無愧

况忠精取上有與日月爭光者則是錄之有無不足計也而從善必遷焉為之者斯孝子之所以重先美而昭不忘者歟余上世由科第躋仕版多至三十餘人而莫盛於大觀宣和之際其間必有與君為同年同舍惜譜牒偶不在不可考而兩家子孫得復修好於數百年之後豈偶然哉則余之執斯筆也不曰與有榮焉可乎

書巢居野人序後

江陰程君興可嘗誦杜少陵五盤山野人半巢居之句心欣然慕之因自號巢居野人其友與君遊者咸作為詩歌傳文以傳其事莫不備形容揄揚詠歎若將引而上之以跡夫遠古有巢之世者或者疑之以為君以從

卷之十三

六

事秩滿方調主兵部幕為人清脩雅飭規矩蹈事上敏而有禮與人交樂易誠懇濟上然為踰而王立殆未見其為野也又其所居屬京都鉅麗繁盛雖無十畝之宮與夫教切之堂而上棟下宇嚮明處亮未嘗不與人同也其於巢居奚有哉劉子聞而歎曰異哉君之所以自名者乎其心必有所慕而托焉者矣且吾聞之貴賤殊趨隱顯異致去榮華而即岩穴者隱者之志也釋疏牖而登廟堂者仕者之為也今奈何小其居而謂之巢鄙其名而為之野哉蓋嘗觀之矣古之君子不以仕朝廷而棄山林之故亦不以處崇貴而忘鄙賤之為出處一適也窮達一致也是以慮周而氣完智達而行安其

進也若懼其退也若素是而自名曰巢居野人豈不超然天地間而無不可哉彼謂遠古而相忘於巢構淳朴之俗者愚也謂衣冠之不可以為野居室之不可以為巢者惑也謂將梯危構深真若五盤山之所為則固矣余辱君知厚故為推言所以慕而托斯名之意且以解夫世之愚而固且惑者焉

跋唐太宗手勅後

右唐太宗手勅四通其一勅右驍衛金容府簡點衛士其一勅本衛府送銅魚其一批答左屯衛石亭府折衝都尉周孝讓賀正表其一勅右驍衛差一百九十人配杭州鎮蓋勅右驍衛金容府者三答左屯衛石亭都

卷之十三

七

尉者一也以時考之差府兵配杭州以貞觀五年六月當在前送銅魚以是年七月當居次簡點衛士在十月當又次之而答賀正表在十三年當又後之此其時次明白而裝潢者誤置之位當更定也其勅相傳皆以為虞永興公所書雖無明驗而風格道美亦頗彷彿每勅之後復書大勅字筆草草而屹然嚴重當是太宗真蹟無疑其下則列書宰臣官爵以著當時相與奉行之人也唐制然也其五年六月之勅首書中書令西河郡公臣溫次書侍郎臣杜又次書守中書舍人固安縣家臣出其下皆破缺不完然可知其必為溫彥博宣王倫奉而教禮行者以後例推之而知其當然也至七月則唐

博與正倫仍分書寫奉手而行之者則守中書舍人岑
文本也至十月則中書令下書使字疑當時彥博以使
事出而正倫書宣敦禮奉行並燕其事矣最後十三年
中書令下書閣字者蓋彥博已薨於十一年之六月而
岑文本以燕中書侍郎江陵縣子而書宣徐令言以朝
散大夫守中書舍人而燕書奉行其十三年六月之下
淡墨大書卜六字者意當時文官所書以誌日耳按兵
制隋置十二衛皆有左右唐增為十六衛而驍衛屯衛
猶仍隋舊分天下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以隸之而
皆有其名若金谷石亭之類是也每府以折衝都尉為
長而果毅副之凡府兵當宿衛番上兵部以遠近輪番
皆一月而更其差配杭州鎮第一番限十月一日到者
雖外番亦示之以期也唐初兵符因隋竹武德初改銀
莢後易以銅魚矣其親勳翊三衛之士則選五品以上
子若孫為之凡鐵扇皆執仗親事謂之侍官宜簡之
嚴也一折衝都尉常禮進賀表而答詔以皇帝問首
之則太宗之待臣下可謂情通而禮達矣要知當時視
府兵為重故朝廷造次不遺小物雖後世觀之則
調度發遣一委諸吏機已無不可矣後人主手勅之
云我嗚呼此太宗之所以為賢君也歟平考永興公在
真觀初嘗為弘文館學士秘書少監則五年七月之勅
戎公所書然已卒於十二年之五月今勅有十三年之

筆與前後如一手則非永興明矣要亦當時供奉之書
書者也覽者尚有所考焉

跋吳傳朋送張顥書帖後

書藝也而有法焉法之精妙非用工深到者不能知之
知之斯好之矣古人有求之不得至嘔血發塚者不亦
愚哉余每喜唐宋名人真蹟具晉法者然家貧無資不
能購致時時從人借觀而亦未為無所得則固不必其
在已也彼奪人以益已者固悖矣已有之乃憂憂焉欲
秘而私之者亦獨何哉今觀此帖乃送張長史書帖首
尾五千字若佛然而無樂易之意此必以有所挾而與
之而非其情者然既曰傾囊倒篋矣又曰但餘一空囊
耳其意不惟惜之於今又將拒之於後也至其悵悅謂
自此為鄙俗之人則又不啻平日以保惜斯帖為進修
之資者嗟夫人之所以自貴自立於天地間者固有在
矣豈真係一字帖之有無哉傳朋此帖意必有在今不
可知余直

跋王璋書宋真宗汴水發願文

杰師示余法書一卷乃汴宋王璋書真宗發願文一通
自朕以寒沍之月至神龍八都常守而常持云爾凡一
百一行一千令七字卷首題汴水發願文五字作一行
次真宗御製作一行通一百令三行總一千一十六字
卷尾又以古隸作戊子歲歲禱慶曆八年御書院祇應王

璋書兩行凡十六字筆法大顯出自唐沙門所集晉人書聖教序與心經等帖而結體布勢尤峭拔道逸轉折頓挫無毫髮與古人書殊當是盛宋名筆惜他傳記未有著其名者又粉楮凝鑒如砥墨漆可鑑者真宗以乾興戊戌去位至王璋書此文時已二十七年矣由慶曆戊子距今洪武六年癸丑又不啻三百餘年而鮮潔完好如昨日許不易得也卷內第五十行至於況宜於字下衍一千字五十九行或為豹虎之所食落為所二字六十二行豈封樹之可望落一之字六十三行肌實壞而無餘當是肌膚今作寅字恐誤也七十二行既側隱以斯至至字下衍一道字通篇流動滾々不乏獨狼字

卷之十三

十一

微有敗筆此又不足疵也真宗以汴淮下流常有墊溺詔每歲初秋於泗州擇嚴潔宮觀寺院道場五日仍禁屠宰至中元日道觀復大醮僧院齋僧二千人又為亡者別置祭真其中諭所作過業自為臣不忠以下尤致意於許誦諛與夫陳法舞文傷賢妬善之徒則當時之意可識矣豈徒為彼冥冥無知者設哉文體頗俳若世俗所謂戒孤榜語而謂之發願者亦猶今之都鄙齋悃也杰師別字天英本吾郡谷平李氏名家子遊方遭亂寓北平慶壽寺十餘年嘗學有義氣多交名卿士夫好蓄書玩而是卷本其科教故尤所寶愛余得借觀談日而歸之因畧識其槩于後以資他日考校云

跋北山上人所藏晉獻之保母帖

往年見景城倪中為錢塘沈彥中跋獻之保母墓誌拓本引朱姜堯章記畧云初野人掘土得硯以遺王氏王氏見硯背有晉獻之及永和字知是墳中物遂問有碑否野人云一碑上有字已碎矣亟使致之則已斷為四及歸王氏復斷為五碑四垂其三為錢文皆隱起誌文凡十行末行闕二字不可知第十六行闕十六字猶可考曰仲冬既望堯章會溪山之黃閣硯背永和字居晉獻之字上近右乃劃成甚淺瘦永和字亡其硯和亡其口石色黯而潤微窪其中蓋晉唐制皆如此點筆易圓也又云此字與蘭亭字不少異豈不定哉倪中云彥中得此

卷之十三

十二

帖於監書博士柯敬仲家而識其顛末如此余嘗以不及見為恨今獲觀此帖於北山上人許考其印識皆鮮于伯幾甫名乃伯幾甫以前元丙戌得之武林市肆前有宋會稽守李大性題識亦云硯後有晉獻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又云今居錢青王氏家王氏名幾豈即堯章所謂野人以遺王氏者歟後有趙文敏公書題謂此碑最近出太令手書當時所刻世間無第二本最後一跋不著名姓乃云己丑正月四日見別本於教授曹彥禮家硯後晉獻之字略不浸漶後有王幾自跋磚短石高上下各有界行不知何處重刻者此跋當是元至正間翰林諸老所題然謂之別本又謂不知何處重刻則

已非一本矣而文敏公謂天下無二本何邪又亮章大性諸人所跋皆謂後有晉獻之興求和字而今拓本乃無之又何邪豈大性所跋又非此拓本邪亮章謂第六行十二字猶可考今拓本乃不可考鮮于公與敬仲皆好古精識豈鮮于此本偶未之見耶凡此皆不可知余故集所見諸賢跋語爲北山併錄于卷末且因識亮章所釋十二字之文以補其晦亦將以俟後之博雅也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後九十三年爲大明洪武七年余司景北平恩訪求丞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

卷之十三

十二

而不可見則既命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嵯峨閣門北集杜感興絕句一首凡廿有八字復摹公像于左方裝潢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鄧侍郎孫謙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曹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

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大加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玄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琲盈拱而光耀充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爲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快覩以爲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數言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蓋有自云

跋揭翰林李吳二進士所賦和贈從兄以德甫詩後

卷之十三

十三

余從兄以德甫教學強記好交從賢士大夫自其年壯已浩然有四方志嘗泛江出彭蠡獲與故翰林豫章揭文安公同載越而拜之公不知其儒生也間聞其誦誦當世名碩詩文如風騰海注滾滾不可窮公悚焉有幾夫子之歎其別也爲賦七言四韻以勉之他日往來廬陵求新山中又獲見前進士一初李先生莘樂吳先生因爲誦其昔所得於文安公者二先生以文安公之所與也迺各爲之追和以致贈而所以期待之者尤深至焉會遭亂轉徙真翰散逸無有存者乃謂其弟崧曰余老矣曾不能有以奉三君子之教子幸爲我錄而藏于家將以示後之人嗟乎前輩不可作矣矧可得而復

是書雖惟斯下士能不自存必休是者以為歸而先
生長者能不自高必期後進以遠到此所以上下交德
成而風俗厚也噫若此卷者其可忘哉

跋書黃州學記後

右黃州興學記一首元至正七年故翰林承旨歐陽文
公之所撰也前黃州教授彭公權以其錄本示余請書
一軸以藏於家蓋公權以三史校勘書成故有是命當
時從趙侯作興備至及鐫植斯文於學宮也尤精緻而
書傳今兵亂存歿不可知而公權年已七十餘猶為北
平大夫分教宛平之縣學從遊者多至數十百人其誨
人之心可謂老而不倦矣迹其施教之澤自南自北益
遠而愈廣將不意吾公權公豈直黃之人而已哉余也
慨前脩之日遠重斯文之不泯而又喜吾廬陵之有人
也敬為繕書而歸之他日或可裨觀者之考徵云

題唐學士勘書圖

唐自太宗置弘文館選文學士備顧問而天下之事亦
無不與之謀議則當時學士非徒朱墨校勘而已後因
前代置秘書監設秘書校書郎及書守等官掌校讐與
籍刊正文字則其職有所專主矣然其間傳通五經明
於左氏有如徐文遠者書博辨擇為釋文有如陸德明
精於訓詁考究五經有如顏師古撰孝經章句作五經
義訓有如孔穎達皆卓然儒宗千載之下使人想其風

采而不可見今觀是圖四人者衣冠甚偉筆硯卷帙無
不端整精潔其把卷執筆俯仰顧盼又隱然有盛時館
閣燕閒氣象意者其徐陸顏孔之徒歟蓋不可一一考
矣然筆意精妙非閣立本不足以語此宜張氏楚芳
之保愛也楚芳舊名觀後為賴興國名家今從事燕王
府相云

書皇甫君碑後

此帖余初年嘗用意模倣後來得力最多愛其體勢有
牆壁有間架有起止有向背落筆圓勁結構嚴密譬之
規矩準繩凡為方圓平直者自不能越之而別創也初
學只如此寓去待筆下稍知去就則進而求之醴泉銘
與聖教序化度寺孔子廟堂等帖亦無不可使進進不
已雖鍾王之門牆亦可以企而闕之矣所最忌者怒張
筋骨發露鋒鏘則墮於俗惡耳此不可以不戒也洪武
七年余在北平偶購得此帖以遺平原懼其不知所以
學也因識余之所嘗用力者蓋如此以示之

跋顏真卿所書雲雨有作五言律詩卷後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九月二日甲子北山上人示余以
所藏晉獻之保母墓誌文拓本并此卷顏太史真蹟
其剛勁嚴重沉鬱頓挫千載之下如見其生使人毛髮
豎立恍雷電白晝之下激而不敢褻玩也是日與余弟
堃同觀于北平柏署之西齋觀畢謹識此而歸之

題和靖咏梅圖

林君復隱居孤山十餘年嘗著省心詮要一書其視世事曾無一毫足以嬰其心者而世乃以咏梅歸之豈誠然哉今觀是圖前有一鶴戢翅翹足而立若真然與人相忘者而琴几斜梅陳列毫楮方兀兀然抱膝機足與童子對踞附火口吻作忍寒吟哦狀其為思亦深且苦矣然士君子之事固有大于梅而又有急於吟梅者昔畫工不足以知此然盛時放逸之流風雅韻亦可以想見矣

跋葉照磨所藏東坡帖

昔坡公留惠州與魯直帖有云日來苦痔瘻遂斷肉菜

卷之十三

十六

五味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麴數盃與程公輔帖云苦病瘵二十一年今忽大作遂斷酒肉酪醬菜惟食淡麵一味更食胡麻茯苓麴此事極難忍方強力行之惟患無茯苓不用赤者吾兄為於韶英南雄尋買得十來斤乃足用及與孫元老帖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他與子由帖有云塗地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又曰八郎續親極好但難自言今觀此帖有稱老弟末問八郎而帖中書所患所食所需如出一時疑紹聖元年公由定州受謫以本官知英州未至復以寧遠軍副使安置惠州時以少子過自隨此帖當是度嶺時與子由者故有嶺外無茯苓之歎時公年五十九矣是年子由

知汝州再謫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筠州居住其所需茯苓則或汝或筠未可知也八郎是公猶子故公於其吉凶婚葬之事尤極鍾念公孝友忠直人也其於養生服食之節疾苦之微所以告於朋友者無以告於其弟而戒肥濃甘淡薄尤常人之所難今他帖具見於簡策而此帖獨不載則公之翰墨散逸於人間者又可勝既我今照磨葉君叔則出此帖以示余而柯博士題為華茂且監定為真蹟蓋無疑也展觀之餘謹識此而歸之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詩後

右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絕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

卷之十三

十七

天王院之修竹隱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元豐中來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勝然以自嬉於塵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倚晴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臺之變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望夫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去之三百年矣顧其山水之深高者今猶昔也而亭臺之勝觀與夫碑版之煥燦者已忽焉如飄風扶電之不可復見矣則夫盛衰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者故儒家梁氏子登從雲山上人學佛于天王者幾二十年遭亂去游江淮間會天下清平得主昌導於南京之關善寺以余為鄉人也一目

慨然以告曰余游方數千里外其不能久有故山之迹也審矣念昔太史之留題于醒心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於心然余猶懼其久而或泯也幸得錄而傳之將持歸刻于山中以無忘前聞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擲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又非直游戲之嘲吟而已也余惟嘉洞然之生也後而懷賢嗣先之意又超然有出於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而爲之大書太史詩于前後識其說於左方俾來者又將有所觀感焉

跋東坡與彭城士友帖後

蘇文忠公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故雖遭時抵牾患難百罹而士之從游者嘗沓至而不戒而公之所以與上下應酬者亦往往爲之紆徐盤竭而不自失若此帖者一時去就交好之際豈不瀾然而不滓哉其在當時所以疾媚而交搆之者固已忽焉如煙雲之變滅而無餘矣而公之高情雅韻猶隱隱楮墨間千載之下如親見其落筆豈非氣槩感發有不隨死而亡者固如是歟卷後有卿郡劉大博鄧禮侍二先生輩跋語其議論感慨考訂精切如史評如傳贊要皆可寶而並傳者也噫文忠以雄文偉氣振起於元豐之間而劉鄧以名科碩學淪落於德佑景炎之末君子觀是卷而宋之始終盛衰具

馬鳴呼豈不誠可感哉

缺

卷當是左丞王公雜書墨蹟其子射集

也今觀段君跋尾可考跋中公游戲翰墨

至如歌詩樂府等作能經鳥等論及與任

則不可見獨山東救荒備寇之激與所錄宋周文

千文跋語則猶仍其舊意者或逸而存其半歟

體絕句數詩箋題數字雖草草不經意而風神

遺珠壁無不可愛於是公政事文藝之美旦見

聞而前輩之風流遠矣雖然微段君評而述之

其所以然之故哉而或者見千文跋語與檄文相

併疑爲文忠公之筆則誤矣左丞名守誠真宗

汴人嘗爲某官在元泰定甲子爲同年進士

卷之三 二十

書呂僉憲本拙二篆字併漢陰抱甕圖後

壽春呂繼道醇厚古君子也蚤由中書掾史以躋于天

官至于太常敷歷中外蔚爲名卿其與人交渾渾然如

珠含璞蘊無一毫表襮矯戾之意近之而不隨也激之

而不躍也拂之而亦無所撓也或異而叩焉則笑而應

曰余性本拙故爾因以本拙爲別字而命其友某氏爲

二篆字於卷端而畫漢陰抱甕以侑之若將以狀其拙

者蓋曰生不利於機巧亦若是而已他日求余文以發

之余謂機與拙正相反天之降才有不齊故所以施諸

用者有能有不能焉能者或過而爲巧不能者或不及

而爲拙然拙者固不可以爲惡德而機巧者亦未可謂

非君子之道也若漢陰丈人者其春秋世之隱者歟憤

世嫉邪要其言近於激而亢者夫豈拙之謂哉若子貢

之教爲桔槔固亦聖賢利用之智也而謂有機心則過

矣夫人之有機心以其妙衆理而應萬事也變通周流

不居者而或膠焉則固矣尚何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

之務哉況物之有機皆所以制運動而適於用者也書

曰若虞機張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機事不密則

害成是豈曰非君子之道而必皆遠絕之哉且制器利

民非一聖人事也上古聖人不能爲中古聖人之事中

古聖人不能爲後世聖人之事非前之不能爲而後之

能爲非前之拙而後之巧也歷之既久而講之益密講

卷之十三 二十一

之既密則爲之愈精其理勢則然耳且古今宮室衣服

飲食制作之變易未不自粗而至精由疎而至密者

姑卽杆臼弓矢之一節論之其始斷木爲杵掘地爲臼

而運之以手者視後之埋石地中機木其上而運之以

足者孰便也其始之弦木爲弧刻木爲矢視後之膠漆

筋角絲絲具六材而羽箭鏃鏑之孰利也當必有能

辨之者矣奚獨於灌之一器而疑之哉夫抱甕之不如

桔槔雖使聖人復起吾知其不能以易之也需矣今乃

欲勞於用力而惡其逸於用巧乎夫惡其逸於任巧而

欲其勞於用力以之自利一已則善矣於聖人前民利

用天下之心得無有未克者乎故曰丈人隱者之徒其

言近於激而亢者如此也抑夫人之論固近於激且亢矣而繼道方屹屹焉摹其事以狀已之拙豈非潛必向道尤惡夫世之憮倖翫訛以趨便專利將喪其天真而不自知者孟子所謂無所用其耻者故寧困勞其身者若丈人之所爲而不顧也然則繼道其賢於自守而能不混於流俗者矣豈真拙哉繼道爲比平僉憲余辱與同事故爲論序以擴其志且以祛觀者之惑焉

題跋

題黃氏宗譜後

余觀建安黃氏宗譜及侍講宋先生所爲序自宋季至天朝洪武初上下百數十年間黃氏僅五傳世耳然前有三善後有二夫君子於三河府君與鄧都贊祀祖孫之間不能無所深感焉方府君爲都監從別將之守維揚也勢窮事變知時之不可爲而去之非智乎及再戰再北身繫兵往而卒不爲動者勇也身既完且顯矣終不忍加兵於故邑遂引疾辭榮以休者非義乎斯之謂三善矣夫豈昧然忘進退重死生而饗富貴者之爲哉

執府君三傳至曾孫普保以明經起家爲鄧都丞四傳至玄孫仁又以贊禮官太常駿奔郊廟依光日月其顯融又日大以肆謂非二美可乎嗟乎善之裕於後也大矣則黃氏五世而往所以引其美而廣其善者將十世百世可知矣豈徒若今所錄而已哉仁字淵靜嘗從先生遊習於禮而敏於學故先生尤器重之如此云

書元吳真人二代封贈誥詞副書刻本後

自昔國家尊寵方外之臣逮前元蒙古氏極矣爵以開國上公至封贈其父母祖父母又敬禮而優賚之雖同特功高德鉅之臣亦有不得與抗者是果何修而致此哉若饒國吳全節真人其最著者也真人蚤從其師學

道龍虎山中暨來燕以貞靜文雅受知世祖。嘗欲
補其褐而簪纓之不可由是歷事四朝膺秩二品祝釐
上方主玄教於天下既貴顯矣遂獲推恩二代天下游
談之士莫不扼腕動色余竊悲之以為方外之士所以
貴重於世者以能外聲利薄榮寵也今真人我冠被褐
日于。然從大官貴人出入中禁開事權檜而不自以
為煩及道行勢得乃不階尺寸褒然援令武追贈先祖
躋封二親如拾芥然此其志雖弃家而能不遺其親然
上之人所以施之者不亦溺於所尚而少所節抑哉余
奉命貳憲北平之三年僉事徐叔銘得真人二代封
贈誥詞副書刻本以示乃故趙文敏公所書一時名卿

學士自鄧文原而下所為跋語凡九首所以贊歎其光
寵孝忠者同然一詞可謂盛矣抑是命也國家慶賞勸
功之大柄天下之名器係焉而當時士大夫曾不知僭
惑之若是方且為之咨嗟羨慕而不已固可悲矣彼或
儒其冠服不思自植乃汲汲借譽求助警咳之間至
爭出門下此其人果何如哉雖然世之生子者固不必
皆真人若也而真人所自致貴顯者亦可謂千載一
時之幸遇者矣獨不知其於人之家國成敗之教何如
也後之考德論世宜必有慨然於余言者矣

書孫氏復姓文後

九江孫明德手復姓文一編以示其詞曰其之曾祖某

及後絕城陷之有子某方以孫其母姊之夫曰張其
吾憐之竊負以渡江因鞠為一子由其至某冒張姓者
三世矣人無有知之者初某生子即名之曰啓孫以局
於我而不忍自他日啓孫生子二人因欲以長子後張
氏而令仲子復本姓為繼而啓孫即世長子亦卒遂不
果後若干年皇明受命禮樂制度煥然盡滌累世之
弊陋而一新之乃頒令禁無子立異姓者而凡冒姓者
計復其本宗於是啓孫之仲子德明慨然追念先祖之
遺命而又深幸其身親於斯世也亟更而復之然其心
決不然恒若有不懌然者大夫士咸為文以贊美之又

從而釋之大槩以為孫氏非張則無以至今日孫之姓
可得而復張之嗣不可得而繼也奈何是孫氏之幸寧
非張氏之不幸歟有為之推受姓命氏之始謂孫與張
實同所自出至欲擇孫氏之賢者為之立後以報之其
所以為明德計者可謂婉而盡矣余竊以為不然當光
州危難傾覆之際張君所以奮然不顧利害保抱遺孽
而無存之者固為孫氏計非為張氏計也則今之復本
姓也雖孫氏遺澤未斬固亦張氏之初志也不幸張氏
死無後孫卒不能不為歸宗之圖其精神所通倫誼所
為天固不得而遺之也人亦豈得而間之哉使張君初
以己無後為顧慮即深閉而固拒之是棄人之危以利

已豈盛德事哉然而張卒不能以昌其世者非人所能為也天也天吾如之何哉夫古人所以重氏族而嚴其統系者以一本之初莫不各有所自而不可紊焉耳今明德幸復於三世之後矣使後乎此者乃又欲於孫氏之賢者擇而繼之是不啻源委之方別又決而自清之母乃不可乎在理之可為義之當盡亦惟曰廣擇於張氏之族屬為之立後而後去之可也張氏而無人焉則奉其主以附于孫氏之祠而合享之或為別室以專祀之又時省其松楸世守其墳墓焉可也使萬世子孫知有孫氏實自張氏始顧不韙歟苟孫氏之緒永傳而益振則張氏之義愈遠而愈白矣又奚而不可哉余

卷之四

四

不敏請書是說以釋吾明德之不懌然者又將以告孫氏之後人焉

跋徐叔銘家傳後

世咸謂法家慘酷少恩故為吏者恒不能以善其後是殆不然法者天之所出而人持之以為平者也罪苟當矣雖寘之於死地人將以為不冤况明清以求之又未必皆死者乎夫惟人既自以為不冤矣則好惡禍福之於若天與鬼神者又焉得而違之哉漢于公治獄有陰德固宜其子定國之興盛也若張湯之深文而無少貸固不可與于公並論然史稱其推賢揚善則其忠厚公平之意未嘗不行於平法斷獄之間故其子若孫遂三

世致顯位若是者又豈容以吏而少之哉三衢徐仁可故宋儒家子也當元盛時常以試藝為湖州府吏及考滿為溫台屬縣幕官其醇和豈弟之政兩浙之民至今能言之其史蓋所謂文無害者也仁可歿後十餘年而代革其子叔銘以洪武五年春由貢士起家拜監察御史七年調比平按察僉事余屏有同寅之好因得觀其所著家傳淵乎其世德之傳遠而有本也余雖不及識仁可幸嘗誦其詩又觀叔銘今之所被遇敬歷則仁可之所存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者豈不信而可徵哉余故述于張之事於前俾為吏長子孫者知所擇焉

書王氏慈烏記後

卷之四

五

物有適然之會君子必致察而謹書之者豈不本乎其人之所存哉是故賈生自傷於謫也鵬鳥為之來萃海翁機動乎中也鷗鳥為之不下夫物固未有無因而致然者也即是推之則吾心之憂患愛欲之隱然萌於中而不見不著者在物固皆有以窺之矣而況於孝行之純卓者乎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夫神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不聞也猶足以通之而況於昆蟲草木之昭昭者乎後世若甘露之降松黃雀之入幕義烏之衛土君子尤有取夫哀思誠感之極致焉其理蓋不誣也今觀大台王文起氏慈烏記厥亦有由然哉記者曰文起孝謹篤厚人也方洪武初詔天下故官咸徙置今之鳳

成事起以書為浙省屬官在行其至鳳陽也念親長
無與侍養欲歸又不可得日愴然東嚮鳴咽流涕如是
者數年同行者皆為之感動其寓舍傍有槐一株高絕
亭中至是忽有群鳥百十集其上朝去暮來呼號翔躍
若彷徨顧恋而不忍釋者或驅而逐之而是鳥之來止
自若也一日屋壞文起他徙群鳥始為之散去君子以
是占之然後益信王氏孝感之有徵矣於是士大夫為
詩文以稱美之者凡若干首夫鳥之依於木性也其適
然之去留宜若無與於世者君子猶即而觀之若是則
夫士君子於凡語默作止之際其可不知所慎擇哉今
文起將命四方其行役也方駸々而未已使其心能不
遺其親而益慎焉則是鳥之翔集固將無往而不見也
豈徒昔者適然斯槐之集而已哉余嘉文起為學敏而
制行篤故為書此于記之左且廣其意以告之

書檇散生傳後

士生天地間未有不願為材者而其為材也亦未有不
願為堅勁與脩直者舍是不居而必托為不堅勁不脩
直者之名豈情也哉夫物之生而為材與不材而或見
用於世與否焉者皆天也豈人所能為哉金華許君存
禮先正文懿公令子也質粹而學茂其齋耀哉秀既有
年矣譬之良材鉅植翳然深山大林之下而不知人之
料視夫已也顧乃振莊周氏之寓言退然自托於壅腫

材曲之不中繩墨規矩者而為之樗散生或者又從而
為之傳與替焉豈誠然乎夫物有定名材有定質樗之
不可以為楮櫟與棟楠松柏猶楮櫟棟楠松柏之不可
以為樗也凡具耳目者之所能必察而明辯之者也而
況於匠石乎三尺童子過之指楮櫟松柏而謂之曰是
樗也是不材之木也則信乎其惟或者之言是聽而一
無所與辨矣然猶懼其或有所知而不可以遂欺也今
存禮登名於朝而職教於斯也是猶舉千仞連抱之
幹真之通都大邑之衢而又適當夫匠石之繩尺矣果
樗散乎哉若曰吾固非惡夫棟楠松柏與楮櫟而不為
也徒惧其堅勁脩直之或為吾累姑托之以自述焉是
不知身之所載而欲自逃於天者也逃於天而任以人
宜士之學與志哉故曰寧為此不為彼也吾知存禮必
將幡然於此矣又奚以寓言為哉雖然余徒能言之而
不能知所以用之也請述之以結夫今之匠氏

題鍾氏所藏飛白書存存齋三大字後

近代飛白書絕不多見而知好之者亦少往往嘗見吳
興陳繹曾為吾邑故福寧州尹劉公明叟作飛白巖影
二字飄逸勁險姿態生動於是餘三十年矣茲來北平
又於鍾君本存所見所藏存齋三大字乃學士陳元
達所書余雖不識元達其所書視繹曾固不無少間然
亦幾幾昔人沉疇頤挫回拳側掠遺意而非安排造作

之爲者則亦有足觀焉者也於是四五十年之間所
飛白者時一再見之豈學者愛之然誠不多見而所
愈不古若哉昔李約於江南購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
字匣以歸洛至揚州以賞之號曰蕭齋今本存宦遊燕
趙久矣得名賢辭翰固多若斯卷則尤可愛者也吾意
本存便當携之南歸訪故里青原丹砂間揭諸齋居與
宗人子弟日省而玩焉豈不爲亂後還鄉之一奇哉
抑君之爲是名也夫既有以存所存於昔者願沛流離
之際矣則後之所以觀感奉承而不忘乎本存之所遺
者又豈止是書已哉余鄉人也竊好古而尚友故不讓
而識之

書張馮子翼字說後

前太常贊禮郎張馮字子翼其名義蓋取周雅恭阿詩
中語也今翰林承旨學士宋公旣爲之祝辭矣余不敏
請繹二字之義而復申之夫士之所以爲世重者固以
其用之有益於人之家國而可恃之以爲安者也是以
父生之而名之審師冠之而字之也舉致其期望之意
而必不爲虛詞與溢美焉此馮之所以立名而尤必取
義於翼以爲之字者歟今夫馮者什之謂翼者輔之謂
也故翼著於兩而馮有一之義則翼固非馮之謂也然
天下之理寧有可以爲馮而不可以爲翼者乎是以方
其靜而居也則馮之體以立及動而往也則翼之用以

彰斷乎堅正凝定而不搖也屹屹乎左右夾持而不
倚也夫如是而後謂之馮又謂之翼而君子之用廣矣
備矣豈徒曰受脩之奉承與裸獻之將助而已哉子翼
永嘉人學敏而才周蓋強而有立者今爲燕相府奉祠
官云

跋王明初全軒記文後

前國學生王明初扁其書室曰全軒他日問余以全之
之義余曰子奚全之間也將才之全乎抑德之全乎抑
其體之全乎不虧其體不辱其躬則孝子之事體之全
者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則聖人之事德之全者也言
語文字禮樂射御則賢者之事才之全者也蓋必有以

宋之古

九

全其德然後有以全其體斯才亦無有不全者矣夫謂
之全者非有所裨益矯揉於其間而後爲之者也本其
始之無不具要其終之無所虧必若大將之全師而還
秩然無一矢隻輪之弗返也必若忠臣之全城以守晏
然無一民尺地之或喪也又必若蘭相如之全璧歸趙
渾然無半規一粟之或利而漫也夫然後爲君子之成
德夫然後謂之全不然涵養之未至而斷喪之不保或
守之未純而剝蝕之未除吾懼其日陵月削亦就於岷
岷而已又奚全之有哉明初撫然曰異哉所聞請書于
軒之壁而請事焉

題文丞相劉大博與胡古潤二帖後

古人簡牘稱呼必以實而示敬非若後世謬假名號以相諛悅者也丞相大博同郡同年視古淵為同時同志宜無異者今觀此二帖丞相則以判簿郎中稱大博則以先生稱將仕有早晚而虛實有少長大博謙恭樂易於人無不可故致其推重之意則稱之曰先生宜有之丞相剛毅正直豈汎然以名假人者哉稱之曰判簿郎中意者一時勤王添差或辟攝之類但今不可知耳惜古淵墓誌亦不之載而丞相死陵之命似又非其時者當更考之以毋忘先輩交好推敬之美

題宣和山水畫後

觀宣和此畫類江湖暴至而浸淫平陸林木將朽而條

析摧剝者其殆當殘廢有滔天之勢而國本懷日悴之憂者乎一時娛情千載墮淚

題胡忠簡公所畫清江引并詩後

昔唐顏太史以直節挫叛臣而世恒以其書名宋胡忠簡公以臨海却僭虜而世或以其畫傳此無他士君子情於游藝而不遺小物類如此矧書心畫也而書與畫又異趨而同出者乎今觀此圖乃公所製清江引又自題詩其後以遺張慶符者也其徒步而挽舟駢而挾從作惡寒狀與曹魚而舟居者勞佚遠矣雖不可知其命名意之所自然規置精密意態生動有非尋常畫史之

必闕而補之若大師碑刻類然斯圖也安知天不

跋宋國學生王叔可母胡氏孺人勅詰

種需之典莫盛於宋至淳祐已後國步窘矣而歲舉巨不廢其恩慶至下迨宵監諸生俾樂得以榮其親可不謂之盛已乎然當景定之初丁大全吳潛善皆已竄厄似道獨秉國鈞而元世祖已即位建號於朔七矣朝廷不知念此方循格為覃恩之舉不亦失其所先後緩急者哉今觀勅補生王叔可母胡氏所受孺人勅詰則景定元年八月之誥需也去今一百廿年自費相而下當時列名者皆已茫然不知為何人而叔可之曾孫子

與猶能寶藏此誌且摘榮慶二字為堂以表顯之而思以益振其家聲豈非君子悠長之澤哉子與其弟二皆皆以文學知名當世當仕而顯矣則繼世膺慶者將不有欠於是乎

題蕭子所藏撫蘭墨龍二圖後

蘭生於深山擷之則陽其性矣擷而真諸途而謂之堆玉則不無有自銜之意而蘭之天益以喪矣若夫龍陽物也神而不可測者也然或潛焉或躍焉或飛而在天焉時也斯君子之象也亦變化之所為也假諸海水而謂為頭之象則愚而矣夫君子蓄其德於無入之地不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後謂之君子國錄蕭君子所得
友人所為蘭龍二圖而請說於余故為之推而論之俾
有以進德修業之助而余亦因以自勗焉

書郭氏隱居記後

條溪之山其遠而最高有巖穴可窺閭者曰高香曰白
竹其近而盤礴特立者可休負者曰高岡水之繁而駛
者為小陂泊、然折二里許始出而南匯于太新塘、
多石礫廣可數百畝蓋眾水之所歸也其竹有篋筐白
管變枝春夏可食其木有梓柞松栢豫章之植上者
千霄下者彌山其材可以供薪樵凡器用其地塘雜大
小淺深守壺石或織竹為障泄歲旱不為之涸宜鯉鱸

卷之十四

十三

蠅蚊豆鴨鴨浮游春華秋肥可以供庖奉賓客其田
綠肥兩山間乍寬乍狹或元或窪宜植宜香木宜
林宜桑可以為酒醴乘餌供伏臘有誰免狐狸麋鹿野
豬可以獵取所居多田大樵費而無商賈變詐之習無
爭鬪侵陵之風故可處可游其故何哉吾聞有郭氏宅
勝於是將數百年矣後有居焉田者其費力甲一方當
元初頃洞時能率義戡暴以杆衛鄉土故流風遺俗迄
今不泯而條溪遂為西鄉樂土矣余往年客南溪蕭氏
有鵬舉者郭氏與恭甫婿也山鵬舉獲交與恭恭與兄
樂道與賢及其弟與諒焉與恭尤好交賢大夫七駕義
尚氣勝人喜為義也也量拓田園為主理以居有之

勝時上日車馬維還賓朋兄弟傾座洽席則火竹鳴鼓
為詩笑大噱以燕娛之至其自治嚴毅則雖僮僕侍側
栗如也嘗約余裴褰徧遊西北山水間會遭亂不果無
何與恭歿向之華屋勝槩鞠為丘墟而余亦以

徵召去鄉里夫今年重來則與恭墓草之青已逾十宿
余過之為之哭拜而去是夜宿宿條溪故宇之西偏則
與恭之弟與諒及其贅婿劉貴弘在焉意對情至惺洽
如往時余殆不知與恭之為亡也明日與諒要子過其
高田新居而余歸興浩然且不及留矣與諒善談論好
客如其兄平居循循交其二三弟舉無間言故能服勤先
疇久而不墜又能夷蕪莽畚灰燼以興復其先廬庶幾

卷之十四

十三

郭氏之賢者矣惟余與郭氏兄弟交遊逾二十年谿山
不殊而人事之榮悴廢興相因而迭見有如此者將非
地利之美不置而世澤之流猶存者乎是可尚矣他日
於南溪山房見國錄蕭君子所為高田隱居記又知
與諒與蕭君相好尤篤密因為書余所親記之于左以
附益之庶他日過高田或償所願焉

題蕭九川所藏先世諸賢書後

右集賢直學士文遜志兄家父子與廬陵蕭禹昂啓牘
七紙及編脩滕賓一紙光澤主簿劉養吾二紙舊藏禹
昂家後廿十餘年其孫九川出以相示蓋文氏本婚媾
之好而鄭與劉則篤交契之誼者也觀其謝答賀慰之

動渠問勞推引之諄至可謂情至而義盡者意蕭氏往
時交游文物之盛若斯牘者豈直文氏與滕劉二君而
已其逸而不存者固多矣然蕭氏猶能保藏此紙於喪
亂播遷之餘獨不知三家子孫亦有能保藏其先世之
手澤若九川者乎展卷覽省爲之三歎禹鼎名瑞號嵩
崖元元貞中以薦者擢爲封州學正調梧州教授終韶
州知事九川敦謹嗜學蓋能世其家云

題晉七賢圖

古人論畫以意勝而人物爲難若晉人物爲尤難蓋去
古遠矣自余前後見吳興趙松翁所畫七賢圖率踞坐
竹林間而酣暢袒跣蕩然無復賓主傾接之容其冠服

卷十四

十四

飲具又往往狼藉奇樸不可辨詰豈亦有所模放而爲
之者抑徒以其意邪今觀錢舜舉此圖自題謂唐立
本家法而位置服用又整飾盛麗如此豈翁固未之見
邪史傳稱阮咸善琵琶而所畫者與今世琵琶絕異按
資暇錄載唐中宗時有蜀人獲銅鑄樂器於古墓中以
獻大常元行冲行冲曰此晉阮咸所造也命工人以木
爲之音韻清朗而難於名因借其姓以爲稱而爲之阮
則是銅器未出之前世固未有所謂阮也豈至是始拆
銅鑄之樂器爲阮而以世之所用者自爲琵琶乎夫阮
直頂圓腹而形小或謂爲月琴似矣琵琶曲頂脩腹而
形稍大行冲又安知阮咸之琵琶非曲項脩腹而必以

直頂圓腹者爲阮之琵琶而別謂之阮邪此在習音律
者以當有辨也以阮咸一器且莫能致審若此而況松
康之琴之廣陵散乎不然所謂手揮五弦而目送飛鴻
者又可得而論邪凡若是者蓋皆不可一考矣觀者
其亦以意求之焉可也

跋洞然諸公詩卷後

快閣天王院

天界輦維那洞然吾三郭氏儒家子也與之相見於京
師嘗欲刻宋黃太史留題醒心軒風竹絕句於其受業
慈恩之天王院且囑余爲之跋余既諾之矣未幾自兵
部調官北平而洞然以書來徵文日亟余爲之次第其
顛末以授之又六年夏余自北平蒙

卷十四

十五

恩放還會洞然亦暫歸慈恩復與之相見問其石刻則
方購而未勒也因出其留京時所得曾監春官諸公及
靈隱淨慈諸老所爲記文銘詩共讀之俯仰今昔冷然
興懷不啻沃冰雪而濯清風於炎歎之外也洞然好古
尚友他日幸併刻斯文留軒中以爲慈恩故事

跋長興寺蕭德瑜所遺其甥郭履恒漁樵圖後

吉水郭履恒以洪武五年冬來省其舅氏虞部蕭君於
京師因獲見馬恂、陸子弟也未幾君調官長興履恒
亦勿、別去後七年余始歸自北平今年春偶遊蕩城
嵩華間道過富灘則履恒家在焉履恒以余爲舅氏同
年也出其生時在京所遺漁樵山房圖併跋語爲一通

以示且請題識于左方余因歎曰夫漁樵者君之舊隱也有先世之田廬在焉圖而玩之意有在矣今乃不自愛舉以歸於其甥而復申之以戒勉之辭者將非示其所懷而勉其所守且俾無忘其素業也履恒持而守之能不墜其規訓可不謂之賢哉今長興君方遠寓桂林而余幸以不才擯弃田野間乃獲過其鄉以觀其山水之勝覽其文辭以感其甥舅眷愛之情而思友朋今昔睽違之故則余也又烏能以已於言哉他日子之舅氏幸歸而覽斯文也當必有以知余之所感矣其其慎藏之

跋戴克恭所藏先世德熟及幼二堂記後

坐時大博劉先生為廬陵戴燕濟作德熟堂記後遼陽提學劉公泰和州判蕭公又為其族子肅翁作及幼堂記堤、千百言隱然有漢太史公傳扁鵲與唐柳子厚傳送清意去之將百年其諸孫克恭出以示余蓋係藏於兵火之後或僅存於斷裂補緝之餘或具錄於家傳口誦之習者可謂知所宝矣夫戴氏業鑒者也其德本於其幼而德之熟者亦由於行之、久而傳之、世夫豈漫施其素一時一已偶合之所致哉夫種德莫切於活人而活人之名若子孫必食其報今德之熟者戴氏子孫既已食而飲之矣蓋又思所以為碩果不食之圖者乎克恭其慎藏而務省焉則戴氏之世德寧有既哉

書荷山劉氏敬先圖序後

余弟東原既為宗家存大氏作敬先圖序存大復請余書之且徵言焉余惟序說至矣尚何言抑余親洽於存大父子歷世久矣矧復同一本乎則申告之曰余聞存大之先有賢婦鍾氏蚤喪其夫仁叔而寡居確然守志撫育孤幼至於婚娶而有孫其先廬之卑隘者悉撤而高廣之而先業之嘗見侵而出者既盡復之又從而增益之至六頃有奇及臨終猶憊、然命撥田以供祭祀由今觀之則存大之高祖母也今存大又能推而廣之不獨專於已之親又旁及於諸父之兄弟難矣然非有以倡於前則何以承於後此欲敬其先者所不可不知

卷之十四

十七

也存大痛叔父以禮伯兄存方之無後也乃以伯兄之祀屬其弟存用而以叔父之祀自屬其子孫又念自仁叔而下五世夫婦著于圖像者祀皆有田獨已之繼室王與弟之繼室倪圖像未之及則又屬其子孫他日祀事得各同其前室之奉而無外焉此其意周慮遠則後之思敬其先者尤不可以不念也傳曰孝者善繼人之志又曰法立而可守存大其庶矣乎請書是以補序之缺抑以志余宗賢孝之不朽也

跋孫獻簡公族譜後

右宋吏部侍郎孫獻簡公自為族譜序一省其諸孫如心嘗錄之以藏于家者也孫氏世家龍泉系出南唐顯

青府君迨今三百餘年矣考其序述君西園之樂善好施朗潭之活人濟難李夫人之蠶絲教子皆可以示訓而公又謂吾家起以仁厚守之亦以仁厚事不斬於偏勝利不忘於盡取者則又存心保家之龜鑑藥石也為子孫者可不深省而允蹈之哉如心嘗自言其先世本亦獻簡之撰而世殊事異譜牒弗傳有足慨者然觀其父子兄弟間篤孝友而崇禮讓則恂恂然猶故家遺範可敬也況其丹青絕藝自足以名世而傳不朽者乎他日丐余繕書此本以貽其後世其用心之遠豈徒不忘先世而已哉是可嘉也乃題其後而歸之

跋周所安所藏周元公年譜後

大原里周君所安家藏宋南宮靖一所類次周元公濂溪先生年譜一帙具載先生宗譜及其少長始終歷官行事之詳所安敬覽而服膺之慨然有與感於百世之上者且曰希舜之人亦舜之徒吾獨非其子孫哉同邑劉某聞而題之因諗之曰惟先生道學之宗其學其行凡學者皆所當師法也况同姓者乎又况同姓而賢者乎今天下讀先生之書服先生之教者豈必皆其子孫而所安尊祖敬宗之意常著于希賢景行之間將非善學而善繼者乎昔高宗周史君舜元為曲江嘗建祠以祀先生良齋謝公諤為之記曰今濂溪之祠必俟史君乃能發揮則義有出於一門夫豈偶然邪宜所安之寶

藏是譜而不忘也或曰先生之子壽嘗為吉州司戶矣安知其不有所自惜所安之先世遠而莫之徵也余惟嘉所安之志能不忘其宗而非慕乎其外者因為書其末而歸之將俾周氏之賢子孫有所興感焉

題蕭鵬舉戊己業後

余與鵬舉交游且十年每見必出新作以示而後出者輒勝非惟智與年長亦其涉歷深廣涵養純熟所致夫豈可強哉昔青陽余先生論學詩謂如學仙非有僊風道骨者不能則固又自有所本也鵬舉以明敏之才而加學問以鍊治之使湛然如秋水粹然如美玉則仙之成也不難矣鵬舉固余之所畏也余安得不以方來之

凌雲絕塵者俟之哉

書羅晉用傳後

羅楚材嘗遊金陵遇異人得異書遂精方伎之術然與人語輒不解獨閱西人朱伯玉明習傷寒治法往往有其說而楚材之活人日異且衆矣楚材嘗恨無費力不能居致藥劑以濟患者然恒謹為人按授古方其品劑法製銖兩不爽以故多良愈他日謂余曰今人有疾者余既授之藥矣或人求方者余無所閱也輒授之然察其間得余方而能力購以亟服者十無二三其購而不畢劑與服而不盡其法者又十之四五其委而弗購弗服者蓋皆是也欲天下無枉痼得乎言之親若楚而有

惻于中者嗟乎仁哉君之用心歟抑君孝友人也宜其視人之病猶已日皇皇焉而不倦也而世之不克自知其病與其病而卒不知求所以藥之者豈非君之罪人哉余官陳一德氏所為羅晉用傳因記君之言為有合於道而慨知者之或鮮也輒書于其傳末以附益之楚材晉用字云

書冠朝郭氏家錄後

右吾郡冠朝郭氏家錄一卷凡十首吾友郭存敬之所藏也首者譜系自唐汾陽王以下至宋祠部員外郎仝凡九世仝以上遷徙世次其詳以下皆不載次之以祠部景祐初及第時所為七言詩及御製賜進士詩各一首又次之以追封祠部為太常誥詞及其子之美由也

卷之一四

十

田員外郎改授通判定國誥詞各一首其降封及改授年月不可殂後有槐堂楊先生弼跋一首自謂待罪錢塘當是官於杭州而職名不可考則知里名冠朝者摘取太常封誥中語也跋後載越州諸暨縣尉郭允叔所撰彥章墓誌銘又知其父慶甫登嘉祐二年進士第與蘇內翰同年去景祐終廿一年耳彥章沒於政和三年其於太常系屬親疎及今存敬於彥章世次遠近無譜系亦俱不可考誌文有客死証人者彥章曰上下賞有闕文舊錄又以改僅為仝及御製詩皆為真宗非乃仁宗也初存敬得舊本示余於喪亂之餘序非字訛始

不可讀余故為銓正繕錄以歸之竊意往時家藏當不止此此特其亡逸之偶存者耳存敬其益務力學敦行以振其家聲宜益加意訪輯考訂以成全書亦賢子孫之責也

跋西溪八景圖詩序後

昔韓子送楊少尹序謂某丘某水吾童子時之所遊釣至謂其鄉人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夫使入皆不去其鄉則亦安有懷離之思者哉今觀心吾陳先生所為縉雲應仲張氏西溪八景圖詩叙以為人情懷土雖甚遠不能無遠志雖甚樂不能無離思旨哉言乎然人亦孰能必其主之果不去其鄉土哉吾聞西溪之

卷之十四

十一

八景縉雲最勝者也仲張因宦遊之遠而思鄉土之不可見好事者乃擬其景之勝萃為一圖俾時而觀覽焉能賦之士又從而分題歌咏之可謂各能道仲張之所懷者矣仲張勉旃異時當成東歸又豈無昌黎公之送少尹為仲張道者子其俟之

跋菊逸堂記後

逸民之稱本於孔氏至李唐時始有以竹溪六逸名而宋先正又有謂菊花之隱逸者也後世好事者緣是或有假於竹於菊以自逸者而去古益遠矣夫逸者遺失之謂也故詩之亡者謂之逸詩晉之希者謂之逸晉世之所不見用之所不及者謂之逸士今張思孟氏續

祗行日焯々有聞於人而自擬以菊迺何哉夫菊植物中之清楚而不可掩者也英苗香未半為世重亦豈能以遂逸者哉吾見有挹其香而擬其英於山之深林之家者矣尚慎自持哉余觀心吾陳先生菊逸堂記謂思孟氏隆孝敬樂恬退宜為菊之所與有古之道焉蓋善言逸者也因繹其義以申之使自省焉

槎翁文集卷之十四終

槎翁文集卷之十五

辭

招魂辭

永豐劉德以己丑夏六月客死寧都其表兄鄧恒性實來扶其柩以歸余悲而哀之作招魂辭五章以授之辭曰

赤曦陽々亢而蒸兮黃塵眯入車輶輶兮瞻復故宇升高陵兮明星夜漫目瞢兮號招行舟無以溯兮竟其來歸不可以久憑兮

山石硯々虎豹遁兮蛇虺噬人相蝕螺兮齒牙峭厲縱戈矛兮陰壑重水澹兮冬秋兮窈不見日風颭々兮魂兮

采歸魂不可以久留兮

卷之十五

乙

山木龍從傲斤斧兮千霄捎雲萬夫舉兮夕陰晝冥蹏蹏鼠兮臨崖際淵下險阻兮結筏挽槎傷齟齬兮魂兮來歸魂不可以久處兮

貢江之陽灘淘々兮石觸而湍聲琮琤兮白日潏泐雷霆轟兮迴風蕩舟截鱣鯨兮中流湧々揚尔旌兮魂兮來歸魂其無驚兮

青原幽々點而青兮鳥溪流波殺冷々兮陟礧揭潛曉尔庭兮尔菁尔琴崇几屏兮裳衣載陳薦饌馨兮魂兮來歸魂其永寧兮

胡山人哀辭

登高丘兮延佇渺余懷兮誰語風颭颭兮吹衣雲淒淒兮凝宇
嫩人去兮不來玄堂鬱其崔嵬添燈燭其膏夜椒醕湛兮澄盃慨
脩短兮孰齊奄歸盡兮同期問青鳥兮何在化為白鶴兮今何之
顛之山兮漱之水地䟽氣盤兮不可以止金華戕戕白石齒齒君歸
來兮依其故里

故提舉李公哀辭有序

維戊申閏七月某日南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李公沒于永新上麓之寓舍其友生南平劉楚聞而哭之既馳書弔其子自立又為書弔劉君子琚以余昔者之見公自劉氏也公未疾時嘗為青陽

卷之十五

二

先生文集序青陽者故安慶元帥廷心余侯之自號而公之同年也公序文有曰元統初元余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真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而廷心得右榜第二余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時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余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沒下僚學殖日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為應奉為臺為省聲光赫然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湧山積莫能窺其端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變余以母憂竄伏鄉里恨不得乘一障以

效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為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東節仗義與妻子偕苑生為名臣沒而廷心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又曰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耳就屈辱而猶覲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嗚呼此公之有道也其心事豈不皦然如日星之潔白而不可掩哉又其首語曰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嗚呼此公之自慨也豈不若適有前知者哉於是公之平生出處始終大槩有不待請述於他人而具於此矣公嘗為徽州路婺源州同知凡六載再調今職又三載序所謂沉沒下僚者也其後調儒林郎杭州

卷之十五

三

路推官擢拜南臺監察御史未幾朝廷以廣西言者擢知平樂府臺除兼南康訪司僉事會兵亂道梗皆不得赴而公亦未嘗以為言當壬辰初亂公已遁迹茶陵山中及城陷乃微服遁去往來永新境上其後存惟兵禍間關萬死而窮顛僻涯野夫賤隸聞公名咸知敬愛至為出死力相周護他日當道名貴有欲羅致公者輒辭以疾至文墨議論則毅然不為屈也上麓劉子琚於公為故人與其兄子綸皆個儻尚義嘗不遠數十里遣人迎候公與其家人俱來而館餽之乃弗怠公亦樂而安焉公清脩玉立攻苦淡泊如未第時為詩文有典則尤工大書自遭亂欲絕

筆以自勝而所至求文字者輻湊公不能拒則詭其名曰危行翁或曰望八老人或曰不貳心老人皆以示已志也嘗謂廬陵王禮與余曰今世變輪雲君等日壯途遠固不可不慎吾旦夕人耳然猶惴惴焉未知所終也余對曰先生至此夫復何惧公曰不然丈夫蓋棺事乃定耳嗚呼孰知事乃定於今日哉余竊觀公之所操推公之志使得時位以自效而與青陽公齊驅竝駕則或先或後未可知也故或介烈以立節或隱約以終身則所處有不同者而求以無愧於天地君父則無不同矣憶公數月前遺余書有曰近還山中痼疾復作苦甚苦甚將謂適然耳及後得子

卷之十五

四

琚報書則述公臨終時凡戒勅其子及與朋友決絕皆靜治而不亂嗚呼此非平日視窮達於一槩明死生於一致者烏能然哉公諱初字一初晚更號希遜翁享年七十以沒之明日葬上麓之原主其事者子琚也余悲公擅學問文章為儒宗擢高第為名進士而遭時搶攘不極其所至使名與位不大岬手時卒困約以死又悲老成凋謝若余者孱昧弗殖而失所依歸也乃為文以哀之其辭曰

上有蹈死以成名兮夫固非惡夫身之有生惟生而或累於吾仁兮魯視之藐焉如一羽之輕粉死生之汶汶兮孰密察其所履進必不憚於患難兮退必不貳於寒

騷騷騷騷之駿陸兮儼御轡而就馳任既重而道險兮
餘余身以先之倘軸推而軫仆兮雖骨折宜尤未悔苟
非所事而在野兮又奚必傷勇於既退昔三仁之異選
兮同所歸於素身彼食薇與采菊兮亦已志之各伸嗟
先生之好脩兮蚤聖英於天關遭家艱之頻煩兮勅方
發而邁騷騷予棹於星源兮登文臺之我我扶星文之
五色兮障浙江之橫波辭予嚙以來歸兮紅塵蔽天而
南驚曾尖毋之幾何兮豺狼嗥乎柳土將九叩首以赴
紀兮慨吾莫適乎所因爰竄迹以去亂兮誓遵陸而遵
延江明珠於溫澤兮維義蘭於蕭艾終不混而不遷兮
五煙々而布々張空山之獨立兮情四顧其無隣倫誼

卷之十五

五

而弗細兮數無君而有臣據幽憤以有作兮時托辭
以著志將掩袂而叫閭兮亦浪々而流涕攬臨終之遺
言兮魂受帖而不驚從青陽于太清兮駕紫麟而上征
曰上麓予所安兮山庭澹其秋晚乘飛雲以往來兮瞻
或鄉其未遠恍王立之在前兮浩余遊而莫從折斯文
以鳴哀兮諒千古之所鍾

哀張以脩辭

洪武四年夏 朝廷以言者徵前進士劉于於吉之
求豐其至也廷臣以干見 上欲官之于叩首再拜
以迂疏不任吏部辭 上許之乃薦其所知者三人
而退三人樂安張某何淑暨安成伍朝賓也

上命省部近臣即籍而徵之五月潔與淑偕至京師
次于侍儀司之東室既數日潔得疾遂卒方潔之應
徵而起也有母年八十九以親老辭有司不可既又
患瘧不良于行以疾辭又不可君乃失別其母扶掖
以登舟抵南昌會余以使事歸自海南相見於南浦
驛時君以蹢躅支離蹙然有憂色明日君以期迫先
發又後月餘余始達京師見侍儀使周仲方告余曰
以脩竟卒余為葬之城東門外若干日矣嗚呼痛哉
余悲君有才諳不及施用有老母無以終奉又之子
息無以主宗祀而客死數千里外若是者豈曰無其
時而不遇也哉然而卒終焉命也余曩與君為同年

卷之十五

六

而生又同歲痛君之病已死而余不及問以臨且送
也乃為辭以哀之

嗟維君之醇茂兮文煒燁而有華蚤戰藝而獲雋兮亦
襲武而承家美名登而時絀兮抱鬱也而長嗟忽

大明之中天兮惠澤沛而弘加羅羣才以克位兮曾不
間乎邇遐君曰閑以敦孝兮及餘年以將母日怡愉於
膝下兮豈爵縻之能顧何予交之翹翹兮指弓旌以當
路將干祿以微榮兮曾弗念夫桑榆之遲暮紛窘索以
就道兮勢倉黃而摧萎牽母衣以嚙指兮涕淫淫而四
垂曾睽遠之幾何兮遙傾殞於京師榮不暨而怨及兮
子又奚以賢能為路迢迢而視飛兮恍歸侍之不昧堂

掩歎以沅沔兮冒歸來乎無背反余哺而弗終兮噫匪
我而伊蔚恨終古而彌天兮慨虛名之為累鄰曲奔訃
以號呼兮姻黨來視而悲呻倚慈帷以掩泣兮聲哽咽
而氣湮孰尸饗為返骨兮內外顧而莫因將耄終而失
主祀兮吾將貽恨乎蒼昊

郭南叔哀辭有序

今年夏余歸自登萊前虞部主事蕭君德瑜由湖州
長興遣其郭氏甥名亨者來謁余於南京亨手其先
大父南叔居士墓名一通以示則蕭君為虞部時所
撰也其事美而實其文核而暢其銘削而激因歎曰
斯人吾不及見之矣幸而見斯文也見斯文如見其

卷之十五

七

人况見其人之子若孫乎又竊自歎余與君同郡其
應徵而起也同年及仕於朝也又適同事於六曹今
君以虞部及考調上邑為百里師帥而焯然工文辭
為世表著如此余憤然無補於時旦暮當斥去思
一見君不可得則讀君之文有不慨然而思古之遺
者乎亨以余辱君好也固來徵言乃為辭以追悼之
庶幾虞部發潛闡幽之意哉辭曰

宰木之蔚兮蘭茁而突兮力義仁逢時之絀兮章
施鬱而不簪絞兮水沈以下涵山叢而上第兮
善斯第澤流渾渾沸兮表茲貞碣百世其迄兮

祭文

祭叔母文

維至正七年歲次丁亥十二月戊辰朔越二十有七日
甲午孝姪楚借弟楚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于故
叔母孺人之靈而言曰嗚呼叔母猶吾母也其生而愛
我兄弟猶吾母也其沒而棄我兄弟孰謂其不猶吾母
邪我生黽茲受艱而危一夜十起抱負涕洟叔母之愛
我也與吾母同其慈我長克岐始學而嬉一語弗順瞋
目止之叔母之教我也與吾母同其資常實于懷撫我
諸弟笑謂吾母當為已子亦撫余頂遺之粟報笑謂吾
母爾有今已放廢既墮次第散處一歲之隔竟墮傾阻
我笑我母笑之嗚呼叔母悲之如已所遺歲時拜恩
先聯美謂母見尔云胡不喜茲秋試藝升堂告辭色之
送之期之錦歸蒼茫南歸及里間變投淚入室弗見其
面病弗及視喪弗及臨地厚天高孰知余心嗚呼堂幸
未之喪矣吾母於叔母方康之時則猶幸而見憐於吾
叔母也今茲之秋失叔母於吾母既沒之後果孰與好
此哀痛我吾母不可得見矣得見叔母斯可矣乃今而
後可見者復轉而為昔之不可見者耶九原之下此姪
彼妯語及子姪寧不對哭重闔深庭之風香聲不
發老疾欲枯弱妹方髫髻也遠違三餘之執紼其衣
與言及此肝裂淚血塊兮來歸歎此一燈

祭蕭敬甫文代

嗚呼世有赴死匪徇斯迫豈忘其生勢至形格貪徇者
利烈徇者名憂俱仰藥漸潰自經抱石以沉刺刀以刎
死雖萬殊徇迫是本嗟唯先生名科碩師公侯賓客庫
序表儀侃侃翼翼允率正直一語之悖義形于色眾方
滔已獨忼忼悼道之厄悲時之窮顧瞻廬陵鄉國父
母城人具非生豈我所勇蹈于井一再弗利豈徇迫之
為惟義是安彼駟駢駢彼印繫或貪其生醉狂夢癡
先生之於斯時非有一郭之乘寸祿之縻蓋國法之所
不及加而清議之所不能庇信無所為而為之者夫然
後為仁義之勇而百世之師某自束髮趨訓師庭惟忠
惟孝其敬佩承叨慕西昌公來自韜贈言授時啟我蒙
南東次驚渚曾幾何時殄瘁之禍誰實為之飄飄者風
靡靡者草嗟余有母亦聿既老感激高風慨想儀刑在
地醴泉麗天文星言絮余酒壚左斯耐有言不文式鑒
哀誅

祭廖子所文

嗚呼子所康氏之特溫恭謙勤罔或不克維余之生後
居十年聞風慕義重鄉之賢長大食貧恒次于旅歲時
晤際萍散雲聚襄在丙戌始客鄧溪空山無人余行栖
宿於焉得朋夫豈在遠我東其齋君西其館啟慶伊迺
共樂孔多接席而坐同歡而歌臨流對月形影聯映移
床坐器扣壁呼應有書大帙曰春秋經發例鈎玄夜燈

晨星百家子史三傳諸氏咸手纂之字集萬蟻指其遺
書曰我先人授之自家如師友親過試其藝而憊于苦
眼矐力劬欲進輒沮或咎以酒謂過而灾恤然警悟傾
醖擲盃乃叩于盤而砒而藥我覘其容有憂無樂正冠
歛襟淚滋不收廢食浩歎孰知其憂或陟嶽金或屬幽
曠落日浮雲壯心浩蕩言藝其晚思樹夫蘭悵望青天
飛霜夜寒我遠溪上往客南浦君隨去之亦返室屢我
歸自南見君于堂他日來過或病在床君曰嗟嗟我病
浸作思從子游心遠氣弱或進之蘭抗手若拘嗒焉虛
几墮筆忘書謂憐餘生憤憤心意故人坐對恍若隔世
乃春告遠去客寧都擲蔬酌醕強宴以娛握手深悲送

卷之十五

十

我于巷風雨泥淖謝不能往我行顛石亂山迷津悵懷
音問夕不能晨有書來告君病不起載信載疑夢寐泣
涕追念昔者動與子同北登三華西眺武峰昌言遠濁
將老林下抱一守玄度幾靜者山川邈邈白雲悠悠歸
不見君傷哉舊遊顧瞻先廬歸其無所亦有兄弟可以
將毋死而已矣生者孔哀歲月云邁逝今不來平生四
方豈曰無友孰有知己屢可以父玉蘊其輝劒歛其鋒
孰知其奇彼方膝膝殘者或昌佼者或裕噫嘻造物茫
不可據我自涉夏憂患荐增內哭大母外哭友朋歛不
得臨葬不得送死生之問負此悲慟聞死之日有書無
金豈不有餘傳之長深同心有言視我猶弟庶幾不違

以勗令子清酤在構寒草在原魂其有知尚聞斯言

祭泰和州監達正道文

維至正十五年歲次乙未三月十有一日侍生前州學
訓導劉楚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監州達侯正道相
公之祠而言曰嗚呼達侯於吾民有百世不可忘之恩
於吾州有一日不可去之勢今而已矣誰實為之慨思
六年之艱危恪乎一心之忠赤以公予宦門之舊而有
布衣蔬食之習其守已何如也以事變搶攘之秋而有
獨立不撓之志其守職何如也完城而城完矣安民而
民安矣柰之何悠然終更脩然坐逝使吾民絕望滅想
於重來之迹而卒不能以一日少挽邪雖其望長安之

卷之十五

十一

日而爵不克以酬其勲瞻東吳之雲而養不得以遂其
孝此其九原之勃鬱有可知想知者然而舉全城以還朝
廷保首領以歸父母生為忠臣沒為孝子夫復何憾某
等辱公眷遇竇棟斯文方問疾之迹不敢瀆於私庭而
臨哭之哀竟有違於族次幽明之間其忍言耶茲率諸
生敬奠祠下實哀國棟有淚如瀉英英者靈如此江水
庶幾不辱以報知己

祭劉元帥文

維至正十六年歲次丙申八月十有六日友人西昌劉
楚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于故宣武將軍廣東元帥
衡山劉侯之柩故淚而言曰嗚呼劉侯何英偉也風塵

未清而遽死邪君親之恩朋友之誼百年方殷何遽相
棄念昔已丑侯往宰都畿掉龍洲候我衡廬顧謂仲子
拜以承學同載南上灘石鑿鑿亦既至止聞館城南入
則聯席出則並駟當時幕中亦有賓客維時承平投劔
論策咸曰侯政邊境載康侯謂不然備不可忘維今之
兵非玩則情玩情致虞實實在我慨念先侯實鎮廬陵
客有劉鄧大博侍卿來徙官筠陽是宅談經論道允
懷先哲維君於我亦篤斯文庶幾余子或繼前聞次年
冬還載憇江閣問我先人言領珥藥乃辛卯春我來筠
城侯喜我來岸憤以迎命長子同尔亦受業武非敢遽
乃有則七月載暑省樓羽馳冠發于封命往平之侯乃

卷之十五

十一

馮旗即日就道追送長沙班坐秋草侯念更戌曾幾何
時非賢而勞敢以遠辭馬鳴蕭蕭落日在數言執余手
酌酒數斗侯南度關暑暑明載途僕疲馬磨報我以書秋
高海清師以捷告指期冬還道左迎勞戈船東下過我
林扉交臂而別我帆夜歸我歸自筠冠已嫌繁侯歸幾
時冠乃雲合聞率萬夫出戰九江裂創掖危退保豫章
石頭接戰冠銳我靡侯奮其威奔逐百里進克豐城次
干瑞河霜露風雨助庫實多侯憤疾呼死竭我職省臣
曰噫視病毋亟旌旗無光與病入城泣命愛弟以領我
兵侯曰我人受恩四世義盡于綏敢愛一死妻子室家
義不兩完有母不見推心絕肝夜深起躍猶呼督戰炯

炯者目北落飛電省臣臨歎百姓泱泱士卒失色芒星
夜墜我時家居竄伏林莽載聞載疑驚悼悲愴追念平
生交誼石金侯念我志我知侯心指揮蕩穢有紀有律
決機制勝水涌山出衆方唯唯侯獨琅琅嫉茲憤邪義
氣翕張大阿出匣良驥騁陸試而未周摧鋒折軸侯不
可死侯有令子死可無憾令母壽祉侯功著崇署閩廣
東亦有遺愛植碑空同生榮死哀萬夫之特征南奇勛
光灼史冊臨終有言意實在余山川阻脩號訃莫趨伊
余何人亦托以子庶幾不遠以篤交誼昔別長沙乃永
訣同江山淒其渺失音容六年重來失公靈柩有言不
聞敬瀝觴酒風塵茫茫逝者其亡匪失吾私惟時之傷

卷之十五

十二

祭蕭提舉文

嗚呼一誠而至於斯耶負英英之氣振獵獵之聲如豐
山之鍾精感神發或不叩而自鳴如干將之劍鋒錐漸
然曾莫之敢嬰年三十有五舉乙科貢士學不可謂不
成也職司儒臺議參省庭官位五品階陟奉訓仕不可
謂不榮也支祀天於一隅為海邦之長城徇齊橫以就
義視刀鋸而不驚嗚呼人生萬變萍轉星零要其末路
公論乃形以海宇輻裂之際而宦于甌閩以殷士裸將
之日而卒于金陵嗚呼一誠

告先府君墓文

維年月日孤哀子某等謹脩時奠致祭于先考快軒府

諄嫉頑忿邪怒乃以是遵是循矩矱繩尺不華不紕救
粟布帛勤猶燃薪儉或補履早承伏經志在廷策中遭
世艱退伏林陌鳳雛繼陷鵲配先訣動勦拮据三徙其
宅陶情在酒駕與以詩暮年水竹先廬是依或登高而
遊或臨流而嬉時其未遇世或莫知嗟余在幼承愛寔
多傳裾接席聚戲聯歌左提右挈日礪月磨戊辰之春
我溺于河誓不獨生援裾出波里巷驚嗟涕泗滂沱歲
在辛未俄失所恃弟兄號泣寢處同位迨壬辰春寇亂
氛起先尊播遷一疾奄棄後來歷歲遭屯險艱猿牽魚
引竄屏于山倏遭忽逢心喜淚潛穿巖隱實草附蘿攀
亦既寧正攜手言說草萊東西言笑相關共誓歲安承

卷之十五

十四

挹歡顏豈期庚戌四月維夏 廷詔徵賢郡邑勸駕兄
獨燕慶我乃不暇謂 帝承明備員司馬職方四年離
悰莫寫癸丑六月調官北平瞻言故鄉六千餘程兄時
書來道達深情問我眠食訴已孤輦旋報以書淚并目瞠
前年十月書來告我眼昏齒落生計坎壈陳述家事詞
極繁夥瑩瑩土摧塌屋瓦破墮援孤力卑窮甚螺贏見弟
何時老與時左聞言憂傷痛將奈何兄慶余行慚悚實
多次年丙辰我仕及考七月傳言兄病在禱且驚且疑
憂心草草九月弟瑩以計來告始云二月兄病莫保爰
命解子繼祀承考言殯舍傍衝涉霖潦路遙時邁奔赴
不早手足踟躕心氣煩惱我淚欲枯我髮已槁盡傷維

爰自洪武庚戌夏五月去鄉承徵入朝擢司職方兵曹
四年轉調冀北貳憲八府濫寄風節考績入朝階格再
任又六閱月惟此尤繁中臺譴聞城旦在疚四十餘日
旋沐寬宥倉皇解綬扶病南歸失淚晝零驚魂夜飛靖
念不肖生五十而遇明時一旦由布衣超拜京秩已過
分矣繼又轉調北司於六千里歲俸餘二伯階列四品
自揣么麼何以能稱望逾分溢實方僥倖自非聖君之
恩不至此非大人之教不及此然而學乖蚤達子誠有
負於親矣祿幸晚及柰之何親且不能以少待我永懷
私願局報長夜不圓生還歸拜墓下所可恨者吾父之
墓既已獲表於太史之文矣而不肖不克慎卒不得以

卷之十五

十五

承 朝家榮贈之典此非其大可憾者邪惟當閉門請
善以淑我子庶幾家李不墜前美再念兄弟三人同祿
兄沒弟存者益老自今循省思慮曷圖慎茲末路言
守先廬維茲冬孟霜露凄其言省松楸陳奠孔時姆原
之山馬田之水萃英受靈式永千祀

祭先兄中齋先生文

嗚呼念昔同堂有七兄弟四十年間繼喪其二同胞者
三惟兄與季如何不淑遽奪其粹惟兄之尊諸弟所賴
家之植幹宗之冠帶氣直而色厲而介季克而洽才
具而沛造化網維理義毛髮大無不知細無不察文評
物議朗徹黑白長篇短詠綜繹風格砥鈍發蒙言既詳

君新墓之道而言曰嗚呼惟我父棄諸孤十有六年凡
再易塋始克獲卜于此不孝不令天實臨之揆時之良
惕地之吉敬飭靈柩奉以更厝曰仙槎鄉姆坑數畝之
原實附我太祖妣趙氏夫人之墓左尚惟妥茲萬子孫
其求永共事無敢告

告太夫人墓文

嗚呼余兄弟大不幸而蚤喪母又不幸既葬而屢不得
其所三十七年之間于今三遷矣尚忍言哉惟不孝不
慎罪當殞滅然徒死而親喪有不寧焉尤不孝也此不
肖孤等所以日夜惶惶焉疚心泣血忍死以襄事誓不
獲卜將殯身以求之所不憚也以天之靈協卜之吉遇

卷之十五

十六

時之良敢更飭靈柩奉厝於鄧家原祖塋之舊斯地也
既廢而失餘六十年矣將大夫人令淑之報天與其藏
雖遠而有待耶封窆有期奉奠謹告惟靈其終妥茲萬
子孫亦永有依賴也

祭先考文

維洪武十有四年歲次戊午十月庚子朔越廿有五日
壬子不肖孤前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
劉崧偕嗣孫平原謹以清酌庶饌之奠致祭于故先考
快軒府君之墓道而言曰嗚呼自吾父之更塋於斯也
今十有二年矣其間出而曠九年之展省者實靡繫於
王事歸八閏月而復不克往拜者其怠慢之罪復何辭哉

弱苞棚集嗚呼嗟吳天曾不憖老空床虛几矣我丘嫂

是冬十月往觀南京謂當謁告歸掃新塋旋奉 上命

再任北征心搖目斷骨折魂驚是秋九月臺檄下徵

成在宥俾築外城城功將終版鍾既戒臘月三日寬恩

下逮解纆釋僑拜舞而退謂當南歸失拜以酌執期衰

弱憂患所薰條蓬陽厥痼疾罹迫光離于目語吃于唇

交僚環駭董僕無親尪羸骨立與鬼為隣起痼祛毒藥

資異人絲忽殘喘延于茲春聞有歸楫興疾問津瞻望

故宇頓忘呻吟伊疾去體如風振塵踉蹌及門哀聞嫂

失升堂入室悲動骨肉舊圖在壁遺帙在櫝情不見兄

靈惟淒肅扶床號呼淚竭氣蹙使兄未亡見弟來歸喜

當如何抱襟攬衣念昔人言我瘠况肥詎云第還竟奪

所依嗚呼大兄性靈豈昧追惟教言永服終佩扶危出

死恩德斯在天胡不壽奄此棄背我家孰宗我子孰誨

想像嚴容肅徹肺腑兄今逝矣季亦旋外我誰與居形

影相對惟我嫂氏康強引年惟姪猶子宗祀斯延先業

可承遺藁可傳兄猶不死又何憾焉惟茲大祥日月再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遷敬奉牲醴奠于靈進塊其來歆慰此黯然

槎翁文集卷之十五

槎翁文集卷之十六

行狀

故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陳公行狀

公諱學禮字季立姓陳氏五代末有諱暉者自金陵占籍吉之西昌暉生承遠邑當乏令且遘亂衆以承遠長者咸推奉之號曰都幹縣都幹之後其子孫曰盛至宋末有諱病者為兵部郎官諱者為國子監主簿此其著也公之曾祖諱俊攻麗有隱德生申種學績文有教場屋淳祐丙午考官得其賦欲第高等鈞論策不可得乃屈置次榜申生先得清修攻苦行義如古人常皇元至元初年踰四十始以試言由縣教官起家仕至將仕

卷之十六

一

佐郎贛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後以子恩贈承事郎吉安路萬安縣尹其歿也前翰林學士吳公澂名其墓揭公侯斯表其碣先得子長學詩韶州乳陽縣儒學教諭次學禮即公也公生而穎異大父奇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暨八歲罹革命而家教未嘗廢稍長從鄉先生龍門李公文溪王公進春秋補試輒居前列家故貧陋巷環堵風雨不庇歲遠援館以為養其肯之奉由意惟謹至元二十九年由茂異得薦江西儒學提舉司署為贛瑞金教諭會江西撫訪副使戚夢解應試公見所賦白鷺詩有一舉上青天之句奇其才得覆察轉授南安大庾教官未幾更制以省檄陞梅州學正苦瘡痍居官者率奔

卷之十六

二

去瞻上之田見奔於縣陳公按籍取之至夜有懷白金馬請者明日發其奸於司杖之竟復其田秩滿隨牒至中書授廣州路教授延祐二年始之官擔簦躡蹻行道間惟一僕負公服匣以隨有貴人乘舫出嶺下見而問焉大驚曰嶺海間關不易子仕至廣州教授矣何勞苦乃尔欲與俱載公辭焉至廣州近驛先往公不能測也及抵學舍上謁憲府有推案迎勞者則即前舟中貴人乃金憲劉公某世號為鐵面者因語其長屬曰是能徒步赴官者真清苦士也聞者敬之廣為東南都會學賦十倍他郡而臨以二司據據百端居職者率屈於應酬至廉楊宇收弗問公至即明載籍以歸侵疆覈隱租以豐廉膳久之儲峙益充乃請于兩府首新禮殿繪塑像撤門堂齋廡而塗壁之創專經閣以度群書建二亭以居樂器會其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之鈔中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二萬制度弘壯表冠嶺南豫章縣朋來記其事今石刻可考也秩滿帥府辟為掾以簡直受知上官綬徠延援多所裨益至治二年注將佐仕郎贛州路司徽贛在宋為提刑治所徵具慘酷其械床以石為之公臨視惻然即便制以木夏具渴沐冬給薪炭察其飢寒而慰撫之且曰苟一日不即死猶吾人也況未必皆因石乎故訖官三年自大辟外無一人瘦死者雲都民夜守禾稼稼田間會盜出躡而悟之盜恐遂挾

與俱往行劫富家盜入傷其主事覺縣議均其罪上之
府府下之獄公訊知之言狀於部使者守未者遂得減
死論後以外艱去官服闋調承事郎贛州路瑞金縣尹
瑞金僻界閩廣又隸會昌以達天府其俗習負固怙愾
呼其奸民嘗以此事及偽幣事誣構善良而上下相緣
為奸文牒如兩公請首禁格之由是誣告者不得行有
拂今者或躬詣其庭訓迪之訟簡徭輕民以休息時郡
守教化的政尚嚴峻屬邑有解印綬去者公獨得其獎
譽公為政平易務以德化從邑人父老觀風問俗嘻
田里間如家人父子民不忍欺焉時公年六十有四已
慨然有田園之思或勸之進公謝曰吾以一介士至
七品官得推恩二親幸矣尚何求哉竟授牒去元統二
年以承直郎贛州路總管府推官致仕考贈萬安尹妣
曾氏贈宜人公掛冠來歸徜徉羊里閑時翰林待制楊公
景行亦以告老家居二老者日相往來以詩酒為樂暇
則課家僮藝蔬于畦植材于山料功省成不憚寒暑間
有佳山水可游息者輒杖屨造之年登八袞步為如馳
勝時上口烟客過從巨觥崇俎談笑傾盡而尤怡於處
已其冠數十年不一易蓋為教授時故物也嘗戒子孫
曰吾始居隘時夕寐至無以為榻山遊江海囊無一錢
乃得官以歸辛勤至有田廬今若算未嘗艱苦退則
已過分矣而猶有富貴像乎或有過失輒詆杖之退則

憐然不敢見其面他日覘其改過輒惓然撫之曰為
吾子若孫者固不當若是乎知人之艱急人之危至解
衣推食不吝嗜讀書不泥章句至陰陽星曆卜筮之技
種植畜養之術靡不通究而善鑒十全本於世業尤工
療奇疾或有致之者往無難色貧者或自疑不敢致公
公聞之至懷藥以相濟前後多所全活未嘗以為德性
至孝每食必祭必泫然以悲其祖塋散在遠方更百
數十年者類訪而脩之樹以松栢題其表碣仍置田于
各墓之旁近以供祭掃其誠孝類此晚年為州學賓師
得俸粟不以食私家還於學俾助脩作監州達理馬識
禮賢之特加優禮戒勿以調役勞其家人至正六年詔
賜致仕官金織文綺有對八年賜年八十以上有官者
金織紋錦一匹十一年如八年之賜十六年賜帛二匹
公年廿有四始入仕凡四為儒官一為帥府掾一為僉
官一為縣令年六十四而致仕七十八歲至八十八歲
凡十年之間又四膺恩帛之賜其尊榮盛福何如也至
正十七年丁酉九月以疾終于家享年八十有九閏月
庚午其孫曾奉公柩塋于千秋鄉樟橋之原從治命也
配胡氏封宜人淑慎有家法白首齊壽鄉人羨之子男
三人長以道公以其兄乳源教諭無子命為之後仕至
潮州路儒學教授未上而卒以文廣東憲史轉廣州番
禺主簿沒于官以新臨江新淦州判官沒於王事皆先

卒初以新由任了歷官至龍興石馬務稅會壬辰亂
守城有功大司道童以嘉之陞擢今職因歸省留家
會泰政全公自鎮垣兵西昌聞其賢檄使守隘于州之
東境未幾被執陷於東固竟遇害時丁酉五月十八日
也女二人妻蕭某其先卒孫男六人曾敏祖喜本喜
為族人有源後六人其婿皆士族曾孫男六奉先經
先言先泰先孚先繼先女三皆幼公平生為詩有南北
二藁極山川風物之情狀前承肯廣平程公為之序揭
文安公又為刪而評之為世傳誦嘗留梅州賦梅詩百
詠因自號梅村先世文獻固多以兵亂散失迨終之日
猶以為言且誡曰吾平生所述存不存不足惜但先世

卷之十六

五

手澤併失之此吾恨也其幸存者尚慎藏之又曰我死
必薄歛我必歸于樟橋之南原慎毋為浮屠事孝不在
是也楚時在侍傍聞斯言惟楚之先世與陳氏同自金
陵來二姓世婚姻好不替余先大父實存翁於公交契
尤厚今楚人原婿公之孫女嘗沐公教愛其嘉言善行
固嘗竊聞於通家之舊者也至是公之孫曾述公之行
已歷官大槩俾次序之將以告于當世之大人先生而
請銘焉故不敢辭而述之如上

胡母樂人行述

夫人諱某姓樂氏宋進士衍四世孫也曾祖諱某祖某
考某妣蕭氏夫人天性溫惠蚤服母訓年十有五歸于

里胡氏為清翁甫之妻宋南城縣丞諱箋之曾孫婦清
翁母蕭氏蚤喪繼母陳氏夫人既歸克勤于養又逮事
祖姑劉凡廿旨滿瀝之奉備極其至陳氏年踰九襄至
正間受國恩賜襲帛夫人奉之終身不衰始焉清翁早
嬰家難訟患交構無寧歲夫人支吾拮据輯睦內外几
絲枲織紉耕桑畜牧必勤于綜理婚祭賓客饌饋酒食
必躬于治具故雖非橫送輿而家道屹以不墜至構居
宅治園池蔚然有成夫人相助力也至正壬辰兵甲四
起子至櫟因有司令下董鄉丁為保障計尋以功領早
禾市巡檢而清翁沒矣所居當永新龍泉之衝迎送填
委兵務焚集志櫟每出夜歸夫人必詰其晝之所為聞

卷之十六

六

有所功禦必戒曰毋輕殺也見有所俘獲必戒曰毋枉
抑也諄諄焉以勤儉立身忠厚保家為第一事暮年子
各榮裕諸孫蕃衍板輿輕軒歲時迎養橋東西間奉觴
上壽蓋訢訢如也字孤有恩遇下有惠信二氏福果喜
脩建橋梁尤樂濟飢饉人謂期頤之福天之所報當未
艾也會癸卯秋闔門避地萬安山中及冬始返次於千
秋之車田時志櫟以公事留章貢會有以夫人疾來告
者歸未及訣而夫人病革不起矣夫人生元貞丙申十
二月歿癸卯十月得年六十有八子男四長志櫟次志
安志安繼伯父某後先夫人卒次志衡繼仲父某後季
志德繼叔父某後皆克世其家女適劉適樂孫男女瑛

璘璣曾孫男三尚幼以歿之月庚申奉柩安厝于柳溪山之原負良面坤從術者言也惟夫人夙以勤儉起家晚遭世變壽不酌德君子惜之然相其夫為賢婦能教其子為賢母宜得其銘以昭諸後斯孝子之志也楚同里又辱與志檄相友善謹撫而序述之俾作者有考焉

清溪居士行述

居士諱天惠字文翁自號清溪居士世為西昌珠林劉氏高祖諱固曾祖諱公道祖諱湜考諱泰元字亨可皆隱德不仕在南宋有諱邦昌登紹興壬戌第後為南雄臨賀二州教授者其八世祖也有諱南美年九十餘由推恩以承務郎致仕者其九世祖也居士生九歲而宋

卷之十六

七

革命比長際皇元之盛嘗從外祖主簿陳公某遊于洪都有欲以吏牘薦之者不就歸隱城東清溪之上治田園以奉其親親年至八衰餘乃終先時亨可以世族高年推擇為州父老至是人咸謂居士繼有壽祉遂世濟焉居士長身玉立幅巾拄杖鬚眉洒洒如畫耳目筋力老而益壯性伉直不飲酒不善俯仰而憤時嫉惡尤甚凡州里之公私得失兵民利害往往刺口庭列之州長敬憚邵使者至止車問所欲言因舉于學官使以賓禮禮之至正間賜天下高年帛公前後凡三被優渥鄉閭羨之晚年益廣田宅教訓子孫起居恬怡甘旨豐備會兵亂辟地山中以癸卯三月臥疾于雲亭鄉之良村謂

其子若孫曰吾年九十餘得終正命幸矣夫復何憾言訖而逝實某月某日也享年九十有七妣陳氏配楊氏子男二人長福孫先卒次觀孫女二人長適朱次適袁孫男六某女三適某皆士族曾孫男女九人尚幼是年冬其孤觀孫遣人謂其族弟楚曰昔者吾父不幸至於大故蓋有期矣特求銘於今之立言君子子實同所系言且可信幸為述其行已之槩以貽作者且昭不朽也楚不敢辭謹撫行實而敘述之則慨然曰吾宗由金陵來四百餘年其間業詩書由科第致顯仕者多矣然年不逮德者比比有之獨南美後世濟壽考豈天之福善人尤獨厚於此欤抑先世安遠府君叙慶源圖譜有曰

卷之十六

八

子孫十世千數口有安靜而福壽者有燕謹而引吉者居士其安靜而燕謹者欤其子孫又何其蕃且遠也

元故秘書蕭芳洲先生行狀

公諱雲龍字作霖姓蕭氏系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居長沙傳六世至居生遭馬氏亂與兄弟三人始去長沙徙廬陵居生娶吉水永昌鄉之苦富劉樂其山木遂家焉苦富之有蕭氏自居生始後人嫌其名以虎易苦曰虎富或曰非也溪有石如虎因又名虎溪宋慶曆中以其鄉多又士故又更求昌名文昌而蕭氏遂甲他族矣居生季子琛琛生勝勝四世孫父叔以贊雄娶趙賜官大理評事子二人曰來應德通德通由舍選還適卒寶

應軍生子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字行父有隱德宋季兵興徃後繁重遂償其家仲子大德字茂叔則公之父也公生有殊質志操絕人方總角出從師訓即知刻厲自奮母彭夫人嘗夜求其所在見端坐窗室方張燭讀書未寢也大驚曰異之比長宋亡學成而無所試然奇氣硯碑誓不為庸衆以止公魁梧精敏習禮度又善陳議古今下筆為文辭常數千百言當是時元始有天下風氣鬱閉文物蔚興公欣然慕之即日束書北遊燕京或言於世祖召見賜問明日條六事以獻曰崇學校進賢材薄賦歛均徭後禁驅奴革和買世祖善其對賜銀碗一下其事於中書俾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

卷之十六

九

需後命會有弗便者沮之不報乃去西遊關陝安西王兒而奇之欲辟為府屬不果就時京兆蕭軒負才名於人少所許可及見公雅推為南士之冠公盛年偉器以氣岸文采自持一時名勝皆為傾動所至登高眺遠觀風講道悲歌酣飲浩然有縱遊天下之志會茂叔年邁不可曠朝夕乃決意歸養其於起居寒煖之節旨甘滷澹之奉凡可以承志取悅者無不備至馬至大初有薦為衛煥院大使公以非所志不拜或曰君命也乃復趣裝至京至則改秘書監著作郎一日早起之官所乘馬忽蹶于門因歎曰馬仆矣尚安往乎即日投牒謝去吳興趙文敏公時為集賢學士強留之不可則為文以送

之其後起用者皆坐廢而公以謝獲免入服其有先識焉公周遊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僕從豪門戚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不啻探囊中物耳及事會蹉跌退而家食者餘二十年亦未嘗不恬然自得也嘗憤世為豐家而先業墮于多故稍折節治資產不數年盡復其故後乃更倍之有同母弟二人庶弟一人或涼落不自振公輒分已財以資益之他日有竹兩兩比生于舍傍人以為交愛之感也公天性豪邁尤慨慨急義家故豐財而未嘗固於厚積人有緩急無問識否苟赴焉千金可立捐也每誦杜少陵廣廈萬間庇天下士詩語慨然曰此貞大丈夫之責哉所居溪山秀蔚高門累榭連岡跨陌

卷之十六

十

交結如畫四方賓客之過從者日填門不絕傾筐倒橐厚無不滿意而去冬過雨雪即遣人視里社匱乏者載薪米巡撫而周給之歲以為常人有忿爭者惟恐聞於公或聞焉為從容出一語輒羞愧兩罷族子弟或以貧廢學公招而館之俾與諸孫同遊其後有為名士者上世藏書最多而先達名卿若忠簡胡公龍雲劉公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信國文公異齋歐陽公以及江葉二丞相劉大博章尚遠謝良齋諸先生之詞章翰簡至數百卷曰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構竹精舍以度之嘗為芳洲堂於所居之西尤深靚爽塏得地之勝因自號芳洲先生時記之者平章秋谷李公道復也公生寶祐戊

年十有一月壽止七十以元泰定丁卯十月遠疾終于
家有詩文若干卷蕭卿所嘗為序者也娶宋氏有婦德
家道中裕蓋其助焉子男二來復來泰來復由監學件
讀生授容順州儒學正先公一年卒來泰性警敏嘗撰
述算法十九章一夕而成以薦者授其路儒學錄亦蚤
世孫男四而權孟福孟武孟洵來復子也洪武三年夏
洵以舉行應詔群天下士五十人詣京師是秋七
月上御奉天門擢為虞部主事余二人寔同郡偕來
又仕也及獲暇事于西曹因得朝夕篤密以聞其家世
之美明年洵以公行事屬松為之銓次沙且告曰洵不
幸早孤為大父所鍾愛及奔代時洵甫六歲大俱不克
要事勉以次年奉公不克歸壟于蘆村之原成治命也前
翰林編脩王相於吾蕭氏為門婿欲狀公之行而未果
後洵辱從遼陽提舉劉先生遊先生於先大父尤知厚
嘗謂洵曰非我不能銘若祖也未幾先生沒又不果於
今逾四十年而行事與卒葬年月未有述非慢於敢叩
首以請又曰曩昔兵亂發塚暴露者盈野若吾先大父
之藏幾危矣會有過而止之者曰是德人不可以犯乃
會之而洵既幸脩公之墓矣則求所以文而銘諸石者
又焉敢後也耶松原在山升不敢以蕪陋辭謹綴而叙
之請以授于今之太文氏俾有所擇焉

故實公居士曠氏行狀

曠氏之先在春秋時師曠顯於晉後因為氏其始家
南陽汴宋時有四十九府君瑤首為長沙通守又五世
有容為零陵宰子孫徙安成之同州宋季有曰中行者
因遊廬陵之宣溪愛其山水遂家焉至君凡若干世矣
高祖諱某曾祖某祖諱元智考諱居敬皆隱德不仕妣
劉氏君諱某字作成質谷其自號也在幼時已不喜弄
端重如成人稍長知讀書恂恂自持而高下在心與物
無忤或以非義干之亦毅然不為動其父喜之曰是子
必振吾宗乃悉以家事付之君綜理周慎雖勞不倦由
是斥侈費懲忿爭御煩以簡制擾以靜不數年而家益
裕視先疇有加焉時富家出楮幣以為啓者收其息率
月百五君曰是設也本以濟匱急者今若此無乃重困
之乎乃減之月收息百一人有累歲連其租入者或請
理之君則曰彼實貧非負余者其人聞而愧悔竟償所
負焉至順庚午歲饑夜有登屋而罵者君遙語之曰若
本等良善奈何以饑而至此明日發所積以賑鄉人德
君至稱為長者至正癸巳妖亂方熾安成山氓結黨與
千數行劫將逼境乘障者欲委而遁去君止之曰公職
在巡徼一挫足則民魚肉矣即出粟帛給丁壯子弟而
以公議諷激之衆咸呼奮願效勇力及寇至君率先當
其衝遂大敗之俘馘幾二百命猶子楨獻捷于郡且戒
曰此吾屬當為也苟有賜其慎勿受時監郡納連兒大

喜郎署君名秩而旌賞之楨以直告離公歎曰使吾有
義士如曠某數輩憂時事哉明年復大饑大府勸糴
之令下君慨然首輸粟八百石而鄉民告饑無以繼乃
發帑幣遣人告糴于他境比歸校其直每石增鄉直為
錢一千五百文或請依增直以行貸者君曰若是則民
愈艱矣寧損已無傷民也比秋檢止收其元貸之數不
求贏焉先之君未有後以宗祀為憂嘗命方士祠而禱
既夜夢天油頭已曰汝獲陰陽當賜汝子逾年而把生
人以爲善之報云其教子則隆師敦禮以嚴義方之
訓其祀先則倡族買田以爲遠之規其交友待下類
能急人之難而捐其所甚愛故當時論世家之忠厚者
必君之歸無間言焉所居之南有屋數十楹佳竹盈畝
清陰翳如年風夏月夕彌傲其間怡然無復世慮故號
箕谷居士方將優游於是卒歲而世事日非君病且不
起矣君生于有元某年某月日以某年某月日終于正
寢享年若干娶同郡下派劉氏宋進士姚源縣丞某之
後也子一人即把清備諸學稱其家兒孫男三人君在
平時嘗登青丘而樂之因指謂從者曰是中岡秀蔚
他日吾其歸於此乎至是杞不敢違以某年月日塋是
山之原某向從從公也惟公以貲甲一族以義推一鄉
觀其才智足以禦亦慈惠足以及人孟軻氏所謂一鄉
之善士欤使得一命施有政豈不卓然有可觀者惜命

與時違齋而不耀所可見者止此亦可悲矣他日其子
杞懼其先君之賢德無以顯白於來世也乃追錄其行
已大槩以求銓次且曰將有請於太史氏以銘也余
專與杞交遊最舊誼不得辭乃爲之述而授之庶作者
有考焉

墓表

故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楊君墓表

西昌有篤行君子曰楊公望氏嘗作爲古文以表著于
世又出而仕笑而遭時之窮惟變之極卒能特立不污
保其身以沒將非篤行之君子乎哉君諱介公望其字
也爲翰林侍制朝列大夫致仕諱景行之長子贈朝列
大夫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孫母嚴氏封
某縣君君強敏儻博極群書而尤深於論辨恒誦
折其輩行父子兄弟自相師友鄉人推之年十四侍侍
制公官會昌開戶讀書足迹未嘗至公府爲性清整
華潔其冠衣進退澹然也既壯爲待制公授牒京師
會同年許公有壬在中書君以年家子請見許公見其
容飾類貴游子弟頗不爲禮君慨然歎曰彼誠以其外
者視我耶雖然吾不可無以自見者夜歸邸舍爲長書
數千言詰旦袖之以獻公讀之大驚爲推案起謝
曰吾昨幾失子因與評議文字多所啟發至以先生
之而不名由是名聞諸公間咸稱賢可氏有子也

仲弟公辰卒君為詩文哭之辭意慘痛聞者墮淚至正丙戌待制公致仕之命下君年四十有五始以任子授進義副尉臨江路清江縣主簿非所志也卒外夏始到官即杜門謝謁冰蘗自持府史有欲擾事以挫君者君不為屈至抱牘庭下辨詰不少變府史啣之會朝廷以言者更造交鈔徵買料墨于江西卒以監運擠君君匍匐暑途上計于所司時國子助教吳當太常奉禮危素皆君故人爭惜而留之不可乃賦竹溪行等篇而歸時山東河南北以修河召亂紅巾盜繼起淮潁君趨間道復命于行省遂移病以歸明年閏三月紅巾渡江索臨瑞吉相繼陷履時高昌達理馬識禮守泰和嚴兵保境接

卷之十六

十五

寓官之賢且能者以共事首檄君出成王山以防東固君辭不獲即日引民丁就道嚴約束薄供具以身先之既而有席鼓勢為奸利者君止之不聽乃去之比事覺其黨與皆連坐而君以先去得免人服其明識戊戌夏汚兵入西昌令下錄寓官以待用君謂其友曰設有相汚吾已辨一罵速死矣去即山中屏絕以自晦聞人言東南某所某州已復輒為之喜而不寐或言失某州陷某所即不食不語至詬罵人傳言者君有季弟公武素放誕一日相聚語涉譏誚君即变色大詬攘袂欲歐之曰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有何負若而為此語恨不殺汝以敬先翁家人震懼為涕泣扣首請勿復爾乃解

後公武竟死于兵君為學士司馬子長珙固父莊周楊雄之書故其文崛奇艱奧而根據至理一字不可苟易尤不肯拘虛美非其人弗與也當道有欲得其文者即辭不見或見之其人竟不敢言而退其嚴正類此癸卯甲辰間江西又大亂及兵次西昌民爭竄深密雖數十百里外不能免君盡喪其所資及先世遺書告命而先廬亦燬於兵獨書樓僅存一夕僕仆于風雨君僦屋一區不蔽風日甚安便之乙巳大飢知已者有賙饋之勸所食而散其餘不求蘇焉余他日往候君君曰晏猶僵臥不起因歎曰吾欲與子有言當復來見乎顧視左右欲取水飲為意不可得則悵然以別後數日過之君得疾死矣實是歲三月某日也得年六十有四塋于千秋鄉螺湖之原娶項氏先卒遂不更娶子男二人長曰童先一歲華次曰昌女一人適會鵬孫男五人某俱倖于兵時無在左右者卒之日家具蕭然幾無以為歛會塋者咸咨嗟傷悼以為君崛強一世而卒至此亦有羨其得死且塋為榮幸者嗟乎君以世學由任子為九品官而在官僅九十餘日何其地且淺也而孝友忠義根于天性故寧困陋窮蹙以老必不肯失言色於人而況於倖焉夫其身以自賤也立言而言章矣其存而傳者又何少也後或有排其言而得其心焉亦君子之表也歟夫僕地孰非臣子而君又何獨不能以遠忌也惟特

立不污庭篤行之光遠人而不泯也

劉國器先生墓表

先生諱某字某軀幹魁偉風韻夷曠嗜讀書以氣誼自持嘗學舉子業一再進不利輒棄去學古人為文章下筆瞻蔚敷光燁然年三十客遊吳楚間所交皆知名士時莆田陳眾仲為浙西儒學提舉以文學德望權衡東南之士雅敬重君為書薦之至京首為翰林應奉揚公所知一時諸公爭為鼓譽未幾眾仲調國子監丞借應奉連讀舉君為翰林典書方上會君邑豪劉以殺人奸狀搆大獄捕黨與甚急或疑於所親事遂寢無何某官汝陰李子威以才薦君侍儀司舍人未下而子威移西

卷之六

十七

臺又不果君慨然悟曰即時命當爾何以辱知已哉即日東裝移南歸時樊時中為中臺御史知君故倦留之不可乃移檄南臺以茂材異等薦君俾歸就行省之選君居家又九年而景星書院山長之檄始下明年至官會子威由禮部侍郎出守江州得君甚喜是冬淮鎮突起浙州告急朝廷以九江為西南都會調江西平章禿堅不花總諸郡兵來援既而議不合反退劄舊總生觀形便動成牽掣君知事日蹙不能成功因謂本守曰百萬之師省臣之師也百雉之城明公之城也明公其與城俱存乎顧吾老且憊無能為役請從此訣李公首持大失君亦失乃變服從間道馳歸時下流久梗南郡

洞疑日甚及聞君至皆迎勞感泣如獲再見後數日報至則省臣宵遁九江不守而李公死矣君為位比望奠哭且為文以哀之明年冬龍泉寇逐萬安守者而燬其邑君以鄒國陷獲義不苟去時賴守全普庵撒里方招集流散謀舉兵東下屢遣舍人招君不應曰此豈足與有為邪乃携童奴入深山耕植以自給久之得疾亟因憤曰天平吾獨不得從李江州死邪命進酒飲之奄臥而卒寔某年六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君初娶庾氏繼藍氏子男一人名壁藍氏出也女二人皆適士族考茂叔祖如海曾祖華卿華卿而上為延州司戶其先世有諱迪者仕南唐為御史大夫以言事獲譴

卷之六

十八

黜為江南西道巡警使尋遣人道殺之遺幼子世昌養於乳翁因家萬安實君之始祖也君沒之十六年余過萬安吊君墓於廬嶺之原見其子壁訪遺文無有存者乃以余旧藏哀李江州文歸之而壁復以余文以表諸墓余不忍辭則為之言曰自昔遠遊放浪之士往往因近臣薦道其材能而朝奏暮召起取祿位者有矣若君之材之學宜無不達然卒沉浮羈旅積十餘年為諸侯賓客其遇合何齟齬也晚得所從矣復遭變故不得售其奇竟憤鬱以死吾不知其何尤也然蹟其進退從容陳議剴切使得尺寸以自效則漢之賈誼司馬相如唐之馬周輩詎足多哉

樓翁文集卷之十六終

提翁文集卷之十七

墓銘

楊君公平墓銘

君諱準字公平姓楊氏世為廬陵西昌人祖諱復主皇朝贈朝列大夫富州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考諱景行延祐初科以易舉登進士第調會昌判官終湖州歸樂縣尹以朝列大夫翰林待制致仕待制公治尚廉敏所歷有能聲名良吏君兄弟五人以家學競爽為文詰義恒碩碩相角待制公不能難也居里中嘗夷視齷齪謂不足語間與文士鄧執中及其弟規相交善二鄧推稱之待制公宦遊江西江浙間所交皆一時名士無不傾

卷之十七

接嘗從其諸兄遊草廬先生申齋劉先生之門君年少又最後至以穎出為二先生所器年三十將遠遊困於無貲會賴巨室有謝煥者其先君門人子也素厚君材雅即捐貲相其行君徒步至京師索其文數十百篇以年家子禮見學士歐陽公玄承旨張公起巖翰林黃公潛諸公交譽之困歎曰子館閣材來何晚也時太常奉禮官危素於君尤厚善即具君名特薦之且晉賓館中俾需後用君以單弱苦寒疾力丐辭歸歸則常鬱鬱有憂世之色其友或非之君為之指事揣勢力詆極陳至謂風俗已壞人心已偷葢鼓之下奸民公於懷劫而不忌官府恬於養養而不聞上下蒙諱以阿順相傾引

欲天下不亂得乎聞者掩耳居數歲江淮亂作延及江西君乃飄然携妻子潛避匡山時往來雲亭山中自號玉華素士布衣芒屨獨行悲吟栖栖然人莫識也如是者既十餘年而西兵始復大至西昌其掠江南也遇諸野劫其家人君獨負其孫麟與為文一帙以進追及之君憤憤不能平取其文列置口中含嚼之不能既則盡投之而抱孫以赴水會同行者挽之乃免亂兵猶驅君入城中君得熱病徬徨不食七日死無以為歛藁葬城東故居之側實甲辰六月十七日也君生大德辛亥十月壽止五十有四子一人名某女一人適某孫一人名某尚幼君剛梗尚氣舉平生於書無不讀而尤極於國語史記戰國策等書其評切古人時出唐宋諸儒先外而引義措辭鑿鑿如老吏具獄毫隙不可掩遁人服其精深尤嫉邪惡聞時人所為輒切齒詬怒之至形諸文字不諱以此抵牾奇蹇鮮有合者然遇知己即肆然破屋岸觸事應口為韻語相嘲謔聞者無不絕倒家素貧好法書名畫至解衣購之不讓當時若豫章陳琰臨川吳當郡士劉文昌康震雖隱顯時不伴咸相師友以文行深結納其兄介尤剛正少許可至論為文亦必推其弟準云楚以鄉里晚生辱君愛遇余妻君之甥也憶君嘗謂楚曰吾文傳不傳未可知然他日能錄吾文者必予也噫孰知遂銘君墓哉銘曰

卷之十七

二

嗚呼至貴者德隱而莫宣至富者文燦而莫傳將時不遇而命罹其凶祿不及而憂在人先者邪

謝夫人墓銘

有元至正十七年秋七月唐故贈太傅中書令越國公之裔孫廷芳繇顯之興國移書泰和告其友劉楚曰昔我先妣之塋于五止砦之原也前進士信州貴溪縣丞楊公叔雲為之誌既刻石納諸窆矣而地墳泉發弗克安靈罪莫甚焉惟不獲更卜忍死以至於此茲幸得言於儒林鄉栗里之京陽岡將以是冬奉而改殯焉而年

卷之十七

三

矣楚辭不獲則效其狀而為之言曰夫人諱某姓謝氏族出贛縣之仕大祖某宋國學上舍考善伯國學待補妣某氏年十九歸于鍾氏為汀洲上杭宰諱紹安之孫婦贛州學正諱斗元之介婦而學正仲子諱端孫字炳文甫之配也生稟貞淑米嬪德門恭事舅姑克盡婦職又和以睦屬儉以持已勤以率下閨門之外雍、秩、無間言焉炳文甫氣岸豪邁好治園池花竹日有賓客之盛夫人供具佐歡雖舍卒必極誠腆子嗜學兄古今書籍喜購畜之夫人至晚簪珥以相其志嘗夜有寇炳文甫操戈出禦大呼冠至夫人遽懷重寶從後出歷比寇入已無及矣又嘗夜失火家人驚走咸寢既失拱夫

人亟命道長幼先出已獨挈私帑投井中乃去比燬甚

人無所傷而質又得完炳文甫既歿夫人綜理家務鎮以安靜質用益裕姻黨咸義而隨之夫為婦之道持其有常難矣而敏於應變又往、如此是能相其夫成其子而卒有以保其家者豈偶然哉壽至五十有四子男五人長曰茂次曰公孫四曰壽生先卒三曰廷芳俱克家為名士孫男八人應龍應麒應雷應祿應奎應鳳應瑞應彪而應瑞應鳳皆登世至是應麒應雷俱能以經學就試江西應龍有子曰慶一應祿有子曰舉孫尚幼則夫人曾男孫也惟夫人之令子嘗從余先君子遊其諸孫又辱從余兄弟間是楚於鍾氏有通家好而嘗習聞大人之為賢也茲因其請謹擬大槩俾表諸碣以慰

卷之十七

四

其孝、慈孫之心至若生卒始塋年月則具前誌文茲不復載其所載誌未備也故書而表之銘曰

嗚呼夫人淑且敦奕、謝族嬪鍾門持常應變義所尊壽則不羸天蜀論五止舊宅泉發源二孤十載煩憂忙陽岡發新亢以溫剪剔秦翳白爾孫丁酉陽月壬午暇舉柩來遷徙行、山行丑艮向未坤啓迪文海振後昆我銘斯碣示弗謾過者觀之婦德存

鍾母李孺人墓銘

歲壬寅冬十有二月某日贛興國鍾君廷芳之妻李氏以疾卒越明年正月壬子塋邑北門外之蔡坑蟠龍原前明十日其家子應麒述其母之家世及生卒年月與

其治家行已授業進人奉書走百六十里以請銘於楚
且曰昔我先祖妣之墓嘗辱先生表之以文矣茲吾
之墓亦惟先生之銘是托幸勿辭敢泣涕再拜以請楚
曰意是嘗辱與其夫及其子有世契之好者也又何
辭乃取其所述而叙之孺人諱貴字嗣榮姓李氏為宋
待制諱補之世孫祖某父某世篤忠厚為邑望族
母某氏孺人在父母家已柔順謹敏從兄弟居內齋誦
詩禮而允服其慈長從保姆學父事而母推其勤年十
九歸歸氏為炳文甫家婦姑謝氏嚴整有家法孺人曲
意奉之得其歡心姑沒至年壯奩篋錢若干以治墓事
相其夫預門戶侍賓客饋食之供應接惟謹而尤篤於
教子嘗曰汝祖父尚清素無以遺子者願舊有藏書數
下卷可以為學植之具幸各勉之他日聞四方有名儒
佳士渴其邑必竭禮延致使受業焉因謂其夫曰使吾
得見兒子輩能操筆入場屋即無憾矣至正癸巳當
大比適兵興道梗賴守尚書全公合屬邑之士庭試之
二子亦在行後四年丙申邑大夫復以二子充賦江西
及歸孺人書見顏問謂族幾不負家教之篤又明年戊戌
而世變作矣其任辛丑冬鄰寇攻圍邑城近方率其邑
之父老徒步冒風雪請救于賴府暨歸孺人憂患所加
遂遼寒疾蓋逾年而後沒得年六十有一子男四人應
龍應鳳應奎其來請銘則應麟也嘗從余兄弟遊

學女一人冬姑適丁允德當戊戌十月避兵山中會亂
作冬姑義不受辱自墮崖下竟被害孫男四人舉童蘭
復女三人尚幼銘曰
嗚呼人孰不教其子而母之教也勤而慈、非狎恩
諄、乎惟曰賢良是師有淑李氏勤誨諸子、以儒
稱女以烈死鰥龍之原佳城渠、我銘其幽百世不
渝
亡妻陳君墓誌銘
君諱某姓陳氏曾祖諱先得賴州路儒學教授贈承務
郎吉安路永豐縣尹叔祖諱學禮授承直郎賴州路總管
府推官致仕祖諱學詩韶州路乳源縣儒學教諭考諱
道子潮州路儒學教授妣楊氏延祐初科進士授翰林
待制朝列大夫諱景行之女也君幼得瘍疾瘥其左臂
而脩服女工不廢益勤其歸于我也年已二十有八時
紅巾遭亂歲又大歉君相余歸珠林取故廬隙地葺而
居之耕織以任給收族之孤遺子二人嫁前室之女一
人治具賓祭無遺禮者明年乙未江西行省以薦者擢
余為龍溪書院山長未赴又明年丙申為至正十六年
余以明經與首有司而北上道梗兵興日蹙君怡然非
薄不以生事貽余憂也戊戌夏汚兵陷江西南土騷然
者數歲自是地持轉徙罔有定居辛丑冬廬陵新安孫
誘安福饒永三周之兵併擊興國東鄉孫馬士寅秋

周與孫攜所反糾賴兵合擊之所過殘蕩余携家屬十
九人入南門山之長坑進寓里良者三十餘日余與二
男一女俱病既而兒女相繼死而君獨無恙余得不死
君力也癸卯春吳兵始窺賴君有弟曰某嘗約君俱入
馮嶺山中方往赴之夜抵羅村遇遊兵乃潛行東入石
鼓坑轉寓南富依蕭氏姑九越月而後返明年甲辰夏
攻賴之兵侵至大掠南境乃復趨東鄉夜走里良入太
巫方盡門外呼寇至衆大驚潰幾陷淖中出奔小庄又
不可留乃田間道度雀兒嶺入閩川繁然上出雲端
而望原田不見底裏行者皆號哭君不自難也久之聞
兵退乃出山寓羅坑之平原其姓子乳馬無有災害同

卷之十

七

行者驚歎以為有相之者時舟師猶往來江上勢不可
歸乃復寓南富明年乙巳正月雨雪兵之圍賴者抄掠
四出由東沙奄入南富君負其乳子冒涉凍潦走玉山
入富田園迫逐益近乃渡佛源渡江爭橋絕幾陷明日
歸民男女溺死凍餒道死者不可勝數二月賴降聞
舟師已東下乃歸而故廬蕩然生事孔棘掇拾棄餘舊
懷垣隙上雨下潦蓬藿交戶君處之晏如也六月余歸
自廬陵君一得熱疾以為常既而遽瘧痢憤不飲食
者五日得瘧疾遂卒寔是年七月廿六日也君生泰定
丁卯六月廿日壽止三十有九子男三人長綺次體皆
先卒今存君曰平原奴即平原所生者也女一人照娘

八歲卒君止名家內服母教外聞父兄之訓知女則大
孝又貞儉克盡婦道故自戊戌迨乙巳八年之間存履
兵變觸危口險出萬死不測在他人有甚不堪者君咸
聞之焉安之未嘗有幾微怨懟之色可謂賢也已余不
幸早喪其母繼得君若甚幸奈何濟險未訖又復中詿
執將善者不必壽也抑時世不淑固足為君累邪是
皆不可知也茲以卒之明日墓所居亭上園之左乃泣而
銘之銘曰

乘轍屢歎而居閑而鳴閨三雛方將闢而立羣
維時之禍孰奮其社尚有遺稚庶幾不死

張夫人墓誌銘

卷之十

八

歲乙巳冬十有二月甲寅朔前某省照磨某閣文字
官傅某以其友王某所為其妻張夫人之行述來請銘
且曰墓期迫矣願有以誌也余發而視之則第述其父
疾母姓及其享年若干與其三子存沒大槩而其餘皆
不可知將返而更請焉則道里阻脩而由甲迨丁四日
三期不可緩而誌不可缺也矧余與某閣君有相知之
好者乎乃進將命者備詢而參書之按夫人諱某山東
大名府人父諱齡瑞州上高尹因家江西母呂氏夫人
生十有九年始歸于某閣君明敏秀整佳子弟也夫
人相之姓順勤慎克稱家婦事舅姑睦姻族御卑下咸
有禮度教子勤學能不以慈撫義遭時多艱罔克定居

而持履一造次不違以延祐甲寅三月某日生以已亥某月日病卒壽止四十有六子男三入次從周早卒次從禮年十五卒於新渝今存一人名從政則其長子也夫人之沒也值兵亂殯廬陵城西後七年乃獲吉卜改厝于某鄉某山之原實是歲冬季之丁巳日也嗟夫由兵變來婦人有完德而不失者鮮矣若夫人之行廢乎無愧於古之遺則若然其身不克享純龐之祉其子不能免夭閔之禍天之報施善人固若是邪是宜其君子悲悼之不已而斯文之是徵也抑君辱與余友又善厚善其可無以示後人而不少慰其遐思哉銘曰

卷之十七

九

子遺其良考惟幽之光考伊令德考而弗食考百世之式考

二子壻誌

余年三十有八當戊戌歲之六月始得子簡又三年辛丑六月復得子麟皆陳氏出也簡清修警慧三歲能拜揖客四歲能背誦五言絕句十數首進而趨退而拱手隅跂應對唯唯又善伺顏色為可否簡充碩強捷在離樞已多寤而少寐旦鷄鳴輒匍匐起坐語咿々然雖寒不怯也當簡生之前一月適沔兵破江西而南上遠近釋騷又明年庚子秋安成姚冠焚掠泰和其明年辛丑冬新安孫又襲殺熊府屬官之守吉安者據富田圍

亂又明年壬寅姚冠合熊府之兵共攻富田圍五年之間兵交無隙日民罹殺戮甚眾男女無不被俘虜者余以簡幼無所知不可以教語竊慮簡稍長或不幸相失也教之自言其鄉里祖父家世之所自與其生之年月名姓令識而勿忘他日誦之習矣乃歲之八月姚兵破南鄉余與其母及簡之保姆彭負二子入長坑山中又入里良報恩寺觸暑雨跋泥潦犯冒嵐瘴者三十有七日九月既望聞諸軍已破富田圍退矣乃從家出三四嶺而簡與簡通瘡痼居數日彭姆以泄憊死余最後得瘡五乃舁歸將求醫焉未至簡道卒裸瘞橫坑大嶺之西時二歲矣迨抵小愈後三日得腫疾又卒瘞所居亭上園之左五歲矣其母哭之哀余時猶卧疾不能哭也憶若余之得簡與簡可謂艱且晚矣茲幸而免於兵難乃以奔走致疾不十日併喪之天乎其生也將無言子抑亦保養調護之間有不能盡其道者乎奈何使余哀之慟而不置也後若干年其母不幸又卒既塋矣乃命遷簡與簡之骨附於其傍竄某鄉某原也嗚呼禮有之七歲曰悼簡與簡俱未至於可悼也而余亦誌之者將俾後人知斯人之不幸生於亂世而不得保其身辨若簡與簡之方萌茁者亦遽至戕闕而不救如此也豈不尤可悼哉更塋以某年月日向某深若干尺同穴而葬茲銘于石方諸道也

先府君遷厝墳誌

先府君諱某字某學者尊稱之曰快軒先生世為西昌劉氏考文度妣郭氏祖諱缺妣王氏曾祖諱震魯祖妣嚴氏兄弟三人府君其仲也魁梧有氣岸問學天成耻步驟常調屢試有司不合退而教授為鄉郡師表性至孝尤謹家譜厚倫紀義之所形雖強禦不憚也其行已脩載前武岡知事周天與所為狀以大元貞元年乙未二月十六日生以至正十二年壬辰春避紅巾亂由州城返珠林之故宇病三日卒實閏三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後更名楚領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亦名楚孫男九曰鵬曰解

卷之十七

十一

曰恩即曰鵬曰解曰鵬皆後公卒今存者曰鵬曰平原女五皆卒配蕭氏繼郭氏府君之歿也初遭亂淺殯舍傍後三年始奉塋于楓樹林之原不幸存罹兵暴新墓幾毀乃以吳元年丁未七月甲申改厝于仙槎鄉姆坑太祖妣趙氏夫人墓之左負中庚面寅甲從術者言也蓋府君沒既十有六年猶弗克請銘于世之大手筆而墓已再易矣言之痛心罪大逆重將塋之前一日余兄某弟某相泣謂曰府君塋期迫矣而銘文不能以卒致然不可無以識歲月也某乃飾新墳之磚泣血再拜而書之如上

先夫人遷厝墳誌

先夫人諱某姓蕭氏恭和仙槎鄉石頭岡人祖諱希聖考諱應祿代為儒士妣廬陵楊氏以元貞二年丙申七月十一日生以皇慶壬子歸于珠林劉氏為先君快軒府君之配不幸以至順辛未六月廿六日卒享年三十有六是歲權殯于城東清溪之陽後七年丁丑乃返塋于白家橋之東又廿年戊戌復遷橫坑之助教山於是又十年而山剝水射弗克安靈憂悸之積感于夢寐乃以吳元年丁未七月丁酉奉厝千秋鄉鄧家原之吊鍾嶺首午丁趾子楚從術者言也子男三長復生次聖生後更名楚以詩經請至正十六年丙申鄉舉次保生一名楚孫男九某皆後夫人之沒既又皆卒今楚有子曰平原楚有子曰鵬女五皆卒惟太夫人生有淑德而不克享其壽沒有遺憾而不得安其藏豈非遭時多艱而不肖孤等不孝不慎之所致歟追惟淑德善行已載諸誌文不敢贅述茲更厝也其仲子前鄉貢進士楚謹書其始末歲月于石而納之如上

卷之十七

十一

拙存蕭先生墓碣銘

拙存先生諱某字某姓蕭氏廬陵丹沙人其先業詩書致通顯者累累有之其載蕭氏家譜中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其當宋季皆懷德不仕先生於書無不讀而恒深於老莊之言於方術無不究而尤精於攝生延年之道年十七出遊鄉邑為童子師已嚚然特出迨中歲

即引恬家居壽八十而沒其處已也無失容無矯行無
違言其於交際也不擇賢愚少長貴賤有所諾焉雖所
甚愛必捐有所期焉雖道理懸絕甚寒暑風雨不爽以
故人恒不忍欺之與之處久而益敬至有化驕悍為柔
嘉易暴慢為禮讓者其以經術訓諸生幾四十年然所
主僅歐陽氏曹氏徐氏三大姓止耳性恬淡寡言不尚
表襮嘗行田陌間其衣裾為草露沾漉解飲之曰昔晏
子一狐裘三十年吾十年一易布衣視晏子殆有愧乎
晚更號拙存或問其故先生曰人皆使使我不規利人
皆營營我不競文利非不規名非不競惟拙之故規競
弗勝是道也彼或以巧而喪之吾幸以拙而存之由是

卷十七

十一

言之不亦可乎生宋咸淳庚午九月沒元至正己丑五
月其歛也手足和柔面目如生人疑其有道云娶同邑
永和里約心楊公之仲女余先外祖母蕭夫人之妹也
子二人長應生早卒次祖生字紹宗女一人適鍾某孫
一人規洪武四年冬余備負職方規為韻邑文學以郡
表來上將致其父之辭會余有京口之役不克見而去
明年夏紹宗乃為書介余弟楚請曰祖生不肯不克承
先業今老矣痛惟先人之沒而塋於趙家營之原也又
廿有四年而墓碣未有所述非不孝歟昔子之舅氏方
吉嘗稱群甥中子名能文辭宜於先銘有所不靳也敢
請余弟楚亦曰是不可不撰述以成母黨之懿余因執

書以泣曰先生三子外祖也其行也小子其
何敢銘然亦何敢辭乃述而為銘銘曰

嗚呼先生抱法蓄德以全其天含真咀和以引其年
有委有源乃德乃德而乃德而不離人以為高不絕學以
為賢故學以世而宗以傳趙營之原有辭其叶尚百
千年過者式焉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唐公諱鑑
元故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唐公諱鑑
千年為大明洪武元年其孫汝鼎以前翰林待制侍講
學士朝散大夫知府始為華容尹時所為狀來請銘謹
按公諱士龍字雲卿姓唐氏光州固始人宋開慶己未

卷十七

十四

間勇勝軍有唐初統兵屯鄂城外以偏師往渠巴年
州數與元兵拒戰至南平隆化縣界身嬰九創被執元
帥欲生降之不一日絡置馬上行至播州土門發憤八日
不食卒者實公之先考也其諱字逸而不傳都統既沒
於外是秋元兵破鄂降其軍公方在襁隨母胡氏俱北
徙時董忠獻公以世祖撫兵南討具知都統勇烈及在
蜀力戰死節狀公言於世祖因以其幼子見世祖歎曰
佳父必生佳兒然不宜在軍中即以公屬之忠獻
鞠之同己子居五年而胡氏亡已八歲矣忠獻長子
中書平章名士諱鑑故名公曰士龍以次於諸子一日疾
作戒侍婢視藥適忠獻往問之見婢仍以宿粥進怒

而屏之帝史授焉年十六性悟精敏歲有成人賦
駢射能命中如破忠獻目而喜之因歎曰都統有後
矣公曰不識所謂也凡衣服飲食一視諸子故人以為
董氏子無異辭者由是諸昆忌之至罵曰虜子見幸如
是邪公聞之泣訴曰諸兄見侮度必有異說願卒聞之
忠獻慰撫之曰汝子也勿以不肖之言為惑公卒不
自悔他日乘閒哀懇遂語之故公不覺痛哭且拜且誓
曰為人所生而不知有父何至愚也然為人所養而不
知報曰我則非人自是與人言輒涕泣至廢寢食思欲
復唐唐不可得一日從漢潭沱水上復前追哀懇不已
忠獻之曰爾欲復爾姓耶為我投石水中浮則爾從
否則我左右咸以為笑公仰天慟號流涕被面祝曰
使唐唐不絕石當誓浮因抱石投水中石於急流中盤
旋若浮者數四忠獻愕然变色以手拍鞍曰天也
唐都之靈其不死乎即日命公復唐姓教為官
之會察疾弗果忠獻之薨也公失之慟於所生至為重
服報之思獻之弟文忠僉樞密院判後贈司徒忠貞壽
國公者以家故忠臣子孫薦公于朝試經學吏事高等
授高郵興化尹時兵後縣子荒落民立寨柵散居村堡
公招徠流徙撫以恩信芟剪蕪穢教之耕桑又籍戶絕
田若干畝入學官召佃懇之歲得穀三百五十餘石以
贍士凡廟學之殿堂齋廡聖賢像設咸創而新之民士

觀仰俗以石變縣東五十里濱海為患當宋范文正公
為縣時嘗築堤捍之名捍海堰歲久圯壞鹹鹵浸溢高
郵寶應海陵諸郡田乘湮沒民流亡飢死者半公悉以
狀聞請發九郡人夫併脩之椿石畚鍤雲委山積食料
動以萬計公相導要害以身先之故民不告勞而官無
冗費凡十有六月堤成延亘三百餘里數郡利賴其澤
民至今歌思之當興工時毀一舊祠發堤獲方石上刻
四大字曰遇唐再脩公驚曰何先知吾姓於二百年前
邪因決志成之暨迄事江淮都省以聞朝廷擢公為兩
淮都轉運鹽使司判官泰治益規賦以充羨調淮安路
推官未及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時姦臣
柄國雷燭方熾公憤曰吾責若言路視此寧能緘默邪
即抗章劾之未幾事敗伏誅中外惴服嘗按歷荆楚貪
利革化細民類得伸其情隱所至首訪先都統在蜀力
戰遺事多得之故老退卒之口歸語濟南文士西疇張
某輯為行狀狀成謁故翰林吳文正公撰宋李勇勝軍
統制官唐候墓表乃具衣冠招魂與母胡夫人合塋鎮
江丹徒縣崇德鄉硯山之原明年歸興化治園亭於北
城葺草堂於德勝湖北將倘佯是間樂而忘世焉未幾
朝廷以公老成就家起公拜奉訓大夫廣西道肅政廉
訪司僉事居二載苦於瘴癘鬱鬱不樂思德勝湖草堂
之勝即日移疾東歸創書樓於齋居之東藏經史子集

幾二萬卷常謂人曰吾城西有田二十頃可以供伏臘
家樓有書數萬卷可以教子孫志願畢矣春秋家祀必
先設忠獻公神主率家人拜奠之示不忘也家居越五
年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八實皇慶癸丑某月廿
也配金氏封縣君再娶吳氏生子一人名澍以蔭仕至
岳州華容縣尹有惠聲故忠獻弟翰林承旨文用之
子九學士某嘗曰吾於吾輩異姓而骨肉者也不可使
遠而愈疎因其第五女妻澍叔婚媾之好焉女二人
長適大名王時中次適陝西張伯固明經舉進士濠梁
書院山長孫男五曰汝霖曰汝影亦名中庶正有祖風
入本朝為贛州府會昌州同知即奉狀來請銘者也曰

卷之十七

十七

汝朴曰汝植次五曰汝棟蚤卒女二長適傅舜民次適
余文昇今為滁州判官曾孫男五長如愚次如魯次關
保餘幼未名以卒之某月某日塋某所余幼時嘗讀臨
川吳文正公所為詹統制墓表既慨慕其風節矣及觀
所述誓石復姓事復奇其事而偉其人乃今得誦其狀
識其諸孫而遂銘其令子之墓豈非幸哉銘曰

惟孝動天惟忠有後孰為為之精感神遊仡仡詹侯
統制鄂兵拒戰憤死赫其忠貞爰有幼子隨母北渡
自襁及冠知董為父惟忠獻公事帝以誠護之字之
不懈益承天啓其衷此懇彼告生既有知恩寧不報
從獵澤泥弓矢具飭請命益哀戲以投石抱石誓河

河水逆流我獲我姓石為之得今知有唐昔念有董
由董而唐維天之寵侃興化令尹起家剪剔羗翳
發揚清華庠序言儀器秩民樂以遊士飽而留
維東有堤捍海之邪快鹵湛我民其魚起而脩之
亘三百里繼范以唐識于異世嘉績上聞擢判益司
參畫孔良秋官載治南臺我實振風紀天子曰噫
擢我良吏彼奸國者為鰥為衆抗章列詞萬死不搖
當其薰灼問者吐舌及既敗覆咸服明哲司憲八桂
嶺海澄氛山樊繫思歸我白雲堂有書史原有徐桂
播之研之以穀以育古人有言無德不野忠獻在宗
尸祝是脩帝有直臣唐有孝子風采凝峻實行純美

卷之十七

十八

維石發祥維天降昌子孫如林百世允厥有歸其阡
過者式只我銘其幽以諗來裔

吾廬嚴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漫孫後更名威字元友一字言甫學者稱之為
吾廬先生姓嚴氏吉之泰和人宋治平間有以忠厚聞
於鄉字方叔者其七世祖也曾祖諱宋美字某祖諱毅
字季仁別號山臞考諱源字深道宋季室姑初有諱楷
字季模諱越字季節與毅兄弟三人遊上庠有聲一門
昂以文行相師友而季模尤豪邁負氣矜信國文公
推倫魁還里中前輩悉下之獨季模不少讓與之爭席
至以不學語侵公公噉之然亦未當不心服也山臞清

脩攻苦尤好古博雅多所著述其沒也大博劉會孟為誌其墓源生二子長諱淳孫字范友早卒次即先生、幼失怙恃鞠於諸父其志操已挺、不郡儀觀脩整如神人然見者悅之性敏悟每開卷一覽輒成誦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元至元廿四年遣按察使某行江南試儒士至邑以論語可與共學章命題聚試者數百人既退各言所破句其叔父某有謂道至中而止而中難能也先生甫八歲謂此破辭渾如意達當在首選衆以童子少之及榜揭果然言者歎服比冠出從鄉先輩遊凡經籍史傳與天諸子百家至天文山經卜筮醫藥之書靡不探究與突窺龜鼎類下筆為文奇氣燁然時科舉未行士隳其業先生視齷齪泖忍者謂不足與語又謂鄉里淺薄不足吾心常快、出覲當世仕者率妍媚脂膏若女婦然獨歲所遭監察御史行部氣勢甚都得舉按內外又極言入下事而無所顧忌以故心竊慕之嘗謂人曰必如是而後可以行吾志否則寧不為耳聞者笑之一日先生將北遊其嘗與評者為詩送之且謂明年當候故人馳馬於城北觀驄橋上也先生益自信即日東書走燕都時臨川吳文三公澄廣文靖公集璩童揭文安公係斯方至京俱客承旨程鉅夫所數人者得先生惟甚每相與考訂今古揚推治道至嗟怒扼腕軒、然於群衆中人莫測也時朝選右國入而下南十

雖一命不易致而風憲尤所慎重未幾文正公以教授舉文靖公以檢討薦獨先生傲岸簡亢以故當事者恒不敢以卑薄瀆先生、亦介然不為動也他日全何刺公某官與撒里公平章以書幣延致先生于館中俾子弟從之遊先生幡然起應之曰吾道北矣吾志其行乎哉由是來學者益衆四方賢問饋遺者填於室車馬交於道莫不願見顏色聞譽歎執弟子禮全公為之增築館舍待之其授五經義者至占其監學之平時入目為西監云先生不厭不倦隨其人深淺高下而告語之無不傾竭人、亦自以為無不得所欲者其後皆至顯要若丞相答剌罕大夫脫歡平章全帖木兒不花太尉高納麟丞相賀太平大夫脫、院使三旦八平章兀即哈台柴哥失里則又傑然者其由曾監進士出身仕州縣者不論也或進規之曰以先生之才之學何官不可為何爵祿不可致誠能一俯就循資而陞則先生之志達矣先生搖首不應嘗纂錄五經大義為書十卷藏於家寄其徒竊以獻於文宗、嘉之論者以比西山行義尤為切實方議以集賢待制官之會文宗升遐事遂寢先生方日與客酣飲於紛、平勢利盡茫乎若無所見聞也其為詩文不假思構開、立就而皆根擢要極跋涉風雅流動酣暢節制老成、王其憤惋時事惻惻論放而哀傷忠直則必為之特筆、且書不少假貸或為之牒

其教使聞者至於嗚咽流涕而不能以已也先生之
至元庚辰至正乙未年七十有六其九月之九日竟老
不豫顧謂其子曰吾疾其不起矣夫越十有三日夜半
子起沐浴衣服冠危坐而逝又明年孤子嘯與其徒數
千人塋先生於宛平縣西五河鄉杏園村之原配楊氏
奉定甲子進士諱升雲之從妹貞淑有婦德先公沒之
十八年卒子男二長又玄以兄范友無子命為之後又
玄事所後母氏與母楊氏克孝謹有子道次曰俊公
三三歲而先生北遊北有知思其父不可見因泣請於
母曰人謂吾父在京都何父下來也兒欲往迎之可乎
母曰汝長大能往吾復何恤年十七請行母為否所親

卷之十一

十一

為書詞道之既至燕父子固不識也僕公深江再拜
出視舊所為書數之書多遺其還鄉語先生慨然曰吾
之天寧能以布衣師見卿人子弟耶一語不及家事自
留侍左右更名曰嘯為之娶羅氏女復公遂不敢言
歸天嘯初入曹監為伴讀生後紀至元之六年備邊金
示三史試中補史局書寫陞集賢校史後先生沒之二
年卒孫男四人曰遂初曰明初曰玄之二子曰同寅
曰同庚則嘯之二子遂初與同寅皆先公之明初有子
二人曰昌武昌居泰和同寅有子曰叔曰其居
二余幼時嘗從先大父實存府君過嚴氏先姑所先
於楊夫人為妯娌故獲進拜焉時僕公初赴燕楊夫人

見余兄弟未輒憶僕公而泣余時在幼一不知其情之
悲也比長見先生所與子姪書皆家人問勞語所以望
其子孫者甚遠且謂吾嚴氏後此當為南北二祖矣
若戒之俾勿忘者噫若先生者豈真熱然於其鄉土骨
肉者哉留燕京幾五十年不畜婢妾為詩文多至數十
首而不著藁飲酒至終日而不亂世寧復有斯人哉余
自洪武三年就徵入朝起家為兵部郎中六年調官
北平又獲聞先生之高風拜先生之遺像欲吊其墓而
未果他日同寅以狀來請銘屬以通家子弟詎不敢辭
乃序而誌其碣復系之以銘曰

卷之十二

十二

之英矣乃不施不試徒歛而歸於幽燕廣漠之鄉耶
其砥礪勁韌不得以肆而馳者寧遂汨沒於糟粕而
化成於文章者耶將志在必行言不可忘故寧指介
牙特以自放於貧賤而必不摧眉抑首以叨光借潤
於毫芒者邪然後知言之過者愚者有所不為而或
賢智者之所傷也志之大者天且不能成之夫又豈
人之所能償之哉嗚呼先生不辱其志柔懦之規命
鄙之礪一時之遺百世之師

曹母周夫人墓誌銘

洪武十年三月余以朝覲歸自京師入遇河舟過靜
海前監察御史今知縣金鈞會業持其鄉前進士吳儀

所為狀一通泣且言曰此余先母周氏行述也惟是先
母之墓于今七生而墓石迄未有銘使貞艱之志鬱而
弗昭非不孝罪乎惟先生風紀一道言文而信茲幸獲
拜道左倘辱哀而賜之文以徵惠後人業之願也敢再
拜請余時以行次未暇憫其志而姑諾之既還北平三
越月業復以書來告曰近制州縣官考滿入覲者許
給假省親業不幸親早棄不逮而赴覲有期願得銘
文歸而刻之則死母為不死而業他日亦可以見先人
於地下矣余悚然曰是嘗有諾其何得辭乃按狀而次
第之曰夫人諱某姓周氏邑之白沙里人也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下上終皆世積忠厚為名士夫人自幼端

一有志操為父母所鍾愛嘗曰吾此女必不使出室當
為擇佳婿時同邑眉山魯氏子名以仁者家進士一鳳
之孫也秀而謹或以為言淇綠君以為可妻即欣然許
納之時夫人年已及笄越明年壬戌生子業又明年三
月業未聘而以仁卒夫人泣且誓曰吾聞婦人從一而
終雖無子猶當不貳况有子乎既又泣告其母曰吾魯
氏婦也夫亡不可外處即抱其子辭歸眉山族大
屬尊或盛意相軋夫人以孤弱處其間操守彌厲初以
仁有世產雖其鄉而遵禍倉卒夫人無所承命其故藏
契券又為甘苦第所掩匿莫可考質夫人循旁詢同
詰推彼驗此真誠感動人亦不能隱也先時以仁事商

殖或暫賈其音其族氏乘危竊貨之夫人悲憤快
慙然卒不以為言他日斥其奮貨盡贖以歸先時故壙
燬至是始復構焉親黨或難而賀之夫人謝曰我何能
為此吾夫志也每秋稼告歛躬泣樓柝私惠周流公賦
完給不十年間家以豐裕嘗誨業曰汝不幸早孤又無
他弟兄可托凡吾所以不死者為汝也奈何不學吾家
死不能繼汝負汝父或甚怒欲歐之至自投杖而泣業
由是感動向學不怠年十五聞江西李進士炳江東董
先生善易學將往從之遊夫人資裝送之戒曰汝學
成而歸則名吾子矣資費不汝惜也後成學入天朝為
洪武元年天下清明郡守侯公某縣丞王君某知業才
俊可用交致薦辟業以母老辭明年己酉九月十五日
夫人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其明年庚戌奉厝于里之
原山四年服闋郡守復以秀才舉業于朝即日擢承事
郎拜監察御史繼調知青州寧海縣則今職也惜夫人
不及見矣則原山之窆塚有窮乎余惡乎不銘曰
古有之死婦所末亡卓彼從一質系志剛道孤既將
世業亦復奮丁閨門光此令族斷機引刀棘心劬勞
養明不逮而鞠山是遭旁冠朱衣來拜墓下陰靈慰
憐鄉里嗟慕金谿湯原山我昭此婦則百世不
磨

元故養蒙劉公墓誌銘

公諱成大字宗源別字養蒙世為西昌劉氏曾祖諱其
祖諱其考諱某皆服勤詩禮恪紹儒業故能積懿趾順
以施美于公焉惟公剛介言行斷然外不事緣飾內
不蓄機祗已有弗善人以告之輒自愧悔不吝人有不
直者即而折之進退不貳辭方髣髴時已斬自異比
長從前存陳先生天全倪先生游故於先達之遺言諸
論與有聞焉為學攻苦精確不以口耳隨人後上自九
經四書博注諸史子評議下暨漢唐名家若賦頌詩文
手作無不究新旨義貫統宗極跋涉源委鈎抉隱奧雖
今而經師之手纂口誦長篇大帙充帷連篋達晝夜歷
寒暑焉嘗以學行由州里推舉遂以易經一試有司
第合過東湖拜徐高士祠而歸晚以經學教授鄉里每
三齋講論皆帶翼如詞揚義暢聞者心解弟子從遊者
多至數百人雖頑暴鄙陋者一登其門莫不漸滌欽押
率繩蹈履知所嚮效師道之嚴友道之篤公實任之不
諫性寡欲亦尚儉約大布之衣歲不再更嘗游學章貢
二水間不以險遠自憚或邀以輿馬則曰吾本寒素何
有驕貴習也竟謝卻之聞人言仕進勢利焰上可灼者
輒掩耳起曰無以汚我家貧好讀書不嗜酒或為客沽
設成禮而已嘗築書樓於先廬之傍亦勿高大而卑樸
之令子孫可葺也年五十六以耆德居州庠賓師監守
大夫多所教禮嘗自為真贊曰貌古而癯氣肅而壯念

茲秉靈靡敢輕放沉潛乎易動息有養見天地心悟義
皇上觀此則公之為人可識矣至正四年甲申五月遽
得熱疾家人命醫以藥進則止之曰吾生平未嘗服藥
昔以甲申生今以甲申病無乃遂終竟以是歲之六月
某日卒于家壽止六十有一卒之日衣具蕭然幾無以
為歛明日葬千秋鄉之蛟湖口母郭氏配嚴氏力勤持
儉克相其夫子一名變能世其家女四人適某某皆
古株山名族次某適石岡蕭某孫男二人長名鼎次名
某夭死女四人適蕭適羅適蕭適某有周易集說若干
卷先世遺文與繼志錄若干卷遠山詩集若干卷其評
而序之者菊存先生也後以兵亂俱逸不傳君子惜之
墓後三十有三年我從兄某始改附於仙槎鄉百記東
坑祖塋之左時松由兵部職方郎中調官北平是歲十
月以書來曰昔者吾先君之殯也荒迷襄事不克有紀
今且更卜矣而墓石猶未有銘不孝之罪奚其文憶先
君存時謂群從中吾弟為能文詞得無忘之乎無忘則
斯誌宜有述也某不敢辭謹按先譜而為之言曰嗚呼
我劉氏由金陵來至公總十有五世耳十五世之間以
忠厚傳于家以文學聲于時以科第顯于官者固多然
而或著或微或絕或續則係乎天矣有脩學制行如公
者而卒不得有為於世以沒寧復有聞其風而興起者
乎是不可無以示後人也乃泣而銘之銘曰

行而式方以直學是力用之抑後斯殂号

明故羅君和卿墓誌銘

君諱天與字和卿姓羅氏世居西昌之江南為士族曾祖正叔祖希白父德甫俱縉迹丘園隱德弗耀君生而岐嶷長益敏達嘗從叔祖希願公授書至太史公貨殖傳讀而心慕之廼折節力本綜理生殖相時乘機工於取舍儉不失已侈不踰物紀綱家政敦秩人倫始居積於阡陌之間終放適於江湖之上與物無忤秉心維仁嘗江行遇風波同載洵懷君正色不動益飭篙楫舟遂及岸人以無虞又道邁群剽徒旅星散君解衣揮金辭氣慷慨冠不忍害舍之而往鄰夜失火匍匐奔走義有所

卷之十七

二十七

急已貲弗顧旦携酒來謝卻而弗居若此殊卓非君孰能敬事嚴君孝養慈母旨甘備將來自遠方既罹荼毒哀極泉壤教子淑孫日篤前往屬歲之歉視廩有餘怒馬在已周貸里閭惟決交朋和睦內族歲時燕嘗有加無漬爨在庚子山寇肆侵夷率徒伍庇其鄉鄰迨壬寅秋亂兵渡江衝冒嵐濤竄于開川九月遘疾十月卒焉室家倉皇幼子同沒壽五十有八旅濱江下及茲丁未民物和合孝子以九月癸巳奉柩歸窆于所居之北原陸逶迤負坎面離配周氏合塋寔同其時子男三長什季次仲文次仲芳皆克家又次仲章其幼子也女三餘一人在曰順娘適蕭孫男三曰淵曰相郎曰港相郎死

與國龍上女一尚幼余與君同里閭又嘗往來山浦間蓋熟其為人至是仲季兄弟來請銘銘曰

嗚呼生年有元大德乙巳之盛際而卒于壬寅之亂離又六年丁未始克返合塋于故里古城之東鄙其生也時其藏永綬噫喜佳城百世不隳

槎翁文集卷之十七終

卷之十七

十八

樞齋文集卷之十八

神道碑

勅賜開國輔運 謹誠宣力武臣征南副將軍靖

海侯追襄封海國公謚襄毅吳公神道碑銘

洪武十一年戊午南征南副將軍靖海侯吳禎奉詔出定遠是秋以疾聞上遣醫馳驛視之弗能愈遂與疾還京

車駕幸其第問勞有加明年己未五月疾革以其月之廿六日薨訃聞上為之震悼輟視朝二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海國公謚襄毅仍賜窆鍾山之陰俾官給其事葬之日車駕臨奠加賻贈焉又明年庚申上追念其勞爰

勅儒臣禮部侍郎臣崧撰文其刻諸神道之碑以昭不朽臣崧奉詔不敢辭乃追考公績紀載第而書之謹按公初名合保後賜名禎字幹臣姓吳氏世為濠之定遠人自少時已卓犖有膽略及天下大亂從上起兵里中即能知天命有在與兄江陰侯良俱隸麾下悉心委事焉自歲甲午乙未西克滁和東渡大江揚威振銳所向無敵由帳前都先鋒為總管陞建興翼院判轉分院元師尋為天興右翼副元師與良同守江陰每寇至輒擊走之肯破偽吳張士誠水寨擒其衆將朱錠甲辰進英武衛指揮使丙午寇出馬馱沙上觀督戰追

至浮子門寇乘潮逆拒首尾相失公縱兵擊之俘獲無算是歲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率馬步舟師由巷口取湖州公潛勒奇兵出舊館掘之戰以大捷事平遂留戍馬吳元年丁未九月復從大將軍攻圍蘇州連破對二門士誠就執公奉令撫循秋毫無所染進食大都督府事時方谷真據明州未下上以公為征南副將軍從御史大夫信國公湯和往平之公引舟夜入曹娥江夷其海道出其不意直抵車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潛挈家入海公領兵進及於盤嶼與合戰自申至夜三鼓敗之盡獲其戰船人馬輜重而還未幾谷真降有旨由海洋進取福州不數日奄至城下圍其西南水部三門一鼓克之時偽平章陳有定據延平作亂明年戊申進破延平執有定聞海平公歸次昌國會海葉陳二聚剗蘭秀山縣梗公立勦之三年庚戌朝廷定功行賞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光祿大夫持進左柱國吳相府左相靖海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五年壬子朝廷大發兵東戍定遠命公總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運以餉之海道險遠人用艱虞公調度有方兵食尤美折衝風濤如履四達尋召還二年甲寅海上警聞復領沿海各衛軍出捕至琉球大獲人船若干俘送于京上益嘉賴之常往來海道總理機務至是歸自遼東而疾作不起矣公生以天曆戊辰六月廿一日

整以薨之閏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曾祖三七府君以公貴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封穎上縣子妣周氏封穎上縣子夫人祖千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麾使追封延陵伯妣劉氏封延陵伯夫人考似龍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封渤海侯妣葉氏追封渤海侯夫人配李氏封靖海侯夫人今封某夫人子男五長堅西安護衛鎮撫側室陶出也次忠羽林左衛鎮撫夫人李氏出也次端次供次五十皆庶出女十人其第三女許為湘王配尚在室惟公以駿勇之才際興王之運鍾英淮甸立勲遼海致位公侯而不矜不伐盡瘁所事真古之名將哉是宜銘銘曰

卷之十八

三

赫赫景運 大明當天 帝業所基公侯出焉桓桓海公有佐其勇顧瞻在廷王立山簞元政不綱 帝憫下民爰揮天戈掃除妖氛始克滌和旋授采石飛渡大江魯不終日公時在行兄弟齊一莫不率從千城是力 帝命汝禕言守江陰隣敵授首遠人歸心南收丹陽東略無錫建興策功英武躋職冠窺海口縱兵擊之風從潮生彼逆不支從攻吳興機略周布捷出舊館扼其歸路進拔封門東定如蘇擒厥大酋獻于 京都 帝念尔勞陞秩督府不曰四明亦肆遠拒端厲戈甲往二征南挾潮而飛颺旗電帆縱金伐鼓壁其城下寇竊而遁膳落萬馬躡景追風執訊

凱還鯨奔鯢伏海警雲鮮張方告平閩海方急千艘南馳鐵彼勃敵三山既隳延平肆通旗麾所指列郡來同公歸自南蘭秀連梗鉏而開之海道炳炳 帝曰靖海實汝之功茲命汝侯往承其恭煌煌鐵券奕奕命秩恩延子孫功翼王室載授征虜督餉定遼白紵連雲鳳風不摧倭童狂狡出沒大洋爰獸狝之 皇威以張茫茫遼海烈烈英勇式弘將略茂對天寵方名元老曹周世庸氣應德符千載一逢維 天佑賢公宜永福何疾之嬰遽以不淑儀曹考行贈諡有光鍾山佳城天設地藏神道之左有石巖巖儒臣作銘昭示無極

卷之十八

四

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征西右副將軍濟寧

侯追封滕國公謚襄靖顧公神道碑銘

自昔 國家興王之地必有才武雄傑之士出於其間以贊立大功佐成大業為 國虎臣享有祿位豈非天人交應之會哉故征西右副將軍濟寧侯顧公名時字某世為臨濠人曾祖千四府君以公貴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柱國濟寧侯妣雷氏繼潘氏俱封濟寧侯夫人祖文俊累贈驃騎將軍都指麾使護軍追封武陵伯妣林氏封武陵伯夫人考道祥累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濟寧侯妣雷氏繼潘氏俱封濟寧侯夫人公自少倜儻勇力絕人元末政衰海內大亂 皇上龍興淮甸思濟天下公以同里率先來附被堅執銳

常侍左右自歲甲午從上起兵此攻南宿西拔除和
飛渡大江克姑熟下溧陽定建業撫宣城收廣陵凡
擊叛討逆開疆拓境靡不景從始從百夫長韓陞元帥
由是取安慶於危疑復南昌於反側領兵血戰而洪漢
戰清寧旗而廬州告捷既而奏功秦州振旅海安出
奇制勝厥績尤異進同知天策衛親軍指揮使司事丙
午詔從東平侯韓政取濠州破其四門月城時偽吳張
士誠據蘇州公攻圍曠歲卒拔其城而擒之就調
濠梁衛指揮洪武元年戊申從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北
定燕薊拜驍騎上將軍副大都督府事兼同知太子率
府事三年庚戌論功行賞進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贈同知大都督府事爵齊寧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賜以鐵券使子孫世襲焉明年辛亥
授征西左副將軍由興源取四川入階擒其驍將王其
進克文州綿州擊向家寨破之又克漢州進圍成都偽
夏丞相戴壽望風款附比師入重慶其主明昇出降四
川以平五年壬子仍右副將軍從征虜前將軍曹國公
李文忠等分道入沙漠曹國公期失道糧且盡士卒不
能戰公奮引麾下數百人直衝部落戰走之遂掠其輜
重羊馬而還軍勢復大振七年甲寅從魏國公總各衛
兵出鎮北平益築堡障練士伍繕甲兵廣牧畜雖遠隔
入靖晝夜從幕府吏謀計遠籌常若冠至明年乙卯

召還尋有旨同曹國公仍出北平十二年己未秋遷
還奇疾藥弗能愈以是年十一月廿一日薨享年四十
有六訃聞上為之震悼輟朝二日明年庚申春二月
己卯公喪歸自北平舟行數千里迎祭墳道觀者感歎
及至勅塋鍾山之陰車駕臨奠親定誌文以賜之
明日詔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追封滕國公謚襄
靖其始終榮寵可謂異數矣配李氏封濟寧侯夫人子
男四人長曰敬金吾前衛後所千戶鎮撫次曰朱保曰
舍生曰苟兒女二人適某某既塋其孤敬泣而請于朝
曰惟先臣某事上二十餘年不幸早終願神道之石
銘文未勒敢援故事以請于以昭聖朝眷待之厚且
以慰先臣於地下也於是禮曹以為言詔可其請命
禮部侍郎臣崧為之銘崧職在討論不敢以燕陋辭
謹按狀而書之且係以銘曰
聖人受命萬物咸覩時佐運各奮其武矯之襄
靖生于帝鄉帝猶龍飛雲從龍翔自淮渡江首
定建業公時左右執倅獻捷領兵東向遂夷月城建
擊颶馳濠梁以清北收燕薊旋拜驍騎崇勳豐祿鐵
券以誓乃命西討進自漢中取道階文山峻水湍進
圍成都作氣一鼓千仞授戈倅厥孱主繼從征虜北
渡陰山擁眾奮呼出千險艱薄衝部落克脫鷙擊掠
彼羊馬還益軍食主將上功帝憫爾勞四方既平

尔寺其素之可哉矢北極無前虛其爲鑄式謹邊事
涑水云々居庸關之馬絕南牧城無畫關公歸無期
遽以計告沿邊驚呼當守嗟悼莫靖有謠縣國有封
茅土斯疏沛豐舊廟開續著銘愛勒神道榮光自
天天子有誥

王秀才墓誌銘

余往持憲北平時客有王某以里諸生來謁見之頽然
佳子弟也問其所從遊則對曰前監察御史王君子敬
頽之師也余耳其言辭鏗然目其冠衣翼然進退若
然益信而愛之察其色若將有請而不敢發者詰之則
再拜拱而前曰頽有親年老而嗜文而其志惟先王之

是慕也念昔御史君嘗爲余父起予諱書子隱二大字
其將爲堂揭之以奉吾親先生尊諱而言文又素知御
史居者能愛於一言乎敢以爲請時余公事叢雜姑諾
而違之以爲是非所宜急者既又私念人有賢子弟能
不遠數千里爲親求文字其勤若此雖欲不作且不可
然卒未之暇也明年戊午春余以公事免官自北平至
京師會恩放還他日頽介其從弟公輔來徵文且曰
某不幸有疾不能以躬造也久之聞某疾且愈又明年
已未閏五月某日予爲文馳寄之則某復病且亟已
拜禮部侍郎至五月以年六十及故得致仕比南還舟

過永和思見起予哭哭之始獲登所謂予隱堂者起予
見余來痛其子之不見也且泣且訴余不忍聞亟謝去
越若干日起予遣其仲子豫持友人謝矩所爲狀來請
頽莖銘嗚呼余尚忍銘哉按王氏系出長沙南唐保大
中有爲吉州法曹掾諱某者始居泰和之梅岡宋淳佑
間有兄弟先後領薦第賜正奏者其五世祖光亨也
曾祖諱某父興生某起予其字也初起予由梅岡僑居
廬陵之永和而生頽生而警異因以頽名之比晬父
母羅百器物試之頽一不顧惟取書冊與筆而已間出
從群兒戲獨持片紙咿々作讀誦聲或指字教之即識
而不忘七歲從鄉先生授四書經傳通其大義學爲五

七言詩輒清麗可愛至爲歌行下筆飄々然率數十韻
人以奇童目之方王君未爲御史時常從之遊言談出
入多見器重性溫雅自持丰姿王潔被服儉素未嘗見
其疾言遽色事父母極婉敬順起居先志而諭撫諸
弟尤歡然有恩不肆陵狎比壯請於親曰今海宇寧一
舟車四達都會美物盛麗可觀以則兒不能久居膝下
笑頽大人斥棄棄餘俸資之遠遊以振拓其鄙陋不
亦可乎親悅而從之乃去家浮江越胡公揚子至京
師游觀久之又東過維揚絕淮溯河以達于齊魯趙
之墟至浮海並鵲石而歸每過名區勝境遇高人碩士
輒傾倒願交賞錄終日至解橐揮金不吝也尤喜購良

方居善藥良愈奇疾見病而寢者即授以成劑無倦色
焉乳母阮疾卒失之哀為具衣棺祭奠不以踈遠廢禮
丁巳秋自北遊歸作子隱堂于所居之西偏既成而病
病而日思余記焉始嬰羸疾於戊午之二月卒於己未
之五月六日享年三十有三以其年月日葬某所嗚呼
惜哉穎字公敏母某氏娶魯氏故宋右司悅心先生六
世孫愷之長女也男一人曰悅女三人長某次某皆先
卒次曰某尚幼余悲穎之才能而不得求於壽孝友而
不得終於養不可無以塞其親之思又傷穎之能知求
文字以悅親而卒不克見以死也亦惟昔者親見穎容
儀言辭之可愛而益信其狀之足徵也故誌而不辭且

卷之十八

為銘曰

其孝肫肫其行恂恂孰關其身不遠千臻伊木之苞
委榮於春將鬱而伸維後之慕慕

東屯朱慶士墓誌銘

往余讀書武山之西聞東屯洲有故家曰朱孔高氏其
為人事親孝與人信臨財廉介而遇事有斷赴義如鶩
嘗一見而心敬之洪武三年余被徵入朝與孔高
不相見者八年然後歸歸二年而再入南宮四越月始
得致仕而返實為洪武之十三年夏六月時孔高已卧
病比七月再過武山則孔高死矣余遣人吊其孤子瞻
而哭之他日某衰經踵門手前進士國子學錄蕭若子

所為狀來請銘泣且言曰先人不幸遭罹世艱不得
少擇其才蘊以沒今施矣而墓石未有刻某幸嘗登先
生之門得辱徵惠于先人賜之銘以貴靈於地下孤之
願也敢以為請余不能辭則微其狀而書之按君諱仰
孔高其字也系出故宋潭州府君諱某之後曾祖某祖
某考某皆勤厚自植為鄉善人初府君居邑西門之橋
上有別業在東屯其後有諱淑王者始遷而家焉至君
五世矣君幼有志操夙邁不群早依外家劉氏以居知
力於生暇即從師誦習若成人然年十八父某沒君哀
毀骨立克襄大事撫弟妹尤極恩愛使其母安之若忘
其父之喪久之君猶未有嗣母憂而憐之乃命季子某

為之後君不忍違免勉承命當元季至正壬辰以來江
淮大亂鄰邑相挺剽劫民骨肉不相保大府檄義士團
結以自衛君慨然指貲連諸巨族竭力捍禦民賴安全
十餘年君力也壬寅兵交四起民患遯鳥窠君亦負其
祖母康其母劉逃伏山谷間久之甲辰夏
天兵平定南服君乃扶持以歸則田汚室毀無所資
窮尋丁祖母康氏憂哀踰泣血飲殯周慎人皆難之然
風雨弗除大懼貽母憂乃除故址構群材而棟宇之首
為先祠次及賓館中為堂以奉親後起重屋以藏書翼
張鱗次視舊觀有駕焉所居田環陂池兩潦騰溢不時
災浚而深之脩立隄堰以備水旱其四周皆平田廣畝

席布基列春耕秋稼可左右顧而盡也君日率子弟課
僮奴耕耨其中候測早晚而程其勤惰歲耕若干畝積
穀若干石先公上急賦稅節其餘為賓祭衣食之費無
贏蓄焉性伉直不為姘媚人有忿爭者為之推析是非
而面折之咸服其平無有怨者或有談古今人物嘉言
善行輒傾耳注聞脫口成誦晚歲延名師教諸生誅歌
琅琅出水竹間君坐聽之而樂焉每旦入室候其母起
居與垂白之弟左右扶持調甘進旨嬉嬉如孺慕時尺
布斗粟盡入公室有事則稟命而行之方臥疾時猶戚
戚以母老為憂且以獨其弟終養之志有遺憾焉君生
有元泰定丁卯四月之十一日沒大明洪武十三年庚

卷之八

十一

申七月之九日享年五十有四後卒之五日其孤某奉
窆于其里周陂之原負戍乾趾辰巽從術者言也娶鍾
氏賢淑克相夫子子男一人即子瞻女二淑誠適蕭伯
璵淑靖適郭子廉孫男一曰煜女二淑恭淑敏皆幼余
素熟君行又嘗接其言而挹其撝光知其為長者又重
國錄君之狀則誌而銘之宜也銘曰
行可以範俗而施於家才可以用世而佐不加有田
有宅長沙之澤施于後人視此貞刻

提翁文集卷之十八終

提翁文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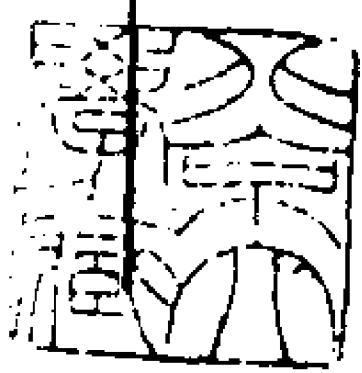
性秉清剛以雲表知機
有子焉之辭稱其為處
陵岱宗而友而後慨嘆以
為古道所尚而俗子之嗤
未嘗不直爾而嘆曰古之
不入於俗久矣求合于古則
必拂于俗而後然媚于俗
者且將何罪于古而士忍
子寧受多口之愆而品
尚友於子哉之上然後可
以與哉天以而世愧責於

樣為已乎方元之網也
輕儒術而崇武威這一世
於世利之途而子之恂以經
史自課之精蓄銳以待於討
文思之古之壯者馳騁上而
而世之所捷之入大氣如吾里
高山中拾木葉掘泉石
以相倡和遭逢
國朝以明經為職方出司北
平憲事如振振來心以家
自隨時從庫吏休園藉子
笑鳴之凡上及貳程部攝

家宰為振振矣而志不
棄故不討沉波奇動自成
丁家而子文雄津間難
飛而有餘力昔上蔡先生曰
富貴不達今人少見出脫得
志所以都看心得點為之見
可謂透此關矣如其自海
上平生無能過人者獨富
貴患難之通然為為為心
以動其心而為之惟文學之
是樂嗚呼此其平生精力
以流子於瀟湘之子為心故

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
測然而已據守結可親矣討
曰職方集宋學士景濂評之
傳文二樣為集羅東郭允升
手校正心屬徐郡侯士元俾
堂之率一于時距為百有五十
年矣以百有五十年而殘篇
散簡必為士君子之小惠慕而
思以永之因親書此為之序
福熒赫而今且以陽為冷以去
所獲亦既遠乎刻既成矣遣
平以示平山中通論其世以風

屬學士知求會于古而毋
以俗為進退也安東郭山人
郭守益謹啟



嘉慶庚午二月十三日吳興鈕璽西石向顧重
來訪南溪家第淹留十日談話極歡見
此書因題其後以誌良友之惠晚聞居士

槎翁集八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劉崧撰崧有槎翁詩集已著錄是編乃其文集

羅允升所校正而吉安知府徐士元爲之刊板其

文頗傷流易殊不及其詩

滄浪櫂歌一卷

〔明〕陶宗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桐川顧修
刻讀畫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滄浪櫂歌

一卷》提要

滄浪櫂歌敘

國初時吾松有二寓公焉曰維禎楊氏曰宗儀陶氏二公皆勝國遺老挾所有而無所於試遂混迹村翁野老與之相應和於殘山剩水之間雖其業之所擅各有所長而潤身華國有取焉譬之粵珠蜀錦爲用不同均爲世之寶也錦不佞於二公無能爲役然以鄉學也竊嘗究心焉楊公繁章爽律往往鏤天心鑿月脇有驚神泣鬼之奇陶固難與爭鋒而陶公搜抉之富裁訂之精楊殆不容不屈服也求之前代楊之才可當杜牧陶之學其洪景廬之流亞歟錦爲童子時於楊集中見有所謂荅陶隱君詩者意陶公必能賦之士也而世無傳焉恆以爲恨頃迺得其手編滄浪櫂歌一卷不覺喜躍亟讀之灑乎清風之飄颻也浴浴乎春日載陽而冰漸之渙泮也於戲公以黍離麥秀之餘而有駿發蹈厲之氣撫羈窮淪落之景而無危苦憤激之詞是亦足以見其所存矣詩於公雖非額門而世以額門稱者亦豈遽能窺其堂室哉後生晚學瞻望山斗者何限而茲彙伏匿草萊中百餘年未之有遺豈文之顯晦果有數存其閒

滄浪櫂歌敘

讀畫齋叢書

耶抑造物者祕斲不欲輕其洩也適於公暇設爲詮藻
繕而藏之以備吾松文獻之一云

正德丁丑歲中秋日前進士中順大夫江西按察副使
奉

勅巡視提督學校雲間唐錦撰

滄浪權歌敘

二讀畫齋藏書辛

滄浪權歌

天台陶宗儀

雲間唐錦

藏書

擬古用陸國隱韻

古人重節義出處蓋弗苟而我何爲者南北事奔走惻
惻懷故里去去成老醜富貴不可期聊以酌我酒
浮雲蔽頽陽涼飈謝繁綠氣化相尋繹百歲一何速達
人意有在豈復傷局促且持杯中物對此籬下菊

擬古用陸國隱韻

滄浪權歌

一讀畫齋藏書辛

王風萎蕤周人紀瓊狂秦大朴變哇淫雕蟲蠹天眞迢
迢百世下禮樂就沈淪尼父不復作聖道詎能新

雜詩

顛倒持太阿乃以柄授人人或有怨惡寧不傷吾身喟
彼秦二世委政託姦臣指鹿以爲馬非是孰敢云願言
把劍者名器互自珍

暮春謠奉和正齋承旨韻

風颼颼雨蕭蕭東皇促駕車載膏墮紅殘萼芳草深嫵
香壓地膩不消繡屏寒逗薰沈腦愁重燕旨倦梳掃玉

關萬里人未歸風雨一番春又老

饒歌鼓吹曲二首

至正丙午夏秋之交彌月不雨民以菑告錢唐張
楚賓者得法於靜樂君禱輒有應時畱松江郡父
老請建壇城北門翼日乃雨大夫士作爲文章歌
以美之因製漢饒歌鼓吹曲二首云

饒豐年上帝閔農也帝德好生易菑爲祥焉

饒豐年羣生熙熙我早寧怨咨星火烈螟螣滋苗而不
秀歲且荐饑精誠格天聽允惟念之命幽靈擊妖魑龍

滄浪權歌

二讀重爲最書辛

膺捷疾先後馳金精流光淫虹糜四溟變隼甘雨時積
水彌九野稔而可期不殄禋祀上帝是祈

早既甚張君闡化也君積功累行有禱而天應
之

早既甚金石流苗恙槁民煩憂疇能祈天致天雨曰惟
張君驗之屢靈壇長跪恭進詞黑札立文啟雷祖開陽
縱陰理則然叱電鞭霆一何武陽烏鬱光祝融奔淵龍
起蟄商羊舞甘澤及我私田里長驩娛擊壤歌至正厥
功匪君誰

郊居次韻張

南村有遺逸白首軫黎元平生厭趨競甘分老上園未
知軒冕貴但識網常尊匪敢異流俗亦云道所存縱酒
破愁壘煮茶些詩魂仰見衝霄鳥剡剡脫塵樊俯憐縱
壑魚戢戢合愁冤懷哉鹿門龐以安遺子孫苟可脫世
慮何辭農事繁深衷誓毋渝持此與誰論

折楊柳送夏西疇謫居大梁

折楊柳贈君別楊柳未折心已折丈夫落落志四方到
此誰能不嗚咽江南九月天雨霜鴈聲墮地秋風長出

滄浪權歌

三讀重爲最書辛

門行行幾千里寒煙落日增離傷令嚴獨許攜家室藤
笈編花載書帙可憐身上千金裘阿嬾手縫鍼綫密吾
聞中原百戰餘民物鮮少城邑虛君去結廬得幽勝便
可小擬西疇居荆榛塞路猛虎伏髑髏如山冤鬼哭願
言緩轡毋疾驅疾驅恐妨傷馬足折楊柳歌苦詞呼酒
酌君君莫辭黃河之水東南馳人生會合還有時

憫鶴次韻顧語溪

豪家闢池館千金買猿鶴青衣職餽糧雕籠塗粉腹客
有芝田生飛珮風前落清類春水鷗奮若秋天鶚偶觸

威羅機遂失雲松樂翻懷丁令威流睇青山郭不乘衛
公軒詎中唐帝綴滄海幾揚塵下陵或爲壑主翁載馳
驅高情漸衰薄俄然憂患來難以談笑卻玉帛奚足云
繁華頓成昨宗族永參商妻孥苦凌虐出獄遺弊徒
邊無遠縈而汝混蒙蔽編名從寄泊鍛礪并州刀驚夢
周盛柝長鳴聊自悲俛啄亦云忤雖愁蕙帳空莫厭鷄
羣惡念彼遠行征視此更離索淚落返哺烏愁對青城
崔安能招汝遊吹笙土寥廓

洪武癸丑八月二日與諸暨趙用賓黃漢彰趙

滄浪權歌

四韻書爲第書辛

自立江陰孫大雅大年上宗岱程傳可同遊鍾
山分韻得落字

鍾山毓靈秀寶坊炫丹牖王氣接闔閭冷飈灑巖壑泉
球石鐫鏘松籟室中落吐辭極名理摘藻騁奇作嘉會
難重期斯游諒云樂矢言謝簞煩永志在寥廓

題卞莊子刺虎圖

黑風捲沙日色薄烏犍在原虎共搏食甘而鬪小虎殂
大虎罷傷殊可縛莊生瞋目躡其後寶劍出匣蒼龍吼
自非館豎有先幾將恐肝腸膏虎口哀哉韓魏苦相攻

政陋秦人計術中生之買勇未足多軫也從衡奈爾何

簡顧秀才

地偏春自勝市遠客尤稀草閣開晴晝溪航載落暉雜
花晴軟軟輕燕晚飛飛問訊東鄰老還容覓釣磯

西湖紀興

浩浩春波闊冥冥夜雨懸笙歌傳別館燈火隔疎煙作
客頻遷次傷時更可憐明朝晴未卜還是醉湖船

五里塘

破屋三家市扁舟五里塘亂波浮落照飢雀聚枯桑氛

滄浪權歌

五韻書爲第書辛

侵乾坤賊兵戈道路長漂流無倚著何日定歸鄉

大明洪武改元以後所作

南村對雨

雨氣連村白溪流觸岸渾餘寒欺鳥雀清潤溼琴尊脩
竹明如洗長楊翠作屯草堂初睡起曳履掩柴門

和鄭南榮韻

煮茶燒落葉掃境動閒雲水涵溪痕見林疎岫色分齋
居長自掩柴扉動成羣短屐相過數惟應鄭廣文

癸亥元日

通夕零寒雨開晨吼朔風人惟憂樂異節自古今同故
國丹丘外浮生白髮中力田憂水旱端策問凶豐

元夕

珂里傳柑日金吾放仗時樓臺燈火澹風雨管弦悲術
眩明皇幸儀尊太一祠千年成古蹟元坐謾齊名

題岳王廟

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祠感昔遊斷碣草深蒙
空山日落叫鉤輅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
逆檜陰圖傾大業昭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邦家志

滄浪權歌

六讀書齋發書序

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下忍含羞
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
中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雄手顛沛誰爲社稷憂
黯黯冤魂棲狴犴紛紛痛哭泣貔貅唯餘滿地蒼宏血
不見中流祖述舟氛斐已塵金匱匪旻旒終換鐵兜鍪
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穴
遺黎猶解說王猷

曉起

豆苗引蔓上疏籬桐樹吹花落釣磯老我田園閒處好

故人書疏近來稀挂巾蘿薛看雲起沐髮滄浪待日晞
只怪平生詩癖在形骸消瘦不勝衣

題王筠菴水村山居二卷

垂楊舊種成籬落小徑初開近石缸夜雨漁舟添箇箇
晴沙鷗鳥下雙雙夢魂不到鳴珂里卜築何須濯錦江
沽酒鱸魚從野老高歌招隱壓新腔

松杉東屋青天小猿鶴當階白晝閒木客揖人騎虎下
溪童采藥買琴邊玉笙聲斷雲連席丹竈光沈月滿關
我欲排楸與鄰竝掬泉洗耳聽潺湲

滄浪權歌

七讀書齋發書序

錄宋宮人語

雲護春陰凝薄凍煙銷爐篆帶餘馨殘花滿院鶯聲澀
細雨吹簾草色青丹鳳不來天浩浩玉簫吹徹淚冥冥
腰肢瘦損真無幾寧使清心混濁涇

對月

客子每看湖上月秋聲漸近竹邊窗流螢綴衣夜數箇
白鶴聽琴時一雙甘旨未能娛綵侍旅愁長是對寒缸
販牛屠狗誠無媿附鳳攀龍志未降

熟食日有懷

去年今日天台路布韞青嶼捫薜蘿山鳥飢飛疏雨至
人家閉戶落花多孤燈容鬢愁中改千里鄉關夢裏過
江漢悠悠爲客淚先望回首倍滂沱

西湖晚步題湖山堂

短策輕衫徐步穩平隄落日暮光遲郎君馬上敲金鐙
官妓船頭唱竹枝老鶴不歸和靖墓長林還護鄂王祠
吁嗟人事朝朝異山色湖光似昔時

長安市

長安市上多青樓樓下美人嬌以羞千金買笑復何惜

滄浪樵歌

八讀黃齋散書辛

萬里作客還自愁勳業未成慚寶鑑英雄何限看吳鉤
百年世事如雲雨老大徒傷易白頭

九日

江城黥慘傷秋莫人事難難感恨長正苦兵戈依遠道
不堪風雨過重陽鬢毛垂領蕭蕭短菊蕊盈枝細細香
妖氣天光兩冥漠將軍何日定荆襄

獨坐簡趙彥徵

豺狼猛噬據荆徐烽火連雲照玉除世上小兒皆習戰
江南何地可安居諸侯控制兵機冗濫吏誅求國政疏

獨坐小窗情思悲秋風嫋嫋正愁予

摸發松江

客裏東風促去程沙棠舟小布帆輕衝入鷗鳥雙雙起
近水桃花樹樹明故喜吳淞堪寄食不愁江漢尚屯兵
經綸事業成虛擲一寸葵心向日傾

題書上張元之溪居卷

清溪流水白雲關處士高標玉筍班虛館數楹愚刻似
好山十里畫圖開風前高柳株株弱沙上羣鷗箇箇閒
煮茗汲清子小引鵝鴨果鳥聲蠻斫魚自可開尊俎

滄浪樵歌

九

肅客但妨鸞環遊世武陵同絕境濯纓還許散襟顏
次韻邵冠軍客中見寄

重關列戟遲行舟小雨吹煙凝不流時迢檄書傳帥命
數呼官酒破詩愁江城已擊扶搖上海宇還期汗漫遊
春樹重重雲暮合懷人多在驛西樓

皆夢軒爲陳汝嘉賦

北窗高臥義皇上不比南柯太守衙塵世蕉陰方覆鹿
山童竹裏自敲茶黃梁旅邸空仙枕春草池塘卽謝家
萬事轉頭同一幻怪來筠管忽生花

偶成簡錢曲江

坐看涼月上溪樓桐葉晶熒露氣浮
戀闕近瞻天北極懷親遙隔海東頭
寓形宇內一身老濯足滄浪萬里流
安得神飈駕輕轂白雲直下卽丹丘

寄贈葉子徵

平生不受官長罵結屋乃在深郊居
田無二頃每種秫日有一錢惟買書
養親上堂具甘旨留客煮飯挑嘉蔬
憐君行義有如此名譽豈肯終間閭

次韻謝士英

滄浪權歌

十

郊原十里非凡境屋宇無多似瀼西
新竹長來吟徑小綠楊缺處畫橋低
茶浮石鼎兒新煮詩滿雲箋手自題
乘興看山出林麓短筇一箇影清溪

春雨初晴沈野亭見訪

九十日春渾有幾相將一半雨兼風
草堂晴旭生虛白花徑兒童掃落紅
漫喜故人來泗北更期後夜宿山中
青鞵布襪須吾輩百編相過意未窮

次韻夏士英戶侯

竹裏茅茨白板扉興來隨意臥牛衣
天籠平野前山遠

永泊危橋過客稀釣罷得魚沽酒去
雨餘種豆荷鋤歸故人卻在城南住
日日清觴四座飛

秋懷次夏停雲韻

妖氛頃洞逼京華將略時無李左車
休唱貞元供奉曲似聞商女後庭花
職方未復江南貢使者空乘海上槎
自古和邊眞拙計卽令紅粉泣琵琶

送陳平仲

我居巷南子巷北同是挈家來避兵
故園荆榛已能理遠道虎豺那可行
老懷作惡輒數日寒溪送別傷離情

滄浪權歌

士讀畫爲最書辛

未知後會更誰好斫鱸且醉雙銀罍

讀史次謝元素韻

長時讀史白雲西往事評來手自題
亮也已亡誰相漢單云多智國存齊
百川行地終歸海五緯經天未聚奎
堪歎洛陽宮外路銅駝荆棘夜烏啼

樂靜草堂爲衛叔靜賦

屋繞夫容九疊屏日長客去掩閒庭
巖花暖傍疎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青
溫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續遺經
江南定有徵賢詔大史方占處土星

次韻荅楊廉夫先生

移家正在小斜川新買黃牛學種田
奏賦不騎沙苑馬懷歸長夢溯江船
窗浮爽氣青山近書染涼陰綠樹圓
樂歲未教餅有粟全資芋栗應賓筵

夜坐

披衣散髮坐南榮漏點遲遲欲二更
風約沼萍雲影澹月棲徑竹露華明
石牀涼意浮珍簟寶鼎沈煙噴玉笙
世慮不關心似洗此身只覺在蓬瀛

梅花隱

滄浪權歌

三讀畫齋詩

溪北溪南十萬枝洞門深鎖幾人知
月香水影無多語姑射羅浮自一奇
千里喜傳春信早孤筇偏愛夕陽遲
殷勤更入坡仙詠其補辛夷別墅詩

守歲次韻謝高潔

明日五更纔是春坐深不覺漏聲頻
風塵瀕洞向今夕燈火團欒能幾人
老去清霜吹鬢髮愁來雙淚落衣巾
乾坤納納皆兵甲何處溪山著此身

趙海寧長松高士圖

春雷喚起蒼龍蟄鱗甲蜿蜒雲氣溼
道人長鑱斲茯苓

半天風雨山精泣

暮春雜興次顧君舉韻

漁父鯉魚長尺半提攜不受人家喚
當壚解縛換酒歸爛醉滄江杏花畔

趙待制山水

山外溪平不冝流山前喬木易知秋
水精宮裏清幽地不信無人著釣舟

侯仲治風雨歸莊圖

黑雨橫江天漠漠饒蛟怒吼驚濤作
扁舟冒險且歸來

滄浪權歌

三讀畫齋詩

正恐耶朝風更惡

清曉過南屏

漏盡銅虬夜未闌曙星炯炯碧雲端
馬頭籠燭衝寒去直過南山第二關

宮詞三首題王叔明士女

閨門傳詔龍池宮漏穿花月上遲
準擬承恩供奉處縷金團扇乙新詩

大家妝著闌時宜等候君王看月婦
二十六宮清夜永幽情不許外人知

水晶別殿十分涼金碧平橋近建章直罷歸來成小立
花深驚起宿鴛鴦

題張渥湘妃鼓瑟圖

朱弦促柱鼓湘靈霧鬢風鬟下紫冥萬頃碧波明月裏
曲終惟見數峯青

詞附

南浦

會波村在松江城北三十里其西九山離立若幽人冠帶拱揖狀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于海而蒲柳叢叢隱隱竹樹間春時桃花盛開雜犬之聲相聞殊有武陵風光隱者停雲子居焉一舟曰水光山色時放乎中流或投竿或彈琴或呼酒獨酌或哦咏陶謝章柳詩

滄浪樵歌

西讀畫齋藏書辛

殆將與功名相忘嘗坐余舟中作茗供襟抱清曠不覺度成此曲主人即譜入中呂調命洞簫吹之與童子擢歌相答極鷗波縹緲之思云

如此好溪山羨雲屏九疊波影涵素暖翠隔紅塵空明
裏著我扁舟容與高歌鼓柁鷗邊長是尋盟去頭白江
南看不了何況幾番風雨 畫圖依約天開蕩清暉別
有越中真趣孤嘯拓蓬窗幽情遠都在酒瓢茶具水蒨
搖晚月明一笛潮生浦欲問漁郎無恙否回首武陵何
許

一萼紅 賦紅梅次郭南湖韻

水雲鄉又南枝逗煖綽約漢宮妝春豔穠分朱鉛淡試
翠袖獨倚脩篁想應道東風料峭剪霞彩零亂補綃裳
勾漏尋真丹上授訣傲睨冰霜 畢竟孤標還在縱天
桃繁杏難侶寒香瑪瑙坡頭珊瑚樹底江南別是風光
且莫倚高樓玉管怕輕盈飛處誤劉郎依舊小窗疎影
淡月昏黃

露華

賦碧桃用南湖韻

武陵夜寂記露影璇空一笑曾識素臉暈鉛巧把黛螺
輕黛真是歌渡煙江浣卻舊家顏色還又訴深宮紺袖

滄浪樵歌

五讀畫齋藏書辛

唾花猶溼 問他阿母消息甚落寞梨雲青鳥難覓不
比錦紅輕薄容易狼籍嫩綠護出溪頭誰顧采香仙客
春晚也頻溫玉笙是得

念奴嬌 九日有感次友人韻

黃花白髮又念念佳節感今懷昔雨覆雲翻無限悲故
國寒煙榛棘杜老漂零沈郎瘦損此意天應識劃然長
嘯不知身是孤客 呼酒謾裒清愁玉奴頻勸兩臉添
春色眼底平空四海倦拂紅塵風憤戲馬臺荒登龍
人老往事休追惜山林無恙也須容我高屐

木蘭花慢

次胡筆峯遷居韻

占中山一隅雲暗靄水縈紆便小理疏畦深鋤菊圃細
整花衢平生幾番卜隱到而今方稱列仙臚問字溪翁
載酒執經弟子將車 狗獃心迹混樵漁安用絕交書
向石上圍棋松陰搗藥樂意偏殊當年輞川圖畫有林
泉如此更何如旋買良田種秫只知吾愛吾廬

月下笛

賦落梅

東閣詩慳西湖夢淺好音難託香銷玉削早孤標頓非
昨阿誰底事頻橫笛不道是江南搖落向空階閒砌天

滄浪櫂歌

去讀書齋藏書室

寒日暮病鶴輕啄 情薄東風惡試快覓飛瓊共翔寥
廓冰魂漠漠謾憐金谷離索有時巧綴雙蛾綠天做就
宮妝綽約待一點脆圓成須信和羹問卻

滄浪櫂歌

滄浪櫂歌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陶宗儀撰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編詩詞
合爲一卷前有正德丁丑松江唐錦序稱其集不
傳惟得此一卷爲宗儀所自編今考其中詩詞皆
已載南村集中惟題卞莊子刺虎圖七言古詩一
首題岳王廟七言長律十四韻一首爲南村集所
未載耳又對月七言律詩廿首未能娛綵侍句南
村集作娛綵服疑此本爲誤南浦詞序中一水並
九山南過村外以入於海句南村集作一水兼九
山則南村集誤也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

〔明〕危素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三年芳樹

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危學士全集十四卷》提要

叙

昔侯喜見稱於韓退之矣武陵見推於柳子厚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直追西漢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目併其名之軼之若侯喜所著獨英華文粹僅存一二雖歐志且不及也夫以韓柳所推彰明較著若是而其集猶不免於湮沒則千百世之下

叙

其間能文之士何限而湮沒不傳者曷可勝道太朴危先生博學多藝當時頌其詩文者至比之太音元酒明初宋公濂王公禕又且入其門而尸祝之則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乃歸熙甫欲購其詩文而惜其不傳傳子平跡嘆為罕見王公研田竟謂無復存者然則先生之詩文又安望其尚存于今而得稍為流布乎歲甲子制臺

黃公徵書江右首列先生文集名櫟下金
穀而邑侯宋公遍搜邑中渺不可得及讀
穆堂初稿有目下鈔出劉原父危太朴二
集之語因踵門禮請乃得鈔出嗣是先生
詩文稿之見于金穀士夫家矣按江西通
志載先生全集凡五十卷今所存者不逮
十之一耳而予友李子相余子之梅復廣
為搜索別其真贗編為十四卷授予付梓

象

上

雖于全集未為際括然亦足以傳其一斑
而不致為後喜吳武陵之續也嗟乎昔人
云古文之傳于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秘不
以示人剽剽之家又求之不可得兩者不
相為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也可嘆
哉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既望後學嚴紱璽頓
首書

明史本傳文苑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
經遊吳澄范梈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
繼宋遼金三史及注爾雅成賜金及宮人不受由國
子助教遷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援素買賜
餅饋宦寺叩之得實乃筆諸書卒為全史遷太常博
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
部尚書時亂將亟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叅中書省
事請專任平章定住搃西方兵毋迎帝師悞軍事用

危學士全集

本傳

卷四

晉顏不花為叅政經略江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
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且曰今日之事宜卧
薪嘗胆力圖中興尋進御史臺詔書侍御史二十年
拜叅知政事俄除翰林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
丞言事不報棄官居房山素為人侃直數有建白敢
任事上都宮殿火敕重建大安睿思二閣素諫止之
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示合祭之非因進講陳民間
疾苦詔為發錢粟賑河南永平民淮南兵亂素往廉
問假便宜發楮幣振饑揚京口饑居房山者四年明

帝將抵燕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為承旨知樞密
南面師人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
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遂止
兵炮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出之元實錄得無失洪
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亡之故且詔
撰皇陵碑文皆稱旨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
故官兼宏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同諸學士賜
宴屢遣內官勸之酒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召以
詩進素詩最後帝獨覽而喜之曰素老成有先憂之

光學士全集

本傳

二

茅樹園

意時素已七十餘矣御史王著等論素元臣不宜列
侍從詔居和州閱再歲卒先是至元間西僧嗣古妙
高欲燬宋會稽諸陵夏人楊輦真珈為江南總攝悉
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哀帝后遺骨瘞之于杭
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
顱骨為飲器真珈敗其貲皆籍于官顱頭骨亦入宣
武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
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顱骨于西僧汝納所
諭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紹興以宗穆陵圖

來獻遂收葬故陵實素發之云

光學士全集

本傳

三

茅樹園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危公新墓碑銘

宋 濂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舍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舍山某年月日始遷葬金谿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松深懇公之功行世系不昭自於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譔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

危學士全集

墓志

芳樹園

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于是評隲羣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廢子某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知臨安府仁和縣

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

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

危學士全集

墓志

二

芳樹園

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

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
修國史李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明年去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
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
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追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三
年授以今官兼宏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
等劾公元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
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
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

危學士全集

墓志

三

芳樹園

五經大旨據坐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魯君堅黃君
嘏葛君元哲更相徵策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
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棹之明質而正之二公
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
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
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遊金陵
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岩張公以狀元
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
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扶公以行連官貴人

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
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
嘗數譴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
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
縱加罪口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
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漣一草囊金織文幣
各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十萬賑河
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
政請修宋遼金三史秉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

危學士全集

墓志

四

芳樹園

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
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
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官人之
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
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歛羣搆難公
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
勅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
州構暖泉書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
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

釋氏書公辭曰臣官曹監以教化民彞為職外教之
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官學也
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
歷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後
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
餽餅饋宦寺戚里歷々叩之後參覆得實乃始筆之
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
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妄謬時翰林承旨張公
耆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壁其為

危學士全集

墓志

五

芳樹園

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餼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
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
地受畧薙除荆棘闢田數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
其陞禮部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
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
宮公謂克學曰倘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
徹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
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
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歷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

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敦
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
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
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
諍止之降香祀岳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
銅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
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淮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
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六

芳樹園

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
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南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
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
田氏聽後妻譏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活乃為文
祭其子氏愧悔後妻逃去人携手相戒不用婦言其
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
惟一曰公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思重情何
能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叅議中書
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

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誤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花為中書叅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頒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疎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内外官十名上中書中書藉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

危學士全集

墓誌

七

芳樹園

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仲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許官達刑部吏受賕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翰樂平章與公不與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叅知政事也刑部尚書朵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欲私發官司報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訟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

相太不花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賈馬白金君楚攜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賊狀上中書公疑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昨賊也公曰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叅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叅政長者為公法釋我我不收私謝斯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孛羅帖木兒戰死之大醫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八

芳樹園

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敗徐就鞠案已具要官庇徐屬公從末減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叅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海宜慰司時取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孛羅帖木兒廓擴帖木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開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孛羅帖木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爾為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

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搆思監喪妻不出事
中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國朱
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
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
請封謚劉蕡事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
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
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幾歎國用不足公奉
旨以錢幣誥勅募民八粟公以義諭民聞者感動荷
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公殿大順帝

先學士全集

墓誌

九

芳樹園

勅重建太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
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
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
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
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耶因次第
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
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元嘗
伏闕上疏言鄭王其之寃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
時也速達兒為平章挾私憾殺右丞答里麻巴公曰

是尚可以仕耶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麻里巴無罪
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
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候國至斯不可救矣
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
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
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
寺脫帽井傍俯身將就沉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
大呼曰公母死公母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位比
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

先學士全集

墓誌

十

芳樹園

而兵入府藏聖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
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
宋穆陵顛骨為楊輦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
相傳投為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
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
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
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侍制黃
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眾累持大衡考試多

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九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勵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未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徽政院使禿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九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賜而生之櫛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叅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公罪翺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詞至正中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十一

芳樹園

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為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僉堅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平天次德童公未仕時館授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

闕家塾有鬼夜叩寢門曰吾吝之精也主將伐願叅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及公為叅政嘗以滿溢為愆後陞左丞遂快不樂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因足以不朽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十一

芳樹園

矣銘曰

二氣孕精至文廼生凝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默象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俊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垂八十年其積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與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牖希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公恐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褒嗟曰誰汝功往師成均矇瞽有相化其荒謬超厥禮讓

貝葉之文有詔碑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
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究勿雪孰善勿廢
孰蠹孰莠弗除弗薶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別之殛之
挾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此言 曰匪其然吾畏後
世南風決々耆老淪亡屹如正山以鎮四方疆土日
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
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
吁吾胡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遑々如涉矢
矜 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十三 芳樹園

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
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
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
斯文公文之純太音元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
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宋 濂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
詠而人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
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潏然興起豈曰小補之
哉雲林先生危公眾子某字於憶自檢討奉常遷佐
蘇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憶將
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
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憶以明經擢進
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
危學士全集 卷一 芳樹園

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修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
是有闕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裨誘之
利祿而以惜君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
能辨之

先正贈言

序

送危太樸序

虞集

臨川危太樸釋言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
酒送之而為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
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
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
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為鄉之人
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為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

危學士全集

序

一

芳樹園

工以為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
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即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
人之入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
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
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
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
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
機者太樸既得而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
焉經明道立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

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
而二子者沒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
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
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
之善士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泰山則見
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
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
國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
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為之執

危學士全集

序

二

芳樹園

御馬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曰
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
病不足以有所適從將頌詩讀書思古人之微以遲
子之還可乎

議論空濶有以水大歎之况葛端調

記

說學齋記

王禕

說學齋者臨川危太樸先生讀書之室也先生閒朗

禕盡為我記之嗚呼學非易言也學而至于說尤不易言而禕預敢僭言之乎辭不獲命則以所嘗聞于儒先君子者為之說曰學者所以學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曷從而求其道載籍者聖賢之道之所存也故學聖賢之道者必于載籍而求之載籍之廣非可易求也自三代以上聖人之經漢以來儒者之傳亡慮數十萬言太史氏之紀錄諸子百家之述作抑又遇之誠有累世不能通其要窮年不能究其業者而凡聖賢所以繼天開極明德新民立誠定命知類入

范學士全集

記

三

芳樹園

其德則行而誠之于身之謂也其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然則其思也其行也不息體乎乾之剛健悠久合乎艮之篤實輝光明著日新而無窮非學之極功與然至于此則無入而不自得矣故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是故學而至于自得始足以言說上在于中則油然而充下于中則形于外矣孰得而過之而人亦孰能知之哉豈惟人莫能知之雖已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此殆學之成效欤先生德行信于人文章名于世見于外者如此則學而自得於說可知矣禕不佞輒誦所聞如右而質諸先生先生苟以為然則禕也將圖以自淑其躬云

范學士全集

記

四

芳樹園

書

答臨川危太樸書

柳貫

去冬歸自錢唐從元性所得前簡入春偶為親舊牽連留旁近邑再閱月而歸五月初始聞元性將遣人西還回奉數字為答今又被十月所惠翰情辭縷縷

風誼激昂可見學古之志不凡近如此所需查君錫
銘豈即廣居耶去夏別後見其蒼發頭面間似是浮
陽上攻病在脾腎嘗勉其急服補瀉之劑後不知迷
服否果若此則其徵兆已見于彼矣比數十年學者
大抵有自私之心而志日卑道實益遠夫其自私之
心根著於中則未得為得未至為至自高者恥于問
自多者耻于求而若剽掠纖碎綠飾淺末已足以雄
夸于制作之林而為獵取名爵之資矣無惑乎類敗
委靡而莫之振起也獨吾友捐去俗學一意古初謂

危學士全集

書

五

芳樹園

不肖頗嘗涉跡于是乃肯過相推予將以質其所疑
證其所聞而為求端用力之地此在不肖固當竭其
單智鼓其盛氣以進吾友于光明博大之域而環顧
其中不無瓶罄壘恥之患甚自慙焉蓋學以致大道
羣聖人載道之言具于經可見古之人所以底至于
道者亦曰尊聞行知而不敢以吾一己之私係累於
其間耳區區愚慮比見鍾陵時已略陳之今信道如
吾友篤志如吾友願一求之羣聖人之經以端其本
而泰之以孟荀楊韓之書以博其趣又翼之以周程

張卽朱陸諸儒先之論以要其歸涵養益密察識益
精則發之文章自然極夫義理之真形之歌詠自然
適夫性情之正矣切不可就彼今人以日淪于濇下
而莫之救也願不肖日勉之而未至輒復進之吾友
吾友以為何如貫潛伏空山安貧味道畏影收歆西
遊之期渺其未卜而吾友又方匏繫入門未能以足
赴目相望甚遠暑溽萬々自厚

復危太樸書

李存

夏中承二月二十七日書秋末又承惠書喜審用力

危學士全集

書

六

芳樹園

實地且得賢主人道同志合相觀而善此其時矣傳
文甚感介念劉仲儼未曾至此區々材小志卑氣弱
習薄年已無聞自視其中無足齒于人者比蒙不鄙
遠賜賁臨已難終嘿薦歷惠帖猶見高明君子之道
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古人如此的當立言豈可
不以此自察吾志吾習果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否
非精神不能辨非強力不能行何時簪盍以寃欲言
孝友傳在來春納去但化金一節更宜攷及葛祐為

何處人二女之名謂何得賜詳示尤佳君靜仲儼未識面不敢奉書會間煩致下意餘惟以古道自任日進高明不宜

又

王伯衡歸得所惠書敬審榮受天恩分教成均不勝贊嘉隆古以來成人有德莫此為重在我者可不盡心與之為嬰兒徒借徑出身固非士君子之所為施之憂楚動用赧色以取乖戾亦恐非當但竭盡此誠勤懇告之以忠孝使自敬其身毋自暴自棄繼

元學士全集

書

卷一

彼不信不聰而吾之此誠不改不移人心皆靈豈無萬一感悟其間徒汲汲于口耳之末何益于朝廷哉勸勉得幾個人才亦不虛受一命區區是深山窮谷無用日就衰槁之人而每于當世或有不能忘情者故謾進此說不審左右以為然否尊兄今既登仕版又難同布衣之時一日肩頭上重一日又要和光同塵又要不失己不負平日所學豈不是難千萬凡百樸實莫改州萊寒酸粗衣糲飯莫忘攀附莫強追陪徒自取煩惱增進負得一美除養廉俸祿亦有限

其間致曲有多少憂危處非做家私還債之具也此是古今儒者斷斷不易之義尊兄高明何待愚言然離別既久不敢不告也又聞續經已定想必求清白韋布之家庶婦人女子不驕奢相安千萬毫髮不可越分恃愛已非一日故敢如此直言想不責怒謬文數首錄去求教後便幸批示可否未聞千萬自愛不宣

又

此作一書申賀托王用亨尋便附上不知曾徹省覽

元學士全集

書

八

芳樹園

否經歌乃在辟雍環而觀聽者皆當世之英四海之秀有開發之機有相觀之善有起予之樂不負所學以其兆矣但信于古道者必不合于時宜近于時宜者多或遠于古道酌而中之不其難乎前者之言出於分外不審能如雅意否也任他千鬼百怪我這裡一箇至誠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能為能不能為不能其相陵駕莫相欺詐亦自心逸日休古今天下唯至誠感人深咸卦六爻皆無大吉以此見感人之難總有一毫私意便不足以感人矣唯有一箇至誠

上事天子下接臧獲臨患難死生之際皆當如此也
胄學樂教是三代之盛事然頗聞亦甚難處既居其
位不可不精思熟慮庶幾求所以少稱其職者此士
君子之用心難與他人言也區區老退交遊中用世
日顯日進不免掛懷不覺如此觀縷耳幸恕其僭平
生數篇謬文近方收拾其可以不甚鄙倍者留示子
孫輩况吾太樸所見或有少稱盛意稍合輿論者幸
示其目庶幾以去取仲舉相會之際幸致以意又况
仲舉在吾邑時多有倡和今皆無稿或有所收者并
先此示全集 書 九 芳村園

詩

危太樸自金谿來訪留館兼旬因歸有贈

柳貫

數日出恒早旋歸已疲劇思睡方未瞑強起臨几席
人間有佳友來躡千里屐而來非健羨亦不畏名迹
謂吾昔求學頗嘗窺竅卻欲要一夕談以慰百年役
寤疑則豈敢辨義能忘益斯文千載後泮渙抵離析
不有高朗姿誰完超距力大道非遠人何嘗繫微索

譬如山出泉其初倫涓滴滄海涵就深廣千流同一脈
掀、鼓雲濤帖、翰溟渤是氣中乘陵無吹亦無息
文章道之英名亦隨所覲艸木紛以滋何嘗須粉澤
生機一嘘發形色自不隔吾聞古作者巖、垂典式
步履有夷途相行猶墮埴韓公起扶衰文字欲適職
取新非厭常通變由知易衰遲起後進俟子堅吾壁
乘風迎歸期未了千日容少留慰將遠芳草萋以碧
諒哉君子心永言若金錫懸知筐篚贏不廢兼儲積
勉、他日思為寄東飛翼

危學士全集

詩

十

芳樹園

清明山房詩為危太樸作

范梈

矯首望太清正色蒼以元皦、何歷、日星高轉旋
游塵雜氛氣起滅尋丈間容光見擾、孰與為控搏
所以學仙者凌空怡妙顏質化入常寂凝暉托空山
據會觀往來生死何足患妙哉太樸子難為世上言
望瀛海一首送危太樸之四明兼簡廉訪鄧使
君翰林表侍講

危君英妙年獨往志千載天馬出名駒空行見風采
昨日銜書到空谷甚欲留之不能待九月開帆指四

明要还高秋望瀛海，水上接天漫，世人不知此
別難當君夷猶碧嶼日是我對月永夕猿狖啼青
江樹葉飛天雨霜江上吳歛思斷腸窈窕兒與女却
望蓬萊如故鄉君行却向三山望雲霧軒窗六鰲上
東方雖樂不可久留歸獻仙公白雲唱西過錢唐遇
順風為拜湖南持斧翁會稽學士卧雲島朱經流水
鳴孤桐道我寄語莫恩，送君有情亦如海，水有
時盡別意無終窮

兵部危太樸郎中家於臨川雲林山上請方方

危學士全集

詩

十一

芳樹園

壹作雲林圖太樸索詩賦此 陳旅

宇宙有以雲林山三十六峰如髻鬟雲林先生讀書
處長松芝艸非人間白雲裁衣亦自足青精製飯何
曾慳朝光空濛起舒眺人跡迥絕窮躋攀青天蕩，
海月出照見先生冰雪顏惟有方壺與幽眇貌得騷
騷來塵寰宮中聖人正問道布衣召入蓬萊班玉堂
給札縱揮洒金匱放鑰煩修刪于今聽履上霄漢聖
人未放先生還山中喪亂復何有飛瀑落澗空潺湲
青林鳥啼野花發白晝帟嘯松風間朝廷宴坐見圖

盡亦應懷我雙佩環方壺生在何處何不同來玉京
住魚龍夜落河漢秋却泛靈槎共歸去

鄧文原

余與危太樸久別一旦會於九龍山僧舍因
出諸名勝合作卷見示隨賦小詩于後并
叙遠別之意云

憶昔相逢數十年一朝邂逅碧山前奚囊錦繡煙雲
濕滿目峰峦紫翠妍歲月盡從忙裏過文章還向世
中傳明朝無限東西路馬首仍怜各一天

危學士全集

詩

十二

芳樹園

送危太樸奉使南歸

吳伯宗

使者南歸海上城遠還慰籍見交情書來烏粵知強
健詩到耽羅識姓名綺語紅塵忘結習黃麻紫誥被
恩榮傳經更憶危夫子一代衣冠屬老成

題危太樸雲林圖

丁復

天台萬八千丈雲林三十六峰幾戴山中獨憶今朝
江上相逢

附序 題跋 書後 書

送危於隱赴安慶教授序

貝瓊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為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岳水之于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吳文正公而虞文靖繼起天歷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魯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太樸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于朝為中書叅知政事為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為重其所施又有過于諸臣者

危學士全集

序

十三

芳村園

豈徒文章而已哉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公于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年復見其子於憶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于經世者徧觀為快而於憶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于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于格鬪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憶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

師余固無可言者於戲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出乎規矩焉為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憶耶于是乎書

題危太樸隸書歌

宋 濂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與旨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構多不同苟不歷考其變何以充其知識而祛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

危學士全集

題跋

一

芳村園

太樸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脩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亶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辨如蠶起泉湧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于時復能憐于先生之詩裝潢襲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為不可及已

跋危氏雲林詩集

朱錫鬯

雲林集二卷元翰林學士承旨危素太樸之詩葛邏祿迺賢易之編而虞集序之者也太樸以文名詩不恒見流傳唯此而已明兵入大都學士走報恩寺僦

身入井寺僧大梓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學士由是不死世傳明太祖聞學士履教出之守余嗣祠按吾鄉具助教瓊有送危於憶赴安慶教授序稱洪武三年識公于京師未幾公卒則學士未嘗啣命守祠特其子教授安慶好事者傳會有是言也於憶曾共歐陽佑呂復黃盅輩采書北平載記脫去憶字是集發雕于後至元三年蓋學士入明後續作詩文均失傳矣

錄危太樸曾子白文書後

傳占衡

危學士全集

書後書

一五

芳樹園

偶遊僧庵遇曾蘊魯談危太樸事因告子陶源曾氏家譜中有太樸所為曾子白墓志子以太樸文集湮沒散見者亦罕欣然請觀蘊魯抱之來果見危志二篇其文雅健有法為元儒筆不謬而堅子仰即景濂集所亟稱其人者于是始知曾氏之在臨川者傳家如此云

答吳仲升先輩論邑志書

王有年

嘉靖縣志王公東石寔專其事較之舊志微加損益而已乃為類者五十有四何若是多乎列傳過為刪

削一切寺觀碑誌詩文及舊志所載奇人逸士無一存者志豈專為講學設也祛異端必若是嚴乎曾淵子危太樸以事元不為立傳夫劉誠意為開國文臣首亦仕元使東石官史館撰國史亦將斥其人而不傳乎且太樸立朝本末具見宋景濂墓志非庸庸肉食者比也至其文章卓絕一時論者稱為太音元酒歸震川屢欲購遺集而惜其不傳近亦選其詩

而亟稱之谿自宋始列為邑古文能者不多概見妄以為惟太樸一人而已今其文無復存者安知當時

危學士全集

書

十六

芳樹園

不啻東石之流相沿耳食橫斥非毀并其文亦遂不傳乎使有識者歎息懷慕之無從誰任其咎焉

與王督學先輩書

李紱

昨冬趨謁戟轅荷蒙老先生飲食教誨迥出尋常可勝銘戡比聞重修豫章書院振久廢之典使西江之士相觀而善此侍輩所禱祀而求者至于使節所臨風清弊絕冰壺玉衡聲馳

輦下前輩風流佩服寧有已耶老先生以重興西江文運為已任有刊布西江前賢文集之諭委令哀

集敝齋鈔本頗多就中尤魁奇者劉原父公是集
曾子開曲阜集皆足與歐魯並傳元則揭文安危
太樸為犬家之最所當亟為流布者目下已鈔出
劉原父危太樸二集誠恐清風兩袖刻費艱難未
敢輒陳左右如此志果堅竟得刊布則表彰前賢
衣被後學蓋天下之福非特西江之光而已劉魯
揭危四集板出便當風行將來以賣書之息為刻
書之資轉之不窮則某所鈔藏若黃亞父伐檀集
山谷全集彭器資鄱陽集三孔清江集王瀘溪集
危學士全集

書

十七

芳樹園

洪玉父西渡集謝幼槃竹友集饒德操倚松集歐
陽德明飄然集汪彥章浮溪集暨洪忠宣楊誠齋
劉雲龍洪容齋謝疊山汪文定姜白石劉龍洲王
梅邊范德機何太虛李仲公等數十種集俱可漸
次行世西江之盛千載一時而老先生振興之功
亦萬古為昭矣云云

太樸先生古文之業雄視百代直能希軌韓歐
詩歌蒼鬱秀挺造在范楊虞揭間足當勁敵然
詩文名世甚盛而全集未光梨棗據豁乘及江

西通志藝文所載宋元史稿一百卷學士集五
十卷生平著述軼駕卿先正上今唯兩朝信史
堆案可尋他則篇章零缺百僅一存區々搜輯
彙成一十四卷固前輩寢饋之遺也忝屬渴慕
殆如龍鄭鳳臙染翰少嘗全鼎否則古人云作
者既難識者殊不易世無楊子雲誰為知子雲
者假非穆堂先生提醒九聲學士此調當淪逸
響何望天下人木舌金口耶茲脩錄虞文靖公
以下高文大筆褒梓集首而折衷于卿先生之
片言允見古作之奮興扶輪推轂聚在吾江右
也敢為臆斷若此云余之梅附識

危學士全集

書

十八

芳樹園

危學士全集總目

卷一

書三首

卷二

序十七首

卷三

序十七首

卷四

序二十一首

危學士全集

總目

一

芳樹園

卷五

序二十九首

卷六

記二十首

卷七

記十九首

卷八

雜著十首 跋 書後 解 說 辯 紀事

卷九

雜著十首 賦 贊 銘 頌

卷十

傳九首

卷十一

碑十首

卷十二

誌銘二十三首

卷十三

行述 三首附祭文三首

危學士全集

總目

二

芳樹園

卷十四

詩八十二首

總目終

危學士全集目錄

卷一

與藝叅議書

上賀相公論史書

與鄧子明書

卷二

臨川危氏家譜序

楊氏族譜序

黃氏族譜序

蘭橋毛氏族譜序

玉田劉氏族譜序

臨川王氏世譜序

貴溪鄭氏家譜序

永豐王氏族譜序

危學士全集

目錄

牙林園

安福周氏族譜序

定武王氏族譜序

杜氏世譜考異序

衛氏族譜序

宇文氏族譜序

昭先小錄序

元氏世錄序

卷三

三皇祭禮序

夏小正經傳考序

孝經輯註序

漢藝文志考證序

君臣政要序

本政書序

經邦軌轍序

明倫傳序

太平十策序

平徭六策序

浸銅要略序

史館購書目錄序

上都分學書月序

借書錄序

太衍書院四詠序

玉堂集序

廣信文獻錄序

卷四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張文忠公年譜序

道園遺藁序

柳待制文集序

滴水集序

舒文靖公文集序

承宣集序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序

趙鈴轄傳序

橫州新城詩序

武伯威詩集序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黎省之詩序

馬易之金臺後稿序

續釋氏通鑑序

李節婦詩序

溪香文集序

釋景洙翠屏文集序

山菴圖序

先天觀詩序

雲松隱者圖序

僊岩圖序

雲松隱者圖序

不繫舟漁者序

卷五

送劉子鉅序

送錙志伊宋太元文乘序

送葛子熙序

送吳仲傑還豐城序

送夏仲信序

送彭公權序

送札刺爾國王詩序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危學士全集

目錄

三

芳樹園

送董景寧出守河間序

送方推官赴嘉興序

送湖州吳教授詩序

送史縣尹詩序

送徐時之還勾吳序

送葉庸生序

送蘇縣尉序

送敖巡檢序

送許巡檢序

送魯君從軍廣西序

送陳子嘉序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送鄒景孟序

送程南溟序

送道士李九成序

送董仲英琴所詩序

送琴師張宏道序

將醫一首贈雍方叔

贈潘子華序

鄧江送別圖序

卷六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懷德書院記

石鹿書院記

思州路東坡書院記

靜明書塾記

靜修書院記

梅江書院高明樓記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四

芳樹園

儒英閣記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殿中司題名記

翰林院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兵部續題名記

吏部主事題名記

振郵樂戶記

樂平州慈湖書院瞻學田記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餘姚州覈田記

卷七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趙氏家法記

世學樓記

陳氏尚德堂記

南豐曾氏祠堂記

廬陵蕭氏先世畫像記

金谿黃氏墓記

盜發彭府君墓記

龍山堂記

友樵齋記

清嘯軒記

遊牛頭山記

雲林圖記

雲林圖續記

王左山房記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危學士全集

目錄

五

芳樹園

蘭溪橋記

安公隄記

顯濟謝公祠記

卷八

跋送李工部詩

書吳泰發妻黃氏教子詩後

書清閨閣臨蘭亭序後

書張承基傳後

書張少師傳後

遜解

隱說

虛遊說

神農冕服辯

富州蠲金紀事

卷九

別友賦送葛子熙

存存齋賦

望番禺賦

三節堂賦

經律圖贊

范文正公讀書堂銘

異石銘

興學頌

靳春縣興學頌

賜帛頌

卷十

王栢補傳

黃次山傳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六

芳樹園

蕭修撰傳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贈榮祿大夫平章政

事追封鞏國公諡武惠合魯公家傳

王宏鈞傳

夏侯尚元傳

吳尚輔傳

滕先生傳

黃孝子傳

卷十一

大元故文獻黃公神道碑

檀州達魯花赤宏吉刺去思碑

鄧子紫巡檢方君去思碑

倪氏祠堂碑

四明山碑

勅賜神光寺碑

麗陽神廟碑

至元長慶寺碑

江州路元妙觀碑

玄儒吳先生碑

卷十二

鄧汝貞墓誌銘

故金潭先生于君墓誌銘

王仲善墓誌銘

曾秀才墓誌銘

危學士全集

目錄

七

芳樹園

故劉君允恭夫人余氏墓誌銘

魯夫人何氏墓碣銘

劉中立妻張氏墓誌銘

禪居寺芳禪師塏銘

顏一初墓誌銘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甫墓碣銘

宋鄉貢進士周先生墓碣銘

劉桂翁先生墓誌銘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誌銘

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

處士劉公墓誌銘

故何君國佐墓誌銘

故貴溪彭君墓碣銘

故管領隨州路蒙古漢人軍民都總管府判官

彭君墓誌銘

元故奉議大夫行宣政院經歷王公墓誌銘

且興儲先生墓誌銘

沈秀才墓誌銘

鄭童子墓誌銘

吳仲退先生墓表

卷十三

臨川隱志孫先生行述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總管府判官黃公行狀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八

行狀

上饒祝先生行錄

祭揭侍講文

祭孫先生履常甫文

祭表叔劉名山文

卷十四

鳳之飛為北庭安國丁縣丞母譔騷體

重慶堂詩為王時中作四言古

山中歌

懷母五言古

山堂一首寄一二知己

過元公濂溪故宅

梁公狄文惠公新廟詩

姚文公廬山牧庵 留別楊顯民先生

其二

翫鞠花有懷孫履常吳仲谷二先生

投簡李仲公甫 鄧省吾先生挽詩三首

和吳尊師龍興紀遊二十一首今存其四

早飯滑陂 泊宮步門

暮冬 又

贈兒大同甫之龍岩巡檢任

贈泰宇之閩清主簿 馮祥文甫來奉贈一首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元

卷一

送王起元之分寧 教官任

送朱奚假赴鄉試 送程明遊華蓋山

送胡平遠之靜江蒙古學政

與鄧叔賓兄弟叔侄以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

鶴分韻送三吳山人遊龍虎山兼簡江左諸

師友

餞張天師北上

答呂尊師香水珠

公無渡河七言古

子規啼

小孤山歌

兒秀才古劍歌

後買琴歌

徐人歌

東風行

種萊為霜雪所殺歎 為李仲經賦得古音琴

五月二十有二日同漸升儀晉季昭旭肆父昶

喇父晚眺以森木亂鳴蟬分韻

呂尊師畫三茆觀梅藤為圖號曰二老走筆賦

之

崇山遊

遊鉄柱觀

期馮祥文甫不至

送張月梅遊江浙寄袁伯長學士

送桂少孺之會昌學正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十

卷二

送鄭復常歸三山省親

送米尊師

贈朱元吉賣墨

贈員怡然員善琴予與之寓於上清宮

寄張太乙張時留江浙

宗叔方逸來邑走筆寄上五言律

七月十有一日寓館暫移是夜夢家父有詩云

云明發用此韵送呂尊師

九月晦夢劉山人

寄溪香上人

送李常遊匡山

其二

遊翠雲閣和吳山人七言律

遊石門寺有懷表兄張伯玉

寄題饒氏書樓

答孫履常先生見寄

和答張原相見寄

其二

送吳德謙遊京兼問草廬先生起居

簡方仲永

鄧叟時可大寒中見過語余曰余今年六十八

歲矣有一子在閩三年無消息顧貧且病無

所依倚不能無求於世余悲之歆濟之橐無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十一

卷之十一

一金相對歎息追和蘇子贈扶風逆旅詩載

之簡軸不以送叟

寄山東黃君瑞

寄吳養浩甫吳時以集賢待制代祀南海會稽

之神

杭州觀閱武和免伯范

酬答葉國賓遊演法觀

贈貴溪安魯丁縣丞五言排律

寄題大瀛海道院

陳物初清暉堂七言排

春日登高橋阡五言絕句

和毛越見寄黃茅山道中絕句

隴頭水七言絕句

過清遠驛

思賢亭

秋日懷大瀛海呂尊師

其二

送友人遊浙

送呂尊師墨

叔儀送扇

補錄梅仙峯七言律詩一首

目錄終

危學士全集

目錄

十二

卷之十二

危學士全集卷一

李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紋璽輯刊

書

余之梅

與藝叅議書

蓋聞文為載道之器尚矣道弗明何有於文哉氣有升降時有污隆而文隨之六經之文其理明其言約其事覈弗可及已自是離文與道而為二斯道湮微

危學士全集

卷一

芳樹園

文遂為儒者之末藝雖其才之傑然若司馬遷楊雄班固後世猶有議之者凌夷至于隋唐其敝極矣昌黎韓子起而振之至於宋敝又極矣廬陵歐陽子起而振之歐陽子以為韓之功不在禹下後之論之者曰歐陽子之功不在韓子之下金之亡其文麗而肆宋之亡其文卑而冗考其時概可知矣皇元一四海宗工鉅儒磊落相望閣下出於成均踐揚清華名在天下則振之之力有不在閣下者乎素曩者得閣下之文而讀之縝密而溫潤委曲而淵深而又旁稽乎

百家之言上求乎歷代之故信乎其一代之能言者

也故始來京師首詣閣下之門閣下忘其高明接以

謙抑此其志有在此而不在彼也閣下之官屢遷而

位日顯素節且賤不敢數煩閣下况敢以文字自見

誠恐夫以趨走者同鄒薄之也今者閣下命書其文

以獻閣下之意則盛矣素於文雖未嘗能自立言然

與世酬酢者尚存其一二謹繕寫為一卷通于下執

事進而教其不及是所望于閣下也雖然此素之私

請耳今治平之久山林艸澤宜有學道而通其辭者

危學士全集

卷一

二

芳樹園

閣下之力足以振之誠推所以待素之心蒐求訪問使皆出于閣下之門豈非大公至正之道哉惟閣下察之于冒尊嚴悚切之至不脛

上賀相公論史書

七月十三日臨川諸生危素謹奉書左丞相閣下素聞傳曰秉中為史蓋書其事而昭示來世過不可也不及不可也善而不流於阿惡而不傷于刻若是者其庶幾乎古之君子何貴乎史哉以其君創業于初守成於中失國於終故後世之為君者攷其所以興監其所以亡其仁明可法其昏亂可戒其臣之忠良正直姦險佞褻故使後世之為臣者思以去彼就此焉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卓然有可稱道

危學士全集

卷一

三

芳樹閣

者史嘗書之矣若象緯之著明水土之分畫歷數之因革禮樂之廢舉食貨之轉輸名物之詳略無不載焉將以備一代之事後之經濟天下者有所徵之矣唐之失河北而契丹盛其弼曰遼宋之失中原而女真強其號曰金及宋之南渡立國于江表者猶歷數君三國上下數百年間其事泯然不見于簡策豈非聖朝之闕典歟天眷神元赦王朔漢發號若雷霆驅兵若風雨聚金于蔡城構宋于匡山舉四海而席卷之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人有言可以亡人之國而

不可以亡人之史蓋紀載其一國之政事者其事小垂鑒于萬世之人者其功大故也則三朝之史不可以不修也審矣世祖皇帝當混一天下之初朝廷之制度未定草野之瘡痍未瘳三朝之史累有明詔雖設史官而未遑成書自大德末年以来國家多故于茲事有倡之者而無和之者于今又四十年事迹磨滅傳記散軼宿老凋零無從而質問故實荒忽尤困於稽尋非可惜哉素遊京師最晚頗聞議者曰傳天下者必有正統今主宋者曰宋正統也主金者曰金

危學士全集

卷一

四

芳樹閣

正統也史官盧公摯太常徐公世隆集賢王公約以及張樞修端之說紛然而不一或謂本朝不承金則太祖太宗非正統矣此皆膠于常論者也本朝立國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國者也若是則宋之與金國統之正否自有定論矣議者又曰本朝之取金宋其戰爭攻取之際當有所諱而不欲書夫司馬晉之時嘗修三國志矣唐太宗嘗修隋書矣宋之時嘗修五代史矣其間固有戰爭攻取之事據實而直書史官之職尚何諱之有哉昔人曰有欲亡人之國而

夫孰可任其事哉古人有言人才自足以周一世之用未嘗借其才于異代也患國家不為之不患無其人設謂今無其人則待何時然後有當史筆者出耶誠能破其拘攣公其舉選則作者雲合矣議者又曰今有司之于錢穀細若蓬芒必鉤而取其肯捐棄而為此者耶我國家以四海為富賜予近侍崇奉異教往々累千萬而不愛而豈靳於此哉凡此四者皆非有遠見高識烏足以論天下事哉今主上仁恕恭謹言無不從失今不為則識者將有以議其後矣素以

元學士全集

卷一

五

二十

職事涉諫官之後聞于承旨康里公曰間全今御史中丞阿魯公侍上前論及三史事上則惻然久之其後御史臺國史院交請于中書未見報可伏惟閣下生於閭閻之門而以才識卓異德望淵重進位凝丞海內萬望宜于斯事留意久矣今宰相好善尚賢而左右前後無非吉人君子閣下誠一言及于此當無有拒而不納者素鄙賤士也嘗望閣下之門牆閣下忘其勢分之崇待以禮意之厚故不辟僭踰輒以史事私告于執事者冀閣下少察納為于冒尊嚴不勝惶慙素再拜

與鄧子明書

素頃首子明孝廉年家兄足下今日風雨苦頭痛無由再謁貧不能致賻謹以粗布一端奉瀆聊見八十年々家相與之義耳先禮部著述更望慨然助成國家之制作使宋三百年之有其終與夫陸丞相之所以付托禮部公之所以論錄不至掩抑于九京則兄之功其何可忘朝廷不遠數千里命僕備一介之使專詣門牆優賞之恩不日即下宰相執事所以待遇兄者不可謂薄矣兄可進此書豈徒足以慰禮部公

元學士全集

卷一

太

芳樹園

之志實為綱常重也何則當宋之亡士大夫苟一時之利祿坐視其宗社危亡者非可以一二數而諸君子奮然從兩弱主于鯨波不測之淵非灼知君臣之義不可廢絕者豈能如是若禮部公之破家瀕于萬死者世豈多得一時之事獨賴此書以存僕固知兄寶之重之然亦安忍久秘而不出耶僕遠關下久天氣向寒欲即北歸高守自昨日屢有同訪之約觀其曲事分憲戰栗度日所恃高明處僕以道母俾覲顏復命幸甚不備素再拜

卷一終

危學士全集卷二

李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致璽輯刊

余之梅

序

臨川危氏家譜序

臨川危氏家譜一卷居金谿者繇諱怱而下七世列為支三居臨川縣者繇諱沈而下列為支三十有六而以始遷江南之祖冠其端官州刺史府君諱仔倡

危學士全集

卷二

一

非村川

別改為元氏又以元氏之譜附其後其出處行事錄其大概昔聞之宗有字福可者諱不知嘗修譜工部侍郎府君諱昭德及吏部侍郎延平馮公夢得序之從曾祖諱浩又修譜朝請大夫南城周公方叙之當宋末未克成編元大德間從祖諱瑞思竟其志而未修素在童子時請於大父願具列而載焉仲父諱有成客京師求翰林侍講學士四明袁公桷叙之泰定元年從臨川縣之族得舊圖于是取三十六支者校訂其訛失益詳焉危氏之始莫可稽或謂周武王之妃感

異夢而生有文在手似迂誕而難信然疑若有未可
以遽削也撫州刺史府君之事尚矣而自宋淳化以
來以明經鄉貢擢科第或仕宦為郡縣者衆多也今
則或有失其名或不詳其世可悲也矣嗟乎微而顯
而微貧賤富貴之一去一來者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至于綿詩書之澤樹忠厚之節惡可以盛衰而
易其心哉知不可以盛衰而易其心則吾述之以自
勗其能以已耶謹志于首將以戒我後人泰定二年
歲在乙丑正月

危學士全集

卷二

二

芳樹園

楊氏族譜序

金谿縣北去七十里，有山名印，楊氏世居之，蓋其先自唐景雲初來，守撫國，家臨川，長寧鄉之小剎里。其六世孫曰浩，始徙印山，浩從弟文林，即潭州節使，揆嘗修其家譜，八世孫武子增，修之，襲而藏之者九世。孫從龍也，校訂而刻以傳者，十世孫曰應泰，又請於翰林學士子吳子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序之子吳子勉，之立其本意，有在也。虞公外家楊氏知之為詳，故又言當與今全州總管宗瑞同出華陰，予讀宋危學士全集卷二，芳樹園侍講學士無為楊公序其家譜，分新昌院、淮南院、蜀院、閩院、丹陽房、榮陽房，其先固皆羊舌氏之後，而華陰最先盛矣。其遠勿論，已姑自宋中世以來言之。文靖公顯于延平，學於河南程氏，立朝有風節，倡道於東南，門人弟子率皆豪傑奇偉之才，尊宗列派，遠有原緒，豈非盛欽？文元公顯於四明，學於臨川，造詣高明，純一進道不倦，雖今之學者，棄道不講，然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又烏可誣也？為楊氏子孫者，盍亦思夫宗家大人之學，若何而學耶？

于此知其求端用力之方，而自得則將光明赫奕不止於今日所觀而已。此子吳子所謂立其本也。雖然，豈直楊氏子孫當思之，即天下後世之尚友古人者，不能遺也。應泰與子厚善，來徵續書其後，故為之書。

黃氏族譜序

黃氏始祖唐都頭居秀之崇德大中元年其孫榮徙金華子洪浩洪生珊瑚浩生琮玘璞瑕徙南昌之西山其子濬定居豐城之沉江更八世而有吏部郎官次山又二世而有禮部尚書疇若其尤顯者其居諸暨監利分寧弋陽者皆瑕之昆弟矣禮部五世孫翰以其家譜至京師俾素叙之惟素族祖漳州府君昔與禮部同朝贈別之詩見于家集今天子詔修宋史吏部及禮部茶陵軍使端卿素備教史官實為之立

危學士全集

卷二

五

芳樹園

蘭橋毛氏族譜序

毛文王之昭也歷世滋久系勿可考宋之時西安最盛其後有徙南城之龍蔭又徙吾金谿之馬蘭橋遇順既增修其家譜厘十有一世當自序之謂其先有為縣丞者宋南渡初苗傅劉正彥構亂縣丞與兵勤王事定因家龍蔭蓋其官卑不見于史而遇順亦不得其詳矣遇順間為余言南城慧光寺有斷碑載其先世事再紀至元之三年子與石豈生遊山水至此寺詢之則石亡已久後八年子以經進檢討承詔修宋史奉使求遺書于東南得長沙丁氏所編百族譜于松江莊肅幼恭家西安毛氏譜在其中則知縣丞諱辨字明仲為丞于江寧當傅正彥之亂實在江寧宋師追至閩境罪人斯得南城與鄧武壤地相接縣丞之涉此必有其事丁氏所修由縣丞而上七世而止蓋丁氏修書時在紹興間故也遇順來京師適予供奉翰林得假是書遇順甚喜補完其譜復自叙之縣丞之族祖知衢州諱滂字澤民與眉山蘇文忠公相好有文集在翰林余家舊有大理寺丞漸所校三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六

芳樹園

境遇順皆手錄以歸若獲拱壁縣丞之兄諱升字平仲有文集在楊州學宮余嘗讀之愛其清醇遇順又將求錄之則其尊祖敬宗之心甚厚豈流俗所能識哉然予以毛氏譜觀之以遇順好文而篤志距縣丞才二百年亦久而後得其大概則古文遺事未易窮詰往々類此學者可不慎諸至正九年三月望書於金臺坊客舍是日休暇往觀銅馬于故城

玉田劉氏譜序

玉田劉氏五代時自南豐遷上幕鎮之土口原宋淳化五年即上幕鎮建金谿縣而土口在歸德鄉後乃加畫于土加十于口為玉田宋既南遷先後貢於鄉者六人雲從笙璋字頴剛是也舉太學第一由國子博士通判隆興者堯夫是也而大成著書藏之中秘昌朝死王事慶來著軍功皆能以自見者故於今詩書之傳絲々而未艾世以忠厚見稱于鄉里淳熙間隆興君以其世譜刻石于修真道觀十三世孫傑出危學士全集卷二八芳樹園贅于五港荀氏恐其子孫久則忘其先也爰考定其譜屬余為之序嗟夫姓氏之學々者之不講久矣類皆以為無用之辨不急之察向之世族大家往々漫勿能道其先者則雖有豐功盛烈猶晦昧而勿彰非可惜哉今傑于茲譜兢々然恐其湮沒也可謂慈孫也已余讀傑之從叔父均慶之言曰立祠以奉宗祀正月朔旦講行聚族之禮舉議而未成今其族咸知禮而尚義宜終有能成其志者予他日歸休乎田里猶幸觀其家法之美也

臨川王氏世譜序

臨川王氏世譜一卷宋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英國公十三世孫允升所藏也昔荆國文公昆弟以
政業文學克大其家歷世滋久而子孫多散居他郡
素郡人也嘗求其譜于祠堂蓋詳于前而畧於後至
金陵訪之亦不可得以屬諸名宦字載之者屋杜門
鍾山讀書養親數有書問而不及此允升自其七世
祖德慶府君卜居諸暨而未遑一歸臨川來遊京師
出示此本猶其先世手澤素留之數年謹錄而藏諸
危學士全集 卷二 九 芳樹園

孔子謂夏殷之禮皆能言之而歎文獻之不足徵然
則斯譜之存係于吾邦之文獻豈可忽哉

貴溪鄭氏家譜序

余嘗患近世士大夫之族譜牒不具無所徵信夫人
之生莫知所本始則與毛羽之類何以異彼閭閻
起之徒竄易附會尤可哂也比客京師頗蒞四方之
名士觀其家譜于是貴溪鄭喧宣伯出其所脩世譜
蓋自周厲王少子友至于後唐左押衙立始徙信之
貴溪松洋里自立至于喧且十有六世喧之從兄弟
之後又三世矣故其譜號為詳脩按押衙君之七世
孫將仕郎晉始編為書九世孫宗學博士俊民十一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十 芳樹園

世孫武昌令穰十二世孫鄉貢進士元齡儀鳳元芝
十三世孫承直郎子顯政十四世孫吉州軍士推官
之秀鄉貢進士宗得怡及喧之父貴相繼纂錄則其
詳脩也固宜至其凡例所列有曰貪財為姻同姓為
婚賊汗逆惡鬻其塋墓者皆削去其名夫以鄭氏世
為衣冠之族詩書之澤為深且遠固安有如上事哉
其作法之嚴不得不若是也鄭氏在唐世為大姓厥
今非有專官以掌譜牒顧安得鄭氏家有賢子孫如
喧者乎余之先亦出自姬姓故喧俾叙其首

永豐王氏族譜序

廣信王君志道以其家譜示余于京師曰此大母俞夫人手筆也吾少而孤太母鞠而教之七世祖朝奉府君家訓八事亦書于譜尚書韓公死咎內翰洪公景廬為府君輓詩書諸壁間夫人慰夫壁有時而壞則又書于譜若夫人之于王氏承家蕙溪之意何其懿哉素昔修家史知君之先有大勳勞欲為之倣歐陽譜法撰次為書請以夫人手澤置藏于家廟願旦暮馳驅有不暇及君將歸江南乃以序為屬叙曰王

危學士全集

卷一

十一

芳樹園

氏其先琅琊人轉徙大名成安其可見者唐末處士肇之子景為洛州錄事贈將作監將作子遷贈光祿卿光祿生明遭宋之興克樹大業為推誠翊戴功臣贈太子太傅其後仕者相踵而起其居永豐者由太傅四世孫同始至君又二十有二世矣夫以太傅際風雲之會功名顯赫著在彙典數百年之久而允胄繁衍厥有其由方其將兵數十萬下江南兵至洪州不妄殺入市不易肆革李氏之敝法而薄其賦稅嗚呼此豈武夫悍將所能哉至若朝奉之訓不可起無

益之爭興無故之訟骨肉自相吞噬用度過為侈靡輕棄祖業謀拆故居廢四時祀先之禮忘在庭義方之訓其為言至簡非唯王氏可以服行之凡為人子孫者以是更相告語則興者不能以遽廢者亦可使其興也叙其譜而推本其原而及其先訓亦所以儆夫世之人且以自勵焉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十二

芳樹園

安福周氏族譜序

至正元年安福後林周氏九世孫浩字叔量修其家譜為例畧十二章蓋自其先南唐御史矩孫金陵遷西昌之爵譽里御史府君九世孫情始遷後林皆在郡境觀其譜圖固已明且盡矣素竊睹近世士大夫之家往往譜牒磨滅無所於考每為之慨惜叔量能追念先德致謹乎此可謂賢矣然周氏之先出于后稷鄒孟氏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已飢之也則其廣大宏博同于天地故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凡

定武王氏族譜序

王氏盛族也其出不一有媯姓有姬姓二有樛姓四定武之王其知其所本其可考者自仁遇始仁遇生顓舉宋寶元二年進士為隰州尉贈太子太保隰州公生子三人皇祐間皆舉進士長子僅終水部郎中知雅州贈太子太傅雅州公生孝孫知代州五臺縣贈太子太師五臺公生安中元符三年舉進士歷官二府而定武之族益大豈獨其富貴烜赫于一時哉素嘗讀初寮集而竊考清源公之行事直道正言無所回撓其論權奸蔡京以為欺君僭上蠹國害民天下避之及開北邊京父子合謀謂公名望大臣可使鎮撫新附之邦乃出為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徽宗之間不疑其奸何異顏太師之使李希烈也然公所陳邊事灼見幾先而其君不悟卒至宗廟邱墟生民塗炭公之立朝大節足以信于後世矣今天子詔修宋史官為公立傳既以奏御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朽後之為人臣者可不監諸公八世孫漸能文章與

素邂逅吳中備道其家世之懿漸從弟晉貢于江
來上春官出其世譜俾素叙之因書其後至正十一
年二月壬寅臨川危素在京師金臺坊僦舍書

杜氏世譜考異序

至正八年天台杜君昌間奉其世譜航海以達京師
俾史館臨川危素為之叙素以杜氏世大族何以叙
為君自是相見輒以為言乃取其書玩繹之有未盡
合者因旁稽他書著為杜氏世譜考異一卷叙曰昔
者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子孫改封為杜其後
宗族散處他國隍叔奔晉為士師因為士氏會食邑
于范又為范氏故宣子謂魯叔曰陶唐氏御龍氏秦
龍氏承韋氏唐杜氏范氏皆其祖也杜氏之後洩適
魯為大夫出奔于范生大夫綽生段生赫為秦
大將食邑于南陽衍子孫因居焉世稱杜衍赫三子
上党太守秉生南郡太守禮生御史大夫周唐大
歷七年安平公禹六世孫太子賓客嘗修譜宋中興
館閣書目猶載此書則嘗刊行于世矣以司徒岐國
安簡公之善著書羅絡古今號為精密未遑自修其
譜何耶歐陽文忠公有言自春秋諸侯之子歷秦漢
數百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
存于今者唯杜氏則其譜宜最為詳盡而猶有所牴

招學者之欲考求故實夫豈易言哉素嘗求史館遺書于行省過越問岐國正獻之後無有也至黃岩得太子贊善梓州通判詎丞相清獻公及其子諱之事刊之宋史又嘗撰世德之記以遺君考輿之作抑以見素于杜氏深致意焉他日君歸其鄉搜訪考訂使歸于一是山林之下宜有好古博雅之君子以補素之不逮云爾

衛氏族譜序

衛本周文王子封初食邑于康武王分紂東都之東國之至秦二世始廢其君角為庶人其後散處四方今可考而知者曰合陽派其初祖忠傾曰夏縣派其初祖宋鄆州進士曹勛曰興元派其初祖唐將軍志忠曰華亭派其初祖誨六世孫闕宋政和八年舉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通判鎮江府累贈太師魏國公其長子時敏通直郎知仁和縣生三子曰漑朝奉大夫直秘閣知處州累贈宣奉大夫曰洵迪功郎海鹽縣主簿曰洙嘉定七年進士朝請大夫戶部郎中兼右司郎中若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叅知政事累贈太師秦國文節公涇則魏公次子季敏之子也戶部公之元孫鍾父居京師念宗族之遐邇命其子好義增修世譜屬余為之叙予嘗以事過華亭訪衛氏子孫聞其賢而有文者其字立禮杜門不與人接且將二紀欲問其故家遺事卒不可得僭幸因鍾而稽其世緒之詳蓋華亭之衛莫盛于宋世變以來衣冠之族往往淪替譜牒散亡而傳文荒忽而衛氏之後

獨可徵信如此異哉夫人事之得喪一去一來者天也至于上承詩書之澤下為曾元之計厥有道焉昔康叔之始封武王告之以祗通文考又曰敷求殷先哲王曰丕遠惟商考成人曰聞由古先哲王說者曰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斯言也凡康叔之裔皆可服行之矣鍾之北遷混于圉圓而不為習俗所變知教其子吾知衛氏之必復其始故叙以徵之

宇文氏族譜序

太史宇文先生公諒既增其家譜稿至京師屬臨川危素叙之蓋其先自成都寓吳與宋世多顯仕者端平以後蜀有兵擾不可歸而以詩書為世業至先生復取世科為名進士可謂盛矣後周書云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朔野後大入普回因狩得玉璽以為天授故國號宇文遂以為氏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為東部大人或曰鮮卑呼單為俟汾音譌為宇

文若今本要甲偽稱為趙是也天台胡三省氏謂後周書為非是而是延壽歐陽子宰相世系載俟汾之說而開封王應麟氏亦取之比歲有旨修宋史素以經筵檢討備敎史官求遺書江南見先生于錢唐其後先生以書言凡兩密先世事狀而皆不及遠矣館故紀載之際頗有遺憾今譜既成先生身為史官當撰次家傳以傳于世可以夫以宇文既出于遼東塞外其文學政事昭映今古由此觀之不必生于中土然後為足貴耳古之明王立賢無方者其以是與

生字子貞元統元年進士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廿一

芳樹園

昭先小錄序

宋德祐元年十月乙卯通判常州陳公昭死城守後六十九年為大元至正三年皇帝詔修遼金宋史其曾孫顯曾以書告史官翰林直學士王公沂師魯翰林修撰陳君祖仁子山經筵檢討危素太僕請錄公死節事陳君及素復書曰史官修譔余君廷心實當紀公事而慎重不輕信于是顯曾又亟以書告余君反覆哀痛余君雖愛其詞然猶難之後從國史院史庫得德祐日記載公授官歲月與夫復城守兩轉官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廿二

芳樹園

城破死節褒贈等事甚衆始為立傳而顯曾未知也遂走京師伏謁余君以請今其傳既上進矣顯曾退而輯次諸公為公所著文字及其前後所與書問題曰昭先錄使素序其端素使過常詢其父老而叅以野史雜記所載獨恨忠義之家其子孫往往材智下不能道先世事可勝悲哉而顯曾獨憐之為于此慰其先德之不傳可謂賢矣且顯曾學行淳懿方出而當世之用此錄蓋不待叙而傳者然素讀宋禮部郎官鄭公光薦續宋書謂常之天慶觀道士叔城內外

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餘婦女
嬰兒四百而已大軍入江南屠戮未有如此者則常
之事史家尤當盡心焉按大元丞相伯顏驅降將呂
文煥縣常嚮臨安先是左丞阿答海攻之月餘不能
下會守臣趙興鑑稱病溫人王良臣者屢舉不中流
落無籍人也適寓常與錢訢者詐稱郡官開門迎降
上書首署錢訢而末及已今法以署後者為長良臣
遂守郡訢乃次之是年三月故叅知政事姚公希得
之子訢以知某州家居宜興與公合謀起民兵二萬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廿三

芳樹園

復常州事聞丙申授訢帶行軍器監簿知常州調揚
州兵七千隸之五月戊子公差通判常州六月戊辰
特以其職起復加奉議郎于是樞密院都統制劉師
勇副統制王安節皆以督府命分兵守常加師勇安
撫使殿前都統制張彥攻呂城八月加彥遥郡觀察
使師勇防禦使又命統制張全將淮兵二千來援文
天祥督軍平江公之子應龍奔懇乞援天祥義之使
朱華將三千人尹玉將五千人會于五牧全往橫林
設伏于虞橋大兵掩至麻士龍死之全不救走還五

牧華欲搥塹設柵全皆不許大兵薄華力戰自辰至
未華軍死于水者不可計至暮大兵逃出華背曾金
謝雲胡遇曾王先遁尹玉力戰手殺七八十人全軍
隔岬不發一矢華軍浚水挽船全斷挽者指于是多
溺水者尹玉戰死全亦宵遁唯尹玉殘軍五百與大
兵角皆并力死戰無一降者質明易崇等四人脫歸
天祥謀再遣兵道不通矣全淮東僨將也嘗從呂文
德復清河兵已入城全鳴金散衆文德不敢以斬將
自專送之閩帥竟免之及是天祥欲先斬全并寘敗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廿四

芳樹園

將于軍法以全朝廷所遣請于陳宜中宜中又免之
卒以降天祥至餘杭始斬曾金以徇且自呂城之敗
城中短氣然猶堅守四十餘日殿司及所親籍々偶
語欲進異謀輒憚師勇忠壯莫敢發言俄羣鴟飛鳴
匝城下衆疑其妖亡何大軍有鴉鵲以集城上請以
善馬金帛贖之師勇不予與淮將謀十月丁巳率勁
兵突圍出戰乙卯伯顏率二十萬衆抵城下急攻北
門將士力戰甫退遽攻南門屬地分將張超離所部
謁神祠大兵自起所守廢登城軍士不見主將拒圍

不力城遂破撥發官傳忠導師勇以數百人開東門
板柵踰塹而去師勇弟馬墮墜躍馬不出師勇遙舉
手與訣轉戰而前間道疾走幾危者數比至平江才
十一騎云安節善用双刀率死士數十人巷戰及左
股斷猶手殺數人大兵脅之降安節大詬曰汝不知
守合州王節使耶乃吾父也吾豈為降將軍辱吾先
人遂死之天祥後繫燕獄為詩哀常州云常州宋睢
陽也北兵憤其堅守殺戮無遺死者皆忠義之鬼哀
哉哀哉詩曰山河千古在烟火一家無壯甚睢陽守

先學士全集

卷二

廿五

芳樹園

冤哉馬邑屠蒼天如可問赤子果何辜唇齒提封萬
撫膺三歎吁豈縱火自燒公調兵巷戰敗歸坐聽事
左右牽馬請曰小東門出公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
日中兵至堂上慷慨不屈死于所居之位是時淮軍
死關人殺數人乃死有婦人重傷伏積尸下見淮軍
六人為大兵所逐六人反背相拄且前且闘殺數十
百人乃斃其謀之者宜興浮屠起兵戰死徐道明天
慶觀道士不降死至是宋雖危猶用褒卹之典贈麻
上龍正任高州刺史一子承信即尹玉豪州團練使

立廟贛州一子承信即賜田二畝王安節保定軍承
宣使謚忠靈二子太使臣恩澤賜銀絹五百會子二
十萬田千畝姚崇龍圖閣待制公得贈朝奉大夫直
寶章閣一子將仕郎皆立廟莫諫之武功大夫素昔
聞儒者之言曰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
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
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于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
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
丁公之戮文皇章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

先學士全集

卷二

廿六

芳樹園

崇世坊非淺見俗識所能測也仰惟今皇帝示天下
以至公明詔史臣毋諱死節素待罪史官分修忠義
傳網羅放失夙夜兢、故常之事得而備書之然猶
恨死者多遺其氏名為之永慨而已願安得家有賢
子孫如顯曾之能昭其先者乎公家本寒素既祿食
連歲稔頗多積粟鄉人之乏食以衣來質即以粟與
之頻歲不贖歲久衣甚多是歲又盛釀酒九月十有
三日公生之日應龍自無錫以數舟載衣及酒盡裝
以入城稱壽因犒軍士畢公曰吾必死此吾宗不可

無後汝歸守墳墓母後來泣別而出故應龍既請援
督府又傾家募士以補散亡革命之後杜門不出命
子協贖求公遺言錄藏之衣冠不改終其身焉顯曾
之生協稟其父以制名字以景忠訓之曰顯曾者欲
以汝顯其曾祖也景忠者欲汝景慕曾祖之忠烈也
汝其識之及病革遺言曰汝無忘重闡之養及名字
之命顯曾泣曰不敢忘而目不瞑顯曾曰不敢忘遺
訓也乃瞑時顯曾年方十六故顯曾克篤教誡父而
勿懈余讀其昭先之錄亦必為之廢書而感泣也至

正六年四月既望史官危素題

元氏世錄序

唐之末世盜賊蠭起黃巢黨柳元璋陷撫州先南連
府君昆弟戮力平寇攻元璋于象牙潭斬黃可思李
道謙僖宗嘉其功授府君刺史府君之弟諱仔昌為
信州刺史再授虔州刺史改弋州刺史加饒州制置
使楊行密自稱晉後遂自為淮南節度使及其子渥
偽稱吳改元隆演盡陷江西州縣弋州府君去依吳
越錢氏梁貞明三年十月六日卒年五十有八弋州
府君二十二子其十一人德昭易姓元氏從吳越錢

做歸宋事見宋史宋以德昭為右僕射兼侍中晉國
公生九子幼子守文咸平進士官止大理寺丞知白
州生子絳天聖五年進士神宗時叅知政事官至正
議大夫魏郡公太子太師謚章簡生二子耆寧耆弼
五孫延祖似之紹京紹直紹著曾孫之可考見者曰
康曾自章簡公二子而下其歷官皆莫可得而詳五
孫亦不知耆寧有子若干人耆弼有子若干人康曾
者亦不見五人之中孰為其父弋州府君子二十二
人晉國公為最顯曾未七世也已漫不可稽而欲求

三十一人之裔愈難知已自易以以來危氏有諱清
臣者嘗與章簡公以詩叙宗盟章簡公亦歸南城界
潭省墓刻石永福僧寺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右正言
諱佑章簡公實銘之章簡公故第在平江之帶城橋
至正四年素以事道出平江徧詢其後無有能言者
徵之吳郡志亦無一字及之臨安郡志頗載其事平
陽張君仲舉與素同官史館聞語素曰杭之新城有
儒者元姓自謂與子同出信乎素喜甚會大梁段君
吉甫亦在史館將還錢塘亟以此事屬之段君三使
危學士全集 卷二 十九 芳樹園

卷二終

危學士全集卷三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全邑後學李相輯刊

嚴紋璽

余之梅

序

三皇祭禮序

皇帝御極之十有七年詔祀三皇遣大臣攝事三獻
用樂著為令從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臣文書訥
所請也臣素供奉翰林嘗定撰樂章太常博士臣任

危學士全集

卷三

芳樹園

拭制樂名御藥局太史臣盧亨審其音律就正于禮
部尚書臣趙璉乃以上聞臣素調官奉常為博士竊
思既隆其禮宜制儀文頒行郡縣屬臣拭拜監察御
史因討論典故為祭祀禮一卷叙曰昔孔子傳易繫
辭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裁成輔相之功大矣蓋
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利及于千萬
世之久雖竭四海九州之奉魯不足以圖報萬一禮
曰法施于民則祀之孰有先于三皇者乎然而三代
以來卒莫之能行報本反始何其闕然唐元宗僅置

廟京師宋太宗祭伏羲于陳神農於亳黃帝於初
已郡邑徧祀成秩無文未有盛於我皇元也在至元
初以醫家顯其享事議者謂三聖人之功德含齒戴
髮者皆當尊而祀之豈獨醫家所得顯之耶由元貞
以來臣僚間嘗以為言有司漫不之省今皇帝克承
丕緒嚴恭寅畏事神治民者靡不盡其道故斷而行
之嗚呼盛哉臣素蒙恩幸被任使與聞禮樂之制作
願以非才惡能上副聖天子敬祀神明之意臣寔慙
焉姑識之篇端以俟來者

夏小正經傳考叙

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
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註
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
火而未至于泯滅況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國家之
政生民之業具列于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章史君
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考證以山陰傅氏本
及采儀禮集註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註
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攷訂者隨事疏於傳
文之下脫衍者列序于後即其手摺之詳訓詁之密
非篤於古學者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
句章得是書於君之子塾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于
篇端

孝經輯註序

古文孝經出秦火之餘而顏芝子貞所獻今文孝經
十八章已行於世孔安國馬融為古文傳長孫氏江
公后蒼翼奉張禹乃說今文劉向校書不以古文為
是故不列于學官劉炫作稽疑不以今文為是陸德
明謂古文世既不行隨俗用鄭玄所註今文司馬貞
力主互註唯劉知幾主安國傳于是黨同伐異爭論
遽起唐玄宗遂註今文刻石長安仍詔元行冲撰疏
自是以來祖述者幾百人宋司馬文正公言壁藏之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四

芳樹園

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
肅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泛顏芝本唯
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王勔之勉注
書甚晚乃用力于孝經章分句析條紀燦然博考諸
家之說擇其要者萃而錄之而大要以朱氏為宗嗟
乎以此書觀之千載之下而欲臆度縣斷于衆說紛
紜之中非篤信精察者不能然也夫孝之為行大矣
推而行之其道溥矣王君其善錫爾類者乎王君曾
南人仕至大醫丞老而幼學可嘉也

漢藝文志考證序

漢藝文志考證六卷宋禮部尚書浚儀王公所著也
臨川危素曰儒家之學至宋而極盛大脩矣嘉定而
後其弊滋起大抵持鹵莽之學以爭雄述燕穢之文
以相尚假高虛之論以自詭此其人才衰微國之所
以馴至于滅亡士生其間而不變於其俗而卒能出
入百氏羅絡羣言地負海涵莫之紀極若是則免固
陋之訛矣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頌安得高
談性命以自衒塞其耳目哉興公所以自拔于紛

危學士全集

卷三

五

芳樹園

之中而力追古學者歟初公擢進士有列於朝稍踐
華要而國事日非賈似道既斥公遠當言路盡劾其
黨不少貸至加恩皇子竝事實從公議及歸四明遂
堅卧不起杜門著述世號宏博此書其一也蓋藝文
之見收於前史者其目耳而千載之下欲考其原本
證其繆誤亦誠難哉非曲暢旁通支分派列亦不得
與於斯即是可以窺公之學矣素既承詔修宋史紀
載公之言行甚脩復因其孫厚祿之請而叙其書後
之君子其亦亮之否乎公諱應麟字伯厚

君臣政要序

至正元年九月日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
卷召翰林學士承旨臣夔、學士臣朶爾直班崇文
少監臣老、傳敕侍讀學士臣鎖南直學士臣拔寒
崇文太監臣別里不花少監臣老、宣文閣鑑書
博士臣王沂授經郎臣不答實理臣周伯奇等譯而
成書又敕宣徽供稟稍越三月書成又敕留守司都
事臣寶哥以突厥字書之臣嘗讀唐史開元元年晉
陵尉楊相如上疏元宗覽而善之今考此書相如為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六

芳樹園

陸渾尉進書在開元十三年疑史失之也書成召為
左拾遺其制詞猶在蓋史畧之也由此觀之史其可
盡信乎其書卷、於興亡之故反覆乎天人之理忠
厚懇惻出乎愛君愛國之至誠道揆法守于是乎在
且樵夫之言聖人擇焉況其著書立言有可傳於後
者乎臣竊稽相如進書之歲東封泰山告功皇天、
下極盛之時魯未數年鑾輿播遷國勢危促馴至於
極亂矣是以古之聖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夙
夜憂懼恒致慎于斯故知之而必行行之而能改斯

可也向使元宗篤信而允臨之尚烏有天寶之禍哉
臣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掩卷而三歎焉宋臣蘇軾繼
寫唐陸贄奏議以進而曰若使聖賢之相其亦如臣
主之同時陛下照臨萬方作新庶政思以承億萬世
無疆之休迺御延閣爰出是書俾以精微達諸國語
聖心之所在有非淺見薄識所能窺其萬一也臣素
執事經幄身親見之乃因臣拔寒所訂重加校讎疏
於其下藏之中秘以備山夜之覽故得竊述其區、
之志云

危學士全集

卷三

七

芳樹園

本政書叙

本政書十卷宋賀州學教授林勲所著始素得東陽陳亮同父所作序於龍川集中欲求其書不可得及至四明從鉛山州儒學教授程端禮敬叔家亂書中僅得三葉端禮曰吾求此書久矣而未嘗見或得之願以告我至括蒼又從王興祖君起家觀朱文公與潘叔度氏手帖屬抄寫校正此書至松江始從莊肅幼恭家得亮所刻本至精好而永嘉薛士龍季宣跋其後素既假于莊氏繕寫之亟以書告端禮書未至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八

芳樹園

而端禮沒端禮守經好古惜不及見也嗚呼任土作貢之法尚矣而儒者之論三政必曰井田井田豈不善哉然治天下之道或損或益或沿或革因時御變與民宜之以阡陌既開而欲復井田之制是猶畫契已作而欲反結繩之時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也勲于是書處之至精而慮之至密足以見其經世之大略矣當宋高宗之南遷行經界之法其時勲之書方作也惜乎未有能荐其人而用之我世祖皇帝一天下因勝國之舊以定賦役其時勲之書猶存也惜乎未

有能獻其書而行之矣此二機勲之志卒未克信於後世功名之士亦足以慨然于此乎皇上詔修宋史素為勲立傳而撮其書大要存焉顧家貧不能刻其書以傳姑叙而藏之以俟後之知者

危學士全集

卷三

九

芳樹園

經邦軌轍序

經邦軌轍十卷臨江郭君慶傳之所著也其目則十有二曰格君進賢卹民正己守法勉學去邪絕私識量任職兼聽寡欲各引經史于其端而証以國朝名臣之事其後則君自為論斷以發明之監察御史以君所著有補於當世薦於朝集賢翰林兩院較其書亦以為善乃按令式命為學官君持其書使予序之嗟乎經邦之道夫豈易言哉今夫梓匠輪輿猶有俟乎規矩準繩而後可以作室制器況於身居輔弼危學士全集卷三十一 芳樹園

疑丞之地廢興治亂之所係豈可以不學無術者苟充其位使陰陽不和水旱游至社稷其有不至危亡者乎傳說之告其君有事不師古之戒周公有兼三王施四事之思古之聖賢莫不皆然後之經邦者不求昔人之軌轍而遵行之其可乎哉今皇上嗣大曆服勲賢並用君所著書適際其會然而藏諸有司而已君雖授官以去猶互繕寫進於延閣頒示羣臣俾公卿百官咸知經綸邦家具有成法一旦舉而指之宜不至於曠官而敗事則君著書之功何可既也

明倫傳序

明倫傳五十卷曰君道父道母道子道婦道夫道妻道友共交道師生家臣僚屬知舉凡十五門蜀郡楊君三傑之所著君既序次之而列其凡例於前監察御史以君書有補於世教薦之於朝集賢翰林禮部議以克合中書移江淞省刻其書蓋嘗求君著述之意以為人之處人倫之常可能也至於處變而常其變者不可能也且常而至於變固人倫之不幸素其位而行顧不在於我耶然而未易言也非格物之深使義精而仁熟固不免於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過與不及其失則均君之為書誠足以資學者格物之助譬諸養生之菽粟治病之藥石其可缺哉抑先王之澤既熄數千年間議論之未當處置之失宜經權之不明性識之昏蔽雖處君父之尊猶不能明乎臣子之所當為況於其他乎此書之盛行於天下家藏而人誦之尋教肅行具有成法因時制變不失其常豈待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君著書之功于是為大若是而猶陷於偏黨而不自覺無乃自暴自棄

之甚者君亦末如之何矣君在京師數與余論天下事觀其練達政務而沈毅有為則其書非直為空言也乃序而歸之君字曼卿

太平十策序

太平十策者臨川艾君本固之所著也其綱曰開經道以廣聖學廣儲蓄以備水旱行銅錢以助鈔法嚴考績以擇守令崇節儉以厚風俗汰冗員以厚正官獎廉讓以化官吏舉孝弟以正民彞通資格以任賢才修武備以振國威艾君上書時今太師忠正方入相得君書大喜中書參議何廷蘭世稱能吏亦曰君言可用下之部而吏議沮之不報予嘗論之四民之中惟士有天地民物之責雖窮居艸茅其慮必周于天下後世此昔之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也君處田里之間民生之休戚見之詳矣國政之得失思之熟矣而又能窮經考中以損益古今之宜此十策者蓋其粲然可舉而行者為國而不先乎此則以為治者皆自詭而已顧豈可以老生嘗談視之哉今夫居高位食重祿者非無其人而乃使布衣之士焦心勞思徒步五千里奮然言事言之而又困於吏議吾不知其何說也因閱其草稿書以歸之

平徭六策序

延祐間徐長公先生來主簿金谿縣余以縣民常造先生所請舉子業間出其長子中立字宗道所著平徭六策余錄之藏於家當此之時宗道為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府令史上其策江西行中書省行省得其言亟命從軍廣西未幾客死所著之策遂為空言其可哀也夫余得其言十有四年矣而徭獠尚據山區谷聚之險創作甲兵賊殺官軍俘人子女斂人貲貨以至勞廟廊之經營罷州縣之餉餽彌年曠日荒危學士全集 卷三 十四 芳樹園忽不常豈所謂六策者未有舉而行之者乎不然何其久而未之能息耶儒者之論必曰先教化是固然也蓋必有以因事而制變隨世而立功古人有言識時務謂之俊傑然則宗道之策寧可廢之乎嗚呼宗道已矣其負才能尚氣概凜然可畏男子世豈多見也苟有能知其人而求其策以之攘除外患起立殊功夫豈不偉然則宗道猶不死也宗道沒時長子士原才十歲今既長能劬學哀其父之不幸況余求是書將付梓以俟知者因并叙而歸之惜予文不足以

顯宗道也宗道卒時年三十有一云

浸銅要畧序

德興張理從事福建宣慰司考滿調官京師會國家
方更錢幣之法獻其先世浸銅要畧於朝宰相以其
書有益經費為沒置興利塲至正十二年三月某甲
子奏授理為塲官使董其事理持其副屬子叙之叙
曰錢幣之行尚矣然鼓鑄之無窮產銅則有限理之
術乃能浸鉄以為銅用費少而收功博宜乎朝廷之
所樂聞也當宋之盛時有三司度支判官許申能以
藥化鉄成銅久之工人厭苦之而事遂寢今書作于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十六

芳樹園

紹聖間而其說始脩蓋元祐元年或言取膽泉浸鉄
取鑛烹銅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舉洗者一曰黃牛
七日一舉洗者十有四曰永豐青山黃山大岩橫泉
石牆隄齊官隄小南山章木原東山南畔上東山下
東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舉洗者十有七曰西焦
原銅精大尚山橫槎山橫槎隄羊棧隄是冷浸橫槎
下隄陳君爐前上姚旻下姚旻上炭灶下炭灶上何
木中何木下何木凡為溝百三十有八政和五年雨
多泉溢所浸為最多是書理之先贈少保府君諱潛

所撰以授其子贈少師府君諱盤成忠府君諱申少
師之孫參知政事忠定公諱燾寔序志之我武宗皇
帝詔作至大錢理之從祖諱懋與理之父諱述以其
書來上皆命為塲官未及鑄印而塲師罷至理復因
是蒙被異恩幾於古之世官惟其父子祖孫顯於一
事其講之精慮之熟可知已何患乎鑄冶之無功寶
藏之不興哉雖然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願上之人力行何如耳昔者張氏若贈少師
諱根著述傳學者忠定公事業在信史公侯沒始將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十七

芳樹園

在乎是異時之所立當不在此也理字伯雅

史館購書目錄序

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史遣使旁午購求遺書而書之送官者甚少素以庸陋備數史官中書復命往河南江浙江西素承命恪共不遑寧處論以皇上仁明銳志刪述于是藏書之家稍以其書來獻驛送史館既採擇其要者書諸冊矣暇日因發故積錄其目藏焉其間宋東都盛時所寫之書世無他本者今亦有之朝廷之購求民間之上送皆至公之心也素之跋涉山海心殫力勞有不足言後之司筦鑰者誠慎守之不至于散亡可也有志於稽古者豈必有所增廣其學問云耳至于人情之險阻事物之膠轕別為之錄以示兒子俾知生乎今之世雖事之小者奉公盡職之為難

元學士全集

卷三

十八

芳樹園

上都分學書目序

開平距大興且千里大駕歲一行幸恒以仲夏之月至及秋則南還故百司之扈從者驟往倏來無復久居之志在上者固簡其約束而勿違有所程督國子監歲以助教一員佩印分學政學錄或一員伴讀四人實從諸生之在宿衛或從父兄多至數十人以廩給庖隸自隨學館即孔廟西北為之遠絕塵囂人事希簡助學專於教事非休暇不出戶可以稽經誼史探索精微之蘊百司扈從者求如分學之安適亦云鮮矣至正十三年助教廬陵毛君文在實在行中乃節縮餐錢之美購書一千二百六十三卷為三百五十冊真于分學蓋上都書最難致昔賀涇陽王為留守嘗遣教授董君買書吳中藏於學官刻書目于石文臣之嗜學者往往假讀之此還必歸之典守者先是分學亦假其書或他司已假則不可得有志於競辰者甚為之惜頃分學買書自毛君始繼至者將歲而增益之當至於不可勝筭諸生學古以入官治心修身一徵之方冊毛君之功夫豈少哉祭酒魯郡

元學士全集

卷三

十九

芳樹園

王公移牒開平府俾以其書與儒學舊書並藏置書
目一藏崇文閣一藏開平儒學一隨分學而予序其
端是年分學官學錄李文伴讀劉壽張儼苑致陳信
也

借書錄叙

予家唐宋時徙臨川先世多藏書國初罹兵燹無存
者其存者不多如見故物記方髫齡先大父俾治儒
業甚篤及長出從師友稍知自勵而無書宋又貧不
能致書學未成輒為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
問遺姻族應接賓友其贏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
而書不可不備也若此者幾十年然捃拾纖細書亦
不能多致獨賴藏書之家多素之親友雅知其嗜好
之顯有以書假借或久留而不怨或數請而弗拒故

於天也日月星辰風雨霜雹之象於人也聖賢仙佛
文武忠烈戰伐攻取賊亂奸詭之迹於地也山川郡
國城郭塚墓艸木昆虫之物靡所不載反之于身則
性命道德昭焉施之於事則禮樂刑政具焉至于法
書碑刻稗官小說方伎之微術數之末亦莫不有所
遺顧素之朴愚固陋而窺萬物于其間者皆諸君子
借之以書素得而讀之、力也向微諸君子吾幾不
得古人著書之意矣則諸君子惠何於素何其厚哉
故載其所借之書并附其家世姓名出

處為借書目以示子孫

太行書院四詠序

太行書院者國子伴讀獲鹿高健文剛之所建也載道在經紀事有史羣言迭興百氏諸子細帙牙籤卷以億秭是以作教善之棲倚、修竹卉木載芳亦有良朋來自遠方麗澤之兌講習有常是以作盍簪之亭聖學之傳唯鄒孟氏養氣浩然要在集義室宇甫營名則久制是以作集義之齋太行之雲網緼變化膚寸之生雨澤天下執友、旃春秋夏是以作友雲之軒孰記其樓御史安陽許公也孰名其亭集賢危學士全集 卷二 廿二 芳樹園

大學士太原呂公也禮部尚書襄陰王公實題集義之齋而友雲軒者文剛之友安陽蕭貢士亢宗所寓也書院之學者童冠僊々響然來臻登其樓有稽古之功憩其亭聆伐木之詠入其齋知進學之基處其軒契觀物之妙是故古之君子藏修游息無往而非學者皆此類也文剛之布置經營其勤若是而豈徒哉而豈徒哉亢宗將取世之名能文章者各賦以揚其美而予為之序

玉堂集叙

昔我太子太師章簡公以世家子登宋天聖五年進士甲科歷任州縣彌為清強神宗既更庶政欲慎選詞臣宰相王公安石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耳元某是也時雖作龍圖閣學士詔下遽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其制書詔令純深溫潤抒思深長、於應制神宗深加賞激至于碑表詩歌之文無所不精丞相蘇公頌論公持論前言往行講尋源流或推究天人善惡之應非其所屬往々更相推危學士全集 卷三 廿三 芳樹園

許由是知公之學豈可以淺近窺哉素之先世藏公玉堂集誠欲集等書兵燹之餘無復存者及客京師得玉堂集廿卷於翰林史院公庫因假傳鈔蓋為學士時代言之作也及洪憲古書者得玉堂詩集一卷餘所得者鹿苑寺記等文數篇而已謹存而藏之凡所以頌公者皆非一家之私言也自公之沒二百六十二年吾宗詩書之澤猶未至於斬絕者抑公有以振起于其前歟後之人讀公之書尚無怠于世業可也

廣信文獻錄叙

言東南大郡也其山雄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為人
文章尚節概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啓其
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于此而士習
益盛繇藏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書閣知同州
鄭公驥以來皆能伏節死義尤足為是邦之重矣予
家鄰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文集序獎譽脩
至親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
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他書僅成數傳其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廿四

芳樹園

闕遺固已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
沒史家有遺恨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質時客
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
人所為文詞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
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不忘乎此訪求故家
世族至於浮圖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蒐輯象類
非笈之而文質不答其老師宿學及聞前代故實者
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攷
見數縣之事及再造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脩而所

得益富而文質將還江南徧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
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
遊塵一歸于昧耶予故嘉其篤于好古而為之序

卷三終

危學士全集

卷三

十三

芳樹園

危學士全集卷四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李

相輯刊

嚴致璽

余之梅

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序

臨川吳文正公年譜一卷門人危素所纂次初公既捐館其長孫當常草定其次序又以請謚來京師以蔭補官朝廷知其能世家學馴致清顯數詔素列行

危學士全集

卷四

序

公以傳于世素以及公之門者在朝在野猶有其人故屢致辭讓當以江西肅政廉訪使奉詔招捕盜賊十年不返而最後及公之門者亦皆相繼物故素于是不敢緩也會縣禁林調官嶺北暇日取其稿頗加紬繹凡公自製之文見于集中者可以互見宜不必載其與人論辨勝負一時之言亦復刪去祭文輓詩行狀謚議神道碑并附見焉嗚呼方宋周元公倡聖賢之絕學閔洛之大儒繼出遷國江南斯道之傳尤盛于閩境已而當國者不明重加禁絕嘉定以來國

危學士全集

卷四

二

芳樹園

是既章而東南之學者靡然從之其設科取士亦必以是為宗其流之弊徃々馳逐于空言而汨亂于實學以致國隨以亡而莫之悟公生于淳祐歲于咸淳而斯何時也乃毅然有志拔乎流俗以徑造高明之域宋既內附隱居山林者三十年研經籍之微玩天人之妙朝廷歷聘起或不久而即退或拜命而不行要之無意為世之用著書立言以示後學蓋粲然存乎簡編方成之英彥亦可以潛心于此而無負公之所屬望豈非善學者哉素幾弱冠以親命執經座下

張文忠公年譜叙

故贈撫誠宣惠功臣崇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張公年譜一卷素所撰次叙曰古之君子其出處進退豈苟然哉立人之朝食人之祿必憂人之憂其志在于天下國家而措心積慮不止乎一身而已如此然後有以建立於當世垂庥於無窮焉彼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斯孔子所謂鄙夫之苟得鄙夫而用之則君人者獨何賴哉自昔以來居高明眺寵祿之人磨滅湮沒不可勝數

卷四

芳樹園

主

芳樹園

惟忠君愛國有德有功者能自見於一時雖更千萬世之下其生氣凜然足以使夫頑夫廉懦夫立不與死俱亡也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豈不信然與公諱養浩字希孟沛南人年少從名師力學遊京師大傳魯國康里文貞公一見而奇其才辟為椽曹繇是歷踐華要為堂邑時有惠政在民拜監察御史力詆權臣叅議中書諫作鐙山君相方將用之公以親老辭歸田里以吏部尚書召不起居喪有詔起復又不起秦定間屢召皆不起及文宗即位除翰林侍講學

士尋改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公乃幡然曰西土旱災久矣其民苦饑饉吾寧忍不為之起乎散其貲財即日就道凡所為其民計者無所不用其至竟以憂勞薨于位海內惜之嗚呼觀公之去就大節從容得宜非所謂有志之君子者耶使公得君而行乎國政所至又可量耶公之文有雲莊集四十卷既刊于龍興學官經筵檢討魯郡樂公旭復掇集中之文關於治教大體者為若干卷別刻之以傳素在艸澤聞公行義既久至京師即又從公之子秘書郎引盡取所藏名卿大夫士紀述交際之文及公行事履歷通載為此書周雅有之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天下後世有志於自任者尚有所考觀焉故并為之叙

卷四

芳樹園

四

芳樹園

道園遺藁叙

太史蜀郡虞公之文曰道園學古錄建安劉氏刻於家塾曰道園類藁臨川郡學復刻焉公自編集皆五十卷而增損各異從孫堪復訪求其未傳者又若干卷俾素叙之公唐宋文獻之家幼從親徙居臨川天性精敏而家訓甚嚴方壯而出遊所交多當世之俊傑麗澤之益月旦不同及歟歷館閣遂擅大名於海內其文章之出莫不爭先而快觀得之蓋足以爲終身之榮暮年歸休江南又十有六年求爲著述者填

元學士全集

卷四

五

芳樹園

咽于門往々曲隨所願而泛應之然豪家厚齋金幣臨之以勢竟不可得也公貫通經史而博涉於百氏故犁然各盡其蘊而無所偏滯深知公之所造者殊未數々然耳固未始以文人自居或問作文公語甲曰言其所當言不可言者不言語乙則曰觀近思錄語丙則曰讀論語又曰天之風雨雷霆斯至文也其卒能默識心通於公意言之表者果誰乎素齋事翰林學士吳先生於華蓋山中至于論文則必以公爲稱首公之南歸始獲從容奉教觀其文神奇變化誠

不可窺測以蠡管也真定蘇叅政伯修與素約曰吾二人辱虞公之知盍各求其遺文他日合爲全書庶幾不至散軼可以追吾黨之責伯修既物故素亦未遑有所銓次堪之爲是甚喜其承家繼後之異乎他人也公諱集字伯生仕至奎章院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監察御史請加褒謚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追封仁壽郡公諡文靖

元學士全集

卷四

六

芳樹園

柳待制文集叙

天之生才所以資一世之用使之盡其才者夫子宰
相之事也千尋之木生乎高崖深谷人蹟所罕至之
地匠石之營宮室者必即而取焉况乎人才之足以
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者乎詩曰謁々王多吉士唯君
子使善治其天下國家者宜于此乎留意焉可也方
仁宗皇帝在位崇尚儒術蓋朝廷極盛之時于是泐
冰之東有柳先生道傳出執政知其才用之於成均
又用之于頌臺焯有譽聞及出提舉江西儒學滿秩

先生全集

卷四

七

芳村園

而還家食者餘一紀今皇帝召還為翰林待制將進
俄卒于官先生為國子助教監察御史馬雍古公薦
先生可任風紀御史大夫怡實不從江西之還在朝
之能忌嫉之者阨而不展及公論開明擢賓館閣而
公老矣故其所學百不一見于功業所以傳示來學
者獨賴文章之存而已先生少歷遊前代遺老之門
賅綜百氏根極壺奧故其文雄渾嚴整長于議論而
無一語蹈陳襲故蓋傑然于當時者也先生既沒門
人貳良宋濂類集為若干卷而屬素叙之先生官豫

章素以諸生見烏凡訓誘獎勵者久而彌篤知其得
於天者不可謂薄而阨于人者往々若是々故讀其
文而深惜其才之不盡用也

先生全集

卷四

八

芳村園

滴水集叙

滴水集四十卷宋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李公之文公諱復字履中世家開封之祥符其先人累官關右遂為京兆人公年十有六取國學解自以年少十年不試禮部益刻苦學問元豐二年登進士第不就制舉宋用兵靈夏時相誘公為侍從公毅然却之邊臣請造戰船戰車公則又為力疏其非役乃罷其節概之粗見者若此所蘊之大者固未試也叅知政事觀文殿學士吳越錢忠肅公從公之孫龜年龜朋得公文

集將刻而傳之不果錢公之孫左丞相成國公象祖稱公學問淵源文章爾雅議論淳正淳熙九年守信州乃刻於公庫以成先志今百七十年矣素少讀夏書建安蔡氏于禹貢導河積石之下引公數言且謂公之學甚博自是欲求公他文久而勿得比供奉翰林始獲讀公全集猶是賈丞相似道家本廣信舒彬文質以書來言曰吾郡所刻滴水集僅存而多脫落彬遊京師遂摹刻其書以來彬又從儒學假舊藏本補其闕以遺素仍假翰林本較定然彬與素皆貧

力不能完其板姑遂識之使吾後之人知先正之文日就湮沒其難致如此彬之高誼其可忘哉公嘗謂漢唐之人皆竭其精思自謂潤步一時曾何所補亦小技而已其志必欲發道之奧明理之隱宜其文之可傳也

舒文靖公文集叙

舒文靖公文集十有六卷第錄如上公諱璘字元質一字元賓明之奉化人其學行歷官楊文元公銘其墓表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時作祠徽州而為之記禮部尚書王公應麟嘗作小傳載四明志今天子詔修三史官危素以公與沈端猷公全傳宋史梳可得而攷矣素于公相後百年相距且千里數夢寐拜公而求教焉大瀛海逸人呂虛夸公里人素嘗屬之求公文集既數年乃以書介公之六世孫莊七世族

孫祥金奉遺稿至京師以授素謹取而次第之素之不敏蓋粗考公之學一本諸心放而為言無往而非此心之妙斯豈執筆摹擬區區于文字之末者所能窺其彷彿哉因叙其端以俟後之知公者

承宣集序

承宣集者宋政和間朝請郎樞發遣南雄州軍州事周公錫所著也叙曰吾讀周官書所以治其天下國家大綱舉而衆目張可謂密矣後世一切偷為苟簡之計授之以一縣一縣之事有所不盡知授之以一郡一郡之事有所不盡知任之以天下能盡達夫天下之事者蓋寡矣其故何哉蓋當世之亂離則兵革起而有所不暇為世之小康則虛談勝而有所不屑為于是乎率皆隨於因循苟且之習政有所不舉法有所不行凡舞手以乘民者一聽命于胥吏馴致之久民情愁怨天災流行其禍不至于敗亡不止也公以宏深之學剛正之氣通練之才所歷皆可攷見其成績晚起廢斥守此州著為是書而有日成月要歲會之遺法焉故山陽徐先生積亦屢稱公之為政觀其書可以知其志焉公去南雄百八十年而宋亡之邦遂歸皇元職方累聖之深仁厚澤被于遐方為牧守者固多慎選其人况世殊事異其設施之道有同有革不可比而同者然公之書久將泯沒不忍使之

無傳金東平岳公齊高以名進士守南雄而廬陵劉
君楚奇自中秘書為郡幕長皆好事乃錄其書請刻
諸學宮予嘗為史官傳公事并請刻之思予之言不
足以重其書又請順慶麥公敬存為叙以冠篇端麥
公南雄人也叙公書為宜嗟乎予之卷于此書愛
其庶幾有周官之意故反覆道之覽者推其類盡其
材則事功可立矣

廣信桂氏三世文集叙

廣信桂氏自司空公顯于五季宋初其族以儒學擢
科第者數世我陸文安公稱其族盛而尚禮法宋忠
臣謝公君直母家也余至治間客遊貴溪之境始聞
桂氏伯仲以文學為鄉先生乃齊沐修頌伏謁門下
于時澹圃先生武仲方頤白鬚類古君子不以余為
少年揖讓為禮甚恭猶抵掌談謝公言論風旨使人
毅然有立志退則泚其子林伯遊而林伯方覃思經
術思有所著述以翼衛聖賢之道而不務苟阿于時
好蓋余少林伯十有四歲林伯之子孟又少余六歲
而孟天才飄逸文采燦然尤為稱其家者也其後先
生助世子亦以家貧干祿久而不能歸間數歲而林
伯與孟則以書道其殷勤友誼甚篤也乃者孟之子
訪余于京師其名曰庸其年亦幾三十余於是見桂
氏四世而亦將衰矣庸索其曾大父大父父五世之
文請曰吾子與我有世契願叙而傳之予讀孟子蒙
之詩其四章曰內充既和外形我乃相時之
式原其六章曰聖賢有卓犖述是儀授指我的

是持所以述贊其大父尊府可謂善言德行予之不
佞誠不敢易其詞孟承其家學之緒故其文詞有作
者風昔人三世有集以為儒林之盛事乃今於桂氏
見之何其懿哉庸進于成均謹重而力學使余未老
并讀其四世之文豈非餘生之幸故書以為序

橫州新城詩序

周官之制致力于城郭甚嚴為之量人以營之為之
掌故以修之蓋人之並生于天地之間血氣嗜欲易
於為爭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子亦曰天時不如
地利今夫浚溝以為城鑿池以為郭所以脩豫先王
之制然矣我國家初平江南即下令墮天下之城郭
豈不以大兵所至若襄陽若合州攻之久而後破然
誠知其一未知其二也今中原之地曠數千里而無
城池之守近歲悍夫起自東海以數十騎橫行州縣
若蹈無人之境脩之無其素烏耳橫州當處右兩江
之衝夸僚之為害已劇至正五年廣信倪君友誠
佐是州與知州陳華甫巡檢郭君惠吏目廖瑩
修復州之域墮乃先為東南城門洎鼓角樓君既出
俸錢以為倡僚屬咸相其成未幾工告訖功居
可用也會同知州事于某知事朱某亦至官署是
計其役城方三百六十丈池三百九十丈乎浦永淳
之民聞之樂于趨事或得古甃于樂山石不可
計堅緻周正上志大元七年考之圖經

之誠慮民之切天有以助之欵則事之非常尤定矣
所當記也謹叙其本末請大夫君子詠歌之

趙鈴

趙鈴字某，又學浮圖法，吾父憂之，乃以吾兄
之為之，後然，涉吾父安焉。此書者，趙氏七世祖府
君之傳，願為之叙。按府君諱伯深，字逢源，秦國康惠
王後六世孫也。府君之父子，緬以德州兵馬都監
戍棣州，尋左遷監無為軍稅府君，奉其母張歸汴，值
金人陷京師，府君遂失母，獨與乳母走吉州，居焉。建
炎二年，府君之父起為慶州兵馬都監，而父子始得
相值。紹興八年，府君舉進士，監吉州安福縣稅。後十
年，父以建昌軍兵馬都監終府君，益念母，日飯道士
觀為尋訪。二十一年，會魯慥安撫四川，辟府君幕下，
行次棧道，前行者奔還，言有虎當道，乃止。逆旅一遊
士自西來告府君曰：而母為瀘州曹鈴轄婦，生二子，
而曹死，因忽不見，問後至者，則曰實未嘗見虎，府君
自慥向沿檄至瀘，訪得之，遂迎以歸。又後十有八年，
而終賦詩美之者，由慥以來，至于今，二十有三人，
而賦之者，亦相周必大以來，至于今，十有八人，府

君之傳則淳祐間通判某州事潘忠恕所撰也嗚呼
當宋二帝北行之日宗屬妃嬪罹禍三千餘人宅王
侯以至庶民遭俘虜者不可勝數高宗播遷僅存保
微緒于東南亂亡之后能若府君之母子相失而復
得百不一見也非誠孝之心上通乎天豈能然耶素
讀中興以來宗室列傳不著府君之事則史氏不能
無失矣先是其宗士瞰嘗錄羣從之言行曰玉牒朕
談多文采風致之事使其及見府君之行而書之則
於天典民彝豈不有所係乎哉府君之沒書七言四
句詩若安于死生者其有得於修鍊之術者與慥通
於神仙說所著書往往而在府君之傳其自慥與當
是時程氏之門人流離死徙使府君及與之見其不
能一變至於孔孟之道吾不信也我師之取宋大興
厓山秦王之後孟某者赴海死其子由儕感奮力學
善事其母今登南豐素將錄府君之傳以寄之并為
之序

楊梓人待制文集序

澧陽楊侯梓人蚤讀書天門山中既擢高科仕於州
縣者廿有餘年天子聞其文章可掌誥命乃召為翰
林待制然侯素重貴其文宋正獻公其榜首也欲觀
之不可得賂逆旅主人竊取之侯在禁林四方之求
文者未嘗漫與素琢末僚從容奉命承教于史館數
以為言乃得二鉅編讀之終歲而不饜蓋其詞根
極理要精深冲遠如滄海無波一碧萬頃信乎能言
者也詩云衣錦尚絅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唯侯有
焉此豈世俗沾沾自足外加表襮者所能知哉侯自
入官以來廉勤清苦爵有譽望東平申屠駟子迪素
峭刻不妄許可為兵部員外令武當舉守令一人
嘗語素曰吾所信者唯梓人耳則侯之於政蓋可知
矣侯于學尤深於易有所論述又補注水經皆當傳
于世故此不著

武伯威詩集叙

詩之作夫焉有格律之可言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王澤久熄世教日卑於是代變新教益趨于浮靡何
能有以興起人之善心懲創人之佚志也哉故共城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予讀邵子自序其
擊壤集深有感于斯言也蓋嘗欲倣其體而為之又
退而思邵子之為邵子其始學也冬不爐夏不扇夜
不就席者數年將以去已之滓久而玩心于高明知
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至于安且成必造乎此而

危學士全集

卷四

十一

芳樹園

後邵子可幾也區區模擬其文字語言之末則豈希
聖希賢之道乎及問學四方來京師聞武君伯威甫
閉戶却掃授徒于家悠然深堅不接世事他日其門
人山東牟讓持伯威甫詩二集編來請叙余反覆讀
之其辭肫肫篤寔朗朗高明志學于邵子者也嗚呼
斯道之將墜於地也久矣諸子之言千蹊百轍總之
不離詞章訓詁異端三者波流茅靡出彼入此所謂
思誠慎獨集義為仁之訓能真知寔踐於此者蓋鮮
矣伯威甫有志於遠者大者豈不傑然拔去流俗哉

則其為詩固非雕琢章句流連光景者之比余故喜
而序之伯威甫宣德人大德間以神童貢于朝有古
學于成均歷翰林中瑞典簿丁內艱服除授汾西縣
尹遂不復仕夫仕不仕不足以論吾伯威甫予所喜
者嘉邵之不孤也

危學士全集

卷四

十二

芳樹園

馬易之金臺後稿叙

易之金臺前稿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稿一卷為之論曰昔在成周之世采詩以觀民風其大小之國千有八百西方之國豳得七篇秦得十篇而止夫以雍州之域寔在方畿自豳秦而西未見有詩豈其風氣未開習俗不能以相通也欤易之葛邏祿氏也彼其國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去中國遠甚太祖皇帝取天下其名王與回紇最先來附至今二百餘年其人之散居四方者往來業詩書而工文章易之伯氏既登進士第易之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退藏勾章山水之間其所為詩清麗而粹密學士大夫多傳誦之然則葛邏祿氏之能詩者自易之始此足以見文化之洽無遠勿至雖成周之盛未之有也昔予客鄴為文送易之北來以為祖宗取天下豐功大業宜制樂歌薦之郊廟易之才足以為之聖君賢相制禮作樂豈終舍吾易之者哉

黎省之詩序

黎子省之自安南以使事至京師士大夫多愛重之及還錄其詩一卷以遺余皆道中所賦其詞清而暢其旨婉而正蓋飄然有凌霄之思者也夫文章之傳儒者視之以為末藝然寔與天地之氣運相為升降君子于此觀世道為大江之南自疆宇分裂宋中世以來以詞賦試進士而安南亦倣而行之皇元諸鉅公繼作力剗前朝之餘習駸然以及于古故中州之士知其所趨向安南邈在炎海之中其始也亦漸乎晚宋之風數十年間朝貢之使相望于道途故省之奮然欲掃其弊以追作者之志豈淺近者所能知哉省之既行予謹藏其書而為之序

李節婦詩叙

素以職業在經幄從翰林學士侍講揭公扈從灤陽
客有以李君卿妻孟貞節為言者揭公為之賦詩而
一時諸君子相繼有作素六賦焉灤陽在古為絕塞
然秉彜之在人心者無間于古今遠近當是時女婦
之貞節豈無其人而傳記有所不及載非可惜哉顧
今其地遂建都邑天子歲一巡幸事有係乎風教者
有司不敢以不聞以故旌其門者相望于閭巷若孟
之事又得學士大夫為之記詠以傳諸天下由是觀
之雖其命之不幸然猶幸生于斯世也且夫夫婦其
萬世之常道乎隋李德武妻裴叔英讀烈女傳見稱
述不改嫁者乃謂所親曰不踐二庭婦人常理何以
此為傳記耶善夫裴之言幾知道者雖然自先王之
澤熄世固有夫不夫而嬾不嬾者則孟之所以少喪
其夫不復他適又撫其子至能服官從政宜乎見稱
於君子也刑部侍郎襄陽王公彥寶屬素更為述之
將請朝之宗工碩人詠歌之以為世勸王公刑官也
豈不曰出於禮則入于刑所以防範其民者蓋得法

外之意者然則王公亦賢乎哉

續釋氏通鑑序

京師大寶集寺住持則堂儀公修續釋氏通鑑既成
屬予序之蓋宋咸淳間括蒼沙門本覺倣司馬文正
公資治通鑑例為書曰釋氏通鑑師之書所以繼本
覺師而為之本覺師之書起周昭王訖周恭帝今續
書繇宋太祖建隆元年至今其關於釋氏者纖悉
必錄至于國之大事亦附見焉初師之有志於是輟
衣資以購書藏書之家卑辭以求假殘碑斷碣足以
考徵者無不采摭雖隆寒盛暑刪述不倦亦可謂敏

危學士全集

卷四

廿七

芳樹園

矣不獨此也師少壯勵精其業周遊四方遇經綸禪
學之師皆深叩其間與故通而無滯公而不偏碩驟
讀其書者烏睹其用心之苦哉當本覺師之為是書
有疆場彼此之限紀載有所闕遺者勢也師據法席
於國中大剎遠四海混一之日得以博覲而詳取宜
其書之傳世而行後不其翹然而始終未四百年
而塵世之事變遷靡常夢幻泡影曾不足以論之而
釋氏之說歷四朝而愈盛宜乎提要脩言羽翼信史
師之道于是而益宏矣書凡十有五卷

釋景洙翠屏文集叙

余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君愛國之心與生俱生
假使鉄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為之廢書而歎詩云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夫
論者謂釋氏之學遠去倫紀其然乎宋慶元間小人
用事若福王趙忠定公以宗室為賢相擯死湖南一
時大賢君子相繼去國而吾朱子楚詞集註之作蓋
為此而深致意焉千萬世之下聞其事讀其書者感
慨係之矣而王之鄉人番禺僧景洙後百餘年好表

危學士全集

卷四

廿八

芳樹園

其事不一書之是非忠君愛國之心秉彝好德之善
昭明不昧其能然即使洙師生于當時必能上疏正
言如四明楊文元公投部去官如番禺柴獻肅公豈
不增夫綱常之重而公論不致若是其掩晦矣雖然
傳有之發潛德之幽光誅奸諛於既死則韓侂冑張
釜之徒死而有知聞洙師之論斷豈不局促愧思于
地下乎吁為人臣者亦可鑒哉泰定三年某月洙師
示寂又十年其學徒伯元掌書記于大龍翔集慶寺
余來遊海上過金陵暇日出洙師文集而觀之而歎

其於世道有補焉元之言曰洙師姓江氏蚤孤有賢母蚤績以資其茂師聞里有記廬全月蝕詩者亦具禮幣使往學其篤教類若此故師亦刻厲精勤六十餘年不廢書史是以賅洽深貫而尤邃于易元將萃師之文凡若干卷與好義之士刻而傳之其志殆薄俗所罕見故余為序云

溪香文集叙

古者豪傑魁壘拔出之士視其時與勢違寄於方外以自晦其才智吾嘗泛浮圖老子之徒以求其入亦時與之遇雖不能盡窺其中之所存察諸語言文字有不可得而遁其情矣番陽釋正則故大姓曹氏幼則志氣英發從宋江東提刑謝公君直遊讀孫吳書間則撫髀感慨視鄉里小兒碌碌不足數及謝公變姓名賣卜閩中執拘北行師以親老不能從久之剪鬚髮入里之華古寺學禪定于鉄牛禪師道出劉陽因道吾山中龍湫甚神有欲居寺者卜之吉乃留師投偈湫中能躍出水數尺若就之者衆為驚異定禪師與師言者非常人所能知徒見其外形骸忘物我休焉陶然視少年豪舉判然若異世矣然雅善為文詞方信帑行墨初則汨汨久而浩其神情變化意氣飛動猶有出入行陣激昂風塵之興豈非結習之未易掃除耶抑心華發明其言之出若雷行風動沛然莫之禦耶或問於師曰師之入于異教者何曰吾患頭有割因不復存髮又問曰師臨文猶書

姓名者何曰姓吾性也性可去乎余少識師于廣信
山中一見以古人相期因考求謝公之所以學師曰
要不外乎易于其勉之臨川慶壽寺僧師孔借其文
三復觀之至正六年主人饒旭子初至自金陵歸余
所寄書篋曝書守微觀遂識其上嗚呼方外之奇士
若師者吾不得而見之矣

先天觀詩序

先天觀詩一卷自翰林學士承旨楚國程文憲公而
下總若干人方魯尊師貫翁為此觀擇山水之勝而
亭臺高下位置各適其宜遊山之君子不及至者以
為恨學道之士尤樂其喧囂之遠可以離世而獨立
也素之叔父功遠甫少從尊師學在京師以觀之圖
及四明戴先生所為記求題詠于朝之名卿大夫清
河元文敏公與先叔父為莫逆交得記文手書一通
南望再拜曰江左之文章猶有斯人乎太史臨江范

公德機之詩曰玉堂學士危與吳謂先叔父及二教
宗師番陽吳公也元公親題其後深加贊賞元公學
問禁出中州然挾其才不多讓人即此可以觀其揚
人之善常有古人之風焉當此之時國家承平以文
物相尚名人鉅公畢集簞下雖一詩之出必各極其
所長期于必傳而後已故范公與太史浦城楊公仲
宏豫章揭文安公之詩皆作于布衣之時其後雖為
顯人今讀其詩亦非率爾而為者先天觀開于四方
萬里豈不以其詩而傳歟自薛真人元卿以來詩若

千首則尊師十世孫毛遂良叔達所求初叔達至京師俾素賦之素辭不敏安敢繼諸公之作求免於瓦礫之譏後十年叔達將請于其師遁教宗師劉真人畊阡刻梓以傳又屬素叙之唯尊師行誼甚高與開府玄教宗師張公居同邑定交貧賤時張公既遭逢國朝寵遇甚盛數招之不至其沒也僅歲宋高宗書陰符經及此卷耳張公祭之文曰偉哉斯人秉是正直則尊師之為人可知矣他日仙者金蓬頭結艸菴觀旁獨居二十有六年素屢宿菴中聞松風澗水之

中乎

山菴圖序

聖井山在信之上清宮東南上為神龍所居歲旱禱輒雨蓋人跡罕至之處延祐中永嘉金蓬頭先生修其學于先天觀風月良夜乃遊聖井捫蘿而上樂其深邃高遠也徘徊久之其門徒頗為構室廬以待先生之來余家雖隣境距其地不過十里朝發而夕可至且余性嗜佳山水而先生故心所敬慕者然僅能相從於先天所謂聖井山者未能一遊徒見其積翠千仞高入雲漢則其幽曼可知矣方外之友曰方壺

子者蚤棄塵事深求性命之學從先生最久先生既去人世方壺子稍出而遊觀天下之名山至京師魯未旬日即思南還與之交遊之素者爭挽留之張君齊輔知其志之所在乃取高句驪生帑作聖井山圖以慰之齊輔魯國人隱老子法中而善寫山水鄉者侍臣以進其畫於延閣上覽而說之余數從講官入直嘗與古畫並觀幾莫可辨矣然其畫人所罕得難遊遊之久者亦不能強求也初魯國大長公主好名西以自娛玩欲得其画張君終不肯與他人可知已

今獨嘉方壺子之高趣而為是圖方壺子謂余本山
人戀祿于朝去其田里甚久故持以相示使不忘乎
樵牧之事亦反招隱之道也方壺子將結庵于金先
生故院之東偏約余為投老之計其亦古之交誼然
耶歐陽子思穎之詩曰及身強健可為樂莫待衰老
須扶携則子之非才乞身而返其初服有日矣方壺
子其俟我于仙岩之上游哉書其後以要之云

仙岩圖序

信之貴溪南行八十里至龍虎山余嘗涉漁者買小
舟泛溪流行數里得仙岩自舟中仰望峭壁萬仞衆
岩蒼布如輶轡酒兌仙倉仙棺不可枚數有三人者
同坐岩中俯觀流水然或阮或顯意非飛仙不能到
也樵者雖極力攀緣至絕頂僅可俯窺而石磴嵌空
終莫能即至順中居民繫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
人其中稍至仙棺岩前以長鈎二棺墮溪水中棺
皆桐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或云堯時避水

其上故其遺蹟存焉予嘗辨之堯時河水為患耳其
橫流汎濫惡得至此境耶緣藤蘿而上有大岩可容
數百人益折而上至其巔甚平曠浮圖師架岩為宮
室復登舟行數里至桃源太史范先生嘗為之記及
舍舟入山造演法觀漢張天師鍊丹處猶彷彿可見
又有水簾洞者瀑流瀉崖上若縞練飛而雷霆吼入
洞中可坐雖疾趨衣巾必沾濕至鄒尊岩亂石為門
扉中多黃精薯蕷鵲之類鄒尊者古仙人也大抵
千岩萬壑草木秀潤壯遊世好奇之士無因而至方

壺生學道於龍虎心跡超邁不汙塵垢時、寫山水有奇趣若武夸匡廬恒岱華不注諸山數為余圖之而仙岩者又嘗所坐卧其間者也然其人遊方之外莫可測度興之所至不問姓名亦漫與之否則雖一筆不輕與也紫陽王君達善得其所寫仙岩圖寄至京師求予志之因叙所嘗遊者而自惜其汨沒世事而不知返也

雲松隱者圖序

雲松隱者西域齊修君之別號也孰為之圖秘書監劉君伯熙也齊修君世胄高顯蚤遊成均歷官清要今與劉君同官為少監然襟度夷雅恬淡自將居京師修文坊恒杜門却掃留情詩書文苑之間嘗誦唐李翰林廬山巢雲松之詩而愛其山屹立江上飛泉怪石佳萃美木徃、而見昔賢之遺跡可以歷、指數誠東南之名山與區徒以縻于職守未遑置身其地故寄興是圖朝夕覽觀焉嗚呼世之人亦孰窺其高致哉昔者翰林暫過九江雖賞愛廬山而有青天夫容之喻亦曰吾將巢而已則其巢松之語終勿能踐今齊修君際國家盛明之時驟、日卿於顯用其勢莫得遂其超然遠舉之志則雲松之號僅見其彷彿于圖西耳若予之不才貪戀微祿於輦轂之下崙島鄉邑實適茲山于是及其強健乞身以去託跡烟霞孤迥寂寥之地則阮者之稱宜歸于僕吾齊修君果能讓之否乎劉君亦肯為之圖否乎

不繫舟漁者序

不繫舟者莊周氏之言也陳子居滄海之上乘不繫之舟則泛乎無所應浩乎不可收辟諸處乎斯世也或行或止或去或留其形乘其心休若水之流若雲之浮若陳子者何思何慮不伎不求庶幾達人

大觀無怨無尤者欤吾聞在昔雷澤之漁者負天下之憂磻溪之釣者應明王之求一聖一賢佐唐而興周由陳子而觀之曾不若榮華之過眼溟渤之浮漚彼沾小夫擾營旦暮纏繞心無天遊是以肝

危學士全集

卷四

廿九

芳樹園

卷四終

危學士全集卷五

嚴致厚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全邑後學余之梅韓刊

李相

序

送劉子鉅序

至正二年皇帝有詔作遼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撰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十有二人遼金史卷帙不

危學士全集

卷五

芳樹園

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記載詳脩今史氏勢不得盡削而野史雜記當參証者不可勝算於是政府選能書者廿有一人以布衣辟賓館中廬陵劉昂子鉅與焉今御史大夫高公以中書平章政事蒞史事常掩人不脩卒然至局唯子鉅與廿人者朝夕不急而字畫又皆楷正高公甚喜揚言於朝宜官之總裁者用史官言按本朝故事大一統志成書者廿有五人經世大典成書者三十人皆用為儒學教授今所修史尤為繁多而廿一人互選先朝故事官之然廷議

卒用為郡學錄縣教諭且檄外中書授之子鉉名在
江西檄中行省叅政廉公曰吾史官也知二十有一
人者有功於史亟白僚長擇便地近闕處之子鉉授
吉安之龍泉學教諭子鉉且南去京師故舊分題詩
詩贈之碩子鉉方盛年其學水湧而山進用以施教
於一縣既不足以酬其勞又不足以展其才或疑
子鉉不能無介然于其中者余讀周官書古者閭有塾
以鄉大夫里居者為左右師或曰父師少師或曰鄉
先生凡朝夕有教為歲時屬民飲酒則為之饌入自
危學士全集 卷五 二 芳樹園

送錙志伊采大元文秉叙

文章之有功於世尚矣烏可以為儒者之末技而輕
之哉自伏羲氏之先吾不知其幾世幾年其間雖人
事簡質風氣未開然載籍無所稽而鴻荒莫可詰由
後世觀之無乃失之于野而非先王御天下之意也
彼三墳八索九邱今不可得而見之矣詩書春秋具
載四代之事帝王之功業于是可考其大凡于後歷
世有史其文人有別集固汗牛馬而充棟宇游于書
林菽圃沛乎有餘哉國朝起北土而并天下號令所

危學士全集

卷五

三

芳樹園

門左席於尊東所以考德問業刑善而勸賢也今一
縣之大其二十五家之間蓋不知其幾龍泉又子鉉
之鄰邑乃徃為之師則朝廷之待吾子鉉者厚之至
也子鉉當益思以報稱哉

加海內臣服昭華延喜之珍蓋梯山航海而至府庫
盈羨而民物阜殷古未嘗有也至於文章之盛視前
古宜無所愧有國百年未有能博采並傳者甚則敗
亡磨滅無復加之意烏嚮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趙邵
蘇公稍編輯文類若干卷既刻而行於世宜春錙志
伊讀而歎曰尊官鉉人之文則既列於此其或抱道
懷德而高蹈于山林或守志勵行而自遠於教利至
於顛顛枯槁之士所以汲汲營營于文字之間真是
可以自見於寥々千載之後而卒泯沒而無聞非可

惜哉乃治裝發京師其志將極禹蹟之所至不盡得當世之文不為之止也吾徒日俟其成書使四方萬里皆知累聖之深仁厚澤涵煦于宇內者殆百年矣故民生不識兵戈之苦而得以從容摘詞而弄翰其言皆足以鳴國家之盛然則志伊是行非獨斯文之役而其功在於本朝矣志伊與予相好其行也序以送之至正十年三月庚戌朔臨川危素序

送葛子熙序

予幼寡昧而學勿能成其業蓋以為憂思求四方之良友以助之有葛君子熙近在里閭獲與之交而子熙不以貧為不肖而辱以為友焉子熙少孤貧甚育於舅氏與余同學於當世大儒先生之門吾二人者自負戴于道路更相為僕犯霜雪觸炎途子熙手抄口誦恒至達旦不寐自謂其樂其能踰之者暇則尋幽訪古至于深山絕壑時時發為文詞以寄其所懷已而更涉世故憂患困苦未嘗一日不同也予來遊

京師子熙以母老其能偕行久之親喪而服除乃來視子於是子熙旅寓三四年日取經史而誦之故其學益宏深其文益粹密所為文恥以求知于人亦莫能知之者然子熙亦自幸其知之者少也今皇帝命修遼金宋史宰相選善書者二十有一人繕寫宋史以進子熙曰古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吾其為偏書史乎因在選中廷議以為郡縣錄縣學教諭仍微行中書省用之子熙遂去余而南還矣余久在羈旅以朴愚不能媚于世亦思與子熙復求當日遊從之

樂誅茅室山江張先王之風雅頌賁未能舍其升斗
之祿為之惘然自失者久之嗚呼子與子熙蓋相期
於千載之上者非一日矣則子熙宜有以處予也哉

送其仲傑還豐城序

客有問於僕曰吾子楚人也知龍淵太阿之為神乎
僕應之曰晉人雷孔章云丰牛之間頗有異氣張茂
先即誦孔章為豐城令掘獄基得之付是拭之以南
昌西山北岩之土光鑑發置劍水上精光炫目至
寶之不可闕藏如此哉雖然此物之可寶者若夫人
才之可當寶客亦知之乎今有人焉其孝弟能追乎
古人學問無愧乎今人恂恂而不矜也屹屹而有立
也亦產於龍淵太阿所出之地得不謂之寶乎噫龍

淵太阿之為寶內以靖諸侯外以追畔逆其用故可
尚已人才之為寶所以安國家利社稷其為用當何
如耶昔魏侯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侯
曰寡人之所寶者檀子盼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
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夫龍淵太阿潛伏幽壤其氣
激烈上干雲霄故遇知于識者况于人才之生寧能
甘於晦藏而沒沒無以自見彼龍淵太阿之為寶
雷二子識之矣若人才之出精於鑒裁者誰能與
仲傑秀出豐城蓋非物產之美獨能當其寶乎

君之亦且良誠世之所寶然而辭親而客于輦下者
七年而無張茂先雷孔章之明察世孰從而知龍淵
太阿之為寶貴雖莫知其貴龍淵太阿故自若也吳
君與僕尤厚善故書與客言者以贈之

送夏仲信序

京師衆大之區四方之士苟負其一藝之長一才之
善遠者萬里近者數百里航川輿陸自東西南北而
至者莫有為之限隔人之生乎斯世可謂大幸矣然
生質高下言人人殊況其習俗不同趣向亦異終于
家而壞于遊者紛然皆是也必傑然不沒於流俗
庶幾有以自立焉廬陵夏君仲信其能自立者與蚤
從其從兄會稽令仲善北來仲善既調官南去而仲
信獨留從辟用有原祿即迎養其母已而復自力於
學既而思曰昔者子路之去魯曾子俾之哭墓而後
行吾其可久去墳墓乎乃治裝以行文人咸賦詩送
之以予觀於仲信可謂傑然不沒於流俗也夫仲信
僦居鳳池之里左圖右史講學不輟自是益自勉焉
成其德業所以顯親而揚名其亦異乎漫然而出終
於家而壞於遊者矣

送彭公權序

皇帝即位十有一年詔修遼金宋史先後命中書右丞相蔑里期公為都總裁今右丞相阿剌納公左丞相晏只吉解公領三史事中書平章政事康里公今御史大夫秦中賀公翰林學士承旨濟南張公廬陵歐陽公故侍講學士豫章揭公今陝西行臺侍御史大名李公翰林侍講學士長沙楊公故禮部尚書襄陰王公為提議官各辟布衣士為校勘史成上進有司議校勘為儒學教授一考為流官制可初蔑里期

先學士全集

卷五

十

紫樹園

公在相位思羅置名士幕中乃首辟廬陵彭衡公權為校勘及當授官公權遂歷言於朝著之知己者曰某有老母在廬陵茲幸獲祿食以為養願乞近便地以畢人子之志于是授黃州學教授以去士大夫咸是公權此舉而歎羨之能文者多賦詩以送焉公權之在京師與予甚厚善余亦愛公權疏直而好義他人有一技之長一曲之善公權恒恐沒之也必欲家至而戶曉之鄉也已雖未遇而見王公大人輒薦引寒畯之士又恒恐其淹滯也故一舉而置之館閣清

崇之地人莫不以為宜今也始食祿而光於養則推其孝德固足以為人師矣是故古之先行義而後文華者固在於此余嘗過黃州先賢之遺蹟往往而在兵戈之息七十年矣況國家右文之久諸生被吾公權之教者亦將興起其孝親之心移之以事君惡有不忠者乎余觀昔之善教事者亦書之史若安定胡氏之於湖學臨川陸氏之於全學是已况吾公權之仕實兆于此行則推其孝德以至於顯榮則將有執筆於其後者此史之不可少者歟公權未嘗求予文

先學士全集

卷五

十一

紫樹園

而予不能已也

送北制兩國王詩序

朝鮮古東夷之地周得厥太師箕子陳洪範分封其
國箕子教以禮義田疇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
盜無門戶之閑婦人貞信飲食以遠豆去箕子且千
年守其教而不變則其人之質醇氣美可知已漢元
封間定為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然自是以來視
為荒遠無復加之意隋唐之世觀兵黷武而東方困
於兵革契丹女真雖崛起稱君躋有中夏其政治失
得紀諸簡策者蓋亦無足論矣國朝初用兵遼東西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二

芳樹園

最受屠戮契丹所置州縣多為廢城壞堞野煙荒艸
生氣之萎久而未復及建都開平大興則視遼陽行
省為之左臂以異姓王札剌氏兀魯氏忙兀氏亦
乞烈思氏囊吉剌氏列鎮此方以為藩屏祖宗思慮
之精區畫之善其為長久之計既深遠矣近歲又有
元開元路地廣萬里難于控治其事上聞則置海西
遼東道宣慰司以治之盜起河南當事者不習兵事
悉調東北之兵、難集而將帥不用命獨弱其力而
勞其民及盜由開平東去焚掠無遺而民燄熾甚而

使先事為謀責任行省以及諸王訓練甲兵固守封
莞務農通商以保久東土則禍患何至此極也夫既
往之咎雖悔莫追其方來之事所以安集流亡布宣
德澤誠不可緩札剌爾氏嗣國王初襲位以行其遺
民深有望焉王純雅好讀書通知古今京師之縉紳
先生亦以此期于王咸作詩歌送之而金谿危素為
之序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三

芳樹園

送段學士致仕歸濟南序

昔翰林學士東平李公伯宗為國子祭酒會國子監知印關居勢者迫李公用其私人李公竟取諸生籍燬其上名蓋濟南段某也段公家甚貧當是時聞者以李公屹然不怵於權勢而能處之以正也其後段公歷州縣入朝為監察御史出僉河南憲年乃六十有六致其事乃授翰林直學士中朝諸公嘉其知止自足為詩歌以送之年七十而致仕古之制也今法亦然世固有不俟七十而退休者非其歷于勢有所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四

芳樹園

不敢行則局于冗散有所不可行苦於羸疾有所不能行則往々思浩然而去之矣至于出佐風紀持節巡行郡縣威毅所加下吏震肅況於祿養豐厚勢重職重而體力強健足以任事顧能決去遠引無所繫戀如吾段公者蓋未之見也古今之士縻爵祿之重任聘功利之修塗其為人智愚可知已故豈已而受任畏滿而知止者豈非君子哉則段公賢于衆人遠矣於是世不獨嘉段公之賢又益知李公之知人

送歸憲使赴河西詩序

新安朱文公論觀人之術曰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如鷹鳳之為祥磊々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素之羈遊京師願求四方之君子致德而問業必得如朱氏所言者何高不即何深不求無愧朱氏所言者大梁歸公溫夷其入欵至元五年十有一月日南至河南行省檄范孟偽為中書公牘結流落無賴者詐稱使者入據省署立召省憲官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五

芳樹園

殺平章政事等若干人偽授肅政廉訪使段輔尋升平章散遣諸司調兵符檄交馳河渡關隘皆為賊守孟自稱大元帥寓公富民及小吏之桀黠者悉授偽官公以前同知潁州事需次于家亦在召中即拜其母訣死別賊果欲偽授遂婆萬戶府經歷公抗言曰吾起諸生擢科第方圖報國愚憂其不及豈肯從汝等為盜賊耶賊怒械之獄決以詰旦殺公是夕事敗而公得免方是時大丞相秦主伯顏倉猝莫知其故奏遣知樞密院事探馬赤罕總大兵以出京師震恐

及事竟乃知孟所為今大尉高公以中書叅知政事承詔往討其事汲梁之民破家隕身者相望而公抗賊之節亦上於朝今知樞密阿乞刺公為平章政事驚曰儒者亦有斯人耶漢人亦有斯人耶于是公之名載大震於天下以是觀之若公者則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也其溪中書宥密臺閣爭以不次用之今遂起擢為河西肅政廉訪使卜日以行朝之名卿大夫士莫不賦詩以為餞素識公最久以不習于騷雅故備書公之大節以見公之日躋廕仕者有以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六 芳樹園

自致而非阿順取容僥倖苟得所可同日而語也若夫一方之政或當罷行州縣之吏或當舉刺特公餘事故此得而略之

送董景寧出守河間叙

河間古大郡宋為高陽關以限契丹當其世嘗選人才為之郡守以安邊疆歸國朝密邇京師統州六縣二十有三錄事司一守得公田之入若干石惟其近京師多公田有勢力者率趨之故儒者恒不得守此土是以治化卒不能宣達于下而風俗亦未見其醇美也比歲詔均郡縣之祿秩而勢力者有不必爭儒者稍可得之魯郡王公致道以兵部侍郎憂居於家起守茲郡興學明教號令整肅期月之間治效已著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七 芳樹園

朝廷于是頗信儒者之為可用非皆迂濶於事者自後工部侍郎平陽趙公宗吉禮部侍郎莊公子麟相繼為之守而兵戈搶攘賦歛煩猥不復可為矣至正十八年諸將討賊無功列營解散連數城蹂踐而河間亦莫能支名雖為軍寔則為賊弱者之肉強者之食六州二十有三縣一司之地一旦鞠為草莽而生氣索然盡矣禮部尚書真定董公景寧被命往守是邦或謂董公蚤受業於蜀郡虞文靖公誠實有搢子政事文學見稱于時當在朝著不當使治外在朝

其所建立者大治外則其成就者小余解之曰吾子之言信然矣天子宰相方朝夕圖治圖治必自安民始戰伐十年而田里蕭條戶口減削歲復一歲將若之何況河間適在邦畿之內董公誠治之有道則他郡國必來取法于斯漢宣帝有言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信公之宗家先正有曰正誼明道不謀利不計功此蓋終已治人之大要

其故居在封域宜不在于他求也臨城趙君行吾請朝士作詩歌為贈余與公交遊二紀而尤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八

芳樹園

相知故為之序

送方推官赴嘉興叙

新安方君以恩登擢科第治邑有教用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會今宣徽使札刺爾公為院長好賢下士知君故進士命取先淡禁院所為文章比錄之君乃博求故翰林學士承旨王文康公而下文集亡慮數百家冊命制詔碑銘祝文詩賦贊頌等作編次若干卷名曰玉堂詠草書成欲上進而札刺爾公遷他官及詔修后妃功臣列傳君與史事既受代待制而下言於院長請復留君院長曰然亟以告于政府會天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九

芳樹園

興奸亦得以進其惡便胥吏得以變其黑白嘉興潮
右大郡也固宜得豈弟詳明如君者准之庶幾良善
獲安而抑屈獲伸而無負設官之意矣昔人解字者
曰秉中為史君之于史彰善而瘴惡秉其中而已則
其治獄者亦為其秉中而已

送湖州吳教授詩叙

古有天地民物之責故少而學則必思有以致其庸
有國家者設為庠序學校之教亦曰他日取才于是
而任使之故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善天下之俗其效
莫著焉後世之學變與古異局於章句文詞之末究
其歸不復以明體而適用聖人之道微矣古者鄉射
飲酒秋冬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賢之政
至于受成獻賦賦因之事皆在所當學故人才之盛
風俗之厚何可及也宋安定胡先生有見乎此其教
授吳興之日設經義治事之齋當斯時湖之學多秀
莢及為政又皆遺於用蓋先生知夫道與器不可離
而二之也嗟乎何其後世之不然歟新安吳君上輔
甫分教於湖吾固知君之能振先王之遺法于已墜
將見湖之士彬彬而出無愧于古昔則君之政業當
樹立於永久矣

送史縣尹詩序

君子之於人察其所趨而已至若見之于事則觀乎時之有遇有不遇勢可為與不可為勢不可為而強為之時之不過而強行之古之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不如是也仕于今者乘國家混一之久法制修明黜陟嚴信不可謂時之不過矣然而人心風俗之變久矣服勞州縣者亦誠難哉縣之附郡者其難尤甚焉無論其他姑以吾撫州而觀之臨川附縣也郡臨其上百需咸取給焉為長令佐貳者郡之吏苟非嘗學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廿二

芳樹園

問者莫不願指氣使之至於郡之卑隸亦平視或反相訕侮送迎餽贈日無虛于斯時也欲少徇其誅求而苟免於譴責往々臨財而不思義論勢而不知理喪其節而隳其名者相望也君子深憂之吾是以為難也或曰以一縣爾而謂之難則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彼其貴家大族相凌壓事又煩劇則將不為乎吾以為不然彼漢唐之長安洛陽宋之開封望尊而勢重也望尊而勢重則號令之發若霆厲而聽馳未易撓其勢也至若今之為縣則大不然上官制

之奸胥欺之民之稍富強者得以把握之甘心于汚穢枉已而從人者可幸而無事若稍散其才智操其操行毀辱不旋踵而至矣雖君子不以利害成敗而論事然有先見之知者于明哲保身之道亦靡不盡焉嗚呼是其事固與長安洛陽開封相遠絕哉若真定史君景讓昔之令崇仁也粒粟縷絲以上無所受於人家種田于河陽取其入以資衣食故翰林學士吳先生歸老崇仁亟稱君以為今之廉吏也世豈易得哉及調臨川猶在崇仁也君之言曰吾所得為者吾不敢不勉為之若勢有不可為者豈可易而為之哉是以終三年而上無所迫責下服其長厚今其還也咸惜其去而不留作詩歌以送焉余聞察司有薦侯任風紀者燕民之詩曰衮職有關唯仲山甫補之將見有如尹吉甫者為君歌之矣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廿三

芳樹園

送徐時之還勾吳序

至正九年江淞行省承詔刻大一統志成命松江府儒學教授姑蘇徐君時之進之於朝君數顧余于寓舍觀其氣貌粹乎其甚溫其容止儼乎其有度其議論淵乎其不窮故中朝之名卿大夫士咸樂與君遊迨君還相率為詩歌送之君吳人且通春秋學而有著述予竊以春秋吳國之事問之吳本姬姓泰伯與弟仲雍讓國季歷逃之荊蠻武王克殷求其後得周章者封之吳又十有四世至壽夢春秋魯成公七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四

芳樹園

年吳伐郢左氏載鄭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蠻夷入伐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以游食上國此皆敵國之言要未足為吳輕重吳周之伯父也而曰蠻夸何耶至于襄公二十有九年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常山劉氏武夷胡氏皆責札不遺餘力予嘗三復其言以為過矣衆言淆亂吾將折之孔子孔子之言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又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合矣乎蓋始聞其學禮故曰習終見其能行禮故曰合使季子非賢孔子以習禮合禮許之乎方季子之

聘于魯鄭衛晉其於審音樂觀人才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今乃曰吳之亂實由季子不當以國讓夫讓美德也孔子之贊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可謂至德也已然則太伯之讓非欤且季子雖有父命而上有三兄卒以自立而弗讓則是自居其賢可哉獨公羊氏曰賢季子也穀梁氏曰身賢也也使賢亦賢也其得春秋之旨欤雖然夫差之稱王則非也外其地為遠夷論者之固也或曰君之先與吳同姓而戚于吳其與之乎春秋公天下之是非君知明乎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十五

芳樹園

此其肯以舊怨而昧之乎子之送君而及乎此蓋因其地而討論之庶幾質子之所疑

送葉庸生叙

世祖皇帝既定江南取宋之臣列置要地於是錢唐葉公驟致政府賜秩二品當是時國家初一天下立法垂制公周旋其間多所裨贊後六十年其孫庸字子中循格補國子學弟子員將歸省其親京師之名能文詞者各賦詩送之會予為助教其同舍生請為序嘗修宋史按公為京學諸生時賈似道方枋國行公田以屬民未幾彗星見公率同舍生唐棣葉鴻蕭規等上書攻似道不少置似道怒甚收公等下獄會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廿六

芳樹園

劉良貴尹臨安承一時之風旨鍛鍊不遺餘力棣鴻皆死箠楚下獨公達廣南貶所似道既斥公乃得生還而宋之國事去矣公既負才氣遭逢治朝功名顯赫于斯為盛所謂興王之良佐皆季世之棄材有不信然歟今子中之來遊于斯也天子在聖大臣宰相無失德異乎公之時也故子中亦斂然自守明經修行以待國之任使而已嗟乎公之祖孫俱學校諸生也所遭之時不同故所立之事亦異斯命之有幸不幸焉者也子中他日之來持策于太建所以中

愛國之藎行將露布無隱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于子中有望焉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廿七

芳樹園

送蘇伯常

真定蘇君伯常調保定行唐縣將行京師之大夫君子相率賦詩送之君亦過予而別昔余數以事道出保定之境時遇行者坐卧艸間歎泣歎恨或曰吾所乘馬甚良為盜所殺矣或曰吾貨財若干為盜搜去矣頃之縣尉率健卒若干人佩長刀弓矢馳馬疾若風雨問耕夫云嘗見盜否耕夫以不知對乃復還余再過其地詢之終不得盜私怪其地距朝廷近方國家天造草昧蓋有據西山以為畔亂旌麾所嚮係頸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廿八

蕭樹園

轅門方之今日盜強弱寡寡固有間矣承平之久玩視法令使道途之行旅惴惴憂栗如履不測之淵不可謂非有司之罪然而君子之論禦盜非難無盜為難捕獲誅斬政刑之末豈必欲之哉使其草心而易慮改過而遷善其本于禮乎蘇君嘗為太常檢討天子有事於南郊討論議禮與賜幣帛則固習于禮其治盜于行唐也吾知其能使之無盜是以貴夫知本者如此夫

送款巡檢序

天歷至順之間海南黎母山寇作出師討之時主將募勇悍無賴子弟為之前驅謂之答刺罕軍答刺罕軍者縱恣無禁也於是盡斬刈黎人無遺種其後主將者官廣西用其法亦募勇悍無賴子弟以制莫徭獠人之為寇者初亦頗立禦寇功久則習知官府事體乃潛與寇通寇出則有司必使之逐寇既不可得乃盜財貨牛豕斬截良民以要賞其民罹荼毒者二十年去天萬里無所控訴歲復仰給縣官耗費亡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廿九

蕭樹園

執言者熟知其為南粵害請罷其所給一旦發憤相呼起為劇盜元帥府莫能制因上聞於朝數調行省兵擊之多不利殺湖廣省臣及諸將佐連擢數城震動南粵盜所未至者其民供給餽饌富完之家立致窮乏天子哀矜遠人降詔書諭降此羣盜束手請命之秋也予嘗攷國朝初取南粵功狀惟靜江堅壁難下他郡縣望風送款當此之時得之敵國之手犹若是易耳今海內既平十一年而兵連禍結賊殺王官鼠竊狗偷上煩當宁之慮是必有其故矣誠時務

之俊傑豈能坐視而不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宜
秦教遂初嘗泛軍廣西論功授烏程管界巡檢昔蘇
文忠公守徐州以浙多盜乞兼兵馬巡檢今遂初專
居是職乃蘇公之願為者國家之待遂初亦云不薄
遂初蚤用於兵間深知所以設施之宜辨止戈不殺
之意知無不言臣子之義盡歷舉陳於闕下方侍蒞
文臣承詔納言無患其言之不達於天聽也余與遂
初未嘗有一日之雅太史周君以教數稱其淳愿因
其赴官而及廣西之事不識以余言為然否

送許巡檢序

至元間漳之南勝寇作郡民往々結寨以自保長泰
有寨曰天城居民最多而迫於賊龍溪士許君存栗
傾貲募兵擊賊無算遂解其圍天城之民不至汙染
而父子兄弟夫婦獲相保以生存喪也功也事平存
裏恬然不自言後十有四年憲帥兩府薦授南勝定
南寨巡檢將行過余執別蓋自寇平之後多以功狀
奏上若今永春尉胡君長泰主簿方君子嘗與論事
知其才足以有為皆為文以送之矣存裏以一介書
生奮勢不自顧而與賊抗以衛其民非灼知大義之
所在其能然耶此豈與武夫悍卒同日而語哉昔者
竊議之中州江南歸於版圖者歷世滋久國家之法
制莫非以惠愛元々為本然而盜賊之竊發或連數
城其故何欤守令之失職武備之不修有以致之然
耶閩粵去朝廷萬里方盜之起警報上聞非旬月所
可達及選將用兵殺罪致討而賊勢日張誠宜使與
民自相為保謹斥堠置烽燧敵勢相倚而緩急相援
則盜雖劇可平矣古者寓兵於農其意或出於此歟

以百萬之師使之長驅遠征寒暑之異候飢渴之失
宜吾未見其利也況于州縣困于送迎黎庶疲于供
給故曰莫若民自為保為計之善漳之禦寇已試之
明驗何憚而不行哉鄉也存喪之虞布衣悍禦之功
已彰明若此今為王官以捕盜為職業功名之立將
兆於斯行大夫君子其得無言以送之乎

送魯君從軍廣西序

元統二年夏汝寧軍侯以處州路萬戶鎮撫州出征
黎人有功陞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將之官
先還撫南豐魯君靜告於侯曰某書生也兵法雖非所
習於先王行師之道則嘗講之今猺獠崛強未息請
從君侯行侯曰諾於是與其素所交者別其友危素
為之言曰壯哉魯君之行也夫儒者之學于古也豈
浮沉里巷而不思以自見哉欲自見而不遭其時不
可也今魯君有其時矣予嘗識章侯蓋精敏謙和疏

暢明達人也則魯君之在軍中也宜其知無不言
無不從者且繕甲兵振師旅具糗糧以事夫斬馘俘
鹵騷動南服之境一方有事四面助之其事體至重
也彼區區之猺獠負固山谿蟻聚而鼠竄曠歲彌年
而不解傷夸我民人暴露我吏士使耕者不安于田
里商賈不安於道路是不待教而誅者也然而人性
之善蓋相近也彼豈生而好鬪爭哉其欲避害就利
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欲苗蕩而獸獮之其間豈無
挾泛誣枉而不能自直者使之玉石俱焚則有可哀

者矣為有司者盍亦自思其撫馴之果盡其道欤漸
摩之果盡其術欤抑未盡欤計其民生長谿峒之間
曷嘗一日而聞禮義之教御以寬則玩而肆震以威
則憤而暴此勢之必然者古之善治天下者內中國
而外遠人良有以哉故趙充國曰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也吾曾君嘗誦先王之書而知此誠得馬一匹
泛以數老兵將元帥之命播告朝廷德意諭以禍福
使之知耻而自新則長槍大劔可以示勿復用矣于
是刻石以揚天子之威靈以紀元帥與羣執事之功
則曾君又能琢雕文章侈大而張皇之顧不偉欤若
夫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足為曾君言也

送陳子嘉序

古之時公卿大夫稱其德府史胥徒稱其才無分儒
與吏也自有儒與吏之分為儒者高談名理而不屑
於小物故常近乎迂為吏者深拘文法而不求其大
體故常近乎刻迂則政弛刻則民怨故儒與吏亦常
相詬病若柄鑿不相入焉是不知理與律者明體適
用之士不能偏廢也國朝草昧之初天下豪傑乘風
雲而起者衆多矣然皆布列於朝廷以謀大事發大
議至於郡縣往往荷種被毳之人捐弓下馬使為守
令其於法意之低昂民情之幽隱不能周知而悉究
是以取嘗為胥曹者命之具文書上又詳指說焉彼
胥吏之患中原不知也揚之南此輩常賤且阨于前
代一旦得用如猛虎之脫檻飢鷹之掣韁其勢不得
而禦之由是視賄賂為权衡或更一字而生死禍福
其吏民或援一例而聲勢鈐制其官長使聖君賢相
子惠元之意不得播於下而疲癯殘疾鰥寡孤獨
有不勝其困可哀也夫故廷臣之有識者取學校諸
生參錯用之使其貪邪迷繆者有所覩感可謂仁厚

美哉然而上官苟賢者也則破絕厓岬時與儒生講說詩書以風動其人顧不達欤其不然則反謂儒者不能巧牢籠而工諂事乃擇其貪黷者黨詐張惡肆其吞噬者有為彼儒生苟賢者也自以為吾之學足以治其家國天下屈而居下嘗自悼矣不得于上山林而已何至俛首包羞低面隱忍以自辱哉甚者反舍其所學以趨世媚俗為能則號曰用儒其實非也故必有高才絕識者出乎其間上之使下也以禮下之事上也以忠夫如是其民焉有不被其澤者乎太

元學士全集

卷三

廿六

芳樹園

梁陳君子嘉工舉子業使羣進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舉廢學官薦為六安府史陳君曰古之聖且賢者蓋有為委吏者焉有為乘田者焉有為抱關伶官者焉府史與上官謀議政事者隨其所得為而致其力者之事也乃來江寧省其親而後去予嘉陳君之有才有色溫而氣和故歷道其所聞以送之使丁以君望於六安之大夫焉事上以忠吾望于陳君詩書以為序

送郭真人還玉笥山序

世祖皇帝受命自天非獨一時豪傑文武異才並為之用而山川百靈罔不率職方是時常山王劉文正以沉機大略最為親幸且通秘術行師用兵之際役使鬼神多著奇效乃作祠宇於宛平之西山開平之南屏山以祀太乙六丁之神俱號曰靈院萬壽宮常山王既薨嗣居之者非榛履貞白明于道術者不得與茲選至正五年四月己丑朔今皇帝敕玉笥山道士郭君宗純為第八代祭遁真人降璽書寵嘉之其

元學士全集

卷五

廿七

芳樹園

所館兩都靖治所在戒嚴真人龐眉皓首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於朝將歸于故山則其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知止自足有契于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予為之序蓋至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休于龍虎山杜門簡絕人事翛然自得固已歎其浮遊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歸後世將益羨遁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累而可交于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和

常山王初嘗寄跡方外及其遭逢聖明起拜上公之
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風而興起者歟
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斯哉

送鄒景孟序

道家者流鄒君景孟自江南來京師訪余曰子知吾
里中二仙之事乎有超然子者為之傳宋尚書謝公
又為之書超然子既自阨其氏名謝公子所鄉慕者
因取而讀之蓋陳太素者字靜甫新喻人時新喻袁
屬邑也雄于貲少即求導引之術隋大業間遊沅湘
值蜀郡羅太冲元真者史臣之子連試春官不中第
回棄家遠遊陳君與語甚契乃間之武陵尋陶靖節
先生所記桃源者聞王能尊師居華陰不知其年阨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卅九 芳樹園
見莫測得辟穀之方然善飲酒醉則放歌于道或竟
卧終日二君往見焉頓首咨叩久之尊師曰世之人
沉冥於利安知違世絕俗之事哉二君請益力乃
期以浚三日至于則授一卷書曰行之不倦仙道可
冀蓋煉白石法也復見何仙娥于長沙娥使還新喻
用其法煮白石十有二年石不壞俄二泉涌出取以
煮之石化為霜二君服食而冲舉所坐之石悉成玉
屑唐武德二年八月望也邑令為作白石觀已而飛
茅陸地三日而生長可尋丈又作仙茅觀貞觀九年

居人見仙仗出於雲端之上宋徽宗時賜白石額曰善應仙茅曰洞真紹興二十二年縣尉韓顯祖作亭泉上榜曰煉石泉主簿趙儼之為之記此其顛末次第之可攷者景孟學於山中篤志道術蓋二君之登真且將七百歲矣遺風流俗庶幾未遂泯沒夫學仙之事論者恒以為茫昧不可詰觀二君之所就何其異哉彼文成五利榮惑世主者固可疾已乃若岩棲谷遁之士服食而引年視世之顛迷于汙濁膠轕于荆棘豈不有間乎景孟歸其鄉宿留於仙茅白石之館二君之逸軌固能追之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書黍仙二字以遺景孟則所以期之者不涉凡近可知已

送程南溟叙

宋之末年世祖皇帝遣使問天命之存亡於龍虎山嗣漢天師于是三十六代天師張公以實對及江南平即召赴闕凡道家之在吳楚悉命掌之寵遇之盛今古罕與比隆至今四十一代歸國朝則六傳矣此盜起河南禍延江左四十代天師太乙子擇其門人之智勇者召募義士力與賊抗朝廷得其功狀褒獎忠義太乙子仙去則命其子嗣位自淮淪阻兵前年遣使航海上海表于朝至四明莫能進衆乃推上清宮

君嘗築瞻象亭于山中日與高人勝士盤旋其間昔
人所謂處江湖之遠則思其君論者固知來年朝正
京師必程君也詩云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臨別為
君撫琴而歌之

送道士李九成序

余未弱冠讀書於貴溪盧氏之館時盧尊師自閩處
玉清道館每休暇輒過其室尊師為之陳豆觴從容
竟日而退則與其徒嬉遊茂林修竹之間彈琴煖香
倚然不知世慮之牽人也後數年再過之尊師已仙
去徘徊久之乃行及客京師驅馳塵土以求升斗之
祿每讀知原戴先生所著掛雲樓記玉清之勝茫乎
若弱水之不可度矣李君九成尊師之弟子也與予
別幾三十年相見于輦下其齒後于余握手道舊故

驚其鬚髮亦變余于是侵尋將老問向時從遊諸子
則多物故吾眎人世為何如哉昔者向子平宗少文
志在山水之間以自娛適好爵不足以縻之予之不
肖竊當友其人于千載之上苟得乞身以去名山大
川可以遊目而騁懷一日復尋舊遊之蹟於玉清之
館期與君踐斯言於他日未為晚也

送董仲英琴所詩序

昔者神農氏之王天下始為琴有虞氏用之以歌南風南風之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當此之時諸侯有行虞帝之政德盛教尊五穀時熟則以樂賞之也然則治天下者其可忽哉蓋嘗攷夫八音金石竹匏土木六音者皆一定之數草為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之不齊故二者無一定之聲絲之數其變無窮大晟樂府嘗罷一弦三弦九弦琴唯存五弦琴而已以為五弦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或曰琴之

先學士全集

卷五

四四

芳樹園

為弦七而以緩急變其數則能自具十二弦之數一弦具十二徽而十二弦則具百四十有四徽百四十有四聲本於十二律而十二律又有六濁之異六清既為清矣而六濁無清則不和故自黃鍾之中呂又有子徽亦六也是以五徽之旋相為宮也則七弦可變十有八律而二百一十六徽皆備焉皇朝一天下將百年制禮作樂茲惟其時是宜有精于樂藝者出而效用於當日審音而知政嗚呼未易言也樂平蕭君性淵與余為忘年交以書來告曰吾里董君仲英領

內交於子余察其人純篤而有深湛之思杜門京師閑則鼓琴一二曲以自娛則其中之所存有非予之凡陋所能窺者記曰君子聽琴瑟之數則思志義之臣然數婉妙故能怨哀故能立廉隅不越其分以自立其志聞數達事存乎知者若董君者其可謂志義之士哉蕭君以古田主簿棄官而歸將有浩然長往之志董君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禮樂將興其可久淹於山林乎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四五

芳樹園

送琴師張宏道序

樂何為而作耶將以養人之性乎人之性宣天地之和而已先王之澤熄樂經淪亡人亦莫知所以養其性乎其情所謂天地之和者往矣變為乖沴無可得而宣焉是以其氣雖存其散雖尚可以追考則亦吹竹彈絲敲金擊石而止耳苟求其本則何能得其依稀存其彷彿哉琴在樂中為絲屬可以獨作然而古之音遠矣近世咸宗宋少師楊纘氏毛敏叔諸人所度曲謂之潮譜謂數十年以前人所彈者為江譜故先學士全集 卷五 四六 芳樹園

潮譜行而江譜廢蓋一時之取舍各有不同如此以此觀之愈變而愈新愈出而愈新愈出而愈新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之時其變也多矣知樂之君子有所感也夫豫章胡子泉為余言臨川五妙觀道士張宏道能琴將負琴而遊請予言為贈予將有所賢於宏道今夫合木以為器練絲以為絃其散萬變千化焉且散之出也果于木乎于絲乎於木耶無絲不鳴於絲耶匪木無散是何狀古之樂作鳳來儀獸率舞者勿論也後世蓋有精於此者亦能惟裂瓦飛鳥鵲魚

躍景星列慶雲出甘露降醴泉若此者又何歎是必有道矣宏道亦嘗思之乎思而得之則子進乎技矣

將醫一首贈雍方叔

征南都元帥述律侯為素言廣安雍方叔自其父著傷寒類症書行於世故方叔以醫世其業俾素為之說以贈焉素少好學醫書嘗通其學者以問焉侯以戰功顯請借兵者家喻之撫之以仁結之以義人孰從而離叛哉誅求之無厭刑罰之不中亂斯起矣亂起而兵不得不用也猶之節其嗜慾時其作息當必無疾藪色奪于外思慮撓于內疾斯作矣疾作而藥不得不用也故善兵者觀天時審地利察人事慮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四八

芳樹園

無不周發無不當善用藥者亦然三陽三陰吾知其經絡九臟九竅吾知其變動五運六氣之為乘除生克也金石草木之孰為君臣佐使也如此則豈非良醫師乎論者曰醫之說具乎書是固然也兵書一耳趙奢用之成其功括用之債其衆然則奈何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吾於醫家言亦若是而已敢因侯之西還遂以質于方叔可乎

鄞江送別圖序

至正四年素奉使購求故翰林侍講學士袁文清公所藏書於鄞屬其孫曦同知諸暨州事方以事還海中待之久而後還鄞之士君子聞素至甚喜無貴賤長少日候素於寓館所以慰藉獎予無所不至其退山谷間者亦褒衣博帶相携來見館涵虛唐秘監賀公之故宅下瞰月湖後枕碧沚方盛暑清風時來坐有佳客鄞故文獻之邦距宋行都不遠往來能言前賢故實又各出其文章如遊瓊林瑤圃粲然可觀驛吏愕眙相語向使者之來未嘗有賓客如此之盛也及訖事而去顧瞻山川為之徘徊眷戀者久之明年吳越王裔孫文可因葛邏祿易之至京師寄鄞江送別圖以相遺其士君子又為詩若文題其上素何以得此哉素山林鄙人學未卒業以貧干祿無寸長以自見且非有亨官峻爵以聳動當世邇其先世未嘗宦遊此邦而有遺愛在其人何鄞之士君子待遇之隆一至于此豈殆有宿緣耶此圖陳元昭所作筆高雅帝猶是越王所蓄皆可寶也因志其後使兒子謹

危學士全集

卷五

四九

芳樹園

贈潘子華序

開平昔在絕塞之外其動植之物若金蓮紫菊地極
白翎烏阿監之屬皆居庸以南所未嘗有當封疆阻
越非將興使勿至其地至亦不暇求其物產而玩之
矣我國家受命自天乃即龍江之陽灤水之滙以建
都邑且將百年車駕歲一巡幸於是四方萬國罔不
奔走聽命雖曲執之長亦求自見于世而咸集輦下
錢唐潘君子華工繪事謂九州所產昔之人擇其可
觀者莫不托之毫素而足名家矣願幸生于混一之

危學士全集

卷五

五十

芳樹園

時而獲見走飛草木之異品遂寫而傳之故凡子華
之所能者皆自子華始非有所蹈襲模仿也皇上初
即位子華因從臣以所畫進上賜酒勞問良久自是
好事者爭從子華取之以為清賞之具而子華之名
固將與徐熙趙昌同為不朽矣初子華之父以善寫
真至元間召見三被詔三進官今子華年已七十有
司未有荐而用之者然後知抱道德負才能而卒阨
約于山林之下者夫豈少哉其遇不遇果懸於天欤
子華羈旅四十年陶然終日無所怨悔而一于其藝

莊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宜乎子華之画非衆工
所能及也予五至開平數與子華相見故序贈之

卷五終

危學士全集

卷五

五十

芳樹園

危學士全集卷六

李相

金谿危素太僕先生著 同邑後學余之梅輯刊

嚴紋璽

記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集實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卒復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華赤馬令麻君增埭顏魯思孟四公配

危學士全集

卷六

一

芳樹園

享殿中邑士趙守寬奉之質因其同里陝西行省左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爲素爲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元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禮部郎中林希元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魯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天下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史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祀不宜有異當升魯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禮部以爲翼承道統述

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向於禮爲稱至順三年進封顏爲復聖公魯爲述聖公思爲宗聖公孟爲亞聖公仍命祠臣爲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令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典克脩墜典其爲政知所先後滋可知已禮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君其知禮者哉雖然君之爲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據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爲縣密邇其境朝廷憂其供給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騷騷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歡悅及徐平撫

危學士全集

卷六

二

芳樹園

安叛毗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爲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歲祀致齋之夜夢升禮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乃睹配享未脩惘然久之首出俸錢爲之倡僚吏士民咸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魯不數日而工告畢功德容睟顯觀者肅敬蓋啓聖與夫人顏氏禱於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紹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當攷求於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

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庶其在此可不勉哉

上都宜興州孔子廟建兩廡記

至元二年上都宜興縣始建孔子廟後六十有五年縣升為州初廟之成僅有正殿而兩廡未備至正八年虞城邊侯來守是州舍奠於先聖先師退而徘徊中庭睹從祀之無所乃謀於僚佐士民首出俸錢以倡之咸樂于趨事無敢後者既成繪孔門七十二子與夫漢唐以來諸儒于壁間如今式十年季夏肇興工役仲秋落成儒學士陳士元與州之士民等具事狀抵京師請記于素唯向也疆場彼此之時宜興踈為塞外天運循環皇元勃興此邦遂畛尚都謂之赤縣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未久即詔郡縣祀孔子而宜興之學興于斯時然而歲週甲子而廊廡未成而從祀猶缺前乎邊侯豈無守令之良碩乃涖政疏濶漫不加意蓋猶以昔之宜興視之然則邊侯之于仰承國家垂情斯文之旨汲々焉因以化民而成俗可謂盡心于職守古所稱循良之治同一軌轍信乎其可書也侯名思誠字明善

寧都州儒學新作禮殿記

寧都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實再舉於江西來京師屬其郡人危素書其禮學殿興造之始末歸刻諸麗牲之碑按寧都之廟學創于宋末因仍簡陋圯壞多支至正八年知州益津胡侯秉彛與學政豫章鄭君大同始謀改作焉明年春達魯花赤高昌侯不準至首率僚屬出俸錢以倡好義者卜以七月某日建而胡侯與鄭君俱以秩滿去官于是知州濟南趙侯天澤與李君至趙侯以興學為己任公退即詣學宮晨夕

危學士全集

卷六

五

芳樹園

程督曾不數月而殿之蓋瓦級甃黝垺丹漆及聖師像貌章服煥然聿新矣始學之廩入才有百餘石而趙侯能以義帥其民故民爭勸趨之以成其事唯州之山川險塞其人往尚義節貴廉恥道之以義則易於為善其天性果敢然也顧為治者多以遐邇視之是以發政苟且教化不明使其民陷于罪罟而莫之卹今州之大夫乃能究先王為政之本而盡其職業之所當為豈非賢哉抑是邦之前修則有桂州節度判官公孫立節肇慶府節度推官魯公興宗所謂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雖世殊事遷故老淪謝而二君子之言論風采存乎方策者則猶未盡磨滅其規模典型足以師表後學諸生之遊於庠序者既知夫立身行己無愧于鄉之先達然後可以上窺孔子之門牆而入于室可不勉諸素園嘉州之大夫知政務之緩急且重李君之請于是乎記之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六

芳樹園

懷德書院記

少昊氏之四世陶於雷澤虞帝求旃以為士師造律
執中封於臯為臯陶其後封于英六今六安州也宋
丞相晏殊謂臯陶墓在烏州治之東古有臯陶祠地
才一畝後隣犴獄湫隘勿稱至正八年秋達魯華赤
伯嘉訥君與知州趙君孜協謀遷之規為書院轉求
其墓于民間屬軍千戶將建公署于城東隅乃買地
易之其勢面陽後負崇岡東西二十餘丈南北倍之
而多十餘丈二君率僚佐出俸錢具木石州民之好

危學士全集

卷六

七

芳樹園

義者皆助之為正殿左右廡講堂前門各四楹繚以
周垣經始于是年 月明年 月落成乃以書來屬
素為之記素聞先儒之言曰唐虞之世道在臯陶崇
思之而莫克其旨當此之時在廷之臣相似者伯禹
伯禹之功天下所共知臯陶之功非虞帝與伯禹莫
知也禹即位之二年臯陶薨史記曰帝禹立而舉臯
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斯言
也其知帝禹之心雖不幸而不及君天下而黎民固
已懷其德矣是邦自臯陶分封之後至于今三千六

百餘年始尊祀表章於今之賢侯亦可謂盛哉按臯
陶之告其君曰慎厥身脩思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
邇可遠在茲君子以為體用具備品節詳明即大學
之道至于愛民知人之論又必本於兢業信所謂朕
言惠可底行凡來學於斯者服行其言而深致其力
將見人才蠅興用於邦國則書院不徒作矣伯嘉訥
君于是州以清簡為治其民愛而親之趙君名進士
以選來官於此故其發政知所先務同知何君城判
官姜君樵皆能克合其謀故并書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八

芳樹園

石鹿書院記

至正六年番陽陳君貞作書院于饒州安仁之瑯溪
又四年十月庚子甘露降於松樹日光映之瑩若沐
澤而光彩爛然飲之其味如飴衆奔走相告以為陳
君之瑞始君得勝地於所居之近剪薙榛棘值微徑
草樹蒙密地勢斗絕乃盡力攀緣晚之不百舉式而
豁然平行環以羣山中為方池鑑虛涵碧陟其巔喬
木成林石磴蔽虧兩石傍倚呀然如蟬蛤石昂首
若靈禽之翔因名之曰鳳鳴之瑩石之最奇者在其

危學士全集

卷六

九

芳樹園

東中峰削立平若敷席曰磐石折而西為亭曰含光
亭又西大石圓頂方趺若樹碑碣稍前為上谷厓之
回者曰生雲突然垤者曰雷邱窪然坎者曰鹿泉君
于是即磐石之下為書院授徒其間中祀孔子別為
山房以度藏先世書籍及甘露之降復為亭以志瑞
暇日憑虛四顧千里之遠近在目睫烟雲雨風變態
萬狀超然塵垢之外萬鍾之祿千駟之馬不顧易也
因其姻友臨川孔君瑛來京師俾素為之記素聞君
之先出自九江之義門家法之懿喻數百年雖散處

他郡而流風餘思未盡泯沒君篤於孝友鄉里信之
宗族稱之願其志願無所慕乎其外而婆娑游衍於
水石之間與其門人子弟講說先王之遺經孰有逾
其樂者乎誠使一家之善推而化行于一鄉遠而達
於一國人有士君子之行則其為瑞莫大焉甘露
之瑞斯為之兆歟君字士周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十

芳樹園

思州路東坡書院記

宋元祐八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守
禮部尚書蘇公軾出知定州明年紹聖元年四月以
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來之卽言落職奪一官知
和州尋知英州六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
置十月至惠州寓於合江樓數日遷嘉祐寺四年二
月白鶴峰新居成峰在歸善縣十餘步下臨大江遠
瞰數百里蓋惠之勝處也權臣聞公之安于惠再責
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四月發惠州又三年徽宗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十一 芳樹園
卽位放還而卒至是公流落嶺海者八年矣紹興初
虞冠謝達陷惠州民廬官舍焚蕩無餘獨坐公故居
烹羊致奠而去淳熙五年郡守韓公磊重建寺宇丞
相畱公記之嘉熙九年黃公自明撤而新之淳熙
年趙公汝馭改創四楹南曰南堂北曰北戶取公語
也故有德有鄰堂思無邪齋皆更作景定五年師公
顯行來守郡寔公之里人增創來問亭墨池丹灶蔬
畦藥圃及睡美軒叙川佳處江山千里各有名區兵
後盡廢國朝至元三十有一年僉廣東道肅政廉訪

司事張公壽恭稍第地樹堂以祀公大德十年卽經
歷韓公克恭乃拓而大之延祐四年僉事張公世榮
出行卽使者脫兒赤公以公故居為言張公首出俸
錢為祠堂久之圯壞至正六年僉事周公伯奇至惠
敬謁祠下顧瞻徘徊會同知總管府事觀醵治郡政
成上下孚信曰是吾之志也卽斥其大祠作孔子燕
居殿為東坡書院既代還具其顛末來抵京師屬素
述之唯公父子兄弟起西南萬里外俱為宗工鉅儒
而聲名震耀海宇愈遠而愈光蓋出而遭逢其國之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十二 芳樹園
休運上有仁宗為之君下有韓范富歐陽為之臣一
時居顯榮者汲々焉以薦賢報國為先務所以矜嗟
獎寵者無不用其極公兄弟既擢進士公之父亦以
布衣授官與修典禮豈非太平極盛拔茅彙征之時
欤一旦僉壬用事來之卽與李定舒亶諸人羅織誣
讒爭欲致公于死地磨牙肆毒不遺餘力曾不若後
之盜賊猶能知敬此詩人比青蠅于諛口而反覆攻
之也然公于患難得易有孚心亨之吉登山臨水發
為文章嘗舉柳子之言曰孰使子樂居夷而忘故土

者非茲卽也與則惠之君子俎豆而尸祝之其小人
托帝命假巫語以招公之魂要皆出于秉彝好德之
良心也觀駉君與公異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
代尊顯斯文化民成俗者克盡其道誠不可以無述
也觀駉君字元賓其先北庭人讀書好古廉而有為
今以選為杭州總管府達魯花赤

靜明書塾記

昔者四明袁正肅公提點江東刑獄行部信之貴溪
作象山書院以祀陸文安公十徐岩其流風遺俗久
而不泯故近世其邑有陳先生立大者出毅然有扶
樹正道之志而世莫能窺其蘊奧也其為學也上達
乎性命之微致謹乎事物之細兢業夙夜匪懈
使先生用於當世推之功業固鑿鑿而精寔然隱約
於里巷終以老死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先生家有藏
書若干卷而繕寫點校手澤存焉又有所著論語正

義二十卷其子善益自尊度題其室曰靜明書塾中
設先生之像春秋嚴祀不遠數千里俾素為之記素
天慙至順間數拜先生于家所以啓迪誘訓無所不
用其情瞻其風采如孤峰絕壁莫可得而近也素之
凡陋德不加修而行義無以踰人歲月不居侵尋遲
暮仰思先生之盛心若何而圖報哉先生雖沒幸而
遺書猶有賢子孫襲而藏之天下後世之士皆欲聞
先生之風旨言論而過貴溪之邑造其家拜其像讀
其書為善之意方增浩乎其不可遏則先生之陰于

學者有不在乎此哉乃為之記刻諸壁間

靜修書院記

保定劉先生以道德學問高天下既沒之七年新安縣三台鄉作顯祠以祀之并立孔子廟與明堂諸生齋室皇慶元年間朝廷賜額曰靜修書院靜修者先生之別號也蓋三台鄉有隱君子曰南溪老人梁至剛者與先生友善間往造焉輒閱月留之至剛之子泰及劉英李蒙王果李真范先生遊英早歲為吏一旦翻然折節為學故先生始則矩之甚嚴終則與之最厚至是首唱記事何平章暉留守不答寔里各發

金幣畀之興學闡教大振儒風英之力居多從容贊畫者至剛之功也至元五年縣達魯華赤不花裒山長王朝佐始構兩廡繪從祀像然距今五十餘年未有識書院之顛末俾後世之傳焉者非闕典歟至正十五年冬鄉貢進士東平杜禹來為山長慨然以是為已任謀于縣尹中山劉得亨創建神門兩廡等四人像以侑食達魯華赤鎖住公聞之曰此吾守令之責也首出廩祿命滿城縣達魯華赤海壽取碑材於所山已而吏民從風慕義欣然來助他日公使吏傷

素為之記嗚呼去古未遠世之風俗賴以不墜者不
在乎世之君子者乎先生！大河之北當國家混一
之初銳然有志承聖賢之絕學雖罄南山之竹極其
形容贊美固不足以得其精微之萬一來學于斯者
讀先生之遺書于是窺其門戶望其宮牆入其室與
追先生之遺躅于百世之上其庶幾乎此書院之作
然則英也不獨服勤致死以事其師其有功於後來
之俊彥豈曰小補之哉今用兵河南共億無藝守令
士民卒能成禹之志刻石紀載以圖不朽可謂知所
先務其率連得而書者以此

梅江書院高明樓記

極高明樓者梅江書院之樓也書院在寧都州之北
郭所以祠宋肇慶府節度使推官曾公樓之匾榜則
承相信國文公所書蓋若干年矣久之樓壞會濟南
趙侯天澤來牧是州儒學正臨川李君寔請于侯曰
樓將壓矣壓則明公與僕皆將何辭以自解明公其
圖之侯悚然曰吾之責也乃率州之好義者相與出
力積木石傭工役而經營之君上春官而以語全郡
危素曰吾于寧都幸遭賢侯恪承上命以興學明教
為先務是故樓完繕于敝圯之餘諸生既具石請余
為之記蓋極高明之語載之中庸其義宏矣昔者公
遊于新安朱氏之門幾二十年朱氏以醇茂篤實切
已致思用功正當稱之方慶元間羣凶當國詆排正
學斥逐善類一時學者諱名其師曾公執禮益虔未
始少脛師既沒星馳弔哭服心喪三年則於死生患
難處之有素非所造極於高明其能然耶以是名其
樓托意深遠矣來遊于斯者憑高而四顧山萬川迴
萬象軒豁超然吟風弄月之趣細故芥蒂不復滯留

其胸次將與經霄詠歸者同其樂焉雖然易傳有之
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極高明者智之崇也子思
子所謂道中庸者其禮卑法地之意歟因記其樓而
并以所聞者質之是邦之學者云爾

儒英閣記

宋右文殿修撰致仕中大夫贈寶章閣待制謚獻肅
樂公六世孫季成作高閣南溪之上以藏先世之遺
書因其姻兄陳君汝賢至京師以我先漳州府君有
斯文之誼請為之制名素嘗讀四明袁正肅公銘公
之墓有曰惟我猷肅卓哉儒英則取以儒英名之陳
君又以季成之意俾記其閣方公為吾州軍事推官
韓侂胄枋國誣害正人以濂洛所傳謂之偽學轉運
司移檄令自言非偽學始得為考試官公奮筆曰自

幼習讀程伊川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願考校于
後還太學博士宗正少卿言事切直其守襄陽兼司
潛事提點浙西刑獄刺舉克當其任經筵所以陳說
者皆崇正黜邪磊落明白袁公嘗引漢鮑宣之言朝
臣亡有大儒骨鯁自首耆艾魁壘之士議論通古今
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之見也惟公足以
當此矣嗚呼茲其所以為儒英者歟然其時君惑于
諛邪使公用不盡其才儒英之效不著于天下非可
惜哉素夙承詔纂修宋史嘗為公立傳則公之高風

大節足以震耀于後世而無憾焉公沒世百二十餘年而季成猶以詩書克世其家將繼世而有儒英為善之報其在茲乎素家去餘干不三宿可至他日歸休田里拜公祠下讀其遺書登斯閣尚能為季成賦之

太行書院先賢祠記

真定之屬縣獲鹿其里曰閭同國子伴讀高健寔作太行書院健之幼則慕學聘名儒先生講道於家春秋丁日及月朔望懸先聖画像行舍奠舍菜禮其先君子思其褻也欲作廟以祀未果而卒既終喪健之母房發所蓄粟帛以構書院禮殿廊廡齋舍庖廩莫不具完為屋于杏壇之右以祀鄉之先賢訪其遺像悉圖于壁間晉中書舍人賈公綽及其曾孫宋左僕射昌朝金太常丞蔡公珪左司員外郎元公好問國朝御史臺侍御史張公德輝江南行省叅知政事賈公居貞翰林院學士承旨王公思廉元公雖世居太原嘗買宅於獲鹿其女子又歸邑人故合祠于是健之遊於成均與安陽蕭文翔雅相好至是聘為子虞師文翔抵京述健之意請為之記素歎曰中州自金源氏兵草糜爛衣冠文物掃蕩幾盡迨于本朝雖沐浴數聖之澤而生氣猶有未復健也乃能特立獨行為今人不能為之事何其健哉雖祠之建本諸禮所謂祭鄉先生於社健其習於禮者欤按中書不幸生

於干戈之際然猶篤好史學後唐之事荒忽無考乃著唐年補錄之書僕射之在經筵以易春秋進講疏林瑀年月傳會易算之失皆有功于名教蔡元兩公之與學雄文震耀穹壤張賈兩公功名在竹帛利澤被斯民乃若王公之敦厚老成其學得于元公者固已刻諸琬琰而盛傳于世此數君子要皆天下之士不獨其鄉邑所當崇敬尊祀而已書院之諸生來游求歌于此瞻昔登於一堂懷英風於千古其亦有所感發者乎詩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無自畫焉可也

殿中司題名記

皇帝清暑上都臣僚分次扈從而殿中題名有記從故事也至正六年殿中侍御史哈藍朶兒只公使來請記之惟自昔帝王之御天下深居九重而令行四海故出必有警蹕之節入必有嚴衛之禁所以示等威昭上下況殿廷之間朝會之際尤不可以不肅其奏對或病於政儀文或讐于禮皆得以言之歲至上都官曹之從幸者不出三日皆以闕白出三日非有故不至得紀其罪此殿中侍御之職端為清要者欤

翰林院國史院經歷司題名記

世祖皇帝始御宸極建翰林之官至元二年爰置學士院四年更置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三品二十年設典簿廳以楊勛為之大德九年院升正二品更典簿廳為司直司設司直一員以陳景元為之都事一員王恭正為之皇慶元年院陞從一品司直司為經歷司設經歷司一員以田澍為之都事一員王璧為之至正元年復以經歷兼經筵叅贊官此其沿革之大凡也九年夏學士承旨鬼公名賈納謀于僚友刻石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廿五

芳樹園

載名昭垂永久屬經歷缺汪古君禿堅帖木兒以勲臣家子選為都事好尚文雅力贊其成于是經歷司亦當有記石既具君屬素為述之素竊稽前代之言之官纂修之職皆踴清華之地國朝會而為一勢嚴而事重其贊畫幕府者簿書希簡訟獄不聞一句之間亦三至公署而已則朝廷之優容文臣亦已至矣仁宗皇帝蓋嘗申命擇賢以任之聖慮所及淵乎深遠非臣之愚所能測識然而居是官者豈可不思所以報稱之哉

國子監分學題名記

國子助教歲從幸分學上都佩國子學印給驛騎公車學正或學錄一人伴讀四人其一人兼掌儀一人兼典籍一人兼典書一人無管勾弟子員或宿衛或從父兄無定數初留守司供稍食至正二年罷獨國子監自大都計錢粟以來及入學留守司前期治具宣徽院頒尚醞中書省御史臺集賢院必至所以奉明教致勉勵樞密翰林國史宣猷三院至不至視其人素以學錄趙性端寔來暇日邇而求之助教之可攷者自大德八年始明年至皇慶二年開學正錄伴讀之可攷者自延祐元年始于是諸生請彙次書于石素曰題名固有記今若等刻石傳永久不亦善夫傳有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金石可壞此不可壞諸生勉旃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廿六

芳樹園

兵部續題名記

至正四年今陝西行省左丞高昌廉公為兵部尚書刻石以紀官僚姓名於茲一紀矣而書之石已滿尚書高昌至頭公謀諸寮案賓幕各出廩祿買石以刻之以余嘗承乏員外郎去官未久互為之記嗚呼自國家用兵以來諸司往往增置職員而兵部為最多雖曰最多而王事靡盬至有未嘗覲面者鄉非有所紀載則孰從而考之哉又安望其終子孫後世通家之好乎然則此石之續刻誠不可缺諸且本朝兵曹危學士全集 卷六 廿七 芳樹園

之職掌其事非一今日之所當急者乘傳為先務使者旁午道途晝夜不息芻粟踊貴而蕭戶凋敝通變宜民必有其說幸以恩榮所被獲聯官位未遑一日同堂而合席相與究論其或罷或行定立規制以遺永久此今尚書高昌公與素相與嘗慨然于斯由是知六曹設官所以網維世政若復使之馳驅四方則諸部之職其敝有不可勝言者故余為之記而并及之

吏部主事題名記

吏部主事公署有題名之碑自至元再紀元之六年始額今十年而石已盈于是脫火赤君齊清楊君伯敬齊君允仲來為是官謀續刻之而屬史官危素為之記素讀周官書首列天官其職可謂重矣然其事今歸之宰相執政獨所謂以叙正其位以叙進其治以叙作其事以叙制其食以叙受其會以叙聽其情其事則今吏部所額掌也皇元奄有萬邦自府史胥徒及一命而上其進退予奪皆聽命于吏明天下威福之柄以網維斯世其事權之重為何如哉然事無大小公積之署必主事始本之以理揆之以法使公論無所蔽私恩無所施上無倖進之譏下無淹才之嘆則為不負其職矣嗟乎為是官者可不慎欤可不敬欤

振卹樂戶記

國朝減金之五年歲在戊戌詔曲阜孔公元措括故太常知禮樂者給驛傳徒之東平明年孔公至燕訪求掌樂許政等九十有一人世祖皇帝中統三年九月東平萬戶嚴公忠範言官縣三舞工人未備請以土人習之中書省臣忽魯不花議以為是且蠲其賦役至元三年中書以東平等處禮樂戶道遠資糧費重止留九十有二戶餘遣之還取京師傍近諸生三百八十有四人補其數十九年十一月太常寺官太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廿九

芳樹園

出脫忽思伯麻思三公言禮樂戶籍屬皆貧命丞相霍禮和孫公覈其數戶賜鈔五十貫丞相柔葛枋國乃征其賦役司徒撒里滿公等講復之制可成宗皇帝元貞元年十月太保月出察而大司徒兀都帶兩公請振其乏詔賜御史臺贖罰錢百五十貫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有事於大廟禮樂戶懇于上前詔丞相乞台普濟公人賜鈔千貫至大二年親祀者二初賜幣各一束再賜鈔各七十貫延祐七年英宗皇帝賜帛四百四十五束綿四百四十五觔仍命中書

興之糧食至正三年今上皇帝享帝南郊丞相脫公請于土人賜鈔百五十貫從之十一年春丞相攝祀先農天甚寒大樂署令高君泰丞卜顏帖木兒復以為言得戶賜鈔三百五十貫於是協律郎邢敬忠丞規以余庀職史官請書其事以刻石予既諾之而未遑也會遷太常博士乃考諸故記并序祖宗以來未嘗不致謹于禮樂賜賚優渥而思澤深濃若乃明律呂之源通制作之義其功至于舞百獸而來儀鳳固臣下之職也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卅

芳樹園

樂平州慈湖書院贍學田記

昔楊文元公之宰樂平也崇教化敦禮義治人事神克盡其道樂平之民向之蒙公惠澤者由今觀之皆其高曾祖父矣然去之百年猶不能忘非漸摩撫循使之心悅誠服者詎能至是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以哉表正肅公之提點江東刑獄乃創書樓廟學之役入國朝至元十九年縣君翟君衡謀於故丞相馬公崱祠楊氏請以貢士莊田若干以供祭祀以贍師生馬公以為宜乃得魏氏之隙地于縣治之東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廿一

朱樹園

高明亢爽山川畝奇爰築宮其上率諸生舍奠焉事既上聞賜額曰慈湖書院設官如令式二十七年嚴天下戶口延祐二年經理田畝皆係於書院其後不知緣起者每以貢士莊為辭而吏得以舞文其間甚不足以仰成聖朝敦厲學校成俗化民之意至至元年公之五世孫同翁來為山長刺其事於郡饒州路總管府知事于君凱言於郡守曰慈湖書院以貢士莊田養士行之於國初非害於法若何而靳又以上於江浙行省行省是其言自是書院始有田素使過是

州既拜謁祠下同翁具述其顛末求為之記惟楊氏之學得之陸文安公其為樂平也寔朱文公為浙東常平使者之所荐也而不知者紛然謂朱陸異學可勝歎哉今書院有田以自養學于其間者他日出而仕於朝有民社焉當以公樂平之政為師範焉可也是為記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廿二

朱樹園

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國朝以五事六事責成於守令其目皆曰均賦役嗟乎賦役之難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賦役求諸戶口其南則求諸上田戶口之貧富無恒業土田之貿易無恒主由是雖欲其均卒莫能均況于守令之憂民者至鮮而貪殘之舞手其間者皆是也使承平之世膏澤不及於下果誰之咎歟吾嘗求能覈其有田無稅有稅無田以定力役者蓋得二三人焉其一至元間紹興新昌縣尹李君其一大德間金谿縣尹趙君其一同知餘姚州事劉君蓋皆能始終卒成其事者民之蒙惠豈其微哉顧今又聞吳興唐君為縣于徽之休寧而亦以此先之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問民之不便者皆以不均告君曰吾不使胥曹任其事為其並緣為奸蠹也乃聽民自推擇廉而幹寔者委之五月甲子鄉各舉二人君置酒縣堂申命之戒以毋私毋援毋欺三月以籍至縣八月訖事上其籍于郡民情大悅歌咏載道于是父老請伐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余為之文余固樂君之慈祥清簡

歸令不煩而一掃宿弊使其民樂生安業于無窮何其有古循吏之風哉君名棣字子萃文章清麗而善寫山水嘗承詔画嘉禧殿御屏故不知者謂君以画名家而已

餘姚州覈田記

至正二年浙東海石道肅政廉訪司檄紹興路總管府以餘姚州田賦未均乃屬同知州事劉侯專治其事初大德四年嘗覈寔田稅既而籍燬於火執事于鄉里者往々增減田畝之數變亂賦稅之常于是富者享其利而安處貧者罄其家而無告積弊蝟興莫以爲甚侯受檄以來出宿公宇日一還問太夫人起居而已晝夜悉心鬚髮爲變田一區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凡四十六萬餘畝曰後易主有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卅五

芳樹園

質劑無烏由不信也民王寔常以其所有詭戶名至是思有奪之者乃自陳繼是自陳者五萬人或舊日無糧今日是有至三五百畝者至于消積年之爭訟者七十餘事片言之下無不感悟知悔父子兄弟各復其天者蓋多有之又覈站田一萬五千二百二十餘畝俾得田者助其役其畫田之形計其多寡以定其賦謂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畫圖謂之魚鱗牙次之圖其各都田畝則有所謂塊簿者烏至于分其等第以備差科則又有所謂鼠尾冊者烏計其凡六十二

百五十餘帙綱目畢張如指之掌侯既交代而上官留之使不得去然其號令行于下者如始至官非有得於民者豈能若此嗚呼如侯者可謂能爲民長慮却顧者矣侯名輝字大文沉厚而精練嘗任風紀去是而羽儀于天朝不遠矣屬予以使事過是州者秀楊仲等請爲文刻之于石使來者有攷焉

危學士全集

卷六

卅六

芳樹園

卷六終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紋璽輯刊

余之梅

記

游先生文集目錄後記

右宋監察御史廣平游先生文集共若干卷第錄如上昔河南二程子之門英才甚多其卓然著稱者則有謝顯道尹彥明楊中立洎先生四人而已楊氏三

危學士全集

卷七

一

芳樹園

傳得新安朱氏開析遺經張皇斯道故楊氏之書行於世為甚盛其餘則幾于散亡磨滅豈不惜哉始先生在京師程叔子一見謂其可以適道伯子知扶溝縣事聚邑人子弟於庠序俾執事其間先生欣然沒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叔子嘗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則先生之所至可知矣然則豈可使之無傳哉元統間素客郡城故金谿縣主簿徐君奇伯之孫原假以此書歸與友人黃暉讀之其字脫繆頗為更定又次其先後其不可知者闕焉

夫文也者心之精微在焉矧先生親得碩師而又善學其功于斯文為甚大嗚呼奮乎百世之君子尚有攷于此編云

危學士全集

卷七

二

芳樹園

趙氏家法記

趙氏世居京師善俗坊其先榮祖字紹先敬祖字顯卿昆弟素相友爱臨財能讓顯卿歷官為延津縣尹有患政秩滿告還以疾卒於家紹先哭其弟絕而復興因中風疾顯卿之配劉歸三年至是年二十有五以志節自誓未四十日生遺腹子紹先喜甚力疾精於天地曰弟之亡命也願保此孤兒不絕其後逾年紹先亦卒族人以其配徐無所出謂當付家事於劉之流涕固辭曰某年幼于事未通曉嫁氏為家長某

危學士全集

卷七

三

芳樹園

當任其勞可也於是事無鉅細一一咨決於徐姊姒織紵以為生保育其孤甫七歲即命入學至冠猶沒外傳鄉先生名之曰可溫字以仲良以門蔭授香河縣稅官將行徐曰汝方從仕願食指象豈能給一家之養吾居家宜侍汝母行可溫拜且泣曰免得成人於今日皆二母之恩伯母春秋高免豈忍去左右哉劉亦願留于家因奉徐之香河官滿還東徐亦中風甚劇可溫母子夫婦求醫藥晝夜不就寢唯可溫所進食乃下咽越四旬始蘇可溫夜禱神明歲餘稍能

行履卒年七十有三可溫為服齊衰三年至順三年可溫葬其某氏寡姊至元十一年又葬叔父文慶四年葬從兄弟二人五年葬叔母張至正二年從弟沒于外遺家僮歸其骨四年從叔父亦沒于外親取葬焉其葬諸喪治棺槨塋域必務堅固服與情稱聞者為感動改方城尉吏部留為永平倉使時劉年近七十可溫服勤左右益謹耆老以其母為貞子為孝上其事於有司覃懷李君執中與可溫同官為予言其事夫慈孝節義人之大開出乎此則淪胥入于禽獸鬼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四

芳樹園

賦天典民彝壞亂不可扶植京師四方之所法則幸而有貞孝之人出乎其間明天子在上旌其宅正以表著之風化之行習俗之變孰有先于此哉乃著於氏家法記異時秉史筆者尚有徵于斯文

世學樓記

素既銘宋正言陳公長元之墓其曾孫怡可復請記其家之樓曰世學者其言曰吾家福之長樂所居之東偏舊有樓三間乃上世講學之地昔五世節度府君與東萊呂成公工部侍郎四明袁公樓宣猷公為同舍又同擢隆興進士第後四世為正言府君幼則匿膏油夜誦或向月明每聞般若寺曉鐘輒起亦擢開慶進士第自有斯樓逮於正言府君且九世矣歲月滋久棟宇將壞大德四年正言府君還自燕薊乃圖新之未就而沒怡可與諸弟助力粗完延師以教子姓間出遊而歸憑闌撫景瞻龜石之儀刑挹南溪之芳澤緬懷厥先人思無以緒緒世業願為之記俾來者勿替而益勉之素蓋觀乎古今事變而嘗為之慨焉以嘆士君子以詩書起家一再傳而弗墜者鮮矣三四傳者世以為異而且交譽之五六傳者歷數郡而不一遇焉多至於七八傳者吾未之見也陳氏九世而得正言公十有一世而傳諸怡可之昆弟況有子有孫自是以往復不知其幾世嗟乎世祿非難

世學為難此吾徒於陳氏喜談而樂道之者也昔者孔子於夏殷之禮以為杞宋之文獻有不足徵典籍之湮沒則考據無其書賢者之淪亡則咨訪無其人豈不可惜哉夫以杞宋之有國而犹久而荒墜若此陳氏遠處乎百粵之地而能保其詩書之緒於世代更草之後可謂難矣登斯樓者尚有以徵於吾言怡可字通理

陳氏尚德堂記

瀏陽陳君某以尚德名其所居之堂而自著家規十有六條刻諸堂中俾世守之其子願孫舉進士授邵陽丞將歸業其親則過予求記其堂按其家規曰讀書必由小學入循序而進講明修身齊家之道當見諸行事無徒事文辭以釣鰲利祭祀用朱文公家禮參之以司馬文正公書儀著為成書無遽增損凡祭宗子主之叔父雖尊不當主祭不奉神鬼浮屠不用巫覡構堂四楹每食男子居外女婦居內童子別席

危學士全集

卷七

七

芳樹園

有酒肉則共食不足則奉親慈幼而已子婦定省毋關廢臨事紕已奉公或教之不從則婦出子逐勿為姑息以紊家法取婦毋苟利其貲產家事三年以次掌之事無大小必告家長毋得專行男子各為生計公庫給本錢居者月歸子錢行者殺其四之三子婦績麻十有三斤取紡纒十斤女子未嫁者取其半子婦治絲織綾絹者六十有一疋子一疋女子三十有一疋子一疋能增置產業及桑茶竹木必紀于籍毋私蓄私假私與飲食衣服冠婚酬酢私親饋遺一取之

公庫定為品節毋過于奢仕而有餘祿者亦歸諸公

庫僕婢授之以事而責其成此其大凡也然其堂曰尚德者著其保家之本其在於斯乎嗟乎甚矣其德之不可以勿尚也彼有德之不尚而唯力之是騁未有不傾覆敗裂者以巖秦之強虎視六合而威震諸侯曾不旋踵而亡其國有天下者且然況一家乎是以知力之不足恃蓋如此夫且所謂德者本諸吾之固有而非外至亦何為而不尚哉今君之處其家規肅乎區畫之嚴密可謂謀之深而慮之遠為其子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八

芳樹園

若孫者夙興夜寐無喪厥德則其興也將綿々而永父九江之宗家不獨專美于前矣是為尚德堂記

南豐曾氏祠堂記

宋之盛時曾氏顯於南豐有浮圖之宮曰歸信者祠堂在焉其後多宦遊他郡因定居焉至于國朝祠亦圯壞不治沂國公諱仁旺九世孫知南安軍子冲家於金谿有薦于世祖皇帝授以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到官未久而歸聞則命族弟三德至南豐載沂國以下繪像更為祠堂於金谿之南原祀焉至元三十一年也後五十有八年為至正十一年三德之孫熙修壞補敝棟宇采葺煥然更新因里中士黃

危學士全集

卷七

九

芳樹園

君時來遊京師屬素為之記素世居臨川熟聞曾氏故事况南文公嘗受業先曾大父仁和府君其伯父叅政淵子則素族祖姑歸焉素嘗教過南原之祠瞻拜遺像退而讀中書舍人文定公翰林學士文昭公之書至於廬陵歐陽文忠公我臨川王文公鉉城陳先生延平楊文靖公新安汪公我朝盱江程文憲公歌功述德之詞百世之下其光燁如則為之反覆嘉歎者久之然則曾氏之祠豈止其子孫所當致力而已古者國無先師則以隣國之君子為之先師南豐

今雖為州改撫之屬縣以一郡之間名臣正士宗公鉅儒磊落相望有不待合祭于鄰國頌郡縣之吏與夫鄉之學者有不祭焉何也熙也克承先志保有故業又能嚴其祀事其賢於人可知已厥今寇攘兵焚之後盍亦購求遺書置閣祠下以待後之君子則素他日乞身于朝歸與俊彥之士沉潛其間豈非餘生之大幸乎哉昔者文昭嘗作譜序不載曲阜集中書以遺熙使並刺之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

芳樹園

廬陵蕭氏先世画像記

廬陵蕭祖生以畫像寄于於京師余肅敬觀間則考其歷官行事而歎其生世之淺不及承下風而望餘光然猶幸得以窺其容顏于圖畫焉祖生九世祖諱南昭字茂系累贈朝奉大夫八世祖諱遵字元卿為吉州文學七世祖諱節字唐叟少至孝紹興間伏闕上書請立寧宗為太子丞相周文忠公奏補登仕郎轉運使趙公亮補薦迪功郎監衡州耒陽縣戶部贈軍酒庫轉從仕郎攝耒陽安仁二縣有報治攸縣寬獄多所平反累贈大中大夫六世祖諱逢辰字應甫寶慶二年擢進士第授迪功郎歷仕某官久之起為江西安撫副使兼知吉州秘書郎歐公守道稱其歷官多在邊城撫守以寬和鎮壓以嚴肅綜理以精勤故所至皆有可稱述者高祖諱安中字和仲貢於江西轉運恩授登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安撫公守吉州奏為書寫机宜文字改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再舉於江西徐從仕即德安府觀察大使曾祖諱元字正之兩貢于江西

司吉內附郡守周天驥辟佐府事遷朝列大夫同知南雄路提管府事能撫循其民加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祖諱大登字則平為湖南儒學副提舉擢承務郎金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使安南不辱命授連州知州丁外艱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史為人任風紀最有聲者父名憲孫字某以恬于進取早納其祿武昌路提管府推官致仕方康強受養福祉未艾云嗚呼宋之亡七十有餘年而公卿大夫之家變滅漸盡何可勝數蕭氏之子孫祿仕者數世夫豈偶然哉蓋其利澤之所施於人者久而不忘抑亦用之不盡其才留其有餘者以遺其後人耶庸撮其大要而為是記

金谿黃氏墓記

金谿黃氏告其公邑危素曰吾黃氏之先有國子孫
散處江淮間居光州固始者出于漢豫州牧琬孫固
至唐監察御史滔之孫峻避亂徙閩峻孫光仕王氏
官諫議大夫分其子散居他郡今邵武南城臨川多
其後也徙撫州南梧桐坪者曰祚梧桐今隸金谿又
有居板橋水南曹州紅門相去環十里間族亦大皆
云出於閩祚生述之生漢淳漢淳生斌之之後甚蕃
別居湖潭漢淳五世孫衛以周禮貢于鄉上名春官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三

芳樹園

行至安仁沒焉其子震年十有一聞喪號泣扶柩族
人憐之提携以往貧不能舉喪歸曰葬其地母葉氏
亦死外家取葬焉稍長歲必一至父墓安仁有王氏
哀其志舍于家妻之以女生一子有慶久之挈妻二
還鄉田廬為他人所有卒葬板橋其配葬湖州有慶
築室母墓左躬耕給食秋冬則輦葢于家貿易之
來年夏輒平價與鄰人然家用亦裕乃曰貿易之
可恒為哉二子元吉元亨教之讀書曰勿效吾所為
尚習吾祖業可也卒葬洪源配饒氏葬辛方元吉兄

弟居則全食出則全行衣冠嚴雅論說終日自幼至

老未嘗改其度元吉生朝美朝哲卒葬化原配丁氏
葬蘇原元亨生朝華朝俊卒葬湖州配邱氏葬夏阮
朝美端厚似不能言嘗遊道間見遺衣帛物不顧而
行歸州守雷默叅族人聞之曰此兒他日必為君子
以女妻焉女素驕貴及歸黃氏遂易節為和柔讀書
有得於蒙卦名其室曰山泉端居終日若忘俄安坐
而逝生至道葬夏阮雷氏葬洪源朝哲嘗避亂負其
兄以行崎嶇山谷飢餓終日得食僅足食兄兄不忍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四

芳樹園

輒半分之國家將用兵安南使民作海艘乃囊其私
財就役不以煩兄時官府並緣厲民所持不給配胡
氏取已資囊白金足之胡氏亦自此不加簪珥曰吾
士人妻也安事華飾為生立中夫婦卒蘇原朝華以
詞賦中待補進士宋益王廣王航海江東提點刑獄
謝枋得起兵朝華得檄率鄉里壯士行有取民菜茹
按律斬之衆驚曰黃公儒生也何嚴厲若此乎生元
老敬老回老卒葬湖州配張氏葬夏阮四世墳墓皆
在金谿順次鄉朝俊徙南城鄉翁原亦葬焉

故鄉會宗族老不能行令子弟亦如之生允學允定
允恂卒葬所居旁配李氏墓里之西園至道生正平
無後立中生得旆元老生觀生敬老無後回老生順
生允學生麒麟允定生驥允恂生淵淵昔從祖元亨
嘗作族譜由貢士府君而上惟始遷之祖墓在梧桐
坪已莫詳所墓由諱裳府君而下墳墓始有考焉然
猶可以知其世次先後厥今兵燹之餘文字無一存
者所書世次與夫死生年月復有遺忘者矣宗族逃
散念之痛心平昔聞諸先人得先世一二遺善子能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五

芳樹園

為之墓記得以慰我後之人其毋讓素之大父白鹿
府君本出水南俱諫議公後而得結交歲行而紀觀
其所述廢幾孝子慈孫之情哉蓋周官之法設墓人
以掌後世此職已廢久矣得之慮患若是其遠也

盜發彭府君墓記

宋名臣彭忠肅公之父府君諱文先葬清江縣建安
鄉四會山之原與四會院隣後百八十三年為元至
順二年八月既望院之僧教本此率人發府君塚啓
石柳斲棺毀屍棄河中盜其藏器葬其師于上為浮
屠焉且偽監小浮屠旁近以為驗彭氏子孫涕泣號
哭走懇于官清江縣檄太平柴巡檢曹某往按之僧
出偽券以辨彭氏持忠肅所志其母壙之左去府君
墓二十步計之得寔墓中碑皆漆書彭氏記曹君命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六 芳樹園
啓之得新棺旁皆樹以故磚出其所葬乃得彭氏壞
棺斧痕可識扇履具在有全郡楊君者當時志墓石
存土中縣主簿王某奮然白上官亟上其事卻使者
數讞之中書下之刑部議其罪比強盜賊死賊僧為
民隸有司充警復墓地彭氏余奉使過臨江購史筆
遺書作忠肅公傳既奏御矣而公之五世孫鏞請志
發塚事今國子博士劉君聞與余論譔館中曰吾為
錄事臨江觀王主簿白其事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或
謂浮屠氏恒損已以益人若教本此之慘毒自恣卒

陷于刑辟惡親所謂損己以益人耶世之人乃紛然求福田利益于彼嗚呼何其惑哉後十五年至正五年二月記

龍山堂記

端本堂正字王君景先請予記其居龍山堂者因論其堂之所以得名蓋景先家在保定之遂州去州治七里故俗呼為七里公孫莊其西十有五里有山蜿蜒蒼翠涵清蓄潤是為龍山西麓有穴大如車輪四時之風出于四方地志以為數有仙人往來其間下有深潭蛟龍居之歲旱禱之輒應故又名澤山山之北有星月岩黑山班姬山沙門法猛入穴中見石堂唐大歷中班姬山曹世叔墓在焉隋煬帝征

遼親上班姬云東北曰黃金臺西曰郎山唐張燕公讀書處曰黃崖山而其高秀莫與龍山抗故景先之先君子松江府君為堂以面之且以為號府君諱珪字某蚤遊成均以通國書入仕歷官多在閩粵及致政而歸起居飲食恒處是山與里之耆俊載酒臨眺彈琴詠詩山之浮嵐暖翠飄入坐席信可樂也其後又作樂全亭于園課子孫讀書府君既沒景先即龍山之下結廬授徒數年他日試藝燕南薦名春官對策大廷皆魁多士蓋知府君之善教其子也按今遂

州戰國時武遂縣也史記趙悼襄王二年李牧將攻
燕叛武遂是也上下數千年間皆為邊境兵戈相尋
然無寧歲皇元有天下承平百年而遂城寔邇京邑
其民沐浴聖化有生息收養之樂而府君獨能以詩
書開其後人雖其卓識遠見出乎衆人抑亦遭時休
明卒遂其志客有來觀龍山之勝徘徊斯堂慨然思
府君之德于百世之下王氏之盛寧有既乎

友樵齋記

余適越得越人王君為楚語者讀之其辭若哀屈大
夫抱忠以死而寔自托焉余愀然太息曰悲哉斯人
之志其命之不遇者乎他日太史葉君敦常致浮屠
師大同之言曰卿也子之過越聞楚語者先君子之
作也先君子篤于學興時不偶退藏山海之間混々
然與樵蘇為羣故題其燕休之室曰友樵翰林承旨
趙公為書其匾侍講學士鄧公書所為楚語刺之壁
間子其為我記之按王君諱發字景回其父武岡軍
教授諱汝舟多藏書君早穎敏能盡讀之有缺遺必
旁搜編請補完乃已其禮樂刑政冠婚喪祭以至天
地萬物震初稗官之言凡可輔國家裨名教輒手書
之若晏丞相之類要者撓若干卷性至孝父病親治
藥食楷書佛氏書以祈親壽或聘為師則曰吾為人
子有子職安敢違膝下而他適故從之遊者踵相接
於門開發成就者甚衆君之接物直而不偏和而不
流口不言利大書忍貧二字于屏然不幸年甫四
死矣嗚呼君之蓄學不可謂不勤君之制行不

不慎而卒既約于山林方強而遽死余悲其命之不遇者此也友樵齋者盼上虞會稽之境當楊梅峰之下襟帶浙江有樹石之勝西曰鑄山歐冶子淬劍之地東曰東山謝太傅登臨處也大同雖去為身毒學然亦能讀其父書慷慨有氣誼其弟克明則居于是而能世其業夫塞於前未必不通於後勉為善而已余方輯續楚辭既錄君之作而叙識之又重葉君之請而為是記

清嘯軒記

余性嗜枯寂以職事在館閣得羽人之宮於京師太液池上假一室以處暇則杜門以自適其鄰有元君壽卿疏暢喜交遊間往來訪之君延坐所居之清嘯軒出法書名畫以相娛樂意豁如也他日君請記其軒余戲問之昔之以嘯鳴者吾聞其二人孫登嘯於蘇門劉琨嘯于晉陽君之嘯將孰從焉從琨之嘯耶琨名將也今海內承平無一塵之動是以知君之嘯異乎琨之嘯也從登之嘯耶登隱者也君方將以才出用於當世是以知君之嘯亦異于登之嘯也何居君輟然曰何先生之固也吾知嘯而已奚論古人似不似哉博學者嘗為余言嘯有十五章有所謂深溪虎高柳蟬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鷲之類尚從壽卿而求之曰書以為清嘯記

遊牛頭山記

牛頭山在金陵南去三十里至二十四年龍集戊寅予
留崇因寺崇因當里之半焉三月己酉將與番陽僧
明普公遊里中僧善繼如壁山陰道士費一元皆欣
然願偕行過石子岡東行至山下尋辟支佛洞之果
有穴在東投之瓦石琅然有數久而浚定孫權時山
裂有僧出其中謂文殊辟支佛云南唐周穆崇紀其
事過大雄殿前值寺僧明大及英莖寺一僧導予登
兜率菴正近山頂又東緣崖石尋融師脚跡及卓錫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廿三

芳樹園

泉崕甚險余五人者皆愚而明大獨往來如飛猱營
且笑更繇菴西去予與一元不能從而其能往者詭
其奇勝讀南唐保大時所建佛窟寺碑寔王文秉所
刻文衰弱甚而刻字殊精好摩娑久之而去至下西
寺僧道宜留飯壁間見恒山周昶詩昶文穆公之後
皇慶間僉江西廉訪使司事行部至吾撫卓然有聲
後至者卒不及也詩雖無足觀予特愛其人焉道宜
之言曰兵戈以來寺之田在鄰郡者悉不能復故祇
衆繁多營於衣食以故不及曩時之盛云聞恒山

寺有出樓岩者山徑危折登之頗艱愁西峰寺請融
禪師菴至延壽寺其碑亦文秉所刻而又有斷碑在
地唐大歷中僧靈樞書文甚簡古遂宿寺明日觀幽棲
岩題文秉題名善繼賦詩題石上而明普和之還上
東峰望見兜率菴隱然在山上樹石參錯若圖画
然一元碩善繼曰子與吾約結菴此其處矣不必他
求也臨高而望自孫權分裂江南更晉宋齊梁以來
數千百年間金陵為必爭之地英雄豪傑之遺跡既
皆剗削消磨盡矣吾徒生值休明而得與山僧道士
娛情山水之間又何其幸欽歸而志之以薦好奇之
君子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廿四

芳樹園

雲林圖記

雲林山在金谿縣東山縣大庾嶺歷贛建昌之南境至撫溪入仰武之光澤有山高千二百丈漢初徐仲仙遇仙之所至烏佩山仙人烏君上升時委玉佩處過大河山小河山委蛇而走南城達於金谿之境其高上層霄漢者三十六峰其中峰最高者曰石碓其左曰玉馬又名玉馬以其形似也上有浮邱先生祠浮邱先生者或云姓李黃帝時人或云周靈王子晉其弟子王郭二君俱陳留人訪其師至此然臨川境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五

芳樹園

內多奇異其祠焉其右曰屋山勢起伏九十有九其深谷產靈藥異州本草云臨川士人家婢食黃精能飛者意者其處也山嶺多石磴飛瀑其名曰磴其深潭廣一畝古木蒼藤陰翳憐澹神龍居之宋有沙門師劉中宮自蜀來此結茅山中居民苦旱問之乞雨師云今歲數當不雨吾憫爾貧雖雨才沾足蔬畦而已他日師入潭中遺履石上涂旁者守其履俟之七日師自外至謂旁曰汝可謂誠篤問其所故曰吾唯嗜鴨肉令禱雨者必先以鴨祭旁然後得雨師嘗謂撫

州守書刺曰泰龍僧某守惡其幻詰之曰龍安在師曰明公弗驚以金盃盛水探懷中若朽草置水中風雨大至龍飛躍而去師氏自五代居山下宋建炎中苗傅劉正彥作亂勤勞集民兵追破其黨鄉忠義社于後累立戰功捍禦一方入國朝設巡檢至元末天下已定乃罷今山谷猶有壁壘在焉近崕山有神童峰方仲永者蚤慧生其下荆國王文公所作傷仲永是也入南城貴溪有曰豪猪關甚險絕余嘗與今德慶路總管知事楊君季子訪故潯州路總管府經歷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十六

芳樹園

祝蕃遠先生於大原僧舍猶應劭所謂前人見後人頂後人見前人履底毒蛇奔狐時出草間益畏途也又嘗與祝先生夜宿田家白雲滿谷獨聞水聲而已余所居高橋有小溪發原山麓至元二十一年先大父白鹿府君由邑之梯雲坊徙居于此讀書之室曰慶一堂開窗正面諸峰韓子云橫雲平凝時露數岫修眉新画浮天千宇與此甚類余少肄業其間有書若干卷皆先世所藏歲縮衣食之費增若干卷三代已來碑刻若干卷有琴一不上弦獨以先父太常君

遺戒不設奔具耳蜀郡簡君天碧與子容吳文正公
所集作雲林圖道士方壺子亦愛予山居簡僻數為
之圖張君輔真人奉敕寫欽天殿壁余時在經筵用
米氏法為余圖之翰林侍講學士虞公嘗為賦詩海
內名人相繼有作於是有載之畫無載之詩悉萃於
几席南金大貝不足為貴矣然故舊從而以雲林為
余別號則非余志也上古簡質稱名而已周之彌文
乃有字焉有字而不以稱又為之號末世之敝也况
昭武黃長睿近集賢宣城貢文靖公勾吳倪元鎮皆
危學士全集 卷七 芳樹園

雲林圖續記

余為雲林圖記後且六年會道梗莫能歸親舊書問
邈不相聞宗人子繹來自光澤之鐵牛關前記為君
遺像也閱距余家曾不滿百里因致家索之書素
發書江下以為松楸之不及省久矣亟謀歸計投文
中書以考滿辭宰相即奏留之然則載瞻雲林豈終
若蓬萊弱水之不可即耶始余之隱于雲林百家之
書列於左右晝誦夜經遊心聖域超然乎出于埃壙
之表故范太史德機氏銘余讀書之室曰蟬槐汗濁
危學士全集 卷七 芳樹園

龍光斗牛入此室處與天者遊其觀覽乎四方也則
以君子之于學不可以安乎固陋故出而從當世之
賢豪以開廣其志意一二大臣辟致祿仕駿上乎數
歷侍從備官政府豈不自知其疎繆之才匪所克堪
也向蒙恩拔授司農少卿當辭入北嶽之葛洪山拜
中書參議亦辭進參知政事則又辭庶幾孔子所謂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易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非
素之所敢知也山中之人尚有以悲其志否乎古之
名臣去就係時之輕重進退閑道之盛衰一言而可

以結人主之知慰天下之望於是功施於社稷澤被于生靈後之仕者能若是乎此余所以願埋名錄采於雲林之下以終其身而不敢貪榮冒進以自速其悔吝也江西提學黃君子雍嘗避地其間謂雲林之所以遭亂而猶安者蓋山谷僻深距三省之郡莫有近者暴客雖至而不能留信善地哉若夫山多而田少其民無富足者民貧故無盜至者亦無所掠此則黃君未能盡知也

王左山房記

王左山房者友人劉君景陽所居之室也君之居距樂平東三十有五里曰劉坊又曰流坊劉氏由大梁來遷者十有幾世矣自流坊北行二里有山曰王護王護之西門山曰鞍馬二山之間委蛇行五里許寬平多水田四水周旋如張幕帶名曰尚忠又並山之東穿澗行數百步折入深陂才半里南有小山形如伏虎左右有支山共揖北面大山高數百尋是為王左山景陽出遊四方以廣其學一旦思其親治任南還謀樹屋三楹于小山之麓覆以白茅題曰王左山房取古人有王佐之才而世不用者悉圖於壁而詳書其出處始終于上屋前鑿池種蓮中寘石刻周元公愛蓮說小山上雜植松桂異石兩傍之中有竹木桃梅之屬有良田可藝秔稌清溪湛然垂簷簞為宜天氣清明奉其親嬉遊終日乃歸景陽來屬予記其所謂山房按樂平廣記王左山起新安歷鳳遊三山而至於此在衆山中最為雄秀蓋勝處也景陽之先當宋東都盛時去京邑之紛華樂山林之幽獨其遠

識高超豈他人所能及哉乃若更數百年之久世以詩禮相承君子之澤如彼其深長聞者其可不思也夫其圖于壁者其才質足輔其君成文武之業致隆平而頌清廟惜其不見用於當日或淖湛于下僚或老死於州野斯世斯人不被其澤此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可勝嘆哉然而仕止久速各惟其時其惟孔子乎景陽明聖賢之學路中庸之行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

金谿縣梁安峽義渡記

府之屬邑曰金谿其南五十里有梁安峽石壁峭險兩崖双峙南城諸水皆會於此上游有渡曰馬頭渡峽束而水深不可徒涉臨川營前里有張昭孫伯恭慨然曰吾先君葬梁安之山中距渡才二里於是作堂以祠其父外為屋以待渡者息肩於此以永嘉浮屠普願守之割腴田若干畝以贍舟人而并食焉既而里之有餘財者魯某吳某皆施田以助之始終贊其成者項山寺主僧師啓且以其寺近因屬永久任

其事廢幾無隳廢也吳君之子擴以書來京師與其友危素曰願有述余讀周官書夏官之職有司險馬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道路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謂之司險者有敵國之侵陵故也今國家盡得四方之境土固無俟乎設險以守其國故司險之官不設然道路橋梁亦有專領之者願有司率急于錢穀簿書之事以此為迂濶不切無復加之意矣由是津渡之舟悍夫凶人把握其間爭纖微之利棄性命如鴻毛者益多有

之雖留難之禁著于令甲而亦莫之能草嗚呼可勝
嘆哉今張君與州里之賢豪致力于此非有所驅迫
而出私財割腴田無少靳吝斯亦可以言義非坎乃
為書之以示來者

蘭溪橋記

吾金谿東行四十有五里地曰蘭溪昔產馬蘭俗又
稱為馬蘭橋馬蘭紫莖翠葉一名澤蘭宋之末橋廢
橫木為畧竹車馬必亂流以濟唯徒步者稍踐而過
為春夏之際溪水橫溢則往々勿得進溪上有毛氏
蓋自宋南渡後江寧縣丞諱辨之子孫由南城之龍
蔭里寔遷於此今二百五十餘年矣毛翁士謙之居
與橋最近清池茂林相為映帶翁年踰七十而子息
絕無孤處一室至正四年水旱疾疫並作翁病且革
危學士全集 卷七 卅四 芳樹園
往依其族人翼會翼方建西溪家塾以尊祖敬宗為
先務哀而留居其中翁且去以其所居鬻於龍席山
曾君曰省曾君更治屋宇扁曰蘭溪寓所命其徒閔
中高昌宗守之曾君之族與先世之墳墓皆在金谿
歲時還家必道經蘭溪慨橋之久廢屬仝里羅君義
方請曰毛氏之羣從嘗欲為之而未果就君得無意
乎哉曾君輒出錢買石傭工屬錢唐州民匠提領毛
君一夔督治之于是一夔亦資以粟米而論其意于
宗族鄰里輸財助力靡有難色曾未期歲而役夫告

成無復病涉翼至京師語余曰願有記維斯橋匪余
家為甚邇余之少歲數造焉屢嘆夫民之未有餘力
以及於此魯君學老氏者年在耄耄是舉也蓋無所
為而為之無所為而為之其心公而無私者歟是宜
記之刻石道左後之仁人君子睹其將壞而修之庶
幾魯君之善式克有繼而惠利於無窮豈非盛哉魯
君字省吾毛君字君實一夔字君堯翼字遇順高君
字無敵羅君字敬德橋之成至正 年也九月四日甲
子記

安公隄記

至正八年僉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事安侯以選
為龍興路提管既至官均賦役簡獄訟旬月之間政
令悉舉居無何連月不雨侯徧禱羣祀已而淫雨不
止禱而又應江水暴溢居民幾至漂溺禱諸神水遂
息先是城西新坊水涸則徑湖中春夏潦則人馬俱
病溺者不可勝數侯按視之喟然歎曰修築吾職也
欲命之屬吏則慮其竝緣以厲民乃首出俸錢以為
之倡屬諸翠岩寺住持沙門師智及集眾力為之魯
未經時而隄成長若干丈當其要衝伐石為橋下疏水
門行者悅豫眾合詞請名曰安公隄郡父老以余鄰
郡之諸生備官太史書事紀功乃其職業使為文刻
石以記成績昔鄭公孫僑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軻
氏譏其惠而不知為政何謂政徒和輿梁是已侯之
作是隄於是為知政矣今皇上仁被四海憂郡縣之
凋弊而錄寡之無告更立保任之法而責其成功其
急于為治之意可知已方今之郡縣輕重難易勢有
不齊龍興江右一都會臨以行省憲府可謂重且難

矣以侯敦歷中外報采素著昇以千里之任侯亦夙
夜憂勤思殫其智慮以建立事功此其一也是宜書
之以勸來者侯名謙字仲益

顯濟謝公祠記

楊山倪君鉅述其邑之神謝公事以授素俾為文刻
諸祠中以著其靈蹟其言曰公姓謝氏諱公寶父母
事元武之神甚謹宋嘉祐二年八月某日公始生金
光奕々遠其床榻既蚤孤事母董至孝尤謹奉神一
夕夢神剖其腹易肺肝遂能致風雨起疾癘邑西三
十餘里有山曰五雷山之西有湫曰東撮熙寧八年
公與瞿三十二者耕於埜相與言曰湫之魚甚美往
釣之獲三星方置釜鬻俄變頭角瞿驚怖舍之湫中
公曰吾且入湫子姑候之沒一餘頃出而衣冠不濡
且曰吾將顯靈此土由是數見神異明年夏不雨縣
令杜公調開而召之公告其母曰令召必欲雨母為
鼓簾箕運紡車洒水其上能致雨是日有雲雷而無
雨令讓之歸詰母曰吾失洒水耳明日復告母而
行雨乃大作鄰邑令聞而爭迎之交章上功于朝錫
號顯濟政和某年旱令江公翎曝公于庭日色熾甚
肌膚無汗神情怡然指天長嘯密雲隨麾大雨若注
建炎二年旱令彭公洵召公公請投縣牒湫中頃之

水湧雲集寒氣逼人龍見水上而三日乃已是歲六月某日也洵為庀材鳩工度其居室建祠宇於湫之南以祠龍君公將厭世以環湫之山林屬智門寺僧不疾而化葬于所居後山之麓里人慕之刻木為像易居為祠扁曰顯濟謝公之祠旱澇災沴有禱斯應于是泐水東數州分祠者百餘所咸淳某年令張公雲從禱於珠岩之別祠兩應期至人稱曰謝公兩里儒者沈先生德淳為之傳皇元縣長撒的迷失禱焉取香火置奩中至邑治啓奩双蝶飛去遂而元統元

危學士全集 卷七 芳樹園

年縣長合散君禱兩修其祠刻銘以賦初鉦之先君子嘗率鄉人禱兩祠下至是父老謂鉦宜修先君子故事入其境山盤地迴草木蔥鬱升其堂庭戶明徹神風肅然心切異之已而甘霖如注歲乃登因訪得公從孫佛奴隆興間所錄蓋乾道九年修祠陷置屋壁頗為詳焉嗚呼神怪之事孔子所不語楊子雲之肝不云也若公生而為人死而為神指麾風雷佑民澤物廟祀不絕豈偶然哉鉦言之確故為書之

卷七終

危學士全集卷八

李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全邑後學嚴紋璽輯刊

雜著上

跋送李工部詩

右送奉議大夫工部郎中李公再使安南詩也方江南來下公充國信使由雲南至其境崎嶇四年而還至是宋已內附而公再奉使既自有所紀載當見諸國史安南世居海島其在宋末猶受其厚爵以人情論之方懷惠報恩之日公以一介之使卒然說以類舌使卿化本朝不煩干戈非至誠動之其能然乎于是生靈免於塗炭由今念之公之子孫久而益盛陰德之所被若符契然至于輕答邊釁之臣皆公之罪人矣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斯言也惟公知之公之孫戶部尚書璽以此卷示素敬書其後以歸之

危學士全集 卷八 芳樹園

書吳泰發妻黃氏教子詩後

右詩一章三十韵吳泰發妻黃君作也黃君鄉先生以權之女其鄆之須城人有諱昂者登進士第官于建寧之浦城因家焉至宋紹興間有諱陞者亦登進士第官至大中大夫知永州後徙撫之金谿陞蓋以權高大父也初以權無子惟一女愛之甚教之治儒學晝夜不輟年十九歸為吳氏婦甚恭順至人初泰發賣江湖行次三衢溺死三子一女俱幼弱撫而教之節衣縮食唯以讀書為事而勤務垂績舉動由禮

危學士全集

卷八

二

茅村園

雖子姪不相授受送迎未嘗出門詞章非其所樂此詩者訓子之作也初亦不以示人其從孫綬稍以告於故翰林學士子吳子、吳子稱之君曰婦人之有善可稱非其幸矣可悲也而非可願也嗚呼世降俗衰聖賢之教幾于泯絕昂之丈夫蓋有不能立其身矣况幽閨之女婦乎若君者有行而又有文儒生文士媿之者多矣豈獨足以表儀于閨閭哉不誠難乎予性不喜書而綬請書之故樂為書而并叙志焉

書清湖閣臨蘭亭序後

右薛紹彭臨蘭亭序一卷按蘭亭序石本佳者已難得臨本尤難得宋蘇易簡所藏臨本有三其一曰有若象夫子尚興閣里門虎賁類蔡邕猶傍文章尊昭陵自一闕真蹟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其一有王克臣跋易簡子者與米南宮友善元章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後主翎毛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易得之元章題曰燭、客星豈晉所得養氣泉石留腴翰墨戲著旗談畫存焉式爵、昭陵玉益已出戎

危學士全集

卷八

三

茅村園

溫無類誰寶真物水自非虛移模奪質絲縑金錯瑣機錦綵倚欽元章守之弗失其一在舜欽房昔之善臨蘭亭者有馬承素湯晉微韓道政趙模諸葛五世罕得見故此三本者皆真詳何人所臨也至元二年予至郡城與友人豐城揭君子舟寓舍隣並得見其所藏紹彭臨本上有宏文之印又有古杭朱巽月船小印宋末蓄古書畫甚富且精好唯巽與天台賈似道家耳紹彭父珣嘗竊取定武蘭亭石宣和間朝廷遣使索之紹彭乃并日夜摸揭每揭疊三枝帑重揭

之民間所貴唯此而已後此石龕真睿思殿東壁建炎初宗澤遣人護送至維揚金人陷維揚裹以去金主怒棄之河中近世姜君章副樞家所得石銘為佳者然眎定武本遠矣則後之學書者欲見右軍筆不其難哉此山谷先生所以有欲換凡骨無金丹之歎也嗚呼紹彭所搨本今亦無之況其所臨者乎宋之名書者有蔡君謨米南宮蘇長公黃大史吳傅朋最著然超越唐人獨得二王筆意者莫紹彭若也今紹彭書亦絕少則見其所臨尤益益之搨洗也魏國趙

危學士全集

卷八

四

茅樹園

公嘗曰時流易趨古意難復揭君之愛重此帖也宜矣紹彭字道祖近見其晚憩監廳所賦詩清麗沉着有魏晉人風所居有清閨閣詳著樓氏攻愧齋集云

書張承基傳後

友人饒旭子初遊四方陰求天下之奇士而與之遊至任城得張承基者蓋奇士也子初再與予相見京師數稱道承基又出鄉貢進士李君景儀所為承基傳余讀之愛其叙事詳覈始益知承基而善子初之不苟於擇交也今承基生七十年矣會天災流行盜起東海魯不滿千百人橫行山東河北若蹈無人之境此在識者固為國深長憂矣雖鼠竊狗偷魯何足為慮然處之必有其道制之必有其方烏得坐視其

危學士全集

卷八

五

芳樹園

俘虜殺傷使骨肉離散田業荒蕪而遽乎不加之意也此其所由來非一日矣國朝既定中原制賦役之法不取諸土田而取諸戶口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鬻妻子以供公上不幸而有水旱之災則弱者死溝壑強者為盜賊甚而內懷姦宄者以為亂王師一出饋饟百傾有司乘之以聚斂而民以受其殃況以執良民而斬馘之則曰吾功也有司亦曰斯人之功也攷察之不審又從而官之嗟乎政令果安在哉承基期歲平盜十有三起及追賊至馮峪悉擒殺之其功

偉矣至若陳討紅巾之計當于事情卒不用其言使此賊至今為東海患惜哉

書張少師傳後

至正三年國家修遼金宋三史素以非才與修宋史按太祖至徽欽列傳至為詳備至高孝光寧四朝史蓋蜀人李心傳氏所修其闕漏不可計心傳亦以是論罷素博考寔錄中所附傳及他野史文集郡國志粗見始終者稍補完既而奉使購求遺書所過求故家子孫問之往往荒忽不知是以執筆之際為之歎惋焉獨數文閣待制少師張公運有為老氏學者曰德隆致少師事狀于史官素道出虎林睹宋故宮有大浮圖以斷碑碣顛倒焚城所賜少師手詔在石者猶可見歸而徵諸寔錄諸書始能論著又考陸文安公講道象山之巔去少師家甚近讀金谿李君所編師友淵源錄然後知諱宗伯字伯強諱必達字行已皆少師從孫全金谿諱宗世昌誅茹結廬以迎文安公李氏所錄伯強從弟諱易字少石子梓字材卿按張氏世錄少師之父諱貫贈太中大夫兄二人早卒逸其名二弟曰迪曰通少師三弟曰達曰造曰選伯強達之孫少石造之子也今德隆請翰林侍錄

學士揭公志其先人之墓有諱檜者伯強之子也德隆之所以事親敬宗者揭公述之甚備非詩書禮樂之澤漸漬于久遠其能然耶其能然耶

遜解

鄭國霍君彬卿以遜名齋蜀郡姚先生為之記沒若干年其子裕因予之僚友黃君伯淵屬為之申繹其義余曰既遜矣何以言為顧其請不已乃為之辭曰遜亨小利貞當陰消陽之時為小人逼君子之象遜而言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也然二陰浸長未能遽盛故曰小利貞焦氏占之三塗五岳陽城太室神明所保獨無兵革屢乎山林深密之處以避患何憂之有夫遜尾之厲三在艮終以陽之止陰而為之艮苟

能止陰道之進勿使之有往則雖在遜尾亦可以免禍矣陰之浸長小人之謀害君子必假為中順之態以自結於其君待君心膠固然後大為變更以行其志君子之所當知而速遜也三為耳巽其心未果不免牽係志二陰而不能速去甘其柔媚而係之者吾之疾疾也說其奉承而係之者吾之臣妾也曰有疾憊者又所以深戒之也曰不可大事者姑以扶衰救敗而已終不可大有為于世也九四與初六為應四不正初亦不正以不正而合故其合也謂之好言有

情也四當好合之時而不能遞去不牽於私情於君子之黨固為吉矣然初六陰類之小人乍失近君之好則不得為吉五當遞之時不顧二之正合而決然遞之者寔以陰欲消陽所當遠也二雖欲以其中順之態執而革之有非其所能革者以其所以為吉也上九處乾陽之盛外無累於位內無累于應進退綽々然有餘裕者也君子遞至於此則剝而盡矣天下無窮而不反之理苟能反而復之則前日之遞者反為今日之大壯豈非肥之極者耶彬卿之于易固知之已深而行之已力至于裕之身以其時占之夫豈久於遞哉則將為壯之時矣裕其勉之述遞解

隱說

或問於子曰古之時修于家而用於邦國公卿大夫士位各稱其德無所謂隱者也司馬公作資治通鑑深譏夫阮者而張君于此乃以阮名其奔何耶子曰噫古今人時有不同而出處亦異惡可執一而論哉自功利習勝而躁競之風行民志不寧而無恒心于是有志之士自甘於窮約恥于自鬻以干時故其詩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永矢勿過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若此者豈其惡富貴而以棲遲泌水洋洋可以樂飢若此者豈其惡富貴而好貧賤哉其所自處者必有其道矣司馬公之說可以論三代之先而不可以論三代之後也然而張公生太平之盛時既出其材請而施諸世矣而又自號以阮何也蓋其志之所慕在乎林壑之間飄然無所係于世累者欤余在金陵聞君在黃岩思力於水利浚七年相見于四明讀諸君子為阮奔之文著說附見於後且以塞君之求也

虛遊說

漆園令書山水篇曰人能虛已以遊於世其孰能害之列禦寇篇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襄陵蛇容別稱虛遊子石戶之農邂逅于蘇門聞而歎曰信乎漆園令之言容其善涉世者欤容能蛻故能虛惟虛故能遊容家于晉長于吳宦于楚仕于燕年幾八十遊於世者久朔南之公卿大夫士莫不與交高論宏議嘻笑怒罵出入經史百氏莫不各得其歆心非其已之能虛而能遊其能然耶石戶之農進而問曰

先生善遊世知先生之能虛先生之能虛故知先生之能蛻敢問蛻亦有道乎先生曰有吾少而耽玩載籍既得其精華吾蛻于書矣吾少而攻習文詞既通于制作吾蛻于文矣吾且老而身縻爵祿既辭其寵榮吾蛻於仕矣蛻于書聖賢與為徒蛻于文神明之與居蛻于仕可混于樵漁故先生之出處尚焉往而不自得哉若僕者翦焉規焉縛於禮法勞於案牘如膠漆而不解吾不知何時而可悅又何時而能遊

神農冕服辨

素從廬陵王秀才借漢東志讀至陽夏謝景平氏所作神農冕服記私竊以為未始謝氏宋龔都鉅公素晚出所當尊師者然義所未安不得默而巳夫天地之間古今風氣不同自結繩而後有書契結繩之時之人不識書契也自土鼓而後有音樂土鼓之時之人不知音樂也風氣愈開制作愈出當因而因當革而革蓋非一時之所能脩亦非一聖一賢之所能周也稽諸神農氏之御天下也斲木為耒耨木為耜教民稼穡日中為市此其開物成務之功使萬世蒙其利漢東今有神農祠隨人尊而祀之宜矣然加之冕服則非也按冕服起于黃帝氏而五冕之制至周始脩故孔子曰服周之冕衮冕十二旒纁玉五采前次各用玉伯四十有四正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鷩冕九旒各十二玉王祀先公饗射則服之毳冕七旒亦十二玉王祀四望山川則服之絺冕五旒亦十二玉王祭社稷五祀則服之豆冕一章前後各三旒共用玉十有二王祭羣小祀則服之神農

氏之世民淳俗樸倥同顓蒙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之禮未備也祀先公饗射之禮未備也祀四望山川之禮未備也祭社稷五祀及祭羣小祀之禮亦未脩也然則今之所加以袞冕乎以驚冕乎以毳冕乎抑以絺冕元冕乎是故考之於經無所據求之以禮無所合神農氏在天之靈神終古不昧驟而施之以未見之冕服豈不驚異乎吾知其不可也明矣或曰若子之言則當如今郡縣三皇廟像被髮裸身以木葉自蔽然後為得素應之曰亦非也表像者浮圖之宮老子之廬土木偶人之類如之何而可必為木主以祀之而不使醫家專掌其事然後為不悖于經不終于禮嗚呼祭祀大事也其可忽諸作神農冕服辨

卷八

十八

十四

芳樹園

富州蠲金紀事

又宗皇帝即位二年秋詔若曰天下有徭役而逃亡而橫征于民者其蠲之是年冬江西憲僉張公榮行部富州之士人揭車詣公言商瓊妄興金事不便公廉問為之惻然命州聞諸路而上于行中書省且牒憲府不報後二年當至順二年秋辨章金公岳柱來鎮江西車又以言會憲府牒亦上公始以其事聞中書先是奎章閣授經郎揭公侯斯述太平改要亦列其事以告上乃是戶部議須遣官覈其寔以報明年

危學士全集 卷八 十五 芳樹園

夏行省命龍興路治中于某臨江路判官周某驗得寔上之行省復聞中書而戶部議如所言蠲之便於是命有司蠲之元統元年十有一月也州人乃大感悅相與謀屬臨川危素述其始末志諸貞石以示不忘按至元十四年分寧縣人商瓊者謀獻利貢官乃誘湖南淘金人易彬等三十餘人至豐城縣之長亭鄉留臺居焉及募其鄉人傅壽等穴山鑿畚沙石習淘金為業歲貢輸浮辦金四兩重請行省署淘金場縣中領之而瓊泊既祥者寔司其職然豐城金僅

取之不足以廣費于時雖竭力淘采地道空虛不克供一歲之入瓊稍患苦之乃使人走他州購金以完其數久之思其妄覺又誣富民地有金掘其廬舍塚墓劫取貨賄漸增廣歲賦入以錮其事於是盡力括克請增輸金至二十五兩九錢重以為已功鄉民甚惡之而無賴者景從日衆至三百三人烏瓊又為之請于有司歲復其役豐城既無金羣走饒信徽衢婺源江南康蘄黃歲掠以進瓊之輸官而攘其贏由是致富會張國紀守撫好言利廿四年行省用其言設銀場于樂安縣之小曹溪課富民淘金輸官程所入多寡而免其賦于是盡檄取豐城淘金工送教習烏瓊以聚斂為功復請增金三兩一錢九分六厘重提之為二十九兩九錢六厘重矣瓊因求遷小曹場官兼賦豐城金而豐城淘金場遂草是時豐城陞為富州官復煩淘金家以他役始不勝其苦而汪壽李仲何文明等百餘人走光州不返餘徒業者相繼瓊亦去為鹽場官而富州金遂無所從出矣小曹官屬惧其久而累已也募其邑人德韶言于行省謂龍興路貢賦

歲屬興聖宮則富州路金不宜附隸他州蓋從富州輸之為便行省用其言下其數于富州征之延祐四年九月也瓊始征金時至是四十餘年矣即復求三十餘人者多閭閻細民死徙亡後者有焉有後而乞旬者又有焉根連其宗族蔓延其姻黨亦窘乏至殺子女以拒胥徒之驟突者乃抑令五鄉二十七都之役于官者代輸之鄉曰里正里正富民莫肯代輸者都曰主首主首力微弱又多貧窶故代輸者皆主首耳凡金一兩重費至元鈔多至百二十貫提之為鈔三千六百貫矣因之破家者又比之有焉于是民之荼毒有不可勝言者矣州人思脫其禍若王季常王元寔等往問陳于有司有司稍集父老議雖悉其弊然莫肯固請於上蓋自富州再征金至是又十有七年始得車之言行為始車嘗言于奉使宣撫又言於監察御史弼路損首乞去民害觸御史怒幾得罪賴龍興路推官李崇德莫維崇力爭御史前得免至是乃言于張公全公而張公全公深哀其言於是其事乃竟得聞而州人數十年剝膚椎髓之害始一旦

脫然矣意商瓊不足議矣彼天子之命吏牧此民者
坐視其困苦漠然不以為意獨何欤自昔陰陽錯
盜賊並起貽國家無窮之憂者鮮不由財聚于上怨
結于下此碩鼠之詩仲尼存而不去也誠使士之居
于鄉立于朝皆揭車若授經公其人豈有知而不言
哉今富之人自是無橫斂之虞有樂生之慶寧可忘
所自耶則于是乎感三公之德而壯車言之力也相
與刻石以垂永久亦豈容以自己哉故素於富州蠲
金之政而重有感焉述文以慰州人之心以愧後世

危學士全集

卷八

十八

芳樹園

之言聚斂者而學士大夫播之咏歌以通風諭以示
勸懲未必非小補也全公回紇人後終河南行省平
章張公河間人終中端司丞揭公今為翰林待制車
其從孫云

卷八終

危學士全集卷九

嚴紋璽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全邑後學李相輯刊

余之梅

雜著下

別友賦送葛子熙

余生楚南之窮邦兮嗟不逮乎古之人執簡策以永
歌兮視前行之逡巡悵風氣之日凋兮衆祿雜乎淳
穢獨涼々而奚適兮虞諱言之交至能服仁而蹈義
今雖顛沛庸何傷顧搔踐之或怠兮悲絲染之元黃
思驂雲螭以高馳兮下覽觀乎四海帶玉璐而佩寶
劍兮劃長嘯乎天之外值美人於丹邱兮云抱璞之
來孫朝吸上池之沆瀣兮夕掇元圃之芳蓀獵六籍
之精華兮悲黃農之不吾待並駢々之良馬兮欲遵
車輪而行邁有疑義而與析兮且交修予之愚豈私
情之昵比兮將以揖乎道德懷夫子之固窮兮雖制
義而自安頤甘旨之或缺兮寧孝子之所歆念一門
之孤惸兮而衣食之莫具汨奔走于泥塗兮歲冉々

烏遲暮擬鼓蠡之桂權兮爰東愁乎錢唐撫句踐之
故墟兮弔臺觀之榛荒颺高帆以度海兮仍羣仙于
雲臨凌扶桑而遐矚兮浴赤曦之暘々盼梅梁而太
息兮企聖賢於諸馮何三千歲之寥々兮大運若是
其汗隆繫娛遨之足樂兮傷馳驅之勞勩翦朱光于
炎宇兮安得激清風而來至旋輶輶於汝濱兮將同
采乎菟藿玩層峰于翠雲兮金碧有翠雲山射麋鹿以自樂
亂曰子何為行兮吳越鄉兮韶音之鐙々兮矯首以
望虞皇兮邈矣夏禹海茫々兮哀民生兮曷時而康

危學士全集

卷九

二

芳樹園

存存齋賦為李孟尚書賦

繫太虛之混沌兮為生化之本根維二氣之闡闢兮
暢萬物之滋蕃羌易道之廣大兮脩吾身於乾坤極
知崇以效天兮循禮卑而法地体成性之存々兮由
道義之不匱信張弛之靡武兮亦柔剛之過濟偉鄒
孟之崛起兮當戰國之兵爭悼民心之迷繆兮揭皇
極而載明謂君子之善存兮异毛羽之頑冥彼鬼瑣
之紛々兮遂枯亡於知誘湛明鏡之當臺兮竟昏蒙
於塵垢蔚嘉穀之羅生兮胡雜糅於根莠懷咎繇之
苗裔兮蚤奮跡于滕邦炯水壺之交映兮粹白璧之
無双玩言理于簡冊兮驅長才于海江爰紬書于史
館兮持憲度于臺閣善和燮於羣情兮或閭々而謬々
沛大旱之甘霖兮蘇八紘之毒蠱退休沐而齋居兮
撫易象而觀天亶存々不息兮契洙泗之心傳雖道路
之邈悠兮俛白首而不遷憶旋輶于虎林兮卻傾蓋
于京闕瞻雲霄之軒翥兮慕策勵於驚劣保貞白于
歲晏兮追往行于前哲樂几筵之清潔兮陳左圖而
右書殖卉木之芬芳兮啓章編而載愉托中情于藻翰
兮著懿戒于坐隅

危學士全集

卷九

三

芳樹園

望番禺賦有序

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欽察覈軍民達魯花赤脫歡察
免在廣州多不法事江南行御史臺遣監察御史錙振
達按之振受賕以欽察言非寔欽察忿死振亦恐恩
得疾還至龍興驛舍白日見欽察於前因噤而死未
幾行臺又遣監察御史杜石訪其事得今衢州路撫
管薛超吾為江西行中書省令史時所賦詩遂合諸
御史上章覈振後三十有年臨川危素聞而哀之
作望番禺賦詞曰望番禺兮海氣沉、青天高、兮
危學士全集 卷九 四 芳樹園

白日為陰悲風滿山今夜聽噫暗豺虎呀哮兮麒麟
遊潛望番禺兮盡傷余心

三節堂賦

稽受氏於高堂兮奠僕輦之攸居際神元之興運兮
肆強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倜儻兮蒞世皇以平吳匪
徒戮力於戰陣兮陳征討之訐謨信直道以迓時兮
轉漕輓于番禺屬羣盜之交熾兮集艸間而嘯呼扼
險隘以弄兵兮值陸梁之兇渠矢赤心而奮鬪兮凜
英烈而莫渝俄勢窮以被執兮必臨難而捐軀慘海
霧之陰翳兮蹈山鬼而乘孤嗟良配之娶居兮歷三
紀而有餘撫青鏡以含悲兮收涕泗于衣裾哀孤嫠

危學士全集

卷九

五

芳樹園

之幼穉兮念生我之勞劬惻無父之何怙兮賴慈母
之携扶嬰疾疾以莫瘳兮吾豈愛於肌膚割肱肉以
和藥兮欣沈痼之獲蘇世驚歎乎忠義兮作人紀之
良撫表三節以詠歌兮峙堂構于東湖葆遺器以積
藏兮矧緹襲乎詩書惟延祐之皇后兮思蒐羅於文
儒爰趾美於高科兮差簪笏之滿家振羽儀於天朝
兮流四海之名譽匪顯庸之足夸兮拯黎庶于泥塗
雖余文之猷散兮揭潛德以張鋪信天道之孔昭兮
式原本于厥初

經律圖贊

猗昔上古征々虬々帝戰涿鹿遂生亂民唐虞命契
敷教人倫乃設庠序尊々親々世變風移彛典勿循
乃制刑威法令式陳楚有君子哀此頑嚚表經附律
提要諄々流行區宇明德懷新安得率土返樸還淳
各安厥職葆其天真上下四方咻然陽春刑措不用
而多鳳麇我贊斯圖爰詔無垠

危學士全集

卷九

不

芳樹園

太祖忠烈靈惠英武南廷王全諷公像贊

唐失其御羣盜馮陵惠々我祖仗義興兵屢剪兇醜
邦邑載寧傳記可錄勇功智名生聚保禦垂三十齡
情孚隣境澤被鰥寡威名丕顯王爵南廷皇錫嘉彌
推恩幽明英風凜々百世犹生維忠維孝後胤共承

危學士全集

卷九

七

芳樹園

范文正公讀書臺銘有序

宋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楚國文正范公幼孤貧從其母適長山朱氏朱氏宰
安鄉公讀書於太平興國觀既擢進士第入參大政
功名烜赫著在竹帛後人指其遺跡而詠歌懷思者
無已會宋中書舍人廬陵劉公才邵八世孫寶僑寓
是邑乃作祠宇割良田以供祭祀俾素述文刻諸臺
下乃為之銘其詞曰

允顯范公東南之英出將入相燿乎功名睦茲安

九學全集

卷九

八

芳樹園

鄉為澧屬邑出自北門林阜孔岌公有遺跡哉
高臺世變事移過者興哀仲璧氏劉衣冠之裔僑
居此邦仰止異世伐木甚良爰樹高臺俎豆載陳
靈其享來陟彼崇邱懷其延佇江流滔々歲不我
與猗公之仕載逢其辰孰使荆揚才傑沉淪邈哉
風旨弥久弥新策名貞石公有鬼神

異石銘有序

壽武庫副使高昌野仙普化君以異石示予其大三
寸色正碧上有白文有神人戴笠跨驢白氣上貫氣
中雙龍摩空而飛橫而藏之甚久蓋靈氣所鍾睹斯
異物乃為之銘曰

太和網緼二氣摩盪山川儲英奇石異狀賦質甚
碧中含素文晬乎神人其行逡巡蛻々驚龍乘雲
飛躍乾端坤倪膠轄回薄赫爾精氣騰為列星善
匱而藏何百千齡

九學全集

卷九

九

芳樹園

興學頌有序

至正元年四月大都路都達魯花赤康里公伯嘉奴
請作左右南三警巡院大興宛平二縣孔子廟并建
學舍都府亟達諸禮部上之中書省中書從其言
各以室廬之在官者為之又言學設教諭而無廩食
非所以尊敬師道中書亦從之嗚呼古之立學所以
作成人材脩國家之任使非細故也三院之所轄
方之人咸聚焉雖有長才秀民猶必待教而後明况
于蚩蚩之氓乎二縣者在於畿內教之尤勿可以缺

然也我朝建邦設都百年於此國學京學規制已脩
頌于五廟之學未遑有作而作于公尹京之日則公
之於政可謂知本以能成昔人未成之志何其盛欽
抑亦遭逢聖神垂意斯道故公之言得以取信于朝
廷而無或沮止之者五學之師弟子其亦思無負公
之志哉公字九德任官守職若活海賈事皆可書今
獨取其為政之知本者為頌之其辭曰

惟昔大帝即燕設都山高川迴神明相扶乃作廟
學于京于國以祀聖師以講道德人才勃興邦家

之光小為系桶大為棟梁三院警巡以及畿甸置
師無學有勿聞見緊康里公寔蒞京邑治政以平
豪猾震驚曰茲教化為余之責請于宰臣報可深
亟爰奏琴瑟升歌雅南籩豆在筵有赫其臨匪公
之行際時之盛化被國都風俗以正肅冠裾誦
詩讀書凡百多士毋昧厥初

蕪春縣興學頌有序

蕪春縣長楚仙普化君既新廟學郡學教授衛子炎
為之記君上計京師稍為余言治邑之事始至官修
農桑水利之政平獄訟卹災傷無所不用其情其興
學之績為最大蓋蕪春之學在郡城東北之鮮原素
無恒產儒之在籍者二十有八家多貧不能自振于
是學舍傾圯弦誦寂寥君始至伏謁廟下大惧無以
稱塞國家崇學右文之意乃出廩給為之倡尹邊守
誠丞孫克昭主簿蘇世榮教諭魯志暨胥史富民咸
凡學士全集 卷九 十三 芳樹園
相其役因其舊而修之者大成之殿明倫之堂撤而
新之者門廡齋舍創成之者櫺星大成二門若夫祀
所龕室帳帟祭器無有勿脩學之閑田悉以種桑歲
集之以補贍學之費民知令之所向相助蒞事于詩
書而敦行孝弟君之于政知所先後如此乃為之頌
使刻之石其詞曰

我行江濱爰采其蕪田多汙萊楚有嘯呻天監下
土哀此疲民畀我賢令惟皇之仁學校之行先王
善政迨我世皇著在甲令蕪春有學以祀元聖棟

橈宇傾曷以廣敬賢令聿至碩瞻徘徊乃鳩其工
罔敢弗來祇奉明命僉言允諧有嚴俎豆民德孔
懷雍々童冠濟々弦誦修行明經聯翩充貢累々
長才小試其用伐石刻辭輿人之頌

賜帛頌有序

皇帝御天下十有八年凡三賜老人帛于是撫州民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時天祐年八十有二再賜時八十有六三賜時八十有九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道術善保蓄其精神大阨市廛無求于世藏書其富以勗其子孫其所以至于上壽者蓋異於常人矣國家自祖宗以來子惠元々然於尊禮高年尤為脩至此先王之所以治其天下其民易化其俗易成者也于是史臣素作頌以歸于上其詞曰

危學士全集

卷九

十曲

芳樹園

皇有萬國莫不尊親紹天明命撫之以仁民吾同胞海涵天覆仁政之行敬老慈幼僅篚賜頌皇有恩言惠澤斯沛孝理寔敦惟撫為郡江湖之表山谷僻深民多壽考微臣天祐生于宋時束帛所蒙明詔馳馳養老乞言三王之世臨雍拜老亟稱漢帝乃如斯人道術孔多藏書滿家一歲和安車聘賢尚法古昔宜秉赤心上禪聖德化行俗美維皇之明昭垂四極史作頌聲

卷九終

危學士全集卷十

嚴紋璽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全邑後學李相輯刊

傳

余之梅

王栢補傳

王栢字會之婺州金華縣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滋楊時氏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氏張拭氏呂祖謙氏遊父朝奉郎瀚主管達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

危學士全集

卷十

一

芳樹園

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源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歷蒞熹門遊或語以何基氏嘗從黃幹氏得意之傳即往從之授以主靜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以質寔堅若有疑必從基質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為精密作敬齋箴圖瓦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

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卹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禮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制服臨於郡柏之言伏羲得山圖以畫八卦兼推八卦之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乎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其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之圖之

危學士全集

卷十

二

芳樹園

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問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相配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擢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

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咸淳年五月得疾手書以別其子愆曰吾不遠矣七月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而卒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曰文憲贊曰余見國子博士吳師道知柏之學一傳金履祥再傳許謙之學益密矣師道言柏所著書有讀易十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涵古圖書一卷讀書記十卷書疑九卷詩辨說二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古七卷

危學士全集

卷十

三

芳樹園

書附傳三十卷左氏正傳十卷讀國語三十卷困學之四卷文章讀古三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凝道志廿卷朱子格要十卷詩可言廿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六卷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歷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精義八卷襟志二卷周子一卷發遣三昧廿五卷文章指南一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文集七十五卷總之為七百七十卷嗚呼何其博哉古未嘗有也而魯經要矣

黃次山傳

黃次山字季岑直龍圖閣庭堅之族子宣和九年試
國學第一時方申禁元佑黨人以庭堅在黨籍故降
次山第四歷信陽州教授池州司理叅軍召為太學
錄瑩臣猶以黨人學術論罷久之黨禁解復其官靖
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州銅場建炎二年
擢尚書員外郎未幾撫諭京東西路所至召父老具
言祖宗德澤及主上所以惠養元之意聞者感泣
使還乞外補遂知筠州又乞監當以歸丁內艱終喪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四 芳樹園

復吏部郎官入對力陳日食之咎又進校旗大閱之
法且曰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願
拯立志向何如耳願陛下親賢遠佞貴公滅私若忿
怒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帝嘉其言
會金兵大至淮西告捷次山言第功行賞勸沮所係
因係上三策乞解六將軍逗留者之節鉞授偏裨立
功者朝廷既罷劉光世兵枋令呂祉代之次山言光
世固可罷祉明銳開爽雖若可用然統師御衆非其
所長不省無何其言卒驗靖康以來弼為宗程顥兄

弟學者不能深明其旨轉為迂怪紹興初諫官極論
其教有旨戒飭學者次山時兼權禮部郎官與侍郎
董榮爭之於朝事雖直而謗議起矣出提點荆湖南
路刑獄居數月以言罷主管亳州明道宮乃自豐城
徙居撫州益肆力於學凡九年起知邵州未上以疾
致仕卒初舍生章時若以女妻次山者及舉進士
貴人欲妻之卒妻時女贊曰程瑀之論次山有言李
廣賈誼懷才抱義取知人主尚不克展其長使積效
暴白則夫所謂一世英雄而死於草萊者豈止一王
危學士全集 卷十 五 芳樹園

義方哉悲哉

蕭修撰傳

蕭文孫字煥有一字從周吉安人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泰發之子也年十三喪其父服除遊京師上採荒策于御史臺一曰官自濟二曰鬻爵三曰禁酒多用之著為令或欲因是以薦乃慨然曰吾豈以採荒書錄仕進哉後三年集賢學士王德淵薦起為桃源州儒學教授桃源故縣也至是升州始設教授學政修舉未及代謝告遷臨江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會屬州新淦民李殺人驗者受賄蓋以疾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六

芳樹園

乃遺書摘其伏請改讞上下囊橐不省遂自置書於江西省及兼訪司適監察御史行部至又白之受賄者始自首屬他官剖棺察之見其筋斷者四李伏罪罷官六人吏七人清江縣民雷避殺人罪賂愚民誣服代死為具言其狀於部使者雷吐寔受罪僧以奸私傷人命焚屍以滅迹富家挾怨誣貧者以盜威燭其情辨之豪民奪孤兒地構屋其上則撒而歸其主商覆舟訟岼居者償其失則斥而不問從子傷叔父足而反抵叔父以罪予以父繼尸誣平民皆有以破

屬縣之奸公列惡之在官十八月去以前官還與國路呂元死而豪奴奪所施道士祠宇訟累年片言折之行省符下增白金常賦十倍力爭之不得明日遂行在官僅逾年而已遷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照磨發私易故積以冒求仕者杖竄府牒以亂成役者韶州成役以給鹽蔬直後期開元帥俾鞠之杖其渠三人笞從者二十人罰萬戶而下有差擢池州路總管府經歷祠宋死節臣趙昂發義士桂正孫振飢禦盜有方略居有十四月會叔臣枋國不用漢人為

危學士全集

卷十

七

芳樹園

幕長令下即行久之朝廷慎選守令調武岡新寧尹民歐陽許二家皆據兄子田訟久不決率論于義而平之娶婦蔣子幼見逐于夫之兄且鬻其產追詰服罪責族之良掌其田以俟兒長民陳夜奸人婦遇他人先至殺之恐及賄胥曹誣以盜其母愬之廉問得其情為白之郡民唐訟仇家擅殺家奴毛棄之江屬他屍自上流漂至察其無殺傷痕不驗察令人生得毛于永州之境乃抵唐罪莫不駭服以為神緩寧伊頊使酒殺人郡檄新寧按之有以郡官意諷使全其

人奮然曰若然則初覆驗官若俱抵罪活一死如死者何吾不忍為也即推驗具獄武岡民黃觀其婦自斃驗者惑于賄不得實婦家懇于郡一識之啓棺驗其首脇俱傷事遂直至元間尹黃順翁有遺愛在民號稱循吏其生祠曰種竹堂為修治之作義倉縣門之西營治公宇橋梁無秋毫擾省憲考湖南最嘗作忠義二史經筵檢討危素言於朝以其書可備進講會修宋史行省上其書稱為纂述有體未及推用而卒後四年史館復言所著有裨世教宜追錄之以

勸來者贈翰林修撰子烜有學識贊曰余邂逅蕭修撰于金陵握手論議牛將軍幕下使人磊落有生氣使其仕至元間御史府用之如用其父必能揚清激濁克世其家書其州縣之政所以悲其志未就云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右丞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
追封鞏國公謚武惠合魯公家傳

合剌解公系出合魯氏父始名八合我師伐金大戰三峰山射中金恒山公武仙睿宗時督戰見而奇之改賜名與藥拔都時大雪軍士飢寒頻死即殺所乘馬取血飲之均食其肉多所全活歲壬辰道瑾相望獨獵取禽獸以給軍士其後因下汝州贈懷遠大將軍沿海翼管軍萬戶輕車都尉汝南郡侯子八人公其長也英邁不羣長益負奇略我師伐宋圍襄樊宋兵嬰城固守者六年公在軍中卧不脱介胄宋援兵不至運饗道絕遂降我大將軍伯顏帥師次楊州宋將孫虎臣等遣使詣軍門請曰古者聞將不關兵今遣騎將劉都統持命將軍擇武勇善格鬪者一人決戰無以衆士卒汗刀斧也伯顏亟召諸將語其故皆相顧莫敢對時公以百夫長隸麾下毅然請行伯顏奇之拊其背曰壯士也適兩將所乘馬皆黑戰於楊子橋奮鬪數十合未決劉都統奮稍刺公墜地劉馬奔不能制公上馬追之劉卻還舉稍著公左腋下

公扶其稍拔劍斬之以其首歸觀者數萬人歡譟動地劉號黑馬劉宋驍將也是日以帳前儀衛送公還營仍繪圖以進至元十三年伯顏虞海道生變選公招討沿海諸郡未幾與宣慰梁雄飛招討王天祿追襲宋臣陳宜中張世傑蘇豹義等遇世傑于香山奪戰艦符印俘其將吏又追宋二王至廣州七州洋及之戰海中奪舡二百艘獲俞如圭而還明年乃授宣武將軍沿海招討副使佩金符南至于甌閩北至于許浦咸任公節制公亦詰姦禁暴民賴以安進昭勇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十

芳樹園

大將軍沿海招討使佩金虎符尋加經略使兼左副都元帥治慶元軍事悉以委公內則惠養百姓訓齊諸軍外則威柔遠夷招降海寇條上防海便宜自南恩至上海設水站三十有一置兵警邏時造海艘議征日本豪民奸吏舞手其間破家者相望慶元民以公故輒不告病十八年建征東行省出師日本授公鎮國上將軍都元帥道高句麗度遼水動風積雪草行露宿與士卒均勞苦兵薄境上颶風作乃還朝議班師復命公治慶元屬城燬軍士無所依公亟請省

府立營置鋪以安老幼以防姦宄二十一年更立沿海上海萬戶府以公為達魯花赤明年見世祖于便殿上熟視久之賜名哈剌解拔都奏對請慶元親軍衣裝禁戢候人海寇私離數事上嘉納之賜錦衣玉帶金鞍弓矢佩刀諸物以示寶賞二十四年加鎮國上將軍浙東道宣慰使仍兼掌萬戶府會盜發處婆勢張甚公獲其渠首殲之民賴以安擢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左丞仍為浙東宣慰裕宗在東宮聞公宿望出金織文幣以旌之成宗將有事于西南夷合四道之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十一

芳樹園

軍以進授資德大夫雲南諸路中書省右丞與燕大明敕屬時暑林木陰昧不果深入而還屢敕復爵歸鎮公以老病乞還汝以便醫藥大德十一年二月卒皇慶二年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鞏國公謚武惠命翰林為制詞公宣慰婺州禱雨三渾屢應鮮于樞時在幕中為文刻石公之遺愛在民故浙水東山谷間多立廟以祀太史氏曰余過鄞輩公孫沿海萬戶安坦出戰楊子橋圖相示一時之意氣何其雄勇哉然觀公嘗解貞觀政要以進則知公之所以

事其君豈止戰之勇而已哉古之謀元輔者必說禮樂而敦詩書有以也夫

王宏鈞傳

王宏鈞字彥舉其先汲人嘗仕宋為脩內待詔高大夫辟亂徙居蔚州大父行簡秘書監薦入司天臺父昂終通許縣尹宏鈞蚤好學由天文生轉司辰官升司辰郎司天監漏刻科管勾平秩郎司天少監進司元大夫司天監加頒朔大夫會為欽象大夫提點司天監事為少監時有星變宏鈞入見英宗直言無所詭上稱歎久之初金人徙宋嘉祐中所置渾天儀象沈括所議者是也至是宏鈞奏請出內帑黃金四錠

飾之說工復加賞賚晉王在位以天象得召對進言上天之垂象無常聖人之守身有度矧除舊布新國有令典陛下當上法先王修德行仁戒膳徹樂施恩惠緩刑獄慎起居節飲食嚴禁籞則變可銷而災可弭不然事且不可測敷奏剴切晉王為之動容嘆曰諫官才也太師帖木迭兒妨國政中外側足而獨加禮宏鈞數引論事多所救止退而未嘗以語人嘗謀廢金世宗碑以刻石自頌功德宏鈞力諫曰毀碑遺跡國制也丞相宰制百僚豈可自違之耶遂寢宏鈞官司

天監能以謹飭自將銓注以時淹滯稱快占籍于陰陽家為奏復之前後賜資金幣輒分諸僚佐宏鈞嘗以事渡河舟人後至恩獲罪以生魚獻固拒之勿得投魚于河後數年再至渡所舟子爭前迎載宏鈞忘之久矣則拜且言曰明公放生魚者向感恩甚厚今得再見無任大慶宏鈞處心類如此云史氏曰宏鈞所居官任古義和之職今乃襲金之政異其官階以別于常調何耶抑豈有他說耶余觀宏鈞之才可以居風憲然老矣在至治泰定間宏鈞遭逢甚盛終恥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十四

芳樹園

于貪榮而冒進有大雅君子之風焉

夏侯尚元傳

夏侯尚元字文卿者華亭人也年十六夢神人有所授由是為文詞立就久之進京師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與之入見宗及英宗為太子召為說書即位授侍儀司典簿英宗崩尚元棄官漫遊江海久之明宗南還尚元恭迓于和林明宗尋崩乃徒步將言其事于海都為武平王鈇忽思不花遽留之王薨其兄嘉王見大帖木兒又留之郊王徹禿聞其名召見待之有加王嚴毅寡言笑與尚元處抵掌劇談終日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十五

芳樹園

尚元亦知無不言王嘗謂左右吾家得斯人如執法御史吾有過彼且直言汝輩宜憚之于是左右有忌心矣尚元遂還江南丞相伯顏執國柄忌王之賢至元四年王來朝伯顏以子未婚而王不從乃與從子瑁知樞密院事者延不花謀構禍于王明年陰使人說昌王寔藍朵兒只告郊王將為變時王既奉籙和林徵下樞密院獄鞠其家奴無一驗者十二月詔殺郊王光熙門外明年三月詔黜伯顏免為庶人尚元自江南來首上書曰郊王守國托門軍民晏安十有九

年歟心固不在朝廷親睦族安遠拊近忠孝之心
神明所知而乃誅戮其身放逐其子嗣鍵閤其室廬
藉入其府庫啣冤抱屈上無由知今知樞密院事脫
盡心於國以義滅親乞遣使致祭郊王立廟祭享
居無何又上書以為郊王所統軍四十八萬其將帥
皆素所信任之親王設有他志則嘗與之謀議矣而
乃遣使于千里之外與異姓之王而圖之此雖兒童
亦知其必不然矣況昌王者郊王與之素有隙其言
豈可聽也書凡萬餘言不報已而上書號哭叩頭聞

者莫不感動執政乃皆歎曰古之義士也七月詔天
下明郊王之非辜遣使致奠還其貲產優禮其子孫
尚元曰吾報主之志畢可以行矣尚元讀書不泥章
句作中庸管見聚原孟等書多不合于諸儒又旁通
醫卜技藝之說與人交傾盡肺腑好同人急雖貧晏
如也善料事謂後當然已而果然野史氏曰邵子有
言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昔豫讓死于主矣而其
志卒未就也尚元報主之志畢矣乃飄然翱翔于江
海之上何其從容哉余客河陽得其三上宰相書其

言并及于臺諫中官而乃不蹈危厲苟非主聖臣賢
豈能然耶豈能然耶

吳尚輔傳

吳尚輔字國材其先睢陽人從宋南遷居常州又徙
台州之寧海坊就學日記數千言世父伯祥與人弈
從旁預識其勝負伯祥奇之命之奕更三日客不能
勝伯父亟藏棋局曰不可亂兒志少長涉書史自言
士當為國士寧效庸人為從伯祥至京師徧遊公卿
間主中書參政不華皇度初太師阿斯于弄兵閬陝
都城戒嚴尚輔謁見不華方修治甲兵尚輔微哂不
華屏人問何哂對曰明公將環甲與關耶不華曰主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十八

芳樹園

上將親征吾當從可徒行乎雖然試為我籌之曰使
彼據閬中東鄉而爭當煩廟筭引兵出閬北成禽耳
居五日謀報阿斯于軍過河中而敗不華喜而問曰
何料敵之審曰阿斯于新起人未信之外無爪牙之
任內無腹心之托其勢易敗若固守閬中未可知也
今遽東出其同惡者知天子在京師亦欲各保其族
詎肯從其和謀此所以不戰而自潰也居亡何不華
奏授河南權茶提舉時年甫二十有八上書言國初
茶課止四千萬貫是時茶行四方商賈日盛由是課

益增人始襍草木萌蘗茶中味既苦惡而商賈濡滯
至鄂岳兩郡今增三百五十萬貫係累鞭箠至鬻妻
奴以償日腹月削民不聊生盍亦量減引券遵服舊
制則徵輸易集可蘇民瘼書聞宰執稍思更張之未
幾言者謂內外官不由資級而驟升者罷去之令下
遂去官延祐六年復至京師給事中朶兒只引見上
于嘉禧殿命為太子說書秀才辟宣徽院掾史升于
斯倉使調江陵縣丞江陵枕江為治春夏巴蜀雪消
水大至先是築長隄捍之郝家穴至柳城三十餘里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十九

芳樹園

故隄悉潰父老相傳宋制置使孟珙督軍十三萬傾
府庫殫民力築之歲久寢壞宋內附後隨築隨圯甚
為民病及至官請于部使者差民力得米三千石募
傭者二十萬人立木為表以曉之曰今所築隄三十
有五赤其下址廣百尺其上有十五赤為行道入築
隄二赤五旬可畢傭日受米三升又諭之曰期五十
畢苟能先期成之工有遲速傭無增損甫旬有四日
隄成有餘米又築掠水隄二修圩田三十有六所築
城南湖隄四十里民感其去患害作祠江陵城中祀

之會母憂去官遷房陵縣尹縣舊無孔子廟尚輔大興學校以極敝俗襄陽旱郡守呂沆曰天久旱徧禱不雨得無有獄冤乎南漳縣民金法寶繫獄五年使者數覈之朝廷嘗遣官巡行錄囚皆以抵死論而沆疑其誣服以屬尚輔尚輔曰獄誠冤翻之下官且得罪矣沆曰古人有言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尹幼而學將有為也遂赦其左驗不明者十事失入者十有二事上其書金法寶得不死乃尉時兩察獄者以為異已欲陰中以罪不得間坐吏實民貨奪俸二

月以辱之謁選京師值察獄者在吏部授公安務提領人皆為尚輔不平笑曰吾明人之冤雖得罪死且不悔左遷庸何傷治書侍御史何庭蘭方家居言于中興守假尚輔築綰隄公安民素知江陵築隄事爭輸米二十萬石南隄縣松滋至公安北隄由萬城抵柳城兩岬相趾各三百六十里有奇隄成以勞瘁得病以東安知州致仕至家未久卒尚輔薄衣食好施予慎然諾周人急難子四人蘭蕙恭孫論曰仕不必高官觀其所立而已矣尚輔所與利除害其才足稱

也使之為高官當必有過人者惜其方行而遽止豈非天乎

滕先生傳

滕先生者新安人也名回更名璵字塞其曾大父璵與弟珙從朱子學璵少負奇才有鄉豪飲酒樓上璵適市鄉豪呼之據上坐求賦張巡廟詩璵舉觴盡飲援筆立就語益奇偉鄉豪大驚更謝為弱冠謁其鄉貴人方回于錢唐間携璵觀潮命賦詩璵立為詩誚之方回驚愧璵去欲再見之不知其所往矣方回者宋時守嚴州以城降者也喪其親衣赭衣不言笑不飲酒不茹葷者三年讀書不好守傳注常超然心會

聖賢之旨於言外里人聘為子弟師璵首謹其禮節若記誦辭章衆視以為急者璵弗然或致禮幣辭之不受或受之輒以與故舊之貧者非知已則望之然去之不可強而留也數携門徒登高山坐茂樹為之數繹經義皆深有得或夜叅半積雪初霽拄杖獨行聽泉故晚遊錢唐觀古碑刻泣然泣下或問之不言所以嘗娶妻未數月沒不更娶里有王生者與璵善生沒而家窶璵經紀其家教養其子好面折人過退未嘗言見惡人必趨避之好賓客嘗自釀佳酒客至

必與之劇飲盡歡而去里人汪會與璵善會嘗寄詩有曰心如古銅鏡面似生蛟螭識者以為甚類璵也臨川危素者好慕古人窮居獨遊璵年七十矣聞素為人親將訪之素適遠遊乃止會其弟幼鳳言滕先生囊中二方冊不去身嘗竊取觀之蓋手書朱子及陸子之要語云贊曰滕先生可謂奇士哉莊周氏曰畸于人而侔于天先生似之余嘗聞或人言斯索隱行怪者噫是烏足以知先生也哉觀其所佩之書可見已

黃孝子傳

黃贊字止敬臨江人其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泛
遼海為富商氣傲儻平章馬之家永平以女妻之初
君道有二子一女留江南後二十有三年贊既長思
慕其父一旦稟命于母走永平則贊父死三年而家
僮亦亡矣庶母聞其至棄所生兒于市挾其貲以嫁
人贊號哭收幼弟句乳于鄰姬哺之出入必親抱負
然莫有指其父葬處者贊日泣以語人曰吾苟見庶
母告以父墳所在死不恨遺財秋毫無所計且徧懇

危學士全集

卷十

廿四

芳樹園

於官府久之真定賈惟真出守永平贊往懇為守愴
然哀之至正十一年聞庶母匿開元海濱亟裹糧求
之堅拒不見贊哭其門三日扳父老懷之不獲已強
其弟皆至永平屬縣之樂平亭掘地丈餘無所見中
夜禱於神明痛哭迫切既倦就寐夢一老叟鬚髮皓
白杖而前指葬處曰得片輒乃葬處也言訖不見明
日掘地丈餘果有輒庶母之弟曰此其處矣殮時有
某物為驗啓朽棺時物具在贊濯骨灑水負之歸守
與前奎章閣供奉學士北平李訥及僚佐下吏皆贈

誌之贊曰唐元和間趙采章求其父殄于柳州無能
知其葬處神具告之贊之事適似之嗚呼誠孝子之
動于鬼神若是可不慎哉

卷十終

危學士全集卷十一

嚴致璽

金谿危素太僕先生著 全邑後學李相輯刊

余之梅

碑

大元故文獻黃公神道碑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樟朱世濂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芳樹園

傳添等葺于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楚之原明年以翰林國史院修官同郡宋濂之狀至京師屬臨川危素銘其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為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為供奉全日命下及遷宣文閣授經郎從公于經筵有詔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為供奉蒞公于史館居則同巷嘗舉酒相屬曰我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州義烏縣理文節公著於分寧集賢之從父昉生景珪家寓江景珪生琳一安宗忠簡公

之女弟始徙義烏琳生中輔力學尚氣節素丞相檜枋國殺議已者獨奮然題樂府太平樓上有礮劒欲斬佞臣頭之語人至今誦之晚以轉運使薦當之官命垂下而卒中輔生紹祖紹祖生伯信迪功郎累贈朝散郎於公為高祖曾祖夢炎淳祐十年進士仕至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塢以進納恩補承節郎以公貴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仕郎累贈中奉大夫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芳樹園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初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寔生叅政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為其後妣童氏公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然墜于懷生甫晬即自免乳和妣徐氏撫之比戍童不妄出門能信誦詩書追學為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弔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太常公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鳴者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

業弱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
辛公燾期公甚遠歸漫仙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為歌
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
德五年春舉校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
阮于家延祐元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
極賦傳于世明年殿試對策以用真儒行仁義為言
賜同進士出身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頗
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于有司厲民為甚編氓之
隸漕司洎財賦府者尤為橫暴公皆痛繩以法吏因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三

芳樹園

以利害白弗頌也有沒母與僧通而醜殺其夫者反
誣夫前妻子所為獄將成公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
姦偽卒直其寃遠近以為神明巡兵捕盜賊者急遂
沉塩于河率眾拒之巡兵怒為取他私販事以寔之
民有在盜籍者乃謀劫殺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
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為之疏剔以
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公
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委焉公為黜其以賄敗者
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

趨昏田闢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一
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
弗如也歲大旱禱于龍湫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
有詔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鹽運命仍
舊階石堰視諸場為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
及不能檢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分毫入于吏
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
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舡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
而責足於民有餘則提其事者私為公蒞是役樽節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四

芳樹園

浮費還其餘錢爭驪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鉤結黨與
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
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倅公鞠治官吏除名同
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寃偽鈔板于良民家乃白
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梃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
儼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耶可縛送於州皆
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唐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
署文牒發來為之鄉導追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
悉得其情以正盜疑從重議持偽文書來又非州民

俱概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
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為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
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
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
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欲
移禮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或議分置于左右同
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
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授

石學子全集

卷十一

五

茅樹園

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
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
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
丞朶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
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
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
上語朶爾直班曰文臣年老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
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
事終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

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遣還職十
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浙丞相達始貼睦適公承制起
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為之傷悼
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
氏累贈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
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
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姿介直博極羣書而約之以
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草與夫制度名物之屬
旁引曲證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識決是非多

石學士全集

卷十一

六

茅樹園

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
聖道為先務然其為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
容不大較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龜鼉蛟龍潛
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
德多以命公他求文者日盈于門力磨之而不去雖
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塚域于三
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晨省大暑寒不易
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在州
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蠶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

造請達覃恩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于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為容悅而誠意獨恨至然則中少容觸物或亟急霆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為素寡嗜欲甫四十即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七

芳樹園

當宋中世故笏有傳其在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廷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乃振文鐸早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石渠皇眷其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敬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為歸全述銘著德東塾之阡中奉大夫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臨川危素撰

檀州達魯花赤宏吉刺君去思碑

檀之為州密邇京府其官曹之賢否不俟終日朝廷具知之其賢且能者擢實要途發揚素蘊然則仕於此州者其可不自勉哉比州達魯花赤宏吉刺君終三年受代以去士民謀刻石以述其慕戀之意來請余為之記今天子嘉惠黎甿更守令之法責脩功效最為詳密君以國人恪遵詔旨其治績可書者曰賦役均平君能申勅屬縣置版籍差等第輪次差徭富者無倖免貧者獲苟安曰田塾開闢州八鄉五十餘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八

芳樹園

社厥土既多疏濬其民遊食者衆力本者寡故田萊荒蕪君于是懲督浮惰敦勸諄復相其土地所宜種莠無曠曰詞訟簡少兩造至庭諭以大義剖決至公人心悅服吏知不可以為市奉承唯謹而境內興於禮讓曰學校興舉州之學廩給不足命籍閒田類頃歸之燕樂城西之年豐鎮居民甚夥而不知教因建孔子廟為之興學又作八思麻帝師殿創國子學州境介山谷間舊多攘竊至是草心鄉化安土樂生故盜賊屏息戒倉庾之羨無敢侵漁斂散以時而民不

援故常平得法六事既備而君之政畢舉矣蓋嘗考
君之先世為野仙即人六世祖納魯都迭太祖皇帝
伐金以千夫長從皇子下河東高祖門特哥襲千夫
長為平陽達魯華赤歲辛亥佩金虎符為鼓城萬戶
府監戰魯祖合刺江武畧將軍監晉路吉四州其在
晉州也李璫據濟南畔詔宗王合必赤統諸道兵圍
之晉州兵分戍其下城中危迫突圍以出晉州兵適
當其衝與之戰甚力寇退王壯其勇而命之酒并畀
以飲器功狀既上被白金之賜父阿爾答監晉朔應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九

芳樹園

三州以治最拜監察御史歷瀾東西廣西海地肅政
廉訪司為簽事為副使君既生長世官之家聞見有
素監清河石埭廣濟三縣甚宜其民更事既多其治
一州恢々乎有餘地矣余也述君之為政而牽連其
祖父使覽者知其世緒之遠而俟其顯庸也系之以
詞曰繫生民之林々今孰非天之所生彼君師之盡
道兮宜治教之休明封建肇廢兮法制變更郡縣棋
布兮守令相仍賢否雜糅兮關限縱橫杼柚其空兮
雞犬勿寧流遁四出兮哀哉鰥嫠皇宅幽都兮蕩々

神京密雲故墟兮檀州是城州有賢侯兮撫綏疲屯
竭乃心思兮獄訟以平新學屢作兮弦誦有聲黍稷
芄々今年歲屢登兮侯之去兮願止其行政舉洋々
兮爵秩彌升澤被生民兮竹帛是徵勒茲堅珉兮以
勸忠貞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

芳樹園

鄔子柴巡檢方君去思碑

凡州判官縣尉巡檢之設職捕盜也官甚卑職為甚要巡檢尤卑盜之始獲多自巡檢始其職所當荒山絕海去大府必遠其官無佐貳自非明慎者焉可保其獄之不寃哉議盜之刑重者至於死其可忽諸昔者廷議儒學官在吏部者已多俟代者常十數年許借為巡檢逢掖之士往以爲一旦去俎豆負弓弩不幾於自待之薄者乎然國家之意豈不以為職之甚要則用不可非其才儒者於修已治人素嘗習之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一

芳樹園

施之天下犹可矧巡檢一方其難易較然矣故有志之士恒不小其官而樂為之固將行其學而已崇卑非所計也彭蠡之澤其浸千里進賢縣之鄔子柴適當澤濱先是羣盜嘗據險自恣行者甚厭苦之九江方君由執文監修書被賞典得儒學教授借為是官盜賊肅清官府無事乃作亭湖上以自休讀書之暇著為文詞歌詠其居官之樂儒生秀士咸喜之遊其民益知鄉導彬々焉趨於禮義彭蠡之盜亦無敢犯其境矣若是者謂非儒者之效吾不信也閩海元帥

既辟方君為掾今調將樂縣主簿去官之三年里父老屬臨川鄧立以書來京師求為製去思之碑方君篤學能文而仕日顯異時所書者宜多茲其蒞政之始故方君名積字叔高其湖上之亭余為記也其詩曰

彭蠡之澤鉅浸淼瀰荒茅篁竹盜賊攸棲勁艦高桅其來繹々憂虞孔多詎遑寢食警曹之設厥秩雖卑以去患害以防奸欺嗟我方君出自館閣匪資文章寔循矩矱君曰無亟盜曰吾民何以作之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二

芳樹園

惟義與仁誦詩讀書琴瑟在御勿暴勿苛民情悅豫湖波冥々風月清明樞謳相聞桴鼓不驚方君去只民思無已述辭於碑以勸君子

倪氏祠堂碑

四明倪君鉅來遊京師告于臨川危素曰我十三世祖府君次九譜牒亡軼諱字不可考或曰修武或曰亞將或曰副使里民祠之書於主之辭也宋咸淳八年宗人大選作族序圖志曰倪氏之先自北而南府君仕唐昭宗時值世亂稱疾謝事自永嘉之平陽挈家泛海艤鄞象山之魯棚頭俄見一人狀若處子臨水際招之府君至岬遂失其人徘徊四顧愛其山盤地迴遂家焉時其地惟范氏一族而已自是招四方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三

芳樹園

之人為隣且布德以恤之府君既沒葬縣治之東十餘里梅溪鳴岩之陽夫人余氏葬墓之東南里民既懷府君之德或繪像或設主敬奉之復塑像立廟水旱疾癘禱之必應迄今不廢府君之子三人曰五評事居邑廩曰文宣義居梅溪曰八宣義居錢倉今百十餘年傳世十有八族人二百餘家而府君之墓竟失所在鉅求之七年乃得其地已屬之富室邱氏四周鞠為禾黍之墟未墜者墳土耳鉅具禮幣踵門以墓請邱氏兄弟相謂曰倪氏墳廢且久今其裔孫求

復之此世之所難能者况修武公澤被鄉里殆非一

日吾兄弟何靳焉乃以復焉至元之三年八日始克修其墓復買地若干畝距墓數百步為屋十有七楹題曰敬宗精舍奉府君之像其中歲祭以冬至之日且率族人買田若干畝給其費子其為我書之刻石以圖永久嗚呼唐之末盜賊縱橫豪傑並起方錢鏐誅董昌并越州固修武榮功建名之日顧乃携其妻孥遁藏山海之間可謂度越眾人甚遠一時赫然驚動其人者固泯滅而漸盡而修武之遺愛在其民更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四

芳樹園

數百載之久而勿忘則其得失較然著矣鉅之致力其先墓可以謂之孝邱氏能歸其地可以謂之義鉅字子靜邱氏昆弟曰國寶曰國材余既列書之并為迎享送神之詩使歌以祀焉其詩曰

岌岌象山巍為海邦微陽載升素日在憲騰車戾止使我心降我牲既碩酌醴孔旨秩々豆邊廢其歆止邦人畢來匪惟孫子唯神逝兮海波茫々井里在斯錫厥貞祥貞祥伊何百穀穰々

四明山碑

餘姚南去七十里石山二百八十峰巖亘三百八十里東連句章南接天台北包翠碣中峰最高上有四穴若開戶牖以通日月之光故號四明洞天恒有靈氣覆冒其上秦始皇帝命其臣王斬驅山塞海鬼神勞役皆奔入此地因名鬼藏山漢上虞令劉剛字伯經下邳人後居山中從白君得仙術他日會別親友登大蘭阜邱山援柏木飛昇其妻樊氏從之因遺後柏下化為馴虎事聞于朝即其地立祠宇春秋祀焉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五

芳樹園

梁隱者孔祐視山谷中錢數百斛與凡錢無異携者爭取之即成砂礫有鹿中矢來投祐為泰之創愈而後去唐天寶三年元宗以劉君祠宇陰遠命道士崔衡處士李建改築山麓廿里蓋劉君修鍊處也唐末高士謝遺塵隱于是逸人陸龜蒙皮日休皆至各為詩九章以相唱和宋政和間徽宗書其旁曰丹山赤水洞天命建玉皇殿用方士法真金龍玉簡至今有焉國朝秩祀名山頒賜香幣時亦及之然棟宇傾穢莫有能留意者廣信毛永貞開居之乃斥大其宮

室足稱夫仙靈之居永貞之門人臨川吳國珙來請篆銘將勒山石銘曰

越山之峰石穴玲瓏天欲雨浮雲起真人上升遺木履潺湲古洞澗流水白雲徘徊芝蓋戾止玉童采得青櫛子能食之可不死史素作銘式告千禩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六

芳樹園

勅賜神光寺碑

今上以聖智之資舊勞于外東涉遼土至於三韓或言神光寺之阿羅漢素著靈異往瞻禮焉不四三年歸即大位廼眷潛藩思有所記述詔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記其事未及為而傒斯即世久之大司徒臣雅普華同知資政院事臣姜金剛傳勅俾宣文閣授經郎臣素撰文以進臣素既莫詳其興創之由歷數年始從臣僧宏演得其顛末具列而刻諸貞石按寺在高麗海州之地新羅大澄大師所創也後梁龍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七

芳樹園

德三年春沙門俊呈來遊大梁得西阿羅漢若干軸緹襲續藏泛海東還次仇公島風濤壞其舟沒數日續浮出于州南槌浦州以狀聞國王命取置州之僧舍既而見夢于王迂奉命寺初為佛殿九間會有火災後重創為七間至元三年上出令內帑遣寺臣金帖木兒建僧房廊廡各若干楹至正元年又遣中尚書臣床兀兒增修焉臣惟皇上受天明命君臨萬方山川效靈有所相佑況于阿羅漢具大神通有開必先乃理之常臣雖不佞不足以稱塞明詔勉述所聞

帝示來世乃拜于稽首而為之銘其詞曰

蕩上海波晨曦烜赫惟高句麗自古有國佛居天竺其學蔓延法雨慈雲徧羅大千東方之人慈仁是賦一聆真詮本性覺悟歆土清淑中通奧區孰構寶剎名師真度藏梵書琅函玉軸神光暉如何憂不燭龍德之歲僧歸自梁買舶覆溺漂流大洋圖像應真神通廣大洪濤春撞匪壞歷世遐邇屢見桑田數聞無礙脫疑世緣於穆帝子來建藩邸爰啓貞祥受天之祉受天之祉臨御多方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八

芳樹園

子孫千億既壽永昌頌思精藍不忘險阻庸詎近臣修飾棟宇瑤窗映月朱閣通雲宏宣秘旨開示天文紀述孔嚴維皇申勅終古不磨勒詞山石

麗陽神廟碑

虜州路提管府照磨括蒼林君傳謁選京師以其鄉父老之意請著文刻諸麗陽神廟麗牲之碑按林君所述曰虜之鎮曰括蒼廟山其最尊也距城北十里郡乘云其先白塔廟不知所始相傳嘗有浮圖在其上唐太宗四年刺史徐鄴禱雨廟下隨應乃易其額曰麗陽以麗水經其南故也後八年錄事參軍姜肅攝州事度地故址之西新其祠宇而斥大之中祠麗陽北山之神左白塔司土之神右巨澤北沼之龍神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九

芳樹園

三神合享一祠民有水旱疾癘螟蝗盜賊兵革必禱焉其孚格如響北山之廟曰靈顯廟宋元豐三年肇封凡十有二初封普利侯次博濟公次四封廣祐順聖昭靈善應王次二改封廣祐敷澤靈濟顯聖王又四次改封仁文神武正福忠聖王巨澤神曰施普廟凡十有二封初四封淵應昭惠靈順康濟侯次三封孚澤顯應靈祐公又四封昭惠靈應仁烈孚祐王白塔神曰顯祐廟凡八封初四封孚濟宣惠助順侯次二封宣惠廣祐公又二封英顯廣利王神夫人及子

婦佐屬皆疏爵婦通侯小君靈應之蹟班班可考其

尤著宋時應進士舉者禱夢于神窮達得失莫不先知有應夢錄傳于世咸淳中郡飢適吳商載米數十

艘相時射利未知所適遇一士乘舟海上衣冠偉甚謂吾處人麗其姓將盡糴舟中粟願趨吾郡商許諾

一夕大風徑至既港民無轉徙之患商物色知神所為致祭而去我師取浙東既內附或震以遷卜于神

戒勿動至元十四年招討趙侯初鎮守也屯戍尚少章焱李文龍挾淮軍為亂陳於城東州人尤恐會萬

戶帥師遠來至麗水照境晝霧四塞既止舍俄一老父指之曰城圍甚急招討千戶來求援乘其所不料

此奇計也萬戶遂即起營千戶前導由徑路突其圍焱軍大亂既定萬戶問所遣千戶何在趙侯曰萬戶

來且不知千戶非吾遣也或曰得非麗陽神之所為乎及詣祠見佐神貌像衣色類所見千戶迫視之汗

猶洽背其著蹟多類此云國家詔守吏致祭名山大川之在祀典者大德五年主者上其事請祀神從之

延祐二年請加封於是靈顯廟易正福為廣祐曰仁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廿

芳樹園

文神武廣祐忠聖王神父廣福公加廣福垂裕公母
慈惠協應顯慶助佑夫人易封聖善慈惠顯應助佑
夫人命書焜煌神人悅豫士民之祈報者無虛日余
嘗以事道出麗陽觀乎括蒼之山鴻蒙旁薄縣亘數
百里為一郡之望其出雲而見怪物禦災捍患寔應
祀典我國家祀神治人蓋有成法惟麗陽之神邈在
東越而寵賁優渥神貺益昭嗚呼盛哉余不佞備官
詞林謹述其事而為之銘曰

聖王制禮秩祀有常名山大川神怪攸藏維括之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一

芳樹園

山望林一郡靈秀所鍾允作雄鎮報功司土龍見而
零三神合食康樂以娛昔在勝國屢著奇績通侯
小君封爵共奕皇受天命用兵越邦蠢爾冥頑負
固勿降晝霧晦昏若有神告彼潰倒戈摧拉兇暴
載錫褒謚守臣缺高益崇繇我聖元神眷此
邦田有黍稷厲氣廓清兵侵滅息缺終古唯人
是依醴酒既潔牲牢膺肥水孕精金山蔭喬木伐
鼓吹簫悲爾多福肅靈旗御龍來娛天子萬壽
秩禮孔時史氏著銘爰刻貞石頌厥成功昭示無

至元長慶寺碑

撫州之東百二十里有僧寺唐長慶二年作因年以
為弼宋淳化間置金谿縣則寺隸金谿寶祐間僧以
爭財散去而寺廢景定間里人朱必大奪寺基為葬
地拉棟宇隳佛像斬林木以其田歸撫之儒學寺僧慧
日有弟子曰了逸問學諸方歸而愬之有司時必大
有勢力卒莫能直乃歎曰興廢有冥數吾俟天之定
而已大元至元某月有詔若曰業故屬僧而有冒之
者悉以還于是了逸與其弟子紹安懃於官事遂直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廿二

芳樹園

始必大欲盡滅寺之可驗者惟紹聖間所鑄鐘擊不
壞人言寔以土則壞寔之又不得父老尚能憶之然
則寺之興廢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天也已而了逸老
且倦矣紹安又少乃招波源資福院僧本涇協力以
卒事至元某年了逸遷其寺於舊基之東若干步法
堂成加至元二字長慶上志復興之年也明年了逸
卒遺命本涇紹安為兄弟本涇居寺東偏而西則紹
安居之次主事周而後始二人謀各任其力大德十
一年三月本涇作佛殿明年殿成本涇沒明年紹安

建東西廊僧堂資館其弟子允禮作鐘樓懸舊鑄鐘
已而嗣漢天師晉國張公臨川饒葛繼祖施財塑佛
及諸神人像紹安命工襄飾之延祐六年紹安作三
門至順四年重作法堂允禮命工丹雘之始至治二
年寺僧集議披常住田若干脩燃燈之費於是命其
徒來道始末且曰有是哉興廢之難也五十餘年始
克卒成先師之志無文字刻之金石以傳示後人何
由知其難也因諾而序之并為之銘曰

出世之教雄哉覺王高棟朱薨焜耀相望維此精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廿三

芳樹園

藍勢家攸壞洪鐘獨留神明罔昧大帝尊佛播告
恩言俾爾豪右歸其土田是時起廢昉自了逸曰
涇曰安克思紹述耽言受其神人考鼓撞鐘
達於昏昕耆耄來視愕茲壯觀慨昔咸淳井泥路
斷嗟爾學人爰止爰徂沒百千世暇食安居觀照
知根密契佛祖巍々楞伽厥施斯溥沛其甘雨發
其萌芽祝我聖皇壽同河沙南康之石其平如砥
刻此銘詩以告來裔

江州路元妙觀碑

至正十一年七月戊申朔皇帝降璽書賜江州路元
妙觀之學者王崇大虔奉之以還而來屬素著其
事於碑素惟昔翰林供奉李公及宋蘇文忠公黃文
節公皆以年四十九過斯觀賦詩傳之後世素雖藐
然晚出於三君子無能為役而其行年適同殆非偶
然者按崇大所聞叅諸郡志觀始於東晉初名老君
菴在郡治之東北薛家坂則郭璞所卜唐開元二十
年作紫極宮嘗治銅為元宗像侍玄宗皇帝側宋祥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廿四

芳樹園

符五年改天慶觀建炎間燬于兵入國朝改今額漕
使邦侯武帥大小之臣祝釐於此民之水旱疾疫者
亦禱焉延祐七年主山戢君復禮新作通明殿至順
三年王君義敬新作齋堂至元四年王君之弟義昭
作方丈室六年王君復作混元殿至正四年止一堂
壞住持提點詹君泰瓊請義昭之門人王道忠詹復
殷復立出財更作之若本命舍田二祠則六年歐陽
道聰李復章作鐘鼓二高樓則十年今住持張泰德
作之于是規制大脩棟宇穹宏赫神明之居為一方

之望矣我國家崇高道室其說將以祈天永命蓋亦
異乎秦漢之君溺志於荒忽謬悠之小數凡居于斯
觀者處有師友之講習出有山水之遊觀天光照臨
恩寵斯被猗欤盛哉素既序而銘之銘曰

瞻茲琳宮肇興東晉惟呂惟黃綿一霄層建及唐
宋宣元是宗紫極天慶觀閣摩空昔賢來遊載言
載笑麗句雄章山川有耀錫額元妙自我世皇繼
志述事惟皇之明昭誕揚玉章雲篆山君川示
儲休錫羨屹匡阜仙聖攸居玉芝龜缺藏弄丹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廿五

芳樹園

書窺道之秘宅心幽貞天保定爾式衍修齡棟宇岷
峨新宮奕々康侈上恩刻示無極

元儒吳先生碑

先生姓吳氏諱南壽以字行其先由嚴陵徙弋陽又
徙餘干既割餘干里置金谿縣遂為金谿人世為儒
家大父某父某母王氏先生少業儒術厭世金俗思
寄跡老子法去師事全尊師于望仙觀度為道士猶
好讀書工文章故宋進士劉公渙集賢侍讀學士放
之後歸國朝為鄉里耆碩慎許可尤器重先生有別
業在邑東郭延先生居之庭有古梅樹一株乃日與
劉君頌詩讀書其下倡和之作多傳于時故翰林學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廿六

芳樹園

士吳文正公處士孫先生轍翰林侍讀學士虞公集
得先生詩文皆為之稱賞題志焉先生性孝友其詩
多述思親之情從兄某客金陵久先生歲必為詩數
章以寓其懷思焉葛氏姊既寡居家貧先生授徒得
錢恒供具之又撫孤甥將而教之將遂有穀士林先
生與人言呐々不能出口而情義藹然故人樂與之
遊雖少賤人慕其慈願親焉先生之生于至元某年
卒以某年正月先生得年六十有一其徒黃以瓊等
以某年月甲子葬延福鄉之應真峰先生昔結茅峰

下距余大父墓甚通先生哀余之渙忍塵土也屢賦詩相招隱居其間顧余以貧干祿未及還而先生往矣嗚呼悲哉屬將方客京師聞先生之喪哀痛尤甚乃俾子列其事刻之石而係以銘曰

邈世之士類乎卓詭爰保幽貞君承詩禮克敦孝友宅心和平維山有嶷松聲澗水白雲英：蟬蛻斯委瘞創于此視我刻銘

卷十一終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十七

宋

危學士全集卷十二

李相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余之梅韓刊

誌銘

嚴紋璽

鄧汝貞墓誌銘

汝貞諱石姓鄧氏五代間其先有諱師知者自番禺卜居今撫州之雲林山中宋既南渡苗劉作亂詔民得立社自保師知之後承信郎霄與同里傅氏亦起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茅樹園

兵久之他社皆罷惟鄧傳兩社存名曰忠義號其帥統領令世襲其職至迪功郎時昇族益大元贈忠翊校尉南康路同知州建昌州判字子茂生子希顏咸淳八年以詞賦貢禮部襲為統領國朝平江南罷統領以希顏為巡檢已而并罷其社授希顏麗水尉後以吉安路同知吉水州事致仕生子長曰願以門功為睦江路酒務提領娶危氏實生汝貞吉水君之季弟思弼生子渙蚤卒無子吉水君憐之以季子謙為之後又以汝貞為渙後泰定間汝貞嘗從余讀書山

中余既遠遊汝貞與同邑桂競率子姓居考築別業
潛玩經史其志欲以節義自立訓誥細碎非所好也
為人孝友忠信不務外飾留客嘗滿座煮茗談笑圍
棋賦詩連日不倦然面折人過發論驚人好為醫博
究醫家書其學有自得者間遊京師諸公貴人一見
即厚遇之翰林侍讀學士秦不萃公秘書監著作郎
李公孝光今禮部郎中吳當則尤相知者卜居教忠
坊殊寂隘或勸以他徙汝貞曰吾愛是坊之名耳有
說之曰君業甚精第可以得資謝以干祿仕必用瑞

先學士全集

卷十二

三

摩迎合之術而後可汝貞笑曰卿自用卿法雖萬鍾
千鎰以智計得之吾不為也戶部侍郎郝公母病汝
貞療而愈贈以宋運幹淮陰龔開聖子所函馬汝貞
欣然曰郝公知我者當道有薦于太醫使者亦不屑
就一旦慨然曰吾將歸雲林之下修吾先人之義社
以惟冠亂人目之為狂生勿顧也及家未半歲汝貞
盜起延及江南金谿陷汝貞之族兄誠字思誠率宗
人渡義社汝貞募兵得若干歸太平等勇汝貞居太
平里故云既戰于邑郭復敗寇于何地勉思誠無妄

誠思誠然之至正十二年十月辛丑朔主簿買住督
戰急刻日首擊白沙砦時金谿沒于寇者踰半寇各
占便地為砦白沙最強汝貞適有疾或勉使毋行汝
貞怒罵曰誠若汝言賊終不殄滅矣乎吾為國死事
命也數也復何卹乃祝曰今日之事幸無與善人遇
衆曰孰不欲與善人遇而君獨反是汝貞曰不然吾
求凶人而殲諸彼善奚與焉庚戌以其衆深入奪寇
所據龜岡追奔二十里餘寇伏兵倉卒四起遂遇害
他日賊市其屍乃購而葬諸白馬鄉曰樹原初進士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三

三

興化路錄事葛君元哲昆弟宜春鄉貢進士黃君彥
遊避亂館汝貞所嘗舉酒屬之曰我將家子也先祖
歸于國朝報連三世吾尚可後乎願必死是賊諸君
軍為我作傳爾既死葛君為傳黃君為哀辭述其行
者今國子助教曹君堅也汝貞從父漸弟稟以書至
京師請予銘墓嗚呼汝貞之母吾族祖姑余之母偃
師縣君又汝貞之族祖姑也追念疇昔為之隕涕
貞生至大四年閏月至是得年四十有二娶周氏子
男一人大興女一人適黃欽、與稟能經紀其家汝

貞嘗請予記其安休堂未及為而遽銘其墓其可哀也夫銘曰

庸、鄙夫有甲兵城郭恒怯逃逃負君之託噫歎汝貞無一命於朝慷慨赴難除是氛扶凍雪陰風魂其歸只丹心不磨太史有紀

故金潭先生于君墓誌銘

嘉定間素讀書邑之森桂坊曾氏時于君致大方授學鄰巷而忘年與之交相得歡甚後三十餘年君書其所著彭蠡說至京師未幾君之訃至其孤瑱等以吳君檄之狀來請銘墓上之碣按君諱廣致大其字也自七世祖志京始遷撫之金谿縣之金潭曾大父登大父蒙父應雷宋咸淳九年鄉貢進士母曾氏名儒淳安令子良之女君天資警敏受學於貢士公稍長博通書史慕唐李協律長吉李博士商隱所為詩

卷十下
五
芳樹園

之然務為雄奇險勁不苟同於衆延祐初設科目取士君年三十餘歲取蔡沈氏書傳讀之因自奮曰顯親立身庶其此乎窮日夜勵志為舉子業既而屢試有司不偶貢士公與曾太夫人亦皆遺世終喪年已五十又自歎曰夫學豈專以為利祿計哉乃益究前聖之遺言於傳泮多所異同去取矣君以其意與人論說而士方尚同以資進取反多非君、亦不為之動久之作尚書補傳又以為書言莫大於皇極而極不出乎中也願以非中作皇極說以其居之

於彭蠡禹貢東匯北會之文宜合為一彭蠡之說所以作也嘗言民之所以病者莫甚於賦役之不均作書論粟田均賦甚詳其詩文有廣成娛志若干卷本草集若干卷著述未成者有周禮考定杜詩集說家藏書千餘卷敝者則手自補緝性疎直不嗜酒與人言無隱情生于至元二十年卒以至正八年十二月享年六十有六娶某氏子男四瑱其長也次琥珪琅女二人長適鄉貢進士袁州路儒學正魯堅淳安公之曾孫次適余昂明孫男六人女二人沒之明年正月某日葬于里之東岡魯夫人墓次銘曰
食祿而仕與時低昂著書傳世死而不亡有黎遺編木阜所藏要其終始亦有短長項山之陽
東岡保此銘碣文昭有光

王仲善墓誌銘

友人黃暉殷士書其亡友王君之事來京師以告素曰斯人之大父以文學行於鄉人皆謂忠厚之報宜在其子孫不惟不及用且不得年以死此吾黨之士為之悼歎于是平生知舊無遠邇合令治葬其門人曾熙買石刻銘于宜為文使之不朽元統間素輝業何仙舟讀書山中君嘗過而留止信宿議論有契於心孰謂別去未十五年而君竟逝嗚呼悲哉君諱企字仲善姓王氏其先系出太原有家于撫之金谿者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六 危學士全集
莫知其所從徙至君十有三世矣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君生大德八年某月少與羣兒從師鄉校獨不好弄稍長讀春秋下筆為經義已能出其儕輩嘗試有司不中君曰國家設科目取士之欲仕者何可外是而他求然謂此可以足吾之學亦非也古之人言足以達其道行足以明其言使天下知其志之所存而不窮于後世者吾竊慕其人焉若夫科名之利不利者時也吾何可必乎於是盡取六經日誦夜讀數年遂通其旨諸史百氏之書靡不研究志

欲作為文章以考辨古今人物得失國家事為成敗以為不有以合乎今必有以信乎後也里中魯恭貞先生鄒陽李先生存上饒祝先生蕃豫章楊先生鑑皆當世道德君子君無不學於其間者性和易待物坦然朋友急難赴之若已事苟不善極言規諫雖怨怒勿顧也然君亦喜聞過能受直言人有所長亟加獎勵惟恐其不入於善以故後進多樂從之其友有客死者君為棺殮護喪歸葬且經紀其家教其子為儒業嘗與呶取呂氏鄉約率一鄉之士行之惜夫有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八

古村園

志未就而卒之時至正十年二月某日也得年四十一有七娶徐氏生子男一人女二人君之娶也其婦翁以得君為甥且無子將盡以其貲畀君卒無所受平生無所玩好惟蓄書數百卷手鈔兩漢文類若干卷唐宋脩要若干卷唐人詩若干卷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銘曰

學之端而志勿卑行之醇而氣甚夷有蘊莫施我安其時陵谷可移埋銘在斯

曾秀才墓誌銘

曾氏遠有代序秀才諱蕃字伯蕃宋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累贈太師密國公其十世祖也太常博士累贈太師魯國公易占九世祖也魯國公之子知衡州安仁縣軍中書舍人鞏親昆弟安仁七世孫鈺定居金谿朝議大夫贈少師秀才高祖也里僉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司事奉議大夫致仕冲子曾祖也文炳大父也元默父也母樊氏娶徐氏秀才生延祐七年四月八歲祖父使從里人危素受學越九年讀書通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九

古村園

大義頗學為詞章其平居色莊氣和恂恂謹飭厚重若成人者命之事不敢少懈故其大父加愛之從子廣信山中其姻家張氏亦愛之予在京師聞其能理家事敬賓客而未嘗廢業謂可不墜其家乃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以疾卒余適病目在告聞之加劇明年秋復還臨川欲哭之而史事嚴勿能往以十一月葬邑之某鄉某原其父以書抵豫章請為之銘其辭甚悲願余家與曾氏篤契好者四世矣而秀才從子造又作銘無以洩其哀亦無以慰其親之心乃叙而銘之

之銘曰

魯氏逾江盛於南豐世以儒鳴開國君公英丕藹
玉其始當復而獨隕傷琢銘山麓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葬樹園

故劉君允恭夫人余氏墓誌銘

至正十四年寇陷撫之金谿至秋警報始達京師素
聞之大驚莫知姻族之安否明年素之曾外王父劉
公之元孫文正以書來告曰方縣未陷之一月吾母
以病卒乃卜又明年某月某甲子祔于先人之墓且
來請銘新進士出身國子助教曾君堅述其事曰夫
人諱懿靜姓余氏世居火原里蕃富而文宋乾道鄉
貢進士昌言生五子皆學於里中陸文安公之門貢
士之孫叔文夫人之曾祖也祖元凱父天與從父太
學上舍生鑰以經學授徒見稱為禮法之家夫人生
於至元十三年正月天性慈柔幼承訓戒服佩唯謹
父母及從父咸愛之乃以歸劉君允恭二族相去十
餘里而允恭尤嗜學家世忠厚人以為得所歸事舅
姑接娣姒撫幼御衆皆有度歲時祀事躬親脩具必
極整潔蔬果之味不薦不食允恭所與遊多賢士大
夫陳肴核設酒漿殷勤不倦中書嘗徵授江西儒學
提舉司都目夫人曰都目吏職不足為且二親年高
孰與代養允恭用其言不就及有子延師教之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十一

葬樹園

禮幣至于米鹽出內田園生殖一不以煩其夫子允
恭怡然自適若無家累者夫人之助也見人之飢寒
即思賑卹忘己之不足田里嫗婦多感愛年三十有
四喪其夫而君舅尋卒文正才十有六歲外侮交至
夫人與君姑支吾綱紀保宅其家已而文正有子復
見孫矣使其孫親師取友以力于學而夫人年七十
有七乃卒論者曰劉母其福人哉年方壯遽失所天
不貳其志以保其孤孫曾盈前沒而不見兵革天之
報善人非耶夫人之卒以閏月某甲子男一人文

正也洞洪魯志英胥祖集其壻也孫男二人輩聯女
一人余鑑其壻也曾孫男五人雅伯魯朝仰女三人
初旅殯于里之李方原今墓在白馬鄉太平里銘曰
服婉順之言媿忠厚之族生隆平之時受康寧之
福曜之高岼淪為深谷刻銘在斯後來者之福

曾夫人何氏墓碣銘

曾進士曾君堅叙其先太夫人之行屬其友危素
銘其墓叙曰夫人諱永年姓何氏其先國子祭酒龔
州刺史某從節武家為龔州裔孫瓊仕周為尚書左
僕射周亡子屯田員外郎輝還南道南城之厚居樂
而留止之宋置金谿縣后車隸金谿故今為金谿人
宋有沙縣主簿國載景陵尉弟隨州司理參軍偉皆
進士曰文節曰修一皆再舉于鄉曰宰曰損曰子淵
曰一龍曰伯霖曰雷龍博學有名以五經教授者曰

汚曰綺曰蜚聲曰國王其尤為鄉人所推服者大何
先生小何先生大何先生即貢士宰小何先生則處
士當世也文節者輝之元孫生雷世當世生千載千
載生蜚聲蜚聲生國王國王生鑑鑑生當龍夫人之
父也母公邑馮氏吉水宰興子之女有賢德夫人幼
事祖母章夫人章夫人蚤孀保其家于難危之際夫
人在侍動合指意故慎擇所歸年二十有四始以歸
曾氏逮事夫大母吳夫人父國子監進士正吉母黃
夫人下四小姑而家甚貧夫人安焉嘗歸寧而遇

夫人與之裙釵及門既午無以飮即脫市米也日四
小姑以次遣人夫人斥簪珥得于母家者資遺之無
斷色小姑之適張者以疾歸罄其貲療之不愈凡三
年而卒適吳者孀以子女三人來歸日具餐不給恒
之飢姑沒撫育幼甥教而冠昏之黃夫人晚有風
疹疾食歲則作時飲少酒夫人百方具他饌典衣糴
糲為酒居恒早起親執賤役既老諸娣多尊以母禮
其教訓保翼之者無親疏各盡其意及卒哭者皆失
聲資性明慧子孫讀經史夫人傾耳匡聽後輒能舉

其訓醫經卜筮之說過目悉通夫子即世他日誨堅
曰而父齋志無所成盍勉之汝盍不遠遊勿以吾為
念自汨沒也至正二年堅試春官不第而歸則又曰
汝歸是也得失命耳夫人素多疾既瘳復作四年四
月晦得疾五月某日卒得年六十有七夫子諱嚴卿
字務光私謚恭貞先生子男二人長堅也貞文書院
山長次大年天女二人適歐陽黃里孫男五人仇國
子學生溪四年卒偕仰儕伶曾孫男二人立奇之三
年十二月晦葬南城縣 鄉龜峰渡素常拜夫人

之先君子堅學行甚高與素友且三十年其後以女
子歸仇堅之請有不得辭銘曰

噫嗟夫人式禮是遵作則家室克篤親之教且以
告龜峰之神後有千載斯銘不湮

劉中立故妻張氏墓誌銘

劉君之母張氏既沒之二十有一年稟命於父來時
哀師因請銘其墓予曰嗟乎我族祖泰寧府君之外
孫自外祖元孫婦也銘其可辭按張氏由京兆徙鄆
陽宋初徙居金谿有衣冠而仕者宋李丞相綱微時
自周道出其鄉知其不凡遂館留之有樓壞而復修
蓋丞相所嘗寓云曾祖伯壽國學上舍祖祥登仕郎
父雲龍世以詩書相尚故府君以吾姑歸焉吾姑訓
其女尤脩家雖富而能勤儉且善女紅年十有八歸

先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十六

芳樹園

于里中劉氏府君夫人方康強猶親送其行祖姑皆
愛養堂上事之無違禮賓親過從為酒食以盡其夫
子之意鄰里之貧乏者輒周卹之常戒其子殖學以
自立生于元貞二年七月卒于泰定四年五月得年
三十有二是年閏九月壬辰葬于里之黃方峽其夫
子名文正字中立子男二人輩其長也次孫女一人
適余鑑孫男五人女二人銘曰

執德聞閭有善曷傳而我姻戚適著其黃方之
峽巖峻高阡勒銘貞石聿壽千年

禪居寺芳禪師繪銘

金谿縣禪居寺有禪師王氏諱惠芳號桂岩世家疎
山之下幼入靜思寺從師不契後來禪居寺師沙門
從善得采禮部牒祝髮奉戒律性淡泊晝夜禮佛得
十五代祖師微公禱雨之術淳祐間旱師登飛雲峰
絕食暴身乞雨遂降自是禱雨輒應他處召師者
衆無不充足二十有一年旱鄉人塑像以求雨得雨
至今常然師去世時葬其骨為塔寺南後五十有七
年寺僧普達請為銘余聞諸孔伋氏惟至誠者可以

先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十七

芳樹園

參天地贊化育豈非其性湛然與天同體寂感之妙
有莫知其然者善學孔氏則宜有得乎此若夫學佛
之流有能根塵盡脫發無碍機固亦足以臻此風雲
雷雨隨其卷舒斯理之常無足怪者師遠離世間而
猶不忘吾民如此則豈沉空滯寂者所可儗倫哉嗚
呼盛矣謹為銘其塔銘曰

鬱鬱精藍崇山之下世見高風能致風雨昔宋中
葉徵公化行升高長嘯萬壑驚報沛然甘露禱者
輒與厥心孔仁厥施亦溥迨宋改年芳公繼起去

爾神寵遊賦大野良田膳有稔有黍俾爾豐登
樂我婦子出世之教孰云荒虛廊茲妙用大害以
除有不智者曷闕其要金石銘詩靈光永照

顏一初墓碣銘

元統元年春余友顏君一初得病嘔血遠近師友皆
來視之且徧求良醫其弟善慶兩封股肉和藥以進
既愈而復作者二年矣乃至元元年六月廿八日
卒于家將葬其友饒旭子初來屬余銘君之墓余謝
曰安仁李仲公先生君嘗踵門問學其文足以使君不
朽非余之不佞所敢當也其後子初兩至京師逮于
文則應之如初不幸先生去世而子初溺死黃河君
之沒亦廿年終不可無述使泯也則為叙而銘之按

君諱善膺姓顏氏一初其字也其先居隆興之進賢
隆興今為龍興宋大觀三年有諱元者徙居撫之臨
川長壽鄉之先塋高祖右文遷悅塘家業再裕生子
三人長諱敏則君之曾祖也寶祐間嘗聘淳安令魯
氏子良授業焉魯氏亦稱其一門子弟忠厚俊秀自
是以儒學名其家祖泰孫復徙桃花峰下之禮坊父
鳳翔母某氏君生元大德九年三月幼而天資敦敏
狷介而通大父延名師以教之稍長應門頗已廢學
一旦忽爾自奮曰古今賢哲亦人耳莫不由學而至

况吾詩禮之門學其可廢乎自是委家事其弟志詩書且習為文詞早暮請受業于從祖某旬日則就正于饒先生宗魯歷數歲又復自歎曰聖訓有為人為己古今之學乃深味先儒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語坐臨之所編書之他日至郡城納謁孫先生輒吳先生定翁二公深愛重之子初復與君一見李先生存于安仁又見潯州路提管府經歷祝先生蕃則又皆奇其才而以為可進于道君於所居之西偏作高閣以藏書客至焚香淪茗其於世味泊如也君

以大母年過八十母之年亦過六十作堂尊奉為鄉鄰士君子知君之考為文歌頌美之君心術誠篤氣象雍容一介不以取諸人至于周貧濟乏則無所吝惜又跡倭入城府言必擇而後發于義當為者必盡其心力以故鄉里共推敬焉其得沒也唯以勿克終養大母為大恨嗚族長朋友為之訓子戒子姓為之收書言訖奄然而逝君娶徐氏子男二人女二人其墓在于某鄉某原銘曰子淵之學聖謂庶幾不幸而天終天之悲君學為已天亦似之表石高塚嗚呼

故臨川處士饒君大可墓碣銘

余少時間造郡城必見鄉先生吳仲谷氏登清潤堂因識其壻饒君久之君視余尤厚至元再紀元之二年與君別後八年君卒又八年君之門人李衡王晉以薦春官請銘其墓乃求其家世學行之詳于君之從弟某州儒學教授熙則狀君之行者信豐縣尹婁君志淳也君諱太來字大可世居撫之臨川曾大父景年大父鏜無子以族神童釜之子人龍為之後實生君未冠而孤時內附未久先業蕩盡而獨存所藏

書數千卷君日優游其間然于詩春秋尤致意焉鄉之先達若程文憲公徐公奇伯趙公孟頫孫公轍咸禮重之蜀郡虞公汲校君所為經義書其後曰比事引證深得聖人書法謂所擬制誥他日當潤色皇猷吳文正公亦稱其淹貫四書深得經旨龔公孟夔跋其文稿曰根著理道鑿々精實是數公者樂引後進而慎許可觀其言足以知君之學矣太史金華柳公貫提學江西儒學部使者河間張公榮爭欲致君以學校為諸生矜式皆辭不就至順間吳公仲子京為

郡教授以禮延聘乃行會吳公就養知其學延致家塾君日親炙而所造益深延祐初科目法行君即以春秋教授一再試有司不偶乃歎曰命也遂退隱不求聞達至是州里之學者日歸之君生至元十六年某月卒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五其文若干卷藏于家子男二人女二人孫女一人是年八月已未葬所居積善鄉葉方之原嗚呼吾鄉文獻之傳號為尤盛近歲老成淪落殆盡而君之沒且一紀矣可勝悼哉銘曰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二

芳樹園

士有不遇觀其所傳有篇文冢饒君之阡維德之樹維學之顯紀述終古視諸銘鐫

宋鄉貢進士周先生墓碣銘

先生諱從周字文郁姓周氏其先諱寶者唐末縣令撫州寶應寺前徙南城縣小港莊藕塘里至先生曾大父布家始盛大父招父明夫母何氏夏氏先生何出也生于宋寶慶三年十一月蚤嬰家事未遑學問年十有七乃刻志師鄉先生某宗人著作即方工部尚書湯文清公為貴溪象山書院長先生從之遊湯公手批古文教百篇以授卒以詞賦擅名淳祐六年舉于鄉建昌守翁公合務作新文體獨喜得先生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三

芳樹園

為益友尋提點江西刑獄招先生偕行提刑司私議試命幕賓分較湯公皆不可因委先生第其高下得數篇于廢卷中置首選翁公大喜叅知政事曾公淵子在朝館留者八年尤相知先生好左邱明司馬遷韓愈蘇軾氏之書為文典雅溫潤紆徐盡態不為鉤章棘句而神奇臭腐精采自見蚤學詩于知南昌縣曾公原一大宗正丞趙公崇嶠而得其精微先生稟氣剛正惠量寬宏無宿怨無蓄怒嘗有德於人尋亦忘之負已者不以為憾陵已者不以為迂久而其人

愧恨無所容為人謀必盡忠無餘蘊鄉鄰有爭論之以理無不聽服明于事幾多慮而下人好謀而從善性不喜淫靡結廬取蔽風雨凝塵滿席一不以掛意先生之學不專於記問訓詁而大綱大目一見超詣証之身心見諸日用無往而不合不為詭異卓絕之行曰道貴可繼中庸不爾也故厚倫急誼要皆以誠實為本初與伯氏汝元仲氏汜有盛名咸淳二年伯氏亦舉於鄉仲氏舉于轉運司當時尤以不第為先生惜宋亡歸阮山中翰林侍讀學士程公蜚卿及其弟學士承旨鉅夫皆有意薦引先生以老辭儒學提舉黃公謙亨首署為盱江書院山長不就所居與淳安令曾公子良甚邇倡酬問答無虛日客至必論前代典故諸老風流令子孫識之曰恐後不復能知矣大德二年正月某日以疾卒於家至是得年七十有二明年十一月甲申葬于里之黃甘子男四人女一人適鄉貢進士黃炎薦孫男六人曾孫男十五人元孫男十六人先生既沒五十有四年廼克以士紳所述屬史官危素為文勒諸墓碑素方其先大節

府君之命出見鄉先生始出而謁士麟士岳拜先生於四演書院藹然詩書之家惟先生父子兄弟積學而不及發天之所遺將在其後人耶銘曰
積學于躬命之勿逢汚彼溪水其流安窮黃甘之里窵茲幽宮銘以闡之永懷高風

劉桂翁先生墓誌銘

吉水劉桂翁先生既卒葬于其州仁壽鄉東槎灘之原山其孫理以父命走京師謁大常博士臨川危素使為之銘惟先世有同年之好素嘗以事至廬陵拜先生床下有不敢辭按先生諱詵桂翁其字也劉氏系出漢長沙定王子孫散居江西南唐保大間有諱泊者自臨江荻斜徙吉水之南領者傳六世而益大遷里之北先生魯大父徽宋國學上舍生與里中楊文節公尤相好大父銓丞相文信公運使鍾公斐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六

芳樹園

英為知己父仁榮從政即岳州平陽縣尉初平陽公與弟化龍從子元方將應試有司父疾病若有告者曰無苦行見一月三捷矣于是三人皆舉于鄉如所告母李氏先生咸淳四年八月始生父夢晉左丞却廣基桂林一枝之語故名七歲而孤九歲而宋亡崎嶇兵間大夫人教以經史寢食不廢間閱家譜得集賢院學士敞中書舍人攷為宗家聞人即奮志自立穎悟不凡十二能賦論居母喪能盡禮為童子師有持異書詰其所難知者先生偶得其書一夕而盡

其義明日以語或人愧謝去舅父某名進士暨其宗

長官諱應華閣門舍人珏咸器重之先輩趙文彭元

遜晏安錫梁節艾幼玉皆知名士優游鄉校雖科舉

已廢猶以其文教學者先生學益力名益起為詩以

謁太常博士劉辰翁劉公稱之禮部郎官鄧公光薦

見其詩賦而驚奇為之序引尋命其子受學後列薦

名士五人于儒學提舉蕭公泰登先生辭不試後提

舉蕭公禹道聘處鄉校始居郡城曾幹辨先之楊縣

尉如違皆忘年定交文公之子集賢直學士陞將薦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七

芳樹園

於朝會科舉制行先生年五十矣一試有司不合曰命也乃一意為文章出入經史百氏自成一家進古作者學者千里裹糧而至各得成名翰林待制柳公實奏華閣侍書學士虞公集翰林侍講學士揭公僕新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元尤相知推重虞揭兩公至即過從論文累日既別屢書往復先生嚴事諸父推讓產業莫知其貧上有三兄伯子孫孤教育成就仲兄寡合困於時曲盡友愛無間言歲數還里中謹事先墓姻族子弟才質可教必誘掖獎進坐客

不厭不倦莫不得其歡心至義有不可殺色正言人
莫能化嘗言於官府後司戶廳詩人堂於鄉校曰此
唐杜審言祠可泯沒于僧寺乎吾非以為名也歸婦
氏墳廬奪于豪卒者曰彼弱不死自立吾非以為利
也釋誣指逋負后妃親王家錢數十人曰長此安窮
無厭將及我非以為德也先生我冠大帶從容里巷
數十年凡夫稚子皆知起敬名公卿大夫聞其高風
莫不聳動然先生未始出其所長以自驚也至正十
年九月以疾卒臨終戒子孫無墜家學無作佛事娶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一

一

二

某氏有賢行先廿年卒子男三人長次蚤卒季應麟
使理求銘者也集若干卷傳於世銘曰

定王之裔著於臨江集賢中書浩博無雙別宗祖

遷盛於吉水先生蚤孤遭時之厄力學成名葆其

為貞天錫眉壽鄉有儀型槎灘之原是为文

銘過者必聳

元故都昌陳先生墓誌銘

嗚呼此都昌陳先生之墓臨川危素曰先王之制禮
將以扶持人心綱紀世教為天下後世慮遠矣周之
所以興漢之所以亡視禮何如耳生乎千載之下遺
經之未泯僅十一於千百何其不幸歟學術既裂以
苟簡為俗自非篤信好古之士豈復講求於此哉素
昔事吳文正公學禮得先生禮記集註洎新安陳櫟
氏所著禮記解以簡吳公吳公復書曰二陳君可謂
善讀書者其說禮無可疵矣今天子嚮儒學素以非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九

茅櫟園

才從講官之後思薦先生求其著書置諸延閣而先
生沒矣先生之子師凱走書京師以門人王元復之
狀求請銘先生之墓素於先生有不得辭者按先生
諱浩字可大其先南唐保大間遷都昌之南橋里中
散大夫某官揮生鄉貢進士縉之曾孫聞禮生大
猷師石洞饒氏以禮名家登開慶元年進士第終通
直郎某官先生大猷之子也則先生之學有自來矣
先生不求仕獨治經術於山林老而不厭豈非篤信
好古之士哉即守董公某以書幣迎先生為白鹿洞

經師居二年然後歸以至正元年十一月己丑沒於家先生於宋景定二年十月至是得年八十有一先生之母郭氏張氏娶沈氏繼劉氏子男三人師元師凱師契師凱世其學于易象樂律多所著述明年九月葬先生於雙桂之原銘曰

有秩禮儀順天則和協人文俾勿咸羸改焚經臧其國太山毫芒存簡冊先生隱居東滙澤鉤元發微疑義析八十春秋返幽宅刻銘茲阡久乃赫

故天臨路醫學教授嚴君墓誌銘

余讀孫思邈千金翼方首戒醫師之虞心積慮要必無愧其言而後可以通其學焉若嚴君仁安其卓然自立者欬始君與素交曰吾他日不朽之託其在于子至正八年五月己酉君卒於家素恐負君之言致書其孤擇取事狀後六年櫟以君之長子梧及子壻傅路之狀來請銘按君諱壽逸仁安其字也其先建昌之新城十四府君徙郡城之西府君生惟政惟政生人傑宋南城縣學教諭是為君之曾祖祖沂父鳳

翔母甯氏君生至元十五年九月幼穎敏始入學即能屬對十字長者異之國朝設醫學充弟子員者復之君以儒家子在選中學官廬陵曾某昭先授以內經同輩無能領悟君獨貫穿會其旨趣既長以能醫稱於鄉遂以選為豐州醫學正北遊京師楚國程文憲公君鄉貴人介之往見臨川吳文正公於成均文正勉之益治其業河間劉寬素守真考城張從政子和以醫鳴于人江南未有聞其說者君購得其書一按以法上祖張機下宗二子博觀約取條理斯析乃

自著書以發其蘊根據議論悉証諸古有醫學啓蒙
仲景論評若干卷吳公實為之序永康胡公長孺教
授其鄉與論運氣之旨補益尤多他日吳公得疾朝
食暮不食醫莫辨其症君視之曰血枯疾也投以七
劑隨愈吳公喜稱於人曰嚴某果不負吾言于是京
師之人無貴賤貧富聞君名者凡有疾無不迎候與
藥輒效然禮貌衰邁拂袖引去調吉安路醫學教授
首謁其師曾君墓下增植卽木經紀其家學舍逼廬
陵縣獄請於監察御史之巡行者而遷之再調臨江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卅二

芳樹園

新築器建齋廬築官舍作石橋新淦民某氏以豪縱
就逮賂有司欲以詐疾免召君驗視使人啖以利曰
少徇欲厚報君不負也君佯諾及視正色曰詐也罪
可免乎竟就逮晚調天臨路宣慰副使楊公宗瑞居
其邦尤愛重之臨江杜徵君本上饒祝先生舊與君
論有契祝先生遣其子文中就學焉君自少親師取
友皆縉紳碩士習於見聞而多所講貫尤善於詩
擬陶等集若干卷豫章揭文安公嘗序其首君天縱
耿介雖其詰責人過少不能容至其剛直不阿

所難云君娶呂氏先十有七年卒子男四人女三人
適某卒之年六月癸丑葬南城縣太平鄉之古唐
原銘曰

道術既裂非一科內經相傳起札瘥史遷筆削稱
扁和劉張逝矣師說譌尊宗列派相詆訶紛々謗
學徒媿阿天亡顛覆何其多仁安積學精研摩著
經誓欲蘇沉疴屹若砥柱當風波浩然直氣死不
磨我述道行銘嗟峨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卅三

芳樹園

處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有定字晉元姓劉氏世為臨江人判三司磨勘司贈太保式仕于宋生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傅立言太傅生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守司御史臺贈太師隨國公敞中書舍人贈少師彭城公敞少師之孫知全州慶因始徙撫之金谿全州生知吉州龜從師陸文安公之高祖也曾祖孟博武岡縣主簿祖孝顯父美中皆世儒母祝氏公生于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其父當國初科舉既廢退院于田間嘗手編資治通

處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卅四

茅樹園

鑑父子自為師友公襟懷寬裕敦篤無所矯飾雖田夫牧豎一以誠恪待之能言前史上下數千年事時取其嘉言善行以訓人性至孝父有疾割股肉和藥以進祝夫人中歲目盲公承養甚謹既沒竭力營葬國子學以公名賢之裔檄江西儒學提舉司為邑校賓師至正九年七月庚寅朔釋奠孔子廟夜宿族孫熙家無疾而卒享年六十有四子男自強孫男二人女一人以是年某月某甲子葬某鄉某原自強以訃至京師且屬銘其墓我大父白鹿府君自邑徙居

山中適相近聞公以文獻故家實世其業妻之以季女公嘗開門授徒素年九歲府君命往受學家教罹憂患公經紀備盡其道隆婚姻之義莫先焉素之宦遊于外數以書趣之使歸未及還而公沒矣嗚呼可勝悲哉銘曰

儲書滿家以墨為莊式耕式耨母底于荒昔宋盛時偉哉昆弟為政本經聯翩而起後遷于撫家教孔揚公有隱德閭然勿彰保身全歸幽宮在興勃然其興俟爾孫子

處學士全集

卷十二

十五

茅樹園

故何君國佐墓誌銘

臨江胡炳南述故何君國佐之行曰君諱敬聰字國佐其先宋宜都太守鑑之曾孫潯為吉州軍事判官遂家吉水之洞江滋之子保升徙居新淦河埠洲保升子紹生有異相友顧見耳人號為大耳翁以資雄其鄉其第四子禹擢進士仕至某官曾孫昌言紹聖四年進士第一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兼太子詹事二節三世繼隆又遷玉澗之合陂君其曾孫也君之祖斯才父濟美宋咸淳某年某月其生之時少謹愿端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六

若樹園

確簡默自持及長事親以孝聞交友以信著臨事不逼待下以寬與人言必本于忠厚困匱者必思以濟之鄰有喪疾必思匡救之其居家內外禮法斬之聘名儒先生督諸孫力學間取家譜示之勉以無墜家教貽前人羞至正三年六月朔終于家得年七十娶某氏子男二人孫男四人明年正月葬於里城頭之戴原後八年以庸來京師請銘其墓銘曰何氏之盛肇於南朝三徙玉澗宜都之苗澤被生民仕者行志式修于鄉亦施其惠詵孫子遺教不忘尚後其始視與銘章

故貴溪彭君墓碣銘有序

朝列大夫亭州路同知提管府事上饒徐侯容述其同郡彭君九萬之行曰君諱銓九萬其字也姓彭氏其先由金陵徙居番易宋治平二年進士第一人諱汝礪仕至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其後有諱煥者再徙信之貴溪王侯石迨君十世采魯大父英大父應桂廬陵縣儒學教諭父宗溥亭州路蒙古字教授母馮氏君生於延祐元年九月幼則秀異穎敏書再讀輒能記進士弋陽方君回孫來為邑丞君從之受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廿二

若樹園

春秋切磨考訂朝夕不倦方君亟稱之至順三年秋試于有司不中君未嘗有所怨懟曰我所學未至也於是退而益修其業手書春秋廿冊後三年復往試即貢院以疾歸曰我之不利於此豈非命歟乃閉戶讀書自勵彌篤然不復以資進取務求聖賢立身之大者父母或微疾服勤湯藥晝夜忘寢食者累旬卒無隙容平居作止雍容恂々雅飭族婣師友恭敬唯諾閨門尤慎禮法內外無間言至正四年二月某日得疾至某日夜起與兄訣曰吾不復起矣吾兄弟共

事父母言訖奄然而逝年甫三十娶全邑李氏生
文一無子教授君命其兄錫之子愷為之後是年四
月某日葬永和鄉之永安里其弟鉅來京師致其父
命請余銘昔鄧文肅公銘巴陵公墓謂天之報施善
人將在其後裔君積學而不年信乎天者不可信而
神者誠難明矣銘曰

王侯之石生兩雲居者本諸武夷君芝蘭玉樹揚
清芬奄有遺世藏書存徘徊空山涕泗紛慰其冥
在斯文

危學全集

卷十二

十一

七

故管領隨州路蒙古漢人軍民都提管府判官
彭君墓誌銘

君諱承初字謙山姓彭氏其先自金陵徙居番易宋
治平二年有諱汝礪者擢進士第一為寶文閣待制
知江州其孫煥樂貴瑛山水之美因家焉君曾大父
良臣大父文質父德源母徐氏君生至元十八年十
二月七歲對客誦詩書有禮若成人及長孝友而慕
學深博明敏恪守古道早孤居喪有異行鄉人稱之
天歷間携其子鑑遊京師受知札刺爾國王國王世
臣家賓客甚盛君嘗與王論孟子之首篇之首章王
悅曰他人多以軟語媚我惟子多言規諫吾其免于
過矣王還鎮遼西欲與之偕君以母老固辭尋用為
管領隨州路蒙古漢人軍民都提管府判官君拜命
即還留鑑于王所君母弟承祖學黃老言於里中郭
虎山遇異人授以禱祠賜斬鬼物之法制加真人之
號君之還真人強留之君曰弟為祠官有職守吾奉
時母命期月而返今時已過母日夕望于門雖高厚
厚祿不得在母側以樂母心亦何為哉吾不可去

君在京師時日將莫婦人醉馳馬珠華墮而不及知
君拾取追呼以還之婦跪問君名君不言而去從君
之僅稍言于人益知君之謹其內行如此晚歲優
游林壑利祿之念泊如也鄉鄰有爭者君善諭之皆
為之悅服後至元間王為遼陽行省丞相數欲致君
終不可強遂以鑑為大寧路惠州儒學正君好讀易
嘗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蜀郡虞公集長沙歐陽
公元豫章揭公侯斯在館閣皆為文章頌美之久之
君有疾卻藥曰吾不可起矣死生命也所恨者為人

子而不能終母養王以國士待我而我不能以國士
報之此吾所恨教其子善事太夫人戒子孫立門戶
毋貽先人羞言終而卒至正四年八月某甲子也得
年六十有四娶黃氏子男二人鑰廣寧王府判官次
鑑也後君一月卒女一人適洪昇孫男若干人女若
千人六年九月丁酉葬君孝思鄉新進里後三年鑰
求銘曰

王侯之石彭氏居焉刻銘表行千載是傳

元故奉議大夫行宣政院經歷王公墓誌銘

澄城縣主簿王訥奉其叔父理之命請予撰祠堂碑
既成又走雄之東鄙拜且言曰昔我先君歷仕三十
年以直道自信未及大用不幸以沒今十有八寒暑
會里人以地來廣其塋域乃以先君之柩存葬焉元
堂之銘願以屬于子余因詢其言行之大概比書而
書之且為之銘公諱璋字君璋世居華之蒲城今為
義門王氏大父顯政父忠以公貴累贈承德郎鳳翔
府判官母潘氏封恭人公生於至元十一年六月幼

穎悟能燭事理從鄉先生陝西提學劉公文郁讀書
通大義集賢學士蕭公釨國子司業同公恕以行義
表儀閭中公能識其言論風旨伯父志器重之謀於
昆弟資遣赴京師御史召以才治文書辟甘肅行省
理問所令史鞏昌帥府聞其能又辟之大師右丞相
燕帖木兒為指揮使乘怒欲罪一奏差公力爭之得
免歷四川行省掾其在陝西上官欲以私賄奪通事
之已補者公爭之乃止在四川猶帥有民戶籍四川
訟之公不能歸公曰此先朝所使以報功乃歸之

人懷念為謝公方沃望甚沃以無其後子
家解之曰王極康士使積黃金至歐亦勿
三考滿授承務郎同知靜寧州事未行宣政院奏
官知事天台瀑布寺僧與福聖觀道士爭田
之諸僧理屈人服其公雄之巴陽莊訟田不
公嚴其事卑騎携一童齋糗糧以往至今人
承直郎資善庫提舉庫舊有宋諸帝神主
像狼藉委塵土中公出俸錢作閣以度又古甕杯
之類王者亦宋內府物上官欲易之公堅拒不可治

金之工造器皿有餘金銀衆曰分其羨者何罪公力
之會今上皇帝即位罷廣教提管府復行宣政院
以公為經歷階奉議大夫未行沒于京師金誠坊寓
舍至正三年六月某日也公雖處散地朝政有不便
者言之必行之而後已金陵大飢公日拜丞相馬
首請振之又請乘時取人田宅者歸其兩實子本亦
復之子女之鬻為奴者放之後悉具詔條他日使至
四川行省宴使者俳優效陝西人賣兒報公泣下
僕即移書省憲俾飢民鬻子女者縱之還家

上諭諸人母來馬井干事公以為非祖法欲上
書諫諫曰大人非當言路況已頒詔天下殆非可以
口舌爭也然終以是憂悶致疾云性儉素諫嘗從公
宿驛舍見裊褥之華好者必加以毡席夜投降川驛
張蠟燭數炬詢自外至責館人設公曰所不敢盡用
者遺子孫耳公處京師敦篤友誼遇死喪則必厚為
祔槨然自守介潔故諸父諸兄共給久而不急公不
樂躁競恥近權勢燕帖木兒在相位問人曰往鞏昌
帥掾王姓者今安在公聞之未嘗往見公嘗以父命

往讓封其祖父政府不能從及官五品不復請封曰
非吾父志也公娶郭氏繼牟氏俱封恭人子男三人
長訥也次諱辟鞏昌帥府奏差幼謚蚤卒孫男二人
女孫四人墓在賢相鄉于相原先塋之次其葬于至
正四年某月日銘曰

後祠之野義門歸兮出公而仕操行遯兮疾彼脂
韋直如矢兮朝有乖政亟諫止兮清白自持靡偏
倚兮正人云亡孰礪砥兮于相之阡幽堂啓兮公
石華原銘以侈兮

宜興儲先生墓誌銘

宜興儲先生既沒其子鄉貢進士惟賢請於吏部侍郎侯公書其事復以書抵京師屬素銘之惟吏部蚤擢進士為時名臣其文足以傳世矣何假于素之銘哉然向客金陵託交惟賢有不可辭者吏部叙先生之事曰先生諱能謙字有大姓儲氏其先居潤之金壇其地曰莊城唐蔡母潛有送儲十二歸莊城詩謂監察御史光義也御史十三世孫勤由莊城徙宜興之臧林至先生十世矣今臧林之族聚百餘家散處

先學士全集

卷十二

四四

芳樹園

旁近者又百餘家御史有詩名迄今子孫猶不失世其曾祖進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壁咸淳六年鄉貢進士宋末以八韻賦詩取士先生父行數十人爭勝一時及內附之後學校課試仍依舊習先生屢試輒與首選延祐初設科目取士或勉先生為仕進計先生喟然嘆曰誠不欲與後進爭報利碩吾自有世業自是大肆其力于詩而口未嘗及干祿事嘗即先廬之東築室一區種植竹樹扁曰梅庵暇日散步田間勸勞耕耨或遺之飯食先生幼學六

經子史靡不窮極手自寫書不間寒暑尤好黃太史庭堅詩天未曙輒默誦百餘篇而後起其父喜曰吾世業賴是子可繼開門授徒從之者衆族人之質美者必善誘而陶成之性至孝母薛氏晚病臂累年憂勞如一日冬溫夏清飭妻子不敢暫去左右喪親哀毀盡禮葬祭遵朱文公家禮族父某感其孝誠至闢蔬圃以廣送葬之道鄉人化之有不作佛事者忌日時祭必前一日治事縞巾深衣哀泣終日先生天資剛毅若不可犯而在親側必婉容愉色接賓友必盡

先學士全集

卷十二

四五

芳樹園

歡治家甚嚴卑者有過督責無恕夫人蔣氏寬解之則曰君儒家女不聞易曰家人有嚴君耶乃課子孫讀書非家事不令須臾廢學鄉人以貧乏疾病告者賑其力之可及而食之藥之所著書有本論上下篇有楮錢論皆力詆釋氏之說其詩文弭樗巢集若干卷先生于咸淳六年正月卒於元至正四年六月得年七十有四夫人先七月以卒子男四人長惟賢也方待試禮部而科目輒監察御史以著書立言薦之惟志惟仁惟德皆業儒女三人長適某先卒次適

某孫男十人孫女五人曾孫男一人先生臨終戒諸孤曰吾生而不才用世死必樹吾墓以樗使不材為世取可也以是年合葬于里之淡竹原先塋之側先生命也銘曰

義興之墟有墳渠其植惟樗奉懷必舒與天為徒後有徵者是在其書

沈秀才墓誌銘

治素里中陸文安公新安朱文公同時並起而陸文安公之高第弟子在四明者四人其一沈端憲公煥素寓書大瀛海道士呂虛舟曰端憲公子郡人遺書當年能為求之甚幸至正三年秋呂君以書介沈君師孟奉遺書來京師既繕寫而序志之於是師孟數相往來察其為人益謹愿簡默可進於學者明年春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而師孟亦辭歸省其大父母父母且曰吾將待先生于慈溪之上及至邇則師孟

舟次會稽死矣其弟聞善以狀來求為墓銘方是時呂君亦先師孟一月以死悲夫尚忍為之銘耶按狀師孟諱性善至治元年三月生髫髻敏慧篤志于學弱冠能為舉子業居家孝教友愛族黨交譽之嘗曰昔之君子往々遊以克其學藏深伏晦不幾陋乎其至京師實稟命於大父而後啓行已而還至呂梁而疾作卒之日三月壬子也得年二十有四父愆友母張氏大父壽翁娶方氏子男一人以又明年某日葬于慈溪縣西嶼鄉梧桐灣之原悲夫尚忍為之銘耶銘

曰

端憲書亡復行後嗟子之名同不朽我銘幽阡貽永久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四八

步村園

鄭童子墓誌銘

鄭君子美既既居新安之山中喪其子祖澤以書至京師俾誌其葬其詞甚哀嗚子美善為古文可以使其子之不朽願乃不遠數千里以銘為屬所以望于余者至矣按鄭氏世居徽州歙縣衮繡鄉曾祖安徽仕郎徽州路歙縣尹祖千齡承事郎徽州路休寧縣尹父王子美也母程氏祖澤生而卓越風骨峻整目光射人寡言笑不好戲遊不事容飾衣恥鮮美氣吞羣兒見者異之其在家庭事父母獨異世俗子美之友徽泰萬戶珊竹侯稱之曰孝童云就學甚嚴謹諸生觀感而興起嘗問其師王季溫曰蒙求故事數十百條何孝行之事絕少耶從其鄉先生程君以文甫學書每得程君書輒歎目注視久不去手人莫測其故已乃大悟書法自勝衣能跪拜出入起居不煩提教而動合禮度以是極為人所愛及其夭也鄉鄰鄰邑與子美遊及識祖澤者皆來弔哭盡哀三日而殮柩殯里之向果寺卜地師山之旁以某年某月某日子葬焉其生以再紀至元三年正月沒于五十六年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四九

步村園

四月某甲子銘曰

昔我師興生之曾祖為民請命將軍解甲不屠其
城鍾厥福澤在其雲初宜壽而天匪覆而傾表以
孝童維名孔貞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五十一

芳樹園

吳仲退先生墓表

樂平劉耳嘗從其鄉先生吳氏仲退來遊京師素叩
先生學耳曰先生言誠而樂始足為學非樂不足以
為學樂在心誠則樂妄則不樂有所愧則不樂善
學者誠心而得其樂也一言動不可不誠不誠不樂
也素為之歎曰嗟乎斯不倍於聖賢之旨矣耳以先
生之墓在番易縣之某鄉某原未有文字刻諸石表
于是以屬素按耳所述先生諱存仲退其字也漢長
沙文王之裔王嘗讀書番易鄒陽山下子孫居之號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五十一
芳樹園
為學堂里繁衍昌大世多顯人宋紹聖某年進士仲
官至提點浙東刑獄其後有曰得政者徒執禮橋是
為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德榮祖漢卿工舉子業樂善
好施鄉里稱為長者考翔龍學于饒先生魯先生
於寶祐五年二月少力學有卓識以童子試有司鄉
先生吳公中行李公謹思皆折行輩交儔最四馳國
初劄使者姚公燾盧公熱與屯公希魯行郡至番
勉之出仕而先生不答延祐初設科取士邑大夫三
造請試先生固辭已而縣牒上府無先生名太守之

公恒怪之曰無吳先生名何耶知事劉衍往見論太
守意強起先生卒以尚書中選年五十有九矣試禮
部不利諸公貴人交章薦用先生以即日去國尋以
恩授饒州路儒學正既任不及代而歸嘯歌月灣溪
上白鷗月灣漁者調寧國路儒學教授年六十九矣
先生以老不欲往請者狎至乃往憲使李公元成公
往一見喜得師尊禮極至未幾告引年不許乃大書
吳某致仕于門去之明年授將仕左郎饒州路番易
縣主簿致仕又七年江西行省鄉試聘為主文至元
五年九月某日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五葬以至正五
年有二月夫人劉氏有賢行哭先生成疾後一年亦
卒子男震孫男某曾孫男鍾初先生蚤孤上有祖母
下有三弟四妹世更力役繁重下吏掊克而先生家
亦毀猶委曲經營授徒自給畢弟妹婚嫁不使一毫
憂念及其祖母祖母戒勿飲酒遂終身不近杯酒詔
復致仕者家先生乃偏義役以田為力嘗言吾本不
仕願為國培植人才故雖不久為學官而勸飭指諭
作興鼓舞學校大變蓋先生之學得於齊夢龍時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五二

芳樹園

氏學於沈貴賈氏沈氏學於董銖氏董氏寔師朱文
公所著有程朱易傳本義折衷若干卷鄱陽續志新
志若干卷月灣詩稿若干卷巴歌襍咏若干卷行于
世嗚呼後世復求先生之學者當有考於斯文

卷十二終

危學士全集

卷十二

五三

芳樹園

危學士全集卷十三

嚴紋璽

金谿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余之梅輯刊

李相

行述

臨川隱志孫先生行述

先生姓孫氏諱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居臨川高祖彦居官治獄有陰德事見臨川志以子貴贈奉直大夫曾祖次康廸功即祖泉父霍母蔡氏先生少孤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芳樹園

以母教克自樹立博考載籍州里咸譽之與處士吳君定翁今翰林直學士揭公侯斯為文字交郡人爭迎致先生于家久之先生曰往教非禮也乃即家開門授徒內外嚴肅起居有恒與學者言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詞溫其氣正故聞者莫不消其鄙吝之情而有為不善者則相戒曰孫先生得毋知之否里有富人燕先生于家郡之士人咸在先生具論行已保家之道似教似誨聽者為之悚息或曰得無非其意否先生曰舍此彼固何求于我哉先生未嘗出門戶

而於當今之故四方之俗莫不周知綱舉目張可施諸事業士大夫過臨川者以不見先生為恥及見愛慕之不忍去卻使者郡長吏以下與夫文武吏士之賢者莫不詣門求見先生言不及官府事而忠國愛民之義時往復論之家甚貧事母以孝聞母性嚴先生盡其情誠心事之致其歡心女兄既寡有孤甥女皆之親側而嫁遣之女弟有痼疾先生撫之母壽九十五而終先生時年六十矣遂不仕蒞蘭種竹危坐終日脩然有終焉之意題其居室曰平易恬淡之軒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二

芳樹園

今翰林待制柳公貫提舉江西儒學事禮先生為郡學賓師辭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全公岳柱肅政廉訪副使菴都刺公僉事張公榮皆欲致先生不就奉使宣撫齊公履謙以遺逸特舉先生一人不報先生有文集二十卷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讀之曰此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先生之宋景定三年十月元元統二年十一月癸丑卒年七十有三前奎章閣侍讀學士虞公集監察御史樊理溥化君皆為文祭之明年十二月壬申親戚門人葬諸臨川縣靈臺鄉

高橋領之原先生娶程氏鄉先生之女先二十年卒
無子女三人皆先卒其一在室先生沒時命從子繼
祖之次子益為之後素未弱冠拜先生床下而先生
知素寔深而訓戒之言犹在耳也庸敢述大概傳焉

元故奉訓大夫瑞州路提管府判官黃公行狀
公姓黃氏諱順翁字濟川世居建昌生於南城縣之
隅鄉唐里屬柳州之學教授澄無子以同宗也取而
子之少勤學卓犖有才氣我師下建昌族人制置使
萬石退保杉關公徒步叩軍門論事萬石署為保義
郎知撫州金谿縣事公辭焉時萬石降志已決舉酒
謂公曰明且則子女玉帛皆他人所有子其任意取
之公一無所取久之南城盜彭某辭殺公之伯氏士
凱請于有司與兵討之乃殲其渠魁請貰其脅從者

郡守禮為盱江書院山長更徙其室廬于城中仍斥
大之取朱文公小學書錄本以訓學者遂陞儒學教
授嘗客洪州盜方吊亂作以策上之行中書省平
方論功會有詔仕于宋者得因其品級授官有故人
客京師代公陳于吏部授將仕郎武岡路新寧縣尹
屬邑率暴橫公以誠感之邑率弟子禮事公當兵興
時民失業久公居官半年乃轉流徙督其民種樹畜
養田里以復民即公種竹之處為生祠湖南肅政廉
訪副使余公恁題曰種竹又為之記既去官祠堂壞

民報更新之莫徭起為亂湖廣行省左丞劉公國傑
帥師伐之公以儒服上謁叩頭曰遐陬之民莫知王
化遠煩興師以厘廟筭今上樂峒下樂峒寔新寧境
內下官書生也請以禮說之說之不從然後討之萬
戶曹侯某雅知公曰此苗蔣而獸獮之非可以禮服
之也縣尹母行縣尹止公竟乘輜從一老兵以孝經
千卷令遺其民又為之講說大義至用天之道分地
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皆泣下沾襟頓首請罪曰
乃今蒙蒞見日月明公之賜也亂遂平莫徭家自為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五

芳樹園

木主署公生父黃公劉左丞大喜俾公為文勒石紀
功遂班師故翰林承旨程文憲公宋荆湖宣撫司幹
辦公事張公山翁為文稱之大德四年遷從事郎龍
興路稅務提領平章政事史公弼出鎮江西聞公名
禮之于家受論語大學史公之父詣門謝曰吾兒子
免曠官之責者先生之力也敕郡遊士之無依者公
皆館穀之九年遷徵仕郎撫州路金谿縣丞十年大
飢公持所受中書牒質之官請發粟賑之民賴以生
佐縣尹趙君銓質正民田賦役以均皇慶元年

務郎江州路德化縣尹微為之空明年延祐元年以
年及移書請致其事授奉訓大夫瑞州路提管府判
官未幾病卒于江州公天性樂易無老幼待之以誠
與人言懽懽詳盡故咸樂親之生淳祐二年七月母
利氏武安軍掌書記登之女娶熊氏子男二人女三
人孫男三人曾孫男二人延祐三年某甲子葬公于
南城鄉之南原村依公之友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
之墓公有樸齋集三十卷藏于家素公之外孫也謹
述所聞於平昔者求銘當世之君子以俟採擇焉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六

芳樹園

上饒祝先生行錄

先生諱蕃字蕃遠姓祝氏其先三衢人有諱某者為信州玉山令因卜居貴溪西昂里曾祖宗海相汝渙父起岩鄉貢進士今贈某官母蔡氏追封宜人先生生于至元二十三年十一月進士君占之曰此兒當顯吾宗惜吾老不及見矣六歲就學警敏靖端其師偶以事出羣兒嬉戲離席獨先生凝坐終日時俗節長者賜錢先生受畢越二日悉歸之父母問之則曰兒幼不敢有私財也十三博涉經史詞章出同列上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七

芳樹園

剛毅慷慨有志于天下進士君奇之意氣英發跌宕不可羈陳先生立大阮居邑中時人無能知之者先生折節往從學焉及喪父居制盡禮有疾或勸之飲酒食肉先生勿從嘗聞陳先生物格之要有所警發後語門人曰吾初有聞時意我俱絕萬理一貫始信天下歸仁之道如此猶醉夢忽覺而樂無涯也象山書院山長岳君後以茂才異等薦既又聘至義興訓其子姪岳氏家僅名崇請問學先生曰身有貴賤而心則一也因開論之崇在家執禮異平時其父母聞

受教于先生諱先生諱焉鄧文肅公提舉江浙儒學

先生通書論格物甚辯鄧公加禮焉延祐四年江浙

省用岳君言授紹興路高節書院山長是年貢于鄉

至京師遊諸公間頗論天下事一名卿曰國家故事

非後至者所能知先生曰國家故事有非愚陋所能

知然曰望之休戚顧肉食者勿察耳下第還改授饒

州路南溪書院山長以俸入修殿宇作祭器先生講

太甲說命之書使學者知所悔過繼講孟子牛山之

木章刻其積習而全其良心學者油然而興覃懷開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八

芳樹園

君希曾通經有學行先生延致訓其子弟會羣從俱至休廩不足供恒典衣以給里中有倪王市山水明秀倪周二氏延先生講學而遠近從學者衆隨其質性而開導焉必使之有所開明而後已故翰林待制楊公剛中提舉江浙儒學言于省府擇先生為建寧路儒學正教養有法行臺諸公貴人多所敬禮更置祭服祭器修明矩度先是公聚郡教授坐總管府幕僚下先生請于臺官曰郡教授官雖卑有師道焉乃命出坐太守上處州錄事鄭君原善以剛介忤豪民

罷先生聞之涕泣徧告臺官御史會應鄉試又與諸進士三十人羣懇于御史之按行者然後天下知其冤及代還廣而廉訪使劉公宗說辟為書吏以陳先生心喪不赴退居里之龍津學者曰盛陸文安公講學象山祠宇湮沒白之郡守秦公從龍復構祠堂行舍茶禮數郡諸生畢至陸氏元孫止一人而無後先生訪其人為之娶婦至元四年遷饒州路儒學教授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變理普化張公珪按部過饒時學官積弊既久宵人簣鼓其間先生白兩御史屬中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九

芳樹園

書叅知政事福壽公為監察御史立命罪遣之於是聘四方之名士為訓導開風來學者接踵而至學舍為之充塞舊額子弟百人止請郡增之不報作宋叅知政事范文正公祠堂太守唐忠介公以仗節死設其像祀先賢祠皆所以風厲民俗學有田八頃三十畝湖池若干畝久沒于豪有前學官雖嘗慙之莫能直先生奮然理之豪百計伺間行賄先生不從已而卒歸其田進士李君隣紀其事刻石嘗掇錄事司刻意為治訟于庭者隨事聽決郡卒奪民妻有年其夫

懇焉即逮卒罪之而還民妻有溺愛其妻而妻不禮於姑者上懇先生據禮經出之至元二年湖廣省平章政事有素知先生者檄為掾史始掌刑曹大治縣僧仇其師潘誣以為鈔今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周君鏜為縣尹濁其欺罔不受詞及越境私賄武昌路錄事馬某寘潘以法獄成詞上先生按其妄移中書黜馬某潘得釋播帥請朝京師故事以鈔三千緡納于省曹先生却之郡白省官以聞時儒學選久阨于胥史先生閱牘悉調之省幕中謗以受賕選人即謝去叅

危學士全集

卷十三

十

芳樹園

知政事蘇公曰掾倖儒素以廉直稱豈受賕者強之再三然後出朝廷遣使至湖廣會計官帑小吏畏憚自殺三人上下謀捩羅使者先生曰彼王人也豈得輕動衆不聽其後事白左右司皆罷免遣他使督益急然後上下服知其大體因屬稽其出納以復命且遣上計京師行有日會銓廣選潯州判官有殺其民十三人者部使者察知之抵判官死蘇公與叅知政事今翰林學士承旨岳柱公謀曰今若此拊循其民必得賢者誠署掾為郡經歷庶其有瘳乎先生辭不

聽還家省墓而後至官僮冠入桂平縣境氏黃季二
竄草中寇退官軍追勿及執黃于何息村以覲賞同
知提督府事保童榜掠之遂死又逮其昆弟八人以
臧口執田主曾智出錢市具布釵釧以為贖納之皆
誣伏先生寃知其情從容諭保童下屬邑訊之保童
万倚以為功及上具因元帥府就戮先生哀之與達
魯光赤倒刺沙訊胥吏之妾為之平反保童懇結帥
府移容州謝之不決今參議中書省事振實公奉使
宣撫廣西閱牘疑之遣靜江路同知提督府事伯彥
虎學士全集 卷十三 十一 芳樹園

逝貧不能行禮明年八月文中始克扶喪北歸十月
壬申至豫章文中亦以疾卒于舟中先生娶徐氏先
一年卒追封宜人子男三人文中申同文剛申同先
卒孫男二人女一人以沒之又明年某月某甲子葬
於某鄉某原其門人某等以書抵京師屬素述其始
終請銘富世之君子昔者朱文公陸文安公同時並
起以明道樹教為已事辨論異同朋友之義其後二
家門人之卑陋者角立門戶若讐仇然陸氏不著書
而其學幾絕陳先生家近徐曲而流風遺俗尚有承
虎學士全集 卷十三 十二 芳樹園

不花往獄之事直而奉使以憂去帥府私庇保童廷
尋伯顏不花改移藤州又不決先生逮對雖陵轢顛
覆之久而神情怡然辭愈辨直會監察御史道行藤
為直其事六年冬十月丙寅疾於藤州客舍明日愈
時天霽命家僮曝衣于庭因冠幅巾衣深衣召館人
曰吾中國之服汝曹見之否語家僮曰吾當終時只
服此越八日癸酉疾病起居如常時潯州推官魯君
煜來問疾枕告之以善客退日已哺其子文中進藥
即下飲先生曰吾不可起矣文中亟扶抱已收足而

傳故飢餓窮困守其言而勿變先生獨與番禺舒氏
衍李氏存吳氏謙事之如古師弟子陳先生居室隙
地先生鬻田為之更作經營供給終陳先生無廢禮
流俗之人笑譏毀訾無所不至終不為動凡若此以
其有得于陸氏之傳也先生毅然以斯文自任其愛
人之心不啻如飢渴之求飲食常曰薄四海之外人
人與聞堯舜之道是吾願也然改過服善若決江河
雖愚夫愚婦告之以善即心悅誠受與學者遊必時
詢已過及其當官幹寔屹立不回憂國憂民之志形

於肩暖惜其所遇有不幸焉至患難相語客死荒僻
而世有莫知其心者其亦可哀也夫素少辱知先生
先生致祭其院微恒恐陷于謬戾久之感其誠懷請
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追念平日紀述言行有不敢
作銘之君子當有考焉謹述

祭文

祭揭侍講文

維大元至正六年六月戊申朔越二十有七日甲戌
故吏國子助教危素謹遣強毅自上都持隻鷄斗酒
之奠致祭於故翰林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揭文安
公之靈曰嗚呼繫昔豐城神劍斯藏上燭斗牛燿乎
龍光篤生偉人千載之後羽儀天朝于光有耀公起
韋布已負大名翔翔禁苑載騰飛英老而縣車帝曰
留止講論六經摠裁三史公謂正統豈得妄加雖有

強悍而莫敢譁冥冥昊天胡奪之速海內相弔百身
莫贖素生鄰郡未覲風標知己則早揚言百僚宦學
京師遂忝僚屬接以謙冲視猶骨肉而扈大駕關山
迢迢召庸辱食赤城聯鑣乃議修史意見不同謬言
交進公聽惟公歷告宰臣紀述甚夥編摩就選匪素
莫可委使南邁執別王堂驚問凶訃適抵番易夢
歸棺草江之上復命事嚴臨風悲愴幽明遠隔
二期絰解絮酒萬里告哀

祭孫先生頌常甫文

嗚呼王澤既竭撲散淳漓嗟若先生惟古是師賅綜百家造其醇潛心聖經爰得真樂智圓行方外和內剛動靜居處率履其常敬養慈親閭黨稱孝錫類之仁推以施教蕭竹林有書有琴清風明月詩話古今治道民瘼靡不精究浮雲富貴于我何有元芳大臣獎拔幽潛孰持銓衡而使滯淹小子弱冠執紼林下頭茲魯鈍寔藉陶冶自時厥後歲一再逢情逾款密詠歎從容昔將遠遊書來戒止遺翰盈箱文辭允學士全集卷十三十五芳樹園

祭表叔劉名山文

昔在宋末兩世聯姻內附之後事變多屯頌念寒木惟戴夫人買田築室懿此情親故母幼孤先祖所愛風波屹立垂聞世垓田疇屋廬保守無壞彌縫支柱如族寔賴壯而筮仕遊觀京師一命出宰止或尼之退厥山谷優游清時鑿池種樹賓友追隨推情及素念其貧弱繅藉扶持恩誼匪薄書問之來盈於庭閣浪跡遠遊守望依託比使江南歸抵郡城咫尺不見簡書有程曾未幾何遂隔幽明萬里聞訃涕泗交零

允學士全集

卷十三

十六

芳樹園

奔哭莫能縈於職守南望鄉閭憂心如疚友人葛將亦云故舊寄此清觴為辭以侑

卷十三終

李相

金雞危素太樸先生著 同邑後學嚴紋重輯刊

余之梅

詩

鳳之飛為北庭安鹵丁縣丞母譔騷體一首

鳳之飛兮朝陽暉兮彼鳳高翔兮將雛何之畬田有禾飢不食兮山有惡木夕不棲兮西逝白日兮東流滄波嗟兮安母兮傷如之何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一

芳樹園

重慶堂詩為王時中作四言古六首

翼之高堂臨水之陽誰其作之其氏曰王 高堂翼之既深且謐有直其楹有晞其室 元冠于之厥子大起父見其孫亦克愉之 旨酒在匱登豆有蒞其首孔多搏虎網魚 子於父母亦既能孝父詔乃孫其父是傲 其孝伊何古有嘉則敬事皇天以明爾德 翼之六章之四句

山中歌

朝牧于山暮釣于溪吾何憂而

懷母五言古

季春天多陰往拜慈母墓慟哭長松根截澈泉下土母沒兒尚髫兒啼母仍苦免長母不見歲遠益悲慕白日向西流滄江自東注淒之石上雲繫之谷中樹悲景抱長恨蒼天莽難訴

山堂一首寄一二知己

結髮好經籍雅志嶺山林靜恬屏世慮庶免外物侵舍東一畝宅燕處神不淫云之碧澗流翳之春雲陰雙厓氣蕭萃渴日懸欹峯天景落星沼原泉到來深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二

芳樹園

釣桂淨茸之藤蘿鬱沉之頗諧曠蕩意濟世寧無心義農安在哉周孔不可尋唯將一斛酒坐對南山對慷慨紫曲慘淡梁父吟朋知日疏遠何以相規箴過元公瀛溪故宅延祐中先師留此數月

聖遠已千載繼述良獨難維公出南紀大道翦榛菅濟世仰莘莘齋心師巷類已知實至要浩之義理端故宅俱在斯素月照溪湍濯之茁茁枝英之秋露漙漙茶間華益空講學留溪灣墜緒久無託令我心博之

梁公狄文惠公新廟詩

大江從西來萬里流湯、維唐社稷臣勛業載游常
天子空房陵女后御明堂晨聞北雞鳴腥聞遊寧蒼
齊公承志義耿、立廟廊周旋極龜勉論議忽慨懷
御製哀冕歸宗社燧有光豈徒保國祚實欲扶天常
雲孫江州牧宗廟薦燕嘗邇豆孔嚴潔絲石甚鏗鏘
拜拜久屏息低徊想忠良作歌勸臣子百代踵遺芳

姚文公廬山牧菴

昔者參行省于此駐旌旄至今讀書堂名配匡廬高
秀艸帶烟霧長林振波濤鄙人思高遠勝日欣遊遨

尤學士全集

卷十四

王

芳樹園

西惟草昧初朔馬擁弓刀公生將相家卓犖稱人豪
文場已孤騫史筆况再操懷公不可見江水徒滄又

留別楊顯民先生

我從仁里來信宿復西去驅車何艱關日色已曛暮
林幽闕無人月暗屢疑虎村虛轉迢遞童僕且驚顧
柴門夜篝火今夕共君住况匪味道言蕭條復誰語

其二

揚子好道者其人千載心而我抑何幸獲聆金玉音
願為玄龜草託根青松陰今晨忽為別怡悵已難任

後者又年滿餘光江海深安得隨長風化作雙飛禽
聖朝既有懷孫養常吳仲谷二先生

葉生霜中鞠九月已交花盈、照暮色揆、橫幽蘭
撫時憶貞士興懷為咨嗟采芳欲寄之念此山川遐
絕性慕邱壑游神到羲媧燭彼柴桑翁高風邈難加
載歌皇華篇四坐悄不譁

投簡李仲公甫

江東雲錦山積翠修以峨云有千載士愁彼山之阿
考槃幽澗石結製彼澤荷貞心抱夷儼雅量涵冲和

尤學士全集

卷十四

四

芳樹園

僕也江西人齒稚俠好多東將浮渤澥北儻窮沙陀
尚懷詩禮趨吾父鬚髮皤生死願相許誓以心靡他
露中葭亂藻海底珊瑚柯晶光輾塵淖結舌古則邪
再詠伐木篇亂以采薇歌

節省吾先生挽詩三首

噫嗟復噫嗟哀斯鄧先生平生葆貞耀白首稽遺經
豈無當世念冉、年歲零養真白雲林足跡不到城
浩歌紫芝曲慘淡悲風生冷然竟長往蒼茫隔幽明
臨流一揮涕耿耿難為情

子始與我交、十年間此意誠難終
不覺石吟至月臨池宴相期在歲晚每別殊
萬分千古安得盡相見發悲苦相嬰恐悞負西
山夢

春山何英、春江何幽、日暮山水間無以消我憂
朔風動明旌飛雪慘以朔伊人不可見回首心悠、
回首心悠、載詠商散謳老竹尚延月藜藿自作秋
荒林夜來雨側、令人愁

和吳尊師龍興紀遊二十一首今存其四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五

芳樹園

早飯楮陂

舟泊楮陂驛所魚餐早飯是行新雨過水落寒沙半
權謳方零亂鷗鳥忽驚散笛聲起滄洲又逐鷺鷥斷

泊宮步門

人歸石城邊鳥沒白沙尾秋風涼蕭、波靜月如洗
水鳬栖不定半夜猶飛起

暮冬

種稻南谷口凶歲困倉虛晚值老農語出口三嗟吁
幸有高亢田種麥給糶需有麥且免憂無麥將焉如

又

昔謂崖谷底其俗異黃農浪迹城府歸却愛淳樸風
獵夫不射鴈云與兄弟同毛羽豈知道天地諒無終
贈大同甫之龍岩巡檢任

青、宜都柳壯馬何驚、玉轡錦幃泥免侯向南征
免侯俊哲姿榮、東吳精壯志在勲業將為先親榮
十歲學文章十五富六經心涵宇宙表思動江河傾
三十辭社邑萬里遊燕京微臣坐瓊冷白髮日以生
瀝血奏長策青蠅乃營、逾輪受羈絏驚駘盡騫騰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六

芳樹園

得官漳州去疾風揚旌旌漳州海之裔經雲瘴癘清
摩劍耀白日掇弓殺長鯨素節凜冰霜威聲走雷霆
黎民盡富庶田里安耘耕蠻方服仁義坐見治化成
賤子託深眷離別寧無情月色落江水花氣通津亭
廣筵集賓客高樓吹玉笙天空北斗直酒罷鵲鳴
王事有期程行邁不遑寧閩山莽迢、楚雲浩冥、
昔如骨肉親今則參辰星夙夜慎眠食莫畏艱難嬰大
夫誓許國豈為求斗升相期在千古勉、惟忠貞

贈泰宇之閩清主簿

皓日頭白馬查公往南荒二千里馬瘦道路長
官役相程期車戰十日糧路經龍虎山且往深淨堂
諸公設高會四座排金觴繁絲間豪管侍女清歌
問君行藏計陳義富且詳為言十四五博學交老蒼
少壯志浩蕩仗劍遊四方不意晚得仕鬢髮飛秋霜
教授古吉州論講明三綱讀律始親民竟過炎海旁
出為縣主簿又恐案牘忙廩阜清遙、蠹蠹深決、
豈無田園居亦可歸耕桑不敢慕高上匪徒承寵光
恭惟古君子氣貌何端莊昔在晉鑿齒今之漢仇香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七

芳樹園

方當盛平世帝聖輔弼良四夷息征戰賦無旱蝗
凡居郡邑職敬戒垂永臧上當宣德化下欲赤子康
公行勿遲留鸞鳳終高翔山雲白浩、海月秋茫、
寄書問骨肉無使失相望鄙夫江海客年小血氣狂
把酒執衣袂贈之紫游韁人生貴交誼自此無相忘

馮祥文甫來奉贈一首

積雲起層岫大雪被長坂季冬天正寒年歲忽其晚
悠、余夢遙歷、子當反情親展良覲欲語意無限
空堂耿微燈古木北風亂天報互逶迤野水激虛闌

明知罕相值况子甚清簡昔也期不來長誦發深歎
揚、水中鱗渺、雲際鴈明發坐睽離回首山川遠

送王起元之分寧教官任

大元設學校于以教萬民吁嗟去古遠世降何紛紜
周孔不可見世道日以湮儒官竊縻祿法度豈復遵
教化何由宣禮樂亦以淪在數無鳳皇在郊無麒麟
英宗皇帝時逆氣橫乾坤賊子不知父亂臣已忘君
臣素憤薄世胆氣長困輪念之萬感集血淚射秋旻
思見豪傑士再見民風淳間、王教諭我里君子人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八

芳樹園

之官武寧縣挂席當仲春撞鐘集諸生講論明彛倫
况逢堯舜君德澤周八垠高歌猛虎行慷慨為子陳
送朱吳假赴鄉試

孟秋西風起駕言颺孤舟義城無停馭行客豈能留
將子飲尊酒執手山之幽英、白雲飛靡、江水流
望、西山隱道路日已修道路日已修我懷日悠、
解帆官步門振策滕王樓懸知多士中慷慨陳嘉謀
懷忠許報國况乃素行修勉哉勸貞操無為漫離憂
送程明遊華蓋山

吾即紫洞程生遠遊別懷不可寫聽我哀絃搥
茲山東南勝秀色凌空高細路積霜雪長林帶湍濤
天雷震洶；飛瀑鳴滔；文豹晝深伏窮猿夜叟嘈
行；發猶咏陟險毋乃勞昔遠洞空脚天風入衣袍
玉喬不可見使我心忉；余本尚疎放夙志思林皋
何當絕埃濫高舉乘鯨鰲頤頤飛霞珮不必煩圭刀
送胡平遠之靜江蒙古學政

至元皇帝初萬國同車書臣有巴師人制作開洪圖
逆今蒙古語傳誦周海隅張官設學校州邑達國都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九

芳樹園

盱江胡學政年少躋宦途之官靜江府道遠良自劬
况聞令大父昔承使者車恩愛尚未磨強梗亦以鋤
茲行撫遺跡感古心鬱紆孟秋西颺厲南邁風氣殊
空江落濤波孤舟當自拏親年雖未老念；歲悵趨
康莊卸綠耳凡百慎馳驅

與鄧叔賓兄弟叔姪以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
鶴分韵送三吳山人遊龍虎山兼簡江左諸

師友

蘿風吹瀟；筠露淨洒；明霞結晴曦曉色晃

手持双瓊英一去青山下迨；鳳麟洲雲氣浩如瀉
寄謝山中人離情若為寫

餞張天師北上

真人衣霞衣絢爛五采章羽旌耀華林縹緲廣樂張
名室七星明鸞鶴摩天翔金門廓開朗刻；秋雲颺
手攀搏桑枝晞髮臨東陽白露不可餐靈芝空含芳
誓將清靜學上以禪后皇民風返太樸四海阜以康
上天錫純嘏眉壽無有疆

答呂尊師香水珠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

芳樹園

野人頭不巾曠蕩禮數畧破帽又無纓時遇大風落
得君香水珠感此意不惡熏之麝脐馨貫以青絲索
細紋疑瑪瑙潤色映掌握頗煩番舡載亦費巧匠斲
整冠揖貴人仗我不能樂何當從君遊高舉謝城郭
公無渡河

提壺公向何方止公勿渡公欲行婦人之言公不信

蛟螭縱橫河水黃從公死入河水千載同作河中鬼

子規啼

子規啼白月低春雲迢；春水遠芳草遠庭花

子規啼時征夢苦卽舡定發滿湘浦滿湘江上風浪
多之晚何為不歸去子規好去滿湘啼重來借汝春
樹棲

小孤山歌

大孤之石橫且墮青々長在湖中卧小姑之石銳以
高崎立岬岬當洪濤滔々逝水東流去兩石嵯峨屹
天柱蜀巴之原浩沕々壯哉此地江海門鴻龐稍見
土宇曠疏鑿方知夏后勤名山大澤神所主過者震
驚誰敢侮云何作廟向江湄搏土娉婷象龍女篙師
估客汝何知坎々伐鼓持豚蹄倚篷清坐漁歌起日
暮沙禽來去飛

兒秀才古劍歌

紅鬃元帥征蜀川數州殺盡無人烟天開地闢見大
國尚有兵器沉江邊故人西來得寶劍感古淒涼淚
如絲土花蝕盡青燐殷光采迸雲垂白練大舡載之
瞿塘歸端濟震棹鞭馮夷瀆鬼縮頭形支離突蛟斬
頭血淋漓江東豪士何年得四座諸公變神色電光
君々迅雷飛殺氣冥々兩儀黑慘澹不動邦國寧天

老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一

芳樹園

王季子之河漢夢夢乎夢到竟何用徒見青天白日風
火生

後買琴歌爲鄧旭甫作

斷轍好琴如好色十年買琴不可得南城縣裏客携
來百鎰兼金君不惜竹林踞坐江盈々臨江三奏魚
龍聽蕭森岩壑秋氣肅洶湧天地霜風清商轍洋々
羽轂苦月墮寒光君罷撫餘音寄意愁人心別思蒼
茫正知許爲予再控白玉弦長謠楚語招飛仙招飛
仙安得見獨立乾坤淚如霰

老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二

芳樹園

徐人歌

季子有劍秋水色徐君見之惜不得徐君墓上荒草
寒季子解劍掛樹間一死一生見交誼嗟哉延陵吳
季子

東風行

余居深山鬱々不樂醉中長歌以東風命篇
與一二知己唱和之時泰定二年三月

東風浩蕩吹江南危子行年二十三長謠空谷天蕩
々倚劍白日風潭々氣高頗怪星象連身在豈爲劍

寒食宮中聖人朝萬國臣抱犁鋤出山澤終年讀書
空自勞三島求仙豈能得齒牙不動心未摧欲素長
策天門開周公仲尼沒已久麒麟鳳皇去不來世無
忠臣與孝子四海風俗何由回

種菜為霜雪所殺歎

雲林山人窮到骨手種松菜連中塘栽培深藁照雲
水枯掇翠甲盈筐箱江南仲冬寒氣盛小草無力排
風霜側聞今歲穀不熟田里嗟怨吾神傷大車運米
填舊債一穗不在農夫倉農夫辛苦食無粟蔬菜正

老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三

芳樹園

欲充餽糧上天胡為降殺氣造物驕蹇類其綱吾君
愛民如愛子憂國感激張平章臣忿貪夫滿郡邑臣
願盛世躋虞唐君不見豪家大戶饜酒肉暖閣無風
咽絲竹又不見飢人破鑊夜煮蕨根粥妻子嗷々向
天哭

為李仲經賦得古音琴

南城李君家有琴越左刻字名古音仲春為鼓越裳
榛聽之使我無邪心白日落江生夜色飛雲觸石愁
太陰粵茫世衰淳樸散三光動盪相攻戰朝歌北邙

何可聽軒轅堯舜不復見大元德盛禮樂興天下民
風漸丕變君當身珮双瓊瑤先天殿上奏雲韶鳳皇
嘯々鳴赤霄五城羣仙定可招吾皇端拱四海治千
秋萬歲垂鴻猷

五月二十有二日同鄧漸升儀晉季昭旭肆父

昶瞞父晚眺以森木亂鳴蟬分韵

良朋宴遊不可失鄧氏諸昆晚同出橫槎溪口弄飛
泉桐樹坳頭看落日長山唐突短山青山上十丈蒼
雲橫大風振林歸鳥疾枯木壓石殘蟬鳴登高長嘯

老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四

芳樹園

招晴月古竹吹涼夜如雪秋簷々溪流無滓山無塵
寫詩聊寄山中人

呂尊師畫三茆觀梅藤為圖號曰二老走筆賦
之

三茆觀頭老梅樹梅邊更有長藤古誰持此畫江西
來大瀛海中呂道士藤枯一似蛟龍懸梅瘦飽受冰
霜經柯枝不逐浮世換根柢直與扶桑連傳聞前盈
觀手植坐使草木皆成仙宋朝渡江一百年世人不
到吳山巔豈知二物閱興廢及見渤澥成桑田戰

桂讓等黃土展卷血淚何漣々

崇山遊

僕生慕宗少文李太白有世外風格思山水之好由雲林西行七十里得崇山境甚勝因與鄧晉同遊泰定二年九月也

祈仙古觀摩空青手持鉄杖山中行淨印真人不可見窮々萬谷酣秋故捫蘿直登六七里下顧世界真并底雷霆震動獵雲張燈々靈光夜深起尊師有道虎溪別瑤草滿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夾虎溪別瑤草滿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夾虎溪別瑤草滿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夾

虎溪別瑤草滿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夾

卷十四

十五

芳樹園

遊鉄柱觀

已從龍興遊即往鉄柱觀龍精不出奧區固鴻水奔流合江漢沉々古井清如空東方大海長相通千年神劍不可忽老屋夜々生雷風

期馮祥文甫不至

寒山壓樓言雨風卷崩雲亞高樹山人無事不下樓空谷寂寥誰與語平生故人大馮君約之不來歲暮

歸隱花千樹化為雲寄贈惟有長相思

送張月梅遊江浙諸伯長學士

雲林山中三月雨曉上羣峰翠如堵山人十載始歸山旋葺茅堂種松樹時時有客何逍遙留之信宿去莫惜囊衣盡糧具舟楫千里一覽錢塘潮東方大海天下無風雷震盪羣龍趨蓬萊仙人衣大夫因卿為問今何如

送桂少孺之會昌學政

虎溪別瑤草滿地山如春仙公不歸鶴自語老木夾

卷十四

十六

芳樹園

桂公年老才華盛遠作會昌州學政會昌僻在江西隅古來地熱不可居々民年來家有井洩盡瘴烟無疾病長江水碧風不波双櫓夜發散如鷺橫經伐鼓高堂上老幼相携來聽講春秋祀事黍稷馨鐘鏞琴瑟鳴鏘々先王典禮公所秉弩力念之垂允臧

送鄭復常歸三山省親

嗟々塵湖山飄々紫薇仙十年山中鍊形魄縹緲御氣凌蒼烟采芝朝入虎窟飲抱月夜就龍宮眠洞天石扇星斗落紫鳳一舉天風旋君家正在滄海頭十

洲三島烟霧幽手持瑤華渡海去白雪亂灑扶桑秋
歸來何以為親壽蟠木結實行當求

送米尊師

上清真人佩瑤環遠遊荆楚何當還月波流空寒似
雪雲氣拔地高于山去年乘風上京國稽首靈君好
顏色蓬萊坊裏煙雲深昔種蟠桃親手摘忽思舊院
玉隆宮怪物鎖在深潭中浪濤無殺江漢靜兩劍噓
氣如長龍爾來復作西南去織女迴車引歸路解纓
秋濯洞庭湖採藥晨餐石鍾乳翩翩飛馳金盤陀笑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七

芳樹園

蒼玉冠高嵯峨醉中長謠送君發一夜北風吹女蘿
贈朱元吉賣墨

深山閉門二月初白日雨打梅花枯野夫讀書大石
上粵有二客來吾廬水航舟楫陸乘車來徵後語行
江湖峨峨石峰起雲氣下壓古井蛟龍居詎知山人
夜燒墨色吹作烟糝糊元光貫天衆星沒草字滿
壁陰風噓述文志者奚假文通達古今良非迂悲哉
結繩易書契刻割元氣疑無餘遭逢盛世當返樸誰
復瑣細稽蟲魚遠遊京國願寄贈謹為皇帝書貞符

贈員怡然員善琴予與之寓於上清宮

我來蓬海堂上宿風露滿空月在竹西秦員老夜撫
琴妙音總是雲門曲先王作樂音律諧再歌南風阜
民財陰湫天能衝石裂赤霄鳳鳥從天來千年古調
誰能改一變新聲吁可怪願借琴高赤鯉魚與子騎
之入東海

寄張太乙張時留江浙

我曾身著芙蓉裳笞鱗遊遍蓬萊鄉蓬萊仙人留我
住醉枕大石歌瑤章高秋及上廬湖頂下頰八極天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八

芳樹園

蒼玉冠高嵯峨醉中長謠送君發一夜北風吹女蘿
紫鳳皇我得霞珮泰翱翔星官下謁奏廣樂衆官譖
集幽境衆層樓高空不得寢神飈夜撼金爐香歸來
雲林閉戶坐忽憶舊事心飛揚竊聞三月之初言秦
車立東海傍其從故都歎禾黍定駕大舫窮扶桑
漸山之水漸水長何由寄贈双明璫

宗叔方逸來邑走筆寄上

大澤雲關後甲子九月與魯君靜遊歸來水竹告由是
里宗叔寄數行書水落南山直天空白日思

出獨高誼莫相疎

七月十有一日寓館暫移是夜夢家父有詩云

移書到西舍有夢到雲林樹遠風難至窓虛

日入深生徒能夜讀朋友肯來尋呼得鄰家

酒孤斟慰客心明發用此韵送呂尊師

越中開道院種竹已成林遠路詩篇積離筵酒盞添

海潮三萬里月暈一千尋同是殊鄉客何堪送別心

九月晦夢劉山人

長淮千里路念子幾時回遠夢何緣到安書不寄來

允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九

芳樹園

幽懷思水竹浪跡困風埃滿目風雲盡秋寂萬壑哀

寄溪香上人

山僧吾所敬不見又經春說法青龍出忘機白鶴馴

楚雲遊別夢江月照吟身遙憶相逢處深林長綠筠

送李常遊匡山

匡廬鬼神聚厓壑擁青紅泉洩二儀動山色數郡雄

近聞桂道士高卧白雲中

其二

關道南康好江城楚國陽天星化作石宮隱

之子窮經興為舟逸興孤

遊翠雲閣和吳山人

白雲迴繞翠雲閣吾輩登臨樂意閒樹拂微烟秋淡

香港通晴添夜潺悲風卷地虎坐石黑氣貫天龍

在山老幼平生不迎客避人深入竹林間

遊石門寺有懷表兄張伯玉

石門金刹鬱嵯峨千古樓臺插碧波林結春陰萌草

木岩高水氣吼龍龕野僧貪供雲生鉢一老垂竿雨

滿蓑腸斷張郎成阻越獨攀蒼竹聽漁歌

允學士全集

卷十四

廿

芳樹園

寄題饒氏書樓

新城饒氏起高樓外青山手可招古樹戰風秋瀕

亂峰含雨畫蕭蕭窓通石井蛟龍氣棟峙銀河鳥

鵲橋嗟我何年一登覽胡床據月坐吹簫

奉答孫履常先生見寄

閑門無夢到京都自愛雲林水竹居濁酒肯從因

醉窮鄉自與故人疎天風振樹山厓直海月當樓

景塵深憶金陵孫處士遠蒙相寄數行書

和答張原相見寄

別來兩度得安書猶在仙鄉水竹居年少才華終有
春春寒眠食定何如素琴深夜難成曲采綠終朝不
滿裙月色四山清晶一空花千樹落疎々

其二

危坐思君到五更江山東望不勝情雲連山闕音書
遠竹遠幽居夢寐清山水生涼風洶湧天河無浪月
崢嶸相期早向金門策莫向林泉老此生

送吳德謙遊京兼問草廬先生起居

迢々驛路客舡輕直北關山是帝京海島夷人皆嚮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一 芳樹園

化翰林學士入論經雲連朔漠瞻天近秋滿淮河見

水清問訊吳 夜深遙望少微星

簡方仲永

方侯大雅比南金歷仕艱難白髮侵祭祀衣冠存古
禮文章雅頌託遺音故園飛夢春雲暮仙洞題詩碧
澗陰楚客南遊風雨惡杖藜乘興去相尋

鄧叟時可大寒中見過語余曰余今年六十八

歲矣有一子在閩三年無消息願貧且病
所依倚不能無求於世余悲之欲濟之

一金相對歎息追和蘇子贈扶風使詩
之簡軸不以送叟

鄧翁老耄食無根卧病愁多白髮長千里南閩無過
馬五更秋雨亂啼蜩年來破屋塵生甑歲暮空山雪
似猶愧我相逢貧到骨悲歌此曲意蒼茫

寄山東黃君瑞君瑞係御陽嘗有節婦白大娘詩

題虎山頭送子歸三年不見重相思更無書到金谿
離々相期錦水江頭醉為報輕車已載脂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二 芳樹園

寄吳養浩甫吳時以集賢待制代祀南海會稽

之神

使君白雲錦盤陀際會風雲意若何代祀百神崇典
禮尊封四世沐恩波斗樞遙夜奎文近仙掌凌空沉
濕多別去經年尚羈滯相思迴首一長歌

杭州觀閱武和兒伯范

世祖五圖天廣太外臣雄鎮海門西風高雷濤
動日射沙宮劔戟齊元帥虎符秋氣肅三

酬答葉國賓遊演法觀在仙岩

登秀細路洞門寒松栢蕭森太乙壇厓折倒流千歲
乳升空深蓄九還丹溫泉觸石陰雲起白露凋林古
木橫我愛登林發高興餐歌自寫寄君看

贈貴溪安魯丁縣丞

聖代思治明時禮樂興萬方無戰伐多士盡飛騰
科第明賢路薌溪得縣丞疲氓沾德澤猾吏懷威稜
律公與茲舉奸兇廢有懲昆虫無天札年穀畢豐登
百里民皆化期年政可稱陽春噓暖氣絕壑結寒冰
鹿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三 芳樹園
閑字多山客求詩半野僧阜鵬風裏射瘦馬雪中乘
把劍呼春酒看書照夜燈新詞題越帟窄袖剪吳綾
學問端無負遷班自此升江西危素氏歌咏愧無能

寄題大瀛海道院

明州東海角道院幾年開寶構通丹極瓊林閔玉臺
疎形長對竹遣興獨尋梅羽駕來雲氣瑤壇拜斗魁
鳴簫朝引鳳飛檄夜鞭雷芝草靈苗潤珊瑚老樹蒼
滄波馴白鳥幽窗鎖黃能水怪能言語龍精自往來
山童凌宇宙弱水截蓬萊漢使遊空返秦皇去不回

青山塞翠色赤日照黃埃望極蒼茫外美門安在哉

陳物初清暉堂

尊師家世菲山陳新築高堂古澗清臨水每同鷗結
社采芡閒與鹿為鄰憲通晴旭排紅樹簾捲秋飈暗
綠筠根履拂山烟念縛紅登瀛石剏鳳啣春色
頒真詰龍吐霞光夾羽輪陰洞研中雲似塔白厓奔
處雪如困拂衣蘭艸已多碧在眼椒花無教新鐘磬
撼林羣鶴暗丹砂貫井毒蛟馴張公昔者來歸阮陸
子前朝此問津烟雨晦明真若西山川靈怪豈無神

鹿學士全集

卷十四

十四

芳樹園

未應芝嶺終辭漢可是桃源不記秦我欲從今就君
住定看東海卷黃塵

春日上高橋軒

春草如帶長生於阿娘墓不見墓中人但見墓上樹
和毛越見寄黃茅山道中絕句

十里黃茅路幾株寒食花雲從山淹沒日向石林斜

隴頭水

隴頭之水向西流莽寒雲草樹秋水中尚有秦時
血今古征人到此愁

過清遠驛

雲滿故鄉芳草迷江東江西人別離
征舡幾日洪都去清遠驛前聽子規

思賢亭

學士前身衡岳君景星華月鳳皇羣
門生只有山人在獨構高亭想暮雲

秋日懷大瀛海呂尊師

去年君自信州回斜日江亭送酒杯
猶記別時重有約秋深日望君來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廿五

芳樹園

其二

寄書已到三茅觀四月君歸定得看
楚水吳山一千里可無消息報平安

送友人遊浙

常山縣前放舡開桐廬江口寄書回
君行不受人間熱六月海潮如雪來

送呂尊師墨

客憲學帖費秋澄流轉塵沙空復情
尚有囊中殘墨在分贈呂先生

叔儀送扇

撫州竹扇制來新鄧子持歸送野人
六月江南如此熱海風一起淨黃塵

補錄梅仙峯七言律詩

諫疏當年奏漢宮至今名跡徧諸峰
經臺半掩三花樹丹日橫遮五粒松
近水衣裳清露濕並厓芝朮白雲封
四君更憶非上子杖屨登臨得屢從

先生官學士時所著雲林集二卷有詩
無文係其門人葛遜祿廼賢易之所編
然更歷元明兩

危學士全集

卷十四

廿六

芳樹園

朝四百餘年見其集者或抄矣今懸購
維艱諸凡換拾概因江西通志藝文及
朝詩

選朱彝尊明詩綜次序登入本集旋有
搜羅嗣

容補雕可也之梅謹識

卷十四終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危素撰素有草廬年譜已著錄其原集本五十卷世久無傳明歸有光得其手藁因編爲說學齋藁凡一百三十餘篇又所作詩名雲林集乃納新所編此本文十三卷詩一卷乃其鄉人取二集藁輯而成雖名全集實非原本故今仍錄說學齋稿雲林集以存其舊此本則附存目焉

元釋集一卷

〔明〕釋克新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元釋集一

卷》提要

元釋集

送石仲德司丞

克新著

戎馬生四郊避難去鄉國鄉國豺虎多十年歸
不得旅食大江南田野亦荆棘游魚潛舊淵飛
鳥栖故林天地物尚爾戎獨何為心驅車戎遠
道歲寒冰雪深兵革方去息長淮湫烟草況有
簡書紫豈止還家好政餘事耕桑虛名奚足道

會陳彥博編修

自昔合并難況乃干戈際陳君去京國一別彌
年歲耿々在中懷烽烟邈迢遞忽復乘海槎銜
命自天帝回壯稅中林徒步屏奴隸入門坐我
床驚呼喜欲躍刈君吳門來邂逅成夙契為予
信宿留諧笑忘形勢官市沽酒醪暮雨剗寒齋
勸君各盡觴與君聊玩世雲瑞皓月升城外終
風曠且勿疾其驅茲會良可繼

贈劉秀才

山之虎兮有爪如鐵馮婦搏之飲其血水之蛟
兮有牙如鉞周處斬之服其骨君既有才復有
藝如何落魄風塵際方今天子圖治惟賢求閣
間談笑皆封侯何不携書奏之蓬萊宮佩取印
如斗歸山東

題馬

伯樂不復作世間有馬無人識駉駉服鹽車垂
首太行飢且驅驚駉居天廐身被文繡餘芻豆
吁嗟乎驚駉飽駉駉雖有十里將奚為

茅山沈道士琅玕所

仙人種玉茅君山春風抽出青琅玕萬箇森
翳雲日下有芝草長闌干九秋瓊露墮瑤海鳳
皇夜栖毛羽寒仙人時來琅玕下采芝斲玉和
神丹、成白晝上天去風鳴環佩聲珊珊

送湖州潘總管

昔日五馬來湖山千里俱蒿萊今朝五馬去湖
山千里皆禾黍五馬如飛龍大旱作雲雨五馬
如飛熊遠塞驅驅虎五馬兮瑤珂不可攀兮奈
何

壯丁行

去年差壯丁駕船下海討狂賊今年差壯丁荷
戈遠戍河南北去年行者秋已還今年去者無
消息去年壯丁初發時始蘓驛前江水湄長鎗
巨戟各在手推鼓鳴鉦揚大旗爺娘頓足妻招
手號哭向天淚如雨陰風蕭蕭黃塵飛日落哭
聲猶未已近聞河北新戰平血流如海屍如城
鳴呼安得盡銷天下之甲兵鑄作農器驅民耕

齏羹

先生食齏如食肉一日不食心不足淡然中有
至味存鳳髓龍肝何足論昔者韓公有高識五
年太學朝、喫後來易蘭雖復知酒酣夜半一

咀之長安少年那解此羊面如林酒如水酒瓶
羊柵酒更懷先生薤薤長年在

高同知懷傳軒

退食獨闕情商庭版築生列星垂野大落月照
梁明老去嗟何及秋來夢不成瘡痍滿天地霖
雨若為傾

次韵谷劉鎮撫

茂陵舊公子氣壓陳雲低一節臨軍幕三邊息
戰輟賦詩朝倚馬起舞夜聞鷄為愛溪樓靜重
尋水郭西

次韵答蘇太史

微雨作春寒兵戈道路難百年嗟遠別千里愧
相看把酒花連席揚舲雪滿灘水西官閣靜文
字更盤桓

留月軒

我欲留明月月行那可留金波流金席桂影散

瓊樓斜隱藤蘿石遠臨蘆荻洲長歌興無極門
外露華秋

送蘭宣使還閩省

渡浙春云盡還閩歲已闌憲親雙鬢白報國寸
心丹使節雲千里官船月一灘人生忠孝大來
往莫辭難

送王中丞赴浙西使

西湖水伴柳初青五夜雲天動使星烏府十年
驚白髮黃麻十里下青冥秋霜舊柏陰連屋春
雨高槐綠滿庭衣綉重臨邦士喜兒童騎竹擁
江亭

送茅山王道士

候氏山頭醉碧苑茅君洞裏奏瑤簫林間放鶴
歸蓬島月下騎鯨渡海潮石室雲寒珠樹老丹
田春暖玉芝饒列仙琳館成灰劫萬里江湖酒
一瓢

竹林讀書處

蘭家孫子讀書處萬國琅玕擁碧幢六月繁陰
分峴首九秋蒼雪墮湘江墨池暖浴鵝雛並云
圓晴飛翠羽雙南國宦遊戎馬隔月明歸夢繞
螢窓

送汪公輔會試兼簡張祭酒

歲晏征車指帝閣鴈飛沙塞雪絲：鳳皇爭覩
岐陽瑞騏驎應空冀北羣瓊館葵餅花作陣祭
宸朝散馬如雲煩詢祭酒尚書府千里須傳諭
蜀文

送王尚書還朝兼簡張學士

文采丹山一鳳毛吳藩徵餞獨賢芳飛帆轉海
南風正曳履趨廷北極高花擁御筵歌湛露香
浮官甕賜蒲菴朝迴為報張燕國莫把新詩奪
錦袍

題清心堂帖卷後

山郭高堂花木新夜虹穿屋結晴雲繞床蛇蚓
鍾王字滿架琳瑯秦漢文筆塚秋烟迷鳥跡墨
池春雨散驚羣為憐書法湮淪久亂後題詩獨
憶君

岳飛墓次劉治中韵

西湖水色映陽阿偃月堂連瑪瑙坡方擁貔貅
驅塞虜豈期鷹隼被虞羅兩宮天遠嗟何及中
土溝分恨轉多異代英雄同感慨酒酣彈劍一
悲歌

寄唐伯剛斷事

鳳麟洲接鳳皇池秋雨春雲入夢思三尺光芒
雷令劍百篇風月杜陵詩河邊躍馬花迎節江
上聽鶯酒滿卮底事淮陽微不起空令野老望
旌麾

次韻寄開元方厓禪師

我家黃髮大中郎文采多應雨露藏弟子鳳皇

吟總好故人蝴蝶夢何長
清秋葉覆臺前石
白晝花深竹裏床
著屢都緣龍象繞
保陰猿窟識天香

次韵陳敬初員外由題三塔寺

南省郎官金馬客
使車遥駐郭西林
龍官乞水波濤險
鴈塔題詩薜荔深
世外烟花春爛熳
雲端瑞幘戰夜蕭森
十年海國論文舊
風雨滄江辱屢尋

濮元帥別業

海國元戎鬢未斑
归来拄笏看青山
田園暮景烟塵外
臺榭春風錦繡間
桐影連溪鷗臥穩
桂香吹月鶴飛還
碧尊終鱸黃花酒
時向樽前一解顏

題本上人望松圖

立隴青松天一涯
兵戈千里未還家
潮迴滄海鯨波險
路入丹山鳥道賒
心逐孤雲飛落日
夢

随明月上浮槎
野夫亦抱終天恨
何處相期賦白華

寄杜尊師

當塗貞士金門客
孫子誥口總鳳毛石室圖書
香霧合洞天樓觀
采雲高秋風吹笛龍吟水夜月
彈琴鶴在卑春雨一葉苦渚上重攀鐵鎖聽仙璈

送除上人之武林

雪花飛送浙江船
歌斷驪駒一惘然
荆棘銅駝淒暮雨
樓臺鐵鳳墮秋煙
遼東鶴返塵生海石
上人歸月在川回首六橋楊柳外
水光山色共晴天

初至楊李

通越門中逢故人
興溪橋上送餘春
葵飛官巷桃花老
鷺轉江亭楊柳新
行李風塵千里道
緼袍天地百年身
未聞淮海休兵甲
回首關山一

損神

題山陰圖送別

杖藜何處訪幽居萬壑千巖一草廬花發湖頭
兵散後船回谿上雪飛初風流遠挹蘭亭會靈
祕深探禹穴書歌嚴陽關仍進酒隔江輦鼓政
愁予

送帖尚書還朝兼簡危叅政

臨遣王華選上班尚書持節下天關江南王賦
三年入海上仙槎五月還奏疏紫雲開雉尾進
圖紅日繞^離故人鳳沼經綸久歲晚歸耕何處
山

送日本成上人

浮海東來一葉身鷗波浩蕩孰能馴十年風雨
南游楚萬里關山西入秦書寄蕃航歸故園詩
題蕭寺送青春誅茅深入封禺底莫種桃花引
世人

次韵茅經歷聽雨

秋來客裏易愁生夜半燈前風雨聲常恐浸淫
禾耳出豈宜滂沛馬頭傾十年群邑疲徵賦十
里關河苦用兵端是長官憂國計天時人事總
關情

寄題敬雲樓

林杪飛樓對碧峯屋頭雲氣逐飄風五更星斗
朱闌外故國山川錦席中華表月明歸白鶴赤
霄秋淨送冥鴻登臨欲寫江南意王粲當年賦
未工

次韵顧仲英遷居

画舸載書隨早春平湖雪消楊柳新黃鵠九霄
不可致白鷗萬里誰能馴謝安是自廟堂器元
亮本非丘壑人聖主徵賢圖治急未容便作耕
桑民

登姑蘇城

城上旌旗烟霧重
樹頭初日出雲紅
一溪鷗散
菰花兩兩岸
鶯啼楊柳風
邊塞鼓鞞終日振鄉
關道路幾時通
江南春色渾依舊
桑柘青門
巷空

岳飛墓次吳府判韻

湖上孤墳青草生
一門忠孝擅嘉名
力扶社稷
還歸正誓取山河
不用盟先帝
終天讐未復大
臣欺國志中傾
丈夫自昔皆如此
感激英雄萬
古情

次韵方推官感興

驚湖風雨曉吹晴
野曠天高金氣清
鳳詔早頒
南國使龍旗
新動朔方兵
關河千里民初息
吳越三年賦始輕
戮力邦家戡禍難
釣灘何處濯
吾纓

送集賢都事范文炳開赦還朝

紫色泥書下九天
皇華直到海東邊
馬行齊魯

山千里帆渡江淮
雨一川西掖梧連金井
月上
林花擁玉爐
烟秋風歸去
承殊渥
四牡工歌
玊造

奉寄崇報仁禪師并叙

行中禪師與予同生
番禺而長予十三歲
早以徑山書記主
新之德章道化盛行於
江淮間
嘗為蘇長公祠堂記
虞侍講極稱
其文有史筆
以辟難來江浙
未幾主餘姚

近又開遷紹興
崇報予以睽違之久而喜

其屢鎮名山為吾宗砥柱
於是詩以慶之

且求教也
至正十七年秋九月既望

故園人物久相知
今代文章真一變
千里江山
春草夢十年
兵甲暮雲詩著書
芸閣虹穿屋
行道松林月照池
閒說高居隣
栢府
冠驄馬共
襟期

次韵答柳仲脩宣使

青袍白馬南藩使，解后江城三月初。
把酒流鶯啼別圃，倚樓飛絮落前除。
君超大府才華盛，我住空山禮法疎。
攜手勿論鄉國事，十年兵甲復何如。

次韵聞人德祿同知追賦元正朝賀之

作

五雲春色滿蓬萊，丹陛精旗日月開。
香繞衣龍青玉案，花迎鸚鵡紫霞杯。
聖神有志宣光業，徑濟何人管葛才。
此日鵷行猶在眼，董生丞詔自天來。

奉答宣讓王太子二首

世皇枝葉茂千秋，為國藩垣淮水頭。
閒說府中賓客盛，小山叢桂碧雲稠。
數椽茅屋教株松，蒲榻高眠海日紅。
不是賢王招不起，山人只合住山中。

達丞相承恩詞次張員外韵二首

金壺玉露逐皇華，黃土重封識內家。
宴罷省門扶上馬，微風吹側帽簷花。
名馬西來蹴雪濤，大奴重刷錦雲毛。
也知不是尋常種，千騎中間獨尔高。

寄三塔寺雲海和尚

兩後龍孫過屋長，半池疎影月微茫。
鳳皇巢在雲深處，日下銜花到上方。

為清上人題行二首

石湖春水碧連漪，湖上春風苜蓿肥。
十載兵戈歸夢遠，翠雲深擁鳳雛飛。

憶昔丹丘侍玉京，百年江海未忘情。
春風林館披圖畫，烟雨濛濛翡翠鳴。

題畫七首

琪樹連雲雨露新，半山樓閣擁金銀。
錦袍零落風塵際，巖壑驚花幾度春。

子真谷口春耕罷，牛背看山更賦詩。
鳴鳥一聲

茅屋外碧桃千樹雨絲絲
人生只合江南住一曲溪山二頃田紅稻吹香
蓴菜美春花秋月是年
空谷雲深山路遙一灣桃雨張溪橋白駒皎
人如玉幾度春風長簾苗

山中宰相鬢毛斑兩箇青松屋一間草滿空庭
春晝永看雲飛去看雲還

萬松深處一茅亭坐對匡廬九疊屏黃鳥出林
春未老一溪花雨畫冥冥

霜落江山木葉空十年脩竹夜生風蓮華華頂
巢雲客獨自吹笙明月中

題酸齋小像

拋卻朝簪下九天西湖風月一漁船蘆花夢覓
魚龍遠又是人間五百年

題恢復初梅

雪消春色滿天涯南北枝頭總著花驛使不來

歸路斷海風吹月照江沙

李煥章竹石居

解組歸來賀監湖萬竿脩竹一茅廬石根春樹
排雲直花影高連長者車

西湖景二首

蘇子堤邊楊柳春湖中簫鼓畫船新誰知歌舞
繁華地回首東風沒塵戰

山色湖光雨後天兩邊樓閣麗蒼烟酒船歌管
隨烽火花落花開杜宇啼

次韻顧玉山題杭上人芭蕉

山寺春深積雨餘坐看花影上階除新詩吟罷
無人到只向芭蕉葉上書

次韻答唐伯剛斷事

平湖落月照漁汀風起槎頭欲挂罾城上倚樓
看明月河東詞客水西僧

題趙清猷公圖送趙知州

携鶴歸來自蜀山
畫箇今復笑人看
秋風江海旌魔遠
霜鬢蕭蕭鐵面寒

隱居圖

戰馬多留戰士肥
總逢掖著征衣
首陽商嶺無人到
幾度春風老蕨薇

輞川漁樂圖

華子岡頭輞口莊
桃花春水漲滄浪
先生投疏歸來早
半世功名一釣航

畫松

長向廬山劍外看
大夫應合拜秦官
女蘿例挂絲千尺
萬壑風霜幾歲寒

墨蘭為中上人題

鳳去岐山杳不聞
美人空復憶湘君
春風九畹香如海
紉佩歸來倚碧雲

題畫

江樹花殘陰滿津
移舟陰處理絲綸
春醪如蜜

魚如玉誰管飛龍是故人

贈夏君美同知

十載中吳戰伐多
使君談笑罷干戈
漢廷封拜論功爵
羞殺征南馬伏波

2087375

4

21 21.5

16d



ZW 21181888575298

元釋集一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釋克新撰克新姓余氏字仲銘自號江左外史
又稱爲雪廬和尚鄱陽人元末住嘉興水西寺洪
武初召至南京嘗奉詔往西域招諭吐番所著有
雪廬南詢藁此本別題元釋集僅古今體詩六十
餘首考賴夏大雅集載有克新詩四首而此本皆
無之蓋後人於雪廬集中摘錄抄存非其全稿也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 □□□□□□□□□□□□□□

□□ = 8 5 6

SS□ = 1 0 4 8 6 9 0 9

□□□□ = □□□□ 1 9 9 7 □ 7 □□ 1 □